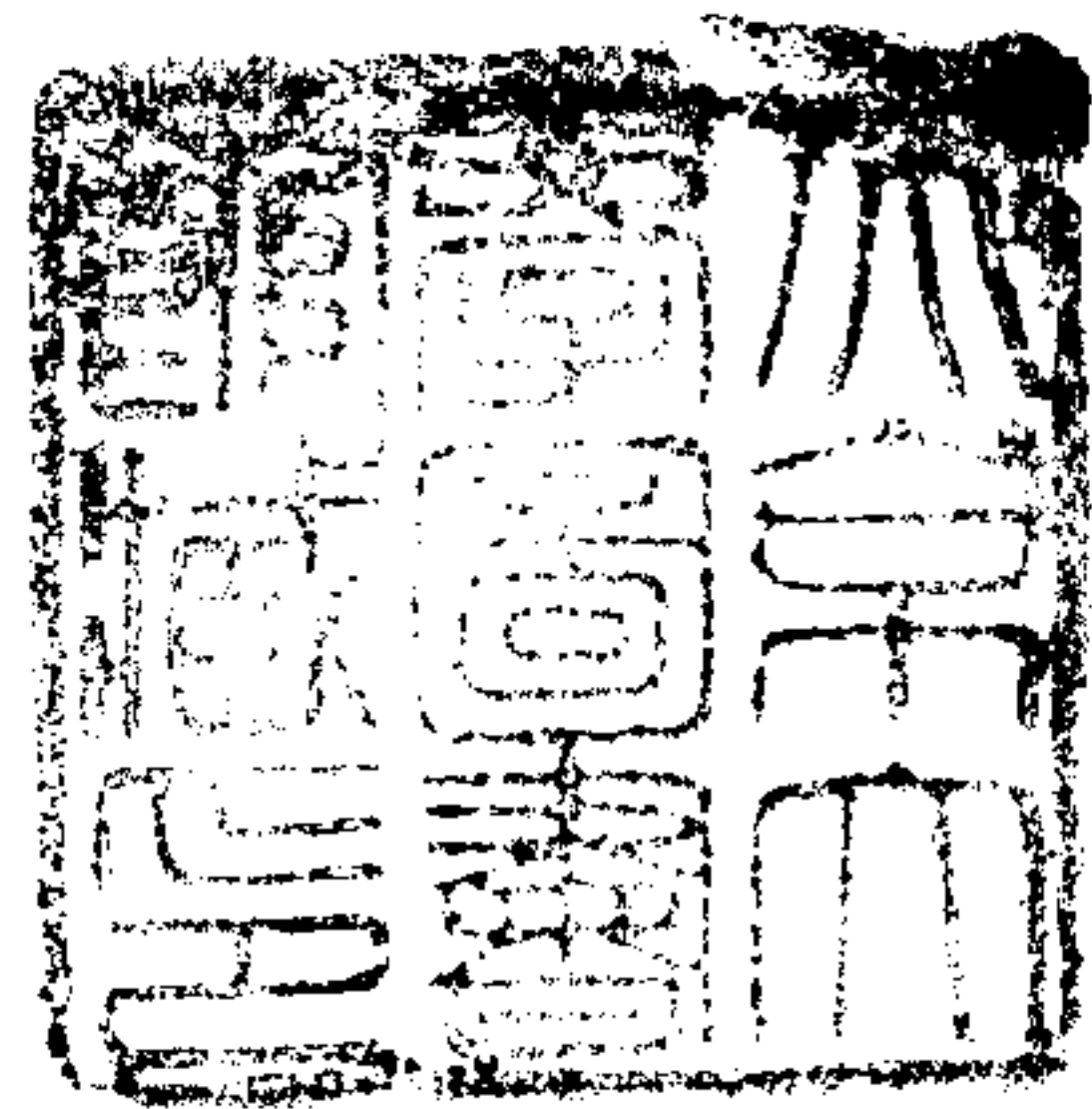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九七・史部・地理類

天下郡國利病書不分卷

〔清〕顧炎武撰

.....

—

浙江上

備錄

江防輯畧浙江之源始於黟縣林歷山一線之微自餘諸山皆於錢塘江之鯿子門而入海焉故鯿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此為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鯿子門可守鯿子門可守然後省城無恐此其大畧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曠故賊皆可登是蘇松抗嘉四府連壤一脈利害安危輔車相倚者也然險要之防有二曰海洋曰江洋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柘林貽害浙之昌化富陽石墩漁浦此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劫掠客船此江洋之患也今欲求省城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關寧謐先防大海之羊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一

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舟便捷彼此齟齬勝負難必許山巖門淺狹止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利吾開舟亦為並駕惟海鹽白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由大洋而來隨處可擊是海鹽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惜乎逼於內地非早見預待之所賊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藉乍浦三關兵船以禦之乍浦海中有山至下八山為極遠此外則茫洋無山矣倭船之來必到八山之盡陳錢壁下山取水候風流犯先年兵船畏彼中風濤危險止分守八山之內港每年黃魚生發之時各府漁戶俱聚八山相近內洋下網遂致倭賊抄掠人船引劫各處隆慶三年軍門谷公中虛設立遊哨兵船委把總一員直哨壁下等洋遇賊即勦然後內

港無虞若八山無哨邏之兵萬一倭賊據漁樵人船揚帆至鯊子門再驅土人駕駛入江為害不小雖有紹嘉二區防範兵船然遇霧雨黑夜咫尺難辨海洋遼闊深不可虞是鯊子門之險與下八山之哨首尾相應尤為緊要者嘗聞之海軍父老言邑中前有赭山寶惟江門東有黃灣尤通海港兩端相距百四十里而中無城守先年島夷屢犯首趨龍赭後據石墩人民死徙不可勝紀苟有巖城扼其險要使賊無駐足之地東不得以過索花而至硤石南不得以犯省會而浮錢塘縣治得此兩翼庶不獨當風濤之衝凡此皆防海之總要也江洋之患須嚴督巡江兵船之哨探戒備沿江漁船之剽掠是防江之總要也又聞之錢塘江兵船二十艘原議汛期出鯊子門哨探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

時分定地方上抵富陽迤南與嚴州兵船交會捕盜近來玩愒殊甚每日泊船徐范二村江濱專攻手藝不習兵防且日兵脆弱船械朽敝豈惟不能出洋江上亦難展布虛糜糧餉恐誤軍機所宜速行議處者也若訓練江洋之水兵控扼海洋之門戶庶乎江海互攝內外交防省會無虞兩浙無恐守兩浙者即所以倚角蘇松守蘇松者即所以鞏固金陵唇齒而全首尾相應制內禦外之長策無踰於此矣

聯蘇松嘗鎮并浙之嘉湖杭嚴八府屬一督撫以保江南腹心議今西北盡戎馬之場矣識者謂江南 豐邑必當鞏固以備 巡幸且財賦所自出也狀其腹心則在蘇松嘗鎮杭嘉湖七府之地以形勢言之北則長江天塹南則錢塘襟帶東則大海汪洋西則萬山屏蔽真山川天險以衛以神皋乃以地本一區偏分直省辭指不應吭腹不通莫若合七府為一督撫駐劄鎮江巡歷蘇杭改吳松副將為大將改海鹽參將為副將設鎮江京口一副將如嘗山之蛇以鎮江為首蘇州為腹杭州為尾湖州帶山松江負海為左右翼嘗嘉為喉脫腸胃諸經絡嚴州雖稍遠狀地連杭界高山巔抗蕞錢塘不可它屬以之為足狀後可以扼險守要而南都之左馮翔以固不然自蘇松嘗與杭嘉湖接壤諸地既無山海之阻又無關隘可塞劃然中斷辭之人身恰至腰臂分為兩截其何能生今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

言其邊腹水陸之不可分者有八江海入口處北自鎮江京口南盡杭州錢塘江之鯊子門自京口鎮而下為嘗州之孟河北經江陰之黃田港備道營為蘇州嘗縣之福山港北經江海接界遠過嘉定縣之吳淞鎮大海陸各營把總為太倉州鎮之劉家河北經松江上海縣之黃浦口漕口海塘現存至金山水陸北經而直隸之兵防已盡通以為浙江之乍浦港漸激浦港漸海鹽港鯊子門而大海從鯊子門而入錢塘江直抵抗城下上溯嚴州以上諸山溪灘十里之間兼若貫珠以沿邊水路之不可分者一太湖浩蕩廣八百里在蘇州之西嘗州之南湖州之北所屬縣有長洲吳縣吳江蘇武進無錫宜興皆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湖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二平望江營腔湖滙溪等處為蘇嘉湖三府之咽喉所跨縣有吳江歸安烏程嘉興秀水嘉善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

可分者三潮天獨登澱山沉湖湖等處為蘇松嘉三府之間道海船可入所務縣有長洲崑山蘇華亭青浦嘉善海鹽秀水嘉興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四運湖如帶長亘八百里自抗之北新開至鎮之京口歷抗嘉蘇嘗鎮五府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五海塘長亘五百里自抗之整子門蕪起至松之黃浦口塘岬高澗如城一騎可到中間設立寶山新川沙北總青村總陸官北南滙北總柘林陸官北金山衛水陸五營北總乍浦新激浦新海鹽上浙境諸衛所營寨設金山海鹽兩寨將以彈壓之而金山以上屬直乍浦以下屬浙彼此不知堅瑕莫辨必沿海陸路之不可分者六宜興以上即至溧陽應東擴直接蕪湖若從蕪湖運糧竟入常州內地稍南突便從廣德入湖州之長興縣宜興長興二縣對峙所常聯絡陸兵固守此中腹陸路之不可分者七官塘延亘如運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

之界可以馬步並達中無險要可斷此中腹陸路之不可分者八有此八不可分又有三大害一曰吳耕浙販浙之米價每溢於吳浙商船艘晝夜不絕居民之射利者又樂與之以致吳民嘗苦饑而浙商倍獲利自用兵以來江廣之米漸以難致全賴此本地之粟而秋成之後擬運一空吳人不能越境而載諸高此其為害者一也曰吳盜浙富嘉湖之間湖蕩家潤爰有巨魁庇匿奸盜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吳而逃庇于浙官兵互相推諉文移莫可勿攝此其為害者二也曰吳鹽浙權蘇松沿海亦有鹽灶而不設運司分隸于浙夫鹽產于吳而稅歸于浙當此兵興之際獨不可以佐吳力乎况乎私鹽出沒亦不能行其清嚴以其為害者三夫直隸四府皆衛江海浙之四府惟抗嘉臨海我蘇松四郡既出兵力以衛浙而浙反以累吳平時尚然若一旦有事必至此堅彼瑕此備彼隙一處潰防則在

無用故以八府合屬一撫以統三鎮而抗嘉四府亦宜設處兵餉以佐協守則地勢既專地利亦盡此保江南之急者也其浙撫則移駐浙東紹興以保障寧紹溫台處金衢七府以為江南屏眷外蔽可耳蓋浙海要衝皆在浙東若寧波之定海關以及台溫南北洋諸境并溫處萬山如天台雁蕩溫枯蒼慶四明穿四大山亦皆在浙東浙撫允宜坐駐紹興以控制外海并攝諸山伏莽之寇此不易之定論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

萬曆四十二年巡撫御史楊鶴疏 浙直沿海自信國公經畧以來至嘉靖末
 年築城建堡添設營寨恭布星安足可防禦但今識者尚有遺議謂舟山仍
 宜復險以固浙東之藩金山亦宜建縣以聯浙直之勢吳淞城宜移近李家
 浜以扼三江之水口太倉宜分一衛於崇明以控蕪松之上將是亦一議也
 說者謂倭奴與三吳對峙東南東北正東風俱可入犯乃日夜夜時時到
 到所當防者吳中惟春汛遊兵一營出守洋山以三月初十日得五月二十
 五日收撤止防七十五日耳而冬防則不渡海矣清明以前小滿以後倭奴遂
 一汎竄防止四十五日耳而冬防則不渡海矣清明以前小滿以後倭奴遂
 不可揚帆乎夫洋山馬蹟蘇甯甯等山我兵防守則為信地萬一未汛之
 先收汛之後倭奴突至而據之是一對馬島故事矣以吳下形勢言之洋山
 蘇甯海外之天險也蕩蕪也南沙海上之要害也屏翰也吳淞則河則蘇松
 之門戶也福山揚舍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六

留都之門戶也今惟守門庭而忽藩屏非勝美也謂宜於蘇甯蘇中屯遊兵營
 兵船於內高山置檣數百里帆檣盡在目中沃壤屯田千餘名官兵可供糧
 餉歲可省幣金萬餘倭奴入犯可以扼吭而拊其背且也蘇甯一山綿亘海
 中通倭之去與倭奴之來必由之路使此處常有官兵則勾引接濟之姦絕
 而窺伺竊發之禍消海中增一道金湯吳下多一重藩屏防海上策莫過於
 此惟是渡海屯田是一大作用難與拘學者道耳臣巡歷越中周行海上見
 溫台寧紹皆介海濱而錢塘乃在裏海以臣計之昔日倭非今日之倭今日
 禦倭之局非昔日禦倭之局台州四塞之國昔年倭寇內犯先臣戚繼光救
 修始盡温州環海而居崇山疊障難以散掠此皆非倭所利也寧波為浙
 之門戶重兵扼控定海是矣然賊避寧擊處必不更往人言慈谿之龍山平
 石實為間道使倭由之入政如斜谷倚秦陰平入蜀我反在外彼反在內是
 不可疎於防也雖然臣所慮者乃在錢塘甌子門之險卒未易紀然江潮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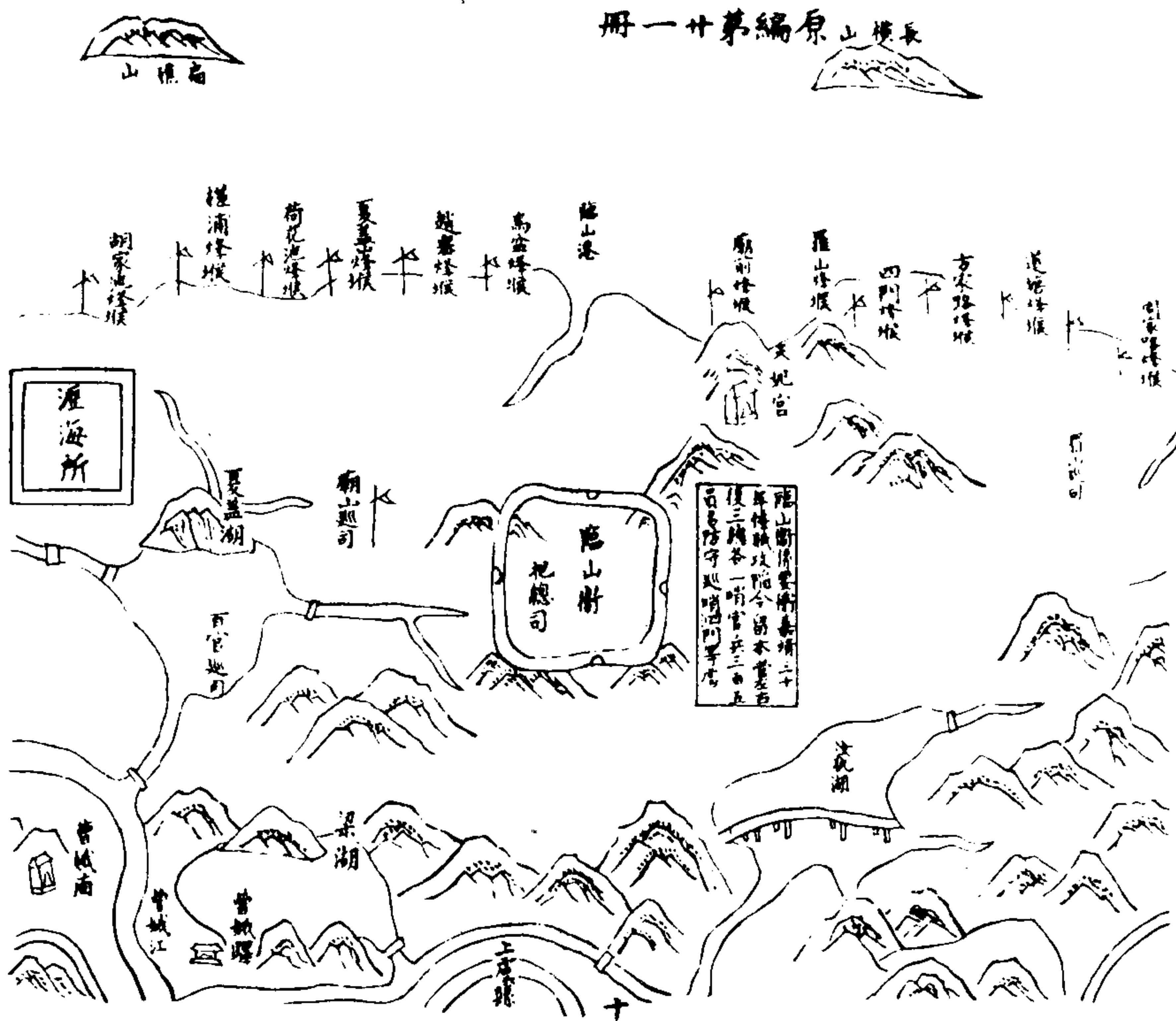
日不至何常之有島夷之所垂涎通番下海之徒潛為內應患政在此耳羅
 木營之兵今猶善戰然詳於陸而略於水臣嘗言之當重習習會腹心亦宜
 沿江置檣使之戈戟如林樓櫓相望亦所以內杜根本外消窺伺南北兩遊
 兵議撤其一置此也此斷斷可行者也至於金塘玉環諸山且屯且種足食
 足兵自足萬全無患如謂信國起遺恐異日若藉寇兵齎盜糧則舟山孤懸
 海外比之金塘玉環逼近門庭者相去天淵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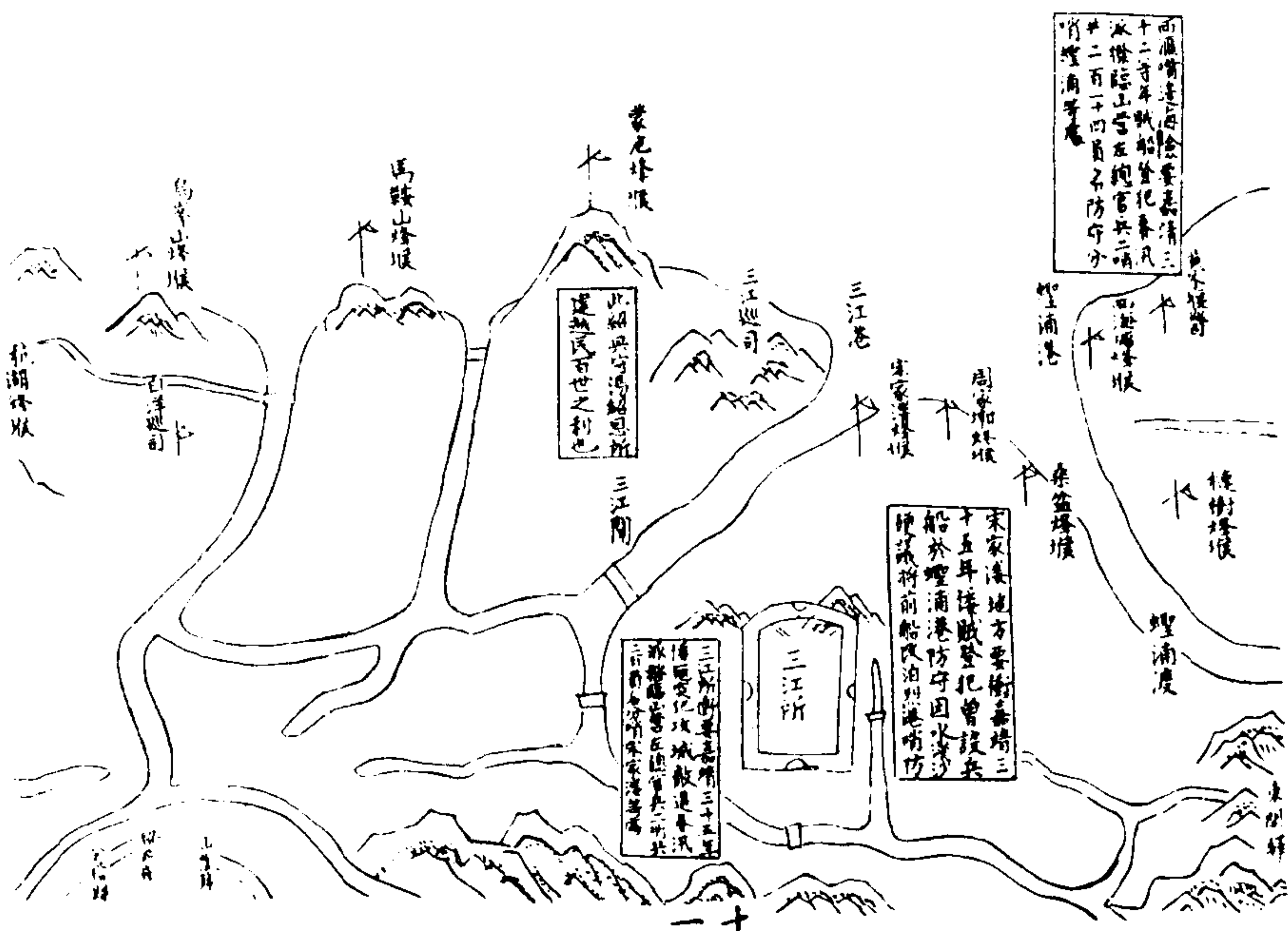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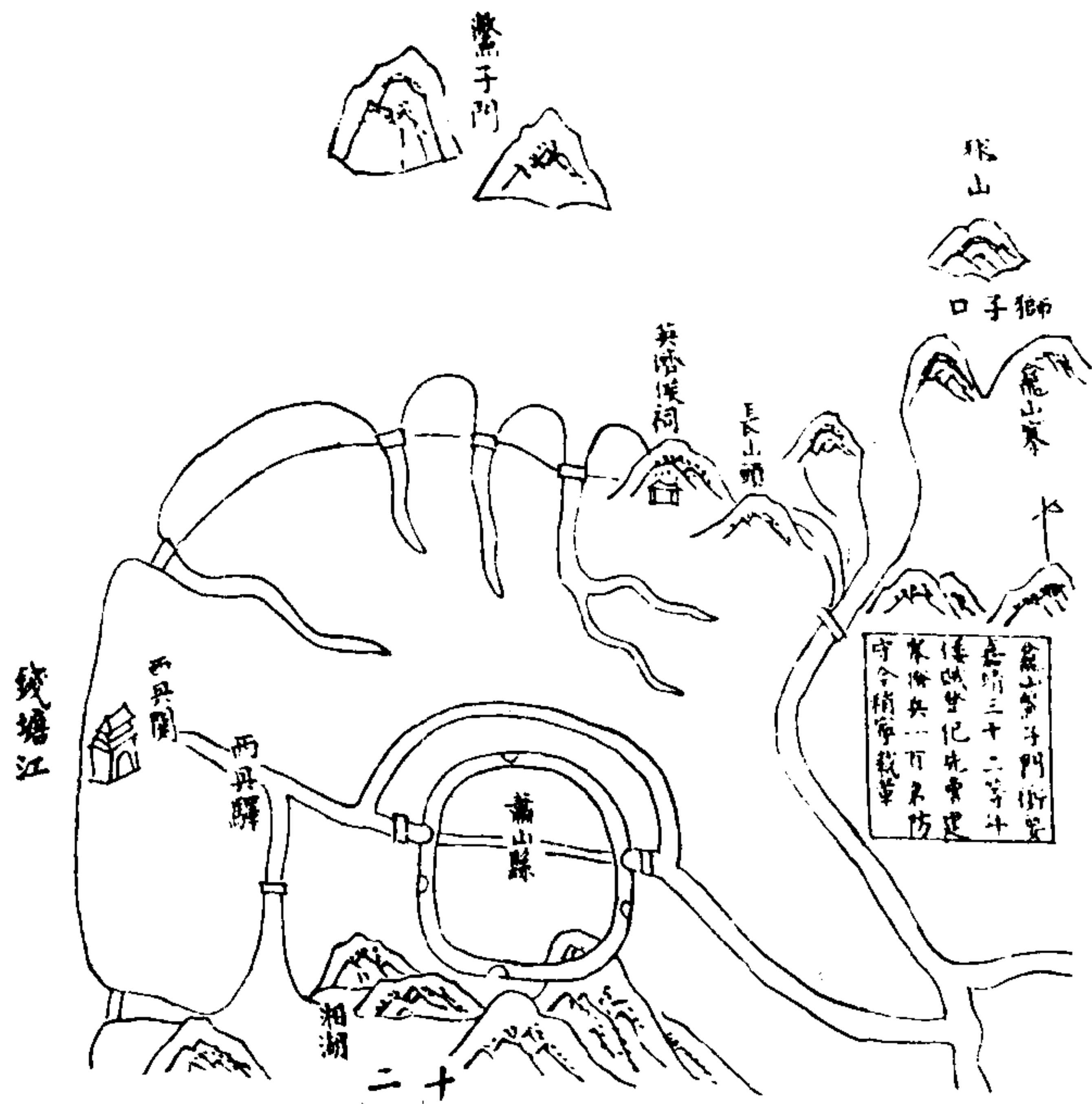
七

長橋山原編第十一冊



原編第十一冊





洪武四年十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先是趙秩等往其國宣諭秩泛海至折木崖入其境闖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狄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滋華夏而以小國視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規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列于海岸賴天地之靈一特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誅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办之秩不為動徐曰今 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為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 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 朝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十一冊 浙江上

十三

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至足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文綺帛及僧衣比辭遣僧祖來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 六年倭夷剽掠海濱德慶侯廖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莫先於利器用今陛下神聖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民庶安樂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遠道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負其禽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 陛下命遣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鼠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奔狼其去若鷲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可得也 上善其言從之 十四年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十疋 上命却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及征夷將軍

是年十月鬱馮溫三府山寇吳達山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右軍都督俞事張德總兵討之明年正月賊平人賜田一莊

十五年倭國使臣歸廷用來貢備倭指揮林賢交通樞密使胡惟庸誣為寇盜以計擒之遣還夷使私其貨物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十六年六月夷船一十八隻寇金鄉小渡寨官兵敵却之明年胡惟庸偽差廬州人李旺克宣使以還林賢率倭兵四百餘人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兵器圖謀亂逆比至惟庸被誅朝廷治其逆黨處賢極刑夷兵發雲南守禦降詔切責倭國君臣詔曰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凡有志君子孰不與忿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肆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罔知 帝賜傲慢不恭縱民為非將必殃及茲詔諭想宜知悉仍著訓典曰日本維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沿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十四

海設防備倭九嚴下海通番之禁 永樂二年四月對馬望岐等島海寇劫掠穿山百戶馬興拒戰死之尋寇蘇松諸處日本國王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四年 上嘉其勤誠遣使齎璽書褒諭之給勅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道例則以寇論仍命俞士吉充都御史齎白金絲幣并海舟二艘賜之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勒碑其上 上親製文曰朕惟麗天而長久者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久者山川之流峙麗於兩間而承久者賢人君子之令名也朕 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智周八極而納天地於範圍道冠百王而亘古今之統紀恩施一視而溥民物之亨嘉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岳無易其位賢人善俗萬國同風表於茲世固千萬年之嘉會也朕承鴻業享有福慶極天所覆咸造在廷周爰咨詢深用嘉歎適者對馬壹岐暨諸小島有盜潛伏時出寇掠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此為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朕

常稽古唐虞之世五長建功渠使即叙成周之隆聖徵虞濬率遺亂累光華簡冊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大有光於前哲者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朕惟維唐虞之治舉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鎮號為壽安鎮國之山錫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於千萬世明年倭復入寇平江伯陳瑄督領海運與倭寇值于沙門島追至朝鮮洋盡焚其舟斬獲無算九年以後貢者僅一再至而其寇松門寇沙圍諸處則時或有之十九年犯遼東之馬雄島為總兵劉江盡殲于望海碇又明年復寇浙東為朱亮祖破之于温州徐忠破之于桃渚

永樂間安吉吳貴歸作亂長興相繼騷動官兵屢失利陽武侯薛祿帥兵討之御史祝某監軍奉 命克定之日盡殲二邑祝偕祿至境上一鼓擒其首惡因議二邑之民貧從者少祝馳奏請貸恐不及事兼程而進往復才半月祝竟以勞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十五

宣德三年閏四月行在兵部奏浙江布政司周幹言浙江海鹽縣地臨海岸每有倭寇洪武中設海寧衛及澈浦乍浦二千戶所墜置烟墩水備戰船瞭望巡守因得無虞永樂七年盡拘軍船赴沈家門立水寨防守撤去烟墩倭寇乘虛連年縱掠水寨相去海蓋千里不能救援民甚苦之請如洪武中防守今累獲勘皆以為便 上曰古人云利不什不變法凡謀事須為永久之計其再令巡撫大理卿胡榮與三司計議果孰為便然後置置既而倭國入貢踰額倭增定格例船毋過三隻人毋過三百八年倭王源道義卒遣使吊祭十年嗣王上表謝恩 正統四年五月倭船四十餘艘夜入大嵩港襲破所城轉寇昌國城亦陷時備倭等官以失機被刑者三十六人惟壽谿所官兵擒獲一賊首名畢善慶誅之 七年倭船九艘使人千餘入貢 朝廷責其越例然亦冀其慕化姑容之

十四年廣州葉宗劉作亂宗劉宣平人嘗為礦盜習武藝後充廣州府隸後府

官有遠行者輒用之以自衛積久玩肆多不法恐見收逮遂率眾為亂推陳鑑
萌為主陶德二為輔自領兵陣以殘很立威相傳有二飛翽能殺人官兵追之
屢敗績賊乘勝進攻府城兵備愈事王晟躬往招撫肩輿出城入賊陣賊就殺
之以祭旗歲子甫六歲亦口投城下死之御史李俊知府張佑德城固守官軍
與鄉兵戮力出戰初以防牌衝陣賊運矛鉤牌又用巨竹叢稍剪出鋒芒黃以
沸油甚為聖利名曰龍鏡用之開陣濟以銃砲會都指揮脫某者部下皆北軍
精弓矢累戰累勝賊不能當遂易視之賊乘間倖至不甲而戰矢盡技窮賊奮
鎗夾擊軍敗止餘一騎攢稍刺之脫猶死戰不挫葉宗劉曰是何此人難殺之
甚陳鑑萌山上應曰殺人先殺馬既仆人將安往宗劉用其說脫為所殺時
福建沙縣民節茂七及改號借機與處警應寧陽侯以征南將軍掛印征閩道
經處州葉宗劉偽設田夫百餘耘于野中伏鎗泥淖下唱山歌以眩之道傍列
陣挑戰寧陽侯左右曰受命征閩賊不征處賊寧陽侯不聽遂出與賊賊佯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十六

引入山臨田夫奮鎗後殺敗官兵獲征南將軍印賊行文移輒用之以自倣
且分兵逼鄞茂七茂七亦畏其狠且狡又惡征南印章拒之曰汝今未能破一
城尚須自力據城邑以待我賊歸首計攻城力戰造呂公車高臨城上城上人
大怖並禱于山神麗陽公呼聲動地須臾輪車墮城中士氣咸奮賊窮蹙巡
撫兵部尚書孫原貞許賊自新者免死立功者賞官於是賊自後賊定盟出降
臺臣見之猶自疑畏稱鑑萌曰陳先生誘入囚車至京議將免死遇脫都司子
疏雪父冤陳鑑萌伏誅葉宗劉歷功北還賞以武職逃歸伏誅
景泰六年倭夷寇健號官軍城守不得入 天順二年遣使來貢 成化二年
倭倂入貢遂破大嵩諸處官兵因潮落沙淺夜圍其舟檣燈達曙不移舟已乘
潮逝去燈皆懸于篙尾萬皆卓于沙上乃詐設以歛追兵臺閣大臣坐失機獲
罪 十一年遣使周瑞入貢 勅諭倭王宜恪遵宣德中事例
正德二年孝豐廣君賊湯毛九作亂時知州康紀遣義勇嚴雷率民兵往捕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雷為所殺自是勢益猖獗十三年巡按御史鮮冕以聞 命都御史張津督兵
討之會金壇令劉天和有能名津檄至軍門贊畫賊聞風請降遂平
四年倭使宋素卿來貢請祀孔子儀制朝議弗許素卿即對人朱縞少驚于夷
商湯四五即越境亡去至是充使入貢縞在倭國偽稱宗室苗裔傾險取寵爭
貢要利沿海奸豪效尤通番遂習以為常云

六年江西永新黃浩八供里保高糧長多通負官府傲之急同役避傲者相率
入據姚源洞官軍攻之擁眾過常山犯衢州之開化據濠嶺及華埠都指揮李
隆督兵征之退歸江西浙兵既散賊復至李隆復進兵海寧呂千戶號雙刀一
矢不虛發賊敗走呂追之恃勇深入至一山灣遇賊死之官兵俱潰李隆所統
者止餘六騎播鼓招兵力衰鼓絕隆自鼓以繼之潰兵未集賊望見山頂有甲
兵百萬遂驚走且擲運呂千戶首以款追兵李隆整兵守開化白都司守馬京
街賊夜所營虜之都司姜洪戰于嚴坑賊先堰水以待官軍渡溪則決水以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十七

其後都司指揮千戶百戶皆為所虜李隆竭力拒守京軍至賊退歸江西合兵
勦除之
十四年浙江鎮守太監畢真初由寧藩宸濠賂賈鎮守江西改遷浙江實
與濠定謀將據浙響應以江西部兵數百自隨至浙時或服入城操弓矢權威
武以警服一方入府衙陰制盛甲兵器甚多容與左右約侍濠起事即應機舉
火焚城市巡院三司如出救火即投之火中御史四川張潛知之戒民間蓄水
謹備計不得施濠敗報至真即擁所部奔逸出城門戒嚴不得開市巷皆設
兵固守遂縛真械送京師處以極刑
嘉靖二年四月倭船三艘譯稱西海道大內誼與國遣使宗設入貢越數日倭
船一艘使人百餘復稱南海道細川高國遣使宋素卿入貢導至寧波江下時
市舶太監顧恩私素卿重賄生之宗設之上且貢船後至先與盤發遂致兩夷
仇殺毒流壘市宗設之黨追逐素卿直抵紹興城下我兵戒嚴倭乃還至餘姚

遂擊寧波衛指揮袁璉趙剛而遁時倭倭都指揮劉錦追賊沒于海定海衛
指揮李震與知縣鄭餘慶併力固守一日數警而城卒無恙既而倭為暴風漂
入朝鮮國王李懌擒獲中林望古多羅械送京師發浙江按察司與素卿監禁候
旨法司勘處者九十數次而夷囚竟死於獄倭奴自此懼罪誅不敢款閱者
十餘年 十七年五月倭船三艘使僧石島周良來貢 朝廷復申十年一貢
之例首令送還正德以前勘合更給勘合遵照入貢二十三年四月使僧釋壽
光等百五十人來貢驗無表文且以非期却之二十六年四月倭船四艘使臣
周良等四百餘人來貢仍以非期發外海舉山停泊一年期至方許入貢 十
九年福建繫囚李七許一等百餘人逸獄下海同做歎奸民王直即王徐惟學
即徐葉宗滿謝和方廷助等勾引番倭結果于霜衢之雙嶼出沒為患巡視都
御史朱統調發福建都指揮盧鐘統督舟師擒其巢穴俘斬溺死者數百餘黨
遁至福建之浯嶼復帥鐘勒平之統仍躬督指揮李興帥兵登木石塞雙嶼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十八

賊舟不得復入諸奸豪通番貿易者各以失利口語藉口統解官去東南自此
多事矣 二十七年王直仍招集倭夷聯舟樓泊島嶼與內地奸民交通貿易
時廣東海賊陳四粉等自為一黨王直用計擒殺叩閩獻捷乞通互市官司弗
許三十一年二月王直令倭夷突入定海閩移泊金塘之烈港去定海水程數
十里而近亡命之徒從附日眾自是倭船遍海為患是年四月賊攻游仙寨百
戶秦彪戰死己而寇温州尋破台州黃巖縣東南震動三十二年四月賊薄省
城指揮吳懋宣率僧兵禦之于稽山力戰死之賊陷昌國城百戶陳未持兵相
拒斃賊數人死之自是倭船至直隸蘇松諸處登劫皆依烈港王直為窩壩恭
將俞大猷以舟師擒之直復至倭島是月復攻臨山城六月寇嘉興海鹽濱
浦乍浦直隸上海吳淞江嘉定青村南匯金山衛蘇州崑山太倉崇明諸處或
聚或散偏于川陸凡吳越之地所經村落市井皆為丘墟而柘林八圍諸處皆
作賊巢三十三年二月賊由稽山錢塘至曹娥涉三江瀝海餘姚直走定海之

王家圍復有蟹據善陀山焚劫海盜龍王塘乍浦長沙灣嘉興善善諸處者有
攻直隸之崑山蘇州松江諸城者既又奔蕭山分寇臨山瀝海上虞轉攻嘉興
官兵與賊戰于孟家堰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宋應蘭死之又賊徒四十餘突
至百家山百戶趙軒梁瑜戰死人寇沈家河智扣山黃灣諸處都司周應禎戰
死寇蒲門壯士所乘舟遁出金山洋突入松門閩薄于靈門台州又賊二百餘
人登自海門港直趨台州仙居新昌嵊縣屯于紹興柯橋村又賊二千餘人焚
劫嘉善廣西領兵百戶賴榮華戰死三十四年正月領兵僉事任環與賊戰于
吳淞江采淘港斬首二百餘級既而我軍失利四月賊眾四千攻圍金山城寇
常熟先是徐惟學以其姪海即明山質於大隅州夷貨銀使用惟學至廣東南
粵為守備指揮黑孟陽所殺後夷索故所貸於海令取償於寇掠至是海乃偕
夷酋辛五即聚舟結黨眾至數萬人南畿浙西諸路擾柘林乍浦餘眾數千寇
王江溟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令人載藥酒誘賊：中毒死者過半仍督恭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十九

盧鐘與總兵俞大猷統浙直狼土等兵大戰賊大敗斬首三千級賊復一支走
崇德以向省城一支寇蘇州常熟多內地通番奸民為之嚮導常熟知縣王鈺
與致仕參政錢洋俱為所殺已復攻圍常之江陰連月不解縣乞援兵于府兵
不至知縣錢錚死之賊復寇唐行鎮游擊將軍周璠迎敵死之別有賊九十三
人自錢塘白沙灣入奉化仇村經金岷突七里店敵殺寧波衛百戶葉紳由甬
東走定海崇丘鄉復折而趨鄞江橋歷小溪樟村敵殺寧波衛千戶韓綱走通
明壩渡營城時御史錢鯨便道將還慈谿適與之值遇害已而過蕭山渡錢塘
入富陽嚴州寇徽州之績溪縣盧鐘先以勁兵出油口溪扼之賊奔太平府渡
采石江道南京城下京營把總朱萊符陞被殺城門盡閉賊鼓行東掠蘇州復
有賊千餘由掘泥山登犯觀海慈谿龍山定海縣諸處六月復有賊數千自柘
林走海寧直抵杭州北關外屯聚劫掠時 朝廷以御史胡宗憲有才畧可大
任遂進都御史提督軍務與督察軍務工部侍郎趙文華協謀奏乞遣使諭倭

王以弭邊患令生員將州陳可領充市舶提舉以往是年九月賊徒二百餘人登拔舟山之謝浦復有賊數百由海門登劫倭居黃巖官共迫之賊奔奉化走鄞江橋出四明山至紹興之龔山宗憲督恭將盧鏞帥梁高 等兵擊斬之十一月賊眾二千餘人乘舟遁出南離口復有攻犯温州瑞安者守備都指揮劉隆戰死隨流劫倭居天台至嵎縣之清風嶺宗憲督容美兵盡殲之又有福建流賊由台溫至寧海抵奉化之楓嶺敵後慈谿領兵主簿畢清義士杜文明與象山流賊合夥突過四明山攻犯上虞渡埭浦港寇蕭山壁于錢清胡宗憲親督兵備副使許東望等統麻陽土兵進勒斬首五百餘級餘孽復由諸暨出東陽臨海至太平浦歧巡簡司得舟而遁三十五年二月使夷生員陳可領偕毛烈及夷商松柴門妙善等七百餘人乘舟進泊於馬塞港自言直抵倭島通諭豐州馬肥前平飛蘭諸島悉已禁止寇掠然無稽之語湯不足信開市之議私相許諾納款請罪之未未至而福州直隸沿海告警者屢接據夷商自日本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

若云日本國主懦弱不制諸島各恃強爭據王直所窺即西海道有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薩摩日向大隅九州其所稱曰前平曰馬肥曰飛蘭曰花脚踏曰鳥淵曰大村津曰何馬屈沙曰他家曰卒之毛兒曰沉馬曰美曰空居止曰通明曰巨甲曰廟里曰日高諸處皆筑肥豐州之地總轄于豐後州王大隅州懸隔一海亦為聽命山口王居日向薩摩之間亦漸併于豐州王矣九州入日本國越斷港而東水陸程途計經旬月舟行而西僅五六日而已入我浙江直隸界矣 天朝頒賜勅令貯肥後州亦有貯山陽道周防州者各道入貢必納貨請取勅令而行類耳寇寇實九州島夷也時徐海久據柘林乍浦是年四月將寇南京浙西諸路出嘉興至皂林遇遊擊將軍宗禮帥驍騎五十人突之殺賊甚多既而復戰死之賊遂攻圍巡撫浙江都御史阮鶚於桐鄉窟甚時胡宗憲新受總督軍務兵部左侍郎之命舊兵不滿千人乃用計啗賊圍解賊乃別遣夫船二十三艘領衆千六百登劫鳴鶴場又夷船八艘賊衆千餘登

劫臨山三江越數日而賊合攻觀海龍山城突入慈谿縣治時縣原無城報知縣柳東伯印印而走賊仗鄉官副使王鎔知府錢煥焚劫士民極其慘毒從大亭港出欲窺寧波府城盧鏞帥兵乘輕舟沿江上下隨賊向律用烏嘴號擊之賊疑退屯海口擄掠貨財多所遺棄賊後至皆拾取之是月賊眾五百餘衝突南奔將往福建温州府同知黃劍領兵至分水嶺堵截賊伏山谷中統其後殺之賊遂趨莆田之廣頭登岸流劫而西復入浙境據倭居贛時阮鶚始出自桐鄉圖中宗憲徵咨鸞統督兵備副使許東望恭將盧鏞台州知府譚綸指揮伍維等進勦盡殲賊於倭居又賊一支寇直隸江北揚州又一支寇江陰無錫諸處所向焚劫先是趙文華督察軍務復 命至是進工部尚書奉 勅提督軍務許以便宜行事總領涿州保定河間及河南山東徐沛等兵南來各賊聞大兵至退避常州桃花港陸續出海洋去訖時宗憲日與徐海對壘數遣死士入海營中反間海果縛其黨陳東等八十餘人乞降宗憲計徵兵且至倭許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一

及文華至遂與定謀進勦大殲賊于沈家庄徐海溺斃其尸象示於是辛丑即帥餘黨乘舟遁至烈港宗憲約文華復用兵要擊之倭斬三百餘辛丑即與葉麻等因至京師獻俘告 廟到尸象示餘賊據定海丘家洋復潰圍踰桃花嶺渡李溪走鄞之西脚由元貞橋走奉化寧海與官兵戰于台州之兩頭門把總范楫揮死之遂從寧海走温州至福建得舟而遁謝浦之賊移據吳家山自秋及冬屢攻弗克胡宗憲督麻陽兵當歲除乘雪夜襲破其巢悉斬之三十六年四月賊寇直隸之通州海門交流揚州廟灣港宗憲遣副總兵盧鏞追擊衝沉其五舟斬首四十餘級賊出東安縣復依船為巢池河守禦劉顯將百人擊破之斬首百餘級餘黨遁去七月生員蔣州與倭商德陽左衛門善妙松柴門等五十餘人乘舟進泊舟山宗憲上其事于 朝九月王直等亦偕夷商水手千餘乘舟進泊各港聲言欲請軍門乞降然而五旬不至宗憲乃設間謀委曲諭之直乃遣其養子王教來見仍遣之還十一月直乃焚然請軍門遂執之下按

察司賦上疏得 旨誅直于市 巢示海濱 妻子給功臣之家為奴
紹興府志 傳至紹興城下 月餘不能入 素卿居於城西之青田湖 宗謀求之
下獲 遣泊率汲港 指揮未進 邀之敗績 賊攻定海 城不克 遂出備倭 都指揮劉
錦 進擊於海洋 獲賊沒 賊舡去 被風漂一艘 於朝鮮 朝鮮王李倬 擒其帥中林
望古 多羅 械致京師 先是 素卿已下 浙江 按察司 獄 遂下 浙江 並勘訊 久之 皆
死於獄 十九年 閩人 李光頭 歛人 許棟 逃 福建 獄 入海 引倭 結巢 於 霏 衛 之 雙
岫 港 出沒 諸 島 海上 屢 警 二十七年 巡視 都御史 宋公 純 遣 都指揮 盧 鏞 等 擒
李光頭 焚其 營 虜 戰 船 六 百 又 擒 許 棟 賊 淵 藪 空 焉 而 歛 人 王 直 收 其 餘 黨 為 亂
三十一年 即定 海 關 求 市 不 許 遂 移 巢 想 港 官 兵 襲 之 移 馬 踏 漢 三十二年 四
月 賊 蕭 顯 自 平 湖 來 恭 將 湯 克 寬 邀 擊 於 蟹 子 門 破 之 是 月 乙 未 賊 陷 臨 山 衛
已 矣 恭 將 俞 大 猷 破 走 之 八月 賊 林 碧 川 等 自 崇 明 修 船 為 歸 計 都 御 史 王 公
忬 度 其 必 入 浙 預 令 都 指 揮 劉 恩 至 指 揮 張 四 維 百 戶 鄧 城 分 為 二 哨 一 自 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一

海臨山 趙 乍 浦 通 其 來 一 自 長 塗 沈 家 門 設 伏 邀 其 去 賊 果 南 遁 官 兵 與 遇 於
魯 陀 臨 江 海 洋 賊 之 十 二 月 賊 寇 澄 海 所 城 十 戶 張 應 奎 百 戶 王 守 正 張 永 俱
死 之 三 十 三 年 正 月 蕭 顯 敗 於 松 江 南 奔 入 浙 鎮 撫 彭 應 時 禦 之 敗 死 賊 進 至
海 鹽 之 二 十 里 恭 將 盧 鏞 連 擊 敗 之 賊 由 楮 山 遁 走 止 七 三 江 歷 曹 娥 滙 海 餘
姚 挫 於 龍 山 圍 於 定 海 困 於 慈 谿 盧 鏞 及 劉 恩 至 張 四 維 潘 亨 分 道 夾 擊 大 敗
之 斬 蕭 顯 九 月 林 碧 川 沈 南 山 等 率 衆 自 楊 哥 入 掠 浙 東 蕭 山 臨 山 滙 海 上 虞
十 月 寇 觀 海 衛 十 一 月 賊 自 仙 居 向 諸 暨 知 縣 徐 樞 用 贊 畫 周 述 學 計 鳴 金 鼓
發 火 砲 賊 遂 由 山 徑 入 山 陰 境 至 府 城 南 遂 不 敢 入 乃 往 柯 橋 過 鄉 民 姚 長 子
貫 其 時 使 為 導 長 子 結 之 而 密 謂 鄉 人 曰 侯 賊 逼 某 橋 若 等 急 毀 之 我 死 不
恨 遂 陷 賊 於 化 人 壇 四 面 皆 水 總 兵 俞 大 猷 會 稽 典 史 吳 成 器 各 率 兵 奮 擊 志
剽 之 斬 首 二 百 餘 級 賊 竟 殺 長 子 三 十 四 年 四 月 松 浦 賊 自 錢 倉 白 沙 灣 抄 掠
寧 海 趨 樟 村 百 戶 葉 紳 劉 步 祥 韓 綱 俱 死 之 遂 至 上 虞 東 門 外 燒 屠 民 房 屋 渡

江 遇 御 史 鄧 人 錢 鏞 殺 之 至 單 埠 兵 備 副 使 許 東 望 知 府 劉 錫 典 史 吳 成 器 各
率 兵 圍 之 至 夜 賊 棄 兵 僞 遁 走 五 月 楊 哥 賊 犯 餘 姚 省 官 杜 槐 率 鄉 兵 禦 之
斬 首 一 人 從 賊 三 十 二 人 槐 力 竭 死 既 而 賊 犯 鳴 鶴 塢 盧 鏞 擊 敗 之 松 浦 賊 寇
奔 漢 所 不 克 進 寇 餘 姚 初 餘 姚 後 清 門 外 有 橋 先 三 日 毀 之 賊 至 適 潮 漲 甚 不
能 渡 望 洋 而 歎 江 南 鄉 兵 奮 擊 之 賊 去 寇 三 山 所 把 總 劉 進 恩 受 院 檄 他 部 甫
離 所 一 會 許 聞 報 即 馳 還 固 守 霖 雨 城 圯 數 十 丈 或 勅 朝 恩 突 走 朝 恩 曰 世 定
國 恩 今 正 報 效 之 秋 豈 可 以 事 權 去 輒 規 避 也 遂 躬 捍 圯 所 督 戰 復 作 木 城 障
之 城 上 天 石 如 兩 不 能 中 賊 朝 恩 曰 此 幻 術 也 投 以 生 犬 首 發 天 中 其 酋 貫 喉
而 斃 賊 驚 潰 走 朝 恩 追 斬 級 六 月 楊 哥 賊 自 觀 海 出 洋 都 指 揮 王 需 等 邀 擊
於 霍 山 洋 敗 之 沉 其 舟 是 月 恭 將 盧 鏞 敗 賊 於 馬 鞍 山 新 林 復 追 敗 於 勝 山 龜
盤 洋 十 一 月 松 浦 賊 復 自 溫 州 登 海 歷 奉 化 遂 犯 餘 姚 恭 將 盧 鏞 過 於 丈 亭 令
所 部 兵 能 傳 語 者 俾 飾 船 賊 曰 餘 姚 兵 盛 不 可 敵 吾 等 宜 南 行 遂 連 連 入 四 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二

山中 茲 地 險 巖 僻 遠 避 寇 者 恒 之 焉 居 民 弗 虞 寇 至 不 為 備 焚 劫 尤 慘 時 天 大
雷 鏜 尾 其 後 經 歷 文 某 與 接 戰 于 苦 竹 嶺 副 使 孫 宏 載 又 調 奇 兵 與 戰 于 折 閣
嶺 于 翁 家 村 皆 不 能 勝 至 竹 嶺 餘 地 謝 生 軍 及 之 謝 生 者 太 學 生 名 志 望 丈 正
公 曾 孫 也 捐 家 資 募 勇 敢 五 百 人 分 三 隊 張 左 右 翼 禦 賊 賊 自 卯 至 午 殺 賊
九 人 射 傷 二 三 十 人 天 盡 力 疲 猶 奮 呼 臨 陣 生 貌 美 皆 賊 意 其 帥 也 叢 刃 殺 之
會 盧 鏞 軍 亦 至 復 戰 于 斤 嶺 于 洪 衛 賊 少 却 走 龔 家 畝 復 至 上 虞 東 門 河 南 毛
葫 蘆 兵 迎 戰 于 花 園 嶺 二 百 餘 人 賊 遂 從 北 城 外 白 官 渡 曹 娥 江 餘 姚 庠 生
胡 夢 雷 與 從 兄 應 龍 標 六 等 率 鄉 兵 邀 賊 戰 于 東 閩 死 之 賊 順 流 而 西 是 時 提
督 胡 公 宗 憲 方 在 浙 西 剽 川 沙 之 賊 移 檄 諸 將 無 力 戰 者 乃 自 率 大 兵 至 於是
會 事 李 如 桂 王 詢 指 揮 揚 永 昌 知 事 何 常 明 典 史 吳 成 器 等 併 力 追 戰 于 瓜 山
又 大 戰 于 三 界 先 是 許 東 望 請 以 山 陰 人 龔 應 揚 為 贊 畫 圍 練 鄉 兵 千 餘 人 宗
憲 又 益 以 武 生 項 孟 隆 所 領 廣 州 兵 二 百 人 至 是 與 賊 迎 戰 于 五 婆 嶺 時 賊 百

餘官兵數十見賊即走處兵與賊血戰自辰至巳五十六人死于陣而應賜手刃數賊竟死之賊亦被殺死十餘人是日宗憲斬不用者兵五人于五雲門翌日賊遁丁村盧鐘追擊之斬首二十六級賊大懼以銀物餌之我兵潰次日暮何常明哨賊被殺宗憲督兵次長山開報大怒拔劍欲自刎李如桂奪劍赦免丙午宗憲壁龕山之巔盧鐘以丁村功獻宗憲恐賊渡錢塘江也促鐘舟戰鐘曰士疲矣休養數日乃可料賊須鐘了非茲毛頭所能也宗憲伴諾與山陰人故即中王叢計之叢密諭親兵曰爾等奉養久未立戰功今賊將滅而諸將遠巡不進且盧恭戎以毛頭目爾爾能無耻乎乘其不意襲之賊可盡也衆踴躍請效死即令兵成器兼率以進不數里遇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遂大敗循海而走奔匿於龕山之坡下小堡內我兵乘勢圍攻之賊登屋擲瓦盡繼之以槍盡投刀盡乃下死守我兵急攻破之悉斬首以獻時日且膜宗憲命取賊心噴之選擇擇首級二十餘顆置案上每顆為飲一觥懸曉諸營方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四

破賊相率入賀宗憲謂鐘曰再進一二日何如鐘大怒服閣十一月拾浦賊復自溫州南鹿山來至平陽之三港守備劉隆千戶鄭綱百戶張澄皆戰沒賊遂趨台州漸北向欲與紹興賊合提督胡宗憲令天台以南知府譚綸兵擊之新昌以北容美宣撫田九霄兵擊之吳成器為先導十二月乙未賊抵新昌樊民屠殺戮一二百人七醜泉知縣萬鵬率民兵拒之不克賊亦去聞紹興賊已破畏譚兵及土兵猶豫莫定所往至味之上館嶺會容美兵陳而待田九霄以正兵當其前田九霄援兵繼進左翼則留守王倫伏兵當之右翼則陸應舉爵伏兵當之以一部誘賊出戰良久伏兵起左右夾擊而指揮吳江率部兵逸賊後且多張旗幟為疑兵賊四面受敵遂大潰且戰且走我兵追之入清風嶺俘斬一百七十餘是賊之未敗也於浦賊又有自福寧州來者越平陽仙居至奉化與錢倉賊合幾七百人入紹興勢益滋蔓田九霄既破賊清風嶺提督胡宗憲復命副使許東望杭州府同知曲入經同九霄往邀之遇賊於西小江橋僅隔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一河宗憲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揮狀示之賊止聚觀宗憲笑曰此易與耳若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也即率兵渡河九霄邀其前入緇襲其後賊見兩兵夾至大怖走後梅匪民舍官兵圍之三匝縱火夾攻死者甚衆周述學曰賊至夜必南逸急設伏邀擊山陰知縣葉可成曰西嶺之巔可伏也從之時值天雨夜二更大霧咫尺莫辨賊乘黑衝圍與史吳成器故善戰驅兵奮擊頗有擒斬賊脫走者衆果由西嶺南遁夜將半嶺畔伏兵起賊驚潰遂大敗之斬首及焚死者二百有奇餘奔太平蒲岐港官兵追之賊堅壁不出乃夜逼壘投以火器賊驚起自相攻殺比明乃遁出洋得脫者無幾矣三十五年四月賊周屹勾引豐洲賊數千人自鳴鶴臨山三江登掠次日合寇觀海衛帶克寇龍山所岸生李良民率兵禦之乃解去掠慈谿縣時縣無城被官甚慘酷知縣柳東伯募都長沈宏舉募禦之斬首數百級賊遁入掠餘姚盧鐘追之於夫亭大敗之五月賊分二支復入一搜慈谿縣一攻龍山所中兵擊賊數十人死乃解去盧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五

復追敗之擒周屹餘黨遁入五峙洋八月庚寅盧鐘擊蘇常道賊及寧紹餘黨至夏蓋山三江海洋與戰于金塘馬墓之間大敗之沉舟數十斬首六百五十有奇乙未賊八百餘至慈谿據丘王二家為巢進寇龍山所恭將盧鐘威繼先副使許東望王詢各率部兵二千把總盧錡等亦率部兵二千遊擊尹秉衡率北兵三千遁于馬門嶺等處連戰皆敗九月己未提督阮公錡親督官兵來捕破之賊夜遁竊又督東衡騎追至桐嶺謀中伏賊夾擊我兵大敗賊至崇清出海三十六年十一月壬子王直欵定海關執無印表文稱豐洲王八貢且要求互市先是軍門大臣以直為亂因於徽州收其母妻及子于千金華府獄後胡宗憲為提督乃出之給以美衣食奉之為鉅會朝廷遣寧波庠生蔣洲陳可伯充市舶提督宣諭日本國王宗憲因密諭令招徠王直至是直來宗憲已晉總督列狀上請詔不許命相機擒斬宗憲奉詔秘而不宣馳駐餘姚以要直為死間論直來見直遺義子王淑及葉宗滿先來至餘姚宗憲盛陳軍儀納

其降且與... 諸將請... 十餘... 直于... 而會... 胡作... 寐... 諸... 大... 欲... 全... 活... 直... 之... 意... 然... 激... 出... 萬... 詢... 城... 守... 具... 祭... 兵... 數... 宗... 憲... 恐... 其... 遠... 去... 乃... 命... 二... 人... 同... 往... 見... 按... 院... 藩... 臬... 延... 緩... 之... 又... 命... 直... 子... 澄... 以... 血... 書... 諭... 直... 復... 發... 金... 帛... 問... 其... 實... 直... 乃... 因... 夏... 正... 報... 曰... 即... 歸... 命... 但... 部... 兵... 無... 統... 欲... 得... 王... 激... 播... 之... 盧... 鐘... 曰... 以... 犬... 馬... 虎... 不... 可... 失... 也... 宗... 憲... 遣... 之... 越... 數... 日... 直... 不... 來... 復... 命... 劉... 朝... 恩... 陳... 光... 祖... 夏... 正... 吳... 成... 器... 陳... 可... 願... 往... 說... 之... 且... 以... 夏... 正... 妻... 捕... 為... 質... 直... 乃... 入... 見... 盧... 鐘... 於... 舟... 山... 中... 所... 城... 宗... 憲... 馳... 至... 定... 海... 直... 來... 見... 宗... 憲... 溫... 語... 慰... 之... 遂... 執... 送... 按... 察... 司... 做... 疏... 直... 罪... 狀... 上... 請... 三...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得... 旨... 斬... 於... 杭... 州... 市...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十一冊

浙江上

二十六

嘉靖三十一年倭有犯吾境者... 海... 岷... 徐... 經... 十... 持... 大... 槌... 踏... 其... 二... 帥... 其... 晉... 珠... 鉅... 三... 十... 二... 年... 倭... 登... 自... 勝... 山... 港... 掠... 第... 四... 門... 四... 月... 攻... 臨... 山... 衛... 陷... 其... 城... 三... 十... 三... 年... 倭... 大... 掠... 梅... 川... 上... 林... 龍... 泉... 等... 鄉... 三... 十... 四... 年... 五... 月... 省... 祭... 官... 杜... 槐... 率... 鄉... 兵... 禦... 倭... 斬... 首... 一... 人... 從... 賊... 三... 十... 二... 人... 扼... 力... 竭... 死... 邑... 城... 戒... 嚴... 時... 黃... 山... 後... 清... 二... 橋... 甚... 雄... 壯... 鄉... 屬... 紳... 以... 倭... 將... 至... 議... 毀... 之... 人... 猶... 二... 三... 已... 竟... 拆... 為... 後... 清... 橋... 壓... 沒... 十... 餘... 人... 怨... 苦... 盈... 道... 後... 三... 日... 倭... 至... 連... 潮... 漲... 甚... 不... 能... 渡... 江... 南... 鄉... 兵... 遂... 為... 聲... 援... 不... 敢... 逼... 倭... 列... 江... 澗... 間... 邑... 募... 獵... 夫... 射... 虎... 者... 踞... 城... 樓... 上... 發... 弩... 射... 中... 一... 人... 其... 矢... 傳... 毒... 血... 濡... 纒... 立... 死... 倭... 與... 尸... 各... 其... 冬... 倭... 復... 歷... 奉... 化... 轉... 戰... 至... 四... 明... 之... 斤... 嶺... 先... 是... 邑... 人... 以... 四... 明... 山... 僻... 多... 避... 寇... 于... 此... 倭... 猝... 至... 各... 為... 獸... 窟... 被... 禍... 尤... 慘... 時... 太... 學... 生... 謝... 志... 望... 文... 正... 公... 玄... 孫... 也... 募... 勇... 敢... 五... 百... 人... 分... 三... 隊... 張... 左... 右... 翼... 禦... 倭... 賊... 自... 卯... 至... 午... 殺... 賊... 九... 人... 射... 傷... 二... 三... 十... 人... 矢... 盡... 力... 疲... 猶... 奮... 呼... 陷... 陣... 生... 說... 白... 誓... 倭... 意... 其... 帥... 也... 叢... 刃... 投... 之... 生... 之... 客... 身... 擁... 蔽... 生... 而... 被... 殺... 者... 亦... 十... 數... 人... 會... 春... 將... 盧... 鐘... 兵... 追... 及... 與... 倭... 戰... 于... 斤... 嶺... 于... 梁... 榭... 倭... 盡... 焚... 其... 廬... 舍... 却... 走... 已... 復... 由... 百... 官... 渡... 曹... 城... 江... 邑... 庠... 生... 胡... 費... 雷... 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十一冊

浙江上

二十七

從... 兄... 應... 龍... 操... 六... 等... 率... 鄉... 兵... 邀... 戰... 于... 東... 關... 北... 之... 三... 十... 五... 年... 倭... 掠... 雲... 樓... 鄉... 之... 樂... 安... 湖... 乘... 夜... 至... 城... 下... 黎... 明... 西... 門... 將... 啓... 時... 倭... 執... 諸... 生... 王... 某... 為... 導... 大呼... 寇... 至... 急... 閉... 門... 拒... 之... 倭... 亦... 引... 谷... 某... 竟... 得... 脫... 是... 時... 死... 事... 屬... 門... 嶺... 者... 則... 有... 邑... 庠... 生... 倪... 泰... 員... 三... 十... 六... 年... 總... 督... 胡... 公... 宗... 憲... 以... 賊... 由... 王... 直... 設... 計... 招... 之... 直... 先... 遣... 養... 子... 激... 及... 葉... 宗... 滿... 來... 見... 宗... 憲... 馳... 駐... 邑... 城... 納... 其... 降... 慰... 諭... 之... 已... 果... 自... 至... 倭... 患... 遂... 漸... 息... 矣... 注... 六...

浙江通志 余嘗觀志地理者必及其形勢風俗而兩浙之地異則語者
又謂浙西宗杭而嚴嘉湖為支即浙東一宗紹而寧台溫三郡為支一宗
全華而衢處二郡為支蓋習見趙攻都抗勾踐都會稽隋唐置司金華枝
葉底本之義也若以天下大勢觀之江浙地非上游自古英雄起事率非
首務但今財賦盡在東南而吳越各處未必非奸宄之所窺伺杭嘉寧紹
台溫六郡瀕海倭奴島夷頻年騷動固當慎固封守若南都宣潤諸處
天塹浩淼寔浙之輯蔽衝嚴當固欵欵道之衝山嶺險巖寔浙之咽喉古
稱會稽丹陽總屬揚州蓋實相依倚者也苟居多故之時宜濶不守衝嚴
不備則乘間竊發遂難支持是故金元南下馳驚江岸長驅明越方臘荷
鉏奮臂橫行杭婺諸郡此皆前事之明鑑也宋陳同父獨謂杭城可灌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八

亦未之思耳至若慶州一路高亢幽阻兵臨他境若高屋建瓴水且其地
金穀所生其人鷙猛好鬪乃窮樸根本之地亦不可不先事而預防也此
兩浙形勢之大都也

貢賦志 國朝兩浙民數自洪武迄茲百九十餘年來宜益滋殖乃考今
籍戶口土田不加多賦役不加重至干等則名色又紛糾瑣屑不可盡識
彈書是何議民之詳也即今倭夷入寇兵事倥傯財用匱乏夫財用匱乏
則徵歛之名多賦役繁重則規避之弊巧相因之勢則然耶聞諸人之言
曰田若則多賦若名多失實不均長奸滋弊失其次矣苟廢上中下三則
計畝均賦約以布縷粟米力役之征而盡廢無藝是或救弊卹民之一道
嗟乎賦猶不均况均田乎名猶不定况責實乎義黃龍失禹貢周官亦過

計乃若出入文網塗民耳目則誠無藝矣

鹽課 抓濱海而鹽策興漢初吳王濞置司鹽校尉于馬嶧城以煮海富
武帝時始置鹽官法毋得私鹽孫吳置司法都尉權其利唐置鹽鐵使設
場監于湖越杭州歲得錢累十萬緡宋置都大發運使及提舉官設鹽場
于杭秀明溫台五州令商人輸芻粟得鹽南渡後屬漕司元置兩浙都轉
運鹽使至元十四年置司杭州大德三年置鹽場于浙東西至正二年置
檢校批驗所四于杭嘉紹溫台 國朝仍置都運司專掌鹽政增置嘉興
松江寧紹溫台四分司督鹽課又置寧波批驗所而分溫台批驗所為二
掌掣繫又置鹽課司于鹽場隸都運司者二曰仁相許村隸嘉興分司者
五西路鮑即蘆瀝海沙橫浦隸松江分司者五曰浦東袁浦青村下沙青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九

浦隸寧紹分司者十五曰西興錢清三江曹娥石堰鳴鶴龍頭清泉長山
穿山大嵩玉泉昌國岱山蘆花隸溫台分司者八曰長亭杜清黃嶺長林
永嘉雙德天富南監天富北監場五官一人大者二人團立總僅十人凡
為場三十五為團五百有一為丁七萬四千四百四十有六丁皆給灘蕩
授糞器率辦鹽一引官給工本米石引四百觔歲得鹽二十二萬二十三
百八十四引三百四十九觔二兩洪武十七年易工本米以鈔引二貫五
百文二十三年改辦小引丁歲十六引鹽工丁八引餘工丁四引二百
觔歲得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觔二兩遠商中鹽
者每大引輸銀八分官給引日支鹽于場率小引二而當大引一引耗五
觔各為案場截其引角一而歸之已告險于運司截引角一已掣繫于批

驗所又截引角一，蓋過二百有五，勸者沒其餘，已驚於限地，南止溫處，西止徽信，北至鎮江，西北止廣德，其地之吏又截引角一，乃反引於官，司詰禁如律。二十七年，復寬戶雜役有差，永樂初，改令邊商每大引輸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邊量米粟貴賤，道里遠險易，以為引目。正統二年，盛山蘆花場于大嵩場，三年，遣御史巡督鹽課，改令邊商兼中淮浙鹽，淮鹽十八浙十二，淮鹽輸米麥，浙鹽得輸雜糧，又用侍郎周忱議，以寬去場三十里者為水鄉，寬不及三十里者為濱海，濱海下水鄉丁歲出米六石，給濱海丁代煎，四年，復寬戶稅糧，毋違運，工本秋自此罷，給五年併昌國場于穿山，添設下沙二場三場，置場官，歲辦鹽課，率以十八給商之守支者，曰常股二貯場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一冊

浙江上

三十

候邊之召中曰：存積價存積重，常股輕。十四年，增存積，蓋為十四景泰元年，遣侍郎清理鹽法，改令水鄉寬丁歲輸米六石，貯場倉官為給濱海，寬又增存積，蓋為十六三年罷巡鹽御史，尋復遣六年，運司同知黃彪疏罷水鄉輸米，仍煎鹽，成化五年，戶部疏令水鄉寬丁歲辦鹽二引以上者輸米四石，三引以上者米六石，并故所得草場，仍給濱海，寬代煎。七年，定存積為十四常股十六，因之。十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劉敷以濱海運課累水鄉，疏改水鄉鹽引折銀三錢五分，場各輸于其長運司會而輸諸戶，部備邊用。此水鄉輸。十二年，詔設水鄉蕩價解運司，此草蕩。二十年，御史林誠以嚴鹽多耗，疏令濱海寬鹽並許輸半價，浙西引三錢五分，浙東引二錢五分，歲十月輸京師。此濱海本折。二十一年，增邊商浙鹽價，每大引輸

銀一錢六分，裕江府知府樊瑩疏請以蕩價抵水鄉課鹽之半，立蕩戶收之餘，半於各縣秋糧加耗，餘米帶徵，而丁盡歸有司，應民後。此州縣包納。始弘治元年，侍郎彭韶疏減濱海折半鹽價，浙西引輸銀三錢，浙東引一錢七分五厘。二年，疏寬兩浙餘鹽引價一錢四分。此本處賣。又疏減水鄉歲課引輸銀三錢，濱海歲課常股引輸銀一錢五分，存積輸鹽如故。三年，御史張文疏令濱海寬丁去場三十里內者煎辦，三十里外者輸銀視水鄉，浙西引三錢，浙東引二錢。十二年，御史藍章增餘鹽價引一錢八分，都御史王瓊御史邢昭繼增之，引價二錢。正德六年，增邊商浙鹽價，每大引輸銀一錢八分。八年，減餘鹽價引仍一錢八分。九年，御史師存智疏請以本色引鹽即于兩浙開中引價三錢，鹽貴則稍昂，其直批驗所割沒餘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一冊

浙江上

三十一

亦遂與商聽輸價，嘉興批驗所引五錢，溫州二錢，紹興四錢，杭州四錢五分，歲輸于戶部。凡商鹽餘鹽及包束不得過三百斤，違者沒入之。嘉靖六年，增邊商浙鹽價，每大引輸銀四錢。引價於。七年，御史王朝用疏令濱海折色鹽，水鄉寬鹽引輸銀二錢三分七厘，貯運司，而以二錢給商買鹽，曰買補三分七厘，鹽諸割沒餘鹽價銀仍輸于京師。此給商買。十一年，戶部疏減甘肅浙鹽價，每大引輸銀三錢，御史李磐疏均兩浙給出買補鹽數，東西各九萬九千三十引，其在溫台者兼支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五引，派如故。今為鹽場三十有五團，五百有一丁一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率，二人而輸一人之課，濱海本色鹽歲二十一萬三千二十二引七十九斤二兩有奇，中為存積鹽八萬五千二百八引一百九十一斤十兩有奇，常股

鹽一十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二引二百八十七斤七兩有奇折色鹽歲一十二萬七千三百四引一百八十三斤十五兩有奇為銀三萬一千七百六十六兩七錢有奇中為給商銀二萬五千四百七十兩一錢三分有奇解京銀六千二百九十六兩五錢七分有奇水鄉折色鹽歲十萬四千四百四十二引八十五斤十五兩有奇為銀二萬九千一百八十三兩二錢九分有奇中為給商銀二萬八百八十八兩四錢八分有奇解京銀八千二百九十四兩八錢一分有奇草蕩價銀歲八千八百七十七兩六錢九分有奇餘鹽銀以稱掣多寡為算無定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十一

通志論曰嘗謂義以生利以和義故為政上者利民其次不與民爭毫末之利以致大利下者務自利予請漢食貨志觀所稱太公立國法管仲權輕重周景王更鑄大錢退而考鹽法之類未嘗不用憮然也夫鹽之為利固王者所與百姓共也謀國者以為加賦於畝畝不若取財於川澤是故不得已專之顧其始也一引之直為粟數斗而其後或三倍焉夫直廉則市者眾市者眾則粟常積故官無轉輸之勞無冠抄之慮而諸邊富強直高則趨利者不赴趨利者不赴則粟常乏故金幣積于內帑而塞下不得食轉輸冠抄官以為任而商不與其憂其在緣海鹽積而不售竊販鬻以自給則私鹽之盜起夫此豈非與民爭毫末之利遂以失大利哉是故王者不言利非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十二

利也知害之有重於利也商利之臣其言非不可聽也其在目前非不足以為快也然而其究未有能利者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嗚呼可與語仁義者斯能明利害之實也夫

蘭谿志 三代之時以鹽先貢而已官未嘗權之
以爲利也自齊相夷吾而鹽利始興漢用桑孔而
鹽禁始重其源一開不可復塞唐劉晏上鹽法輕
重之宜令亭戶輸鹽商人繳其所之此商鹽所由
始也郡一有常平倉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難
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此官鹽之兩由始也

國朝有戶口支給之食鹽有客商中賣之引鹽
商鹽 客商輸粟于邊官給引日支鹽于境任
其貨賣然慮其私販之爲患也特差御史一員往
來巡視而軍衛有司皆有巡鹽官員鹽商所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十四

又有巡鹽大甲關津巡關又專爲之鹽法其禁治
之嚴如此又恐其舊引之影射而爲弊也故立鹽
出場而經過關津鹽引有截角之法責鹽既畢
而住賣官員舊引有繳納之例其防範之密如此
食鹽 有司開具戶口名數令人赴運鹽使司
閱支回縣而計口給散市民官吏則令其知數
鄉民則令其細米各隨所便其後有司以開支概
運之艱故其鹽不復請給而細米細鈔則仍其
舊云
寧波府志 國家開設鹽司歷直是國裕邊亦以惠

養元之法至一矣其後課者不力因以給商乃每引折
折銀三錢以界之以此中納利且數倍成化間巡鹽御
史林誠以爲利弊于商孰若利歸于國奏以善丁鹽
課一半徵銀解京是謂折色一半存場給客是謂本
色夫官戶所業者鹽耳不徵鹽而徵銀非私鹽不辦
私鹽則每籠不可盡該網亦稍疏而鹽政自此壞矣
已而有巡鹽應捕之設意在禁私飭法而復與商
爲市是又益之蠹也乃後斷以期月程其所捕不加數
者罰之出銀以輸歲集其費非十倍程銀不止又况田
野之沃不習江海車務市猾先之被給弄而空家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十五

者十且八九其害可勝言哉謂宜復中制之初規嚴私鹽
之屬禁嚴免徭之俱嚴以類編民壯定其班次與其期
日使之分若擊捕欺誑宜可少戒即捕不加數而罰銀
以償終不至如從編之甚而亦無負于鹽司之徵矣

會稽縣志 兩浙運司三十五場寬丁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歲辦額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船二兩而甘肅軍夏固原延綏大同宣府榆林代州等九道邊各置鎮鎮兵多寡所在不同姑以每鎮萬人論之必七千為主三千為容而鎮臺召商中納如滿千引必派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甘肅險遠引輸銀三錢其他八鎮引輸銀三錢五分即前七百引為銀二百四十五兩又分而三之中取二分留米一分留草豆費之運倉以給主兵而商則費引到場握次守支常股之益而餘存積三百引則與守支異日夫必臨調官兵然後召商中納其價獨重易糶給兵如前而費引到場得越次先支此國初法也成化以後漸亦難行如商引合支常股而本場獨有存積合支存積而本場獨有常股既不得通融復不許更煮又或益積而商久不至則耗盡商至而益久不出則病商於是當事者疏請合計全浙運丁共九邊報中引目不論常股存積悉議徵銀於運丁引二錢三分七厘總輸於運司商至引給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十六

二錢一分八釐隨得送還報中環轉不休而引目仍聽其轉買徽浙內商今內商得以自貿憲法初法盡改矣

萬曆十八年西浙巡鹽御史韓介通額引疏 臣查行鹽之地大禁不過分上中下三則其地不產鹽又去場最遠此私販絕跡不到之地是為上則行鹽甚易派引原自不少其地雖不產鹽而去場少近私鹽往往出沒其中是為中則行鹽稍難派引亦不及上則之半然而統謂之引地雖其近派額數或有數有不敷賣銷或有前有不前而要之有司責也嚴私販則官引通官引通則額銷足一申飭之力不必另議獨是下則地方或坐落斥鹵之鄉或附近煎熬之所家家戶戶買食私鹽即律亦謂老幼軍民在所不禁以故其地派引多不過幾百少不過幾十而又有冰票不派引之地蓋票較引益為賤去私鹽之價不甚低昂行之頗便臣查直隸如嘉定青浦靖江等縣浙江如嘉善崇德樂平等縣皆派引原少俱宜以行票之法兼疏引目如嘉定一縣昔派參肆千引而賣銷不前者近經臣稍示通融該縣土商遂據臂爭先領額銷引壹萬貳千雖見在謀行然民樂賤惡貴情可見官鹽一賤則執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十七

不食官鹽而必冒禁觸法以食私鹽乎是所以使私販不禁而自絕官鹽不疏而自通之一法也然此惟宜通融行于下則附近鹽場原不便於行引之地若朝東暮西倏忽移考則奸人必且乘機射利泛濫引界其為益法之靈將又甚焉相應嚴行申禁引地止令通融一處無令接入別境違者仍以私

收究問

會稽縣志

海潮海生沃沙日暮沙由用鐵力刮藤聚而苦之乃淋藤取

漁然後試以蓮子每用竹筒一枚長寸許取老硬石蓮五枚納筒中搗酒三或供不淨則為薄不潔則為濁其厚薄在若三邊淨則油成四五邊淨則油此可用謂之足蓮而或謂之頭油然石蓮以煎法最佳升升為足蓮蓮子亦宜選淨及蓮若必得全飽蓮油較蓮之精華為多然後為蓮油其法以蓮子入水淘淨蓮核淨則極鹹謂之足蓮油亦謂之頭油二邊淨淨次之若三邊俱淨其油薄不可用竹筒裝竹筒為盤中為百耳以花糖之塗以後灰練足受油然烈痛中滴不漏而盤不焦灼一盤可煮二十過近亦稍用鐵盤

孤樹哀談 國朝班戶口食鹽于天下而歲收其
錢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夫
而民歲所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病于是然無一
人言稅上者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未
法一融可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十八

錢塘縣志 陳善曰築塘之患有二曰估價太廉也責成太亟也往
者萬曆乙亥塘決六和塔之下數百丈命人修築予嘗一至其地詢
諸工匠每石一塊止銀八分每人一工止銀二分夫官以廉直而覓
工人以刻期而供役故事圖苟完不為久計所築之塘惟用爛石草
草壘成不實以土潮水一至尋築尋圯其何以善厥後哉必也於近
隈淺沙之上立盪浪木椿數百千以捍之而其壘砌之法不恤工力
務為遠圖多委庶幹之吏分投察視或編立字號各任其責所任已
完更番代換毋令其久役思歸怠於將事至於椿木必瀕易朽以松
庶可永久而又做宋人捍江兵士之意每歲編置巡江夫數十名令
其往來察視江塘少有傾頽即加修治庶乎修理及時而工力可省
頭患既弭而隱憂亦消百世可久之策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十九

西溪叢語、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謂亦云地機會張、二頁經、唐寧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師謂、傳月行而水大、見黃叔、源殊派異、無所適在、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康、南濱而東、過海康、州、歷陵水、州、涉恩平、州、應往南海、州、迨由龍川、州、抵潮陽、州、泊出守會稽、州、移菴句章、州、已上諸郡、俱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退也、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退也、隨氣而漲、歛、退也、演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

以日者、象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積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蓋於朔望、消於朏、朏、虛於上下弦、息於揮胸、朏、壯於朔、朏、而致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日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沙必盡矣

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俯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夫岸有山、而日寇、北曰縉、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濱自定海、海、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為一、縣、一、縣、作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縉風亭、亭、會稽、會、北望嘉興、嘉、大山、山、水澗二百餘里、故海南船般畏避沙澗、不由大江、江、沙澗、澗、惟泛餘姚、姚、小江、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澗、南北互連、隔礙洪沒、洪、覺過潮勢、夫日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一

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澗、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寧誌備攷

寧城之南、巨于東西者、曰捍海塘、唐書地理志曰、鹽官海塘長一百二十里、開元特重築、築可知但無可攷、昭宣帝天祐四年秋八月、吳越國築捍海石塘、特錢鏐為吳越國王、築去必皆石塘、是始、宋孝宗淳熙四年、臨安府築海塘、是年九月、海塘為潮所衝、壞二百餘丈、事聞、詔築之、按史正言臨安府不言某縣然府屬鹽官尤利害也、寧宗嘉定十二年、鹽官海失故道、潮衝平野二十餘里、至侵縣治、蘆洲港潰及工下管黃灣黃崗等塘場皆圯、蜀山淪入海中、聚落田疇、幾失其半、鹹水滲及四郡、時守臣工言、鹽官舊去海三十餘里、無海患、故鹽灶頗盛、課利易登、去年海水忽漲、橫衝沙岸、每一潰裂輒數十丈、日復一日、蘆洲港潰、為一壑、今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二

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發、怒濤奔湧、海颶仗之、呼吸桑滄、百里之民、寧不俱焚魚腹乎、况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里塘、道通長安、麻工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絡繹、今海水入塘、兩岸田畝、皆被淹沒、及今不治、恐裏河堤岸、久之亦必潰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捺之策、務令捍堤堅壯、土脈充實、庶不復罹前劇、詔從之、嘉定十五年、都省臣工言、鹽官海塘衝決、工命浙西提舉劉慶專任其事、慶上言、鹽官東接海鹽、西距仁和北抵崇德、德清、境連平江、嘉興、湖州、南瀕大海、原與縣治相去四十餘里、數年以來、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衝南北、遂至縣而四十餘里盡淪入海、近縣之南、原有捍海古塘、亘二十里、今東西兩段、並以衝毀、侵入縣治兩旁、工存中間古塘十餘里、萬一水勢激盪、不

息、不惟鹽官一縣不可獲存、而向下地勢漸平、恐鹹流沿漫、得蘇秀湖三州等處田畝、皆不可種植、其為害非獨一邑也、詳今日之患、大槩有二、一曰平地陸沉、一曰鹹潮泛濫、陸沉者固無力可施、其泛濫者、概因捍海塘衝損、每遇大潮、必蟹越北注、今更宜築土塘以捍鹹潮、其所築塘、基南北各有兩處、在縣東、迤而則為六十里鹹塘、近北、則為未稅塘、在縣西、迤而、亦曰鹹塘、近北、則為淡塘、嘗驗而處土色、虛實、素花塘、淡塘、差勝鹹塘、且各近裏、未至與海潮為敵、勢當東就素花塘、而就淡塘、修築底可禦鹹潮之蟹濫、其縣西一帶、淡塘、連縣治左右、共五十餘里、今先修築、若縣南去海一里餘、縣治民屋盡在其中、幸古塘尚存、此何可棄之度外也、今將現管搭石、就古塘加工、築壘一里、許為防護、縣治之計、其縣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三

民戶日繁、六十里鹹塘、萬一又為海潮衝損、則前功盡棄、當計用木石修築、素花塘以捍之、工詔可、
元世修塘總紀 鹽官州治舊去海岸三十里、有捍海塘二、後又添築鹹塘、在宋時亦嘗崩陷、至成宗大德三年、塘岸崩、都省委禮部郎中許中順、一曰詔禮部、督本省官相視、會盧沙漲、難于施力、議中、擬至仁宗、延祐之己未、庚申間、海汛失度、累壞民居、隔地三十餘里、時省憲官共議、宜于州治之北、添築土塘、然後築石塘、東西長四十三里、未幾、沙復漲、議復廢、至泰定即位之四年二月、風潮大作、衝捍海小塘、壞州郭四里、杭州路工言、與都水庸田司議、欲于北地築塘四十餘里、而工費浩大、莫若先修鹹塘、增其高濶、填塞溝港、且將深近北備塘、濬整、用搭石、釘底、可護禦、江浙省准

下本路修治都水營田司又言宜速撥丁夫坊開水衝入處其不
敷工後于錢塘仁和及嘉興等附近州縣諸邑人戶內斟酌差債
不則淪沒不已且久誠為可慮工部議海岸崩摧重事也宜移文
江浙行省督促庸田使司提運司及有司撥丁夫修治毋致侵犯
城郭移害居民五月五日平章禿滿迭兒答乃史參政等奏言江
浙省四月內潮水衝破鹽官州海岸令庸田司官徵夫修堵又令
僧人誦經優差人令天師致祭臣等集議世祖時海岸嘗崩遣使
命天師祈祀潮即退今可令直省舍人伯顏奉御香今天師休前
例祈祀制以可既而杭州路又言八月以來秋清海湧水勢愈大
現築沙堤塘岸東西八十餘里造木橫石圍以塞其要衝本省左
丞相脫歡等議要置石圍四千九百六十抵禦衝衝以救其急擬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四

北浙江之石塘底可為久遠計其工料用鈔七十九萬四千餘錠
撥四萬六千三百餘石接續興修致和元年三月省臣奏江浙省
併庸田司修築海塘作竹筴蔴內實以石鱗次疊疊以禦潮數今
又海潮入海見圖修治倘得堅久之策移文具報臣等集議此重
事也且夕駕幸上都分官扈從不得圖議今差戶部尚書李家奴
工部尚書李宰賓樞密院屬衛指揮青山副使洪瀾宣政院而
哥瑛與行省左丞相脫歡及行臺宣政院庸田使司諸臣會議修
治之方合用軍夫除戍守州縣關津外酌量差撥從便添支口糧
合役丁力附近有田之家及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內煎情
凡工役之時諸人毋或阻壞違者罪之合行事務提調官移文稟
奏施行有旨從之四月二十八日朝廷所委官暨行省臺院及庸

田司等官議普大德延祐間改建石塘未就泰定四年春潮水異
常增築土塘不能抵禦撤置板塘以水湧難于施工遂作蓮條木
橫間有深泥欲墮前議置石塘以固久遠為地脈震浮比定海浙
江海實地形水勢不同由是置石圍于其壞處置之以救目前之
急已置二十九里餘不啻崩陷畧見成效庸田司與各官同議未
而接置石圍十里其六十里塘下舊河就取土築塘鑿東山之石
以備崩損文宗天曆元年十一月都水庸田司言八月十日至十
九日正當大汛潮勢不高風平水穩十四日祈請天妃入廟自本
州岳廟東海北麓岸鱗鱗相接十五日至十九日海岸沙漲東西
長七里南北廣或二三十步或數十百步漸見南北相接而至石
圍已及五都修築捍海塘與鹹塘相連直抵岳門障築石圍東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五

十一都六十里塘又東至大尖山嘉興等三路所修處海口自八
月一日至二日探海二丈五尺至十九日二十日探之先二丈者
今一丈五尺先一丈五尺者今一丈而自六都仁和縣界諸山雷
山為首添漲沙套已過四都五都皆官州郭東西二都沙土流注
水勢俱淺漲沙東過錢家橋海岸原下石圍石橫並頓地水息民
安于足天曆二年遂改鹽官州曰海寧州
國朝永樂六年海寧縣海決陷沒諸山巡檢司九年秋詔修海寧
海塘先是工部言海寧仁和二縣風潮溺民居民漂蕩廢舍坍塌
城垣墮陷發軍民修築詔許之自是工役起是年冬十一月塘成
合仁寧二縣計修築者萬一千一百八十五丈十一年夏五月
大風潮仁和縣十九都皆淪入海詔兵部侍郎張某往築

海濱後軍民十萬計浙東西諸郡俱為餘劫死者載道三年間費不啻十萬而患率如舊其時修築寧必與古觀十六年之遺像于字不于八入公為原成湖老也年終治 十六年冬十一月詔保定侯五與禮部侍郎步英祭海神于海寧府額海諸縣屢放湖網連年修治迄難成績故有是命既祭后患頓息 十八年通政使岳福上言今歲仁和海寧二縣夏秋霖雨海潮泛漲塘之滄入海者千五百餘丈諸山岳門山舊有海道今皆淤塞故湖勢愈猛患濕大請亟修築詔從之 成化七年閏九月工部侍郎李頌奉命來寧祭海神 十二年夏浙江守臣工言抗嘉紹三府海寧海鹽等縣海塘衝壞數多亟宜修治部議令各府先在官物料支用不足則于附近無災處折移借協濟詔從之 十三年二月海寧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六

縣海決時潮水橫衝一潰數俱偏遠城邑瀕海之祠廟廬舍器物淪漂畧盡縣官工其事于甬甬上之鎮巡因命採石臨平安吉諸山初用漢棧絕法不效乃斬木為大櫃編竹為長絙引石下之流溢乃定仍作副堰十里以防泄通一將富民爭相樂施凡七越月而後竣按即志云成化間海寧潮水真偏城下知府陳建疏萬而後竣開支河華內堰予以澆水捍禦疑即此時也 萬曆三年夏五月颶風大作海嘯海鹽及海寧寧民溺死者百餘漂房產二百餘間塘圯鹹水湧入內河壞田地八萬餘畝時縣官估計應修塘凡二千三百七十八丈計修築工料銀應五千二百二十八兩四年九月會知縣蘇湖新茲任巡撫徐秋察其才可任事遂以塘付之湖定議以五年二月十三日興工至四月而後竣計費銀一千九百七十六兩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海嘯海寧

殺人無算是日午前風日清朗轉過午狂颶猝發雷雨如注中雨間忽報海嘯登城望之見潮頭直架樹枝腐舍蕩折頹海居民有舉家驚者有一家十九口止存二者運至夜半風濤稍戢厥明縣官出勘城東西被災者凡四千餘戶橫尸路隅殆不思見云事聞於朝議修築海塘時縣令謝紹芳屬衛官張瑞傑董其役張事以修河塘法從事未幾潮嚙之旋築旋圯踰年終弗成于是三臺畢臨相視議工費撥撥會題寧邑履前加賦一公合計之得九千餘金而道甫捐助又各有差于是即委劉元瀚奉臺命來董其役 陳善海塘議曰海寧縣治南瀕海海之上即塘塘距城僅伯武東抵海鹽西抵浙江延袤百里塘而南有諸山南與龜山對峙夾為海門是為海潮入江之口說者謂海清浩濶至此東不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七

肆驟怒而東迎及其迴也又有石墩山以障之則益怒而于東東西潰散害乃中于寧查寧邑舊志塘之外有沙場二十餘里沙場之內有種地草場桑柘棗園一百六七十頃有奇乃今悉盡入海孤城若塊萬姓如魚脫更內傾滄桑之變在釋矜閭凜乎危哉宋元以前勿論我 明自洪武至萬曆海凡五變五修築矣永樂九年海大決保定侯孟瑛奉命徵九郡之物力歷十三年而始奏功嗣後成化甲午弘治壬子嘉靖戊子迄今萬曆乙亥海或漲或決塘隨築隨圯雖勞費不知永樂之基公私亦既雖然大海決寧邑而後及九郡者何也寧地于邑為隄于越為介地形最高故俗於相傳謂其江塔巔與長安壩址並有如一寧海一決注之利即如建甌則障寧者即所以障列郡也萬

曆五年春，巡撫徐公按治寧海，多濱關，為之駭詫，因與水利陳公謂翁詳公處，察耕之渠而蘇公可屬大業，即以其後委之蘇亦鼓然身任，閱三月而後竣，修塘一千六百六十三丈，築折塘三百二十丈，其費公節止一千九百餘金，亦可謂事半功倍矣。然今更有說焉，海寧之塘，與海鹽異，鹽塘有大惠，亦有大利，寧塘似無顧慮，而實有隱憂，蓋鹽塘有內河可開，故潮勢至此既為分殺而引其流，更能使草場悉為膏腴，是大惠弭而大利興也。若寧塘逼近城郭，無內河可開，幸潮勢緩于鹽耳，設一旦海嘯，其薄邑治，其為患豈可勝道哉。聞寧邑額設捍海塘夫一百五十名，每歲編派役銀三百兩為之金者，誠加意海防，每遇潮汛，即責官巡視，稍有傾圮，即亦廉能吏領銀修築，毋令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八

消不止，此亦撤桑之計也。萬一天祐寧民，塘十年無恙，則銀之積蓄，豈微與大侵，亦不必汲汲乎民矣。至如築塘之法，今海有取于海鹽，乙亥之決，海鹽為甚，其修築也，造完前塘石塘七百五十丈，及原欠石塘八十三丈二尺，修砌半塘石塘一千七百九十二丈，築舊土塘二千二百一十六丈，築新塘七百一十五丈，新開內河白洋三千三百九十五丈，而其為費也，始計之謂非三十萬不可，及後臺徐公親行海工，命有司詳估價值，曰十六萬足矣。家乃詳然駭其太簡，及工告成，費止十萬餘金，或原估五萬四千有奇，是徐公之施德于浙民大也。至其更端激之為害也，有鹽浪木格以砥之，處其且薄堤岸也，為斜階以順之，其累石也，工則瓦鐵六橫，下則一鐵二橫，石齒均連，右傾者

然即自計捕之，其能獲乎。修寧塘者，誠一以海鹽新塘之式，足則一帶永逸之計也。安得任事者徐蘇二公者與之善海事哉。按陳先生議其宜寧塘之利害與鹽異似也，而其所以異，則非也。寧城之偏海者，在東而鹽城之偏海在東，餘三方皆背地，皆有內河可開，安在鹽城之勢可殺，而寧獨不可殺哉。余竊謂鹽之患大寧之患小，鹽東面距海，塘自北而南，潮則自東而西，清潏直衝塘腹，故塘易圮而為害劇。若寧則南面距海，塘自東而西，潮亦自東而西，清潏直衝龍坊海門，寧特其經行處耳，當經過時，遇亭有隙，實自然不免滲入，蓋隙實之引潮以入，非潮之決塘以入也。此寧患之所為小于鹽，而其為力亦易于鹽者也。乃當事者動費金錢，不賦夫事自嚴戶寬建，後額設海塘夫一百五十名，年儲後銀三百兩為修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九

築費，亦既若為今矣，倘能以此三百金隨時補緝，小有潰決，即圖改塞，亦何至一潰不可支者。如有力者負而趨，曹無分毫及塘，似乃今一議工後，殊請給工司，則加派編戶，蓋塘不修而民以海廢，塘修而民又以塘病，此其故難言之矣。而說者曰：戊辰之變，寧見寧患之小，于鹽夫戊辰之變，雖僅之塘，弗能禦也。是豈由人力哉。宋神宗熙寧元年，詔統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雙亭，三縣監護使，以管幹河塘系，常同所屬，今依規修固，以時啟閉，從復舉而新河渠，官勿遺請也。長安三閘，詔聖問，從刑鮑公請築，累沙欄木為之，後壞于兵火，紹興八年，遣使募公請易以石，並紹興二年，提舉張公重修，政開其百二十人為額，石處有屋，中注有具，辛寧二年，又于開旁募民，以募兩澳，環築以堤，其後澳所毀壞

若民從之，兵類亦後廢錢，遂失舊制。嘉定元年，歲饑，邑令潘景葵曾建議復漢之舊，而費大，後廢。漢中錢，元宗紹熙元年，豐官令陳恕修築二十五里塘，塘在縣西北，由縣治達長安鎮，舊因河底決淺，兩崖傾圮，其為民病。恕募民浚河，即以其土築岸，視舊加岸一丈，加高二丈，以石甃之，遂無崩決。民號為甘棠堤。宋。中，浙卸水漫，詔賜錢賑賑，時兩浙轉運使毛浙上言，錢不可縱，宜更治水，乃按錢氏有國時故法，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決出水入于海。在清水浦，不知何處，浙亦不知。元順帝至正十年，海寧州建魯花赤當任，知州張光祖，修長安三閘，長安舊有兩閘，環築以堤，上澳九十三畝，下澳一百三十二畝，水多則蓄于兩澳，旱則瀉注于三閘，入元，澳為民所侵，唐四司命任煥光祖修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

之。西河漢田，漢曰，杭州城北，上塘湖河，由仁和抵鹽官，昔稱千頃，今數數十條，而地高水下，常苦旱，自先賢放潮入河，引河漑田，而歲始，蘇二公。陳善治河，蘇曰，海昌父老嘗為余言，邑中水利，計修治者，在先者河之淺深，塘之險否，與第閘之堅弱，惟茲諸河，疏石深，九曲深，圍花之東，長安郵店之南，皆平深，運河淺，二十五里河，亦淺，市河尤淺，故圍花自轉塘，以入長安，自轉以下，郵店自鎮以下，運河二十五里河，皆田漑，兩病是所宜憂，憂者也。其塘則圍花園，新營圍，六十里塘亦同，而運塘築築，決其勢險，決塘破塘，其海尤險，更宜為之計，又其撤棄之慮，不可一日忘也。

北新開志 建置

前主事高凌漢曰，弘治前船稅之收者錢，與鈔，正德間，船稅之收者則折銀也。北新開在正德以前，船料輸戶部者不過三四千兩，商稅發布政司者亦不過四五千兩，初未有餘銀解之南都。弘治六年，詔曰，淮安揚州杭州錢糧少，慶南京戶部各差官一員，照彼中則例，每鈔一貫折銀三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當時法簡稅少，不傷民之心，亦不盡官之法，解不必如舊額，收不必有羨餘，銓部亦不以此考殿，最自後，冒廉名希最遷，求倍舊額，以解者為定例，有增無損，作備者可也。則例。王廷幹曰，聞之龔茂良，有言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日之患在用例破法，比年之患在因例立法，故法常寬，例常新，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今觀則例中色目太多，取民已甚，似亦因例立法者，欲禁有所獨，則恐妨經費，如更請畸零折估，蓋捐以予民，是亦寬分受賜之心，於國計民生未必無少補也。許天贈曰，三代取民皆什一，獨不為征商例，漢武帝商賈有禁，則例之始矣，然例貴適均，若漫以己意輕重其間，多取以自封，或例所不載，必奉合使，無遺算，獨不哀我憚人，亦可少息乎，近行例以百一，其凡可按籍而稽，然間有重者三五十分稅一，若紅黃銅膠棗之類是也，輕者三五百分稅一，若絹帛席錫箔之類是也，前主事吳世亮曾為改定第減不任德而增反，叢怨人情何厭，勢不能久，則信乎任事之難矣，竊謂東多益寡，此稱物平施之義，即身府辜攻亦何足避，敢附所見以質後之君子，當必有斟酌而通行之者，刑之琦曰，則例之名起於周官經治之成，漢家決事之比，而以定商稅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

自宋藝祖之榜務門始我 明會典亦具載焉是皆慮賦吏旁侵防奸
阻說免不得已而立之平俾無訛於繩之內且然則緣物定例與時遷
用日加誦則例日加繁而例外之例復有比例焉今日之比後日之例
更以一時權宜執為裁常額而商立稿矣夫稅出於商而船料所出
亦商也且稅出產稅行貨稅住賣總一物值而輸於官者率止百一此
豈立法初意哉愚謂稅從重者可比例增收則稅從輕者亦可比例蠲
免小船免矣買販小商獨不可免乎零寸蠲矣時零折估獨不可蠲乎
今國步多艱大農仰屋廷議且資餉各閩何敢遽議裁損要于則例之
中常存寬恤之意適于情與法之間度本末而立之衷是亦催科中撫
字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二
所必至者故余自到閩有一名工食始留一人着役其餘無工食者皆
人役 主事吳世堯人役議曰本閩人役有無工食而徒役其身者此
輩豈皆知禮義重廉恥寧甘心凍餒而不忍去哉其玩法害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課額 七稅課司原額歲鈔貳百叁拾捌萬捌千捌拾貳百捌拾壹文
國初俱收本色鈔銀京存備未有定制 宣德四年本閩初立亦取本色船鈔
解送 內府交納 正統七年十一月令商稅鈔存留給官軍俸 成化元年
稅料銀錢鈔中半兼收 弘治元年六年錢鈔改收折銀本閩歲料約計銀四
千餘兩十年復收錢鈔 正德元年奉 例每商稅鈔一貫折銀二厘七司局
歲錢共折銀四千七百七十六兩一錢六分一厘九毫六絲二忽六年本閩兼
收商稅原額并羨餘銀兩仍發布政司收貯 嘉靖二年始以商稅餘銀解本
朝八年船料錢鈔改折折色 二十二年始解錢鈔餘銀以後額課歲增本朝酌
各年之中計一年船料買錢鈔銀四千七百五十四兩三錢八分九厘二毫五
絲餘銀一千五百六十四兩八錢一分七厘七毫五絲商稅原額銀四千七百
七十六兩一錢六分一厘九毫六絲二忽附餘銀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九兩八
錢八分七厘九毫一絲共銀三萬四千玖百七十五兩貳錢五分六厘八毫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三
緣二思著高額惟因兵燹捐損於後逾年以來漸逾志款然亦不可為其詳
存互有因業嘉靖二十三年令船料量徵折銀解送南京工部督助鑄錢之用
二十八年戶部題 准船料本折逐年輪流徵解 三十三年議支船料折銀
一半解南京工部鑄錢三十四年題奉 欽依存留商稅餘銀之半備本省兵
餉四十年議留船料折銀賑濟直隸饑民四十三年令商稅餘銀盡解戶部接
濟邊儲 隆慶元年令船料盡數折銀解部濟邊各路費俱於餘銀內支給近
行杭州府收解量議裁減

萬曆二十六年奉戶部劄付該加兵餉銀一萬兩候東征事竣停其本年增解
稅料銀六千兩至二十八年每年共解四萬二千兩有零後因添設稅監奉撫
按二院會 題東征所增六千兩尚在未免議充內臣額數抵助入工又據商
民告困每正銀一兩認加四錢完納本閩額解連加帶徵稅料並海稅糖稅月
票身價歲增二萬一千七百兩 三十九年主事黃一勝仍有羨銀增解稅料

七千餘兩每年四萬九千七百兩有奇其帶徵自四十二年內
 試免三分之一自此止徵解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兩六錢零 天啓元年九
 月二十一日為欽奉 明旨廣集其臣會議建餉軍 則大計在此一舉懲乞
 聖訓乾斷力行事奉戶部則付加原額一半增銀二萬兩 天啓六年五月初
 一日為遵 旨會議事奉戶部則付加原額二萬兩 崇禎元年十月內題為
 軍餉雜費等項每兩加銀五分增銀四萬兩 二年五月內題為會議已經
 案浙東每兩加銀五分增銀四萬兩 三年三月內題為遵 旨酌議措餉未
 盡事宜事每兩加銀二錢增銀一萬六千兩 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題為酌增
 權額以補舊餉之缺事奉戶部則付加原額兩如銀六分增銀六千二百四
 十兩○至此始有十一萬二千四百四十兩之額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四

北新河水陸衝衢 城北稅課分司在省城長山門內去分司東南十五里地
 通水門上河亦商貨出入之地 城南稅課分司在鳳山門外去分司東南三
 十里通開廣江西徽州浙東等處 橫塘臨平稅課局在仁和縣臨平鎮去分
 司東北四十五里路通省城長安亦一大鎮 西溪稅課局在錢塘縣西溪留
 下去分司西南三十里通餘杭等處 安溪奉口稅課局在錢塘縣安溪鎮去
 分司西北三十五里通餘杭嘉湖各府 舊屬之府及縣自弘治七年屬本府
 兼管正德六年行本府主事監收隆慶二年 勅各司官聽本府考覈各衙
 門不得差占坊廢職業 為所若二杭州府批驗茶引所在錢塘縣城南上隅
 二圍洋洋橋去分司東南三十里 城南河泊所在錢塘縣城南下隅二圍潭
 水關去分司東南三十里 今奉 欽條將杭州府批驗茶引所事務歸併杭
 州府稅課司兼攝城南河泊所事務歸併城南稅課司兼攝 司前之外又有
 三小圍東新圍南仁和縣一都七圍去分司之東南八里北通海寧縣等處

南通省城商船自長安鎮入者過此關而至省城自回 墳長山門陸家場德
 勝橋等處出者過此至長安鎮設關以稽查商稅兼收船料過此則為城北務
 稅課分司矣 板橋關屬錢塘縣調露鄉去分司之西北一十里西南通臨安
 餘杭等縣東接大關省城北通嘉湖蘇松等處舊為女兒關隆慶元年該員外
 郎鍾君進查修各關柵勘得板橋委係總路若於此立柵則楊家老人等橋直
 至餘杭一帶俱免釘橋此女兒關為便遂改差官解於板橋關收錢而我糧亦
 稍增焉 觀音關屬錢塘縣調露鄉去分司之西南五里通餘臨於昌等四縣
 舊時商貨從此出者與守關人便交通指以進大關稅過為友一聚混過近議
 另設免票有票可查方與放行 各差官者守橋門仍置木柵以防走漏焉
 許天贈曰按官制天下稅課司局凡四百六十餘所其所收錢皆存留為官吏
 旗軍俸鈔之用蓋以通鈔法而紓民力其與古之供王膳服者異杭州府及
 仁錢二縣所備七務課司局西安二溪僻在山野歲入有限臨平雖名為鎮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五

止通長安一路獨環城內外商賈集設四稅課司可盡商利但司局之外有
 小關小關之外有各橋門增一關則一害後一人則生一害彼司局官吏及
 守關人員豈皆知法禁重廉耻加以巡柵總小甲之屬率包替積棍而幸之以
 收錢錢驗票由司啓關款不欺公玩法得乎故或索照票常例或發過客行囊
 或與脚夫黨結僻徑偷批或與船戶扶同曉夜包送隱匿者志脫報納者被留
 奸弊百出不可勝計嗚呼下之縱閭常視上之寬嚴惟包攬者冗濫者需索者
 故者痛治以法雖不能盡絕弊端庶幾少儉即商民之利多矣語曰治道去奉
 甚惡於開政亦云

區行 閱法舊有區行區首照省城內外小河利運船隻起料行則牙人報名
 給票為商貨貿易者也 大明律私充有禁各區行始赴開告帖焉 許天贈
 以前主事高君凌漢論本開船料正德以前歲折銀僅三四千兩所徵料止船
 之出入本開者而已迨其後將城河利運船及諸牙人皆輸錢而區行之名始

五嘉靖初年鈔尚少課亦稍增今歲料六七十兩而區行一千六百餘兩已居
四分之一其於國課不為無裨美總而計之區船一千二百餘隻行戶三千
五百餘名每名率鈔少者僅二三十貫查數稍不至則經收管數僅微諸後並
得使漁為最故記籍必明上納必徵給票必密庶可絕諸弊且區鈔責綱首其
辦納為便獨行戶四散或居山僻之鄉或在浙直之界夫有司止徵一州縣錢
糧隨性：逋負則部臣督收于政令不及之地米糶意首成行肆未必人辦
錢何必遠求莫若立為定制限以道里市鎮在百里內許牙行不特告認其餘
隔屬地方一切停罷可也惟徵之法附闕定立行首稍違責諸保人庶亦省事
之一端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六

餘抗縣志 本朝田去多因前代舊籍自是有官田職田
田廢寺田祇候等田地蕩亦如之洪武初令各處荒閑田地許諸人開
墾永為己業所謂地無不耕之去而民用足矣今將官民田地名品等則
通具于後使人知所始也

官田籍沒之田官募人耕租者 國朝以前皆有之又開墾荒田官湖
田俱為官田洪武初宣城等府減半徵收餘畿外州縣皆全徵 職田
品官職分之田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隋開皇間始名職田宋天聖
間詔罷天下職田尋復之至紹興間職田納產鈔若干則田已召募民
間耕租矣 澳官田籍沒之田宋紹興間人戶田產不上砧基簿者皆
沒官 國朝凡民間有犯法律後籍沒其家者田土合拘收入官 廟
寺田宋大德五年朱熹知漳州請以廢寺閑田召人承買不惟田業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七

歸亦免租稅失陷 國朝廢弛寺觀遺下田庄令各該府州縣踏勘悉
撥與招還無業者為廢寺田 府縣學田宋天聖五年建府學田大德
五年增縣學田朱熹奏乞學田召人承買紹興六年餘抗進士葉真等
狀請佃到本縣止戈鄉潘維正官田八頃七十三畝許佃戶承買指揮
納鈔入官 國朝府縣學田租稅此也 白雲宗田元仁宗朝臺臣言
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勸還民籍
延佑六年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松賂近
侍已奉旨追奪清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大德十年罷江南白雲宗僧錄
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輸租 畏吾兒田元太宗時畏吾兒
國來歸至元二十七年抄收色目畏吾兒人戶今 國朝稱畏吾兒田
是必得罪沒入之田也 財賦田元置財賦提舉司立籍財賦佃戶

國朝稱賦田此也 站田元立站赤戶以富民充之又立站鋪以貧民充 國朝稱站田此也 引兵田宋建炎間置諸縣弓手元設弓兵以防盜驗民戶丁田多寡立定額數 國朝稱弓兵田此也 舖兵田元設舖兵先以富民充後民有規避差發者罪之 國朝稱舖兵田此也 租候田元中統五年每戶限田四頃除免稅以供舖馬祇廩今 國朝稱祇候田或起于此 舊有屯前代田舊有之名 國朝復業人民丁少而舊田多者不許依前占獲止許儘力耕墾為業 戶絕田戶內丁口盡絕之田前代嘗使括逃絕田應召人租種嘉佑二年詔天下沒入人戶絕田募人耕收宋隆興元年人戶拋下田屋如有歸者依舊主業出二十年無人歸認亦依戶絕法 國朝戶絕田多類此 重租田豪右之田平時儘意加租一石抄沒入官其簿籍租稅即為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八

額 雜地杭志有雜產今雜地恐類此 白地元中統五年詔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紹興間括民白地鈔金陵志有白地房廊錢今 國朝白地恐此類 官山宋孝武時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其餘昭品第有之亦有沒入官山 國朝官山租稅恐多類此 鹽糧課鈔皆始於南唐此類外之征非正賦也官不能自賣而俵散抑配之法行計口以課鹽錢望戶而徵鹽米宋元因之迨至 國朝蓋亦官給計口徵米以充邊儲天順間布民罷米折鈔今鹽無可支民之輸納者如故又鹽米隨秋糧上倉不無帶耗之徵鹽鈔逐戶碎收難免指丁之害弘治間都御史張公縉嘗知本府深究此弊後巡撫南直隸作支移之法就於該年均徭里甲內帶審不過十大戶出銀抵補足以祛一邑之弊此一策也若鄉民鹽口原額不過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一口使任憑里書不照

原額逐戶逐丁科派害豈勝言哉如得照依正統年間知縣郭南所奏將秋糧撥剩餘米存留在倉抵補別項稅糧免其重徵則先王惠養之政通變之術莫過於此若再十年一次編定設有消長量為增損惟在不失原額戶給小票以憑收照宿弊永可除也愚頃志事恣意搜研稽政問俗得其弊源如此不可不直書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九

浙江下

備錄

嘉興府志 國初凡竈丁皆發團煎鹽正統中侍郎周忱始議分附場為濱竈遠場為水鄉竈濱竈鹽水鄉竈出工本米後濱竈通課累水鄉改議水鄉自納折色鹽銀設百夫長集收百夫長往過徵竈為之困成化末都御史彭韶改議水鄉竈盡歸民役其折色銀歸糧耗帶徵濱竈丁缺補以贖丁不足補以水鄉初三場各有草蕩若干頃竈戶既給鹵地復給草蕩煎鹽易辦自鄉竈歸民原撥草蕩乃立蕩戶歲征其入曰蕩價三場各設收頭征之欺弊視百夫長尤甚嘉靖中有司改議蕩價併歸秋糧而水鄉蕩盡給濱竈然於竈雖優而民則病矣昔商人中鹽一引才輸邊粟二斗五升恒操其贏竈戶辦鹽一引給工本鈔一千五百文可易米一石故課易辦益有餘積民戶口得於運司支口食鹽自給有司固征其入曰益糧自鈔法不行竈戶日以耗散商人每引增至銀二兩口食鹽亦不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給商民蓋文病之然鹽口之稅官吏每口一十二觔市民六觔每觔納鈔一貫鄉民二觔二兩五錢每觔納米四升三合二抄五撮鹽雖不給而原額固在有司併其額入稅糧內帶徵食鹽廢而私鹽日熾矣有司知其原復其舊制草蕩以歸竈不以稅民鹽口以惠民不復併稅則私鹽息而商利倍遠儲尚亦有類哉

亦境之水其大者三曰漕渠俗呼運河曰長水塘曰海鹽塘而漕渠最大隋大

業庚午煬帝發衆鑿渠掘通龍舟起餘杭盡京口廣十餘丈勝千斛之舟

本朝用為孔道入府境歷崇德桐鄉秀水三縣凡一百二十七里西南

自湖之德清縣金鶴鄉界二十五里至崇德縣縣城北出又二十里至石

門塘折而東彎環如帶曰玉漕若扶天越置石門限今桐鄉縣二十五里東北隸本縣西北隸崇德居民互市于

此石石門市入桐鄉境一十八里東連皂林市在清風柳古剎林寺西 東至石門鎮入桐鄉境一十八里東連皂林市在清風柳古剎林寺西 大將軍府遺跡張士誠墓在縣北 縣治西有古剎及館又東二十里入秀水境又東三十里遠府城出杉青關在縣北五里 東至吳興有井在縣北 受穆溪水在縣東北四里 水為北漕渠俗呼北 又二十三里為王江涇在清風之東 相傳王亦名開川東三里為閩家湖相傳閩人尚書 而供其名川上有閩川市亦名王江涇在縣北 舊東北界于吳江長水塘之水源自海寧諸山出峽石東北流二十里出吳老橋入嘉興縣境東過練塘在縣南二十五里 練塘吳王其支流北注秀水西界之幽湖在縣南 四十里又北十里入桐鄉界之濮院鎮而合於漕渠其正流三十里至城南潛為鴛鴦湖在縣南三里 湖東有樓五代時中吳節度使景陵王錢元璣築臺為登眺之所以其在府治之南又謂之南湖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

又支流東北三里為螺澤在秀水縣 與鴛鴦湖水並滙于彪湖在縣南二 場湖中有其一北經宣公橋循城而北與秀水合並會于北渠分流入相家湖又東北十五里其一北流入嘉興境之蘆墟塘在縣西三 又東北二十七里入吳江界其一東流為苕溪在縣北 一十六里北流為斜塘在縣北 十四里一名平川一名西塘又北流二十里入吳江界其一東北流四十里合王宿潭北九里港在縣西 諸水入祥符湯在縣北 二十四里東北流十里入吳江界一自熙春橋一名橋前橋 在東行八里至鳳凰洲中涇天馬今呼馬 雙溪會龍諸橋之北為六里街人煙物貨全集倍於城中鳳凰洲逆流中據分會龍以東之水南曰漢塘北曰華亭塘漢塘在 和七年東入平湖縣境行五十餘里為市西河與漢塘接 至新豐十東經

縣治又東三百步入當湖即漢武原縣陷為湖者周四十餘里又東三十里入湖港東北至廣陳 歸于東湖接華亭界按顧書湖即華亭水也 祥符塘陳又東至當湖又東至捍海塘而其味伯原諸吳即湖在華亭境海鹽蘆葦浦什二百餘里南蓋於浙江即谷湖之故道也又云自湖而上按本縣舊隸海鹽經惟本縣有華亭鄉之南即當湖之東北有湖港院雙至於橫湖此為本邑之湖也其湖橋三湖則在今華亭縣界當湖乃湖所自出湖港橫湖為三湖之上流雖有谷湖長湖上中下三湖之殊其實皆一湖流通也廣陳華亭塘入嘉善縣境東北行三十里經縣治前南合白水塘在縣南 一舊廟塘在縣南 大雲塘在縣南 又東二十四里入華亭界又自縣西南分華亭塘水遶縣治後而東十二里曰魏塘河亦名武塘前與太平河會流南入華亭塘東入葛蒲塘又自縣西半里曰伍子塘南引胥山以北之水北經雙葑港平山塘會西塘在縣北 二十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

入祥符湯稍東為葛蒲涇在縣東北三里 北經胡塍塘葉蕩又東經張涇在縣東 蓮花涇在縣東 北會風涇之白牛塘在縣東北 查家蕩在縣東 六祥符葉蕩諸水俱會於章練塘在縣北 風涇之水又東為秀州塘折而北過柳橋與章練塘之水皆入于湖一自東郭湖西經麟湖在縣西 水縣分有東西二湖俗呼北流于夏墓蕩在縣西北 三十里又北流于汾東曰六百畝蕩西曰千畝蕩北流于夏墓蕩在縣西北 三十里又北流于汾湖北入山湖海鹽塘之水發源于海鹽西南境激浦諸山合流東北二十五里為橫塘即海 又三里入嘉興縣境為彪湖海塘去郡城百里而遠巨海鹽平湖二縣之境延袤百七十里南與會稽四明相望舊志載秦始皇於此嘗欲架橋跨海今有石突屹海中若今猶指為橋柱云宋志海鹽東南五十里有貯水陂南三里有藍田浦東三里

有橫浦東通顧邑南入海又有三十六沙九塗十八岡及黃盤七峰布列海濱今縣治去海僅半里舊故塘之迹悉淪于海而金山相去益遠潮沙自龍楮上潭泗流激射海濱黃灣境至秦駐白塔間勢優湧撼游濤東風壞民廬傷禾稼為全吳憂堤議亟唐開元築太平堤歷宋紹興間海益令丘未築堤二十里咸平間轉運使常楙築新塘三萬六千二百五十尺元至正甲辰縣令顧泳築捍海塘四萬八千尺而塘故土堤易壞由是桑田斬為海 明興興海之政益詳而堤額數圮洪武三年 詔宋署令治堤易土以石凡二萬三千七百尺後十七年是堤竟以潮潰本司參議閣察發民丁築之未幾復潰 詔右通政趙居任發蘇松等七郡民增築之隨後潰洪熙宣德間使無寧歲巡撫侍郎周忱謂石堤內虛乃築土五丈實其裡募即民七百人部分築之按堤尺度俾分護椿石嚴其禁防歲以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

常未十年海大溢塘悉潰知府黃慈以聞 詔慈為復堤堤凡糜銀三十萬八千兩有奇越十有九歲景泰甲戌又潰僉事陳永因舊址更為新堤：成廣百二十尺高什之二糜銀視舊損什之三後十有八歲海大溢堤盡圯民溺死者無算時參政邢簡僉事趙銘因遺石修築之不甚堅自是毀敗數修民多困殆流移久之憲副楊瑄做來王荆公治鄞時定海塘法砌石坡陀以殺潮勢內實磊石以防內潰堤竟完好先是即歲貯堤費銀七千有奇有司操其奇贏土民以興築為利輒盜取椿石去冀速堤當事者巡省不時不觀其風濤為敗之狀楊堤固堅久不加葺治餘十年亦竟潰弘治戊申侍郎彭韶按視海邦檄郡募工令通判蹇寔知縣譚秀起藍田北抵丁又為堤九千餘尺植椿疊石外縱內橫以漸坡陀畧如楊法下廣一十五丈上廣三之二高十有八尺內實土如其高後夫二萬五千

人糜銀四萬五千兩後十餘年海溢堤決龍王廟知縣王璽修築餘二百尺癸未秋潮大作泛溢百里舊堤悉圮督水即中林文沛所圯堤無慮數十處而王所修獨存乃按王所築法擇方石縱橫交錯補葺諸圯自丁又口南抵宋庄所築凡一萬三千七百尺後十歲僉事蔡時立分地程工法度堤丈尺酌勢煩易配以里甲使人自為力期以三歲會成增補教場堤亦一千七百尺大都海塘受患東北風為烈而天關迤南當其衝教場迤北勢差緩矣正德以來天關外堤毀撤而內堤獨當其衝勢甚卑不夏後知海鹽議作復堤蓋即以今之內堤作外堤也因條八事竟弗克施後僉事黃光昇通約前法築堤志勦力殫續用可述按海堤自金山內徙漸及百里濱海居人值三秋大迅潮天連雨東北風張甚或山擡海嘯海人云山擡風潮來海嘯風雨多皆不誣擡謂海中海鷗嘯：鳴或是年後小素迷望之山忽皆在目哩讀如眩萬味聲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

至七日遙壬輒憂海溢余聞海人言為之惻然余嘗遊會稽觀湯守紹恩所築三江隄植址滄溟橫亘千尺未嘗不嘆其奇詢諸父老輒言湯守之誠懇竟以集事然其事大類朱子築黃巖塘法用鐵為盤丈巨盤置之潮衝潮至盤所輒不復作豈金固止水物耶今龍楮以東海塘墳起五十里餘地蘭風諸鄉海水北却亦十許里具可種藝明越海堤宋元以前修治最數入 國朝來工役頓省實大勢致爾鏡觀乘除陵谷轉徙則即境捍海之役亦安知後此無息肩時邪

海盜志食貨篇 戶賦役以戶口田土編里甲出稅與與泛差其正也
稅務改為增耗為均則泛差改為甲首錢為均係為條鞭銀與今之為均
甲為賦解其變矣而課程而監課又其時焉凡此皆未南所同率獨余邑
法之弊遞相為救而漸調於平者率漸騎於重數十年來有一厘改定有
一增派征歛之日繁亦時勢所必趨也茲以歛若數及諸所條議備著於
篇在邑乎他即國弊可推已備亦經國君子所必采究者焉

戶口 戶口隱漏為當今宇內通弊不獨東南然也過東南隱漏所錄獨
多者又自有說 國初編審黃冊以人戶為主凡一百一十戶為一里
長之就役以丁數多寡為次是賦役皆以丁而定丁之查覈安得不明也
後漸參驗田糧多寡不專論丁而東南開墾益多地利逾廣其勢不得不
騎重田畝以食派里後於是黃冊之編審皆以田若干為一里不復以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

為里人丁之附田以見者蓋花分說寄之人所捏造而非真名滋生者不
入冊烏有者終游移至田去名存無人頂認而籍滋脫漏之奸民增賠賦
之累矣此江北之以丁定差者今尚有真戶籍江南之以田定差者今弊
無實口數弊所為獨甚也

勾軍 萬曆四十三年御史李公和華通行浙省將軍戶分為七款一為
有軍在衛並無繼丁在籍一為丁盡戶絕止存軍旗一為丁盡戶絕向存
戶名未除一為原註奏豁近經辨豁一為新軍全家赴衛本籍並無戶丁
一為新軍雖有戶丁在籍不係在衛所生以上六款備將畧節刻為書冊
銷除還勾照冊回覆其有軍在衛有丁在籍者自為一款另給循環簿稽
查以備勾補其概文曰勾補軍丁在國家為必不可廢之法在民間為大
不忍聞之事 祖宗朝嘗遣清軍御史巡行天下專勅清查民間紛然不

勝困累 今上二年廷臣奏請始罷專遣而并歸本院蓋欲與百姓休
息德意四十年間確守成憲非奉單不行勾非造冊不歲清似若令小民
去湯火而莫枉虐而惡知本原之地未經搜剔名為休養仍滋蠹蟲老奸
巨猾盤據為害獎深於下而澤不究於上所從來矣試舉其畧國初法意
主嚴事率引例故遺戍獨多每一州縣無不以千數計積傳至今有一邑
而萬計者此為千為萬之家相傳二百五十餘年子孫之消長家業之興
廢滄桑不知幾變乃按籍而稽軍丁者如故也當未奉勾單之日人以為
於衛無相涉也然孰意十年則有兜底冊之攢造乎五年則有繼丁冊之
攢造乎此二冊者紙張筆墨何以出患花派之無名乎抄寫工食何以給
患需索之無術乎有派有索而民擾可知已然此猶論於無事之時也一
奉勾單所勾多不過三四名少不過一二名耳部檄一下縣票隨出追呼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

臨門舉家驚懼巧者百計營脫悍者健足竄避展轉結動乃得一丁起解
而軍裝之措置軍妻之食晏長解之路費卒然糾歛紛紜告擾一家之人
肝腦塗地矣然此猶論於有丁之家也其有丁盡產絕無從勾補單到之
日有司漫難申覆不得不行查取給於是無親房則問族屬無族屬則問
里長產業指東畫西姓名移花接木得錢即始為回銷無賄仍不與開除
一苗嚇詐何異劫擄然此猶論於勾單之有據者也甚至車中所載有姓
名而無住址有縣分而無都圖事涉渺茫莫可窮詰則乃遍行搜查此都
畫復尋之彼都一里完又覓之他里捕風捉影沿門挨戶究竟終是烏有
初發不勝株連徒飽差腹何益行伍然此猶係奉勾之不能已者也至若
積年奸書通同清軍縣丞衙老竈家藏底冊世傳水鉢自恃備熟幾如狐
之憑城民畏腹弄恰似羊之見虎歲時買求各有定額即無單勾之事亦

非造冊之年又不必縣官之片紙點墨而歲一度下鄉索取常例小民見之尊如神明奉若祖考上則銀錢布花下盡黍稻雞犬爭先獻納莫之敢後其實此事原為祖宗門戶見丁科派富者不加貧者不減富者措處猶易貧者出辦殊艱本院為諸生時親見寡婦孤兒之家苦無立錫朝不及久僅畜一母雞亦為軍書常例奪去仰天悲號頓足痛哭言之至此令人哽咽乃有司何嘗得知天高難呼窮民無告種情於有吏僕不能悉者嗟世之大逆不道率服上刑然一命既了別無蔓延其子孫安然無恙鄰里豈曾受累乃問軍之家雖罪犯深重然視死刑猶下一等倘世被害無窮是法反加於小錮之上豈立法之本意哉吾儕拜官於朝食土之毛身在地地方要以動恤民隱為急即法不可廢奈何令吾民有此推骨剝髓之患根深蒂固之憂本院為此日夜思所以別法之靈濟法之窮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八

而博訪故實斟酌事宜今特與諸有司之實心為民者約將此事立一成規可使一定之後貽百姓以安枕之利世無清軍之擾但願各有司查照後開條款如治家事細心料理不使中間再有遺漏則無量功德各屬任之本院職掌攸關得免於瘵曠之憂為榮多矣於是本縣入循環簿聽勾補軍戶止存二百有奇向來清勾之累解發之苦不祗而盡甦矣

國初籍諸工匠更番赴京工作名曰輪班匠原籍有月糧工所有直米成化末年始有出銀代班之例其定為每名每年出銀四錢五分自嘉靖四十一年始置舊規班數少者一年多者四年以四年一班當出銀一兩八錢計之故年徵銀四錢五分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民遠運抵京正糧一石率用米至子三石財殫力罷勢須厘改宣德五年周文襄公忱始於額外加徵耗米用以充軍支運而漕政因之漸定其法正糧一石加耗七斗而支克遠近就中伸縮有差於是民得免遠漕之苦法行至今所謂稅糧改為增耗者此也然是時田土起科尚分官民等則民田以已業稅輕之極畝止三升而耗之增也無幾官田以承佃稅重重之極畝至七斗而耗之增也愈極雖嘗調劑其間重者准折金花輕者盡派白糧而則之名目既舉下之奸弊自繁業業者既減額以求售豪強者復行賄以游移版籍同彼絲茶訟牒幾至山積於是嘉靖二十六年知府三原趙公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粟以三斗起徵而山蕩灘浜池淺水面瘠薄之地亦各自為一則以出正耗之征焉至今百餘年間田冊截如稅額井如雖三尺童子可按畝輸賦不至為豪里猾算所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九

則趙公之遺法存焉夫所云增耗復變為均耗者此也

泛差 嘗讀洪武令甲凡十年編審人戶分上中下三等大小雜泛差役照所分等則照食所謂雜泛差役者即今均平中額辦生辦雜辦各款均徭中各衙門人役工食眾諸委瑣之費為兩稅中所不載者自有此不得已之徵索也但兩稅出於田畝一按籍而數定雜役食自丁力非精衡則等流輕重稍或失平苦樂遂至偏畸故事里甲應各辦之次年即食均徭民頗病其數天順中改為上下五年名曰兩後其後之在各辦者則里長歛錢從事稱甲首錢提牌承應計日而輸無事或不破一錢事繁至立費千錢既有此不均而均徭之役於各衙門者遠則為銀差值費猶有限近則為力差身家累更無窮巡邏斗級傾產於官物之包暗應捕巡盜亡軀於對之報害而弊叢法窮又不得不改絃而別調矣嘉靖之四十四

年南海龐公尚鵬來巡浙土洞浙兩役為民大害迺始總核一縣各辦所費及各役工食之數一切照前分派隨秋糧帶徵分其銀為二款一日均平銀一日均徭銀歲入之官聽官自為買辦自為催後而里甲之提牌輪辦與力差之承應在官者盡罷革為此雖差役改為一條鞭之始民至今得保有田廬婦孺皆免公賜也兩役外尚有驛傳一款先亦選丁糧段實者發江北養馬及克本府水站防夫正德中改入秋糧而民兵之謀其工食即照里配入秋糧者亦在嘉靖五年之初是皆先龐公而作法為行條鞭者之權與矣胡憲亨曰余觀於計籍而不能無慨歎也往龐公均平款及丁田料銀三千五百有奇今三辦銀五千一百有奇矣均徭銀四千二百有奇今合之民兵五千五百有奇又合之驛傳兵餉則一萬二千一百有奇矣內府供辦之額尚仍其舊有司宴饋之禮非遠於初或冗役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

之失裁及兵額之漸溢繁成繁浩之費盡從田畝而徵雖前弊得清於歸一而後害又伏於偏重矣昔并賦之下猶能自慰其難供今盡賦之田田安能自辦其無出此兩役未罷之初民猶有額減之路條鞭一設之後民日受例增之累也誰其節省以慰吾老羸之望乎則以俟待籌之耳

糧長 洪武初州縣糧萬石例設糧長一人主徵收運納之事已復增設糧長正副各都區二人每年令赴京面聽宣諭開銷勘合事竣仍親實奏繳有犯雜犯死罪及流者徒者止杖而賞之其待之厚如此是時全浙糧長僅百三十四人而蓋一邑可知矣父老相傳古有大糧長聲勢赫奕如官府若是也後民貧不能充其選區或分三四人正德中遂有串名法至嘉靖間吾邑額定糧長大抵四十二人為常均平事例行後始照里分每歲輪一百六十一人為糧長徵收秋糧其運納銀米諸差亦食其人為之

復名之曰解戶蓋其後與國初之糧長同而其人之分任者較之國初不止數倍矣又里長十年之中充糧長者一次充見年者亦一次見年者即直日提牌飲里甲錢以奉各辦之役者也條鞭行而見年無所事遂取十甲分為上下今見年亦僅徵五甲糧稅兼任城垣圩堰等役以分糧長之勞其法意甚善而行之既久繁費漸多僅三百二十畝之家十年中迭支兩役欲產業不耗且破不可得矣大率今民役糧長最重見年次之調劑之使重者減而輕則歷政具有條議存焉

萬曆三十五年光祿寺丞即人徐公必達具題白糧利弊內開官解一款云差解各役惟解米非民不可若絹銀等差決宜官解但水脚寧過從厚即於條鞭內派徵蓋官代民解而民厚出水脚以供官與民兩得也疏下戶部覆今後北差除白糧外其絹解即付之總部府依南差除糧白外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一

其絹銀等差即付之管押縣佐又須度其道里酌其費用寧加厚水脚派徵通縣以官府代民解之苦亦恤下之仁以合屬答官解之勞允供上之分州所首於需索雜費不知其幾云云奉旨依擬行

三十八年通行飲解事宜 布政司為議立委官飲解額解錢糧以清弊竇以省津貼事照得兩浙為東南財賦之區亦為奸猾積弊之藪然而浙西為甚嘉湖尤甚白糧解戶重役惟嘉湖有之百姓已不堪重累而又加以各項錢糧頭緒繁多故有一項之銀即有一項之解各縣俱於開徵之前編餉解戶其中鑽利躲閃弊不勝窮及編餉既定徵完各項銀兩給批起解戶承領銀批到省勢必後欺彼欺家與吏胥內外相構倚衙門為壘斷百計需求上納錢糧有打點使用之費後批掛號有稽延盤纏之費甚至有積摺包攬併其銀而侵用之并其批而沉匿之種弊端莫可

究詰故近日嘉興海軍士民習見解戶之苦乃於解銀項下議增津貼付之官解然見所議津貼數多加派日繁民命日蹙幾不聊生矣本司承乏錢穀有救於衷爰陳一得之愚求以革弊而甦民竊聞他省曾有類解之法今欲行之杭州等九郡有缺解之法今欲行之嘉湖蓋道路有遠近錢糧有繁簡不可執為一例也嘉湖錢糧最多弊孔亦最多且去省甚近舟楫往來甚便委官缺解每府不過數日可完假如各縣錢糧本司酌其緩急定為先後填簿分發各縣徵收照限起解每於雙月初旬將徵完某項某項錢糧若干即填入格眼簿內逐款類報本司一面將銀傾銷足色成銀聽候本司委首領官一員即發所填簿收執順路候次到各縣與縣正官當堂逐款照簿憑領定法馬一：先明惟京庫銀兩照京庫法馬允集俱要足色足數逐錠用縣印竹紙實糊銀上外用綿紙包裹竹紙細條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二

口仍用縣印縣官親填職名花押各項銀數逐款開列總類一批給付委官回司投收本司止驗封收銀該庫官攬無能高下其手委官亦止照封投納衙門各役可免措索之需至發解之日本司即以原封給發其有零數者免找問或偶拆一封稱免若有短少責在該縣印官賠補如或印封損動而有虧欠者於委官名下追補收完之後本司徑差吏赴院掛號掛完俟下次委官發縣附卷查照如此則一批而可兼數十批一可免掛號銷號之煩一可免侵欺營運之弊一可免僉解貼解之苦不惟諸凡積囊掃蕩無餘而目今縉紳耆老紛一條議俱可存而不論矣 時左轄吳公諱用先直隸桐城人

胡震亨曰官解之法善矣議者猶思須解之官他日或以煩勞辭後有仁政不終之慮意惟有嚴核替後之銀使帑貲不致稍寬路費之額使人情

樂趨廢幾法行可久即紳徐公必達有疏云藩臣吳用先行官解法省餉各縣解戶甚多父老垂涕誦德但羨耗淨盡浙竟作貧藩官貧吏書并貧人情貧父生他心且合計以圖變法矣必 勅撫按著為定例而後可又云各縣空役貼銀必如海盜初議配與解官及承役人對支為安欲維法於不壞者公教言盡之矣

北運歷年條議 按北京白糧押運一役惟東南五郡有之吾邑糧僅四千船止十運而大家巨室立破於是役者不知凡幾矣萬曆三十五年即紳徐公必達為光祿寺丞管理白糧因上疏極陳其弊一曰軍前民後之租成說二曰監兌供億煩費三曰官戶難催四曰船難催覓多索詐延挨五曰水脚短少不時給六曰各關搜貨納稅稽留七曰風濤漂沒八曰丁字沽利船張家灣車運繁雜九曰到京露積最苦風雪偷盜十曰批文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三

閣十一曰差解煩多殷實不足並切中利病得 旨多所厘革今嘉湖巡道方公應明嘗身董足民悉利弊尤深因采公疏及前後葉省疏附以己意為北運便民總畧頌六議屬邑新在必行擬其大要於左 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疏曰東南財賦之來有軍運以充軍儲有民運以給官府人皆知軍運之重不知民運之苦尤有深可憫者夫軍運以十軍運米四五百石民運以一民亦運米四五百石軍運船皆官所造而軍不知民運船則民自備而官不知軍運以軍法結為漕法一呼百應人莫敢犯民運以田里小民供役遠道語言鄙俚衣服村賤人得而侮之軍運經各該分司衙門無抑勒需求之苦民運經各該衙門動以遲違情由問擬工價并諸雜色使用每一處輒費銀十五六兩少亦不下十兩軍運過洪開一錢不煩洪夫開夫共與稅拽民運每過一洪用銀十餘兩過一開用銀五六

錢所過三洪五十餘閘費可知矣其最苦者船戶皆江淮好民價造此船裝載白狼每值船價及撐駕夫價計不下二百餘兩糧一入船其驅使糧長不啻奴婢每日供奉船長及撐駕夫不啻奉其父母蓋糧在船中即糧長身家所係吞聲忍氣曲為順從勢不得不然也其最所畏者軍運每凌虐民運有等豪惡之輩故將已船撞擦民運之船民船板厚而軍船板薄微有損傷即便蜂擁鴉雜盡入民船百般挾詐不厭其欲不已苦之在途者縷：若此其他入京攬頭之需索入倉交納之艱難又有不可勝言者蓋斯民筋力之脂竭斯民悲歎之氣米始就倉困苦極矣嘉靖十年以前民運尚有保全之家至嘉靖十年以後凡克是役未有不破家者近來東南流離日衆逋負日多邑里蕭條盜賊滋起莫不由斯根本重地一至於此誠不可不深慮也臣產東南親見此苦常切痛心詢諸父老咸謂宜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四

白狼并入運軍順帶使民出所有以益軍：出餘力以代民似亦無不可者但今年限期已迫尚未敢輕議上 請今所當議者合無將民運并入議單兼責之潛臣各該參政一體督促進關總運奉政督催至京則軍運不敢肆其凌虐船戶不得恣其奸貪而洪關亦可無需索之患如有此等許不時呈告以憑警治伏乞 勅下該部會議施行仍要申示各該衙門人役不得過為抑勒以滋民怨以生物議廢乎民困少甦民心惟趨而益以彰我 皇上惠養元：之初政矣 工科給事中歸子顧疏曰職惟國之賦役莫重於東南而賦役之艱難莫重於民運民運之苦弊不在額外之有加益而在額內之有虧損救弊之方計不必議加以其本無而但當議還所固有試舉其受累之甚大都有三一曰水脚之侵沒二曰沿途之需詐三曰交納之留難請不避煩縷一 具陳焉夫運糧之有水脚每

船不下百金一無虧損似亦可濟春辦之耗拆長途之勞費交納之賄賂獨奈何侵漁者衆也米未下船而先行盤詰牌票百出索取千方船尚未募而妄為好否胥吏哆口而談長令拱手而聽各官原有費額另納公堂使費銀兩各項原有編銀復索橋夫修船工食既有總部協部之官已而添官押使既長立而為益癩原有儲運儲幫之役已而添役押幫役人多而羊益積且扛頭把持而水手任其催募兜攬紛紜而撐駕聽其遲速蓋糧未行而水脚已耗過半矣是水脚之侵費不可不重加裁革也至如糧船之行徑近六千餘里涉險數十餘處其間觸石驚濤之險櫛風犯雨之危小民已不勝匍匐而皇店皇木之暴戾抑勒閹津閘壩之阻滯留難快船官座船之欺凌需索重至惡出不惟詐財且阻去路而早則起車遲則守凍耗費不貲且州縣查驗矣又有淮安理刑之驗通州糧衙之驗何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五

者也况淮安之驗：其少：則罪之通州之驗：其多：又罪之少不可多不可為之民者安所逃罪乎若不於沿途一帶禁革使得於受害地方官處告明重懲以法民困何甦是沿途之需詐不可不重為議處也若夫交納之累尤有不可勝言者五經科道七經內官掛號三十二衙門亦云瑣矣煩矣而糧米入城先講使用初入倉庾各役先索常例管門者有錢把斛者有錢夫收糧用斛耳而有數珠粒於掌上有選珠粒於盤中者選畢則每石而收之收重有罰收輕有罰總之各衙門之收米不一有每石費五錢者甚至有一二兩者况近時之新斛比國初之斛多有異同賠補甚難且遲留有罪遲限有罪京中之罪未償而府州縣銷批之罪又至噫可嘆也則交納之弊又不可不重為裁革者也 浙江巡按方公大鎮疏曰臣嘗訪白狼解戶之苦大都二端其一在未解之前苦於水脚之侵

分其一在既運之後苦於閘津之多故水脚侵分之弊近在地方臣等力
得而禁之而閘津多故之弊遠在道路臣等口得而言之力不得而祛之
臣召經知解戶細詢其狀則曰自南而北有許墅閘納鈔之稅有揚州鈔
關驗契之稅有淮安工部板閘納鈔之稅有清江浦戶部納鈔之稅工部
抽單之稅有徐州戶部報贍口之稅普寧店之稅有臨清納鈔公堂之
稅有廣安店之稅有工部領磅之稅有丁字沽 皇店之稅巡簡司進納
底載之稅計每船費銀七十餘兩而臨清一閘尤甚焉此外又有折河倒
班催募短絳停夫之苦有臺兒莊濟寧南旺袁老口阻淺起利之苦有河
西務另催民船倍出水脚之苦有王家務遇凍賃房凍米搬運狼藉之苦
有起車陸運倍出脚價并車夫偷盜之苦有德州河西務等處 皇店照
票勒索之苦有軍船凌憊暑雨蒸拆之苦有交納內供用庫光祿寺保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六

多索使用及勒耗米之苦有交納祿米倉篩頭歇家長班擊椿掣斛之苦
有南北十五衛門批迴投銷守候留難之苦計每船又費銀三百餘兩而
催船催夫與席草包索飯食神福一切諸費又不與焉蓋白糧一船員富
戶之虛名到處以為奇貨而漁獵之不厭在上在下不惟不體念且加齟
齟也此所謂遠在道路臣等口得而言之力不得而祛之者今若不察道
路閘津之弊為之區處而但於地方議津貼議造船噤不憚是地方施
之於糧解者日彌厚而糧解施之於道路閘津者亦日彌多漏卮尾閘終
無益於糧解之甚厚而年食繭絲徒有損於地方之什伯矣何以起吳越
之瘠於溝中而衽席也 方公北運議曰或問曰後莫苦於北運身既親
之矣可得歷而言與對曰北運之不先也始有所羈而不能先也中有
所阻抑而不敢先也前有所畏避而不欲先也何謂始有所羈而不能先

夫運必資舟楫無水脚價則失其資矣今不請托則不得也不免支民間
則不得也不營求比限則不得也不鑽求放單則不得也不扣除公堂則
不得也未涉江淮已為魚肉安得各理舟米春濟東風之便米是水脚價
為北運之命脈最宜當官而見給糧時而登給破陋規而全給者也何謂
中有所阻抑而不敢先白糧 上供漕糧軍餉輕重自殊乃先漕後白強
軍既逞橫江湖之上而上人更助漕沮白不買幫則不得行也打詐欺凌
百疏而不一戢其最苦者漕白相值遇險破舟而令白賠漕私詐未遂鑽
求公斷私詐十餘金而不得公斷百餘金而莫誰何此實一開則從來漕
規一變是倒授強軍以恐喝之柄也後之糧解將益喘息而不敢動矣第
不知白糧遇漕破舟將借誰以償其苦也不幸惟是淮上游徒賄得緝盜
未消之批遍搜糧艘沿河刁棍估恃村里烏合之衆強禦糧行部官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七

而目擊之非不執有三尺彼借口差委將解諸院道實繁有徒將發問該
管有司又非所屬之吏也不過稍加督責否則惟聽飽其欲去矣即去已
羈程數十里矣甚至閘閘之間止司啓閉商賈攸往一見糧艘無禁而生
禁必得重賄以導之竹則觀奇貨而思居不營市無賴之人也是處皆
北運之強禦何如重部官之權俾得直陳軍丁強橫詐害之狀以為軍官
殿最備而臺考察之一端則軍官自為制以民糧分入軍幫可以一府之
民糧合入軍幫亦可也至閘閘為擾彼自以官品償之若規徒為梗則有
司之不自戢其宇下也在兩臺一傳示而有司禁之自此由是運官更時
其起居審其風波無急無急則衆役無險危之苦自無死亡之患也何謂
前有所畏避而不欲先也苦莫苦於守凍彼何敢後而忘其苦意必較守
凍而苦又甚焉者矣蓋守凍臨濟每名打點不過五十金而一至河西天

津之開則內監以起車為例所費不貲每名非二百金則百五十金也照
 額不及攬和水共竊取米數且有連車推入私室者矣且有搶奪近地而
 無人問之者矣且又日高月運不及其半而吞融水解數萬可與暮至者
 矣即部院布以寬政或車十之一或始議終免而一開起車之議則一番
 催促一番打點未幾而催促隨之是以起車為虛名而吏書受實利先至
 者首被害也何如守冰遠者用五十金而不驚其心也且勿論性歲即今
 之後議起車者數矣民之私用不知其幾而所車不過二千石不識內
 府何以支其虛以待水泮之際哉似不如永裁起車之利以塞吏書口實
 則各役無陸運之費爭脫守凍之苦又何樂栖：河上踰歲而不得至也
 然愚人有說焉白糧之弊國家利於早各衙門吏書利於遲：則安受守
 凍之金故先至者非起車別無苦之：於矣甚至交納衙門及一切保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八

欲借先至之人開增例之端勢不得不倍加摧抑而使之遂所求也所以
 然者何也彼皆視條陳為虛文徒指弊立法而事竣之日無人據往議而
 按其實信其賞必其罰是以小人無忌指弊而弊在立法而法亡矣使誠
 能悉糧解始末之苦則人：踴躍而前未離本地所省已多然後照往歲
 有司扣除水脚之數改造糧船如漕船式則不數年可造輕舟數十白糧
 未有不早供公家之需而勿重煩廟堂之議也
 推收 萬曆三十九年知縣喬：議 魚鱗冊乃原丈之根其中號段賣
 者照此號而除買者照此號而收號內有分收若干者俱照除註明有何
 差訛重造之弊自賣主或寫不明或記號差訛或此戶已收而彼戶未推
 或此圖已推而彼圖失收或一號而兩主重收或兩號而誤歸一號或有
 分收不為註明而一併除去或祖舊冊而訛以博訛又或有方收此甲復

收彼甲頃刻而兩三轉移者致使里長無處辦糧里書亦忘其源派大造
 差訛良由於此今本縣照每圖原丈冊籍刊刷推收號票如一圖天字一
 號起至幾百號止即照區圖多寡挨號填實推票印發里書每里照圖原
 丈分發收田者應收某號即與該書揭票此據以為除彼據以為收分收
 者里書另寫一號票用私記合同印鈐于官票之上仍付區總處掛號方
 准推收如此揭一票去一號矣焉有重收之弊一推一收照號造冊焉有
 增減之弊此圖有推彼圖無收不准作除此圖有收彼圖無除不准作收
 有田之家應收田畝毋論十號百號俱許揭票總釘交與里書立戶有何
 差訛其中如有方行新收入甲又復轉收別區別圖以希規避者查出即
 行究罪里書同坐
 鹽課 國初場有圍：有窰丁：給浦地草蕩及工本鈔煎辦商中買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九

輸糶粟於邊赴場支鹽掣賣 洪武初亦以四百斤為一引後什改辦小引
 大引給工本鈔一貫是歲給鈔八貫辦 每引二百斤窰丁每歲辦小引鹽十六引每
 鹽三千六百斤也時鈔八貫值米八石成化中分引目之半為折銀嘉靖
 中復併改本色為折色鹽銀半解京濟邊半給商自赴場買鹽運掣盡變
 納支本色之舊歲課日訛率又從有司責辦鹽銀不盡出鹽場出民田包
 補十七八矣一曰帶徵水鄉鹽折銀窰分濱海水鄉自正統中巡撫周公
 忱始時鈔法不行工本無出因分附場為濱窰今煎辦遠場為水鄉窰今
 代出工本米後米不能辦則折色鹽銀：又不能辦則改水鄉窰盡歸
 民授民役銀歸民糧帶徵成化末都御史彭公韶議也是為民代水鄉窰
 輸鹽銀之始一曰重徵水鄉蕩價民蕩認納銀水鄉蕩業歸濱窰蕩價民
 糧帶徵矣後夏公百年而運司以歷欠尚價多奉院檄下縣問故時水鄉
 蕩屬縣否屬縣則宜增稅縣未於鹽往牒也設以民蕩畝若干對因縣加

稅若干一蕩價也民代輸者一民蕩代輸者又一萬曆三十九年事也邑人侍御彭公嘗請之竟未蒙 兩浙總督戴萬曆四十二年藍院楊公鶴徽 恩賜推舉 皇仁本院上疏部覆僅減一半凡重宜加派者自四十二 年為始照數免云云本縣民蕩初派每畝一分六釐七毫今或為八厘 三毫八絲時場公亦未悉此蕩為民蕩只照舊蕩例徵米若知為民蕩必 厘正全 今益利實入 縣官者益無幾而蕩地與蕩價電丁佃之海上民 坐享其入歲不下三四千金有司欲問之則詭以電困聲上聽不察其實 曲護之不知民實為電困電故未嘗困抑又不第無困已也始予調停卒 乎偏瘁肥不可返益政之失實不能無追憾於作法者已茲以 國初迄 今益課款額備列於後庶異時厘正者有所稽焉 知縣樊維城議 國 初電戶辦蕩官給蕩地草蕩及工本鈔米以為之資草蕩薪採有限全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一

鈔米每引一石者足充半益費故所收益利為最多後鈔法壞工本無出 電丁徒業者以酒地草蕩佃之人取息抵課而家於水鄉稱水鄉電其仍 居海濱稱濱電者僅餘三之一焉昔之名臣如周文襄者來巡海上亦姑 隨順人情免水鄉之煎辦而令其代出鈔米以給濱電迺米寔難辦法終 不行迨彭公詔巡視直憐其困弛之為民水鄉盡得落籍而應辦益勛則 帶民糧徵銀解運司本縣田畝始有二十三十金之加民代水鄉電受累 此時水鄉所遺草蕩若即併歸濱電猶可計草價以派益勛少損民田帶 徵之數乃官與徵銀一千八十兩解運司代之趨集至前任夏始議併給 濱電失之已晚顧又予之蕩而質之草價反將此一千八十金若帶徵於 民糧復以兩場為患不均更包補鮑即四百六十金以均之合前共三千

五百餘金而此外徭銀抵課本縣及嘉平二縣代解者僅有五百五十金 之多重疊包賠不一而足於是兩場課銀盡皆民為電出較土為益田出 海砂所辦者猶有千金餘鮑即直三百五十金而已更以官吏工脚之俸 糧工食縣司所設之益課給賞計之所費又七百餘金取以相當實入之 利益復無幾竊謂 國家益獎之失算無如此邑兩場甚也總之一鈔法 不行本絀無以生息遂行權宜苟且之術貽累于民而無益於 國至此 今欲修復之亦求之 國初給電之舊而可矣夫 國初所用給電者非 前所云工本鈔及酒地草場三者取工本鈔不易復酒地草蕩自在即酒 地特有毋漲蕩之無虧損有壟闢者又在今兩場電丁所受草蕩每丁多 者三十餘畝少者亦不下二十畝每畝佃客納草價五六分與電丁其耕 熟者分為上中下三則增派稅銀自三分至一分五厘解運司大約電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一

所得草價多者每歲一兩餘少者亦不下八九錢而酒地之佃與人者又 可得銀二三錢不共至問電丁所納于運司者每丁稅額實不過二錢有 奇而已向惟責其煎辦每年每丁須納益三十六百斤值銀七八兩之多 故給之草蕩給之工本米優厚如此今因工本米不給益課俱帶徵于民 糧止責其納銀二三錢矣此即酒地之入足以 之有何所困而必須優 厚之也乃空擲此草蕩與之令歲草蕩價之厚入豈非當事者失于籌及 相沿冒濫未裁乎抑磁司積習猾吏欲留此以取分于電戶故相隱而不 發至今乎天民為電田糧為益課出辦亡論矣蕩固 國家地土也草 價固 國家地土所產也不辦益而收息有此理否即辦益而以一二兩 之入輸一二錢之稅十而納一人有此理否民之田可令代徵電之蕩胡 不可加徵也電之蕩可自佃之而收價蕩之價胡不可改之為稅如民田

一例徵之以補盜課以減本縣帶徵之課也計兩場耕熟之蕩海砂可得三四萬畝即可得數千畝今分三期起征解運司者不過千金若以民田稅銀額論之尚可加銀五六分當得銀三千也其未墾者畝可徵銀二三分兩場為畝九萬餘又可得銀二千餘也今莫若盡以其蕩歸之有司將佃客姓名籍之于冊一如編審里長之法荒熟各自為里畝多者為役頭畝少者為甲戶立限徵銀解之運司除抵海砂課銀一千有奇即課銀三百有奇外尚多三千餘金則以一千金抵本縣代納之蕩價以二千金抵本縣帶徵水鄉之鹽銀餘然有餘民可勉而 國計可裕其兩場地尚有一萬六千餘畝減佃價之半而徵之尚可得銀一千六百則或歸場官收解或歸有司照前法徵銀亦無不可總之今日海上煎丁俱非真竄編排直捷徵銀自易正不必令多人豫于其間恣其中飽而無益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二

國也斯議也不知者以為創說而實非創也蘆灘已先行之矣考之兩湖規載萬曆四十二年蘆灘場寇趙志奎等建議照蕩食後毋沿照丁給蕩之空名監院楊以為不易之論將蕩戶名下實查蕩產畝數按籍食差其貧窶之有丁無蕩者盡免其役因以其法入之復 命疏中至今蘆灘稱便夫蘆灘亦海邑折之平湖者也三場事體元同蘆灘可行海鮑獨不可行乎但行之則于民于 國便乎奸窶于謹司胥役俱不便耳夫立法而欲使小人稱便欲使小人無梗千古無有深于計者要在獨斷獨行而不為所撓阻斯得矣

戎海篇 倭亦名日本其國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地方五畿七道三島即班固書所云會稽海外有東鯨人者是也其人魁頭斷髮跣足輕生好殺多狡謀喜為盜賊漢唐來通貢中國未聞入犯後至宋沿海開市舶徑道

益通元人承之奸關出入者寔多勾引廣於是患始興先是元至大中有倭泊慶元焚掠燬泰兆矣而 國家初平海內所懲滅群雄方若張皆在海上海故部黨通誅不能出者則竄而之海島糾羣倭入寇掠以故警之發乃在開國時 高皇實錄載洪武二年倭犯山東淮安明年犯浙東福建其五年寇我浙浦殺畧人民而長老亦言洪武四年有海民沈保童用竹筏載倭登掠海鹽事縣首被倭患如此 上念區寓新真海壇獨嬰蔓毒亟遣帥巡禦又即家起信國公和相視並海要害築城置衛所統官軍各占信地戍守其法甚備於是益之衛所始建一曰海寧衛指揮使司在縣城內一曰澉浦守禦千戶所在澉浦鎮一曰乍浦守禦千戶所在乍浦鎮今析屬平湖二所隸衛 隸湖州都指揮使司以內隸於左軍都督府有烽堠有寨凡五十有七聯布海岸南屬之海寧所北屬之金山衛境汛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三

各以軍五人守之瞭海洋船火報聲息有戰船為大責為風尖為八槳凡七十有二其五百料者以軍百人駕之汛月出海洋巡倭大汛二三四五月小汛九十月此五月風多從東北來倭入犯易也之三城島足稱重其後澉有小警旋就晏寧先臣鄭曉曰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通賊壯者老若者死以故沿海郡縣得休息謂此也永樂中益嚴汛守其七年有沈家門遠哨之議沈家門在定定海洋外舟山普陀間往倭人入貢每泊船於此信國經理時因立水寨防禦至是調衛所戰艦協哨蓋欲聚重兵一處壯而漸聲援然此山去東浙為近去西浙實千里而遠非本衛衝要必守之地洪熙元年巡撫浙江右布政使周幹請撤歸近海各守信地宣德初行在兵部又以為言皆未果撤至正統間倭警作頻年寇大嵩桃渚且寇我乍浦者再 朝廷命侍郎焦宏巡視海防因漸有厘改焉先是衛

五所並在衛署至是以乍浦新中忠所軍單弱奏調後所移署乍浦城貼守其北十里梁庄堡地尤衝增拓為城以指揮一人統官軍戍焉浙西並海之地海盜為要海蓋乍浦為要乍浦當西海口可泊牲：致寇：國朝既設守禦所正統間倭夷登岸兵不能支故復以後所協守至今海口梁庄等處必身而激浦所亦調湖嚴海寧三所軍遇汛協防添築二所城及縣城南北二瞭望臺併省烽墩與寨為三十七所其沈家門戍亦以其特撤回增設騎標馬一百五十四疋傳遞塘報在海岸設防而戰艦則減為小尖哨船二十備乍之西海口不復遠汛申飭雖詳事稍異 開國時矣成弘而後海上久無事罷三所之戍撤者諸弁寢尚文雅結言共軍亦服四民業者多度尺籍人司馬諱公論有云自昔衛所空虛徒存尺籍納充吏吹其次賂官出在為商其次業藝其次役占其次撤演雜劇又或通同賣放洩附近宗籍或改常例皆不保守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為疲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四

戎疾老弱不堪之軍軍伍不保戰守無至嘉靖中海船廢盡馬額亦減武備衰耗極而倭變適大作初 國家仿宋元遺制開市角軍皮嘉靖之二年因是百宋素卿宗設之開既而董船司禁番船往來顧不能盡如禁率泊近舉移與內蒙市內蒙更狡積漸除負弗償諸奸商益壟積起為賊勾倭人沿海冠犯不休 朝廷為設巡撫及總制大臣兼轄浙直福督勦若朱公訖王公忬張公經李公天龍及胡公宗憲死後來並師而衛所軍不堪用則募民為兵用之兵制因大變 都督萬表云向來海上漁船出近洋漸弛引引番船紛然往來海上各認所主承贖貨物裝載或五十艘或百餘艘成群合黨分泊各港又各用三板草船脚船不可勝計在於沿海兼行劫掠亂斷生矣自後日本通羅諸國無不列又誘帶日本島倭奴借其強悍以為護翼州許二住樓嶼港最稱強後被朱都御史遣符官領福兵破其巢穴焚其舟楫校始半就毀嶼港築截許二遺去王直亦蘇州人原在許二部下嘗懷素習有沉機勇人多服之乃領其餘黨改住烈

天下郡國利病書

港漸火併發同賊陳思盼崇德美等船伍遠致富強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軍徐碧溪徐元亮分領之因而海上番船出入聞無盤阻而與販之徒紛錯於蘇杭近地之民自有饒時鮮饒酒米歌子女者自陷黃巢番郭藩而其志益驕其後四散劫掠各通番之家則不相犯人皆競趨之杭城歇客之家貪其厚利任其堆積且為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結統船以為彈硝以為火藥鐵以製刀鎗皮以製甲及布帛絲綿油麻酒米等物無不貴送接濟而內地之人無非倭黨矣按鄭曉吾學編日本考言海寇之起由於內蒙賒欠其貨因而警憤劫掠萬都督所云又起於自相防衛自相吞併遂至為盜賊合先時浙有把總四臨諸衛即選衛指揮克之至是分六總改 欽依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重其權浙西者曰海寧總駐乍浦海防類考云兩浙原有考選把總四員分為定海臨觀一總於海昌一總於金盤一總海寧一總嘉靖二十八年分定海臨觀為二總於海昌一總二總共六總三十八年以六把總事權不重題 先時設總督備倭都指揮臨各總列衛都司至是以都司權輕設總兵定海節制兩浙別設奉將四奉 欽統領六總浙西者曰分守嘉湖參將駐縣城海防類考云洪武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五

指揮一員於都司統沿海各把總嘉靖三十一年倭變以督閩權輕兼應不前添設奉將駐定海三十五年復設總兵官於定海改奉將於臨山總督備倭都司裁革尋設抗嘉湖及溫臺台全嚴奉將共四奉分守統禦而定海總兵居中調度節制各奉總為 會典云嘉靖三十二年添設抗嘉奉將三十四年改為嘉湖奉將三十五年 先時有海道副使兼巡兩浙已分設奉政理浙西至是復增設副使備兵抗嘉湖名其兵之區曰嘉興區用上承督府下監本區之總奉駐郡城海防類考云巡視海道舊制以侍須於按察副使嘉靖初年駐省城遇汛則歷全浙沿海地方二十三年駐台州二十七年改駐寧波仍則歷沿海至三十二年間以倭變始添設抗嘉奉總台各府兵備而海道所轄止寧紹區矣 添設奉政事類考不載惟景泰舊志云正統七年倭奴登乍浦初設布政司奉政一員奉 勅專一提督海道因設分司署又統嚴集云正統初奉設藩奉而陸兵則郡城設五營縣城設二營乍浦二營激浦一營合十營 各五百餘人遇汛分併塘拒守汛水兵即城亦五營 之人数同陸營平時戍守即境水而海軍仍守城池

上募福蒼船七十七艘兵二千餘人立海鹽乍浦澈浦三關分三總戍守兼出哨羊許二山羊山至許山一潮許山至乍浦亦一潮倭來至陳錢山合踪自陳錢至羊山復占風分踪犯潮直故羊許九潮西門戶永樂時哨沈家門則已遠正統時撤而泊乍之海岸則已近惟哨羊許於潮西海徑有合備法防類考各區戰船先年俱於浙所食糧軍內選駕海軍地計二十隻後損者不修缺者不補嘉靖三十一年倭變船無可用海軍總改募福蒼等船至其他徵調客兵如坑兵和兵漳兵廣東山東兵狼土兵及橫江烏尾船兵往來遊擊者又不在前所設營哨數坑兵處州守大仲嘗統五百人守海軍有功後敗歿和兵泰將湯克寬家丁也守城却敵甚得其力時凡三百人漳兵漳州兵泰將盧鏗張鈇部下皆有之倭中多漳人戰時兵有與賊通賊者廣兵三十五年調至守鹽一千二百人山東兵故老言三十四年嘗調至宿城外掠嘉禾食不戒於賊廣西田州兵亦三十四年調至二婦尾氏率之過鹽進搗金山賊失利而歸廣東烏尾橫江船較福船尤大三十五年調一百八十艘分撥浙直海洋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六

前給稅海鹽之外此外又有湖州水兵指揮嘗考胡公用兵時故藉歲費徐行健所統有四百人然用之陸戰不可曉又不下二三萬並以給本區增設兵則兵數之多可知已承九德倭變事畝出兵餉銀一分三厘惟時縣境大小戰不知凡幾砂腰新塘兩戰殺指沿海之民膏血幾盡王繼隆姜福揚臣康孟家堰殺指揮一人滿朝馬呈千百戶七人王繼隆姜福揚臣康孟家堰殺指揮一人團米練全軍並覆指揮李元律與慶州千戶薛綱寧波百戶宋應北王橋之戰亦殺指揮一人徐行健又指揮姚衛城澈浦再被攻賴泰將湯克寬令鄭茂指揮徐行健尉李茂力守得完而攻乍：竟破城中人大半殲於後諸賊以掠飽不得去誘之偽降離解其黨使自相縛以効功於是陳東葉麻繫徐海亦埔王直受餌就阱諸主名賊帥及群倭相繼盡海上始就寧胡

公功實多然東南郡縣大抵皆殘我三城四郊外民廬稀煙火欲斷矣嘉靖末以警息有銷兵之議始汰兵備令巡道兼攝初稱抗嘉湖兵備今以嘉湖兵巡道隆慶三年汰諸營即城及衛所三城合留兵五營又汰海鹽澈浦二關水兵留乍浦一關居平泊守臨汛出哨且有抽選軍丁補兵之議四年巡撫谷公中虛始定嘉興區兵制曰陸兵凡一營五總中總守嘉興左後總守海鹽右總守澈浦前總守乍浦曰水兵一關凡四哨一哨羊山一哨許山一哨乍浦西海口一哨白塔港其哨守之規則每遇汛月各總遞移屯就遠以資防禦中總屯海鹽左總屯鹽之龍王塘前總屯梁庄後總屯乍浦城右總屯澈之南海口水哨兵遠出海洋各哨所占山巖南與臨觀海哨會北與直隸金山吳淞海哨會哨陸有籌哨水有符稽驗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七

有法而陸兵募兵一總軍兵與民壯兵各二總水兵著舵募兵貼駕用軍兵時當事者以軍與民壯並元在食糧之額用以充抵民兵則兵數不虧餉數自減蓋於總泰新法中仍參用軍伍存衛所初建意兵制有變而得其善者此制也海防類考云倭亂時兩浙召募陸兵不下十萬餘續因城用至隆慶四年督撫軍門谷應准各區水陸官兵內嘉興一營五總募兵一總民壯軍兵三總海軍總水兵留用民捕者舵兵九百一十五名加添軍兵五百二十三名謂之賊黨軍是以餉數減除而兵數反加足數防守又王兵憲樞樞李記曰自倭亂平三關改為四哨白塔港為一哨兵船九艘哨官一人額之乍哨為一哨兵船八艘恭符中軍把總額之許山為第一層門戶立為一哨用營船二艘沙船小哨船以喇唬船共十六艘水兵把總一員額之以羊山為第一層門戶立為一哨用船如許山之數以備倭把總一員額之據此則當時船亦減為五十三艘數有可稽者民壯始於正統時後正德中每縣額十人每又定為每里一人初為力差嘉靖五年工食派秋糧中帶徵始有額餘會典隆慶四年題准浙江通省額設民壯除留各府州縣城池庫外其餘徵收工食挑運精壯之人設立隊伍聽各該總泰都把總官與軍兵合營操練 縣志隆慶三年以

嘉善縣志 知縣章士雅正疆界議

凡字內之設為州縣者鮮不畫疆分界而治矣獨嘉善則可異焉其初割嘉興以分縣而壤地在華亭吳江之間其田額視各縣獨重蓋全浙之稅莫重于嘉善而嘉善之稅莫重于嘉善每畝賦額無論田之高下墾以三斗三升三合起科而徭平又五升有零其視嘉興多九升八合三勺矣視秀水多三升三合八勺矣其視崇德且半倍矣田不加賦而賦有偏重且地勢卑下東接三湖西連震澤九遇水災半為陸沉而積逋數倍於各縣矣以故奸民自嘉隆來往往將田詭收嘉秀以就輕糧其始則曰與彼處兌換而究則兌者復去而去者不返此弊之流至萬曆九年丈量特甚蓋當時以佐貳掌印推去嘉秀者三萬一千二百三十八畝八分八厘三毫至十二年袁卿宦隱請還三千三百四十畝一分而餘田沉埋如茲以三萬畝之產糧復加本縣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

亦何以堪近里遊錢來等雖具呈院道而彼頑民與積書互相交結變幻百端如監生金折一人而隱田千畝不惜賄貨以植黨與詭詞匿呈殺亂視聽本縣徒費暮年之力而尚不得一畝復還蓋其隱去田糧不在此縣亦不在彼縣而置子無何有之鄉食王土而不輸王貢獲利已久本縣以空文求討而彼以實力求脫聞姓年守令亦有以此召謗而不得竟其事者是以奸計益多良民益病可為拊膺痛恨皆此也

崇德志 崇德地相壤故曰收僅足支民間八箇月之食其餘月類易米以供公私仰給惟崇德是賴故崇德最重凡借貸契券必期崇德相償即冬間官賦起徵數多不敢賣米以輸恐日後米價騰踊耳大半以米從當舖中質銀候替崇德加息取贖然當舖中待衝搭色輕重其間度因銀藉一出一入子錢外不止耗去加一矣以故民間輸納利替崇德不利回熟也而後進以之難有由然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一

安吉州志 論曰茗水發源天目戴泉澆澗衍迤四境而豐邑居其上
游即旱澇稍易為備惟吉山盤地截其勢仰故不能潰所受僅
東外二溪而復轄于梅溪其道隘故不易泄考其初兩畝諸湖小
山諸塘間用導川畜澗以供灌溉而分眾流今二溪既沙石善淤塞
又旁綠竹樹為梗而湖塘業已半為桑田益隘且仰故往雨暴至
輒懷棄前割少曠遂成焦土如是而望歲無凶歎民不耗病難矣議
者謂水道亡策獨湖塘故蹟壅者浚之廢者復之梗者除之庶幾鍾
洩之上計或乃以工力繁浩且致民成業為虞昔李冰鑿離堆史起
決漳水豈其不捐一鏹不破一滕而古今以為偉績顧利害小大經
理方畧何如耳苟不惟民患是圖拘文牽俗猥曰毋動為擾不已過
乎乃近時復有沿溪水利之稅是以尺寸遷徙靡常之地而加恒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一

以重困吾民益非法矣

紹興府志軍制

皇明紹興府設三衛五所隸浙江都指揮使司仍總轄於右軍機密府此禁
軍例也而各衛所復有帶管及召募名色廂軍例也弓手領於巡簡司墾
營土寨解馬規模與宋不相遠其軍始調自南北從征者繼乃抽台溫等處
民四丁之一以充伍為指揮將也千戶則營將百戶鎮撫隊將大務取防海
居常則用以弭寇賊民既出食食則守本業率妻孥戮力他無預矣承平久
無所事軍江南諸省率用以轉漕捨及持糧浙雖有海備亦半漕馬憂國者
或謂東南士卒罷於轉漕殆非也余曩為職方主事嘗攝入衛班軍班軍
數萬人自正德來俱作役司空度匠作日白金五分歲可省冬官六七十萬
金若以還營則為隊而已矣入衛者習為工或不具兵器聞輸作則便聞營
操乃顧不甚稱便也晉人有言曰巧於用短兵亦宜然故九邊軍亦大率用
輸作而揣其鋒於家不築城垣治器械功灼灼矣原糧月給不虛耳司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二

且猶曰農萬師也何為罷手衛軍既驕陣沒者又以死事錄功有司憚用之
正德中王晉漢本兵乃起民兵之議今民壯快手捕盜等名色是也亦廂軍
類也而沿海則多用義烏兵先是嘉靖中金衢比郡有礦賊踰山抵義烏義
烏鄉兵擊勝之斬殺魁其技以長槍勝鄉人私相傳稱得兵法自茲遠近競募
南至閩廣北至薊威義烏兵故惡少子弟不習為耕則習為兵美食好衣以
待募義烏人大患之而往昔兵法或乃廢不知徒曰皮於婺州也衛家說曰故
者不挑補逃者不清以軍政何賴然額額固省矣今俗呼衛者曰軍而募者
曰兵兵禦敵而軍坐守兵重軍輕軍借衛於兵壯軍乃復充兵其變勢也不
以滑將何之乎石曼卿以建鄉兵顯名至或用之捍敵則笑曰此得吾處也
不若募敢行者餘姚江南兵自具食無通帥却賊於後清橋謝生軍勇敢五
百人聲赫四馳竟敢死衛人其自衛異雖精猶廢矣况驅市人而戰者未
故曰廢也兵曰增軍日損兵曰驕軍日憚此無足志者志異日之兵復如軍

耳義烏之待募者可親夫通捕裁餉運有壬午二月之變而汛時恐缺需則每
每以海艘傳羽書令人耳目驚也兵不戰不利戰又下策不忘戰之術蓋難
言哉

嘉靖初巡視海道副使駐省城巡歷全浙沿海二十三年移駐台州二十七年
改駐寧波三十年後地方多事分守恭議駐紹興尋改副使整飭兵備補兵
巡道隆慶二年以海道兼理寧紹兵備紹興仍以恭議分守 光緒浙江沿
海原設總督備倭都司一員考選把總指揮四員統轄衛所而分定臨觀為一
總嘉靖三十八年分守定海總臨觀總全浙共六總三十一年添設恭將一員
駐定海分守寧紹等處三十四年賊破臨山衛則添設總兵官一員駐臨山三
十五年移總兵駐定海而恭將駐臨山專統陸兵三十六年六把總俱授以都
指揮體統行隆慶二年恭將改駐舟山專統水兵以定海遊兵把總調臨山
領陸兵萬曆十二年裁革陸兵把總俱屬臨觀把總統轄駐臨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四

兵部尚書譚公綸昔為海道副使嘗建議云衛所官軍既不能殺賊又不足自
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台溫諸沿海衛所環
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鮮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
吏承其次賤官出外為商其次棄其業其後占其地其後演雜劇其次
識字通同該任故回附運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宗即此八項舍十
之半且皆精銳至於捕盜食德則反為疲瘵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
守無資弊皆坐此至於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今可委賢能有司同該把總
官往各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伍分先核城中街巷計有若干每街每
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眼紙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
某係老弱至於查寔床鋪若干亦俱實開貼於大門上乃各委官持簿籍領各
位官旗沿街履戶逐一而詰詵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
文冊庶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者存留食積老

弱不堪者通行革退即以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果在營故絕無丁者除本省
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省人民屢勾無解者不必駕言單勾即查照近例嚴
選別戶精壯餘丁補伍至於充納吏承違例役占者通行禁止其賣放逃出外
竹商業藝授兵械戲及隱容在籍收取常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家屬人
等免其前罪通行勒限招回一體選補務使食積者皆精銳之去無復以老弱
充數不食積者照休保甲之法編定守城如百姓守城之例不得以無賴藉口該
管守旗招徠補充至五分以上即量行獎賞其有仍前縱容賣放者掌印及諸
伍官旗聽各道從實查察輕則問罪降級重則解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
政可肅戰守有人不至臨時外請兵矣 自嘉靖三十一年以來兩浙召募陸兵
不下十萬近年漸次汰減遂取民壯弓兵正軍抵用在紹興募兵民壯軍兵各一
總臨觀總皆用民捕者船兵五百二十四名添募軍兵二百三十九名并原用軍兵一
百二十一名萬曆二年加復臨觀總民兵一百四十三名今查總數倭亂之後民財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五

美哉兵而選軍蓋取足於正例原在食積之額雖加至一區比之全給兵餉者
已省矣乃日久弊生王教逃亡餘兵黃緣補後月給之餉兵民兵無異且強悍
難制是以又有復民之議云訓練之法臨觀一總水兵每春防汛畢六月中兵
船收港七八兩月當舵稍守船俱聽把總督同哨官在定海衛教場至九月初
上船防過小汛十一月中起至來年正月止俱在定海開水寨同定海總三
日一次訓練臨山營陸兵每年汛期調發沿海防守聽把總督同哨官與寧
波兵合營訓練汛畢回營過三六九日臨山把總自行訓練水兵長技軍火互
用如賊船離遠則以鳥銃百子銃發為先賊船逼近則以長鎗鏢箭藤牌為
便各派器械守本境過擊與陸兵亦操陸兵長技長短相濟中哨三隊俱習
鳥銃每什以二人習刀牌二人習棍四人習長鎗二人習鈎鍊短鎗暇時俱
習弓弩如鳥銃衝陣則刀牌手護之刀牌手衝陣則長鎗手護之弓弩鎗鍊
手衝陣則狼筈手護之兵制之常規也

哨探之規各巨官兵分設小哨哨哨網船輪流走出外洋往來哨巡仍其隣
近兵船交相會哨烽墩撥軍瞭望遇有緊急通行飛報其出哨哨巡臺有單汛
兵皆會哨取單憲司仍刊制哨符發各總照依派定處所給符往來會哨交符
俱填發日到日時刻汛單間核不許近洋交單其沿海烽墩臺寨置立循環哨
等每日南北各通發一籌彼此循環毋分兩夜逐墩遞送傳報有無聲息責令
陸路官置簿登記通到署歸姓名日時每五日類驛飛報各將領皆親督兵船出
洋哨探遇賊船經由信地即從實飛報某處賊船幾隻大約賊有幾何傳報降
境分投防禦應接即急督官兵相機剿其遠哨兵船見賊即報不拘定信地
其虛張聲勢及望風輕報者嚴實治罪若賊在洋搶擄而隱匿不報者處以軍
法

沿海漁稅永樂間以漁人引倭為患禁曉寸板不許下海後以小民衣食所賴
遂稍寬禁嘉靖三十年倭倭患起復禁葦三十五年總督胡宗憲以海禁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六

嚴生理日促轉而從盜奏令漁船自備器械排甲互保無事為漁有警則調
取同兵船無布防守先是巡鹽御史董威題定漁船各立一甲頭管束仍置
船大小納稅給與由帖方許買鹽下海捕魚所得鹽稅以十分為率五分起解
運司五分存留該府廳候支用每年三月以東黃魚生發之時各納稅銀許其
結標出洋捕魚至五月各令回港萬曆二年巡撫都御史方弘靜復題令編立
船網紀甲并立哨長管束不許攪前落後仍撥兵船數隻巡備海官自統領于
漁船下網處巡邏過賊即勦說者曰海民生理半半生計在田半年生計在海
故猶不收者謂之田荒魚不收者謂之海荒其淡水門海洋乃產黃魚之淵藪
也每年小滿前後正風汛之時兩浙漁船出海捕魚者動以千計其於風濤則
便習也器械則鋒利也格鬪則敢勇也驅而用之亦足以捍敵緝而稅之尤足
以裨軍向乃疑其少引而屬禁之遂使民不聊生潛逸而從盜矣故緝名以措
其出入領旗以辨其真偽納稅以徵其課程結綜以連其犄角而又抽取官兵

以為之聲援不惟聽其自便為生且資其捍禦矣豈其取給於區之稅以
助軍興之萬一耶

說者曰剿倭之策海易陸難水戰又以擊沈賊船為上計縛賊次之陸戰以
摧鋒陷陣為上計斬獲次之惟重水戰之當即賊不得登岸遠民不知有兵四
境晏然矣此海防要策也

山陰桐橋西去府城三十里水汗漫多支流陂深掘曲難以屯兵利主不利客
三山關北去府三十八里山會蕭賴此蓄水宜防寇古博嶺西南去府城四十
五里與諸暨楓橋接壤國初將軍大海克諸暨自茲路來越越郡嘉靖三十
三年倭夷擾山陰亦由楓橋進山間寇盜俱由此入境舊有楓橋巡簡司今
基址尚在似宜復設柵柵西去府城五十二里上連鏡湖下接小江
會稽曹娥東去府城九十二里江水湍急隔斷兩岸通江而營利守不利戰
石堰東去府城三里諸水之會可駐兵衛城駐日嶺西南去府城八十里諸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七

界元木來廷舉聚鄉兵處
蕭山西興鎮西去縣城十里通錢塘江險宗時有寨
新林鋪東去縣二十里宗時有寨 黃嶺嶺下則如三鎮西南去縣一百里唐
劉漢宏嘗分兵扼守錢鏐擊破之 諸暨長清西南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閘
閘西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閘 湖頭鋪南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巡簡司
甯界東去縣城八十里唐宗有寨 五指嶺西南去縣城六十五里
國初李將軍文忠築新城拒謝再興 餘姚李家關東南去縣城三十里是四
明東門元時有巡簡司 泗縣西南去縣城四十里人烟湊集亦一巨鎮是四
明西口 劉竹嶺而南去縣城三十里其上虞接壤 上虞梁湖西去縣
城三十里是曹娥江東味 百官湖西南去縣城四十里亦隣於江唐時舊縣
城 廟前山東南去縣城四十五里元時有巡簡司常三縣界地甚僻
備踞山西北去縣城四十里宋元有寨 留界店東北去縣城十五里

味南風嶺北去縣城四十里 白峰嶺西南去縣城八十里 唐末有長樂寨元
有巡簡司 三界北去縣城六十里
新昌黃軍嶺北去縣城五十里 其地形可入而難出 唐王式敗來甫於此
三海澳西去縣城十二里 唐來甫敗三將處 關嶺東去縣城七十里 梅天台
界以上皆內地宜設備者也

三江所不瀆於海地勢稍緩思去省城八十里 海上有警烽火於此通島嘉靖
三十五年倭寇突犯攻城我兵散退

臨山嶺當衝要東接三山西抵滬海嘉靖三十二年倭賊攻陷 滬海所東衛
臨山兩梓黃家壩 三山所界於臨觀之間東西兼應 觀海嶺三山為右
翼龍山為左翼居中節制應援地屬懸絕而轄於紹興大牙勢也不欲以全險
共守次也 龍山所北對金山蘇州大洋東對烈港伏龍山獨臨海際去所
僅十里乃賊船往來必由之路臨觀一總之咽喉也封守慎固省城安枕而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八

矣地屬定海嘉靖三十四五年間倭賊屢登犯 金家壩丘家洋連
界東對烈港海洋北望洋山三姑大洋嘉靖三十六年倭船盤旋月餘為我
兵所獲若突腹東由鳳門嶺鳳浦湖一帶至慈谿縣直抵寧波府極為險要今
汛期撥標兵分哨若漁船下海捕魚則輪檣臨觀兵船一枝繫泊瀟洋海洋盤
結紆綯

關四三江所一曰大開閱 觀海衛三曰大亭曰長溪曰桂湖

隘六臨山衛三曰泗門曰烏盆曰化龍 三山所一曰眉山 滬海所二曰施

湖曰四滙舊以二處海水衝激夷船易泊特立寨委官一員旗軍五十名守之
今廢

敵臺四三江所一曰蒙池山 臨山衛一曰羅家山 滬海所一曰西海塘
龍山所一曰龍山

烽墩三十七三江所六曰航島山曰烏鞍山曰烏峰山曰宋家湊曰周家墩

曰兵金

臨山衛九曰趙恭嶺曰烏盆曰廟前曰荷花池曰方家路曰道塘曰周家路
曰四門曰夏蓋山 滬海所三曰桂浦曰胡家池曰桂樹 三山所八曰歷山
曰眉山曰徐家路曰撮嶼曰勝山曰蔡山曰吳山曰游山 觀海衛六曰何頭
曰小誓曰西隴山曰新浦曰古窰曰西隴尾 龍山所五曰龍頭曰龍尾曰石
塘曰青灣曰施公山 寨一蕭山嶺曰龍山寨扼錢塘江下流寔郡西臂嘉靖
三十二年賊登犯三十四年復賊賊於此彼時嘗置寨焉有委官一員軍一百
名守之今裁革 敵一曰嶺山嶼以上皆海岸宜設備者也

港七曰三江港 臨山港 泗門港 膠山港 古窰港

則港並見式 清溪港由此可入金家壩

浦四曰金壩浦為定海慈谿相界之地北連大海西連伏龍山賊船由東北來
必由此繫泊嘉靖三十八年賊登犯 壩浦見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九

掛浦在古窰東 壩浦在古窰西 門二曰蛟門直觀海衛 壩子門直

蕭山縣 口一曰獅子口直隴山寨 嘴一曰西滙嶺在黃家壩嘉靖三
十二年賊登犯 港一曰洞窰港在三港東嘉靖三十五年賊登犯

海中六曰西霍山黃山勝山長橫山高懸山越山 嶼二曰艾杯嶼崇排
嶼 石一曰平石以上皆海港及海洋宜設備者也

浙江沿海先年原有戰船五百四十八隻內有四百料用軍一 二百料用軍七
八撥風快銅斗萬把梢十槳用軍五 風快用軍二 等項名色俱於衛所食積積

軍內選駕後因駕哨不便損缺不脩補嘉靖三十一年來臨觀改募蒼山平底
船一百二隻嘉靖三十五年大調廣東烏尾橫江大船一百八十隻分撥浙直

海洋哨禦後臨觀總又議定福蒼沙漁以喇唬船二十八隻內細款見前俱係
鈔尺自由梁馬等以花銀一分茶船二十四兩沙船并賊頭船四十九兩小漁

船十七兩小哨船銀兩一丈以上者十二兩八九尺者九兩五錢四寸者四

會稽縣志 山陰量山移中所條量法。山有高危險峻尖峯平岡
 凸凹深灣遠塢一舉量員以致奸弊易生隱缺無計今開示量山通
 年將山分作金木水火土五形明立五般算法則行算無差弓步可
 核如金形山法當三不等量算木形山法當橫直丈量水形山中廣
 幾處大形山一直量至山峯橫量山脚折算積實見數土形山或量
 中廣或分二段半月形量算或四不等亦可一灣一塢統作一號者
 內分一側一面一龍查照形式分量逐段填寫弓步一號之內大約
 凸凹者務要中廣方得實數○又者民趙德仁等呈內云量山不比
 量田俱是科尖凹凸不等號大則弊多號小則弊少凡百畝以上定
 有壩隴不能盡類入冊務須分號方無遺漏或以三直三橫法量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十二

弊始盡今呈數法伏乞裁處。乞令通年量山每號就註某山名某
 形某以某法量之如此開造冊報臨撞易知。山如船形者內有壩
 凹蛇形者中起高隴如兩傍牽量便是作弊必須當心直量中間處
 橫量以按形準之方為無弊
 國初山賦甚輕每畝科鈔五文而徭則以百畝僅準為一丁故山常
 無定畝即私貿易者亦多不清核諺曰呼山喝水言但以目力具大
 約也歷百七十年有司丈量皆不及至嘉靖二十五年會稽知縣張
 鑑實始丈田因并及山沿海老人某乘此謂山利頗厚始請改五十
 畝為一丁實則未經覆度也迨軍興用缺兵食歲增派田照丁派山
 照畝則一丁之山視田幾加二倍而山之不足畝者始重困矣嘉靖

四十四年知縣張進思至復議核之令民自報則山額視舊減十四
 邑人季本移書為陳核法且請復輕賦如舊而進思以權去莊園積
 繼之亦將履山隱山者不利其履鏡以難阻時本已歿會有持書草
 以白者國從之定制仍百畝準一丁而缺額則每畝槩增以取盈焉
 雖數未盡核徵未盡均然準丁一事民頗便之於時山陰知縣楊家
 相亦量山陰山其缺數亦以其地及償馬諸邑無量於
 馬堯相云會稽水源自西南而流入東北在昔與海潮相通漚馮不
 節民受其病自漢馬臻築鏡湖以受諸山之水沿隄置斗門堰以
 時啓閉水少則洩湖之水以灌田水多則閉湖洩田之水以入于海
 九萬膏腴咸沐其利厥後增築海塘開玉山陡門而湖之隄漸廢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十三

時雖有復湖之議而今則有不必然者矣何則會稽支分派別之水
 其源數十其橫而受水者則曰運河焉自鷲鼻山逶迤東北出入千
 巖萬壑中而流者曰平水北會西湖謝湖周湖孔湖鑄浦上灶諸水
 經若耶熱風涇而分為雙溪西會禹池通鴨塞港抵城隍而入于官
 河遂由弔橋梅龍堰而東會浪港經大湖頭剡船港而入于官河遠
 由石堰而下浦梅龍堰又源出寶山者曰御河北流會鰲池西折通
 洞浦入官河而為獨樹洋遂由董家臬部二堰而下浦梅龍堰又源
 出諸葛山曰青塘等溪西入盧家灣南接富盛溪北流入官河為茅
 洋為白塔洋遂由樊江茅洋政平陶家水山五堰而下浦梅龍堰又
 源出白木崗曰信塘溪會謝想康家泉湖西對茅湖出于潭入于河

遂由夏家黃家彭家三堰而下前詳東堰再東為東閘河有白米堰東流為曹城南折為萬漚南中城俱舊有斗門遺址尚存也凡諸河道縱橫一皆鏡湖遺跡而諸堰下注玉山斗門以入于海用是脫之田之沿山者受浸於泉源而其濱海者取給於支流既獲其租又免其患而利而無收者實賴後海塘以為之畜洩也是以前乎漢而無海塘則鏡湖不可不築後乎宋而無鏡湖則海塘不可不修然又有可慮者蓋浦陽暨陽諸湖之水俱入暨陽江西北折而入浙江其勢回環不能直銳遂踰漁浦流注錢清江北出白馬等閘以入于海迄今閘久淤塞水道不通一有泛溢則必東注而以會稽為壑雖有玉山斗門不足以洩橫流之勢每於萬口曹娥賀盤黃草漚直落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十四

等處開掘塘缺雖得少舒一時之急而即欲修補以備蓄蓄則又難為工矣是以不免恒有旱乾之虞為今之計莫若浚諸河渠而使之深則可儲蓄而不患於旱近守南大吉之法可遵也又增修堰閘而使之多則可散洩水勢而不患於潦舊令曾公亮之迹可復也又修築海塘而使之完且高則可捍禦風潮而不患於泛溢近歲知縣王教土塘榆柳之議不可易也三事既舉黎民尚亦有利哉若夫縣之東北有湖曰賀家周圍數鄉雖曰魚鱉芡蘆其利頗博但地勢最下非若昔之鏡湖水高于田則今固不能使此湖之水倒行而逆流也又有縣之東南沿舜溪兩岸而田雖地勢高峻然各有泉可蓄若曰珠曰捨曰湯曰長曰塘曰石浦曰舒屈曰招福曰丁家曰鶴鳩曰瀝

上曰瀝下曰白湯曰洗馬等湖惟各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其田皆可獲矣此皆在所必講者也

金階云按諸鄉之田一都至二十都三十一都其地果其土泥濘其水鍾聚不患其不蓄而患其所以洩之者有弗時也山鄉之田二都至三十都其地高其土砂礫其水涌不患其不泄而患其所以蓄之者有弗豫也山鄉東南又有范洋之湖四都為衆山之壑淫雨決旬洪水泛溢所謂內漲也內漲不泄遂成積患故漲于內者求所以泄之而已諸鄉東北又有纂風之鎮三都為大海之濱颶風時作巨濤噬汰所謂外漲也外漲不防遂成冊江故漲于外者求所以防之而已一縣之水其利害大畧如此今之志水利者不究其原而徒泥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十五

迹於利害所在漫不加省抑或感矣矧河道縱橫錯雜其名瑣屑又不能具載今姑求其源溯其流以志其水道所經俾收茲土者得考其利害而為之興革云爾

去也患去之無其方耳今之言者罔不以水利為建明然圖其功而過於鑿水利雖不言可也善慮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今積堰既決諸暨之水已無所患惟既崩金華諸水逕由漁浦入錢其境內水之以溪名者曰相溪曰上淺溪曰餘支溪曰白龍溪曰南池溪曰蘭亭溪曰離渚溪曰芝溪曰虞溪曰白石溪曰道樹溪曰大梅溪曰巧溪曰麻溪曰帝子溪皆水源也水之以河名者為運河為城河為府河多為市民填佔築狹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為鄉都諸河皆水道也按圖籍多方浚闢得徇周諸河未竟而去為鄉都諸河皆水道也水之以湖名者曰青田湖曰侯係湖曰芝塘湖曰瓜渚湖曰黃湖曰牛頭湖曰黃蛇湖曰白水湖曰感聖湖曰秋湖皆水澤也水源必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十八

之使達水道必浚之使深其諸水澤宜查復舊額令圩人杜侵填廣停蓄以資灌溉焉若今三江之應宿閘則所以為蓄泄之計者至矣三江開去縣北三十八里三江城蓋海門山墳地當尾閘為三邑之西門外凡二十八洞築堤百餘丈水口萬川會流泄之易如建瓴知府湯紹恩于是建為水澗築土塘開新河經理咸備侍郎陶諧記曰紹興屬邑八惟山陰會稽蕭山土田最下若於滄守此者嘗設玉山匾拖兩閘以泄之濠甚則暫決海塘以疏之然兩閘口狹甚水至此則却行泥浸數百里夫海塘則激湍猛悍並大高田患嘉靖丙申西蜀湯公紹恩來守即開之求所以制水者乃走海口曰三江者相度之得海口山首尾相延數十丈間有石橫亘如前公乃馳跡謀於僚屬即白於御史周公汝員既得可乃擇幹民百餘人以長之役丁夫數千人築巨石與山前石相牝壯以鐵錘以狝膏灰上縱橫梁駕之中槽以復板為洞二十有八其長望首尾之山石刻水則以集其北按以土堤數十丈始若渚莫測先以鉄繼用筒輻發此山石投之左右亦用石其長

四百丈廣四十丈有奇闢始於丙申七月六月易朔而成其費銀九千兩有奇賦於三邑之賦丁夫料於編氓率更番以役塘始於丁酉三月五易朔而成其費銀數視闢後丁亦然又以其美置小閘於其要處者五於是水不復却行塘亦不復再決且築若向者諸患而湖沙為閘與土塘所逼不得上漸得田萬餘畝堤之外有山巖之淤為壞亦漸可得田數百頃其沮如可漸可蓋其馮由可蓋其澤可蓋其澶可乘其遂可通商於是舉也既有塘以為之蓄而又有閘以為之泄則澆不慮乎溢而旱不慮乎涸矣故今之議者曰前乎漢而無海塘則鏡湖不可不築後乎宋而有海塘則鏡湖可以不復也若夫縣之東南田附山麓地勢高峻然各有泉可給是以或引之而為溝或障之而為塘或因其勢以利道之而已

之內之玉山閘扁拖閘湮淩閘在山之北一洞正德六年撞塘閘在玉山閘之東北一平水閘在三江城年知縣張煥所建嘉靖十七年建

七年建

何患哉

則下五寸種低田永宜至下則稍上五寸亦無傷低田狹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十九

旺及常時及來變未收時宜在中則下五寸決不可令過中則也收稻時宜在下則上五寸再下五寸妨舟楫矣水在中則上各閘俱用開至中則下五寸只開玉山斗門扁拖龍山閘至下則上五寸各閘俱非常時月又常臨時按視顧其時力之所未及庸有待於善繼者謂以為開閉不在此例也

閘以速成石橋尚未平築且木板猶多涉泄今宜於旱乾之候修治石橋更易木板中實以土勿令涉泄方為水利其上塘宜於兩涯堤以堅石以防潰良有司因其迹勿壞其緒振緝而使之大備焉越決備塘猶不可廢

之人將萬世永賴之也至於官塘舊名新堤即運道塘在縣西一十使孟簡所築閘初弘治南塘即湖塘自府城南門內至沙澆間知縣李良止修堤以石南塘斗門六十里漢太守馬球所築以捍湖水者也有一十一堰五閘然今惟閘或通或塞或為橋往為居民填植嘉靖十七年知府易改築水澗東西橫亘百餘里為通衢界塘在縣西五十里唐密拱三昌安塘在縣東北十里昌安門外

武二十年築城三江 西小江塘 在縣西北三十里宋嘉定間大
 因高堤塘置舖舍焉 守趙彥俊築以禦小江潮次 大江
 堤 去縣西南一百餘里即臨浦塘每遇江水漲漫則溢入為山會則
 蕭三縣之患或者謂直帖堤內釘椿圍木砌巨石而高築之
 障民田通行旅固不可弗之繕治其後海塘 去縣北四十里宋嘉定
 間太守趙彥俊築起湯
 灣迄于王家浦共六千一百六十大堦以石者三之一是塘實則所
 禦風濤捍潮汐民之免於魚鱉者皆此也時省而芟築不廢非海
 邑之大防乎夫鏡湖不可復矣講是三者蓋不必鏡湖而利甚博也
 予為和土計叙其簡且要者著于篇俾言水利者緣舊而為功勿徒
 紛擾云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

浙江通志 余嘗過鑑湖父老諸生往 論及水利余進而問之其言曰
 自禹功告成于會稽而南山之下始有土田越人濱江者猶居島中由于
 沙上足時立國于山南生聚未繁自越范蠡北徙城于卧龍山麓漢馬臻
 築塘于城南受千巖萬壑之水積以成湖曰鑑湖 通二十餘堰慎蓄洩
 節旱澇灌田九千餘頃遂使沙莽化為膏腴時尚未有後海北塘故鑑湖
 塘堰不可廢唐宋以來後海北塘成蓄水于北塘之南 塘之北者在會
 稽有三大湖一曰賀家池一曰俞林大坂一曰東大池在山陰有三大
 湖一曰青田一曰瓜渚一曰狹嶺在蕭山有一大湖曰湘湖灌田共數十
 萬頃奈何滄桑變易而湖沙日漲葑泥壅塞西南有富陽江所引五郡十
 縣之水東南有浦陽江所引五洩溪七十二湖之流會于沙際齟齬不得
 入海時或雨山雨 震怒旁溢攻潰隄塘遂以蕭山 陰會稽為壑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一

之後海風潮忽作若三日不退則村落為沮如十日不退則生靈為魚鱉
 矣且又往時運道一在湖中一在江海上在湖中者來自曹娥循湖塘經
 城南至西興在江海上者來自錢塘時凡閘廣運入錢塘者必經紹興北
 海上凡塘下泊處輒成大市今皆廢矣前人謂西江古道當通鑑湖舊浸
 當開此時正宜開通而其勢頗難惟在決去漲沙增高隄防疏築溝澗開
 壩通開則斯民庶乎其無旱潦之虞矣余謂之曰世有神禹則天下無乾
 門不然開江固難決沙亦不易也有長民之責者可不隨時相度以為之
 所哉

夫湖以溉田而浙東尤資其利但滄桑變易而
 漲沙封泥日漸增長民遂困以為田自是爭訟日

繁而寧紹為甚、有司知任佃故事、只欲廢田為湖、而不知泥沙壅遏、不能積水、雖廢其田、無益也、况湖亦未必盡可為田、其稍低處所、就其限為田、得利之人、後主泥沙、築成河道、俾之通流、稍存淤淺、即時挑浚、則田不妨而湖不涸、兩利俱存矣、

上虞 萬曆元年鄉民王茂貞上 奏得 旨下工部省移兩臺行會稽知縣楊維新上虞知縣林廷植會勘得三湖創自漢唐、潞水灌田、實五鄉民利、祇因各湖高阜、虞所原額田、小民因將近田湖地、屢次佔種、各經 奏勘立碑禁葦、豪民仍復佔至嘉靖三十九年以後、佔種、議令復退為湖、以後凡有仍前冒佔者、無論多寡、比依強佔官民山蕩湖泊、問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盜決者比依盜決河防毀壞人家、漂失財物、淹沒田禾、犯該徒罪、以上為首者、問發充軍、事例隨行上虞縣查照原議、築塞孔堰、開修理小穴等開、每開設閘夫二名、湖東湖西老人二名、以司啓閉、曹稽溝開仍舊為便、不許遷移、備將改正過緣、由刻立碑石、以垂永久、萬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可、知縣楊為棟勘議 查得上妃白馬二湖、自東漢有之、後因溉田不足、唐民屠五鄉者、割田為夏蓋湖、形上妃高與夏蓋埒、接諸山澗之水、由豫草堰入于夏蓋湖、白馬比夏蓋畧低、則築孔堰、接山澗之水、由石堰入于夏蓋湖、

而夏蓋則總納二湖之流、傍通三十六溝、開疏派于各鄉、灌田十三萬有奇、當一邑之半、譬之人身、以上妃白馬為咽喉、夏蓋為心腹、昔曾勒之碑石、云佔湖一畝、妨水利一十六畝七分、祇緣湖濱高阜、虞有額田、而得田家遂倚田侵佔、然猶未敢公然無忌也、至嘉靖四十一年、署縣林判府丈田、缺額而佔田者、乘機賣入冊中、為廢湖、張本雖經王茂貞具奏奉 旨行委會上二縣知縣勘議、將三十九年以前者、准為田、以後者、悉剗復為湖、其孔堰則堅築之、使無洩也、已復詳奏、復至萬曆九年、又經丈量、即三十九年以後、續佔者、且混入冊矣、至萬曆十三年、朱知縣議、復西溪湖、割去民田、給帖撥補、而奸民移址改換、借號影射、恣行侵佔、且于春水溢、則開孔堰、排己之浸、溢以便東作、夏水涸、則盜決石堰、反利人之湖、蓄以贖灌、澆是上妃白馬、獨有利無害、而夏蓋湖不惟無水之源、頭昔也由喉注腹、今則由腹而逆出于喉、喉經荒旱者、蓋以此、而今權宜利害、有兩議焉、查得茂貞奏復抄招三湖額田、

共二千五百六十畝九分，即將三十九年以前者推為田止田九百四十一畝，連前不過三千五百餘畝。今據白馬湖居民稱額田七千餘，上妃稱額田三千餘，況有夏蓋未查，除前三千五百外，蓋皆續佔，但原卷已燬，幸有四十一年魚鱗圖及林通判丈量十二格冊可考也。欲為久遠之計，合照萬曆四十年之議，將原額田并三十九年以前入冊者及朱知縣撥補西漢湖田四百九十餘畝，查出某湖若干，分別丈量，許其為田，令得田之家自築高堤，用防水潦，以外悉退為湖。此一議大有益于五鄉十三萬之田，而頗不利于兩湖水勢，自橋板量下低至三尺八寸，積水以此為準，則白馬不但額田無妨，即續佔者亦與田底平也。寧至淹沒上妃湖，尤無碍，合將開改溜水石壩舊開門廣止六尺，以直而瀉，今增一長二尺，以橫而瀉，遂有餘則自洩，止平石則則常瀦矣。其三十六溝易洩去處，如朱家灘亦宜改為平水石壩，洩其汎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四

固其傳書如前制，其長壩謝家塘係土築而不免拖船宜改築以石，其陸家溝河清溝其土薄也，漁者易于盜決，宜令得利民修開四丈餘，則夏蓋即不能實受二湖七十二湖之水，苟非大旱亦可無患。彼白馬佔田之民猶以苦水為辭，不知壩之取準于田底，則斷無沒田之理。至委訴民為魚蠶，今勘居民住址去額田高甚，豈復有低等窪田者耶？則改溜水石壩之議，所宜亟行矣。此一議則大有利于上妃白馬，而小不利于夏蓋，不必接動上妃白馬佔田之家，而亦可少安五鄉人民藉除之意，似為易行。至于夏蓋新池新田者，必嚴為剗毀，以杜將來效尤之勢，不然則日侵月削，數十年後不至如上妃之盡佔為田不已也。知縣徐待聘申文：上妃白馬在夏蓋之上流，接諸湖之水，停蓄夏蓋，故必二湖之水滿而溢，然後上妃由穰草堰白馬由石堰轉入夏蓋，由夏蓋分注三十六溝，以資七鄉之灌溉，而論勢則湖東低于湖西，不止尋丈，若東壑孔堰使二湖之水行走餘姚，則二湖可成沃壤，夏蓋之水

反由石堰盡流至孔堰，為二湖佔田者之利，而夏蓋漸為陸地，是昔之建二湖也，所以培夏蓋之源，而今之佔二湖也，徒以決夏蓋之水。三湖者將存一湖，而其源不長，其涸立待矣。自湖東刁民之盜佔，而又懼湖西之必爭也，于是投托勢宦以相影射，獨不思割田為湖者何心，佔湖為田者何心，顧以升斗之微而忍為刁豪者樹赤幟，亦可怪已。湖西之與湖東爭，刺膚之災也，為公也，府縣之伸湖西而抑湖東，從民之願也，亦為公也。良民敢怒而不敢言，有司能議而不能任，所以屢奉明旨，雖經憲詳而屢議屢罷。上妃白馬之佔田日加益也，為今之策，莫先于塞孔堰，孔堰塞則田不洩水，不洩則田不成，湖東雖欲竊據無所用之。其次改長壩，修溝開增湖塘，以至查數佔田，申嚴故決，盜種之數者，不可缺一。庶三湖還其故道，而七鄉受其永賴矣。

一築孔堰，上妃白馬之佔為田也，皆由附近居民私開孔堰，將二湖之水一洩而東，注餘姚，不煩工力，便成膏腴，故佔田者四起，而夏蓋湖之水源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五

竭湖東湖西之爭未已者，全在此。若改堰為溜水石壩，溢則流平，則蓄廢上妃白馬之水，仍歸夏蓋湖，而七鄉十三萬之田，俱資灌溉矣。兩湖額田之形，原高于湖，彼藉口于潦之為害者，妄也。其改壩規制丈尺，具前議中。一長壩，長壩與餘姚接壤，乃三湖各溝開諸水所合流之處，其瀉于姚，勢如建瓴，故孔堰固三湖之尾閘，而長壩尤三湖之漏卮也。雖常建閘以時啓閉，近因興船欲避梁湖之官稅，往取道百官等鎮，以達長壩，而該土豪民又利其私稅，遂使閘無寸板，一任水之奔注，船之往來，恬不為怪。閘旁壩原係土築，船既由此拖過，則壩易坍塌，又何怪三湖之水不瀉，而一遇天旱，即苦弗歲也。七鄉民所以請改閘為壩而壩必用石也，其謝塘之利害亦如長壩。

一修溝開夏蓋湖東西共有三十六溝，以分注其水，又有塘以捍海之鹹水，有閘以瀉湖之淡水，其西固無恙也，惟東二都至五都如陸家河清及小穴夏山等處，泥土淺薄，易于盜決，故土豪因而偷水灌田，又因而拖船捕魚，近

該勘視大非舊制若春雨連綿山水泛溢其潰也可立而俟矣應令管湖老人及圩長將各溝作速修濬無致傾洩其剛亦以次輯理堅固庶鹹水不入淡水不出而七鄉之田無旱乾之害也 一增湖塘夏蓋湖三面枕海其北與抗之鹽官相望所恃障海捍田者全賴湖塘今塘皆坍塌低狹僅存一線之路蓋非獨湖東之盜決其北新漲沙地漸成沃土及屬之窳戶者假窳名色顯然決湖之水以自利水多從旁孔出故塘之劑也滋甚及今不為修築或風濤衝激或雷雨浸潰將海潮直入其腹內其始尋丈其究滔天悔何及乎應照原議令得利人夫修築閱四丈有餘以防奔溢之患 一查佔田帖因佔田非由祖業非由價買夏蓋湖之窳優者較之上妃白馬稍難上妃白馬一決孔墮便成田矣若夏蓋之佔湖者雖假工力藉經理然大山下荷葉山馮家山鷺兒斗等處在：皆有肥田皆不止數百畝而每畝皆歲收十鍾自種自食以官湖為己業尚亦有利哉近又有借還湖之名而敢為佔田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六

倡者則西溪湖之業主是也未知縣議復之日恐豪民為梗遂以新漲沙地給帖抵補而湖田亦在內有帖止一畝而包佔幾十畝者又有假托有帖而移址換段恣其侵漁者非獨復一湖廢一湖于民情為甚拂而以有限之官湖供無窮之欲壑其勢不併夏蓋而盡田之不止今除嘉靖三十九年及萬曆四年入冊作額田外均應裁之以法亟為剷復者也不然今年具奏明年具呈今年勘議明年究招而卒無了案使佔田者坐享其厚利誠不知其所終矣 一嚴故決佔種法不立則民莫知所從法不嚴則人又易犯三湖之水灌田據湖經稱佔湖一畝妨碍灌田一十六畝七分其非他湖之比也明甚今上妃白馬僅存消流皆為刁豪佔據而夏蓋亦漸失其舊壘奉 明旨剷復卒東之高閣而未終局者則以上之姑息太過故數十年築道旁之舍致佔田者日加益也夫強佔官民山蕩及故決河防律例凜然誰敢干之豈堂：三尺獨不行於三湖耶此後應照律例究擬仍追籽粒庶佔者決者懼

法而不敢肆無忌憚亦復湖之一端也 海塘在縣西北寧遠新興二鄉東自餘姚蘭風鄉西抵會稽延德鄉元大德間風濤大作漂沒寧遠鄉田廬縣後闔境之民植提備土以捍之費錢數千緡完而復圯後至元六年六月潮復大作遂成海口陷毀官民田三千餘畝餘姚州判葉恒相度言海高于田非石不能捍禦府委恒督治適滿代去縣尹于嗣宗募民出粟築之至正七年六月大潮復潰府檄吏王永議築未勸民田出粟一斗以相其後伐石于夏蓋山其法塘一丈用松木徑尺長八尺者三十二列為四行參差排定深入土內然後以石長五尺闊半之者平置木上復以四石縱橫錯置于平石上者五重大牙相銜使不搖動外沙穴窟者疊置八重其高逾丈上復以剝石鈐壓之內填以碎石厚過一尺壅土為塘附之趾廣二丈上殺四之一高視石復加三尺令潮不得滲入塘成凡一千九百四十四丈歷加修築 通明壩^{卅二}在縣東三里宋嘉泰元年置海潮自定海歷慶元南抵慈谿西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七

餘姚至北堰幾四百里地勢高仰潮至輒迴如傾注上枕運河下通省河商船必由于此宋蔡舍人肇明州謝表云三江重複百怪垂涎七堰相望萬牛回首蓋自浙江抵鄞有七壩此第五壩也 中壩一都^{卅二}又名新通明壩去縣十里在鄭監山下急遞舖西南永樂間鄞人知度以船經舊壩灘流壅漲益運到需大汛始得達舟常坐困建言將縣東北舊港開浚自黃浦至鄭監山置新通明壩往來便之嘉靖初有奸民私置幽窪洩水知縣楊公紹芳廉知之遂鳩工堅塞焉^{卅三} 梁湖壩十都在曹娥江東岸每遇風潮衝損移置不常元後至元間思濤壩潰邑簿馬合麻重建入我 明嘉靖年間江潮西徙漲沙約七里^{卅四} 鄭○若浚為河移壩江邊以通舟楫壩仍舊名 萬壩^{卅一}壩近嵩山長十丈^{卅五} 紹台二府往來必經之地

嘉泰志辨鄞道元注浦陽江之誤 今按上虞縣志曹娥江始寔名浦陽其源自東小江亦由浦江來十道志婺州浦江之導源出此是知浦江一源而分二派一北由諸暨直下至山陰蕭山間為錢清江鄞所謂逕諸暨與池溪合餘暨之南與浙江同歸海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者皆是也一則紆而東至嵎縣出始寧門乃折而北至上虞會稽間為曹娥江鄞所謂東田北轉逕剡縣始寧虞餘姚西北者皆是也謝康樂山居目擊為賦又自為注不應有誤惠連謂昨發今宿若錢清似不須隔宿餘暨乃蕭山舊名非諸暨曹娥未溺之前江固當有名且今曹娥廟當運河渡口故其名特著若稍南稍北又自不以曹娥名謂當時曹娥名未著亦名浦陽似是鄞說亦未甚抵牾但自則定未至浙東抵據籍稟括不免稍有清錯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八

水碓 碓者味山家多有之藉水之力以春石三制平法則以輪鼓水石轉峻法則以水注輪石轉又有木杓碓一輪之末刺者約以注水一滿則傾而碓石之唇白唇者計其碓無人水自春是也又水磨以水轉輪以輪轉磨又水車置法水中輪注水轉同輪至大竹管經水中則管皆滿及轉石上管中水乃下傾用以代碓碎制皆機巧韻書水碓曰輪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九

寧波府志分野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保
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後世說天之學皆因
之然皆遠無定據獨僧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而以星辰
河漢別其陰陽升降配以古今輿地是曰分野則諸家說天之祖也
春秋州鳩禘靈之徒所論諸國分星詳矣然不及吳越寧波故禹貢
揚州之域於春秋為吳越地於分野則始見於周禮鄭玄註曰星紀
吳越也范曄志星紀起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於辰為五於分野為
吳越然則郡之所占蓋斗牛女之次矣晉書星紀起斗十二度此范志
一度曹直星紀起斗十度此范志終婺女五度此范志蔡邕星紀起斗
六度此范志終婺女二度此范志一行星紀起斗九度此范志終婺
女二度此范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

女四度此范志三度諸說星紀且分皆不同蓋然語斗牛女為吳
越之分一也班志吳斗分野越牽牛婺女分野此又分星紀為二而
吳與越又自有分矣以事應驗之漢桓帝熹平間熒惑入南斗會稽
許昭聚眾為亂攻破郡縣此見斗又獻帝建安初熒惑太白聚
牛女孫策權開江東此見牛女陳之末有星孛於牽牛叔寶亡此又
越吳通嘉靖癸卯七月熒惑入南斗占主東南大饑荒是冬及明年
春自淮揚大江而南歷蘇浙東西斗米穀百錢道殣相望此斗又
然則星紀之在吳越又不可分矣春秋越得歲吳伐之卒受其咎此
又實有所分與班志合然以天官書論之又別有指按遠史天官書
而前曰熒惑舍曰宿贏其國有兵不獲隨其國有憂將亡吳越均在
星紀然吳在越北越在吳南豈是時歲之所入適歷北而南吳當其

退度而縮越當其進度而贏故越有吳兵卒不使吳得復而吳因以
亡乎此當驗歲之退吳而進越不當言越之得歲而吳之不得歲
正不可以此而分星紀矣有辯星紀之非吳越者曰吳越南星紀北
然以曆家仰儀之理推之仰儀反以觀天取則星紀在北而光燭於
南其以吳越當之者從星紀之所燭也春秋元命包牽牛流為揚州
分為越國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此又不及蓋
舉其中牽牛則前後二星皆舉之矣故言吾郡之分星其為星紀也
信矣若其他有應在星紀而不專於吳越者又有占吳越而不止於
星紀者天官書歲右轉居丑與斗牽牛俱出東方名曰監德其失次
有應見柳早水晚旱班志亦曰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火名曰監德
在斗牽牛失次早水晚旱按二史所具畧同然柳為魏又班志孝景
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婺女粵也又為齊二年七月丙子火
與水晨出東方日守斗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吳也又為粵按吳越
固矣然又故三年有七國之禍吳膠東膠西淄川齊遂破滅伏尸流
血其下孝武建元三年四月有星孛於天紀至織女織女為婺占曰
有女喪陳皇后廢則女又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南斗越公越有呂嘉
王后之亂漢兵誅南越此又及於南海元帝初元二年四月客星大
如冰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渤海水大溢六月閩東大饑琅邪人相
食此則南斗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夏賀良等請改元建
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未幾卒有王氏之篡此牽牛又繫漢星紀北
斗王衡第六星主揚州以五巳日候之以丁巳日候吳郡會稽此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一

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婺女粵也又為齊二年七月丙子火
與水晨出東方日守斗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吳也又為粵按吳越
固矣然又故三年有七國之禍吳膠東膠西淄川齊遂破滅伏尸流
血其下孝武建元三年四月有星孛於天紀至織女織女為婺占曰
有女喪陳皇后廢則女又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南斗越公越有呂嘉
王后之亂漢兵誅南越此又及於南海元帝初元二年四月客星大
如冰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渤海水大溢六月閩東大饑琅邪人相
食此則南斗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夏賀良等請改元建
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未幾卒有王氏之篡此牽牛又繫漢星紀北
斗王衡第六星主揚州以五巳日候之以丁巳日候吳郡會稽此吳

應北斗之第六星一行所論星紀分野自廬江九江淮水之南盡不止占星紀矣又逾南河州得漢丹陽會稽豫章西瀛彭蠡臨淮廣陵至於東海又逾南河州得漢丹陽會稽豫章西瀛彭蠡南涉越州此東蒼梧廣西南海古百粵之國越之粵循是求之自有大司徒保章氏之說而鄭玄所定分星因鳥時所謂吳越者自勾吳於越之地言之也周之初淮夷猶在中國之外於吳越宜益遠矣虞肇十二高貢九州則司徒保章之星土宜止此而春秋乃以吳越定星紀是已濶於周禮之初意况自吳越之外而有一行所陳如斯邈哉及推之遷史班志星經等著而星紀之占又不止吳越吳越之應又不專星紀班志復曰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數之元三正之始而遷史亦曰斗牛女祭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此豈星紀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一

次本有定分而其所闕者大有限於吳越之區者乎若夫北斗玉衡執天之樞九星宜各有分主而吳越亦與丁巳之占豈其他所入之度有深淺緩急而其歲月日次亦有辛壬癸甲久近晨夕之異致乎此固今靈臺司曆者之職而分符治郡者所當躬脩而俟應者也子產之言曰天道遠人事通舍是則吾不知之矣

寧波府志海防書 祖宗之制於邊海郡縣經營控制為備蓋至嚴也語形勢之遠起遼海而終瓊崖考浙之東西首激乍而達蒲壯吾郡南連台温北連溟渤並海幾六百里置衛者四曰觀海曰定海曰昌國而寧波衛則附於郡城衛之障置所者十曰龍山曰穿山曰鄞衛曰大嵩曰錢倉曰爵谿曰石浦前後所舟山則懸峙海中而中中左二所在島所之障置巡簡司一十有九曰螺峰曰岑江曰岱山曰寶陀四司環置舟山之曰甬東曰大嵩隸鄞曰粘浦曰向頭隸慈曰結埼曰塔山隸奉曰長山曰穿山曰霞嶼曰管界曰太平隸定曰爵谿曰陳山曰石浦曰趙舉隸象莫不因山整谷崇其垣墉陳列兵士以禦非常復于津陸要衝置為關隘曰東津曰西渡曰桃花隸鄞今復置列兵船以備倭寇衝突曰定海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二

在南薰門外最高衝要舊制額設指揮一員旗軍五十名盤詰舟航以防姦細官哨戰船亦泊於此今增協守民兵福倉大小戰船悉為舟山關舊制額設官軍無詰停泊戰曰文亭關曰長溪關船今增置福倉等船防守曰杜湖關曰石浦關今遺塔山巡曰竹頭寨曰長山寨曰小泆港隘曰青嶼隘曰磯頭隘曰錢家隘曰梅山隘曰慈惠隘曰橫山隘曰螺頭隘曰破盞隘曰小沙隘曰沈家門水寨曰路口嶺隘曰岱山隘曰大展隘曰何家纜寨曰仁義寨曰赤坎山寨曰黃沙寨曰粘舉寨曰土灣寨曰南堡寨曰游標寨凡二十有五皆屯兵置艦以為防守其中若定海關舟山關湖頭渡寨沈家門水寨游標寨南堡寨小泆港隘最為要害自昔至今尤致嚴焉定海置烽墩一十三穿山烽墩十鄞衛烽墩六大嵩烽墩六舟山烽墩二十五觀海烽墩六龍山烽墩六昌國烽墩三石浦烽墩

二錢倉烽候五爵駱烽候四咸設旗軍以瞭望聲息晝煙夜火互相接應若霏霽之三塔山舟山之朱家犬蓋峙最高所望獨遠故設總臺多撥旗軍戒嚴尤亟設總督備倭以公侯伯領之巡視海道以侍郎都御史領之洪武三十年以後總督領定臨觀三衛設一把總指揮松海昌三衛設一把總指揮金盤二衛設一把總指揮海寧衛設一把總指揮分方備禦各有攸司海上諸山分別三界黃牛山在慈谿縣北大海中馬墓長塗册子金塘大樹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壇頭等山為上界灘山許山羊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衛大佛頭等山為中界花惱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為下界率皆潮汐所通倭夷貢寇必由之道也前哲謂防陸莫先於防海沿邊衛所置造戰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四

以定臨觀三衛九屬所計之五百料止定海一隻四百料二百料火舫等船一百四十有三昌國衛四屬所四百料等船六十有七量船大小分給兵仗火器調撥旗軍駕使而督領以指揮千百戶每值風汛把總統領定臨觀戰船分哨於沈家門初哨以三月三日二哨以四月中旬三哨以五月五日由東南而哨歷分水礁石牛港崎頭洋孝順洋烏沙門橫山洋雙塘六橫雙嶼嶼礁洋抵錢倉而止每哨抵錢倉所取列單凡韭山積固大佛頭花惱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由西北而哨歷長白馬墓龜鱉洋小春洋兩頭洞東西霍抵洋山而止哨至亦取凡大小衛離許山丁興馬跡東庫陳錢壁下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即由此南通於甌越北涉於江淮皆以南北兩洋為要會而南北之哨

則以舟山為根抵昌國戰船南哨則抵於松門北哨則抵大嵩分哨之期有同於三衛而與松海哨船別統於把總至六月哨畢臨觀戰船則泊於岑港定海戰船則泊於黃崎港昌國戰船則泊於石浦開祖忌颶風大作舟必避之仍用小船巡邏防守備至密也今日之倭奴更不可以春汛期自三月至五月為汛期六月八月汛復可渡海亦有停泊海島乘而備禦宜益加嚴矣皇上軫念元元震耀神武命將興師以誅不庭舉祖宗之舊章而振飭恢弘之設總督直隸福浙軍務大臣及巡撫都御史命卿佐以督察軍務督視軍情三十四年命工部尚書趙文華督察軍務以藩臬分任兵備調發廣東橫江烏尾船二百餘艘改造福清船四百餘隻俾進五百料等船於軍四民產稅蒼沙民船復數百隻召募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五

建兩廣和徐山東松潘保靖永順泰植麻遠鎮溪大康及蒼處等兵不下十萬勅鎮守總兵駐劄臨山今改劄定海責協守副總兵駐劄金山今改劄吳淞責恭將分守各府杭嘉湖一恭將寧紹溫處一恭將把總統轄諸衛舊制四把總今分為定海為昌國任與兵備同把總統轄諸衛舊制四把總今分為定海為昌國總裁去備倭總督而各把復有游擊游兵統兵等職以督水陸之兵皆題奉欽依一時任事之臣非不德輝謀畫務底安攘而豺豕日繁烽烟未靖者蓋以蹊徑日開而告急者多則疲於奔命度幣日匱而費用者乏則窘於設防糧餉不特而凍餒者眾則怯於應敵主兵不實而召募者多則難於行法此皆用兵之大患也試舉目前之事籌之倭奴入寇自彼黑水盛舟行一二日抵天堂

山復一二日渡官綠水陸陳錢壁下漸經濁水西北過步州洋亂沙入益城可犯淮安入廟灣港可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矣西南過韭山大佛頭積固山入黃華港可犯温州入桃渚海門帖門諸港可犯台州再越而南則涉閩廣矣正西過茶山入瞭角嘴大江口涉谷積狼福山諸港可犯通泰儀常鎮過馬蹟灘許羊山歷崇明七丫白茅劉家河吳淞黃浦白沙灣諸港可犯蘇松過大小衢徐公石塔山馬鞍山登梁庄西海口西嘴頭可犯嘉湖入驚子門赭山錢塘江則薄於省城登龕山烏嘴頭可犯蕭山縣過漁山兩頭洞三姑山入煙浦三江可犯紹興臨山滙海三山過霍山洋五嶼烈港未登注十四掘泥烏山平石則薄於吾郡之觀海龍山慈谿登五家洋官庄龍頭則犯定海之西北界過岱山長塗蘭秀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六

劔山登干覽大小展則東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烏沙門順母塗登沈家門謝浦則東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大小干山十六門寨山盤嶼登閩山螺頭則西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東西首長白礁馬墓港册子山登岑江破齒則西北一面可入於舟山由舟山之南經大猫洋入金塘蛟門則竟趨於定海城下過穿鼻港入黃崎港則犯穿山過崎頭洋雙嶼入梅山港則犯霽衢過青龍洋入大嵩港則犯大嵩由東西厨入湖頭渡則犯奉化縣及象山縣之東界過韭山海關門亂礁洋登蒲門則犯錢倉所過青門閩登白沙灣游儂寨則犯爵谿象山之南界入石浦閩則逼石浦城與昌國衛宋時嘗於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浦以瞭望聲息在當時已病海氣溟濛風雨冥晦難於接應今浙直兵船督泊於苧兵

把總等官謂宜自春歷夏及小陽汛期直隸船北哨至茶山瞭角嘴海洋江北淮揚沿海復設總兵遊兵南哨至羊山馬跡灘許衛等官督領兵船哨守各洋港山等處蘇松常鎮兵船於海兵外浙船南哨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普陀等山溫台兵船又分別北哨則交於直海於道兵外又分一枝哨守馬跡一枝哨守兩頭洞一枝陳錢為浙直交界分哨守衢山一枝哨守長塗一枝哨守普陀路之始復交相會哨遠探窮搜遇有賊舟即為堵截馳報內境俾為預防復於沈家門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把總則駐劄舟山兼轄水陸而總參標下各選練精兵三千以聽征勦定海則屯聚重兵此為巨鎮賊或流突中界則沈門馬墓兵船迤北截過長塗霍山洋三姑與浙西兵船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七

為犄角而吾郡之北境可以無虞迤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青門閩與昌國石浦兵船為犄角而吾郡之南境可以無虞賊或流突上界則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於七里嶼觀海洋而恭將自臨山洋督兵船為之應援南截於金塘大猫洋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為之應援則沿海可以無虞是故今日之海防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山普陀衢山諸處為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巨艦雲馳倭夷之舟航弗與也火器發倭夷之短兵弗與也以我之衆制彼之寡以我長技制彼短技折蛇豕之勢而免內地震驚之虞斯策之上者也萬一疎虞而賊得登陸由坵泥歷烏山鳴鶴場踰杜胡嶺入慈谿由平石歷沈思橋踰孔家嶺入慈谿渡丈亭走車厰稠嶺寨

石塘灣涉鄞之西鄉可達於郡城則觀海向頭松浦之守不可以不嚴而慈谿新城之建實所以扼其衝由丘家洋越鴈門嶺由官庄越桃花嶺由龍頭越鳳浦嶺渡青林李溪可達於郡城則龍山管界之備與嶺口把截之兵不可以不嚴而丘洋金畧石墻之築實所以扼其衝由定海港可直走寧波則西渡東津梅墟桃花渡之備不可以不嚴而招寶山築城設險實所以扼其衝由夏蓋山走梁湖通明壩入四明梁衝出樟村小溪標社可達於郡城則臨山瀝海廟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四門石堰渡姚江入樟村以達於郡城則三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小沙港循長山橋鄞山橋七里店走甬東可達於郡城則港口置兵船防守港口置鐵發貢重發福船二隻倉船四隻防守港口添設本港民五十斤者一座調八葉船十隻汛期則巡邏哨探嚴則容其樵採與甬東巡司之備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八

不可以不嚴由穿山嶼頭踰育王嶺歷寶幢盛店可以走甬東則穿山橫港水陸之備不可以不嚴由尖崎踰韓嶺涉東湖可以走甬東則甯衢大嵩霞嶼太平之備不可以不嚴由趙魯白沙灣走象山渡黃溪歷仇村道陳嶺入乾坑橫溪挑江可以走甬東則錢倉甯谿諸濱海之備不可以不嚴由昌國石浦柘渚健跳黃巖寧海經鐵場缸窑黃溪青嶺入奉化渡蔣家浦越鄞江橋達郡城之西南則缸窑黃溪口與諸險隘之防不可以不嚴進設蒲門青門塔門金井頭等臨凡此皆倭寇所經之故道為郡城根本之慮凡在事任者所當宣戰而致力也然即之舟山故縣治也四面環海其中為里者四為寨者八十三其五穀之曉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之衆不待取給于外初以承平無事止設二所守之軍卒不過二十四百有奇

而歲月既久逃亡且大半失重以城垣低薄不足為固萬一夷且生心據以為穴則險阻在彼非有勁兵良將卒未易以驅除而彼方挾其利便四出攻剽則濱海郡縣容得安枕而卧乎此今日之所當首以為憂蓋不止如雙嶼烈港之為賊窟而已也夫海防莫急於舟師合定臨觀昌各港福蒼官民船可二百艘八槳小網船倍之今復增造福蒼沙船五十隻舊例船價六分則徵於里甲四分則扣於軍儲以充造作三年則輕修六年則重修九年則拆造其價扣除於月糧變賣於釘版而仍給公幣以佐之今之造船給稅又數倍於昔矣昔之出海旗軍食糧八斗五斗安家三斗隨行今之給餉水兵者又數倍於昔矣公私安得不困哉且昔日之水軍固皆尺籍之編伍未始徵兵於外方也間有老弱雜操傭夫冒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九

充固可簡而汰也自巡撫朱統過懲前弊謂土軍積脆不振乃悉從罷免專募福清兵船用之戊戌用之攻擊率以亡命副掠之徒而克敵愾于城之役于時識者已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而將來之患至不可祛除矣即今分舟而伍則詭名以冒糧一或不遂即有脫中之變奉調而行則劫掠以飽欲一或抗拒即有殺戮之慘及其臨陣格賊也非其生同里閭則其素所交通之人也啗以甘言嘗以隱語即倒戈而反走矣故屢戰而屢北自兵興以來以福兵而取勝者能幾何哉夫習知其不可而必欲用之有禦寇之名而無禦寇之實此誠所謂大舛也為今之計漸罷客兵而兼用土著使久而習其揚帆換舵之法戰攻衝擊之技宜無不便者况寧紹之民流亡直隸投充水兵者亦不下萬計彼閩人固能施長技

於浙海也浙人又能施長技於直海也歸吾浙人而行於浙海又
 奚不可哉此言用人可或謂今之水戰止能要擊去賊而於來
 者未能遏其鋒夫來賊銳而去賊債擊情易而攻銳難人情所習知
 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於方然之始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
 去賊者收燎於既燼之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用師擊來
 賊者僅一二見戊午泰將張四維擒朱家火之寇而要來賊者亦
 不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耳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
 賞以縱來賊之誅嚴於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同心協力急如救
 焚盡逼海外方來之寇則遠鄙又何不寧取此言水戰以擊或謂
 我兵陸戰每退怯而鮮成功夫倭奴常敗于水而得志於陸者非
 其勇怯有殊也交兵海上吾特以戰艦之高大帆艦之便利火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十

之多取勝耳至登陸而沉船破釜所以一其志也環龜自守專其
 力也顧能飽以饑我逸以勞我伏以伺我佯北以誘我蓋其以校
 儉習兵深入重地之窮寇與吾柔脆之兵相角逐勝負之數可坐
 而策也誠能察彼己之情即以其勝我者而勝彼彼握符取聚者復
 以威克厥愛行之寧不足以殄滅克頑耶此言陸戰當以古之善
 用兵者必先知其賞罰故金帛之錫茅土之封非濫捐之也莊賈
 之誅官嬖之懲非妄以立威也以為不如是無以驅之死地耳國
 家著令於敗軍之罰嚴矣見律飛罪今復奏擬五等賞功之例
 曰論首級凡水陸主客官軍民快槍斬有名真倭賊首一名
 從賊一名類并陣亡者陸殺一級不類者賞銀五十兩獲真倭
 漢人騙從賊一名類者陸殺一級不類者賞銀二十兩曰論奇

功如在海洋過賊有能要擊衝沉船隻或追連登山使賊不得登
 功如賊既登岸有能衝鋒破陣奮其聲勢或追出境或逼下船
 使地方不致受禍或所部兵少而擒斬多者均以奇功分信地守
 功論總督即時共題巡按作連勒格陞賞曰分信地守
 併把總及海防民兵州縣各信地如賊至不能拒守致賊
 突入者固當律以守備不設之罪若能奮勇擊賊獲有首級功罪
 相當者亦許滿請若罪小功多者仍以功論如賊從別港路出境
 有能邀截擒斬打復船隻所得貨物盡行給付仍照例陞賞至於
 故縱出入本港專圖避取賊曰計職任如武將自守備把總以下
 駐者應督撫官率完重治曰計職任如武將自守備把總以下
 下所領軍兵民勇五百名部下臨敵擒斬真倭每五名類陞一級
 十名類加一級千名部下每五名類陞一級十名類陞實按一
 級各以則列進陞至三級而止如獲功之前或以後失事革職者
 准收贖若總兵副總兵之與巡撫率將之與兵備水陸士卒俱應
 統領戰守機宜俱聽調度除在下有違節制者免究外其餘功罪
 奉將照所屬分論兵備隨之總副合所屬通論巡撫隨之但今經
 理之初督將臨山總兵分理海防金山副總兵分理陸地其功罪
 亦當查照分別重輕俱聽總督巡按酌量時勢究覈情實明白具
 題曰處報效凡有官員舉監生員人等督領家丁赴軍門隨賊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十

時酌擬奏請從厚陞賞以為懷忠慕義者之勸至於青民統領
 沙兵或屬把總或屬府縣官管轄者所獲功次仍照部下功論擬
 陞必如是而行之則有功不至於濫賞有罪不容於倖免而將士
 戮力用命矣此言賞罰或謂定海沿海舊通番舶宜准開廣事
 例開市抽稅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狡者倭非南海
 諸番全身保貨之比防嚴禁密猶懼不測而况可啓之乎况其挾
 貨求利者即非脯肝飲血之徒而指性命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
 藉者也豈以我之市不市為彼之寇不寇哉殷監不遠元事足徵
 當商舶未至而絕之為易貿易既通而一或不得其所將窮兇以
 逞則將何以禦之耶今之寇邊者動以千萬計果能一而與之
 市乎內地之商聞風膽落果能驅之而使市乎既以市招之而卒
 不與市將何詞以罷遣之乎夷以百市兵以千備夷以千市兵以

萬備猶恐不足以折其姦謀我之財力果足以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已則我之備禦亦無已果能屯兵而不散已乎此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邊儲而弭外患不已大繆乎此言番船是故修治垣隍慎固城守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譏察非常嚴禁關出一策也緩撫瘡痍固我根本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內也修復墜堡嚴明烽墩一策也繕治器械查復戰船一策也出哨會哨悉遵舊規一策也據險守要聯絡響應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外也至於練主兵而免調募之擾足財用而資軍興之需聚芻糧而給餉以時嚴賞罰而功罪不掩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為吾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可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十二

兵政書 國初以全額之糧養全伍之卒以全伍之卒充四境之備故海波澄宴狼烽息燧幾二百年號為太平間有疥癬之虞遣一偏師應之即望風而解避矣乃今尺籍空虛僅存罷贏原額三萬有奇今已耗損大半一遇小警輒恨顧魚鱗選悞觀望以戰則敗績以守則不足乃至徵發四方召募非類如狼苗等共布滿海宇而供億浩繁幣藏不繼遂至存留京運那貨益本抽取香錢以取辦支吾猶為不足而料民丁田曰兵費曰兵餉曰兵米諸色日殆十倍性昔兵無休期徵無停日而閭閻却逐之間十室九空矣當事之臣可不為寒心哉今欲為安撫久遠之計非他也不過舉祖宗之成憲軍復軍之舊額復狼之舊額振劑耗蠹而責其實效調停法意而與時宜之其何以明之清勾之法既壞里書脫

滿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管過高誅求收伍未幾而旋即窳匿矣至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之夫豈少也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而荷戈受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役及無妻者輒俱罷業雖贅壻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歲撥糧儲止準見在軍伍他皆謂之美餘歸諸計部其存留者又拖欠於民民侵欺於豪長官司置不為問而廉價之儲曾不及通欠之半糧安得復舊額乎故軍日銷糧日耗以至不可簡閱雖謂之無兵亦宜况可恃之以折衝禦侮為萬里長城乎軍既銷勢不得不募客兵糧既耗勢不得不額外科徵矧今募兵他省動越數千里徵發僅千百人未及至而已捐官幣民需不訾矣况至者未必皆精以之赴闕往貪餌致敗恐官府之詰之也即又棄戈而鼠走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十三

過道路率又逞其狼吞食殘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則汗漬婦女一或揮拒則露刃而謀殺人無忌由此而觀客兵有害無益明矣况使之久居內地間熟道路習知土風民俗之事必有不敢自焚之禍如元末苗帥楊完者流毒吳楚蓋可鑒已為今之計莫若奏復全額原糧盡充該衛所養兵募兵之用不得復以羨餘解京而悉禁拖欠侵欺之姦不得以國賦潤豪備如又不足不得已而加賦於吾民當不如今日之甚矣其足兵也仍嚴行清勾之法移查原籍有無丁壯可補者補之即贅壻義子年力強壯俱准收充原額如原籍果繁亡絕即於所在衛所間見在丁壯補足行伍不必執空籍以靡歲月其犯罪充軍者嚴為解發明隸尺籍如近年兵部題準事例不得有所隱脫又不足則召募土著之人膂力精壯者

程能試補仍復其身而給之食立以程限以二十歲為始五十而罷復為民有疾病復民者聽不苦之以終身不陷之以永遠則人皆鼓舞爭為兵矣仍籍應募他郡者責令來歸其冊籍則歲注之給以懸牌嚴其虛冒私替之弊當其精壯善鬪之時得以盡力武事而不出二十年後復為平民則皆知自 而重犯法不至叫呼無賴為去人如此則軍無缺額糧不虛糜而必無不任戰之民死于無罪者矣夫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以江海為坦途伍員對閭閻以舟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

行樓車走軻者當輕走騾

為長技以火攻為要術乎舊制官哨戰船勢鈍而難進銅鏡碗口力疎不足以遠邁乃更用福蒼等船即大小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十四

樓船之遺制用八漿小漁船以突冒周旋其輕捷視驪騎以發貢佛狼機代砲石以鳥嘴鏡代大黃恭連弩而奮迅着物無堅不碎又制之最良者也群而肆之刑賞以勸懲之有不足以賈勇而威敵哉况保鄉井之人與去鄉井之人其踪跡不同也自衛其骨肉廬舍與衛人之骨肉廬舍其情不同也官司自馭其民與馭千萬里外不根之人其約束不同也主兵漸強則客兵自可次第罷遣斯非計之得者乎若夫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今之世祿統稔固宜力翼戴長於馭眾者矣寧無腹削以自肥用賄以干進者乎界之兵柄求無敗事不可得已昔者晉悼公使欒糾為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荀賓為戎右以訓勇力之士可以時使山林草澤行伍之間未嘗無干城腹心之士也歐陽修所謂求賢勞之士不必

限以下位 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技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即是說而推行之拊髀之恩庶幾可慰乎若夫各縣民壯巡司弓兵皆膺編戶之徭而司防禦之責者也今官府既占之以為勾捕跟隨之役而積年市猾又據以為窟穴或以錢乙而代趙甲或以一人而包數人支糧有名而戍闔無實官司查點則倩募以代應不知弓矢何物擊刺何技又可驅之以赴敵乎今宜如海道副使譚綸編立隊伍團聚訓練責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十五

領之官嚴勾稽之法明賞罰之令不許虛隸尺籍不許私擅占役是亦足兵之道也議者謂盡罷兵費兵餉諸征而總括一縣丁田增編民壯擇其壯勇有抵業者鄉舉里保以之訓練以之調遣亦可以漸代客兵而禁驚亡竄皆不足患矣議者又欲以鄉兵代官兵奏疏文檄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懼調遣之失業也糾聚之妨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而率以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強者挾詐求脫故冊籍未定而委官之業索已滿其充數者非貧難下戶則蠢愚無智而鄉長甲長則無賴懶氓也謂宜明示號令不調遣遠出不糾聚妨農委賢能正官親詣闕廂村落備查編戶隨其住居相近團聚大庄以二十二家為一甲就中選有力量者二名立為甲正甲副置牌一面上書甲正

某人甲副某人居民某人某人仍於五甲之內選其才能服眾者立為鄉長使之統領總置一牌上書鄉長某人管一甲正幾名某人某人甲副幾名某人某人各該居民若干某人某人列於各甲正甲副之後仍令每家書寫排門粉壁互相識察各備鋒利器械一件每鄉長管下置大旗一首及合用銃砲等項聽從鄉長統領前至空閒處所演習武藝一遇有警即便升旗舉砲各率牌內之人同赴要害地方設法把守併力截殺仍於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木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隨宜團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為激勵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庶幾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不待調發之勞而坐收保障之績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十六

田賦書 自昔神農教耒耜軒轅立經畫田制肇矣然而正畝垣開民粒有樹藝之利而無公歛之法故後世並耕之說資之及后稷教稼穡定九貢等田之上中下而成其賦商復為助周復為徹制什一以正其供而天下之中止始度矣春秋作田賦書作丘甲書四征公室求視和滕于時賦已無經况戰國瘠民以厚兵重歛以崇侈大狹小狹益不可勝言矣漢高之興易暴為仁文景繼之又玄默以尚儉其取民之制至三十而稅一或并蠲不征其為民惠澤甚溥也然當時議者又有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伍之譏此豈非額外之橫征非予於德意哉唐之租庸調最為近古國朝之制大略倣之即田而稅輕者庶幾於三十之一民借道而重若已幾於十之四五官田又合戶之身田而總括之以為五年十

年丁差之制則其役歛之重又甚矣洪武四年始令戶部給天下戶口由帖畧如今花戶短冊之制存戶存丁男女存事產既而為隅輪圍則備坊巷河渠隣比居址而不及事產嗣後信國公湯和大計吾郡之田而尺籍之每邑凡幾鄉之田凡幾萬千百十頃頃分畝坵分字號經界既正編為排花鱗次而不可亂其稅則上下其田之則而差之凡民田之重者畝不及六升而輕者纔一升有奇其肥瘠之數蓋大較不甚相遠也而田之名目則種不一民田而外有官田有僧田有道田而僧道又別有舊田有續田官田有抄沒有為事有塗漲有撥賜有書院有學有庄有院諸名色不可殫紀而其稅且倍蓰或什於民田官田重者畝五斗或七斗有奇僧道夏稅至五升有統即之周凡田共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五頃四百一十二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十七

有奇凡稅共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有奇各隨民之所占而隸其籍某戶占某鄉某號田若干頃畝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田有買賣稅有去來十年則大造黃冊而開會之某戶買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某戶除與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此其手實於官登之同版宜畫一不可姦也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大約田不均而名目煩則其弊在法而不在人賦一定而科歛重則其弊在官而不在法田畫一而欺隱作則其弊在民而不在官夫揚州之田下其壤定矣吳越有畊民而無其地其地狹矣故郡之田雖縣以五分鄉以數十辨其肥瘠可略見也即一鄉之中近河渠而沃衍者為肥其除為廢河渠之深者為肥淺者為瘠深而有源者為肥無源為瘠

初以肥瘠稅畝然未必一皆中况農之勤惰又自為肥瘠于其間又非鄉田為之也聞之故老云鄞田翔鳳鄉最肥往時信國量田民故决湖滄其田信國謂為水鄉特輕其稅畝升八合有奇即此知科則之重輕亦非平賦之準也田始占於寺曰僧田始占於觀曰道田始入於官佃之民而官收其租曰官田今此三田皆散於編氓而戶占之矣即如廣德湖之官田遠自宋熙寧間官收其租以為公費今之稅額即當時之租額也易而勝國又易而國朝乃其額則因宋之佃租以為稅法其他均一鄉也而肥瘠頓殊隔一勝而上下特異此可不為之變通哉故嘗類郡之田而約其數鄞之官田得民僧道田六之一慈奉定得十之一家得四十之一統而均之不過稍益民僧道田之稅額而官田之重稅可辦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十八

可均農田可免重稅可正編賣近因官田價廉乃可葦欺隱則見後此善之善者也嘉靖辛卯間鄞令黃仁山嘗欲舉此適定海令宋繼祖大為會計冊而上之糧道嫌於變亂版籍卒格不行若其田賦之輸奉有著令每夏畢則徵夏稅秋畢則徵秋稅五年則徵丁田十年則徵徭役二稅有本色則輸米麥有折京則輸銀解京而秋米本色自嘉靖初以轉輸海倉不便且海下官兵又便於得銀故復半為本色半為折銀價石五分貯之府庫按時而給謂之府折其官之催徵先期立為限程俾見年里役糾其不率該催促其輸運年分其辦細戶上其供上下相安無異議矣丁田正差以人為丁以田準十五畝為丁至黃仁山始視差法準十畝為丁此略從輕民之意也然田之重已加十五矣仁山又於附藉寄庄戶

每田二十畝則增一丁則又加十五矣然此特以懲詭戶之弊也今則不論詭戶皆如仁山加之丁矣官田舊以稅重凡丁差皆不及今則今則半民田矣又一切諸料價及兵費皆以田派曰以輕無田之小民也然田未必皆腴又時有水旱凶荒之災計租之入大約雖腴田亦半稅於官矣又通僉修城大戶以田倭米大戶以田買硝磺等大戶以田一切額外之征以田其賠償之費至售田以供而尤不足故埋人之諺曰將錢買田不如窮漢宴眠又曰有田磨戶門因田成禍門傷哉風矣國初田糧皆有定數自洪武以來凡幾造黃冊矣然今之糧皆洪武初年之糧而今之田則什二三耗非洪武初矣大抵水衝沙塞莽沒根深及逃絕棄業者無歲無之而新漲海塗江途諸田又不報官起科然則田安得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十九

耗乎又况猾民作姦注十六乃有飛洒詭寄虛懸諸弊故無田之家而冊乃有田有田之家而冊乃無田其輕重多寡皆非的數名為黃冊其實偽冊也何言乎飛洒洒富人多田患苦重役乃以貨啗姦書某戶洒田若干畝某戶洒田若干分厘某戶洒糧若干斗某戶洒糧若干合勺積數戶可洒田以畝計洒糧以斗計積數十戶可洒田以十計洒糧以石計而書手則歲收其糧差之羨其被洒之家必其昧不諳事或朴懦不狎官府者也甚有家無立錫之業而戶有田畝糧差之需至歲傭其身以輸猶不給孰知而閉之乎何言乎詭寄多田之家或詭入於鄉宦舉監或詭入於生員吏承或詭入於坊長里長或詭入於宦戶貧甲或以文職立寄庄或以軍職立寄庄或以軍人立寄庄夫鄉宦於各縣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

本縣寄庄何為者哉軍官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軍人寄庄何為者哉率不過巧為花分以鄰國為壑耳何言子虛懸趙甲有田而開與錢乙錢乙復開與孫丙孫丙復開與李丁李丁復開與趙甲李丁有開趙甲不收則併田與糧而沒之矣然飛洒者損人以裕己者也說寄者避重而就輕者也至虛懸則一切欺隱以負國課耳又有弊者則專貨書手悉以田歸書手戶糧亦隨之書手乃徑豁其田而糧則於十年之中歲洒合勺於一里百戶之內漸以消豁此以影射為姦者也又有糧存而田不稱則捏則官田以一埋十此以挪移為姦者也又有買田十而止開其八九仍遺一二於原戶又或收田而不收糧俾賣主受其害而已得城輸此以買戶為姦者也又有田本輕則而開作重則田本八九而多開為十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八十

歸於人因得輕稅之因此以賣戶為姦者也又有買戶已收其田矣而於賣戶則不為除使一田而兩戶糧差此以乾沒為姦者也或欲加之糧也則不加其戶之田而以重則移輕則或歲為之飛洒見其糧之增也則反誣為虛懸此以欺罔為姦者也凡此神妖鬼怪不可殫述填於紅圖不可改矣則改於黃冊印於黃冊不可易矣則公為洗補不得於小里則貨都總妄坐於小里不得於都總則貨縣總妄坐於都總雖歷屆更代不常其為故智一也不惟是也每遇一丁差之際即類取富戶之賄為之厚減其產以呈於官俾得輕鮮適有發其隱者即復賄賄該吏盜庫冊洗補而改移之如趙甲本田若干移之別年錢乙之戶假以為證既而首者知之復發其事乞證於府冊蓋是時縣之吏與同弊矣復謀盜府

冊洗補而改移之如縣冊首者復知將復發之無何即賄以乞免而其事竟不自嗣後錢乙知之曰我無田是趙甲竄而歸我將首之甲無何乞券於乙耳就乙戶而磨其丁差且賄之凡此皆意外不可窮之姦幸已發之而官不為之竟其然則睥睨者又何所畏而不為哉今欲使開會者准排花因字號不得無因而冒開則排花之存于民間者多非洪武間之舊而字號之制於此址者或子孫分析則以一號而分為二三或富戶兼併則以二三號而合為一號又皆漫不可據以為信也欲於開會之時官為履畝俾戶插田號親為丈量則於丈量之時又潛通里書泉減以從輕既不得一皆實而况藉之於丈量之冊者又未必一一對記於黃冊此又徒為之勞擾也欲以稅契為準則郡之故事實錢實契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八十一

自恃無他率不稅契而中有姦弊者反稅契以為他日事發之証此又稅契之不可憑也凡此弊端雖巧於高術者皆未有能別其隱然則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乎嘉靖六七年間郡丞曹山嘗為之法視戶之田多糧少者謂為飛洒則以田而賦糧多田少者謂為虛懸則以糧而賦田若近矣而孰知姦民之善弊者糧灑於人則必扣糧而賦田既虛懸則必捏則以從糧曾未有多少形迹之可稽其有多少形迹可賦田而賦糧者多良民之被害於弊書者也故山清查之法為良民之害者十七八而所得於弊戶之情者纔十二三又非計之得者也嘉靖十年郡令黃仁山素威嚴因令書手皆得自首其弊凡四五屆黃冊之隱皆悉陳于官是時書手憚山峻罰首告略盡奉化令陳縞又設為投匭使人皆匿名

從首問所得姦弊亦十七八然二令竟不能終黃冊之事以去而民之姦且復故矣昔信國量田之時任嚴刑重擊斷且當 聖代開國之際猶不能改前朝官僧等則之制以重貽後世裡則影射之姦而况於今日習熟神鬼之徒又何以甚其後哉自今觀之積蠹雖難以盡蠶而清查亦不容但已試舉其淺近者言之凡有數端一曰開首告之門凡書手之弊本人知之他書手知之各戶之弊本人知之本里人戶知之今須先令各書手各人戶自首其弊或嚴刑以威之使言或寬法以誘之使言其自首不盡者許他書手出首又不盡者許本里知因人出首自首者准免本罪其首他書手他人戶者亦准免本身應得之罪即以弊書弊戶之贖贖充賞其有不自首而事發覺者則重懲之而沒入其田凡得書手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八十二

弊竇則把其陰罪而令舉首以自贖又兼行投廳之法以一例十以十例百循而求之弊源或可塞也二曰嚴保勘之法冊之將造也令各花戶各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分為四項某鄉某項某則田若干糧若干麥若干其新收開除者備開收除某都某苗某人合通年里長所管十甲首為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苗十里長所管百戶為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都百里長所管千戶為一冊互相保結其冊一樣二本官為鈐印一存在官一給與執照以後但有虧弊連坐保結之人其各年各都各苗田糧必須總數相合有一不合即為姦弊尤不可不究也三曰清書手之戶姦書作弊多以己戶為之出沒須查其田多而糧少或田少而糧多或前屆少而今屆多或前屆多而今屆少或有田而無糧或有糧而無田或

欲保糧以民田為官田或欲酒糧以官田為民田一究其下落則不必盡窮花戶而其端已可槩見矣四曰明收除之數夫造冊收除不過一買主一賣主而已即寄在他戶亦即所寄之戶開會此除彼收本無不明而姦人則詐為展轉甲除與乙戶乙戶又除與丙戶至三至四有除而無收即為虛懸如前所云矣其為此者非實有是數番不過塗人耳目使官府不能窮詰耳今若嚴為之禁如趙甲既開與錢乙則錢乙不得復開與孫丙周戊既開與吳己則吳己不得復開與鄭庚但有展轉即係虧弊究問如律沒入其田廢幾其可也五曰革田糧重會之弊夫造冊開會田糧本一事也如其除與某人某鄉某則某項田若干該糧若干該麥若干其買主照數收戶各以過橋數為據此其授受甚明而其事甚約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八十三

也而姦書欲為蠹弊乃賄買該吏欺誑官府會田一番會糧又一番會麥又一番既得縱其求索而糧不隨田因得以輕為重以重為輕以多為寡以寡為多弊始百出矣如謂數目難清則田糧相隨者反難而田糧分為二者反易矣如謂查算不及則一番反不徑約而兩者反為便利乎此積一府數十年之弊所當力變者也六曰禁洗補之弊今夫民間之質劑不敢洗補防變詐也士人之書疏不敢洗補嫌不恪也況黃冊之造以獻天府以定官賦以察民偽重大莫加焉乃容有洗補半蓋姦狡之徒正以此行其變幻之術重改而輕改而重多改而寡改而多有改而無改而有趙甲改而錢乙錢乙改而孫丙或掩飾既遂而復反之或清查不及而卒不變姦始不可窮矣今宜於清審既定通造黃冊雖一

字不許洗補如其有之當痛懲其人即十易不為過蓋巧者足以
眩人之目而一鑿之於天日則纖悉畢見以是禁推埋之姦亦或
一道乎七曰重詭寄之役民之為詭寄者非好為是紛也不過
欲避重役而就輕役耳近者縣令曾承芳凡於寄庄附籍等戶皆
會以重差此最善於釐弊者間有跡同而非詭者則在臨時審察
之大率真者十不過一二而庸者則十之六七也其竈戶亦宜定
為之限每戶辦鹽一丁准免田差若干畝鹽丁優免之外悉照民
戶編差則詭寄竈戶者宜可少革矣極而論之昔之冊無弊而繼
則有弊繼也弊少而今則弊多豈今之人盡不如昔哉亦由官府
有以驅之耳官府之驅之者何政苛而役重民困不啻水火其犯
王誅以逃一旦之命豈其得已哉何言乎重役館驛館夫倍役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八十四

者率百數十金巡鹽應捕倍役日者率四五十金府縣庫子倍役
日者率二三十金司獄司獄卒倍役日者率一二十金一入其中
富者破家而貧者亡命豈其初則然哉用度日侈誅求日濫包攬
之市棍日肆吏卒之需索日繁耳又况皇木解戶之類倭米大戶
之類應者喪魄談者輒為吐舌哉故今欲革黃冊之弊非調停重
役不可非均官民僧道田之則例不可非舉按前數條之積弊不
可而人要在賢有司耳有子虛之智則民不能欺有西門豹之
威則民不敢欺非此二子而有想惻為民興利除害之心即不能
盡洗而更之亦可以得十之六七矣其調停重役語在徭役志中
倘採而行之不惟一方之利雖以推之天下可也

生員江緒東錢湖議 東錢湖一名萬金湖故會合七十二溪之流停蓄甚
洪而注流三縣七鄉之河其利賴甚博也自昔蓋七鄉之河足資三次放湖之
益雖元明亦地而苗不患槁槁為沃野至於全湖淤積不治而侵塞填壟者相
尋兼之漏洩無禁過早開放不盈半河窪者不支十日而亢者一不沾溉欲民
之無飢不可得已故濟湖之議在今日當亟講而力行之者也濟湖之日有
八一曰固湖防夫防以止水所以廣儲蓄而捍清決也今湖之為塘者八其尤
長者則高林塘方家塘梅湖塘也夫塘短則兩山夾隘脈或橫亘于下其勢常
固塘長則兩山不接皆容土所成其勢善崩非至堅厚不固黃羊方家塘決二
十里之外皆為魚鱉其已事可徵已今欲濟湖使深土無所歸宜以所蓄之土
即加塘上倍湖二丈增高五尺則雖侵湖二丈之水而所蓄之土既得所歸隄
防之築又曰以蓋固可永免潰決之虞矣二曰明水則夫湖水深漫莫知多寡
必置水則以準之然後蓄洩以時而湖水可常盈也自公湖居民或侵填以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八十五

居室或築植以為園林土薄勢卑湖水一盈輒掩其則至有竊減以就依者御
史張景雖嘗改正然亦未能通當舊則也今必於固隄之後準定水則使一湖
之滯恒足三河之用即沒入居室園林皆所不恤則所害者少而所利者衆矣
况其他本侵湖不治其畢亦已幸矣而况可復加顧慮乎三曰嚴侵塞之禁侵
湖之家以水為病春夏水盈輒除諸淤而縱洩之欲湖之無涸不可得已故
既立水則之後此水所不及之地白借為業者必嚴加大量水從重則起科而
籍之以排花流水使尺寸不得隱則重科之害庶足以抵白借之利而民或者
其有營心矣蓋已成之業不忍遽壞姑以是柳之湖是而猶有仍前侵塞必重
為之罪且并坐其塘長及里隣比並湖之民皆許舉首則屬禁之嚴庶幾民知
重犯法矣四曰重漏洩之罰東錢之湖有四曰錢塘曰梅湖曰平水曰高林皆
湖之所由以為盈涸者也比來塘漲壞夫皆取資難小戶克之既不能多捐功
力又不肯愛惜湖水舊關徒設不用板築但取薪茅雜沙土壘之恐其決也則

必從低下不與水則相平水一踰則為無限止盡皆溢瀉且以捕魚為利時常偷致平時無干湖之蓄人何望其為早乾之備哉今必取近湖富戶差點礮夫而塘長亦以士人之家任之則彼當自顧惜而盜淺之患可止矣倘或仍踵前弊開門不問土築欠高或包攬與人或巡哨不謹則重加贖罰不少寬或能無懼而知謹乎五曰去荻葑之害夫湖之所以淤塞者以荻葑葑葑葑葑之屬滋蔓其中日久湮積而荻葑之害實居大半自昔至今亦屢嘗濬之矣然或少除葑草而根在復生或雜之木出湖隄而旋復委置其在今日則蒸浸益甚夫謂宜課七鄉食水利之田始令出銀一分不足則增加之務以荻葑盡去為止而所去荻葑必募船裝載出湖直至江許交卸差其船之大小而優給以真令細民樂于應募而絕其種之復生則民固不免于出銀之費而要之以使適使之者也雖盡七鄉之民而戶徵一人助役但毋令輸旬鳥有不禁趨者哉即恐生一時而患及百年長民者宜不憚為之矣六曰公水草之利凡湖中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八十六

藻之生可以真田往時沿湖居民隨其居址山場所近各出力採賣雖其利甚微然亦足以為小民之一助乃今豪貴之家依勢作威恣行標管至真田之時重價勒民皆賣近湖之民或有取其業裡者輒肆管誣一備百夫借七鄉公有之物奪小民逃使之利此豈人情王法之所宜哉濬河葑葑之後當無此患但水土之性自能化生不久滋蔓則作備之後豈能免專利者之心哉此在當路者不畏強禦嚴為禁止而一以公之于民則濟民者庶不至于病民矣七曰築隄以通道荻葑可以舟載而濬湖淤土不可以舟載今日高林東木等堰比往轉輸及上下水者皆舟于湖屢有不測欲去淤土而便行人莫如即其中徑直處取淤土而為之隄起即家山麓計其長不過四百餘丈間四大高四之一固之以板植之以木則土有所歸湖之濬停益富而行者有陸走之便甚大利也或者以資石固隄費當不貲不知湖心之土欲以力致他所其費何如也以此資復爭為失計哉若梅湖與大湖之間舊有一隄宜亦增高倍

廣以去兩涯下之淤斯可矣八曰因土以成山夫湖之淺渾可濬也而間有不可濬者何也溪澗沙土隨橫潦而出壅塞浮漲幾與隄平豪貴之家遂借為田遺湖小民率行佃種如近年下水湖口之為者此發湖之漸甚不可不慮也蓋既耕為田其勢苦淺必洩水以便業水洩則灘漲皆出効尤而耕之者墮至矣如此不已湖欲無廢不可得已然淤土積高不可以頃畝等業必欲盡出于湖之外即百千之眾誰能舉之不如因高成其隨其所存聚為山阜傍樹榆柳使不為波濤所隨如方家湖塘之下有河一帶非舟楫所通即以傍近淤土填之既而成田官費以充湖之費人其地近山谷者即隨高低大小聚而埋之則淤土可以盡去而蓄水必多七鄉灌溉之利為世當欲誦之久或曰子之議則得美其如工費鉅萬民不能堪何哉吾人有言不一勞若水不逸不暫費者不久安西門約為十二渠民頗煩苦之約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難患苦哉庶百歲後期今父老子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八十七

思我言也其後渠成民牟利之數百歲後猶頌其功不衰况今民大湖利教若早災思欲濬治久矣因而率作之是為所欲也聚時并患若而無之天何不仰事想之有哉今觀唐之陸南金家之李夷庚凡濬湖有成績者皆祠之不忘蓋可知矣何獨至於今而疑之乎

宋吳潛以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使判慶元府寶祐六年准樞密院劄子勘會邊聲日急賊謀叵測合嚴行措置仍自金山以至徘徊頭初立烽燧接連激浦行下定海水軍一體措置照格聲援專委官同統制按跡險要均布地界置立烽燧分為三路皆發報於招寶山自招寶山至海洋壁下山者共十二鋪招寶山帶東北取至烈港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雖有七里嶼鐵杆山俱是小山每有風潮海浪皆衝激而上不可置立烽燧烈港山西北取至五嶼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五嶼山東北取至宜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已上三鋪若天氣清明烟火旗號僅可相應過海氣真濛霧露遮蔽風雨晦暝皆難應務宜山西北取至三姑山一鋪約兩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相隔稍遠不問晴明陰晦烟火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八十八

火旗號皆難相應三姑山東北取至下干山一鋪水路約一十五里下干山東北取至徐公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其二鋪汛息與烈港至宜山三鋪同徐公山帶西北取至鷄鳴山一鋪約四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其汛息與宜山至三姑山相類鷄鳴山直東取至北砂山一鋪止隔一港烟火旗號皆可相應北砂山直北取至絡華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絡華山東北取壁下山直西至石礮山一鋪風水便半潮可到稍遠一潮傍近別無以次山嶼二鋪汛息與徐公山至鷄鳴山鋪同白石街山東北以至西北別無山嶼皆深洋大海浩：無堤是為壁下山一鋪其自招寶山沿海抵向頭寨者共九鋪招寶山二十里至陶家酒店一鋪陶家店約十八里至貝十念五家前一鋪貝十念五家前約二十餘

里至澗浦山正覺寺前一鋪澗浦山頭約一十五里至沙角山頭陳亞三家前一鋪沙角山頭約一十餘里至伏龍山尾徐亞三家前一鋪伏龍山尾約一十五里餘至施公山王友二家前一鋪施公山約一十八里至周家塘鹽場周大家前一鋪周家塘鹽場約二十里至下澤山頭林大家前一鋪下澤山頭約一十餘里至向頭山分戍營外翁大家前一鋪其自招寶山沿江連本府有教亭者共五鋪招寶山約一十五里至石橋渡沈李二大家前一鋪石橋渡約一十五里至馬阻匯徐益戶家前一鋪馬阻匯約一十里至路林楊丹八大家前一鋪路林約一十二里至白沙王大家前一鋪白沙約八里至本府有教亭一鋪用兵五名合千人一名往來照管巡轄及招寶山一鋪增差合千人一名沿海以至向頭沿江以至府城亦如之鋪兵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八十九

奏每半月一書支給每夜發更時自看教亭貴號火平安牌至帳前傳入押教報履蓋法當於奉國樓置立一鋪相映以內郡耳目易駭遂從看教亭密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沿海烽火疾馳觀者悚懾

舟山志

舟山古邑治、四面環海、東接普陀、桃花、南連崎頭、橫水、西接長白、馬基、北連長塗、劍山、自所城至東塘頭、烽墩、程一百里、至南舟山、烽墩、程三里、至西破礮、烽墩、程六十里、至北干礮、烽墩、程三十里、其地之險者、東則塘頭、螺門一帶、地勢遼濶、而塘頭極險、遂利者常於此處、勾引盜艘、南則曹山、謝浦、梅家、螺頭、天童、密邇所城、關係匪輕、而梅家、整直、對曹山、大洋、倭奴、曾經入據、西則岑江、破礮、大沙、小沙、干礮、馬殿一帶、地形廣遠、雖有馬墓、兵船、然相去遙遠、嘉靖時、王直輩、曾自岑江、登岸、竊據、蘆花、舉結、巢、北則柯梅、白泉、大嶼、釣嶼、等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九十

而柯梅亦曩時倭夷蟻踞為巢穴、所當在在嚴防者也、蓋舟山周圍皆海、賊舟無處不可登岸、而東之沈家門、切近烏沙門、去普陀不遠、一望海洋、浩淼無際、島夷相迫、嘉靖乙卯夏、倭船百餘隻、突犯普陀、而入據之、遂至東陲、鼎沸及徵兵七省、費金錢四十餘萬、幸而撲滅、皆緣平日無備、致此禍患、實南北兩洋扼要之區、為舟山最衝險之地、宜設重兵以守之、今泰將標下官兵、分派三信、一時有警、策應不前、深為可虞、按地之極衝者、沈家門、誠重矣、而漸出塘頭、亦正不輕、皆昔倭奴流突之處、今屬盜賊窺伺之區、次衝者、岑江、破礮、二處、塗淺、易登、入犯為易、且自蛟門至橫水、崎頭、等洋、海面四

連、均宜設兵船、防守、天定邑為寧郡咽喉、而舟山為定邑門戶、據外正所以安內、舟山固則定邑固、定邑固則寧郡以達、紹郡俱固、有地方之責者、不可不深長慮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九十一

東五湖至西莊石馬山、與高麗國分界、西二湖至
蛟門、與定海縣分界、南五湖至隆嶼、與象山縣分界、
北五湖至大嶺山、與蘇州府分界、東南五湖至韭山、與
象山縣分界、東北五湖至陳錢壁下、與海州分界、
西北三湖至灘山、與嘉興府分界、

水程 定海關東約六十里至金塘、金塘約九十里至
舟山、舟山約一百四十里至普陀、定海關南約三百里
至湯園、青州、青州東約一百五十里至韭山、青州南約二
百里至牛欄基、牛欄基約一百里至金嶼門、定海關
北約六十里至烈港、烈港約百里至兩頭洞、兩頭洞約
二百五十里至羊山、

山

翁洲山自四明之東湖小白寶幢育玉迤逶而走大謝伏黃
牛越金塘葉子而崛起於岑港之西山、山稍北發二大脉而
南北岐之、西北一帶約六十里餘曰烏丘山、紫窟山大沙山
青嶼山五百畧山大周嶺山寺嶺山、嶺山犬頰河山長青嶺山平
石嶺山、山椒多方廣石碧流雙洞、馬畧山、山平衍環帶原隰之
北城於其間、綠五雷山、小危山、虞畧山、小蘆山、千礮山、山支脉
三江山、橫縮而東曰長畧山、大虞山、東湖山、白泉山、田畧山
祝家山、丘家山、北埠山、吊峙山、柯梅山、山地曠坦、田膏腴、析而
嘉靖間倭結巢、析而

為炭山、余山、小梓山、而盡、此屬富其去海中附麗者曰岑港
山、船泊處西埃山、桃推山、西莊山、魚龍山、長白山、馬墓山、北
泊處、官山、岱山、蘭秀山、瀟門山、長塗山、定北分南埠山、浦東
山、紫微畧山、天童山、南山、溪口山、王家嶺山、折而為虹橋山
青嶺山、突兀而起曰雙髻山、宋志雙髻山二峯如髻、矗立天
出諸山環繞起伏、咸所自、表特出群嶺、衆山羅列、城之四
也、相傳葛稚川煉丹處、鎮鰲山、舊縣治據其麓、山判而為
二支脉、左曰州衙山、嶼巖多怪石、翁山、一名觀山、去城東南
直處、嘉靖癸亥春、都督盧鏜知縣何曰舟山、形如城南三里、其
愈都、指揮李興、建文筆於其上、今廢、曰舟山、形如舟、因各
關山、國峯聳為城之內、案右曰晚峯山、峯兩五里、屹起長

寨

隘六

破蕩隘、與外港相對、居民螺頭、小洪、路口嶺、岱山、大辰、壑、青雷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九十八

自夏少康封庶子無餘為諸侯，以主祀事，是為越國。而鄞、句章、三縣為越東采邑，句踐無餘後也。周敬王四十六年，為吳所滅，尋復封之。既而返國，嘗膽勵志，遂滅吳，欲置夫差冢東，君冢是其地也。周屬越，秦屬會稽，句章郡至漢成帝陽朔元年，以冠警，徙句章後漢晉齊梁皆因之。唐武德四年，析句章置董州。八年，廢董州為鄞縣，則其地屬鄞。明皇開元二十六年，置明州，析鄞置翁山縣。因採訪使齊幹之言也。代宗大曆六年，廢於袁晁之亂。五代改鄞為鄞，則其地又屬鄞。宋端拱三年，置鹽場，熙寧六年，析鄞東之海中洲，因部使薛戎之言也。以蓬萊安期富都三鄉置尉，以主關，盜賊之事已而創縣，賜名昌國。益王安石于縣，其繁劇故分之。元豐元年，復益以定海之金塘鄉，共四鄉為下縣。而明之屬縣凡六矣。紹興十三年，戶部員外郎沈麟編類籍戶計萬餘，而丁口再倍。建炎中，高宗航海，舟次昌國縣，舍人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絕洋，犯昌國縣，欲襲御舟，至崎頭風雨大作，扣州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舟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九十九

公裕引大船擊散之，虜乃去。元至元十五年，陸為州。至正十八年，為古國珍所據。國朝洪武二年，改州為縣。十二年，立昌國守禦千戶所。時明州衛守禦千戶募成立地五百丈，未竟，次年指揮許友展踏蕪山成之。洪武十七年，我太祖以東南控海之地，乏兵以守，恐致寇害，命設衛所。及岑寶螺岱四道司，隸於縣。兵民又安，教化流洽，海東一隅，現模宏遠，誠駕宋軼元為我。明遠應擇禦於以親。皇祖撫御鴻猷，建於不拔，孰不願循此以往，世世無改哉。迨二十季湯信國奉詔處置地方，據圖到各所在地，圖華衛縣學校，而遷其民於內地。東縣為二所，帶屬定海縣。信國是舉，與我皇祖改州為縣，增立衛所之意，不亦天淵也耶。

舊邑曰翁山，宋志云縣城周廣五里。熙寧六年，析三鄉益之，改名曰昌國。始築城，鑿池。至元中，陸昌國為州。自宋元以來，倭夷微弱，不足為患。咄漁之民，惟知供賦，各安其生。國初，夷氛漸熾，我太祖絕其朝貢，嚴以備之。洪武二年，增



善昌國城池改州為縣設立衛所練兵恤民以固封守城高二丈四尺址廣一丈周圍一千二百一十六丈延袤五里關東西南北四門門各有樓穴水門於東南各置吊橋羅以月城城之上有雉堞二千六百七十二鑿舖六十外為濠自東南及西一千二百六十六丈北際山不設十七年改昌國衛二十季湯信國公徙衛於象山縣之東存中中左二千戶所屬定海衛革縣存民五百餘戶為定海縣 勅命總帥居守永樂十六年都指揮谷祥以地衛要重如修繕正統八年戶部侍郎焦公宏以城大兵少裁東北隅半里今廣四里半濠隨城廣城門凡四門各署名南曰文明濠橋外木柵曰迎恩東曰豐阜外木柵曰賓陽西曰太和外曰西安北曰永安外曰北周西北跨鎮蕪山東抱霞山餘皆平陸嘉靖四十季都督盧公鏜海道譚公綸增築敵臺二十處以備用武歲久傾圮萬曆甲寅李副鎮張公可大修築增埧濠以次完工修完城身九十八丈九尺女牆一千四百十丈三尺四門大城樓四座兵馬司房四座箭樓五座敵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一百

八座鐵木門十八扇吊橋二座石堤四十一丈此因其舊而葺之者又南門月城一座二十丈水門一座九丈兵馬司房二座總臺舖一座箭樓四座敵樓五座高舖三十八座

洪武二十年廢昌國隸定海縣議得沿海地宜原設總督備倭都司後倭寇為患督閩權輿策應不前添設參將一員駐劄定海分守寧紹地方嘉靖三十四年倭破臨山衛城撫按題 請添設總兵官一員駐劄臨山三十五年又議得定海為倭夷首道關隘尤衝乃改駐定海其參將改駐臨山隆慶二年 軍門谷 題改駐舟山

胡宗憲舟山論 信國公湯和經畧海上區畫周密獨於舟山似有未妥者蓋洪武間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蓬塞皆浙東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也自五島開洋衝冒風濤用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陳錢而始少憩然孤懸外海曠野蕭條必更歷數潮泊普陀鳥沙門之類而後得現我兵虛竄以為進止若定海

之舟山又非普陀諸山之比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為里者四為畧者八十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數不待取給於外乃倭寇貢道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為可巢者往李裨其登據卒難驅除可以鑑矣我 太祖神明先見置昌國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止設二所兵力單弱雖有沈家門水寨然舟山海大而哨船不多豈能必禦之子愚以為定海乃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也必修復其舊制而後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一百



衢州府志 防礦兵 嘉靖四十五年設兵三總共一千六百二十三員石匠內一總文徽州協濟兵餉俱屯揮府城訓練嗣後地方稍寧減兵一總免支徵餉實存官兵二總名為前左二營其營兵一總聽守備管領一總於所屬指揮千百戶中選堪用一員領之聽守備節制萬曆十九年間因夷情重大添設威遠營官兵一總計五百七員名聽守備訓練萬曆二十年七月分發二哨調征寧夏仍存三哨與防礦官兵併為左右二營每營復為五哨共計官兵一千九十員名匹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內奉文挑選每營復併四哨并中軍員役共計八百八十二員名匹續又奉文減去右營醫生將左營醫生隸之實存官兵八百八十一員名匹每年兵糧供繫本府給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一

開化縣志 開採 萬曆二十六年礦稅事起有謂開化六都大尖塢八都烏哨塢及四都三處礦洞可開者時採礦曹內監委官馬忠挾諸商至縣起工先窰大尖塢開兩月採礦砂四千斤約百斤意得銀一兩不償所費於時邑侯劉防範周詳奸徒歛戢及內監親臨疾不激不毋隨調停上下然礦利既日擊焉有又不肯空返侯不已議將雲霧山官木召拚得四百金抵充礦價內監既去礦洞仍封苛歛不行民不知後地方晏然仁侯之力也後三十年而有議採木雲霧之事

雲霧山者邑宦宋氏山也僻在二十四都界德興延柔頗廣而中阻深嘉靖間吾氏與宋構訟吾點甚揚言此山藪盜為不軌以障當道而傾宋勘者至則植檝攀煙惑之宋宦長者不與爭入此山

於官而訟遂息官為令每五年一焚林昔追萬曆中劉邑侯有拚木抵礦之議土人李辛成等納價四百緡之蓋宋氏所遺盡於此番矣不知何故山名四馳奸徒垂涎天啓初有幣兩臺願自備工本採木助邊餉者事下本邑已而竿擗紛至皆大力者主之王侯曰此非躬勤無以寒饒口遂深入其阻據實申報邑人亦始知此山之實無木也然奸徒意未已竟走京師適大工興旁搜利孔言路遂有據其說以聞者甚謂山方千里木可棟明堂地可興屯旨既下浙上下愕貽利害巨則邑巨姓及隣山居氓洵：將巡徙而但虞方下車殺然身任之亟往勸如王侯言則陳七不可一不必侃：爭之未幾道尊孫即尊舒獲勳知候議不可奪遂詳撫臺潘疏請罷採當是時當銳意黃山之役以為雲霧即黃支別於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三

浙縉紳在京者合疏稱雲霧屬浙與黃山了不相干因以伸撫臺之言竟得 旨報罷第嚴居民竊取之禁
 金竹嶺巡簡司在縣北六十里因六都八都礦洞地方遺廢州礦賊竊發特設防警於此邇來礦雖久閉而徽嚴之界多盜巡簡逆住馬金鎮以便彈壓巡緝第當以禦暴為功勿以廢蓋為利則官與地宜矣

華埠兵營在縣南三十里隆慶間二十七八等都屢被流寇劫掠因設營於此把總一員哨官五員每哨管兵百名以時操練各處巡哨寇盜歛跡兵民相安後兵經調發遂不復設止本府兵二十名每季更番戍防葉溪嶺蓋開常王之交寇盜出沒地也近年盜屢發長峯地方邑侯但建議華埠與葉溪嶺相去十五里華埠一

大村落人煙輳集無所用兵惟葉溪嶺最為孤寂山北界德興王
山南即開化常山四縣陽界足音罕至宜行旅往白晝被劫
而葉溪為孤峯絕頂以二十人而終日枯坐一窮山四顧無障其
勢必不能持久今本縣親履其地再四籌度與其虛設此哨有防
護之名無防護之實政不如移守石門於防守最為喫緊蓋石門
為常山要地而長峯一帶逼近石門其中窮源僻壤層岫疊嶂本
人跡不到而實盜賊出沒之區其緣崖而上即為葉溪嶺以故大
盜每暗伏叢薄欺行客之不見一到前即擄劫而去徑過葉溪莫
可踪跡是守長峯正守葉溪之扼要也雖長峯為無人之境而與
石門鷄犬相聞合將守葉溪兵移守長峯而即以石門為歇場晝
則分班巡哨夜則團聚石門長峯無人家蓄木惟柴棘最深尤易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四

藏垢納污伏乞牌行常山縣每年秋冬放火盡焚其林廢盜賊無
埋身之所而望風巡哨者亦易於瞭視不復再有豺狼當道之苦
矣遂移成塢口
白石寨在縣西六十里二十五都每遇盜賊竊發男婦登此寨避
之賊不敢近

蘭谿縣拓城議邑東衢發兩江之水而東輸於錢塘南欲拒北則邑為衢發
之門戶北欲禦南則邑為抗嚴之屏蔽門戶破而後衢發可攻屏蔽固而後
抗嚴可守且當衢發要衝時有曠寇之變城僅大餘東南則民居接比於城
高且過之西則面溪臨險而民皆架屋其上故雖名為城實非可緩急恃也
建議者謂非拓城不可守顧東南迤邐山麓若易為力而北隅甲下受諸谷
之流而當其窪勢不可以城然卒之以費不貲而無所于謀議竟寢
東陽縣馬殿嶺寨在縣東南二百四十里地勢險峻延袤三十里金華台州
之咽喉也嘉靖三十五年主簿陳仕築禦倭寇 白峯嶺寨在縣東七十里
石棧紫紆東通嶺縣嘉靖三十五年築以防倭 烏竹嶺寨在縣東北四十
里上接鷲鸞嶺以達諸暨之烏岩與萬嶺大小嶺相連嘉靖三十七年鄉民
團結防倭 夾溪嶺寨在縣東百里嶺與天台相枕錯若障截嶼水東兩崖
下漚為十八渦嘉靖三十四年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五

湯溪縣 山口寨在縣南十里二都 大岩寨在縣東南二十里十三都
蘇村寨在縣南五十里十六都皆 本朝正統十三年按察副使陶成築禦
括寇
金華 鹿田為蘭谿之間道大陽嶺為浦江之險道署陽輔倉為武義湯溪
之險道義烏路多平衍惟東北要害 蘭溪 舊有下淮戍三河戍當建德
之交防陸寇之正道也盤山絕頂有古城岩與崧山相聯絡相傳黃巢為寇
鄉民于此避亂北可以入浦江 東陽 東通仙居縣及玉山廢縣元初台
寇揚鎮龍自此入縣治雖置永安巡司其勢弱故馬驥嶺白峯崑山夾溪皆
當防守又烏竹通郵越亦為要路 義烏 南通永康東通東陽而西通諸
暨元末張士誠嘗自諸暨入寇 永康 正道自却金館可抵處州其間道
去縣八十里為崇溪可通縉雲仙居舊有孝義巡司在靈山去縣百里與崇
溪聯絡其傍箭山青石三峯容浦皆嶄巖峻嶼由孝義五十里至馬驥嶺為

最險又一道自縉雲出至永康樺溪歷金仙寺取道雙牌橋青山度勝龍橋以達東陽之石門安文黃彈坑大盆山 武義 間道自麗水宣平皆可入正統末括冠至羊棚峽為巢穴 浦江 西北抵富陽與嚴陵僅隔一水其山險菁密我 朝天兵取婺州大海先已攻下蘭谿可謂西扼其吭矣及聖祖親征乃自蘭溪入浦江義烏取道至郡城則又東拊其背由是遂降 湯溪 東北為輔倉箬陽實與金華接壤幽遠可避兵然與括之遂昌宣平相鄰故蘇村為要道又大岩地方東通金華西通龍游北通蘭谿此當三路之間道也若出山口則為平原若從瓊公嶺可入處州其傍有大竿小竿之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六

義烏縣志礦防書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利者爭之有而亂之階也百虞氏藏嶰嶰之山用塞貪鄙之俗為世慮深矣周官金玉錫石之地設礦人之官為厲禁以守猶懼民之有爭心也物其地闢而授之巡其禁令古聖王豈不欲捐利以予民而顧嚴為之禁者防其源也但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金經久地產竭幸以貽忠永樂中浙溫處開福建嘗開場置官令內臣主之督以憲臣己不償所費而罷由此觀之山澤之利有限或暴洩隨竭或採取歲久而盡非人力所可必得之物而不軌逐利之徒睥睨其間通用啓亂故利不可必開於上自下擅之則奸民鑄鍊之術乘是而起而倚山以為盜藪上下之俱傷必錄此矣縣之南五十里為八寶山以坐落第八保故名而流俗傳以為寶者舛也山廣袤可五里許林麓錯繡中蓋有龍潭馬跡之遺焉其壤與永康接壤而逼近處州嘉靖三十七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七

永康鹽商施文六載盜過閭里熟視八寶山之麓一帶小山土色燿燿產礦輒起盜心乃構黨方希六等九十餘人由楓坑到山窺掘近坑居民聞知之再報平望倍磊之豪有力者而陳大德宋廿六等聚族謀曰夫：也而貪無藝實逼處此以與我旦夕爭此土也吾屬無唯類矣則投袂而起共率子弟詣坑手搏方希六呂廿四等十四人解縣而趙公故長者念隣屬不忍寘之城旦鬼薪第善諭遣之而賊於是稍：縱矣是年六月十九日施文六復計舉千餘人據坑而賊故恃頭領金周謝素曉曼能飛刀刺人則大張赤幟於山林示為國增課招引亡命益無所顧忌陳大成等仍督眾子弟奮前捍擒十一人解府收繫而郡侯李公因出示坑場殺死者不論烏人奉是檄也以律則無不控拳礪刃願為上用者於是已得趙公趣兵勦賊之會陳大成遂統率陳掄陳祿陳文澄等親兵數百追逐上山是時薄暮日光反射天忽微雨賊望之色盡赤目炫氣奪我兵周旋以登疾戰遂斃死首惡施文六金周

謝寺三十人，群賊披靡過去，賊既收合，餘燼計復脩父兄之怨，念莫可敵，行若而虞州人善煉礮，以強悍聞，乃潛以銀沙和入土礦，往給景寧龍泉等縣人民煽聚，憤賊楊松等三千餘人，至七月廿一日，蜂擁到山，斬山木而村之，豎立柵寨，馮陵我境，去國掠我村，野居民大震，於是趙公遍檄各都選兵防禦，且懸賞以購于市，而童蒙亨者，習陰陽家，謂我將以三寸舌退賊師，而賞資可立致也，則介馬而馳之，賊竟擁之隊中，不得還，偵報者以告，於是遂進師，先合不利，却陳春五十三宋桂三十六等死之，已各都馮陳揚王以兵至，與本都陳宋併力進發，而陳大成等推牛以饗士，宋氏亦各出私財，犒之，遂領兵三千人，踴躍逆擊，賊師隨而殲之，俘敵三百餘人，而童陰陽遂被賊天穿耳而亡，於是十月處賊以敗，回志甚乃大集，師聚至萬餘人，為檄告都民，趣具食，供芻粟，以從，遂于初九日分兵，復一隊從天龍山來，一隊從時溪嶺來，一隊從掛紙嶺來，一隊從楓坑嶺來，口吹竹筒，響聲震地，與我兵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八

祿等遇于全庄，截殺斬其七人，時賊全隊屯扎山上，自萬圍尖至畚嶺，旗蔽山，我師議不亟之，彼且盤據，難以卒拔，乃期會各都兵，初十日屯平望，十一日次坑，已進至上陳塘，墟賊下山接戰，陳祿陳炎廿二陳希四等率眾奮擊，陷其前鋒，赤岸葛仙寬崎青口田心諸兵，從旁擊其左右，賊眾大潰，所擊殺數千人，會次日天大雪，奔喉餘孽重之，以凍險，即幸脫鋒矢，死相枕藉，已有遊至武義白溪口，回視夥之繼奔者，我兵追躡，爭渡溪水，相繼蹂踐，溺死不可勝數，于是已平礦賊，四府陳公臨坑慰勞居民，親尸積成，兵用石封瘞，民始駭：安業不敢復言礦事矣，自是之後，邑侯相繼臨臨，巡捕官每歲冬到坑封險一次，已三十八年，有坑絕之設，已四十五年，有官兵之戍，互相嚴守，隄防甚密，今上即位之二十一年，遭陸多故，帑藏空虛，或欲開礦以佐軍國，下其議於府縣，于是本縣知縣周士英為具陳礦所以不可開狀，事遂寢，封閉如故。

天下郡國利病書

民兵書 蓋召募非古也，古者兵出井田，司徒致民，司馬致節，無事則以時屬民而較登其夫家之衆，募急則比什伍簡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人盡兵也，安所事募？者起于兵農之分，而師武之不足也，自漢帝威兵以威四夷，增置羽林校尉之屬，而又不爰通侯爵賞，以風海內，則募兵始此，而兵制寢壞，陵夷以至，未季大盜群起，往召募增兵，創立名號，為陷陳義從，積射等類，冗濫不可較，而國力枵然，迄不振以亡，唐初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蓋猶兵農合一之遺焉，已變而為強騎，已又變而為藩鎮，其極也將卒擴悍跋扈，弗為用，宋制禁廂兵，曰保捷，曰振武，慶曆西師之後，大募兵，充禁旅，防守不耕而聚食者，百十萬，而是時所募之兵，皆坊市無賴，安養養勢不能不惰驕，及驅之赴敵，多替嘗而不肯應，賞資稍不稱，輒圍視而呼，蓋名雖為兵，而實皆虛不可使之人也，明興分軍民籍，而民力農養兵，兵守戍衛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九

民天下久平，衛所軍日耗，而變制正統末，令府州縣招募民壯，所在官率領操練，有警調發，而民復有兵，正德中計丁糧編機兵，銀人歲工食七兩，有奇，大縣至累千金，于衛兵外復取民財而購民為兵，其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衛軍僅名額而機快徒虛名，曾不獲一旅一卒之用，有急輒復議募，以已難而徵兵之令紛，下即縣矣，嘉靖二十八年題准，土著居民有能率眾報効，招至百名以上者，給官帶三百名，以工者授散官，則名色踴目之嫌也，四十二年，令副恭遊守等官，自募家丁報名在官，一體給糧，則將官私募之因也，萬曆三年議，准募浙兵三千人，各給鳥銃赴鎮，以備衝鋒，攻擊則南兵調北之漸也，自是之後，北募胡則募南，孽倭則募中，孽寇則募師，旅並動百姓罷散，然而募者猶踵接烏邑，夫以百里之生聚，而當四方之徵召，日削月耗，猶為烏邑有人乎？語曰：毋為戎首，反受其禍，蓋謂烏和，國家無大兵，革二百餘年于茲矣，烏俗之子，僕僕雖其天性，然哉，然承平日久，耳目所漸，漬諠

俗被服率多耽於快樂聞金鼓則心悸觀旌旗則色變試之兵不習也長老曰烏兵之起也則以礮砲先是嘉靖三十七年廣州不逞之徒煽訐入我南韶井埋木刊民大震恐倍焉陳氏首糾義旗乘其師擊之盡殲死者以澤量而民因是駭：玩兵器於掌股之兵武夫之勃興自此始已倭寇蜂起恭將戚繼光購勦賊之首事者而陳大成等率眾應召三十九年統兵赴台防守四十年破倭於白沙洋俘斬以千計調往江福援勦流寇及攻久屯賊巢所向殄滅以軍功顯而子弟多食租稅懸金以說閭里人益驚于戰功矣由此觀之初兵之起也敵加于己猶必自按是謂應兵其既也費其餘勇惟杜是徵是謂貪兵卒之事變多故徵發日驟武勇陵遲耗盡萌起物感而聚固其變也今 上即位之二十年孽臣劉東陽以寧夏叛築壁堅守王師環而攻之已又決河灌之弗能下于是議者發烏兵三千人趨之兵出之日而人人憂其弟反也至則踰瑕乘間而入上功幕府所獲輜重不可勝數君子謂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

是使也水攻不如吾甲攻之剽而疾也是歲也閩白倡亂海島席捲朝鮮而墟其國我兵是以有遼左之役遇倭于碧蹄王師不戒敗績我兵死事者百餘人報至而哭泣之聲相聞閭巷于是倭勢日益猖獗與吾界鴨綠江而國揚聲入犯而深計者且謂戒心叵測指淮口則咽喉絕扼天津則腹背斷躡吳越則手足痺躡留都則根本搖而士氣久靡營衛列屯之軍徒負尺籍名至不能受甲乃紛：議募而徵師于烏則自抗省至則自吳淞至則自留都至則自淮揚至則自遼津至街巷之間靡然發動而一二綠事將官假借總哨緝貽統袴子弟垂索至千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是後干戈日滋行若癩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財賂衰耗而不瞻賦稅既竭猶不足以餬餒饑大司農於是稍：議罷而所遣天津兵三千人中道發回士卒以月糧不給輒脫中鼓譟賴當事者曲慰勞乃止自兵散田里農便失業衣食亡賴輒多穿窬拊掖抽其踰倫之毒尸靡不軍拊揚者背項相望也無幾何而浙直所募之

兵輒復亂述而外弗為用主者治通逃之罪曰是前之三尺籍尚在而奈何繼之去也則烏是問蓋至是則兵與民交受其弊而後知兵之流毒遠也善乎司馬光之論民兵也當韓魏公柄國政欲刺陝西民為義勇司馬光力爭以為不可畧曰凡民生長太平不識兵業所事惟田畝力作雖日教閱獨旗號鮮明鉦鼓備具可美觀而止一遇寇敵即瓦解星散潰敗立至自後放法還農則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力穡如異時矣又田產空盡流落無歸強者為盜弱者轉死長老至今曰邑長嘆此可為永戒而不可復也况今既賦歛財力何得不屈此前者之不忘後事之鑒也夫烏今實類是覽里老之呈牒可悲焉呈稱念邑僻處山鄉向服禮教不諳兵務始自嘉靖三十七年勦滅礦賊有聲倭寇擾浙因而召募無有寧日京省守禦烏兵居多十室九空朝不保暮近來京師各省冠蓋相屬下縣招兵官府窮于支應小民艱于供役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一

應募者皆精壯留家者盡老稚田業失種稅糧何供切念普天俱屬王民烏俗獨罹劇害懇乞憐恤轉詳俯拯民困錄里老以言小東寤嘆于憐人北山感慨于王事烏蓋燕之矣安有為一方沾危若是而上不驚者萬曆二十二年知縣周士英上計于 朝已歲事竣乃為我父老具疏以聞曰臣聞民者邦國之本也兵者衛民之具也國籍兵以威而尺伍單弱則兵病欲費其兵而數疲民以逞則民病古者寓兵於農而民不廢耕作是以無所受其病而燕獲其用今者驅農為兵而民竄入兵籍是以未盡獲其用而偏受其病臣竊惟浙東義烏一縣兵不得解甲而為民：不得息肩而無事于兵者三十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臣叨任義烏統：職守何敢越俎而議以干罪戾然歷任以來伏觀徵兵之令無歲而不至荷戟之夫無家而不出人民流竄而戶口消耗里分蕪併而狼差困賄邑有頹頓之風民多死傷之法詢之父老得之道路無不痛心疾首拙言兵害則臣亦安忍避一時之忌諱而

貽百姓無窮之禍哉夫烏邑地方百里舊俗淳樸民居樂業並未知兵自嘉靖間處州礦賊作劇隣壤而兵始興繼以倭奴侵擾練兵浙東而兵始著嗣後釀成厲階又不得卹其子兄不得顧其弟妻不得有其夫歷年來散于北邊散于閩廣者幾數萬衆棲乎而生還者十無二三民方採死扶傷之不暇而復重之以撤召之紛：禍將安極臣初到任不旬月而金陵淮揚薊鎮吳淞浙省等處募兵官負踵接有度一時羸狼景從之金陵者二千有奇之淮揚者一千有奇之吳淞者五百有奇之薊鎮者一千有奇之浙省者一千三百有奇又民不趨官募則趨私募時零比耦結隊往投者難以備載最兩彈丸之邑生齒幾何而比歲投募已五六千人則是空邑之子弟以赴之而閭里戶丁何得不屈臣按 祖制洪武三年以版籍覈天下之丁甲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而後六十而免府州縣驗丁冊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蓋至慎重也查得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二

民戶口自嘉靖四十二年以至隆慶五年共一萬五千五百一十丁萬曆九年戶口僅存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丁反至虧失原額比十九年定圖報丁登冊充足額數而各里以人丁虛耗紛：控告不下數百輩臣諭以申請詳驗民乃安定良由師旅頻仍丁壯離散年老耆未行歸除童推者先以編役而逃亡遠竄者則累及里役之包賠此民之所以窮：若不寧也且今獎賞百出奸偽多端盡國耗民其害有五臣請得而熟教之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一遇兵興輒奉撤生募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為兵其所留以緣南畝者皆老弱也夫八口之家能耕者不過二人投募者多則力耕者少使良時委而不開桑柘棄而不採欲令家豐人給不可得也害一：人情唯安于土著而重去其鄉故人：自愛而知畏法自兵端一開而民尚遠為奸狡叢蘞者家于是通責者家于是鉗徒者家于是雖有作奸犯科推埋剽竊之輩而自扞天網輒逃之尺伍以解免而

工法若土直也官二兵不素定而一時號召大抵取盈于城市之游惰朝甲暮乙東寓西投混編炮營說影射按籍而稽其人多不可曉者比及逃亡移文勾攝牽提里排莫可究詰未免徒耗衣裝濫叨糧餉害三今之把總副尉非虛名即然上設名色以餌民而下假名色以鈎利統榜之子諱充頭目餽遺如市多者百金少者不下五六十金甚至有廢產破家展轉被給而許告者計民間金帛之費屑于道路而肥募官之私橐者比：是也害四夫既以募民為兵則其姓名已隸于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給于官勢遂不可以罷去設汰之使歸彼退而顧其田廬之荒蕪計畫無聊未有復能生還者也此不為溝中瘠則為荏苒嘯耳是使民掉臂有事之日而美兵潢池者必此失業無賴之流也害五蕪是五害而上猶募為無已臣竊恐非直為一家一邑之憂而土崩瓦解之形將在于此當事者豈可泄泄然而不為之處哉臣愚以為今之所號南兵大率浙以東人也浙東六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三

而發居三之二然嘗試求之烏之民非果有投石起瓦材官職張之能也一旦聞召而填足袒褐以應者則其家不聊生而藉以餬口耳他郡山嶽窟穴之民負氣好剛忠勇而頑赴用者無處不有自今請奉 明旨申禁各省衛所衙門勿得重以私募招誘烏民萬不得已徵兵東浙謂宜疏請于 朝勅却以撤下之撫院：下之道：下之府分督所屬州縣隨地召募不拘方隅各極簡選精銳可致仍令已募之兵年五十以上者復為民者聽其方募而待用者年二十以上則收限十年而除其籍如是則方始募之日上已明示其聚散之機至後竣而汰之則無怨且使民心知其不出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計必顧後不至呼無賴而自棄其身於邊塞民得更代而為兵：得復還而為民此蘇軾募兵之議可通于今日也而要之中原之長技有不專在浙者且又以為遠募之兵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始發有征行之難事久有逃亡之患今之遼爾山陝等處古稱用武之地村落百姓習於戰鬥

識敵淺深愛護鄉里即不待驅使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若令召募立可成軍昔成化中北虜毛里孩連寇延綏先臣盧祥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邊民多驍勇與胡虜狎戰秦請點募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得兵五千餘人免租六石戶三丁委官訓練聽調而延兵益強虜遂不敢擊弓內向此在延綏一鎮行之已有明效若使九邊在在練習土著撫以恩厚民必歡欣踴躍願出死力又安在其不如浙兵也夫惟土兵以漸而多則民兵可以漸省而無用民兵可以無用則高兵可以息肩而歸農休養生息數十年之後戶口可充征賦可緩庶乎其猶有支也臣不自揣越分僭言自知無所逃刑然竊念漢襲遠之治渤海與令民去刀劍而買牛犢殷然收富庶之功臣今之治義烏也聽民輟鋤耰而佩刀劍驚然畏樂生之心則豈惟有員 皇上今日所以課責群吏之意而戶祿苟安于旦夕使人實謂臣傳舍其邑而秦越其民也則臣亦無以下謝諸父老矣伏乞 皇上憐臣大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四

微誠俯垂採擇勅部查議從長計處以拯一方之倒懸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奉 聖旨兵部知道而大司馬以時方用兵不報二十三年東征兵卒以徵賞鼓譟至移兵潛勒不分玉石無辜駢首就戮者數千人其慘蓋不可勝言臣編戶書 徐餘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後均事後均在民數周故民數者為國之本而庶事之所自出也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歲登下其死生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如此其重也聞之治古之世民各安其居樂其業車馬不疲罷于道路萬民不失命于寇戎豪傑不著名于圖賞不立功于盤盂七十以上所養也十五以下所長也十六以上所強也則民數之蓄庶幾殖豈非其累世所休養致然哉逮至漢唐叔季苗害生而兵凶作丈夫從軍旅老弱轉餼戶版之紀綱因斬土斷之條約不明富人多丁者為宦學擇老以免責而下戶殘存幸逃為富人而上若益察則其弊不在官而在

民長吏以增戶闢稅為課績而各招浮薄折實戶張虛數以邀譽諸死徙闕稅者扣配于土著而土著益困則其弊不在民而在官官自昔嘆之矣而今之弊則不在民不在官而在遠徼令遠徼邑爭民走集如市亦極弊已記曰凡民自七尺屬諸三官農攻農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害吾未見奪之以兵事而使聚者也我 國朝令民以戶口自實洪武十四年始頒冊式於郡縣軍民人匠等戶各以本業占籍男子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成丁十六曰成丁成而後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十年乃大計生齒老幼存亡而更籍之冊成一以解京餘司府縣各存其一凡百差科悉由此出無復前代紛更之擾然洪武間民甫脫湯火而就社席按烏籍戶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二丁口十四萬三千九百三十三歷成弘以來休養生息戶口固宜月積歲滋乃今版籍所載戶不及二萬口不滿八萬額猶減于國初時也然則登耗之故可知已自嘉靖兵興徵書旁午民之揭家而往者由兩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五

以及遠徼度地不有衰而聚焉不下萬指戶殘于奔竄口斃于殺傷則又何怪乎其逾損于昔也迨萬曆二十年輪值大造各里報丁填圖而縣尋陞遷未及清數存亡虛實之數遂至里有賠累不堪者為訟諸藩司下其牒于縣于是二十三年知縣周士英爰加詳審除虛加無米丁三百五十四丁增有米丁四十八丁通共實在人丁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蓋據丁產為宗兩豁除者多羸弱下戶逃亡物故之流而量于有損人戶酌增數丁以補其闕是亦割此益彼補偏救弊之權然因是而深嘆縣縣之弊大都患在不均夫寬狹疏腴不同鄉而同後貧富有無不同貨而同征奔亡僑徙不同隸強弱聚寡不同殖而同派丁多家給者以衆輸加輕丁少家寡者以力單加重又版籍漫漶里胥夤緣為奸多巧避失實豪右售賂轉相蔽匿貧弱抑勒報科羨而里之豪有力者藉口差徭名目即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下戶易虐使往陽浮科歛之所出有倍于所徵者強者吞食饕餮弱者推肌利

繼相推于逃亡死徙而民益感然則長民者將任其若存若亡而不為之籍和則非國家之制也將一計而籍之而增闔戶稅和則又非生民之道也計莫若與時推移每及擴造之年視耗損益均劑之而做正文莊丁田相配之法以田一項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後田為母人為子隨母而益損所籍即豪有力數溢于額輒哀之口即羸弱下戶額不及數仍減算即戶歲滿足成賦不責其美即未浮則例舉攤減不為加科常使民寡征求之擾而優其力國有民人之實而無其名是謂不齊中之齊而公私兩便之術或不出此若必料民數而盡籍之冊將戶未必增而民先告厲孰與夫聽民自便之為得也後之籍民者毋寧使人謂令：寔生我而謂令後我以生乎

田賦書 我國家稽古定制即田而稅其每歲取民者有夏稅有秋糧有益米有額辦有坐辦有銀力差自軍國重需及職貢供餽一縷一粒悉財度畫一著為令是時干戈甫定列屯聚食者莫超千萬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六

為民惠澤至渥也歷二百禩于茲財賦漕輸天下度田非益寡而租稅非日減也長吏引綴持壽邑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而國計慮：憂不足于上民墾田發草善治之則畝數益而食不能人二誦者猶眾也則惠生于上溢而下漏溢則物力必屈物力屈則民貧民貧則奸和生而扞文罔避國稅之移紛紛起矣烏廣輪方百四十里崎嶇封萬頃居民臚列而基置大都墾田什居伍山澤園陵數收什居三陸地坑塢什居三野多坡坂土雜沙石不皆可田而又數苦旱暵望歲于天者多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非他有技巧能以傳糶搏生也嘗考國初官民田土八千七百四十一頃夏稅變二千一百一十七石有奇秋糧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五石五斗有奇宣成以後減科米一千三百七十七石隆慶二年裁定夏稅仍舊額秋糧二萬一千二百石八斗有奇其賦法夏稅石徵銀二錢五分秋糧官米石徵銀二錢五分有奇民米本折色石徵銀或五錢七錢有奇總之稅糧每歲共徵銀一萬二千四百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十四兩五錢有奇田三等曰官田曰僧田曰民田官田有抄沒學院義莊諸名目賦最重而免其差僧田為之寺觀半占于民而賦稍重餘盡為民田而得賦各以其地宜為差具如期徵輸初夏稅秋糧之入區設糧長收解已豪右力能為細民輕重得陽浮科歛之輾轉為貿易久之課不上而蕩者將國稅為濫浪事覺至買田宅質妻子累親戚倍償償自滅世于是編里甲而差次分上中下三等從公食克以均其力又其後諸名里甲值役者公私費鉅不啻給不能一二而共者十百中人之家大率破而 歷朝釐正更創則十段錦一條鞭之法行而民咸稱便矣夫十段錦之行也自嘉靖四十四年始也其法每年算該銀力差各若干總計拾甲之田派為定則如一甲有餘則留一二甲用不足即提二甲補之十年輪次編食而徭役解費于是乎給其極也多為市猾所攬收至解戶有分毫沾惠者而差解亦病一條鞭之行行也自隆慶四年始也其法通計每歲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里甲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七

力徭差諸費額若干照數編派開載各戶由帖立限徵收其往年編某為某役某為戶頭貼戶者蓋行查革若起運完輸若諸役錢皆官有自支撥勢不得獲取贏于民固使然議者猶以為曰：而號之農氓無終歲之樂戶：而比之縣官有敲朴之煩甚至事有不得已或借私以補公勢有不容緩或移甲以紓乙其樂易可勝數也雖然齊民坦于所習中士溺于所聞自條鞭行而見年里役糾其不索該催促其輸逐年分其辦細戶工其供上下相安蓋己一成不可變矣吾獨怪夫法久民玩奸偽萌起一切欺罔以負國課者比比是也方洪武十九年 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稅多不以實自占性：以田飛灑詭寄昏賴推那道國子生臨縣將各鄉田土一一經量編畫魚鱗圖以記之自後歲久冊漸漫漶至亡失不可問而田得實責糧得過都圖推收虛偽獎叢如蠅告訐日滋至嘉靖間而極萬曆初我 皇上用輔臣議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于是知縣范偽履畝清丈以等則既多而里胥得上下

其手莫可方物乃統縣之田分為八鄉以一法量之稍別科則民田重者
 畝不及四升而輕者幾三升有奇是時法嚴令其人習步量而賦均民間產
 糧賠累之弊盡汰獨其高田與水田同則如同明等鄉被害猶寡永祈二鄉
 高居八九水才十一而以崎嶇峻峭之田輸陸海沃野之賦有罄田之出而
 終歲不足餬口者則民且欲脫履去之矣又國家諸料價及兵費皆以田派
 計租之入大約半稅于官額外之征歲倍諸不服論即如加派田賦初每畝
 稅三分之一計增兵餉三千兩有奇及倭平而此賦不為蠲除著為定額萬
 曆二十年有島夷之亂復募兵防守而拔戈占籍之徒率皆衣食縣官莫能
 給則又復議派兵餉田地山每畝加銀一厘五毫已二十一年每畝又加一
 厘五毫通算總加三厘共增兵餉銀二千五百四十七兩有奇沿至二十四
 年奉 撫院劉汰冗兵減除餉銀六百八十五兩六錢有奇然總之自嘉靖
 至今餉銀猶派徵四千八百六十二兩七錢有奇而民困未盡甦也夫數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頁八

之家一人賤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
 而食之時有潦旱災害之患而徵賦兵革之煩費頻歲無休時故富者鮮什
 百人之生而貧者多不廢本之事逃絕棄業者往而是而里魁夙猾舞文
 作奸窟穴蠶食其中至不可殫詰諸如故老所傳魚鱗圖及賦役冊業已化
 為烏有而姦利萬狀有巧曆所不能得而况其凡乎試舉其積弊言之有田
 之家患苦賦重賄賂奸書將米狼歲澆合勺于百戶之內積合勺成升積升
 成斗積斗成石漸以消器而被澆者竟莫知所從來而歲為之賠償名曰飛
 澆又患田併戶則米多則差後益重則分折其因或詭之親隣或詭之
 佃僕又或為之寄庄而彼此規避以俾脫重後名曰花詭又家自為戶狼差
 業該承領而故以其米留掛于銀戶常祠藉口衆共不落戶眼終歲會類名
 曰虛懸又有地無立雖而戶留虛米者有田連阡陌而籍無搭石者有留實
 戶不過割及過割一二而代為包納者有過割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

撥而影射脫漏者在冊為紙上之桑在戶皆空中之影以致派糧編差無所
 歸者憂捐收隱貧弱賠賦而民愈益窮戶口消耗逃亡多有黠者藉通逃焉
 推委而糧愈益虛自非綜核清查一大振刷之則又何以定其後哉故嘗為
 之說曰今之官不勝其煩而民不勝其擾者則賦數之混淆不為清也冊籍
 之脫畧不為覈也推收之勞亂不為禁也王制十年一大造令開載事產厚
 薄按籍科征而輒近直循故事以虛文應耳即所為覈實徵亦大率襲祖名
 甚且聯二姓以朋充耳而民間田糧又歲一收除迄無定轍以致冊籍紛更
 里胥因之恣奸飛灑增減信意出入若爾絲牛毛莫得而窮竟其端緒有自
 來矣昔立文莊著論欲令縣冊詳于司府如諸司職掌所載凡各田去必須
 開具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俾官民有所稽考實證不至混而無別今莫若
 做而行之督令里書查算都苗事產各歸于戶備造的名登之徵冊先將田
 地山塘每畝該米該麥該銀該糧科則先列于首以縣額而至鄉額都額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頁九

額甲額俱明註丁田銀米優免實徵數目序列于次至于花戶逐名之下則
 詳開田若干地若干山若干該徵米若干銀若干附列于後圖欽而總于都
 都總而會于鄉會而完于縣務期總徵相符不得合勺舛誤每冊造二副
 印鈐一存縣一發該苗各甲收執照數徵輸然里胥必且以為花戶滋多收
 除不一而有託煩擾為口古者余謂當冊成之日仍宜酌定五年一次推收
 著定為例其每歲田有買賣或價已杜絕令賣契之外另書推米付約一紙
 赴官稅印收照以杜復詐鏡報即令得業人稟白代納直至輪年方許推收
 有故違者書後坐賍究罪自後每年照額科徵以省臨期查算如是則以一
 苗之會造而貽累年之便利何憚而不為此夫畝數辨則人有定輸矣花戶
 詳則報無昏賴矣推收定則籍無虛奸矣徵實實未必能悉除而由此以漸
 推之奸狀可窮而竟也嗚呼樹木者憂其蠹壟苗者除其蠹收民者不可不
 熟察此論也

彗星所含辯 封域分星妖祥之說見于保章氏久矣然而謂彗即為彗星所舍者其說則甚長不可以不辯竊竊星經周天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此天之圍數也夫圍數三則徑一實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此天之徑數也至于二十八宿度數每一度計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則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合周天之數明矣若以周天之數限于十六餘萬里之內自昔帝王而下闔地之最廣者無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計其四封之境亦不過二萬餘里此外為里者猶十四有餘萬今星家論著星宿所入度數止以角亢氐為鄭分一曰韓房心為宋分尾箕為燕分斗為吳分牛女為越分虛危為齊分室壁為衛分奎婁為魯分胃昂畢為趙分甯參為魏分井鬼為秦分柳星張為周分翼軫為楚分若以地域二萬里計之不過得星之一十五度耳而乃以三百六十五度盡入于二萬里之內其理果何謂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

此外十四餘萬里或大海或廣漠四夷及百蠻在其間者星宿或無所隸屬焉此其可疑者一也又况尾箕為東方之宿而乃主北方之燕危虛為北方之宿而乃主東方之齊奎婁在西而東主魯井鬼在南而西主秦畢昂正西而北主乎趙角亢正東而中主乎知以至吳越居東南乃屬北方斗牛女之分室與衛隣乃屬東方房心之分周在河陽既以為南方七星張之火而班固復以子為周趙在河北既以為西方昂畢之火而班固復以寅為趙則東西南北互易其位靡有定據是星之與各自異方矣此其可疑者二也又如北斗之度居于天中猶可謂主乎九州若夫五車九坎皆在牽牛之南偏居一方而亦分主列國何耶此其可疑者三也至論其躔次之疏密地壤之廣狹則又有疑焉宋衛之與燕趙越甚遠而房心尾箕實連而為次魯衛與趙疆理不入而奎婁昂畢實貫而為列自斗牛以至室壁皆北方之宿也而南起二廣東巨江浙過宋魯而北終于齊衛則自吳越而至齊至衛皆連乎是

七宿者也夫尾箕乃幽燕之分而斗牛二宿承之閩廣幽燕吳越相望判乎其不相入矣自井鬼以訖翼軫皆南方之宿也而西起秦雍南帶四川又北折入于三河成周而南始入于楚帶乎衡湘則自秦雍而至楚至衡湘皆連乎是七宿者也角亢乃鄭之分與楚為隣翼軫而下角亢連之秦雍荆衡里道絕遠否乎其不相比矣星甚相適其地絕相遠其故何耶此其可疑者四也而又于南則分野太疏于北則分野太密宋鄭二國同在豫州之東為里幾何而乃當夫角亢氐房心之五星營衛二國密比乎兗徐之間所封尚狹而乃當夫室壁奎婁之四次周遷洛陽其地尤褊而分秦與楚之外亦獨占夫柳星張之三次北之分野可謂太密矣斗牛女止三宿耳而南起二廣東抵福建二浙北至江南兩淮遠據江南之九路井鬼二宿耳而北起于秦南及四川以至于瀘南漢洞雲南大理諸國奄及西南之二方南之分野可謂太疎矣或疎或密兩疎不等其又何耶此其可疑者五也或者求其說而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

可得則曰其國始封之日推歲星所在而言謂如歲星在斗牛而吳越始封而斗牛屬吳越自以謂得其說矣而不知太史公天官書謂水火金水土各以其舍命國則不但獨指歲星而已也雖然二者之義家則于斯皆謂未然而何若姑以婺女一星攷之星經云茲星明則天下豐女功儲大國克富夫二十八宿隨天運轉靡一息之或停揮光所燭下及萬方何有乎分野之苟藝星凡十一度計一萬五千四百七十里豈但臨乎婺郡而已此星一明豐及天下其照臨之遠且大槩可想矣竊以謂天道流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初何有于限界星天星也亦何限哉大抵宇宙間萬象異形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蓋自有交相感應之理此其機括之所係淵乎至哉嘗攷左氏所載高辛遷閩伯于商丘主辰故辰高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故參為晉星夫商丘豈必上當辰大夏豈必上當參唯人既主是星而為之祀則是星之休咎亦隨其地而應焉杜預注謂主辰主參為主祀是也能知乎此則豈所謂

前之五疑者有不待辯而自明矣是以胡人共主于昴宿則昴亦應之其餘
蠻夷諸國亦必于星宿各有所主特中華不得而盡聞耳然後知分野之說
即星之所應言之則可以地驗之則不可此杜元凱主祀之言實為古今確
論雖聖智莫可易也蒙逆為寶整觀作重建記謂郡因所主字而祀之非有
局于分野既不誤于歲星所封亦不拘泥于五星所合命國之論實有合于
元凱主祀所註足以釋千古之疑而舉天下莫能破焉明道先生謂天地間
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伊川先生謂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
是雖縣為事物而言然主祀之義亦可驗于此矣家庸取是而為之辯金華
鄭宗彊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一

金華縣志 王禧記元至正十年蕭政廉訪使董守慈均役之法 下令
使民有田者各以狀自陳所有之田幾何復俾各都之役於官者曰里正
曰主首者與練習田事之人復畝而覈其得業之人為誰又稽故所藏籍
以質其是否三者克合乃定著為籍其以田之面相次而疏其號名畝稅
糧之數與得業之人於下者曰流水亦曰魚鱗以人之姓相類而著其糧
之數於後者曰類姓以稅糧之數相比而分多寡為後先者曰鼠尾每籍
於部者三一上於廉訪司一上總管府一留本縣為籍既定然後按籍而
賦役其法即每都之田而計各戶稅糧之所在役即隨之而受役之田恒
不出其都第以田多之最者為里正次為者為主首而主首有正有副正
者在官副者則相助徵督稅糧焉其田多者兼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三

者稱其所助而無倖免高下平正較若畫一 蘇伯衡記洪武四年郡倅
王綱量田之法 今都擇一人為量長保擇一人為里長都以五十
步為率築版一馬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為率築版一馬表其保之界
田以區為率樹木表一馬書其甲乙之次樹楮表一馬書其多寡之數自
占書於表而樹之田間擇吏之清強者分董其役 金華土田自洪武四
年勘量後至弘治十八年上司復委本府推官葉相重行檢踏開除新增
一 明白重造流水籍冊見存本府庫房其各都面都長甲長俱各收執
一本凡有爭訟易於查考近因歲久損失及有盜換隱匿之弊宜於歲終
拘集點現覈復久存亦清訟禁奸之要務也

軍匠 國初軍役多取於歸附投充之衆其後又多以罪謫發本縣各都

番軍戶見在共二百三十六俱有籍冊可查其清理之法有因逃故而解補者有戶無壯丁而以幼丁紀錄者有原逃不在而俟解者有在營有丁而解查者有丁盡戶絕者有換無名籍者有改調別衛而誤勾者有同名同姓而冒勾者有分析在前而克軍在後克軍在前分析在後者有以義男女婿而冒替者每年本縣拘各里：先清審具結造冊送府本府又行清審造冊送清軍御史及布按二司查照其應解者本縣就倉里長押解取具批迴附卷 凡工匠之役于京師有輪班者有存留者又有機藉而執役於府之織染局者其事不一輪班以各色人匠編成班次輪次上工以一季為限工滿放回週而復始有五年一班者有四年一班者有三年一班者有二年一班者亦有一年一班者今則皆以四年而一班其或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四

作數多則撥其工馬諸匠皆免本戶差役二丁若單丁重役者減其役老疾無丁者免其身其存留在京各色人匠則廩食于官每月上工一旬而以二旬為歇役其隸于織染局者則拘役在官通年織造段足以供用焉後因存留者或有逃故而輪班者又或失班乃 命清軍御史及各司府州縣清軍官員清理解部而造冊以繳報近年又有納價准工之例則在乎清理者之審其宜焉

永康縣志

役之別有坊里長有糧長有均徭有解傳有民壯本非役而人以役視之者有老人坊里長在周為御遠之職初不以為役也漢承秦遺亭長或送徒或高馬皆得使馬則漸近於役矣唐及宋初皆置里正南渡後為保正長按唐書審宗時御史韓琬言往者里正每一員缺死者輒數十人近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其辛備於役而人畏其難則唐中葉以後事也宋初為差役照寧為顧役元祐後為差役崇寧又為顧役其後民間之好義者憫役之難又相率為義役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五

宋之世公事於朝私講於野以為一大議論而斯民之畏役者其困卒莫之少紓也夫既以為役矣乃無藉定不易之次但隨時差充則勞逸殊數將有倍從不齊者民得無偏困乎顧役聚眾人之財以募一難之役若可無偏困之累然徒得浮油之人充之古人所以制御遠之意蓋為然無後存矣吾於義役民則義矣持何以處司役者乎元以五十戶為一社置社長一人鄉置里正一人主首一人嘗觀黃文獻公所撰義役記其制亦循夫宋而已 今制每年里役其長一人籍定其以十年而編其役期之先後無

得而私馬驗其丁糧之多寡以為任役之輕重其役費之予奪無得而私焉其籍每十年後編一更造人有生止則登下之田有賣買則推割之其兵不任役則選同甲以此甲之丁糧足任者代其戶有逃絕必補其數此法行而差役顧役義役諸紛紜之議皆可以無謀矣但其役之設也不以承勾攝督催徵而已後乃凡百科斂皆在焉嘉靖四十五年侍御龐公尚鵬按浙加惠里甲振刷風弊凡公用支應夫馬等項俱酌定其數一例編銀徵之於民而用之於官

糧長即漢之番夫與宋之戶長也 今制每區設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六

糧長一人副二人每區歲輸一人赴 京關給勘合親聽教諭歸乃下鄉催辦稅糧完納填寫勘合送縣奏繳北京既建仍歲降勘合南京戶部關繳如初蓋責與之意其重如此歲久消之有司乃權令衆戶朋充今且有十八而朋其一者矣近乃舉而革之革之誠是也如 高皇帝之約奈何有志於奉國恤民者尚無廢查一哉
均徭自糧里正役之外凡諸執役于官者通曰均徭即周禮所謂服公事者是也均徭非役名乃所以制役之意蓋自昔之議役者其制莫善於此矣按宋史其役有衙前即今之解戶庫子有承符手刀

散役之由今之單歸多兵舊志與軍顧役歲收免役錢九千八百貫有零非盡為役費也糧官更備水旱皆取足於寬剩錢之數故其取之多如是諸賢所以亟爭之也元之役有祇候替子有弓兵有站夫有鋪兵與 今制亦略相出入其所以為役之法莫得而詳 今制凡雜役皆照差而以上中下三等定其輕重蓋有司得隨事專制非若里甲有一定之役次是以放富差貧負那移作弊之戒於律今每丁軍馬弘治九年始定均徭之制其制略里甲定籍年役一甲以五年與里甲互役總驗一縣之丁糧配諸當役之數通融而審編之凡役期之先後役直之輕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七

有司者皆莫得而高下焉此誠所謂均徭者矣且其累宋人差顧之法分為銀力之差銀差者徵銀入官以充顧直而免其役即熙寧免役法也力差但準銀以定差而不徵銀聽其身自執役或倩人代役即元祐差役法也其參酌事理由畫人情又如此近或有非役而因事徵銀者亦附焉豈有取於宋人寬剩錢之類歟
驛傳即元之站夫也自漢以來驛傳之馬皆官置之站夫之名始見於元蓋自此遂為民役矣 國初驛站之役皆點充所謂丁僉也其後漸之通驗田糧册補之所謂糧僉也將額遠方馬七尺不縣華

漢驛馬五疋驛三頭驢五頭運天三十五名詔
役之甲其最重難無如遠方馬頭者矣於是議者
定為免役徵銀之例而愚始除近又通計一縣民糧
之數配以所須馬價等銀計米徵之歲隨稅糧徵
完解府以候遠近諸驛之關領者給焉

民壯 古者鄉邊之民居則為農出則為兵農
雖募兵之役而未嘗別出養兵之費亦庶幾勞
而不費者也後世為兵者既列七坐食資農以為
養及兵之不足又集農以充兵之役馬亦異乎古矣
宋河以有勇前手快而有義勇或給田以募之或
免役以集之猶未戶使之為兵也自熙寧中王安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八

創行保甲之法而民始有戶兵之望民壯之役亦頗
類此洪武初立民兵萬戶府簡民間武勇之人編
成隊伍以時操練用以征戰事平還復為民此民
壯之稱與也然其所立止要害預兵之處所闕亦
止武勇任兵之人而已為當通行郡邑戶使之為兵
哉太平之後旋已罷矣正統十四年今各處招募
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過警調用事定仍
復為民民壯之名始于此其費視稅糧居其一後
乃老弱殘疾皆籠名以為在官不過以充候人之役
而已

老人即漢之三老掌教化者也洪武中令天下州縣

里設老人一名以耆年有德者充之置申明亭頒
教民榜凡民間細事俱聽直亭老人會眾判斷
有不順者乃經有司具赴京奏事稱 昔者即後以
官任亦重矣後因所任非人有司繁輕過之於是
耆年有德者多避不肯為而其樂為而不辭者舉
皆人役也是豈 太祖設立老人以助宣教化之初
意哉

風俗 邑之弊俗所宜更者有曰淫女曰火葬
前已具之曰徒訟民間少失意則訟之則務求勝
既問無冤矣不勝必蓄訟之所爭之端甚微而積蔓
稠牽為訟者累十數事不止每赴訴會喊人持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九

詞于地院則曰豪強于鹽院則曰興販于或院則曰
埋沒于藩司則曰侵欺于臬司則曰人命強盜于水
利道則曰河塞墮所在徭役之唯觀唯理即涉虛
坐証不恤而被訟者且破家矣曰起械民之淫鷲而
點者上不能通經學不肯安田畝以其聰明該于
刀筆擅輕為重飾無為有一被籠絡牢不可出凡
徒訟者之為害皆此輩尸之也人有指斥其惡者
則以他詞中之即有司且有拘制上下莫之誰何者矣
曰扛封中城中歇伴戶與訟家為地者每偏相佐佑由
為陳案以亂是非或伺而進之俾其情不獲上達稱
與抗則結眾毆辱之使負屈而去故人家有訟必重

寧海縣志 宋胡融曰寧海水利講之舊矣然皆不得其要須冒備為之
卒無成績且如官莊大舉竹口梅林九項田疇開闢雖出穀處畝澮溝
洫與夫河渠無可倚賴周世宗顯德中祖令孝孫元祐中本路羅提刑適
非不究心于此未踰年歲尋皆廢壞故吾鄉之田凡在路北者凶歲多豐
歲少大抵河渠之利獨便于蘇湖抗越何則土平水緩勢不湍激故也吾
邑界兩山之中春夏溪流暴漲奔放衝突聲如雷霆小堰埭一掃而盡
豈容蓄蓄故嘗為之說上策莫如作陂下策莫如浚池相視吾邑土踈而
多沙石山峻而不甜饒無逶迤湧泉沮如大澤可以作陂上策之說不可
行矣不得已則有下策耳合以十畝為率問其田凡屬幾主聚其錢買田
一畝浚而為池遇旱則共以灌溉一應人戶有田在高仰首一依此例推
而行之如此則吾邑之地皆成良田矣雖曰下策猶愈于束手而無策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一

者乎

永嘉縣志 鹽課 永嘉場在二都東隣大海其鄉一都至五都 國初以
瀕海故盡占籍為鹽戶一千四百正丁一千九百九十每大丁一貼辦
小丁五額辦鹽六千七百四十五引三百三十五斤二兩五錢歲支工本
鈔一千三百四十九錠八百三十三文每錠分與沙壇一畝仍官給鐵鍋牢
盤一口及山蕩採樵以資耕煎區分二十四團總催八十名分立八扇每
扇歲一人徵收課鹽貯之倉場候商人執引以次照支請之常股後因邊
儲急用召商中納越次支給謂之存積成化間御史林誠以倉鹽多耗疏
令沿海窺盜並輸半價始分折本二色其折色鹽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
十一斤該銀一千二百六十一兩二錢三分一厘輸運司解京本色鹽三
千五百九十二引三百斤十五兩二錢內存積四分常股六分後因商人
支給不時而倉廩所積復有溢漏耗損之患官府必責其取盈總催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二

破產以償不勝困累弘治間侍郎彭韶廉知其弊奏并徵折色計銀一千
四百一十五兩三分解納運司給商任其到場買鹽聽掣商窺一時稱便
嗣後益法漸壞優恤固加 國初所給工本米繼易以鈔及鈔法不行工
本遂廢而人自膏二役縣有里長場有總催縣有甲首場有五長縣有收
頭場有解戶縣有支應場有直日窺之與民苦樂居然可見為有司者顧
以窺得鹽利每困苦之凡雜辦徵輸悉與民增且商人到場買鹽貧窶率
先貸其銀而商人乘之以射利數月之間必取倍稱之息每鹽一引視常
價僅得半之用是日苦窘急逃亡數多而額不可減正德間當道議將窺
戶田每五十畝准一小丁以足原額之數庶幾得通變之宜然舊額沙壇
外有沙城欄護節年歲潮衝塌沙壇半入于海耕辦寡資益不堪命邑人
封通政王鉉深用憫惻嘉靖十三年間具奏乞照各場水鄉例將舊徵折

色益課敷之通縣并請修築沙城軍下巡監御史楊春芳行知縣周坑會
議奉按驗將折色益銀派通縣照田辦納窳田稍蘇至嘉靖二十七年巡
監御史鄒懋卿因諸生張珍馮瀚等言乃就沙城舊址築以石堤保存餘
沙分給各窳每丁所得視舊額不啻減半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卅四

永嘉縣志 先是浙東設總督一員金盤名色把總一員嘉靖三十五年始改
設恭將駐劄盤石衛復設欽依金盤把總專管水關統領兵船駐劄瑞安隆慶
年間移駐寧村所其南北要隘如黃華蒲岐石馬梅頭飛雲鎮下門等處俱設
名色把總帶領水陸官兵畫地防汛每總不分水陸俱設兵五百名以募兵兼
衛所選軍充之 黃華關飛雲關江口關鎮下關各設總哨官一員哨官一員
黃華關屬樂清縣地方原係水寨派盤石衛官軍防守嘉靖三十一年改設總
哨官帶領民補軍隊舵兵泊梁灣海洋飛雲關屬瑞安縣地方原係水寨冰溫
州衛官軍防守嘉靖三十年改設總哨官帶領民補軍隊舵兵泊鳳凰海洋江
口關屬平陽縣地方原係水寨嘉靖三十八年改設總哨官帶領民補軍隊舵
兵泊洋嶼海洋鎮下關屬平陽縣地方原係水寨該金鄉衛官軍防守弘治年
間廢隆慶四年題設總哨官帶領民補軍隊舵兵泊官舉海洋 恭將標營左
右中前後五營每營設名色把總一員哨官五員各領官兵一校標營平時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卅五

揮盤石衛汛期出守黃華蒲岐梅頭海口專禦洋田畧曹田日團一帶地方
左營平時屯揮蒲壯二所汛期出守上魁海口專禦鹽浦鎮下一帶地方并
哨福建流江界右營平時屯揮盤石後所汛期出守石碼海口專禦三嶼盤盤
沙角南濱平山白沙一帶地方中營平時屯揮金鄉衛汛期出守大瀆海口專
禦石塘澗頭七溪大小漁塢一帶地方前營平時屯揮平陽縣汛期出守山口
海口專禦栢城汶路口眉石宋埠門江萊一帶地方後營平時屯揮海安梅
頭汛期出守前後圍海口專禦場橋長沙永嘉場沙村黃石浦一帶地方 珠
炎營名色把總一員哨官五員領兵一校平時屯揮炎亭專禦珠明石坪大
舉肥漕洪須一帶地方 往年每大汛軍門調發標下二營前來協守此處萬曆
十九年因警息議免調發以本處民兵分佈防守者費
不 大汛以春分二月中此陽和方深東北風感作日本島夷與諸國互市或
乘風剽掠可以猝至溫台故防之夏至後南風感海水熱蛟龍起颶風作彼既
難來我亦難哨故此時撤防小汛以十月小陽東北風與南風時或連作故防

之冬至後海寒北風欲沒故十一月撤防惟四月漁船出洋乘掠鹽米壯勇不敢深入內地九十月海外諸國互市者皆乘東南之風中香山遇船劫掠故小汛亦不可不防也 鎮有三關曰黃華曰江口曰飛雲而黃華懸於海外倭船外洋來者必經其地故於黃華海口聯艦哨守則此可以扼梁灣之衝南可以扼南麂之衝分布制截寇自不得深入此禦倭之策莫先於防海也 又按民間田地起科徵稅供官軍月糧承平日久徒籍虛名以糜廩食自有倭患以來官軍一無所用於是酌議募兵率用土著間收義烏武義之民分撥各總大約共若干名又於常賦之外科派練兵銀以給兵餉視官軍月糧不啻倍之而督兵諸官藉選民人指知兵事者充為名色把總世官指揮千百戶等間一委用迄今四十餘年海上不無警報募兵不敢議撤而衛所官軍盡為虛設此東南疆圍安危至計不可不加以意而振刷也又稽初設官軍時行伍悉充而民賦所輸計足供給今官軍消耗將半而民間賦額然猶不減此其故非奸胥侵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卅六

則豪軍冒領近議欲查追餘糧以充運軍之需是豈法紀所宜哉

永嘉縣 沿江有三洲 西洲 蒲洲 任洲 入江有十三浦 上戍浦 竹浦 桑浦 甌浦 西郭浦 外沙浦 黃石浦 白沙浦 梅畝浦 嶼頭浦 河田浦 象浦 通江凡四港 安溪港 孫溪港 荆溪港 柘溪港 甌海一名履海去郡城東六十里江流東至盤石亭村會于海洋茫無際涯是謂甌海自寧村而南積沙成城以捍潮勢沿海皆沙塗亭民取鹹潮澆沙釀鹵黃鹽 甌海之長潮西至白沙安溪門則江南岸則自北來者定安迎恩門西和過吳崎桑浦嶼頭岩門竹浦塔山林頭吳波上戍浦口江南張岩外村西洲驛頭鼓溪桑溪至安溪洋渡抵青田縣界 由北岸則自羅洋河田港至馬鼻嶼嶼口嶼小荊：漢港口 北至潮際接柘溪白上沐溪港口凌福白沙茅洋至安溪港亦抵青田縣界 柘溪港潮至潮際 退潮東去北至館頭 柘溪港潮至潮際 退潮東去北至館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卅七

瑞安縣 安陽江門外 舊名安固江吳時名羅陽江唐時名瑞安江又名飛雲渡 江之源有二其一自建寧政和縣界溫洋迤邐南來至百丈口而匯漢而三坑之水轉至湖山南口為小溪二溪流轉合流而入于其長潮西上江凡數百里為其夾江南北岸諸山之水派流轉多皆入于江 一抵三港一抵陶山港潮際其退潮江口東接洋嶼入海南次橫河次俞木抵平陽縣境 平陽縣 橫陽江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舊名始陽江 一港入順溪分源東流合睦村周與入東南流合橫口三橋出運口江一港自梅溪出匯梅浦一港自閩嶠諸山洞谷出松山平水一港自宋蘭洋分東西源出燥溪而止 海在縣東二十五里北自瑞安縣界榆木浦起經斗門仙口自仙口南經江口小茹南盤和溪

鹽亭抵大興王孫蒲門自蒲門抵鹽亭嶺俞山自俞山抵福寧縣烽火寨止
橫亘三百餘里

沿海巡簡司一十處管烽火九十三所 館頭巡簡司管撥 白沙山注四十二 南

岸山注四十一 三嶼山 嶼頭山 黃華山注四十三 洋田山 盤嶼山注四十四 田灣山 館頭

山注四十五 茅竹山 下關山 上關山 瞿嶼山注四十六 中界山巡簡司管撥 楓葉

山 東白山 峯辣山 黃家山 殊磊山注四十七 川石山 大興山 長沙山

山下山 沙匯山 洛灣山 北藍巡簡司管撥 楚門山 茗坑山

烏岩山 蘇家岡 後轆山 西園山 湖頭山 礪頭山 前山 化山

下山頭 蘆灣 小鹿巡簡司管撥 馬鞍山 靈門山 魚井山 于

江山 十髻山注四十八 三山 石橋 西門 烏沙門 亭頭 東門 蒲岐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卅八

簡司管撥 岐頭山 水興山 高松山 南浦山 纜嶼山 蒲興山

拖頭山 梅頭巡簡司管撥 鮑田 前山 錢家步 前塘路 巖井山

白巖 南岸渡頭 橫河 塘路 鄭家庄 下村巡簡司管撥 擱頭

濠灣 劉家山 小王孫 大王孫 後嵯 閔山 玄中巖 下村頭

小漁野巡簡司管撥 大漢山 早灣 上洋山 莫山 鳳凰山 白

崎山 浪盪頭 半塘 江口巡簡司管撥 嶼門山 蔡家山注四十九 麥城山

福全山 司前塘 塘岸 仙口巡簡司管撥 白洋 石刺山注五十 斗門

風門 寒平山 烽火山 防禦倭寇官軍戰船于蒲門小漁野青興門

中界山楚門等處海口灣泊隄備遇有警急即便策應追捕

江西

備錄

形勝

大江遙西川谷環索惟十三郡羅列圍結吳頭楚尾
粵戶閩庭形勝之區險莫阻并彭蠡汪濊戶嶽崢嶸
左江右湖風氣澄清勿謂壤遐近于藩屏締結延嶺
控帶荆衡既固我圉亦誠厥屹俯安封域仰佐昇平
東有海益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都會
也漢書吳分野
水陸四通山川特秀明扼荆淮翼蔽吳越唐書太宗
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唐王勃滕
洪江皖度吉信撫衆悉為治所唐韓愈滕王閣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為淮海之襟帶作吳楚之把據唐封

南距五嶺北奠九江宋范致

江西路環數十里為郡十有三為縣五十有三控引荆

湖襟帶吳越為上流重地宋李綱

江西一路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閩廣接連荆湖自

江以北控引淮西李綱

鍾陵真區楚澤全壤天開翼軫之疆地扼江湖之國宋

應麟

江西之為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踰淮汴以達于京
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早朝提封

原第廿三冊 江西

數千里隆共則其治所也元虞集江西
星而斗牛地兼吳楚擬百粵之上游壯雄藩之重輔明

統主府論之江西諸水縱匯鄱陽湖瀉注大江匡廬山
障之饒州在其東稍西北而南康又稍西北而九江其
北東接徽衢池慶西接蕪黃武昌大都為豫章北戶云
以繁劇論則饒州為上九江南康次之以衝要論則九
江為上南康饒州次之此其大凡也明王世懋
環郭外者為龍沙龍沙之外滂溥長逝為大江大江之
外嶽岬羅列為西山西山之杪北峙為匡廬大江之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東淮為彭蠡明者思悅

江右地分河山間方廣數十里統十有三郡明錢習

負江依湖南臨兩廣北接宣揚西控楚東盟浙明方城

南昌在湖之南湖東為撫州東南為建昌又東為廣信湖

西為臨江西南為袁州又西南為吉安湖西北為南康

又西北為九江東北為饒州而九江牽制沿江諸郡且

片南康密邇巨湖吞沒定要害之重關也臨州鄱湖而

負山南安贛州去湖益遠在省治極南以五嶺為屏翰

而汀漳雄嶺諸山跨絡林菁茂密斯為盜藪故設督撫

重臣以臨之

江西三而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粵之交南昌其都會也九江為江楚鎖鑰贛州介在兩脈南安世危度嶺南康饒州夫彭蠡以列郡而康不遠饒吉安撫州人才甲諸郡建昌事簡而殷瑞州地僻而阜廣信衝而疲臨安衝而逸袁州密近楚境此江右之大較也劉斯極程

南昌府

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宋曾肇修城記

漳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曹暉徐高士祠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三

茲郡之勝寔為東湖宋楊德池

大江之西廣都會而山水佳有洪為最宋徐清洪

列岫橫青龍沙飛白逆透窳兀于江干之西明范涑鍾

地勢自虔州北折千里或沒為湖或聳為阜似日者似

月者似帛殆者似龍蜿蜒者悠：累日息于漳江之濱

明萬恭南

平原却行頓汝交流南昌形勝志

群山翼赴眾水朝宗同上

新建江右之鉅邑也境益會省明陳宏緒

層峯叠嶂秀出雲霄多仙靈窟宅明喻均

厭原奇所漫江滙環蓋都會雄觀新建前志

洪都壯邑厥水惟豐池水躍龍芙蓉浴日宋劉邦望

豐城為縣壯哉一旦紫氣騰時上薄斗牛而物華天室

人傑地靈益翕炳煥宋徐鹿卿

豐城為吉轄下流地勢窪甚春夏水暴至沮為巨澤縣

兀然居中宋劉德秀

章水經北曲江滙東帶二水之長流襟三江之長雄宋

李友直

羅山峙其南贛江環其北元富州志

豐城古澤國也當五郡之水衝明李瓌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四

進賢為豫章壯邑延袤凡數百里明王一發

台山列屏曲水萦帶明陳應元

邑東有河其源出臨川之榭嶺紆迴百餘里合東流至

邑明王英進時

北湖澄淵巖山砥柱洞陽蕩其西瑞洪浸其東明王英進時

豫章郡三江之都會奉新縣五嶺之西衝宋楊萬里

氣象平行而勢洪博北趨江淮南抵閩粵道路四達商賈

會通宋杜如篾

南昌之為邑唯新吳為最為州蔽其陽其地有高山峻

嶺明吳彥弘奉
新通化橋記

奉新在豫章西山之西越嶺之東山川秀麗明趙廷序

山從修寧若拱若揖若波之湧若龍之蟠若驟之騰似

旗者似鼓者似笮者似劍戟者未奔數百里乃搗為大

陸行為周原萬恭培
安本記

綺谷雄盤桃源紆阻清晏
勝志

武寧為龍興西南壯邑山刻而水駛元范行式
寧本記

武寧最山川勝處西江為尤勝幕阜九宮綿亘二山秀

出雲表蓋吳楚相入處也宋楊恢武寧王
清萬壽宮記

環武城皆山蒼崖翠壑古澗生風峭壁層巒飛泉瀑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五

宋白玉塔武
寧湧翠亭記

武寧為縣僻在萬山中管修江上潞水泉漑溉之利峰

壑層巒之美亦望縣也明陸深
縣志序

陸有剡閣列棧之雄水有五峽諸灘之險武寧
志

寧州者江右之大西藏也明方思謙寧州
銅鼓營記

南山排于前鳳山峙于後清流急湍環抱左右明楊冠
寧州志

南昌郡故川陸一大都會也仰度古以控嶺表倚滙浦

以通江淮而形勝之險寔與諸郡共之東南則章貢時

汝諸水建瓴而犄于鄱陽南新豈進賢瀟湖號稱澤國其

西層巖鳥道縹錯楚疆奸萌易于噴聚自平華碼碯以

後奉清二邑至今晏然若寧州僻在郡隅鎮之以兵甲

戍之以銅鼓石營事乃有倍然兵國瑞昌之寇竄多流

入于寧武或戾肘側蓋尤不可無牖戶之防焉南昌
志

瑞州府

西江道院南服名邦宋京院院
瑞州志

瑞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州曾學
瑞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三冊 江西

六

界為兩崖明沈東瑞
州修城記

瑞城據錦水兩崖在南曰南城在北曰北城明吳山
修城記

高安郡于江西稱道院郡治在山間而最高處有碧落

堂下俯萬山一水穿城南北岸為家鱗：樓臺皆可指

數明歐陽修道
修碧落堂記

據鳳山而錦水昂然一即之勝明朱
祖李記

前瞻荷嶺後倚華林南唐嚴崇
華林志

高安本豫章屬邑居溪山之閒宋蘇轍
高安志

高安為江西上縣元李淵
高安志

上高筠之小邑介于山林之間蘇轍
上高志

上高城周五里蜀水中亘為閘者四分峙水南北所以

嚴內外謹出入也宋江湘重修上高城關記

上高治北而市南一溪自為載發源合新昌水下走高

安宋高安縣志虹橋上高

山川狀秀帶鹿如染明黃崇上高李記

負教峰迎錦水明吳李詩上高王德書院記

林壑盤紆川原迴遠宋劉應新昌縣志

溪山深窈左右拱揖宋雷孝友新昌縣志

前則諸壘戍列後則壘嶂屏張桂峰卓于左螺山踞于右盤溪合月灣而東環東溪合北流而西達明王相遺新昌縣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七

南屏翰苑北枕石門桂嶺螺山東西對峙益溪一泓曲

折于福波彌洲之間新昌縣志

郡在會賓西南山紆水迴雖屬上游毋漸險隘此高安

上高之名所由起也上高又在高安上游南濱萬載地

勢陡絕新昌本割兩高之地為縣形勝在季孟間西接

皂山北接八壘則亦駁、淳楚而按矣瑞州山

袁州府

州小地狹謝表

山水秀麗字太

枕吳頭而盤固壁楚尾而仰上連局群峒迴環十里李

開仰

屏秀江淮襟帶湖湘山平廣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

險宋阮閱

城郭并邑在連遷衆山之中如圖無屏障宋祖無詳

氣雄形壯誠江右一巨鎮明張春表

袁州江右大郡當湖湘之孔道明中府題名記

袁郡東十五里曰上浦當楚蜀滇黔孔道明中府

袁州大郡也山水秀麗為江右奧區明吳節袁州府志

狀元洲雄居中央迴瀾砥柱一郡鎖鑰明袁業泗

宜春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明袁業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八

袁為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于大江負城南屋

東乃驚濤奔駭激射不可以舟宋滕隆

袁在為山中山勢岷嶽盤曲從西南來有峰独秀出于

城南者曰洲岡明江泉洲

分宜為表鉅邑山水秀朗仙臺外倚于仰山秀江東馳

于彭蠡明江階中侯

分宜邑治前瞰秀江源發于楚萍至此滄瀟而邑西東

限以兩山束以巨峽明張萬分宜

鈴岡列嶂屏圍四山周合宛若城堞分宜志

表之西南有縣洋鄉水山淑清羅霄楊岐秀氣所托宋

清之萍
知李記

表州之萍鄉以繁劇稱厥壤沃而僻宋卓津題名記

山水明秀拱揖環抱明簡迪上修
洋如李記

北介兩省當滇南蜀楚之衝明表一唯洞
宋營房記

北祖楊歧之脈鳳翼飛翔南溪塔巖之朝笔岑卓立左

肩羅嶽右臂徐仙川澄上鐵州擁金鱗許卿形
許志

地勢隱然自山帶江宋徐詳為載
蘇治記

萬載介群山之閭宋楊飛萬
李記

山有金雞白塔紫蓋之名水有危江錦江清泉之辨若

之可稱者仙游龍成也橋之可題者漫虹南浦也誠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九

郡之勝也吳印方載
譙樓記

萬岩邑也其山峯聳其水紫迥表紫泗萬
載志亦

宜陽多山水而萬載特佳勝明潘文奎桐
問書

萬載當即北史北則穿州境東上高西列洋營宜諸峯

障之郭子章即
已表記

左驚峰右宿嶺月臺居前紫蓋翼後萬載形
表記

臨江府

據瑞筠之蜿蜒枕金鳳之遙迤東撫閩平之葛峰西亘

崇山之巨嶽南環玉筍北接劍江明
志

當南身愛吉舟車四會之衝南唐吳憲建
清江縣誌

臨江大郡蕙樓偉現大蒙互其北閣皂峙其南新江喻

水會流而來金鳳渡洲障漚而潞或西江之根也明王
臣臨

江蘇樓落
成要集序

臨江若太陰半月之形地理
志

郡居江藩之樞振表控瑞通梁粵帶虔吉郭子章即
邑表記

聽介在江楚有閭皂玉筍以作其鎮額表喻峽以表其

流邑稱靈異臨江
誌

靖江縣治在蕭水之上章山之陽石龍金鳳地靈攸存

明致英清江
縣題名記

臨江為江西大郡而清江又而郡之望邑也控上游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十

環水秀明錢溥清
江李記

清江之有水患自昔已然明程遠重修
沙泊題碑記

清江居豐城上游水自古文經玉峽歷金川至龍洲鳳

城蕭難則曲折回互与地勢相環抱明張敏清江
送別詩序

當水陸之衝通八省之利明熊化棟
樹鎮記

淦居洪州上游有金沙玉筍之勝明張登新
淦志序

占西江之上游表東南之孤清明金如政
玉筍山賦

新淦与白下螺川無以甚異城頭山突起其側又一邑

之門戶也明曾同事城
頭文邑塔記

新淦与吉州俱屬湖而共邑群峰卓舉川光明媚明
元標

新淦 李記 東有柱天二峯西迎章貢二水南障玉筍羊角北峙鳳山

章貢之巨浸澎湃西北涓湘之碧淵縈繞南山

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

臨四邑嶺喻限長江上游

鄧市瞰山嶺隱然居其中世傳玉皇真位

于大 江 鎮山之鎮山也岡阜盤礴連延諸泉隨之而注以連

于喻水 通季新記

峽江 橋臨上流道里而會星使輻輳

吉安府 府治據江上流

南接贛江北臨淦水而控袁州長沙環抱幾千里

明峽判廣各處淮浙江山映帶在肩守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十一

五峰相次頗類五光

神岡捍其前螺山嶺其後江流迴合東走其下古所謂

天作之邦

吉州 廬陵古稱大縣

吉安于江西為劇郡廬陵于吉安為劇縣

山川之勝

吉水山 漸開遠溪益深廣

三面阻江不陸而固

吉水負山襟江沙嶼紫紆龍飛鳳翥之概傑出于青原

仁山 峽嶺鎮其後字水交流環其前五岡躡而玉峽峙北吳

峰太平仁山墨潏映帶左右控上游而為吉郡之喉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十二

非他縣之可擬也古水形

廬陵之東邑為永豐有山叢且有水浴思揚江新永豐

永豐江右名邑與文江安成西昌並峙而爭雄明吳期

江志

永豐三面環山有繡嶺五花之險郭子章

安福介吳楚之間開闢專城有掌固之職明張紫山

山水既而東陽白雲諸峰賦秀出奇不可名狀汝水折

北而東走勢若蒼龍要補地

武功山自萍鄉諸山蜿蜒而來將起二峰曰瀟曰瀟武

功當二峰之中號為三奇明地儀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第廿三冊 江西

十三

龍泉據吉州上游西扼湘衡南控虔州東連分水北轄

新州固四塞之區也郭子章

地界兩川神秀所結明地儀可

當水陸之衝舟中漕運交會于茲明王汝南

俯惶恐灘背粵王臺聳芙蓉而列金鷲由章貢鼓枻中

流劃然開目為廬陵最上游之勝方汝南

陳白沙以金鷲嶂勝于稱峰芙蓉山過于桃峽詩云水

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可以知形勝矣同上

右枕重岡前引列峰元李承

穿極古上游崇山峻嶺介新之西偏元李承

寧慶萬山中險阻四塞非舟車輻輳之會郭元章

撫州府

與兩粵七閩犬牙共疆唐獨必及杜

居山川風雲之會二水繞郭五峰鎮城宋州守

瀨汝水以為郡靈谷銅陵諸峰環列如屏障宋州守

川跡山結鍾奇毓秀江右之巨鎮也宋趙與

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開濶極奇可喜之

現翠撫之東南明地儀可

地方千里介江湖之表實集

撫為江西大郡其地西南負山至郡治而衍平曠然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第廿三冊 江西

十四

百里下控江湖明郭寶

因崇邱以為城依大溪以為隄明成亦堂

州治邑五峰于內因山為城因川為池明地儀可

臨川附郡郭幅員五百餘里郭子章

室唐崇仁水源之所自出也逆運而東凡一百二十餘

里合夫流遠近者五日西寧曰芙蓉曰巴源曰松山曰

羅山凡一山之水支流再三舒徐入境洄旋于崇仁之

邑治兩溪始平宋何

西峙者羅山南峙者巴山宋李

崇仁撫之壯邑明時季

駢山背江風物繁衍下瞰臨水極目如練重阜外羅平
原中窈窕崇仁形

金谿撫之東境元程文海重

金谿之山翔躍猶危明宋濂金

金谿縣南行水以清江合流于汝名曰東清其地為四

達之衝宋濂金谿

山谿好阻非兵車之衝明徐善慶金

西連閩建北接安東明趙東志

地界饒信行汝之間山川秀異明徐志序

上幕前峙卓宅后拱含輝納秀占溪山勝處襟帶八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十五

奇分五嶺金谿形

宜黃上接虔化旁倚南豐宋鄒極宜黃

宜黃二水合流于東北一水自南遠東趨北者源遠而

流稍大一水自西遠南趨東者源近而流差小元吳澄

思橋

宜黃若臨汝上游當宜水黃水分流之間明黃成記

宜黃僻在一隅而山水清越明周夢若元宜記

撫之屬邑五推樂安僻在為山中并併不通崎嶇抱塞

行者病焉元吳澄

枕山踞湖象山危岡峙左右前則太華芙蓉鹿角白石

諸峯林立環治有溪曰金谿此一方勝槩也明胡直

樂安距府極遠介于吉贛邑表記

山高而水駛地因而氣完洪安形

康鄉宅與竊故為冠區明王宗米

接桃峯之勝披長林之險邑表記

谿深而谷窮石峭而泉冽志東鄉

建昌府

林奇谷秀水繞山環刀高無建武

地氣殊異山川炳靈唐顧真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十六

建昌為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宋

子建昌華進

山清水秀冠于江表宋蘇文寶

吾不知幾千百里之廣但覓上走而石頑頂天而直上

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漳宋李現麻

左臨盱水右瞰麻源與地記

建昌在江西號為佳郡地介粵閩宋陳放玉

東南連甌閩屬章貢而西北鄰郡疆界相入錯綜如榜

呂祖中建昌

抗禦七閩索制八粵五嶺咽襟三吳喉帶蓋江瀟南鎮

關鍵也郭子章
 攬烟雲草木之奇俯千岩萬壑之秀羅大臨
 盱水南通閩廣北抵荆湖明劉南
 阻山帶河風氣改容宜稱奧區明江見修
 軍山峙于右何竺峯峙于左明王仲南
 倚琴臺以為之同統盱水以接其流南豐形
 南豐盱水上游東南勝邑層巒疊嶂環峙四封明徐東
 南城之東南鄒與閩接壤析為新城縣其山独秀奇明
吳澄送新
城序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十七

其山磅礴而清澗其水通暢而洲沉庚集新
 黎川政形勝地所謂曠如奧如者郊閩以外皆有之黃明
 天降崇峻石峽嵯峨不郭而固不池而險新志
 箭曲日峰東岩石峽四面環向明朱徽新
 廣昌若盱江上游其地多佳山水錢智禮清
 東鄰南望西接寧都石城四境之內山高而秀水深
 而潔清州何文洲
 前對蟠石後披危岡祥猶協筆于嶺左鳥石列屏居于
右廣昌

山川綢繆溪湖紫烟明鄧文
 瀝地僻處一隅環四面皆峻嶺急流明徐可
 瀘陽登陣惟列紫水帶環明呂鹿元
 去郡最遠隅岑于新城金谿求移閩之光澤郭子章
 廣信府
 信之為郡江以東望鎮也牙閩控越襟淮而浙隱然為
 要衝之會宋王雷
 形勝地勢來自靈山中道起石如龍鬚隱見互郡而伏
 懷玉峰峰出其隅森直猶東荷陰陽之勝甲于天下宋
元信州
牙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十八

當吳楚閩越之交為東南望鎮宋李弥大
 據省會上游靈鷲干霄自武夷來秀色吞匡廬而水溪
 觀玉紫遠彭蠡郭子章
 北枕靈阜南帶水溪東抱琅峰西瞻層嶽廣信
 山川明秀原隰豐衍上統
 江西山水冠天下而上統又冠江西西臨湖博山龜峰懷
 玉號稱形勝而靈山尤秀絕宋韓覺
 岩壑深秀縣地南北元張嘉
 玉山犬牙閩越蓋豫章第一門戶郭子章
 連閩越控吳楚乘輅之使聚糧之旅過是却而閩津者

穀相擊履相錯明夏子陽山山西濟橋記

武安三山列于前懷玉三清澤于後水水紫迴映帶左

右山志

弋陽葛溪驛當西南水陸之衝其龜峰馬鞍山峰南岩

峯岫莫不爭奇獻秀若渴虹奔駢絡峰而來明李全

漢山勝覽橋記

葛溪弋陽之別名也介乎閩浙之交山川秀丽稱東南

諸邑最明李北葛溪十餘亭

山川之美著自古昔軍陽龜峰奇秀迥絕而葛溪武石

諸水紫迴映帶誠一方之形勝也明黃易弋陽李科目題名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十九

南襟百粵北帶三吳台嶺前峙戶峰四盼南唐陳喬新

天師廟碑

居吳楚之中界接番水之上流南控歐閩東連江浙後

枕峰岳之雄秀前臨溪水之紫迴明王增祐貴溪縣上祭文

象山奇偉神水深長帛伏危端歷代出神仙之地川鳴

谷應至今祀忠孝之神清漢縣形勝記

鉛山為八閩門戶鉅鼓之音晝夜不息其地危高控流

環數百里之勢明丁洪鉛山紫溪橋記

鉛山據江右上流襟喉八閩控帶兩浙李全鉛山李全記

鉛山在郡南偏片閩地相錯如縹山高而峻水清而駛

慈泉飛進耶郭而入于江曹昂望人義橋記

東倚鸞湖之勝迤西聯銅室之名山南北八閩之喉

北接兩浙之要會鉛山志

五山輻輳蜿蜒如危宋真德秀永豐危山志

永豐古揭境當吳越之交多深山巨谷明石懷永豐縣志序

由仙霞而東為浙之西戶由盤亭而南為閩之北門萬

山樺竇如長蛇如天鰲呂懷建永豐縣志序

南距磁山北控靈鷲拓陽諸閩抱其左西歛一峰障其

右永豐縣志

縣依高山皆岩石當一郡噓膺之間徑路旁連閩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二十

明興竟容安縣新城記

共安崇岡疊嶽山勢盤折在信州則為西境亦稍比

于閩矣郭子章郎邑表記

共安壤偏賦勢而地當孔道明歐陽詢共安縣志序

南距閩越北接徽寧明海以傳共安縣志序

饒州府

彭蠡既瀆

地居滄浦邑帶鄱川唐王德建饒州記序

饒為沃野唐元煥饒州刺史判

湘江之地饒為大唐劉禹錫

洪匡鳳游之所磅礴鄱湖錦江之所涵滂灵淑之氣蔚
為人豪明陳于度能

南接豫章西接楚東姑蔑北嶽岸東北鳩茲西南父西

北瀉延袤千里山川序列道路四通能州府

水匯西南山環東北都陽

餘干吳楚冠冕左抵羊角峰右戍弋陽溪後枕平曠遠

倚吳山前襟越水明一

其地洪彭蠡而接廣信負山阻水元李鎮

饒為江右大郡土地肥衍明舒清

餘干彭蠡上游為越喉舌明舒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二十一

樂平山水重岡盤紆由東而水縣治寔旋其北明許錫

樂邑既勝于水復雄于山明陳九德

北至康峰南洪章嶺內河源發錕山分兩支而環縣治

分河注深泊水橫一邑而泄鄱江洪岩鬱葱萬山森秀

梁平形

北嶺如拱如揖泊江如環如抱明黎澄

樂平東抵德興西連鄱陽北界浮梁而南則廣信接壤

馬土地方平山氣巖峻郭子章

浮梁山水之勝名師陽百里內奇峯秀嶽間見離出宋

供能山

二水環縣諸峰玉立元李于海

上連徽祁下通鄱縣居二省三郡八縣之間海

浮無天險而色山阻河城郭之固五方之康藪于景鎮

饒邑多以水勝獨德興在萬山中岸葆迴環蒼翠萬狀

可更匡廬東距浙北距新安三省交牙四塞為境明

烟火百里雞犬相關明董仲可

廣山色峇大湖限帶明夏實德

玉山峙其後雲錦溪環其前明王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二十一

萬年四會之區統郡一與壤也明王泰

其山險其氣勁郭子章

環山疊嶂高阜停雲萬斛峰拱于前萬年峰盤于後

南康府

廬山南國之德鎮梁元

瞰七津真如掌瞻九河真如帶梁沈旋

南瞻五嶺北瞻九州唐歐陽詢

匡廬奇秀甲天下唐白居易

匡廬天下之名山江夏之勝槩南唐馮延巳開先寺記

蜿蜒蟬聯指列條教亘五百里寬溢城星渚之真區洪

州諸郡下流之屏障匡廬山志

靈谷烟雲巖山風月新喻山志

首匡廬面彭蠡南國咽喉西江鎖鑰南康府志

星石浮南嶽山嶺北山津雄奇帶礪險固府志

本軍遠臨大江舊有石砌堤寨堰住西灣水泆藏泊舟

船朱子已修

彭蠡之險在吾戶外宋呂祖謙紫陽先生記

山岳配天庠身標其秀江湖配地彭蠡擅其雄盤址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二十三

巍層淵秘邃宋晏殊重修真如院碑記

庠阜諸山峰然特起駢首而立者八九又高且大者五

焉有冠劍巍峩之貌無草木淋漓之容宋趙師寔六老堂記

踞匡廬而館彭蠡足稱與區明張位重修白鹿洞記

岩壑幽邃林木翳然其名教一樂地也明潘寅亮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自丘老峰來絕壁懸天一峯南下如頓萬馬可三十里

崛起一山而四山環之白鹿書院志

左轟揚瀾翼若游龍而蓋千山橫亘其間如榜斯揚

也

彭蠡湖匯江西十三郡六十餘縣之水由湖口以出下

江每春夏雨集峽水盛長江流湍急而湖水潏潏為

江流所逼則水益漲淤漫數百里明陳敏校建修崇陽縣志

奔軍都昌縣地寬瀾江然上有崇蔭下有楮溪大小五

寨近者四五十里遠亦不過百餘里遠雷可一峰望把

截朱子都昌新寨寨刊書狀

都昌依山枕湖全省要會之地明萬曆新定都昌縣志

環山帶水形甲東南明王先正修都昌縣志

兩水掖之其狀如帶西山雲為環之其狀如翼宋王公修

記

修江衝前名山峙後廣集建昌縣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二十四

建昌鄱湖上游控修江諸阜洪所恃北門也張翥建昌縣志

四面諸山環拱若抱湖潯清風如函明徐祐安義縣志

自匡廬雲居逕行而成邑明楊三善安義縣志

空峰西山映帶左右龍江澄碧涼

記

九江府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明

海陽陸通五嶺北道長江遠行岷漢亦一都會也晉地理志

源二分于岷味流九派乎海陽鼓洪濤于赤岸淪餘波

乎采桑鄒瑛江賦

南向庐山北背大江註

山重丘嶽江比四漢註

左扶彭蠡右倚道川註

潯陽乃天下江山眉目之地註

德安接岷山之脈彭澤挺文苑之峯蜀江下湖口巫山

峙鄖鎮寔吳楚襟喉江右衝要註

東連安慶西接新黃南與南康建昌鄰而北渡黃海京

師孔道出焉註

山擁千峯江環九派註

左貫彭蠡右環金帶註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二十五

控匡廬而注彭蠡龍布馬龜環拱而翼衛註

接岷山之派向博山之陽形如鳳舉勢若屏開註

東北派兩湖之水西南障萬壑之峰形若柘鷲掛如盤

石註

古赤烏邑幅幅不知幾百里其西南隅薄于柴桑之壤

乃與江州蘄州二衛屯田相錯如鏡註

惟外群峰環拱如舞如飛山明而水麗註

瑞昌于九江縣最僻縣居潯溪之北亦山邑也註

湖口皆臨地也然秀色攬戶文瀾吞江註

湖之為邑危而險註

鐵屏橫峙石鍾環抱襟江湖之險當吳楚之衝註

彭澤地挾山峻註

彭澤若彭蠡下流漢大江阻壘障註

環山為治獨狹其西北而江走其下註

披彭蠡跨海門砥柱橫江龍城四寨註

去小孤山十里而近其境西南接湖口都昌東北踰馬

當山交望江右之境盡焉而小孤又江石一門戶云

郭子章即註

南安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二十六

南安江西之南境註

南扼交廣北距湖湘註

凡臺省命使之宣布廣海筐篚之獻納莫不道出并耶

元註

控廣引閩捷上流道邊徽註

南安介萬山間潯掌平之地為郡治峯壑連絡不斷鳴

溪曲澗自鼎都而下莫測其源註

庾嶺兩廣往來襟喉萬足踐履冬無寒土註

當五嶺之最東註

高庾嶺據高原臨章水抱上流註

接南荒之地迫東粵而帶柳桂表以度嶺旭山漚以章
水容江陸然南徽形勝郭子章中

嶺嶺峙其南黃嶺盤其北龍泉山谷峻深溪洞綿亘惟

邑處四境之中章水練繞秀峰壁立宋鄭霖新史

港維南楚小邑寔據西江上流衣冠文物之名區財賦

舟車之都會元王元祐南康

隄岸曠衍波瀾老成独秀峰屹立雲表勢若揮天其餘

江山環拱如畫明鍾禧南康

江之南諸溪澄之水盡流而會于馬山之麓明陳榮重

研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二十七

度嶺所衍章水所經而邑治建馬東南與區也明劉

海龍

南安壤地橫水劇盜滋蹈之山溪深阻險惡攻不可入

明劉節王

上游之地山崎峻而水激括元孔思之上

溪洞廣袤而邑落其中民以山環而俗淳亦以山深而

藏寇元黃文傑重修

上猶民稀而地僻荒稍山山洞忽張噴聚為寇明修

城什

上猶為江藩邊邑接壤雄魁萬山會焉郭子章

崇義稱南郎與區明萬夢桂

崇山壁立路如鳥道明勝崇

贛州府

度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駭險阻文廣剛越銅蓋

之販道所出入宋王安石

肯源出新樂章出大度合流域郭于文為贛奇峰怪岩

環視萬狀宋趙升章

南州自豫章右上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度李觀

初林書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二十八

贛之為州襟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粵之北陲故襄崇一

路之兵鋒而外從二境之戎柝其地重大楊萬里

贛之為邦其山嶺而隔其水滿而清楊萬里

南方之山衡為宗自衡表而南稍東為大度表而北又稍

東為盤古其地界剛越故吳上游今隸贛宋曾子

贛于江西為樞府其城拔章有二水合流之處山川雄

秀明彭時

宅江西之上游當五嶺之要會其地片闊廣湖湘諸郡

邑犬牙相錯明歐陽

而贛四省咽喉而粵則南贛有背柳衡其左腋也汀漳

北明楊拱龍
南城記

紫叢林里落於錯相望雞埭井門層疊綿連擬三江之會
者是為邑城明王宗徐龍
南河堤記

南際萬山盤錯繁紆百餘里水行者必道龍頭會一邑
千脈之注湍悍峻駛亂石交錯其中處村如列新王宗徐
南河堤記

石城環縣皆石轟轟如城有龍巖瀑布石筍參天之奇
郭子章郭
邑表記

四山如城龍淵虎壘石城形
勝志
定而新創邑據皮上游故為盜區郭子章
南學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三十一

長寧帽山掉天駟水經地七

水利

江西水之上源其大者為章水漢志曰豫章水山海經
水經曰贛水出南安縣却東山沙谿洞屬崇義縣
西南界方石
五色水如滴漏至洗心橋始大東流經大庾縣合嶽山
和溥水雲山霏水了山靈嶽水大里水黃公抗峒山水
偶偏山天明水大庾嶺嶠水北流入之廣東仁化所出
之平政水合涼熱水崇寧記云
昔古豫水東北流入之經南康縣
西南為南竺口合蓮塘蕉溪諸水及布尾之封侯水鏡
山西符水禽山禽水過山過水東流為芙蓉江澄綠洳
深東山有港有橋皆以芙蓉名也西北崇義縣有樟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三十一

之潛水湖南益漿之麟潭水牛皮危水玉泉山之義安
水大嶂山之帶圍水即山橫經上猶縣界上猶江源出湖
廣郴州桂陽縣流經琴江口營前彭山水入之過大猶
嶂合稍水出名料水村
出料造水出老開水
出益石門水
出百未洲水皆從東南流入章水至南康沙口又東經
贛州城西環城而北與貢水合貢水漢志曰湖漢水貢水發
源福建汀州新樂山西流瑞金縣陳石山綿江水流至
五十里入之又合高村智水銅鉢山瀟水羅田浮園水
經流會昌湘水上源為羊角水北流過龍石歸湘二水
始合為湘洪水湖深多怪石蛟龍居之盤古山墨斗灣

諸水皆合而入貢水安遠濂江水南流入之經雩都南
為雩水合金溪水出雩都化龍水出雩都羅茅溪水出雩都其
東北石城之琴水出雩子固合壩水寧都之梅水出梅
嶺在邑北一百二十里非大度之梅嶺出式曰鹿江出式橫
溪又合東江之蒸溪小溪西江之龍雩溪桃溪出飛會
村吳口渡西南流入雩水遠城而西出雩都峽其北興
國之激江源出桐林坂及蛟蛇山合激水出大平黃田
水出清龍下川出雩長信衣錦二尾西南流入雩水
其南則定南員魚溪出南坑出龍南枕水出東桃山合
窮竹萬溪諸山水為二江口經信豐為桃江源出龍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三十三

桃嶺合黃田江出德共大竹園保昌縣方溪水出龍北
江水出猶大梁口水出大梁水出大安樂鄉三江水出安
一會昌界一為周坑江出會昌縣上坪巫水坑洞未溪口
水出長綿水山出綿安息江水出安東北流至双溪口
又北為鴻濂又北會于雩水故雩都為泉水之淮也貢
水又西經贛州城東環城而北與章水合二水合而為
贛此贛都官尚書劉澄之說相沿已久雖鄰道元識其
以字說水亦未遠夫水寔若謂縣治居二水之間因以
名縣則說尤允矣城中風皇嘶馬金獅三池福壽二池
之水通之長步水出黃家山東流入之龍溪水出黃竹

嶺北流入之梁水出龍頭嶺西流入之皂水出東流皂
中入之凡北流三百里歷十八淮經萬安龍溪水西流
入之綿津溪水出双坑及長仙合流入之密溪水出密
公嶺西流入之水甘冽可論苦十八淮中惟恐淮源險
上有神潭二傍種茶甚美故諺云密溪水神潭茶賴江
折而東流蘇溪水由九石坡入之雲岡水出朝天橋入
之韶江水合黃鶴水東流入之武翔溪受風而雲雷四
潭之水西流入之其西龍泉遂江水源出左右二溪至
李泌渡合為一東北流入之紐泰和江流澄澈故曰澄
江永新板鐵山出之牛吼水合龍泉之射洲江東流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三十四

之麻斜溪水合李陵溪水出西江口入之贛江又北經
永豐西報恩江發源寧都西北界古名瀨水以漢孝子
歐寶戶墓救虎日街白鹿以報故更名西流合葛溪黃
竹溪白水麻江龍門江諸水流遠邑城下流為英潭其
南沙溪箭瀧發源興國界西北流合孤江儲溪出戶陵
張家渡入贛江口水又北經吉安城東白鷺洲在焉宋
江文忠萬里始建書院合習溪水塘波螺湖水出五里
坑及橫石江水界吉水安福之盧水發源盧蒲山西受
永新之禾水勝業水及溶江在永新合毛停水闊水郭
水出郭山上同水出赤谷水出智溪出東菴

溪出湖東流與王江會源出陳會山之丹湖水合修水于高江下達于王江又東流合泰和之禾水一名早禾江經戶陵神岡山下同入于贛其自富田合明德水而入者為戶陵之王江廬水下流與清溪水相合者為戶陵之戶水賴口又北經吉水南為文江永豐英潭之交會也江中有青湖洲二水統之狀若吉字故淮曰吉陽縣曰吉水又云兩水交合如文故名之亦曰字水合義昌水出大昌鄉上通前流陽豐永豐幽溪沙口諸水入之南溪水出中鵝鄉東流出拓口入之經缺江東流折北曰為王峽鎮江水于中而不得溢合停頭水出七暮晴水出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三十五

自自古山漕溪逆南流入者為仁和自漕溪北入者為蓮花潭水經新塗西涓湘水發源高嶺分秀溪水西流入之藍陂溪發源百丈峰合金淮水東流入之贛江又經臨江郡城南為清江水蓋表江贛江二水會于萬頃洲南繞城而北故名臨江明成化木賴水暴衝蛇溪水為銅鑼江沒田畝以千計直北流三十里與表江會於是臨江城臨表不臨賴也表江者發源萍鄉羅霄山下為羅霄水東流至宜春西為稠江折而北澄清深碧名為秀江合麟橋江共源為清澄仰山水凡出水為駱水經分宜南為清源渡合赤江楊江野江介溪竹橋諸

水東流經新喻南為渝川縣本以渝水名唐後訛而為喻西合叢塘江阪陂江盡江東合距江出分灼江出江源即太平江水長宜江出黃諸水凡九十九湧八十八灘紫洲東瀛洲以障之下清江而合于贛江又北流至清江鎮淦水發源猷嶺合沉香溪水一名閻山水出羊湖而注之蕭水亦名小陽水出古清泉里二源滙于峇甲由蕭州橋歷蕭洲東注之經豐城西為劍江統而北歷苦竹楊林金灘諸洲豐水出秣山東北流由三溪會羅山之富水東流而受百斤湖廣百餘頃餘株湖長十餘里銅湖長三赤湖廣二平港廣二項廣二湖廣二赤湖廣二平港廣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三十六

湖廣二項廣二諸水入會猴峰之槎溪水合流出小港口入贛江之水北流零茹水出杭州橫漢河合隱溪水西流入之逆龍霧洲即金鍾口是也杭溪水出介山淮為蕪湖合瑞州水東流入之瑞州水自蕪載西南入負山有金鐘湖東流為龍江歷魚鱗港合康梁水東流經上高南為凌江新昌之東溪來自奉新西溪來自寧州皆南流入之合益溪在新昌清溪秀溪一名查溪有昔白竹港出高諸水又合滕江水受小水出烟易梁水出乾口水出蒙六口水出上石洪港水東流奇高安城南為錦江一名筠河漢志曰蜀水分一支亘南成為市河東

會于象牙潭受鐘口出荷龍口湖華陽出新喻龍阪
出東梅口出蕭坊諸水東流抵新建界黃源出蕭洞源
出山芭蕉源諸水入之北流經南昌府城西為章江表
源水出西山上風雨池注梅嶺下為吳源水合白石源
水入之寧州修水出黃龍山與湖廣通城縣遠連界水
行修遠故曰修江郭璞漢云有水名修有魚名儵天下
大凡此地無憂受忒此水亦連通城百萬水武寧
鄉水出天馬山連湖廣東津水出津山洪水
淮水田毛嶺山下鹿源水出山道州城東受安
平水竹山毛鶴源水及泰安鄉歛口梁漢諸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三十七

東北流經武寧縣南分義溪水官塘源港亦名滕帶水
魯溪水南受清江出長田皮洞楊浦石鏡出鳳
口出三山北受茶坊山出伊東北受陂田出葛溪出東
受績溪出諸港水東北流靖安城西以溪水出毛竹
山出界一夫歷南源諸都東北流連于進出一支歷中
下燥坑連于桐城合流受桃源水出九湖石掌淮水東
南流抵奉新與瀉水合出大山出龍溪水出華林水出
林紫紆西來入之而皆會于修水安義之危江水北州
水東陽新注水合于邑東為三合水并蛟源出白武
斛源出諸水東流合于修水又東北流經建昌

縣南合惶陂水雲居山之楓林西江白沙雲門諸水東
流入之又合珠溪水一名清樹灣溪元和間出明月珠
大如鴉子即此連于章江會于彭蠡星子六溪十八湖
之水入之德安博陽川東南流入之又北為女兒港德
化水入之港口白沙水積初日照之燦然金色曰金沙
洲明師賦陳友諒之卒于洲上是為西都陽湖南昌城
中之水曰三湖九津三湖者蕪國延北曰北湖由廣濟
橋至港恩橋曰東湖同仁坊二小橋至西宮抵水閘
閘曰西湖總名曰東湖古稱十里後僅廣五里歲額魚
課一百二十金明萬曆中邵邑捐納禁不復漁九津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三十八

義取洪範九疇所以洩三湖水廣潤門二津惠民進賢
順化永和德勝五門各一津章江門二津各引水埽
潦水閘橋置內外開湖水盈則放水西達章江湖俱
溢則閉外開使江水不得浸入乃開內閘引湖達潦統
廣潤章江德勝永和四門而東注埽規子艾溪二湖出
牛尾閘趨楊家港入于湖盱水發源血木嶺過匡山北
流為巴溪又北為小敷溪過白水鎮經廣昌縣南為平
西大河合南村石壁青銅諸港水北流經建昌郡城東
浪水出軍港出蔓翠湖諸水北流經建昌郡城東
州門為盱江說文日始出曰盱清明之意也一名盱姥

江村有老母生三子服三鉢衣喜食魚日于黎沮澤中取二鯉久之能變化遂仙去也合東江出石山石頭港水一名梅溪出木山新城飛為水亦名悲猿港合省溪西流入之東北流經金溪西合濟岡清江石門塗嶺后車溪出嶺東漕港諸水經撫州東為汝江上流為金谿水出上幕嶺水色如金與苦竹赤橋亦二水合流由夢港環城而北江廣流緩淨澗如湖名曰瑤湖宜黃章水發源箬源嶺北流與軍峰宜水合又北流與黃土嶺黃水合二水合而名縣也崇仁巴水出臨川山為臨水之源出東北流至黃陀大盤山空唐水會之芙蓉山之書堂十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二十九

二水分流會于李河埠而與之合東流會華蓋之西寧水曲折數百里合青水東流道黃州有長橋束之水淮則湧激如奔馬迺左港合雞山水東流合孤嶺水北流合天浮山水馬峰山水石牛源水經白鷺渡為臨川至西津合汝水其北連蓉水發源長江出黃塘橋東流入之水比化水獨重昔人取以充漏刻無差即諸水相合由金玉臺出烏鵲石折而北過虎頭洲至金雞城東即三港水合金橋延橋之水西流入之東北流合西落水入式陽水進賢通濟港水出香炒山流為九曲至城溪灣合解山之院津水復游源北流入洪源湖一名日月

湖之有小山東為日西為月湖則二湖則一中有石灘誠云日月湖明良將出石人淮合狀元生東歷回龍洲連軍山湖：延袤五十餘里北為白沙湖與南昌大沙小沙三湖接邑西羅溪嶺水流為清溪合南陽水為青嵐湖與洞陽武陽合為三陽水至南昌東北入湖玉溪出懷玉山西流合沙溪水平溪水又永豐溪源出福建建寧盤亭西流入之迺廣信城南為上饒江西流合儲漢宋溪萬溪諸水皆出為弋陽江一名信義港自福建邵武分流入之西流合明溪水過桃花灘經貴溪南鄉溪水合若溪湖陵載星諸溪水迺白芑洲洲上昔產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

金香草故名青溪也經安仁南為安仁江一名錦江亦名雲錦溪水雲蕩漾如錦也白塔河合玉石為石鵝湖河陂諸澗之水與之會藍溪水三源合流入之建昌之盛溪水流百三十里亦入之西北流經餘干河口淮分二派西北流者由布村趨危窰河受潤陂水三源一出出臨川大梅嶺一過樣林雲霧洲至瑞洪鎮入于湖東出進賢竹王嶺一過樣林雲霧洲至瑞洪鎮入于湖東北流者由八字嘴又分二支一受古埠水二源一出出安仁洪趨馮田迺黃坊合沙港水一由破穴入市河中大源一出有越水波紋或圓如鏡或長如練味甘且重陸羽取烹茗謂味似鏡湖水故名越也出西津供會珠湖趨饒河

口故老云餘干水國塞破穴則危窟為大阿塞布村則沙口西津為大河也都水發源江南祁門環中合大共山之霍溪禾成嶺之栢溪及柳木嶺武陵嶺盧溪山諸水西流出經浮梁東之梅村始容舟三十五里會天寶水十數里會橫槎港水至滅家灣合江家山水南合歷降水鯉魚橋水黃坛水柳家灣水西合大漢水洗馬橋水盡鳩溪水流為昌江迨景德鎮經饒州鄱陽南為鄱江樂平泊川發源德興泊山下泊滌里西流與大漢會溪出江南婺源合浙江開化宜港水至湖口與長樂水會水出天茅山合桐川橫溪瑞港出石諸水至桐山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一

口合建鄴水：出弋陽露山下俱西流歸大溪入樂安江，水源出徽州芙蓉嶺內河吳溪諸水皆西流入之，萬年之駁河匯竹屯河文溪南溪諸水，文書源出之九足水注之而入鄱江，受北珠南珠楓木角尾大雷白水諸湖之水環饒州城西折而北至雙港口分為二，一水西經棠陰鎮出饒河口會餘干水入于湖，一水西經堯山港由老鶴港匯為烏玲湖出此門入于湖，是為東鄱陽湖，濶四十里袤三百里，南跨南昌西接南康東抵饒州，為諸江之水古稱彭蠡一名宮亭一名楊澗，近鄱昌者為左蠡湖，近湖口者為土日湖北為皂湖白

洋湖又北為西倉湖，勞渡湖為白虎塘，皆在鞋山，亦名山上下由湖口出大江，此豫章水殊源同，邱之大概也。瑞昌芦泉魚泉石房大墩梅溪白老諸泉，潛為赤湖，流為滾溪，東流九江城，西入龍開河，東通湓浦，港白樂天大聽商婦琵琶處，南通源溪港，宋時周元公所寓也。東流入潯陽江湖口沙頭港，發源黃土嶺，接沙頭河入大江，沙頭一名麒麟河，係明萬曆中增設湖口關稅商舟往來所泊，易以嘉名如楊港，曰武曲港，黃牛汊，曰文昌，狀老鴉磯，曰鳳皇磯，之類是也。彭澤青山大洎諸湖，漢子臙脂，甯其橫山諸港，皆濱大江，此雖水之別入于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二

而在漢志豫章郡境內亦當隨地以附見者，究心水利者，盍詳考焉。

九江府志 設開用鈔法料船大尺推之自宣德四年始九江開與臨清
淮安金沙並設戶部主事分司監之歲週而代自景泰元年始至者自李
蕃始初以部題領精微批行事其奉 勅書并給關防自隆慶三年始開
特罷時復之時分司時易以府佐其遣分司不復易自正德五年始隆慶
三年命九江揚抗近府三關商稅行各府掌印官收解其河西務臨清淮
安許驛委廩幹佐貳五日一送貯府州庫府州正驗解移文主事稽查各
具數報部萬曆二年以九江開去府城二里許大江洪波激舟維繼無處
所乞照河西務等例詔許之今每季開府佐名謂之協關然亦未嘗與開
事 勅書仍令主事填單發九江府掌印官驗收解如前例矣

船料不下五尺大不溢三丈六尺五尺鈔二十貫五百五十有五錢四十
三文奇十之一鈔一貫折銀三厘大則漸差上之初本色既折色既兼本
錢七文折銀一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三

折以為常今每解至京必易錢並入內諸開空而不課九江課空課脚船
凡船盜船大苗船速苗船上水輸下水下水連行免船九尺以下者月二
行一丈以上者月一行餘行不免木牌無漲船不料漲船料如常船今不
划船連行舊課歲一萬有奇累增二萬五千兩天啓元年軍興用不足加
增課之半

嘉靖四十二年給事中張鳴瑞建言請移閱湖口下撫按議未便添設湖
口嚴界安慶入鄱陽湖往來舟船有佐董之以其料附閱隆慶元年御史
張啓元言湖口兩山夾峙岸石巉阻無迂江水激勵屬商遊罷湖口嚴
萬曆戊戌春九江奸民馮萬善先以領解鹿皮牌襖入京耗竄盡計無所
出與其黨朱國承熊文權楊華春誘中人以礦稅之利遊湖關過 上俞
之為遣奉御李道高善等就為本頭異以節下無賴秋九月至湖口始立

厥初料船中分江關額抄既見貨稅可吞奏請征商遂有督理湖口斬黃
安慶之號括行旅賦庸入髓稽盤泊久暴雨疾風漂沒相繼風激濤奔舟
維繫不及旋有閣上下者輒張弓火射之痛哭之聲不絕開黃牛狀為文
昌狀揚港為武昌港棚佗鷺洲八里江名為蟻舟實令近岸得洞悉貨物
之底裡而錙銖等之巡欄劉世臣追糧舟入湖不及為言南康縱之奏入
有 旨逮南康守吳寶秀星子令吳一元巡司某逮之日寶秀夫人投繯
死子子武林葛寅亮兵備江州絕道使不受餽遺撤守備江西同知湖口
縣為約束時緝其橫踞斃之獄次者推楚蒙三木市中先是稅廠獨本監
功令見者咋舌葛下車發禁緝告令數十楮重揭之廠壁商民始知有憲
臺紀綱矣久之撫按交章奏請撤監稅最後道亦自辭 詔暫令南九有
司領其事以其金錢附省監潘相泰昌 登樓盡罷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四

事宜志 事以時起以時救不可預然而歷觀前畫以迄於今舉所舉杜
所共無以異也敏者以有餘玩者以不足
民耕而獲即樂歲不贍也蓋之以楚乃贍官無困倉家無蓋藏負米而入
市攜量而出糶一有緩急不五日城中食盡矣宜官為常平以儲之戶宿
歲糧社穀隸於公則耗隸於民而官指之則困主者莫如官為之所以儲
之而主者在民籍其款而勿稽也

徵糧按糧戶胥鼻之管庫者守其藏以為出納邑所同也差書所獨也兼
算掌出納而邑無藏矣非惟無藏也并無數非惟無數也并無錢穀然固
結而不可解者何也差書之始進有豪馬捐金以為之費於官曰公堂
自官以下役於官者無不賄也約五百金而官之不肖者餌其半然後公
帑惟豪所為矣比始痛革勒在丹書成且其貨而甚昵者罷其金然猶得

無有耽、者采南康有差書九江有差書九為甚九江之差書瑞為甚民無適狼易做也而漏厄于透支其弊始于胥史而成于官透者多役人之歲食與各兵之餉透一歲則剋什之二二歲三歲則剋其半其半者此其不肖不獨在胥史也均一歲而與奪異均一役而運速異或預食數年之餉或經數歲枵腹則賄之至不至與夫胥史之為也是在令透支而錢穀耗危支而錢穀清胥史盡歲徵之有以飽乾漢而出空由以抵之令無賄者自相危又或乘急而質其由或乘縣令之贖而冒兩由質由與執由者繼冒由與本由繼而錢穀如亂絲矣杜透不杜危害未已也

衛七危支其亂尤甚歲額子粒二萬三千四百石有奇除軍舍月口糧坐抵一萬四千九百九十四石有奇外實徵八千四百六十六石又除運軍糧粟免銷外實徵見米三千一百八石有奇肥給官軍俸糧其並麥折銀亦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五

坐抵免銷外每年實該折銀七百兩有奇聽給各官鈔銀困有餘粟皆有餘金而今官軍有移數年之股者又免支亂之也今總發而出納之外有軍三分數俱親為比徵而貯之郡庫以時給

國初戰爭之餘民多死徙田蕪穢發衛士耕而戌之其後流徙之歸者禽所棄者高仰腴沃皆衛屯也久而衛官併吞其業貧軍漸其業奸軍展轉其業今惟供士民之詭靈而已焉此瞻始清其受屯之人及餘丁而籍之亦再籍之然不足以塞資十之一夫此既不必耕而卒既不必屯矣一卒之田私受授者為緡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以平值算之有三於此者若官為緡之而取其歲粒以餉卒之復更飽而國且得金錢十萬又得擇趨卒而食之矣即不然若屯者保任既明人圖其說令無得朝甲而暮乙其尤愈於籍子即籍也五年必更數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鹽額歲二萬二千引每引六今不能什之一巡緝之後通徵其私而罷民士驛驛其業奸牙空其質無賴伺其來為羅困戶懼其不來為利商俱告改他販而額猶在則潛于柄釐者趨為縣官考成即督檄如雨終不至濤盜終歲湧貴或船餘小販水經陸負時小泊而巡役暨無賴子藉釐禁樂而奪之不察者或以為法應爾夫法豈肥奸而淡民也哉故濤盜之壅不在商而濤法之行不在稅也商官常例止令貨單于道聽商自擇牙人通為填濤如史改改得則更報之廉絕亦有及罷民買財及聖與金其許數諸與諸弊既絕而商不以類至則罪在商矣其文賦使者嚴竹究商德化馬價三十有二益以關差十金精無厚焉者而馬愈困牧人愈逃匿何也點者養馬而利于食家溫者以為歲更無歲不食無食不索債債飽則仍代為任之以一馬而代二馬之任而馬乏不能債則必貧者也則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六

任之而馬逃蓋自胥史里甲至於馬戶無不利貪報者也德安民乃願以馬歸里余張檄眾訪之咸曰便乃者為令通行他邑領價于官而產民于市官不得貪報市不得索貨夫關金四百有奇舊為郡私吳守養源捐以瘠馬微曰德安里通住嘉盛等呈稱領認縣邑差馬前去自募市民走後納銀于官而產差于市自為良法無余德安里雖不肖之官加以胥史習為指使之與所納之銀入于官指而不發于馬戶或什半發或每馬數官扣若干胥史扣若干即其扣而後發亦須央情托分一馬所得不過數金而欲供終歲絡繹之差馬戶安得不逃馬戶既逃勢必報補則又以貪報為奇貨通許富民或戶房與馬戶串通或令之逃又什貪詐而其所欲詐者即前所納銀于官之里也見里遠既納官而產後又被詐而受殃前後兩重不如仍歸里遠自養之便故有此呈不知里遠即自認養馬亦不能不產市民但使市民不逃則貪詐自絕其所以逃者以領銀之措勒短少也但使領銀不措勒短少則市民自然不逃至于兵房馬戶之串逃而貪詐者以其貪之于官也但使一里遠認定一市民則貪詐自然可持今當以一百一十二號之馬配定一百八十里遠某里第一甲產馬戶某

馬戶當官交付馬戶不得于受雇之日故行指勒亦不得于受雇之後復行推諉里逃不得不行實指無身家之人致有逃亡亦不得推稱私死延誤捕獲致馬戶有所藉口以假差使其後再有馬戶欠錢亦即于原銀里送另雇充役不得于各里逃過行食派至于里逃原有額編養馬之銀不煩再派里逃不得藉馬為名私派各花戶補助銀兩如有此等詐諸人首告如獲究罪若此則馬雖養于市民而不可得而逃其難在于里逃不可得而獲銀難在于官官不可得而措處有廖乎至于在縣之馬備十七兩通濟驛之馬備十四兩尚須一藥攤勻以均多寡在縣之九十二馬與通遠驛之三十馬尚須每季輪番以供勞逸此本道面諭桂嘉威等而皆以為使者也然而法欲宜民事須博訪里甲一百八十人未知皆如桂嘉威等一十八人之或以為宜否仰該縣官吏照本道行牌抄寫十九條其一榜錄前錄則每里分與一榜右粘連空紙一段令各甲皆填註姓名姓名之下皆填註或使或不便牌限三日內遍發各里五日內繳既而里民咸稱德安湖口及龍州之民各領此例遂通行之

馬不食報矣而引馬折馬卸馬不除捕困也馬戶吐剛而茹桑勢不及則玩不應以困行者勢及則為行者所困役夫亦如之上官之承貪達官之奴隸異省之郵符皆害馬與役夫者也郡邑不能抗無如驗號于道而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三册 江西

四十七

嚴之驗號于道而吐剛猶無益也

曹翰克江州墮城七尺今城或非時昔然碑視不計馬丈而已其因山累之者跛祥牧之江沅矇矓可以及碑此法所忌也張直借議崇四尺度稅羨四千有奇張去左藩貸以餉宗遂不果誠欲筆之終不果已采

黃梅德化錯壤而殊首盜與民俱不可問此其小者也浸假江上有事其能指臂使而煙荒應乎一取則俱瑕矣吳守秀議以黃梅歸九江即遇有盜起南北夾攻之議雖不行不可易也

訟之無情無如盜與七殺訟殺者必令其負屍而驗之市人及邑門如人及郭門驗弗踰日弗委佐驗傷與陳陳合則理之虛而不合則存其詞而藉之以證再訟令之職也本稿而詞以劫者未竊而詞以劫者含盜而指

其警者與盜通而誣人以貨者捕之與盜市者捕之噫人者蝦煉人者告盜而與盜解而自息者公舉盜而以私者公保任盜而以私者明者難憤者易悍者不再計此可以觀政矣

江防之役遺其下河則無擾守備之獲盜者今必無刑焉而送道面獄之則無勝

陳氏之餘聚族而居洪上下者阻而通盜悍而犯禁輕而易動雖然猶喜其朴也信之易孚惠之易懷信惠既行威之易成也瑞昌據其口緝捕館處其腹安得良吏而與之

瑞興鄉兵而瑞人跳而為興而糧不可催肇陳口緝捕館兵而奸不可問夫肇陳係銜于楚而兼轄于江其役與稽二省共供之其賢者不至不肖者與銜胥交手而肆其虐既援江以虐江復依楚以抗江是官為銜胥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三册 江西

四十八

而轄是官者為官役也起柯陳之蚌者必自此矣

兩省交轄其勢固然莫若罷緝捕館移瑞昌縣治于肇陳或屬之江或屬之楚皆可異日必有思余言者

衛軍分直信地向無一人成者官司經臨則或先以少錢覓土人應須史防館江巡則其胥先告衛軍隨以往若無失伍然幸其不常成誠常成是即不靖于江者也余盡撤其軍千二百人歸營團之有三益夫訓士則無如躬矣馭輕則無如重矣弭盜則多一費無如杜一費矣

煙墩 正德間江上多游寇兵備副使馮顯十里設墩墩效邊陲之制濱江十餘所白石磯一四風磯一柘磯一茨石磯香爐墩時家路口一官湖一鳳凰山高廟一赤湖港一江南地形蛇曲林木密蔽水氣昏曖不便偵瞭寇之來也以舟乘風之便待舉烽火緩不能先墩無所用之今廢

廬江四辨 廬藩之言辨矣然亦東漢地理志水經註潯陽記周景式廬山記有以啓之嘗即其說求之所可疑者六焉其一山海經言三天子都在閩西註云在歙東浙江出馬水經言浙水出三天子都註云在黟縣乃今徽州之境秦朝即漢丹陽郡故鄣縣地廬山相去數百里而謂之天子都然則廬山在歙東耶亦有所謂浙江者耶其二山海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水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江漢書地理志宛陵縣彭澤聚在西南又豫章郡有彭澤縣尚貢彭澤澤在西是彭澤聚與彭澤縣為二地要之遠於柴桑廬山安得以為名耶其三西漢即國志註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又漢廬江即即今廬州安慶地皆不在彭蠡西廬藩曰廬江在彭蠡西溪何取其四秦無廬江郡漢初亦無廬江郡立於漢武帝時周景式廬山記潯陽記曰廬山秦屬廬江郡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九

取其五潯陽本以斯之潯水得名在江北漢書郡國志註云禹貢九江在南地與樞陽接廬江可以有潯陽潯陽安得有廬山耶其六漢時廬山南北皆豫章郡柴桑縣地屬吳國不屬淮南三國志周瑜治兵柴桑不言潯陽以江南惟柴桑也是時柴桑有湓口關其後晉惠帝元康元年始以豫章等十郡置江州無潯陽其後永興元年始以廬江之潯陽武昌之柴桑置潯陽郡治江州其後安帝義熙八年省潯陽入柴桑縣其後唐又改柴桑為潯陽縣然則江南有潯陽蓋晉永興後東方潯陽隸廬江時不在江南及移江南時不屬廬江廬藩曰廬江有潯陽潯陽有廬山又何也或曰以廬山之為南都也後遂傳會為天子都以合於山海經不識然否卷塘紀聞王莽以豫章郡為九江柴桑縣為九江亭則九江之名說也久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上饒知縣李鴻封禁考畧

要害 信古荒服所謂吳頭楚尾是也秦尚為不墾之土漢武帝征閩越由分水關入而道路始通不及貢賦東吳始建郡治析為二縣歷晉至唐徙廢不常乾元初信州始有畫境云宋平江南分為江東路于鉛山分水關置驛由崇安入閩又于永豐拓陽關亦置驛由浦城入閩是為二大關相去數百里而其間空棄數百里在分水崇安之東拓陽浦城之西者則所謂封禁山是也在昔寇亂大抵由此釀孽是以傳禁不通人烟入我明而始益嚴局輪因以得名其隸建寧者姑未暇述其在廣信者實名銅塘俗傳產銅殊未可深曉今江西通志及郡志皆云此山在府南百里險絕陡峻稱為一郡要害山有九井出路偏側須備歷險阻始達餘則不可復入矣人跡既遠平陂遠近皆不可得而知也峭壁蒙茸攀援藤蘿僅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

至半里者則灘為水澤臨為絕壁毒龍猛獸之所居也 前世傳此山週圍數百里實廣長各三四百里北東西三面則屬廣信屬邑之上饒永豐玉山南東西三向則屬福建一寧之浦城崇安雖縮帶三省而去浙尤為容通水豐小路一通衢之江常一通處之龍景皆僅數十里是謂三省之交其在分水柘陽二關別有小徑可通往來者佳時大盜葉宗留鄧茂七陶得二等令其黨陰通間諜人不復知載在鴻猷錄可考又自鉛山接弋陽貴溪別通即武延平建寧三郡皆在萬山間遠者相去數百里近者百餘里嘉靖四十年即延山寇突至貴溪江寧山所經弋陽亦被焚掠皆由此近賴都御史譚綸總兵戚繼光擊却之即其地也水陸數十條總為三支一支自上饒永豐經資溪下流入湖而合於江一支合崇安浦城由福州一支自永豐至江山會台衢經錢塘皆入於海此其環境相通之大略

也 封禁一山有內外新舊二處其界則始前代永樂宣德間鑛徒入山
 久之鑛乏山崩沒死者甚衆今名陷坑俗名陷人坑此為封禁內山之門
 戶也自此而外如葉坊舒里已坑與永鉛二縣所屬各隘諸土名不可勝
 記則自正統討平宗留之後禁為設禁今已盡成宿莽矣內山深遠奸宄
 易于託跡非設外禁以固護之則冠盜冒險一入即可列柵自守因其
 間時出剽掠為害滋蔓矣 前自此山徑路稍通之後即為亡命淵藪其
 始托名採木實則利于銅鐵或妄意其間有銀鑛也考之往牒大抵盜首
 以此誘聚流民流民不知從而繩集始則各挾所有以銅鐵貿易往來相
 矜以利又割取自長之菽粟或擊鮮烹肥恣意無禁初不憂其乏已而積
 久食盡于是劫之為盜自相節署出沒無常實計出于無聊耳 凡盜入
 據舊巢見在不煩再闢且山居饒材易為營樞游手好閑者所在而有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一

之所存人必爭趨旬月之間數萬之衆可立聚也山故多銅鐵可成矛戟
 藤竹之屬可為弓矢禱盾以戰以守隱然一巨敵也仰攻深入豈易為力
 哉

歷代法令 唐即治初開為亂者衆史載唐季群盜依以為巢宋范汝為
 內訌閩即延間有賊黨據此造器械以助為自范寇平後始立諸寨閩志
 備存後之增設諸隘自此始元時尤為盜藪法令最嚴常慮宋室遺胤有
 潛入以圖興復者是以累加防守通民逃匿輒加重刑或合山焚之 國
 朝 上遣大元帥胡大海經理東南 詔以上鉛永屬廣信福建以兩崇
 屬建寧浙江以江常屬衢州龍景屬處州禁互相侵越以此山獨當三省
 之中非荒度所及第令封守如故而己最後草竊特發乃因有司所請以
 上饒四十九都五十二三四等都永豐十五十九等都鉛山十三等都毋

節各置十堡添設里老盡地盤詰不許闖入犯者處以極刑家屬流放
 永樂十年 詔三省會議銅鑛果否荒僻不堪建治據實以聞時各省會
 勘如前惟令各縣分別所隸驅逐通匿每歲本府行上永鉛三縣會同福
 建浦崇二縣官查考一次詳報各該上司即有疎虞 奏聞 宣德七年
 浙江豪民項三等聚衆潛入銅鑛又于四十二等都地名包公火五十都
 地名橫山頭五十三都地名洪水坑等處起立墟場一十三座聚衆萬餘
 因而流劫檄按三司臨勘具 奏 勅福建行都司合兵擒獲擒送伏
 誅 正統七年浙江處州賊王能節祥四蒼大頭葉宗留等聚衆千餘入
 山盜鑛十年掠永豐蘭南昌前衛廣鉛二所官軍及六縣民壯與王能等
 戰官軍被殺者甚衆永豐知縣節顯同老人余斌入山招撫賊首王能等
 三十五人聽命給與割付將永豐二十四都瘠荒田地給與耕種以充快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二

手協同六縣民壯于永豐之橫山頭設教場以時操閱復令以計誘鄰祥
 四蒼大頭等三百餘人悉斬于永豐之十五都獨宗留等與其部下遁去
 十三年二月宗留聚衆盜擾處州少陽坑九月歷雲和至政和之少惡皆
 無所得謂其徒曰與其取于山勞而無功孰若取于民衆從之時除黨尚
 數百人勢遂復振攻掠政和縣還慶元遣人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為教
 師由浦城流劫建陽所過焚掠分衆扼守鉛之車盤嶺行旅斷絕聞賊節
 茂七亦起于即武東南大震 上命都御史張楷偕都督劉得新陳榮帥
 兵往討聞寇至廣信宗留率其黨時出抄掠楷留不敢進聞中日益告急
 浙江藩臬請楷便宜移兵先擊宗留可無後顧江西按臣亦言葉冠近咫
 尺危在旦夕大臣為國家排難專之可也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奮身
 獨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以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栢鋪戴禮兵擊

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為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為渠帥劫車盤嶺率衆駐十三都欲由銅塘田浦城都督陳榮謂指曰受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道不通大軍密通二賊並熾今遣部將使朝廷謂我輩逗留將若之何指不得已乃命榮率兵二千與戴禮合至鉛之祝公橋車無紀律遇賊突前邀戰官兵大敗榮禮皆死楷懼聞劉得新已率江西兵趨建寧遂取道徑往閩中行委浦城縣丞何率軍快數千永豐縣令鄧顯亦率本府六縣民快以應十一月十五日與希八合戰橫山敗績顯被執不屈罵賊死鎮守侍郎楊寧時在會城乃與三司議調南昌前衛及廣鉛二所官軍并集六縣民壯會于橫山相持數月僅無亡失而已 朝廷聞敗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侯孫瑤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南直江浙等兵討之以中官曹吉祥王瑾為監軍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三

制三省吉祥等素作威福濂等以計留之于浙而與懋及郎中陸移兵駐廣信分道入福建未至希八乃使人從鉛之閭道厚自結于茂七互為聲援此人彼出官兵首尾不能相應繼至建寧屢戰時有小勝輒以捷聞言賊黨逆有內却楷陰以計招下其黨張由孫羅汝先等許以擒賊立功由孫等誘即茂七出戰敗死并擒其侄伯孫與家屬悉俘獻 京師聞寇悉平希八以失援勢稍弱然猶據銅塘且耕且守已而復由浦城政和與陶得二場而陶東倫等合掠處州及金衢等處 詔令張楷修師討處寇楷至有千戶沈俊者自言其部下皆麗水人親屬多陷賊中遣所親信以往宜可再安爾楷從之乃令入山曉諭至以老母百口為誓得二出見楷復加賞責令招除黨希八尋亦出降始知宗留已死濂等時在廣信得報亦以銅塘寇平聞遂罷兵因與守臣曾議善後事宜乃奏以附近民山凡去

天下郡國利病書

銅塘數十里內者悉加封禁如上饒五十二都三堡至八堡民田類七八石及五十三都東至永豐十五等都西至鉛山十三等都山塘地皆不得耕種錄居民通賊者盡行誅戮家產入官被寇者董行給復從之他所滿城崇安視此例凡諸洞向通往來之路悉斲石為障餘當溪水之衝不可施以人力者仍如宋元故事于上饒設高州楓林張灣永豐設嶺山軍潭港頭凡六隘擇素有恒業居民充為老人添設快手月給口糧令各分守信地統以寨官隨軍操演禁不許停插異郡商民及於隘內往來以月之朔望申報違者籍沒戍邊自是禁防愈密而地方始得寧息矣 正德十年奸民某者始在外山盜木漸入內地採鐵聚衆應鉛山民周吳李為亂巡撫都御史韓雍督兵征勦盡獲亂民因舊界立石示禁每隘各立寨官復益兵快劉諸里老協同管守 嘉靖三十四年南昌人某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四

方士陶仲文奏請重建許旌陽鐵柱宮因言工費動以萬計今幣藏空虛寶不能給請以廣禁外山所蓄樹木採取庀工不足則以平洋坑所產礦銀助之得請仲文又以錄法得棄持之甚急該部履行撫按勘報三司會議皆言平洋坑封禁山皆從仙霞嶺發脈南幹自草萍直走 留都載在天下輿圖及朱子大全可考也開鑿貽害請為萬世培固 陵寢為地方極活生靈並賜停止奏上 肅皇帝未之許也 會閣臣揭言鼎建真君宮宇凡以稅 皇上無疆之福也人臣仰荷 國恩即竭幣藏指松財助之固所不恤况乃取于山林之產乎頗以傷動龍脈上聞 陵寢非巨等所敢任也不如令江西布政司發庫金數千建之便 上從之言者亦不之罪 四十一年龍游人祝十八聚礦徒數百從江山經玉山程村往浦城欲邀眾分劫平洋銅塘為官兵所拒不得進退至常山復據集四百餘

人殺傷縣兵突前至草蕩過玉山屯吳村令其黨余狗為現為拓陽巡簡
司所執事聞巡撫江西副都御史胡松奏曰今廣信上永二縣所轄銅塘
平洋地方官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
為方可數百里正統間開闢七等蓋嘗盜治其中知縣即顯追捕被
害該前守臣請兵勦滅遂將前山封禁內有官民米七十餘石議令該都
十里均賠其後輸納不前復奏令均派縣縣有籍可覈自正德以及嘉靖
之初開浙諸寇性：竊據地方居民被其蹂躪至于累年而後定即今流
棍乘江開用兵多事之時糾黨操戈託名盜採意實伺便劫掠臣會同巡
按江西監察御史陳志查得銅塘山場之與平洋坑均為盜所垂涎而平
洋坑地尤浦城江山二縣之界重山復嶺巒嶂層巖一轉折十數步之外
即主客兩我不相睹接九茲醜徒潛伏草莽俾侶後先則為道路之行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五

俄而暗號一呼挺戈齊奮則數百千人可立而聚往江常浦三縣各相視
為秦越且地方姦惡亦多觀望成敗幸其得則則可隨行分竊以自為利
是以其心為之耳目居停接濟者亦復不少矣謂必項比照汀州武平之
屬嶺北潮州程鄉之屬漳南故事而以福建浦城浙江之常山江山所屬
之益亭溪源高泉仙霞小竿諸巡簡司悉聽江西分守湖東道管轄提調
責令監詰探報可以先期為備如過各賊七聚一體召集鄉兵自尾應援
阻截逆擊勢賊則移文建寧兵道嚴金衢溫處守巡各道連發援兵協力
驅逐遠期若聽江西撫按奏論仍乞 勅下兵部查議果于事體可行請
賜不坐名勅書一道專令分守湖東道參議駐劄廣永豐縣訓練營
鄉等兵控扼禁緝逆折消幸今永豐繕造有城落成伊適可以屏藩藩
翰其于閩浙三省撫按司道止于文移往來一切奏謁儀文截然無與庶

乎于事可豫于官可常于職不曠產賦之源稍清而受賦之委可疏而寒
矣晚上一勅下兵部如請 萬曆二十八年江西礦稅木騰驤左衛百
戶趙應璧奏臣同土民何文劉安袁仁吳華等親詣本省德興玉山等縣
地方勘得雲霧山場開化等縣山勢峻峻內有魯塢源小葫蘆大葫
蘆東坑雷塢大滿野豬塘等處穿心四五十里週圍百十餘里產大
木森肥礦沙湧盛官不徵稅民不佃種向蒙總督浙直江西都御史劉畿
於本山分水四至之外地名荒田塢倉塢西源黃岡嶺界立碑封禁蓄養
此木數百餘年若百以待 皇上今日營建大工之用伏乞 天恩加勅
藩相督集杭蕪木廠商牙將本山官木大者解為 三殿之材小者著商
變價又可增課數萬兩等因奉 聖旨這奏內江西山場地方出產大木
或可三殿有用不必差官以滋騷擾就着本省欽差督理礦稅開採木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六

事內官藩相會同撫按等官查勘明實具奏解部應用其浙江官山等處
出產土回青使着該省欽差開礦內官劉忠會同彼處撫按等官查照開
採解進應用立限與他該部院知道廣信知府陳九韶議以是山自葉宗
留窟穴盜礦以來雖久已封禁安輯而不執生心利孔者窟伺而動今若
開山通路木植漸空砍伐之場使為礦場勢必弃採木而爭言礦利矣山
勢頗闊隨其指向礦脈何處不可開挖始猶報監開礦為名久之奸徒聚
結累月連年官未必收其什一之利而構爭擾攘之亂皆由此始于是撫
按會議于廣信府所屬七縣包約山價銀三千兩續議加增土產折價銀
一千兩一併解進助兵其土產折價歲以為常事竟寢

吉安志徭役 舊于十甲之內十年輪當一差雖曰一勞九逸顧其應直之年數繁役重方且不勝况以民事官入役之初常例費已不貲而責辦於上需求於下有編銀一兩而費至十倍百倍數百倍者皆苦樂不均於是豪民巧為規避戶之低昂吏得私易之而低者反昂者反低民之窮困十戶而九隆慶間始易為條編分均徭里申民兵驛傳名曰四差計四差之銀通融各為一則攤分十年輪納斗庫諸役出自官募夫一分為十則役輕徵價於官則民便輕重通融苦樂適均則差平而吏不得持低昂之柄是宜乎萬口稱便矣然議者或謂且而號之農商無終歲之樂戶而比之縣官有敲朴之煩則不若徵其價而仍復輪差為便斯蓋長吏自為計之說也夫十而一之孰與夫一而十之矧齊民朝不謀夕誰乃歲積其一以待十年之輸也今歲輸十之一役輕易辦一輸之外民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七

開戶而財孰謂其無終歲之樂耶其視輪差之歲若於弊多費重以致窮兒破產者焉相懸矣夫大都茲法之行利於下不利於上利於編氓不利於士夫利於閭閻不利於市貨必欲維之而後不變其說有二夫議法者始乎寬則其將畢也不弊蓋始事亦嘗從寬議矣後乃一二沽名者減其數以悅上之人從而悅之於是數覆而用不舒夫千金之子尚交而市義猶且見大而指其細暇况乃主一邑顧使之拜新而數粒束縛之若濕薪然豈可久之計哉又茲法之付本以恤民而所官募之人若庫役斗級禁子扛夫之類此豈獨非民也不損其直而使之微有利焉斯皆所以永條編之法者是在乎良有司加之意耳郡民誠蒙條編之利則百世守之弗易惟就中少救其偏蔽可也倘舍此而復輪差則何其不任席而塗炭之仁民者其必不悲於斯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贛州府志 成化十九年以閩廣交界盜賊生發于會昌龍南石城設守備行司安遠瑞金設限備行所又于會昌設長沙營設羊角水提備所龍南又設限備行所成化二十三年流賊攻破信豐縣城江西巡撫李都御史昂請罷原設會昌守備改設恭將統領汀州及武平上杭各衛所官軍并贛雲興寧民兵共七千員名駐劄會昌防禦弘治四年以地方寧息議裁恭將照舊設守備官嘉靖十五年南贛督撫王都御史浚請設坐營官于鎮城專司團練嘉靖三十六年范都御史欽請復恭將嘉靖四十年陸都御史穩因廣賊張連稱亂兵權無統會題改南贛恭將為伸威營副總兵原統部下南贛雄詔惠潮汀漳柳桂撫吉各府衛州縣軍兵三千駐劄平遠縣以便調度其南贛恭將改設守備長沙營羊角水各添設把總一員嘉靖四十一年江西紀功段御史顏言題改副總兵為鎮守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八

兵重其事權仍駐平遠後兩廣軍門急在防倭移總兵于潮州嘉靖四十二年吳都御史百朋議得潮州相距南韶諸郡道里甚遠如使水陸二寇俱發總兵何能兼制倖應南贛內地應照先年復設恭將統領贛營汀漳南韶柳桂長沙營羊角水堡等處守備坐營把總等官專一防禦山寇仍聽總兵節制其南贛守備應行裁革隆慶五年改建恭將衙門于鎮城萬曆四年江都御史一麟劾平黃御賊業奏設長寧縣議將長沙營把總調守長寧

屯田 論曰贛衛所屯糧歲計二萬有奇將以充軍實裨國計也迺今歲額不充一軍以上率仰給于有司軍未購而民已告病此其故何也曩謂屯官之倒持其柄也書識之竊弄其權也豪強之并兼其利也豈不誠然乎哉年來出內屬之有司矣而敲朴未省逋負猶多又何也得無以積弊

相沿又則難變耶夫屯田一人止許一分一戶止許二分此成法也占種屯田典賣屯田與人至五十畝以上軍發邊衛民發口外此明例也法例昭揭如日星而軍若民公然弁髦之豪強之有所馮者占田二三分甚至五六分積威應納之糧分毫不輸無敢詰問其他城社之姦敢于包侵巧于影射晏然坐食而公家之賦若罔聞焉所苦者直一二貧軍耳債家既奪其田復重其息糧則令之代比差則令之白當追呼逼迫即廬舍妻孥不能保安問田之有無加以驅運之賠累雜役之奔馳奈之何其不逃且寘也 高皇帝度諸道膏腴田共分子衛士使各屯種以自食其力載之魚鱗圖冊纖悉具備寧料其法敝壞至此極乎茲欲窮源及委查照魚鱗老冊根尋原屯坐落一踏勘丈量係原業者仍歸本主係典佃者即令退還其逃絕荒田另召餘丁承種屯額既清屯改自舉一切奸弊將無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九

容矣然此一大更革非饒有才力不能任非假以事權不可行非遲以歲月不克就談何容易無已則以一歲官軍俸糧盡數扣充逐年備官造冊送府查覈扣充屯糧既盡然後取補于有司是或一便也不則令屯軍當秋收時俱納本色上倉即充每年積穀之數扣銀在庫給軍蓋屯軍上納子粒此 令甲也亦一便也若曰扣充有磨算之難責之能者數目不患其不清納穀有守候之難監之有司入倉不患其不速是在處置得宜耳雖然立法易行法難行法于一時易行法于久遠難何也以行法者不皆立法其人也即如萬曆間節丞和公汝東目擊運軍之苦建議以田定運田分上中下三等上田運三年中田二年下田納徭法初行時簡易直截上下稱善公去而法稍變矣欲變法而先去其藉矣藉去而田則貿亂互相推展矣以肥為饒以成熟為荒廢每至臨運督者巧脫貧者泣馮驅

之上運如赴湯火卒之運事敗而官與俱敗是豈法之咎哉嗟乎有治人無治法蓋自古記之矣

鹽稅 國朝天順五年戶部陳即中俊葉都御史蘇題稱江西南安贛州二府相去兩淮窩遠溪灘險峻鹽商少到軍民食鹽全仰給于廣東商人 有贛南贛二府發賣者于南雄府每引納米二斗折銀二錢充餉而後出境成化間本府僉立鹽行每年徵銀四十兩謂之水面弘治九年金都御史澤駐節于虔有兵事加水面至百二十兩正德六年兵備王副使秩議得廣益先蒙兩廣總督衙門許行南贛二府發賣南雄照引追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充餉今議許下袁臨吉三府發賣由南雄曾經折梅亭納銀止在贛發賣者免稅下袁臨吉者每十引抽一引閩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益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納米在贛發賣每十引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六十

一引裝至袁臨吉者每十引又抽一引以助南贛軍門軍餉正德九年題奉 欽依廣益止于南贛袁臨吉仍行准鹽正德十二年都御史王公守仁疏請通鹽法暫行袁臨吉三府事寧停止嘉靖五年都御史潘公希曾復題廣益行袁臨吉地方經南雄太平橋稅過者每十引抽一引米未稅者每十引抽二引每引折銀八錢貯府庫以備軍餉及南贛衛所官軍月糧各限備官軍口糧之用嘉靖十三年巡鹽御史執奏覆議仍舊嘉靖十五年都御史王公浚奏除袁臨二府仍行准鹽南贛吉三府行廣益抽稅如前以十分為率量存其二以備軍餉支用八分解部濟邊萬曆十三年巡鹽御史力請改吉入淮度臺疏爭之戶部從中持不決下兩藩議廣東屯鹽僉事陳公性學議得廣之益引每歲一十二萬有奇其行于江西五府者強半自袁臨之路不通益多壅滯民困漸滋聚商方紛求復袁臨

舊額乃今忽有改吉入淮之議不益商民之困乎夫江廣地方控帶群蠻
謀會百粵悍鼓之警歲常有之兵饋多取給於商稅以南贛吉三府之民
歲且消盡二十餘萬計稅餉之所入大約吉安十之八南贛十之二若以
吉安復食淮鹽是十去其八矣餉將焉賴哉况保昌縣產糧數多先經兩
院具奏以鹽稅抵補五千五百餘石數十年來民獲蘇息此行鹽之利也
又南贛原有黃田江南大坊等處撫民強者鹽載弱者肩挑咸藉通鹽以
資衣食東海之良民新民博駕艚船以供日用若改吉入淮之議成閉塞
西閩貨積而稅賦不惟兩省兵需無出保昌浮糧何以抵補新撫負販之
徒何以倚賴二十七場之窳丁家口必束手坐困而百萬船夫生理無依
奈之何不窮且盜也夫鹽法之行固以利國亦以便民南贛地方界連南
贛二府而南贛又接壤于袁臨吉安其鹽順流而下計日可至勢易而費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六十一

貴故其價也賦若淮鹽數千里逆水而上江湖浩蕩灘石峻險舟行累月
不能至而又有覆溺之患勢難而費倍故其價也貴以民情度之未有不
苦貴且難而樂賤且易者禁其所樂而授之以所苦其誰與之今天下一
家或淮或廣孰非王民州廣鹽久行何必過為更張瘠廣而益淮哉吉安
之人聞此議而淮商又黃鼓其間以故賈販不敢承買廣鹽而廣鹽集於
南贛境者日變商人不告引者數月矣此非持兩廣之憂亦南贛諸郡之
憂也倘軫念兵餉重務會同江西撫按酌覆將廣鹽照舊行南贛吉三府
庶國計民生兩得之矣于是戶部復以吉還廣先是司權之官每季委屬
府佐貳官管理季終更代為曆十年南贛無張都御史煥奏改本府捕盜
通判專理權務捕事改屬清軍同知專官自此始為曆二十七年稅監潘
相到贛將創立衙門坐收兩閩之課賴李督府堅持不阿止以解部八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額數割以與之即各邊每歲虧二萬之餉而兩閩則免重稅之苦矣
雜稅 正德六年王副使秩既酌議抽鹽之法又將廣閩各項貨物逐一
估定規則立做盤掣抽分助餉

解額 兩橋稅銀每歲大約三萬有奇在稅監未到之前以十分為率鹽
稅八分解部二分留餉權稅五分解部五分留餉解部總以二萬留餉總
以萬餘計此其常也舊例五年一解如却有急咨取或三四年一解其解
五六七八萬不等總視每年收數為盈縮自謝都御史立月比之法隱漏
漸少故解部與餉用外尚有餘積可備地方緩急萬曆二十七年稅監至
增收上水貨稅約近五千兩又於下水原稅內加增近一萬兩每歲共約
新舊稅銀近五萬兩以三萬八千五百兩解稅監轉解餘則存留備餉每
年定夏冬二解數儘監額軍餉自是不繼動及舊存以致庫藏無二年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六十一

積珠可寒心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奉 旨減免新增稅七千兩而起解額
三萬有奇今幸稅監盡撤上下水加增稅悉蠲商賈通行公私庶有濟乎
嘉靖二十一年秋安遠黃鄉保新民葉廷春特舉生變人情恟恟兵備副
使薛公甲計擒之并其二子伏法眾遂定黃鄉離安遠縣治三百餘里與
廣東平遠和平龍川等處接壤中有大帽山綿亘數百餘里人跡罕到大
盜窟穴其間最後有葉芳者自程鄉入併諸賊有眾七十分為七哨自號
滿總先任巡撫周公南招撫之王公守仁嘗用以平桶岡洵頭及宸濠然
驕橫不受約束芳死其兄廷春代領其眾肆暴尤甚至逼旁近居民震從
者百七十人乘新舊督撫交代之際將為亂幸薛公先計擒之選葉金為
千長撫定其眾新督府虞公守愚至議於地名田背築城堡添設巡簡司
併移安遠浸海之兵駐劄其地與弓兵相兼防守又議會昌長沙營增築

塙垣蓋造營房分原守千人為三班一班防守二班留衛以省行糧又遷羊角水堡築城三百餘丈中建公館營房以便官軍居民護守議上悉從之嘉靖三十年冬和平岑回賊李文彪稱亂都御史張公烜督兵討之高砂千長陳貴爵與賊通漏師賊襲執指揮金爵高質拔招不許大兵既集賊出戰貴爵為外應我兵北賊遂圍漳州府通判謝承志南安府推官沈沂贊畫即應魁入營求招乃遣指揮謝勅往諭賊黨李于文謀以貌似文彪者殺之函其首并還被擄官詣軍門請降遂撤兵後偵知其偽再遣勅入巢切責賊眾將子文械送轅門伏誅併殺陳貴爵而文彪竟得逃死三十六年三月龍南賊賴清規據下歷保以叛近保被脅者皆從之清規本平民素有機知嘗從征三洞有功後充本縣老人善為人解紛息鬪縣官常委用之偶以族人獄事干連法應配時一印倖署縣事墨甚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六十三

清規家頗饒索賄入不厭其意再四逼迫之無奈逃匿而倖踪跡之益急因而聚眾拒捕遂反龍南之橫江信豐之員魚運安遠之大小石伯洪俱為所脇合岑岡賊李文彪高砂賊謝允撞號三巢而清規為維嘯聚十年殺人以千萬計四十年饒平賊張璉故為斗鷹侵欺桂法遂以失計良家子稱亂閩廣諸巢賊附之夏五月流入興國自龍砂出梁口萬安及泰和殺汪副使一中執王泰議應時勢益猖獗還過永綿鄉長信里温陂等處焚劫一空新督撫陸公穩遣安遠令石廩領黃鄉葉槐等兵禦之擒斬數十人賊敗走出境四十一年奉詔會師二十萬分為七哨大剿張璉兩廣兵駐潮州福建兵駐漳州江西兵駐建昌贛兵駐汀州監軍御史段公顧言駐節贛城紀驗功級時督撫陸公穩總江浙勁兵六萬備俞泰將大猷將之連出攻漳州諸帥乘虛擣其巢璉亟回自保於是猷計

誘賊黨郭玉鏡等賣璉以獻兩廣以饒固其地不肯予虔哨奪璉去璉既擒諸巢賊俱無固志或撫或勦悉就平定乃班師四十五年都御史吳公百朋親督泰將泰女蘭等官兵進勦下歷搗其巢賊首賴清規伏誅先是吳公疏請討賊奉詔起期進兵而即守王公康力主招撫則請單騎入下歷吳公佯許之清規急欲緩兵聞府主來撫率眾頓領待命且開道護送出境吳公乘賊懈亟移鎮信豐檄兵備泰政李公佑督諸路兵四萬三千有奇于六月初二日分哨進攻初三日長沙營把總暴以平首破楊梅牌斬賊右臂兵逼大巢賊出戰皆失利我兵遂奪神仙嶺險隘賊懼退保鐵爐坑同知李多祚督黃鄉兵衝擊俘斬甚多賊猶據寨頂固守縱火四面焚之賊奔樟木嶺各路兵奮力夾攻賊度不能支復再入羊石鏡鏃二寨清規率親信五六百人踞銅鼓嶂為龍川地昔儂智高所據為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六十四

穴者汝蘭選勁卒六千人從間道圍三寨而自以大兵殿後又架天車為仰攻計坐營王如澄冒矢石先登七月初四日破鏡鏃寨初六日破銅鼓嶂清規計窮謀夜走葫蘆崗為隘兵所扼反走回苦竹嶂匿茂林中副總孔宗周偵知之領兵搜獲清規自殺戮其屍髮長七尺下歷平高砂謝允樟悔罪自縛詣軍門獻地乞招願為編戶乃即其地建定南縣是後也督府吳公主之兵使李公佐之而奪險摧堅決策制勝則蔡泰將汝蘭之功為最云萬曆三年都御史江公一麟知府葉公夢熊計鐵黃鄉保賊首葉楷等蕩其巢穴黃鄉寇盤據有年流毒地方葉公故惠州人稔知其害意欲圖之而未有間三年四月內會其保民劉載永嚴順民等請增設縣治公與江公謀曰是其眾可携也宜先招集其各保子弟來即城就塾師讀書習禮已而果有四五十人來即指亦遣其子六人至然心實志愈載

永軍所為警視之七保人從此亦與之構怨稍：瓦鮮葉公乃密致載永順民及尹明遂溫時選等數人于郡齋與同寢食蓋代謀伐交日夕計畫甚秘又遣梁正環陳俊賴琪等陰執招降旗數十免死票三千又懸賞格令之伺便行事散其黨與布署既定已偵得其內潰狀九月乃發兵二十日分道入正環等暨立降旗分散免死票衆各屋散無與官兵敵者借勢狹走匿賴舍廟兵圍之火其廟楹遂焚此事平奏立長寧縣

論曰余次營建志蓋深有感於今昔之故云 祖宗時自城垣廨署下及舟梁器具一切繕治咸極堅緻精良久而毋壞其後所費得舊額乃硤獨媮腐曾不能當其十一報竣未幾旋即圯敗咸：耗費官帑無已時豈工拙之相懸哉非然也 祖宗時法令肅甚上下無敢隕越有所興作董視唯謹財力相覆不使資緣奸利得潛其間非堅緻精良曷以道責采近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六十五

士大夫務為宏度遠心厭薄米鹽瑣碎興作不甚嘗省委之從史冗員受成而已物料工作百不如前而旁侵私割沿為故常即有覺察又虞重拂人情小：補葺調停以幸無過誰為執其咎者有虛費而無實用賦此故也往見留都歲舉城工糜縣官錢若尾閭萬曆戊戌溫陵李相國為南少宰攝工費議修外羅城一百三十里則併力而先事一隅須乘堅壁乃漸及四隅今罷役且二十年無再築者歲：首水衡萬餘金公私賴之然則獨亮之業蓋自克勤小物始也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張弼均利記曰梅嶺道路乃南雄南安兩府共給其役共享其利者故騾驢馱載少壯擔負皆於中途博換蓋因民情土俗以為定例自前代已然而洪武初亦因之而設小嶺中站遍送官物公私皆習而安之無所爭也自景泰初因軍餉而以南贛皆為廣東行鹽地方則南雄之貨過嶺者益多馱擔可得厚利南雄之民始創南貨過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貨過南者直至南雄城下之議其議似公未悉委曲故官無確斷民起私爭殺傷狼藉文移旁午商旅不通兩府交病凡二十年間屢斷屢爭卒無寧歲蓋由未盡委曲不知中途博換之故斷不可易也其故何哉蓋北貨過南者悉皆金帛輕細之物南貨過北者悉皆鹽鐵釐重之類過南者月無百馱過北者日有數千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六十六

北之貨偏多則南雄獨擅其利矣南雄擅其利而應夫役之常固宜南安既失其利而夫役之常則不可辭無利有害將何以堪此民之所以必爭雖嚴刑重罰而不能禁也自古中途博換而不可暫易者其中委曲乃如此不明乎此所以久而未定弼自成化戊戌之夏到任軍民男婦哭訴者日數百徐閱成案既爭而斷既斷復爭由當時文移鮮得其肯綮致是紛：也遂據父老之辭明利害之要者達諸江西廣東藩臬與巡歷鎮守諸處檄弼至中站會南雄知府貴溪江公璞合兩府軍民父老訪議定中途博換法分爭始息

度置柯陳誌

郭道坤

湖廣武昌之與國與咸寧及江西九江瑞昌寧州武寧為隣而龍
山最險惟有一路可入柯氏世據其巔本偽漢首長之裔也柯凡三
族共數千人而陳氏亦巨族助虐黨為逆逃主分其奉于長江洞
庭都陽間行劫名掛葉積二藩如以有司莫之誰何因循互聞恐敵
之而叛葉色荒以延歲日耳故武昌捕之則以瑞昌為窟九江捕之
則以與國為窟當承平之世各藩之界如乃容此恣睢以為大盜首
手然其符不能擒者四五十年職察實設問而致柯彩風柘風于
獄因連官去其餘黨為多未捕各謂苟安姑且置之職嘗守汀間正
統間寧化縣陳正景者武斷其鄉以而建昌御茂乙依之初為防甲
長後坑田王爺因拒捕稱亂而沙尤之寇蜂起至陷名城殺大將及
方面有司勞 劉建侯伯領京軍死之乃拜由于僕之不早也今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六十七

黨瑞昌之徒置四度于與國而不取其賦稅有司雖為曲處各其
田為瑞昌里而令其輪納乃敢恣肆自如而不後職察聞藩聞弘治
間蔡藩蔡潮因者城南門外有車家如柯者入 質察奏而滅之沒
其產墟其地者其木臭題曰車家絕地以示戒後之因犯斬首以此
為臺榭閩人頌之為其遺此而保善類潮于孫雲程軍費盡皆其
除惡安善之報也今奏必覆勘則洩而進或聚而叛此固不可容除
者若必如湖之賊其究或非尋從因治之義但聽其恣睢安知其不
為正業茂也者乎今宜誅其微首而諭餘黨毋恃負固今輸賦稅或
劉其故里一歸之瑞昌專責其守令勿使而卷互起或好瑞昌武寧
與國咸寧而刻為一縣即然不可至于其途中或設換民館或設守
備司或專營九江道或專屬武昌道而專管撫捕事寧依舊分好則
二藩大害以除可為他日矣

度臺志序 談愷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記時事今府縣有志實做之豫州
有古度州也有府志矣度臺何也御史大夫蒞治之所曰臺 在晉而所
轄之屬則在於江湖閩廣之交為府八為州一為縣六十四為衛七為所二十
八非籍志之所能該也故別為志云臺之建自弘治乙卯迄于嘉靖甲寅已六
十年凡 錫命之隆征討之績撫綏之善開諭訓迪之詞前志或有所遺
近事多未之載此續志之所以不能已也爰命教諭陳傑訓導汪大倫等徵諸
文獻稽諸故蹟輯而續之而立例而情詞予固不能辭也

贛州府 贛縣之東路通寧都有文雅一隘西通南康有黃土嶺一隘南通信
豐北通吉安有晏 一隘 寧都縣之東路通石城有東龍田埠一隘西通興
國有青塘一隘南通寧都瑞金有排雲白鹿長勝下河四隘北通廣昌有秀嶺
一隘 二利頭流賊於正德五年臨縣劫掠二次又本縣東山與老賊李廷等
潛伏鐵馬寨等處立號分夥劫掠富逃嘉靖三十一年知縣潘翊典史梁富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六十八

捕獲解送 軍門擬斬特決 興國縣之東路通寧都有危子確寨上南村洞
劉坑梅峯木綿寨油洞花橋八隘西通萬安有槎園温坡埠頭金嶺三隘南通
贛縣有龍沙廟前荷樹坡墟下坡頭坪龍子四隘北通廬陵有觀龍溪頭方石
嶺梅邊四隘 會昌縣之東路通武平有分水羊石湖界三隘西通信豐有春
山一隘南通信豐安遠縣有清溪羊角水二隘北通寧都寧都 一本縣羊角
水隄備所及長沙營守備府各於嘉靖二十二等年築築城垣各一座戍兵防
守 一本縣中坑峒舊為盜賊出入要衝正德辛未及嘉靖甲辰己巳賊首鍾
仕高李得裕何積玉蔡子顯鍾廷莊等各來攻劫知縣汪穎涂麟先後統兵殺
退 備金嶺之東路通長江有古城一隘西通寧都有平地棟一隘南通長沙
武平有桃陽棟新遷二隘北通石城有為公棟一隘 一本縣弘治十八年流
賊入城劫庫知縣萬琛戰退被殺嘉靖十八年流賊侵境知縣王致統兵捕獲
賊首劉柏一等十九年王致奉委統兵大勦圍蹙山獲賊劉保等各詳送 軍

門斬首泉示、石城隍之東、路通寧化有站嶺一隘、西通寧都、有鐵樹一隘、南通瑞全、有藍田、秋溪二隘、北通廣昌、有聳崗、口南嶺三隘、一本縣站嶺界連寧化、前後二十里許、並無人煙、客商往來多被殘害、嘉靖二十八年、奉軍門起造營房、分兵把守、信豐縣之東、路通會昌、安遠、有石口、鴉鵲二隘、西通大庾、保昌、有九里竹、萬二隘、南通龍南、有波頭、平岡、楊梅三隘、北通贛縣、南康、一本縣石背地險、山固、舊為盜賊、丘永全等巢穴、今已聽撫安靖、安遠縣之東、路通會昌、有黃竹、湖藤、嶺鴈、洋坪十二排、四隘、西通龍南、有長布、上保二隘、南通興寧、和平、程鄉、有老虎、劉奉、都司三隘、北通會昌、有琴坑、礮一隘、一本縣復備所、在黃鄉、田背、城堡、官軍分屯把守、一本縣大帽山、去治所二百餘里、許界連閩、廣遠、傲、舊為賊首、張番、壇等據住、正德辛未年、雷壇糾集、嚴前懸、絕、峰、掛、坑、障、黃、沙、大、劉、雷、賊、黨、謝、得、珠、等、大、峰、障、慶、濟、五、子、石、十、二、年、香、爐、嶂、鶴、鷗、南、軍、山、筆、圓、子、嚴、賊、黨、黃、鑄、等、丹、竹、樓、淡、地、雙、橋、黃、竹、湖、項、山、寒、地、既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六十九

背賊黨、何、借、欵、等、流、劫、各、府、縣、地、方、都、御、史、周、公、請、官、軍、搗、其、巢、穴、追、捕、前、賊、時、葉、芳、等、自、意、投、招、安、插、石、溪、等、地、居、住、當、差、龍、南、縣、之、東、路、通、安、遠、和、平、有、油、潭、水、楊、波、二、隘、西、通、信、豐、有、樟、木、黃、藤、二、隘、南、通、和、平、翁、源、有、橫、岡、南、邊、口、二、隘、一本縣高砂、上蒙、新興、下歷、太平、等、保、舊、為、盜、賊、徐、九、富、王、受、黃、秀、璣、譚、宗、尚、徐、允、沐、賴、振、祥、等、巢、穴、正、德、年、都、御、史、奏、請、討、平、向、化、等、都、隴、之、東、路、通、瑞、全、有、龍、潭、葛、地、二、隘、西、通、贛、縣、有、牛、嶺、峽、口、二、隘、南、通、信、豐、有、豐、田、馬、嶺、二、隘、北、通、興、國、有、傑、下、左、坑、佛、道、三、隘、鄉、兵、信、豐、石、背、會、昌、長、河、龍、南、高、砂、南、浦、沃、龍、安、遠、黃、鄉、雙、橋、南、安、府、大、庾、縣、之、東、路、通、南、康、信、豐、有、亦、回、雙、坑、划、船、三、隘、西、通、桂、陽、有、吉、村、右、源、沙、村、浮、江、內、良、五、隘、南、通、保、昌、仁、化、有、梅、嶺、遊、仙、二、隘、北、通、龍、泉、崇、義、上、猶、有、牛、尾、佛、子、雲、山、龍、華、穿、屋、樟、兜、六、隘、又、奉、山、里、民、築、城、堡、一、座、一、峯、賊、謝、志、山、等、正、德、十、四、年、據、本、縣、南、源、山、作、亂、都、御、史、王、公、奉、請、剿、平、其、左

溪等巢、今、割、入、崇、義、縣、一、峯、賊、李、文、彪、等、嘉、靖、三、十、一、年、流、遁、本、縣、浮、江、等、處、劫、掠、都、御、史、張、公、委、本、縣、主、簿、關、安、同、官、軍、殺、退、南、康、縣、之、東、路、通、萬、安、贛、州、有、潭、口、隘、西、通、大、庾、崇、義、有、耳、竹、西、堡、麻、料、連、塘、四、堡、南、通、信、豐、贛、縣、有、龍、田、牛、姑、二、堡、北、通、龍、泉、上、猶、有、塘、江、城、埠、崇、文、塔、崇、沙、溪、湖、頭、油、槽、河、田、石、塘、李、姑、十、堡、一、峯、賊、謝、志、山、等、正、德、十、三、年、流、住、本、縣、鴉、鵲、湖、結、黨、作、亂、都、御、史、王、公、奉、請、討、平、其、鷓、湖、等、巢、今、割、入、崇、義、縣、上、猶、縣、之、東、路、通、崇、義、有、淡、竹、南、北、村、二、隘、西、通、崇、義、有、賴、塘、三、門、麻、陽、三、隘、南、通、信、豐、有、石、龍、一、隘、北、通、龍、泉、桂、東、有、峒、口、足、袍、平、富、盧、王、大、雷、五、隘、一、峯、賊、謝、志、山、等、正、德、十、二、年、本、縣、橫、水、茶、寮、桶、岡、長、流、坑、合、黨、為、盜、劫、殺、民、財、都、御、史、王、公、奉、請、討、平、其、橫、水、等、巢、今、割、入、崇、義、縣、一、峯、賊、李、文、彪、嘉、靖、三、十、一、年、流、到、本、縣、義、安、鉛、廠、等、處、劫、殺、人、財、都、御、史、張、委、本、縣、主、簿、林、桂、同、官、軍、拒、賊、得、捷、遂、退、謝、謝、志、山、為、橫、水、桶、岡、之、地、都、御、史、王、公、平、定、後、立、縣、東、通、上、猶、西、通、桂、陽、有、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

流：決、古、平、蕪、都、閩、田、五、隘、南、通、大、庾、有、蛇、頭、小、坑、二、隘、北、通、龍、泉、桂、東、有、上、保、嚴、湖、石、玉、三、隘、一本縣閩田、縣、都、等、處、被、李、文、彪、等、流、劫、住、劉、知、縣、王、廷、輝、典、史、原、佑、統、兵、殺、退、招、撫、回、巢、南、雄、府、保、昌、縣、之、東、路、通、信、豐、有、平、田、均、不、帶、石、南、臥、三、隘、西、通、始、興、有、百、順、側、一、隘、南、通、龍、南、有、冬、水、一、隘、北、通、大、庾、有、紅、梅、百、步、羊、頭、三、隘、一本縣中、站、被、李、文、彪、等、越、來、也、劉、申、奉、軍、門、守、巡、衙、門、會、議、建、立、城、池、撥、官、軍、於、營、房、把、守、始、興、縣、之、東、路、通、信、豐、有、沙、田、花、腰、石、桂、丫、山、猪、子、峽、涼、口、五、隘、西、通、曲、江、有、楊、子、坑、一、隘、南、通、翁、源、有、河、溪、廟、一、隘、北、通、保、昌、有、上、臺、黃、塘、二、隘、一本縣鐵、寨、被、李、文、彪、等、流、劫、占、住、同、知、包、耀、殺、退、韶、州、府、湖、江、縣、之、東、路、通、始、興、有、古、羊、總、舖、木、坪、小、坑、四、隘、西、通、乳、源、有、林、橋、白、茫、黃、公、嶺、三、隘、南、通、翁、源、有、白、沙、一、隘、北、通、仁、化、有、上、道、一、隘、一本縣幽、溪、烈、溪、蔡、溪、豈、背、等、處、界、連、樂、昌、雋、德、賊、巢、穴、申、奉、上、司、征、剿、平、清、一本

縣河西破大小羅山徑賊由黃公嶺越林橋突入住劉叔官軍追捕奔道
 刺德嶺之東路通翁源有沙口三板灘二營西通陽山清遠有流寨黃前二營
 南通清遠有蚊虫石大廟二營北通曲江乳源有麻步大塘燕石虎尾金卓魚
 梁丹竹蓮七營 一本縣棘背黃村環坑將軍黃竹坑奇塘觀音大坪等處
 界連清遠陽山多係徑撞巢穴不下百數今以知縣謹廷詔招安軍靖 仁化
 縣之東路通保昌有鳳門凹一隘西通樂昌有七里赤石迤二隘南通曲江北
 通桂陽有城口一隘 乳源縣之東路通曲江西通陽山有黃金洞一隘南通
 英德有月坪高車嶺沙嶺脚三隘北通宜章樂昌有破蔑坳大布黃公嶺平隘
 頭四隘 一本縣小水山被奉人袁周胡團等誘引賊首鄭仲王等於正德年
 間劫擄柳桂地方甲奉撫按衙門遣通判王政督率官軍討平 翁源縣之東
 路通河源有甲子峰水嶺蕙茅坪三隘西通英德有江鎮一隘南通英德有
 佛子凹一隘北通龍南始興有桂山丫大平迤南北嶺東桃嶺銀場五隘 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一

本縣黃嶺舊為賊首劉揚保等巢穴申奏撫按衙門調兵討平 樂昌縣之東
 路通仁化有銅鑼坪一隘西通乳源有塘口村一隘南通乳源北通宜章有萊
 牙山一隘 一本縣象牙山老虎峒山米岐嶺坪坪石峒涼口峒等處舊為
 賊首高快馬龔福全李斌雷伯全等巢穴正德十二年王兵備奏請調取各省
 官兵剿平

潮州府 海陽縣之東路通饒平西南通揭陽北通大埔 潮陽縣之東
 路通大海西通揭陽南通惠來北通海豐 揭陽縣之東路通海陽西通
 長樂南通潮陽北通海豐 一蓬州守禦所在鮑江有石碇龍泉七成徑際內
 官碩等處開隘 程鄉縣之東路通大埔西南通興寧北通武平 饒平縣之
 東路通詔安西通府城南通海豐北通和平 惠來縣之東路通潮陽有荷竹
 凹一隘西通海豐有大麻一隘南通大海有大門前一隘北通揭陽有虎頭沙
 一隘 大埔縣之東路通永定西通府城南通饒平北通程鄉 一本縣原係

饒平清遠二郡地方內有小靖者牛坪墟坑等處界連上抗舊為盜賊謝
 相博大滿巢穴討平都御史蕭 奏請立大埔縣 一有牛坪新民劉金等結
 夥阮公仁為盜流劫龍巖連城地方嘉靖三十二年軍門遣官領兵擒賊阮公
 仁等斬首劉金劉全投報 一嘉靖三十三年倭寇擄駕大等尾等船乘風從
 漳州外洋突來潮州柘林等處地方打劫指揮黑孟陽進兵禦戰擒斬徐碧溪
 方四漢首從若干人

惠州府 歸善縣之東路通海豐西通東莞南通大海北通博羅 一本縣南
 去大海界烏洲及記心洋二處舊為海寇巢穴今皆安靖 海豐縣之東路通
 惠來西通歸善南通大海北通長樂 博羅縣之東路通歸善西通東莞南通
 歸善北通增城 河源縣之東路通龍川西通龍門南通博羅北通龍
 一本縣岑岡去治所三十里許北通龍南上下歷及安遠黃鄉保等處舊為招
 撫賊首李鑑巢穴嘉靖三十一年賊子李文彪作亂流劫各府縣地方都御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二

張公道官軍擄其巢穴分兵追捕至崇義穩下令指揮謝勳招回見今安靖
 興寧縣之東路通程鄉有連心一隘西通長樂有筠竹嶺一隘南通長樂有水
 口一隘北通安遠有龍歸羅岡二隘 一歸善海豐長樂河源龍川界上磔頭
 大山等處積年賊首楊立等聚眾作寨四出劫掠嘉靖三十三年循東食事九
 瑛擒獲首從若干人申呈軍門 奏請定罪

汀州府 長汀縣之東路通寧化有桃陽洞一隘西通瑞金有古城鷓鴣山黃
 峯嶺九磔四隘南通上杭武平連城有佛子長橋分水凹三隘北通石城有鎮
 平寨一隘 一本縣鷓鴣山黃峯嶺長橋等處界連上杭武平瑞金諸邑其間
 崇岡糾結舊為盜賊巢穴今已蕩平 上杭縣之東路通龍巖有虎岡巖壘上
 南坪三隘西通武平有葫蘆岡與大同荷樹岡賴溪口四隘南通大埔有軍營
 前新長嶺郭公棟銀子均鮮水塘水溪口寒坡七隘北通長汀有羊蹄嶺批排
 彰眉板寮檀嶺五隘 一本縣上南坪界連龍巖軍營前界屬境內舊為寇盜

巢穴今已征討而葛用賢之後葛用賢心復萌聚劫掠嘉靖三十二年都御史談公嚴令防截隨有巢內劉鳳爵將用貴生擒來降斬首巢示威爵等撫安 嶺化縣之東路通清流有金錢橋一隘西通石城南通長汀連城有木馬竹萬嶺二隘北通建寧有石溪紫雲巖塘車橋四隘 一本縣並頭界連石城前後二十里許並無人煙往來客商多遭殘害嘉靖二十七年同知勞樟經過其地申奉都御史議建營房十間令寧化石城分兵把守後寧化教免至今地方安靖 嶺化縣之東路通將樂及沙縣有下坊沙溪二隘西通清流有三溪寨水口五通均三隘南通永安北通寧化有巖前胡坊城嶺三隘 連城縣之東路通永安有林家嵐橫山二隘西通長汀有新泉一隘南通上杭龍巖有白嶺村豐頭廖天山四隘北通長汀有石固城烏石二隘 清流縣之東路通歸化有城石虎山二隘西通寧化南通長汀連城永安北通寧化有金錢橋一隘 永定縣之東路通南靖龍巖有西坪水槽撫溪湖雷吳坑五隘西通上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江西

七十三

有摺灘鼓樓岡錦山霍黃師四黃沙港五隘南通大埔南靖有箭竹凹新村瓦子坪日流岐嶺苦竹六隘北通上杭有虎崗黃沙潭長流險石四隘 武夷縣之東路通上杭有金鷄嶺檀嶺二隘西通安遠有鄭家坪蟠龍岡二隘南通程鄉有磁石鉢孟水口三隘北通長汀有湖界牛軛嶺磴頭三隘 一本縣境內巖前象洞鄭家坪蟠龍岡鉢孟水口與大帽山掛坑障懸絕峰諸賊巢俱相隣近先是張番檀李四仔何積玉謝得珠等聚眾作亂正德辛未年都御史周公討平 漳州府 龍溪縣之東路通同安有柳營江龍嶺二隘西通南靖漳平有大深一隘南通漳浦有福河一隘北通長泰有華封大寨湓口苦竹汰口良村六隘 一本縣八九都月港本名月泉距漳城四十里逼近海濱俗習賭博喜好事關復設安邊館于茲諸島夷舟舶所棲泊處也 長泰縣之東路通同安有白洞一隘西通龍溪有鷓鴣一隘南通龍溪北通安溪有厝鎗上寧林口三隘

一本縣朝天嶺高山險阻去治城三十里鷓鴣林口等處舊為盜賊巢穴今皆討平 漳平縣之東路通安溪有石碓石門華口南坑村卓安頭五隘西通龍巖有三峰朝天嶺二隘南通南靖有雲洞香樹嶺下馬坑三隘北通大田有禾頭白泉長塔三隘 龍巖縣之東路通漳平有倒嶺一隘西通上杭永定有水槽東坑蕭坑黃坑四隘南通永定有綠嶺一隘北通大田有寨門山嶺狗骨嶺二隘 一本縣深山巨壑去處懸絕係苗雜居時或乘隙嘯聚劫掠惟綠嶺隘界連永定舊為盜賊出沒要路嘉靖三十二年流賊突來烏泥隔等處作亂知縣湯相統兵殺退 南靖縣之東路通龍巖有寶潭一隘西通永定南通漳浦有深實三角楓林二隘北通漳平有深渡涼路員沙河溪獅子峯蒼嶺寒婆關七隘 一本縣寨嶺界連龍巖舊為盜賊出沒要路嘉靖 年申奉都御史 守巡衙門會議行縣將寨嶺設立隘所防禦 平和縣之東路通南靖有盧溪東園二隘西通饒平大埔有象湖山朱公畝二隘南通漳浦南靖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江西

七十四

半地三角連二隘北通永定有赤煉高礮礮二隘 一本縣盧溪象湖等處舊為南靖縣地界連汀潮遠徵盜賊屠師富李子欽等據以弄兵正德丁丑年都御史王公討平請立縣治 漳浦縣之東路通大海西通詔安南通大海北通龍溪 一本縣二十三都洪武年間立鎮海衛東北為浯澳水寨西南至詔安及廣東大城所界枕山面海惟峙一方外布玄鍾銅山陸營三所安集及陸營峯山陳平古樓山泊浦洪坵大灣燈火山東山洋林藍倉黃崎漸山埕東灣洪淡南山十七煙墩哨船二十隻官軍分守 詔安縣之東路通漳浦有深田一隘西通饒平有紅花一隘南通大海北通平和有九上落一隘 一本縣二三四五都舊為漳浦縣地當閩廣之交山海之會盜賊出沒不特嘉靖九年都御史周公請討南詔等里立名詔安縣 郴州 郴州之東路通興寧有西塘洞一隘西通桂陽州有長塘舖一隘南通宜章有摺嶺一隘北通永興有白芒一隘 宜章縣之東路通桂陽興昌乳源

連州有里田松華新車黃竹塘四營西通臨武有黃沙一堡南通乳源有芭羅
東源鳳頭大極 於山門高山還口南源九營北通柳州有樟橋一營 一本
縣華山洞舊為盜賊王福安李稿等巢穴正德十三年招撫向化 桂陽縣之
東路通龍泉上猶有益將一隘西通宜章有瑞龍漢一隘南通仁化有山口一
隘北通桂東興寧有向家山一隘 一本縣熱水及策水嶺老虎大人延壽城
浮峒東坑頭賴刑寨等處舊為賊首黃錦蘭劉伏興等巢穴正德十三年招撫
向化 興寧縣之東路通龍泉有新坑一堡西通永興南通桂陽北通柳州
桂東縣之東路通上猶有米口一堡西通興寧南通桂陽北通崇義有煙竹一
堡 永興縣之東路通柳溪西南北俱通柳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五

嘉靖二年龍惟稅折梅亭有稅始於南安知府張綱奏設一助該縣夫馬之費
一為督府軍餉之需後因南贛用兵議移折梅之稅於龜角尾南北貨物一併
抽稅正德十六年本 旨停革而折梅亭照舊抽分然每年稅入止有二百餘
兩助公不多後民實甚乃奏請停革 六年三刑新民曾惟德王尚琦等糾集
龍南縣民譚崇尚李正建反於龍南太平保等處督撫右副都御史潘希曾命
贛州府通判董鳴鳳指揮劉璽由龍南進惠州府推官李喬本指揮周傑由和
平進南雄府推官趙瑄領始興等縣官兵策應以討之二月壬戌江西兵與賊
戰於太平保失利復命同知伍佐指揮沈璽統轄兵繼之又檄都指揮吳山督
江西兵陳登督廣東兵協力進剿三月壬辰戰於龍南太平保嶺斬賊首曾惟
德等甲申戰於中洲擒斬賊首鬼吹角等丙戌廣東兵追賊至九連山前奪回
被虜官員董鳴鳳共擒斬賊首從八百六十八名類奏捷奉 勅褒賞 十五
年督撫右副都御史王浚陳時政四事其一控制要害以固地方竊見大產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六

方下接福建和平上通汀南貴竹寨又與海陽之豐政程鄉之萬安都去大埔
有二日之程實隘口要害之處盜賊出沒之區請於此添設一巡簡司以控禦
盜賊再照三河巡簡司近大埔三丫河口不過盤詰奸細而已切見東去地名
烏槎而大產村又有分水一河由梅子潭出至烏槎盜賊出沒必由此過渡商
船多被劫掠合將三河弓兵原額五十名加添三十名一以盤詰三河一以防
守烏槎如此則大產控其喉烏槎扼其尾而盜賊自不敢犯 又議南贛兼臨
吉五府得行廣益乃西廣南贛二督府前後奏請以濟軍餉也正德十四年常
議罷矣而節御史潘希曾奏請復之數年以來積稅二十六萬解送戶部大工
木料之用今若一切議罷則府庫虛竭倘有警急何以取用合將奉臨二府復
行進贛南贛吉三府許行廣鹽其抽稅以十分為率如遇地方無事量留二分
以預備不虞八分起解以為各邊軍儲之用 十七年立大產巡簡司 十八
年流賊入寇瑞金知縣王欽率兵擒之 十九年流賊入寧都瑞金知縣王欽

擊獲之 二十年程鄉賊首王五蔡子頭等聚眾劫掠鄉保安遠縣告急乃命
贛州衛指揮斯邦壽主簿蔡思賢等領民兵擊捕與賊遇於白土賊伏兵四出
殊死出禦官兵敗績斯邦壽蔡思賢等遂死之 二十一年葉廷春者滿總葉
芳之兄也芳死廷春代領其眾劫掠鄉保逼窳居民縣官懼其為變副使薛甲
委官校葉擒斬渠魁并其子葉桂某材殺之乃授葉金為千長俾統其眾 白
土之敗官兵被殺都御史李顯以聞 欽命守巡官以下俱戴罪擒賊雖職葉
魁蔡子頭黃濟孫等而其餘黨潛竄出沒未能盡掃二十一年督撫左僉都御
史虞守愚設計懸賞格獲賊蔡子昌王汝榮鄭昌友等三十九名殘寇悉平
二十二年大埔流賊謝相等寇永定典史莫往戰死夏四月大埔典史鄭世貴
到平之 捕上杭盜王五等會昌盜葉珊龍南盜陳英蕭拱等各獲眾數百先
後乘發出沒劫掠居民其擾害者無慮數千家府縣以事急報由撫庫由力
廉督各道責率所司多方緝捕由是永定縣民來于長溫王勝等拒其連擊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七

首從賊王五等四十餘名而平抗盜平字都縣官兵捕獲葉珊摩涯等七十
餘名而會昌之盜平龍南縣官兵獲陳英等悉平之 城羊角水疏畧云謹按
羊角水者接壤廣東之惠潮福建之汀漳諸寨峒賊欲過江西必從此入從此
而西則經長沙營以犯南贛從此而北則經會昌以犯吉撫諸郡縣警路戶限
往來所必由也先年置堡瞭望屬之會昌千戶所亦專為江西而設緣置堡之
初主於瞭遠未暇慮及民居其地有居民千家悉置堡外堡中通無居民止有
募軍五十人每賊一至僅足閉門自守居民咸逃避山谷賊肆行劫掠飽其欲
而後他諸郡縣今城堡旁居民周廷武等赴任泣訴自成化年間至今被賊焚
劫七十二次舊民存者今止三分之一日今遺黎領出為 朝廷更募堡城以
就民居庶幾室家有託有事願為盡力保守且思惟古之作事者因民則易成
有憐則無患今利害如此而民又樂為之舉無便於此者况民居休戚則國家
之念重因而用之皆勝兵也守有小倂自可捕獲萬一有大寇數千七駐其中

上之可以相度機宜備其巢穴下之可以聯絡聲勢道其奔衝賊欲入則狼顧
恐吾之議其後欲掠又無以資上兵伐謀其此之謂乎 詔可遂城之 城前
鄉設巡簡司疏畧云臣所管轄地方俱係江湖間廣遠界去處高山大谷接嶺
連峯昔人號為盜區然其最劇莫如黃鄉新民其地屬贛之安遠名雖一鄉實
比大縣中間大帽一山環遶三百餘里正德年間已前大盜如李四子張時旺
張仕錦何積王朱肯強等恃險憑高巢窟其中因而標掠居民攻陷城邑害
及四省最後有葉芳者自廣東程鄉入并諸賊而有之有眾七千分為七哨自
號為總言滿有其眾也先任巡撫都御史周南度未易破因而招撫至於都御
史王守仁用以平桶崗平利頭平宸濠之變雖多賴其功然驕橫頗甚不愛約
束其後西廣提督都御史姚鏌奉 命征岑猛調至中途一嘯而散葉芳故後
其凡葉廷春代領其眾比年以來肆暴尤甚臣未至前三月旁近居民被其逼
窳縣城者百七十餘人縣官惶惶朝夕防其為變幸該道官委官校葉擒斬渠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八

魁并其子葉桂葉材及捕獲黨與呈解軍門正諸典刑選葉金為千長撫定其
眾臣至之日又選其子入學以安其心各民始知向背去年賊首曾守華擁眾
三百餘人出而搶掠與葉金爭為千長各民因而誅之頭目人等并葉芳子葉
拾捕諸黨與併首級齎解到臣 面諭以 朝廷德威各民且喜且懼咸願修
築城堡添設官員以統攝地方為之保障臣度事理可行因訪諸知事者咸云
築堡有三利隱有三害軍兵則昔年強梗之徒有所嚴憚而不敢為惡一利也留
此一利也以為江西門戶則惠潮諸盜不敢深入二利也各賊所最憚者黃鄉
土兵在外有官兵護其妻子既無內顧之憂且不敢生事三利也又云易失者
時難乘者機難年諸賊迭相盟據而官軍不能制者機未至也今日不煩一卒
而各賊以次投首各民自願化者機已至也夫今不為永圖卒有奸人復踵
故習并葉金之眾而有之雖動輿大衆綿歷歲時未易圖也况各新民已有葉
在妻子不比往年流劫無定如遂為之設巡簡司築城堡添設備以弭其變而

又立小學以化其俗誠圖大於細計之得者也臣又再訪地方人等所言亦各相同當委瑞金縣知縣趙勳贛州衛千戶楊忠督帥各民前去相度地名田背者為各賊出入咽喉之地先與築砌牆圍畫基蓋屋即欲遷葉金入居其中地方已定人心已安如蒙 皇上俯從臣言乞 勅下該部添設巡簡一員特印選官仍容臣移安遠陳備之兵駐劄其地與子兵相兼防守并 賜與司名堡額以為永圖則彈壓有要而贛州以南可得精兵數千萬一有事因而用之惟草破竹之勢也疏入 明旨允下遂城之 營尉沙運巡簡司居之疏畧云臣謹按贛之長沙營設於成化十九年先因會昌賊朱紹綱反叛 朝廷命總兵官率兵討平之始即其地立營添設守備官一員統兵千人駐劄其地每歲奏報率以為常其地介安遠會昌二縣之間密通贛之黃鄉閩廣之象洞皆寨溪南等諸寨洞賊欲犯南贛必從此入當時奏建未為無意祇緣未曾寨有城堡守備官陞遷不常兼之已後賊勢猖獗孤軍無所憑藉守備官寄居會昌城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九

各軍散寄民居遂致頽圯不修至今空有隄備之名而無防禦之實臣到任之日訪知其故即行該道轉行守備指揮金思會昌千戶所千戶石璧相度地宜修復故壘仍添砌墻垣一百五十餘丈蓋營房設衙門遷守備官入居其中目今軍有憑藉可永守矣臣又思茲地頗險旁有山巨長數十里一人守之可使千人不過目前仰賴 皇上德威地方頗為無事以茲險地少置兵亦足備禦今屯兵千人歲費行糧五千四百石似為太冗但係 制額兼恐萬一地方有事未敢輕減臣量為大置將十人分為三班歲輪一班防守二班留衙所差糧有事則三班齊發庶幾舊額不失歲可省糧三千六百石以十年計之可省三萬六千石儲積以待亦足以備不測之患再照營之東有河口巡司一所設於營未立之前衙門久廢巡簡民屋以居止有弓兵三十人不足為地方之輕重臣欲遷入堡中與軍兵相兼防守則官有歸着氣勢亦增似為兩便臣前具題乞隨宜遷改衙門即此意也如蒙 勅下該部詳議施行則糧餉不廢而軍

兵亦足地方之保障益固矣疏入 詔旨悉從其議遂營之 二十三年義民賴榮祖擒賊首朱振子及斬其弟榮昌榮德 大埔賊首葛慶頭上杭溪南賊首葛得旺等連結寇掠義民賴榮祖擊獲之 流賊入歸化知縣陳仿率兵與我擒之 二十四年漢南盜張文政伏誅其黨劉全殺其眾以降 立八面山營寨 二十五年漳賊曹宗權等為亂知府顏四科督兵剿平之 二十六年覆陽山盜起先是蔣破雷士賢雷是貴湯信四李四一等俱係流民占畝大坂地方各負武勇因天旱之食聚徒百餘奔入覆陽山中假稱都總督軍名號劫掠鄉堡事聞督撫右副都御史朱純命都指揮俞事俞大猷領漳州之兵指揮陶以居領泉州之兵兩路夾攻七月十七日直抵安溪龍溪二縣交界覆陽山下立營各賊驚潰將賊巢盡燒隨擒得首從賊湯信四等二十九名平之 懸絕峰盜寇武平千長鍾仁鳳擊獲之 二十七年督撫右副都御史龔輝遣兵勦白葉洞賊陳崇玉劉文養等平之 勦永定縣苦竹大山賊蕭鐵古等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八十

疏地方三事一設堡鎮以據險要臣聞禦賊之計防守為先防守之設得地為要蓋白葉坂之地後有覆陽大珍小珍前有露林白巖右有荒田大坂左龍左有佛耳諸山俱各群峰插天深林蔽日其為盜賊之所蟠據者勢使之然也其盜賊入寇之路西則由新坑口雲嶺而犯宜招龍消里及龍溪縣諸處東則由白葉坂經佛耳山麓而犯多卿舊寨下湖感德諸里及安溪縣諸處蓋白葉坂為賊之腹心而雲嶺則其咽喉也為今之計合無於白葉坂雲嶺地方各築堡鎮一座周圍大約闊一百二十丈高二丈五尺於中建置官舍四圍列以營房以為官軍住劄之所其防守之兵合無比照汀州府龍巖縣事體白葉坂軍於泉州衛撥軍二百名雲嶺軍於漳州衛撥軍二百名各差素有勇畧千百戶一員統領前去該堡防守以上官軍俱一年更替每軍一名月給行糧四斗官給俸米一石仍許帶軍伴二名亦照軍士支糧以上俸糧行漳泉二府支給輪替之時各衛所掌印官預先挑選發彼交替如期不許遲誤龍溪安溪二縣巡

捕官每月一巡漳泉二府巡捕官每季一巡兵備道半年一巡交相查點督責如賊犯西路則雲嶺堡當先而白葉坂堡出兵應之賊犯東路則白葉坂當先而雲嶺堡出兵應之呼吸相通聲勢聯絡廣東西有備而賊無可乘之隙矣一給山田以便耕守臣查得覆陽山白葉坂之麓俱有山田詢諸土人半係賊人之所開墾半係高主陳弼等物業係賊人者賊人賴以養贍係陳弼等者因道路遠不能自耕性：招募外郡流移之人耕種夫流移者平素習非之人也業主利其耕田而不問其來歷流移者樂有所托而因肆其狂圖是前田盜之招也及成之後所積之穀難以搬運又無外人販運不遭賣充賊人之腹是前田又盜之資也今陳弼等已經擒獲若不及時區處則聚點之徒冒認為業其招募流移之人佃耕如故也既有招募則賊徒之所以乘機而竊入者如故也賊徒既入而群呼類聚其所以蟻聚為害者又復如故矣合無行漳泉二府督令龍溪安溪二縣掌印官拘集各該里長親詣覆陽山新村坑口白葉坂地方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八十一

履畝嚴查為田若干畝載黃冊米若干新墾未升科若干係某人管業或其賊占耕一：聞報責令俱籍入官其在新村坑口者與雲嶺堡軍耕種其在白葉坂者與堡軍及弓兵耕種每年收其三分之一付本堡統兵官掌之以為納稅修城之用分巡道明立簿籍稽查出入其二分與耕者以為水食之資候造冊年分即以二堡立戶載其產稅永久不許私自典賣如是則且耕且守不惟官兵有所賴藉而風聲感召民必翕然趨之大約不過十年深山窮谷當無不墾之田而此然二鎮當不殊於郡邑矣 移大產巡簡司於小靖 遣兵討武平懸繩峰坑障反招賊劉海等賊之 議廢地方事宜疏畧云議照白葉洞苦竹大山懸繩峯三處為閩之邊鄰江廣界衝其險要之地盜悉出沒肆毒地方已非一日雖嘗節竹擒捕未獲底米頃者仰仗 聖威廟義渠魁黨與擒剿始盡巢穴一空地方極慶及今殄滅之餘當為善後之計乞將南詔所官軍每年撥軍一百名委千百戶一員統領於白葉洞住劄防守及將武平縣象洞寨

巡簡司官兵移置懸繩峯仍編弓兵三十名以協防守其各營堡公解即建於各賊巢穴去處其永定苦竹山通賊要路如坪水灣望天坵洋竹山并南靖龍巖二縣下無山巢嶺綠嶺等處俱行各立隘所即擇本地功多力衆人所推服者給以冠帶帖為捕盜義民及立千百長名目責其率兵防守其餘分班巡邏入山伐木與勸田召佃收稅入官以充弓兵工食官軍行糧餘銀抵納浮糧及建立營堡公解隘所動支銀兩一應事宜悉聽所議仍行該道逐一委官悉心料理務臻成效以絕盜源 二十八年移象洞巡簡司於懸繩峯并立閩隘籍賊田以資兵餉 二十九年龍南民激變遣會昌知縣涂麟撫平之 三十一年流賊入保昌官兵討平之 和平岑岡新民李燭舊為池大營賊黨脫罪招撫所節節存先年越過龍南縣高沙保殺死謝碧家屬三百餘口因此負罪驚疑日監旗整兵大肆倡擡督撫右副都御史張烜集兵討之以十二月十二日攻外巢賊見四圍兵集俱併入岑岡大巢有高砂千長陳貴爵潛與賊通我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三冊

江西

八十一

號色并誘執千戶宋思哨官唐孟冕等以緩我師至十五日我師方得齊會各哨進兵黃卿千長葉金兵衆奮勇先舉衝鋒破巢各哨鼓噪而入俘獲頗多奪回被虜千戶宋思等三員賊悉衆以遁留伏兵二十餘披帶我軍號色混入我軍遂殺千長葉金百長葉寶等七人我兵少却逆潰圍而出十七日我兵追賊敗之於陳坑二十日夜賊使張仕成等劫營我軍擒之二十二日敗之於青草洲二十三日敗之於梅子山二十四日追賊於五花嶂互有殺傷二十七日賊遁翁源據險我軍追之與之相持二十九日與賊交鋒連日多有擒斬賊始謀遁我兵敗之於沙水於鉛嶽於閩田於寒洞於峽選賊勢少衰又被陳貴爵逆露號色賊圍我軍殺傷及死者四十餘人 三十一年正月知縣施廷美經歷吳保等乃召老人劉相千長謝允樟及其弟陳貴康諭以 朝廷正法示以城宗赤族之禍貴康乃容請以大儀城親逆斬貴爵及其子四人并從逆余仁珠首級六顆函送軍門乃下令釋其餘黨今再整義兵從征烜遂移鎮南康賊退

據沙溪我軍敗之初四日賊襲我軍於穩下虜指揮金爵為質使賊黨楊月亮乞投乃遣南安府推官沈沂如賊巢按其真偽謝承志即應魁以兵繼之賊見沈沂至且喜既而望見官兵旗幟疑為聚已也遂殊死出戰我兵遇險未及成列遂與交鋒遂敗通判謝承志推官沈沂贊畫即應魁俱被圍擁入營四月復遣指揮謝勅如賊巢諭以賊滅首惡開釋脅從之令賊黨李子文乃陰謀於各酋以其狀似文魁者押至謝勅前斬之出其首并釋被虜官四員同詣軍門乞降遂撤兵招撫後察李文魁亡命未死前級係偽仍遣謝勅入巢切責招總張仕誠等李子文乃陰令文魁逃以掩欺詎張仕誠痛恨子文始為偽級給招今又主令文魁出逃共將子文械送軍門考問得實遂死於獄 大埔賊首溫師榮蘇玉等哨聚李子寨高巢劫掠鄉村平和知縣趙進督鄉兵平之 委潮州衛官兵戍大埔縣烏槎堡 城中站 三十二年大山羅山諸賊來流劫英德乳源二縣虜千戶白璵 盜劫南雄上朔地方知府高冕督兵戰却之 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八十三

兵討永定大埔諸賊其黨擒酋首葛用貴陳秀奇阮公仁以降 三十三年倭犯潮州柘林官兵擊敗之 廣之惠州有礮頭大山與禽鳥嶂天字嶂清溪嶂白雲嶂洋島潭龍潭圍墩黃沙藍溪金魚丫營等山盤據歸善海豐惠來龍川四縣聯絡險阻上杭縣盜楊立楊二糾合閩亞蘇江小季黃目等巢穴其中推陳宗祐為首劫掠四方嘉靖二十九年奏聚種連通陳耐等五百餘人號為大總天德滿總禽總書總等名目山內剽立營寨開張五色旗號殺人祭旗分宗出劫余大老祐等榜巢結屋為之緝探接濟節年打劫歸善揭陽惠來海豐等縣上年緝知陳宗祐潛在潮州府城擒獲之而四出劫掠不絕嶺東道僉事尤瑛調兵征勦平之 楊立除黨溫泰自稱飛天大王劫掠揭陽等縣虜千戶王日秋等據丹竹樓陽峒知縣吳卜相計擒之

湖廣上

備錄

全省圖經○荆域故稱山水瑰奇，郡邑蕃布，談者各據專勝，耳食於所聞，致相抵牾，總之則折衷於禹貢者為著。昔禹之導山也，始於沂，岐以次及于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尾，導嶓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嶓冢導漢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澗至於大別，南入於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於海，夫熊耳西導，桐栢之源至陪尾，以真漢陰諸山，然後上迤岷嶓，折為二導之至其歸也，則嶓冢漢漾咸至大別，屬之江，岷陽江沱咸過九江，受漢水之輸達諸海，故曰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於海，此其大勢也。據以考論全荆流峙之次，則西北而折東南，合之相比攬結。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一

若天塹焉，豈非形勢雄異之國哉！迺據舊志原本於禹迹，詮次之，令後此得觀覽焉。南紀之山自岷嶓西北行入于維，嶓首沂龍，負終南之陽，標二華，揭熊耳，掩上洛，迤而北入庸廩之墟，其郡為鄖陽，有錫義山焉。漢水經之，東接穀山，遶桐栢至栲栳，太平其州為隨，棧水出其東，其山曰厲山，有二穴，其下有九井焉。炎帝之所出也，其崛起為大洪，虧蔽雲日，麓走京嶺，板以五華之山，逆漢而趨，羣岡翼之，其山曰純德，其郡為承天，澧水出焉，折而東，歷陔阨，三蹇蹶，二吉安，奇之間，至章山，陪尾，郡馬是曰德安，澧水出其西，漳水合之，若燔煉然，東度九峻，連岷峨，武磯至於臨臯，赤嶺其郡為黃州，又東出為分流，白雲至於鳳凰，其州曰新，已希之水出焉。以上禹貢熊耳外方至於陪尾之去黃州以接迤陪尾併

入自嶓冢，遠漢源西上，趨而南，得南漳之荆山，荆山迤而峙於均州之南境，攢立截業，其山為太和，是為神臯，祝登之宮，郡曰襄陽，隆中在其西，鹿門在其東，波漢之陽，岷山屏焉，從鄖城，今宜，逾漳入于荆門，經內方，禹貢內方在荆門州由西山，蹟故郢，至於章華，原野眇，四望如砥，其郡曰荊州，上控三峽，江水出焉，播為大江，帶于郡，遵綠林，出高氏，故堤，望壽寧，引句，雍諸澗，禹貢三澗在今沔陽州接黃蓬，歷烏林，陽臺，臨章以盡于大別，其郡為漢陽，漢水經之，入於江，以上禹貢嶓冢至於荆三澗至大別自岷山西南出，徼外包夷，落其南入恨山，經施州，衛之入江之支連朱黔水，出焉，咽抗諸蠻，蔽蔽武陵，當洞度之西，其峙曰二酉之山，武山之石室也，其郡為辰州，是多溪流，辰沅紀之，從壺頭，達思梅，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二

大浮以入桃源，其郡常德，山麗焉，洞屢瀆，馬逾瀆，源循勝山，武岡，耶章高麗，臨邵水之陽，而郡曰寶慶，有夫夷之水，都梁入之，會于瀆，由龍山而東，陟青陽，表以祝融，紫蓋，岫嶽，諸峰為衡山，鎮位朱火，是曰南嶽，其工有禹碑，有蒸水焉，合于瀟湘，其郡衡州，循衡山之麓，西南馳，直抵蠻，微介，狎柯，武陵，得靖州之飛山，青蘿，跨粵西，柳桂之交，絡湘源，緣留洞，大湊以迄永山，其郡為永州，九疑之山，舜之所藏也，水二曰瀟，曰湘，沿九疑，背遠，衡陽，南趨石馬，黃相，臨柳州，漸水以接粵東之大庾嶺，引而西南，經贛，吉，袁，筠之境，入茶陵，歷雲陽，石，煤，陽，岐，至妙高，峯為長沙之郡，其嶽麓有禹碑焉，湘水從郡北入洞度，瀏陽而北，轉王筍，白鶴，至於巴丘，禹貢其郡岳州，其浸洞度，九水歸之

九高貢岷江注焉沿東陵掠金紫上赤壁瞰陸口達下雋龍泉摩鷄翅以極于黃鵠之磯是為武昌會郡復從樊口歷黃始龍蟠盡興國州之域北望蕪黃群山對蹠矗立如壁江漢從夏洄合流東扼其中乃下彭蠡東北放諸海而登以上高貢岷陽至嶺山過九江專江高流過九江至東陵北匯入海之夫

山堂考索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會蓋江水出岷山經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一都會沅湘眾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一都會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波浩瀾吞納而匯於滙口則九江為一都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湖廣上

三

督撫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都御史一人開府會城楚之全境咸歸節制景泰年設○提督軍務撫治鄖陽都御史一人駐鄖陽府先是鄖縣地界雍豫間山箐茂密僻處即治成化元年饑民嘯聚山谷撫之復叛兵部尚書白圭帥師往征乃平七年叛都御史項忠驅之去二十年叛都御史原傑平之 朝議建撫治鄖陽即鄖竹山地置竹谿縣割鄖陽地置鄖西縣并鄖房竹山上津等縣隸之其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商州割其地置南召山陽二縣併割漢中洵陽地置白河縣尋以荆南上下關南高洛汝南道諸郡皆屬撫治弘治五年都御史戴珊疏於鄖陽府增置保康縣嘉靖間割德安隸撫治隆慶末議裁去萬曆二年都御史孫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湖廣上

四

熬奏加提督軍務之銜○總督川貴湖北都御史一人嘉靖二十九年麻陽苗叛命都御史張岳討平之尋鎮其地開府沅州四十二年議革後以巡撫貴州都御史兼領湖北一道○臺察清軍巡按監察御史一人舊制十年一差按歷即國勾稽軍籍登耗覈其數上之大司馬後革兼領於巡按御史萬曆二年部議復差○省轉清軍右布政使一人○清軍副使一人○屯田副使一人○分巡武昌兼兵備僉事一人以上俱駐會城○分守上荆南道兼九永兵備叅政一人駐澧州○分巡上荆南道兼施歸兵備副使一人駐荊州○施州兵備僉事一人駐夷陵今革以荆南分巡兼領之○分巡下荆南道兼鄖襄兵備副使一人駐襄陽○分巡上湖南道兼柳桂兵備副使一

人駐衡州○辰沅兵備副使一人駐沅州○新黃兵備副使一人駐黃州今革○分巡荆西兼兵備僉事一人駐沔陽○下江防兵備僉事一人駐新州○上江防兵備僉事一人駐岳州○帥領鎮守湖廣掛平蠻將軍印總兵官一人 國初開鎮辰州後徙常德今駐會城先年侯伯若都督無常員今皆用侯伯參將都留守備衛所皆轄領之○鎮守參將一人轄鎮漢軍民所苗民土軍草子坪長官司滑石江土巡簡司守禦灣溪陰隆江爆木洞口大凹新地寨陽都容牛隘南陽等堡○清浪參將一人領清浪守備一轄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衛鮎魚站南寧嘴平溪寨太平哨岳山哨梅溪站梅花哨通濟柳塘平哨平蠻哨德勝永定哨武安大勝哨相見站等堡○靖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

參將一人領靖州永道武岡柳桂守備四轄靖州銅鼓伍開三衛汶溪等九所麻陽哨小坡蓬溪哨三堡○興都留守司正留守一人○副留守一人○僉書一人領衛三頭陵承天沔陽守禦所二德安千戶所隨州百戶所○湖廣都指揮使司軍政掌印一人○僉書二人領衛二十有四武昌武昌左黃州新州岳州施州九谿永定長沙茶陵寶慶衡州永州寧遠辰州沅州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常德靖州銅鼓伍開○鄖陽行都指揮使司掌印一人○僉書二人領衛五鄖陽襄陽荊州荊州左瞿塘守禦所八均州竹山房縣枝江夷陵遠安長寧忠州○三江守備一人初黃州岐亭設守備一人後革萬曆二年都御史趙賢御史李忭會題請復岐亭守備移駐於三江口轄武昌

武昌左黃州新州四衛并赤壁巡司弓兵主巡儆江洋有警則與洞庭守備相策應秋冬水涸則巡緝麻城黃陂黃安以防山寇○鎮守守備一人轄地與參將同○清浪守備一人轄平溪清浪鎮遠偏橋四衛鮎魚等十七堡○靖州守備一人轄地與參將同初參備同駐靖州一城萬曆二年兵部以給事中張楚城疏請將參將移駐銅鼓守備移駐伍開參將仍駐靖州不時巡歷銅伍二衛從之○永定守備一人景泰 九永守備一人駐九谿正德間併入施州嘉靖初駐九谿如故隆慶二年議以岳州通判理餉於九 守備移駐永定轄九谿永定二衛大庸安福添平麻峽四所并桑植安撫司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六

下二崗○洞庭守備一人轄岳州衛澧州所華容鹿角安鄉瓦口四哨○鄖襄守備一人駐襄陽轄襄陽鄖陽二衛竹山房縣均州三所○永道守備一人轄永州寧遠二衛錦田枇杷桃川寧遠江華等所白鷄峽鎮等十五營堡閔隘○柳桂守備一人轄柳州桂陽宜章廣安寧溪五所○荆瞿守備一人轄施州衛大田所施南散毛忠建金尚龍潭東鄉忠尚忠路大旺高羅容美盤順木冊忠孝鎮南東流臘壁唐崖上下刺峒各宣撫安撫長官蠻夷官諸司

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悍野
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湊郵驛若之即今

宗室日繁錄賦日重採辦之後財力愈難故其民半皆瘠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貧地瘠承天 陵寂所在費况事繁刑出濬沙之閘頻遭水患宜且乘上進口即為大水壅積田廬長沙地雖稍沃稅糧甲于他郡黃州澆頑常德因德辰沅平為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水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由于此衡水倘饒資慶商靜庶幾可為然已非復曩時比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七

武昌府地居津要三國時為吳用武地夏口曹曰吳嘗置將於此建康兩浙西路安撫使兼總領上疏曰建康居東南要津曾特大江以為險然自豫章而東長沙而北江陵而西江行數千里控扼之會皆以武昌為襟帶孫權建此抗魏制蜀倚為用武之地故周瑜呂蒙固之以破曹操擒劉琦皆元帝南遷首命向以龍驤將軍為太守故蘇峻之亂卒賴其効宋齊之後守中樞不以重臣至牛僧孺無所忌憚遂致梁禍唐以鄂岳為一道觀察嘗委以重臣至牛僧孺罷相文宗復以鄂州為武昌置節度使特命僧孺守之則歷代兼制江湖之意大畧可見故知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妃順流南下控扼數千里曰大江峭峙江口與大別對曰黃鵠山環山而城天塹為固乃今雄莫藩服控馭吳楚焉東北為夏口城前梁為曹公城梁武帝起義兵遣曹景宗築曲水城及頂舊有城建炎中草寇作亂郡守休岡負險揚戈截流敵不能窺焉命其上以強弩射之寇退因名休岡負險揚戈截流敵不能窺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八

外此險而可據者江夏東北四十里曰烽火山其上為烽火城見二百里曰金城山吳將陸瑒北三十里為許黃州鎮南五里為鮎魚口鎮南六十里為金口鎮各設巡司武昌北枕大江西北五里曰樊口港僅容一舟最稱厄塞史記東一里為金子磯設巡司西四里為樊山戍吳晉以來戍守唐有樊山府南唐為樊山營東為鷄鳴閣為工積磯在上積湖口東三十里為赤土磯設巡簡司西九十里為白湖鎮南百二十里為金牛鎮各設巡簡司按縣南有鐵山半馬隘蝦蟆石其江洋閩隘曰三江口口而金牛鎮為最要蓋山冠出沒之衝也

地左通風右通七磯三江合流延袤廣闊先年設有巡司嘉靖中議革乃致盜賊乘虛出沒萬曆二年下江防愈事裁汝止議呈巡撫節御史趙賢巡按御史李斌行布按二司覆議詳允會題添設守備一員管轄武左黃新四衛於三江口住劄防守與洞庭守備迭為表

襄上下應援即於各衛輪撥軍餘共二百名并使移黃岡縣議華赤
壁巡司存留弓兵一百名有奇責付本官管領哨守無事則訓練武
藝有警則操舟截捕濱江有嘉魚西七十里曰赤壁山烏林磯前西
黃子磯世傳黃巢置砦于此
北八十里為石頭口鎮設巡司東北為岳公城宋岳武穆征揚公四十
里為牌洲鎮設巡司蒲圻南八十里為羊樓鎮設巡司咸寧西五里為成
山古寨前崇陽南六十里曰東關曰高視山冠盜經由要路近設千
通城東南五十里曰幕阜山前興國南九十里為闔閭山其下為闔
閭城世傳伍子胥屯兵於此史記吳子胥城武昌記云吳王闔閭與
此西北三里為古龍關東六十里為富池鎮北六十里為黃額口鎮
鎮各設大治東九十里曰西塞山寨即道士洲磯也設巡司吳孫
巡簡司黃祖劉備肅攻拒玄皆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九

之於此唐曹王舉攻淮西亦於此山○東北四十里西南六十里為
里磁湖寨東九十里李家港寨東北四十里鐵山寨
花油樹堡林愛民立寨守之隆慶四年奉當道議下江防道歲差武
職一員領兵哨守西南四十里為黃茅寨形勢峭峻通山東南二十里
大治民兵哨守
曰滕隴嶺堡成化間設三十五堡嘉靖間地方屢警知縣吳元為
道夫編立一十九堡上三都六下三都一十三
關三寨六堡二十一巡簡司十有二 夫鄂都自赤壁鏖戰吳人能
以弱制強此有天幸非地利也建 聖祖坐縛陳理之後百姓不見
兵革已二百年矣上下宴然遂稱樂土焉顧城守之勢雖倚江為塹
而周覽四遐曠無崇山複嶺為之扼塞乃上接洞度下通彭蠡又故
盜藪也倏而烏翔倏而獸逸闐然一葉前激往來往歲一孽青山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亡陳利兵而誰何者况其甚乎頃歲始集滕衝練勇敢於鄂時其江
溢令考鈕而遊權之雄矣顧上下兩江防之門戶未鍊中推之制智
者有隱慮焉

漢陽府魏晉宋皆為沔口重鎮水入江處謂之沔口屈完謂楚漢
荆州屯沔陽後移理夏口晉陶侃為荆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
人李成晉漢上經營襄陽趙元鎮乞下湖北帥司提備賊情上疏曰
昨據本路制置使岳飛申諸處探報李成劉麟會合金冠有直趨新
黃渡江之計臣以本路正當要衝控扼江湖實係行省利害今李成
尚留漢上雖未聞進襲之耗而經營集節用意不淺蓋輕兵追襲為
患速而小占據上流為患緩而大上流一失即自漢陽而下沿江諸
郡皆順流可至之地不可一日弛備非特防秋而已所有漢陽沔口
係漢江下流湖北帥司所練更望降旨嚴切戒約過為嚴防庶免意
外不虞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為門戶大別山春秋時蔡侯吳子唐
侯伐楚舍舟於淮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十

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吳之所守者功磯也即吳王磯在府城
而障自小別至於大別即此 東北吳魏相持時
皆守此磯磯之旁為鐵門關古置商舶鱗集關外屏則今漢口屬
以為險固磯之旁為鐵門關古置商舶鱗集關外屏則今漢口屬
陽設有而蔡店沌口新灘百人磯俱屬漢陽各劉家隔鎮設巡檢司
巡簡司一人要皆防禦當嚴之地漢沔之間湖泊蓬曠荊楚茂密盜
專駐捕盜 賊窟匿之區也正德間立仁楊清
倡亂於漢川之同塚嘯聚萬人立寨沔陽麻洋橋稱大王叔卿被邑
屢控官軍甚臣奏聞以右布政使陳錫副使許昇率漢土兵擒之嘉靖
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十百里羣盜出沒截殺商船知縣昌應
時率兵捕之盜拒戰劉應時左耳去隆慶元年羣盜白晝入劉家隔
市鎮殺捕盜人役解其肢體地凡為關一巡簡司六 地接會郡
方圍保不敢窺其猖獗如此
陵謁所經水陸交馳奔奏之臣乘輅浮舳衛尾而取道故供億視他
郡獨繁乃僅取給於兩縣其膏剝可知也矧其地當漢水下流歲

一泛溢導之不法防之難遏則蕩為沮洳之場吏第束手耳故其民不得已棄耒耜而丐命于湖澤可念也然兩縣土風悍悍漢川為甚劉家隔吭扼雍梁腋引吳越為商舶之輳稍稱繁殷乃遊民時羣不逞出沒飄忽莫可誰何所為不虞之戒彌甚武昌云

黃州府於三國為魏重鎮前介淮楚之會為黃之左臂曰新陽余章為江湖絕處誠意公謂新江為長江彭蠡上下相接波濤澎湃蓋崇諸省要會舟航往來必由之便關天塹英雄每憑恃焉故蜀漢拒魏必伸好江東以藉長江之險金人渡淮岳節使乞親至新黃以議攻却高皇帝於此首殪偽漢成萬世鴻業適嘉靖中撫臣屢疏始設憲臣專督江防與洞度上游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册 湖廣上

十一

上下馬嘉靖丙辰巡撫羅晉請設江防未行戊戌巡撫陸杰復以為請始命僉事防下江防兵備駐新州黃岡西五

十里為團風鎮設巡司一百里陽邏堡設巡司見前百十里有武磯山後漢黃祖屯兵陽邏其

上百三十里曰沙武口即沙洲以夏貴乃若麻城北接河南光汝之

竟山谷盤阻窮民逋匿剽殺為姦有司捕問彼此相持憑藉險僻以

為窟穴宋時據地設險五關其要也五關宋建後地李奎奏乞復之玉海載淮南之關黃之大活白

沙木陵陰山即五關之目也其關俱屬麻城虎頭關縣北七十里抵

商城縣界形勢峻險今立巡簡司鎮元定宗元年冬據萬戶史權擢

兵淮南攻此關寨進圍黃州張柔從世祖攻鄂亦乘此關世祖東大

勝關與宋兵遇於沙窩子弘彥擊破之遂與守關兵戰大破之○黃土關縣北九十里抵光山縣界形勢險峻金與定五年復伐宋傑散安自本名阿海出息州軍於七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設濠立柵安真軍至戰奪其柵宋黃統制圍兵五十保此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

安真分左右軍會嶺之守關者李氣不能戰攻之潰遂奪此關入梅林關後麻城縣抵大江至黃州克之進克蕪州殺略蕪蕪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白沙關縣北九十里亦抵光山縣界去黃土關密適虜人往來俱由此關山路峭壁委折而上梁武帝置沙州治白沙城後魏因之又置建寧軍○大城關縣北九十里諸軍破之悉縱淮民之被俘者○陰山關縣北六十里不甚高峻而橫斜盤繞據高臨下北望二十里皆在目中虜人初破黃土白沙亦由小徑以犯大城騎兵數千先至關內適射雉者六七人與之遇遂用弩連斃兩虜虜疑其有伏因退走不敢犯關後魏任城王澄督淮

南道其長風戍主奇道頭攻梁陰山破外此為修善關之旁一之新其戍主龍驤將軍都督梅兩祖云百里為長嶺關北抵商城縣界嘉靖中盜起九龍灣兵備北八十里為木陵關齊陳分界齊置此及隋廢一曰穆陵關唐元和十二年李驕不能制故戰不力敵易之梁天監三年夏侯燮為征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守遣將攻平靖木陵陰山三關克之陳因定州刺史田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册 湖廣上

十二

升之叛令刺史周吳討之龍升使高景安軍木陵陰山為高黑石寨

亦抵光山縣界又有康寨下有包家東六十里曰龜峰山見西四十

里為岐亭城舊為岐亭廢縣嘉靖中盜起西山撫按奏設兵備府添防德通判羅瑞登建議創設公署伐石甃城四十二年以新置黃安

縣議董按隋楊素居永安造大欄大舉伐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

岐亭素乃登陸先攻一百里為臺山寨元世祖伐宋至淮西臺山寨

寨下諭以禍福不應命文炳免胄呼曰吾所以不極兵威者欲活汝

衆也不速下命屠寨矣守者懼遂降鄭世祖南伐初破大城關

繼攻臺山寨守者胡知縣○熊吉曰麻城四圍之區自昔南北分

劫其力唐李道古乘五關而元濟諫宋李重修五關而蒙古道元必

以識乎地險也守土者內繕諸 黃波西三十三里為石陽故城江夏
關外嚴列戍于守固其庶乎 漢之口懼吳侵使黃祖于此築城鎮遏因名黃城鎮北八十里為
大城潭鎮簡司斬水西北二十里曰神山吳孫權進兵赤 西南四十
里為蘭溪鎮西七十里為巴河鎮簡司 北為勝家河堡地界羅田
之交為商旅通塗項年盜賊出沒萬層乙亥知縣劉憲請於院道立
堡勝家河阜議以衛官一員住劄督率守禦民兵本縣六十一名黃
岡麻城羅田各一十三名羅田為鳳凰關關有石刺云鳳凰把隘關又有銅鑼關
各一十三名羅田為鳳凰關關有石刺云鳳凰把隘關又有銅鑼關
關○松子關○平湖關八關惟變為光山寨○又為周家寨○石城寨
門青苔松子寨子銅鑼寨最高要寨○鼓羊寨○熊岩寨○
猴猪寨○觀音寨○望英寨○斑竹寨九寨皆依山據險東北一百
里為多雲鎮簡司西七十五里為勝家河堡嘉靖二十二年本縣剿
盜竊發兵備僉事沈寵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十三

議詳撫按處給銀五百餘兩撥行本府同知陳然踏勘得勝家河要
地聚羅田麻城二縣民力創置嚴委本府衛官一員二縣各撥民兵
六十人更番守禦近議華衛官兵付多雲黃安割三縣肇置嘉靖四
十二年
麻城縣人李大夏等奏稱本縣金場姜家堰接壤黃岡黃波邊隅地
近信陽光山羅山等州縣路通牛頭山等寨地僻民頑官難巡
制盜賊出擾數被劫殺乞於姜家堰建設縣治保境地方事下巡撫
陸杰備行各司道勘議于時委黃州府同知秦福徵經始建縣原設
岐亭捕盜通判掣回本府其民壯移留新縣守城巡按唐維棟疏畧
曰姜家堰其地雖屬麻城而中和鄉兩河口諸處則隸於黃岡黃波
二縣由古而東乃桃花鎮則宋元之故縣而岐亭鎮則隋唐之龍集
縣也自古兵爭陸擾俱常設關置站矣逮我朝一統則東路趨舒
蕪西路趨鄖襄官使絕不經行政令卒難宣達宜乎稅糧被其逋負
而上累有司樂土披其創獲而下傷民命且密邇承天陵寢接壤德
安藩封三縣之要害一方之隱憂係東十五里曰三角山嶺接蕪
馬建設縣治在今日所當急為之所者東十五里曰三角山嶺接蕪
家山嘉靖四十二年流寇嘯聚本府同知秦福北九十里抵黃波界
微知會河南信陽兵備調兵協剿焚其巢穴

天下郡國利病書

曰老君山西九十里為仙居山亦盜賊出沒南十五里為五雲山
霞舉止通一徑中有稱田登之可賊城中虛實此誠蕭牆之險不利
于竊據者頃邑人取定向為築講堂于山中仰天窺養側遊僧惡安
無容駐北百里曰天臺山上為黃楊寨其上寬平可容千家以牛耳
足矣
高黃楊會衆所據今為遊僧所專有此地四隅各遠縣治且寬平峻
險終為賊盜淵藪宜防制○山有石刻二一云端平初襄漢西淮
為難擾亂丁酉歲浮光失守彼時欲立寨安衆而難得地利獨此山
昂峙形勢險峻四面如壁止通一人往來石窺泉湧冬夏不絕遂集
衆在上創寨由是光信破之民擁堡來依屯聚十萬衆果能全活
戊戌丞相史嵩之都督荆湖孟珙制置差官旌賞請總衆防拓江而
命加職歲捍守獲捷淳祐三年義陽李太守知黃州麻城民戶復
業檢校本職先守茲寨有功遂擢再往經理九村捍禦五關其一嘉
熙元年刻云紹定乙未丙申荆襄失守連年侵入淮西有彼近光州
山縣第三都水吉保據正將却本部民修開小臺山石門以防拓老
小姓畜養兵數攻為雙山關一嘗九折怪石欲墮驚濤如雷過其下
不利退兵而去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十四

者雖勇夫健兒未嘗不汗浹髮指北三十里為中和鎮為雙城鎮各
諸關不足言險矣今設巡簡司 北三十里為中和鎮為雙城鎮各
巡簡司北五十里為呂王城西六里為金局關又曰黃波故 北百二十
里為石門關蘄州北百八十里為大同鎮西八十里為茅山鎮各設
司北十里曰兜矛山元末兵亂土北一百二十里曰燕子嶺元至正
花園聚鄉兵立寨東南八十里曰翻車河城水涯築城○按水經注
于此繁紅巾賊 東南八十里曰翻車河城水涯築城○按水經注
蕪春縣有五水蠻左馮居岷藉山川世為廣濟南九十里為武家穴
抄暴宋世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誅伐蠻夷
西南七十里為馬口鎮各設巡黃梅北二十里為龍平山一名鳳平
宋時威方嘗南百里為清江嘴鎮簡司西南七十里為新開口鎮設
於此置寨
簡亢為關二十堡三寨十有二巡簡司十有八 黃州之於荆域豈

不稱要地哉凡郡之帶漢者襟江者枕沅湘與洞庭者其流皆匯於武昌以下黃州而黃州乃以百雉之城橫禁而束握之猶門戶之於堂與也乃其所籍與守者朽蠹鈍卒母足以當緩急異時洞蠹綠林闐然一葉往來箭激巡徼之夫第目逆而送之太平愉惰之習大氏然矣在元末季斬黃傲擾募於海內此已事之鑒智者可勿慮采頃三江之備豫矣疑未可以空名擁也蓋笑其以綢繆焉

承天府春秋時即郢名都在晉則石城重鎮也即跨大江之東因山城即此圖經云子城三面墻基皆天造也本朝築城浚池以高垣蔽近扼襄鄧遠控黃鄂漢水瀕郡之西浸匯如襟歷潛汜入大江帆檣南指彭蠡建康皆下流也山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十五

環阻封疆雄固龍蟠虎踞足稱帝宅 閱宮攸奠屹乎肇萬世之基頃年撫臣建議欲益兵荊州而割漢黃軍伍以衛郢城良有見于輔車相倚之勢也斯固扞護 國陵之重計矣嘉靖庚子都御史戴為安陸州治所舊時議割安陸等州縣軍衛以屬撫治蓋當時有事之際實欲藉安陸等處內地之兵以成控制三省之勢今既為 陵廢重地則又當藉荆襄即三省規模稍失而且於 陵廢重計慮亦未周屬地機不但於控制三省規模稍失而且於 陵廢重計慮亦未周萬一即襄有警則二府之地既已坐困而內地又無可調之兵法當受獎但承天府既已奉有 特旨今留守二衛其勢再難分割當以物之所據必先於邊今荆州跨楚地上流古人以為最重之地實安陸之邊也原設左右等衛為楚地萬年重計尚當於荆州益兵今又割左衛以益承天勢愈軍弱若荆州有事則承天必不能安枕而卧矣或謂越軍士未動之際再加燕燕漢陽沔陽黃州內地軍衛各割一二所委為護衛其險而近郡者鍾祥西北十五里為飛山其上

為飛山堡四面陡絕其上平廣夷人保西十里為馬王城楚馬飛山峴前滿全威遺其黨陽承岳武岡馬氏遣呂師周討之援羅瑞石直抵飛山分軍布柵全威大駭承岳來戰師周破其軍縛降者為鄉導擊飛山擒全威斬為諸葛營諸葛亮無錫峴諸營皆駐軍於此西樂城周三十里甚險之盡平巢穴容寨谷道通益州山多即據諸葛亮築此防之梁州刺史楊亮乃即險之固保而居之高符堅所敗後刺史姜守潘猛亦扣仍此城東容寨溪水注之俗謂洛水南邊已嶺山東北流左有故城德山即險四面絕言漢昭烈遣黃忠據此以拒曹公皆古所必守也今之關三陽春門外為南津關城北十五里為直沙關南三十里為唐港關國初每關設軍五其諸地險京山西九十里曰耶屈山山勢突起綿亘數十里潛江曰俞潭城在棠沔陽之關四為荆江口關城外襄江口關城外里許北四十里為范既關六十里為侯埠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十六

為沙鎮為茅鎮鎮各設屬尖刀嘴之東北抵漢川界曰鷄公洲大益招嶽劫殺人財蓋靖甲子分巡吳會事議呈而院詳委屬沙鎮之東沔陽衛百戶一員督領哨兵駐彼防守邇來稍獲寧謐曰即洲腦聯絡九真白湖四望一盤點寇潛匿技浦伺商船經由荆及景陵潛江民兵分布巡緝江洋自此稍靜矣景陵東八十里為乾鎮設巡荆門大江北岫與荆門山相對曰虎牙山其上為虎牙關州南五里有虎牙溪昔公孫述遣田戎守休二山作浮橋拒漢兵漢遣岑彭攻之偏將軍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因飛炬焚之彭長驅入西曰蒙山上有西堡寨世傳元壬辰中紅巾北一里為東關宋知州羅炳與南二百里為東寨紅巾賊起千戶東南一百四十里紅中賊戰于此梅春立以禦寇為沙洋鎮宋將邊居誼築為東為建陽鎮北九十里為樂鄉鎮百二

十里為仙居鎮各設巡二十里為收溪寨當陽東四十里為磨城為
綠林寨前北六十里為長坂前百里為漳河口鎮設巡凡為關九寨
四堡一巡簡司七

德安府北通豫淮南開江漢應山之高貴山孝感之黃茅嶺隨州之

栲栳山皆與申之三關形勢聯絡上接襄陽下連泗鳳圖經所謂中

絡也華翠微謙議云漢中之地屯黃岡漢陽以斷安復之衝屯襄陽

漢而言自長樂平林新店陽城石井河步石河而入安河固足以入

漢自桐柏范莊馬山補口勸羊湖營河而入隨河亦足以入漢矣然

應山大特尚有鄉兵團結上門九里尚有舊關故壘敵雖赴險而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十七

陽襄林義勇之兵而勢非險阻不足以抗其銳賊若勁征此徑突入
漢右復取樊城柳林山谷石堰長前白木等處直渡漢水北據荆門
虎牙斑竹馬梁諸關以為自固之策南據江陵東陽潛江以為屯守
之計置襄陽於不攻而前蔡荆南則襄陽已在其圍圍之中棄光化
於不爭而遠憑巫峽則光化已居其囊括之內所謂三巴之險已塞
而吳蜀有離折之憂荆襄之區不完而江淮無特南之勢此隨州襄
陽之虛實荆襄之得失係焉近日諸將惟以重兵固守神馬城樊城
而車橋胡家上石反視為不急之所故賊兵大入於安復即隨之境
自今宜令行下帥臣搜尋險隘分兵一帶峰巒險峻惟諸關鳥道僅
固守差官節制明立斥候近置策應一帶峰巒險峻惟諸關鳥道僅
通往來楚北要害莫重於此隋以隨起唐於安陸置都督府金元南
侵以得三關為利自古用武之地也正德中流寇入境嘉靖中移鎮
平靖關南與申陽共守之應山縣知縣王朝瑞議得城外四山環遠
塔兒岡楊通岡應臺山東岳觀尤高平近
縣登之可窺城中虛實縣東叢山峻峭武勝關黃土關土門冲草市
冲九女岩等處隘口僅通盜賊出沒之虞行首開尤為要害此年流

天下郡國利病書

賊劫掠皆由什者關入假令狂夫須眾先據有居屋建瓦之勢請將
平里市巡簡司官兵徙至于此使之常川盤詰巡邏各關各冲一遇
有警率復設憲臣專督江防湖禁以飭備焉其諸地險安陸為諸葛

寨在羅波村舊傳南二十里為高駝鎮雲夢東十五里為興安鎮設

簡應城北二十五里為崎山鎮設巡孝感東北三百里為九里關古

大隆北百二十里為新店小河溪設巡隨州接壤河南曰

年兵備余一龍遣兵守東四十里為馬溪河設巡隨州接壤河南曰

李家堤隨當晉魏之衝先茅賊寇境隆慶間添設同知建公署於連

器械申飭防北八十里為什水關西北八十里為唐縣鎮一百八十

里為出山店為梅丘鎮為合河店各設巡西八十里為鐵嶺寨南北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十八

林寨○北八西南一百二十里曰大洪山連接京山高十餘里四面
十里天王寨陡險上有田疇中襟大湖
雲氣森茫可容竄伏靖康中避寇應山北六十里為平靖關即即
之人立寨柵自保賊竟不能破塞今設
恨這關巡簡司諸關黃土關東一百二十里為武勝關即古直隸
皆險固平靖尤為要害塞左傳定
公四年蔡侯與吳子唐侯伐楚遂塞大隧直隸即阮謀三東北二十
者漢東之隘道昔人謂堅守三關則安陸以南可以無虞東北二十
里為鳳見關百三十里為武陽關北九十里為白鴈關東二十五里
為黃陵寨平靖寨北四十里為鍋底寨興安寨險峻加于諸東北四
十里為牛心寨鴉孤寨八十里為婆寨舊傳婦人聚眾避兵處○
北六十里西此五十里鐵城寨○東
龍爬寨凡為關八寨十巡簡司十德安郡邑其山皆自隨阮之
寨城艇而南出為高原其平陸曼衍山溪兩集潮洶激觸時或瀾漫

然立可待洄故鮮水患猶足為樂土乃今廬井田疇如故而彫弊之形漸見者何也賦役日起而游民之耗食者眾也至于孝感商境與羅山信陽三方介踞複嶺長林蓋昔周平王所為戍申之地而卒伍非守濬然迥野故盜得恣睢焉適始繕治塔堡陳兵而扞擷之董以百夫長然後疆禦漸戢而申安之間稍稱真枕矣故軫民之勤與之休息驅浮細而緣南畝不爾歸其籍諸戍卒守望者令與團保相表裏而嚴其逸盜之罪嗣後無弛備焉即民其有賴哉

荆州府自古為重鎮居江左上游春秋時楚子自稱歸從都荆者傳國六七百年同據險致然也左司諫吳表言大江之南上流介巴蜀要會湖北要會在荆峽劉表時軍最急者荆南之公安石首資寓江陵昭烈時重兵屯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十九

口關羽孫權則併力爭南即陸抗父瀕城東北納沮澤諸匪綿亘數百里為江陵天險曰海濱亦曰北海前三國時北得之則據吳楚上游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魏武一平荆渚遂欲睥睨長江周瑜方鎮海陵報計長驅中土若西陵則為之門戶西陵即夷陵吳人於江濱要害處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鎖置江中以逆巨舟艦晉王濬作大筏觸鎖作火炬燒鎖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陸抗上疏畧云臣父遜昔在西陸陳言以高西陵國之門戶雖云易守亦復易失則匪得失一即即荆州非吾有也如有不虞當以死力爭之襄陽則為之北津自江陵而圖北方必經襄本朝即卸之地鎮以重臣有聲援犄角之勢無南北必爭之虞嘉靖間宛許寇亂已切于隣之震癸丑秋巨寇師尚詔為亂炭珍戮而居守慮攻封疆吏能無先事之防哉

通者撫臣建議欲於荆渚厚益兵衛以增重式原議見承天蓋亦宋人固江陵以重上流意也宋理宗時中書舍人遠甫劄子一日固江歸一帥總制江陵且撥湖南九郡之廣幾形勢便順事力從容經理上流莫急于此建武初孔雅圭從南郡太守魏人入施上表曰勾奴高患自古而然今宜早發大甲廣兵勢微犀甲于岷峨命樓船于浦海俾沿江入漢雲陣萬里自青徂豫埃騎森羅據險要以奪其魄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戍兵使精折而計亂國列金其諸地險江陵易使神分而慮屈何憂玉門之下無款塞之期哉西三十里為虎渡口鎮東南十五里為沙市一百二十里為赤穴口各設巡公安西北三里為油河口設巡石首東二里曰龍蓋山石上有龍穴唐李衛公征蕭南六十里曰焦山與東山控接華容縣界魏取道江陵屯兵此山相傳焦公於此擢兵東六十里為調絃口設巡監利南一百四十里為白螺磯東八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二十

為瓦子灣西三十里為窑圻各設巡南九十里為西坪寨昔人屯兵置有巡百里為紅崖寨設巡夷陵境為蜀城陳宣帝征江陵後周軍於峽口築壘以備之為陸抗城在峽下西北五里為赤溪東合大江晉陸抗討步二十里曰峽口山兩岸壁立蜀江西來波迎最惡梁武陵王紀北十五里為南津口設巡金竹坪設巡長陽為梅子八閩俱在江南四在江北今改設家園漁南七十里為古捍關本假山縣地蓋楚肅王相蜀洋關二巡簡司守巴即距捍關之口張儀說楚防船載卒下水而浮不至十日而距魚腹有江關公孫述傳使任滿下江州東據捍關遣田戎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是也又七十里為紅崖寨又十里為風火寨○三十里為小城寨○五十里為山為招來堡近夷人界弘治中設技宜寨○三百五十里為珍珠寨江守禦千戶所守之

都東北五十里為普通鎮設巡簡司按吳應台議成化間流賊出沒舍新志謂極當截擊但地僻山多鼠竊貽患何如存羊顯示畏警茲欲增修不如暫罷守禦一年徵收弓兵工食用以近山買田樓官之家乘依寺構司為官之巡所遠安南七十里為南寨堡成化中設遠廢規制更新而地方永賴矣安守禦千戶所守歸州曰弱關水經註弱關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東十五里為南

邏口西九十里為牛口鎮各設巡二十里為狗兒寨興山東一百二十里為箬葉塢路上即葉長四十里業為高鵝寨鎮以金竹坪巡簡林怪石過者聚眾方入

巴東：北三十五里曰石門山前見西南五十里曰安居山山高千四面懸崖絕壁上有三路一稍平坦西北六十里曰小戒山其山極可付二路陡峻難上昔多避兵於此通一道從崖峯間過止容一人過此山則五十里為連天關設巡南地平曠容百餘家昔時居民多避兵於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二十一

五百里為石柱關設巡此皆必守之地也凡為關十有二堡二寨八巡簡司十有八夫荆州地衍而物豐懸衡區夏故三國鼎踞闕然交而爭也夫亦以其形勢便哉國家分樹同姓以行部使者專按其地即領州縣多夾江而參布之若鎖鑰然故餘二百禩而提封晏如以勢得也顧松滋而上地與山半江陵而下地與澤半依岨之民慮旱而厥守在夷環沮之民慮潦而厥防在寇比歲江水數溢民靡寧宇其高原則燻蟲黑鼠為灾稱懣極矣乃三峡之比洞庭之西所謂夷若寇者亦時：煩刁警馬今楚諸郡吏束手而乏善策者不荆獨哉戒戎備隄防乞蠲恤補荒冊其要務矣

岳州府古有苗氏之地九江翁會介潭昂巴陵之交曰洞庭蓋實建康上游東南巨浸左司諫吳表言江南七渡宋紹興間楊公據以為

鑿岳置制擊之其技始窮楊公乘大水破岳州仍走入洞庭浮舟以碎湘州制置使岳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乃戰則草木礙塞舟輪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巨筏所拒官軍乘筏每歲夏秋之張牛華以蔽天石翠巨木撞其舟盡壞公計窮赴水死每歲夏秋之交岷峨水溢自荆渚汎湖波濤浩渺往冠盜乘之操舟嘯聚莫可詰禦按荆冠入湖有三道或由荆江順流直指城陵磯或由調弦口故成化中指揮卜馬祥劉震三面乃今設立江防統率守備而禁斯受攻身死士溺而盜卒莫獲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二十一

接常德府設有古樓島港小江三巡簡司及洪沾沅江明山三哨官軍防守東北下流通嘉魚武黃一帶長江灣汊尤多運通沔陽湖流賊出沒沿江設有城陵白螺鴨欄等埠石頭州新灘百人磯八巡簡司及東江茅埠竹林灣三哨官軍防守西北上流荆河設有瓦子灣密折黃家穴三巡簡司及華容安鄉羌口三哨軍兵防守嘉靖初設江防兵備僉事統攝之先是成化間設巡視或職以都指揮體統奉勅守備自設江防而守備之勅裁矣若夫邊境隣接敵夷重其守備所轄自相陰沅江下通監利嘉魚云云

固互林險厄斯大洪武間山酋覃壹連構諸峒為亂尋致蕩平僚夷率服洪武三年冬覃壹叛以江夏侯左丞周德興帥兵至慈利至特率眾守關德興援其關賊乃大潰明年三月擒壹以歸又洪武二十二年春千戶夏德忠誘九峒峒蠻復叛上命東川侯胡海討平之

建九谿永定二衛以塞谿峒襟喉九谿去府八百四十里永定去府漆平麻寮桑植九谿東通容美宣撫西達桑植安撫司上下二峒其俱惠利縣地

美平○朝南○那步○人士○黃河○魚龍○夾石○若南○捍坪
 ○委遠○金藏○拓山○爛岩○黃家○板山○龍潭○書洛○皆
 屬桑苗擦出沒初置漆平麻察以捍於東其隘各十
 掌印土官千戶一員巡捕漢官千戶一員漆平所屬十隘為鷄兒○
 龍溪○長棟○磨岡○遠望○漁洋○石碣○忠靖○走避○細沙
 麻察所屬十隘為黃家○九女○靖女○攔刁○青山○山羊○櫻
 桃○曲溪○梅梓○宋所每隘各土官百戶一員掌印以防守容美
 夷寇隸籍土軍則皆石置安福以控於西其關有四安福千戶所防
 門慈利二縣民充之
 寇○四關為九淵○開口○野平○江每關旗甲一人督同而求
 哨瞭人犯把守其在慈利者又有油羅大泉于制野鷄等關
 定西通永順之地隔永定百二十里
 相為唇齒距九谿衛一兵防於廢清浪以其半鎮成廣西今竟不復
 三關之險僅寄空名東南四十里皆永順夷人出沒之所久不置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二十三

把守○黑崇去衛東南百三十里先年設百戶一人把所藉以捍禦
 守桑植等處峒寇今防守藉於九谿本關亦盡廢弛矣
 者為大庸一所浙蘇松等處人民隸戎者其屬大庸者又有那平遠
 岩下青魚茅岡一隘而已正統中招撫才五十戶立其首為峒長今
 亦徒存守隘之名而非我族類矣其金藏系備禦之關有隱匿焉外
 此稱險者巴陵南五十里為鹿角鎮設巡簡司按巴陵有道士洪地
 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濤憑濤以濟臨湘北十五里為鴨欄鎮西南四
 其茲凶其地至今猶為盜巢云
 十五里為城陵磯各設巡簡司又設平江東南二里曰昌江山吳將
 屯兵東北百里為石牛山山多岑石有大寨石大者可長壽鄉有長
 壽鎮設巡司華容南為古樓寨南五十里為赤亭城前六十里為明山

鼓樓成化初洞庭賊出沒州衛東北百十里為黃家穴簡司澧州泗
 水口為狼倉哨州北七十里東接安鄉湖口北連荆江每值水漲荻
 創設茲哨歲遣千戶一人東三十里為嘉山鎮簡司西北二十里為
 督統撥兵戍守地方賴之
 三江口關七十五里為古城岡相傳昔人屯兵之所安鄉為小黃山
 元熊義山慈利為白抵城前見賓即洞前為安福寨牛寨○武口寨○西
 築城其上慈利為白抵城前見賓即洞前為安福寨牛寨○武口寨○西
 澧州東九十里為羗口鎮成化初洞庭賊出沒乃其北連撥峒則石門
 寨
 夙稱巖邑可令失守紮九谿衛官軍五十二員名哨守
 有八寨九隘二十有二峒二十哨八巡簡司八 槩論經岳之畧則
 石門慈利山嶠崎嶇篁竿蒙茂是適九苗洞庭滋浩達于岷江建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二十四

而下揚舂風驚頃刻千里荏苒之盜時或肆志焉故分澧守臣飭備
 九永江防專道彈壓洞口用以扼吭谿峒橫鐫江湖而坐銷逆節也
 法曰恃吾有以備之澧之控日虞其反側蓋岌然矣江防上游得
 亡單弱之慮乎誠募勇敢益艘艘選地而署之令民又各以其族自
 為圖保諸翼夷者疆寇者令詢察之軍衛之職守望也或選便媮惰
 籍以為市而縱其出沒者必置之法焉即有狡若揚么技若繁彖不
 煩尺組縛矣若乃華容安鄉歲苦水患蓬累而虞幾無人色巴陵江
 湘廬井不改彫瘵半之邦本之慮不當慄而銜恤之乎
 襄陽府為歷代攻守之地中興伐楚詩頌殷武代淮引唐節為屏蔽

河南唐依荆渚為唇齒方城漢水屹然天塹故進可以盪秦越退可以保上流其險誠足固也春秋時楚成恃此旅拒桓師齊桓據楚火不供成王恃有方城漢水南宋時為偽將李成所據遣將岳飛收復之紹興中襄陽為成據朱勝非謂當先取之上曰今就委岳飛如何時飛為江西置副使駐軍鄂岳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上命飛收復率王萬壽自鄂趨襄陽朱勝非許飛軍事建節趙鼎請上親筆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阻飛等進軍於是劉豫求救於虜乃以兵俱來我師與遇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及鄂隨諸州飛分遣王貴張憲連擊賊兵又復鄧州軍勢大振上謂宰執曰岳飛既收復襄陽當統諸軍分途迎敵使之無遺類即中原可復初飛遣張憲引兵攻隨月餘不能下牛皋請行乃累三日殺獲未盡而城破飛進復鄧州董先頗有功李成聞鄧州失守乃奔襄陽適去與虜偽合兵屯節之西北飛遣王貴張憲至城下城兵來戰董先出奇邀擊大破之賊將高伸入城據守將士繫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捷奏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二十五

至上一曰朕素聞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也 本朝克偽漢以舉全荆則鄢城四戰之地皆今日當守之域顧所轄州縣間列萬山中逋流嘯聚為患巨測乃設臺臣開府鄖陽裂地合馭其臺臣先後建白備禦之謀詳矣 巡撫原傑疏見文編 又巡撫王恕疏略曰襄陽荆州二府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要害去處因無盤詰各處流移軍伍僧道人等往往來彼或耕山或結庵歲久為非看得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坊灘當陽縣漳河口俱係強盜出沒繁閑去處合無將前項地方每處設立一巡檢司會同子兵常川盤詰附籍者聽其生理不附籍者除回私造庵觀者拆毀無度者解發問罪還俗無文引者不許擅入前項申嚴預計責在官封疆者非乎其山場則閉防嚴謹而盜賊漸消矣 申嚴預計責在官封疆者非乎其諸地險襄陽西南三里曰虎頭山其上為虎門堡新城堡見西三十里為油坊灘設巡簡司 西北三里為樊城關設巡簡司為柳關西有七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店關七十里為雙溝鎮設巡簡司九里為老龍堤關東臨漢江西抵萬山此捍十里為東津渡關高頭堡石門堡南七里為鳳林關九里為觀音閣關宣城東為犂丘城南漳西北七十八里曰荆山三面險絕惟西三百里為碼碯關西七里為七石頭鎮東五十里為方家堰西南百五十里為金廂坪以上三處各設巡簡司 西三百五十里為隘門關穀城南六十五里為高山堡西五十里為石花街設巡簡司光化西二十五里為左旗營設巡簡司均州西八十里為黑虎廟設巡簡司東南八十里為小江口關北五里為槐樹渡關六十里為油瓶關凡為關十有二堡五巡簡司九 按唐憲宗經畧諸鎮守臣李吉甫嘗圖上地形生覽要害論定 兼畫後三百六十有三年刻板于襄陽豈非以襄陽為要地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二十六

襄陽居楚蜀上游晉庾亮謂此地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誠天然之形勢也且東瞰吳越西控川陝南跨漢沔北接京洛水陸衝轉輸無滯與江陵勢同唇齒昔之英傑以此即當建業為左右臂地利無敵焉顧 國家承平既久武庫孳戟俱化為鑊鋤橫衢四達吏日吮民之膏以潤輜軒之轂不且坐罪矣奚暇為邦本計設中原有事無能無煩於經營乎故襄陽之患不在水旱而在要害之無慮往年嘗築樊城議者迂之故旋築旋圯夫築之於樊猶武之於漢也一水衝之南北之犄角固於是乎在城復不起將撤其蔽而召之寇也即方城漢水於地利何有哉

鄖陽府僻在荆北一隅接壤雍豫國初流通甫定成化中寇起乃設重臣控制為中原巨鎮尋置鄖縣及都司兵衛守以官軍百年寧謐其功隆矣正德中添設總兵旋罷至正間流通首難至後襄州總管以兵掃其穴而空之禁流民不得復入成化初又有劉千斤之亂乃尚書白圭撫宣伯朱永總兵李震會兵討平增設防守始以副都御史揚璠撫巡其地未幾李嗣子小王洪等復亂右都御史項忠平之遂留撫其地未幾召還不數年流民復聚左都御史原傑至廣置附籍丁口設府縣以統理之都司衛所以控制之即始有府及司衛時成化十三年也是年湖廣鎮守等官奏荆襄二府山深地廣流民為患難于撫治乃勅修理太和山少監常貴兼分守荆襄地方先是原傑薦御史吳道宏于上奉勅巡按湖廣提督八節軍民事竣進保兵部尚書留道宏按其地撫治荆襄之任則河南巡撫李構之至十五年始命道宏撫治鄖陽等處提督撫治之名自此始撫屬之地北至華陽南跨江漢西連岷嶓東盡涇水南北一千四百里東西二千五百里有奇其山脊起於沔陽東為秦嶺標以二華揭以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二十七

耳為南條之大宗秦嶺而西擊為岷嶓餘支盤踞於江漢之間昔武當為長秦嶺而東南為廬山之態耳入東而南至桐柏為胎蘊至信陽為天目凡撫屬之水華嵩以北舞葉以東入河岷嶓以西入江秦南嶺東之水則皆入於漢其北則藍武蕩著鏡風大嶺峭壁萬重為秦楚門戶其西北則褒斜駱谷懸棧五百里為巴蜀之咽喉荆楚在其西南則三峽灤瀕九江之險皆在焉南臨荆楚古今用武之地信陽雖居中土一隅然新黃之富饒英六之險隘為奸民首難之地扼吭拊背信陽實與潁州聲勢相倚其所繫亦重矣漢商竹房間連高夾深奔崖峭壁數千仞即邑遠遠有盡日之力而不與人遇者豈司不能以時巡歷故流通屢猖雖設官撫治之乃其統體分裂莫能相一苟圖遠責於己者正以鄰國為壑而已自設撫治統理牽聯紀綱嚴密遂為中原一巨鎮副賊勢窮欲休以自固則不得入矣正德二年都御史汪舜民蒞任尋以地方無事召還八年藍鄙流民聚時貴喻思倭相繼為亂上命都御史彭澤督兵進剿乃復以劉琬撫治即陽如故添總兵李瑾合謀撫寧一撲盡滅事平李瑾召還內臣乃分守嘉靖十年都御史胡東臯疏劾太監王敏發擾罷去自是名號雖存不復預顧其地錯萬山綿亘巖嶂流通四集莫可詰禦成化己已民事矣

撫院運都指揮康泰平之弘治庚戌竹山寇野王綱作亂于洪坪康泰復平之弘治庚申何淮作亂進會事李善學之子宜城正德間川陝兵燹之際諸寨市正德辛未直隸山東盜起縱掠南北官軍莫敢格劉琬會同太監周景督兵禦之于唐縣賊度不能南入遂東入唐鳳嘉靖癸未徐學作亂于均州池都御史徐蕃遣指揮孫昂討平之及趙政亂遣指揮李鏞擊破之己丑楊時政等為亂流劫商南上津南鄭諸縣都御史潘旦遣都指揮王言勦平之立朝川堡己亥平利竹房群盜起各聚眾依險行劫至枝竹谿主簿勢最猖獗都御史王以旂遣都指揮張坦鄖陽府同知白濬會擒之斬于鄖市以前後臺臣撫臨其地取次討平設險之慮周矣正德嘉靖間凡教統取權專加以兵壯閩堡之設日郡城東二十里曰夜城黎子山益精密即有卒然之變無足慮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二十八

門天馬關西南為石門關為九室關百八十里為月竹關其諸地險竹山西四百里為鄧家坭堡撫治潘旦疏建近於界中陝西等處捕又距縣九十里通陝西四川則為洪坪堡西北三十里為聖母寨西百五里為中山寨西十五里為黃茅關西北二百里為吉陽關設巡房縣在唐有京西平安關咸平五西南三百里曰馬口良堡撫原保東十里為湯池關西三十五里為房山關東北十五里高規關關東二百里牛心關西二百五里西北百五十里為板橋山設巡十里瑞峰關南六十里雲峰關上津西南五里為婁娘寨南五十里為楊六即關東北七十里為絞上關南百二十里為江口鎮設巡西北百五十里為北山寨通四川

徑路則為廟川堡無治潘竹谿西六十里為土關西南五十里為五陵關東九十里為尹店設巡為寨五峒溪○得勝○將即西治西為南門堡東五十里曰方城山觀南五里曰馬鞍山口堡高峻多為關二鷄嶺○寨二金花○保康西一百二十里曰望夫山其上有堡治馬鞍○康家業照建其疏畧曰保康縣望夫山林木稠密人煙稀少東抵馬良坪通荆州遠安地方西抵柘木壽陽通房縣地方南抵興山通四川地方北抵武當通荆州穀城地方四通八達截山小路盜賊出沒要害之虞如遇竊發委難縣堡寫遠急難撲立堡分戍民得安生矣

為馬良坪堡知縣蘇其餘保豐地方通南漳保康二縣各九十里則為常坪堡原據荆州右衛官軍防寨襄陽縣距府九十里北為大山廟見移有油坊遠安南為襄堡枝江為招來堡江陵為孫黃渡淅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二十九

一百餘里為金子堡吳村乃即縣廬氏泌陽為家河關新野為青水嶺鄧州為黨賊口州名順陽川路通內鄉淅川均內鄉為夏館山半川堡環城為鷄頭關有巡簡司係西鄉為秦蜀要害交境為鹽場關有巡簡司雞嶺甚平利二百餘里通湖廣竹谿及四川大寧鹽井大路為鎮坪有巡簡司鳳棲一百五十里為柴關即留壩巡簡司商州一百八十里為武關有巡簡司一百六十里為秦嶺關有巡簡司洛南為王家卷堡因賊王九率為此皆接境要害故詳據焉凡為關三十堡十有四寨十害所設營堡一即陽介雍梁之交控引宛洛蔽翼襄鄧其地多崇岡豐菁民事懍悍而憚拘押雖歲時群處佳以財力相雄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有俠風四方游民其瓊尾化離與挺而走險者多逸其中久而滋煽因易為亂承平以來劇盜數起一方做擾四藩同憂始議更邑為郡治之繼命中臺大臣開府秉鉞為鎮重焉然後威畧亢稜逆節銷伏稱康又矣諺曰何知盜穴山若蒿苗今四民安堵如故但其山勢巖險駢附稱盜穴者蓋多有之往歲保康殺長吏之事可鑒矣即安暇猶宜統云

常德府古黔中地九江包子東南五谿紫牙西北洪武十四年五溪平乃荆岳之肩臂苗獠之咽喉也漢建武中谿蠻負險猖獗伏波進營壺頭而賊人乘高守隘以饋其師按常德之險莫先壺頭山險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三十

人莫當漢征五谿耿舒請從充道馬援不從卒營壺頭竟以險不克進大眾憐憫行死而援亦身歿悲哉蓋壺頭俯濱大江辰淑二水經馬道水界今辰常之間清浪驛則五谿蠻出入路也雙子洞入常德境據我兵上海垂或騷動并險鼓譟如建瓴水我兵仰攻勢必難入故善戰者宋紹興巨寇楊么破昂而帥臣疏請昂澧之間宜宿重兵以圖恢復之漸識者韙之李綱疏畧曰荆湖之地既用武之國宋保兵廢西蜀之號今可通襄漢之有東南控馭西北當於昂澧荆鄂皆宿重營援可接乃恢復中原之漸也

本朝於其地初建總戎秉鉞關外乃後移鎮會省國初於有苗遺種隨地設官入慮吏治弗及牙滋帥府于常德嗣後都督王信復建帥府于武昌尋以常統以江防憲德帥府拓為藩封而鎮遠侯顧澤始疏請永鎮武昌云

臣嚴之以兵巡哨守既云密矣顧永順之徑路未防即西北岡市蔡家壩盤塘麻溪觀諸夷介乎石門慈利之間通承順夷乃其而沅陵之叢山猶障西

南通沅陵其桃源驛山僻民稀時多燕子洞之通流剽掠洞在長
 劫奪今設白馬高都二巡簡司以防之
 縣國初有流賊張廣勝數而洞庭之守禦日弊先是以前臨洞
 百人為亂百戶楊鎮計擒之而洞庭之守禦日弊先是以前臨洞
 洪沾沅江明山三哨分衛餘軍各五十人防守嘉靖初設江防會事
 于岳州兼領常德七年會事陸鎮始令指揮一人巡江自郡東德山
 潭歷龍陽天心小河抵沅江又自沅江之柳家窰南抵長沙歷
 洞度夾而至洪沾哨又自洪沾越南石潭而至明山哨乃小江武口
 昂港古樓諸巡簡司皆隸焉調發緝捕殆無虛日而巡視洞度戎職
 復兼統之然悉屬江防節制也顧洞度夾為盜賊巢穴民以網罟為
 生夏散冬聚易與為盜華容沅江中人無百金之產職此故也隆慶
 元年兵備姜議設水操軍二百四十人置戰船一十二隻分江河
 淮海四號哨守龍陽至沅江洪沾方今奕世承平脫或變生不測屏
 捍之謀誠當如宋人所謂募戎兵除戎器者矣
 之而壺頭之守尤宜加之意焉壺頭不守則陽澧俱困而荆可窺通
 來常德之兵調戍廣西及靖州道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三十一

諸虞幾千餘人嘉靖間沅州添設帥府其他可憑之險武陵東為張
 復調百二十人兵分勢弱隱憂匪細
 若城秦白起遺將張若築此拒西為司馬錯城秦使錯與張若伐楚
 楚後漢梁松伐壘又修之
 扼五溪咽喉馬南為善德山其上有南城宋宣撫使韓宣以城守不
 援後又修之
 南城潛水等處各桃源西南十里為白馬渡南一百二十里為高都
 設巡簡司今廢
 鎮設巡簡司元置麻溪沅江西三里為劉公城相傳昭烈嘗徇武陵
 蘇溪巡簡司今廢
 因立城元置齊龍陽東北二十里為昂港口西北四十里為小江設
 湖巡簡司今廢
 巡簡其為堡十有四○為橫山○黃港○龍渡○鳳橋○羅平○黃公
 ○濠州○芙蓉宋置則一方防禦之要也乃其營伍單虛當有軫長
 礙溪峯花岩堡今廢
 慮者矣國朝初總制官胡汝招撫七十路頭目并陳友諒漫散軍共
 十人為守後調蘇常軍又調襄陽軍補後并各處充撥肆備

者合旗軍五千六百三十人有奇後調靖州廣西道州更戍旗軍洪
 沾明山沅江哨守旗軍各若干人嘉靖二十八年添設總督軍門議
 本樹棟選旗軍一百二十人分為二班行委指揮二員每五箇月輪
 換國隨今本樹旗軍較之原額十喪七八見在者止有一千一百零
 一人僅足以充靖廣道沅等處更戍之役巡捕巡江及洪沾等三哨
 調撥不敷則抽選近州充實營伍預屯屯操并舍餘丁壯者補之頃
 年鎮守諸苗株出劫掠特其崖數屢抗王師每遇
 征討本樹旗軍悉聽調用軍伍空虛識者憂之
 常德之西南塚
 接五溪其諸蠻錯居獠狡樂禍自漢已然非可以禮義法制柔也至
 於岷江泛冒橫束洞庭辰沅諸水靡所注洩則逆而陸浮故龍陽武
 沅歲罹水患於是當事者為脩槐花大園小沈西湖諸堤捍之然後
 阜隰田廬不至為水腹吞沒者以防固也顧水之害至也民或知先
 為慮他徙以避即跋涉爾猶能扶旄提倪以幸旦久而地無重兵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三十一

諸蠻群不逞梟張境內風馳雲駛鉅鏃相逐元將何恃而膺禦之
 故防夷之策視防川尤宜慎固焉
 辰州府為武州之障蔽據溪峒之上游重岡複嶺截然險峻諸蠻據
 此叛服靡常崇古患之唐于此置都督府歷代據地設險以陰折其
 躡躅之學往事誠可鑒也宋乾道中前知辰州張木即請歲增給民
 人分屯廬溪寺處以防諸蠻庶使邊患永清可免異時調遣之費康
 定中辰州蠻酋彭仕義內寇命校書郎雷簡夫往至則督諸將進兵
 築明溪上下二砦據其險要拓取故顧麻陽蜡爾鎮軍銅平諸山為
 省地石馬嵩五百餘里仕義內附
 苗巢穴周迴千數百里懸崖高道最著梯比嵐瘴蒸鬱陰雨恒多視
 諸溪峒獨稱阻絕往來晦冥據險為亂嘉靖初山苗龍求兒借稱

酉陽諸蠻連巨各寨流毒三省皇上震怒特命臺臣萬壽會同都御史車統調集兵糧兼行剿辦於卯永順保靖土官彭宗舜等取火攻克之按萬鍾疏有曰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九個月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五萬攻圍四個月勦少無多今切擬用兵六萬期以半年臣博訪各賊巢穴如蜡爾等山接連三省當其險絕之虞賊實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效乃賊兵三萬大抵以剿之威行撫之思今雖平定但地方大壞極難安易動難安目前雖已寧帖而後患所當預防遂條上方略專意防守不事征進後至丁未遂大用兵兩省騷動迄無成功萬又嘗有書與中朝人士其畧曰苗賊巢穴如蜡爾雷公等山峒接連湖貴四川周回千數百里徑倍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攀狹路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曲澗在在皆然麟火梯比殆無空隙人非側有僕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聞雖有長技莫施審據軍前漢土官員曾經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山峒之險峻各省亦有之至於竹箐之深阻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巖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補而已悔慎但過稍陰而霏霧迷漾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冊

湖廣上

三十三

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推魯魯易於牢籠自正德以來遠方多故土官征調皆藉借此苗以為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構讐各厚餌且苗以助攻殺因而起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伎倆亦高賊所窺破無復畏憚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指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給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況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酉陽平茶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有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嘗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料不能多故為此言其狡夷匪測嗣後專命大臣一人總督而制禦之尋以事寧召還久之以憲臣領其地而群苗底定矣其諸地險府城西南百三十五里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劉尚城今城雖廢亦足西北三百里為高巖鎮設巡司西三百里為鎮溪設巡司為大刺鎮設巡簡司在保沅陵南城外為南水關西為西關一百八十里為浦寨一百九十里為黑栗寨百三十里為麻夷狀寨皆夷人出入之衝為池蓬寨設巡司西北百二十里為司明溪寨俱時置今設二百里為會溪鎮寨設巡司三百五十里為清水堡永樂初置房屋辰州衛成撥盧溪西二十里為徭僚寨九十里為河溪寨設官軍屯守控扼蠻夷簡司二百三十里為鎮溪軍民千戶所宋於此立寨本朝洪武中建長石峇冲等四百北三里為虎頭寨元末兵燹土人楊添西南三十里為院場坪設巡司一百二十里為招諭寨西北百五十里為子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冊

湖廣上

三十四

皆宋建為蠻夷南三十里為蠻溪堡入四十里為新池堡○六十里所居保障遼固簡司西南七里為陰隆江堡在鎮溪千戶所又四十里為爆竹堡○七十里為牛隘堡○七十五里西四十里為寨陽堡以上十一堡高南陽堡○八十五里為大四堡西四十里為寨陽堡以上十一堡辰溪東南一里為渡口鎮設巡司淑浦東二十里為紅旗洞五代馬希武陵諸蠻至此屯兵山三十里為鎮寧堡設巡司南四十里為據老寨高春平可屯數萬人八十里為龍潭堡設巡司北二十里為長坡隘又六十里順溪隘八十里為龍潭堡設巡司北二十里為長坡隘又六十里東六十里為思溪隘又為油良隘○八十東北六十里為濠口隘沅州西為西關洪武初建以議往來二十里為若溪寨一百里為漿州寨本唐壽州後改曰東四十里為羅舊站堡西四十里為白茅灘哨

堡又五十里為冷水站堡○九十里為晃州西一百二十里為鮎魚
 站堡又一百三十里為南寧哨堡○一百五十里為西一百九十里
 為岳州哨堡○入二百里為梅溪站堡○二百一十里西二百三十里
 為平蠻哨堡○入二百四十里為德勝哨堡○永定哨堡○二百五
 十里為相見站堡○以西三百五十里為柳塘站堡○入三百八十里為
 上六堡俱隸鎮遠衛○西三百五十里為柳塘站堡○入三百八十里為
 二堡俱隸黔陽西南四十里為托口寨九種諸蠻之衝東南五十里為洪江
 寨北二百步為黔陽堡南二十里為竹灘堡東一百里為安江堡
 安江頗設巡簡司以上三堡景泰初因溪峒獠賊麻陽東北五十里
 出沒設立俱隸沅州衛歲撥官軍哨守鎮守為嚴門寨設巡簡司餘寨五十有四為陽民○鬼板民○鬼者民○挑枝
 民○新寨民○高遠民○平即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册 湖廣上 三十五

頂勒民○大哨苗○孟洞苗○小積苗○高岩苗○崇山衛苗○東
 和苗○彪山苗○下水苗○板橙苗○紅岩苗○沙溜苗○盤孕苗
 ○西酉○排那苗○大畧變○中畧變○小畧變○燻木坪○老麻
 苗○亞保苗○谷扯苗○小五圖○孟叟苗○惡黨苗○冷水溪○
 地耳苗○昔即苗○毛江苗○大五圖○吟囉閣岩洞苗○板栗苗
 ○團溪苗○小八坪苗○彬木苗○亞吾苗○田保苗○留紋洞○
 科鐵嶺○大塘○盤營苗○老奔苗○凡為關三堡三十有六寨七
 十有一隘八巡簡司十有六 夫五溪種落寔繁有徒大率皆槃瓠
 後恣睢而驍鷲上下山阪捷若猿騰輕若鷲舉時出搖撼為齊民憂
 故歷代為戍守之區嘉靖間諸蠻嘯聚狽突蟻合數兵之無功迺
 簡命大臣開府于沅檄諸道軍深阻深入以次底定噫亦勤矣聞諸
 蠻初起慮戍卒譙呵往來以利還或以所擄為謝久之益狎迺結

諸奸豪今先事為鄉導稍弄食民之蓋藏以寧我兵異時當事者慮
 激生變因幸一切子之撫以苟目前生是諸蠻有所恃愈益驕恣不
 逞矣此其釁蓋華人階之豈盡蠻俗悍哉今威畧震疊諸徼外皆奉
 約束齊民嬉然獲就衽食無他虞第先慮而設防則蹟諸前事察其
 所以階之者毋履蹈焉可矣
 長沙府古有苗國之南境為宋重鎮宋傳云重湖通川陝之氣脉九
 鎮之重洞度援東南都會之上流巨寇據以為亂故今五嶺三湘之間
 皆長教大澤寇每乘之嘯聚奔駛國初湘鄉土苗易華及陳友諒
 降臣周文貴俱叛上命楊瑄張
 勝宗討華平之文貴復攻掠辰州上諭瑄曰湖南地接溪洞特險負
 固叛服不常宜多方以取之壽其山寨絕其樵採烏合之徒志在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册 湖廣上 三十六

據既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剿捕脅從開釋收復鎮靜以綏遠人於
 是環與張彬分兵進討諸洞蠻皆潰文貴遁走寶慶洪武二年陳友
 諒故將饒昂臣以茶陵叛潭州指揮嚴廣討平之於是劉陽土苗黃
 寧茶陵鄉土苗譚悅道湘陰土苗吳仁璋湘潭土苗劉玉湘鄉土苗
 李祥攸縣土苗王崇德皆附嘉靖中 為封疆計者其當申嚴防禦
 於此矣外此險而可據者長沙距縣十里曰北關東五里為東關西
 五里為西關北二十里為鴉羊寨西北九十里為橋口鎮設巡司善化
 東四十里曰關山見南五十里為暮雲市簡司西北五十里為靖港
 唐李靖討蕭湘潭南二十里為下攝鎮簡司湘陰北六十里為營田
 鎮設巡司劉陽東百五十里為程家寨簡司醴陵北十五里為石門關
 二十里為建安寨高三百餘丈周十里五十八里為五溪一名軍山
 許元末民避兵處

五溪漢晉西曰西山唐李靖嘗九十里為涿口鎮設巡司益陽東南二

營于此里曰龜臺山相傳吳魯肅西南五里為瀨潭漢昭烈入蜀留關羽鎮

陽長沙零武三郡羽爭之吳湘鄉南五十七里為武璋市設巡司攸縣

使曹肅屯益陽以拒關羽為大洲堡嘉靖甲子都民劉庚甫戶丁百餘人結黨作亂僉事苟延

東二十里為芙蓉寨三十里為鐵釘寨西六十里為香爐寨南四十

五里為鳳嶺鎮設巡司安化之險隘曰梅山梅山在宋環列溪洞然寧

聖猛錯處非所以限華夷同風俗宜開招而統領之議遣中書房檢

正章傳措置會湖南轉運判官蔡燁以圖來獻適以博察訪湖南北

東輝領湖南道轉龍塘寨宋茶法嚴甚邑伊溪中山濱江東坪產茶

運副使合謀經制不種而生味稍佳民趨其利奸者乘間嘯

聚至抗巡尉督不執黎虎將賴文政因而為亂殺掠為患大帥王侍

即奏於濱江龍塘建寨命將統之歲一易戍民賴以安宋諸寨柵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三十七

險要地寨有團保東八十里曰司徒嶺崇岡峭壁鳥道崎嶇宋上將
守禦以備盜賊
西五里為梅子口寨東南七十里為七星寨東北九十里為守溪寨
西北百二十里為白沙渡寨西南九十里為游浮寨五代垂僚為邊
之因立五山一百二十里曰黃羅巖前南五十里曰大霧山峻巖深
寨以防禦
常覆其上宋建炎中金騎奔陵東八十里為視渡口設巡簡司又為
至境劉廷佐駐兵于此
虎背○嚴和○古城○老虎○白石○高水○仙
女○會仙○麻石右十寨元末置俱州民避兵處凡為關五堡一寨
二十有二巡簡司九長沙土野沃竹下有洞度之輸泉源漢出
山阻故鮮水旱稱善却其民機換而事錢簿以殖衣食無所仰於四
方乃他方游民徒手張順就食其間居停之家初喜其彊力足以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南畝往：僮客畜之久而游民多智辨過其居停主人其主人亦遜

謝以為不及因請諸賦役願與共治或就硃確荒蕪田予之墾而代

繕其賦不以實于官及其久也游民或起家能自稼穡異時居停者

或稍陵替致相傾奪間有田則游民業也而賦役皆主者任之故土

戶強則後客：戶強則累土訟獄興而不可止者其來漸也嚴其強

弱而均之因業而定之籍毋使蒙冒而爭焉司土者其加之意哉

寶慶府介衡靖辰永之間有輔車之勢地若僻安而境內武岡城步

諸徵路洞苗蠻彈壓是取焉宋以大猗洞地置五寨則戎備之嚴所

從來久遠矣其為設險則邵陽之堡三一白水○沙平○永靖各設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三十八

年知縣歐陽模於城外四方北八十里為隆回鎮設巡司為巨口關在
各設守望樓一座以便巡邏
寧五東為白馬關安平新化之隘五隘○擊鼻隘○道田隘其堡
三黎平○花橋○紙錢各設北百里為蘇溪設巡司武岡之堡六○九
官一人督領操丁防禦
溪○白倉○歐嶺○太平○東百五十里為紫陽鎮設巡司南六十里
安樂以上六堡設官軍戍守
為石門設巡司北四十里為四破口設巡司城步攸靈洞阮口苗路凡
七城步苗路四曰風界○塔溪沖口○大古山○連荷山大水洞
苗路三曰舊宅界溪山○斜頭山○洞頭山七路原設款丁共計
六百二十新寧隣接苗置哨守二所衡州哨守千戶所○長沙哨
人守把
之外每半年輪撥千戶一人東九十里為靖位鎮設巡司百二十里為楓
領班軍百餘人哨守
木嶺關皆其可據者焉屬邑與西粵全州接壤是以山徑洞壑割枝

間有警，朝議勅武臣分間防禦，凡為關三堡十有二寨五隘五苗路七，巡簡司六。邵陵地控谿崗，其管策諸蠻荒，禦弗率驚，抗莠莠蓋自古患之。國家分布戍卒，遮列險要，斷其出沒，責以衛所而詰戎憲，臣與即邑長吏特謹視之，為備蓋甚設也。顧其重趺累繭，歷險捷飛來往，飄忽莫可踪跡，則吾所為防禦者，豈必逐：然角技於山阪為武哉，要務防吾之戍卒，使其守望偵謀，咸有實伍，毋事虛名，其陽戍而陰翼夷者，必重繩之。民有矯黠不逞，竄身荒徼，以遁賊後，或年為奸利，潛與引導，令保伍以實聞於官，不爾發，且連坐獲，導夷者以獲夷之賞于之，而又令各以便選地，力為團與戍卒，則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三十九

勢聯絡法度修明，諸夷將懾息矣。

衡州府控引交廣聯絡溪峒，而徭獠依山負固，竊發為患，守者恒豫計之。嘉靖中，兵備副使陳柳嘗于漢武之地，督築垣塹外，其險有可憑者，府境西八十里曰鍾武城，漢置縣，漢末賊嘗相江東岸為江東鎮，設巡南二十里為松栢市，設巡衡山治南為嶽津鎮，又為雷家埠，簡司未陽西南五十里為羅渡鎮，簡司安仁西二十里曰楊梅峰，前西為月嶺，其上寬平，邑屢遭寇孽，正德中，相公山寨，諸葛武侯南五十里曰曹婁山，山勢險峻，徑路幽僻，舊七十里為潭湖鎮，北三十里為安平鎮，各設巡，鄧縣為黃煙堡，歲撥州衛百戶，桂陽東一里為匹

袍峒，在歸善鄉，相連桂陽，與江西接壤，其峒乃上德所轄，近年因率兵夾攻，東一百里為魚黃峒，在歸善鄉，近江西大庾縣界，正德中始平其穴。峒田連阡，居民之膏腴也，北八十里為泗洲鎮，簡司南六十里為牛橋，設巡臨武西北二里曰舜峰山，舊名千仞，其上平衍，邑民為太平營，在官山後，知走馬營，先在板寮營，以其地不據險，今遷走南五里為鷄頭營，近撥殺打手黃茶坪，此地有鎮守館，嘉靖中，知縣譚孔言揮一人領三十里為韭菜營，西三十里為水頭營，近撥殺打手西北八十里為兩路口，設巡藍山北四十里為乾溪，設巡簡司入西一里東二十五里毛俊堡，各設巡簡司。凡為寨二堡一營五巡簡司十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四十

六 夫翼軫之精，下當衡山，據五嶺之上，游跨兩粵之裔域，故湖南奧區，稱衡州焉。乃其俗雜三方，地紆路繁，巖居谷飲之子，徂習窮僻，憚於檢押，聞官師則震懼，望公府則惕息，故多束手而聽於里魁，請以服勤所得，共賦役，佐以食飲道里，用度諸費，予里魁代之輸，額里魁非盡行誼人也，間取而乾沒之，急則以為己輸，而以逋坐原予者，官處齋閣，按籍而責徵，則逋負明列，命操練而逮之，彼其人至亦不知謂何而積逋至此，不已則飲泣稱貸代之矣，故甲之傲里者固十有四里之噓甲者，則十有九，而山谷之民為甚焉，司牧者其儲神察之也。

永州府據瀟湘上游，地引洞庭，吟接西粵，接廣西而山，徭洞蛋窺伺

劫後昔元成宗時湖南寇亂騷夷永寶而左丞劉國傑尋討平之當時制禦方畧今可以不講取元成宗二十五年湖南盜為一併作亂國傑破之斬首萬餘衆悉降乃相要地為三屯在衡曰清化永曰烏符武岡曰白蒼連其衆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播種使賊不得為巢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險在四境者零陵北七十里為高溪市簡司和陽治東為歸陽市六十里為白水市北六十里為江相市百里為永隆太平市簡司東安東南一百里為蘆洪市簡司

道州南四十里曰蔣居山地名四眼橋本州要害首稱之聯絡九疑淵藪居民其上為四營滴水營清邊營又為鎮南營知州羅斗歲受其害其上下為四營周塘營中軍營又為鎮南營知州羅斗精銳者守之又營陽鄉有白鶴營寧遠北八十里為白面寨簡司為營樂鄉有營樂營俱有哨守官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冊

湖廣上

四十一

太平營正德間建又為扼蠻營永安營桂里營大陽營漢口寧遠為楚邊境知縣周諒慮其有警請建營以控制之為演武營濱江山谷險遠界于兩粵自昔徭民雜居時肆標掠嘉靖辛丑知縣李公相其山勢環合處關路樹營募兵為鎮嘉靖息遂入為營十望墩振騰大富銅鈴勇敢三千平定以隆坪隆慶三年建道通新田二營萬曆二年營永明南八十里曰荆峽鎮山兩岸對峙若城壘相縣事知州蔡光建扼僅通一小江泄桃林扶靈之水西入廣右曾永明之閩隘為桃川市簡司巡為白象堡西昔差鎮官照寧中省之令寨兵禦守焉簡司巡為白象堡西為白石堰簡司營十有三萬山潘家斗里巖口靖西石螺土寨小水苦子茶板峯牛山置江華南六十里為錦岡鎮百里為濤墟東二百里為錦田寨各設巡營二十有四高寨神仙山父白芒金鷄車威○豹○鎮遠○折衝○克敵○靜南○莫中○九為堡一營六

十巡簡司十有三異時言者以永郡為古蒼梧之野當湘離之交唇齒全挂請割隸粵西天子下其章令兩藩熟計以聞時楚中議者以衡永壤接求即割則衡陽孤即酉陽邵陵將鮮屏蔽聲勢不相貫且永民世楚已久一旦隸粵慮土俗弗宜請如故便從之故永之不改隸者勢不可也若乃復嶺長林岨介蠻落時或掃突以驚耘牧而馬鞍嶺荆峽鎮尤稱要地嚴兵防戍及今宜為石畫焉

柳州地當五嶺之交蜿蜒磅礴連亘江廣峰巒陡絕其間隘獨稱險阻孫賊峒蛋棚居山巔斷木懸石俟過者推登斬繩雖千萬人皆什壑成窰以是易肆標掠正德間播人東自龍泉萬里大度南自保昌曲江仁化樂昌乳源西自連州連山陽山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冊

湖廣上

四十二

遠藍山臨武北自桂正德初奉命征者不敢擣穴遂蔓延莫夫久陽常寧劉掠大肆之臺臣會兵夾擊其患乃息正德間都御史秦金會同南贛都御史與寧之新溝以扼其路賊還伏起殲厥渠魁馬先是土人龔福全倡亂偽稱大王與其黨劉福興等據烏春山臘栗寨等處十二年秦金奏聞即詔金討之金乃駐劄柳州分佈諸將討以前哨守備指揮王翰監兵副使陳壁自桂東進左哨都指揮王廷爵監軍參議黃質自桂陽進右哨守備指揮李璋監兵王濟兼率承順宣慰彭世麒兵自柳州進後哨都指揮劉宗仁監兵僉事顧英自臨武進又以參將乃能副使傅德駐兵兩路口築壘而右布政使方璠督餉不虞其險可據者州西八十里為石波鎮簡司永興西南五十里為高亭鎮西北六十里為安福鎮簡司宜章東六十里為赤石鎮西南八十里為白沙鎮簡司南八十里為芭羅堡洪武中置從知縣王均寶請

縣東八十里為里田堡正德間調長沙北隅為召募堡即宋之永化八年設守禦千戶所調茶陵衛後千戶所西南九十里為黃沙堡五百戶官軍戍守黃沙源隸焉今廢南三十里為栗源堡洪武二十七年因杜回子冒孫嘯聚為寇命調茶陵衛官軍防守○又縣西南六十里為鳳在城為瞿塘哨荆州頭管東二百二十里撫和管東三十里紫溪營哨正德間奏調官軍輪班戍守之要害曰新溝東五十里連桂東之境曰八面山其上為馬磯堡山最險峻延袤二百餘里登之可見於山間建堡○又建永安北三十里為州門設巡南五十里為滁口堡二堡歲撥官軍守禦而設所為廣安守禦千戶所洪武末年桂陽縣鍾均道擾亂詔以漢連官軍千人往戍遂留七百員名而設所為廣安守禦千戶所漢連官軍千人往戍遂留七百員名中流寇復亂請調長沙等衛官軍五百員名而以黃州指揮二人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四十三

之分班防守今茶陵衛指揮代之○按本縣嘉靖四十一年廣東寇寇竊發推調陽山殺手五十五名督管社稷壇廟通來侵毀遺址而殺手沉食之兵盤踞險要當另東四十里為益將南四十里為長遠險地廢於事神治民為均便也

樂山口東北四十里為濠村西北六十里為鎮安以上四處各桂東北五十里為煙竹堡東南三十里為寒口堡南四十里為新坑堡三歲撥官軍戍守○按縣界八面山中有三洞曰上曰中曰下舊案素為賊窟嘉靖末中洞徑黃積珠等大肆劫掠署縣事訓導時化成以聞南贛督撫陸穩密令武生周以臨撥御官周珙及周延論等生擒積珠等一十七人械送軍門梟傑于市陸慶丁知雷家洞上下連各洞並謝福通等結聚剽掠事聞東八十里為高分堡設巡凡為堡十哨南贛軍門吳百朋取次剿平

二營三巡簡司十有二 負山之民質魯而多勁非獨習尚亦風氣然此脩教設禮漢史所以循衛城也今操漸於熙化庶埒中州顧其

地遠京師七千餘里主爵者類以荒僻擬之銓授之際無所選擇故州邑長吏大抵皆循習故常輒托於孤遠往無以自見蓋祖宗之所重而時俗視之以為無當于緩急也即有不御之權將安施采靖州古唐渠陽軍據辰沅之上流為重湖保障南服要區與蠻壤相犬牙夷人族種蟠踞溪峒道路阻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不能長驅且其境與宜州羣苗相接勢成犄角表裏為患是以宋人議棄渠陽非以不便於攻守故取耶乾道八年知貴州陳義上疏言渠陽民不服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重僚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當重守臣之選崇寧初成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于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百人以備屯戍其山悍者以州郡不能制遂慢守臣反通徭苗以擾編民州郡飛白主帥不敢治比得報已晚矣故戍兵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四十四

肆其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為用臣以為宜聽守臣節制使帝嘉其言蘇軾論渠陽蠻劄子云訪渠陽諸夷蟠據山間道路險絕昔郭遵知即州固於揚光潁李誥自沅州入境過界即敗夫遠誥皆西北將有敗而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得戰又不能守老矣貴財漸至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之兵不下數千義難棄之屬中為魚肉要使略行討定使之畏懼守首出渠陽兵民然後可行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群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將相兼守鎮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欲以中國強兵敵之終不得其成然此可以智伏臨事制宜難以豫度也又聞渠陽諸蠻與夷州群夷相接宜部族繁多與渠陽諸夷合謀作亂勢亦猖熾卒難剪滅乞指揮廣西兩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非與協刀亦不為無益其後峒苗倡亂州城幾于失守時當事者若邢公勢處孤危乃能奮發利禦迄於凱旋抑亦控扼險固致然也宋靖州教授李誥平蠻峒姚民教等及諸團爭附為亂其衆數千其鋒甚銳前守司公景輝遣戍將田琪暨州兵守峒崖又進守西樓以斷寇路增障設險募忠

義乘城且告急于朝而乞兵上司軍書羽檄接跡于道諸司各遣官招撫而夷情反覆侵侮不已會景輝領討欲還有旨趣今守邢公遷上上併詔司憲下常德府盜賊司合兵掩捕四月刑單騎來次三田越二日至于貫堡未及戰而戎將田琪冒險輕進為姚家團所擊琪死黨奔者歸舉城震駭和獨奮然開虎符收潰卒酌之酒而授之戈勉以忠孝使軍事刑官舒頤祖盡率以從又荆鄂之兵始至城外者咸督發之冀日復扼西樓賊乃不敢越境是日孤城殆不可保已而倭人獲之隨情中峒覆其巢穴追逃盡署大小丈川還取挑溪堡所過皆望風警備乃即築臺數處以受其降卒復置寨守而歸其市民既畢勞諸酋長引民數萬於寨門外而傳其首於辰沅于是東至金竹峒南至羅龍龍巖西至湖耳諸道國初苗夷倡亂旋平定北至林源三江咸洗汚俗而為新民矣

洪武二十五年靖州山寇王漢等叛三十年古州苗乃界伍靖之間厚增兵衛靖州衛銅鼓衛伍開以險絕苗路守以州牧參以武帥靖州有恭 麓城建堡據地設險則在昔議棄之地皆今日貢賦之域將駐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四冊

湖廣上

四十五

也其諸可憑之險州境西北一十五里曰飛山前北十五里曰香爐山諸苗順西一百二十五里為零溪簡司北四十里為金灘堡一百五十里為茅管堡會同為豐山堡南三十里為連山堡東北五十里為洪江堡西北六十里為浪江堡西百里為遠口堡簡司北三十里為五招堡六十里為相見堡已上九堡永樂間都督梁福西南六十里為地靈堡西七十里為黃強堡六十里為黃搭堡九十里為鎮遠寨設巡東九十里為若水寨設巡通道西南五十里為散溪寨路通簡司西北五十里為播陽寨設巡城之外有長安堡常德衛官為流源堡已上二堡嘉綏寧一百一十里曰楓木嶺苗戎出關為東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西關東北四十里為黃石堡又為關陝堡○藍溪堡○多龍堡○又縣荆州衛城步東北二十里為武陽寨一百里為老鼠隘北八十里為青坡寨簡司西南百二十里為臨口寨簡司若瀕州衛所曰銅鼓四面相距之地與貴州相犬牙皆群苗出沒之所湖北要害之地也衛城四圍高山可以屯兵城東三里曰楚王山上舊有楚王舊壘○四里至楓香堡先因水冲苗夷為患設立堡城官軍輪班哨守○四里至黃泥關山隘可據為固○五十里至糾坡堡先因吳峒苗夷為患嘉靖初年設立堡城官軍輪班哨守○百里抵靖州治○西為石炭堡為管寨為山洞屯西八十里抵稿洞苗寨○一百二十里抵清水江深山叢林係生苗巢穴江水可通竹木解筏至靖州所屬遠口堡○大江南三十里抵貴州亮寨苗夷長官司伍開衛設撥新化守禦千戶所捍禦○五十里至統寨守禦千戶所○一百里抵貴州黎平府赤溪長官司地界聯結苗寨其曰伍開寔諸蠻之咽喉通撫山路三百里可抵貴州鎮遠府治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四冊

湖廣上

四十六

臣專命裨將掣甲士千人以往武衛用奮令號乃行按僉事陳東閱靖戎戎仲春大中丞顧公由武闕入靖其為堡四曰羅圍曰鐵爐大閱武于西郊吳命守備表往鎮武開二堡歲委千戶二曰寧溪隆里所原設邊寨洪武間欽調本衛指人領撥旗軍哨守曰寧溪隆里所原設邊寨洪武間欽調本衛指靖以來牧寧通因寧溪地方山菁險峻苗匪出沒剽殺商曰苗坡九賈家將衛門議設茲堡借撥隆里哨軍防禦民患少紓矣曰苗坡九為關二堡二十有九寨七隘一巡簡司八國家之設守令也以州境山川險錯蠻落鄰接故不以屬郡而直隸于藩司蓋寵以事權彈壓荒徼為遠氓計也顧諸蠻性習難推結侏儒犇悍非制而指心為約刻木為契即終身不渝豈盡與人類異秉昇哉所貴司牧者曠德震威先聲風馳制諸未發而避險列戎日隄備之玩者必法彼荒憬

之衆其不城伏而屏息無幾也乃若州去藩司方千餘里歲時建白
例必得請乃按章行之固也籍令捍禦機宜睹於眉睫必候報可乃
舉得無有日中弗箕生致失時之慮者乎誠急假之專斷弗束以格
例寧獨渠陽守令便也即事功可冀矣

施州衛介荆梁之會東連南郡西蔽西陽南北並連溪峒軍民錯居

本朝廢州置衛詰戎兵以鎮蠻夷軍皆選諸內地令城嘉靖中增

設守儀尋命參戎轄制悍衛法意深遠矣先是四川巡撫劉大謨巡

奉欽使改調九永守備一人於施州衛駐劄鈐東川湖土司未幾

大謨用副使柯相等議會題疏畧云施州衛并各土夷司地居險阻

世類大羊屨出境搶擄人財該管官員既無鈐束之方且有通同之
獎原議添設守備官員似乎名位頗輕徒爾紛更無益益合從今議添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四冊

湖廣上

四十七

設參將一人請勅於施州衛地方駐劄武備嚴乃其戎備固在

明遐邇懷畏而地方可保底定軍民永賴無虞矣

溪峒鄰壤焉取諸可據之險東曰連珠山其上為五峰關東南二百

里曰東門山山有閣相傳一百七十里曰石乳山上有西北三百里

曰七曜山其上為梅子關三百五十里為銅鑼關右三關奉節西為

老鷹觀大田為深溪關西陽施南東百里為小關散毛為散毛關

忠峒為土地關忠建東南三百里為

勝水關三百里為虎城關三百里為野熊關三百里為野牛關右四

境忠建其屬五寨土司者曰陰隆江曰杜望曰滑石江各設凡為關十
有四巡簡司三

水利

武昌府○水經云江水又東得白沙口注右還赤壁山北江之右岸

北鄂縣北右得樊口○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右岸有厭里口安

樂浦○又東過下雒縣北○江夏縣○大江沔水自嘉魚入江夏境會

城舊持金沙洲障之通來洲從水泛橫流直衝江岸侵蝕城趾岸石

崩陁屢行覽治而城患恐未已若城內明月湖水起頗有長堤障之

平湖門注五○堤三○長堤在平湖門內政和間江溢漂損城

可免城之患矣○堤三○垣知州陳邦光縣令李基築以障水至今

賴之○郭公在湖心自長街東至新開路二里宋都統制郭果所築

因以氏堤○萬金在縣西南昌堤之○宋紹興間使大軍築之建歷

亭○武昌縣○大江濱水田地多致淹沒○堤七○東岸即義堤在

梁頭山下○石盤在縣東五里○南湖橋在縣南二里○丁橋在

縣西七十里以上六堤歲久湮塌萬曆二年知縣李有朋重築○嘉

魚縣○大江歷陳家以入江夏界近世沙漲橫亘堤三○通江在縣

山至魚山驛高九丈許廣三之翼之以柳弘治中知縣姜溥築嘉靖

癸丑知縣吳翰重築○新堤在縣北地勢卑下其承上流若建甯不

數年溢為湖澤春水泛漲與蒲圻咸寧江夏三邑均罹水患宋政和

間知縣唐均集四邑之民築之靖康兵興堤壞至乾道初知縣陳景

去舊堤三百步因兩山距楊家潭上橫巨為堤是名新堤○成公堤

元皇慶元年知縣成宣築堤因氏馬山自馬鞍山下自三角舖捍護

四邑天順成化水蓄堤圯弘治間知縣姜溥首白于都御史謝綬補

築閘三大高一丈餘環堤植柳正德間復地會岷相二水漲迫湖濱

濱江田地被淹民逃賦缺于時都御史吳更舉上疏請築之疏下撫

按委官查勘修築近復為洪水衝決隆慶辛未知縣劉元相申請修

築萬曆癸酉知縣楊光宇勸議江夏成寧蒲圻嘉魚四縣○蒲圻縣

協築每年各縣于均徭內編銀募夫詳允自萬曆二年始○蒲圻縣

○蒲圻河至陸溪口出大江邑西北近水西良黃土阜澤等處最稱

旱下田易浸沒春夏之交自崇通而下積雨泛溢動輒經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四冊

湖廣上

四十八

旬為山水害自沔漢而上川江漲入由北而○咸寧縣○西河水泛
東為江水害乃承天堤防又以壘水為害也○
崇陽縣○崇陽河出通城至壘頭山下有石洪灘
旱則可以灌田○
興國州○長河州境多水然皆灌於長河而水之勢差殺矣長河自排市
以下河較寬水易洩不至為害其排市以上若鷓口慈口龍港山溪
等河春兩決旬則山水暴漲田禾淹溺無歲無之甚至有樹拔樹木
蕩徙廬堤三○樊公即朝天堤在州西五里古龍閣下有石橋在
舍者矣○未駐兵久圯永樂間知州樊維修復受名焉○恩波在
州東北半里○良薦橋州北二十○大冶縣○縣前河○西源於西陽
里隆慶元年州同王可大重修○
洪濱橋合流而東至縣前為金湖直放滯源
口而入于江兩山山水突發滯河者定其害
漢陽府○水經云江水左逕上烏林南○東逕大軍山南○左逕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十四册 湖廣上 四十九

人山南○又東逕魯山南○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太湖及東合瀝口
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東逕瀟陽縣北東南注于江○水又東湖水
自北南注謂之嘉吳江○漢水又東逕沌陽縣北○漢陽縣○大江
與大江會於郡北漲則瀟陽為旱窪地之害○湖一○官弘
治時湖可縱舟遊城內水滙於湖乃自水門入江自瀟湖居民各於
屋後培土拓溝而湖遂堙今才存一溝耳近年城屢地以水無所蓄
而溢也堤十二○免弱在縣北二里正德初知縣蔡欽築自鐵門關
為堤也○接漢水亭今亭廢義民周南佐以石橋其亭所水漲
不圯○東西楊樹○室安○李家○蓮花○青草○山嘴○陵十三○內
石林○帶家○萬家○謝家○鄭家俱在平塘河海所○
作在縣西六十里按舊志改修築于宋淳熙乙未戊申夏水漲崩
冬木柳泰清修之慶元庚申太守趙即條上利害有旨假出戍水軍
修築經始於嘉泰辛酉冬壬戌冬工訖堤有宅置青龍水濟二閘延
袤四百八十七丈高七尺至一丈五尺闊一丈至一丈五尺分層級

天下郡國利病書

以殺怒滿○漢川縣○漢水蓋漢水經堤二○吳公舊名和公成化
城郭始固○
以氏堤一自縣東至觀山十五里一自縣北和公城至劉家隔十
五里吳先築觀山堤路次築和公堤路沿堤植柳復于觀山麓鑿石
甃砌水洪設梁閘以泄水勢入於劉家隔河口布椿板培築高埠以
便行旅○湖堤在縣北二十里楊子港嘉靖乙巳節御史姜儀命于
閘前河至港築湖
境堤夾植以柳
黃州府○水經云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江之有武口水上通
安陸之延頭○東逕若城南○又東過知縣南○又東逕知縣故城
南○又東逕赤鼻山南左則巴水注之○又東逕猷縣故城南○東
會希水口○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又東過蕪春縣南蕪水從北
東注之○黃岡縣○大江城西河七○沙○沙武口○街埠○感化○
舊州長○上巴○道觀俱通大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十四册 湖廣上 五十

內道觀河出崎山龍井經龍崗山陽洩於鮑湖灌漑利之乃每值泛
漲其害於諸河為甚嘉靖癸丑五月霖雨水溢塵市中殺人以千計
田被衝壓堤八○龍觀河○舊州長河○中州○溝堤口○丘陵湖
者千餘頃堤八○龍坑○白米河俱在蕪春縣○桐河在五重鄉俱
知縣簡壩五○毛林口○巴毛湖○黃含潭俱在蕪春縣知縣簡壩
霄修築壩五○修築○只大王在城東南三里安國寺左中有田築此以
捍後湖水漲○紫荊港在蕪安鄉故積水溉田歲○蕪水縣○沔水
久傾頽正統二年邑人素知州率鄉民重修之○
至南漢口入大江水漲沒堤二○王公在巴河鎮春夏水漲民病涉
兩岸學官前水高丈許○堤二○正德甲戌知縣王伯築故以氏民自
江許抵鎮市凡長三十丈廣四大高一丈寬用條石夾植○羅田縣
以柳○萬工在縣西南回風磯上正統乙丑知縣胡奎築○
○官渡河則濱河者間為引水溉田○
接新州長河入團風江熊吉曰縣前河會東北二境之水每春夏驟
雨飄風則怒濤如山者溪之民歲苦墊溺弘治辛酉推官羅翰起沙
堤於中流蓋障之使東也尋就飄沒正德戊寅知縣王世祿尋河之
故而浚之水乃分流欲再浚之以調去新河復浚而舊河之害如昔

於是其有連綿連學之議推官嚴肅復治之開新河固舊岸奈橋短石
 單堤築未固開河之土去不盈尺兩下淖流歲久填塞凡三治迄無
 成功今之議開河者曰鑿之使深比舊河加二馬一臂之土必置於
 數十步之外無使其渚復壅焉每冬涸時濬則水有所歸不待障而
 自東矣水既東則舊河自於積三十年之外可耕牧矣岸無事于固
 也固岸者曰開河以殺水勢然春秋之水豈能盡受乎民居學官危
 若葉卵惟密布松楸于下而以鐵錐引之深入四五尺則基可固矣
 壘石于上每直引二三層用橫石以繫之則壁可堅矣石壁之內實
 以小石亂礫然後以土繼築之水入也過石礫而上則中空可無
 慮也乃募民築室于其上或官自為之與里房舍為東街而溝于其
 室之前若使水潦從溝中行則內陷可無慮也又植木柵于石壁之
 外其末高與崖齊約以橫木每大餘則以一木係諸岸水雖力有激
 則反若三數年之後木朽而吾壁之土與石合一柵之外植高柳根
 日盤織于下而枝扶疎于上可以代木柵矣又立為籬籬屬之有司
 凡木石皆責之受屋之民少有疎失與盜者同罪數年之後俟其
 休養安集然後授其屋以為他日修濬之費則水患庶乎可避矣○
 黃陂縣○縣前河通沙口入漢江春夏水漲則武湖牛湖泛○按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十一

名而河塘股堰以萬計實利漑灌通來豪強兼併塘稍作為丘畝冊
 籍盜報田糧而潑水之澤易濶易涸昔人謂代天施長地力安在哉
 ○黃安縣○河三縣城東里許為東流河○縣東為謝家店河俱通
 兩河口入漢江○蘄州○大江城西壩一湖中寔當孔道方春水起夏
 秋漫浸驛使經行必迂途廣濟方抵州治間以輕船絕渡者往往覆
 溺于風濤先年州民衛益築三壩于湖中便舟子休泊歲久崩潰萬
 曆二年知官顧爾首議修築捐○廣濟縣○河二入武山湖南岸田
 質經始佐以率錢可期就緒矣○長一○武家穴在縣九十里臨江
 可千頃旱則賴以灌溉○連城正壩一上自盤塘下抵黃梅楊家穴
 既初父老陳繼奏濬之以便運糧○長一○武家穴在縣九十里臨江
 時修築以防江溢○黃梅縣○縣前河其源有三春夏山水壩一唐
 思穴自揚家穴至宿松分界○按邑當江漢九江下流故歲苦漲溢
 今壩起自廣濟之武家穴龍坪至邑境之蔡山孔家龍唐思穴清江
 鎮楊家穴雖延亘百里然歲復為水衝決漫沒稼穡民日仰游魚
 蟹中蓋黃梅最下而彭澤水又來突之故其害視廣濟尤酷烈也

承天府○水經云漢水又東放水注之○又東南與白水合○自荆
 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又東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
 西來注之○涓水南過江夏安陸縣西○夏水又東至江夏雲杜縣
 入于沔○鍾祥縣○漢江自北來經石城與北龍母等湖通下至漢
 水利少而堤六○漢江自報恩寺南長三十里舊堤卑薄易決嘉靖
 運所前一長一里○子胥壘東一內有三塘四壩一東一十五里○
 京山縣○縣河會閩流河姚河諸水經治城南下合漢水入漢江泉
 二○溫湯流稻田其收數○五泉○有五穴湯堤五○縣河嘉靖
 推官蒙詢築○小河○林里澤俱在羊亭村正德中築嘉靖○潛江
 中水決更築之○魯班在七寶村○漢江在縣南長百餘里○潛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十二

縣○潛水漢水別流自鍾祥入境經蘆洲河堤八○高氏在縣西北
 高季興所築因氏馬起自荊州綠麻山至縣南沈埠湖延亘一百三
 十里以障襄漢二水○莫家潭長一百丈以上堤正德中布政司周
 季鳳築○夜以口在江漢畔弘治中知縣史華築正德中崩決通判
 趙景鸞改築新堤長三百六十餘丈復增修月堤○白狀院遠臨漢
 江成化六年水決二十餘丈八年知縣江志修○江以院長六百餘
 丈身甚厚廣○班家灣長一百六十丈俱正德中布政司周季鳳築○
 車老院縣南臨漢江○太平院長六百丈正德中都御史秦○荆門
 金墩通判趙景鸞知縣莫物築長一千餘丈正德中都御史秦○荆門
 州○漢水王家堤以障之東南賴綠麻堤以障之爾○當陽縣○
 沱水經縣境與沮水漳水復合入江水○沔陽州○漢水與江水夏
 大則倒澗泛者苦之旱則引水入○沔陽州○漢水與江水夏
 諸湖入漢然沔陽之水界于江漢之間江溢則沒東堤六○長官在
 南漢溢則沒西北江漢并溢茫茫大壑為害尤甚○堤六○長官在
 間舖止約五里有餘高三尺餘兩傍植柳下為水溝之到口起至新

列○高堤即復州故城為堤○江堤自龍洲花堵牛埠竹林西流平
放水洪茅埠王沙九九區長萬餘丈○漢堤自大小朱家岡滄浪南
池九五區長萬丈江漢二堤嘉靖初知州曾詢泰下都御史黃秉修
築後復衝決十九年都御史陸杰僉事柯喬江堤增築黃帥廟何家
澤茅通天井等處又塞茅埠諸口延袤幾五里漢堤增築柴木院道
人腰河諸堤又塞到河口長百餘里○斑堤在州西北四十里白湖
村○景陵縣○城南河為義水○溢為害堤七○永豐在縣東北
縣南自東至南橫長三十里舊堤卑薄弘治間知縣周端增築○斑
堤在縣下白湖村世傳魯班築以防京山○水○古堤有二一在縣
東北上下有到防一名穴河一名蓮花遇旱則貯湖水灌田泛則開
到防淹水勢高則不開成化間知縣姜縮重修弘治間川襄洞廣水
泛衝陷知縣周端重修以救水勢○便堤在縣南車相渡護七十餘
院○議城古堤又名老龍堤在縣西南宣德中築知縣姜縮周端前
後修
德安府○水經云漢水又東南瀆水入焉○瀆水東南逕隨縣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十三

瀲水出江夏平春縣西○南過安陸入于瀆○安陸縣○瀆河遠東
流入雲夢澤會漢水入江山水突發害田稼旱堤一○李公在縣西
則可引瀆田蓋州縣諸河水旱利害舉相同也
知府李重修故以民隄先是○雲夢縣○縣河也○會孝感之水連于
瀆瀆民多墊溺至是獲免
江湖六○孟家○石羊○鄭銅堤三○史河在縣西北三十里安陸
南正德間知縣余推築○瀆瀆在縣西南五里每夏漲北河水由此
樹入石羊湖民田被沒嘉靖間知縣和○應城縣○西河在縣西會
貴德築此以捍之復決王更佐重修
又有揚家河漸○孝感縣○深水俗曰西河在縣湖六○後湖既田
河者咸資溉焉
知縣羅勉以淫塞復加修築○羊馬○白政縣○隨州○瀆水前南
承盧哲修築○董家○東山瀆河○注泉
流入漢江又有六河○扶溝○浮梁○魯城
○金水○石魚○武河皆通州境民利之○應山縣○汶水河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前又有河五○黃沙○方家○白泉○漢東
○大洪舟楫不通噴河者多資灌漑甲集

荊州府○水經云江水自關東逕陽關捍關○又東逕信陵縣南○
又東過夷陵縣南歷峽逕宜昌縣之埭窰下○又東逕宜昌縣北○
又東過夷道縣北夷水從狼山縣南東北注之○直沮水從北注之江
水又東逕上明城北○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又東逕郢城南○又
逕南平郡彝陵之樂鄉城北○又東又合油口○又東逕公安縣北
○大江又得龍穴水口右逕石首山又東逕赭要又左逕白螺山南
○江陵縣○大江城南堤五○新開在縣東一百二十里成化間知
季鳳築長四百五十丈○寸金在龍山門外五代時蜀孟昶得代高
氏欲作戰艦巨筏衝荆南城梁將軍倪福可築是堤激水以捍之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十四

吳獵營分高沙東梁之流由此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瀆沙市為
南海○黃灘在縣東南二十里上當江流二百餘里之衝一決則江
陵潛江監利民為魚鱉誠要害也成化初知府李文儀沿堤鑿石正
德十一年知府姚隆增築月堤三處約千餘丈今勢漸崩頽○李家
埠在縣西三十里自萬城至鎮流砥六十里當水勢之衝弘治十三
年堤決淹溺甚眾知府吳彥華修築堅厚至今賴焉○馬諤云水來打破
李家堤荆州便是養魚池聞係至重○文村在黃潭堤東三十里弘
治十四年水決知府吳彥華修築四百餘丈正德十一年水決知府
姚隆重砥一○鎮流在縣東十五里突出大江數十丈捍激江水聲
勢甚堅水患稍免後居民漸竊其石砥堤少壞正德中布政使周季
鳳重加修築○按杜預傳預都督荆州舊水道惟沔漢連江陵千數
百里無通路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連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
通涇挂○公安縣○石浦河正統初知縣俞雍築堤七○趙公在縣
湖在縣南半里○油河在縣西三里○倉堤在縣東北二里○橫堤
在布政分司以上五堤俱宋端平三年孟瑛築○沙堤在縣東南八

十里正德十一年水漲旋築旋壞十三年撫治都御史汪鑑之季教諭張淵上自灌陽下至新開相距一百二十餘里通修築之○大江禦水在縣東北未詳何代所築○石首縣○長河連洞度年久淤塞上接江陵下抵石首長一百里○平湖○熱堤六○黃金在縣五里元薩正統間知縣盛奇湖三○平湖○熱堤六○黃金在縣五里元薩浚通商民便之○田○平址○五○德彌實築○萬石在縣西五里宋縣令謝麟築○新興在縣西南七十里薩德彌實築以防竹林港水患○楊林在揚林口正德初布政使周季獻創築長百丈有奇○風火在縣南二十里正德六年知縣馬祥築○監利縣○魯百家在縣北四十里其地為水所必百家合築此堤○法○南○小○狀江南通荆江北入沔河一○民居輻輳賴以溉田湖三○沙○咸洪堰堤五○黃師在縣西四十里濱大江歲久湮積正德十一年監生張安上請行修築○新冲在縣西南五十里濱大江極為險要○朱家埠在縣東三十里○龍潭口在縣北長百丈○拾滋縣○川江正德中布政使周季鳳築○把火在縣北五里○拾滋縣○川江岷江至此分為三派復合連江陵入大江一○大堤自堤尾橋直抵江蓋峽水到此展瀉大不利於漲溢矣○大堤一○虎渡堤長八十餘里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十五

武二十八○枝江縣○沱水縣南四里有推烏灘水漲湍急湖一○年重修○夷陵州○浣紗河則赤溪東合水泛堤一○州東門外雅在縣西一○夷陵州○浣紗河則赤溪東合水泛堤一○州東門外里今為田○夷陵州○浣紗河則赤溪東合水泛堤一○州東門外三里當荆襄巴蜀之衝傍有民田成○長陽縣○清江南至宜都入化二十二年知州周肅築行旅便之○長陽縣○清江南至宜都入清○宜都縣○漢洋河入大江溪三○蒼茫在縣東五十里灌田可○白巖在縣○遠安縣○洪巖洞洞泉流出油溪溪一○羅湖一○西三十里○遠安縣○洪巖洞洞泉流出油溪溪一○羅湖一○水出出頭山石孔中○歸州州志載未載水利有溪七灘十有一土人為引水灌田○歸州州志載未載水利有溪七灘十有一上自州至長陽四百里內峽水奔急石踏險惡○巴東縣○巴江在毗鄰水石相激中有石如甕舟行至此多覆○巴東縣○巴江在前九蜀諸水皆○興山縣○泉一○大引流出觀瀾門外會香溪入大江合而東注焉

岳州府○水經云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又東逕彭城口○自彭城東逕如山北○夏水又東過華容縣南○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零陽縣北○湘水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巴陵縣○大江會洞庭諸湖四○洞庭○青草○赤沙○雲夢每無涯為堤四○偃虹在縣西北宋守滕宗諒築○永濟在縣北城隍路水漲病涉弘治間知府李鏡築堤建橋夾堤植柳人甚便之因以氏堤○白荆在縣東南九里堤有橋久圯夏水人遺昏墊成化間知府吳節○臨湘縣○大江至城隍磯東下經此水一○湘江三湘岷沿江田地堤一○趙公在縣東一里元泰○華容縣○華容河南連一水鄉也堤一定間縣尹趙築因氏馬○華容縣○華容河南連歲有泛漲之患乃霖堤五十五○揚柳在縣東北○放生池在縣東桂之潛賴此通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十六

○縣堤在縣河之濱周圍十五里民實賴以免溺○院堤在縣境湖洞度臨大江夏秋水泛民多沾溺有司屢築隨壞正統間員外王士華重修內有四十五院至今賴之○萬庚在縣北十五里○安津在縣西一十都內有十臺九堰皆利灌漑正德十年洪水衝崩田被潰沒都御史秦金措置論民修築○蔡田在縣西三十里○淵德在縣西北十五里○李家院在縣東南三十里○山下大湖畔○斗門在縣西三十里○紙方院在縣西北四十里○黃田院在縣西五十里○美家院在縣東○黃家院在縣西南○上路院○下路院俱在縣西○碾溪渡○胡家院○吳小院俱在縣南三十里○宋陽西小院在縣南○挑樹院○林家院○馬兒院○宋家院○左波院○蔡劉院俱在縣西○許小兒○江家院○陳家院○魯家院○逐備院俱在縣西北四十里○清湖院在縣北二十里○白鶴院○楊家院俱在縣西七十里○新堰院在縣西六十里○白鶴院○楊家院俱在縣西南○黃公院○徐家院○高小院○清水院○杜家院○龔家院○吳家院俱在縣西六十里○柳木院在縣西六十里○馬家院在縣東南五十里○朱家院在縣東二里○陳家院在縣東北十五里○李家院○趙家院俱在縣東○金二院在縣西六十里以上諸堤

連遭水衝正德十三年都御史吳廷舉以賑濟至議令在院者修堤
傷知縣李文洋督修各院田疇獲免淹沒○官橋院在感化鄉長二
百二十丈塌一○安津在縣西北三十里在昔築此以防水患按
一古五十大塌一其地古有營田官職田最高低窪惟堤不崩潰歲
入有○平江縣○廬水會汨水純水入○澧州○澧水至城下合澧
望矣○澧水起偏○石門縣○洞三注五十四○仙女在縣南紫和山下流泉不竭
洞度水起偏○石門縣○洞三注五十四○龍王○獨注五十七○慈利縣○澧水水南至觀音嘴會澧
城為害最鉅○石門縣○洞三注五十八○澧水水南則澧澗為一
二洞出泉泉二○龍王○獨注五十九○安鄉縣○澧水入澧澗而東
甚為泉一○舖前溪為澧澗澗田甚廣○安鄉縣○澧水入澧澗而東
起上接下匯害不下於澧水也

襄陽府○水經云漢水又東逕襄陽縣北○又逕平魯城南○又東
過中廬縣界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又東南流逕黎丘故城西○又南過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十七

縣東北○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又逕郡縣故城南○又
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又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
西○又南過筑陽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又東逕隆中○漳水出臨
沮縣東荆山○襄陽縣○漢江出大安軍下入漢江水漲不免壅城
里餘防堤二○老龍在縣西三里即大堤○宜城縣○漢水由襄陽
漢下入漢江泛開一○青龍在○南漳縣○蠻河經縣至宜城入漢
漲無歲無之○古羊社○南漳縣○蠻河經縣至宜城入漢
者頻受堰十一內武安靈漢於諸堰為大武安即秦將白起攻楚引
其害○堰十一水灌城者唐大曆間節度使梁宗美修之宋至和
間宜城令孫永知萊州增築淳熙間制置李曾伯修靈漢即古木里
溝始開於楚漢南郡守王龍又鑿之宋治平間宜城令朱結復濬元
大德中政院同會○棗陽縣○沙河河連漢江山水○穀城縣○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羊河西流與粉水合連漢○光化縣○漢水漢江水起經縣甚則東
決之堤一○石堤漢水東來李仲○均州○曾河能堰可以灌田
患也堤一○石堤漢水東來李仲○均州○曾河能堰可以灌田

鄖陽府○水經云漢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又東過鄖
鄉縣南○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水東南過臨沮縣界○鄖縣○漢
江由漢中經府城北東南至漢陽入江間河一○澧水起偏東為
江值水溢不免驚城恃有捍江堤以障之○成水堰澧田甚廣
堤一○吳公在縣東南舊名捍江堤成化十三年都御史原傑修之
三百餘丈軍民○房縣○南觀河入漢江○竹山縣○北星河來
入庸水東注水起則溢水一○堵東入漢江水漲濱○鄖西縣○南
早則濱河者可資灌溉○水者每引入堰溉田○鄖西縣○南
門河注六十漢水溢此河與房河苦無大患泉一○如素練聲如震雷麓田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十八

資灌○保康縣○蘇泉在縣後山下民故取水于河知縣蘇惠和側
溉其險遠疏導山泉繞流縣側民咸稱便泉因
常德府○水經云沅水又東北過臨沅縣南○武陵縣○便河一曰
水起不水三○在○朗謂之朗江○沅東流堤十槐花外一里許○柳堤
能為災自龍陽入洞度皆不利於泛溢
在縣東門外通北門○花猫在縣東門外臨大江○南湖在縣西十
五里係官路○屠家○阜前俱在縣東三十里以上四堤嘉靖十三
年大水衝決知縣鍾奎修○趙家在縣西近大江自南湖至河湫知
府歐陽恂修○東田在縣東十五里○長江在縣東二十里春夏水
漲與江相通○宿即堰在縣東九十里過九十七里捍渠二○古史
湖障江廣德二村居民於內耕種知府歐陽恂方任修渠二○古史
全村古名後柳渠又名石英渠唐刺史溫造知朗州開此灌田○永
泰在縣北一十里唐光宅中刺史胡處立開此通灌且為火備西北
二十七里有北塔堰刺史李連增修引○桃源縣○延漢水流入沅
注白馬湖及生渠之水又名開木堰

山水泛溪二○大數○黃石俱與沅水合水○龍陽縣○白沙江在
 深之害溪二○特驟漲然旱則者溪者便馬注五○龍陽縣○白沙江在
 西水四○入洞度水泛則諸湖暴漲常德水患惟龍陽為最堤十一大
 圖在縣北週迴三萬五千八百餘丈正統十一年縣丞王賦成化十
 三年知縣周泰更弘治十五年大水衝決知府李謙重修正德間大
 水民適都御史泰金招撫賑濟免所負委教諭楊文昇督修民得
 復業嘉靖初水復作災壞民被淹沒知府歐陽恂修嘉靖五年知府
 方仕重修嘉靖十三年復決知縣薛炳委官修築八百餘丈○蕭公
 大在縣東北十五里○小汎洲在縣西二十五里○大汎洲在縣西
 四十里○仄步○李公在縣北二十五里俱正德十二年修嘉靖十
 三年大水俱決知縣薛炳重修○南城在縣東南半里○河洪在縣
 西一里○陡門在縣西三里○股堰障二○南港在縣北四十里內
 在縣東南五里○新堤在縣西五里障二○水陸二座正德十二年修
 ○保安在縣北五十里○沅江縣○沅水合源于諸湖亦為民病堤
 一○西湖在縣西半里成化初本府
 通判徐環修築知縣金路重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十九

辰州府○水經云延江水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入于酉水○酉水
 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沅陵縣○北江自酉陽施漢諸水入沅水
 害水三○沅○辰○施○盧溪縣○盧江又名水一○高巖水自巖
 流合入○辰溪縣○溪五經邑前而下○秦○助○高○潭一其深
 龍居之潤一○龍門潤○淑浦縣○雙龍江水泛則縣前及洞二
 子在西二洞有水流俱足灌田○溪一○山麓可資灌溉○潭一
 深在縣西五里覽溪洲尾以○沅州○澧水自鎮遠下流于沅水州
 結引水灌田者十數家○沅州○澧水自鎮遠下流于沅水州
 害○黔陽縣○黔水縣前入溪六○小龍○大龍○松木○麻陽縣
 ○錦水縣前入沅江○水起此水亦為泛溪

長沙府○水經云澧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沅水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資水又東北過益陽縣北○又
 東與沅水合於湖中東北入于江也○東北過湘南縣○南又東北
 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湘水又東北過陰山縣西沱水從東南
 來注之○又北過醴陵縣西澧水從東注之○又北過臨湘縣西澧
 水從縣西北流注之○又北過羅縣西澧水從東來流注之○澧水
 出陽海山註南與澧水合出西郡陵縣○長沙縣○湘水環城而下
 之入會衆流水四○山澆因數萬畝泛則與羅水合併為害○善化縣
 ○湘江堤二○梅在嶽麓書院路口逼近江堦○湘潭縣○涓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六十

至本縣龍○湘陰縣○汨羅江源出豫章流經縣分二水一南流曰
 口東入湘○東湖受澧水入江○青草傍有疊石水○寧鄉縣○玉潭江
 湖二○東湖受澧水入江○青草傍有疊石水○寧鄉縣○玉潭江
 三水合流環縣而東至新康匯入湘江○按長沙湖一週十里
 地故卑濕眾水所就故橫溢為醴潭之州縣皆然也
 ○段江波石在泉二○觀音在縣東不待車馬其水下流之田自備
 縣西六十里○定則以次灌注因名為不爭田○三停歲旱則
 居民壅其下流以灌○醴陵縣○涿江入于江口泉一○醴泉灌○瀏
 田時復名好塘壩○醴陵縣○涿江入于江口泉一○醴泉灌○瀏
 陽縣○龍津水泛則合瀏巖一出可以灌田○益陽縣○資江過
 江入堤五○蔡家在縣東五里○耳溪在縣南十五里○沙頭在縣
 洞度堤五○蔡家在縣東五里○耳溪在縣南十五里○沙頭在縣
 ○湘鄉縣○璉水水至縣南灌而為潭又水八○豐溪○柘溪○竹
 塘○側水○攸縣○灌田江夏旱引水三○攸○涿○醴○安
 鴨橋○側水○攸縣○灌田江夏旱引水三○攸○涿○醴○安

化縣○資江水經縣出益○茶陵州○東江自酃縣來雨澤則泛水
一○可灌田

寶慶府○水經云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東北過夫夷縣○東

北過邵陽縣之北○邵陽縣○水二○洞度而資江水勢險惡為害可

也○城步縣○江二○青溪縣北二十里○泉一○龍其水清○新化

縣○資川合資即都梁夫夷經縣下入洞度壩四○澧頭在縣西南

○連溪在縣東南○武岡州○水二○則州之南與資水合水

○溫江在縣北○夫夷川○新寧縣○夫夷川○此至邵陽

會潰
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六十一

衡州府○水經云湘水又東北過酃西泰水從東南來注之○鍾水

出桂陽南平縣都山北過其縣東○耒水又西北過耒陽縣之東○

又北過酃縣東○北入于湘漆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

流○衡陽縣○湘水至縣東北流入長沙界又有水曰蒸東○衡山

縣○湘水相江泛溢受○耒陽縣○耒水出桂陽之耒山至耒口入

高寧而大波市則○常寧縣○江三一東一西一北水周城○安仁

縣○江四與永樂江合故江溪之害為甚○酃縣○冰水水發則

江大漲下○桂陽州○水十○春○流○湖○黃田

州境山水突○臨武縣○石江入赤水江俱與武溪合江水三○安

長江北流出水尾合桂陽春水入於湘○藍山縣○水十○津○蒙

○華陰西流出藍山合奔水時苦泛溢○藍山縣○水十○津○蒙

○麻溪○東接諸水泛漲亦可虞也

永州府○水經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北過零陵縣東

○又東北過泉陵縣西○深水西北過零陵營道縣南又西北過營

浦縣南又西北過泉陵縣西北七里至燕室和入于湘○零陵縣○

湘江出興安陽海山流至湘口與水三○瀟○賢○永俱合湘水

○復其利作均水約束刻石田畔以防紛爭○和陽縣○江四○清

○北河○小東清江與塘一水○梅塘在縣北七十里其○東安縣○蘆洪

○江流出江水一○流出恭和鄉東流入清○道州○水四○營

○宜水合泛則瀆水者受害○靈遠縣○舜水○與池瀟二水合流入

○入湘山水起則二○江華縣○水四○合○泰○折俱與冬冷水合

柳州○水經云鍾水與雞水合注雞水即又北過魏靈縣之東○又

東北入于湘耒水出桂陽柳縣南山又北過其縣之西○又北過便

縣之西○州○水二○三川泉通波堰至秀水分三○泉○流數十畝

田常十二月下種明年○永興縣○水二○四十二渡源出乾溪上

源出鬱鳳山西流○宜章縣○水二○寶雲山深十丈餘可以灌田

冰自將軍湖一○仰天四望平曠中湧泉停蓄周圍○巖○有泉遇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六十一

待祈其應如響泉 ○興寧縣 ○濱江至葛縣橫流合瀘渡其水清
左右流出灌田

桂陽縣 ○水六 ○東坑 ○孤山 ○屋嶺 ○耒 ○漢江 ○ ○桂東縣 ○

水二 ○柳江源出黃岑北沿清驛下流會耒水及白豹 ○按周景為
水入湘江 ○牙江源出五蓋山至此灌田八十頃 ○柳州太守

即接南海自暴亭至曲江水勢險迅行旅號
吡環開六瀧以合真水泄其勢即人便之

靖州 ○水經云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為旁溝水 ○又東至鍾城縣為

沅 ○州 ○渠河環城會于即江濱堤一 ○江東永濟天順間都御史
河者每廝水灌溉

乃指數百頃淇乃召民和土得楠木灣可儲水 ○會同縣 ○江四洪
○即 ○沅 ○文溪沅與即合而文溪入洪則此江受渠河潭水一若

溪即江流及沅州若水聚流會于此水泛則此江之害為大 若
有兩源遠來會于 ○通道縣 ○羅蒙江 源有三又芙蓉 ○綏寧縣 ○

若水同入洪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六十三

小洪江 縣西溪三 ○茶 ○大
門外 金 ○大凍

施州衛 ○水二 ○朝貢 ○鐵溪一 ○九渡至都亭里入清江居
溝俱入清江 民引其水溉田可數千頃

湖廣下

備錄

注一 沔陽童承叙河防志 凡水在上流者江漢最大其流俱至雲夢而合地窪水滯故為巨澤當堯之時洪水橫流禹治水荊州導漢過三澁至于大別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沱潛既道然後雲土夢作又傳言水落而土見可耕治也周官職方氏荊州之藪曰雲夢漢司馬相如賦子虛稱楚有七澤雲夢其一澤方九百里此皆作人之餘至周迄漢猶為藪澤杜預曰雲夢跨江南北郭璞曰安陸枝江俱有雲夢城胡三省曰雲夢甚廣後世悉為邑居聚落則易藪澤為墳壤矣蓋漢最濁漢書云河水一石而六斗泥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漢水之泥亦不啻是每與江湖水合其滓必澄故常填淤而沮澤之區因成沃野南宋張興世居臨沔水門前忽生洲嶼大數十頃是一證也惟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五冊

湖廣下

一

清不易淤然荊州記江陵初有九十九洲後其洲滿百則江亦有時而淤蓋所謂土作又者其由來者久矣故沔居澤中土惟塗泥而竟陵雲杜頗多高印之田民漸芟別壑為阡陌然江溢則沒東南漢溢則沒西北江漢並溢則洞庭沔湖滙為巨壑雖堯橫流之時禹未導之日不足過也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隄防障之大者輪廣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曰院如是百餘區其不可隄者悉棄為萊蕪萊蕪之地常多於院漢賈讓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民起廬舍其中東即白馬祭陽故大隄皆數重民居其間其制頗與院同蓋自漢已然矣漢唐以來沔隄修廢無所於攷五代時高季興節度荆南築隄以障漢水自荆門綠麻出至沔江延亘百三十里因名高

氏隄而江隄亦自監利東接漢陽長百數十里不知何時所築名長官隄沔皆賴焉宋乾道七年湖北漕臣李壽請修江陵潛江里社虎渡二隄詔明年修築紹興二十八年監察御史都民望言江陵東沿江北岸古隄名曰黃潭建炎間邑官開決引江水為險阻以禦盜既而夏潦漲溢荆去復州千餘里皆被其害近因民訴始塞之乞令縣官隨方修補從之元季沔乘兵燹之後人物彫謝土地荒蕪明興江漢既平民稍墾田修隄是時法禁明白人力齊壹隄防堅厚湖河深廣又院少地廣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洩賈讓所謂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是也故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頗寧其後佃民估客日益萃聚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五冊

湖廣下

二

闢田墾土易於購致稍望闢歲月寢久因穰為業又湖田未嘗稅畝或田連數十里而租不數斛客民利之多瀕河為隄以自固家富力強則又增修之民田稅多徭重丁口單寡其隄壞者多不能復修雖院必有長以統丁夫主修葺然法久弊滋修或不以時故土未堅實丁夫或非其數故工尚鹵莽夫院益多水益迫客隄益高主隄益卑故水至不得寬緩湍怒迅激勢必衝嚙主隄先受其害由是言之客非惟侵利且貽之害也然大水驟至汎濫洶湧主客之院皆為波濤雖曰主害亦非客便也故漢書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其謂此歟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

隄則西漢趙魏趙魏亦隄去河二十五里

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湛溺自其宜也其事頗類於沔成化甲午弘治庚申水大漲正德丙子復漲丁丑如之皆乘舟入城市隄防悉沉於淵民淺者為拔深者為巢飄風劇雨長波巨濤煙火斷絕哀號相聞湛溺死者動以千數不特漂沒田廬而已此則民救死而不免也何有於隄防哉故沔民之蔽始於成化極於正德瘡痍至今未之復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三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摠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摠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

三江總會隄防考畧、按湖廣境連八省、凡秦關巴蜀中原貴竹嶺右諸水俱注之、導為三江、諸為七澤、即禹貢江漢九江沱潛雲夢之故區也、江發岷山抵巴東入荆壤、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其受決害者、即襄承漢四郡而襄承為尤甚、九江是沅漸元辰叙西澧資湘諸水合流入洞庭湖沿滙八百里、經岳陽樓西南出湖口、與江流合、其受決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三水總會于武昌、其江身始闢直注而東、以故武昌蕪黃之境、若無大水害、大較隄防多在襄承常武荆岳間、蓋古七澤正其地也、漢唐以來、代苦水患、至宋為荆南留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之地、漸湮、三江流水之道、漸狹而溢、其所築之隄防、亦漸潰塌、迨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五

國家二百年來、水或時汎、隄或間決、惟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歲、三江水氾異常、沿江諸郡縣蕩沒殆盡、舊隄防存者十無二三、而後來有司雖建議修築、然旋築旋崩、蓋民私其力而財用贏絀之勢異也、川江隄防考畧、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温令陳遵造、遵善於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畧無差失、○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傍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為浸、溢、唐貞元八年、節度使嗣曹王臯始命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頃、詎收一鍾、又規江南廢州為廬舍、架為二橋、○宋乾道七年十月、湖北漕臣李燾修江陵潛江縣里社虎渡二堤、○張孝祥知荆南、兼湖荆北路安撫使、築寸金堤、以免水患、○宋汪燿倅江陵郡、有三海八櫃、恃為險固、豪右據以為田、燿力復之、又築寸金堤、以捍江、政績甚

偉。

按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今澧州巴陵正澧與九江東陵故地也、江水方出三峽口、如建瓴勢、夏秋一張頃刻千里、然迤夷陵而上、山阜夾岬、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闊、順流直注、中間郡縣兩岬俱平、衍下隄、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回、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進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荆州夾江南北諸縣、各沿岸為堤、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磯、堤凡長巨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至茅壩、堤凡長巨七百餘里、咫尺不堅、千里為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窟伏、其間江陵之龍灣市、監利之分鹽所、公安石首澧州安鄉之四水口、嘉魚之澧州東江、腦俱為盜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六

藪、蓋以隄防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故也、自元大德間、決公安竹林港、又決石首陳瓮港、守土官每議築堤、竟無成績、始為開穴口之計、按江陵路舊有九穴十三口、其所可開者、惟却穴、赤剝、楊林、米穴、調弦、小岳、六處、餘皆湮塞、迨我 國朝、六穴復湮、其五、故隄防不時泛決、然未甚也、惟嘉靖三十九年決後、殆無虛歲、而荆岳之間、幾為巨澤矣、

荆州府隄考畧、○江水之患、全在荆州一郡、夾岬南北、凡六縣、北岸則江陵、監利、隄凡四萬九千餘丈、南岸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堤凡五萬四千餘丈、嘉靖庚申歲、洪水決堤、無慮數十處、而極為要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虎渡、黃潭、鎮公安之碼頭、舖艾家壩、石首之藕池、諸堤、衝塌深廣、最難為力者也、每歲有司隨築

隨決訖無成功至四十五年十月知府趙賢估議請築務期堅厚自丙寅歷戊辰凡三冬六縣限稍就緒始立堤甲法每千丈堤老一人五百丈堤長一人百丈堤甲一人夫十人江陵北岸總共堤長六十人松滋公安石首南岫總共堤長七十七人監利東西岸總共堤長八十人夏秋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為常然荊州郡治濱江郡西上六十里有萬城堤在當陽江陵之界嘉靖十一年一決直衝即西城不浸者三版十二年有司挽築更築李家埠重堤護之三十九年又決此堤乃即治之大要害也當陽縣有司每以害及江陵漫不加意近日盡屬江陵修理始得無虞○枝江縣限考畧○按志江流至此地分派如木之有枝故以名縣東至江陵南至松滋西北至宜都周圍廣三百八里縣治頗依高阜向無限防惟縣東南有百里洲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七

袤百里南有蘆洲漸洲洋洲澤洲皆夾生大江之內者故北自百里洲揚林洲賽磚灘將斗灣密子口至流店驛復轉北自董灘口土壘古城腦而下至唯嘴灘流店湖又自唯嘴灘而南轉至漸洋洲觀音寺直抵松滋朱家壩對岸皆有堤舉其最要害者莫過於古城腦將斗灣二處係通洲上流一決則勢若建瓴莫能捍禦又洲內軍民雜處互相規避故堤工視他縣尤難○松滋縣限考畧○按縣地勢平衍三峡之水迸流至此始得展蕩勢若樞馬脫韉隨性奔逸最難防禦而本縣又當公安石首諸縣之上流江限一決正衝諸縣胸腹而下其形勢尤為要害縣東五里有古堤自隄首橋抵江陵之古壩舖長亘八十餘里且舊有采穴一口可殺水勢宋元時故道湮塞迨國朝洪武二十八年決後時或間決自嘉靖三十九年以後決無虛

歲下諸縣甚苦之較限要害惟余家潭之七里廟何家洲之朝英口古壩之曹冊口為大其餘五通廟胡思壇清水坑馬黃岡等堤凡十有九處中多雅窩蟻穴水易浸塌○江陵縣限考畧○按縣沙市正古江陵地陵阜自荆門西北來二百里臨江正扼水衝南有虎渡穴口分流入洞庭北有章卜和穴二口殺流出漢口而譚子湖洪水淵三湖等處俱為湖渚蓄水地故趙宋以前苦無大水患迨元以來沙市高陵半崩入江章穴口復湮連我 國朝嘉靖十一年決萬城堤水逸城西決沙市之上堤而南二十一年後又以浮議築塞却穴口諸湖渚又多淺淤三十九年一遭巨浸各限防蕩洗殆盡四十五年後有司稍修復然不如古堤之堅矣○公安縣限考畧○按縣東西廣一百三十里南北袤一百一十里地皆平曠縣治舊在柴林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八

因避三穴橋水患移至江皋勢若原隴宋端平三年孟瑛築限防以禦水有趙公堤在縣東斗湖堤在縣南油河堤在縣西北倉堤在縣東北橫堤在布政分司後世傳為五堤云至元大德七年竹林溝限大潰自是限不時決迨 國朝修築沿江一帶堤滕西北接江陵上灌洋東南接石首新開堤 凡萬有二千五百餘丈其間雷勝旻灣壩頭舖艾家壩竹林寺二聖寺江池湖狹堤湖沙堤舖新淵堤郭家淵施家淵諸限更為要害成化五年決施家淵弘治年間決狹限淵正德十一年決郭家淵嘉靖十一年決江池湖三十五年決新淵堤三十九年決沙堤舖四十年決深淵堤四十四年決大湖淵及雷勝旻灣四十五年崩洗竹林寺隆慶元年崩洗二聖寺二年決艾家壩水患殆無虛歲縣境內有軍湖貴湖紀湖重湖大金洋溪諸湖惟大

金一湖通虎渡枝河江漲湖溢毛德諸里軍民常苦之○石首縣隄考畧○按縣東西廣三百八十里南北袤一百里俱夾江南北而縣治一面濱江勢復下隲自元大德七年決陳寬港堤薩德彌實挽築再築黃金白楊二堤護之不一歲陳寬再決趙通議始開揚林宋穴調弦小岳四穴水勢以殺迨我 國朝四穴故道俱湮堤防漸頽嘉靖元年決雙劉堤三十四年衝洗戴家堤三十五年決車公腦四十五年決藕池頃年始修南岸自公安沙堤至調弦口堤凡四十一百餘丈北岸自江陵洪水淵至監利金果寺堤凡千有餘丈其間揚林瓦子灣藕池袁家長劉尤為要害○監利縣隄考畧○按縣東至沔陽西至江陵南至華容北至潛江周遭四百五十里正江湖匯注之地勢甚污下鄉民皆各自築堤以居而縣治臨江有一枝河流貫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

中歲苦水患元大德間趙通議開赤刺穴江流以殺迨我 國朝初此穴已湮乃築大興赤射新興等二十餘堤成化間又修築黃師廟龍潭鬻淵等一帶諸堤嘉靖十八年築塞十八灣河又塞祝家壩其壩隨決至四十四年堤決黃師廟李家堤何家壩文家壩金沙湖諸堤而大興堤亦大潰嘗一修築自龍窩嶺至白螺磯凡二百六十餘里頃年江勢南蓄而水患漸消矣

漢江隄防考畧○張柬之罷政事願還襄州乃授襄州刺史會漢水漲蓋城郭東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王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地濱漢江塘堰聯屬吏弗完治起至節度復與民著為水令凶年有賴○李仲芳知光化軍漢水暴至作石堤以禦之民賴其利○盧鈞判戶部會昌元年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築隄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千步以障漢暴明年春隄成○乾道八年荆南守臣葉衡請築襄陽沿江大隄○趙廷進為襄州總管築堤扞水易甦以石民多賴之○胡烈守襄陽築堤扞水百姓歌之○慶元庚申趙即守漢陽脩築高作破堤於堤首尾置青龍水濟二閘分層級以殺怒湍○陳楠紹興三年出知襄陽府漢水漂蕩室廬脩築堤岸賴以無虞

按禹貢嶧家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澤至于大別南入于江今考漢江圖西自漢中流至漢陽大別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即漢水故道也水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岸江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故多遷徙潛沔之間大半匯為湖渚復合流至乾鎮驛中分一由張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先年承襄一帶雖遷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渚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十

之壑三流為之馮也正德以來潛沔湖渚漸淤為平陸上流日以壅滯嘉靖初年承天石城故道改徙沿山灣二十六年決荆門沙洋鎮三十九年決紅廟堤四十五年決襄陽老龍堤宜城故道改徙鴉灘新河而竹筒河復湮淺十餘里下流又日以溢沮故邇來水患多在荆襄承天潛沔間矣

鄖陽府隄考畧○按鄖陽郡西北控扼秦豫東南接連荆襄四面皆疊山峻嶺屬邑半依山城獨鄖治孤立川原之間正當水衝故上津竹山諸縣雖臨漢濱不必隄防其水患祇在郡治而禦水又以城為堤自古無大決害至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九日衝決東南門外土隄城半崩塌民多漂沒

襄陽府隄考畧○考襄陽古有大堤曲是隄防之設自商周已然矣

漢壽亭侯決水灌樊城是漢水為襄樊患最切要害我 朝水流故
道不溢為災故大堤漸塌民多侵為己業而有司並無築堤慮嘉靖
四十五年洪水四溢即治各州縣城俱潰民漂流以數萬計即西老
龍堤一決直衝城南而東故即治之患為尤甚副使金世龍秦淦徐
學謨先後條議估脩踰二年工成○襄陽縣隄考畧○按縣隄防全
在襄樊二城間蓋二城並峙漢水中流如峽口且唐白河從北來橫
截漢流以故波濤激射城隄為患按古大堤西自萬山經瀘漢土門
白龍池東津渡繞城北老龍堤復至萬山之麓週遭四十餘里年久
堤潰而龍池東津一帶又多浮沙 國初脩截堤一道自長門至土
門今半頽塌至嘉靖四十五年老龍堤一決餘皆洗盡頃年併力修
築北自老龍堤至長門皆沿城甃石高九三丈許南自萬山麓至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十一

門則仍古大堤東南自土門至長門則仍舊截堤高九二丈許厚九
五丈許樊城北舊有土堤皆決而江一帶磚城盡潰然樊城潰則襄
城無恙其利害之輕重又不可不審者也○宜城縣隄考畧○按縣
東至棗陽南至安陸西至南漳北至襄陽祇一面路山三面臨江
故道遠龍鳳山而下去城二十餘里舊有使風龍潭二港接大江流
灌入城壕然未聞為城患也迨嘉靖四十五年九月江溢直衝迎水
洲而下改徙鵝潭河新洪逼城五里許又由使風龍潭二港衝洗南
北城樓自此水漲徑撼城堤殆無虛歲近議築使風龍潭二港父老
皆謂港口不塞城堤終難保障也

承天府隄考畧○按江故道逼近即治石城而下嘉靖初年從新洪
遠沿山灣東去城彌遠水患日甚考其故在豐樂則舊有九龍灘龍

坎港桐木嶺金花熨斗等湖之分洩至石城則舊有城北湖池河啟
家等河之注蓄今皆淤平軍民官庠爭墾為業而下流竹筒河復淤
下滯上犯固一即水患之原也屬邑大半濱江而受害甚者北岸則
鍾祥京山景陵之紅廟南岸則荊門潛江沔陽之沙洋也○鍾祥縣
堤考畧○按縣自石城而上至豐樂驛凡二百二十餘里舊無堤壩
每水泛漲西岸則漫至沿山岡東岸則漫過池河等湖亦薄長岡而
止蓋以湖為壘以岡為堤也自石城而下由蔡家橋板橋灣上下流
連馬公洲小河口以達于南河迂迴三百餘里土人總名之曰紅廟
堤最為要害然嘗考之蔡家橋舊有口通二聖壘入湖殺漢勢又有
流連金港二口通枝河連赤馬野猪等湖由青樹灣入軍臺港大分
漢流以故堤得無虞今半湮塞不可復疏嘉靖二十八年以來諸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十二

盡決有司屢議屢輟蓋由官庠及荊州右衛與景陵京山三縣軍民
雜處其間互相推托而格議撓法者則官庄之佃民為尤甚云○京
山縣堤考畧○按縣治依山為城其境土半係高阜自古無水患但
下里有一面逼近漢江北岬上則接連鍾祥及荊州右衛併官庄等
處諸堤下則有小河南河紫金潭拖船埠等處直抵景陵界地勢下
隴自嘉靖三十年來鍾祥官庄右衛之堤一決遂衝入本縣拖船埠
等六十餘處連歲屢築屢決訖無成功蓋本縣堤防與鍾祥景陵官
庄右衛諸堤相為唇齒一虞不堅勢難獨保也○景陵縣隄考畧○
按縣治低窪園遠四以竹筴等湖即禹貢三塗故地也漢水至此分
流一由黑流渡經張池竹筒二河分入漢川劉家隔者為正流一由
小河口經漁新河中臺河牛角灣出風門者為枝流二流會合經瀘

口蔡店並出漢口此水故道也嘉靖二十六年以來四汶等湖半淤
淺平而竹筒河牛角灣二處水道中湮故縣治長苦水患其最要害
者青山頸林里澤急走灣上下洲河直衝縣治抵楊林坑灌海堰則
一邑皆為水壑矣又有塔兒灣决口在潛江而景陵實當其害俱可
慮也○荆門州堤考畧○按州堤防要害全在沙洋鎮一帶夫此鎮
控荆門江陵監利潛江沔陽五州縣之上流漢水自蘆麻口直衝沙
洋北岸舊有堤接連青泥湖新城鎮由沈家灣至白鶴寺不利腦至
潛江界凡二十餘里惟沙洋堤勢獨寬厚軍民屢居其上嘉靖二十
六年堤决漢水直趨江陵龍灣市而下分為枝流者九以此五州縣
歲遭滄沒二十八年承天有司官修築議多異同乃不塞舊决口而
退讓二百餘步中挽一堤反成水囊北浪一入勢難東迴其堤不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十三

歲再决舊江身漸狹南北相對止二十餘丈决口東西相對約三百
餘丈反為正派幾不可復障而東矣隆慶元年春始議承天荆州二
府修築至二年秋八月告成北岸自河家嘴至南岸新堤頭長凡四
百七十七丈五尺餘闊凡十四丈許高凡五丈許當堤心鑄二鐵牛
鎮之此堤一成淤沙日積勢可永久但此堤與紅廟對岸紅廟居民
每遇水漲多有欲盜决此堤以洩水者故盜决河防之禁尤不可少
弛也○潛江縣限考畧○按爾雅云水自漢出為港江之得名以
此宋乾德間縣治在道隆鄉後患水遷之斗堤即今縣治也周廣七
百二十八里皆為重湖地民多各自為坑故南則洵湖牛埠北則太
平馬嶺西則白狀咸林東則荷湖黃漢等凡百餘坑俱環堤而居五
季時築花封高氏等堤至國初修築各坑堤塍又有潭子湖四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其心口各枝河分殺水勢嘉靖三十九年諸堤半决而枝河更多湮
塞民甚苦之隆慶二年春嘗興工修築然有馬家坑一决口在景陵
而潛江實受其害此又所當預圖者○沔陽州堤考畧○按州舊以
富饒稱蓋以地當江漢之間最多湖渠民便魚鮮利又因湖渚環堤
為坑而業耕其間誠樂土也自五代時高季興節度荆南築堤以障
漢水自荆門綠麻山至潛江延亘三十里因名高氏堤而江堤亦自
監利東接漢陽長百數十里名長官堤沔皆賴焉迨我國朝堤防
漸潰至成化甲午弘治庚申水大漲正德丙子復漲丁丑如之皆乘
舟入城市溺死者動以千數其後都御史秦金布政使周季鳳以江
水常决監利之車木隄漢水常决潛江之班家堤俱修之其丈以千
百計然未能高堅水至即崩嘉靖甲申知州儲洵疏陳限防利害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十四

朝事下撫巡舉行按察副使劉士元復建議龍淵而下分為九區
為要衝宜先治蓋以滄浪而下凡五區
於是龍淵花墳牛埠竹林西流平放水洪茅埠王沙瀕江者為堤統
萬有餘丈大小朱家滄浪南池瀕漢者為堤統幾萬丈丙戌夏月漢
水連溢而沔賴以完至庚寅漢水决拖船埠西湖水溢沔之西北遂
為巨浸頃江限自西流窩直抵王沙堤凡二萬六千二百餘丈其决
口數百處故州民歲苦水患有司屢議修築竟以錢糧無措而廢○
漢川縣堤考畧○按縣東至漢陽南至沔陽西至景陵北至雲夢正
當漢江下流故有長湖橫湖觀湖龍車小松等湖以蓄水又有城北
南湖魚湖琴湖西崗水洪等坑以禦水且漢江至此分流一由張池
口經縣治一由竹筒河出劉家岡二水復合流出漢口故無大水患

嘉靖三十九年漢水大溢各垸堤俱潰而竹筒河中塞十五里許其張池口江身又復淺狹以故水多壅滯於鍾祥景陵間而劉家隔之估舶不得通於漢川民亦病之頃年查勘上自河口中經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大約淤塞一千三百一十二丈上河口地勢稍低不便受水改從沙臺寺前去舊口約數十丈許中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舊河身甚曲新改直勢以順水性約直二百丈零下口叫子臺出風門又半淤計二百丈餘撫院劉公愨奏留贖銀一萬餘兩募夫開濬親臨閱工乘流上下河勢大通自春二月興工至三月告成○漢陽縣隄考畧○按縣舊有襄陽口在漢口北岸十里許即古漢水正道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環抱牯牛洲至鷺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岬曰襄陽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十五

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古道遂淤且漢口雖為漢水瀉流之地但為江水洶湧橫截其口流不能洩復逆折而上故太白新灘馬影蒲潭沌口刀環等湖易以泛溢而春夏水漲郡治常苦浸沒之患其障禦全藉大別一山故從來未設隄防
九江隄防考畧○岳陽門西下瞰洞庭每夏秋風濤激齧城趾又岳為荆潭黔蜀四會之衝舟之往來湖中者無所寓泊宋守勝宗諒築偃虹隄于金鶚之右遠邇蒙利○巴陵白荆堤宋慶曆間完築○臨湘趙公堤元泰定間縣尹趙憲築隄堽斯名焉
按禹貢九江孔殷謂沅漸元辰秣酉澧資湘九水會合匯為洞庭一湖是也今以 國朝郡縣志考之辰常澧永枝河會流于洞庭者無

慮數十水而其會驟流而注之湖則有三焉曰沅江湘江澧江而已沅發自群荆經辰溪合麻陽諸溪澗水過常武出湖之北相發自廣西興安海陽山至分水嶺分為二派一為澧水一為沅水至永州合瀟水汨羅過長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陵古克縣東流過武水口合焦溪茹溪諸水經慈利石門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元辰叙酉資共合流而匯為洞庭以為之壑故沅辰澧水長沙得免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陽當江湖之會合故歲遭浸溺而隄防之設最宜急圖者也
常德府隄考畧○按郡治與武陵龍陽二縣地皆濱江自古苦水患南朝齊永明十六年沅靖諸水暴漲至常德沒城五尺宋淳熙十六年沒城一丈五尺漂民廬舍後唐同光初沈如常砌二石櫃禦水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十六

保障城垣至今賴焉元延祐六年郡監哈喇於府學前又砌石櫃一座高二丈餘而水勢以殺迨 國朝嘉靖元年大水決隄防十二年江漲幾破城垣三十九年以來歲遭滄沒頃年修築郡治沿江一帶及武陵龍陽二縣槐花宿即壇大園等堤民始有寧宇○武陵縣隄考畧○按縣臨江多設隄防故郡城清平門外有槐花堤又有花貓堤縣西十五里有南湖堤又西三十里有皂角堤嘉靖十三年俱決知縣鍾鑾重修縣西自南湖至河有趙家堤又東九十里有宿即堰堤周迴九十七里一百一十步廣德二村民居之俱知府歐陽恂方仕先後修成三十九年以來諸堤復決知府葉應春估勘大修宿即堰堤修決口一十二處計長二千二十餘丈槐花佛子南湖等堤修決口二十四處計長一千九十餘丈其宿即堰又有水塔二座以便

蓄洩曰上塔曰下塔各長九尺高六尺闊五尺○龍陽縣限考畧○按縣北有大圍堤周迴三萬五千八百餘丈有孔家車輪等塔五座又北二十五里有李八堤周迴二千八百餘丈內有水塔二座又北四十里有南港障周迴五千七百五十餘丈內有水塔二座又北五十里有保障周迴三千五百三十餘丈水塔一座縣西一里有河洪堤三里有限門堤又西二十五里有小沈洲堤周迴四十丈內有業塘塔二座又西四十里有大沈洲堤周迴一千八百六十餘丈內有江西金釵等塔四座縣東十五里有肅公大堤又灰步堤周迴三千一百餘丈內有范陽塔一座縣南五里有新堤東南半里有南城堤五里有股堤諸堤並設故居民得倚以耕種正德十二年灰步南港障堤浸塌重修嘉靖十三年決大小沈洲及肅公李八等堤俱知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十七

薛炳重修三十九年諸堤復潰四十四年知府葉應春估議大修大圍堤修決口二十處長凡四千五十餘丈南港障堤修決口四處長凡一千一十餘丈大小沈洲堤修決口一十一處長凡二千三十餘丈其大圍堤又修木塔五座以便蓄洩曰車輪塔曰孔家塔曰沽湖塔曰伍家塔曰姚家塔各長一十二丈各高七尺各闊六尺岳州府限考畧○按郡治城西岳陽樓一帶正臨洞庭湖春夏水漲波濤撼城勢甚可虞宋守滕宗諒築偃虹一堤障之迨國初堤漸崩洗城漸退縮近年移城於岡阜至嘉靖三十九年以後岡阜半摧而懸城孤危岳陽樓亦將頽塌知府李時漸雇募夫役取辦磚石繕修城垣自岳陽樓而南凡二百六十餘丈城下築土堤以障水其屬邑臨湖常苦水患有四安鄉華容巴陵臨湘也但安鄉四面皆水

勢難設堤臨湘半依山城猶可得禦巴陵限防祇在江北諸里惟華容四十八堤之堤最為要害○巴陵縣限考畧○按縣正當洞庭湖沿匯之地故有楓橋白石等湖又有南津乾沙等港湖水一泛半沒田廬然東南諸里尚倚山阜其最要害者江南則有永濟一堤自漢武廳至城陵磯係知府李鏡創築江北則有固城堤與監利接壤嘉靖三十九年諸堤俱決隆慶元年知府李時漸知縣李之珍修○華容縣限考畧○按縣北臨川江南築洞庭中有斗子漸城諸塘蘇池等凡十有三湖南北水漲殆無遺土非環土為堤則居民不能以旦夕安也故南則有上路木城官堤等堤北則有伍田濤湖安津等堤西則有白梅龔湖蔡田等堤東則有章華黃蓬紙方等堤大小凡四十八堤嘉靖三十九年江湖水溢諸堤盡潰勢難盡築其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十八

大最為要害者惟官堤濤湖安津蔡田四堤各周迴四十餘里本縣錢糧半出其內修築限防總考畧○近年深山窮谷石陵沙阜莫不芟闢耕種然地脉既疏則沙礫易崩故每雨則山谷泥沙盡入江流而江身之淺澁諸湖之湮平職此故也今可盡心力以捍民患惟修築限防一事是故備考古人營度之法而參以土俗布置之宜可經久而通行者蓋有十焉一曰審水勢東流者必西淤下流者必上漲築堤者審其勢而為之址而最難禦者莫如直衝之勢議者退為曲防故荊州虎渡穴口之堤先年愈退愈決而近日直逼江口以遏水衝乃得無恙他如順注之傾涯則堤勢宜迂急湍之迴沙則堤勢宜峻二曰察土宜一遇決口必掘浮泥見根土乃築堤基其所加挽者必用黃白壤三

曰挽月堤，洗在東涯則沙迴而西淤，在南勝則波激而北，故往古堤反抱江流者為水所盪，即臨傾涯之上，勢甚孤懸，必先勘要害之地而預築重護之堤。四曰塞穴隙，惟屬蟻螻窠穴，秋冬水涸，偏察孔端，極抵而填塞之。春夏水漲，巡視堤內有水浸透者，即探其原而為之防。五曰堅枿築木枿，不如石枿，石枿不如牛鞞。六曰捲土撮塞，決口為上，護成堤次之。法埽以荏苳為衣，以揚柳枝為筋，以黃壤為心，以穀草為縛，因決口之深淺水勢之緩急而為長短大小者也。若堤方初成，土尚未實，必以揚柳枝為埽，橫棲於堤外，則可以禦波濤而堤無恙。七曰植揚柳，八曰培草鱗，九曰用石甃當衝放之要處，若非石堤，必不能回水怒而障狂瀾。十曰立排椿，將大木長丈餘，密排植于堤之左右，聯以縛，結以竹，葦故風浪可及，排椿而堤得恃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十九

不傷也

護守堤防總考畧○決隄之故有三，有隄甚堅厚而立勢稍低，漫水浸水一寸即流開水道而決者，有隄形頗峻而橫勢稍薄，湧水撼激即衝開水門而決者，有隄雖高厚而中勢不堅，浸水漸透即平穿水隙而決者，要皆修築既踈而防守復怠，故坐致此患耳。故防範護守之計，條議有四：一曰立堤甲，每千丈僉一堤，每五百丈僉一堤，長每百丈僉一堤甲，凡隄夫十人，一應隄防事宜，官司責成於堤老，堤老責成於堤甲，堤甲率領堤夫守之，而有垸處所亦設有垸長，垸夫其法與堤甲同，仍不論軍屯官庄。王府凡受利者各自分堤若干丈，凡守堤者各自派夫若干人，一有疎虞，罪難他議。二曰豁重役，凡堤老垸長，堤甲及垸長垸甲人役，各復其身，每遇審編即與除豁別差。

則彼得一意於隄防。三曰置舖舍，查照潛河事例於堤上創置舖舍三間，令堤長人役守之，則往來棲止不患無所，而防護事務亦庶幾不至妨悞矣。四曰嚴禁令，凡有奸徒盜決，故決江漢隄防者，即照依河南山東事例發遣，揭示通衢以警偷俗。

開穴口總考畧○穴口所以分大江之流，必下流有所注之壑，中流有所經之道，然後上流可以分江瀾而殺其勢。楚有三大水，惟川江獨據中流，故穴口在南者以澧江為所經道，以洞庭為所注壑，在北者以潛沔為所經道，以漢口為所瀉地，故川江獨有穴口，然古有九穴十三口，江水分流於穴口，穴口注流於湖渚，湖渚洩流於枝河，枝河瀉入於江海，此古穴所以並開者勢也。今日生齒漸盛，耕牧漸繁，湖渚漸平，枝河漸湮，穴口故道皆為廩舍畝畝，他如章卜等穴故道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

無復舊跡矣。此今穴口所以多塞者亦勢也。虎渡流注澧江，同入洞庭，江南之溪水俱注之，却穴流出漢口，與大江復合，而江北之溪水俱注之，眾水會合則流行不絕，注瀉有壑則水道不壅，此二穴所以獨存也。蓋穴口之枝流多湮，則江水之正流易泛，將來浸決之患其可免乎？故荆南以開古穴口為上策，此固遡源探本之論也。然近年却穴築塞其口，今歲議開舊口，必先將枝堤修築就緒，然後開水門，以受江流，方無東西泛溢之患。是穴口之有故道者，尚且開濬之難，况故道湮沒者乎？元大德間曾開六穴，却穴亦剝楊林采穴，調絃卜岳之故道，並開矣。今祇存却穴而他皆不可識焉。此果人謀之疎畧耶，抑地脈水勢之靡常，故余取此所以知開穴之難，亦抑勢有所不可行也。然荆南人猶幸，虎渡却穴可以分大江南北之勢，但二穴

扶河中多 者使復湮如諸穴則荆南昏墊可忍言哉

澧澨河總考畧○漢水遷徙湮塞為災議者曰上流之遷徙其害小下流之湮塞其害大故襄承之防水惟以修築隄防為上策而其遷徙之勢非人力所能為也若竹筒一河上接漢流下通漢口真如咽喉不可一日或塞者且查勘水道惟中淤十五里而其淤平絕流者又祇七里許今日治水急務其必以濬此河為先乎近行承漢二府有司官募夫開浚故河已通流矣但溪水之泥沙進至竹筒河口口遇劉家隔河水一漲則沙迴而淤隨淤隨浚自可無目前大梗之患也

總論畧○今日欲濟民艱莫急于防水患欲防水患莫急于修決堤濬淤河開穴口至欲為千百年經久之謀其首務蓋有二焉一曰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一

職掌以便責成二曰廣錢糧以裕工料而已近日九原設有水利專管者專一管理隄防事務不許別委以妨職事其未設有專官地方亦議委該府佐貳官一員總理該州縣佐貳官一員分理故邇來水利官各知用命以求自效但隄防有不時之費而錢糧無額設之儲水利官雖欲求盡其職而工料不敷終難措手此議廣錢糧尤為隄防之首務也

論曰自大禹治水後則周官稻人賈讓三策儒者至今談之余蒿目楚疆為之諮詢迺知時事異其迹或不能盡悉要在觀變度宜善體其法用之即禹功可冀也夫鴻濛肇闢中國之水皆冒而陸浮焉始治而納之地中其法有五堅則鑿之盛則醜之淺則淪之大則決之急則排之而其要則有二曰經曰緯夫漢之南入江之北匯茲非

禹貢所列為楚大經者乎然漢則東為滄浪過三澨乃至大別江則

東別為沱至于澧過九江至東陵迤邐北而匯焉隨地注瀉使游波寬緩不相激薄何其緯之有緒也經緯既備水為安流故總謂之稟言順其道行之爾平成既久民多濱水為居或填築而業之故潛沔之間所謂滄浪句雍諸澨皆大不容刀甚或至不可辨而澧水與江相去凡百餘里禹時之九江猶受岷江之輸今九江自相經緯潯為洞度且與江漢敵大矣故禹所患者經不足以持續其治法後緯而先經今所患者緯不足以受經其治法後經而先緯此周禮稻人職曰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水以溝瀆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馮水說者謂雖主治澤田而最得治水緯法阡陌既變故道湮沒智巧之士始隄而障之夫隄雖起于後世然周之防禹之排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一

肇端焉顧專事隄岸以捍衝流則必有利有不利惟審勢度宜堅為之隄以禦水之經者而又分注以漕使有所游蕩股引取之則經緯得其理水奚從孽哉賈讓徒以當時繕隄猶築垣而居水數逢其害遂指為下策蓋有激乎其言之非通論矣至使民當水衝者不與爭咫尺之地而歲取治河費以業使民今議者猶稱引以為上策顧楚地方數千里澤居之民租賦半出其中即如讓策捐棄之於國計不大耗損乎假令民從而水不止業之將安窮也關於用矣若乃就河隄多穿漕渠張水門以分殺水怒其中策幾得之聞諸長老言江漢之區異時穴口無慮數十道民環居堤上水有所洩歲不為患頃以豪右規利諸穴口日漸築塞故水患存至於是當事大臣採其議為增脩即邑沿江漢之隄相故道擇其最急者為開濬小河陳洪謝

家泗港諸口以洩漢流開濬柳穴虎渡承穴新衝諸口以散江漲使民得隄為衛不患昏墊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三

印國志謂印在景陵漢志景陵有印鄉水經註中口西竟陵大城古印國也通考印在江夏雲杜縣東南今秦州據左傳杜預註印在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印子與楚同爵地分東西今德安古安陸故印國在印之東而其屬隨州應城雲夢入在景陵之東印子會隨秦六伐楚而築蒲陽今應城印隨秦六皆在印之東而蒲陽在四國之中其西與楚印都假令印在景陵然所伐在西乃却走而東築欽何待耶乃景陵印都城蓋楚滅印子封其臣為印大夫印稱近邑故城北非印子故國也夫印即先後異書當時固有間矣印國杜預謂潁川召陵縣西南有印城孔穎達曰賈服以印為國言蔡縣是也以印見小國去蔡路遠蔡印不宜遠會其都且蔡印權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印國也夫孔氏之言如此文獻通考印國在河南新野之潁州故縣又為潁州實申伯節侯二國之地一統志亦以潁州為印國然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節城固春秋節國地也蓋楚伐申過節時是楚都在今荊州申在今信陽楚由荊州抵信陽其道必經襄陽以是言之節為襄陽地信矣況如為節節今節在襄陽去節不遠則節節國賜晉註云陽樊野亦襄陽也惟節州亦節國地因以節名耳 樊國國語云王以陽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四

王縣即今河內縣然考此縣無樊國詩註謂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豈山甫初封樊侯宣王命之城齊其後遂以陽樊名之歟詩註又謂樊在東都畿內今濟源溫縣地然考魯莊公二十九年樊皮叛王杜註云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於京師彼詩註所謂東都畿內者亦據此樊皮之樊以為山甫所封之樊數乃山甫封雲夢澤 雲夢縣南皆大澤雲夢澤自此始故名之為國故在襄陽南 雲夢澤 貢雲土夢作又本二澤然二澤合稱其來已久傳記所稱合折不同則禮職方載曰雲夢司馬相如傳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八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班生志地云華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澤 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鼓也在南郡華容縣即漢江夏安陸有雲夢城枝江亦有之華容又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春秋文權鈞云大別以東至富春九江樹山皆雲夢地唐安審耀敗唐兵于雲夢澤中史昭曰雲夢澤名祝穆曰印夫人棄子于夢中言夢不言雲夢子避吳入于雲中言雲不言夢二事皆在安陸一以為雲一以為夢凡此皆合稱也惟胡三省辨誤尚貢雲夢孔安國云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沈立

云雲即今王沙監利景陵等縣即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漢陽志云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此則折而稱之按杜預云雲夢跨江南北而蔡沉書傳云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夏安陸皆其地合而言之則一別言之則二澤也高貢云雲夢作又蓋澤勢有高卑故水落辨連楚子城舊志云在隨故光化縣楚子伐隨人工有早晚爾此說得之楚子城舊志云在隨故光化縣楚子伐隨假道于邛邛許之字莊王四年楚伐隨除道梁遂以臨隨遂偏西可通邛楚地可由此入也然曰軍于淮漢之間淮在隨北而蔡又楚之敵其必由唐厲入乎唐厲在淮漢之間皆楚私屬也楚子城其光化之故城或故安化之城未可知必以黃國顛項之裔也左傳桓公八年楚人之築安化之城未可知必以黃國年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遵章讓黃而黃始見於經則黃與隨為鄰僖公二年齊宋江黃盟于費則黃又與江為鄰至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邛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遂滅黃杜預註云黃國弋陽縣按弋陽縣今河南光州也而杜佑通典亦曰光州春秋時黃國也而其于黃州則云後為黃國之境文獻通考以此為據而一統志因之止據黃國之境之詞遂以黃州為黃國而於光州註下乃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五

為弦黃荷三國地蓋不復考之春秋漸失其真矣楚紀亦謂黃州為古黃國且曰至黃岡觀黃子故墟惟歎東坡赤壁賦略黃子味孟德為未考然於舊都所在亦猶踵誤焉今考諸書杜預去古未遠釋經之初他無淆亂杜佑以是宗之亦為有據竊謂黃之鄰隨隣江正為黃國麻城之地距荆州通九百里又東坡指掌圖亦復相同則邾國又黃州之治信非古黃故國而其四境則黃國所有之地也 邾國周初封邾於魯至列國滅之徙封於黃乃自杜佑而下其說皆未深考佑通典謂黃州春秋時邾國地且引史記云黃帝之孫有陸終者陸終之子五別為曹姓歷代不絕至武王伐紂後封其裔子挾於邾為諸侯又於兖州地亦指其為邾國之境而曰邾國陸終之子曹姓所封今鄒縣也今黃州亦邾國地陸終之後所封蓋陸終有六子國為國也測其意蓋以黃州為曹挾受封之地而山東鄒縣之邾反謂為陸終別子所封然後陸終六子封魏封韓封彭封邾封楚安得封邾而陸終通典去古未遠其說已如此其後通考遂本之一統志知謂黃州兖州並為邾國而不知黃州之邾固自兖州徙而來者也楚紀又謂楚滅黃黃徙居然考春秋楚滅黃在魯僖公世而楚宣王伐邾而徙之則在戰國之後固非一時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右供湖廣名志輯註部 石 竟陵重刊 環岳郡 嘉陽 新市 黃峴崗 石城 竟陵 註各一僅未及錄 俱可備沿革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六

承天府志山川 南國之紀漢沔章：著矣域內東岸諸山自二室桐柏而來蓋中次七經之山也西岸諸山自荆山景山而來蓋中次八經之山也漢東諸山隨州之大洪山南十五里曰城子山上有古城又西南十里曰黃儂洞又西南七十里曰白水巖又西二十里曰盤石嶺有上盤石中盤石下盤石言其石路盤迴也又西十五里曰龍爬山又西北二十里曰純德山舊名松林山今為二聖陵寢欽定封號序於五鎮之次又西南十里曰天子岡在純德山左又北三里曰九龍岡又南曰子晉臺又南曰樹木山楚武王廟在焉岡橫巨而西曰石城山：左支曰從姑山右支曰陽春臺對峙而南岡合相拱如龍盤虎踞龍飛舊即寢宅其中即前隘起曰蘭臺即楚王披襟當風處今即前時乘御天坊居其上漢江不百步而近江自西北而南而東環遠逕前曲屈而出寢為天險盤石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七

南二十里曰清平山岳懷王常寧公主二墓在焉又西南十里曰寶鶴山鄧靖王墓在焉又西二十里曰瑜靈山梁莊王墓在焉龍爬山南十里曰丘公塋善化公主墓在焉大洪山西二十里曰界山又六十五里曰花山又西北四十里曰焦山自城子至焦山凡二山並隸鍾祥大洪山東南三十里曰太陽山又東十里曰關山嶺富水出焉又西南六十里曰金子山潮水泉在焉又南十里曰橫嶺潮水逕焉又東南八十里曰石人山上有一石類人因名又東南六十里曰張良山峯巒峻峭壁間有一橫徑多馬跡又東十五里曰京源山橫山西北六十里曰柳屈山一名盧岳山曰水出焉又南六十里曰潼泉山又西南二十里曰磨石山涇水出焉潼泉山東南二十里曰儂女山峭壁挿天又東南三十五里曰空山洞又東北二十里曰惠亭山西南五十里曰子陵山中有巖子陵詩書墓又西

南六十里曰寶香山一名石人山又東五十里曰火門山一名天門山唐陸羽盛於火門即此自大陽至火門凡十六山並隸京山火門山西南十五里曰青山惠亭山東南七十里曰五華山上有伏羲廟舊有古風城又西十五里曰龍穴山傍有龍穴故名一名龍尾山又西八十里曰白螺山下有珍珠坡又東南六十里曰中成山昔元熙二年得銅鐘七口於此自青山至中成山凡五山並隸京山諸山南漳之四望山南八十里曰石人山入荆門界又東六十里曰屏風山絕頂平衍中有兩泉又東四十里曰斑竹岡石人山南三十里曰儂居山又南百里曰西山又東曰象山一曰蒙山兩巒對起如蛾眉舊名泉子山：麓有蒙惠二泉又南三里曰虎牙關孟子港水出焉又南二十里曰卓刀石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內方山在漢江上即禹貢所謂內方也一名章山虎牙關東北四里曰東山又東北三十里曰靈鷲山有穴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八

龍洞深五里石臺甚高又東北四十里曰三尖山西山東五里曰太子岡元文宗自潛邸歸即位嘗住此岡屏風三尖太子岡內方山並隸鍾祥餘隸荆門遠安縣之鬼谷洞山與當陽接壤沮水逕焉又南五十里曰玉泉山下有玉泉珍珠泉出焉又西南九十里曰紫蓋山寰宇記紫蓋有南北二山頂上四垂若織杼林石皆絳色下出綠水甘饍異常上有丹井下有古寺池水逕其西又沮水北三十里曰鐵人谷又西南四十里曰張飛山東有長坂曹操追昭烈張飛拒後即此又南十五里曰金龍潭又南十五里曰玉陽山邑名玉陽蓋取諸此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許由山又南五十里曰圓臺山又東南六十里曰繡林山即王莽末起兵處九山並隸鍾祥江之烏林磯北一里曰黃湖山又東二里曰香山二山並隸沔陽漢水經沔水自武都至樂城繡沔度口至姚方稱漢襄陽至沙羨又繡沔其實一水也今即城上遊且

城下王馮陽東岸連鍾祥京山景陵三縣西岸連鍾荆潛沔四州縣境沔水逕故鄆縣南入境今荆門界漢江北有縣故基南岸有石屋俗名石梁山：上有臺即水經所謂南臨沔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臺縣北有大城楚昭王為吳所迫絕却徙都者也豐樂河注之又南逕石城即郢城又南十里為淪馬灘南與曰水合東南流逕內方山東又東會權口即古之權國也東南與陽口合逕古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逕左桑又東合區亮水口又東得合驛口又東謂之橫桑又東謂之鄭澤又東得斷馮又東與力口合出境至漢陽入於江 漢東劫水源出黃儼洞西南諸水劫水源出黃儼洞西南流合枝水注於馮質曰教即今直河按水經注教在新市縣東北又大陽山西南流逕新市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今邇其源非是豈鄭氏亦傳之誤與豐樂河原出大洪山西北流逕盤石嶺灌田甚廣民賴以豐枝水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九

橫嶺西北流逕古鄆縣界西南逕秋城西南左注教水龍驚湖在府城南三十里水溢達於馮青泥池在櫛木山下三國志樂進與將軍相拒青泥山 秋水至此曰水源出聊屈山合涇水注於馮楚昭王奔隨濟於成曰即此瀟水源出磨石山下納新市僊女洞泉源景陵縣界入於漢禹貢過三塗平其河在縣東北百二十里源出大陽山東流為楊家河逕漢陽界入漢富水河在縣東九十里源出閩王嶺東流為三汊河石板河注之逕應城縣界入漢：江北十里水溢而匯曰泗水即泗水也 此水並山：漢水自京山小河口分流逕青山東南至三汊河中水來注之俗名石家河源出青山南流與小河合水經註中水出竟陵縣東一百九十里西逕中城：下置中水成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鄆國地鄆公辛所治所謂鄆柳夷皆白起拔鄆東至竟陵即此也今有中港市豈即其處歟又逕景

陵前曰義河逕楊林口亦名楊水至便河口復入於漢水經楊水納中吐板：今未詳所在漢水自牛蹄口分流曰車湘港至橫林口復入於漢泗水即城隍臺河經新陽縣南縣治雲杜胡城分雲杜立澗水又東又東南流注雲城縣南大湖又南入於沔水是曰刀口回河亦名會河本京山縣前河東流逕五華山皂角市出牙兒口注於漢柳家河源出龍穴山入風波湖逕楊林口入漢縣東南俱有湖 並此水至此漢西櫛水源出西蒙諸山逕太子岡會流為曹將軍港逕內方山東南流逕古權國城東南有那口城又東入於馮陽水一名建水今名建陽河又名大曹河水本龍波合白中昏官三湖水逕大陽壩入於漢謂之陽口一名中夏口南宋元嘉中通路自湖下注陽水以廣運漕水經註以漢東楊水即為此水誤矣直江源出白家山南流長湖會谷後港入潛江界平塘湖達三湖以合沔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三十

白龍潭在靈鷲山下深長五里流逕朱家埠洲河口入於漢東五里曰曹將軍港即推水唐曹全政劉巨容嘗敗黃巢於此孟子港源出虎牙關逕建陽驛入三湖唐孟浩然嘗往來於此蒙泉惠泉源出象山分為二派後名其北曰蒙南曰惠宋知州彭乘為三汲共延至竹皮河入漢民引以灌田 灌水隸鍾祥陽水泗水源出房陵縣過遠安縣與漳水合流俗名河溶通池水至枝江縣入於江瀟水源出漳縣南逕當陽與沮水合流入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即此池水分自大江逕當陽枝江交界會於潛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即此河溶有金沙灘其地多流沙燁：如金綠林山水流逕圍臺山南匯為剡洲湖守吳獵常道走馬湖鬻斗皮之水西北至李公墳以陷戎馬 並此水至此潛水即漢水分流始入曰蘆狀河逕縣界東南流為上新口下新口入馮陽界又自排沙渡東流為深江入馮陽界

又自排沙濃東流為深洋入清陽界而流為恩江十里許復與潛合縣令
教錢所開泡池水乃江水自郝穴口溢入東北逕三湖芝江湖至縣南二里
為馬市潭北五里有沱埠淵二水並一潛水一自潛江縣排沙渡至深
江入州西北界逕劉河范溉開栗林麻港南灣至黃荆口入下帳湖東會
於白湖又自范溉南播於劉家渡入三江口又自栗林口播於蔣家灣逕
蓮臺趨大口合黃荆口水一自上新口逕鮎魚套白汊口一自下新口逕
伯口至柳口折而為漕河俱達三江口合流逕滄浪即禹貢所名屈原逢
漁父處又逕候埠關趨於白湖又自柳口東播於晏葛江至直步夏水從
西來注之逕螺子瀆渣潭東北趨大陽腦入於襄河又自渣潭東南逕小
陽張家池壩港入陽名湖匯於白湖出沌口入江水自巴陵逕白螺山
南又逕烏林南東過茅埠口又東過竹林灣又東過新灘水洪二口又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三十一

北過沌口東流與漢水合夏水今名長夏河水經註即暗口為中夏水與
地廣記夏水入沔謂之暗口冬竭夏流故曰夏水自監利入東為大馬長
川過沙口又東北過柴林河至直步與漢水合復車河江自茅埠灌蓮湖
湖東為河逕牛埠三灣平放東出新灘口又自三灣逕斗湖至楊名匯於
白湖州東有湖曰大白一名九真白湖眾水所會由沌口入江潛水至此
附考水道 郢中自石城而上百二十里為豐樂河之左分支三十里
自龍港出今又五里曰九龍灘再分播為龍爬港經土門之爛泥諸河一
出桐木嶺東岸今一出金花灘今一出熨斗湖故道尚存西渡則為花山湖江
之東山落平陸走三十餘里瀆漢而止其西控鐘山在馬漢水自襄樊而
下至此又一衝要熨斗湖而下為湖口今舊河深廣與大河等今又其西
為嚴山湖嚴山之傍有港曰冷水而不見其上流所自入石城當其下嚴

山峙其上水道迅急素無隄防旁帶陂湖漸加湮塞此以上考漢水自石
城以下委而為三西岸支分三十里出流港此元人侵宋盪舟處今
又五里自塘港出楊家港凡二十五里故道尚存山曰龍尾盡處為石碑漢水
至此西逼石碑東逼官莊大隄又一衝要故柴灣之隄常毀開流連口則
免此患 山南分支曰三汊港不十里分為張長口皆迴薄西山出馬良
口三汊口為石碑居民所塞張長口為馮家院居民所塞以致水勢騰激
而高家腦之隄常毀若開二口可免此患石碑西障是為小別小別之東
為茶園磯南三十里為老口二十里為六馬口南北二湖實為水區二口
屬小江湖為湖內居民所塞以致白口以下之隄常毀此以上考漢水
城南五里許曰二聖套又五里曰蔡家橋相傳漢水由此分支往時有隄
巨其間隄內之小灌千工填茶陂院歷時張嶺而入赤馬野猪湖之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三十二

驚湖峻而東匯於竹根蕩為東泉港峻而西入三汊港下青魚灘歷南港
由葱擔溝會於赤馬軍臺港長灘河此段考蔡家橋之由蔡橋至此迺
凡二百餘里倘因其已決之勢導水中行挑築圩岸以防水入害民耕稼
並山而東多為陂塘以溉下田則其利亦不細也由蔡家橋大河之南三
十里至流連口近年被塞大為民害水東北分行轉而西南抵三汊港與
蔡橋小會又四十里至金港水支分而北而東由青樹灣入亦馬軍臺
港金港而下三十里為小河口水勢到此漸殺渡而西再渡則下為沙洋
之倒口今大河東行遠多寶灣此處地蕪京山景陵衝要不五里為丁家
河今又三十里曰泗港泗港之內曰泗湖週亘數百里舊可容水諸大
姓塞之矣又三十里曰張濟港今又二十里曰黑流渡今又九十里曰乾
灘鎮漢水自小河支分由景陵縣治以下西入便河復出此與大河會少

下則田兒河為承天府屬之南界河岐而東為葫蘆灣凡一百二十里入
風門岐而西南二十里為張池口入五湖團洲又東岐四十里曰小李灘
為竹筒河上口舊漢水轉西南入鷄公洲麗水洪今雖開復漸淤矣是為
漢川之西北界此以上考漢水之委於左者由沙洋河口沿河東行一百二十里漢別
為潛又六十里西分入獅子河若竹筒河潛舟行多由此再分入小隈口
迤南為德桃嘴獅河之水亦會於此小隈口迤東即乾灘鎮遇水涸時大
舟不行此漢水之接沙洋河口者小河之內行六十里曰南河蔡家橋流連口金港口
之水皆從此出蓋自蔡橋至此迂迴幾三百里往時之水安得而不輟再
六十里至青山水來自東遇水頓止從此歷景陵縣治水環如帶蓋由小
河口出鴨兒口與竹筒河會凡三百里此漢水之入京固山邑然土田濱
漢江者厥害惟均沱潛出於江漢使江漢之水並溢則為害滋甚乃家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五冊

湖廣下

三十三

為院以冀一歲之獲豈長策耶荆門自沙洋之隈一築而荆南歲蒙其惠
鄧北成且如矣所謂以鄰國為壑者非耶夫江沮漳楚之望也自杜預壑
開陽口其水連巴陵而沮漳合流是為新步通南江至荆南為沙津河之
湖大者數百里小者不啻數十里其諸滲滌不與焉長波巨浸渺相望
何其夥也然其比多在景陵李老為大其西多屬監利西湖為大其南黃
遂為大其東太白為大諸湖皆逶迤入太白故河眾水之匯也太白河水
之匯也故河之水滯於太白洩於沌口地之勢然也景之水患無歲無之
蓋皆河等耳

禹貢三塗之水一云在沔陽一云在京山而景陵有三塗水又有三汶水
云是三塗俱無的據蔡沈註則磨石山發源者為三塗蓋原出僊女洞發為
司馬河傍有司馬墓故名又南逕蒲圻寺又南為夏洋港逕楊家灣合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灘舊水注小河此一塗也據京山志謂馬溪河為漢蓋馬溪河發源趙橫
寺黑龍洞迴而東流南逕馬頭山又東南為官橋河又東為馬溪河此一
塗也據沔陽志則石家河為漢蓋石家河發源空山洞如意寺其家中為
實河口為雷公潭連白土苑又東南為石家河而以石家為中馬溪為揚
水以澄水涇龍波逕即之道其言甚核此又一塗也

宋石才孺鄧州土風考古記 樓班固漢書地理志秦置南郡縣十有八
曰江陵宜城曰若曰鄧釋之者曰江陵故楚都宜城故郢若作郢是別邑
故鄧又按史記楚世家羊氏居丹陽在南郡枝江縣文王始都鄧平王城
鄧昭王徙都葉王徙陳烈王徙壽春曰鄧縣是言之楚之都邑可想見也
後世不博考熟究異口同辭以今鄧州為鄧都流俗信之嘗觀楚成王使
闞宜申為商公公漢沂江將入鄧王在渚宮下見之夫公漢而下沂江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五冊

湖廣下

三十四

上則鄧在江上而不在漢上沈括存中蓋嘗論之矣今江陵寔有渚宮而
縣之北有紀南城楚武王伐隨卒於櫛木之下今鄧州東門外山舊名櫛
木山上有楚武王廟則武王自丹陽出師至此而卒豈後世見武王卒於
此因以為鄧都邪此又不然矣雖然漢史者曰故鄧而鄧為州為富水
郡或廢或置見唐書地理志謂之鄧不無說焉楚屈瑕將盟貳軫即人軍
於蒲騷莫敖患之闞廡曰君次於鄧鄧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鄧若
敗鄧師四邑必離已而敗鄧於蒲騷夫鄧鄧者詎非鄧州乎昔蒲騷今應
城也距鄧州甚邇楚師之出闞廡之敗莫敖之次鄧鄧以師行道里推之
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則知正在鄧州也

龍飛殿即舊承運殿在御城正中後為穿殿又後為啟運殿殿前為左右廊而東西亦各有迴廊正南門曰龍飛左為東順右為西順又南為麗正門門之外左為鼓樓右為鐘樓又南為重明門是為外朝之制

卿雲宮即舊前寢宮在啟運殿之北前為知雲門門內東出為日升西出為月恒後為穿殿

徽翔宮即舊後寢宮在卿雲宮之北後為徽翔門由徽翔而北為弘業門門內東為闕雉門西為麟趾門周垣之內為六所六所之外為連房為燕庫等房是為內宮之制

隆慶殿即舊家廟在正殿之東安 二聖神主於其中後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三十五

穆宗年流禮官議上改為 慶源殿命守備內臣以四五及朔望致祭四五如 太廟之儀朔望如 奉先殿之儀樂舞用八佾舊用九十六人今五十四人

純一殿即舊書堂在 龍飛殿之東初 獻皇別號純一道人又歲時禱祀必致齋於此故以為名

中正齋在卿雲門之西 上在昔時講學於此

春禮殿在東北嘉靖十九年 上以舊邸世子府未備乃命補建定以今名殿之前為門曰春禮門殿後為承祀殿左門曰保和右門曰太和又後為宮宮之前殿曰受命御極之殿後殿曰青霄殿宮前門曰啟祥後門曰福寧外有庫樓連房其西通於 隆慶殿

曰光熙門山川社稷壇在邸內之西南若臺駕庫御馬房廣元庫廣元倉典寶典膳典服三所俱在邸內

邸之四門南曰麗正東曰春暉西曰秋明北曰弘業

邸之外其南門曰重明前為御溝橋橋南為坊局之南向者中曰時東御天左曰雲行右曰雨施其北向者中曰龍潛舊邸左曰聖

作右曰物觀坊前碑亭二左為恩詔文碑右為聖諭文碑坊後東西各為一坊左曰從咄街右曰陽春街若御城之南門樓其規制與京師將滿曰 顯親建孝 上大狩時從顧璘之請故特表

題之

從咄山在舊邸外東南不甚高上多茂樹可以翹望 獻皇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三十六

事之暇嘗登之因製漢江賦嘉靖十年命建碑亭勒賦於石

陽春臺在舊邸外西南蓋取宋玉辭以名之臺高數丈俯瞰漢江

烟雲竹樹鬱鬱可變邸中勝觀也 獻皇嘗率侍臣登之因製

壯望詩既而作陽春臺賦以自傲遂不復登焉嘉靖十年命建碑

亭勒詩賦於石

承天府志戶口 周禮大司徒掌人民之數以詔王安擾邦國而夫家之
衆寡則卿師遂人各以其歲時校而登稽焉欲知其存亡多寡之實而為
之施政也承天蓋古鄧地負山帶湖一郡生產不當江東一大邑自 肅
皇龍飛以來注念粉榆生養休息四方襁負日至百姓蓋殷庶矣但頻
年積荒困於供億而土著之民貧者或逋竄轉徙物故而司籍莫為損削
殷富之民誠大且衆矣其間祭點者率賄胥吏而漏其籍使所編浮於所
登是使國版不足憑而賦役無由均也况在沮洳之鄉淤水成腴而浮食
奇氏操其重資乘急貨貸騰踊其息積重累困奪居民之業并其身而有
之故丁壯益室而藉口客丁免於編列夫已擅地利長子孫矣而客之也
可乎嗟乎弊也由來久矣故綜覈之政履實之源消息之法非良有司莫
與計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三十七

田賦 禹貢稱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而漢江雲夢之間司馬相
如極言其饒則楚之賦當甲於天下而鄧又甲於楚則可耳乃者田日版
削而賦日歟則何也鄧中東西北三面俱山而南則擁大湖漢水又建瓴
下盤繞其中疆域雖遠乎則亦既山居其三水居其四田已不能有其
十之二矣故山原樹藝雨澤不調則倚藉而待稿其沿坡墾而耕者潦至
彌望蛟魚且宮之田烏得盡闢而賦烏得盡登也况 皇莊之歲入 各
王府之祿賦與惟正之供埒其豪庶之并蕪惟利潰亂無紀昨有撥德
而緣南畝者或或服助所獲即以代輸而尚虞不足湖田所於復為若輩
所積業小民嘗不得滿足而收半德有司亦不能徼私而裁其短長稅其
羨以補沿江之崩削者且飛影之費百出投獻之計萬變當事者即日加
意將編而額賦取盈吾懼民之日蹙也

徭役 夫力役之征聖王不廢然而或用民力不過三日務不告缺而民
不告病也漢有繇唐有庸宋有差額二役而民始蕭然多事矣 明興以
里甲籍民猶古比閭族黨之義而力征則用宋法差額蕪焉後條鞭法
行而民始稍甦矣蓋公費節則里甲歲裁繁簡悉即傳屢更約束嚴則縱
恣盡戢長民者力為調停劑量顧審編未盡當則宿弊未盡釐何者有司
之耳目一而造欺者千萬其耳目彼豪有力者先操其贏以神通於里魁
胥史之手而上下之所欲輕則富可貧所欲重則貧可富司拱手聽焉
間有發其奸者繩之三尺不過懲一儆百而百之作梗如故也何怪乎民
尚有不均嘆也夫承天係 陵後重地官多事殷辦謁者時無停軌而公
費日削夫馬日贏而供億日益不給乃田連阡陌甲第如雲者安享逸豫
而貧者食於官日夕奔走更所謂協濟之法秦越視之彼此移督察然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三十八

襄不得已而稱於富豪彼則推母而取益此則息子而受斃是坐困之枵
也故丁糧之實非或協濟之法不更欲上下不交困必不得之數已
兵防 承天古嚴即今為 陵後重地負山阻漢資天設之險自 肅皇
改安陸衛為承天衛復撤荆州左衛而置 頭陵衛為拱護非不嚴整顧
北近隨州洪山先年為老馬劉巢穴至即則不俟經宿又北近鄖陽萬山
錯雜乃劉千斤石和尚亂處其路亦通於鄖豐樂河當水陸之衝實咽喉
地也向議欲於頭承二衛各調一所官軍駐於此無事則耕有事則守仍
令留司選擇訓練庶可無北顧之憂其西則荆門州又其西則當陽玉泉
一帶石壁峭立實鄖中門戶昔紅巾賊嘗戰於此尤當厚為之備若迤南
則潛沔景陵湖陂數澤不下數百區且與武漢荆岳為比隣而白螺洞庭
之寇常嘯聚於此近雖設有衛所遠近相望水陸相應而官不習戰民不

習兵武備卑弱有桑土之計者尤所當軫念云 鍾祥縣北九十里至豐樂驛抵襄陽宜城界山勢微小縣衛官民攬雜東有花山龜山白水巖雞籠諸山俱抵京山界其臺陂花山諸里皆開墾地也東南至鄖東七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五冊 湖廣下

二十九

處又與樂鄉僊居建陽新城各設巡簡互相巡警他如僊居要道山勢嵯峨峯巒險峻亦設巡司偵卒不時糾察 當陽縣山谿夷險古戰場也水則有沮漳二河路則通巴蜀滇貴昔因劉石之亂漳河設巡簡司防守又有清溪舖河洛市皆立有約保應援巡邏 沔陽州四面皆湖一望蕭瑟盜賊出沒稽緝為難而沙鎮去州百五十餘里地既綿遠而民又攬悍往往跳於法外昔陳文諒起於此所稱最要害之地當事者尤宜統 景陵縣治環河帶湖歲為積水浸溺其所轄市鎮如皂角舖地據高阜通商賈舟楫先因盜賊出沒將乾鎮巡司官兵改移防守近議欲擊回舊鎮但地當三府四縣之交居民錯雜控制遠近此司似不可掣又漁泛洛與本市相近議將黑流渡哨兵移此備禦而黑流渡以沔陽衛千戶一員統兵哨守若乾鎮則止留千戶十名向委附近河泊所官帶管非法也今并河泊所官亦裁革矣恐盜賊有窺伺之虞不可不預為之計也

李維楨本政游朴大政記畧 州幅員數百里山居十之七水三之士大夫散處四境視州城如寄而市聚聚城中其始與臺五伯之屬至微細耳交關曹掾為奸利則莫成而瞻勢益殖小民有訟賄豪為居間其黨拳勇者任受刑罪黜者任對簿無不捷矣所得賄賂日益富則使其徒為州胥史已為即胥史又以其賂通監司若兩臺之為胥史者兩臺耳目寄之十五郡司理又以其賂通十五郡司理偵事者明比構會陰操州長吏佐幕短長所不使予下者千里之外其慮如鸞即士大夫儒懼不免而不肖者欲有所甘心或陰用之于足視士大夫州長吏度如即即若監司若兩臺且玩弄掌股之上長吏至與其賈主禮仰其鼻息舞文犯科不可窮詰歲加州賦數千金以實其橐若固有之夫紀綱風俗之敝壞莫甚於今日而尤莫甚於楚莫甚于我郡自江陵敗大臣往為湘繫堂廡冠履陵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五冊 湖廣下

四十

夷漸盡士大夫垂首結舌吏無所忌憚城狐社鼠又從而為之金幣情日壅塞權日旁落威日假借而橫民出焉其種有六曰土豪曰市猾曰訟師曰訪窩曰主文曰偷長根株密穴常相通為用如荆門蒙燕六者而有之其黨以千計其資以萬計其功繁拜請妖詭洶湧遠則楚十五郡上則輦輓力折權行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袁國臣潛江縣清田記 潛之為邑當漢下流自嘉靖以來漢水數漲則田沒而民徙田沒則經界淆民徙則故業失增里豪右往來此蠶食之漁田屯田與民田犬牙錯而民田之稅較漁屯所輸不啻十之七八小民欲紓目前之急率影射以售以故阡陌其田無什合之稅數十石者地鮮立錐樊也久矣

孝感 澗河一什源出河南信陽州至天磨河入境河中有大石逕九里閘黃茅嶺南流遠三里城逕新店清風澗之水注之為雙河口為磨家河逕二即畝為大公潭至觀音崖楊波港之水注之水出大山俗稱楊波口大悟之水亦注之出大山為小河溪治北百折而西流至西河口與黃沙河爛柴港苦竹港之水合而南流逕九子墩遠信南義陽城為晏家河為方家河塔兒潭淮水注之水出治境磨波之水亦注之泉湧波中灌田千頃分為二支治北六其東播者乃名環河治北五十里水自信陽來為遠龍潭五址港下流合于西河其南播者為白沙河逕趙師墳又逕黑龍墩注于響水潭復分為三支其一高埠潭逕何家埠其一注上沙港至沙港口合沙港之水南流逕安家埠又逕陶家埠後河之水注之乃與東播潯河之水會焉其一西南流注于陡岡埠逕枯河又逕蔡家渡合東河之水注于老鶴潭

乃又分為三支其一合深溝橋之水注於白龍潭入于漢治南二其其一合雲夢縣河之水治東南流逕高見潭又逕注泉湖入于漢治南二其其一逆流逕治西南隅合于西河治朱思湖白水湖後湖之水注之遠治南而東逕烏龍廟郭家潭徐潭港董家湖之水注之治東五里以董水名水出十五里港過李師橋注于自龍宮潭治東曲折東流有相又逕陳八埠毛陳渡至羊馬湖口羊馬湖注泉之水注之治東二十里水出高阜橋入于湖支其一南流為東山淪河治東南逕筭河至涓口入于漢其一東流度北涇甯至馬溪河口與馬溪之水合為馬溪之水則納澧川河陵山河蒲湖諸水同流者也澧川流至三汊埠逕陵山河又流至又東南流境逕楊家寨磨石灘河鄢家埠至沙口黃陂境入于江

一統志曰義陽城在孝感縣北二百里梁置西魏廢考南北史西魏於平

氏縣置義陽郡孟古申國之地今之信陽州是已劉宋改義陽郡為宋安郡南齊改置司州而義陽城未嘗置於孝昌也豈即南義陽之廢城耶梁書武帝天監三年魏陷司州詔以南義陽置司州夫梁魏之時有義陽郡又有西義陽郡南義陽郡西義陽在今隨州之境而南義陽則未知的在何處一統志謂梁以宋安郡為北司州黃陂縣為南司州則南義陽即似當在黃陂之境今云在孝感縣北一百里則與羅山應山為近豈南義陽即初置於孝昌之境而黃陂之南司州乃其徙置耶一統志云新市在孝感縣後漢書南新市侯國屬江夏郡宋書荊州江夏郡亦有新市縣唐杜佑通典荊州富水縣註云後漢新市縣故城在縣東北宋淳熙丙午富水縣令張寶修縣志雖辨新市而未嘗提及孝感故孝感新市之名不彰竊謂前漢地理志江夏郡無新市縣而王常起兵則在前漢之季是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三

常起兵之新市乃安陸鄉聚之名非縣名也蓋在孝感之北境今之新店是已其後光武起於春陵招致新市之兵後漢地理志始有南新市侯國宋元和郡國志元豐九域志俱云後漢分安陸立新市在南新市縣置於後漢蓋在今京山之南境富水之新市故城是已豈可以後漢之南新市即以為前漢王常起兵之新市哉魏書地形志曰南司州宋安郡有東隨縣註云東隨縣有黃峴關致黃峴關即今孝感九里關在南北朝謂之東關隋書文帝開皇九年改東隨為禮山縣即今應山也歷代地形分割不一今之孝感疆域蓋出黃峴之外數十里由縣治以抵北界約有三百餘里豈魏時孝昌地狹而黃峴內外舊屬東隨耶抑割孝昌之黃峴以益東隨耶然魏改孝昌為岳州岳山即則地固未宜割也豈孝昌東隨以黃峴為界耶不可考矣

孝感縣志賦法 蓋歲時輸納徵糧徵銀約有兩首糧則收息未秋錫尖斛面其害為易究耳至于徵銀則咫尺之書百靈穴焉有司者勢必冰之史胥矣寄之里役矣而戶冊收頭勾連局陳曰派數則戶不書總而不示人可稽也曰正耗則明加暗加而人不敢誰何也曰拆封則合併而出而業已叩衆羨為羨也曰巡查則厥經可以卒辦而如其觸手于素也曰收戶而重稽者要則糧可吊而愚者以絲粟飛也曰出米而厚賂不至則總不改而貧者以駕齋納也曰當年為累則預能詭寄于他籍而十年可逃也曰蠲租令至則計能匿之于未輸而支吾事後也曰比卯則豪有力者計必抗拒而攻史胥之陰而為支吾于逃亡也曰士紳重免則無糧者勢必跳區或朦朧其籍而兩存之甚且人亡而未除其數也此皆種：辛蠶攘肌及骨然且市民之出辦一而村落者倍蓰之鄉民之出辦者倍而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四

疾者又倍蓰之至搯手目懾相與語曰寧為佃作戶無寧有糧羨糧差不必多而室廬必盡鷄犬必空終歲勤動不足中巨猾一飽矣

歸州志 丹陽為楚始封，郭璞註云：在秭歸縣東七里，相傳今之南道口。方輿勝覽云：丹陽城即楚王城，今長寧千戶所城是也。則丹陽疑即夔池之上楚臺山，恐以南道為丹陽者誤也。白沙市在州東八十里，與夷陵界。據陸游入蜀記為楚之故城，甚明，但不知徙之何時。疑在宋以前也。宋淳熙間，秭歸城在今治卧牛山麓，考之范成大入秭歸詩註，併陸游記皆然。而曰：端平徙夔池，疑即楚臺山今之地城也。曰：洪武初徙丹陽，又曰：四年徙長寧，當元末偽夏明玉珍據其地，至四年方克平之，不應洪武初徙四年又徙。疑傳之者誤。曰：徙新灘，徙南浦，改之新灘，決不可城，別無所據。南浦境內無此地，故在夔府，疑亦傳之者誤。大都歸峽中地無平曠，惟楚臺山較今治稍寬，距今治五六里，今治確為秭歸舊治，而丹陽楚臺長寧夔池，疑一地而易名耳。南道口白沙市城跡俱存，相傳古越州，又以為先主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五

築為關索，築則事之或然而遠不可知者也。

歸州巴東興山說畧 州縣轄內約共千里，非不廣也。而山石硤確，地無平衍，農不宜穀，養不宜桑，僅資桐茶漆栗，漆麻以為生理。四方之豪有力者，每挾輕債而取重息，以愚弄之。故其民日貧而俗日益偷，析而論之，歸已則衝興山則僻，歸之民悍而狡，巴之民疲而頑，興之民愚而詐，輕督之則玩而不吾聽，重繩之則逃，甚則抗而敢於犯其大都也。較而論之，興山糧少易完，民猶畏法，歸州以四漢里而畝一夷里，猶易與耳。惟瀘江一帶無賴惡少最當嚴而束之，龍城夷里通負成癖，當亟為之數也。巴東以四漢里而畝四夷里，通負之不完，勾攝之不赴，大率緣此。且也夷民不遵條編，不奉追呼，管糧官復門徵收，完使過半，每年正三三四月輪當見年自備土物赴縣，雇募夫馬以應使客，率多踰期為四漢里累，然而漢屬衆大

儻得其雄心，一呼百應，蜂屯蟻聚，其勇敢赴義之風，亦他郡邑之所不及。巴東說畧 治負山面江，逼不可城，民居幾三四百家，而幅員寬廣，深山窮谷，距縣險遠，則保障之難也。編戶凡八里，額丁六千五百七十，山田地七百六十八頃九十三畝，有奇。夏稅麥六百五十三石，有奇。秋糧二千二百二十一石，有奇。編銀五千有奇，而八里分為前後，前四里，漢民疲困，不支後四里，夷民通負，便化則催科之難也。地當楚蜀孔道，西接夔與，南連施建，十四土司之衝，艦艘輪蹄，水陸輻輳，則供億之難也。邑南三四百里之間，有野三關，連天關，金谿口，有紅沙堡，邑南八十里，有楊柳荒堡，各設巡簡，千百戶官軍，兵有差，以禦非常，匪徒慮夷民之內訌，實以防土蠻之外侵也。巴山驛設在縣東半里許，或謂當徙之江北岸，公署之左，以便供應，亦一策也。門扇峽萬流而上，小高山一帶地方，實楚蜀分疆，昔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六

盜藪，險足憑耳。余揣其穴而擒其衆，江洋始靜，恐數年後猶有癘發之虞，不可不嚴為之防也。

岳州府志土田 孫斯億曰泥塗之田惟華容安鄉多焉他不盡然抑中下未足該之夫華容分東西二鄉西之田屢困水災石門分南北二鄉北之田重為條首所據而慈利十六七等都類浸永定生枝已陵苦樹疲荒蕪平江固蒙使隱射古者田分九則華容田高下懸絕即九則且不可况屯壤什沃間錯訟競瑣黷雖有智首亦無如之何若澧州利在平陸其富厚也宜哉

永定衛土田沃衍亦遠境樂地但官貧兵富至相結為婚姻以長幼為生次生徒豪放衛校畏之侵慈利壤田而不服徭役當路亦無如之何然儒風浸盛亦彬彬可觀云 大庸所崇山外屏少見天日壤狹事繁視蒙者困于徒馬至稱貸不足俗又信鬼刺膚血以事閩神者千百成羣甚可笑也 九縣衛士伍疲耗諸生間攬也稅然紀法嚴明上下有體視永定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七

勝 安福所荒野之地土人不知甲子而軍旅耗散視諸所加甚 添平所土苗縱放據石門半境而不服徭役好遠結權勢人士族嗜利者不耻與為婚姻亦可慨矣 麻寮所較添平稍貧然地險俗謫上下以倫理相犯爭訟連年亦無足道者 桑植司盤歛之商終古夷俗父姬兄婦配合自由通年以征倭累富稍慕華風

華容志陳士元論 禹貢九江孔殷沈潛既道今詳水經水道澧水中予邑而會赤沙湖沅水當邑之南大江繞邑東河亦自江出亦謂之沱由是觀之予邑固大江九江之衝也江之水較漢稍清故不易淤澆沅則清而莫淤夫自杜預開漕以瀉江勢而邑東之湍悍稍紓西邑之流漸浸巨故江水橫截予邑注之洞處弗啻繞其東北爾已聞之長老唐宋間邑西寂無民居而范晦叔岳陽風土記亦謂華容民多以舟為居常產即湖地是寧南堤決即被水患建寧今石首南堤即今之所謂調弦堤者夏秋必決必溢故二邑江患相表裏乃安南港所厄則湖水也至和遠縣築堤為防僅可障官署堤之外皆棄之魚蟹然湖水勢緩日夕弗踰寸許江勢猛迅來或數丈震撼撞擊若利斧巨石邑民謂湖高水胎水胎巨復益以江堤靡弗決者聞之宣德間人吏乘舟入縣署正統知縣楊錫以為請 天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八

遣工部員外郎王士華石布政使蹇賢奉 勅駐邑中相便宜築堤四十七有七并縣堤為四十八院九載士華遂儀制即其後土人性 擇少高之地築之今之院或百餘區最巨者安津蔡田官院延袤成十餘里小者田僅百畝而已一遇漲潦堤或衝決則禾稻室廬咸付泥澤冬月水退有司乃發粟集民修之每院擇其有智力者一二人為圩長十餘人為小甲分地而築計功而食至良法也厥後有司視為賄賂圩長藉為資府歲初必歛長甲楮直甲又按丁無索常例錢豪勢家比弗供後有司下院假照選以獻朴微曠焉而于堤之堅脆工之勤惰舉非聞也所發之粟類為長甲侵獵是以愈修愈塌隨築隨決以利民而實害之且予邑院民心殊力憤少早則決堤引水坎穴叢楚甚者以施荃蒙豈有識小言反相詆誑滋障或少加補塞亦弗堅實以疏土而浸逆瀾即頃刻可摧也今之計莫若督

民于院中鑿陂而蔽其禁防謹其蓄洩乃安津湖蔡田有藝田湖官院有田家湖洪武中華稅地之民既田正德末知縣李文洋割取私課肥已名爲水面錢今漸增幾百金者一切裁之斯堤可無決而旱亦無可畏矣嘗聞正德戊寅都御史吳廷舉奉勅賑荒羣民修院因而食之由是諸院幾復士華之舊所惜者李文洋據利錢粟徒恃虛文嘉靖癸卯知府陸柳復發即粟增修而知縣趙占亦襲文洋故智是以訖無成功嗚呼使士華弗逢楊燧則院必艱立西鄒至今弗尚爲萊蕪場邪予又見院民往于院外水濱墾植黍粟早稻水小泛則阻其港以積久而淤漸成陸畦水大至始莫援謂之湖田湖田無稅額三載一熟則倍獲厚利此所謂湖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而王安石懼無貯水之地者也夫隄防起于戰國圩田湖田起于宋政和以來古無有也使遇賈讓杜預則諸院尚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九

興廢之間矧院外乎苟目前之利而昧經久之計誠不可不思也然有洞窟爲之滯斯亦不至大害若紹興所議脩圩守臣賞罰則今日之急務矣至于調弦開塞之議雖靡成說以勢觀之塞固漲而西開亦漫而東今開者幾百載即欲塞之莫能也善爲水者因時補葺可耳

永州府志 國初官予民以食鹽計丁口而收其鹽鈔因以通于天下其後有商人引鹽民自買矣既已征商而民間鹽鈔亦復不免酌取之謂可則鹽課之當蠲者一也 國初嘗設河泊所官收魚戶魚油翎鱗後折改蘇鐵銅漆嗣又華河泊所官令州縣帶辦水屬魚課惟零陵東安永明征之漁戶而道州寧遠和陽江華則並於人戶丁糧內帶辦則一郡之中而設法互異魚課之當調停者又一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五十

昔吳起相楚南并蠻越遠有洞庭蒼梧之地秦昭王伐楚畧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輸賦謂之資布光武時武陵蠻入寇將軍劉尚戰沒又遣伏波將軍馬援擊破之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欲增置賦產獨奏以為不可其後果增布遠舊紛遂舉種死東晉時因劉石亂後蠻遠北遷陸渾以南偏滿山谷宋齊以後群蠻酋帥互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末暴患滋甚借候玉屯據峽路斷絕行旅周武帝遣陸騰大破之隋置辰州以處蠻唐置羈縻州以鎮之宋太平興國中梅山洞蠻寇劫商人乃發潭州兵擊平之八牛溪錦叙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願比內郡民輸租稅詔不許自後首領入貢不絕每加賞賜存恤之此諸蠻叛服之跡見於宋以前者以今觀之適居洞庭之南蒼特之地谿尚蠻越雜居其數服不常與古無異然其撫綏制禦之策亦在乎斟酌古今之宜而已矣我

國朝近來而制蠻之法亦莫詳于宋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地界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五十三

溪尚蠻越連接以政省民與蠻人交結往來擅易田產其間豪僧大姓規免稅後多以產寄籍人戶下內虧國賦外滋邊隙宜詔帥臣遣吏親立封域不許省民將田產典賣與蠻人及社以產業寄隱嘉泰中湖南安撫趙亮勵言湖南九郡皆與溪尚相接其地淵遠南接二廣北連湖右其人狼子野心不能長保其無事或因餓饉或因懼怨或因劫掠或至殺傷州縣稍失隄防則不安巢穴越界生事莫若選擇土豪為人所信服者為總首以任彈壓之責潛以收之凡細微事關止令總首彈壓開諭勸解自無浸淫之患蓋總首者語言嗜好皆與之同習知其利害審察其情偽而其力足以惠利之諸司謂是兩所言以蠻強治蠻猛其策莫良宜從之嘉定中臣僚言熟戶山徑尚下有田不許擅鬻任其耕種但以丁名繫籍每丁量納課米三斗悉無他科既樂其有田之可耕生界有警極力為衛蓋欲保守田業也今州郡漫不加意山徑尚丁有田者悉聽其與民交易而丁米掛籍自如催督農峻多不即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性狂奔入生界溪峒受虐以非口腹或為御導或為徒伴出沒省地為害甚大宜明勅湖廣監司嚴禁從之又石湖范氏曰徭人常以山貨杉板滑石之屬竊與省民博益米山田為早乾若一切閉截無所得食且骨死突出為毒滋烈沿邊省民困與交關或侵負之與紳仇怨則又私相讎殺余既得其所以然乾道九年夏遣吏經理之悉罷官軍專用遺民籍其可用者七千餘人分為五十團立之長副階級相制毋得與徭通為之器械教習使可捍小寇不得報官徭犯一團諸團鳴鼓應之次告諸近徭亦視省民相團結毋得犯法則通其博易之路不然絕之彼見遺民已結形格勢禁不可輕犯幸得通博氣有益米之利皆驟然聽命最後擇勇吏將桑江歸順五十二徑頭首深入生徑亦以逆徭利害諭之悉從乃為置博易場二一在義寧一在融州之榮溪天子誕節首領得赴屬縣與犒宴諸徭大悅俾得遂定保障隱然萬一連徭弗率必預先破逆徭近徭致動亦預先勝遠團始得越至城郭然亦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五十四

矣此宋之諸臣所論制蠻之法也其真得徭之情審事之當蓋事之宜亦可行之於今者然觀今日之所施焉或者法古之遺意歟今之所謂良徭粟總官府號令即宋之所謂熟戶近徭也其田有稅而無役即宋之丁米而無他科也其耕民田者富民役屬之有盜賊亦可用以禦之即宋之任其耕種生界有警而極力為衛也每溪峒間徭所聚居必立徭老以長之小爭則徭老選自分辦大事不決乃訟於官府即宋之設為總首以任彈壓之責也即諸司所言以蠻強治蠻之意也各鄉計民多寡設為團夫擇其勢力可以服人者為團長以率之其地近溪峒要害之處又設營堡召募勇力者謂之殺手協同官軍擊撲勸此即宋之團結遺民形格勢禁之意也徭以山債易民米鹽而有司亦時有米鹽之掣此即宋之民與博易官為羈縻之法也其立法可謂詳且密矣然近年以來猶有剽掠之患者固其徭性之常然或邊

民生疎弱良猛乃致勾引廣西諸峒生猛以為吾民之害耳抑或飢寒所迫乎又或兵防廢弛實猛有所窺乎其撫綏制禦之方防閑攻勦之畧信乎不可以不講也

按猛崗一曰白嶺一曰嶺村一曰墟菜一曰馬江一曰石源一曰橫嶺一曰亂石等處猛崗俱係奉文招撫之猛惟納糧不常差者聽本州調度原各諱十長今擬置猛官其制馭之法視昔不啻凛凛備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五十五

按瀟水三一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出瀟山下其下有泉名瀟川故其御號曰瀟川柳逸宜山下從宜江口出與沱水合其一小瀟水在小西門城外官塘穿城而入由瀟源坊逸至玉城山前有石鰲魚逆水而生鱗鬣尾儼然相傳每水流湧首尾皆動山下有石鰲相公二神居人共祀之近石魚為沙磧壅塞萬曆戊子守備彭顯謬聞之未曉水復從玉城橋出亦與沱水合即在瀟南輝瀟陽樓之下其一出九鼓未明峰南流百里至三江口東北與沱水合均曰瀟水均入沱水又二百里至永州合湘水流故云瀟湘今與湘水同稱是傳者當以瀟川為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五十六

寧遠縣南六十里為九疑山亦曰蒼梧山漢志注九疑在營道南漢記注應即
曰舜葬蒼梧九疑山文穎曰半在蒼梧半在零陵晉郭璞曰其山有九谿皆相
似或曰九峯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九峯各有一水四水流灌於南海
五水北注於洞庭峰九一曰朱明注十一其下瀟水南流至三江口東北與沅水合
舊由蒼梧峰又曰丹朱峰注十二在舜西十五里二曰石城注十三其下沅水南流至江華
縣又西過道州至三江口與瀟水合流注十四水合流處亦名舜所居在舜峰北十五里三
曰石欄注十五其下瀟水南流注與瀟水合流縣江南是名子江權陽武注十六十來由驟
律來其間在舜峯三十里四曰娥皇注十七其下沅水南流注與瀟水合流縣北此
在舜峯西六十里五曰舜淵注十八其下瀟水南流注與瀟水合流縣西折而北與瀟水二水
合亦曰華蓋實中峰也此峯最高上多紫蘭焉由華蓋北此在舜峯北二十里
六曰女英注十九其下瀟水南流注與瀟水合流縣東此在舜峯北五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五十七

七曰瀟湘注二十其下奔水源北注與瀟水合流縣南末寇惠歸辟棘峯此在舜峯北
五十里八曰桂林注二十一其下泚水源南流至江華合沅水馬明生通宋期撥於此
在舜峯北十五里九曰把林注二十二其下泗水源即歸水東流經藍山縣又東北經桂
陽州在舜峯西六十里注二十三

州志辨蒼梧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或以為南越地
舜時十二州初未有越漢元鼎六年蒼梧始為郡考
蒼梧在楚者其地名在越者其郡名云

衡州府志險要 衡當楚上游為柳桂之咽喉交廣之門戶各屬邑聯絡
谿洞搖擻休山負固不時竊發其市鎮閩津設立巡司首業有防禦至永
福鄉之三合橋長樂鄉之沙坪慕化鄉之水口町則即祁衡潭湘鄉新化
通馬深山窮谷幽菁叢林盜賊奸宄神出鬼沒盤據山險若虎負隅四路
生發皆此為招寇之藪固郡中之大要害也嘉靖癸丑巨盜李萬琦等猖
獗於慕化永福各處致殺官兵始設立水口堡撥官軍民壯殺手防守焉
而沙坪堡則設自隆慶六年千戶史官與有建立功三合堡則設自萬曆
二年各調官兵守之以防竊發地方始得安枕矣然戒險於平防患於預
誠不可一日少弛也若衡山之草市大洲耒陽之羅渡常寧之杉樹黃茅
衡頭白沙黃崗有九溪十八崗延袤百里安仁之楊梅峯耒陽之大源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五十八

唐公渡彭蠡金紫山：勢綿亘接連他邑歸縣之黃煙桂陽之泗洲寨牛
頭空白水茶山等處臨武之舜峯山禾倉堡莽山連州荆竹大羅之境且
四面受敵藍山之鎮南梁崗西關蘆葱大麻芒東龍川北川等營荆竹高
良源等搖東北之兩頭寨西北之官寨其山蛇蟠盤踞上可容千人凡此
皆各屬險要之地而太洲界在衡陽安仁攸縣賊徒潛藏出沒叵測嘉靖
癸亥獨倣尤甚百戶孫承祖戰死兵連歲不得休至於常寧桂陽地產鉛
錫等利富商大賈貿易其中四方亡命之徒往來之憑山阻險實為盜
藪舊雖設堡於黃煙各處立營於西關各隘顧地接鄰壤勢相倚伏此撲
彼發彼滅此生非我族類能保無異志耶鏡往防來選練調習圖之於無
事而不自失其險要則策之上矣

按相楚之俗尚鬼自古尚然書呂刑著三苗昏亂相與馳于神至舜命重黎絕地天通而其俗始正下逮屈原已千有餘年原為叔正巫者事神之辭以寓其忠愛之意其說見于離騷以今觀之則原時所祀尚在正典世變江河愈趨而下今非原之時矣風俗所祀尚節儉可付一笑因編祀典志畧著數條末簡以俟為政及觀風者採焉衡人賽樂瓠病及誓怨重事誤祈許盟古賽之日巫者以木為鼓圓徑手一握中小而兩頭大如今之扶鼓四尺者謂之長鼓二尺者謂之短鼓巫有練帛長二三丈畫自盤古而下三皇五帝三王及諸神靡所不有是以帛畫懸之長竿鳴鑼擊鼓吹角巫一人以長鼓遠身而舞兩人復以短鼓相向而舞計昔所許若干會為所舞之節隨口而唱無復本據誓怨重者夜至野地城燈燭謂之盤黑鼓每舞罷一會則滋口飲食極其村野天民之初生有盤古氏者出而御世為三才首君史稱盤古言元氣渾然盤固也今以木為鼓以遠身為盤以滅燭為黑鼓何所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五十九

義哉吁失之遠矣風俗合二三十家共祀一大王神其神或以其山或以其陂澤或以其地所產之物而得名稱加以帝王聖賢公相之號如愚家溪田所祀云平王相公大王祠下城外散居所祀云南平水東三聖公王祠下其他如高山撤甫大王祠詢之云其山多產撤土殊大王祠其地產紅土其他不能枚舉愚憶繼天撫世曰王王宰天下曰帝大而化之曰聖復而執焉曰賢首五爵以無私為德曰公長六卿輔其君曰相今乃妄亂稱呼甚至加之土地所生之物其為說妄不經莫此為最常欲言之有司請一釐正焉然卒未暇也 風俗事女神每家畫一軸神分班而坐多不可數中標題云家居侍奉李家天子三樓聖賢神仙兩旁題云三千美女八百嬌娥歲晚用巫者鳴鑼鼓吹角男作女粧始則兩人執手而舞終則數人牽手而舞從中翻身輪作筋斗或以一人仰臥眾人筋斗從腹而過亦隨口歌唱黎明時起竟日通宵乃散夫女子本以陰柔之質死而為神如節婦烈女庸或有之他不盡

然也今云李家天子三樓聖賢何所據哉可一笑也至如師巫盜取廟中神像首以為靈魁收陰兵以作下壇書符篆以為青筒節俗怪誕不可盡書云青山侍即行祠其所祀神無所考或云為南嶽六部之一故云侍即行祠愚意侍即之名起于近古周以六典建官 國朝用周禮有六部之名嶽山與天地相為終始 國朝正其號曰衡山之神又焉有部使有部則自六典未建侍即之名未起時又以何官為屬此皆說謬不通且以為土神而誤聚侍即之號則衡陽境內原無青山之高大可以未識也嘉靖辛卯例毀淫祠地方妄援引以惑 有司此祠遂幸免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六十

正統三年八月甲子命湖廣布政司正官督衡州府縣脩理南嶽神祠像設先是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神廟殿宇門廊舊有二百餘間規制廣大年久朽爛頽塌像傾壞不稱神靈臣考之典籍山川攸濟皆是陰陽氣化所成即非人類肖像可假止宜設壇致祭不當立廟故宋儒張栻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者其氣之流通可相接也而宇之也何者欽惟太祖高皇帝肇前代之謬凡諸嶽鎮海濱革去帝王位號惟存本稱如南嶽止稱南嶽衡山之神仍詔天下遵守盛典也惟前代塑造后妃侍御寢殿朝堂因循未革今坍塌已甚非用工七八萬莫能復舊乞禮官會議因其頽廢之餘革去廟宇像設照依朝廷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六十一

附以齋室每遇春秋精嚴祀事則禮制合經神明不潰奏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議稱衡山塑造神像寢殿朝堂歷代相因積有年矣國初更制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所言難准宜令有司役民趨農陳株木燒磚置辦顏料并工脩理其餘房屋如本山道衆或好善軍民情願脩補者聽 上從之

衡為五岳之一地脈發于岷山由蜀入黔迤邐九疑連絡五嶺橫亘其南即南方之幹也其初為黔嶺沅澧二水夾之而地盡于德山其次為騎田嶺湘水夾之而地盡于岳麓其次為柳嶺桂嶺左洞窺右彭蠡而地盡于匡廬其末為梅嶺連迤而東分為三支一為金陵一為古杭一為四明而地盡于海騎田嶺攸湘水紆曲而來湘水自九疑出分為二一入洞庭一入粵西水支南北流而嶺亦有騎田之勢故名騎田自騎田入楚匯結磅礴平展數百里突起而岳高可三十里 南岳記云南岳周圍八百里迴屬為首岳麓為足 舊志云自迴屬至仙頂七峯在衡陽縣界自祝融至天柱五峯及金簡降真芙蓉等五十五峯俱在衡山縣境其碧岫屏障口華岳巖則在長沙府界共為七十二峯紫蓋雲臺天柱石廩四峯皆去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六十二

辰州府圖經 侯加地曰嘗考衡山之西洞庭之北為辰州辰之與地質之禹貢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洞庭受沅水辰水淑水元水酉水等輸而匯衡山西南直抵苗徼介群柯入武岡望卿山度分石在今會東臨沅州之明山經沅水源出四川揚州經沅州故名沅水至辰州合又折而東歷牛坡即黔陽連赤竹至於龍標縣曰黔陽黔水即黔江源出群柯西合沅水焉由板門在今沅州迤龍門轉西見以雄一縣之鎮是為麻陽錦江自銅仁發源龍門繞於邑前會沅東北復同龍門諸溪龍門溪西漢雲村溪白旗溪梁溪漢俱東北會入辰水自望卿山西接馬鞍綿亘垣家倚桃谷俯龍堆鄰梁之陰邑曰淑浦淑水出焉下流西轉盧峯延袤嵯峨接岫房連上趨熊首其縣辰溪辰水出之又自岷山西南出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六十三

外包夷落南入恨山分經施州衛之天柱引秀屏保靖歷鎮谿以迄虎頭山為盧溪縣五溪播其西沅水經其北合於盧水折而東注焉自恨山分經永定衛南越天門逾施溶掠茗山明溪小酉達羅星轉下於飛霞山之麓縣曰沅陵西有酉水南有辰水合流為沅會合以過常德同入洞庭直從三崕山歷湖頭盡明月山之陰下接桃源過武陵其中最高者曰桐木山皆邑地

辰州府志 各哨所總說 侯加地曰按邊哨稱鎮鎮草鎮草即古巫黔極北地記曰三楚之圍五谿之徼是也西北有溪曰鎮東北有坪曰草子故統括曰鎮草云其五寨則主將駐劄地迤而北則長寧衛塘盛華永安永安鳳凰王會迤而東則清溪靖疆洞口草子轉而之東北則乾州強虎轉而之西則石羊小坡其他小營堡各附其地而以鎮溪所終焉轄地廣袤八百餘里東距盧溪南抵麻陽西接烏羅北連永保東南一百里界于辰溪東北二百里界于沅陵西北三百里界于蜀之酉陽石耶邑極西南一百五十里界于黔之銅仁其中苗獠雜處種類甚繁邊民屢遭劫擄各哨惟圖自保不相救援非所以安邊也當事者宜按哨之緩急酌地之險夷整肅邊籌永前惕習如五寨哨係中軍重地則岩坎江之防務宜先長寧哨最密通苗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六十四

則麻黑沖之暗越宜慮乾州哨城連守備而屯餉易危則暴木沖諸路不可不整永安哨地近貴苗而募兵易撓則火草嶺一吭不可不搃今添設麻陽之庫獄賴小坡而保故雷打坡之四處埋伏防出沒也倉廠之積貯恃石羊而完故水田營之把塞屯軍控窺伺也草子哨地隣洞口而上下營之戒嚴實彼先聲洞口哨壤接清溪而烏牌隘之坑壑誠伊左臂強虎哨雖雄據萬山然三面受敵一不設備而都羅鬼黨跳梁矣永安哨雖外倚藩蔽然強寇在旁一不加警而田中岩坎揭竿矣他如王會哨之皮冲江口威華哨之都梅坡箭塘營之石灰窰靖疆營之油草塘要害相均哨伏宜謹

五寨哨倚峯將鎮城東至石羊南抵永安切近貴苗西隣岩坎直通黑龍潭冷昔生寨設立岩坎江小營防禦北接長寧通殺牛坪三箭

塘濁狗等巢青山木林二處各立小寨設炮樓五曰奇山曰蘆伏曰永豐曰高萊坪曰平養設隘門三曰西隘曰北隘曰永豐隘苗路如涓亮布管羅織岩坎乃其大門與長寧會哨於岩坎與清溪會哨于涓亮夜遊木林哨截大路之險設伏雷公田防巡路之襲此本哨之喫緊也城內長官司直隸布政司土苗里甲無制差役繁苦一馬一差較縣差數倍甲民強半逃竄鎮斯城者不可不留意調停云長寧哨舊名長冲東抵清溪南連五寨西至岩坎江青山白岩諸路北至殺牛坪三箭塘呼囉閣涓亮等苗巢此守最為險要設炮樓二曰奇梁曰後山設隘門三曰上隘曰下隘曰奇梁與永安會哨于穿洞與五寨會哨于岩坎夜遊青山邀岩坎之路設伏潭頭防牛隘之來此本哨之喫緊也 箭塘營原係長寧哨信地東至長寧南連威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十五冊

湖廣下

六十五

聲援相倚西抵苗巢北接清溪設炮樓一曰長凹內石灰窰等處係苗出要路最宜防遏又近於火燒灘召降叛苗龍六保責成把守此本營之喫緊也 威華哨舊名魚洞坡萬曆三十六年建東至清溪南抵永安西北俱接苗巢設炮樓一曰永鎮以通箭塘烽燧與箭塘營會哨于田家寨以遏都梅長凹苗路惟是哨據城外隔越大河春水泛漲舟梁不通每虞應援難及不可不慮也 永安哨舊名牛狗堡東至五寨及長寧通黃臘等民寨南抵都羅金子江民寨西距永寧營北連烏巢江路通川湖貴三省苗巢設小營一曰黑潭營以苗把侯勝明守之設炮樓五曰黃臘曰葛蘭曰岩坎曰下山曰洛濠設隘門二曰葛蘭隘曰黃臘隘設永順土兵營塔承苗路惟岩坎老田冲馬頭潭為會歸之所朱冲口舊營黃岩坡舊隘為總要之區與長

寧會哨於穿洞與永寧會哨於馬頭潭夜遊瓦廠隘設伏老田冲此本哨之喫緊也 永寧哨舊名丫刺閣隆慶三年建東連永安南抵小坡西至鳳凰營北連貴苗即古總兵營是也設小營一曰龍鄂營以苗把龍文忠守之設炮樓三曰總兵營曰大汛曰木星冲苗路如即中江岩洛寨天馬山等處乃其門戶與永安會哨于木星冲與鳳凰會哨于即中江與王會哨于天星塘夜遊婁塘關設伏岩洛寨連東窩里熟苗使之把隘此本哨之喫緊也 鳳凰營舊名雞公寨正楚北極邊東至即中江接連永寧南抵天星塘接連王會西隣貴州龍潭北邊生苗巢穴設炮樓一曰許保固其地聯絡上下岩口楓香樹田坪攸佬茶林太陽等生苗巢與永寧會哨于即中江與貴州龍潭會哨于十八溪此本營之喫緊也 王會哨舊名火草嶺萬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十五冊

湖廣下

六十六

三十六年建在楚疆絕徼為兩省要害之區東與永寧鳳凰比隣西與黔省民苗接壤南抵銅仁北迄苗境設天星塘炮樓一所所有栗樹坪皮冲江口等處係苗出要路與鳳凰營會哨于栗樹坪與永寧會哨于天星塘此本哨之喫緊也 清溪哨東抵五寨司管下黃茶民寨南距殺牛坪民寨西連牛隘苗路通三箭塘苗寨北經黃岩江達洞口于中設黃岩江小哨設炮樓五曰黃土凹曰杉木坪曰高凹曰黃岩江曰龍濠坡設隘門一曰南隘諸苗乘間竊發必龍井滑龍與五寨會哨于涓亮夜遊杉木坪截柴山之路設伏高凹防清水塘之虞此本哨之喫緊也 洞口哨東至五寨司管下都吾石榴坡南近清溪約中立靖疆子營接大坪等生寨西連大禾冲通三汊江地嶺

坡回保諸苗穴北抵草子坪又名後寨直通大小畧變紅岩下水等寨設炮樓三曰烏牌曰高凹曰雞子設隘門一曰東關隘設保靖土兵營擔承諸苗出劫則總門新寨都良田為必由之路又有土橋甕洞去本哨較遠俱宜防守與草子會哨于總門與清溪會哨于涓隆夜遊黃連塘禦後寨之衝設伏烏排江據都良田之險此本哨之喫緊也 靖州營東至帽子坡民寨南至黃岩江清溪交界西至木里苗寨北至高羅洞口哨交界設炮樓三曰油草塘曰高羅曰昇平設關隘一曰黃岩江如板田龍萬溶江木栗坪龍井木里等處俱苗賊出沒之所雖有降苗一類叛服無常與洞口會哨于高羅山與清溪會哨于黃岩江此本哨之喫緊也 草子哨有長官司附土巡簡司東抵辰廬界南至洞口哨西接三登坡係苗出要路北連灣溪小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六十七

直抵乾州設小營二曰火麻曰炮水設炮樓五曰獅子坡曰岩凹曰鉄鐵曰羌洞曰上營設隘門四曰南隘曰西隘曰茶溪隘曰冲星隘設保靖土兵營擔承內都羅溪三登坡老虎洞雙溪漢溪得禾冲為諸苗要路與孫虎會哨于標木坪與洞口會哨于總門夜遊山羊洞扼大田之警設伏一渡水寨雙溪漢溪之路至于山羊議增小哨 迤北脩築邊牆此本哨之喫緊也 乾州哨倚守備鎮城河通辰常二府故積餉在馬東至蘆溪縣蠻夷民寨南抵五寨土民寨西連草子坪苗寨北距鎮谿所苗寨設小營三曰灣溪以連強草之勢曰冲果以捍辰廬之民曰乾寧以塞都羅溪茶坪凹之口設炮樓四曰岩牛曰望成曰桐木曰枇杷以便瞭守傳炮如萬桐竹刷諸苗于三溪為必由之路與強虎草子洞口發兵會哨還振軍威扼關守之此本哨之

喫緊也又此方熟苗時常出入貿易魚鹽布帛之區奸宄窺伺之地在當事者謹嚴之城申衛卒間散巡守猶用哨兵非所以均勞逸也至於餉米今俱改折矣凡遇各兵歷過一月即當於次月初日查實存兵數給與不必候假格冊則一切營幹攬兌之弊自息而富商亦無所牟大利矣又何至一兵而先馬半年每等而僅得低銀數分者哉 弭州哨東抵乾州哨南接灣溪小哨西距勞神順苗寨旁通鴉都曰麥地設隘門二曰東隘曰西隘設永順土兵營擔承苗路如桃花寨琴園龍瓜溪鬼侯鬼党都羅溪為必由之地與乾州會哨于桃花寨灣溪與草子灣溪會哨于標木溪都羅溪夜遊龍瓜溪設伏琴園關此本哨之喫緊也 石羊哨東至岩門巡司通辰州府大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六十八

運河經馬先年為積餉之所廢棄倉場委宜議復南抵水田營通麻陽達沅州西接清水營直達永寧銅仁苗穴北距五寨接清洞乾草等哨附設水田中營一設炮樓八曰龍公寨曰芭蕉溪曰銀壺寨曰沙子凹曰洞溪曰南高樓曰頭栗山曰中栗山設隘門六曰太平隘曰成佛隘曰五龍溪曰白茅隘曰揚柳隘曰雙江口隘苗每跳梁安寧洛濠為必由之路有警應援安寧兩哨為扼吭之區如米岩溪洞下江皆宜會哨此本哨之喫緊也 小坡哨東抵銅信廢哨南接沅州後山鄉西隣貴施施溪界北連永寧直通貴苗亞寨本哨為麻陽屏翰麻陽為辰常襟喉先年德靖間鹿龍山貴苗直犯沅之江西街丫喇關湖苗徧滿麻之潭家寨幸調漢土官兵堵截百姓稍寧隆慶三年守備陳師表議改丫喇關為永寧哨矣嗣後本哨陸續添設小

哨四曰水塘曰清水塘曰十八坪曰杜壤勢成犄角設炮樓八曰鐵山曰石榴坡曰竹山曰觀音曰太平曰黃土田曰上高曰南木山設隘門七曰銅錢灣隘曰上隘曰下隘曰乾竹隘曰馬勞隘曰小桐隘曰新路坡所有偏口雷打坡鯉魚潭蠟塘溪新田張灣坪等處皆苗出總路分兵哨守此本哨之喫緊也 鎮谿所東至沅陵縣界二百里南至沅州哨十里西至酉陽界二百里北至保靖界百里所轄原係盧溪縣五種蠻民洪武初有不服造冊者該縣主簿孫應龍以舉孝廉來任入洞招撫各夷渠首懇稱有司衙門賦役重大我苗土地俱係刀耕火種難以應當方纔作耗乞為奏 聞另設衙門管束務使差徭輕減孫應龍帶領渠首楊二等赴京奏設鎮谿軍民千戶所治將該縣原納錢糧一萬三千有零奏除一萬石洪武二十年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六十九

月蒙 旨於江西建昌守禦千戶所取正千戶段文赴京領到五百八十六號銅印一顆親奉 太祖高皇帝臨軒遣使諭曰朕有一丸地方幾寨苗民取你這老頭目前去開設鎮谿衙門好生撫管夷民此地乃碗酒塊肉之所又曰清水白米自來柴火後子孫享用無窮爾兵部再取副千戶二員相兼管軍將招苗孫應龍陞所鎮撫職事吏部選吏目一員與他收管錢糧布政司撥司典吏四名與他管辦欽賞段足表東牙笏寶鈔銀帶等物以禮進宴即日起程於貴州烏撒衛取副千戶陳牙四川瀘州衛取副千戶家貴於本年五月內前到鎮谿開設衙門建立制度將地方一百二十四寨分為十里全楊二等充百夫長管理將不成人數畸零苗寨一百三十二名編充不支糧土軍護守城池印信寇亂奉調聚則為軍事平班師散則為

民故名軍民所其俗多租禁錮悍不常 國初畏伐頗貢常賦後管理土官征調冒爵秩過掌所致所官法令難行兼各下鄉淫索所民遂多賄縱始稱難治常貢因寢下四里頗遵漢法納糧當差但與永順連壤接界委勘經百餘年乃結獨上六里苗民陽順陰逆叛服不常與保靖司境界地方却係永順搭承永欲藉報保警動輒唆苗攻保：屢招附苗又反復難馴後來永保互有構借為邊境憂至於第九里大稍寨苗民不遵王化糾搜出沒邊燧時聞竹葉古隆誠宜把扼議令永順會日坐寨撫諭偵探自往設漢官千戶四員撫苗巡捕父居邊地與夷姻婭今於辰州衛推選掌印官以便彈壓第鎮苗素稱驍悍奉調為軍則約束不遵班散為民則猖狂是肆責在永順搭承約束之而當事者又時有未和之防庶邊萌可潛消矣 附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七十

前營在麻陽縣泥鄉萬曆三十四年建東至新營鎮住南至麻伊下溪西至萬村梅樹坪苗路北至山窠村冷家凹苗路惟此一路地僻人稀密迤鎮苗實係襟喉要害之地最宜防守此本營之喫緊也附掛辰營去郡城北七十里萬奇坪岩凹地外二里生苗苗土官張勝藻管轄反居十三哨之內為腹心害萬曆四十一年新創此營真足扼其咽喉頃者苗更跳梁直犯郡郭外劫掠而去哨官防守之謂何土官搭承之謂何擇而不問有負此營矣 候加地曰五路之防莫劇于苗大都其醜貪餌漢物習剽輕生而無遠志種分生熟生惟熟所嚮往生悍熟狡互相林蔓焉其甚者蠢爾奸氓復鄉導之苗不在藩籬外也又其甚者哨兵本扞禦固吾圍達：脫中呼道上自決其藩美勢難禁大羊之不闌也昔議防苗今議防兵：與苗並議防

五縣漸多事方書云急治標緩治本身邊者宜善於馬母徒曰營哨星羅形勢有可恃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七十一

永保總說 侯加地曰哨所之後附以土司蓋為永保與沅虛接壤而表裏營哨受辰府節制所從來矣先年大征諸苗直指秦 聞以各該苗寨分各土司官承管遠衛官坐鎮相兼治理各哨守撥有土兵亦既煩歲餉矣司為有經歷都事吏目皆流官原非無事又者今皆視為冗員而鎮官推亦漸輕漢民逋逃奸究俱以司為望當事者宜慮其後也 永順司 國朝洪武二年內附陞為宣慰使司隸湖廣都司又割新添葛蠻安撫司之南渭州及白崖長官司思州安撫司之施溶州臘惹洞麥着黃洞驢蓮洞施溶溪四長官司又併三溪置上溪州復置田家峒長官司其會溪屬沅陵有巡簡司在焉正德初有明輔者以辰州府學生嗣宣慰使從征十餘次頗以禮法自守諸洞翕然嚮慕 保靖司 本朝初置保靖州安撫司洪武六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七十二

陞宣慰使司隸湖廣都司初領長官司二今增置長官司五并領之其一為五寨朱沱烏引蘆荻杜望白岩五苗也自唐命田氏世官斯土以控蠻夷宋元因之 本朝初寨官田文歸附始置今司其一為草子坪永樂三年置其一為茅岡隘冠帶長官司其一為兩江口其一為鎮遠疎剖六峒橫坡俱長官司而境內除隆江杜望滑石江三巡簡司則直隸湖廣布政司其大刺巡簡司屬辰州府云 又曰按古夷狄效貢有加賞無增爵蓋防微杜漸慮至周也保靖狹而單弱且無他觀永順地潤蓄饒聲名文物彬 珥中土使者馳騎都門絡繹不絕無以有窺伺之萌乎去歲以區：楚材之貢傲 天子寵誥進階都閫將且與司道頡頏安能受辰府節制哉倘後有貝珠焚馬之貢法廷將何以待之濫恩而驕夷當事者溺其職矣竊恐在筭漸

輕外舉潛啓杞人之憂又不獨在防苗也

苗徼 洪武初以無溪屬盧溪縣改夜即立崇山衛後省衛置崇山千戶所管轄悍獗奈官卑勢孤不能鈐束十四年鎮草治古峇意苗首亂命總兵官楊仲名率師征勦尋就招撫二十八年苗有不服造冊者倡亂盧溪縣主簿孫應龍入洞招諭領苗長楊二赴 奏准輕賦另給重賞發回盧始割上五都蠻民分為十里置鎮溪軍民千戶所隸辰州衛每十年照州縣例撥造丁口解查永樂五年鎮草苗復叛命總兵官張嗣統兵征勦餘黨亦各就招十二年以都督梁福掛征蠻副將軍印鎮守辰州洪熙元年以都督蕭綬掛印鎮守宣德六年鎮草苗酋龍三白大虫黃老虎石計聘等糾結貴州銅仁平頭諸苗為亂命都督蕭綬都御史吳榮率漢土兵一十二萬討平之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湖廣下

七十三

師後隨叛詔綬等各戴罪征討乃冒暑夜馳直抵池河劄營掩殺過半賊黨竄伏深箐圍困久守諸苗出降幾至絕種乃設灣溪等十堡撥軍防守景泰七年苗復叛命兵部尚書石璞討平之正德七年苗酋龍麻羊龍江西龍成酒龍強發龍同保等嘯聚川湖貴界中大肆倡煽詔遣巡撫貴州都御史魏英兼制湖廣四川漢土衙門發兵撫勦調度未幾以致仕去尋勅都御史楊茂元代之咨行巡撫湖廣都御史劉丙親詣辰州駐鎮先是知府戴敏指揮高勳王爵陸續撫出鎮草苗犯龍麻羊等共六百三十二人丙以罪重者八十二名監候餘各省發復趨沅州會同都御史楊茂元調集三省漢土官兵委分守右恭議張繼兵備副使徐澤分巡僉事田堪隨營監督用苗民龍真等為嚮導進至高巖坪暴木坪立營攻破亞西回保孟洞東那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即張兵馬等寨斬首七百五十八級擒獲三百四十二名八年兵攻留絞洞寨斬獲千餘撫下苗賊三百餘名口仍委兵備徐澤同都指揮潘勳知府戴敏指揮王爵等搜捕餘苗議請添設守備領 勅鎮乾州兼制土官彈壓邊境以故各土畏懼諸苗惴服十餘年間賴以少安旋因土官謀削去控制勅命致守備權輕諸土相抗輒暗糾報私養成悍橫噬三邊釀至嘉靖中年苗果大叛先是嘉靖十五年貴州銅仁司管轄且逞寨苗吳朗拱縱酒網縛佃戶其家生員告呈銅仁府知府魏文杖斃之其子吳柳苟遂糾黨攻劫鄉村思石道兵備僉事田汝成及守備指揮荀瑞令隣封四川平茶司土官楊再顯招撫魏文許將叛苗地方割與酬功付以銅仁司印信吳恭再顯果招安苗賊後貴州巡撫不允前許給取契券焚之以銀一千兩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湖廣下

七十四

其勞再顯失所圖遂扇苗出沒為亂守備荀瑞因之失職十六年以都指揮印繼代之鑑多譎詭言湖廣苗人聽銅平叛苗糾搜所劫財物藏于草子坪苗頭龍老恰龍黨叟寨內鎮草守備陳表令土官田興爵誘出二苗擒解辰沅兵備道監候老恰斃于獄黨叟尋釋放十八年老恰男龍母史見父死深恨田興爵遂聚眾攻劫該司得禾冲等二十一村其後大小畧變與亞西等寨苗頭龍求兒等見彼劫擄獲利因糾銅平苗寇劫奪兩省油蓬平頭五寨等處守備陳表以此被劫回衛以清浪衛指揮僉事朱永守備鎮集時值歲荒軍士缺食未可驅戰朱永借銀糴米百餘石調集鎮溪所上六里土兵六百委土指揮田應朝督率十九年正月進入爆木坪遣苗頭廖羊保等分頭招諭是時苗尚知懼每寨各出牛馬求退我師至三月因五寨司

奸細苗民候答保刺箭誘草子坪團溪板栗惡黨及銅仁旦逞諸苗
出劫麻陽譚家村又鎮溪亞苗龍柳比等復叛出掠平頭地方其
管理龍騰霄率兵掩捕被傷苗知禍大遂屯聚蠟爾深山辰沅兵備
副使李瑜調征永保土兵委平溪衛都指揮高商鳳同朱水率保靖
兵六百進抵草子坪惡黨寨委沅州衛指揮周寶鎮永順兵四百進
抵五寨司步款寨前撫定大小畧壘排即孟叟亞保田崖口等十一
寨苗頭龍遠吳得狗等咸請隨軍征討生擒首惡龍谷已等七十七
名俘獲賊屬五十二名口并擒獲奸細侯答保解道羈候瑜又遣辰
州衛守備尤欽傳啓忠同高商鳳督永保鎮溪兵一千進入蠟爾山
斬獲苗首二十八顆生擒一人功幾成偶奉湖廣撫按兩院大牌嚴
令退兵隨將叛苗餘黨招撫安置二十一年草子坪烏牌寨苗龍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七十五

叟糾合龍求兒及銅平苗賊攻圍麻陽縣城該縣朱知縣中途遇執
幸以計脫湖貴撫按奏聞詔遣都御史萬鏜勘處應否勦撫聽其處
置二十二年六月萬鏜遣指揮李秉著落統兵參將高商鳳都指揮
潘璉守備李英荀瑞督令撫苗土官田應朝及永保兩司官合帶領
知導健步人等撫出賊首龍求兒龍母叟并從惡龍柳補吳老瓦等
及貴州該道守備官立潤等陸續撫出從惡麻得盤吳旦逞等共五
十餘人萬鏜臨辰州查得叛苗餘寨未盡歸降再加招諭續據兩省
撫苗委官回稱各苗執迷不從行劫無忌且阻留撫苗百戶二員於
山內乃調永保酉平等處兵及二省附近官軍一萬一千七百名令
辰州衛守備尤欽指揮吳山何清沅州衛指揮葉森督永順宣慰彭
宗舜及鎮溪土官田應朝所領兵入高巖立營守備鐵冠辰州衛指

揮賀鳳陳官督保靖宣慰彭蓋臣并草子坪土官田興爵等所領兵
入爆木坪立營守備周寶荀瑞辰州衛指揮張一變督原調防守五
寨麻陽地方土兵於了刺閣把截鎮守備李英往來總為提督俱
聽奉將高商鳳都指揮潘璉調度是時苗賊蓄食頗多且知有險可
恃群聚抗敵勢益張大復添兵萬餘次第搜山斬獲首級共七百七
十八顆生擒七十九名俘獲賊屬男女共二百三十三名口奪回原
委撫苗百戶姚伏黃金二員并被擄男婦七十七名口因暑雨連線
難於糧運且草木蒙密瘴毒易生師難久暴遂班師乃議量留永保
土兵與鎮草五寨司兵相兼防守二十三年十月先是草子坪土官
田興爵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賄脫歸事之興爵大淫虐以逞苗
怨怒燬其公署以叛蔓引鎮溪苗亦叛會貴州銅平官責苗不輸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七十六

因移督土官草印走諸苗復騷然並起二十四年萬鏜復臨辰州集
諸路兵討之時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可任使鏜因署為巡捕而
應朝實狡黠多智嘗陰構永順保靖相讐殺而兩利其賄至是益肆
為奸利戰則庇賊疆梁冒功賞或撫則反覆要重賞夷實未嘗見利
督撫監司不察切任之故功久未成鏜召苗首謂必得質乃出於是
以千戶姓質苗首龍子賢來見鏜執之以聞誅之苗亦殺所質千戶
以報繼遣兩省監司挾所隸土官詰賊營論撫鴛以牛酒計口給食
予其魁龍許保冠帶時湖苗歲苦被兵聽撫而貴苗未大創內實驕
橫陽許之遂罷兵召鏜為刑部尚書未幾而龍許保吳黑苗復叛焚
掠州縣無寧日二十七年乃命總督兩廣侍郎張岳為都御史移鎮
辰州招討之岳至議者猶謂撫便會苗復寇勞縣於是力主用兵令

恭政王崇輯撫湖苗及近貴備撥諸寨以庚戌九月進兵討破之俘斬二千餘就許保母女妻妾尋購獲許保稜聞罷兵而止番奉將石和憲等搜捕三十年二月許保黑苗復糾附貴叛苗寇思州府以圍塘備卒踐更戌之聞寇平城守稍懈賊因詐為瞿塘踐更卒猝入城殺居民掠帑藏執知府李允簡等去和憲等亟分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歸遁入林莽時謂酉陽宣撫冉諸實陰主賊掠思州岳令秘之而檄與永保二宣慰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斬其渠首數十人餘黨復撫定而田應朝恣橫尤甚又合酉陽兵攻平茶多阻撓官軍岳召之不出偵知其恃叔田勉驍悍固為牙距乃先計執勉杖殺之應朝懼竄苗寨累遣人自陳許其以功贖罪又不出遂削其巡捕應朝勢益窮蹙因永順宣慰投見軍門岳姑杖之而令從征苗擊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七十七

斬首懸于市時諸苗畧定惟許保黑苗未獲懸賞以購和憲密遣人賄撫苗麻得盤等偵許保至龍田寨家誘飲及醉縛之疏聞伏誅諸守臣爭欲罷兵岳以黑苗深匿未除必且生患乃縱還其親黨而密督諸土官索之三十一一年八月劉甫等跡知黑苗襲斬其首以獻朝議設三藩總督留岳鎮撫開府沅州岳乃疏罷沅溪等堡更設一十二哨曰乾州曰強虎曰篁子曰洞曰清溪曰五寨曰永安曰石羊曰銅信曰小坡曰水塘曰水田營連鎮溪所共十有三各哨以上兵犯蠻等數百餘人復召募打手數十人戍守又增設參將官員領勅控制諸土駐麻陽鎮守而守備馬岳控兵久斟酌善後事宜藉兵備副使高顯參將孫賢共成其績還境少安三十三年議移參將駐劄五寨司城就便調遣邊防益固三十八年四川容山土舍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問韓甸爭印相警鋒利鎮遠軍屯都御史王崇討平之四十二年尤給事 奏以貴州巡撫兼制湖北川東罷總督設兵備於沅州撤民兵移狼選募化凱等與投順苗人分列屯戍又以土民耕種外以民兵選振軍威環衛之制曰可隆慶萬曆以來銅信水塘水田等哨以次議裁而永寧長寧杜壤等營又接添控穴誠撤所宜先而增所未備也邇來苗種日繁而奸民竄入者歲久亦習為苗故苗且日狡萬曆十五年刺殺篁子哨督備指揮高松喬官兵莫敢誰何萬曆二十九年偏沅軍門江鐸乘征播之餘征勦貴苗皮林等寨辰郡亦不免騷然煩費三十六年兵備衰應文增盛華王會營哨徒為私人或應管兵計年嘉慶遂以兵九十四十二年署府印同知劉應卜名貴坐寨苗人至今為心腹之禍 因苗頻次出劫沅陵之深溪浦口復劫至春伊溪離郡城僅三里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七十八

議三道于奇坪岩凹總路設立營隘奉守道蔡復一命名拱辰營以衛郡治可謂因事制宜之一策矣 民苗哨寨 辰州境界迤西此其地廣袤連跨幾二千里皆介峙萬山民苗錯居各為寨柵以守故自永順東北迤東而南西界保靖為寨七十有五曰鐵匠民寨曰擺上民寨曰曹那苗寨揚蘇苗寨上補天苗寨曰竹寨民寨曰五奴民寨曰老鼠村苗寨張兵馬苗寨竹料苗寨迤前為崇山衛稱為古昔流放驢兜之所有城守之旁衛為寨曰連河曰黃馬曰龍高曰朱虎曰田河皆苗寨也又前為江底民寨為扯亞寨木坪寨溪溪舟寨杜望坪寨皆民居之次為立反苗寨高石官司寨老土田寨姑木牌寨惡黨寨鐵門閣寨紅崖寨下亞保寨亞保寨呼即寨亞高占寨馬勤寨鮮得寨揚孺寨皆苗居之其呼即亞

高占之間為高崖巡司復由拐橋西為溪頭上登巖寨補那民寨凡四又次為米婆老白二苗寨茶陽橫溪二民寨間之次為大鉛場董奇丙正思者鬼板地母村六寨皆苗居之又前為地岑民寨鐵寨民寨旁為鎮溪軍民千戶所練以周城兵戍之所之右為冲葛民寨為強虎哨有城：側為洞頭三澄坡二苗寨越小溪水為刺尚寨鴉溪寨皆民也鴉溪之旁為哨者四曰冲木林小哨曰大坡小哨曰馬滾小哨曰三叉小哨皆群苗出沒之所其側為留絞寨葫蘆寨烏牌寨都羅溪寨皆苗落也稍前為乾州哨為鎮守備署皆有城為灣溪哨：據磴道石梁跨小溪最為險絕盤屈而長曲盡前為奇梁隘復自守備署轉而東南歷兩溪為河溪民寨隔溪為小庄寨平哲寨冲省寨獨崖寨梁寨復前為高凹哨為陰隆堡皆民居馬復上為草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七十九

哨為洞口哨皆有城守之自草子陰隆而南界麻陽迤西界施溶溪北界銅仁酉陽以盡保靖之東北為寨四十有五曰沙子凹有城曰烏引民寨曰清溪哨其城視沙子凹大倍之接奇梁隘為自烏引跨山渡溪水為麻陽界轉西南為高村民寨隔溪為神堂灣復自灣渡溪為崖門巡司西上為小田民寨接石羊哨：之左為五寨恭帥署環以城：中有五寨長官司前為五寨哨城後隔山為黃蠟洞隘左越溪為長冲哨有小城下為廖鐵塘寨上為孟叟寨為老萊溪寨回保寨塚木坪寨田坪寨大五圍寨冷水寨皆苗居之次上為前塘營為盛華哨又次上為永安堡為水塘凹為水田營大小皆有城其水塘西則麻陽縣也從縣西北上為銅信廢哨小坡哨皆小方城統之下為龍首營其上哨西越溪水為施溪長官司二哨之旁皆苗寨曰

板栗曰亞吾曰呼囉閃曰弟尚曰琴圖曰桐木坪曰下崖崗：前為永安營城如二哨會迤而西為鳳凰營為王會哨旁復苗寨環之曰小稍曰崖崗曰且逞曰江崖曰打麻且逞迤東為池河營與下亞保紅崖諸寨接由打麻越山而北為涓亮營苗所居種落尤盛為黃脚寨排蘇寨下水寨米那寨池已寨鬼黨寨小鉛場寨著安思女寨復自鬼黨跨溪為楊塘寨思保寨梧子寨杉木寨而都得一民寨之間界烏雞復上為銅仁府路通酉陽宣撫司曰軍勺寨曰龍田寨曰沙潘寨曰仁沙寨皆界酉陽其下為彪山寨為閩洞寨洞蘇寨小莽寨界保靖皆苗落其入路有二自東路入者由慈利可抵永順直達保靖酉陽至銅仁府中有大小溪流可渡自西路入者起自石羊哨從西而北由水田營水塘凹入麻陽縣出銅信小坡二哨可通施溪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八十

官司又自石羊哨轉西而南過小田民寨將至五寨哨分南北二路北路入五寨城迤北入永安哨經第尚板栗二苗寨間通永安營南路離五寨一小支通長冲哨今改長寧其大支經奇梁隘繞洞口哨城外入草子哨城出渡溪經灣溪哨下入鎮草城從東門出通鎮溪所從北門出轉西通強虎哨其鎮草城外迤北一小支經灣溪哨與乾州哨通又奇梁隘一小支通清溪哨經沙子哨自南趨北與大支合又盧溪縣西二百三十里其路亦通鎮溪所 侯加地曰辰府據三楚上游外控蠻夷內護 陵寢重岡復嶺萃嶺嶺坑諸蠻負固叛服靡常從古患之唐于此置都督府歷代因地設險以陰折其踟躕之志往事誠可鑒也顧麻陽縣鎮溪草子銅平諸山為苗巢穴週圍千數百里懸崖鳥道莫可躋攀且竹菁叢生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

側有僅背無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闇，雖有長技莫施。此萬公鏜所以嘆地利之難也。山嵐瘴氣，霧蒸多雨，霏霧濛濛，尋丈莫辨。此萬公鏜所以嘆天時之難也。土官構讐各厚，餌苗以助攻，後因而啓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伎兩亦為賊所窺破，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擯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誘窩匿，甚且借兵齎糧。况楚官軍皆不足用，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謂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合、酉、陽、平、茶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里，成功難必。而其沿途騷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此萬公鏜所以歎事勢之難也。苗賊嘗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崗。」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八十一

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則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艱，必不能多。故為此言。此萬公鏜所以嘆狡夷叵測之難也。其後專命大臣一人總督制禦之，尋以事寧召還。久之，以憲臣領其地，而群苗底定矣。先是議設恭守以鎮之，十二哨以捍之，邊防已固。第日久苗齒繁息，情同鬼魅，兼外省逋逃諸奸，扶買易為名，深入巢穴，交通諸苗，借彼為偵伺，遍歷村寨，窺測殷實，勾引苗衆，潛為嚮導，乘夜劫擄，遺民受害。迄無寧日。及聞哨樓傳炮，苗遂散伏。哨兵稍集，苗已入巢，無復窮追。所以玩愒日久，養成醜苗，黠悍輕視官軍，無所畏懼。雖有食糧順苗，亦復陰助為孽。甚至殺官斬兵，莫敢誰何。近且縱意橫行，怙惡便化，通來歲款哨兵，缺食脫

中鼓譟，幾成大變。雖今渠魁就擒，而兵士莫利從戎，往往掉臂而去。營伍且空虛矣。今年苗氛日熾，殺擄居民不下二三百名。口恭戎以七千兵搗巢，兩頭羊忽有兵卒踐石落岩，下有聲以為有伏。苗四散奔北，自相蹂躪，而新置火器鐵甲，曾不一效用。盡拋擲于潰亂之場矣。豈惟士不用命，良由控制無方。練馴未至，而先時制勝之策未之講也。余故鋪列寨哨如右，使知險要何在，以圖善後。又採名公條議鑿：可行者，亟錄以俟摘舉。與邊防未必無小補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八十一

邊防條議 游震德分守 一審要害查得惡苗寨分前後左右穿
 心僅百餘里宣德七年大征草薙存不滿百彼時於楚設立烏巢關
 黔設立龍勢關及正德七年再征後楚秦設鎮守備并涓亮營
 荆關黔設立銅仁守備并亞寨關地架關俱皆逼近苗寨彈壓得宜
 及嘉靖二十九年用兵之後設立麻陽小坡銅信水田等哨去
 二十餘里洞口草子坪等哨去涓亮五十餘里中間荒棄五寨故土
 綿亘亦計五十餘里去苗愈遠而設備愈多形勢愈分而費兵愈衆
 不惟殺伐之威未伸亦於防守之計未審今欲脩設舊關控扼要害
 地廣人稀事勢不易惟有招撫流亡使黃臘等寨都溶等堡草子洞
 口永安等哨生聚繁盛氣完勢重然後責令土司進逼了喇涓亮或
 據池河畫疆設守則一十三哨之兵可以漸省而湖北之民可更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八十三

又議 王士琦清軍帶 一重責成查得食糧順苗協守地方既假
 內向之名以冒軍餉常肆外合之計以貽民害如生苗出劫彼實暗
 勾之及各哨官軍贖取戶口亦復就中分利合無設法禁諭凡糧苗
 各該防守地方有人戶被擄即將各苗本季應給餉銀收貯不散必
 待送出戶口然後補給若過季始送則前季全扣不給庶彼知勾苗
 所分之利與安坐時給之餉勞逸多寡得不償失而非心自阻矣至
 於順苗逆苗種類本無分別而服飾亦無異同查計食糧順苗若干
 名每名給以腰牌正面刻記年貌住止與食糧哨堡把守信地背面
 送道查押刻印俾之出入懸帶如無腰牌即係面生可疑之人即時
 拘究放糧時驗牌給散庶狡悍就我羈縻而糧餉亦免虛費矣 一

禁私貨照得魚鹽布疋我之所有而苗之所賣乃射利之使往私
 販前貨自禁獲利踪跡詭秘出入難稽一與爭競遂釀釁孽合無今
 後凡各商販必於所在官司討一印票以便查驗如某處某人於某
 地買某貨至某地發賣止許馬大地名不許叢雜混開凡所在官司
 關市驗實放行若無印票即同私販重治沒官如販至各哨發賣者
 除兵民外其餘止令食糧苗長赴本哨交易不許販商擅進巢穴與
 諸苗交通違者以軍法從事庶交易不妨而禍蒙可弭矣 一編鄉
 兵照得鎮守營哨相距各數十里惟土城內頗有房屋出城則崇山
 峻嶺一望莽蒼絕無人跡惟編立鄉兵可以召號走集居址錯雜漸
 實荒蕪然有兵則餉隨無從處辦而屯種之法可亟講也訪聞各哨
 土甚膏腴澗洞之水足資灌溉合無行令各哨細查該哨附近居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八十四

不論土著流寓悉聽籍名照各州縣立保甲之法一甲五戶一戶若
 千丁聯為鄉兵空閑地土任其自議開墾各分畔騰創結茅蓋十年
 以內雖有豐收亦免科其糧稅每歲終哨官造冊開報鄉丁某某墾
 田若干申撫夷官止為稽覈以杜爭鬪撫夷官仍每歲於各哨官中
 擇其善能勸相開墾最多者驗詳特行優獎以示激勸久之阡陌既
 富則廬舍櫛比即以此眾抽選訓練平居而互相守望有警則協為
 防守廢屯卒亦募兵矣
 又議 蔡復分守 一革冒糧兵餉告乏研異交糞食一兵須
 得一兵之用老弱者宜汰矣此外尚有虛冒之弊或久亡而不報猶
 領現糧或詭頂而無人混銷額糧如杜壞營薛茂創薛文薛武等名
 以圖侵銀入囊已經本道訪出移兵道革事矣至奸貪曠惠尤莫甚

賣糧與苗每名受路七八金紙上擬守巢內閩支夷性至貪一得糧便據為子孫之業欲加清革動稱激叛甚或懦官怯戰餌以逃故兵糧買求平安點官要功許為申請名糧捏稱降服已賣者養難之禍方深擅許者誨盜之萌宜製合無行撫夷官閱歷各哨將賣苗兵若干名盡行查出係遠年官賣其官已故者姑照北邊收降例責取本苗入營編隊食糧防禦身終住止不肯入營即行革除如係近年官賣其官尚存者不論在哨革哨提問實實將原糧贖回仍照本道去年議允條款今後有擅賣兵糧一名者問罪住俸終身以後追退戶口只用兵威勒取不許准糧啓釁庶可近壯實力抑且遠杜憂虞矣 一創反側能憂鎮守者生苗也然本道則不憂生苗而憂熟苗夫生苗巢穴甚速有重山以環之有熟苗以間之其去我民風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八十五

牛不相及何知其村寨奇貨可居其徑路直達可由某哨隘疎防可掩哉則熟苗為之嚮導也查得先年投撫把路苗人食糧不過百數十人其後日新月盛兵不能戰則餌惡苗為羈縻之資兵不能守則養順苗求捍蔽之用通計營哨共一千餘名歲糧割兵餉十之二矣此外尚有挾撫之糧哨官私於打手凱兵內那給者不與焉使其內向無他猶可言也今則羈者不羈而捍者不捍豈惟不捍且引生苗以擾劉我邊陲蕩搖我保聚剽殘我赤子每次入劫生苗幾何人皆此曹與叛民作祟耳且官糧之外脇稱耽守某村勒取歲月常例名曰煙火錢既糜於官又食於民俟為順苗以領糧又俟為生苗以行劫是彼兩利而我兩害也如去年劫洞溪擄婦女萬氏逼贖數十兩即糧苗麻老二之巢今正月又擄本婦以去而劫王曾都拘寨掠三

十餘口者亦有麻老二子弟萃一麻老二而千餘名可知矣以刻削醫瘡之餉反成藉兵贍糧之禍豈不痛哉本道懸念地方被劫查何寨把路之苗將應放糧革住擒賊獻人方准補給而各弁皇恐失其歡節次付查並無一報畏熟苗如此況生苗乎又安望其能捍巨寇乎夫吾兵收不修順苗皆寇何苗可恃吾兵政果修兵可制苗又何恃於苗合無行參守官以後苗路失事申嚴革糧之法務在必行如查有勾逆內犯實跡明諭各苗某人員思作亂當討罪不他及即挑選精兵檢治廢蹶危跳梁者破豺狼之膽即陽附陰梗者亦革賜之音矣 一杜濫增苗糧已設者雖難裁革而參養之餉秋毫皆係民脂豈容無節訪得各哨原來不限定額數哨官造冊往 憑意增添往者不能盡知以近數年計之如五寨舊四十八名今六十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八十六

名矣洞口舊二十四名四十年冬尚止三十四名而四十一年春造四十九名矣清溪舊四十六名今五十一名矣乾州舊十名今十六名矣其他加增二三名者難以殫列濫觴已不可尋橫波亦宜力制合無行撫夷官今次閱哨將各哨食糧苗人清查實數詐冒者除之姑將現在限為定額以後不許擅添一名如本苗故絕無子者將原糧作缺不許他苗冒頂其糧仍待効順有功之苗方許申詳給賞額數已滿雖有順苗効勞宜賞者不妨優發銀兩亦勿輕許名糧蓋賞費銀於一時有限而糧遺患於後日無窮也 一遏投住哨民敗群者已能為害又有逃避差徭負罪逃奴投入熟苗寨種地分租因熟苗以通生苗望為窟穴久則引生熟苗出劫又或幫其寨苗警殺如近有木里寨半熟半生之苗流民投住數十家因苗寨結讐為他苗

擄去此曹甘心從夷乃其自取而為中計說於蠻地則邊境大姦賊也合無行營守哨官嚴禁除以前元有民寨外不許流民於近苗邊哨地方從新創房居住不遵者守哨官驗明燒燬盡數驅逐熟苗寨舊民被苗劫殺者不在失事之限凡熟苗與苗寨民不許縱入內地潛窺虛實其思漢願回者聽告守哨官押解本道發州縣遞回原籍當差行李貨物不許官兵侵動違者依搶奪律問罪敢新投苗寨者被擒以謀叛論仍行辰麻沅廬州縣行保甲法將附苗民村挨門造冊時相覺察有久出不歸者呈官查究縱容戶口投苗者事發連坐遠方流民從本保甲經過寄宿者亦要詰問來歷如係投苗即扭住送官毋得窩容奸細出入自貽焚劫之患外夷之防既峻則猾夏之禍不作矣 一責擔承承順約束鎮苗保靖約束算苗每歲俱有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八十七

承認結到部管哨原設撫苗防守舍把頭日月食廩糧正分北三苗疆以戎索之意也今則擔承毫無實效認結祇屬虛文就中算苗獨極尤甚歷數冬春二季入犯十三鎮苗而十七算苗也夫兩宣慰司受國恩世有爵土生苗皆其部落命懸掌握而坐視匪茹虎兕出柙典守何存雖在我疆吏自當厲兵固圍惟敵是求不必專倚土酋為緩急然擔承題奉 明旨分管義表靖恭而罔思厥居棄 命廢職則嫌於欺 君傲寵靈以保世勿絕歲額粟糧既逋貢賦或藉養又糜金錢而隸也不力以部苗為邊陲憂則昧於報 德亦非土司所以縻 天威順鬼神傳訓子孫之道也合無請 發憲檄傳諭二宣慰司想其已往誤事之咎責以將來報 國之忠將原認擔承苗巢嚴加鈐制如有侵軼奉令捕擒即發兵殲厥首惡獻俘獻於官復

賞如格本院還 朝廉其約束有功忠力不懈者旌獎之不如法者戒飭之其尤甚者聞諸 上而加賞罰榮辱既分趨避必勇不惟固吾圍而激勵土司勉為忠義以保業享名施恩更厚矣至五寨算子坪二長官司滑石巡簡司與管哨錯處均當奉法竭力而算子坪尤有轄四十八苗寨之責如該管寨苗犯順合切責土官協同管哨計擒首惡追還戶口有功獎賞敢有懷奸漏情陰陽取利脇詐苦主者提問治罪譬駁馬者銜轡在手不剛不柔則四牡之力可盡也

又議 馬協辰州府 一議哨牆之繕查嘉靖年間寨將孫賢立烽喉建營隘築邊牆七十里人恃為金城以故苗患遂鮮民皆樂業後不繕修傾頽殆盡當事者不繼前人已成之績乃創為增哨之舉遂以十二增為十八兵愈分則力愈寡將愈多則費愈侈從何出辦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八十八

兵士膏血也膏血既吮疴羸漸成敵愾何由此苗氣漸熾內禍日烈也哨官不為自強之計其為媚苗之術今日許苗糧幾幾明日許苗糧幾幾一哨唱之眾哨從而和之彼增則此添此添則彼增今計苗一歲食糧四千五百餘兩何曾使苗不內寇米不特不能使不寇也或食糧于東而行劫于西或食糧于西而行劫于東不止泰苗者不敢言即被害者亦不敢顯舉其名真所謂畏苗如虎自視如鼠者也今誠防昔人故基自五寨司奇梁隘起直至乾州哨望城坡止悉築牆高一丈二尺基厚五尺或內有可補者補之或全無宜創築者築之東西僅七十里大哨十里次者七八里小者三四里繩鐵掛餘之具取諸逃扣人力用兵卒及牆內人家計丁分日輪班助之牆成上用木架茅草覆之為一勞永逸之舉夫督工不得其人則亦虛糜

工力宜委文官賢而才者一員與哨官監修：後墻嵌片石刻兵夫姓名于上，日後傾圮責令重修，哨官計數罰治，或無不殫心力者矣。若夫上洞山險，溪界不能築墻，宜於緊要處設立隘門一座，用兵守之，朝啓夕閉，盤詰往來，不寧遏苗入，亦所以杜內逆之出也。凡有交易止在墻外，計墻東西苗巢多寡，應有幾處，建立幾所，明白各定月日用兵監之，不許紛擾，苗不許入墻，民不許越市，如違各治以罪。庶險有可恃而姦不復萌矣。侯加地曰：防苗惟築墻為第一義，然須砌乃佳，礮：皆是非必取之他山也。山險不能築者，則因險為墻，如西北邊法，勞均而垂久費，鈔而利宏，不猶賢于十萬師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十五 湖廣下 八十九

今舉尺籍按之，則軍之耗者寔：半矣，而歲給不升斗，糴是孰食之也。諸衛所屯田，歲令卒士釋戈鋌，就錢鑄而耕，而登其子粒以佐軍費，繕戎器，法誠備矣。乃官怙其腴而歸其磽确，歸者於卒士甚則代官而輸之稅，或民之豪有力者竄取而兼并之，陰匿其通額，即令屯部使者莫可究詰，儲料安所瞻乎。國初惟置世籍于兵，楚人謂之保充，其民壯無有也。後以額軍消縮，始募民之趨健者為民壯，于兵而縣官為籍民，丁畝輸養之，夫兵以衛民，故民為養焉，貴相當爾。乃今兵不足自衛，而張順以哺於民，復勤民之財力以為之衛，且養者是何解也。險要之區，隘苗落所出沒者，故事兵壯與官軍參戍之，夫為其能峻防也，乃狡黠梯利假之道而坐分其利，獲而扞撤，誰呵之責，輒媮惰若兒戲矣。又况名為戍守而身役于官，日以供執事

輜軒迎送之役者乎，故覈耗軍之損，以首募民之費，而又兵禁其私役者，屯禁其私食者，險要苗落禁其緼奸而私假之道者，庶兵政脩舉不至名存實亡矣。嗚呼，豈獨楚事然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十五 湖廣下 九十

籌邊錄

分守湖北撫苗督餉按察使蔡復一條議兵政詳

為戎政未脩夷氛日熾謹陳末議以圖邊防事照得今春苗孽跳梁通計十八苦哨入犯一二十次所殺掠無慮百數十人云云株矣竊惟今鎮草之苗視係虜方與者二而難亦有二號：割財質子女以媒媾無長驅之棋登疆之狡也種落可五六萬而巢穴星散無君長期會約東勢不能大舉也此所謂易也難者虜阻邊境阻海而苗錯壤營哨無一垣之限民寨羅列以保清野之法無所用之虜防秋倭防兩汛而苗日夜伺我無時不可以無地不可彌跡也則難易之大較也然難易從敵立形必我先自立而後敵形從之今我且未能為我則難者固難而易者亦何嘗易哉推較以命將而滿職者即將也設將以制兵而召侮者即兵也餉兵以衛民而阻禍者即民也植土司以佐兵威撫糧苗以增民捍而盡兵者即土司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五冊 湖廣下

九十一

離民者即糧苗也又何怪乎難者之愈難而易者之不易也本道謂今欲制苗不必求諸苗惟求諸我而已我實能將實能兵實能營哨或政修明而夫不脫喉者無之其事惟歸一貫而其法惟專於任勞任怨謹據見聞心思所及開坐條款一向會同兵道督辰州府撫夷官及分守營哨守官着實整頓理合呈詳伏乞 憲批嚴加訓飭地方幸甚

計開議將有三

一曰重責成分守哨官於兵略夷情必日夜講求如農之有畔執險阻於日中而規利害於掌上然後守可固而戰可克今之將領舉不經心無論出奇制勝即本道者令苗犯必詰所從入道以正疎防之罰而今春夫事多次行守備直報竟若罔聞又民寨分屬信地係去夏春將自議覆行而至今屢催未報夫擒首惡追陷民猶可諉曰有待若苗劫內地出從何巢歸從何途豈不章灼果此尚不知則未備

委殊或知而故隱則藏蒙大甚合無請 憲令申飭分守哨官將練兵守險二事實用心力以窺伺之智料敵以如人之心責己以推避之精神整頓軍政以顧惜之體向校勘職業惟據現在畫地以防堵為攻疎虞為罪就一哨而失事有幾則哨官之伎倆可知通諸哨而勝敗若何則泰守之短長自見更嚴行守備今後凡報苗寇擄掠要查係何巢穴種落後其閭隘闖入如劫內地者尤必查從何哨路徑過稟報守兵兩道以憑處分罰不踰時而無所幾幸解免則各哨砲樓巡守自潔加嚴而苗警可稀矣

二曰嚴制馭今得功者紀錄待薄獎而目前不豔也疎防者詰責戴罪或行住俸而目前不耻也是未盡制馭之道也兵法主將得徑決罰偏裨以下合無者令今後哨官過苗入堵截無指功三名級以上者除兵照賞格外行府動庫銀打進花紅送該哨官鼓吹旌獎仍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五冊 湖廣下

九十二

加紀錄如本哨信地失事及縱苗越哨陷戶口數多者除頭目防兵細打外哨官係指揮兵道行提到道責戒千百戶亦將徑行責戒俱戴罪防禦若禍慘罪大者提解綱青弄從重究其亦將守備鈐轄各哨體統原嚴調遣分布不用命者自當徑行究治不得一味縱拘以致陵夷三曰審撥權本道於諸教言之詳矣尚有權權所在宜陰用而不可示人者姑畧言之本道觀今苗種其悍悍挾長技勝漢人其狎險阻耐饑渴勞苦勝漢人其決前輕死勝漢人特可制者分而不合耳幸彼中無大苗如嘉靖時龍許保者有之則湖北憂方大也趙克國言漢中諸羌欲鈔邊必解仇也聚邊將宜以計破散之善制夷者能使夷自鬪當分而不合則患不及邊難及邊而病不極今生熟苗寨時相讐殺此我之利也使心計之將能善用間諜精選而厚撫之視諸蠻人衆而其長自雄能角立者擬使反間或乘其微隙或反其要約或借事得洩口語或為其：懷入犯而其先告我或為其款取其

自效而微宣之或生致其苗而言其：所倚獲使諸苗首互懷疑而障不可疑因以利得其情彼所欲劫我必知之我常為主以待客而制之易：夫用謀非財不可釣魚者必棄餌關犬者必投骨官為捐金資之勿愛也此陰符家所出必難今諸并未足領此而常識此意亦可引伸控馭之方畧且安知果無其人哉

議共有七
一曰簡精銳科任戰是謂廉軍選練四要曰力曰藝曰膽曰趨捷而苗路山谷林菁尤非使地利知險阻者不可哨官需索常規往：充以放債工匪遊食之人外此則多武固新化邵陽等處犯罪逃亡者遊惰坐食則不可執戈流人非土著則戰不力而步謀其上訪得禦苗惟本地團練御兵及麻陽乾甯兵悉地形諳夷情習苗技最可用合無于春季放餉唱名領封逐一簡選有懦弱不堪及虛名寄充者即請出作缺至補兵聞求積獎軍不可破宜令撫兵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三

一路出示有號勇士著民共及犯兵俱准報名投見驗其技藝過人者不拘多少案造三冊報守兵兩道及辰州府所汰退兵缺即以此人充之收補未盡者又可留為下次報缺批項之用以後放餉庸庸官俱照例舉行仍將留放過日兵卒有無老弱抱報其在營各兵嚴責哨官着實操練不許寬閒守備仍不時閱校如此選練得法行之一年兵可漸精其視嚮之廉軍勢相百倍
二曰除我器械不利以卒子敵苗之長技任督失鉅額數寸中要害立死袒襦當之必無幸矣兵家制器必審彼己之短長而精用之禦賊莫若甲而勝之者惟火此間三連短銃僅供傳號不可敵敵前此亦將有火器之議格不行本道入辰力主其說動辰庫銀委辰州衛掌印指揮姚之屏募匠製鳥銃三百門及火箭火籠等器而甲則未之及也訪得貴州銅仁兵日給九厘尚自備衣甲今我兵食餼多者日給三分少者亦可一分去年放過銀每人領十八九兩且歲省其括克科贖之費以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置器械水甲亦充然有餘而臨陣可以救死扶傷克敵可以先登取賞是正為兵計而非以為厲也合無行泰守哨官春季放餉即廠督各兵將領到銀置造水甲及牟利鎗刀弩箭器械仍時加點閱不許典賣自危身命然自造之甲愛惜工財差可護身難以隨敵今本道自捐供應紙贈銀一百兩合無于辰庫貯銀并行動支湊前數仍委姚之屏造堅甲三百領長短為上中下三制完日與鳥銃酌哨分大小分給為衝鋒破敵之用庶甲可禦苗長火器可制苗短而執訊獲醜不難矣

三曰申策廉善制兵者分而能合哨官合本哨為一人而泰守又合諸哨為一人則是常得千人之用何苗不據今所患者哨兵數百而實無百人之用也以本哨官砲樓不守伏路不動每日遊巡僅以十數人丁事遊兵過敵本營不救是分布無法也請哨有警高坐不赴泰將調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四

堵截哨官俾與苗遇領兵於苗路不到之處而虛要路以待敵苗過則曰道偏相左耳與此違假接仗以避虜之弊正同是救接不力也合無行守哨官將本哨兵除分守小營外通計在營兵數備以什伍法分為三大隊每日輪一隊守砲樓伏路把隘一隊遊巡接應此二隊俱應出營收歸開在營者細打賞耳遊示如某處砲響遊巡兵馳往截殺哨官親赴督戰苗勢大連傳三砲仍添撥在營隊兵再行接應至講哨開警法當赴援六須分定地面如犯某哨之東則專責東隊哨應援西南北亦然當接不接者與失事同罪庶兵有率然之勢而苗亦不得以一虛卒制我疲於奔命矣
四曰守要害苗路多岐緊關衝險者撥兵把截預備伏擊擊石寇至矢石交發安能飛度其砲樓寺項據守備金有聲呈報有壞當修者元無當添建者久險當改使者俱批行動工修築矣至偷路去處或探屋可越或鳥徑僅通又當增險為守用力鋤孽設法堵塞仍做鐵線法多飲棘刺漫布塗上暗削竹簽木梅埋釘

土中以陷其來又苗善用利於茂林凡近苗林皆酌留我兵塘伏之慮餘俟天寒風高縱火焚燒使狡夷不得潛藏登高瞭遠洞無遮蔽亦奪其所恃之一法也擊苗或逆其出或扼其歸供當伏要害以待先要哨探真確謀而得情者厚其賞如報某巢苗出劫拘獲逆巢之哨伏兵截之蓋入劫之地雖多歸巢之路必一既嚴防以遏侵軼於前又用奇以擊惰歸於後設竄待虎未有不擒者也吾輩司糧營中虛冒之弊不或久故不除或說名虛頂已經嚴行察汰至于奸貪醜惡尤莫甚賈賴與苗每名受賂七八金紙上擲守巢內閱支夷性至貪一得糧便極為子孫之業敢加清軍動稱激殺甚或儒官性戰餌以逃故兵糧官亦手安醫要功許為申請者糧糧稱降服已實者卷卷之禍方深擅許者誦誦之萌宜剪舍無行撫夷官閱歷各哨將苗苗兵若干名蓋竹查出係遠年官賣其官已故者姑照北邊收降例責取本苗入營編隊食糧防禦身終住止不肯入營即行革除如係近年官賣其官尚存者不論在哨單哨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五

問審實者將原糧贖回仍照本道去年議允條款今後有擱賣兵糧一名者問罪住俸終身以迄追退戶口只用兵威勒取不許准糧營營庶可近壯實力抑且遠杜憂虞矣
六曰明賞罰鎮守實薄而後時故軍士不勸本道去夏以來一變其法遇斬獲其首盤擒奸細血戰陣亡登時例動庫銀外另捐廉贖稿之然斬獲陣亡就中勇怯難辨亦有差費合無酌定凡苗裝結陣出劫官兵堵殺屢戰擒斬者每名賞銀五兩零星漸出流劫伏路進逃截擒斬級者每名賞銀三兩漢逆助劫陣擒者每名賞銀三兩身帶完器挑送糧食接濟及為奸細偵探盤獲者每名賞銀二兩凡漢逆俱要擒解實不許擅戮以防妄殺平民之弊其隨苗陣拒戰者不在此論我兵推鋒陷陣來此得勝其奮勇之人臨陣被殺者恤銀五兩混戰被殺者恤銀三兩家有精壯丁男弟姪驗明俱准補

兵缺殺賊報效如戰敗奔走被苗趕殺者不恤奮勇陷陣重傷者賞銀一兩性傷三錢混戰重傷者賞銀五錢輕傷一錢奔走被趕傷者亦不賞哨官從旁分別報報不許徇私顛倒取究目兵觀望退縮致本隊兵損夫三人以上者緝打一百棍單役仍枷號兩箇凡有傷者免究苗入徑由信地砲接不報應守隘路不截致殺擄人口者緝打八十棍枷號一箇月尋常察點砲接把隘失誤者緝打五十棍若遇大戰主將申嚴就令臨陣退縮者自照軍法處斬以上俱候詳究刻示遵行庶賞信罰必未戰而氣自信矣
七曰權勸撫兵法欲戰必守欲守必戰故戰中有守、中有戰、中有守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守中有戰者制人而不制於人也不能戰而談守未有不坐困者也辰沅生事之士官喜事之黠民絲：請勸兵幾萬餉數十萬本道盡結羅其說夫今乃無勸言者彼所謂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六

雖撫為勸而本道所謂勸即撫用勸也非勸則不能行其撫也苗雖數萬散處各寨不相屬少者寨數十人多至百餘人止耳入犯皆先殺牛剝聚事畢鳥獸散去甚若易制而輒為所困者戰威不立之過也故重失陷戶口責哨官追退又戒以勿得營營故十年積弊惟勸兵銀贖取今又嚴勸之禁矣既不勸贖又不兵則苗豈有生而送人之理哉雖本道申令勒撫承糧苗追取不混者車其糧然擄掠利多軍糧害少彼且甘心矣况哨官畏苗如虎支吾解脫未必實行乎去歲各哨退百餘人然該府捐贖數十兩蓋數十包而土官田景逢景珠等分外科失主每名銀二三兩富而急還人者倍其數視贖回不甚速也夫苗利劫質非與關不殺人、雖入巢猶賊劫以活之待贖故也不以武費而以貨取雖重民命而買贖苗欲矣是誨之劫也今春擄掠不翅百餘人又將何以贖之本道謂當勸一二巢

示創犬羊之性沒利畏威種落順逆不一吾戰威去逆者可順而戰
威不立則雖順豈有不化為逆者哉合無行撫夷官聞哨日喚出食
糧苗長薄賞魚鹽責令入巢傳示練兵制器欲討罪之舉順者感興
並生逆者決不輕宥速獻所掠少口准與贖罪如逆命不悛俟吾兵
卒已練器械已利擇其惡梗如雨頭羊官誅等寨逆加掃殄彼將痛
而服矣夫戰危事也不能縛之入犯而欲取其存巢又疑形也然勢
固不同入犯則彼乘我之不備搗寨則我掩彼之不意入犯則無所
不攻備多而力分搗寨則厚集吾氣盛而勢合入犯則決於原野
火器力散搗寨則重其密穴火器力聚入犯則南開搗寨則用奇此
制人制於人之別也此當侍練兵制器有成之後者也能懲其一二
業而餘賊以思信則諸巢當指相戒所謂勸以行其無也
議糧苗有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七

一曰及側能憂鎮守者生苗也然本道則不憂生苗而憂熟苗夫苗
巢穴甚遠有重山以環之有熟苗以間之其去我民風馬牛不相及
何知某村寨貨財可取某徑路可通其由某哨隘防可掩其則熟
苗為之嚮導也查得先年投撫把路苗人食糧不過百數十人其後
日新月盛兵不能戰則餌思苗為羈縻之資兵不能守則養順苗求
擇撤之用通計營哨共一千餘名歲撥銀兩十之二久此外尚有
扶撫之糧哨官私於打手凱兵內那給者不與鳥使其內向無他猶
可言也今則羈者不羈而擇者不擇豈惟不得且引生苗以度剿我
邊陲蕩搖我保聚剽殘我赤子每次入劫生苗畏何人皆此曹與我
民作祟耳且官糧之外有糧就守其材物取歲月常例名曰煙火錢
既糜於官又食於民條為响苗以餉糧又條為生苗以行劫是彼兩
利而我兩害也以則肉菑瘡之禍又成藉兵齎糧之禍豈不痛哉本

天下郡國利病書

道懸令地方被劫察何寨把路之苗將應放糧單俟擒賊獻人方准
捕給而各弁呈、恐失其數節次行察並無一報畏熟苗如此況生
苗乎又安望其能悍巨寇乎夫我兵政不脩順苗皆怨何苗可恃吾
兵政果脩兵可制苗又何恃於苗合無行恭守官以後苗路失事申
嚴軍糧之法務在必行如察有勾逆內犯實跡明諭各苗某人負恩
作亂當討亦不化及即挑選精兵擒治庶幾免跳梁者破豺狼之膽
即陽附陰擾者亦革鷓鴣之音矣糧以誘其順兵以威其逆熟苗受
約束而生苗患不減半未之有也

二曰杜濫增苗糧已設者難裁革而養養之餉秋毫皆係民脂豈容無
節訪得各哨原來不限定額數哨官進冊往、憑意增添往者不能盡知以近數
年計之往、十增其三四倍已不可導橫波六宜力制合無行撫夷官今次閱哨將
各哨食糧苗人清查實數詳冒者除之姑將現在限為定額以後不許擅添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八

名如本苗故絕無子者將原糧作缺不許他苗日頂其糧仍待効順有功
之苗方許申詳給賞額數已滿雖有順苗効勞宜賞者不妨優養銀
兩亦勿輕許名糧蓋賞費銀於一時有限而糧道患於後日無窮也
三曰禁侵削各哨過放苗糧之時只係苗頭總領無從稽察往、哨
中積棍通同侵剋至有放債私典苗糧虛名冒頂既違國法且久假
不歸苗以失利生忌未免釀成讐殺宜防其漸合無行撫夷官今次
閱哨量動巡扣銀買備鹽包放糧日傳諭苗長率領順苗出見每名
當鹽一船將糧銀唱名給散諭以恩威効力把路勿懷二心自于天
討仍每名給小方紙印票為下次領糧之照後季季官至繳驗前票
方准散給仍給新票為照再後季做此其繳過票俱釘申兵道察
驗哨官書識頭目有侵剋苗糧者准本苗赴委官告究各呈問罪仍
嚴禁客土漢民不許私自苗苗等違者治罪本銀沒官其糧苗把截獲

功及預報某巢生苗由某處內犯得實者申道行賞創及側則苗知畏禁後則則苗知懷柔其博噬之虎我鵬狗之用或出于此議漢民有三

一曰防塔察該哨之初專以捍蔽辰麻沅盧州縣其管哨地惟五寨司土民算子司苗民而已間有客民生理猶未甚夥也因五寨算子土官招集流民墾耕而吾民富而苗者貧而流徙者環哨揮斥漸以成聚其中有豪猾險健之徒交結哨官把持鄉社既放債以折兵糧美又使子弟冒兵而耗不役之餉既逼債以致兵窮美又唆各兵討餉而發大難之端甚至私買熟苗之糧公行冒領交通生苗之貨外畧窺伺又或欺凌貧弱推折妻孥致無告者挺身以投夷懷仇者糾苗而釋憾凡勾苗內劫非射利則洩忿此蒙民實開之弊也合無行撫夷官閱哨會同泰守將哨中客民虛名冒兵盡行汰革以後放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九

與兵不得指准月糧散餉俱面給兵領聽自弄還不許備主投狀領抵苗糧一禁禁斷敢擅買者照前款議究罪沒官仍嚴禁不許投賣凌劫武斷一方凡販賣俱照舊規赴該哨來格所聽健步稟哨官通知熟苗兩平交易不許擅遣家丁入巢引苗出外窺探其交易止許魚鹽飲食之需不許用牛諸苗力耕火種得牛則以供剝款祀鬼較結入寇而已尤不許用硝磺兵器違禁之物遠者商民健步俱以接濟論哨官受賄畏徇不能覺察者究革內舉既絕地悔可銷

二曰遏投住哨民欺群者已能為害又有逃避差徭罪七奴投入熟苗寨種地分租因熟苗以通生苗望為窟穴久則引生熟苗出劫又或幫其寨苗警殺如近有木里寨半熟半生之苗流民投住數十家回苗寨結巢為他苗擄去此曹甘心從夷乃其自取而為中行說於望地則邊境大恐賊也合無行泰守哨官嚴禁除以前元有民寨

外不許流民於近苗處哨地方從新創房居住不遵者守哨官驗明燒毀盡數驅逐熟苗寨舊民被苗劫殺者不在夫事之限凡熟苗與苗寨民不許縱入內地潛窺處實其思漢領曰者聽告守哨官押解本道發州縣地回原籍當差行李貨物不許官兵侵動違者依搶奪律問罪敢新投苗寨者被搶以謀殺論仍行辰麻沅盧州縣行保甲法時附苗民村投內造冊時相覺察有久出不歸者呈官察究從密戶口投苗者事發連坐遠方流民從本保甲往過寄宿者亦要詰問來歷如係投苗即扭住送官毋得窩容奸細出入自貽焚劫之患外夷之防既峻則獨夏之禍不作矣

三曰絕勾引生苗入犯固由熟苗與投住之民睥睨肆毒而臨時又有內地奸民勾通接濟或分隊潛入而會於某處或先期散伏而發於其時其至必有所藏其餓必有所食若無勾通接濟則何以能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一百

來又何以能久哉近五寨哨捕獲漢客民劉通文劉通武搜出兵器飲食供稱與苗交通約於溪口送飯而前塘營於香爐山下堵苗陣擒三名田和魁田老四張回香皆麻陽民引苗報雙劫溪口長冲寺慶殺高孤將家丁及標兵數人大抵邊境之禍熟苗十三叛民十六而生苗流居一二勾引不絕欲遏外賊難矣本道嚴行各哨關防報稱哨地與苗原無界限各民手持刀弩身不帶禁貨隘兵攔阻動稱妄拿平民告害以致出入莫可究詰不思越度開津已有禁條况越哨乎又何必盜形具而後為杆用也訪得青黃不接之時四外流民藉口艱食或云赴口邊哨或云移粟苗巢或云投耕某山或云探親何寨此皆勾引之別名耳合嚴行泰守哨官於官私路邊分撥防兵常川把截但過漢民流徙到彼無論赴口探親等項盡數阻回不容越度故特人聚勢強搶過者故砲發兵追擒治罪如有竊入苗

界踪跡可疑者即便拿住搜有違禁器物勾通情由以奸細論空身者解道如疏境回州縣收管監禁身後論功行賞若疎縱失防為別處覺發者將前後過門隘兵役問罪勾引盡絕苗夷茫然不知內地虛實又恐敢押入不測之淵也

議士司有二

一曰設或兵永順兵三百分隸永安強處保靖兵三百分隸洞口算承領兵舍把頭目合鎮溪竹乾州哨約四十餘名皆庸於官者也無事則荷戈乘障有警則探甲先登方有裨邊圉之用今則強半于虛大都惟怯本道委守備金有聲聞哨洞口土兵點一百名不到永順兵雖在哨而縮胸不聽調遣夫糜空名之餉而餉不用之兵皆與無兵同然則調發何為最糧何益哉合無嚴行查守及二宣慰司以後委官放土兵餉俱照哨兵例察點實存方許散給點名不到者扣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一

選官其隨營土兵務要選練精壯嚴守信地苗寇生發聽參守哨官錦令分道堵殺有功依賞格一例給賞不用命者舍把頭目軍去廉糧治以軍法管哨實增六百人之用軍容益壯苗醜寒心矣
二曰責擔承永順約束鎮苗保靖約束苗苗每歲俱有擔承認結到部管哨原設撫苗防守舍把頭目月食廉糧五分北三苗糧以戎索之意也今則擔承毫無實効認結祇屬虛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歷數冬春二季入犯十三鎮苗而十七鎮苗也夫兩宣慰司受國恩世有箭土生苗皆其部族命懸掌握而坐視匪類虎兇出柙典守何任雖在戎疆夫自當厲兵同圍惟敵是求不必專倚土苗為緩急然擔承題奉 明旨分官義未請發而固思厥在 命嚴職剛雖於欺 畏微寵靈以保世勿德茲額粟糧既逾百賦戎稽泰養又糜金錢而隸也不力以計苗為邊陲憂則昧於報 德六非土司所以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威順鬼神傳子孫之道也合無請發憲檄傳諭二宣慰司想其已往誤事之咎責以將來報國之志將原認擔承苗粟嚴加鈐制如有侵軼奉令捕擒即發兵殲厥首惡獻俘誠於官俟賞如格本院還朝薦其約束有功忠力不懈者旌獎之不如法者戒飭之其尤甚者聞諸上而加賞罰榮辱既分趨避必勇不惟固吾圉而激勵土司勉為忠義以保業享名施恩更厚矣至五寨單子坪二長官司潛石巡檢司與管哨錯處均當奉法竭力而單子坪尤有轄四十八苗寨之責如該管寨苗犯順合切責土官協同管哨計擒首惡追還戶口有功與賞或有懷奸漏情陰陽取利脅詐若主提問治罪營御馬者銜嚙在手不剛不柔則四壯之力可盡也
案於失事條陳中飭并自劾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二

劫撫苗失職以曉處分事照得本道去秋受事之初即兩發告示布威德以懷夷落思哨官苛貪督獎則有寇賞糧之禁矣思好人關出勾引則有飭保甲之防矣而鴉音自若乃知苗非可空言撫也官之師旅實有所缺於是味議戎政條款俱蒙 兩院批允本道與兵道力督將吏舉行而辰州府撫夷官伍之繼指俸廉并動庫銀撥造馬銃鐵甲器械略設而以賞罰為其後庶幾收小惕之効然兩道止持文墨議論而已練兵守險則泰守哨官事也詎意柔情劣恣情乘難程豈但無鼓舞手足之能且無發露耳目之畏本道心苦形瘵口頑聽窺而疽蝕魚爛之禍日甚一日如今年七月起至十月止共殺死兵一十七名燒殺死戶口三十二命擄去男婦二百六十餘名牛馬五六百隻燬房屋一二百重他雜物不計元何辜真可痛哭流涕長太息矣最可怖者一兵不練火攻不習委官擬汰老弱則多方為巧免者熟知苗路也在膽不在力也事過則驅羊格虎有并火

品委以千苗耳凡可恨者一哨苗入德路不過數處如靖遠之高羅油菓永安之朱冲口洛源苗滿境永安之龍引德兵營其要害人、能言之而逃巡砲隊俱為虛名苗往來若無人甚至越哨深入七八十里本哨兵尚若固關將領不之按即而逃嚴按之復不報在事諸將失事之罪一以國法繩之無所逃矣若夫稍露之原總由大小將領無安邊境立功名之志而一以管兵為利堪愛錢與惜死之心兩合痼疾牢不可破其趨避易見者曰占兵去秋本道已條陳 兩院領禁矣今訪各哨私役多者數十名役於官則不復問擊刺之事而戰卒愈少猶之卒也何彼袖手而我荷戈士皆解體而戰氣愈亡矣如五寨兵額最縮在哨不滿百名而哨官董委呈詳圍頭吹手門子教士等役共占三十餘董委所指必非自列其係委府可知也泰時有班軍百五十人守備有班軍百人皆無坐行二糧不戰不守以奉奔走猶不足而侵及哨兵未田卑編委委行伍之間彼何人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三

其為害一也占兵未已人有責兵健兒多窮兒也負技力自效孰肯輸財六安所得財惟不任戰者其補伍必有恒餽而哨官居為奇貨即汰壯而進羸弗恤而委官款清之且若奪乳嬰口涕然以不肖之心應之夫其為害二也兵費開美苗攻哨亦可畏也况今餉懸拮二年後重以事故革退之不度則雖費而其利未博惟與苗為市可以厭其恚心而苗以死保糧守為世物其甘而必得之也一名賂拾餘金以上既可德苗又可肥己而後廢難之禍於歲月是實兵者轉而賣苗其為害三也苗豈能終抱餌而止則我朝受精夕行剝者矣於是早詞與約苟完本哨而已餌於東而刻西解於外而刻內戎勿與知以盧麻二縣邊民為警甚乃戒隘兵勿舉炮謂開炮不赴責在官而重失炮不舉責在烽候而輕是實苗者巧而實路其為害四也凡此四害總為膏肓而苗苗膏路尤不治之疾糧苗千餘歲銀四千五百兩而處堂制餉之初預以此恭苗之額裁始處臚末江河

計為歷來新增者二百名為金六七百此外盜氣血附頸之慮也其以兵責苗者各哨共一百一十餘名皆以漢名附籍而以苗身坐寨此內盜氣血附心之慮也且歷觀數月劫案越靖遠洞中則北中廣漢越永安永安則南中麻陽深入七八十里何所過哨路及獲殺然苗不犯哨、不堵苗而賣路之謬不既昭、耳目乎夫設哨為內地捍其麻陽雖有清水石羊諸小哨然第二重門戶也其兵寡永安永寧等則第一重藩籬也其兵多藩籬不守門戶薄矣拒敵而傷猶曰格鬪哨民被掠猶曰逼虎穴若包有魚以及賓之進復而入室開闢延寇何異黨苗而助之攻哉且各哨兵募苗在營者種本大羊悲存孤先出與苗過往、交臂相送傷賣路之禍愈極矣上下相蒙以養苗為當然以養苗而利為固然以縱苗過為不得不然日蝕月爛共盡化苗必無湖北不至大征不止至於大征而費財費人各又巨萬計禍又何可言哉故今湖北殆不可為矣非不可為也愛錢惜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四

之升為之害也割瘡削痂驟者必死惟實其元氣使氣血歸於益人而不為後盜則如癩瘡者固可以守而坐消明法制別賢不肖以奪其愛錢惜死之心而四害可制兵可強矣竊謂本院宜著令苗入本哨與格者有損夫六薄其罪縱使越哨即以賊侵境內擄掠人民充軍律治之屬賣兵賣苗之禁犯者雖主將無所貸其現在各官分別提問戴罪如法而先年賣糧與苗之余萬鍾潘弘祖劉宗祥漢朝東王蓋臣仍批本道提究使知扶私壞邊計者難事在數年前猶有冷面無情如本道者痛追絕之庶幾戒貪儒之後果而今日之應與痛猶可守使勿瀆而急理氣血以待其棄止也至哨務雖多總不過練兵守險四字本道原議已悉持若恭守哨官不肯費舉今又議約束以督其必行一曰束隊伍以行簡精銳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隊居而練出而戰律以止齊一人斬級四人助分分別同賞一人被殺擄四人割耳細責如號一伍有失隊長連坐則靜相保動相救勇

怯相習其老弱者伍中忍為累自不肯留而買閑冗食之弊無所容矣二
曰把苗路以行守要審之法每哨苗入總路察明幾處每處撥兵若干名
五日一換俱載簿稽察哨守時一巡閱失伍者細責苗過砲接不執遊巡
不堵各將吊簿察提連簿移解兵道簿上不詳即係哨官責閑三曰立會
哨以行申策應之法在本哨則某處遊巡與某處會哨在隣哨則某哨遊
巡與某哨會哨俱畫定界限以辰酉兩時為節仍設令前號旗辰會一處
前邊換一處酉會一處前仍歸本處俱載入苗路簿中應會不齊者將不
到全隊本日口糧扣賞獨到之兵另行細責如有苗警隊長拿解治以軍
法四曰練火攻以行除戎器之法鳥銃手延請教師練習放打務在精熟
可以命中臨陣前衛以挨牌旁夾以長鎗刀槍每出時火藥預分數包一
放之後牌兵鎗刀兵接戰銃手又可入藥再放仍要懸帶腰刀以防敵殺
放打不中者銃手細責若銃手被殺同伍兵連坐五曰責欺縱以行明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湖廣下 百五

罰之法任法生怨任怨生譏誰不知之而不敢避者官守之凜志民害之
痛心也今各哨失事重矣亦守于哨官惟恐有傷并不敢問一卒苗過總
兵營未星冲而永寧之目兵不究苗過未冲苗滿塘而永安之目兵不究
苗過苗淮油草而靖波之目兵不究官可捕鼠而簡書不足畏夫卒可騎
兒而問井之奈毒不足念矣知其膏肓而姑息之是一縱也大小相踴陽
為不覺以避不戰之罪是欺也前高恭將討本道屢批標切貽書謂九邊
各道與德副奈遊同心故能立功名大邊上掩敗飾功徇情破法之態堂
本道所能裁長官守故也痛民害故也軍法惟賞罰二端其今擒賊之賞
陣亡之恤道府未嘗小恤而決罰不明哨官猶可諉諸西道而頭目隊長
防兵斷宜責守嚴絕其失德而痛治其疎防無監司日僕向各哨提
小兵之理也設簿稽查之法既立亦有庇徇迴護者欺縱之罪守備則兩
道亦提參將總本院裁處以上五款原是兵法之奈假將守之耕織今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一留心下手者不得不越樽俎代為區畫而束以必赴已通行奉特守備
及辰州府撫康官久本道之所得為能為者止此法立而猶玩愒則當以
三尺鞭其後抑營哨之欺人欺事二既發露無遺矣乃本道廉官府督尤
有不得而自掩者苗不靖而始議兵湖北撫苗者何官哉古之守令精其
思信猶能懷來羗族豈謂為不侵不叛之臣而本道撫綏蒼生者四起
其咎一也申飭戎政諸款諺謂行之可以改望墨旌麾之色而半半於此
將領閱之如升髦邊疆嘆之如畫餅本道還實之如說鈴有盟不踐為欺
大美而何以責人之欺其咎二也臣子之衝功罪者惟事與言詢事一嚴
老言一浮誤譴圍而陷生靈本道推納之滿中矣且從來分守催餉外
無越思今本道目擊鎮守首首之病慨然與兵道許副使約共整頓之兵
通忠勤公正修力同心無人不共推誠無事不相容確而毫無捕於勝負
有器於此一人舉之未勝助以一人而重自若則助者勉矣况靜聽與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湖廣下 百六

願謂本道去歲勒石單鎮草常例嚴杜科歛今季又清查苗糧不許私費
責運實兵不許私項將領失其壘斷之望皆有重足束手之歎即高恭將
書與本道云云水太清則無魚其教戒甚切惜不能從耳故秋冬諸營
哨悉苗出入如履無人以形禁帶之害惠而綜覈之失策是誠怒於本道
而遷禍於邊民也本道任法任怨未見其利先受其病然則諸將戰不力
皆本道之咎而驚驥並驂驢騾莫展累許副使自勅者亦本道員之也語
曰責人則明恕己則昏志曰施其所惡自上而下施其所愛自下而上若
批根將領而匿瑕監司是本道智昏於恕已而本院法格於行近其誰肯
服伏乞本院特賜糾參重加錮降以為失職之戒目前人心倍加警惕疆
事或可整頓仍將本道所列蠹原之說存之使後有任臣良將得以考據
數息而徑營本道難身退甘之矣
議添募兵某邊場

為苗甚惡其患震隣陳目前急務以固邊防重照得鎮守苗州湖
南之交苗巢中路而三省外環之宜德間總兵蕭綬大任後再征於成化
又再征於正德又再征於嘉靖卒未有五十年不用兵者由嘉靖來六十
餘年苗苗糧愈繁漢遂愈夥兵防愈壞至今日好弁懦兵通夷之民與苗
為一而其害獨良民受之其憂獨兩道受之此者有負疾未易藥石救也
請先言其病而後議所以藥之策自邊境壞而入犯路多如四通之衢
而苗衛病矣自范泰將仲仁創無益之哨以兵糧費苗兵力益寡而四肢
病矣自高泰將居仁畏苗如虎令附哨居民請苗賊保大羊蓋騎而神氣
病矣自各哨官募苗為兵伏之賂苗自免為苗兵者居則以情相輸戰不
以天相道養癰待潰而腹心病矣大哨兵不滿三百信地長二十里短六
十餘里苗無不以而合我無不守而分其不勝一也苗有苗兵以為外間
有地民以為內間有徒步以為及間而我食糧軍健反不肯以苗情報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七

質：然不淨要領其不勝二也邊民耕種遠哨五六里往來不可請苗往
往深入百里流剽數日而至皆有奸細為之遠食謀報而我兵調發數十
里赴敵疲於奔命其不勝三也糾糾無報而不能行徒步之罰入邊無砲
而不能行巡方之罰堵切無效而不能行官目之罰殺擄數百席捲以歸
而參守未聞鞭一人賞一人其本道安得入而執之其不勝四也各哨
之病無不然者而莫甚焉請讀清溪洞口尤莫甚焉蓋北之乾州以狹虎
為林樾單子以火麻炮水二小營為外樞獨清溪洞苗一關入則直抵麻
陽盧溪村寨恐其據據入無重關之閉出無再截之虞故禍偏中三哨也
洞口清溪尚多山險其兵壯懦參尚可練山坡曠地尚可耕以待餉獨清
洞邊苗皆平原無可守之險地狹有主無可望之場兵窮救死不贖無戰
心安敗之後無戰氣故禍尤專中清溪也况貴州銅仁有黃水碾黃柏寺
山連兵三月未解勝取相宜據其哨官平溪衛百戶陳湯銘而後歸回故

一被城斷其手一被擄民則其肉傳語鎮道連撫我其鳩技如此聞貴
院願決意主勦夫然兵利則驅苗入楚而楚有承突之憂兵不利則驅
苗并輕楚而楚有燕起之患此皆不可諱之禍也安可漫然不為之計哉
為之計不過勦撫守三者而已勦之法一曰大征借紳士民憤苗毒者
無不操臂於犂耒掃穴之舉夫苗則誠毒矣苗伯仇餉殘一童子耳今兩
年沿邊空鋒及者以百計俘夷衆者以六七百計淫辱婦女斬截嬰雛財
畜罄於掠虛舍罄於焚田地罄於賣贖試得聲其罪而瀕之苗諸苗以券
鼓堂不據生靈之宿憤振華漢之天聲而勢固未易言也夫征必合二省
之力即楚一路必得兵三萬餉十萬十萬之餉安所出哉夫則則則則
剿之未易行也凡勦剿如迅雷不及掩耳必先有一枝致死之兵自為一
軍在貼守之外而後可以獨往獨來敵不能測神縮如意今摘調之各哨
其最為烏合聽令於數日其機為先泄無論驅市人即人投石趨頭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八

苗已知之有以相待夫弱則入箚以老我強則扼險以覆我豈望其有尺
寸之功乎古之善勦剿有臨發而兵未知何往者今安得此時即有將安
得兵而用之故曰未易行也至於撫原與剿合之雙美離之兩傷我
創以兵而後撫則避死就生避害就利其撫必來其來必固今苗蹂躪場
如藉藉而獲不賞我無有所受而曰撫商勿為也彼犬羊如蠅之
集腥羶之號血也豈肯棄實利而聽甘詞哉其勢非哨以兵糧數十名無
所用之美哨以兵糧是賞其性劫而誨其新寇也醜莫新刈吾亦不能
誅又不耻獻納此則今將領饒為之而本道雖死不能從也故今日言撫
非但將領撫首惡者為掩耳盜鈴之談即本道撫餘黨以孤首惡者亦未
免泥羹燻之說何也兵威不立則餘黨決不肯帖耳就吾羈縻而首惡
未可孤也力不能剿勢不可撫則坐而待斃乎惟有料理戰守一法而已
戰守之法不過本道累詳練兵守險兩言而已守險有要者曰固巢邊嶺

練兵有急者，曰智益戰兵，是牆築於孫亦恃數十年倚為固，其後地者，澆
 修不如法，猶存舊端之米，至三十三年，蓋壞於洪水，而十年之苗，患始增
 劇則無端之驗也，使有故牆，苗雖繁，必先挖牆，不能猝入，即入而擄掠，歸
 止此一路，不能他出，且所掠人畜，安能急出，我兵據牆，擊彼不能無傷，
 人口可奪也，先年有堵之牆，下獲級數十者，固其成事也，計長寧盛華前
 塘不用牆，算子強半倚絕，屋為城，溪為池，亦不用牆，其宜築牆者，下則由
 算子接灣溪，州二十里，上則由洞口之孤魂塘，接靖清灣，至奇梁營
 三十里，下路可統，上路三十里，計不過五千丈，舊牆雖盡，而跡猶存，今當
 計一勞永逸，牆址濶四尺，收頂三尺，高九尺，址用三層，石蓋以草，牆外
 取去因為深濠，外栽竹簽，棘刺，募民夫以兵力佐之，二計每丈費官
 銀三錢，五千丈用十五百金，往時兵多虛昂，其此故扣糧之具，哨官以實
 私索自本道兩年，在軍廠加指，戮賞功，吊死制，銳造甲，皆有指計，現在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九

沅二庫所積已千數百金，此例在正餉外可動者，誠用以築邊牆，為小民
 保障，築完之後，歲於巡扣內別貯五十金為修費，過小，淋圯即呈詳動
 買灰料而役兵力築之，勿壞，此百年之利也，然交夏多雨，非八月不可動
 云九月民又收穫，非冬不可併工，非來年二月不可竣工，苗童能待，我後
 八月始又為繁，歡狂吹之時，邊牆未就，彼突而入，不必滿千，即數百人而
 我兵無所不倉卒之間，安能集數百人禦之，且後夫滿野不道之禽，亦
 彼不利，邊牆之立，時以百苗蹂我，能從事版築，夫敵責本哨兵，劄營以護
 後夫，彼從間道潛入內地，不首尾，帝制未改，築邊牆，其勢不得，不暫益戰
 兵，夫各哨非無兵之患，無戰兵之用，意也，本道備閱諸哨，惟強虎哨數十
 兵，及民寨兵，永安百兵，王會七八十兵，算子之廖家三十兵，可戰，驗兵以
 力，教兵以技，其於戰皆屬第二義，戰之勝，惟有膽耳，哨兵記戰者，多本道
 雖汰換，法不能盡汰，募兵難多，壯丁，然皆農民，驅而與苗角，未能無色戰

天下郡國利病書

也，苗兵難敢死，而狐兔情多不肯致力，惟鎮溪之士，兵王會一帶之仲統
 二家兵，技勇均苗，而難算苗六七十里，無相親，可用為今計，須精募二百
 名，統以能將，駐靖疆為遊兵，左顧清溪，右顧洞口，苗入則直往搏戰，為錄
 而各哨助之，誠得一勝，則苗膽自破，兵氣自振，夫修築邊牆，即以此一技
 兵及三哨之半，出牆架梁，苗必不敢動，牆工可就也，添兵便當添餉，本道
 及舊餉之此兵，非長設也，不過一歲之計，其兵備道原有奇兵一營，內打
 手，凱兵共三百名，以備調發，其實如土鷄，芻狗無益于用，然不可驟去，
 則為要，即各哨兵，雖弱而不散，多汰者，職此之故，泰守張良相云，小則為
 盜，大則勾苗是也，本道於奇兵，缺二十名，已懸不補，漸汰其老弱，附近
 諸哨，亦用此法，俟邊牆成後，即將此增募一技之兵，收入奇兵營，不盡者
 填補各哨之缺，如此，奇兵皆得慣戰之卒，有虎豹在山之勢，而增餉可罷
 故曰，不過一歲之計也，計一歲增兵餉，當二千金，本院原發助餉，餘稅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

二萬兩，貯辰州府庫，分毫未動，竊謂於中動二千金，為募新兵一年之費
 尚一萬八千兩，以給鎮軍營哨兵四十三年，夏秋工食，亦不為少也，驟
 費二千金錢，本道非不惜之然，擇害就輕，擇利就重，若不暫設此一技，備
 戰之卒，八九月苗必大聚，復有十八寨之禍，邊牆決不可成，雖取失事哨
 官，誅之，猶未能益於成敗之數也，此策不用，則當聽將領以兵糧三十名
 募苗，可彈旦矣，然十年便為金三千，且其隱憂伏禍，不可勝言矣，本道目
 擊鎮軍苗患，過於今之倭虜，隔邊牆，倭隔巨海，而鎮軍無短垣之蔽，虜
 防秋，倭防汛，而鎮軍惟五六七三箇月稍緩，其餘無非跳梁之日，計惟暫
 募戰兵，堅築邊牆，募兵之費，取現發助餉，餘稅，不過二千金，邊牆之費，取
 本道所節者，巡扣銀，現在不過千五百金，進扣無損於正餉，而餘稅本院
 破格濟邊者，今邊民塗炭已極，取二千金以為之禱，何憚不為哉，邊牆
 成而兵益練，則制苗有餘矣，且一年內有此精兵二百，自為一軍，可以出

新任又得良將相機成功未必不在此著也即貴州鎮道鵬刺水銀黃
箱山從二月至今所費以數千計皆思州銅仁思南等府搜括庫藏大編
奔鄉兵騷動一路誠慎苗禍之無極雖費不得已也黔以苗為腹心患而
上下以全力圖之故兩者在邊時之談楚以苗為腹心患而辰沅距者千
六七百里情狀難以紙悉故兩者在仲志之難然肢節疽蝕腹心能晏然
已哉伏乞本院察本道言非敢欺謬准於助餉銀內動二千金為募兵之
費止以一年為限邊端工完即將新兵盡收補奇兵營及各哨兵缺以省
添餉其邊牆工仍聽本道委官估計於辰沅二庫節省巡扣銀內動一千
五百兩興工修築嚴加稽覈不得浮冒以需財亦不得過縮以廢守度此
費尚可量省所省盡數還官庶邊防有賴矣

酌議四衛兵餉詳

為酌議兵餉虛實以固邊防事照得疆場之要惟兵與餉而已制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一

有多寡當視地之緩急而無兵曰亂寇制餉有厚薄當視事之安危勞
逸而信餉曰靈財以兵制餉以餉制兵必能相為有實不能有名有
之曰廉軍湖北有三鎮各設泰守曰鎮軍曰清浪曰五靖以地之急兵之
習勞且危則鎮軍為最清浪次之而五靖三年無一苗警可謂緩矣靖州
哨兵僅充守備該州雜差此外操且不數人無論戰也五開哨兵并雜差
無之其兵多為家門富家僮幹所買頂各有數兩頂首而中軍官至有以
撥送鄉紳為架房僑墓之役者蓋惟其安且逸之無所用故至於此亦可
慨矣以兵之多則鎮軍為最以數千計五靖次之以八百計若清浪舊惟
恭將標兵百名然三年未嘗一與苗關不為用也又有兵二百名然每
名月僅銀一錢五分餘之不飽難育死力且分散十七處多者不滿三
十名少僅六七名勢孤形格不可用也其實兵為用者惟兩道四十二年
創設守備所領及沿沙哨兵一百五十名而已以偏鎮上下百餘里之路

兩江苗寇鳩張之時官商護送往來如織之後而僅兵百五十名當之無
或乎苗之有所侮而逞也以前之役則五靖為最鎮軍次之而清浪不足
言矣鎮軍糧最後者曰凱兵打手每名歲支口糧工食共銀九兩二錢四
厘如是止耳次曰乾兵每名歲僅支口糧魚鹽銀五兩七錢二分四厘次
曰雲兵每名歲僅支口糧魚鹽銀三兩九錢次曰鄉兵每名歲支口糧
二兩一錢而已獨靖州凱兵二兩八分已在鎮軍乾兵之上矣五開有客土凱
軍打手考募哨歲支銀七兩八分已在鎮軍乾兵之上矣五開有客土凱
三哨土凱兵每名歲支銀八兩二錢八分咸於靖州凱哨而優於募哨已
不為不厚也至兵一哨胃滋之糧有可駭者鎮軍泰將親兵十六名清浪
泰將親兵十五名每名歲不過支打手銀九兩二錢零耳獨五靖泰將親
兵十六名每名歲支銀一十一兩六錢八分二厘以五靖較鎮軍勞險百
不一較清浪十不一而獨親兵銀歲多三十九兩八錢有奇何也鎮軍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二

司及捍失此苗崩死傷月有開客兵有之乎鎮軍兵調發救援近四五十
里遠者百餘里或三五日不歸粟餼糧犯風靈披煙卧草客兵有之乎
乃客兵七十二名歲支銀一十一兩六錢八分二厘較鎮軍最厚之打手
尚多二兩四錢七分八厘何也清浪新募兵一百五十名僅食乾兵糧歲
五兩七錢零其格開防禦與打手同無打手之糧而任打手之役而客兵
不任打手之役又獨厚於打手之糧又何也凡兵惟頭目哨長加餉以司
領率嚴責成至隊長未有加餉之理且隊長者以古司馬法則五伍為隊
二十五人是也以威都督律光戰法則十二人是也今五開客兵僅七十
二人耳業有哨官以統之矣而仍設哨長二名每名歲支銀一十三兩四
錢五分二厘隊長十名每名歲支銀一十二兩三錢九分七厘人便為一隊
未惟務多創名色以厚領糧而不思其何取且就五開三哨衛之士凱二
哨兵各一百五六十名其哨隊長俱無加糧而客兵獨有又何也夫厚精

以易士死亦何所愛然責之責實施之責平不戰不守而奉市人非實也
血戰者薄而休居者厚非平也竊謂親兵宜裁如鎮守打手之數哨隊長
量加酌損以崇安之卒而寺享日戰之饒彼六何說之辭即謂客兵征友
林之時曾得其力食糧已久難以驟裁然爾來十五年夫此十二名之哨
隊長七十二名之兵豈盡舊人無恙哉本道訪得中事故者費缺者皆
係本地人買頂而仍以客兵支糧頂替多而舊兵無幾也况十五年食不
征不戰之厚餘即從今一體量裁夫豈為過不然查其的在行間而今尚
驍勇可推鋒者量異之可也若請哨有中軍官募執各有哨官而又督設
練兵百戶二員庶費廉給二十八兩有奇深為無益原額執兵二百名募
兵一百七十一名而二十七年征播創添三十名相沿不撤六為冗食此
在請哨已經本道徑行裁汰計從今八月起歲省靖州豐積倉米一百五
十九石三斗庫銀一百七十兩零九錢二分夫惟五開哨屬泰將為政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三

本院撤行不可誠備從本道末議通計五請二哨一歲可省銀四百四十
兩零三錢九分米如前數以銀九十兩零七錢九分米一百五十九石三
斗運靖州倉庫為兵備尚該銀三百四十三兩二錢著令靖州每年解沈
州協濟募餉銀六十名每名照北兵例歲支銀五兩七錢二分整內以
二十名添洽沙哨以二十名添守備募兵以二十名添老何哨則備鎮一
帶又增一臂之用矣或謂沈靖二餉各有掣瓶之守安得輕移不知從二
庫自視則有藩軫從兩院視之何彼何此醫之用針引正氣以逐邪故虛
右之則取左左之則取右一人之身豈相屬乎今四衛屬瘡已極而五請
解肉火肥則搗五請之溢而不使虛財因以補四衛之贏而不至飢冠正
權曠急為地方之道也乃若清浪廉軍有名無實之弊則尤不可不立法
一更張之以變弱為強故事永定衛撥軍三百六十名沔陽衛枝江兩各
撥軍百名德安所撥軍七十名共六百三十名成清浪哨五年一換各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官領之官軍除本衛所俸糧外上下班往來在途則有澧州常德辰州沅
州各支行糧到哨則官有原給口糧不若軍月給口糧米四斗五升通年
班軍不盡足數截長短可六百名計一歲該支辰沅二庫原給口糧銀一
千四百六十七兩四錢有奇夫使六百軍而誠可與苗初也則清浪不
然一重鎮哉乃今衛所軍皆象人矣而班軍尤甚本道嘗按籍過堂而閱
之大抵皆老幼惟怯而有菜色身不能具介冑戈支耳目不識全鼓旗幟
作何進止久立且仆矣况能與苗爭一旦之命乎且所閱之軍又皆十三
無人臨時覓市棍應點者也自其出門時領軍官固以包買矣比抵哨則
亦將把總等官又恣意賈閉夫夫班軍之制成清浪哨以各領班官分之
而以一清浪把總轄之哨者巡緝之義則上接鎮遠下接平溪皆當相其
要害分布防禦以靜邊塵者也乃分發清溪等堡不能二百人而四百餘
卒將守備中軍把總私據而後之門子軍牢橋夫匠作無不取用月納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四

錢而聚之城中聽其經營生理果何法耶焦溪堡距清浪三十里永定班官
軍所守也班軍三百餘止于之七八十名去歲屢告失事本道移春時李
一鳴添撥班軍協守已有手本後道遵行在卷而今七月本道撤詰指揮
呂登明據稟依舊止七十三名在堡李森特陽發添八十三名皆軍牢橋
拿之役止有虛名絕跡不到堡此又何法耶即班軍之在堡者織草履開
歇店而已賊在堡外打劫而閉門不敢出且每月一錢八分之糧毋足糊
口其不能自給無賴者勾苗行劫竊為商賊患地方不惟無班軍之利且
受班軍之害矣迨成異鄉鄉水蛟食各官需索窮不堪命疾病死亡招魂
無所此班軍之苦也軍不能捍苗則苗割益甚苗患益慘而德夫守之罪
歸連連財財命隨如去歲黎平府解銀更至武定板刻貴州勒焦溪堡
官軍賠償扣原糧四十餘兩其他罪罰難縷指數此班官之苦也毫無裨
戰守而官軍受其累祇以供武弁後占需索之資則安用此軍為計夫

衛軍伍不能當募兵一誠將班軍盡數撤回即以辰沅歲餉一千四百餘金募壯卒照耗兵給餉可得二百五十人各軍之上班屯田軍戶俱有幫貼歲成五年捐鄉去皆父母妻子生死不可知其害可謂痛矣今既免之宜稍收其免班銀每班五年一年納銀五錢其納班者照依往日上班例免其標差或以太閒令一班之衆分爲上下半年兩操除操練半年外衛所雜差一切蠲免軍必樂從計六百名每年可得銀三百兩解沅州收給此三百兵又可募五十人以三百兵分佈清浪勝於六百老弱惟怯之軍功相百也有清庫協濟募兵六十清浪撤班軍原餉并免班銀募兵三百四衛蓋此三百六十精兵威必大振苗可駭喙可無議征剿即議征剿而宵兵爲急此法不可不行之蓋裁五靖之濫以清四衛是制肝養肺也去清浪班軍之虛而募兵實清浪是以人治人也五靖不減兵額在辰沅不益兵餉而四衛兵可以有場無可以強易弱地方可以安易危本道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五

以爲便計也謹將議裁五靖官兵銀數及清浪班軍每年支領餉銀數造便覽冊具詳伏乞本院裁奪其各兵減餉之議仍乞憲檄行五靖各將張良相再議有無步便四覆然本道謂泰將親兵決當先裁照額單主將之例以爲士卒倡計此項銀三十九兩零連裁兵二名餉十六兩零共五十六兩加以靖州撤哨官二員裁兵三十名有餉銀一百七十兩九錢二分共銀二百二十七兩零已足募四十兵宜先斷行之即募以益備鎮防守餘俟客兵決裁議定募渝其班軍議撤原軍有無願納免班銀或再行上刑南刑西道詢永定枝江德安沔陽衛所軍情議報本院定奪地方幸甚

再詳

永定衛清浪班軍陸百六十六名每班該三百三十餘名沔陽衛清浪兩班軍二百名每班該一百名德安所清浪兩班軍一百六十名每班該八十名枝江所清浪兩班軍二百名每班該一百名五年一換矣在清浪者

通計四衛所共六百一十餘名此其大較也然逃亡甚多重以老弱事故日削日耗計各軍上班永定枝江沔陽清浪一千五百餘里非二十餘日不遠德安沔陽至清浪二千五百餘里非四十日不遠各軍捐墳墓親族有盡室以行者有伶仃獨往者無待至成所而道殣殞殞已受其困矣換餉班官不見面之費起行有祭旗科歛之費徑道所過堂支行糧有打點之費至清浪各守中軍把總有常例之費歲時有賞開納班錢之費領班官在哨水食使用皆取諸軍有雜派之費各軍本地領領月糧糧充資資到哨月支行糧四斗五升歲銀二兩二錢零殆半盡於誅求美長征贏卒糊口無資開茶湯店相僱僱作不能放總又安望撥甲執兵與苗爭一旦之命或六百成卒除焦溪老何寺哨僅分去百餘在清浪城者四五百人僅供役占忠科索而已焦溪距清浪三十餘里戍軍八十正月苗焚城外一市數十家閉堡自守莫敢一問本道移於將再撥八十餘名協守而七月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六

勝營八月鬼路濠又開夫事德之五六百人無一人之力歲糜行糧一千四百餘金不得一金之用技留此一技爲索餉之漏卮沅軍之苦海豈不可痛哭涕涕長太息矣窮軍視赴班與死同而邊地視此軍與土鷄易狗不鳴不吠同然土鷄無資於飲食而軍且糜餉抑又甚焉存之以滋軍困招寇斂而害也撤之以行糧募兵軍解倒懸共得實力兩利也去科就害何憚而不爲也計一千四百餘金以餉兵可養二百四十五名本道前詳固曰五渡軍不能當一突其其實十不當一也此特就辰沅現支行糧言耳本衛所月糧有六斗八升不考數比行糧更多若合二糧以募土充兵餉似足以該班之半免其差操令納免班銀更酌道里遠近如差操全免永定枝江每名歲納銀七錢德安沔陽歲納銀七錢一兩合操免差永定枝江歲納銀四錢德安沔陽歲納銀六錢其銀半解沅庫半解辰庫

充募兵餉另為一款庶本衛所之軍伍不失而辰沅之兵餉稍濟矣

議四衛練兵募兵詳

為清衛占數堡濶議立練兵募兵之法以資實用以固邊防事照得楚四衛與黔共治之而官道村落原日憂苗匪苗之是患而無兵之患也又非無兵之患而無餉以募兵之患也取於額外而疲民不堪命可加徵乎求諸額中而現賦尚多况處通乎可謂難矣然而未難也以本道思之難莫如勾踐棲會稽之役地不增廣而貢賦日增久又不為楚之乞師蔡之請粟兵餉何所出而二十年之後遂以沼勁吳最難莫如田單困即墨之中以孤城殘卒與燕持久而敵圍不解而外援都絕兵餉何所出而二年之餘遂以復全齊無他不過即所有之民而教訓之所有之財而節縮之而已故在勾踐則縮衣併食以養戰士君親耕夫人親織而傳田單者亦曰妻妾編於行伍之間不獨無溢役以糜軍無溢費以露財已也使今治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七

四衛者能如勾踐田單而兵食何不足哉然以今四衛事勢未如越即豈之為而治者亦非必如勾踐田單之過自若也惟在天寶心求初制化虛為實後無用為有用祖宗控制最為精密豈有四衛無兵無食無可禦苗之理蓋自沅州以西設平清偏鎮四堡冷水吳州等八堡衛軍以供戰守而堡軍以護往來即禦苗之兵也歲所供給錢糧即兵之食也額在今日衛不為衛堡不為堡而俱化為廢墟精於迎送竭力於昇擢夫迎送昇擢誠不可少何至盡令衛軍堡軍之數以充之而別不得其絲毫之用哉則又不專在迎送昇擢而衛堡官役占買開為之崇也以衛言之現在食糧平溪軍九百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操五百七十名清浪軍七百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操四百八十名偏橋軍一千一百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操七百零二名鎮遠軍一千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操六百零八名使以現操軍開汰團練不足助禦苗之一臂而令非

天下郡國利病書

惟防禦無資也即迎送六都若跟後雖本道限定額數而得并名退實占

又有勢索包役情弊實開據五月清浪掌印指揮孫惟忠稟以四百八十歸操之卒聽差不滿百人平溪掌印指揮袁翰稟衛軍有窮年無一差者有一月因數差者開占益多則差益重其差有幾差如省比繳通開等項有費差如跟表解銀俱派使用等項而走差者窮矣此外又有條編銀有修城有二百戶所共養一馬供旗吹騎坐有經過駐劄官辦酒取卷相衛官利有票取一派二而通衛軍俱窮夫當兵之餉報之時可惜數千辛勸力漸脂用之無名此衛軍之弊也以僅言之祖軍消之而歸餘力餘丁不足而募市人查平溪志書平溪堡正軍餘丁召募僅一百八十名鮎魚堡正軍餘丁召募僅一百九十名官路積輸俱取定其中未嘗稱困至萬曆十六七年乃以堡軍難支為辭而平清偏鎮四衛各募夫六七八十名不特以應操填而堡軍止專管轄差夫差既減一半則軍額宜稍裁可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八

乃不惟募之裁而日增月益計現在平溪軍二百五十二名比舊額多七十二名鮎魚軍二百七十七名比舊額多八十七名其他若清梅二堡則舊額二百加為二百七十四名相見僅額日額二百加為二百六十名柳塘堡則日額二百加為二百六十二名差愈簡而軍愈多何取鮎魚一堡尤為滋棟柳塘相見上下各六十餘里清梅下四十上八十平溪下三十上四十獨鮎魚下至冕州上至平溪各三十里路較柳塘相見不及其半而夫數及過之又何取查此二百七十七名內係三十九年兵道不察考准增募三十六名以軍餉兒戲患澆漏底亦可痛矣夫四衛公差應付總與辰沅等耳四衛有黔道州縣之差辰沅所無則辰沅亦有守兵兩道州縣之差四衛所無也謂黔官用夫力獨致然必不受也且雲貴之游宦者無不徑辰沅而辰沅之游宦者絕少到雲貴則四衛之驛指差尚宜比辰沅加省也辰沅各驛或七十里或八十里冷水羅舊則九十里而四

衛各堡或三七或四十七惟清浪距鎮遠八十里其是四衛路又比辰沅加近也至辰沅船溪馬底山之路峻險又四衛所未及也今查辰沅各驛夫之極多者如辰陽附郭不過百名而橋橋俱在其中矣軍既不極損則夫僅當辰陽之半而多至二百六七十者可即軍糧銀少募夫銀多然每軍歲銀四兩募夫歲銀七兩計七軍當四夫二百六十名為夫一百五十是辰陽以五十夫應橋差各堡以一百五十夫應橋差也且就四衛論橋橋而差勞逸正奇耳惟游官學家有橋多手損若解餉銀解黃冊解火藥軍器解曆日試錄則皆有損無補也清浪橋夫七十七平溪橋夫六十備橋鎮遠橋夫各八十而獨橋橋北軍各二百數十是以半應橋差而以倍應橋差也可謂平焉據往告按者冷水堡軍一百六十六名而管堡官王之屏役占納班錢九十名清梅堡二百七十餘名而管堡官月鹿秋胡位役占納班錢七十餘名其餘各堡雖上下猶鼠無人首發而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九

間虛數總不相遠可謂詳且濫也此使軍之弊也以不為用之人糜無用之錢而不一清理徒曰無兵無食堂主民膏脂僅以資侵牟查遊惰已示本道推究其本衛之弱始於屯糧之攬占利歸勢豪而軍不得飽堡軍之糧由於應付之性給牌票羊人情而官得指以為辭苟能堅執三人法盡清屯糧以還軍而即現軍以求精壯上下除公羨外不以一人情票狗人數站軍之數止是實用視驛夫而止則四衛可以裁得五百壯兵去化為富強之國而勢固不能行也不能行者本館自言之能自守之而事有不盡由本道者非本道之所能為必有勾踐身親耕夫人親織田單妻妾備行伍之心而後可以實政強勢也惟於十分之中師其一二去虛濫之大甚而尚時勢人力之所能為者則本道竊有二議焉衛軍祖軍不可撤也量於中挑選壯丁免其雜差為練兵營以充防守堡軍募市人可藏也量於中稍裁其太多無實者以其糧添募戰兵約平溪現操軍選出八斗

糧一百二十名充練兵而以四百三十名走差清浪現操軍選出八斗糧九十名練兵而以三百九十名走差備橋現操軍選出八斗糧一百三十名充練兵而以四百四十三名走差鎮遠現操軍選出一百三十名充練兵而以四百五十八名走差凡練兵除條備外修城養馬迎送雜差俱免惟常川在官專聽印捕官團練遇警堵截防禦雖此軍未必能衝鋒破敵然清浪現有各時標兵一百名又新募兵一百二十名鎮遠有守備標新募募足一百五十名平溪有新募兵六十名備橋東西奇兵營一百名即以練兵之軍隨兵出哨追捕自壯聲勢此軍除雜差外尚每名給該條備銀二錢本應盡免然新行挑撥恐未必得壯丁未有實用宜出示曉諭果選得精壯出力禦苗連條備銀俱免官為措處計四衛練兵四百七十名條備銀止該九十四兩辰庫軍糧存一銀尚有餘剩歲指九十四兩而得四百七十人之效何憚不為乎但思練未成而銀先為虛故本道姑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廿

一者以觀其後也四衛添此四百七十人而防禦稍有資矣其留走差者俱有印官置簿輪撥周而後始不許買閒備累本衛走差少者三百餘多幾五百豈尚不足而重差之害亦可省矣堡軍酌地之遠近差之煩簡定羅口堡裁六名以一百九十名為額冷水堡裁十名以一百六十六名為額見州堡裁十五名以一百九十名為額鮑魚堡裁六十七名以二百一十名為額平溪堡裁四十一名以二百一十名為額清浪梅溪堡裁四十名以二百三十四名為額相見堡裁四十名以二百四十名為額柳塘堡裁四十二名以二百四十名為額除羅口冷水見州所裁三十一名所減銀存貯沅庫外計鮑魚平溪清浪梅溪相見柳塘六堡共裁夫一百九十名辰沅二庫歲共省銀七百六十兩內募添鎮遠守備標兵三十名備橋沿沙哨兵二十名乾田冲兵一十五名清浪哨兵一十名共七十五名每名歲給銀五兩七錢共該銀四百三十二兩辰庫支給尚剩銀二十四

兩平溪衛募兵六十名每名歲給銀四兩八錢該銀二百八十八兩沅庫支給尚剩銀一十四兩其兵餉數目彼此多寡本道另有一冊備細發揮頗為詳明至衛軍選為練兵堡軍裁為募兵則若累終不可不恤局嚴終不可不禁本道亦有禁約條款列為一冊伏乞本院覽察裁定批行再照衛軍挑選但恐有名無實其至堡軍議裁必有倡為苦累之說榮感聰聽實然事不難明也請本院將另冊細觀之豈辰沅驛路遠者夫或百名或八十名燕應輪損兩差而足各堡差路近者軍以二百餘名專應權橋一差而不足矣同一站堡耳豈三十年前以軍一百八九十名燕應權橋兩差而足今日軍以二百餘名專應權橋一差而不足矣同一今日耳豈各衛募兵以七十名八十名應損差而足堡軍以二百餘名應權橋而不足矣同一今日堡官耳豈自己役占賞則冷水去九十名清梅去七十名而足上司清數則僅減二三十名而不足矣使綜覈名實者按之則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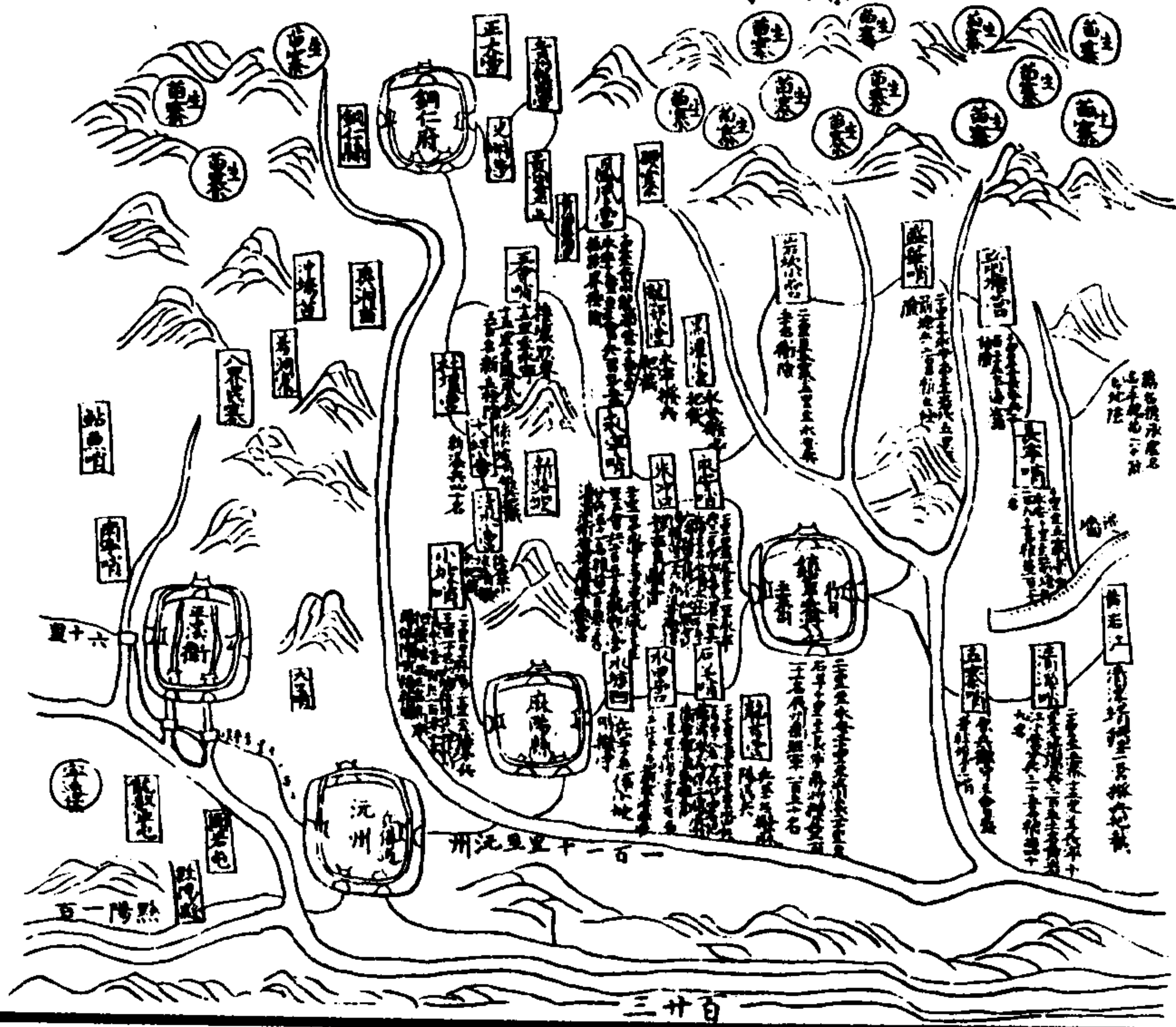
百廿

道所定必尚以為濫而不得病其過刻矣若禁約條款皆人情所不便而怨之所聚然本道思之古人身耕妻織妻妾編行伍之間尚能為之而今人稱節人情恤軍力獨不能為乎本道不敢以此薄待今人也本道以自議法則必先以身守法若外累衛堡官一差輕以夫為狗人情者銅體三院參處蓋今日以苗橫兵孤民困財盡之日加賦不忍施於下請餉未必得於上不浮不稍釐胃慮以成一二分笑用而非樂於多事任怨也其衛軍業徑行挑漢堡軍應裁及召募新兵俱以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為始禁約候本院批九日刻榜曉示遵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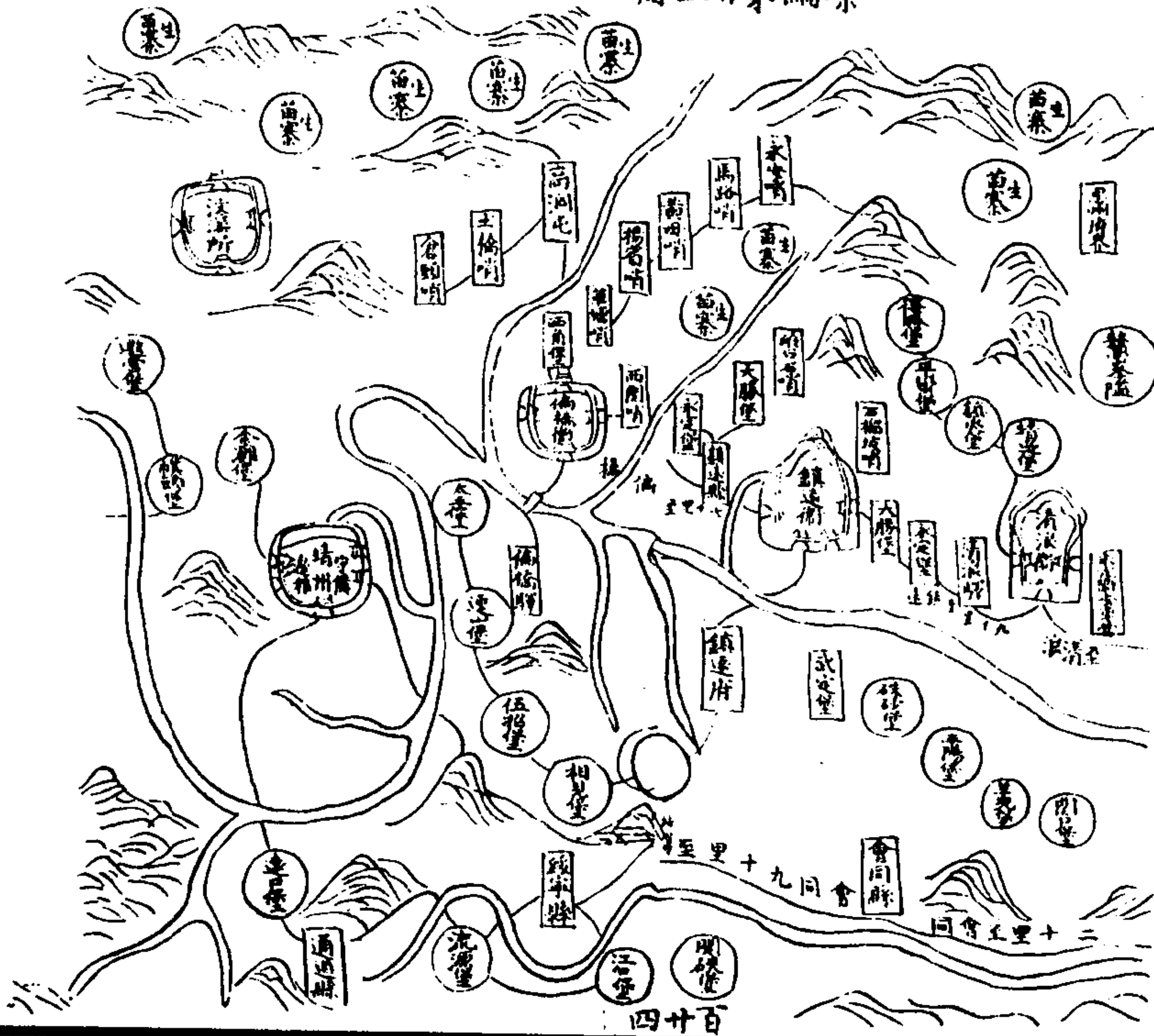
原編第廿五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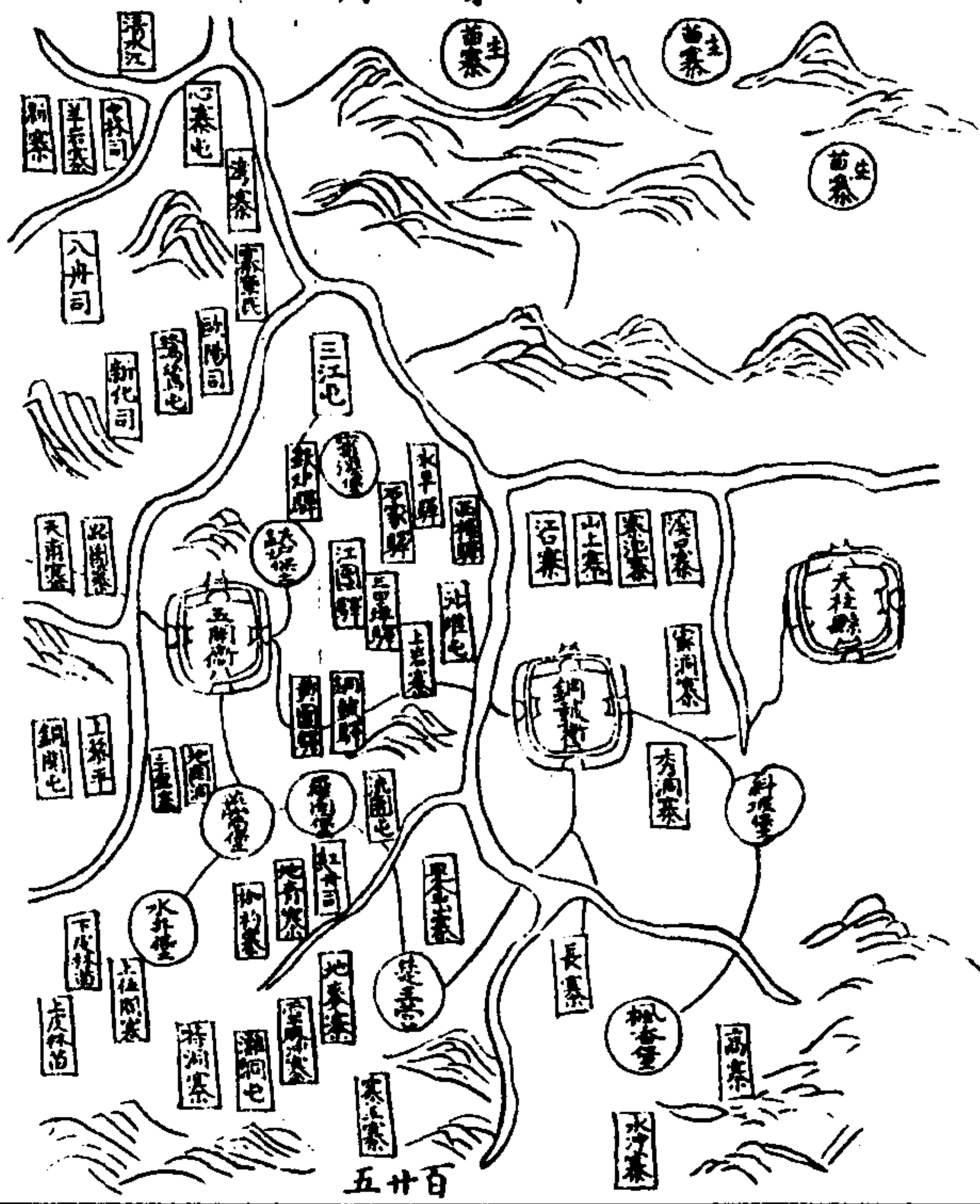
原編第五十冊



原編第五十冊



原編第五十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五十冊

湖廣下

百廿六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清軍驛傳帶管辰沅兵備道布政司右叅政兼金事王 為巡歷竣事故陳本謀以備採擇事 一議專官以資詳歷照得兵備所轄治遠宜拾伍哨為苗夷出沒之區土漢雜處之衆其軍實險隘情形變態必頃日擊而調劑以振刷之但巡歷頻仍未免供億勞費然則初任定當一巡歲因不能數數然也查得辰州府同知維職在清戎實為開局若家木院將撤行令專管撫夷兼理清軍凡各營哨一應放給軍餉汰補卒伍建葺營堡皆屬提衝每年編歷查覈其各官賢否以本官附註者為重則上之責成既專下之觀聽自一令無不行而事無不集矣不特此也永保二司時相警殺保靖土司稍削苦而屬苗則強永順土司雖富悍而屬苗則弱每一構釁順司常捐重資以募鎮路之苗來相協助近日清水哨之報殺擄正其餘孽也故麻陽縣官凡金議欲於鎮路所改建縣治蓋欲從中安撫鈐制使諸苗不敢輕動而麻陽辰溪沅溪之民稍得安枕特不便暴言其故耳但建縣事體甚大須條議詳妥具 題待履非閱歲不能輕始若撫夷同知則可朝委而夕受事矣今之巡歷鎮路時加意善撫近來向化諸苗更擇其子弟之稍清秀解事者且詳提學道先給衣中俾之漸習華風召見諄諭以本院威德鼓舞而招徠之則効順者不約而至矣近來沿海各府皆委同知專理海防蓋以同知官秩稍崇事專展布今既專任機夷各營哨可憑調度兵威亦大震肅即中有梗化助逆之苗必皆觸目戒心不敢仍蹈前轍聽大司願使縱或曉梁該廳詳請以各哨兵擒獲之易如振落耳此尤目前之要著於建縣不相妨而兩相劑也一慮流民以絕亂本照得鎮草苗果俱係麻陽辰溪沅溪沅陵及附近陽省流民或躲避糧差或脫罪亡命寄寓於此實蕃有徒若其流毒地方者有二一曰勾苗肆害生苗田地須人耕種使等相率投附名曰起土聊生實則為苗鄉導如向年出劫麻陽之澄沅沅溪之寧澧辰溪之龍門溪等

處地方相去雖遠約三五日非此輩引路生苗何以知內地虛實輒敢
 長驅耶及至當陣擒獲解道批發有司審鞠無人質證任其遁飾托詞先
 年被苗捉擄今押令挑擔出寨門官不能洞燭其奸多從濫釋後來者益
 衆所忌憚而遺患無寧日矣一日解苗規利向來此中生苗凡擄去人口
 不加殺戮且養贖之以待取贖時亦奴隸蓋藉此為一利實也流民習知
 其故奸黠者遂獨縲節察一問過近生苗出入必由之路規知苗出故將
 水口行立近傍誘其捉擄然後舉火自焚察上苦苗節草虐想附近營哨
 謂被焚掠哨守官軍恐致上聞貽累相沿遞掄私共率銀付伊取贖使僅
 以一二贖回人口而八九匿淵私黨然則是百姓受苗之害而流民得苗
 之利也茲欲盡逐則人多住久恐致難合無此後嚴示凡官軍當陣擒
 獲雖係流民即與苗同問官不容展脫其流民安插之處必須四五家相
 為聯絡且附近營哨方許居住嚴禁之後有仍敢創縲獨察故意逼近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廿七

夫出沒之衝者該哨官軍即時焚燬併將本人及家口解送附近有司遞
 解回籍庶奸徒亦知貪生畏法而導苗之積弊永絕矣 一別屬苗以重
 責或查得食糧順苗協守地方既假內向之名以冒軍餉常肆外合之計
 以貽民害如生苗出利彼實暗勾之反各哨官軍贖取戶口亦復就中分
 利其狡甚非一端也合無設法禁諭凡種苗各該守地方有人戶被擄
 即將各苗本季應給餉銀撥充官收貯不散必待送出戶口然後補給若
 春季被擄而夏季始送還則春季全扣不給庶彼知勾苗所分之利與安
 坐時給之餉勞逸多寡得不償失而非心自阻矣至於順苗逆苗種類本
 無分別而服飾亦無異同最難機察行令各哨查計食糧順苗若干每名
 名給以腰牌正副刻計年貌住止與食糧哨壁把守信地皆面送道蓋押
 刻印俾之出入懸帶如腰牌即係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拘究放糧時驗
 牌給散庶狡悍就我羈勒而糧賞亦免虛費矣 一責督來以邊警前照

得領單各苗每籍口報警恣意劫擄而所以致此者則有故也查今各哨
 苗糧除正餉外復有鹽菜等銀養非不厚也第解餉到哨未必人人親
 領不過哨官目把收貯給散而已各哨官目既已作弊便扣後倚借各項
 名色扣減夫苗姓本貪況若其魚肉安得不成績恨遂因而藉口報警攻
 劫村落如先年叔本司地方新地涼傘坪提擄戶口四十餘名皆以賊騙
 餉銀為辭雖終加剿捕而地方之害已不勝言已今之沿襲敝習依然未
 改也合無責令各哨官將苗糧分別數目一姓列陳一冊開報每一姓擇
 一忠順者以為總領管束其雜姓而名數不多者分附其下凡解錢糧到
 哨令伊盡數與出所統散苗到哨親領如有不明者盡法重治責令賠償
 其中或有陽順陰逆時常作歹者各苗把即於此時稟報將糧餉革除如
 抗違不報詳請各兵賜剿之庶恩威兼濟而苗患永杜矣 一編鄉兵以
 實荒徽照得鎮軍營哨相距各數十里惟土城內頗有房屋出城則崇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廿八

峻嶺一壘莽蒼絕無人迹惟編立鄉兵可以號召走集居址錯雜漸實荒
 落然有兵則餉隨無從處辦而屯種之法可必講也本道遍歷各哨足跡
 所至見其地土色甚膏腴澗澗之水蜿蜒時出足資灌溉而建設佃渡又
 無庸憂涉客稼也問之土人云昔有私開一二畝者歲頗有獲若令召集
 開墾無不樂從合無行令各哨細查該哨附近居民不論土著流寓悉聽
 籍名照各州縣立保甲之法一甲五戶一戶若干丁應為鄉兵空閒地土
 任其自議開墾各分畔勝創結節虛十年以內雖有豐收亦免科其糧稅
 其墾田之虛仍刻碑曉示召人聚耕已墾之田歲終哨官造冊開報鄉丁
 某某墾田若干甲換吏官止為稽核以杜爭鬪換吏官仍每歲於各哨官
 中擇其善能勸相開墾最多者驗詳特行優獎以示激勸久之阡陌既多
 則虛舍拂比即以此衆抽選訓練不居而互相守望有警則協為哨防且
 有利無害人皆樂趨各護其私杆禦吏力自此止卒亦募兵也彼生苗者

不待備以兵威而積牙晚味遠患自杜矣

本道所轄哨十五曰乾州曰徑虎曰羊子曰洞曰清驛曰清溪曰長寧曰五寨
曰永寧曰永寧曰鳳凰曰石羊曰十坡曰慶華曰上會遠衛曰六辰屬曰平溪曰清
浪曰偏橋曰鎮遠靖遠屬曰五開曰銅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十五 湖廣下 百廿九

寶慶府志

府卸陽關有三 東南西關 巨口關北六里 白馬關東北五十里今廢
寨有八 唐隆道寨東十里元 杉木江寨東五十里 羊田凹寨東七十里
同保寨西二十里 雲飛寨西北六十里 五百寨南三十里 大爭
寨北四十里 竹林寨西二十里
新化寨有五 仙姑寨西十里 老虎寨西六十里 南山寨西南十里 羅
洪寨西南七十里 黃陽寨西北三十里
城步尚有五中有寨四十八苗民 扶城崗 其寨十三曰楓木
林下園卅口卅冲下家大寨茅田巖頭上楓林上邊溪伴水灼灼
今新分林一寨隘口一曰梅子 橫嶺峒 其寨三曰牛石上火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十五 湖廣下 百卅

火 隘口二曰伍川 伏子 莫宜峒 其寨十三曰江頭藤坪
白水頭會頭水口壘底巖子坪都溫獨樹大地初水獨宿大候隘
口二曰橫水蒙虫 蓬峒 其寨十一曰橫水橋頭上巖頭中坪
長灘條寨新寨大寨災坪煖水黃茅坪今新分一寨 隘口一曰
皮水 欄牛峒 其寨八曰城溪臘屋上坪水溫分界上小言侯
家欄牛今新分四寨曰下坪水 隘口二曰牌子草子 團有蔣
家團前長一里近議于伍峒中各輸設一
武岡關有三 東西南關 石羊關東二十里 紫陽關東百五十里 寨
有五 同保寨北五十里 南山寨南十里 連山寨南二十里 劉和寨
獅子寨俱南五十里 隘有十一 白竹隘 嚴家隘 廣子隘 皮

水隘 橫水隘 施巖隘 芭蕉隘 橫波隘 神童隘 石羊隘 荻溪隘

新寧關有一 北關一 隘有五 石門隘南三里 益溪隘西六

黃素隘西六 襲吳隘 道田隘俱東 寨有四 傘柄寨西

五 大對寨西兩二 鷄籠寨 蔣公寨 俱東 圍有二十五

長湖 田心大甲 俱縣 上富 下富 俱縣 石幕 蓮村 坪

頭 俱江 荇山 鹿坪 俱益 石門 羅背 山爪 赤木 檀

山 俱赤 高橋 烟村 白沙 籠頭 巖村 俱河 赤竹 笑

巖 鵝口 斗石 小溪 俱冬 猛崗有八 麻林崗 大網崗

深冲崗 羅遠崗 黃卜崗 挑盆崗 茶冲崗 州原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卅

鹽政 郡邑初食淮鹽嘉靖初年因廣西軍興餉乏五屬議食粵
醴之三淮醴之七萬曆三年奉 旨概食南鹽五屬商報及赴
廣西上銀買鹽若干包配買客鹽若干包官鹽未免析聞所為息
者惟仗商鹽耳舟繇廣西至全州與安東安盤斗至白牙橋改包
過山至唐田市下河至府報稅以廣西發引為據近市務充商報
名將名賣與白牙市商人買鹽以圖彼市上以空引借鹽船報稅
故本郡屬鹽有甚貴之患

成堡 永靖堡即陽縣中鄉一都隆慶二年因盜建 白水堡即
陽縣隆回五都嘉靖十二年因苗建 分水堡即陽縣安平一都
萬曆四年因盜建 花街堡即陽縣上賢一都萬曆四十七年因

盜建 沙坪堡即陽縣隆回五都因李成賢亂建萬曆三十六年
董崇禎六年復建 花橋堡新化縣大陽九都因安化湘鄉接壤
多盜嘉靖乙未年建 新安堡新化縣石馬五都地隣澧浦嘉靖
辛酉建 紙錢堡新化縣永寧七都因玄溪賊數嘉靖乙未年建
以上八堡每堡插丁二十六名督率官一員 油溪堡新化縣
東北八十里地連安化嘉靖壬寅年建鄉兵獨差戍守 白倉堡
去武岡州一百五十里 山口堡州西五十里 九溪堡州西九
十里 歇場堡去州八十里 太平堡去州五里嘉靖庚申年建
安樂堡去州三里嘉靖庚申年建 桐木堡去州一百里 樟
木堡新寧縣西六十里萬曆八年建寶慶衛軍四十名官一員哨
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卅一

軍丁
寶慶衛五所原額旗軍五十六百名事故未補嘉靖開年存一千
三百三十名崇禎十一年見存一千二百名一輪戍武岡三百五
十餘外一輪戍廣西班軍共二百名起于弘治年因潯格苗亂借
調衛軍防守事平 題留屢議撤還未果

洪武四年武岡寇楊清甫及江陰侯討平之 二十四年武岡洞苗叛判官徐奠死之 永樂十一年武岡重叛鎮撫康信戰死 正統 年新寧尚苗楊文伯亂提兵李震平之 景泰元年任開苗孫作亂劫掠新化甚慘尋去 八年城步尚苗肆虐邵湘楊海清追戰死之 弘治 年新寧苗劫鄉落百戶李俊死之 十七年武岡重李再萬作亂後討平之 正德十四年流賊入新化城劫殺尋捕獲之 嘉靖五年武岡賊首段文鑑據牛欄山等處殺掠無數屢年始攻殺之 三年流賊入邵陽境義民胡景隆死之 十年流賊劫掠邵陽義民賀冕等弟姪四人死之 嘉靖十四年城步苗楊殿松等劫掠守備周誥撫之 十四年玄溪賊李萬吳作亂新化知縣利賓以計平之 二十六年武岡賊首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卅三

廷相據大凹寺處殺掠後六七年始討平 二十年李承賢倡亂私造旗符互約以八月會兵入寇兩廣玄溪諸賊暨武岡等民皆受約知府陳楠疏聞 旨下檄本府五州縣民兵討平 三十八年廣獨入寇武岡殺死文包巾傷殘無數越明年攻城步焚治劫庫樹麻林苗截殺之 四十五年廣獨窺伺城步千戶李東樂之 萬曆十一年玄溪諸盜出沒剽掠湘字安淑騷擾不寧知府胡棟知縣姚九功以計擒之 崇禎十年隘賊四熾擄掠武岡鄉兵奮擊之把總高死之 十年秋土寇魏龍宇黎高峰李大用等作亂遣兵討平之 時盜盤據湘鄉界以天王寺為窟穴肆行焚劫臨藍諸寇相為犄角長寶郡邑數無寧宇樞府倣征播議復設都御史臺于偏沅間以統我師相機撫剿 上可之遣武進陳公建

牙出鎮而巡道對縣高公躬擐甲胃率師于猛士氣鼓奮敗賊于桃花江一奔黑田再奔龍山窮獸思攪復逼郡城僅七十餘里幸撫臺已檄郡司理李夢日據要堵險預簡鄉勇以扼其吭又与材官尹先民分道而馳壁壘相望以分其勢食盡力殫賊勢窮感渠魁次第就擒餘脅倪首赴降不匝月而巢空黨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卅四

柳州兵戎志 柳當楚之僻也連洞深谷徭苗雜處且地界于吉贛南韶諸郡險阻嘯聚無賴者從而和之動輒難制 國初特設兵備弘正之間又轄都臺而正德丙子之變則兵疲數即禍結幾載嘉靖間又復作梗征之逾年曾不能少折彼氣彼且易我而歎張矣嗟夫歎聚非諳於行伍也藍樓非堅于甲冑也乃僑臂一呼此輒碎易則國家之養卒將安為哉按尺籍而給廩餼非不犇然充目及緩急輒不得力而區：募民壯殺手大率計柳五邑之民皆以一家奉一兵矣嗚呼民出粟以食卒：出力以捍民是兩賴也乃今卒不能捍患而民且又為兵呼市人而授之甲為介憤而馳耳安用馬安用馬故恒為之說曰與其糜糜以食無用之兵孰若聯鄉保以行寓軍之法其著為令：民自相為保一鄉之中擇其右者為百長鄉皆聽之數鄉之中擇其右者為千長數鄉皆聽之無事則群習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卅五

射有事則互相救援如一鄉有警近者為之併力遠者為之聲援當賊之前者則伏以遏其歸在賊之後者則赴以躡其後進而得賊與以獲所由之資且有賞縱而不援責以償所掠之資且有罰鄉民有犯其能孰一藝者免否者治教訓十年民皆精卒是故田野皆儲餉也鋤鋌即戈鋌也雜落即亭障也呼號即鉦鐸也比閭即營伍也棠社即旗幟也父兄即偏裨也桓：威武莫非爪牙雖禽雜而除之可矣又何姦：皆之足患乎

福建

備錄

碗礁島為登州界劉家窪為盧洋寨界沙門島為解宋寨界單山為黃縣界桑島為馬停寨界龜島為昌邑縣界故未島為青島界都里鎮為濰縣界青島為利津界黃島為賓州界直沽口為寶坻縣界塔山為盧龍衛寨界南半洋山為昌黎縣界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北半洋山為山海衛界蘆菜島為中前所界牛車島為中後所界孤山為中右所界向陽島羅兒島為金州衛界石灘島為左所界東雲島黃駝島為蓋州衛界屏風山為復州衛界鳳凰山為中左所界女兒河為中屯衛右屯衛界遼河渡古寺島為廣寧衛界麻田島平島為海州衛界湯站堡為鎮遠所界臨江為義州界計一千三百餘里為鴨綠江朝鮮界總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變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餘或過非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巒壁下陳鍾分餘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三

大江犯瓜儀常鎮或在大洋而風故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防倭者以三四五為大汛九月為小汛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洲之賊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博人善造舟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間亦有之乃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廣東列郡者十分為三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刺諸番相蜂希曠中路東莞東路惠州皆倭寇不時出沒之地而東路尤為要衝若拓林者則又必東路控賊之咽喉門戶也無柘林是無水寨矣無水寨是無東路矣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為黎據岸岡之中定安尤險稍或撤備門庭皆劫故項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事雖大定險終在夷謀者歎於羅活尚據以重兵斷其往來攔伏噫必如是而為久安之計乎福洋烽火門寨設於福寧州所轄官井沙埕羅洋為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沙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為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口水寨設於連江所轄閩安鎮北安焦山等七巡司為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哩當會哨者三小口水寨

設於莆田所轄冲心浦崇武等所司為三哨而文海港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漳嶼水寨設於同安上白圍頭以抵日南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接漳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南則銅山會之治嶼漳嶼會之日南日南會之小哩小哩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南則烽火會之小哩小哩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治嶼漳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懸於勢如長蛇防禦之法其能踰此即總計八閩之地二而當海者二與泉尾也一而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尾嶺嶺與化冲心平海龍溪海門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如福寧之尤險者三面孤懸海中如人以此賊入必首犯之舊寨設於州東北六十里三沙海而後焦宏倡議棄徙松山今必復舊而後可乎浙江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為四參六總矣四參者抗嘉湖一寧紹一溫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頭羊山普陀第一重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四

家門馬蓬之師為第一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戶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為里者四為縣者八十有三五較之鮑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於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絕之內地改隸象山識其小而未見其大也蘇松為畿輔望即濱於大海自吳松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塘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賦往道往因不能禦之於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拓林危賊所據以為巢穴者各設陸路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於拓林乍浦之間尤為直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為陸路各將之領袖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於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嘉定之吳松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至於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參將以為水兵各將之領袖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二員分駐行治營

八年倭犯郡城同安。三十九年四月陷崇武入永春七月陷安溪。四十年倭掠同安晉江仙遊叛民呂尚四聚黨攻陷永春據知縣林萬春賊指鐸攻南安執招撫千戶王道成遂攻德化知縣張大綱戒壁嚴疊乘機出戰大破之直追至崇尚四走死擒鐸二賊悉平。四十一年二月倭陷永寧衛。是時土賊謝受夫等並起擄人發家挾贖指揮歐陽深恭將黎鵬舉等合兵連破七寨斬賊首章老等六月深運人撫諭其黨夜解散萬餘人黎明進擊擄江一李李五官等斬之。十二月廣賊陳紹祿三千餘犯永春。先是倭在福清未回者適浙直總督遣恭將戚繼光領金華兵來援興化至次宏路驛一夜勒之兵無所攜實尋還浙江新倭自海口登岸遂攻興化城數月時都督劉顯心江口距城四十里不敢進遣五兵詰城約援為倭所獲殺之以從倭漢人詐為劉兵入城分守恭政翁時器恭將畢高並中其計十一月二十八日夜五人在城殺人倭乘亂攻城遂陷據城三月九殺署印同知一人士夫十餘人大家小民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七

數至正月始去七平海衛。上命戚繼光以都督總兵福建提浙江兵未至時廣東總兵俞大猷奉遣應援以南贛兵為軍門所留新募漳兵未可以戰惟先扼截海港毋令船得脫去指揮歐陽深奉遣應援賊戰于平海之東蕭死之賊兵至遂直抵平海衛城破其巢賊無遺。四十二年十月倭復攻仙遊五十餘日時浙兵更番未至戚總兵侯久恐城中力竭乃率見在兵破其西寨遂與譚巡撫連兵盡破其東南二寨賊遂潰。四十三年正月賊入泉郡境攻安平戚總兵：續至賊聞引去戚追勒直至漳州賊復奔潮州為廣東總兵俞大猷截殺無餘。四十五年春有倭航百餘徒突至永寧戚總兵截殺之。隆慶三年四月倭二百餘犯同安分巡僉事蘇愚遣指揮張奇峰督土兵往殲之自是倭絕迹矣。

興化 嘉靖二年七月廣寇申大總犯莆田典史汝良戰死。三十七年四月倭犯府城自是連歲入寇。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倭陷府城同知吳

世亮訓導劉堯佐死之賊復破平海城龍游巡撫連翁分守補成。漳州 正統十四年節茂七黨揚福陷漳浦南靖長泰龍巖又圍漳城漳州衛指揮顧斌敗走之。嘉靖二十九年贛州峒寇李文彪等作亂漳州府通判謝承志率兵禦之為所獲。三十五年十月倭犯詔安。三十六年六月海寇許老謝策等焚月港。三十七年冬有海寇謝老洪老洪等誘倭三千餘人船泊浯與次年正月由島尾渡浮宮直抵月港奪港中大船散劫八九都珠浦及官與等處復歸浯與自是連年焚劫府屬各縣。三十九年五月饒賊張璉偕稱偽號聚陷雲霄城是年龍巖南靖平和詔安各屬俱被倭饒掠草寇乘風竊發即無寧土。四十年正月：港二十四將反先是丁巳年間九都張維等二十四人共造一大船接濟番船官府莫能禁戊午冬巡海道即檄差捕道林春頌兵三百捕之二十四將率眾拒敵殺死官兵三名由是益橫遠各據堡為巢旬月之間附近地方效尤各立營壘各有頭目名號曰二十八宿曰三十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八

猛是年春攻破虎渡城又攻田尾城合浦漸山南溪諸處濱海之民害甚于倭是年龍溪縣二十三四等都并海滄石美烏礁等處土民俱反閏五月饒賊聚陷鎮海衛八月陷南靖縣。四十一年三月饒賊復入南靖縣。十月海賊吳平引倭襲陷玄鍾所。四十二年十二月龍巖縣土賊蘇阿普曾東田等作亂殺漳平知縣魏文瑞。四十三年二月倭賊數千人自興化仙遊縣來總兵戚繼光追至無象舖大破之斬倭首三百餘級是年斬二十四將賊張維。四十四年勦殺龍巖寨賊首曾東田馬元湘等。四十五年五月吳平夥黨賊首曾一本犯詔安九月復寇饒平詔安副總兵張元勳領兵由陸路截殺于藍堤又大敗之于大牙灣。三年五月內曾一本賊船數百屯于雲蓋寺柘林等處閩廣軍門會兵於六月內進兵勦滅之遺境始安。萬曆十一年四月奸民吳雙引等謀亂誅之。二十年二月長泰縣民董公等反獄所知縣李學詩不死捕得誅之。

海洲雲霄月港海滄桑與別存及同安晉江二三海換也 置書鎮
 津亦為此耳今去遠館又開番市匪軍門發之如我心巨測何但鎮
 津則反側不安是急而之海也居會城則此去遠而波無忌矣惟居
 泉詳歷此其勢易子樓捕且今會城遠南不敵牌觀焉宜為鎮者
 五海上難以里度惟視以順送若沿海之陸其程可計者城南行
 六詳至泉津城北上至泉凡五里則其進里稍均可道上下界機而
 左右兼應不至于後時宜為鎮者六夫上下各云四郡在山海分言
 也其實建連福州汀連漳州而郡延居泉之直北即汀而西極
 遠泉至其界五百五十里若汀至福州則千餘里也故其由水至陸
 平又陸抵泉四百里其由漳至者陸路七百餘里其由東溪下即
 由西溪下皆會于延而入泉泉易德化而延延界二百餘里北至福
 之永福二百餘里即福離隔而西其西北占西開清皆可由永福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十一

泉非惟漳泉使而福建即汀延蓋無不使也宜為鎮者七閩縣詳于
 通衢而深山茂林獨以是以官吏罕至而嘉光遠七沙尤都冠福祿
 至熾生此耳汀漳初設兵備諸臣經畫為通道五里故其盜區漸殊
 自省城而下映江清陰宋初泉人避之于北門而後有群二三由尤
 溪入福此其故道可考也僅軍門形勢而尋故蹟于大田德化直隸
 則山路四達可無盜賊憂矣宜為鎮者八若以戶口視賦論之雖無
 實於福而福有三司臺院加以軍門總兵民不勝其疲矣而泉為開
 府雖其愚民一時或恐煩擾而福獨匪民可使有不均之嘆乎然供
 儲皆八郡所萃軍門多巡地郡其非常居此如居此則視之如家必
 多方經營不惟成池如金湯之固而舟車所會刑委亦集俄然出子
 上國矣宜為鎮者九夫泉自宋變墟多子他郡而番船於此置司故
 其即為獨富餘力及于接道如守視甲乙閩今科甲亦修于若而橋

道之類多廢則其富亦不及昔者尚多果通者番船高而所獲而豐
 雖主事者不得開府事則令重而民集必遂外長則船可與以得古利則利
 利可通于地方所獲良多而取與可以佐費矣宜為鎮者十故移鎮
 莫若于泉為山海皆可區處也茲第就閩而論之若經略之遠者如
 舊軍門汀道也所奏福廣共設總兵鎮漳湖二省各副總兵則福居
 五寨之中而廣居三路之中德其調度為宜然福之閩尤為上游
 要路元末方國珍連而入閩 國朝湯大夫潛而取閩皆建道也島
 夷入必先此今雖陸寇稍戢安保後日無若乎一當有夷則稍增德
 兵矣此一時權宜之計而非可以常設者以若今副總兵于南溪而
 掣肘于二省奔馳于一隅則其不便亦甚矣且南溪孤山絕表既廣
 而無樹所非所以壯形勢也無海陸捷徑焉立州即于嶽島中即嘉
 木洛洲孤嶼而各列守禦既而海可不危之乎乎故必移鎮及所方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十二

可以重帥府以藉其犄角其如繁費何哉夫閩今有極林官備以控
 南澳而漳有洞山寨足以扼其吭喉但當遠得簡來時糧治糧而左
 右會師漳下湖之大城湖上漳之玄鎮使接環之費不浮塔以爲家
 漳于洞山而北至得嶼以會洛嶼洛嶼會南日于平海南日會小埕
 于南交小埕會烽火于西溪烽火出北蕭門以會溫之全黨而南下
 亦如之此其大勢也視之必在而總兵往赴之賊在溫而鎮烽火
 賊在湖而鎮洞山寨不使入此定策以安用副總兵而皆為以煩民
 乎且湖漳各有恭符其事權與之頗煩而兩部連來不一其文移尤
 難行于州縣蓋視之猶贅流也然若漳南設恭符焉有洞嶼其北路
 重地僅設守備所轄木衛二所小埕木寨即在定海所外有恭旗開
 所城而罪則不之責蓋以陸路口為其無與于海即守海之外者二
 無以行其全矣宜改守備為恭符而會烽火小埕二寨防北戶而重

鎮鎮而恭將則晉海與洞山二寨為必設後而山海與德其必與化
守備向日水寨而北恭將皆謂之方如常山炮臺首尾及中擊則
皆應矣是故加副恭將不足為南路重而改設恭將所以重北路者
大則總兵居中而格二恭將如命在右亦三寨皆所提舉而習指之
勢減矣况廣餘理亦密而足為守助亦宜罪副總兵于彼此各便不
者宜為之慮而重其步糧若城山諸處皆不可緩者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十三

閩中兵食議

今夫浙廣沿海其所有衛如全備船南諸府不近海者惟以守禦
而閩延即汀建非海郡皆有衛建之衛且二其視浙均多于舊矣雖
守備亦視二省未米然閩地險如此足矣有二節司五水寨舊額共
馬步官軍四萬八千二百餘員名視浙之三萬九千九百餘員為廣
之二萬九千四百餘員名其軍尤多自昔罷矣則外非疎而內甚固
全軍丁數減而食多留以充餉則州縣之賦其兵又甚餘亦據其每
名有加二分之一者弓兵每名有賦二分之一者以所加賦之食充
餉又有機若千名全以充餉者此外備用存留者丁料及倉糧折色
浮糧餘利魚課寺田海田商課之租稅并諸司之罰錢皆可以佐軍
興運者軍門有政有增其作為不同無非高地方計耳以余計之今
賦之設者不過萬餘而閩捍禦有衛所之兵捕弓馬州縣之粟且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十四

餘萬矣惟擇將而簡練之無供億之煩可謂水陸精兵而倍于敵則
閩無不足之兵自無不足之食兵食之外亦無不足之費其所以不
足者軍兵未除也軍兵為用則軍衛州縣之兵皆無用矣若軍每路
如食軍餉之七日二食其所歲費已為額外况去家行糧及將領之
從項乎夫閩昔藉在浙其將實良故其兵足恃也今味于苦兵而籍
之猶故其何異於閩產之官皆以之為孫武之師而以上之寒亦以為
淮陰之士也耶是以有限之財而養無賴之兵矣則浙兵之且除不
可不早計也或曰子所言者兵之常備僅賦過萬餘則何以禦之夫
海寇則海兵浙廣之不如閩久矣山賊弄兵乃守萬家兵死之然其
既塞未聞歲月徒困不如上兵海內皆然以上兵而當山寇亦未見
其不足也至于大勢若不可支亦以上兵未練不得不得家兵散威
耳更收功而上居者他而亂練又奚志乎今閩無事且勿過計但

常而為之理先正名而責定可也名曰旗軍補美丁石勿侵界名曰
弓機運舊致而勿加城勿充餉之故而重餉巧取勿圍控之故而度
盡歲月則名實盡矣此在司戎司牧者得人以練之蓋非言之所能
盡也誠圖表裏之策畫急緩之宜順遠近之費制輕重之權則即在
關六目分主客如上四郡凡沿江浙廣之界勿召召廷建郡汀五衛
延二守禦及連城清流歸化邵武泰寧建陽建寧既寧南平將樂
尤溪順昌大田永安沙縣十五縣之軍兵選四千為四營分四道于
四府下四郡一州凡沿浙廣海之界勿召召福興漳泉六衛龍巖一
守禦及古田永福閩清懷安侯官仙遊德化永春安溪南安寧洋
長泰南靖平和龍巖十五縣之軍兵選五千為五營分五道于四府
一州各道監之為之調度農隙則閱軍而練寇警則檄至而集隨軍
門總兵所往即為操兵策應赴伍則便常給遠征則加行旅其不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十五

者各守其土為主而任者為之舉山海小警則各就近而調如海傍
無則上四營援之如山招標則下五營援之各邊疆堅守如故此非
奇正之辨亦其間通變尤存乎人自非大亂未有全閩皆陷區也僅
又不支而用召募山鄉各有強丁有餉而自有兵事已則散歸于田
賦運夫所慮在海上其舟卒尤為易集不待甚練亦可以戰而舟交鋒
匪勝則敗也而時水非但皆水已也向舟為命胡越同心一舟自為
一隊一隊自為救援必兵士象乃不疲于更戍然實在舟楫壯而樹
壓不動能自多而擊敵不竭尤以大無火砲為威多蓄則益勝矣其
至要莫如神風色潮期取上風上潮以戰夫此雖十萬不能以數千
餘餘年多募亦無益也賊每避下風入島以待順風之月乃出當先
刺預防之過則則可罪矣此皆因意外以保萬全祈從通而即足用
莫至張皇而他借乎或曰軍與匪直兵餉而城壁樓船器械謀賞印

之費計當未出乃可不談大開諸有云三山六海一四四儉則賦餘
所有盈餘僅足為民生費取之而乞國計無什百之一二然合是非
桑孔則無寸毫矣故開承平不謂不妄有事不謂不危何者兵集餉
難現一切之費予故軍興而加賦此為救解之術當商中即成官
閩人陳德觀林潤曾以芳上言國餉多絀之時用兵二萬八千共銀
二十八萬餘兩米穀半守守食如常款戰者日給四分一年十四萬
四千兩但不戰且羅縉其餉而乘之出入十萬足矣常賦亦已足供
而可與民休息外此則開臺不出魚鹽魚米三萬一千九百六十
餘反私治中折之石為限三倍五分其甚便茲為餘兩以蒸海未嘗
盡變桑田人未嘗久廢網罟而課夫賦吏無得問何故 國初之舊
粟于校尉辰自海島內湖其夫粟多不所為地姓聚聚而較重夫
均通賦者矣且惟檣樹所用不聞白有司吏存為政而多乾沒是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十六

籍存而戶逃絕官設而令廢格也夫精木茂愈趨海爭者日衆乃取
而充餉徵問其賦則頗多亡夫而戶逃者未吏亦莫能究竟之矣雖
知戶難絕而地有主惟隱匿者無稅輸者無業課之夫徵法由此漁
戶王寶所以奏而救變之也查宜備故贖以近年為始必滿其額且
新授札勿究久占之粟勿違已年之利開其首匪與之更始改其茶
釐通款而酌戶納地存承其地者代之不必盡復於本里地奪戶在
當其戶者廢之不必違償其舊課清于官者聽之實于私者聽之此
難於奏務得大休其無地于取餉之得業廢他者多一切蠲之以所
增補所闕但地若不則稅若干海縣不必于取贏山海亦可以過半
矣乃定其冊乃立之甲有正有利以科其粟如戶口版籍十年而重
編之若墜慶之元福清令所登及為曆初惠安令之重編可視之河
泊野官之賦最不均者如莆田之賦不及沙縣與福清彼二邑者其

吾各一而首以三故當裁也津之海縣有米石不設販何以他縣雜
其利猶存獨泉屬殊非舊制蓋漁課獨受其海邑等地本不相侵
制具存也為鹿者曰販其未重為蕩者曰賦其未次之地為網罟
營利薄故未尤然今泉之為蕩在採冊者少而多索于勞冊定制哉
地非有力者不能蓋山民既課于野而又納其地租故民債私而貢
公至煩殊為之概加以海甲又納其船不勝其苦此所當清理者也
然悉理不過蕩餘其少者耳蕩舊十萬五千三百餘引而泉有其
六故所轄場七而泉有其一四足倚辦于泉者視典之上與福之海口
牛田為多以此之私鹽白者甚入倉者難黑而蕩蕩不肖胃海而夫
守者苦之因擬折米折銀得美西州治州為三所軍餉急去輸之運
司此固丁夫之便未必商人所樂送夫商初往運海危轉道願以閩
海為遠載今海口三場其便商非以引為名其入場既寡且思謀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十七

予商無與丁夫如故事支各亦無歸賄更費之苦泉泉若此則固不
廢矣惟會者不察其故遂以三場折引說泉三四倍未引視泉三十
餘倍故議場其價海美最重海酒次之惠安又次之據法蓋則折則
鹽當毀今不毀第取其稅而奏比津浦津浦之稅得米制戶地非場
屬三萬有奇可推五百而泉相宜如之乃其入董不能半津浦
且藉口于得洋之羨以此其故難言之矣惠安今不恤泉蕩所若此當
其在何因而請復其舊不心題示然則益之引視廣好倍之九歲入
三萬其轉輸亦有二千匪惟課不之及而餉相去尤甚此又何如且
廣初行額右湖南又連江右五郡而南嶺兩廣軍門之取餉則僅
十里內初惟出之而路今益以東南二路其行旅亦惟數縣汀州以
去西路遠又為南嶺備行廣蕩漳之運郵亦數載于胡矣其課備者
有而然也今之與者為因志計但當考其所以廢而後知其所以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矣泉四場之引共六萬五千才原輸者如數已足軍餉費今又比海
口半引令其先抽三錢其願志上將三路者與其通商通行引之
積久者亦得此分卸均增至六錢則子母賦之平不下數萬不必召
運商也清泉之人苦若按蕩開其利微微今借信而得高費彼將爭
先為之矣如泉以惠不可與則廣等之廢者海北諸場今亦當不復
通之惟此計却官官所以費之不己而行之存乎人非人則言然查
泉汀鹽運之福州雜令中以汀為閩行鹽地而平能行者其勢于潮
為便矣汀通福溪有四縣除連通津惟永定其由陸則或與潮自三
河至北干所而陸由羊角水可百里入會邑下嶺此間道也由潮而
至上杭經旌至汀為正道陸有二道一由古城下嶺一由白水入橋
道此則多難難矣是汀雖非產鹽之區而實為通鹽之路亦江廣之
咽喉也閩而外府也宋時通之為且難作而必禁之宋並能承美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十八

行廣蕩宋守所奏天順後廣蕩通行正德都御史王守仁復申請矣
故凡入汀境往會邑者或兵半糧之往琮全者上杭權之或往撫者長
汀而薄權之固爾至嶺也若關注者勿推為原行鹽地以憲柳放中
此昔漳柳營江通行原有掣路野今改巡司而利廢矣若開汀不推
開商當樂從此而後開鹽因以新蕩實相濟而非相厲也福興之蕩
自有特運司存而其以船為費視內之弊最甚其說最長存之未論
凡開蕩計利與弊理之歲可得十餘萬今第善通之一二萬有之矣
然此之常課也而操奇莫贏于市椒泉有市舶提舉司在水仙門外
宋元祐初夏復廢禁宋初設貢而後時罷而復置其提舉多儒紳為
名吏者聚而所求之國必所市之費具于志可考泉在宋宮院本此
自元以來人提舉而諸夫為虛人或患之因廢市矣 國初定市舶
司以平蕩仍復之為稅賦入貢其因與泉之彭湖山真而受貢于此

不使外夷窺省城。納浙買之寧波是也。後番舶入貢。多抵福州河口。因朝賜通事三十六姓。其先皆河口人也。故統于此。而內官提舉其業。成化初。御史孫瑄奏。移省城內。則夫乘矣。尚有進貢。厥後。倭賊于城外。使自各其入見。餘則停居。於驛而令其業。盡地貢。其難。橫城。中矣。浙省有日本。廣有佛。仰。橫。之。定。琉。球。今。雖。禁。烟。不。可。不。預。高。防。也。聞。因。羅。播。番。市。而。利。皆。歸。于。廣。漳。人。垂。港。而。引。廣。入。境。正。德。廣。之。禁。歲。番。舶。入。漳。泉。而。廣。夫。利。于。是。而。廣。都。御史。聞。人。林。富。奏。言。通。之。有。四。利。論。在。表。既。中。而。始。復。道。焉。嘉。靖。初。學。市。始。內。官。而。言。官。因。請。并。罷。市。始。善。教。為。古。御。曉。之。言。也。所。當。罪。者。內。官。非。市。始。也。夫。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志。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聖。訓。雖。絕。日本。而。浙。福。廣。三。市。始。不。廢。茲。東。夷。有。馬。布。而。美。有。茶。京。江。而。海。表。有。布。始。所以。通。美。秋。之。情。運。有。為。之。貨。收。微。稅。之。利。破。成。守。之。費。又。以。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十九

海負奸商。使利權在上。可謂計猷矣。夫執之志清。卿執所不敢輕議。持器畫未宜。此海邦之將迫。嗟也。抑今浙閩。夷禍甚酷。而廣多其上。前市夷之物。度者寡。則可概見。故漳之安邊。雖初為禁之。今為通之。而海邊為難。乃載其明效。可觀也。第漳聽其便。而無重臣為控。利之行。實其害之。莫示不如。刑制。市。始。仍。立。于。泉。揚。安。邊。節。于。此。焉。而。軍。門。鎮。之。貢。使。由。此。入。省。而。海。禁。可。以。交。還。他。者。如。宋。舊。規。許。通。其。互。市。而。權。從。廣。則。於。入。出。魚。鹽。之。外。其。利。如。川。方。兵。以。佐。軍。興。而。所。贏。亦。極。多。矣。噫。戎。之。常。賦。不。加。急。復。廢。之。浮。宜。而。市。始。人。善。道。之。何。不。去。生。而。為。盡。矣。

閩中分廣即縣錄
古制。蓋。賦。者。惟。用。良。二。千。石。及。徒。令。檢。制。之。具。今。守。令。主。餉。而。權。既。輕。且。閩。通。未。郡。各。分。以。守。巡。則。守。權。益。輕。矣。但。閩。視。沿。海。諸。藩。為。小。或。樹。最。要。塞。所。羅。列。於。查。可。謂。主。備。矣。第。郡。縣。因。循。處。置。尚。多。未。方。故。自。海。寇。猖。獗。他。藩。破。縣。者。有。之。而。郡。破。自。興。化。始。興。化。本。唐。游。洋。鎮。隸。于。泉州。莆田。縣。宋。初。以。游。洋。山。寇。屢。作。乃。分。而。志。軍。其。制。即。有。四。等。四。府。州。軍。監。此。特。以。比。下。州。耳。元。列。為。路。今。因。為。府。為。其。科。甲。處。也。科。甲。比。處。則。徭。役。多。復。而。田。產。除。割。細。民。日。困。考。閩。隨。攻。隨。陷。未。有。如。興。化。者。元。十。餘。年。間。因。上。首。引。表。嬰。殺。而。陷。路。城。及。二。縣。者。各。三。四。次。流。毒。福。清。惠。安。數。百。里。為。墟。通。倭。變。既。陷。府。又。陷。平。海。而。仙。遊。堅。守。卒。不。陷。蓋。閩。小。民。貧。而。力。不。堪。矣。舊。志。言。宜。降。為。州。有。者。於。此。郡。人。知。史。林。潤。憤。陷。城。之。變。上。疏。請。惠。安。及。福。清。益。之。而。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

縣不聽。乃罷。夫惠安。晉。氣。自。縣。至。泉。一。障。耳。至。興。則。二。障。也。今。近。此。遠。不。能。固。守。福。清。至。泉。路。詳。之。者。之。興。各。經。一。障。供。一。百。二。十。里。然。此。會。城。訟。獄。微。幼。即。可。峻。事。安。能。往。興。而。復。至。者。中。奔。走。而。更。勞。乎。故。江。中。丞。戚。都。叢。議。于。待。賓。里。迎。仙。某。江。口。志。縣。劉。福。清。近。江。財。之。時。閩。中。所。屬。凡。諸。置。五。縣。漳。守。善。幹。濟。而。寧。洋。海。澄。縣。江。口。及。福。州。之。水。口。福。寧。之。擇。洋。者。不。果。固。郡。州。守。之。不。力。亦。其。地。勢。審。度。未。宜。也。夫。江。口。置。縣。者。謂。其。江。廣。梁。凡。六。十。有。四。開。舊。塞。為。城。以。據。之。則。福。興。之。間。賊。難。于。奔。突。耳。然。江。口。百。餘。家。其。地。如。蓬。蓬。不。足。以。居。眾。也。第。閩。塞。垣。為。堡。以。抗。長。橋。或。于。橋。中。為。高。閣。如。泉。之。萬。安。橋。則。寇。不。能。徑。踰。矣。此。江。又。為。莆田。福。清。之。界。北。岸。即。福。清。光。賢。里。雖。橋。不。能。半。里。許。當。漆。林。之。南。有。枋。頭。當。群。路。旁。地。有。中。左。右。三。區。而。臨。大。江。其。民。業。海。慣。于。舟。楫。合。三。區。為。路。沿。其。中。區。而。左。右。翼。之。地。不。

改。城。可。千。餘。民。不。改。聚。為。邑。已。二。千。餘。家。寇。至。死。以。長。橋。關。寨。而。此。城。員。山。帶。河。勢。不。能。猝。攻。二。即。可。無。流。突。擊。矣。在。福。清。宜。割。安。香。光。賢。而。日。江。陰。及。臨。江。下。圍。昔。之。不。聽。者。通。縣。亦。數。里。也。昔。田。宜。割。廣。業。特。資。米。谷。武。盛。新。安。里。共。為。一。縣。蓋。福。清。自。蘇。嶺。邑。以。而。言。語。與。昔。同。婚。姻。與。昔。通。其。川。合。于。江。而。蘇。嶺。諸。山。為。限。宋。蕭。中。園。經。序。云。蒼。地。遙。迤。由。蘇。嶺。而。南。有。秀。隸。大夫。者。居。漆。林。云。明。是。地。原。屬。于。海。惜。園。經。無。可。考。矣。昔。田。之。集。陷。多。由。東。北。隨。未。陷。之。先。未。嘗。不。增。城。建。臺。而。不。知。于。此。置。縣。外。夫。其。重。險。故。也。賊。由。海。入。多。自。東。北。今。有。此。縣。不。惟。民。由。江。海。至。縣。便。利。于。府。而。武。盛。里。有。平。海。衛。縣。頭。進。司。新。安。里。有。舊。法。所。置。了。進。司。為。水。寨。地。未。谷。里。有。青。山。巡。司。待。賓。里。有。迎。仙。巡。司。福。清。江。陰。里。有。陸。頭。巡。司。光。賢。里。有。蘇。嶺。巡。司。俱。當。衝。心。是。一。衝。二。衝。三。水。寨。立。巡。司。三。縣。以。控。江。海。之。衝。而。縮。數。福。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一

之。雖。有。增。者。不。過。四。五。也。而。其。險。非。蓋。有。全。城。之。勢。矣。第。坊。頭。有。縣。迎。仙。巡。司。可。半。而。日。里。原。與。福。清。隔。九。海。以。其。遠。也。而。幸。之。故。謂。務。其。民。居。於。坊。頭。等。地。而。于。興。州。近。地。也。既。縣。坊。頭。則。當。攻。其。故。里。以。待。舊。民。復。于。焉。江。陰。里。亦。故。里。也。昔。幸。免。於。劫。掠。而。改。辟。頭。巡。司。守。之。今。二。百。年。民。安。業。如。故。也。而。日。為。舊。水。寨。地。可。不。移。迎。仙。寨。以。控。海。上。乎。且。以。江。陰。里。觀。之。則。福。清。皆。所。移。昔。而。日。海。澄。二。地。海。澄。周。圍。數。百。餘。里。其。地。可。為。一。大。縣。也。嘉。禾。洛。洲。去。同。亦。有。道。乃。洛。洲。嘉。禾。不。移。而。民。安。業。如。故。今。海。澄。之。民。蓋。封。百。餘。年。而。民。數。萬。戶。而。為。土。寇。劫。掠。海。澄。亦。常。保。其。強。悍。而。不。敢。犯。之。其。民。既。不。可。復。徙。可。奉。而。為。大。寇。之。資。乎。等。同。安。之。古。浪。大。寇。諸。賊。回。海。澄。而。日。而。徙。於。成。化。六。年。未。復。在。年。軍。門。又。稍。微。約。于。海。澄。皆。所。調。移。若。敢。度。他。地。而。常。賊。不。聞。則。此。又。起。新。賊。矣。若。及。江。陰。時。和。未。復。不。非。等。出。

一。二。近。映。其。時。向。移。今。為。民。所。盜。種。者。一。比。古。浪。大。寇。而。復。之。則。福。清。難。見。到。數。里。而。海。澄。既。既。原。分。為。上。下。二。里。四。部。八。圍。及。江。陰。等。近。島。為。賊。視。今。所。到。數。里。相。密。福。清。民。以。海。為。業。當。致。無。而。無。不。從。矣。以。賊。言。之。倭。寇。陷。縣。未。有。如。福。寧。也。不。復。陷。寧。德。秋。陷。福。安。仁。成。冬。陷。寧。寧。政。和。四。境。皆。陷。而。州。亦。僅。免。者。耳。然。寧。德。福。安。為。其。通。海。故。陷。寧。寧。政。和。屬。建。寧。府。居。福。寧。之。內。而。亦。陷。者。二。縣。常。注。福。寧。安。既。雙。徒。因。以。勾。引。倭。寇。而。入。也。元。末。紅。巾。則。由。建。而。注。福。寧。矣。此。是。四。縣。者。其。勢。為。存。亡。者。也。寇。平。之。後。建。議。州。北。當。改。寧。之。界。於。福。洋。支。線。以。控。之。不。果。而。威。德。兵。以。福。寧。縣。直。隸。州。而。事。權。不。如。所。重。實。係。界。東。既。為。賊。首。入。之。區。也。以。州。而。成。仙。居。其。避。亦。必。由。之。匪。惟。局。閩。實。以。障。浙。三。而。獨。突。海。中。為。閩。第一。重。地。若。增。縣。福。洋。再。到。附。縣。蓋。之。而。可。陞。為。府。議。者。駁。之。矣。故。寧。平。寇。起。未。至。熟。尤。獨。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一

兵。事。蓋。無。見。而。言。之。哉。余。嘗。考。之。以。之。向。安。海。秋。米。二。萬。五。千。共。轄。里。六。十。廣。之。廉。州。府。秋。米。二。萬。六。千。共。轄。里。七。十。有。六。而。福。寧。州。秋。米。二。萬。八。千。五。百。餘。石。帶。轄。二。縣。共。一。百。二。十。八。里。若。以。為。府。通。南。安。廉。州。多。矣。且。其。廣。四。百。五。十。里。袤。九。百。六。十。里。閩。中。府。大。者。德。城。未。多。過。之。矣。興。化。外。縣。惟。一。而。此。外。縣。二。既。陞。為。府。則。州。為。縣。凡。三。縣。其。視。興。化。統。轄。尤。多。焉。府。未。嘗。不。可。也。若。則。近。縣。附。之。則。當。以。政。和。壽。寧。政。和。本。寧。德。縣。之。閩。隸。鎮。也。但。宋。陞。為。縣。而。蓋。以。建。安。五。里。而。屬。建。寧。久。矣。壽。寧。又。政。和。福。安。二。縣。地。景。泰。六。年。所。置。也。其。不。屬。福。寧。州。者。為。去。州。遠。耳。而。壽。寧。向。至。福。安。之。界。八。十。里。越。政。和。而。赴。府。甚。遠。宜。割。以。界。福。寧。可。也。又。按。古。田。杉。洋。去。縣。百。五。十。餘。里。昔。議。設。縣。不。果。乃。設。福。州。捕。盜。通。判。一。員。鎮。之。以。治。寧。福。政。壽。松。溪。一。帶。贖。徒。今。順。寧。縣。捕。盜。官。本。遠。制。竟。非。久。治。或。到。數。里。以。附。寧。德。等。縣。

石福寧為所以制之此則杉洋通判可戒也若寧附之石杉洋可
勿設縣但府治本州僻在東北青寧杉洋以為遠矣度其地中無
如福安東南至州二百里而寧寧德二百里西北至寧寧二百里將
設移洋城賣石廣其牧城公署者石為府宇及學然八府既有衙而
此亦移衙但如廣高州之帶海惟設千戶所協守禦如神屯衛在水
疎則此移所而衙可以下移矣州如 國初仍為福寧縣此其略也
斯疆城既均而保障為壯固之東北山海皆賴以安矣福州府屬當
倭寇淡水口地方為轉運分司上即並徒所統倭寇廣兵過之屢經
焚劫矣羣小乘倭肆志兵備之舟方艱而彼徒亦款械莫敢誰何故
特議建縣為自延至省凡經六縣沿岸而無一縣故至盜賊充斥載
考是地為古田舊縣今水口障其地故以蓋開溪石多灘急至此稍
緩而下無石灘舟楫可集延福驛恐至此連中其設縣固宜原議移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二

閩清縣于此雖省張官置吏但閩清至此六七十里為東北極界而
其所轄固里多在西南去此二百里不便將到候官閩清等地為之
可笑但此地境接臨岸惟有驛地頗寬民屋如帶後苑高山越嶺度
木岑接出水而居縣道有城城外之屋俱毀城中一帶甚遠後跨崇
嶺虛而難守故竟不果良有以也蓋此地有轉運分司有驛及遊邏
所未嘗無官得賢分司足治矣今所掣險者造舟為梁而已水勢至
此已平當石灘之上有能累石為堆以木為梁不過一百六十餘丈
常不難于建寧城外之長橋者且多富商願助者氣謀議之藏猶
足佐費永無每歲結舟之煩而扼橋掣險猶便舟小之舟矣橋矣故
縣不設未為失策也福近懷安縣宜減矣第考長樂縣轄百五十里
舊縣治在乾嘉里上元初移于今治而城外為江即閩縣之界今長
樂如子蓋失半身也且在界自崇前江至長樂為近去閩縣為遠又

過峽江民甚不便長樂之東北閩縣之東南皆濱大海閩縣所轄最
遠西至里海一百九十里至長樂縣一百里身不能以遠控宜自峽
江以南近里割與長樂長樂方有左臂不惟連攸句據為便而江海
之防尤利矣又應考閩縣自 國朝未每因寇亂設縣即定建寧之
設寧寧延平之設永安大田漳州之設漳平及近日寧洋海澄而無
不定者獨汀州當三省之交成化六年設歸化而其地益少十四年
設永定而竊發間有者蓋南通湖漳而北上抗三圍皆瀕敵也近日
乃請者積分大埔而又立平遠耳平遠未立之時程程卿立太平營城
設撫民通判主之官無常居不實撫師乃因立為縣則有司存而其
學校祀典鄉飲酒禮民日由之遂漸浸善而歸治若當數十年一亂
一危其糜費殘殺亡家何如一勞永逸而化其為衣冠文物之區乎
故平遠立而潮賊寧矣余嘗駐汀前汀守吳典徐公當寇猖獗未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四

立縣乃建議文撫民館于三圍連抵賊巢本為權宜之計也然近日
三省山寇數十年一作及別有數十年之安惟三圍百餘年無秋冬
間不噴髮屢撲而不馴服其山林險峻尤異他區隣省山寇共推之
為主耳茲將命大敵當至上下水諸寨其民七十三戶上狀言三圍
溪南東接永定西出程卿北仰上杭南照大埔四通而易誘惑恃險
不難作亂雖設撫館要之不如縣便且峰市附近又通閩廣要路地
雖偏小猶可以為善國上下水間有河坪地勢寬廣山溪環抱堪築
縣城就近撫治宜割上杭未獲三圍四圍溪南三圍永定溪南一圍
四圍共五里丁未為縣如昔永定之例大敵上其議未行或以在二
縣之民以割地為難其費出于汀屬有以擾民為詞不知此方未寧
二縣及府皆受其禍既寧先復其福矣或以官多為竟不知將盜賊
之地善治賊之官以設官之機者用兵之費豈有大利而無害者也

今三國險要難就撫而巨視若汀分土安民此一方最急務詳查絕
源在三省尤先者已即劉二縣地如動一府費宜所必從者第行之
何如耳未獲各圖四種為地圖所已收割者宜從地而歸新縣雖紛
爭之門已杜而舊城之賦實減上抗既分永定矣而補為河坪於四
十里而劉其三恐攝不給長汀有五十九里宜割附近上抗之平源
丹溪等圖二三圖補附之不悉予不均矣其和坪今方移撫民館築
城其中不如就而主縣如平遠之立于太平營者為使既已有城而
疎學公署借上抗河稅用之足矣夫此數者皆為大計但郡縣幸託
已定則息肩而稅駕匪以瘡痍未復為辭則以繭絲未著為慮夫先
陰而而網緝可也既深播種寧可不為禦侮計乎通之力任寧洋海
澄者豈不良二千石哉以次第善之河坪有岳成之勢江口當急與
之役而懷安之成長崇之增百利而無一害第勿因循斯成矣福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五

之策尤大見日前者為迂善日後者為切則供之君子為

防關山寇議

夫防山寇建郡延汀有守巡都司守備足報矣第關入國家版籍二
百餘年矣邑系之業正宜承平預之在內山寇第其小者耳若境外
大寇必當為之所慮唐之入關也自漢入汀而元亦破汀關先入則于
建而郡延因以不守元末紅巾寇起則先入郡國初之入也郡建及
海凡四道焉海道野入今當守烽火矣其初定關先置上四郡之撤
延在內地而建汀郡為邊疆汀之長汀臨嶺為僻道其有衛一郡之
光澤移關為間道其有衛一獨建有二道于崇安曰分水關若浦城
曰仙霞關故浦城二而以行都司鎮之仙霞關當浦城之衝天兵再
入乃克是以夫浦城而關屬浙之江山取大牙相制意也至正統有
虞寇奏築成化十年加以守禦野而崇安及光澤巡軍因流寇結城
矣但衛所初建多因亂後民不足守而召募以充之耳今則代居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六

庶而軍除丁亦衆可以別移乃株守則非以宜如北塞邊關因山披
險為城建寧二衛各移一衛出守分水移關樹野皆行都司所屬以
分水移關其地可以作城移關雖屬郡而府惟一衛不可輕調故謂
之建寧焉既有以守禦即其官以議察而二關巡司自可以省矣即
將省巡司于天十年之費可以于垣又十年之費可以置營又十年
之費而公署固不併矣但仙霞既屬浙而關于梨嶺等地宜相形制
以立重關而移浦城千戶所鎮之浦城關浙投徑行老視分水移關
猶聚波各有詳而此無者恭分水為大關中歷江西歸山廣信玉山
乃浙之崇山為濬野取道仰武移關雖僻于浦城而出則江西建昌
各以一府當之年崇安浦城皆建所屬江山常山皆衛所屬故城一
路為省費計不知由江山浦城者多則由崇安常山者少矣而由分
水者惟江右之所取道耳二道分法其費亦分且廣信亦存而皆受

其利矣。浦城在宋有結江漁梁大湖。金亭四縣則在江山。必有驛蹟可知。匪惟使旅人亦以故好况也。此三閩者。因江浙軍門各居省城去遠。故為之過慮焉。而汀不慮者。為有南贛軍門障之。且臨嶺天堑。故亦當閉可阻。况入隘一舍。即為所衝者乎。

獠人楚粵為盛。而閩中山澤高深之處。間有之。漳獠人與虔汀潮循接壤。錯處。亦以槃藍當為姓。隨山種。種去瘠就腴。編荻架茅。為居。善射獵。以毒藥塗弩。天中獸立斃。其質最商賈。刻木大小短長為驗。今酋魁多有辨華文者。山中自稱狗王。後各畫其像。犬首人身。歲時祝祭。族處善警殺。或侵負之。一人訟則眾人同。一山訟則眾山同。常稱城邑人為河老。謂自河南遷來。畏之。繇陳元充將卒始也。國初設撫。狂土官令撫綏之。量納山賦。其賦論刀若干。出賦若干。或官府有征剿。悉聽調用。後撫者不得其人。或索取山獸皮單。遂失賦。官隨志廢。狂土聚出為患。若往年南勝李志甫輩之亂。非狂人乎。今山首峒丁略受約束。但每山不過十許人。鳥獸聚散無常。所漢網當寬之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八

上南撫臺暨巡海公祖請建彭湖城堡置將七兵永為重鎮書
沈 鈇

謹陳為慮置彭湖啟基善後永固圍疆業紅夷潛退大澳蓄意巨
測徵兵調兵殊費公帑昨借陳核撥運通委官宣諭約為共逐一
節未知可允行否若彭湖一島雖僻居海外實泉漳門戶也莫道
紅夷灣泊即日本東西洋呂宋諸夷所必徑焉地最險要山九平
坦南有港門直通西洋紅夷築城據之北有港門名鎮海港官兵
渡彭居之中間一澳從南港門而入名曰暗灣可泊舟數百隻四
圍山地人云可開作園栽種黍稷瓜菜等物牧養牛羊牲畜未可
遽墾為田以山多頑土無泉可灌故耳今欲使紅夷不敢居住彭
湖城諸夷不得往來彭湖港其業有六一曰專設遊擊一員鎮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九

湖內二曰召募精兵二千餘名環守湖外三曰造大船製火器備
用防守四曰招集兵民開墾山場以助糧食五曰議設公署營房
以妥官兵六曰議通東西洋呂宋商船以備緩急此六議似宜斟酌
舉行者夫彭湖險地什倍南澳南澳地在海島風盜藪也萬曆
初年撫臺劉凝齋公祖移會廣東制臺題設副總兵坐鎮于中抵
今兵民完聚田土開闢屹為海邦重鎮倭夷不敢窺伺漳潮賴以
安枕信明驗矣今彭湖可做而行之請設遊擊一員坐鎮湖內仍
設左右翼把總哨官為之輔佐擇閩中慣風濤諳練水路者充
之無事則演藝守汛有事則料敵出奇俾諸夷不得窺中土併議
久任責成凡兵之進退糧之出入咸遊擊是賴三載會加銜六載
成勳特陞大將每歲或委廉幹佐貳不時查點如兵士有虛糧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三十

糧有尅減恭處查究追出銀兩以充兵餉庶知勸懲永奠沃壤殆
與南澳一鎮均為閩中屏翰矣此設遊擊之策一也夫有官守必
有兵戎守哨探之兵非二千餘名不可每名月糧九錢此定例
者其糧餉或出自漳泉二府或支自布政司庫原有定議沿海濱
捕漁之民慎擇以充之或撥出洋邊探若干名遇賊則攻擊之或
撥港內守城若干名有警則應援之遊擊標下親兵與把總哨官
人役各自另設不許占用水陸成兵一人不許虛員成兵月糧一
分其月糧按季開支該道委海防館照名數整鑿包封逐名唱驗
不許將官總哨代領以防尅減尤不許防館吏書需索常例以奪
兵食此遊兵營堡宿弊亟宜申明禁革之凡汛地之守探其數總
報院道以便查考夷情之緩急飛報院道防館以便調度一或誤

事自有軍法庶水陸並進大身相制彭島一帶可保無虞此議成
兵之策二也夫各寨遊海船板薄釘稀委官製造價銀十不給半一
遇海濤便自潰裂安可出戰今宜令駕船者領價監造每船歷幾
汛方許修理載數汛方許改拆而拆造僅給半價則造船駕船均
出一手或不致以敵漏之舟自誠蛟龍之窟耳若火藥尤紅夷所
懼者中左所火攻已破其膽大舟四集自爾宵遁則大舟當多備
明甚而大銃大船尤不可少者宜造大船十餘隻安置大銃十餘
門布列港口俟寇至夾之。夷酋憚我長技不惟不敢侵我疆土
且遠遁無敢再出矣此議造船火器之策三也彭湖山地雖云頑
土不堪墾田乎而過度膏腴之區或可佈種禾穀者即黍稷麻苧
豆相極菜木均可充兵民口食之需倘廣招同安海澄濱海黎庶

乏田園可耕者多四五百人少者二三百人俾等犁鋤種子以往就
居撥地聽其墾種每人量給二三十畝仍帶妻子方成家業併畜
牛羊捕釣漁利少資糊口仍禁遊擊總哨各官不許科索粒食各
戍兵下班之日有能用力種植者聽之明示十年以內決不抽
稅俟十年以後田園果熟酌量每畝抽銀二三分以為犒賞官兵
之用務使兵民相安永遠樂業此議召民間墾園地之策四也若
官既守海必有公廨居之戍兵寓民必須藉營房察舍為藏身計
今議蓋遊擊府公署或在鎮海港口或在娘媽宮前當查舊基拓
充之標兵量撥百名環剗左右仍設倉廩數間為貯糧之所擇寬
廣為教場以備操練而暗灣口相對二鏡城及東北面大中墩各
置置營舍以為守禦方免各兵暴露船兵營兵輪流撥用少均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三十一

選即召募種植居民或令自蓋房舍或官量給房價咸附兵營居
住相依為命守望相助此議設官解兵營之策五也夫彭湖大灣
上下官兵屢犯港則番船不許出入紅夷不許互市無待言者
然泉漳二郡商民販東西二洋代農賈之利比然也自紅夷肆
掠洋船不通海禁日嚴民生憔悴一穀豪右奸民倚藉勢宦結納
遊總官兵或假給東粵高州閩省福州及蘇杭買貨文引載貨物
出外海往往交趾日本呂宋等夷買賣覓利中以硝磺器械違禁
接濟更多不但米糧飲食也禁愈急而豪右出沒愈神法愈嚴而
衙役賣放更飽且恐此輩營生無路東奔西竄如李旦黃明佐之
儔似走夷鄉代為畫策更可慮也不如俟澎湖設兵鎮後紅夷
息肩暫復舊例聽洋商明給文引往販東西二洋經過澎湖赴遊

所驗引放行不許需索阻滯回船之日若帶有夷人在船即拿送
上司以好細論庶可生意飽商民之腹公可以夷貨增中國之利
俟澎湖設官建城之後可徐議為之此議通商便民之策六也以
上廷議六款前五款似可為澎湖善後之一取後通商一語亦聊
備後日通變之微機伏望 臺不棄迂朽仍會藩臬巡海守巡司
道泊總兵副參等衙門白議停妥面題請一向舉行匪但澎湖一
島堪與南澳並稱重鎮而八閩士民永有攸賴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三十二

崇禎十二年三月，給事中傅元初請開洋禁疏，言今軍需孔急，使求之田畝，加
沐編戶，此亦計之無如何也。然利害有宜剝晰時勢，有宜變通如閩中洋禁，曹
奉明旨，然臣聞人也。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疏議，其詳繁則又未始不可採
行。若臣請得按論之，海曆年間，閩洋市于漳州府海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二
萬有餘兩，以充關中兵餉。至於末季，海上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盜賊劫掠，兼以
紅毛番時來，伺奪船貨，官府以關稅遲遲，絕開洋之稅，然語云：海者閩人之田，
海濱民聚，生理無路，兼以鐵錘為鑄，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禁一嚴，
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海濱男婦束手受刃，子女銀物盡為所有，為害尤酷。近
雖鄭芝龍就撫之，後事三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靜，而歷稽往事，自土直
作亂，以至于今，海上固不能一日無盜，特有其甚，不耳。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
死地如趨，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
窟穴，自臺灣兩日，復可至漳泉內港，而為宋佛即執之，夷見我禁海，亦時時杜
至難龍溪水之地，與奸民開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即知之，而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三十三

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
之實。此皆臣卿之大可急者。若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東洋，六西洋，則道羅東
埔諸國，道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需，而東洋則以
其夷律即執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
其產物相換，若販，若采，則單得其銀錢，是而夷者皆好中國，雖雖雖其土不
禁，惟藉中國之絲綢，能換精好，級及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
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米諸物，皆所嗜，好佛即執
之夷，則我人百工技藝，有技一器，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
先後招徠，東西二洋，入貢之夷，恭謹信順，與彼得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夷
名加路巴，與佛即執爭利，不相得，其相爭，雖臣臣大創，尚未嘗我思，一心通商，據
在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于奸民，夫利歸于奸民，而使公家歲失二
萬餘金之餉，猶可言也。利歸于奸民，而使沿海將領，不肖有司，固以為奇貨，掩
耳盜鈴，利權在下，將來且有不可言者。編謂洋稅不關，則有此害，若洋稅一開

前市器疏，礦地礦產禁之物，不許販賣外，聽閩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轉客
江西，閩人各趨之者，當其可勝計，即可復舊曆，如年二萬餘金之餉，以餉兵，或
有云可至五六萬，而即可省原額之兵餉，以解部，助運一利也。沿海貧民多貧，
以為生計，不至饑寒，困窮，而為盜，二利也。沿海將領等，官不得因緣為奸利，
而按清勾引之禍，可杜三利也。倘以此言可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
仍于海澄縣之月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歸有定灣，不許竄匿，
他流，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查，而該道為之考覈，歲報其餉于撫，使有
出二萬餘之外，皆具冊報部，以憑中用。臣卿亦鄭芝龍，屢立奇功，既交世之
賞，仍負以海上補盜，賊結奸頑，使人與船無恙，計年量加，際賞，編考有宋之末，
市舶司實置在泉州，其在舊制可考。廣東香山灣，亦見有稅額，開廣一體，耳此
非臣一人之言，實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下，閣省撫，檄查洋禁，果否查開，開洋
果否無害有利，廣詢泉漳士民，考為一定之規，庶奸利可杜，兵餉可裕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三十四

八閩通志 食債 民惟和奉而食債則所以養其生資其用者也閩地負山濱海平衍膏腴之壤少而崎嶇磽确之地多民之食出於土田而尤仰給於水利民之值出於物產而尤取資於坑冶凡足數者非獨民賴以生而土貢財賦亦由是而出焉嘗考之於史唐之特民物猶未甚蕃故其貢賦亦未甚夥及王氏僭偽遂以區、數州之地而供宗廟百官之費尋復兄弟相殘分裂割據百役繁興用度不足乃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蔬蔬菓無不倍征民之財力至是竭矣宋興猶未能盡革南渡以來軍國之需皆仰給於江南供億繁重固其宜也至我 國家稽古立法首重有常賦入有等而凡前代一切無名之征始盡除矣

福州府志 戶口論曰予嘗考歷代草創并邑蕭條蓋百姓新去湯火故爾及治平日久則未有不滋殖者也舊志載正德時戶口視洪武間不能增十之二三頃視正德又無所增矣夫 國家治平晏然無事二百年于茲即前古未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三十五

也休養生息涵濡汪濊固宜數倍於 國初時而民不加多豈有是理哉抑或有司未稽其實而毒胥蠹吏得為僥倖者地耳舊制凡十載一稽其民大抵足舊數而止此敝政也夫一邑之戶始聚而終散一族之人始寡而終衆柰之何必因其舊也哉是故豪宗巨家或百餘人或數十人縣官庸調曾不得徵其寸帛侵其一夫田夫野人生子黃口以上即籍于官吏索丁錢急於星火此所以貧者益貧而富者益富也又自倭寇以來軍儲徵求催督旁午皆出于田墾土之供竭矣不毛之宅無職事之人終日美衣甘食博奕飲酒市井嬉遊獨不可稍舉古人抑末之政以紓力本者之困也耶為今之計欲使戶無匿丁則莫若凡訟于官者必稽其版凡適四方者必驗其籍則戶口可覈戶口可覈則賦役可均不惟足國裕財驅民于農亦無便于此者矣

上田 土田之目有二曰官田曰民田若職田若學田若廢寺田若沒官田若官租地皆係之官而佃于民者與民自占田及寺田官未斥賣悉書于籍其則

有輕重官田有科米三斗上下者以三錢五分為率五斗者三錢而此七斗者二錢五分而其總之稱官折而蠲其別差若民田之米自五斗而上其則不一其間有水塌沙崩浮糧未歸新墾初墾未及首正升科者萬曆七年撫按會題奉 旨稽覈優畝丈量均勻攤補其畝視田高下為差其則以縣原額為定截長補短彼此適均則壞成賦民間無不稅之田計畝均糧公家無不田之稅法最善也其後縣官更代不常而積習毒胥即移改換愚易其籍除一蠹復生一蠹卒無有能究詰之者

秋糧 國朝定制宇內郡縣輸粟京師後以閩遠隔山海令官田米各分本折每石以五斗折色徵銀解京以五斗本色米存留各倉民米以十分為率七分各徵本色派倉三分徵折價銀解京即金花銀至沈御史灼奏准凡官米俱折銀解京免輸倉民米每石半本色米五斗輸倉為官吏師生俸廉及軍士之月糧半五斗折色徵銀二錢五分中分其半解京其半奏補各倉糧給軍解京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三十六

加損練五厘輸倉者加耗米五升歲以秋抄督糧道生派各縣于十月開倉入之

綱派 憲綱經用者名曰綱銀以見後坊里長供之若慶賀接 詔迎春視學祀典之當奉者鄉飲酒之再行者校文閱武之賞資者貢士于禮部者貢其路費邑之廢疾孤寡給其衣糧行部及士大夫之往來者有贖牽牢驢官長始至有知勞致館門茶堂燕與蓋器什冬夏易其研席歲終供挑符花燈正雜諸綱一切取辦至無算也 國初以里甲繫民十載番役所領惟催徵勾攝載在全甲額使支應官府諸費未知作備何人坊里供役勢易陵迫雜物私饋多為糜費更皂如虎抑索尚至故有米石丁一而費至數十金者坊郭之長尤苦焉嘉靖末諸監司始議官當者為令以丁及米若干徵銀若干責辦該吏吏應誠良法美意但坐派於見年之里役名猶未除萬曆六年巡撫龐公尚鵬巡按商公為正協議行一條鞭法盡以通歲經用多寡籍其縣之丁米歲一徵之

論曰古布縷之征今夏稅是也古粟米之征今秋糧是也古力役之征今徭綱諸力差是也自唐立兩稅法後世遂因以為常乃今并取之一時即兩稅之法亦豈不可復矣

徭役 徭力役之征古法也 國朝酌而行之編于屬縣人在官者視事繁簡給其稍食有銀力二差亦亦額役免役之遺意力差若兩院督府上司府縣各衙門：子皂隸書手庫子獄卒舖兵儒學殿夫門子斗級庫子及驛館夫倉斗級巡簡方兵稅課巡欄各分司公館與書院祠壇門子橋渡廠夫之屬銀差若長夫上中二解戶各衙門祇候馬夫儒學辦夫膳夫借撥皂隸之屬性者歲一編之以見年甲後五年應役其中銀差稍輕力差如斗級舖兵館夫諸屬所費溢額派倍獲其甚者則庫子庫子本備筦收役使耳賒官視為甲幹公私之費悉取給其破產者什之九隆慶間議以賒吏充庫子秤收宿弊稍蠲而若舖兵斗級有代者猶多索額直萬曆六年行一條鞭法以十年總編盡清官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三十七

之重免者諸邑丁米稍裕與僅直又多贏餘無復輕重不均之嘆矣

丁米料 國朝上供之數洪武間有雜色翎毛皮甫弓弦箭及荒絲之貢永樂以後有紅白糖藥味黃白蠟細茶牲口諸色物料有額辦歲辦雜辦或為本色或為折色額辦有定額歲辦不常徵雜辦於二辦之外又有泛雜名目在成化間所辦不過十三種弘治間增至二十三正德間所辦多倚辦該年里甲名數細碎增減因革有司莫能究詰吏胥因緣為姦利屢派侵沒其弊益滋沈御史均始通計各縣應辦物料融派丁米舉徵銀八分送府轉輸民以為便嘉靖二十六年議附由帖徵銀解布改司額輸京師先是徵派視科數稍益後因倭寇軍興復增其數以補足軍需萬曆六年龐都御史尚書議行一條鞭法酌益濟居復以八分為末減而民益稱便矣

鑛冶 論曰山治之當罷也漢時大夫文學詳哉其言之矣惟是鑛福最烈亡命無賴逋逃作奸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冠冠之數也材記 今上壬辰浙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人王君錫奏開易州礦 旨下大司徒議時材叨戶垣聞其交結黃絲將必得請遂借馬右諫和良執奏謂 聖明在宥奸人以利罔不宜聽且易州鄰屬萬一剽聚持之急則北走胡是北禍也疏入 上幡然逐之令勿潛住別生奸越數年新進張學士位秉政軸以為利出於天地所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

上從其言而盡流區宇矣材曩侍交戟下每見 上膺智天縱實出千古獨輔之者非其人率不能以道佐人主耳今東南之力已竭輪臺之悔尚稽誰生厲階至今為便嗚呼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詎非信夫

鹽課 開之場其練吾即者福清有二一為海口場一為牛田場其鹵地皆掌於司附海為鹽戶主煎作依山為窰戶供薪木後專曝曬全窰戶以銀代薪為雇直窰窰戶每米一石准夫一丁者今復其負仍給工本鈔日辦鹽一斤四兩積三百六十日為一引四百五十斤以入于倉嚴私販之禁計民男女成丁者歲給鹽三斤徵米八升謂之鹽糧後罷米折鈔每丁口歲納鈔六貫每貫折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三十八

二文中半折之為鈔三貫錢六文閏月則美而加之倉益給口食餘者以給商販久之民不復支鹽納鈔如故其私鹽擔負不及數於法無禁私販多白鹽易售入倉類低黑糶雜鹵墻買人又慮就場險阻輒置引市私鹽充數由是倉益積欠虧耗丁夫困於賠累依山戶縣又不免其雜役編戶重困矣後遵戶部奏准各折銀米以足軍需遂罷鹽入倉之例工本鈔亦復住矣 論曰閩之壤什五依山四即止耳地匪廣輪買無贏儲時逢平世市絕橫征則商困可之界不過依山四即止耳地匪廣輪買無贏儲時逢平世市絕橫征則商困可執笑而取餘官亦可持壽而收積乃今增引加課駢拇枝指實尾跋胡得以錙銖失以什伯於是商日困而權日替矣

魚課 國初立河泊所權漁利遺校尉點視以所點為額納課米其後漁戶逃絕米責里戶辦納不敷乃有折徵之令每米一石半納本色五斗折色五斗輸銀二錢五分編戶猶稱重困至弘治七年巡按御史吳一貫奏准不分本折並

徵銀三錢五分

軍政 衛兵有三曰征操軍曰屯旗軍曰屯種軍征操軍者入則守城請之見操軍以特訓練出則守寨請之出海軍按季踐更均月給米八斗如銀則月給四錢惟外衛所軍有出海及守烟墩者每月給一石如銀則月給五錢更有選練備戰餘丁亦月給米八斗其軍戶有幼弱及老疾者則優恤之或月給七斗六斗三斗各有等差如給銀則視其斗數以定多寡 屯旗軍者乃國初奉紅牌及樣田事例之屯軍也 屯種軍者即見在頂種之屯軍也此二項軍等歲視受田之數輸糧於官並不需官餼自正統間節茂七之亂即方戒嚴調屯軍以為防守始有給八斗者今已報罷 客兵者舊制無有也嘉靖三十六年即若倭寇巡撫始有調廣西向武州兵禦之者未幾遺歸四十一倭又入寇巡撫告急鄭省總督都御史胡宗憲遣家將戚繼光以所練義烏兵八千人自浙來援與倭戰大捷明年巡撫譚綸與繼光復以浙兵平興化之寇斬首萬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三十九

級乃奏留浙兵戍閩散於八郡而開府與帥府駐在省會故聚兵尤多令環處教場統以將領名曰浙營其營有六人數大抵不下三千餘人 海防 水寨自洪武初命江夏侯周德興經略海衛備倭衛所巡簡司築城數十防其內倭又於外洋設立水寨初惟烽火門南日山浯嶼至景泰間增置小埕銅山共五寨成化未嘗事者以孤島無援移內港內港山灣崎嶇賊舟窄小易趨淡水而兵船濶大難於迎敵遂致失利嘉靖四十二年巡撫譚綸始請復舊制五寨以扼外洋其原屬福州者烽火門與小埕後烽火改屬福寧惟小埕專屬馬尾而日浯嶼福清今屬興化隆慶初始添設海壇浯嶼二遊兵萬曆初尋增南澳游山三遊海壇遊則屬福州游山馬尾游州游州游州游州各有一把總一人統其寨寨總由武進士或世勳高等題請陞授以都指揮體統什事謂之欽依遊總由撫院差委或以指揮及總用把總督領請之各邑各為分汛地嚴會賊寨則各自為戰賊來則合力以攻時值春秋二汛必駕樓船

以備海外憲司巡海道與郡海防館視防守之疎密而差次最焉 小埕水寨在連江縣定海所前今定額船四十六隻官兵一千六十四名此與烽火門會哨南澳南日會哨西洋下目下竿塘白大皆其汛地省會之門戶也 海壇遊在福清海壇山山故唐牧馬地宋初置兵戍守後民既耕牛牛之洪並種之民墾墾切額船三十隻官兵六百六十九名泊海壇汛地與南日兵船協守 按寨與遊之初設寨必用世胄及勳陞者欲尊其體統今有以御舟師攝眾志也至遊第用材官及良家子所以便吾鞭弭可使飛伏應援耳故寨為正兵遊為奇兵寨可以分疆言遊難以汛地執也近舉題請欽依其說一遊一寨相間以居俾分疆不淆而汛地各守此徒足塗觀聽耳夫指臂不聯則秦越異視輔車既隔將唇齒莫依幸無事也若勢成倚角倘變起倉卒而觀望參商庸足賴乎殆與先臣請設立之意異矣 把截寨凡十有一 長樂四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四十

仙崎 連江光臨 福清六松開 永平 白鶴 捍寨凡十 閩縣一嶺 長樂一社 連江一社 福清七嶺下 平北里 長沙 嶺頭 烟墩凡六十 有七 閩縣十一嶺 東崎 琅崎 海嶼 藍倉 鼓山 長樂二十有二 鷓洲 石 魁洞 峯山 斗湖 浪頭山 麓山 大英 甲峰 塔山 蕉山 牛山 湖頭 聖浪 山亭山 流水 壺井 小社 江田 石門 福清二十有七 松下 崎前 大坵 後營 白鶴 大埭 壠下 石潭 馬頭 流頭 雙英 前村 洪坑 嶺 山 西嶺 蒲海 石馬 陳塘 雙英 嶺頭 戍器 兵器甲冑干戈之屬衛所軍匠為之有定式有成數都指揮視其利鈍而藏之庫三衛舊各有庫弘治四年始設武備庫合而藏之 銃炮火箭噴筒之屬謂之火器三衛置局藏之其外衛所則取兵器於庫局 又有歲造解京軍器府衛並造取辦于料銀不足做之也耗折鈔衛所造故有軍三民七之目 防海之舟曰官船曰快船曰哨船委指揮一員造之三衛舊各有廠崇泰間

始併為一廠在河口隆慶元年改設於橋頭洲郡寨遊外更烽火南日活與銅山四寨不隸福州衛亦造舟於此 論曰郡之戎器歲有督造領器一而直十工之家四胥之家六甲胥苦惡器械朽鈍所從來失上下相蒙利弊相續久之皆烏有也至於戰艦其費倍蓰歲糜金錢祇實好壞收汛撤兵守之則廢棄連艘積水觸之則廢舟也夫器不堅好卒不服習趨利弗及避難弗畢廢飯空羹直見戲耳噫安得臨敵合刃如楚之劔戟利而教習水戰若越之舟師也豈憂倭奴哉

屯田 屯田之制固古者寓兵於農意也我 國初籍民為軍乃講此政度郡屬地間曠者或取諸廢寺及籍沒之產聽其耕作以為屯田而我即在城三衛與鎮東一衛亦不下四千餘頃國初新附之籍有從他衛所徙而至者海濱幅員未廣軍士亦有屯他郡之田者外又有紅牌及樣田諸例者要在洪武時軍則稱舊屯在永樂時軍則稱新屯而屯無論新舊每分給三十畝歲輸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四十一

糧一十二石餘糧一十二石正糧給本軍月餘餘糧給守城軍士固其槩也第征糧設正餘兩類又各取盈於十二石之數法非什一軍士稍厭苦之後論者乃罷其正糧不復征餘額又減其半只徵六石復計其田之腴瘠分為本折色本色為存留稅粟入倉以給軍士之月餼折色為起運納價於屯官以備軍興及解京之謀需至折色之中又分為舊額新增而稍差等之比歲終憲司之督屯使者賦其賦之登耗以署衛屯官之上下考 論曰國初屯制一軍一餘各受三十畝而耕持戟之士即荷耒耜之農故士無曠伍屯無闕冒也自後以來車餘半居市廛不能親操耒耜于是始有寄佃於土人而分其息者有私免於他姓而更其名者又有丁盡籍空而轉為別軍所承頂者世久弊滋繁數十七而兼併於豪右比 而是昔林文恪先生謂宜因均田之會無憚踰履盡括舊屯并其新墾分令豪強更得侵冒擇其膏腴者給衛下世令自食其力有急用之則可以漸省客兵此亦漢人實塞下之良策也其議洵不可易第項禮已越百

年轉鬻不下數姓若徒取之豪右則彼原以厚直售之若欲付之丁壯則彼又不能以空拳得之捉矜掣肘策將安施是故清屯之議尚當熟圖必使民收舊直之償軍獲實屯之受而後兩得其當也至於徵賦額衛所之官愚亦以為否 夫國家武臣不典錢穀何獨於衛官而寬之當緣請托進司利權染指既甘漏卮無當因而覆券者何可勝數倘分之附近各縣並為帶徵則官保其先世汗馬之勳軍免於頻歲侵漁之苦矣

福州潮沙 閩之水海為最大自東迤南襟帶五縣閩之東南長樂之東北連江之東南羅源之東福清之東南東北皆海也海潮從東南來南則由粗厝門北湧東則由閩安鎮西湧皆會於馬頭江復分為二一入西峽一入南臺復合於馬瀆竹崎與水口下之溪相接乃回流而汐馬是潮也在永北合北地方猶兼鹹鹵至馬頭江則皆淡矣瀕海可田之地唐太和中國縣今李茸築石堤跨閩與長樂東界以障鹹鹵墾田無數又有一等洲田潮至則沒潮去而無害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四十二

禾不假人牛而收穫自若有力之家隨便并插但東流西復運徙不常利害亦相當云今將潮信具列左方 每月初一 十六 寅正三 申正三 初二 十七 卯初三 酉初三 初三 十八 卯正三 酉正三 初四 十九 辰初三 戌初三 初五 二十 辰正三 戌正三 初六 二十一 己初三 亥初三 初七 二十二 己正二 亥正二 初八 二十三 午初 子初 初九 二十四 午初三 子初三 初十 二十五 午正一 子正一 十一 二十六 午正四 子正四 十二 二十七 未初三 丑初三 十三 二十八 未正二 丑正二 十四 二十九 申初一 寅初一 十五 三十 申初四 寅初四 此海潮之候也江潮常緩海潮三刻至入府城內外諸河則愈緩矣又當視其近遠為先後各以意惟其他海舶貿易往來准浙交通之閘各以十五潮為準

沙絲 三代寓兵于農之制遠矣漢有南北諸軍唐有府兵宋有衛禁諸兵法皆有因中或變壞惟我 朝軍衛不循古始創較畫一內設親軍都督府外立節度使司以參統之衛有定所額有定數軍之僉克皆各州郡之罪遣者既羈其自以隸夫衛藉復別其家以異夫民戶有所逃亡列于兵部移單原戶取補之歲月既久逃亡已多冊籍貫亂于是特差憲臣而郡縣優專其官于佐貳每歲一清理焉他不能知自沙言之其殆繁擾妨民費靡而不适于用者乎何則凡軍之清不論有無通都排年里老悉行赴官造冊結老幼外絕據紙上之陳耳復解之府拘集勞候比縣加重且久馬開單勾取本應買補者固不待論其有丁可解者則長解之編輪道路之盤用司府之倒換攝繫踰旬時往返動萬里然解者文未銷回而所解之丁已先至其家或避而之他者多有之矣因仍輾轉什伍何由實勾取焉從已乎夫軍事之大者也所以壯國威而備非常制四夷而寧禍亂坐視銷缺固不可然徒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四十五

民而無益亦豈盛世之宜乎是故司國柄者不可不為之所也 糧之出于田也由毛髮之生于肌體也有是田則出是糧有是肌體始生是毛髮曷為乎其浮也江淮河海之濱沙流之轉徙潮汐之蕩汨地去額存或不免焉以沙言之負山阻溪生齒既繁開墾日益惟加增可耳烏乎浮議者多謂鉅城亂平之後認耕不全永安分析之餘規畫未此特其一耳以今觀之要皆奸狡之飛說而推豪者之欺隱矣乎監臨者前嘗持撒清之意非不美也其所擬以即事者推收之錯誤者且至于冊籍之改洗改落之易移正當之夫實則固未之能悉也而自謂足以盡之不其過乎冊籍有清浮糧夫糧衆役所從起也富者田連阡陌坐享無商之利貧者地無置錙反多數外之賠富益富貧益貧其不均有如此者民之病孰為之大乎嘗計環沙之域五百里而儉山林溪谷之外為田無幾尚可履畝而核也誠將夫精敏幹練之人按其都商這一丈量三月之前凡占有田者責其質劑之文契取租之簿籍分析之

家狀舉封送官有欺隱者聽其首報查果相同惟升將來之科不究既往之失其不然者不惟升科而已併追罰其積年之獲與罪焉持以至公斷以必行半載之間可刻期而畢矣夫如是則田畝明田畝明則糧苗實糧苗實則冊籍清而差役定實富均而奸隱絕不惟去其額外之有浮實足以定無微之賠補一勞永逸其利夫民也不特小補也已 以予觀于沙也而知 國家于民也法之周也取之悉也民之應乎上也其力竭也官職之未易脩也實惠之未易徧也化理之不易章也何也古者什一而稅後于民者歲三日漢唐盛時三十稅一二十始傳與夫租庸調已矣宋中葉後外奉夷狄內崇侈靡民不堪命竟趨于亡元起朔漠科條簡省惟法制不立貪墨縱肆耳我朝聖祖應天啓運稽古定式中正明當遠蠲成周草創之初蠲詔屢下祈天求命之基端在是矣百餘年來蠲免未聞而州縣之征則日趨于繁且重焉自沙言之糧出于田差本乎丁固矣而又有軍與匠馬魚課鹽糧馬六分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四十六

料馬綱銀秋祭馬驛傳水夫民快工食馬府縣之流差焉計其一歲之所出為糧五千八百石餘為銀一萬四千九百兩餘而官吏之 括稱納之加添額外之摘補無礙之科派不與焉司以是責之府以是責之縣以是責之里甲雖然而並至卒然而取應里甲之中夫長有奸良丁戶有逃移里地有近遠糧產有虛浮天時有旱潦固不能一律以齊也則必比併之拘繫之鞭撻之矣而又加以訟牒之究詰往來之迎候前後之積聚如是而欲鳴琴卧閣不以難字上之稽乎其下某件已未完而已矣下之自計其績某件已完解而已矣此之未能則雖龔卓之行夷憲之節不免于議矣茲為職豈易于脩而况夫化理也哉嗚呼國家之所以設官與官之所以自負民之所以為望者固非止于是也而其勢則不得或易也雖然即其急緩而為之後先調其分數而與之制節因法以施而不倚法以病如朱子所謂民不告勞而官無廢事中智之士則殆庶幾矣夫竊有志而未能逮也材哲者自當以賢聖為期三代既降人物又何足云乎哉

漢寨在縣治西二里上塔宋寨 中定寨在柳楊園宋改官注平平安寨
高而險頂上寬平元末什者 萬安寨在縣西四十里
章陳定立細化戊今墓尚存 黃楊寨在縣東八十里
黃楊寨在縣東八十里 沙溪隘 淳化隘 鐵嶺隘 夏陽隘
定縣 興化寨 太平寨 三層嶺寨 摺灘隘 錦豐寨
南里落接 三層嶺隘 楊梅嶺隘 緣嶺隘 蔡坑
隘在縣西北勝運里 水樹隘在縣西北 大富隘在縣西 金鷄嶺隘
河頭隘在縣南 箭竹凹隘 武溪隘在縣南 金鷄嶺隘
天順六年上杭溪南賊反先是溪南人李宗政憤嫉邑之富豪侵奪有司弗禁
乃招誘流亡聚眾攻破縣治縱兵劫掠監軍暨三司官駐兵汀州恃城自保不
敢進監察御史伍驥安福人奉命按福建道至浦城聞事急徑馳至汀州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四十九

撤三司進兵衆猶疎未決公獨擲數百兵抵上杭因一致任教官諭以 朝廷
意明日賊下寨來者數十人驢諭以禍福皆感泣賊聞而降者數萬人其渠魁
亦欲降會有議給其降而誅之者賊謀知遂復反驥躬督將士逼賊巢而營賊
悉力來拒驥命都指揮丁泉領奇兵出賊後焚其寨成以勿深入泉乘勝直搗
賊營伏發力戰死之丁雖亡賊亦創甚驥督戰益急宗政等皆就擒遂平賊乃
班師仍 奏設上杭守禦千戶所拆汀州石千戶所軍一千餘人以守備上杭
城驥因積苦瘴脚回京疾作而卒 成化十四年上杭縣溪南賊首鍾三等哨
聚劫掠鄉邑 詔起右僉都御史高明撫捕之未至賊已平明乃躬詣上杭招
撫流亡遣副使劉成擒獲賊首黎仲瑞平其餘黨民既安所乃 奏立永定縣
二十三年上杭賊首劉昂溫留生糾武平所千戶劉鐸佃人在隘等數千人
攻掠江西石城廣昌信豐廣東揭陽等縣殺官劫庫三省奏 聞添設汀漳兵
備食事伍希閔討平之奏添設若菜鼓樓二巡簡司并守備都指揮專駐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平守禦 弘治八年上杭來蘇里賊首劉廷用張敏陳宗壽等聚眾攻劫江西
瑞金會昌寧都轉掠廣東程鄉等縣就任陞廣東左布政使金澤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節制江西廣東湖廣福建四省統轄汀贛潮桂等八府地方俾專鎮于
江西贛州北照梧州中制事例以撫捕之八月澤蒞任悉平群盜仍具 奏每
縣添設巡捕主簿一員職專捕盜 正德二年劇寇李四子等作亂四子廣東
沉香縣人時沉香石竹和松源等處盜賊竊發武平廣泉里界於江廣李四子
乘機結黨擄奪貨物平糴稻谷一時烏合之衆聞風而起廣泉賊首陳裕應之
遂分作二十營寨七年會三省官駐劄上杭四處把截斷其糧道遂擒賊首李
四子等梟首軍門招撫脅從而餘黨悉平 十二年岩泉孽寇劉隆等復熾節
制右副都御史王守仁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五十

興化府志 寺租充餉錄 嘉靖四十二年閩省兵興軍儲告匱軍門議將各寺田產扣除迷失前隘外每實田十畝扣抽六畝充餉四畝還償充餉者每畝徵銀二錢內除一錢四分辦納糧差尚銀六分解司隆慶元年軍門堂澤民明文將寺觀庵院官民田地山蕩俱照黃冊原額查數查出各依原議六分充餉事例官田每畝徵銀二錢內扣一錢五分糧差民地每畝徵銀一錢內扣三分糧差山蕩每畝徵銀五分內扣一分糧差民田每畝徵銀二錢內扣八分糧差俱存貯庫隨項支納其扣除官田每畝銀五分民地每畝銀七分山蕩每畝銀四分民田每畝銀一錢二分縣徵解府轉解荒蕪遺失產業申請停徵按寺田四六充餉實出軍興權宜之策後沿為例遂不可更改隨時斟酌不同萬曆六年軍門龐每十畝只抽二畝十一年軍門趙每十畝議抽四畝五分十六年軍門周每十畝只抽三畝大抵旋行旋止此僧所以告困也因幣寺廢此比然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五十一

鹽課 上里場鹽課司隸福建都轉運鹽使司莆以窳戶役者凡二千五百六十六家分為三十一團有總催有秤子有團首有埋長皆擇丁糧相應者為之其冊十年一造隨丁糧消長每益一引重四百斤每歲共辦鹽二萬二百引一百八十斤零八錢內依山窳戶該辦鹽一萬五千八百九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七兩四錢初由煎黃依山窳戶出備柴薪銀兩附海用力煎辦斤有無相須稱為兩便後由曝晒近海窳戶漸生勤惰依山遂至靠損許告分巡僉事年俸定與則例每依山窳戶該納鹽一引出銀二錢五分交與附海代替晒辦運官每歲總催人等各照團分催徵總計銀三千九百七十三兩一錢六分三厘八毫雜錄乾沒多端逃窳百出官府思係 國課未免重役迫徵因奉戶部勅合該聽選官曾音德奏 准將依山窳戶折徵銀兩通解鹽運司候客商開中對引買鹽支用民以為便 民間戶役最重者莫如鹽戶蓋軍戶則十年取貼軍裝匠戶則四年輪當一班鹽戶既與軍民諸戶輪當本縣十年之里長又輪

當鹽場之總催團首秤子埋長依山者謂總催團首附海者謂秤子埋長總催秤子即民之里催也團首埋長即民之甲首也每十年撥造鹽冊又往省赴運司候審至見當之年正差之外凡鹽司過往公差牌票下場及該場官吏在官人役等費輪月接替支應賄賂需索之苦過於民矣况場官白首窮途吏胥門隸復不可制加以積規包當多取上下交征非竭澤不甘又軍民諸戶遞年均徭驛傳之編凡民正米一石只派銀二錢上下鹽戶每年每丁既納銀二錢五分每糧一石納銀五錢五分尚有私貼脚費及催募鹽丁等從輕重懸絕嘉靖四十二年撥造鹽冊時殘破之後濱海死亡殆盡運司以該場鹽價不滿原額將各戶新收田地每頃加收產丁四口比諸國制又加多銀五分 鹽倉原置附場常橫山後因附海人戶告准各就地地方置立倉廩便於修葺者均在南洋者三倉在北洋者三倉隆慶二年張商告復附場常橫山建立倉廩三十一間徵輸運納但離海寫遠搬運者守不便自嘉靖以前通就海口牛田二場買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五十二

應幫而上里場之鹽只到場空引引目益引依時索價上橫倉之課實虛名耳屢經告復舊廢或從改折便民當事者烏得以因循為無事哉附鹽法議 萬曆四十年莆田縣布衣陳天叙目擊灶戶之苦因赴京 奏請為鹽法弊害懇恩比例酌處急難民命事運使江大觀詳院道蒙批司府會議本府知府馬夢吉議上里場附海本色照依浯浦漳溪惠安四場事例改折全課利民等情據此查得上里場附海斤管制倉立隨團灶戶輸鹽于倉以俟商人到場支鹽此成法也嗣後倉移上橫山商又因海運危險絕不到團只將引目赴場空煎惟聽奸偷勒索灶戶折價商人僅得三分之一赴海自買鹽言樣船到港某日開駕將引照鹽過鎮則商人之不支並非變法乎既不支蓋復令灶戶輸鹽入倉蓋之所輸無幾進倉使用常例每冬計費四兩每團十冬計三十六團所費不知凡幾此納鹽之害也茲朝進而暮偷倉隨蓋而隨撤出巡邊儲兩次查盤倉蓋以無奸棍乘機科歛經營免罪各冬之中狡猾者少貧愚朴者多費少

者數兩多者十數兩以通圖計之所費不知凡幾貧而擬徒抑又甚矣此查盤之害也派益出商奸僧徒賄賂相通有應派而不派未應派而先派稍不如意故留廢底益不盡派以延查盤是以有窮灶數年不派而數經查盤者此派支之害也商人到場出支則店家下脚勒索私價每引得銀一錢二分只以四五分還商仍將貨物抵折商灶原不會面有已收作未收：多作收寡奸僧以空券引目制商人商人亦自知非法而曲從竭民膏血以飽奸貪既已上益又折私價私價之外又有出倉常例湯水等費此折私價之害也折價之時不問各冬只責見年中間各冬有引多者有引少者如一冬見年中九冬具係見年代納輪流見年則輪流代納多者與少者納易於除還至少者與多者納則無可除未免賠累此折私價不均之害也本府自擊民艱甚切惻隱合無照依上里場牙僧年與商人抵折五分之價令場官收貯不許生事多索各冬多寡自付辦納見年只理催償不得賠累商人齋引到場照引給價聽其海口買益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五十三

盤稽其完否不完者罪如是則商灶兩得其便牙僧莫施其奸成法不必盡更虛設益倉可廢無辜之罪贖可盡蠲矣運司署印支如璋議倉立附場以官為守聽商來支益完則灶無問可也場官報完商如不至罪坐在商與灶無預官收官放牙僧何所則其奸隨足隨支查盤無罪可聲管益法道呂純如議舉灶戶告訴之情則甚苦據商人支益之名則甚正者有 國初之經制在制邊難輕變自當持成法以防趨便之私情告苦者有本院捐贖之德意在贖可盡捐又何必用查盤以致灶民之藉口本道認為兩言以蔽之改折之議官不可著之令也而查盤之後及今猶可報罷也他如隨場立倉以官為守益一完則灶無問商不至則罪在商該司之議已為得之顧候憲示以稟稟情軍門丁繼嗣批據該道查謂灶戶懼罪而議告折商人執舊制之議支益已規言之詳矣但國初經制邊難輕變改折之議似不可執以為常設查盤之復可以報罷則已之可也諸如隨場立倉以官為守該司之議甚善俱如照按院陸

夢祖批海灶輪益商引剪支二百年今甲俱在况上里場受益更多乎商灶不務完益擅叩 九閩欲撓 國法大不可訓道司辨之悉矣場官立倉為完益不罪灶不支止罪商彼又何說之辭憲照行惟是查盤一廢則益之高官為私灶之孰完孰欠一仕縱橫誰其問之以後盤之無苛如有力改稍力稍力改決不輕擬徒與以法外之仁可也

墩臺 舊志所載九墩臺五十九所萬曆二年分守東萊興歷沿海 小澳

蔡山 石城 礪前 埕口 石井 三江 注六十四 新浦 石獅 湖邊 澄港

崎頭 凡一十二所 文甲 山柄 西山 火頭 東湖 凡五所屬

民兵 國初衛所設置軍伍各寨巡司編簽弓兵皆以防禦寇盜景泰間柄兵者建議凡臨敵失一軍以上與失機罪同而民兵之制起矣

巡司 前志論曰巡尉職通警軍四封非冗官也 本朝周江夏經營炎海於吾郡東南建平橋衛所又念南日湄洲至迎仙環海二百餘里踈節濶目非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五十四

衛一所能運制之乃於隙處又設六巡司：各有寨城有官有射手百間雜以房帳墩臺斥堠相望世哉昔人之紆策也自兵政陵夷巡警失職當道者遂資庇之乃減前射手數移以餉水陸兵存在寨堡僅三之一耳不知六司絡繹分則自衛疆場合則以五百兵併力勤捕懸軍揮羽唇齒相依又附寨村落去即城遐遠有警各揚老稚挾衣糗馳入寨城避鋒鏑此又堅壁清野意也昔賢才智豈下今人而故輕變置之胡為乎昔宋燕達守延州懷寧若以五百兵破老胡三萬騎彼其官非巡尉其兵非射手耶

客兵 閩中陸設衛所海立水寨皆本地軍兵原無客兵名目自嘉靖冠起始設募將遊擊帶領各處客兵四十三年專設中路守備一員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轄福州興化平海泉州永寧各衛所軍并興泉二府陸路客兵守備衙門坐鎮本府取道里道均有警便於應援泉州一營外本府二營初只分割城內民舍隆慶六年始置營望仙門外曠野去處每遇操練調入城內教場較閱

春秋二汛移屯平海蕭禧吉了城內萬曆十九年添設一營曰興泉營本府北門外安置至二十年改為興化新營俱守備領之二十五年以有朝鮮之警復設右營一營北門外西庚地方屯札以舊營為前營新營為左營共三營設遊擊領之遊擊二十四年冬軍門三十一軍門朱運昌將右營一營調守平海建城安插前左二營仍駐守府城團練防禦汛期每營撥守一哨出守賢良文甲濱海扼要地方量撥兵隊分扼三江汛畢撥兵二三十名哨探信地以防不虞收汛全營操守

水兵 國初立水寨三塔火門屬福州南日山屬興化府景泰間增置小堤屬福州府共五寨後以各寨在漲海中無援奏移內港本府南日一寨移入新安里吉了澳官府文移仍以南日水寨稱當時撥興化平海泉州三衛旗軍充為舟師各衛撥指揮一員總管所部之軍謂之衛總又選各衛指揮才能出衆者曰把總行事視都指揮而衛總聽節制馬興化衛指揮一員平海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五十五

把總指揮一員泉州衛把總指揮一員南北海洋哨捕百戶六員守備雙嶼改移三江口指揮一員成化年間巡撫都御史張瑄欲軍休息分高三班上明年二月下中明年八月上明年八月下明年二月輪流更代衛總一年一換把總五年一代不欲數易以廢繁事昇平日久武備廢弛倭船多由內港登岸蓋內港山灣崎嶇賊舟窄小易趨淺水而兵船闊大難以迎敵皆為無用之器嘉靖四十二年軍門譚綸巡按李和珮總兵戚繼光會議題請復舊制五水寨以扼外洋將烽火門南日山浯嶼三嶼為正兵銅山小堤二寨為遊兵選各衛指揮千百戶有才力者充五寨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定功罪五寨兵船每寨各七副二哨又分二哨屯劉大洋賊船必經之處其餘各寨附近緊要港灣則分哨往來以防內侵又於道里適均海洋定為兩寨會哨之地蓋倭賊由浙而南則烽火門為先故分兵屯於烽火以上之井下門而與浙船會哨南則與小堤會哨于西洋山屬福州府小堤則分於西洋而與烽火會馬

南則與南日會哨于梅花所之南茨南日則分於松下又移至南茨與小堤會馬本寨屯劉兵船則移至平海衛前與浯嶼會哨浯嶼則分於浯洲山而移與南日會馬又兵船二哨屯於料羅移至担嶼與銅山會哨其銅山兵船則二哨屯劉浯嶼又二哨屯于沙洲山由此而南則為廣東界矣信地既定兵勢聯絡賊寨則各自為戰賊眾則合力併攻以擊外洋之來賊為第一擊去賊次之失賊弗擊與致賊登岸者查照信地論罪五寨把總俱屬督府監軍道提督惟銅山一寨去省路遠聽該道於漳州調閱隨汛督發本寨坐駕官員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倉事一員協總一員前後左右各哨官一員各衛所抽充本寨征糧軍共八百九十八名分駕哨船十隻自是夷寇創距嘉靖四十年所破賊遺境稍寧萬曆二十四年夷酋閩白侵犯朝鮮羽書雜寄海上戒嚴巡撫都御史金學曾委分守張鼎思都司鄧鍾躬歷信地規畫萬全議題請添設前山海壇浯洲浯洲玄鍾臺山彭湖諸遊於一寨之中以一遊間之寨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五十六

正兵遊為奇兵錯綜迭出巡徼既周聲勢亦猛且寨與寨會哨東西相距南北相抵而支洋皆在所搜遊與遊會哨東西相距南北相抵而旁灣皆在所及如閩浙分界則烽火門為先蓋倭船必由此南下扼要津守門戶誠閩防之一大關鍵也始倭之通中國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寧波以入風故烽火全力守官澳北與浙船會哨而南與小堤會於羅浮小堤兵船二艘一艘屯西洋一艘屯半塘北與烽火會哨而南與南日會於松下南日兵船二艘一艘屯古嶼一艘屯舊南日北與小堤會哨而南與浯嶼會於大小浯浯嶼兵船二艘一艘屯崇武一艘屯料羅北與南日會哨而南與銅山會於担嶼銅山兵船二艘一艘屯鎮海一艘屯沙洲北與浯嶼會哨而南與廣船會若諸遊屯劉則前山屯西洋嶺山臺山屯東東湧官澳海壇屯蘇灣龍王宮浯洲屯賊澳大小浯浯嶼屯担嶼等處而會哨則北標與海壇會于下木海壇與浯洲會于西寨浯洲與浯洲會于圓頭浯洲與南灣會于陸營信地分明兵勢聯絡大都規

模建置不外厥總或範圍中也寨遊俱屬分守巡海二道總鎮遊擊提督及清軍海防同知稽察

自倭變之後議者以三江地方為吾郡門戶海流至此分為三路一路稍北通端明陵門入北洋涵頭等處一路稍南極墩陵門入南洋黃石等處中流通寧海橋直抵熙寧橋白湖等處距郡城二里許計自海洋入三江口自三江口入郡城不半日可到議設指揮一員守備防汛之時撥軍一百二十名灣船六隻坐駕防禦至收汛之時撥軍三十名調船二隻巡守萬曆二十七年分守馮政以指揮無益防禦徒肆滋擾遂議裁革然亦因喧廢食之論近同知汪懋功疏春秋二汛收泊三江之劉灣有警便於四應已經題允遵行海防館同知汪懋功條陳南日寨兵船收泊劉灣及區畫南日山事宜夫兵船當汛時棋布星列在：周防可無置喙惟收汛時寨遊之船盡入泊吉丁內灣但潮遊與吉丁不遠泊之於此或發或收無甚阻闕至若南日四十餘艘併聚此灣既非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五十七

都之衝又無扼要之險不過藉以避颶免震蕩耳然自古了沿崖一帶以至莆禧平海三江遠及萬安苦嶼五六百里無舟停泊瞭守空虛萬一當發汛之時北風汛烈大鯨圍聚吉丁之中卒難出灣倭帆據我上游雖有一二小防船隻巡徼在外猶孤羊而遇群虎也合無於汛畢之時將涓洲遊兵船原泊吉丁以南日寨船撤泊三江今復親履其地遍覽形勢去三江不遠曰劉灣者四山藩蔽又且寬廣更善于三江昔戚總戎曾泊船于此則在三江口外為南日右哨信地況南日前哨苦嶼去此僅二潮水左哨萬安去此僅一潮水右哨南日山西寨去此止半潮水後哨平海亦一潮水居四達隨發隨至孰與遠停吉丁之阻哉若夫南日山居民始為浮居今成土著徒獲沃饒之利罔顧堂墓之災今既不能徙而之他獨不可預為安全之策誠如宋時沿邊弓弩射之法倣而行之擇其丁壯時其訓練獲倭者叙之擒盜者賞之若虞其僥倖也則以鄉保倡鄉民未必逆也若虞其艱費也則以船器充兵器未必乏也若虞其鳥獸

散也則南日山四面阻海勢無所逃也惟弓矢之備子民難需古云矢石如雨則石亦成事所不虞况從高橋下尤捷于矢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乎至于築堡之議誠為萬全但費鉅工煩取民則怨怒取官則無貨有未易言者惟擇要地砌一墩蓋取其足以備一時之瞭望登和備禦可也如此則鄉兵虎視于南日樓船龍矯于要津陸營鷹揚于沿岸聲勢相倚應援交濟藩籬設而固矣中路游擊嘉靖間倭薄興化福建撫按請置茶戎以專統將領復罷茶戎而置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軍萬曆二十三年題請改遊擊衙門欽降旗牌三面勅書一道加設中軍把總一員哨探把總一員掌號把總一員以便彈壓其管轄水陸南日一寨海壇涓洲二遊興化前左右泉州新舊共五營欽依名色各把總悉聽節制自福州左右中鎮東興化平海共六衛莆禧萬安梅花共三所巡簡一十八司大小職官凡有浚削月糧及包軍占屯大者申文小者報自約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五十八

福寧州志 鄉堡 州松山堡注六十六 赤岸堡注六十七 三沙堡注六十八 水寨堡注六十九 橫山堡注七十 雲陽堡注七十一 激村堡注七十二 才寨堡注七十三 秦嶼堡注七十四 屯頭堡注七十五 黃崎堡注七十六 水嶼堡注七十七 澳腰堡 釣澳堡 南鎮上澳堡 下澳堡 甘家崎堡 嶼前堡 店下堡 沙埕堡注七十八 前崎堡注七十九 蔡江堡注八十 窩口堡注八十一 桐山堡注八十二 小村堡注八十三 流江堡注八十四 南崎堡注八十五 塘底堡注八十六 東安新堡注八十七 南屏堡注八十八 沙洽東西二堡注八十九 古縣沙塘堡注九十 上洋堡注九十一 下村堡注九十二 甜澳堡注九十三 洪江堡注九十四 漁洋堡 武曲堡 傳騰堡注九十五 小麻堡 厚首堡 武崎澳堡 長溪堡 積石堡 羅湖堡 閩峽堡注九十六 崇源堡注九十七 竹嶼堡注九十八 霞江堡 塗灣堡注九十九 長邊堡注一百 文星平堡注一百零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十 福建 五十九

下許堡注一百零二 塘頭堡注一百零三 赤崎堡注一百零四 按海濱南有大金北有松山俱屯重兵巡司居中先年屢議裁革况今弓兵十二可當勅敵乎如南鎮流江既設哨兵則青灣營二司量存其一而大箬哨兵居守延亭則延亭為冗員且四巡司兵費之後舊址荒榛擬居州城即今青灣移牙寨營營移秦嶼延亭移下許高羅移閩峽蘆門移桐山皆非舊地秦順高場原為大盜營窟居民騷擾累歲不休乃置蘆門巡司今棄蘆門而桐山矣脫曠寇復作將誰移兵至于鄉堡之設有司聽民自築不免多濫如古縣一村而三堡鼎建沙洽一埠而二堡角立似宜併而為一庶便于守不然力弱勢分鮮克濟矣

福安廉村堡 三塘堡 鹿灣堡 黃崎鎮堡白石莊前司 蘇洋堡 廠隘 州東關善寺前 西關西門外 西城關隘海口巷前 倒流廠 官田 湖坪 楊家溪 錢王 龍亭 王頭陀 杜家 蔣洋以上東北

五浦 萬里林隘原在靈寔精成子同知趙 虎巢 白琳 王孫乞兒廠 巖前 馬山頭 半嶺 水北 分水隘以上東北 九島嶺 十八摺 樓聖嶺頭 鴛鴦隘 白若隘西路 尤家灣 暗橋南路 福安大萊 拾羅中嶺 五嶺 寧德南城關今名龍門嘉靖開闢 南靖關在二都山前頭 關路設 白鶴界 金垂界 關坑界 烽火 州中軍瞭望臺龍首 拾山烟墩 臺嶼並一 後崎 賴離並三 州離智 烽火峰 東壁 大青浩 小青浩並五 梅花都 南金 金家山 三石 大峰並六 黃崎 白巖並一 南嶺 白雲 水澳並一 沙埕十五 古縣四十 右二十一墩並洪武二十年置福寧衛撥軍哨守 長門煙墩 北山嶺 積石 閩峽 赤崎 南山 小南 羅浮並四十 下許塔尾 青山 界石並五 石湖 下簾 車安 劉全 閩崎並十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十 福建 六十

右十七墩並洪武二十年置大金定海撥軍哨守

古關 分水嶺與溫州界 疊石關在十八都與分水嶺皆 後溪關在松洋 立宋時建寧賊范汝為由政和來攻長 營嶺關在四十八都覆滿山前有 漢人姓王棄者率守吳賊不得過而歸 營嶺關在四十八都覆滿山前有

古寨 三沙在五 清灣在五 丁家都在一 小員營 黃崎 大員營並一 南鎮 水澳並在十二都通前八寨皆 下許在五 延亭 西曰並 三都 車安五 高羅在四十二都通前五寨洪 蒲門鎮在十四都 若頭寨五十三都先年曾

軍政 州初惟有衛軍與民共無所謂土客兵也嘉靖間倭變選軍餘五百名於本等月糧外各給飯食銀三錢謂之軍兵又選民壯及募鄉兵共五百名各給餉銀有差謂之民兵巡道舒公春芳令習邊銃鳥銃倭賊攻城而不能犯銃

之力也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犯閩孔棟于是軍民兩兵罷而土客兩兵出矣嘉
隆間土客更易不常為曆初年募結漢政和等處土名一營駐劄城西名左營
後增募一營駐劄城南名右營十九年軍門趙公參魯以倭警復從本道李公
增議募浙兵以一營防守鑑江為一州二縣之應援訊畢撤回團練駐劄城東
名福寧營三營並峙兵威振矣不戒而焚尚厯當事者之慮也 五年考選軍
政衛所指揮千戶才堪備倭者即署備倭職衛烽火寨把總以福建十六衛
中選一員任之衛總聽把總節制以福寧衛福州左中二衛中選一員任之又
選千戶分守海洋要害至嘉靖末年議把總奉欽依一員衛總聽設協總一
員至萬曆初年亦罷而千戶諸員不用矣

論曰州之沿海有墩臺以瞭外洋各路則有嚴隘分兵哨守此陸路之扼塞守
在堂階矣至于海洋則官澳鎮下門閩嶼大金為內地之咽喉臺山嶺山七星
礮山為外洋之門戶既入內地則東南之陸路寨與三沙為最要至松山則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十

福建

六十一

州十里而近西南之陸路閩嶼大金黃崎下嶺寧德鑑江為最要至漁洋則去
州亦二十里而近倭奴之來也不乘南風則乘北風然南風則入吳越為最便
北風則入閩為最便舊制設烽火于五六都三沙海面正統九年以海面風波
不便泊舟乃移寨於一都之松山把總一員則由兩院薦舉兵部選差奉 欽
依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仍設中軍遊把總一名領兵哨守往來應援各處要害
故不謂之寨而謂之遊萬曆二十年改守備為恭將節制水陸改中軍遊為翁
山遊二十八年增設臺山一遊春秋二汛恭將總鎮翁山分遣陸兵守各要害
水兵則烽火寨把總案屯松山分前哨于官澳後哨于斗米澳左哨于鎮下門
右哨于三沙舊烽火臺山嶺山兩遊各守本處可謂周于慮矣厥後都護元故有
言曰防海有三策海洋截殺毋使入港是得上策備塘拒守毋使登岸是得中
策阻水列陣毋使近城是得下策不得而守城則無策矣吁格言哉
戶口 按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歲皆登下其死生至察矣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古者一國僅足當今之一縣又司民世守其官視編列若支屬也安能隱其子
姓之多寡且從民之制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居君之士食君之毛曾何愛
于三日之力以抵欺其主上哉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戶給一帖以書丁產歲
數于有司十歲而登之黃冊然邑大夫數歲一更若過宿之于傳舍不甚急
也而戶帖逆廢吾州之籍自嘉靖以視洪武戶減三之二口減五之三自今以
視嘉靖不能加其什一雖或時有盜賊荒札之畜而以數十年之生聚乃不足
以補其一年之耗則隱口之弊不敢謂其必無顧令甲役民之制丁賦三錢以
備直計之是一歲之後五倍于周而與事任力又不與馬上但期于足用不必
計于隱口與否下雖受重役之名而實分輪于教丁上下固兩得之矣第此惟
族姓繁夥者得以蒙浩蕩之恩而單門弱戶分無所之重役如故至于以有身
為患不足悲矣陸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十

福建

六十二

者為長在城者坊長在鄉者里長每圖分為十長每長為十戶為甲首州縣
每年役其一長使供公事用度使奉公事役使十年而周十長既周復編如故
當在國初官吏守法量入為出而民無愁嘆之聲其後法網稍疎暴官或利民
以壩上好民或瘠人以肥己於是成弘之間乃令見役里長隨其丁田賦錢輸
官以供一年用度者謂之綱以僅一年役事之備者謂之徭既出此錢則歸之
農惟一里長在役以奉追徵句攝然法雖具而所入不足以供所費則又倚辦
于里甲里甲既輸錢而又治辦則向者所賦之錢悉充縣官私橐是重利縣官
耳於是乃不賦錢第復國初之制以丁糧定班綱則使之自供用度然而官吏
益視里甲為外幣廉價無厭不至盡破其家不已徭則有銀力二差銀差輸官
加者不過權衡之贏力差則註榜數兩而費至數百兩者有之夫勞其一年逸
其九年法非不善也然有治法無治人乃使一年之勞盡傾其數十年之積後
法之弊至此而民殆不堪命矣至于賦法雖仍舊制但條目煩瑣愚民不知其

云何輸此責其負彼輸彼責其負此里長愚則胥欺其里長里長黠則胥與里長共欺其甲首萬曆六年龐都御史尚鵬奏行一條鞭之法總計米之石所當輸糧稅科之數丁之一所當輸鈔科之數又總計一州一邑細徭兵站歲費幾何分派于丁米官以其所輸者為之催從舊之九逸一勞者今以十而勻之吾州之條鞭每米一石除存留本色輸倉外合折色夏稅料細徭站民共徵銀一兩三錢七分有奇每丁合銀鈔細徭共徵銀三錢此其大凡耳若遇科舉及他公費多則增少則減然亦無幾也民但計其丁米當輸幾何不必知其某賦幾何某役幾何至于見役之年但存其名而一切公事公費皆不與焉官但計民之丁米當輸幾何亦不必知其賦幾何某役幾何至于公事公費一切不以恩民蓋自條鞭之法行而民始知有生之樂雖三五之政何以加此然其所當用之財與其所當役之人未嘗盡廢也今列其數于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六十三

福寧州志 海潮之候每月以朔望為期以漲平滿退平乾六字為準如初一日寅時漲卯時漲平辰時滿巳時退午時退平未時乾大率兩日同一潮沙之時候以掌輪自寅退數至丑周而復始一定不差一月合而一周月大月小潮亦隨之但外海內海大港小港之期候稍有不同總不差岸刻平波海者亦以此法算行舟泊岸之程若郵舍然海邊捕魚者則有起水小水之說如月頭以十二為起水至十八止為小水月尾以廿七為起水至初七為小水起水則捕魚小水則止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六十四

海潮人皆言因月唐虞肇獨言因日金嘗遊海、詢
：故老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卓午則潮滿月西轉則
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此方月出則潮復上斗以月中
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唐虞肇言
日是大陽水是純陰日而入地時陰避太陽東海潮上
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前、急疾者夜不能行
高里海、深闊洪濤蕩漾如何日夜能行數萬里
乎又肇、所言晝夜方是一潮知肇不謂海上遊行其
文經道朝臣無有結難者今曾較動東來與西陸
地相去二百里許水行過曲則十里許潮信不同東北潮
上即膠而潮下膠而潮上則東北潮下北到南海約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六十五

高里據大體北海潮上則江淮以北皆潮滿南海潮上
江淮以北皆潮下即是如何登萊即星及星縮不同又見
四方大海潮流各異耳世間之事尚不能完况天外、
事乎大抵海水盈縮變乾象縱橫耳於理則無有邊
際隨風飄蕩莫能定準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
之聖功道力不可思議身長春、說如此可與唐肇
余請及大原發微、說相參卓故備錄、 升春集

泉州衛屯田

泉州衛屯田

國朝洪武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種自是立法漸密遍于天下
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三七四六中等
例泉州屯種軍士大約以四六為率在洪武間者為舊屯在永樂間
者為新屯每軍給田二十四畝或二十六畝隨田遠近肥瘠以為等
差歲徵糧二十四石內正糧一十二石納于屯倉按月給與屯種軍
士餘糧一十二石運赴城倉給守城者此寓兵於農之意亦良法也
但田在叢山之中者五分之四時軍士皆非土著水土異宜病死逃
亡者過半田多荒蕪正統三年每軍止徵餘糧六石免徵正糧一十
二石聽其自給而屯倉廢然是時屯種皆正軍也至正統末沙九寇
發暫取屯軍回伍以備戰守兵亂日久田之荒蕪愈多於是始撥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六十六

丁補種故軍田土每軍各項三名然水崩沙壓豪家侵易所存田畝
僅足一名之數其餘皆虛填也弘治末年倪給事中清查屯田不知
田畝存沒之故於每軍三戶內抽出一戶半別作新增兩徵監司錄
是督輸軍士不堪至饒御史始令停徵後屠御史奏請開豁計今屯
種軍士田畝所入有賠輸者有僅輸者求其如 國初得正糧以自
贍者十無一二矣
蓋有煎法有曬法宋元以前二法兼用今則祇用曬法其煎法月以
二信候潮鹵潮退鹵心土中遇烈日結生白花聚之以實於鹵坵復
取鹹水淋之鹵坵者穴土為窟其下為溜池有數以相通用蘆管引
之水漬鹵坵管注池中投雞子挑仁以浮為節則鹵可用迺瀉鹵
於甕旁之土斛以管引注甕上煎之盤編竹如盤狀用蠟灰塗馬大

盤日夜煎二百斤小盤半之其曬法亦聚鹵地之尤鹹者曬曝令極乾實於漏坵滲入溜池復取池中水澆之如是者再則鹵可用矣曬鹵之盤石砌極堅密為風約水故廣狹無過數尺一夫之力一日亦可得二百斤宋時鹽價斤為錢十貴倍之今日價極高不過錢二文以曬法無柴薪費故也

農桑絹課 我朝度曠地之在官者予民種桑畝四十株科絲五錢每絲一斤四兩成絹一疋長三丈其餘兩為寸尺之差諸縣歲科絹一疋一丈六寸八分異時農桑具文無實數每疋始徵銀一兩六錢三分有奇均里甲丁糧科之非舊制矣

國朝役民之制一里十甲更番應者謂之正役其餘俱謂之泛役泛役有三以隸兵門斗凡在官諸色人役給使令以驛傳三等馬首人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六十七

等專接遞以撥兵弓兵防盜賊各以丁糧審差則例各見于後里甲凡家十為甲別推一產力多者為之長甲十為里有百家并十長一百一十家循環役之每歲里長以其甲之十家出辦上供物料及支應官府一歲經常泛雜之費至第十甲編造黃冊則有書手一人貼書二人其在城郭為坊長每里又有總甲一人掌覺察地方非常之事老人一人主風俗詞訟凡總甲老人執役不限年徭役凡徭役以次差甲之應役者米一石准夫一丁當役之年辦其老弱不任役與有職事及監戶免役者各以應役丁米填各衙門差使應出力者大約不逾二十日應出銀者大約不逾八錢若一歲丁米能盈縮於當役之數者亦微增損以均云

泉州潮汐總叙 泉州大海浸于東南百川悉自西北歸焉惟德化

水隔陽壤返歸永福安溪永春地高潮不能達其流至南安雙溪始與潮接納潮者晉江南安同安惠安四縣晉江之潮北入洛陽江西入浯江筍江二江無界限只上下東南入安海港南安僅抵雙溪流爾總名曰晉江口同安僅抵縣前東西二溪惠安則溪不入潮其所入之處則添崎峰崎二港輞川儀場大岞嶺窟四澳然南安自雙溪下接金溪黃龍溪晉江則筍江下接浯江兩涯小港潮皆可通與同安東西溪之潮去海道遠水淡可耕若洛陽江安海港及惠安諸港澳近海則水鹹矣其潮候則溪江港澳及海亦差有先後云注九十一

海潮候注九十二

初一十六辰戌中 初二十七己亥初 初三十八己亥中
初四十九己亥末 初五二十子午初 初六二十一子午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六十八

初七二十二丑未初 初八二十三丑未中 初九二十四丑未末
初十二二十五寅申初 十一二十六寅申中 十二二十七卯酉初
十三二十八卯酉中 十四二十九卯酉末 十五三十日辰戌初
此以潮平時為候洛陽江安海諸港澳緩海潮三刻浯江筍江東西溪又緩三刻金溪又緩一刻雙溪又緩一刻此諸潮先後大畧也近潮居民以指掌布十二時復以長半滿沙半竭六字順推亦集但潮有小大候因之而有遲速尚當按刻為正

泉州府新志 田土 國朝凡天下田地山林海塘海蕩等悉書其名數于籍其田之等有二曰官曰民若職田若學田若廢寺若沒官若官租皆係之官職田者唐制職官所分之田也學田者府縣以贖學校之田也廢寺田者寺額廢而入官者也沒官田者籍沒之家入官者也又有原沒今沒之別官租田者籍沒之田而募人耕種者也民田若籍沒重累官田有折解而無籍沒故家保鬻田者之息或強買官產或減畝合券過鬻田者亦久操之懸產不推延于死徙其子孫擇弱淪亡竟無從究詰間或有水漂沙壓田去產存幾廢無資而追呼日逼凡此二者不得不就額于官司憐之浮糧之名所由起矣額又有宿奸巨蠹入錢里胥飛詭旁射以瀆漢濱海前指為詞名曰浮糧而皆實產也其巧詐不可勝窮適成田價騰踊人爭尋丈尺寸之利近田間土歲有墾闢掘削山麓填夷溝濬而界至相隣彼此互爭舊日水漂沙壓之地有田主未能墾復而他人乘間營之者有田主墾復如舊而未及受產為他人首告者訟端繁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六十九

萬曆十年 朝廷下方田之令泉惠安一溪二邑官民皆難與處始第均攤浮糧於業戶而已晉江令彭國光勵精集事履畝定則分上中下派產業戶隨坵畝各授一紙彙登簿籍每畝派官米若干民米若干寺田之已經代買及見在寺者一粟丈量派計溢額一千四百八十頃八十九畝有奇而產米亦增五分之二即灑浮糧而均攤之不至是也人始謂惠安一溪之士民有遠慮先見為他縣行之亦或有遺議德化志具言之矣然自是浮糧除免疆理不清爭訟為之稍息而獨寺僧之與民間相告言也則積歲不休云先是嘉靖中有大工之後費無所出令民間代買寺田連季年閏中俟兵餉匱乏撫按復議寺在僧存者內將四分給僧焚修六分抽餉行之已久萬曆十九年倭警復聞先後巡撫復相繼清查助餉乃有司奉行太過而奸僧尋端起釁告訐紛紛既准行查報府中申詳請將庫收官帖盡行提查無庫收者徵銀若干無官帖者徵銀若干捕繫置對引株連民甚病之尚寶卿永春人李開藻貽書方

伯范公深其書樓千餘言大畧謂寺田奉旨變賣業在嘉靖中年代買後既經丈量已攤入黃冊歲辦糧差與民業無異七八十年間時事遷改其子孫不能守鬻之他人庫收官帖安得一分析歷年既久安能一存留而有司毛舉致書展轉追求至比於民間貼契之說儼爾特甚且令胥役居為奇貨照黎日困陷窳非仁人所忍聞也李尚寶素樸戶不與外事亦無寺業其書侃直諄切范方伯以白撫院事遂寢

賦役 我朝賦役遠逮宋代曰官米民米即公田民田之賦也曰秋糧米賦稅錢秋租鈔即兩稅之賦也曰魚課鹽課鐵課酒稅商稅即雜變之賦也後法有力差有銀差如上下衙門庫子主官物似宋之衙前而流弊亦似之坊里長即宋之督賦稅者也機兵弓兵民壯即宋之逐捕盜賊者也書手隸兵祇候門子斗級獄卒舖司兵胥夫膳夫馬夫之類即宋之給使令者也則造之初法制未備承平之後蠹弊漸滋洪武初年官米輕重不同重者至一石輕者亦至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七十

斗宣德五年乃下減分之令凡官米徵一斗至四斗者減十分之二四斗一斗至一石以上者減十分之三遠為定則官米舊時本折中米折色米徵銀解京本色米存留各倉民米舊以十分為率七分徵本色派倉三分徵折色解京正德十四年御史沈灼奏官米俱折色解京民米俱存留各倉官米分四等徵納三斗以下每石折銀三錢六分三斗以上每石折銀三錢三分五斗則米每石折銀三錢七分則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如晉江同安米多於解京原額則以解京官折撥倉與民米兼充軍糧如南安惠安一溪永春德化官米不足解京原額則取民米之折價者以足解京之數其民米并秋租鈔米半納本色半納折價每石折銀五錢新增起科米并浮糧米俱全徵折價每石二錢五分相兼分撥各倉凡官民米皆有加耗每官米一斗加耗三合五勺民米一斗加耗七合其耗米准備倉庫虧損已復紐入正額支銷其後坐派各倉民米每正耗米一石又增耗米五升亦作正額支銷如此法行民稱便至令而獨里甲之後

有甚為民苦者始坊里長在官專掌催錢糧勾攝公事而已其後乃以支應官府諸費若祭祀鄉飲迎春等事皆責辦辦浸淫至於雜供私饋無名百出一紙下徵刻不容緩加以吏皂抑索其間里甲動至破產此其弊與宋時等失正德十五年御史沈灼疏將通縣費用分正雜二綱以丁四糧六法科派正綱費用可得稽按雜則私而難核其供饋繁靡如故也嘉靖十六年御史李元陽憫閭閻受弊再議徵銀儲庫用度各有定則但額外費繁支應不給仍令里長貼辦稱為班次又雜泛名色俱備甚或借辦鋪戶全不償價或半給者有之較其一年供億倍於二綱之數而里甲困憊不減前時徭役最重者莫如庫子夫廩保庫子主策慮心紅紙罰酒席下程之費而官司之昏惰者媚奉過宿泥沙錢穀私衙傳索亦復不肯嘉靖之季年郵券監買往來如織至者皆多擁實從行李輜重過富夫廩保之供給殆不堪命於是撫按兩院始令各縣除正雜之名止稱網銀以丁四糧六審定規則又謂十甲輪差遇有本甲丁米少者則銀少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七十一

差輕或本甲丁米多者則銀多而差重未免有不均之嘆乃入令各縣將實差丁米分為十段派編其法頗稱詳明然民困猶未甚也既而都御史汪道昆以總兵戚繼光蕩滅倭寇實藉金華兵之力遂調金華兵戍守議加派軍餉丁四糧八奉 旨定賦而民又增一役矣至萬曆初年都御史龐尚鵬始議一條鞭之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網徭兵站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其曰網銀則院司郡邑之供應祭祀之費用生員之試賞舉貢進士之盤纏牌坊皆統焉其曰均徭銀則諸司之祇候隸兵庫子門子倉庫夫壇夫齋夫膳夫破夫館夫獄卒斗級弓兵鋪司兵巡欄之役皆統焉即庫子驛站之徭差舊時最為民所苦者一槩通融均派供其入者民司其出者官而奸徒之抑勒需索無所藉手著為令甲民甚以為便蓋賦役之法始也煩雜也簡始則賦役分為二今則合而為一矣

上供三辦 唐初土貢甚少有蕉布生苧布各一十疋綿絲蠟燭末年方轉擅

命託進奉之名以贖私索於是聖節大禮供軍等名宋興雖裁損其數而名尚未盡革也治平間曾貢山薑花檳榔子荔枝後皆罷之元豐中貢綿一百兩蕉葛五十疋上供銀舊額二萬四千兩其歲辦則大禮銀二千兩三年一貢聖節銀一千兩天基聖節銀二百兩又有在京吏祿錢在京官員役錢備道免丁錢紹興中令州買木綿布五千疋高奉使賜予及使者私覲之用遂為例又有統制官供給總制無額等錢名色繁多皆官司隨宜措辦 國朝洪武間有雜色皮翎毛角弓弦箭之貢永樂間有白糖霜糖沙哩別之貢後以經費所需始派各色物料 額辦藥材牲口曆日紙張段疋弓弦箭軍器雜皮翎毛等物 歲辦蠟茶水牛皮底皮石大青黑鉛銀硃銅鐵金箔牛筋綿羊皮楠木柁木杉木等物 雜辦生漆棕毛雜皮黃蠟水膠白麻布疋紙張絳線羅荒綠鐵線木炭等物弘正間進增之皆倚辦於該年里甲而名數煩碎或增或減或做或否自有司莫能詳其來歷吏胥因之為奸虛派侵剋歲益滋甚至徵解之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七十二

主吏勒索無厭性：耗折通欠正德十五年沈御史行八分法通融各縣應辦物料就於八分銀兩支解本府倉長解買辦本色解部交納嘉靖二十六年議附由帖徵銀解布政司支應

雜課 農桑絹宋時令長吏勸民廣植農桑有伐以為薪者罪之而調其絹細絲綿以供軍南渡後軍備不足絲絹並半折錢疋二千我 朝洪武初令民有不種桑麻木綿者罰之布帛後又令民於在官曠地種桑每畝四十株科絲五錢每絲一勛四兩成絹一疋長三大餘迺有司苟且具文奉行不虞遞變而徵銀每疋一兩六錢水脚二錢八分俱於通縣丁糧辦納非舊制也 魚課五代閩時九江湖陂塘皆收其課宋至道間除之然州縣尚有採捕舟船之稅我朝始立河泊所以權沿海漁利定納課米其後漁戶逃絕者多額課辦納不敷迺有折徵之令每米一石半納本色五斗折色五斗為銀二錢五分人尚以為病弘治七年巡按御史吳一貫奏桂不分折色通徵銀三錢五分漁民迺得蘇

息蔡文莊公為作吳御史利民一事記 鐵課宋開寶中設諸州坑冶場務二百有一泉州產鐵之場在永春曰倚洋安溪曰青陽德化曰赤水而晉江之石菌盧灣牛頭嶼長巽頭惠安之卜坑黃崎嶼頭許埭港尾沙溜盧頭峰前牛埭皆有鐵砂慶曆三年立法禁與販入海後有詔許於兩浙貨賣未幾罷至淳祐中永春東洋肥湖德化信洋上田丘埕鐵砂尚有業者通判掌之諸縣歲有爐稅錢解送建寧府坑冶稅 朝憲罷官坑冶鐵課均數丁田出辦 商稅課宋諸縣各有稅務其在城者曰都稅務在外者外稅務政和紹定間盈縮不常於是侵 追賂之弊至濶守斗南迺取前十年月課逐月定額稅錢十分為率以其一納總制庫其一納財計司餘八分從州納諸縣稅務初建後皆罷廢丞簿兼掌之其稅日有遺利錢賠綱錢慶費頭錢等名 國朝洪武初府置稅課司縣置稅課局今商稅三十稅一巡檢者收所稅以季終交於局官而民間田土交易官給工本墨令自填寫為之印識以照之亦收其稅永樂七年遣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七十二

點視按為定額至正統初詔革稅課司局鈔不及三萬貫者有司兼領之後貨物弛不復稅課額倚辦於巡檢歲編有力人戶充之其名目有商稅課門攤課桐油課果木課蜂窠課密治課鑄漏課蠟房課麩稅課契本工墨課 酒稅課權酒酷始於漢武宋開中無禁及元有之至元二十二年罷令諸路權酒麩如京師例而福建課額併入鹽運司二十八年依舊令有司辦之我 朝因仍未革 市舶稅課宋開寶二年置市舶司于廣州雍熙中遣內侍八人賈勅書金帛分四路招致商人之往番國販易者元祐中置市舶司於泉州南渡後船司歲入充益然金銀銅鐵海船飛運所失良多元至元二十一年設市舶司於杭泉二州獨泉州於抽分之外又取三分之一以為稅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番大德七年罷尋置尋罷者三四 國朝禁海船不許通番其諸番入貢者至泉州惟大琉球所貢番物則市舶司掌之成化八年市舶司移置福州而比歲人民往入番商販所販國名曰呂宋諸番以時萃焉其稅則在漳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海澄海防同知掌之謂之市舶司可也萬曆三十二年礦稅侵與有妄男子張從上書言夷中有機易山者產金可采因入呂宋國中漳泉二郡賈客奉以為天使呂宋夷人慮我欲圖其國候獲去書屠諸賈人而近日之趨利者航海不休將來隱憂非小 已上三辨雜課彙惟魚課派濱海四縣餘皆七縣身派今不盡然則以條鞭法行取其額數而科舉進士牌坊於課辦名色無與焉實皆丁料餘銀也

鹽課 國朝晉江同安惠安各有鹽場哇丁鹽課司掌之晉江曰濶溪場泗洲場同安曰浯洲場惠安曰惠安場分五團：有總催一人秤子一人團首四人其哇丁之家每米一石准夫一丁免雜差後日令辦鹽一勛四兩積三百六十日為引之四百勛者一引乘五十勛以入于倉嚴私販之禁計民成丁男女歲與鹽三勛徵米八升謂之鹽糧正統初罷米折鈔以倉鹽給口之餘給商販久之民口不復支鹽而納鈔如舊亦因以私鬻時販賣多白鹽而入倉之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七十四

類夾雜低黑驚無所售又賈人憚海道之險往：就場置引指鹽而去於是倉鹽積久虧耗丁夫困於賠累英弘治十三年鹽運司嚴貞奏將濶泗二場鹽每引折米一斗派納泉州府附近永寧衛并福全金門等所倉給官軍月糧十四年御史莫立之奏准將惠安場每引徵銀七分解部遂罷辦鹽入倉之例其後又奏准晉江同安二縣鹽場每引米一石折徵銀五錢三分充永寧福全金門三倉軍儲凡引米引銀於各場鹽戶照丁產科受辦納其戶口鹽鈔後定本色鈔每鈔一貫折徵銀三厘折色錢每錢七文折徵銀一分起解南京庫布政司庫府庫以備官員折條嘉靖七年御史聶豹議將戶口鈔價併入八分料銀內徵納蓋以八分之銀太多故取三分以足鹽鈔也九年以南京監察御史粘燦言下福建巡按御史施山議上將濶溪場鹽課米每石折銀五錢加耗修倉銀三分追解泉州府貯庫支放十九年令浯洲泗洲二場俱折銀五錢如濶溪嘉靖末年當事者以禦倭之後軍餉不充復有仍徵本色之議或議設牙行抽

分或議加征充餉邑人御史吳從憲言諸當道悉厄不行萬曆二年 朝旨設
運判一員駐劄黃崎分司運判移駐水口運同移劄泉州專督理泉漳二府鹽
務給票抽稅額泉州所產鹽由海入溪 船所通不遠販徒資本有限所載鹽
貨僅可聊生而已其利甚薄而法終不可行八年裁革福建添設運判一員運
同仍駐水口副使駐劄黃崎各分司管理如舊

屯田 國朝屯田實做宋制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
四六一九中半等例泉郡屯種軍士大約以四六為率洪武二十年令屯軍種
田五百畝者歲納糧五十石三十五年始定科則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
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永樂二年令各屯置紅牌
壹面寫刊於上令千百戶分管各屯總以提調都指揮所收子粒多寡不除
下年種子外俱照每軍歲用拾二石正糧為法比較將剩餘并不數子粒數目
通行計筭定為賞罰不許管屯官員人等巧立名色因而分用二十年詔各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七十五

司衛所下屯軍士其間多有艱難辦納子粒不敷除自用十二石外餘糧免其
一半只納六石正統十年奏准福州左右中衛并延平衛屯田准照民間秋糧
事例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解京濟邊福州左右衛屯則在惠安永春者也凡諸
令甲其載會典第田多在叢山中軍士率從他郡調至水土不習以漸逃亡至
末年沙尤寇發暫調回屯軍備寇 亂日熾田畝日荒於是始撥餘丁補種故
軍士田額名之曰餘丁者豈必故軍之子孫房族而冒頂之弊起矣方撥田之
初報占不實有田一項重報兩三軍兩三軍共爭一田者有牽紐肥磽苟求具
數者一戶之田分報軍民時移世變民隱其田而爭於軍者雖云每軍各項三
名僅足一名之數而已成化初遣官清理始除其虛數稽其實在分配補務
足額額遂有正種貼種朋種搭種等名目此時率三四五軍而併一軍由是
額減於舊無屯之軍多不過四十名少止二十名而已弘治末年屯軍災亡益
衆倪給事中奉命清查欲得原額多侵民田幾至激變慮妨復命乃將成化中

稽實配補之田分抽一半別作新增而徵其租軍士大困至饒御史始令停徵
後屠御史奏請開鑿嘉靖中管屯鄭愈事將屯田聽人請佃論者非之萬曆十
年以後復行清丈遺失畝分藉是得復而豪民頑佃轉相承兌移瘠換腴終不
可革今依故藉而列其衛所糧其總數註其屯生備著于籍 隆慶志曰屯田
以田業軍寓兵於農最為良法但其田業過多頂兌於豪家徵侵於官旗不如
計糧給軍令其自取為糧止豪家之兌免徵收之弊而除其原生給軍民糧以
充軍餉分則愈事何全知縣譚格嘗建此議以上下交阻而止天下之事功不
歸已多惡其成信乎立事之難也

武衛 國朝洪武初以郡治建泉州衛旁列五所已過城水灣為永寧衛城小
兜為崇武所城廈門為中左所復於大橋南大武山外建浯嶼水寨扼大小橋
二嶼之險絕海門月港接濟之奸與福州烽火小埕興化南日漳州銅山聲勢
聯絡其為全閩計甚周先年烽火南日二寨移入內澳浯嶼寨復移廈門鐵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七十六

登岸而後禦之無及矣嘉靖戊午浙江舟山倭徒巢梅柯復駕舟出海泊于浯
嶼負嵎莫樓四出剽掠泉潮廣並受其害越一載過揚帆去此已事之股堅
也譚巡撫給總兵戚繼光議請復舊旋旋罷近又移浯嶼水寨於石湖說者
謂濱海四郡隔藩籬而懷賊毒原非便計迺石湖則於內地尤近置鯨波若罔
聞矣儻亦一長慮乎

旗軍 隆慶志云國初象永二衛尺籍有歸附軍有投充軍有調發軍有改調
軍或為正官軍或為帶官軍共萬二千有奇比制額過之其訓練歲二月中旬
至夏至七月中旬至冬至止出海備倭以中下班更迭月支亦有定制石二
斗為軍總旗八斗為差標正軍加什糧四斗為出海備倭軍六斗為隻身紀錄
軍三斗為老幼存卹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糧出於所種田而以餘糧輸官為
不支糧屯軍本府原派廣平等七倉秋屯益本折色九萬四千有奇亦定制也
民出穀養兵荷戈衛民共食俱足民亦不困太平日久軍政不修逃故日多

清勾無法於是所存視額僅五之一也因失額探因失伍及至有事時通抽選軍戶以東團練謂之餘丁軍招募市井無賴謂之募兵調於各省謂之客兵又增派民戶丁糧於舊制外以為一鄉防守謂之民兵與鄉兵增於衛所之外餉增於本折之外皆一時權變非國家經常之規矣足食足兵修舉振防必自查復舊制始

巡司 隆慶志云洪武至正統年間經畧諸臣江夏侯蔣侍郎等官自福寧州以達漳泉置衛所共二十五巡司四十有五水寨五處衛所巡司以控賊於陸水寨防之於海則知巡司衙門雖小而與水寨同時建設所以聯絡聲勢保障居民也通年兵餉缺乏扣銀解充似亦一時不得已之權今海防無倣生蓋日繁彼處離城遠則流官彈壓與弓兵防守皆似難免者况土民魚鹽為生慣習風濤尤堪水戰飛石放鏢通其長技近年屢與賊鬪賊亦畏之若以弓兵工食就彼招募土民籍之於官且耕且守禁其剋削作其銳氣即勝兵千餘不召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七十七

而集恐客兵不及也

客兵 閩中陸設衛所游立水寨皆係本地官兵原無客兵名目自嘉靖季年都督戚繼光用浙兵勤倭寇著績嗣而撫按請設募將遊擊等官帶領各處客兵來去不常至隆慶四年院道議募浙兵一營 題設名色把總一員哨官四員招募客兵六百名劄守府城

水寨官 舊制水寨統以指揮一員謂之把總嘉靖四十二年軍門譚綸題奉

欽依比照浙江定海等關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於是活嶼寨為欽總其活銅遊兵把總及萬曆二十五年新設澎湖遊兵把總俱軍門劄給名色者

水寨軍兵 舊時水寨舟師皆撥各衛所軍南日寨則撥泉州衛合興化平海二衛共一千五百餘人活嶼寨則撥永安衛福全所合漳州衛共二千五百餘人近來軍伍缺乏寨卒悉係募兵而衛所軍止貼駕船活嶼兵一千七十名

月九號布貼駕軍五百八十名活銅遊兵五百三十六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百名澎湖遊兵八百五十名

活嶼寨管福哨冬島等船四十八隻活銅遊營冬島等船二十二隻澎湖遊營哨船二十隻 按福船勢力最大最便衝擊所以拒賊船於外洋事久

備懈皆放賊船入港始議迎擊港中山灣崎嶇賊船窄小反易趨避而大船轉動多礙皆為無用之器故寨中有福船又有火號哨船冬船以便攻戰小號鳥船快船以便哨探或助力繫繫如福船出洋擊賊船勢將內逼哨冬船與鳥快船急搶上風又出賊船之內向外逐打務逼使出洋內外夾擊收功如一驟從外追打逼賊登岸具有軍法

信地 活嶼寨兵分四哨出汛時一屯料羅一屯圓頭一屯崇武一屯永寧海汛與銅山南日兩寨及活銅遊兵合哨稽風傳番活銅遊兵分二哨出汛時一屯舊活與一屯搭與每汛與活嶼寨兵合哨惟澎湖遊兵專過澎湖防守凡汛春以清明前十日出三個月收冬以霜降前十日出二個月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七十八

放其若船兵據信地小防 按泉郡濱海綿亘三百里與島夷為隣其最險要宜防之地有三一曰崇武在惠安之東北接湄洲與興化連界西通泉州大港東接海洋南與祥芝對峙正當泉之上游海寇入犯首當其衝一曰料羅在同安極東突出海外上控圓頭下瞰鎮海內捍金門可通同安高浦漳州廣潮等處其濶寬大可容千艘凡接濟往來之徒皆識其地以為標集嘉靖間倭寇由此登岸流毒最慘一曰舊活與在同安極南孤懸大海之中左連金門右臨岐尾水道四通連漳州海澄同安門戶國初設寨于此最為遠慮至崇武而南有永安料羅而上有圓頭舊活與之北有搭與與南有卓岐鎮海皆海寇出入之路抑其次也今汛兵屯崇武永安分哨則懶窳祥芝深滬福全一帶有賴屯料羅圓頭分哨則活洲安海官灣田浦峯上陳坑一帶有賴遊兵屯舊活與搭與巡哨則鎮海岐尾烏沙港一帶有賴澎湖絕島舊為盜賊淵藪今設有遊兵防守則賊至無所巢穴又泉郡藩籬之固也迺若運將校核卒伍修艦艦明

賞罰使水軍押風濟而不敢偷安內灣則在人而不在地
 寨隘 晉江縣寨十有七北曰萬安 南曰潘徑 東南
 十有五曰吳山曰中寨曰坑尾曰沙堤曰新寨曰尾寨曰古雲曰沙浦曰倉後
 曰東店 龍溪曰湖邊曰東浦曰深蘆曰龍尾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西曰安平 南曰龍坡曰古雲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曰陳坑曰石齒曰潘徑曰潘埔曰石頭曰潘下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燧四西南曰石井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十有四活與為海防重鎮見前東曰劉五店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歐山 西曰青崎山曰洪山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南曰下崎曰大員堂曰馬鑾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有四南曰白石頭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七十九

東閣澤曰亨泥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流隄三都曰井上曰龍淵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年知縣開植重建兵守之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時伏徑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黃崎曰峰尾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俱八 曰大山曰高山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俱九 東南曰白崎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山八 曰埕埭曰小峴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縣寨二 曰白葉坂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及守其地令廢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正德十年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磨鎗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知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界盜賊往來之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地最易開後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春縣寨二十七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曰山中上下二寨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昔有蕭姓者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可零曰仙亭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王山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尚有砲石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引去曰石壁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後曰苦崎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八十

下路通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下曰蘆地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西曰高平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龍溪曰西向嶺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曰塔嶺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龍溪曰頭嶺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在陽梅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曰油竹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嶺隘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已上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永安縣

間作不靖托年在：設有寨堡或邊賊所必由或守賊所必據其建立防守大抵出於民為多東南瀕海接近島夷晉南同惠諸寨皆為備倭如圓頭島灣深滬蚶江等灣其土民慣戰海賊所畏兵亦賴之嘉靖季年倭寇充斥村落之民多以寨堅人強得免者承平以來各寨堦存其名邇年巡撫朱徐二公曾屢行申飭各鄉都築堡防禦然上有經營之勤常惠於民不可使知下有出辦之繁常苦於官不能盡其非登計而預築不得堅完然無故而興役又涉謗端自非瞭若觀火憂切桑土之長孰能曲突徙薪於必然而未然之際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廿六冊 福建

八十一

惠安志載候潮之法以不陰每日所經天盤于午卯酉三位而定其消長月臨于午則為長上極唐未及中而則消消極復長以至于子又為長上極自是至卯而消復至午而極當此其大較也然月順天右行積三十日始一周天每日臨于午卯酉四位位有先後故潮間亦有差其在重者不一周云初一初二十六初七潮至在丑亥二時初三初四初五十八十九二十潮至在子午二時初六二十一潮至在丑未二時初七初八初九初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潮至在寅申二時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潮至在卯酉二時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潮至在辰戌二時在分節月消長月行則有常度大率朔望前後則行疾至上下弦則行稍緩月行疾則度盈而潮盛月行緩則度虧而潮微水陰盈月為隆月其相用如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廿六冊 福建

八十二

凡煉鐵依山為室以鑛與炭相間乘高納之室底為膏下為渠炭燬液流入渠中者為生鐵用以鑄鑄器物復以生鐵再三銷拍為熟鐵以生熟相雜和用作器械鋒刃者為剛鐵也今名漢湖頭鑛及德化等處尚存舊作者 宋初郡守皆以提點銀鑛公事入銜元豐以後坑閉主提點者今制禁銀冶凡言鑛山得鑛者多謬妄不足信又宋時有淋銅兵士月給水糧惟免潭州永興場鑄工淋銅者以生鐵鍛成薄片浸膽水中數日水能鐵生赤煉煉之三煉成銅膽水出信州大車同鐵斤有心兩得銅一斤 蔗糖取蔗入碓杵爛用桶實桶側迫底有小竅其下承以大桶每甕一層以薄灰澆至至滿淋以熱湯則漿液自竅流出注于大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八十三

酌入釜煎煉大候既足蔗漿漸稠乃取油洋點化之糖置大方盤中俟其凝結是為黑砂糖又取黑砂糖入釜煎煉使鴨彈攪之使渣滓上浮其渣復以粗篩篩上廣下銳如今酒家漏卮者有竅當其銳以草塞下承以瓦鍋飽糖漿入器中攪之及冷凝定滷入鍋為糖水至雪而候用赤泥封之約半月而易封伏月割封出糖則糖水滷盡其凝定者連糖結無濕氣是為白砂糖其響糖糖霜皆類白砂糖為之 藍澱澱有二種菜大高者謂馬藍小者謂靛藍郡中多視藍澱降後割取浸巨桶中再越桶乃出其枝梗細灰疾攪之泡湯微白久之漸青泡盡澱花白灰俱降乃澄者而濁出其水則澱可漉而染矣

漳州府志 遷史稱江淮以南火耕而水耨飯稻莖蕪無積聚而多貧今漳俗良然豈異越甌閩風壤同耶陳氏納土括地以獻其後賦條纖碎自紫陽作守時以為病矣考今制等則清雜租稅相說不均不實之弊今猶昔爾土之所產既不足食其人民性旁趨於山海魚鹽其為利博而害亦隨之勢之流未知所底是以合致壞賦力役旁及額外諸征其細目未能悉數而大綱則具矣將討求民瘼於是乎在作賦役志

田賦考 漳南負山阻海介于閩粵之間一都會也地多岡阜林麓雜以海墘斥鹵溪澗流潦決塞靡常其稱沃野可田者十之二三而已 國朝洪武初今天下田地山林溪塘海蕩等悉書其名數于冊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凡斷入官者皆謂官田蓋做近世公田法民所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八十四

田蓋做昔口分田法官民田各准田則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為差山塘溪蕩亦如之 舊志云按職田者唐制職官所分之田也學田者府縣以家入官者也有原沒今沒之別官租田者藉沒之田而募人耕租三等曰種者也僧道田即民田給與僧道者也又有釋田未詳所謂 租三等曰秋糧米曰夏稅錢曰秋租鈔曰其秋糧有本色有折色俱稱米以穀至秋始成而折色以米直為斷也 官田錢舊例每鈔一貫折米四斗各省直有正運糧米八閩以阻遠漕輓所不反故類解折色初特官米本折中半折色米徵銀解京本色米存留各倉民米以十分為率七徵本色派倉三折解正德間御史沈灼奏准凡官米俱折銀解京民米俱存留官米仍分四等徵納三斗以下則每石折銀三錢六分三斗以上則每石折銀三錢四分五斗則每石折銀三錢七分七斗則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以官田賦本重故折銀遞減以寬之其民米并秋租鈔米半納折色半納折

價每石折惟新增起科米及浮糧米俱全徵折價每石二著為例而若土貢物料及諸差徭俱于丁米出辦凡民米一石准丁一丁貢料以丁若米對編有八分法每民米一石每丁一丁歲徵銀里甲綱銀及民兵餉有丁各八分辦料陸慶以後改七分四糧六法均徭有銀力二差法驛傳銀則專論米石自嘉靖四十二年以後米二石徵銀二錢分食益鈔則專論丁口蓋民米一石自折價五錢外納差銀不啻倍之於是民田賦視官田為重後乃以官米三石准民米一石秋租鈔與民米同科惟驛傳一差在官米得免派云而漳所屬各縣之田大較有五等平曠沃衍恒得水泉灌溉者為洋田先得水者為上用依山產地稍瘠薄而有水泉者為山田其田中無水泉者為下又有坑流傍溪湖積沙土填築而成者為洲田地肥美然時有崩決之患得淡築隄障海潮內引淡水以資水者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八十五

既者為埭田其田時有修築之費或久濱海鹹鹵無泉水及淡潮者為海田雨陽時差所收亦多旬月不五等高下官民田參錯其間而南方地宜稻歲再熟獨淤泥田歲一熟焉即大其受田之家後又分為三主大凡天下土田民得租而輸賦稅于官者為租主富民不耕作而貧無業者代之耕歲輸租于產主而收其餘以自贖給為佃戶所在皆然不獨漳一郡爾矣惟是漳民受田者徃憚輸賦稅而潛割本戶米配租若干石以賤售之其買者亦利以賤得之當大造年報收米入戶一切糧差皆其出辦於是得田者坐食租稅于糧差緊無所與曰小稅主其得租者但有租無田曰大租主民間買田契券大率記田若干畝民間做做成習父之租與稅歲得若干石而己遂分為二而佃戶又以糞土銀稅授受其間而一田三主之名起焉按佃戶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力代耕如備催取債登得稱為田主其得田之家見目前小利得受糞土銀若干名曰佃頭銀田入佃手其後者通租員稅莫可誰何業經轉後佃仍虎踞故有久佃成業主之甚者大租之家子糧差不自辦納歲所得租留強半以自贖以其餘租帶米兌與積價攬納代為辦納雖有契券而無質本交易號曰白兌徃通員官賦構詞訟無已特其田濱溪湖坑瀧為水所崩陷田去而糧差存或民間利賣田價多而推糧數少詭秘年久以致本戶有糧而無田租可配者均號曰虛懸于官與民均病焉龍溪計元勳云漳民利賣田多價減則立其推糧數少致買戶得無糧之虛賣戶存無田之糧謂之虛懸又有勢豪之家攬受他人田地立戶一利避差一利幫貼久假不歸連成龍寄之懸又有買人之田但覓租利而不收力每遇比徵累其賠納甚至一二十年仍不過割漸人亡事遠終成不了之懸又有從備之徒先將實田倍得高價存下虛報每石出銀十兩召賣與人自愚而貪者受價記米自贖難解之懸又有毒黨成群探有墾科田米逐耕其戶連呈假公濟私貪謀且虛懸之米路而其典賣不明詭無險者有之一米兩路者亦有之種情實未易枚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八十六

詐麗雜至陳奏相攻訐莫如僧田而海濱民大牙爭信至紛鬪相賊殺又莫如埭田埭田者即傍海洲田也當龍澄接壤江海之中浮三洲曰許茂曰烏礁曰紫泥地雖斥鹵而築長堤以捍潮水歲長泥泊父且可田土人射利者爭趨焉預輸佃價于官給長單畫分界以某甲起至某甲止望水輸糧然滄桑之變或不能待至垂白長子孫而不得田者有之於是展轉換賣非復其故有資力者稍築成田則喧嘩四起其以閩分爭其以資本爭又其以舊田地毗連爭其所不勝不依附勢門構怨煽禍至累歲獄訟而不能決僧田者漳自古稱佛國自唐迄元境內寺院大小至六百餘所今廢寺多所併入而合為五禪寺開元法海寺帶糧米二千三百二十餘石各縣寺觀亦有由或云此即五代時定撥民田給僧者也或云先年僧糧舉免差徭故民間租說寄僧戶或因而施與之僧本無田但有租亦若

大租主及白允之類是不盡然間有之焉自成化以後凡寺田一應徭差兵餉與民田丁米通融編派嘉靖二十七年奉部行勘合寺觀田地五項內抽一項徵銀一錢備賑未幾停止四十二年時軍興多故福建巡撫譚綸議寺田俱以十分為率以四分給僧焚修其六分入官每畝徵銀二錢二分充餉是為寺租四六之法四十四年巡撫汪道昆又題請額加派民間每丁徵銀四分米一石徵銀八分專備軍餉之用號曰丁四米八而僧與民俱重困按黃册登帶每僧田一畝帶正北米五升三合五分計田一石少者七八石多寡相兼大率米一石得租十石今每畝徵銀二錢是每米一石該銀三兩七錢四分計租十石止值時價銀二兩五錢至三兩止今徵餉銀至三兩七錢則租價外隆慶二年巡撫塗澤民又議將六分入官僧田照租估畝徵銀二錢或至四錢俱于田戶名下併年倍追四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八十七

開元寺僧淨慧等具奏事下本布政司轉行府議是時漳州府事羅青霄以民間丁四米八徵太重請蠲減其半寬之改一丁徵銀二分事允行及是議僧田擬照例半徵每田一畝原餉銀一錢具申布政使司覆議轉詳而當事者竟持軍餉議不准減仍舊徵納云其後僧徒告累屢增減不一十六年以前奉文蠲免四分之二每畝止萬曆二十三年戶部據撫臣題徵銀六分後又量增二分共徵餉銀八分覆僧田每畝定徵餉銀一錢二分二十五年巡撫金學曾以倭警議增兵餉以舊例雖四分焚燬然寺大田多者所得利尚厚下所司議寺田除二千畝照舊四六給其餘悉按畝徵餉銀一錢二分惟田不及二千畝者仍其舊舊定條田分高二分八所徵餉倍于異時而寺田累極矣大抵漳民俗所困苦者田則浮糧屋懸及白允攬納諸弊使法則里甲均徭驛傳苗當之類民當五年夫保立破家寺田始則蠲流以叢林為傳會巨室以常住

為奇貨或乘急稱貸以子母錢入其租則民為僧病久之民已成業矣或經轉移數手而僧徒動以豪強兼併為名今年告入官明年告輸餉以致重征橫斂相率欲棄田而不可得則僧又為民病夫僧之田地糧差既與民同則亦民爾今民有百畝之產經營他姓使非己有其子孫伏索不遂至欲以己棄之業告充公家之用不待識者知其為姦民矣今一覽抱贖而當道遽然其信請清丈則聽請加賦則聽蓋此一時權宜贖兵之策庸知民間利病及體有不可言者乎故田土稅糧徭役諸弊非盡姦偽而不可詰在上者平其政而已遵條鞭之令則役困難善清理之法則白允息按甲乙而酌處填築之費則洲田清懲姦僧而杜絕獻餉之議則民業定條鞭法始于王宗沐所著均書中厥後都御史龐尚鵬始奏行之均書云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今每年皆徵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額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八十八

輪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官府自支撥蓋輪甲則遞年十甲充一歲之役出歲多易困條鞭則合一邑丁糧充一年之役所出少易辦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則可無復追呼之擾均徭率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為募人工食費又甚便諸遞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致滋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更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為民利可勝道哉萬曆初羅知府為正田賦議曰漳屬長泰等縣山惟一主惟龍溪南靖平和等縣一田而有三主此外又有白允之名辟如田十畝帶米九斗六升三合大租人得租十石內抽出租五六石帶米白允與積債豪猾代為辦納夫以九斗六升三合之米歲納本折色糧兵驛傳米八丁銀等項該銀一兩二

錢有零若以十石租配之猶自足辨惟白父家止得租五六石值銀愈少而欲其辦納糧差其可得乎况此輩第貪目前小利不顧身家後患稍穀入手旋即蕩費何有存留以待輸納又追徵杖併不完一二錢糧逋負詢訟日興皆此之由近者南靖知縣曾球欲將大租糧米革歸小租輸納原無價買者則不必貼有價買者着令小租家貼還如小租不愿出貼大租之人能照原價與小租承買者亦從其便白父本屬影射令還業主各收米八戶辦納是亦深知時弊切于為民者矣但人有貧富差等田有上中下則以此法行之富民并上中則之田亦易為力行之貧戶并下則之田則人情未便今合酌量適中如以十畝之田為率該價銀八十兩今則以銀配田出銀六十兩者則給與七畝五分出銀二十兩則給與二畝五分無銀出者則不必給此則不論田則高下止照價銀分田則田因銀為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八十九

寡無出貼承買之煩糧因田而辦納無有糧無田之病矣按此議今亦難政除公武卿履議云均平之法莫善于丈量其次即在清丈今丈量難得其人且非一時所能辦理合行該府除長泰已經丈量南靖縣見該知縣曾球清理外其餘漳浦平和海澄四縣即行各該正官來今大造黃冊順帶清查各戶將實在事產另造小冊明開本戶實在田產若干頃畝坐落某地名帶管民米若干或自耕種納糧或係佃戶某人認佃每年納租若干或田主一人自收或大租主某人分收若干小租主某人分收若干逐一查實明白如係田主一人收租者差自辦無事更張外其有大租主小租主分收者酌酌民情土俗善為區處或大租併歸小租或少租併歸多租或照租分米各自辦納大要報出于租于使租糧相配因土相實輕重適均糧額無失備造實數文冊查照徵納用垂永久其白免冒頂首示諭自首改正免究前罪如仍通同隱蔽許里長知因人等首告從重問罪田產入官虛懸糧米者責令得業人戶照數收納前罪難收後者查勘新墾田地抵補典賣不稅契者責限三個月之內赴縣驗稅姑免罪如隱匿過限查出依律究問違限入官務使積弊一洗田賦均平糧差易于徵納小民不至偏累等因轉呈撫按詳九事而寺租徵餉過重今巡撫都御史丁公繼嗣始檄言寺觀田地舊例四分焚脩六分充餉厥後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征事急餉苦不足舊院隨權改二八輸以充餉原議事平即止而不虞迄今相仍是遵何說也夫以四六追徵入之僧者少而出之官者多僧已不勝其困况復僧得其二官取其八除納餉外焚脩度日僧亦何所利焉于是有餉無所出棄寺而逃者有轉讓他人令之代納者甚至展轉讓賣與夫挾仇盜賊盡入勢豪之家又有一種無賴遊僧入寺占據并其業而空之餉日益虧而僧日益富所從來矣合行酌議除設有寺觀以來原定二八者仍舊徵收外其自東征來曾改二八者田若干地若干原經免過若干被人侵賣若干俱于該府縣清查的確造冊類報如果于僧有礙于餉未甚虧損不妨照舊例四六追徵諸如勢豪盜賊與夫遊僧占據一切禁革不得藉此停免反滋豁聖檄下所屬遵奉行而龍溪縣備申南山寺餉照復舊例巡按御史陸夢祖詳示云餉自有額清員自可足餉寺田幾何而特較量于二八四六之間動稱充餉乎南山等寺俱照開元寺四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九十

開徵如撫按臣言其于軫念災困意深遠矣哉 論曰余讀淳祐志宋侍郎莊夏奏住賣寺院田狀其言與朱文公真德秀趙以夫諸君子似相抵牾然其意有足師者不惟僧失業而生計日蹙其害實且移之于民今民間以僧租累破產者豈少哉言膳兵食者動以為奇策何坎漳俗租稅分合所在不一善治者不易俗而化獨虛懸飛詭之害則里胥緣而為難窮詰今第序次其畧其所未備以俟明習于錢穀者

四差 役法有四曰里甲曰均徭曰驛傳曰糧兵里甲設起于戶每百一十戶為一團：為十甲：有長以統其十戶 指在坊謂之坊長歲輸一甲應役其初催錢糧分攝公事而已其後官府供應一切取辦而里甲稱累均徭以十甲輪差十年一次按其丁糧多寡而均役之若上司抵候夫皂筦庫之類應出力者謂之銀差驛傳役起于田以民米分別等第編夫馬首每民米一石抽四錢夫馬廩給口糧以待大小公役及使客之有符驗

者撥兵以備寇盜按丁糧通融銀給與圍守城者為工食皆所謂力役之征也而驛傳之為民害尤甚舊例驛首截排日子依次應當五年一週謂之南當正德間改徵銀每米一石徵解官給發補陳馬匹支銀買辦謂之官當未幾復變苗當嘉靖中能苗當又議募民之有強力者給銀養贖東應曰養贖夫後又議設夫保十名於均徭內編食專一在驛領銀供應民間一值徭編夫保家立敗每使客至驛追呼急迫或分外需索折乾費用動以百計領官銀則官吏運留扣折十不給五鄉民至捐產賠累其驚妻子殞身命者有之萬曆七年題准行一條鞭法其法不論四差通計一縣歲所應起存支用差銀若干兩俱于丁糧內均派之徵銀在官而若官府所當取辦使客所當供應在官諸後及機兵所當催募悉官為給而不與於民而里甲照舊催徵自條鞭以後有司有擅用里役者法恭奏總綱機驛站名四差銀數百年民所疾苦一蠲除之小民荷國恩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九十一

甚厚良法美意雖萬世守之可也
土貢 土貢物料舊俱於見年里甲丁糧內出辦正德十五年行八分法各縣應辦物料就于八分銀內支解本府編倉長解買辦本色解部交納嘉靖三十七年以後徵銀同水脚銀解布政司委官買辦本色赴京交納先是解戶管解多至破產自萬曆年行一條鞭法以後前項料銀于秋糧內附徵先儘起運無餘解買辦輸納之累民稱便矣
癸酉志原載寺租議 寺租之由訪之故老其說不同或云前代給僧之田或云僧越捨施入寺或云二者之外又有民戶撥寄之田蓋先年僧糧驟免雜差故詭寄僧戶日久為業此亦有之但此後來之弊其間未必盡然自國初以至於今二百餘年僧惟管租而不管田土民間得相買賣惟寺租不敢埋沒有田者輸租取租者納糧其來非一日矣所以拖欠錢糧者蓋以一僧入寺舉家父子兄弟群聚而食耗費已多又因糧差

浩重輒將租穀減價預先典與富民或田戶但濟目前之急不顧日後之慮然及官司追併楚捷萬狀不敢虧累田戶者以分定故也近者軍門過聽以此田多係勢豪占掌欲重加追徵以固抑之而承委官員失於奉行輒將田戶拘擾重復科派甚至姦僧倚稱四六名色將無米肥租私隱入已止存瘦田將租虛估畝數令民倍納不知此田多是民間小戶置買如龍溪南靖等處民田帶僧租者十居三四豈可盡謂豪民設有占掌僧家豈肯忍受且如海澄等處僧田一畝民間置買多者十餘兩少者亦七八兩歲收稻穀鄉斗止七八石與佃戶均分一半得穀四石內除納僧租一石七斗止存穀二石有零所獲無多特以生長此地當耕此田耳而乃欲令其倍納軍餉在富民猶不能堪在貧民何啻剝肉如近年之事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餘兩徃相率欲棄田逃走其不釀成大患者幸也今雖設法調停定價徵納然竊思田戶納銀三錢與納僧租一石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九十二

有零其價亦頗相當但糧差未知何人供納且其間鄉斗得官斗七八升者有之得四五升者亦有之斗色不齊是又難於折算及糧差不完其勢非再取於民必再取於僧既取之民又取之僧重征橫斂將何時而已也近該本府知府羅 潤念僧民重困欲將餉銀再減一錢徵納稍寬未奉明示以愚慮見止是照舊田糧分官依見行民田事例追納軍餉其管糧於寺中擇有行止身家僧以充之仍嚴禁不許將租先行贖典違者將本僧及典主從重治罪如欲照依近議另追六分軍餉不必以租估畝惟在以米配租如每米一石該租十石其值時價銀二兩五錢除納本折丁料兵快驛傳米四并年例綱銀共該銀二兩一錢餘銀四錢就將充餉如以間有脂江浮糧或照近例再減銀二錢每米一石止追餉銀二錢則比之民田米四事例已有五倍之重其四分使脩止追糧差免納軍餉俱於各僧名下追徵不必累及田戶俟地方稍寧即行停止如此則事體出於畫

一而各僧免陳奏之擾有司易於追徵而百姓遂田里之安矣妄議如斯
惟有司者裁之○或又有云此租若不歸一錢糧不免拖欠欲令每寺止
留僧數名或照近議四六之數以四分給僧六分歸民通籍原額租米若
千將六分之租每石科米四升盡散與田戶為業其四分者照舊收租各
辦納糧差中間如有冒名詭寄者許其自首還主如違查出沒官但查僧
去籍已久米數雖載在冊租額不得查考或云舊有砧基簿係元時遺製
其載田段租米甚明但僧匿不肯出或云一本在府庫求之亦無有今欲
清查租額必先下令各田戶凡帶僧租者俱許從實報官不報者查出或
被首定行沒入然後以米租使租米歸一則僧不欠糧民不苦累尤為經
久可行今將諸說俱存之以俟採擇砧基簿丘文莊行義
補漳人云砧基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九十三

於八閩僅處一焉其地東南瀕海土人以力盡鹽地為埕瀆海水注之經
烈日曝即成鹽與江淮諸場迥異海所成未盡稍異疑周禮所謂鹽者
也鹽木煉曰鹽
已煉曰散鹽本朝天下郡縣所在有鹽糧又有鹽課鹽糧者畧做
齊管子鹽策計口食鹽計鹽籍錢之遺法凡鹽皆食於官若男子以丁計
婦人以口計歲各納米入官支與鹽每丁口納米八升後益不支民納米
如故天順間因鈔法不行乃罷米折徵鈔賈每口徵鈔六貫每鈔一貫折
六文弘治間鈔賈俱折徵銀鈔一貫折銀三厘嘉靖七年御史聶豹
以民間丁料銀太多請以丁料鹽鈔合足其數每丁料銀七分八厘於內
徵銀一分八厘共隆慶二年鹽鈔另派徵有閩年無閩月銀數有差年每
丁派銀一分六厘七毫八絲七忽七微四渺無是為鹽糧定例而鹽課者
閩年每丁派銀一分五厘四毫八絲六忽一微

則隸轉運使司召商開中給引該付鹽地轉鬻而輸國課之鹽也鹽運司
故有納課鹽場凡七所其上三場為上里海口牛田原定附海去處辦納
本色召商開中運鹽由水口往延建即三府及所屬縣轉鬻為有引有課
有禁例是為西路鹽下四場為惠安漳溪河活洲活洲俱泉州鹽低黑商人
不願中納歲折銀贖軍而漳州無鹽場惟漳浦潮東等處有晒鹽坵鹽嘉
靖二十七年巡按胡御史委勘漳浦鹽坵每方一丈徵銀三分名曰坵稅
泉漳俱非什鹽地無商引正課及諸禁例聽民間從便貿易或有司薄徵
其稅以佐軍食是為南路鹽大抵鹽雖漳產而直甚賤計一石所售直不
過二三分曬鹽民原非灶戶以貨直轉佃鹽埕終日胼胝炎烈中所成鹽
不過二石其間陰雨靡常不能常得鹽匹夫匹婦之負擔不能以幾轉之
於淖瀆荒鹵之濱而致之市落山谷或覓舟牛任載又不勝僱賃之費蓋
用力勞而得利微甚矣惟是漳所屬縣若龍巖漳平寧洋皆山邑窮僻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九十四

間不能致食鹽而浯涵民鬻鹽者輒用海舟載至海澄歇泊埕頭轉利小
舟遊西北二溪出華封往龍巖諸邑散賣又自寧洋而上達馬家山越永
安蔓延建邵所屬行鹽地其徵利什倍以故漳民射利者往垂涎于此
動以通商裕課為當道聽而陰圖窺穴其中自隆萬以來紛紜告擾為民
害無已特萬曆四年題設南路分司以鹽運同知一員駐劄泉州往來于
漳之柳營江專權鹽課一錢五分合漳泉二府歲僅推鹽課一千八百
兩于國課已微而商年利者藉官票賤買貴賣勸鹽之家盡入其
稅民大紛擾是時知漳浦縣事房襄議以為漳浦東南濱海西北負山附
海者魚鹽居山者耕牧川陵險窄舟車不通其民或負薪米至海以易魚
鹽或持魚鹽入山以求薪米皆彼此自為相通山間之民數日食無鹽則
病必商人領票負鹽入山行賣勢不能家給人足匪惟深山之民終歲無
鹽而商且自病矣海濱之民一日不賣鹽則饑若晒鹽家必積累億萬斤

求富商大賈而後售不惟商人力有所不能而民先告饑矣且查商江瑞武益等皆市井游手家無儲石投靠官門把持中外既不能盡所產之鹽而買之又不能徧一邑之民而食之徒見老弱匍匐窮日之力辛勤負薪米涉山谷易鹽數斤輒要而奪之甚且盡其身之所有入待鹽而悲嚇賣者必傾其家而後已今縣民苦勸鼓噪號咷若漫不加恤必激而為亂漳州一府鹽稅不滿千兩以縣計之不滿百兩 朝廷權其稅一而查商罔利百倍之查商得其利百而小民受害千倍之以百兩之稅病百里之民必非司國計者之意况以已然之害而將釀必然之禍豈為民牧者計所敢出哉於是遂去江瑞等令晒鹽戶代領商票每鹽坵稅及一兩以上再領一票聽其照舊互交易議上鹽運分司者不能奪特漳浦一縣照晒五百六十九兩後因課微而官專于萬曆七年能南路分司其稅銀均派二錢三分九厘及載鹽船隻徵納馬茶文開見錄云鹽運分司徵計課入不及千金而一時商舍之建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十 福建 九十五

歲兵卒廉糶之費不啻過之官私益未幾而潯漢益民施惠等復告克餉斤漫無稽考徒為姦民作蠹之地 浦民亦有匿名告除坵稅通商課者鹽運司下其狀欲籍邑之船隻為鹽船令裝鹽出灣盡權之知縣朱廷益申前議力爭事得復自是漳浦鹽徵坵稅如故萬曆二十六年有 詔遣諸中貴人分行天下大採權而福建有礦稅使凡諸閩津餉稅畢藉獻而鹽課亦在權中矣先是龍溪有石馬鎮為諸商貨船之所往來當事者以兵食不給量推其貨稅而鹽商另自為行府給票今由西北溪散行需諸縣年定餉銀六十三兩經過所在有司盤驗之及中貴人至舊商注和輔等皆援為例願增餉一倍請給憲票行鹽事下鹽法道行運司議以為運司鹽課大半取足于西路而漳屬私鹽往往由寧洋道直達永安沙順等處向者鹽票給自府縣尚不足以行遠若以掛號之船由照賣之憲票而假之以價販之鹽徒何往不可其勢必且由漳平之新橋龍巖之萬安寧洋之馬家山直走永安沙順諸境與西路分道

而馳角鯨而售不至阻塞西路鹽政不止矣是以一鎮之鹽而貽害一路之商以百金之稅而阻塞萬金之課也於是石馬鎮鹽票仍聽本府給與而鹽運司票罷不給蓋自宋時汀興漳接壤而龍平水頭二官舖業不能罷設今龍巖漳平寧洋三縣民食不可無鹽利之所在民趨走若鶩非官為置權則豪有力者專其利其勢固不可禁獨透越私販為西路正課病法當峻防之爾若漳浦詔安海澄皆濱海產鹽地民已計口輸課又按坵盤而徵之稅稱網密矣倘重為權禁則邊海民鹽無所售負販者無以糊其口生齒繁而貧困劇必無畏死而輕犯法往年盧溪三饒皆深山民不得鹽食聚為亂害已見于前事矣凡土人之侈言漳鹽利者皆魁儈巨姦不可信萬曆三十九年知漳州府事閩夢得備陳鹽政事宜以為鹽政之壞所在皆然不過私販以妨國課已耳而此中則有私埠私牙以利商害民其弊亦移之國課蓋私販者據逐利猶虞官法繩其後稍緝之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十 福建 九十六

黨可立散此中之私牙私埠皆有力者主之而亡賴棍徒望風奔附公然悍網而有司莫敢誰何坐令官引之鹽屈於私販以致延平建寧所屬歲銷引不及一二分職此由英因詳其利害條為六議一曰嚴透越之防漳鹽價賤稍運而之他費至數倍以故行險嗜利之徒輕于犯法查自龍嶺而下有浦口馬由良村山嶺可接安溪之感化里自龍嶺而上有油口馬由大深可抵安溪有華口馬由溪南可抵大田自漳平而上由雙溪口至新橋羅溪西洋可抵永安又由小溪水口至大陶小陶亦抵永安又由水口至萬安可通連城自寧洋而上由馬家山可抵永安是皆透越地也浦口埠頭已革油口山路頗艱若溪南新橋羅溪小溪水口萬安諸處皆藉名官商據要設埠其所透越視馬家山不啻什百人但知馬家山之為尾閭而不知溪南等處之皆漏卮也今宜於各地方嚴加稽察有仍前違禁透越者治如律一曰均備販之利漳屬行鹽地凡有三載自漳浦海澄詔

安產鹽之所產戶載至石馬鎮鹽民間散買散賣此一截也石馬紫泥馬
岐江東香洲五灣之民自石馬轉買至龍嶺下轉賣此又一截也漳平寧
洋之商自龍嶺接買運至華封裝包納稅載往本縣發賣此又一截也三
者之中縣商利最厚蓋其居重取輕高下在手既握糧通邑火食之柄且
潛開旁徑透越之門故子錢所入恒倍其母鹽戶粵商比之懸矣乃有窺
名縣商而復至石馬與鹽戶交易非所稱左右望而固市利者乎今著令
鹽戶至石馬而止石馬以西不得越馬灣商斷自龍嶺而下縣商斷自龍
嶺而上遞相灌輸各止其所厥利均而且易于稽查是亦一便也一曰酌
灣鹽之額往者漳鹽方行無礙民間價值甚賤而境外透越亦必自寧洋
定包以後商民藉官商之名以恣其夾帶而鹽法始壞夫漳寧二縣歲額
鹽一萬二千包今溢至三萬餘包矣每包稅三百六十兩後推求其故緣
徒定虛名於嶺之上而不限實額于嶺之下餘鹽到嶺灣商皆載回勢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九十七

必盡委之華封鹽店以故鹽店得賤收之而私販之鹽旁溢四出也然則
欲清透越之源宜自定灣鹽始據寧洋縣申稱生齒日繁額鹽不足合量
加二千包龍巖縣節惠萬安二里量定二千五百包由華封至涵口係龍
溪之二十五都人烟稍聚量定一千二百包通計新舊雖似加增而實裁
萬二千餘包與其陰縱之以蠹法何如明寬之以惠民乎一曰清冒籍之
商漳寧雖云偏小以本邑之民充本邑之商豈患無人而須借才于隣邑
乎前此二縣之商率皆龍溪之人黃綠投認根深蒂固莫可驅除有司或
一清查此輩輒百計阻撓志行誇訕不惟事權牽掣而法紀陵夷極矣宜
越此更張之會盡為蕩滌以漳平首還漳平以寧洋首還寧洋而龍巖節
惠萬安二里亦還之龍巖惟龍溪之二十五都仍歸之龍溪耳即土著之
商亦不許豪家包攬行令各縣酌量坊里食鹽之多寡每鹽二百包僉商
一名附於本里中選誠實殷戶充之不惟異縣不得闖入而他里亦不得

冒認庶無強凌暴之虞且有隨取隨足之便一曰若貿易之規五灣鹽
船多寡不齊先年定為分灣分日之例但往首灣商與商自相交易故此
法可什今強半為華封之人包買包賣則所稱分灣分日徒虛語耳今欲
革除此弊宜以灣商歸商兩相配搭每季之首本府當堂開定某灣某商
之鹽賣與某縣某商大書告諭于龍嶺下使彼此各有適主而包買包賣
之計無所施法亦無善于此者一曰定埠頭之稅漳屬之鹽已經計址徵
餉則以漳鹽行于漳境皆官鹽也先是石馬鎮無稅而今每價一兩抽銀
二分矣華封關無稅而今每鹽三百斤抽銀三分矣乃寧洋每年復徵埠
頭銀一百二十兩不幾于侵肌竭髓乎以此項奉院臺詳允登入正餉未
易請蠲今漳平龍巖與龍溪之二十五都既定有包額則埠頭之稅不宜
異同且華封鹽稅每年幾及千金經今裁定頓減四百餘金將以何者補
鮮鹽稅則埠頭似不容已者除寧洋鹽包稅銀外餘鹽一萬四千五百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九十八

若徵埠稅以抵華封缺額亦畧相當斯亦酌盈濟虛權宜之術要之此項
名目俱非惟正之供俟罷權之後各縣稅應一例停免是所願望于將來
而預祈于今日者也諸議俱關白院道詳允行今漳南鹽政稱畫一云
洋稅考 嘉靖中有佛即機船載貨泊浯與漳龍溪八九都民及泉之賈
人性貿易馬巡海道至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總督閩浙都御史朱統
獲通販者九十餘人悉斬之而海禁嚴三十六年海寇許老謝葉等突至
月港大殺掠明年冬誘倭寇三千人再抵月港散劫八九都往來浯與閩
寇累歲不息土人乘機為叛號二十四將沿海騷然四十二年巡海道周
賢宣計討平之其明年奏設海澄縣治隆慶初年巡撫福建塗澤民題請
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通改唐順之有云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船司
在浙江者專為日本入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商船之
候許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船而國初設立市舶

之意漫不可考矣。船之為利也。譬之礦然。封閉礦。則驅斥礦徒。是為上策。度不能閉。則必收其利。權而自操之。是為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漏洩。以資姦萌。嘯聚其間。斯無策矣。今海賊據沿海。南與諸島。公然蓄船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國初設立市船之意。毋洩利孔。使姦人得乘其便。其于海禁利害。晰如也。然市船之與商船。其說稍異。市船者。諸夷船泊吾近地。與內地民互為市。若廣之濠鏡。灣然商船。則土著民。釀錢造舟。業土產。徑望東西洋而去。與海島諸夷。相貿易。其出有時。其歸有候。廣洋巨浸。船一開。四望惟天水。相粘無畔岸。而海人習知海道者。率用指南針。即羅。為其導嚮。相傳有航海針經針。或單用。或指兩辰間。以前知某洋島所在。約更時。當行水路幾許。打量水深淺。幾托方言托切海中島嶼。作何狀。某洋熱險宜慎。或風雲氣候不常。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九十九

何法趨避之。異時海賊船十損二三。及循習于常所往來。舟無恙。若安瀾。馬蓋海濱民射利。猜如此。東洋若呂宋蘇祿諸國。西洋暹羅占城諸國。及安南交趾。皆我羈縻屬國。無侵叛。故商船不為禁。東洋有呂宋 屋同 沙崙 毗竭 宿霧 文來 南旺 大港 叻哩 磨老 峇里 岸塔 占城 麻六甲 麻里呂 米六合 高樂武運 福河 峇 岸塔 占城 麻六甲 占波 高趾州 檳榔 蘇祿 班隘 又有鴉籠 淡水 不係東西洋 坤 占波 高趾州 檳榔 蘇祿 班隘 又有鴉籠 淡水 不係東西洋 船而特嚴禁。販日本者。比于通番接濟之例。先是海澄未置縣時。有靖海館。以通判一員。司巡緝。其後請設海防同知。易靖海館為海防館。萬曆二年。巡撫劉堯誥題。請船稅充餉。歲以六千兩為額。委海防同知專督理之。刊海稅禁約一十七事。時海防同知 沈植 條陳其禁壓冬議。以為過洋之船。以東

北風去西南風回。雖回緩亦不過夏。惟自倭回者。必候九十月間。風汛且日本無貨。祇有金銀。凡船至九月方回。又無貨物者。明係展轉交倭。縱有給引。仍坐以通倭罪。同船船夥及灣甲等。許其舉首給賞。之于時。凡販東西二洋。鷄籠淡水諸番。及廣東高雷州北港等處。商漁船引。俱海防官為管。給每引納稅銀多寡。有差。名曰引稅。東西洋每引納稅銀三兩。鷄籠淡水及廣東引納稅銀一兩。其後加增。東西洋稅銀六兩。鷄籠淡水稅銀二兩。萬曆十八年。華商漁文引。歸沿海州縣。給發。惟番引仍舊。每請引百張。為率。隨告隨給。盡即請。原未定其地。而亦未限其船。十七年。巡撫周家讓。將東西二洋。番船題定。隻數。歲限船八十八隻。給引如之。後以引數有限。而私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其徵稅之規。有水餉。有陸餉。有加增餉。水餉者。以船之廣狹。為集其餉。出于船商。陸餉者。以貨之多寡。計值徵餉。其餉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一百

于舖商。又慮有藏匿禁船。商毋輒起貨。以舖商所接買貨物。應稅之數。給號。票令就船完納。而後許帶賣焉。西洋船面闊一大六尺以上者。徵餉銀五兩。每多一尺。加銀五錢。東洋船面小。量減。西洋十分之三。陸餉。則椒蘇木等貨。計值銀一兩者。徵餉銀二分。鷄籠淡水。名曰小黃地。近船小。每船面闊一尺。徵水餉銀五錢。陸餉亦如東洋之例。加增餉者。東洋中有呂宋。其地無出產。商人率用銀錢。錢用銀錢。文九六成色。洋易貨船。多空回。即有貨。亦無幾。故商販回。灣征抽水。陸二餉。外。呂宋船者。每船另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增。後各商若難輸餉。萬一兩。二每年至五六月七八月間。風汛屆期。各商船回。至海外。俱由南灣。洛銅諸水寨。及島尾。濠門。海門。各巡簡司。信地。經過。隨報府。縣。及海防館。逐程。檢船。護送。防寇。掠其寶。稽察。隱匿。餉稅者。云自萬曆四年。餉溢額。至一萬兩。刊入章程。錄至十一年。累增至二萬兩。有餘。二十一年。報倭。倭禁

委一員管理事無專屬既於原議不悖且于事體為宜議允行本府官承
 委歲一更代云先是稅礦稅為羽異者標知海夷有別種號紅毛番饒財
 寶擅給中使文移招諭以來船泊澎湖其人非東西洋種人髮純赤強而
 多力以船為家于海島諸港門販鬻為生涯其船宏壯甚出沒海洋怒濤
 中亡所損為兵器自護衛若佛即機銃發貢鏡之屬亦甚且其交易頗以
 信義怒輒殺人海島中諸夷恒畏避之利中國羅綺繒布器皿諸貨諸
 人啗以利謂漳之南灣澎湖島可以市舶紅夷者以為信至九數船事聞
 撫按行守巡道議以市舶必不可許且奏下兵部覆疏請明旨詰責中
 使令所在守將督信地兵嚴拒之紅夷船始去而漳泉間射利者意頗
 以為此不費航海而坐收遠夷珍寶利百倍若之何乎失之嗚呼其亦不
 思甚矣哉夷性無常非我族類而海邊惡少民尤習狙詐無事猶將勾引
 接濟為寇據地况日夕與豺狼處非欺負貨物激怒夷而至為變則將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三

陰陽播弄暗夷以玉帛子女而為之嚮導患之至也其何日之有若嘉靖
 中倭寇藉入貢蹂躪寧紹間皆起于市貨不售土人貪戾無行者為構誘
 煽亂禍蔓延至不可解駁鑿不遠為閩計可復爾耶或曰紅夷性樸直非
 狡倖比是又不然獨不聞廣香山之有灣夷乎其初亦尋常販易今結聚
 日衆盤據濠鏡濶諸作姦犯科者悉亡命藏匿其中築崇城百雉阨險阻
 兵勢駭迫于省會若瘰之附項疽之附骨治之不可養之日深當事者屢
 以為憂矣今之紅夷其體鷲出灣夷上逾年與灣夷爭市舶地相賊殺廣
 之海上灣夷輒不勝而高峻其城郭以防禦之其人魁偉者殆防風氏之
 骨專車馬可玩其技不如倭而垂涎以為利藪此姦人之以國為嘗者也
 第今東南隱患又不但此項撫臣奏言閩地斥鹵磽确田不供食以海為
 生以洋船為家者十而九也况今軍需國課半取給于市艘豈能禁之不去
 但姦民有假給由引私造大船越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

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鶩其于凌風破浪直
 偃息視之運禁私通日益月盛有暗結婚姻有私受夷職甚者或賣船以
 資敵我無晉魏絳之五利而被饒中行說之三窟長此安窮况今琉球告
 急屬國為俘而沿海姦民揚帆無忌萬一倭奴竊據窺及鷓籠淡水此輩
 或從而勾引之門度之寇可不為大憂乎請申飭沿海清查由引嚴禁壓
 冬不許私造運式大船及以引餉事權歸海道管轄便疏下兵部覆如議
 行而沿海民大點燭及憑藉有勢力者借東西洋由引而潛趨日本時
 有之禁雖嚴未全戢論曰海舶非正賦也而志之賦後何居嘉隆之際
 月港之亂余不忍聞焉自設縣弛海禁以來使豫者驚于利潛銷磨其
 不逞吾又得操其什一以資軍費庸詎非算子額今東西洋利窳專賈人
 侵假而闖入倭境又重設額外之征橫徵歛以困辱之歎窮則迫焉窮則
 攬况輕悍習亂者其又曷不至焉嗚呼謹衣柳者念之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四

雜項餉稅 漳自軍興以後軍費日重正賦之外有加派有改派有措處
 加派者舊額所無如丁四米八之類是也改派者係別項原額錢糧但改
 他用如抽解倉米扣解水脚之類是也措處者計出苟且濟急一時如寺
 租鹽稅之類是也先是府有稅課司縣有稅課局嘉靖中裁革司局官止
 令府縣帶管今無而又有魚課鐵課雜色課諸類魚課者權取魚利漳州
 不設河泊所而魚課米之征各縣帶管元年納米弘治七年御史吳一歲
 貢奏准每石通徵銀三錢五分
 解銀于布政司充兵餉鐵課者閩中古有官坑冶而若龍溪龍巖長泰
 漳平皆產鐵地天順間徵欽正德以後折徵銀俱於爐戶徵納龍溪鐵爐
 龍巖鐵爐一所長泰鐵爐四所漳平鐵爐一所課銀共銀今增至二百九十餘兩雜色課者酒醋房屋諸稅舊折
 收鈔貫後改入八分料銀內支辦今亦有新增充餉者而商稅多者毋過
 于番舶引貨別有改大率為措處兵餉而設山海川澤諸利搜括無遺矣
 屯田考 國初制天下所在衛所分軍立屯堡且耕且守約以十分為率

七分守城三分屯耕蓋古屯營法云其法每屯百戶一員統旗軍一百一十二名每軍給田三十畝歲輸正糧十石石餘糧如之以正糧給本軍餘糧以給官旗月俸及守城軍士之用俱于屯所置倉收貯其口糧就倉給支洪熙元年以屯軍辦子粒艱難令減半餘糧徵六石其正糧免徵聽自給遂為定例漳州府置衛者二漳州府為守禦千戶所者四龍巖去地軍人分三七屯守而屯軍所受田率二十九畝或二十八畝或二十七畝年納糧六石謂之細糧而永寧泉州二衛者故泉州轄也屯軍或於龍溪或于漳浦南靖長泰等處屯種蓋舊制屯無定在擇便開墾故大牙參錯如此其後糧有本色有折色本色輸米俱衛管屯官催徵而府管糧佐貳官一員監同收支折色每糧一石徵銀二錢五分則管糧官徵收解部而省有屯田倉事一員總理之海內承平久屯日廢圯至正德末年而甚嘉靖初詔言國家設立衛所置屯田令軍士耕種納餘糧以充稅餉近法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百五

人玩姦豪官舍軍餘等霸占多有各該巡撫督率管屯官查某衛某所屯田若干頃分屯軍若干名其係年久故軍之田聽各官舍軍餘領種如軍存無田力作者查令退還其領種故軍之田以人戶為限戶二分餘退還以給新附無業之軍內有田園廬舍脩種已成願賣者聽平價售值管屯官具查數上其要于部以聽會令具下兩京各衛所於是屯軍失額事故者諸舍餘人等得撥給頂種及新開墾田地亦撥舍餘耕種各辦納折色銀解部每糧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謂之新增糧銀而續所清丈出失額事故者亦輸折色如新增之例謂之續增糧銀而衛與所一例徵收矣久之屯軍復私相典代或力不任耕而拋荒逃竄民間冒名頂占或有田無軍或有軍無田或一軍補三四屯一屯而二三軍共者有之萬曆初知府羅青霄議以為舊例屯軍一名配正軍一名邇來各衛所動稱軍士逃亡然軍雖逃亡而田不與之俱亡若欲清查不必以軍尋田惟在以田尋軍令

天下郡國利病書

每縣于民田之外取其隣里結狀查係屯田界段逐一丈量每三十畝為一分屯軍一丁配正軍一丁如有田而無軍者即係包占嚴行追究務足屯軍正軍之數如此則不惟田不隱匿而軍亦不至缺伍軍食足而弊可清矣先是衛所舍餘頂種故絕軍田者量輸銀入官稱積佃萬曆五年付清丈法十五年以所丈量各屯田畝之數具報于督屯道給由帖若某段落坐址某鄉或本戶軍或頂故軍田若干畝歲應納本折色若干石備書于帖諸屯軍及舍人餘丁受田者各付一為照謂之屯田帖而總其數于管屯官所自是漳屯政稍有緒然當履畝時坵段廣狹勢不能無隱隱其侵占迷失肥饒互換民與軍相為比鮮舉首即舉首未必盡實屯田雖具終不能禁軍貧者之以由帖為質也邇者當事疏請欲大行清理委官按坵段尋索舊額混占者奏請追奪疏得旨第部覆議有云海內屯政之弊至今而極其始軍有逃故而田有頂代既則典賣相仍而田歸豪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百六

手又久則坵段換移而屯失本來之額糧日以遞軍日以耗雖獲丈量而不可清懸屬禁而不可革也時有清理屯田之議則亡賴又得因以為利而豪巧猾者又從而陰陽其間公舉私首肩摩踵接斷墨未乾侵冒如故撫臣所謂有司不果于奉行姦猾得肆其變亂者豈其然乎切惟欲行清屯之法而無撓法之害莫若就額糧之完欠而分別之有田無軍田必勢占屯無糧屯必迷失就中而為之清理庶有當焉果有清出屯地以養軍丁以充貼駕餉不增而兵足用策無使于此者獨刁軍暗受勢賄告訐媚興得田入手者復與典賣則前弊未清後害相踵或有司不自躬親而委之佐領其間弊端尤難窮詰要在設法之詳審委任之得人何如耳使法禁行而豪右屏息公家利而閭閻不擾則善矣大都屯政廢弛不獨漳一即所在皆然今漳鎮二衛及四守禦所惟徵如異時而泉州永寧二衛軍自正統間取回守城及逃亡事故尤多奏撥金門高浦二千戶所軍人耕

種納糧本折色如例然亡慮皆民戶頂種者矣 論曰古者兵農合一之制今屯田為近然其弊也屯軍徒寄空名而田非其有矣異時以典賣軍田為請今民間頗然相授受按私估值其價幾與民田埒雖屢下清覈之令不能禁嘉靖中兵部尚書胡世寧有云各衛三分之田軍多拋荒而民墾納糧若一清奪還軍非惟失利而且失民不為有益蓋難之也舊例軍民田存留本色俱派倉上納後民米盡改折而屯糧輸倉猶仍其舊屯以贖軍若新增續增田之折銀解部非制矣近受田者往往憚納本色而潛輸折價倉度之數有名無實歲稍荒歉米值踴貴而貧軍輒無以糊其口俸有不虞能堪守園即竊謂欲清屯政與其舉行丈量之法徒滋紛囂不如覈實本色俾無虧額而窮治其藉口拖欠者則所懲有限而要挾求索者不至蔓延若曰客兵餉不足當盡籍諸屯田為兵餉則今山海關津括無餘利猶未足供冗食而欲取給于清丈屯畝顆粒之贏餘其難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百七

兵防考 洪武三年置漳州衛指揮使司其屬為經歷為鎮撫為千戶所者五：千戶所各統百戶若鎮撫後設鎮海衛所統亦如之又置陸鰲銅山玄鐘守禦千戶者三衛軍可五千餘人所軍可千餘人耕其屯田而食之成弘間又調鎮海之後千戶所成龍巖而以漳州衛之後千戶所成南詔此衛所始末之大較也銅山漳濱海之重鎮也 國初遣江夏侯周德興入閩築城備倭置五寨銅山其一馬寨在井尾灣景泰間移今西門灣初以衛官有才望者統其事而後更以欽依把總一人玄鐘灣屬焉 漳日漳州府所轄漳浦一縣最近海與設水寨者二銅山西門灣為把總水寨而玄鐘則受其節制者也故今止以五寨為名歲撥鎮海漳州永安衛及玄鐘銅山所軍分番巡哨而北自金石以接隆慶六年知府羅青霄議活與南自梅嶺以達廣東陸路所係匪淺也

置土兵五營分鎮諸處或廢或存萬曆初年又為銅山置浙兵營而即西之浙兵營則自萬曆十一年為吳雙引唱亂而設蓋主與客交駐云彭湖在漳泉海外與倭僅隔一衣帶水嘉靖以來曾一本林鳳輩往來嘯聚其間數為遺患壬辰朝鮮告變時倭且南侵當事謂不宜坐棄彭湖為設官兵據險戍之又慮孤島遙懸汛期分諸寨兵遞為聲援以水犀杜其尾後此營寨始末之大較也漳入明故領縣五成化間以溫文進之亂劉龍巖居仁等五里置縣漳平謂險遠難制也正德間象湖諸處亂起度撫都御史王守仁督兵討平之復米鄉三老議以為蘆溪等處地處遠僻政教不及釀成大禍今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特一時之計未為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政教既敷盜賊自息上疏請于 朝置平和縣嘉靖初以南詔廣寇出沒置詔安縣月港者龍溪海上一大都會也自內外賊盤據為難烽燧傳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百八

歲無虛日都御史朱統疏請建邑不果後即守唐九德力持其議都御史汪道昆為更請置縣海澄而是時又以初平蘇阿普等於殺猴嶺割龍巖之集賢里置縣寧洋 國家剖牧民之符非惟臨長百姓夫亦以父母孔邇威信易敷赤子潢池弄兵自息設險守固勝于數十萬甲兵也即又有海防同知春秋防汛近又特設督捕通判駐雲霄丞主海上事而別駕職內賊此即邑始末之大較也漳初未有大帥建牙者嘉靖二十八年以軍興設參將一人三十五年益以水陸參將二人三十八年請分福建為三路三將軍主之其駐漳者為南路所轄自詔安廣東界北達祥芝蓋鎮漳而兼控泉英北是南灣尚未開府每汛期專駐玄鐘後南灣既設移駐銅山萬曆二十年議者謂偏處一方移駐鷺門居中調度焉而南灣者在閩廣交風為通藪吳平許朝光巢穴於山曾一本林道乾游魂於海至合兩省會勦始平道議善後題設副總兵官協守漳潮拓地版鎮無事則王斧

彈壓有事則金鉅窮追兼制兩省秩亞驃姚此將帥始末之大較也夫弘正以前承平既久人不知兵故規制尚畧嘉隆之間所部雲擾歲苦兵故規制詳然衛所官人則金緝小亦列校歲糜月俸錢甚奢其鋒者多脫穎以出樹勳地處而甲首長旁察戰乘堅策肥刻削自封恣睢自蒙至不識編鈴為何物戰場為何事告以鼓聲擊心性欲絕且懸空墮于戶下安望其緩急使乎若正統御茂七之寇指揮顧斌擁兵銅陵募敢死士入衛遂大破賊二百年來一人而已彼鎮海為饒賊所陷諸將束手生靈板蕩此曹之由豈足食哉至於衛所軍世守尺籍執其鈍器不能刑鷄鶩無論即成賊有變棄甲不暇其國家養兵世世僅得其名守內皆然不備濤也正統天順間所在招募丁壯為民兵即民兵之屬而巡司故有弓兵俱有司操練然今民壯僅供公門役使方兵所緝里閭嗚吠及負擔輿販而已議者始復仰借于客兵乃客兵之大利大害亦畧可言方嘉靖時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九

時海內名將如戚繼光俞大猷俱統重兵入漳征勦海上父老猶能言繼光時事賊圍城急復四出標掠父老扶筇登望女牆上冀援兵旦晚且至嗣見遠煙數點影響似旌旂狀忽炮響官兵業抵近郊與賊接戰大破之蓋繼光每出師或急或緩人莫能測賊偵繼光方與所在當道歡飲解甲犒師似未即發繼光已夜從間道急進出沒甚神賊倖不意輒狼戾死甚衆云蔡陵之役賊又預度繼光當至設伏待之卒然轟起兵為少却繼光斬前怯者數人自督戰賊竟潰四十四年海寇吳平據梅嶺繼光兵與賊道入南澳繼光追擊之俘斬萬五千人賊潛遁赴海而漳遂平自漳中賊奴而繼光之功亦與之終始漳人為之語曰俞龍威虎殺賊如土皆他路兵也然事急則徵召事平輒復遣去徵召至而屠戮者已饒受其禍矣故遠者為客兵置營居守如土著願在壬戌恭將楊縉以東莞兵來願為前哨賊實約東莞兵為內應縉下令漳民不得夜開門開門報兵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漳大賊諸生相率詣當道固軍富家夜自為登埤固守不呼而集次日清明東莞兵從南郊辱人婦女睥睨殺人即守始下令鄉兵截殺之須臾東莞兵頭腦被地幾盡所部始寧萬營卒未吳雙引之事覺就誅也有司者慮之議駐客兵于西郊其後長泰因越獄刺殺縣令因實與客兵約為外應先一日客兵以庭毆羅中軍有信改期不得達因出登城四顧外無援者始就擒雖社稷有靈未始旋想不可不謂往事之明鑑也夫漳所最苦者莫如倭嘉靖時閩浙初置巡撫則以倭故倭非能自來也起于中國之民為之鄉導都御史朱統練兵甲嚴糾察按諸通海者若干人悉誅之統竟為朝議所中忿恚自殺船主土豪益自喜為姦走波濤中交相往來後乃大舉入寇而海寇應之至陷城郭禍墳墓男女駢戮遠近震駭此亦神人之大痛矣網以亂至而密則已晚網又以亂解而疎則安能比歲海濱人視越賊為常事詭給沙埋引無不請山城君者當事憂之嚴為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十

與民更始有更犯者無赦夫越賊起于富人射利其意元非勾賊唯是輸其寶貨露其情形此其漸不可長者耳禁越賊自是防倭急務未可謂越賊之門一杜而倭便不復來也海上行劫何處無倭奴犯漁舟居賈船旋復散去不逞之徒博手無生活日觀波心與夷雜處彼狡焉有窺中國之心何日忘之中山之藩破矣長蛇封豕薦食未央故待敵宜預也嘗者夷從西方來賈胡別種也鬚盡赤巨艦迎波結中貴人以互市請如東粵香山故事當事持不可恭將施德政躬抵澎湖宣威耀武與夷相持者久之夷乃去其後數歲更入海上申前請益乃當事嚴緝居民不得與售一錢乃更掉指東粵以徃若輩僅以聲勢恫喝然舟大不便動轉即有變火攻可慮耳防之無使登岸彼將自消其食指威之無使見瑕彼將自戢其技機後此出沒尚未有常也故防敵宜周也 國家皇靈旁暢然二百年中深山窮谷之屢小醜間發始而鼠竊繼而狼噬繼之則終獸族至二十四

將而禍烈矣已開洪興珍等二十四人共造二船接濟番船鯨鯢之
淨以煩縣官安能便置反側于度外萬曆以後帶牛佩犢之萌旋就誅滅
然餘黨尚未悉散往者漳浦見告人或訝其大張皇然與其張皇也猶勝
坐視必以踪跡之尚未露也而堅置之罔聞人心愈怠城守愈疎脫有真
變烽火在庭而不悟矣詎細故哉語云涓涓不止流為江河今近郊之內
夜半殺人劫掠財物肆行無忌比一有之夫固揭竿之漸也故緝敵宜嚴
也漳浦林太史偕春之論兵防曰築土堡練鄉兵而以外賊宜守內賊
宜攻讎甚悉此自倭僥倖事非所施于承平且衛所營寨諸軍是亦鄉
人也是在練之而已客兵久于吾土耳目肝腸盡異類是在制之而已
張萬紀為銅山把總每雨雲陰悔意賊且出輒駕小舟身携一劍以駛勇
數輩自隨裝束如漁人因以誘賊相遇手自擊殺之或死或縛萬紀雖
屢經險阻神意逾王海上數年間得安枕無恐者則萬紀力為多是外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百十一

未嘗不可攻也頃歲中丞臺巡歷海上一切與將士綜覈名實乃其選將
僅騎射故事所選兵令抱石以試勇怯著令甚迂而所用又非所擇則何
收馬往事材官及兵目人缺應補者將軍與郡國議上主者裁決之比歲
多自旌門出所不知何人坐名送塞彼其人與地既不相習而部曲儕伍
又不相能安望得其熊羆之用哉諺曰文臣宜不受錢武臣宜不惜死然
吾謂武臣受錢正軍政所為敗壞而難于收拾第必自文吏大臣始夫將
將者之原既清下方自肅不然主者以緝節望之大帥大帥以望偏裨偏
裨以望卒伍轉相勉勵而效之而兵日貧因以日怯雖今日更張明日
整飭徒侈糜文何裨耶清之方畧矣鄭尚書曉曰福建海抱東南汀漳外
寇內通與南贛聲勢聯絡海物互市時起兵端此其治亂非徒一方之機
局者誠哉是言也故為差次梗槩以備稽閱如此
監司 本朝所在郡縣置監司彈壓之曰分守曰分巡其在濱海則又有

巡海漳在國初屬福寧道成化六年汀漳潮贛諸處盜賊出沒始設分
守漳南道駐上杭轄汀漳二郡通制江西之贛州而巡海道舊駐會城嘉
靖九年都御史胡璉議以漳州海寇縱橫巡海使者遠在數百里外緩急
非宜疏請開鎮于漳是巡海雖全制閩中海上事而漳若其專制者蓋四
十有餘年萬曆間承平既久巡海道復歸會城而漳州奏請特設分守漳
南道自是而率屬與治蒞兵撫民守巡並主其權巡海道但司海禁春秋
防汛權其甲戈或間歲一至他郡邑事不復相關矣近三十八年撫臣陳
子貞議重巡海之權疏請一切軍政俱巡海主之守巡勿復與知然營寨
事無鉅細欲盡赴會城上下遠隔不若守巡就近料理為便且巡道故嘗
奉勅稱備兵使者安得不問軍事哉故疏雖下部竟不果行焉守道初
設布政司參議後間出以參政近有自按察使或副使兼官至者巡道初
設按察司僉事後間出以副使近有自參政兼官至者巡海道初設按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百十二

司副使近有自布政司兼官至者
南路參將按奉特官級亞于漳潮副將而漳州南路參將原未有專設
嘉靖二十八年浙直軍門朱統題請福建添設參將一員至三十五年巡
撫王忬題改設水陸參將二員然未有專管汛地三十八年巡撫劉燾題
請福建分南北中三路添設參將三員以漳州為南路併水陸為一參將
奉勅分守所轄銅山浯嶼二寨浯銅彭湖二遊漳州銅山二浙營陸營一
土營漳州鎮海泉州永寧四衛南詔龍巖陸營銅山玄鍾崇武福泉金門
中左高浦十所自祥芝以至大城皆為汛地蓋控漳而兼制泉也先是南
灣未設副總遇汛則參將專駐玄鍾調度水陸防禦南灣設後移駐銅山
萬曆二十年倭孺朝鮮議者謂銅山偏處一方始兼移駐中左所居中調
度焉
銅山寨 洪武初年皆以衛官考選備倭帶領軍兵出守銅山嘉靖四十

二年題 往改設欽依把總一員非汛時月圍泊寨灣輪苗出哨小防緝盜汛期則分四哨前哨鎮海左哨陸營右哨沙州後哨繫穀谷防汛信地皆險要而橫與萊與井仔灣大小甘山則外洋島嶼之最險者

漳州折兵營 府城外浙兵營始於萬曆十一年因叛民吳雙引等謀為變當事集議特設浙兵一營駐劄團練營設於西教場適以浦頭至鎮門一帶河道荏苒符竊發肆掠商舶議設哨船二隻輪營兵生駕隨潮往來巡緝平時則府城內外以至鎮海井尾等沿海萬松嶺巖亭孔道皆更番哨守有事則專聽徵調隨賊所向相機征勦

銅山浙兵營 銅山浙營始於萬曆九年為沿邊海警而設駐劄銅山所城外平時則團練彈壓自銅山以至玄鍾詔安等沿海油柑嶺鳳山等孔道皆其哨守有事則專聽調度征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十三

蜂起當事者議設土兵一營抽選貧民充之為緝盜安民計初守銅山績與浙營對調劉守陸營城外平時則操練彈壓自該營北抵首頭南至古雷等沿海與內地雲雷堡皆其哨守有警則隨賊向性剿擊用為哨探嚮導耳目

澎湖遊兵 澎湖一島在漳泉遠洋之外隣界東番順風乘潮自料離開船二晝夜始至山形平行東南約十五里南北約二十里周圍小與頗多先年原有民居隸以六巡司 國初徙其民而居其地自是長為盜賊假息淵藪倭奴往來停泊取水必經之要害嘉隆之季萬曆初年海寇曾一本林鳳輩嘗嘯聚往來分隸入寇至煩大舉搗之始平蓋開海極遠險島也壬辰歲倭犯朝鮮時有侵鷄籠淡水之耗鷄籠寇通澎湖當事者集議不宜棄乃設官兵先險險戍之二十五年冬初初一遊一總四哨冬鳥船二十艘日兵八百有奇二十六年春又慮孤島寡援增設一遊總哨舟師

稱是又于海壇南日浩與浯銅、山南灣六寨遊各抽哨官一人領堅船三隻汛時速哨該島以聯聲勢後慮兵餉難繼裁去一遊而海壇南日南灣三處速哨船漸各停廢今僅有一總二哨冬鳥船二十艘官兵八百五十有奇月稽則漳泉共餉之

南灣副總兵 南灣在閩廣之交夙為盜賊逋藪先年山寇吳平許朝光海寇曾一本林道乾等聚眾為亂荼毒生靈至合兩省會勦始平萬曆四年建議善後題 請設協守漳潮副總兵官專駐南灣始初鎮城無事坐鎮彈壓有警督兵窮追兼制兩省事權歸一居然海上一重鎮也所轄南灣遊兵拓林守備二寨防倭中哨二遊福建二營陸兵 按於西志南灣去玄鍾灣口約三十餘里屬廣東饒平洪武間居民負險作亂遂墟其地其灣周圍六七百里有青灣後澤灣夷船多湊泊于此而深灣尤為形險小舟須魚貫而入官兵攻勦勢甚掣肘嘉靖間潮州府用木石填塞灣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十四

未幾倭人用善水者撈起木石灣口復通嘉靖四十四年劇賊吳平鳩集結集大兵征勦賊黨雖散其地尚為賊窩萬曆初同知羅拱辰相視其地議設恭得一員統兵屯劄築城三座一在深水灣一在雲蓋寺一在龍眼沙互相聯絡立墩臺瞭望調兵哨守計三處田約四五萬畝可召軍民給牛耕種雖公當時計畫可謂周悉自後題設協守副總兵駐劄遂歸然重鎮矣 南灣遊兵 南灣遊兵設於萬曆四年見額福哨冬鳥船三十四隻官兵八百七十四員名遇汛貼駕征倭軍四百二十名非汛時月圍泊遊灣輪番出哨汛期則分布官仔前勝澳清澳雲蓋寺等信洋防守並專屬副總兵統轄調度

漳州土堡舊時尚少惟巡簡司及人煙聚集去處設有土城嘉靖辛酉年以來寇賊生發民間築土圍土樓日架沿海地方尤多 龍溪縣石美土城 在二十九都距城東七十里嘉靖三十六年 福河土堡 在

洲隘 茶寮隘俱清 半地隘 三角隘俱新 詔安縣南詔把截所三
 陳平渡把截所五 老虎關 閩砂嶺隘 牛掌隘俱新 龍過關隘
 平和 十八間洞俱新 梅嶺安邊館在清海嘉靖甲子制寇吳平巢于
 界 走馬溪內有東灣為海口藏風之毒寇船往來俱泊焉
 京觀于此 墩臺即古之斥候也漳自 國初沿海地方相度地遠近各置
 墩臺賊至舉烽火為號以便防禦 漳浦縣墩臺十座白塘 大連 江口
 墩臺賊至舉烽火為號以便防禦 漳浦縣墩臺十座白塘 大連 江口
 小嶼 燈火山 詔安縣墩臺三座梅嶺 洪溪 古樓山 海澄縣墩臺三座
 海澄縣墩臺三座陸鰲 洪 峯山 銅山所墩臺三座泊浦 陳
 海澄縣墩臺八座南山 東山 蓋倉 東灣
 海澄縣築塞港口議 陸酉志云縣治之設業有成績且城垣壯固亦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百十七

可守但凡設城邑必以水泉為先今城中鹵地不可為井惟汲淡潮城外
 萬一寇至水門閉安所得水又縣治去海咫尺賊舟無所防限乘風頂
 刻直至月港潮漲之時舟高於城深可危懼所以議者輒有築塞港口之
 說但其間利害相半衆論不一其載如左一議云今縣治濱海潮水由海
 門入中流有泥仔烏礁許茂三洲分為二派一派迤東從海滄而上一派
 迤南而西約十里許至月港鹹水夕漲沿邊土田失收且奸徒駕艇為非
 往來不測賊艦乘潮瞬息可至若從下流於泥仔尾隘設法填塞海賊
 不通淤泥數年可以成田西溪并南溪淡水匯於八九都灌漑永賴且海
 船必由東北沿海滄石美而上橫過福河下至港口水道迂曲信宿方達
 月港奸賊出入勢甚掣肘况堪與家謂此方閉塞可固內氣若此舉可成
 亦興利扼險為新縣奠安之良策也查得嘉靖十六年鄉民曾請鄉官御

史陳遠鳩工壘石興築未及成工今一帶基址俱生泥泊因而為之其力
 為易一議云縣治所以設于月港者正以其地近海潮汐吞吐氣象豪雄
 舟楫流通商賈輻輳今若填塞則商賈舟楫無所停住或泊于堤外則有
 風波衝擊之虞若由福河入月港水道迂遠其勢非在福河必在石馬而
 近縣之處泉貨不通生意蕭條深為未便且江流泛漲功恐難成即幸而
 成勢必潰決三洲地方先受其害就使不決北邊石美一帶不能免於崩
 頽且舊有二港洩水江東南門二橋以裏尚有洪水之災若止留一港則
 下流壅塞水災愈甚今若欲興水利須另設法疏通若欲為縣防患莫若
 查照當日原議於港口再立一橋築垣其上接連港口九都二堡下設水
 閘以通小船其大船止泊於閘外仍於閘外多布石釘不許大船近閘如
 此則不惟城中居民無之水之憂賊船不得突至城下而港口九都二堡
 亦可恃以無虞矣查得近日脩造浮橋勢難禦賊且滯商船又有修補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百十八

賞恐非長策按二說俱存之以俟采擇
 布政司人等舉國瑛漳州府志序 我國家經理天下以司統
 府以府統縣此其大綱也以吏戶禮兵刑工分官庶務此其節目
 也夫綱者古令通制而節目乃倣周官而推行之也欲論治體宜
 有考于是自祝穆氏考方輿勝覽而備詳非者多祖一往一存題
 山川點林風月寄興聲態一表而法體微矣

漳浦志 邑之田名曰沙地比它邑獨饒瘠故料種

稍減而田之等有五一曰洋田 平曠沃衍水泉常滿先得水

一曰山田 依山靠崖地多瘠薄有水泉者其田亦中無水泉

一曰洲田 填築而成地多肥美然時有崩決一曰隸田 隸

隸湖內引淡水以資灌溉然時有停滯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

潮而晴時若則所收亦多旬月 受田之家其各有三曰大租

主 其此一田出少銀 一曰小稅主 出多銀買稅免納

出力代耕租 名則不同價直亦因之今深山巖產皆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百九

龍種稅地無曠土人無遺力然土田日增而墾畝種稅日減即 國家不盡民之財力而弊端所在有司者寧可不察其故乎蓋豪戶捐書交互為弊有私自墾田而全不報官者有僻地數頃而止報升合者又有隱匿肥田而捏作臨江者有規詭稅糧而幻去畝籍者夫是以新額無增於前而原額日減於舊職此之故也今欲稽其必行丈量之法乎 海跨邑之東南彌望無際潮至而網取鮮物者謂之網門有深水網有淺水網潮涸而手取鮮物者謂之泊網門之下即泊也有泥泊有沙泊泥泊產鮮蟹沙泊吹之網泊以水

漲涸為限各有主者往百年濱海民以力自強界為

已業有主于今必以貨真轉相鬻質非可徒手博

美觀其為直一而利十之明年利輒盈其直環海之利

歲收不啻四五千金其所輸官課未及五十分之一也利

廣故爭輒起往往鬪奪以必得為快其勢必歸於

巨室彼附海之奸民窺其利也亦時乘間群而鬻舟蓬

于文以強捕其所有之物詰于官非縮首而竄則聚

黨而唾官亦莫誰何也其故皆起於利耳 我朝錢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

泉漳所用之錢與延建異泉又與漳異或以七八文或以五六文而各唯銀一分漳郡如龍巖漳平亦不用錢其同俗者龍溪諸縣而諸縣所用又有美惡不齊詔要極精漳浦以之龍溪則極惡亦用之又非時制錢乃宋諸年號民間鑄傳用者而又數年一變以吾一邑言之嘉靖三年四年用元豐錢七年八年廢元豐錢而用元祐錢九年十年廢元祐錢而用聖元錢十三年十四年廢聖元錢而用崇寧錢之當三熙寧之折二錢萬曆三年廢崇寧錢專用崇寧錢五年廢崇寧錢而用萬曆制錢方一年滿萬曆錢又置不用一者以抵

銅而已萬曆錢原估一文值銀一分方其用之也民間推藏錢
凡田宅蔬菜之屬皆用錢交易契券亦以錢書鄉
村自少至老有不識銀一村之中求一銀秤無有也及其
廢而之也即官府屬禁不准稅之回每二更變則藏
錢者輒廢棄為銅之令民間皆用銀雖窮鄉亦有
銀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一

南靖南靖不照清丈區說稅糧原無定則奸民乘之欺隱日滋間嘗致通縣田賦不
下三萬其登賦稅者十五萬九千有奇其此外皆他邑豪所踴者也且所謂一田三主之
弊尤海內所罕者曰大租主曰業主曰佃戶同此田也買主只收稅款不供糧其名曰
業主糧差則寄他戶抽田中租配之受業而得租者名曰大租主佃戶則出資佃田大租主
稅者其供納者在主此三主之說也又有二田而稅官未若干在趙甲戶人稅民未若干在
錢乙戶不成四主乎且貿易相承之時更有以租田說為稅田而歲米未售者初不過利買
者之重價久之糧無從辦則稅官買主收米夫買者既費高值於額米免租無賴章
往往持此以騙官室或租入任官則不敢投告而歲久米運為難糧政有由連降而米不滿
斗石者有貧無主額而戶米至數十石者賤糧既不足糧流弊因而愈甚即賢有司苦心
調停亦治其標而已蓋疆界不正自崇陽沿漳日恨之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一

詭異田米每米一斗則租銀或數斗或一石以均
未得田者憚於主戶當差則又飛說寄之家使之代納糧差各為配夫大租遂有一田三主
之說得租者不能常中又或歲米而主其租遂有虛懸之說訟端紛紛多從此起又賣田
者其昔歲而今者則索買者之增價或一案或再索或屢索其名曰沈業索而不差則其
借者事倍終訟不已又勢族家門或欲奪吾人之產則使賣者告贖而後從中主之不論年
月久近不顧事理可否蓋漳俗縉紳日盛則田價日高田價日高則趨利者日衆而官民益
多事失又南靖欺隱之弊視他邑尤不可言蓋地廣饒粟古規為利圖其風俗各外
而氣勢又復瑣尾乘其無顧忌之心故敢賦不報賦結聽其方便何如且未暇連引考證
且如乙未築城計畝出費本縣但今約保各自報其約內田畝旬月之間報畝二十四萬三千七
百有奇其登賦繳賦者不過一十五萬九千一百有奇其死訪得勢豪之田約保所不報者
尚十之三四也猶為有法乎嘗竊許之鄉使南靖之奇地得如他處之清丈不數乾沒於權豪則
不必如今之七科八料即上者五升科之次者三升科之下者二升科之可以歲足一萬七千額
官課極而三困亦蘇情租米為梗影單百端弊日陳隨而不可此崇陽所以有遺恨也

平和縣志 近來大欽嶺一路，在蒲剝掠商旅，路梗害因高山障
醫內為官寮，林木菁蕪蔽虧，天日人跡往來絕少，故強寇潛聚巢
穴，出沒行劫，前路東鄉兵懸遠，應援不及，後路自桑坑葛竹通盧
溪大埔，逃竄甚便，蘆溪置漳汀巡簡司，所以衛縣，但方兵設，兵
統練無人，以故剽除甚難，防守不易，崇禎六年，知縣王立準計擒
賊魁李芒、白虎湯秀、執劫掠逆息，崇禎十年，流賊小蘆溪，殺官
兵李北，署縣通判朱統，統率兵親擄巢穴，擒斬賊夥湯耀廷、李餘
黨遂平。

縣蘆溪寺處，王文成公設縣時，原有三圍六隘，各置隘夫防守，寒
大埔上樟溪可塘永定大溪，及南靖紅場各處地方往來路口，以
截盜賊出入，久皆廢弛，崇禎六年，知縣王立準修復三圍，各練鄉
兵八十名，又議添五隘，申詳 院道批允，十隘各建柵設寮，督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二

防守 赤珠山隘 曹克隘 朱公奮隘 根竹隘 三萊洲隘
王統統新修龍過岡隘 僊人洞隘 朱家山隘 柏松崗隘
白土嶺隘 以上五隘知縣王立準增設署縣事通 寶珠徑隘口
雙坑仔隘口 赤珠山隘口 馬溪隘口 高礮隘口 冷水
坑隘口 赤石巖隘口 矮子坑隘口 大窠頭隘口 深渡徑
隘口 龍過岡隘口 南嶺門隘口 半地隘口 三角徑隘口
大伯徑隘口

平和一田有三主，其弊肇于南靖，糞土大租之說，買者為田主，
買租者為租主，其田原載糧米，租主全不收入，戶只將田租之內
抽出三分付与瓦米人，代辦條差，而瓦米之名曰白免，慮年
取租納官，謂之米主，乃佃耕人，年供三主之租，得不困苦乎哉。
按平和田有三主，大租糞土之弊，總之糧不隨田故也，前徑知

縣謝明德議將逐畝丈量，底慎平則論田幾畝，納租數及田與
賦隨凡買糞土者必買大租，大租糧米即割入戶，使富室無蟻
據之利，勢豪無據取之橫，貧佃無食之憂，享租者有定賦，應
役者有實業，而官府亦無白免飛射，減米加租之患，其法良善，
卒格不行，以山田崎嶇故耳，然買田必買大租，糧米即割入戶，
此法終不可易也。

正德卷百間，蘆溪薦管賊，及南贛汀漳軍門王守仁以提督，合
二省進兵討平之。嘉靖丙午間，詔安縣白葉洞賊陳榮王劉文
養寇二省，南贛軍門檄平和知縣謝明德率典史黃瑜、趙成、申春
正月以象湖小篆鄉兵討平之。己未二月，有倭寇數千自潮州
來，詔安雲霄南靖殺掠無數，至平和之清寧里，知縣王之澤率兵
禦之，辛酉，饒賊張璉攻城，知縣姜遂初協同官兵堅守，一兵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四

漳南道金 坐鎮此地，提兵進勦，俞都督大猷統兵七劄，高嶺
討平之。崇禎庚午，廣賊葉老婆攻城，知縣袁國衡、趙總、黃應申
督守。辛未，賊首陳剪二聚夥數百，據老虎耳山，僭稱陳元帥，假
至正元年，號連攻破土城，殺羅登九等，約正監生葉元省舉義旗，
集家兵購雷首等為鄉導，徑擣老虎耳賊巢，斬剪二于沙坪，餘黨
奔散。丁丑，蘆溪山寇湯耀廷等，敢殺官兵李北，署縣通判朱統
統平之。

詔安縣志

兵防 蒲葵園百里而遠控洋引潮則浦治之南詔場也周漢之職方無攷唐嗣聖^{即武}三年左即將陳元充單輅監繕以建州治立行臺於四境命將分戍四時躬巡南詔保其一也自下游抵潮之揭陽宋置有沿海寨元為萬戶府俱調官兵屯守時代堙沒故壘無傳國初仍謂南詔場弘治甲子^{十七}冬寇盜充斥地方駭鹿始調漳州後衛所官軍置守禦南詔千戶所嘉靖十年設詔安縣治從縣治而東三十里至玄鍾千戶所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興為備倭而建也所之城外又有南灣遊營專治水兵距南灣總戎鎮一葦航之與柘林銅山諸營所隔峙相望百里之內割以二所兼連營鎮不可謂無兵而統兵諸將大則開府建節小亦分符列較不可謂無將此何論彈丸之安堵以之保障避荒折衝瀚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五

而有餘美而頻年以來鯨氛屢煽獸莽時伏吳平曾一本諸賊構亂東南二十餘年軍兵莫敢誰何俞^大威^延光^兩將軍以客兵入援而後海靜山寧崇禎初年海寇周三老劉香復發沿海寺處地方竄逃則山者皆滿^各嶺^層層^俱空^賊頭^十里^內外^營所^購諸^軍兵^環列^也三^視其^毒而^莫之^救毋^論民^不得^而請^之官亦^不得^而責^之蓋^所則^藉口^於鑰^城而^不肯^援乎^野營^六駕^言於汎^海而^不肯^援乎^陸造^各逼^其圍^司鑰^者或^逃城^而之^野守^汎者多^棄舟^而奔^陸徵^撥則^交有^所委^戰守^又兩^無所^效其^勢且^至于募^土兵^藉鄉^兵之^藉官^無養^兵之^費民^有備^兵之^用豈^不甚善^但洎^聽民^間之^自衛^不宜^屬官^府之^調撥^自衛^之則^民也^而調撥^之即^兵也^既出^賦以^養兵^復出^身以^當兵^素本^業而^聞戎^行兵民^交戾^其制^決無^以善^後而^多行^召募^未為^計之^得也^使軍^盡

有用亡待於兵使軍盡無用亡庸於軍今衛所之尺籍徒世糜糈曠而不賦更覓亡命之惡少以為兵抱石以試之紛呼以閱之其揭旗而奔馳者僅同兒戲不知養之者何需而練之者何為也近日當事者蓋日時艱厓沿海之隱慮子是有聽縣節制撥守要害之議此其制甚善要須度營所地方之遠近酌軍兵勞逸之機宜不疲其力而有以擢其武如萬曆甲寅天啓乙丑已行之實效每險置舖更番輪守遠不過數十里多不過數十人合營與所而均調之一歲一人不過十餘日計程責守賞罰隨之軍兵習險要之防而若盜潛嘯聚之踪其振武備不猶愈于揭旗而馳抱石而試乎况乎文武合善則兵民安利害相聞則同仇切措置得其真綠林之豺玄海之鯨時縮爪解鱗而不敢逞矣故嘗論之山海之寇縱之則滋蔓撲之則立燼何者寇能荷戈而逞不能負耒而耕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六

伏山之寇由于近村之窩因帆海之寇由于奸商之接濟及蠢茲之方輒制附近之奸廠出海之禁彼去烏能移腹而求逞也哉母論內寇即如嘉靖之季倭夷內訌能有片帆還者乎向令當事者蚤從巡撫朱統之議盡法通倭之豪有嚴行保甲之規條開析之高枕豈待俞戚而收功頃者紅夷間至朝泊夕殲不移旬日彼利水而不利陸托之無使登舟將自銷其食積何况師武臣力之命乎大約天下之事豫而面者考為力潰而維者難為攻東南無大盜而有小奸小奸者大盜之漸也惟其小而不足畏故其發也恒足以亂天下消：不息遂為江河理勢固然無足怪者今日沿海之民以保甲為故事以小逞為習慣嘯而往挈而還設財自衛官不能閱坊里之閭祀神結會者動數十人計數十方一人忿志一會開起禮讓不能化法令不能嚴緩急有變化為異類也不難

是不可為寒心乎故今日之民有亂之萌無亂之形則飭法宜肅也今日之軍有軍之費無軍之用則徵調宜參也今日之兵不必廣餉以募兵但須選兵而數餉則冒濫宜清也而後桑土綢繆封豕不突潢池無弄制治保邦之猷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要害守兵 縣治叢山阻海寇盜出沒設險守要置為閩隘墩堡或調官兵協守或召民兵共守閩隘以防姦細備寇盜近衛所處則撥旗軍輪守無衛所處則撥鄉夫把守城堡舊惟巡簡司及人烟湊集之處設有土城自嘉靖辛酉以來盜賊生發民自為寨在在布之凡諸閩僅俱緣昇平日久今昔異宜廢地者多惟要害地方不當廢地自鳳山嶺一路至磨西橋寺處地險民聚伏符竊發萬曆甲寅年間漳之防海慮申請每五里置一警鎮召銅山浙壹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七

分汛迭守天啓二年六月汛兵撤回汛附近居民把守而責守不嚴去住不以其時其難者往藉兵為寇至天啓六年而寇盜之猖獗極矣知縣朱始建議詳行撥南詔所軍五十名汛守半沙古林相見嶺深田舖等處崇禎八年所軍停止知縣王又就近村撥鄉兵輪守日晷快手二名執循環二面巡視督守今復日自大興至雲霄仍調銅山浙營兵一百名汛守道路漸清鄉兵營兵之防守其得失利害蓋可睹矣

閩隘 南詔把截所都 陳平渡把截所州新銅山所軍守把今
供分水關 地南司古關 半沙關 兵十名把守 老虎關 窟龍
閩 閩砂嶺隘 牛掌隘 以上俱在二都與龍平界 龍過岡隘 在

二都與瑞嶺 竹西嶺 俱在三都湖冠流劫海寇登陸俱撥平和界瑞嶺 竹西嶺 俱在三都湖冠流劫海寇登陸俱撥

城堡 金石巡簡司城 九尺高一丈五尺東西三門洪淡巡簡

司城 洪武二十年周德興創築城係土圍歲久漸圯

漳潮巡簡司城 在東沈赤山巡簡司洪武二十年改設于此建置

石城天啓間知縣周立改築新城于其南未成而城無居民之

無廟署本司備看數治竟棄廢不使此司費漳潮接壤要區盜

賊荆棘不南波土堡 在二都頭土堡 寶橋土堡 在甲洲土

堡 五年築 溪南土堡 僊塘土堡 咸英土堡 仕渡土堡 俱

在二都界土堡 詔堡長阮仕萬寺率其族拒守與賊持三日夜賊不

能取勝乃解去詔相以安天啓崇禎之間海寇復至 上湖土堡 諸

本縣柵木于堡下之江以禦賊舟撤軍兵守禦于此 馬厝城堡 俱在張塘土堡

年築 二十四 梅州土堡 年築 後清土堡 馬厝城堡 俱在張塘土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八

險扼 葵岡山 在縣東四十五里跨于深田舖上下兩山相峙疏

近以湖海州後溝諸村豪賊劫掠撥洲兵守之距五里餘而至

大興公館乃詔安雲霄孔道之中天啓丁卯年間郡守餘如施公推

館 都保約至請設鄉兵六十名把總一員領之孔道防守駐大興公

烏山 在縣北三十里一路通平和由龍盛石而進一路通雲霄

路通本縣三都路溪東龍嶺而進皆崇山峻谷天啓末年間此

日寺聚眾為寇旬日之間縣動時治然多是近村奸民影射出

官軍約知其情密拘附近居民以為鄉導偵其種蓋復出仗其歸

以長戰勁弩逐盡殲之此山石諸方 十八洞 即樓仔林山在縣北

勢龍巖崖石森列有石屋數十處可容百餘人嘉靖間山寇出沒

進士蔡一楠被擄在此官兵莫何旋乃散去天啓二三年間烏山

賊山起營此以為別窟官兵剿之底定今為盜窟息而奸惡尚數

一且竊發往事可為明鑒識者且有隱憂矣

六洞在縣西北六十里聯接金溪諸山舊有銀礦好民藉官射利
 年開奉勅合開採陵谷為墟商賈運來民假虎張更甚二都
 之民爰一驚變幸內 旨停華氏乃安堵今洞已封閉仍以南詔
 所千戶一員更番守之然盜賊如故 白葉洞在縣西六十里詔
 吳時開採數載能免編林之禍 白葉洞在縣西六十里詔
 峻嶺賊倚為巢嘉靖二十七年劇寇陳登王劉文養出沒潮汀之
 間南轅軍門機平知照謝德明率典史黃瑜與詔安典史陸欽
 以象湖小聚鄉兵征勦平之詔改置五都洪洪司于叶而村落稀
 遠難于屯札因置營房機軍輪守今營地被居民侵占慮查
 河窰徑在縣西八十里峻嶺深谷鳥道崎嶇乃二都來此道之
 狹子崎等處盜賊出沒往往年陳登王劉文養等構亂白葉此其門
 戶近多伏莽且就從中擇其精平行者建舖一區撥兵輪守未至
 此徑三十里是謂羊皮徑逾今已撤南詔所軍輪守矣
 備流時改撥漳郡皆此徑過今已撤南詔所軍輪守矣
 安邊館在四都之梅嶺原設機兵二十四名小甲一名置捕盜知
 連遠遠逃賊其餘黨業為京觀六一方要害也 走馬溪在縣東
 後因南海設鎮分遊乃撤捕廳後建縣西 走馬溪在縣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福建 百廿九

海為海口威風之處凡冠航往來俱泊于此嘉靖間洽亭中杜汝
 補泰政曹亨副使方任寺相視錫天視海防四字于石未及經理
 要害也
 墩臺 墩臺即古之斥埃也 國初沿海地方度地里之遠近置
 為墩臺撥軍守望賊至烽火為號以便防禦 詔安墩臺在縣
 為墩臺撥軍守望賊至烽火為號以便防禦 詔安墩臺在縣
 淡古梅山三座嘉靖二十八年撫院檄知縣李高理修之今只有
 二座一在洋林乃玄鐘對峙原為玄鐘所嘉靖四十二年倭陷玄
 鐘官軍傷殘掃蕩移寄南詔所今為兩詔玄鐘墩臺在縣東
 所一在洋尾墩萬曆二年詔所處立詔玄鐘墩臺在縣東
 應黃崎漸山洋林七座今只有四座曰南山東洋日黃崎日藍倉
 崇禎二年巡海道已議撤東山漸山二座而洋林一處移寄南詔
 所
 南灣遊兵 寨遊之設古未有也洪武二十年為閩海防倭至計
 遣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置水寨三曰烽火曰南

日曰洛興置遊營三曰海壇曰洛銅曰玄鐘歲撥衛軍操駕巡哨
 選各衛指揮才識出眾者充把總領之弘治間海宇晏清倭不為
 患民狂承平寨遊俱廢嘉靖四十二年倭寇交訐督撫譚綸巡按
 李邦珍總兵戚繼光奏復寨遊以欽依把總領之遊以名色把總
 領之玄鐘遊聽銅山寨節制萬曆四年巡撫劉堯誨建議改玄鐘
 遊為南灣遊題授欽依把總視都指揮以重其權聽漳潮副總兵
 統轄調度灣之東南屬遊哨守灣之西北屬廣東柘林寨哨守專
 治水兵非汛期月團則泊遊灣輪番出哨汛期則分布防守原額
 福哨冬鳥船四十隻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五員名自萬曆二十四
 年至天啓二年陸續裁減外尚存冬鳥船三十四隻官兵八百七
 十四員名遇汛貼駕征操軍四百二十名自天啓末年崇禎初年
 船被海寇擄六周三鐘斌劉香等相繼焚燬不復造價崇禎六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福建 百卅

年只得奉文裁減二十四隻惟餘十隻十年八月又減二隻只存
 八隻因餉缺只定哨官四名捕盜十名共官兵七百二十一員名
 每月支糧銀七百六十四兩七錢歲支銀九千一百七十六兩四
 錢其貼駕鎮海衛陸營銅山玄鐘三所征操軍四百二十名俱停
 止不調
 本遊汛地 汛有春冬二期春以清明前起計三箇月而撤冬以
 霜降後起計兩箇月而撤期至則整棚舟師騰漳潮副總兵與漳
 南分守道海防館督發汛地四哨輪守一哨守雲蓋寺寺處一哨
 守青灣寺處一哨守娘宮前走馬溪寺處一哨守勝灣及前浩寺
 處各有會哨上自勝灣以至娘宮前二哨兵船費壽薄與銅山水
 寨會下至晴灣以及雲蓋寺二哨兵船費壽薄與廣東柘林防倭
 兵船會瞭望鯨氛勒捕倭寇自汛守不嚴寇盜無警海上春多

事天

一勝灣在御石灣之海口相去里餘有水源一處無論發汛收汛兵船俱創于此可泊東北風船五六十隻內通詔安外通大海及前港礮臺雲霄寺處小寇屢竊發去娘官前約水程五十里信地次衝一哨兵船防守

一娘官前可泊東北風兵船四五十隻一面汪洋一面大山有水源一處倭寇取汲于此上至銅山紫殼灣約水程三十餘里信地極衝一哨兵船防守

一青灣在南灣之外內有大灣可泊西南風船數隻其地淺狹出入取水甚難東有墩臺撥兵瞭守其地居民數百家田園數百畝外有小與三里至九歸灣九歸灣五里至金鞍橋信地次衝一哨兵船防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百卅一

一雲蓋寺在南灣山之東南可泊西北風船五六十隻其地出有水源二穴相聯倭寇常汲于此舊有三寶寺時有雲氣遮蓋故以得名不知建自何代廢址猶存信地極衝一哨兵船防守 以上泖地俱屬本遊哨守此外又有彭山與南灣相對西至雲蓋寺約四五十里北至勝灣約百餘里順風一潮可到其山有三曰南鼓曰中鼓曰北鼓三山列峙海中週圍各一里許又一小島曰北尖尾四面皆危石暗礁可寄泊不可久住中彭上有泉海船過者必取汲水于此其下即黑水外洋乃商漁同集夷船必繇之處原設遊哨官一員駕船往來防守以餉誦議裁

按海上防守莫急于船而所造戰船大號者官給五六百金其次三四百金每歲收葺一船且數十金然皆侵欺隱匿苟且答應防海使者歲一閱視只環船而飾以新灰望之若新整即

之賢破潰故其船祇可泊港不堪征戰賊人目官艦為草坪謂其衝之則立散燎之則速燼也諸將領名利之速壞莫其新造可以濫支崇禎元年以來海氛屢熾焚燬殆盡當事者不敢建議更造只飾議裁減弁其所謂草坪者而盡去之矣原額四十隻今只八隻狎有巨測如楊六劉香之猖獗不知能以桴筏禦海名也東南半壁未得高枕而卧矣

南灣副總兵 南灣在閩廣之交去玄鍾水口約三十餘里洪武間居民負險作亂遂為賊藪其灣周圍百餘里有青灣後澤矣船多泊于此而深灣尤險小舟洩魚貫而入官兵攻勦勢甚掣肘嘉靖間潮州府用木石填塞灣口未幾倭人用善水者撈起木石灣口復通四十年間劇賊許朝光會一本林道乾吳平等聚眾出沒荼毒生靈至合兩者會剿始平然餘黨雖散尚為賊窩萬曆四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百卅二

漳州海防同知羅 相視其地議設參將一員統兵屯劄築城三度一在深水灣一在雲蓋寺一在龍眼沙互相聯絡立墩臺瞭望調兵哨守有田三處約五萬畝召軍民給牛耕種可以既寇盜之險而免輸將之勞計畫甚周自後題設協守漳潮副總兵專駐此地無事坐鎮彈壓有警督兵窮追兼制兩省事權歸一海上重鎮也所轄南灣遊兵柘林守備二寨防倭中哨二遊福廣二營陸兵標下額設中軍把總旗牌掌號哨探隊日兵丁塘隄共一百四十一員名

銅山浙管 雖屬銅山而汛守地方浙管距銅山城里許萬曆元年為沿邊海警而設官兵原額裁減外士子志記存四百五十員名平時則團練彈壓自銅山以至玄鍾詔安皆沿海油柑嶺鳳山古林等處地每孔道皆其哨守有事

則專聽調度隨賊所向相機征勦

兵事 國朝正統十四年都茂七作亂冠汀漳間漳寇乘之攻圍南詔城八閱月者民余廣許尚端等計禦之 嘉靖二十五年白葉洞賊陳榮王劉文養等據洞及南贛軍門檄平和知縣謝明德與史黃瑜詔安典史陸鈇等以象湖小篆鄉兵討平之 三十五年有倭寇自漳浦地方登岸屯住詔安及六都後江頭土城焚掠無計漳倭患自此始 三十六年十二月有倭船泊于浯嶼尋去潮州澄海界登岸襲陷黃崗土城劫掠詔安地方 三十七年三月有倭寇數百人自潮州突至三都徑尾村屯聚殺傷男婦二十一人本年五月倭劫五都東坑口土樓殺掠男婦五十餘口十二月倭踪四都至縣治四閱外燒燬房屋二百餘間殺死男婦一百餘口又連劫港西土樓殺掠五十餘口本年百戶鄧繼忠督兵與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卅二

過于深田隘擒其從陳來成等四人斬其倭首級二顆 三十八年二月倭寇數千自潮州來屯住西潭村燒燬房屋一百五十七間擄掠男婦九十口殺死四十三人又攻破峇頭土圍燒屋殺人無計 三十九年六月三都溪東村頑民鍾宗桓等為亂逼攻縣治知縣龔有成撲滅之本年九月內饒寇陷二都亦衝寨燒屋殺人不計本月又攻大布寨 四十年二月饒寇突至縣北門外擄掠男婦以去後總兵俞大猷督師勦捕副千戶許瀚陣斬其僑將占總兵崇賊鋒披靡瀚論功陞欽依銅山寨把總本月倭寇屯住溪東村突至西關外燒屋殺人三月倭寇數千屯住三都土橋寺處知縣龔有成召民兵與戰被殺死六十餘人自三月至五月創住東關外分夥焚劫本年十月倭屯下美村圍後溪寨知縣龔有成發鳥銃手助之死守二十日圍解 四十一年六月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寇許朝光犯玄鐘所本年十月倭寇數千攻圍本縣木柵知縣龔有成禦退之本月二十二日海賊吳平引倭賊襲陷玄鐘所城百

戶羅倫等被執千戶周華死之 四十二年海寇許朝光自銅山登岸攻圍番安土堡殺擄六百餘人 四十三年倭突劫點燈山白葉洞寺庵百戶鄧繼忠討之擒其倭吐吃吃吃等又有流倭突至金谿東西沈寺地方千戶張鳳凝督兵勦禦同梁知縣家丁梁錫等擒其真倭四人通事一人又斬倭賊首級四顆本年五月賊吳平假以招撫為名入據梅嶺堡劫掠各村拆毀房屋數百間載回梅嶺構為賊巢 四十四年吳平謀入梅州土圍劫掠一空五月攻破厚廣上圍六月內吳平賊數千圍攻縣城燒燬木柵及西關外房屋知縣梁士楚禦退之 本年巡撫汪道昆派葉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卅四

其泉堂陳進卿獻于師諸軍夜從間道夾進大破之賊逃入南澳繼先追擊之俘斬萬五千人賊首吳平潛逃都司傅應泰把總許翰等率師追至 四十五年三月吳平夥黨林道軋等舡五十餘隻自走馬溪登岸攻陷五都山南村土圍又攻庇下村土圍焚殺不計本年吳平夥黨會一本寺舡百餘隻自泊浦灣登岸劫擄港口寺村 隆慶二年九月會一本夥賊劫掠饒平詔安縣境副總兵張元勳領兵繇陸路截殺于塩埕斬首三百餘級又大敗會一本于大牙灣斬首三百餘級 三年五月內會一本誘倭千餘泊于雲蓋寺柘林寺灣閩廣軍門會兵勦滅之 五年六月廣賊楊老寺大舡三十餘隻來泊南澳月餘謀犯閩地食事梁士楚督同海防同知羅拱辰統發兵船追殺之 萬曆三十二年海賊周四老猖獗知縣黎天祚擒其二魁縊殺于城上以徇賊平

四十六年海賊袁八老大船數十隻沿詔安海濱地方後招撫之。天啓四年賊首廖有章沈金目寺在於烏山樓仔林寺處聚黨結巢穴流劫各村堡。夜至縣城外焚掠不數月百戶場彌充率官軍協同鄉民討平之。六年海寇楊六楊七等船百餘艘直至玄鍾勝灣卸石灣等處燒兵船二十餘隻仍登岸焚燬居民房屋店舍四十餘間沿劫海濱地方殺戮無計。崇禎元年五月初三日海賊周三老駕船百餘隻泊卸石灣港內登岸焚屋六十餘間殺傷二十餘人擄去十餘人擁賊衆直抵玄鍾所北城下吶喊城上矢砲交下及鄉兵設伏合攻迺退。本年有賊數十人駕小艇直至城外東澳劫擄人。莫敢敵後自退去。本年五月初七初八兩日周三老賊船掩至內港象頭橋塘東崎頭西崎頭等處焚掠甚慘西崎頭土城內人逃去僅存十四人賊盡屠之。六年海賊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五

香有船千餘艘沿詔安玄鍾各處殺戮無計。本年十月初十夜劉香駕船二百餘隻泊卸石灣登岸焚屋三十餘間擄至玄鍾北城下城上射却之。七年有紅毛番船泊銅山及五都地方焚殺甚慘後被官兵縱火焚之。船燬被擄夷無一人還者。劇賊吳平四都人為短小精悍有智略為兒與群兒牧即部署諸將號令皆如法。群兒已畏服之。往往多奇異。已為人家奴厭之。去為盜。掠其主人德主人翁善遇之。其主母嘗苦平。令賊以壺水繫其兩乳令裸身磨米身動則壺水搖以此為樂。平既為盜不肯居人下。先後巨賊如許朝光林道乾曾一本等皆驍勇膂力過人。然必推平。平偃然居群賊上。咸南塘號名將猶憚平。所設奇皆與相當。號為勁敵。此其英雄必有過人者。平敗逃南澳料大師且追之。與其徒百餘人駕小舟遁去。舟用短棹。如今俗名

蟹脚棹。百人齊渡舟小力疾。雖淤泥淺水其行如飛。平竟以此得脫。或言林道乾今王東南海島中。平亦變姓名浪遊江湖間。皆不可知。然往有人親見平鮮衣怒馬在京浙間。為富商大賈。平已矣其向。皆矣。瘡人無有識者。後平又乘舟與過故友處。擄取金銀諸寶物。後不知所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六

廣東上

備錄

山室考索兩廣論

廣東上



漢魏以還守官廣者多，以貪墨生激吏民之叛。唐鑒得之，寇實由於此。蓋古今之同患也。抑嘗攷其故，嚴奉以來，以守令為治臺省餘陰，莫不以內地為重，以邊遠為輕。而廣南之地，去京華為尤遠，瘴癘毒毒，種種穢惡，內地之人，南轉越嶺，不考斤選，必罪戾各庸，不得已然後屑其選。既百舍登途，往還重費，不過厚取於民耳。而天地產珍奇，掌握之物，足富數世，疆域曠邇，按察稀臨，京關萬里，赴莫及，則無聊沮沒之人，何憚而不為賄乎。歷古交廣之間，民捨多歎，致騷擾江淮，宸轍朝省，職由此也。嘗觀漢順帝永和、中日南泉林羣蠻並反，四府議發江淮甲卒討之，李固駁之，以謂前戶就討益州，叛羌蜀人諺曰：「虜來尚不可，尹來殺我，乃乃還。」以兵付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廣東上

一

史張奮旬月之間，寇虜殄敗，宜精選牧守以殊俗，乃以奢刺史交州，祝良為九真守，奮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單車入賊，降者數萬，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表無虞。至靈帝中平中，屯兵作亂，嶺南大擾，三府乃精選賈琮為刺史，琮至，蠲復徭役，選良吏試守諸縣，遠近翕然，巷路為之歡曰：「貴人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自後嶺表之民，又復安堵，蓋視張奮祝良賈琮之事，而人情可見矣。然則嶺南歷世多亂，豈皆蠻獠之罪，抑當時朝廷制置失宜乎。嗟乎，監司守令九重之指臂也，所以撫育斯民，全賴良吏，其休息安危，莫不由之，又可見其選那內地之民，伊通關庭監司往來如織，就令所定閭閻必速，借使守令或非其人，冤抑易訴，諸監司而不獲，則果糧走關下，是內地親民之吏，猶可非其人也。至

領表則不然遠者去京華萬里終歲道途僅能一詣歸庭而又荒
僻絕域程驛遼遠監司不能周及守令苟非其人則冤民無由申
訴在抑既甚則其勢必將為亂是遠地親民之吏不可非其人也
而歷代銓蔭反以內地為重以邊方為輕是何倒置之甚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七冊 廣東上

二

廣東通志職官表序

人有言曰文德不足而後有武功封建既廢而後有郡縣考於
尚書則不然禹貢曰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
衛粵南荒服賦王畿迭矣然夏禹南巡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文
命敷及南海則文經武緯固未始偏遺也迄周庶姓在六服內
者猶封四衛焉周官革路以即戎封四衛註四方諸侯守衛者
號庶姓在四方六服以內蓋同姓王之宗室也
異姓王之昏姻也庶姓則海外之國矣此武衛在焉後世者城設四衛本此豈非遠方用武則逾於
文與秦平百粵置南海郡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
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九州之外曰四海南海其一也蓋唐虞之世聲教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七冊 廣東上

三

暨疆理所至必有師長展采錯事以承后王君公第不得其詳
爾觀諸周制惟縣有師惟卒有長五長則五卒五百人為鄙亦
謂之鄙五鄙則二千五百人為師亦謂之縣說文言天子地方
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
下大夫受鄙是也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月令亦云
合諸侯制百縣正與此合月令當呂不韋之時六
王猶未一乃周制也豈非郡統於
縣縣統於州而封建在其間邪然則南海為揚州外境而五長
亦必咸建矣是封建固聖人意而郡縣非待秦而後有也但春
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左傳楚子縣陳
是滅陳以為縣

也。至于戰國郡縣互相吞併而縣日衰削則郡大而縣小。戰國後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秦之一四海也。整率土而郡縣之曰縣其實郡也縣小可知。南海郡惟設尉以掌兵監以察事而無守與丞任器繼屠睢史祿而獨馭者其羈縻之意可見矣。縣令則有龍川趙佗逢秦之衰既王南越而高帝詔曰南武侯織亦魯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蓋六國之滅正道地大兵衆與秦抗衡焉爾衛之小寡迄胡亥而君角始廢則夫蠻夷五長之遺豈無留裔者哉是故賞延于世封建也有土而無官者十恒八九舉能其官郡縣也世祿以勸賢者十亡二三唐虞三代聖王以此建輔世長民之策適柔遠能適之宜文教以昭德武衛以蓄威秦漢莫之能違也。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

交廣記秦兼天下改州牧為刺史朱明之時則出巡行封却去其之月則還詣天府表奏刺史言其刺舉不法吏者使也蓋秦全御史監郡漢初省御史監郡及平南越始置郡守及縣令長。漢志漢初省御史監郡及平南越置南海郡守秩二千石省郡丞而別置者四員曰屬國都尉曰督郵曰功曹吏曰司倉恭軍。縣置令長又於南海郡置番禺官於番禺置鹽官於中宿置滙浦官他郡類此交趾部刺史實復監之。後為州牧佐以別駕治中都尉南海合浦朱崖儋耳四郡屬交州。刺史察黑綬以下。這吳分交為廣而廣州刺史晉迄南朝兼督他州。舊志武帝元封五年乃置部刺史秩六百石。章帝元六條以領學官子弟景帝中元二年更即守為太守置治中別駕以武之成帝紀和元年詔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中興益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或自郡守入為三公。

而南海遐曼無聞焉。建武十八年復州牧為刺史靈帝中平五年復為牧是時天下方亂州牧多擅進退二千石於是太守之任寔輕建安中改交趾部為交州始得與中州策亡何廢屬州州而州州牧劉表復自置交州刺史有州牧又有刺史自此始也。晉迄南朝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故有督楊州江湘交廣六州諸軍事亦有督交廣二州諸軍事亦有止督廣州諸軍事者亦有假節者皆加平越中郎將及平南將軍等號刺史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太守無將軍者以為駙乃定將軍等級差次之而刺史得自署守令其所統廣州諸軍曰仁威府曰揚烈府曰將軍府之類是謂軍府其府佐皆置主簿及中兵恭軍其開督府廣黃恭交廣記曰縣萬戶以上為令子國也千戶為長男國也故漢制封國則有內史晉有始興內史後改為相南朝宋於廣興置公相。廣興即始興即改名曲江陽山貞陽置侯相。漢陽宋明子相惟二。熙安男相惟九。番禺博羅縣安合滙寶安海豐海安欣樂四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五

別有令長則非封邑。戶僅及萬仍置令不至豈非封建合于郡縣。君臨其國則易令長而為相邪府佐則有長史司馬郡縣皆有丞尉以恭軍名者有中兵諮議司戶錄事之屬而因革皆自六朝焉。隋唐相承始置總管安撫經畧使而三江督護分為五管之兵矣。其後使持節者唐改節度使常兼五管經畧使至德宗時杜佑獨不兼後遂因之。舊唐書杜佑兼御史大夫充嶺南執政往往遺既舊嶺南節度使常兼五管經畧使有封郡王同平章事者謂之使相節度副使多帶卿貳封公侯。舊志隋開皇三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平陳置廣循二州總管而更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補遺總管韋洸安撫嶺南安撫之名始此大。

景三年罷州置郡太守通守及丞仍遺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唐武德元年又改郡太守為州刺史加號持節諸軍軍而實無節又改為別駕四年復置廣州總管府六年改總管為都督定廣州為中都督府其屬置司隸貞觀二年以邕州別置經畧使經畧之名始此永徽以後除都督帶使持節者為節度使不然則否於是節度使得總軍旅誅殺云別駕長史司馬之下有錄事參軍一人功倉戶兵法士六曹參軍事各一人經學博士一人焉嶺南節度為使相者自韋宙始 天寶以後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為名其實一體尋定天下州府除四輔外餘為六等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唐書凡戶四萬以上為中州不滿二萬為下州縣則有赤畿望緊上中下六等之差唐書京師所治為赤畿京之旁邑為畿縣餘以戶數為差非獨節度使副有之雖判官口多火地土美惡為差朝廷綸綍非獨節度使副有之雖判官亦頒重元戎也元稹授王師魯等古稱南海為難理蓋蠻獠控理之難俗有珠璣瑤瑁之奇貨為吏者不能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六

身無以格物是以非吳虞然之清德不可以擢遠人非孫子刑之長才不可以恭謀蓋爾等皆當茂選取重元戎更職命官各依前制 非獨刺史有之雖州倅亦頒重官次也白居易表幹兼侍御制勅安南兵馬使封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表幹委賢藩方悉知戎旅嘗驅寇盜累著功勞故命運領即符超升憲簡足以安荒俗擢遠人敬而承之無替前効可封州刺史 即同貶連州司馬制勅朝議大夫守衛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即同貶專城職當守土不承制命擅赴闕庭違越詔條叛離 非獨太守官次將懲慢為宜舉憲章可連州司馬仍駝驛遣 有之雖縣令亦頒重民事也孫逖授徐鈞南海縣令制勅行晉政類更所職頗効其能言念遠人實資良吏既 有使臣之薦宜運宰邑之榮可廣州南海縣令 自漢迄唐封建與郡縣並行大氏循周制而漸變矣然同姓則宗室子弟悉列爵土異姓則外戚元舅多執國命惟庶姓吏於邊晉固沿漢制

也南朝偏安而後同姓至粵矣宋隨王誕臨海王子瑒始安王有至鎮者然唐之盛時光王瑒玄宗開元十五年睦王述代宗大曆十年皆不出閣遙領而已曹王皋貶刺潮州猶不遠復通鑑初潮州刺史南觀察使辛京果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在道州知其真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刺史始皋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厥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即 異姓則有自刺史都督節度嶺南者唐初設廣州刺史尋改都督其後或 郡縣正官大氏左謫非以其遠與其衰也薛王知柔始蒞軍府太尉徐彥若以首相繼軌而劉隱代之且開南漢之基矣由是觀之古昔致治大不在邊細不在廷豈非炯鑒哉作秦漢迄五季職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七

表 民壯 洪武初立民兵萬戶府簡民間武勇之人編成隊伍以時操練有事用以征戰事平復還為民有功者一體陞賞正統十四年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事完仍復為民天順元年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下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弘治二年令選取民壯須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五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六年令官

司私役民壯者照依私役軍餘例問罪原編立民壯初意本以征守今則在官惟供迎送程勾攝及遞文移而已甚或派諸私衙以為薪水之役其在營堡諸路官司多受賄賣間至有一人而包當數役者矣軍戶隨田附籍亦復編及既當軍役又充民壯軍民以籍為定果富爾乎且又設民壯頭領例以丁田居上者總其事而自行徵收有不能徵者則賂賊充焉老吏照胥每緣為奸法文稱獎議者欲隨糧帶徵若今之水夫然民以為便此不易之良法也自巡按御史蔣恩議定而亟去任厥後卒無有能舉行之者役寔繁重富者日至於貧貧者日歸於盜勢所必至然品式具在良有司盍為更化善治之圖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八

打手 打手始自成化初巡撫僉都御史韓雍短雇散勇以征寇盜事平罷之不為定例正德中蒼梧軍門本有鎮夷營中軍士守梧州城忽聽生事之人建議籍廣東衛所餘丁老幼每戶取一人號為精兵以代之嘉靖初右都御史張嶺會三司議定用輪班精兵月糧另雇精壯打手以備戰守其後每遇征戰改行廣州等府別行雇募編立千長甲總以統領之而守城仍用鎮夷營中軍士自此遂為常規又令南雄府始興等縣額募所謂殺手者送梧州坐營聽用往往支領工食不時則為盜賊人皆歸咎於嶺肇啟禍學云其後令府縣雇募打手各自支給工食而軍門所支月糧遂為虛名矣嗟乎民壯不能禦敵而易打

手以代之每遇調發千百為羣恃羽檄文移公行剽掠所過無不殘滅衆目所矚其敢誰何事已手慣輒為寇盜官司撫之則又聽招遇變則攘臂而起如近日外海白帶甲總陳文伯之寇是也嗚呼流患可勝言哉

論曰貽代制律軍有定籍設立都司衛所以總轄之除器械以戒不虞其首務也而又別置巡司藉以丁壯使守扼塞詰姦宄所在樹兵宿甲崇象聲威巨防立而盜賊警其為法亦良矣承平日久什伍日亡弓刀盾礮空有其名而已警邏守截本以廉私鹽偽引而反藉侵牟所役弓兵半為囊橐尚何悔之可禦哉二者既不足恃於是持寓兵於農之說視州縣賦之多寡而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九

為民壯以時操練有警徵調事平歸農用補敵愾之不足厥後計里編僉於歲服役無復征守初意甚至撥送私家者有之又其乏也在募打手充焉以驍悍之夫而授之擊刺之器視諸羸卒誠什伯相越故所向往往有成功然初非有勇知方不過出其死力以易朝夕之食實頑貪鄙乃其天性也行則奪貨歸則弄兵亦何怪乎韓魏公所謂收拾強壯以為兵使吾民保骨肉相聚之樂豈非得策然兵防屢變反貽民憂則如之何而可必也巡臺任其責乎歲覈軍器時稽巡兵而出季終申聞之令民壯工食即募打手而行隨糧帶徵之法視地方有無寇警而行其賞罰焉則防範豫嚴而吾民庶手有瘳矣

成化四年設分巡嶺西道兼兵備成化四年巡撫都御史揭稽復設副使一員兼管四府兵備弘治十六年巡按御史華璉奏梅四府連接廣西推瑾宜分設兵備以責其成兵部議以添設兵備未克與分巡行事抵格以嶺西道分巡兼高肇兵備駐劄肇慶海北道分巡兼八年始設海南兵備道于瓊州八年海南設副使一員專理兵備後華弘治元年給事中李孟賜議以瓊州在大海之南孤懸境外西近交趾南通占城暹羅諸國州縣人民環海而居其中深山大海皆為黎人弘治十六年設盤踞奏復副使整飭兵備兼分巡駐劄瓊州府分巡海北道兼兵備詳見嶺西道十八年設整飭兵備道于廣州府清遠縣弘治十八年巡按御史嚴賢給事中楊一漢議以專理又設分巡嶺東道兼兵備于惠州府長樂縣弘治十八年兵備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十

士昭以惠潮二府多盜賊殺人奏嘉靖三十六年嶺南道兼廣令分巡官兼理兵備駐劄長樂縣州兵備行署在其南韶二府兵備則專在清遠憲署云分守廣肇地方左叅將一員嘉靖二十八年奏設駐劄肇分守瓊雷地方右叅將一員嘉靖二十八年奏設駐劄瓊州總督備倭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一員守備惠潮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一員守備德慶瀧水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一員守備南韶清遠連州等處地方指揮一員巡視德慶及瀧水江道指揮一員 督備開建四會兼廣西懷集等處指揮一員

通志 洪武十四年南雄侯趙庸以潮州衛官軍討程鄉盜平之自偽萬戶統隆海等一百五十五年春正月丁亥南雄侯趙庸率兵討東莞諸盜平之凡克寨十二擒賊首十餘人斬首二千級招侯趙庸進兵攻破東莞等縣石鼓赤嶺等寨擒偽官百餘人餘索潰散由是四會縣澗白沙長江大州口山何田陳家坊各處父老迎拜於道二月辛巳南雄侯趙庸率兵討陽山歸善等縣廣慰而論遠之蠻寇平之又克燈心龍湖龍歸太平成家塘潭源洞等寨擒賊冬十月丁亥南雄侯趙庸振旅而還虜討平廣東詳盜俘賊首七千八百五十人賊屬一萬六千人斬首八千八百級招降平民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七戶至是奉詔班師還京十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十一

年秋八月癸卯遣征南將軍中國公鄧鎮等討廣東程賊命鎮南將軍陳鏞顧敬為左右副將軍率兵討賊時廣東程賊作亂標掠旁近由是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扇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玉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同知戴宗命何真還廣東收集率兵勤捕不克至是命鎮等將兵往討之命何真還廣東收集土豪何真致仕是年復命真及真子貴往廣東收集土豪一萬姪潤弼敬三人皆拜官軍校數十人授管軍百戶十七年復十命真往廣東收集未至軍校又以其第六子宏為尚寶司丞十九年夏五月東莞賊曹真作亂命南雄侯趙庸總兵討平之二十四年夏五月指揮同知花茂收集民兵茂葉數人在廣州叛賊及清遠英德翁源博羅東莞增城龍川與寧歸善南海香山諸縣及海南雷州等處山寨程賊蠻賊及倭賊至是陞都指揮同知因上言廣州地方若東莞香山等縣通逃登戶附居海島過官軍即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為寇不時出沒劫掠人民殊

難管轄請徒其人為兵庶華前惠又奏添設沿海依山石碣石神
電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收集海民隱料無籍等軍守禦仍於要
害山口海汊立堡撥二十八軍冬十二月癸卯潭源諸峒平
將軍指揮食事胡冕率兵至那桂征勒山寇分遣指揮食事宋
晨等討平廣東潭源諸洞及廣西平川增益之地凡斬賊數十
餘人並擒賊首呂法子等械送京師命戮于市將軍胡三十一
年春三月仁化縣賊鍾均道寇南韶肇慶西山徭作亂命指揮
王濟等討平之秋七月庚子連州諸峒逃軍兒阿孫等作亂
詔廣東官司招撫之三十二年春三月庚寅仁化縣賊首鍾
均道降至是賊招撫歸降詔以為本縣扶溪巡檢司副巡檢
夏五月辛未朔連州賊兒阿孫降華除遺棄連州西岸巡檢司
添設副巡檢以阿孫為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上 十二

永樂九年春正月倭賊攻陷昌化千戶王佛等戰敗被殺指十
九年春正月辛巳倭賊寇靖海副總兵指揮李珪擒之生擒十
首五顆并所獲器械送北京
正統二年廣西流賊糾徭賊陷新興十四年夏六月南海賊
黃蕭養反攻廣州城殺都指揮使王清冬十月命都督同知
董興兵部侍郎孟鑑右僉都御史楊信民等討之蕭養越嶺聚
眾為寇王清出討之即為所殺時承平日久民皆
束手就戮事聞上遣興德兵與鑑等進討之
景泰元年夏四月賊黃蕭養伏誅王權五早驛為行宮遣賊眾
四出剽掠信民薦為廣東參議有惠政將至民爭歸之賊眾日
散信民既卒侍郎孟鑑等益加招徠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寇悉三年夏四月海賊寇掠海豐新會總捕都指揮食事杜信
與戰死之恭政謝祐副使項忠遣指揮張通等往勦賊遂遁去
備倭指揮食事王俊有罪伏誅鎮守廣東左監丞阮能左副總
復遣指揮歐信等分路追之惟王俊追至清水澳不獲運至荔
枝灣海面獲白船一隻俊取其檣柳藤木等物縱賊開洋而遁
為中鹽錦衣百戶許昇告獲祐忠等追得俊賊阮能等
奏聞後當斬有旨就彼處決賊令於是誅俊梟之四年夏
六月巡按御史盛景諭瀧水賊降之七年秋瀧水徭賊作亂
都御史馬昂討平之時瀧水徭賊趙音狂作亂合諸山叛獲大
人同官軍五抵
天順二年春二月海寇犯寧川守禦千戶所三月海寇犯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上 十三

山守禦千戶所翁信奏海賊四百餘徒犯香山守禦千戶夏四
月石康縣賊攻破廣西博白縣殺典史巡檢軍民六十餘人虜
都御史葉秋九月命巡撫都御史葉盛覈實廣州奏捷冬十
二月海寇平三年夏四月詔討連山縣徭賊巡撫兩廣右僉
奉連山及賀縣徭賊糾眾流劫湖廣江華五月廣西流賊攻肇
慶州縣詔討之廣東按察司僉事謝璫備倭都指揮同知張
通討海寇獲之秋八月流賊寇靈山縣九月廣西流賊犯
廣州府界即今珠江劫掠手擄辱被驚擾其勢猖獗流劫柳村始通
若不早為區處痛懲恐貽患無窮兵部請降勅諭巡撫兩廣右
僉都御史葉盛并總兵鎮守等官調度所在官軍士兵民壯勦

除從廣西獲賊攻圍化州... 命狂戴罪殺賊... 有罪伏誅... 四年春二月廣西蠻賊攻破信宜縣城... 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雲率軍獲民壯千人捕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十四

月詔赦廣東蠻寇... 知縣舒韶與賊戰績... 縣境九月突至與寧之石馬洞... 長樂其城頗堅... 已而知韶在後曰吾免而棄父母於死... 西賊入寇新會縣... 恒產者號敢勇兵討平之... 等討斬之...

性招撫賊乃降... 八年春流賊陷樂昌縣... 成化元年春二月廣西大藤峽寇寇雷廉高肇等府... 征夷將軍韓雍為督理軍務... 三月諭廣東各官勦捕流賊... 粵巡按御史葉盛... 書白昂奏謂兩廣地方山川險峻... 害相聞雖各有巡撫都御史人員... 臣前去總制兩廣兵馬錢糧撫治軍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十五

梧州設立總府以會議軍務... 弘治元年番禺縣盜譚觀福作亂... 連山賊入翁源黃峒誘眾作亂... 縣治總旗徐洪戰死... 望山在興寧北九十里... 上下峯列文王樓寶龍練成... 特命督撫總鎮檄三司統... 調漢邊土兵勤之始息... 正德元年秋六月討連州盜梁苟龍等平之... 林照高謙流... 李旺等攻州城知州張書... 三年討東莞塘貝盜平之... 五年夏六月連州盜... 十二年冬...

十月九峯賊攻梁昌城知縣李增敏之明年又攻乳源城上治
十四年春討新寧清遠等縣盜賊葉等射之車不及城夜放火燒之賊退
討平之冬恩早賊亂都御史楊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十七冊 廣東上

十六

廣東三面皆瀕海地也。高貢三江皆從會稽入于南海。會稽之南五嶺復有三江。又從廣城南一百里合流入于南海。分東西二道焉。東道八十里出古斗村南。自此浩淼無際。增城志南海里至沙貝二十里。逝波羅水出。又東南二百里抵東莞南海衛。虎頭門外。波羅水近古斗村。又南六十里出虎頭門。又南一百五十里抵南頭城。有東莞守一名。城子岡。南通詳柯其西南有佛堂海門。經官畱山。流入急水門海。下海可抵甌越。山海經甌瓠注。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故地也。漢書閩越國東甌。東甌告急天子。天子遣大中大夫嚴助發兵往救。未至閩越。止兵東甌。乃舉國徙中國。處之江淮間。而後遣人往。往新出乃以東甌為回浦縣。今按一統志。永寧今黃巖。回浦今臨海。寧海二縣海在台州府城東。三縣皆瀕海。海中有尾閭。與海門馬筋相直。自高山望之。其水湍急。陷為大渦。者十餘。乃東海泄水處。北至寧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十七冊 廣東上

十七

波那慈路定海象山四縣皆瀕海。接夷諸國。皆抵此登陸。西至會稽山陰縣。北則浙江入于海口。自嶺東惠州府海豐縣南八十里出甲子門。又東至潮州府城南一百五十里出潮陽東北。可抵閩越。博物志。東越通海。南北尾閭之間。絕之國也。今按一統志。漳州府龍溪漳浦二縣濱大海。與潮相接。然山多於東甌。故閩越至東甌。東甌不可以入閩越。又東至泉州府城東南下海。行二日抵彭湖嶼。自府正東海道。又東至行二日至高葉嶼。又二日至龜巖嶼。又二日至琉球國。又東則抵青濟。以至登萊島嶼環抱。爰有蜃樓鮫室。漢書海傍有蜃氣。天琛水怪。是為東海。其別則渤海。故東海又名渤海云。海運自金陵之龍江為通路。東往海門。而南行可以至廣州古斗海。晉劉裕滅南燕。還建康。遣孫處襲盧循。至東衝。即此道也。東衝在

中今東廟前俗字以衡為浦。西道七十里出上弓灣見西海瑞南海志針西又西南二百里抵新會縣出城南八十里為崖門崖門在海中俗呼海為鳥洋又南七十里廣海衛扼其要衝官軍每征海寇必集於此又西規崗至南寧有夜郎豚水出牂牁江一統志廣西南寧府本名大江即通巴蜀漢武帝發夜郎兵會番禺即此道也合黔夜郎豚水可通巴蜀漢武帝發夜郎兵會番禺即此道也黔江四川其西南由憑祥海路可抵駱越郭璞謂說在閩海中府憲祥接界入交趾海皆駱越地也唐咸通末安南都護高駱奏開本州海路從之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駱往視之乃有橫石隱在水中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詔從其請駱乃召工以厚利竟削其石鑿為五道交廣之民至今頌之又自嶺西陽江縣西南陽江西南本吳海安縣南越志縣南小水南注于海極目滄嶼渺望溟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 廣東上

十八

抵電白縣東一百里而往西南出限門則川流皆放于海爰有海驃水犀龍鯉南越志海中出驃馬似馬一角而牛尾水犀似牛出入有光水為之開矣似龍者曰龍鯉海在電白縣東連茂名吳川二縣限門則在吳川縣南三十里是多文鮐珠鮐鮐越志海中似磬而生玉又多珠璣狀有海人焉見之則風形如僧而小登如肺四眼六脚而吐珠舟人寂然不動少頃復有魚焉腹有兩洞皮可飾刀劍其名曰沉於水否則大風翻舟有魚焉腹有兩洞皮可飾刀劍其名曰鮐長二丈兩洞貯水以養子子朝中有軒轅之丘鸞自歌鳳自舞是為天樂其外有炎洲洲上有獸焉如狸而青鐵椎擊之輒死張口向風而活其名曰風生可以已疾常持一小杖遇物指人得之所指必有獲若推破其腦急以草蒲塞洲之下多較人鼻乃死腦和菊花服之益壽以酒浸則愈風疾

蜃氣或蒸為海市海旁蜃氣時結為城廓樓臺人焉之狀謂之海市去海康縣東十里對面即為瓊海郡邑則居島上又南則通島夷藩服之國以千百數占城暹羅諸蕃皆古林邑等國極自巴蜀而抵于冥之西則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史記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行地其南則河源出焉海一而已自青齊北至滄洲則為北海亦曰瀛海其別至于極北為瀚海南與渤海合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汪洋溟津三神山在焉傳物志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金銀宮闕仙人所集其西海則通西域樓蘭姑師邑有城廓臨鹽澤至條支則臨大海一而已地之形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于青滄則云北海南至于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即云東海無由所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 廣東上

十九

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書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溟居一澤班超遺其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謂諫矣以條支所臨大海為南海之西則得之惟南海居東南委輸之極為萬水所宗故出虎頭甲子二門則東西二洋隨舶所之東可以至倭國西可以通西蕃故曰海為百谷之王以其下也翕受自北而東西迤演夾乎左右故南海獨弘且遠稱天池焉

海寇有三路設巡海備倭官軍以守之春末夏初風迅之時督
 發兵船出海防禦中路自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十字門冷
 水角諸海澳海語自東莞之南亭門放洋至烏豬獨流七洲三
 洋直子午放龍牙門港則入暹羅若東路惠潮一帶自柘林澳
 番賊海寇則入十字門打劫故防之
 出海則東至倭奴國故尤為瀕海要害漳州番船北風過洋必
 一日之程彼處海寇出沒水寨一時何知倘視我無備乘虛而
 入無柘林則無水寨矣東路官軍宜於九月無事擊班之時定
 以柘林為堡阻其咽喉之路且附近大城西路高雷廉海面惟
 所管軍互相哨守庶保無虞各據險把隘
 廉州接近安南占城為重地廉州東水路自榕根大廉港一
 雷州少南二日至瓊州正北十日至廣州西水路自大津口半
 日至大洗港少北一日至平銀渡正西二日至欽州歷猶沙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二十

沙大石三娘灣為雷三墩蕙芳灣水急灣麻藍頭牙山七十二
 涇龍門小海茅墩官渡等處東經烏雷頭而連合浦又自烏雷
 正南二日蘇瀾海同墩而至交趾永安州歷大小鹿墩思勤隘
 茅頭少東則曰龍尾海東府界至南大海外抵交趾占城二國
 界泛海者每遇暴風則舟船七八晝夜至交趾青州府界如舟
 不能挽徑南則入占城又自即城西橋下舟沿海而東至永安
 十戶所則歷乾禮高德港冠頭嶺龍潭武刀白沙珠場龍村祿
 村等處地方遠志又云臨海之西與廉境對順風一日可至唐
 買廉州地控海口有瘴江西南置鹿井皆東南置三村皆以守
 之東至白州百二十里西至欽州三十里南至大海六十里北
 至欽州界百四十里西南即唐也據
 此則廉之東實與瓊之梧州相望

天下郡國利病書

營堡
 廣州府南海縣城西營 城北營 城南營 茅灣埠 洲岡
 埠 石門埠 番禺縣白墳營 神頭營 在城東營 波羅
 等八埠 波羅石崗獵德三埠 烏涌車陂二埠 東莞縣企
 石營 香山縣鎮頭角營 南禪佛營 縣港口 象角頭
 浮虛營 大埔洋營 順德縣黃涌頭營四面環海仰船崗三灘沙
 哨係黃涌營所管 新寧縣倉步營坐南嶺村離縣四十里去其
 平新興 井村營坐上澤村離縣三十里 城岡堡與城岡巡檢司同
 三縣堡 那銀堡坐那銀村離縣九十里 何木堡在何木巡檢縣一
 二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二十一

衛十五里已上 新會縣利逕營在古勞近蓮塘等二十村有崑
 五堡俱火亂地 險阻汾水江營在懷仁都近 水哨赤水口營在得行都水邊近
 五坑坳檢規岡營在得行都近合山等十 良村營在古博都近
 規凹山賊規岡營八村有羅漢山浪賊 六鬼子窟營在登名都近其村等二十
 村 三十村防甜水坑良全雲永三山 長沙塘營在平康都近長沙
 運道多岐接連新寧恩平二縣賊 臘船金坑雷公遊魚山營在平康都近象江等十八
 康都近石灘等三十六村防牛仔欄北臘王 寨壕逕營在平康
 坑王姑崩羅漢等山通新寧恩平二縣浪賊 高明恩平新寧界多賊 水流逕營在得行都近倉步營有北
 恩平交逕 倉步營在新寧縣地方與本縣赤 火爐嶺營在潮陽
 等山賊

圍等九村防新臨江堡在華陽縣二都地三水縣鴨埠水營
寧石鼓村浪賊臨江堡在華陽縣海防海寇
界牌石營在白坭上下二都并魯村水口抵界南海白廟營
沙一帶海面香江西南三水橫石四巡檢嚴石營在城北六
司各撥兵十名防四會清遠各山匪賊嚴石營十五里從
化縣上塘營防十八山苦菜塘
營 禾雲營 合頭營 黃柏運營 鴨春運營 石川運營
黃岡運營 大燕水營 正江口營 秦王運營 楓坑營
峽口營 白泡潭營 丫磯水營 鼓樓岡營 黃崗水營
高田營 金斗南營已上二十營防大羅山
方路通連山防高灘營在通佛柳十二車地方連白芒老鴉坑
守上下白芒賊險路通連山地方防白芒老鴉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七冊 廣東上 二十二

飯甑營在通佛柳戶村地方連稍佗白水險路大崑營在通佛
地方險路通廣西懷集石角山防稍佗白水險路
潭等山防汾水凹山賊 琵琶運營在通佛柳等村防廣西
北西水 江頭圳營在通佛柳等村地方連南北西水險路
旱塘開在通佛柳坑塘地方通廣西 馬丁民營在通佛柳下
廣西懷集防 馬丁兵營在通佛柳下等處地方通
古嶺山賊 佛子運營在通佛柳地方通
佛柳烏石崗地方險路通四會清遠 佛子運營在通佛柳地方通
大羅等山防大羅坑黃柏運營在通佛柳老虎坑地方通
會清遠大羅等山防 黃柏運營在通佛柳老虎坑地方通
大羅等山防大羅坑黃柏運營在通佛柳老虎坑地方通
在通佛柳白竹地 沙涌開在通佛柳魚水地方 石盤開在常
方防清遠大羅山賊 沙涌開在通佛柳魚水地方 石盤開在常
鄰家舖大橋地方 大青藍開在常歲柳大橋等處地方連天
通英德防杉木角賊 大青藍開在常歲柳大橋等處地方連天

天堂小青藍開在常歲柳大橋等處地方
崩賊黃沙 牛仔營在常歲柳田心小車地方通
坑程賊 乳源縣界防企山清坑賊 長塘開在常歲柳大東山地方
山縣白沙營在常歲柳防企山清坑賊 大眼營在常歲柳防企山清坑賊
等山賊拳石營在山禾崗北防大冲倒水地 沙坊營在諸
韶州府曲江縣上道營 白沙堡 總舖堡 古羊堡 白芒
堡 鮮溪堡 黃金堡防江邊多賊 梁昌縣黃土嶺 銅鑼
坪隘 象牙山隘 塘口隘 仁化縣風門凹隘 七里運隘
赤口運隘 城口隘 乳源縣平頭隘廣宜章黃金崗隘
湖廣月坪杉木角隘陽山 翁源縣桂丫山隘 南北嶺隘 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七冊 廣東上 二十三

桃嶺隘 銀場運隘 東瓜嶺隘 佛子凹隘 道姑巖隘
甲子磔隘 英德縣跌牛石營在縣西二十里原設有金皂口
運六處共設募兵四百五十名近因賊勢猖獗兵力弱
乙卯所司議以令營為適中地方遂以募兵併為總營設指揮
一員統之建官廳一所兵房一百三十間周圍環 虎尾運營在
北五十里清遠西山後出沒道經于此原設民兵一百名防
守近因賊勢猖獗兵力弱議建跌牛石營遂以民兵併改
之立營一如跌牛石營之制 大廟營 黎崗營 殺雞坑營
流寨營 鹿子磯營 波羅坑營 黃寨大塘營 沙口埠
營 三板灘營 望夫崗營 石尾營 太平營
南雄府保昌縣平田凹隘 不勞石隘 南嶺隘 葉田等六

接紅嘴等大山 祠堂營 在縣治北五十里仕崗村通近火夾腦
防紅嘴山賊 在縣治西南三里 長沙營 在新會縣地方離縣一百
營 十里水東都 教場營 在縣東巡哨新恩地方 陽江縣永安營 在
治東南六十 里得行都 治東八十里喬馬都黃竹 馬拓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北慎都
巡地方防新寧白水山賊 馬拓巡營 地方防新寧白水山賊
麻總營 在縣西八十里度德都 蓮塘地方 在縣西六十里防陽
防陽春樂安等山 蓮塘地方 春思平大山 浪賊路
賊船灣 近大洋防 陽春縣北寨巡 在兩界蕉林巡 在兩界曹洞巡 開
在東白水巡 開北界瑞龍巡 開北界牛厄曲營 在縣治北一百
防新興黃三坑 恩 巖面營 在縣治北一百五十里順陽 灣口營
平君子等山 鳳凰營 在縣南九十 德慶州南江營 在州治南岸
里順和都 里太平都 十五里瀨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 廣東上 二十六

小河口 大埔營 在州治南七十 大力埠 在州治西七十里南
近大河 和營 在州治南一百里 三嶺營 在州治南二百二十 塘底營 在
治南二百 送鬼嶺營 在州治南一百七十 茅坡營 在州治南九十里
里晉康 柳 平村營 在州治西八十里都城 蔴地營 在州治西九十里大塘
營 在州治西八十里都城 大石嶺營 在州治南一百一十 山栢營 在州治南
十里都城 佛林里 何水巡營 在州治南二百五十 步雲營 在州治南二
佛林里 查崗營 在州治南三百里 木源營 在州治南三百 新安堡
方 在州治南二百二 白馬營 在州治南一百八 羅傍營 在州治西
十里南 岸羅傍水 蔴塘埠 在州治東 西灣營 在州治西十 沿頭埠 在州
口近大江

八十五里北 綠水埠 在州治西六十 大小洞埠 在州治東三十
岸近大江 冷水埠 在州治西三十 野芋埠 在州治西五十 龍目埠 在州
河 四十里北 辣頭埠 在州治東四十 下埔埠 在州治東四十五 思
岸近大河 蔴埠 在州治東四十五 蓬遠埠 在州治東五十五 媳婦頂埠 在
治東六十 里北 岸近大河 蓬遠埠 在州治東五十五 媳婦頂埠 在
北岸近大河 蓮湖埠 在州治東八十里北岸近大河 大塘埠 在州治東六
近大 蓮湖埠 在州治東八十里北岸近大河 大塘埠 在州治東六
河 軍營 在縣治水東營 在縣治東二里茅尖營 在四五都地方 大菡營
在三四都地方 去縣十餘里 鐵場營 在縣東南五都地 惠鷄營 在縣東南五
一百一 雲青營 在縣一都地方 龍角營 在龍水陽春二縣陽江
十五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 廣東上 二十七

百二 舊東民營 在縣治東十 舊西民營 在縣治西十 舊帽岡民
營 在縣治南一百里 舊寶州民營 在縣治西南一百二 封川縣
麒麟白馬二山賊 嘉靖二十四 關建縣會珠營 在縣治北六十
年 刺金今荒無邊 營堡俱廢 上帥下帥 諸山賊 萬保營 在縣治北四十里四都地方防
諸山 獨住營 在縣治北三十里三都地方防 高州府城 茂名縣東門營 舊電白堡 在地
子堡 在縣西七十 龍門營 在縣西四十 三橋堡 在縣治西七 信
宜縣城 嶺底堡 在縣治東六十 定鎮底各 忠堂堡 在縣東
近論村防坡頭 花州城 平定堡 在州西北一 梁家沙堡 在州
竹雲忠堂各

一百九石城縣 三合堡 在縣東北防
十里 界廣西陸川程那樓營 在縣西八十
里 吳川縣

雷州府遂溪縣橫山堡 在縣西北六十里
防高廉博白諸賊

廉州府欽州防城營 在州治南二
百里時羅都 思勤營 在州南二百五
里四尚地方 羅浮

營 在州治南二百五 陸眼營 在州治西二百五
里四尚地方 永乘柳三團 那迫營 在州
北百五十里新 黃觀營 在州治西一百二十
里柳都隆等村 那羅營 在州治西

立柳都隆等村 黃觀營 在州治西一百二十
里那羅營 在州治西 那羅營 在州治西
龍王等村 團圍營 在州治西一百三十里
總捕營 在州治

里永乘柳三合浦縣新寮堡 在縣治東五十
里新寮村 山口營 在縣治東
國兼界廣西 石隆堡 在縣治東一百四
十里靈山縣洪崖堡 在縣治北七十里八角營 在縣治

石隆堡 在縣治東一百四
十里八角營 在縣治
西一百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 廣東上 二十九

百二
十里

瓊州府瓊山縣大坡立營 在合督兵防守居林居碌沙灣三尚
黎今已安業納糧不差出兵聽調

白沙營 防白沙東營芒 澄邁縣居便營 在南黎地方防茅甲已
居林居碌沙灣三 臨高縣那零營 在鋪屯建營 新安三家末
尚黎為惠今廢

落烏石博白黃龍呂灣博頓八港 感恩縣縣門堡南港嶺頭
白沙南北溝 黎港 在本縣 抱駕港白沙灣 在縣南外水崖州
西本縣 溺寇船易入

合水營 牙力營 在本州九所地舊有羅活千家多洞等黎為
患故置官軍防守嘉靖二十六年大征遺棄

不多今 榆林牙狼不頭利桐玳瑁洲港澳 在州 安定縣嶺背營
先年思河光螺口水口嶺背等村黎構同瓊山居林居碌沙灣
賊首黎佛二為患設南倫營防守嘉靖十三年對平改令營

先年思河光螺口水口嶺背等村黎構同瓊山居林居碌沙灣
賊首黎佛二為患設南倫營防守嘉靖十三年對平改令營

文昌縣白延架營 防斬脚尚黎屬 舖前木欄抱虎七星港澳
山連洋大海 梁會縣猪母營 在縣中心等 沙牛堤營 防黎水
賊船易入

萬州蒲葦營 防龍嶺南頭營 有黃坎改體抱打羅遠表沙牛
堤營 防北龍吟青山與梁會縣 馭北營 在北段防本州與陵
口諸 鎮南營 在南 南港蓮塘蓮岐大塘新潭港澳 通海賊
黎 縣格練營 防桃油信脉山澗打鴨塘營 有青山崖嶺最
有白水同峯番私若 水口黎巷港門 通海賊船易入 議者
龍等村黎為患故置 水口黎巷港門 通海賊船易入 議者
水牛嶺嶺人心腹之疾蓋海寧平陽之地賊據險殺人劫財歲
無慮日宜於牛嶺之南曰南尚建一鎮南營而以南山千戶所
領哨百戶一員領原哨軍五十名就遷牛嶺巡檢司佐之牛嶺
之北曰楊梅建一駐北營而以萬州千戶所領哨百戶一員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 廣東上 二十九

領哨兵五十名就遷蓮塘巡檢司佐之九
軍民客商住來則量撥軍兵護送交割

廣州府

南海縣關一在不平橋北 把截所五 西廟 第二橋

咸船澳 石門 長橋

番禺縣關一在清水口 把截所五 雙橋 流水

相對岡 官渡頭 波羅廟

東莞縣關二一在城北一在城西 把截所三 南岡頭 沙潭

盧荻角 寨二 武山在縣南 虎頭在縣東

香山縣把截所四 石岐在縣西 東洲門在縣東 乾

務在縣南 大人嶺在縣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三十

新會縣關五 東西北各一 白虎頭 官米運 把

截所八 長沙在縣南 企官在縣西 雙烟壆在縣西南

潭滘在縣西南 仰船岡在縣東 企頭在縣西南 橫山

在縣西南 寨門在縣西南

清遠縣寨一十七 獨石 黃田 田心 洋子 蓮梗

雙石 水西 亂滘 白灣 牛孩石 羊坑 雷坑

名關 老虎峒 桃枝 橫石 企石 三木坑

連州關一 鷄籠在石泉鋪西七里

秦漢之世當山海沈塞嘉苑出沒處立亭設長

守兵夫以譏察詭吳王莽時猶置南海亭于揭陽此即今制巡檢司之始也

海道江道哨兵

東莞縣南頭屯門鷄樓併堂門十字門冷水

角老萬山伶仃洋等澳 香山縣浪白澳

廣海衛望峒澳 潮州柘林澳 碣石海澳

惠來縣靖海澳 石城縣兩家灘海澳 吳川

縣廣州灣 欽州龍門港 瓊雷二府白沙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三十一

礮墩頭文昌各港 雷州海安海康二所海港

德慶州南江 瀧水小口

增城 營六 在北門外一里曰北營 在西門曰西營

在縣治三里寨嶺下曰山寨營 在下都江村名江口營

今改移此 在龍門界曰鎮安營 在番禺界曰白鵝營

在番禺之界曰社邊營 在從化界曰鶴鵝邊營

清遠 陸兵二十一營 木雲營 在池水脚南至縣一百里

楓坑營 在池水脚東至縣七十里 白石道營 在清平脚

比至縣五十五里南至善昌莊國周界三十里 比思竹連營在
 清平鄉南至縣五十五里東至善昌莊武界二十五里 大廟營在英
 德莊南至縣西至本縣十里 紫馬營在港江一團而西至縣
 一百里 龍聚塘營在港江二團地方至城一百二十里南至從化
 白土界十里東至鶴崗嶺界二十里西至善昌莊武界三十里
 獅子連營在港江一團地方東至從化佛子四界十里西至本縣
 一百五十五里南至善昌莊武界十五里北至英德黃花南界三十里
 本縣城外吉田後園兩營俱離城二里 守備司已上供
 係陸兵 老虎崗營 鑼鼓灘營 板潭營 合頭營
 黃柏連營 鴨春連營 石川連營 黃崗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冊 廣東上 三十二

營 已上見廣志今俱裁 江道十營 鷄坑營 牛皮
 塘營 黃崗營 港江口營 梨塘營 教場營
 池水營 山塘營 大燕營 塔頂營
 新寧 分橋坑營 三合營 官步水營 甘村營
 合營 倉步營 合慶 望崗營 合慶 荷木營 那銀
 堡 城岡堡 合慶 那西旺 比二哨 船二隻 本縣
 阻山瀕海前時寇盜竊發地方不寧弘治間立白石
 堡于縣東調軍哨守既建縣後設那銀荷木二堡
 遷望高心司于海晏巡守然地方廣闊武備疎
 略守之不足嘉靖十年撥廣海衛左所官軍來駐

守御又設城岡堡甘村倉步等營調集客兵哨
 守三十五年勒平石鼓等營復置三合那西羊公
 逆更鼓水老榕連營村六營以防餘寇竊發後因
 兵多虛冒地方粗寧陸慶間前項營堡廢撤殆
 盡尚存勇兵百名屯縣且哨且守其時民獲安枕者
 職此之餘自勇兵撤而所賴為衛止孤軍耳軍止守
 城：外毫不能力而地方遂復莽，多事萬曆十六年
 知縣揭廷植以分橋坑險要多警置營而輪撥餘
 丁守之又申設哨船二隻兵四十名以哨那西壯比一帶海
 上二十年知縣王學尹申復三合營三十四年知縣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冊 廣東上 三十三

文華中復荷木堡王增置官步營皆扼西南險要之塞
 但盜多兵少且統者非人而虛冒過半緩急未可恃
 議者謂當及今權酌糧食復原勇兵百名平時屯
 守城池有警則哨捕四境庶幾無虞知縣而難大有
 軍日乎 廣海衛水寨汛地 二百里東至新會崖
 州界又二十里至香山虎跳門竹篙尾界一百二十里而
 至陽江銀澳界二百五十五里南至外洋三十里北至新
 寧坤婁界
 陽山 山心營 稍連營 旗鼓營 長嶼營 九牛
 營 茶坑營 丹竹營 天堂營 馬丁營 何皮營

李崗營 哨守江道兵五堡 通儒堡 三峽堡
 燕石堡 摩子潭堡 歪口螺堡 白區營 高
 灘營 飯熟營 大良營 誌誌進營 江頭圳營
 早塘湖 佛仔進湖 黃柏進湖 梅花進湖
 沙頭湖 石盤湖 大青盤湖 小青盤湖 高
 橋湖 牛仔營 常塘湖
 仁化 陸縣西四里 七里進陸縣西六里 長
 陸北七十里 城口陸縣北九十里 平安營縣 五十里
 盤石營縣東五里 厚塘營縣東五里 水西營
 縣北七十里 石塘堡縣西四里 繁 堡縣東五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三十四

高崗堡縣東北七十里
 翁源 南北關隘 距縣一百九十里抵江西龍南界 桂山
 隘距縣一百八十里 赤竹源才隘 距縣一百七十里抵連平界
 太平源隘距縣七十里始興田江界 江鎮隘距縣四十里 甲
 子礮隘距縣二十里 佛子隘距縣一百三十里抵長寧界 蘇
 有東桃隘距縣梅花陸查眉陸崇核八年割屬連平州
 潮陽 河溪陸在縣北二十五里地与大化山連山与洋海
 相接村墟連嶺時有寇竊陸慶三年知縣黃一龍始
 于斗產高處設為瞭望之所募民丁戍守以望海鏡
 遇重舉旗為號行者即止於是所募少息往來稱便

門關在縣北六十里門關村前臨大江是為潮揭之界
 舊設巡檢司在焉今司與關俱廢而官獨存 余少
 嘗讀書鳳山東浮白嶼而入泉塘其山蒼翠鬱鬱中隱岩
 谷從山嘴透迤而下見其內曠若堂堂室若若綺窗上
 徹三光；明下瀉百尺滾泉間有古梅其子大如石為
 有枝無葉坐久天風冷然絕不關山外推芥聲疑為
 昔人避地之所每欲從人借居；未能也及通來山海
 嶺亂關各村避亂；民往；於深山中竟得處以之勝
 多不下此急即止匿其中自以為固矣乃賊竟以里
 人為嚮道盡識其處半駢首就斃者不則反為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三十五

所據如林二第穴；屬林二第穴在巡梅山後數澤間四澤無
 際適足以貽山川；里為生民害也於勝字案取作志
 者林大春號石洲先生
 惠來 靖海關在縣東南六十里有守御千戶所西關為
 產鹽之地 龍崗關在縣西三十里有東而二關西通龍
 崗溪東通林招渡頗稱險要 神泉關在縣南十五里
 有巡司通迤大海南關尤險 東客營在縣西五里弘
 治六年流賊李阿王據此劫掠始苦怪以民壯一百二十
 名守；正德十四年賊首曾紀頭復據此為營以年就
 橋遺址尚存

澄海 總兵府萬曆四年置在南澳山之深澳山孤懸海中界在潮漳之交而屬潮居多舊為饒平縣信寧都四山高峻可避風汛周過水面約三百里沿山畝田數千頃頗擅山海之利歷代居民殷富宋避元兵駐此數月 國朝洪武二十六年信國公湯和奉命經略海上謂其地險峻遂徙其民而墟其地其田糧則派之海陽各縣至今街衢遺址尚存漁獵往來其間稱為水國以其界在兩省之交輒為盜區甚素而不守嘉靖三十七年海寇許朝光吳平曾一本軍相繼竊據勾引倭奴泊舟為患是年閩廣軍門殷公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三十六

正茂劉公克海會勦平之 奏立南澳副總兵協守潮漳今用部兵即以潮之柘林寨水兵漳之銅山寨遊兵共船八十二隻官兵三千六十六員名先之分撥信地海上防守又增守守深澳中軍水哨一官二員大小船十一隻補兵四百名專守城池把總二員廣營福營隊兵各三百名此鎮既設不惟海寇無足無地抑且通賊出沒不便難從此以為久安可也 論曰余志遠置有重險焉郡縣之設非為裨寇安民計邪 國初潮統歸四後以盜故增而七矣今復十之稱不足保保障功邪而所邪司邪海防邪總府邪百里內又

何哉弁而莊者之器置星羅軒豈不謂海濱曠莽地大防疎不得不分封以便控制也嘗考孫吳時鍾離牧守南海先是揭陽賊帥曾復善聚眾數千歷十餘年以接應難離千匹購勇絕不可得牧至遣使慰服悉皆自改為良善夫揭陽至南海千里而遙豈易以控制者而牧馳一介使諭降十餘年連寇何曾侍眾建之力哉時始與太守羊術稱其恩威智勇有古人風以今多有豈無一思威智勇如牧者於以折衝千里而日割列郡富縣廣置職員以冀治乎豈令昔勢異歟余不能無慨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三十七

信宜 嶺底堡在縣東六十里 忠堂堡在縣東九十里 關七曰銅鼓六家白石平地山東萊明山黃坡嶺 信州 黃牛營堡在州南十里 洛寧堡在州東南四十里 洛基堡在州東四十里 歸善堡在州東北四十里 田頭寨在州西南四十里 嶺頭堡在州南二十里 佳音堡在州東南二十里 揚威後營在那大 墳塚營 蓬墟營 南梁營 松柏營 催羅營 落便營 腰西營 大羅營 檮營 可聖營

增城 天啓七年八月山盜大起二月望日賊首賴難二位
 將村至從化太平墟為鄉民王擒從化志同崇禎元年九月
 賊首黃仲積劫回美村殺十戶唐廷祖副總兵陳洪勳
 二年九月知縣陳世鳳討擒賊首廖九雲等三年
 正月從化賊首鍾國瑞伏誅其弟國相復聚眾寇掠十二
 月國相往和洋羅維因逆至增城而郊與賊首黃仲積廖子等
 等合薄城不屯望頭村十二月寇湯里分諸村四年五月知
 縣陳世鳳親回復討擒仲積誅之
 從化 崇禎四年二月巡按御史高欽薛道參將陳照李相
 協勦上下山盜誘賊首陸房博積丁警廖大昇等誅之鍾
 國相潛遁為清遠官兵所殺五年五月總督王肇濬遣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三十八

將李相復勦上山盜擒賊首張惟中惟中掘具巢以歸
 清遠 崇禎六年盜劫回會縣殺死捕官突入縣城指揮陳
 課等進至英德之鐵原呼生擒賊首陳炎嘴等誅之
 新寧 隆慶四年正月六日倭賊破廣海衛指揮王貞鎮
 撫周東唐百戶何蘭死之五年十一月倭賊犯新寧十二
 月大破倭賊于那西
 翁源 嘉靖四十五年賊首官祖政作亂大征勦平隆慶中
 餘黨張廷光等復熾六年南贛撫臣提兵自龍南直趨
 翁源平之因於三華山置鎮 崇禎三年九連山寇鍾雲秀
 陳萬等聚眾千人陷始興樂昌犯翁源南韶道崔士達
 會兵堵截雲秀等就戮三載乃平

惠來 嘉靖三十七年倭賊攻破龍溪都岐石村等處
 呢園指揮楊臣死之三十九年賊首黃啓屠等攻陷甲
 子所城四十年饒平賊張璉及總督軍門吳桂芳發兵
 討之四十一年始該招撫四十二年海賊吳平等焚燬
 倭犯城 隆慶五年九月海賊楊老攻破甲子所千戶董
 華死之十月海賊林鳳攻陷神泉司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三十九

新寧縣志

水路

自縣治西迄北至東嶺紫霞法竹即西斗崗海陽九路海順風可一日夜逆風可一日連新會自西迄北至西縣交荻嘴可一日連境而上下小水至惠平

陸路

自城南門縣籍帽山下行二十里至玉懷峰又南二十里至其村營十里至其村場過渡十里至其麓山下三十里至廣海縣廣海西行十里過荷木連二十里過上公嶺出海晏都二十五里至白飯連又前十五里抵海晏場四十里過橫山渡至斗門又四十里至紫羅連出竹山村三十里至海蘭千戶所自城西門出行二十里至孔公山又前二十里至朝境又行三里至蒼灰營十五里至赤水口過江抵境同縣城東門陸路有二其一一直東三里過溫邊白石十五里至平山又十里至石板潭直連百峰山群山連接直東通古堞山其一縣東北二里過石人山十里過石鼓又三十里過苦草連出新會潮陽都三十里過清龍石渡十里至何村又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

十里連新會昔成化間邑治未分縣丞陶魯以新會至廣海縣崖門出大門洋有風濤之險且多海寇舟楫來往建議縣法竹上流三本水固其故流小水開鑿縣魚塘更黃塘二十餘里通其竹水然水勢高下未能注發竟不成功今其遺址尚存

增城縣志

萬曆九年奉例清丈有司言田地故有官民官者官之所有給民耕之民者民自買賣者也歷朝更變至於今官者盡屬於民空存故號即其所生識別亦難請如江西奉 可既亦以民定賦官未等隨縣派之實未得民僧道田地山塘六千七百五十九頃九十五畝二分九釐一毫至十年備造 按民田民自買者輸糧外有難役甚苦縣官不得更重取之故其科也輕官田官買以授農人難役不煩故其科也重今民田既帶官田而民田不少減官田即虧稅矣
按國初今天下農民有田五畝至十畝栽桑麻各半畝起例起科練帛二十兩折絹一疋解部以備賞賜絹一疋折米二石絲一兩折米一斗不種者罰布帛今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歲派推之未派於地并入黃田通年隨稅運納耳。按國初立河泊所以權漁利

後逃絕過牛豁除復有逃絕乃分有徵無徵或以他稅抵補或派黃田民塘或融納於民戶夫後赦華河泊所歸并本縣帶徵。按國初男女成丁者歲給鹽三斤徵米八升永樂二年大口支鹽一十二斤納錢一十二貫小口半之正統三年令戶鹽鈔俱半徵全徵惟官吏并隨宦大邑四年幼男女及軍免徵錢鈔兼收鈔一貫折錢二文則成化十年今不給鹽徵鈔如故又折以銀每鈔一貫折銀三釐州縣所納有多有寡或男女異派或男女同派或派以米非其舊失觀世者亦思立法初意哉
按田賦而供稱雜課乃今或以科折或並稅徵故悉詳附于賦役之後其所謂此附及酒醋之類屬邑尚存其名而其籍不可考夫豈混徵田賦之中而其額遂不復問耶 崩未多燠少寒若增城北負崇山南敵海內外既暢氣氣驟北降而陰海氣南蒸而陽陰陽相持所以一日之間氣候屢變炎蒸則熱風雨則寒或夏綿冬萑有之諺曰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脫急者驟驟言不時也增處山海之間故其候如此若夫條寨有謂之分龍雨彼淫淫下而此則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一

日行天者有謂之白種而酷暑忽涼暴至者 地離氣蒸 有謂之黃日而日色微黃且日且雨者 主生燥氣 至於風恒發在六月望之前後 俗呼為影 如斷虹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其候也作則伐木殺稼水陸不寧而舟害為甚餘則兼解燥然地火雪而有霜瘴癘絕火若語音亦稍不同邑之上負山之氣居多故其音剛而直其下則柔海之氣居多故其音柔而婉然與者會俱無甚差異

從化縣志

流溪優紙尚產有銀礦其地山谿險阻與龍門英德長寧接壤其地開闢採礦者殊方奸利之徒不相而乘機斂數十既而或徒勞罔得或得不償夫又或礦盡費窮各失始望散罷而去資身無策遂乃群起盜心始則乘人不備所掠得久之公然肆劫勢日益張於是通河源長吉諸賊李亞元等聚眾數萬出沒諸邑流劫千里禍延十餘載殺掠人口無算而從則白骨蔽野十室九空極

禍尤甚後合諸道兵始克討平費公家之需以千萬計礦之無一利而官大若此
 迄焉曆中內變卒致未 官復開聚眾如前幸以礦多無銀未幾告罷不至於
 亂今已久經封禁但恐時移事遷或有貪小利而忘後禍者不可不痛絕而嚴
 杜之也 一龍門板界所在產有鐵礦皆屬從化地面而恐銀礦之害禁禁不問焉
 曆四十四年中有奸利商人告餉開辦督府行從龍會議時龍門令陳陽長憲於
 商人之計本縣前令盧憲力爭之不能得遂以餉額歸龍門聽其開辦四五年
 額一時雖集未幾潛出為盜商不能禁既而特權商人以接濟遂合藍使庚寅
 期山種藍使庚寅者皆 四竹刺標標場遂為盜藪其地北通英德長寧南達增城西連
 清遠東則龍門接壤皆萬山懸絕深林峻阻人跡罕到其賊首張惟冲等結
 營所在有白牛崗馬洋陳寨子竹門地方上下坪蘭和尚石門寨等處 賊匪據掠
 勒贖皆歸其中積十餘年禍備七邑崇禎五年撫卒等官兵直搗巢穴屠其渠
 魁其黨悉數始獲平事今幸督府饒龍治所宜懲前戒後永為重禁
 一流溪地方深山綿亘林木鬱茂居民以為潤水山場二百年斧斤不入萬曆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二

有奸民厥元勳等招集異方魚鱗燒炭市利烟燻薰天在在有每炭一出沿溪
 接載不數年間群山盡積久之其徒漸眾遂相率為盜四行殺掠奸民利其財
 物多為接濟每藉炭艇裝載往來人莫敢問天啟五年知縣雷恒力請督
 府禁止然盜風已長乃撤險壘聚竟成大亂連年用兵始克剷平而山水既
 盡無以縮水溪源漸涸田里多荒奸民陷一時小利而貽不救之大害若此是為
 申禁以圖安靖斯地方類之矣
 一溪頭地近大山其中悉大戶稅田塘坑良民耕種隆慶二年清遠大廟賊
 李積深乞招于此占住其文通使殺同黨在子江江之子投長寧招命朝
 瑞等眾報復因見其田寬腴遂輸境占承踵至餘家排年慮為梗言于官又
 為駕害讖者已言此輩狼子野心非驅逐原邑從化之禍必繼礦賊而起迨道
 年以來其黨漸眾遂令礦炭之徒為盜每一起掠妻子皆出島合之黨亦多
 特溪頭為窟穴及大兵至唐沃之民願為嚮導漢頭極民乃始賊首就縛盜
 風漸息而英寧之人四散占住邑界尚多今雖歸化但一時重而未必回心善後之策

不可不豫為綢繆也

陽山縣志

永化都在縣治西七十里即三坑隄人地舊曆十年趙文積招安為編氓出籍供賦
 乃文田墜科置獲且社學派定山租與三鄉均此圖初以界連州隄集四出劫掠邑
 甚苦之故至今為丁山心何皮等營獲所出入之路各有募兵防守自附籍以來
 不敢公行為盜境內解嚴欵作法於涼姑焉廢之可矢表性難馴山瘠不能納
 租未及十年而前租度懸懸以道况受累 凡一圖
 白芒老楊稍陀三坑自嘉靖四十年來大肆括繳及高界鹿將姪羊魚鮑石磧洞
 烏石裏四坑潛出劫掠萬曆二年趙文積親往招撫就種各程日告稱三坑田土俱
 係各祖承佃自天順年間下山陸續開墾批耕往種後因各山田主倍收租利加派
 糧差以致各獲不得安生今願立為十排照肇慶府廣寧縣則例只納正派糧料
 并免雜差約計稍陀老楊白芒木梳成公茶坑營旋官庚等田共二十九頃四十八分
 六釐五毫秋糧六十二石五斗三升三合九勺每石納銀一兩該六十二兩五錢三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三

九毫又稅二十七畝一分三釐沒官召人耕種每丁租銀二錢五分總計一百二十四畝秋
 糧正辦起解外尚餘七十錢貯庫又各坑成家男子九百五十九丁婦女九百五
 十九口編為一里分作十排內倉殷實十戶編為里長每排管下甲首五戶每戶一
 丁上而其餘丁糧編為不堪立戶者俱作幫戶人丁其成公木梳茶坑營旋官庚
 等田隄人編為四戶附入稍陀甲下四報人丁一百二十七丁婦女一百二十口共計六
 十五戶名曰新民每坑倉公正老人一名又於適中地方立社舉擇師訓家後因租
 重且黃天際要私承佃各相告許始裁定田糧二十六兩一錢七分九釐四毫山
 租通欠萬曆二年招至縣面諭始為申詳定奪大率坑尚原曠瘠難種其初
 日承佃有主田係種者稅歸隄田係民者稅歸民而山田尚主原承佃三坑山稅隄
 官召人耕種然外崗耕人歲或軍至則隄不能賠租間有輸納市人包侵又隱其
 數而歸於隄既不能自白于官官或以計擒一二至又繫之獄而并追其數歲所
 遺是以隄益畏而山租益迫甚云

按鄉村與城市較近遠四方皆狀而陽山縣落散處縣山耳目睹記不習官府法
度徵輸對簿惟市人是信故市人得以操縱出入利其訟罷而飽局騙至有公
庭從旁代對官府莫辨誰何或託以錢神竹說其受漁獵而不惜稍一贏勝歸德
于市人以為真能直我不知一飛載召保立費倍償債可賄免集竊員逃矣是公
與私而為市人欺也抑有甚者各村保長月甲贖錢以聽聽者支持公事一歲中公
事幾何而費金十餘歲一推舉更替認狀水服紙價科斂給帳領示名曰終末
丁夫其實好究守望說不相聞若以里長臨甲首自稱十卒土老者民武斷
憑陵其稱上虎又加市一事矣
按縣境內皆深山大壑崎嶇峻峭曰壩曰峒各以耕鋤名之後與民半雜而居
故藏疾匿奸易與為盜洪永以來各自承佃恭契公據偽奉實籍者百餘年
窺置他人業於中子孫承襲故習以起聚訟有司莫辨真贋第訊所受物業半
亦不能通借是山之利害正亦相半若撥峰拔土危石懸墮環列其圖則成巨
境界斯固用武之區地險不可踰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四

連州志云按府志僅俗有二種一曰徑雅結託足居深峒刀耕火種食盡一山則他徒作
承則樂歌唱謂之履長二曰種性質悍露頂跣足居高山深谷間花衣短裙身言
夷面自耕而食謂之山人或二種疑出盤瓠自新會香山從化龍門清遠迤陽山連峯
者之由今而觀山者者為種嶺者者為種諸種若無常位無所措食其則他徒者種
悍類而服食猶近平民似與志猶異待二種之中有真厚土客之分不可不辨人盡
姓為真徒也姓為履長土居者為土種無合為客種真徒循履長土種富客種
貧在時履長表裏擾亂隨履長皆詐而貧者導之也
按三坑招撫入籍種種亦習中國衣冠言語久之當漸改其初服云
傳羅縣志
種本黎種地界湘粵漢峒間即長沙縣中五溪蠻後滋蔓錦豆數千里而粵在
有之至宋治種蠻其在邑者俱來自別境推結託足隨山散處刀耕火種採實獵毛
食盡一山則他徒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覆居息為峯故稱種所止曰峯自信為獨
王後家有畫像犬首人服歲時祝祭其姓為盤藍雷種為自相婚媾土人與種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亦不與通婚種有長有丁國切設撫獨土官領之俾畧輸山賦賦乃為準焉
而已今種官多納稅從他邑未兼種亦不常置
要其未莫可考按泰始皇使尉屠維統五軍監採殺西越人皆入黃海中與
禽獸處美者為春意者此即入黃海中之遠民耶以魚釣編竹為業以舟為路
昔與土人做異其籍隸河治所歲課計戶驗船徵之其姓春濮何蘇云顧曾夫不
與結婚近亦有土著服食視貧民間有警事舟人以避賊者
論曰語有之近山之民仁近水之民知其居使之然也種居峯而偏思居水而偏
愚其種類殊耶嘉隆間山海盜並作盜不端于種與蛋而種蛋或為盜因是
夷之後族乃不著承平六十餘載復蠢動矣夫天啟乙丑有事于瓜瓠坑嶺所處
也為流賊窟穴相更為數窟窟有軍居今頗與村氓雜處佃作是以中國之治
也邑之產有二編竹為篋其之屬一捕魚皆不從業編竹者謀藉于末業其賦長
歲賦丁銀一錢捕魚者謀藉藉其賦長歲賦人二兩十年更籍又賦人五兩子
杜有室則父免狹河復得魚不易一飽而賦身錢如許歛不激而亡且盜得手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五

魚課未既派于民田而業漁者困累乃更甚是安可不亟為之所也
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古者閭閻比長各登其夫家之眾寡五家相受有罪
奇責則相及若徒于國中交如則比長授之其居異鄉者則為之旌節而
行之居鄉無授出鄉無節則納之關上以詰其所自來焉而後發應無所容業
可以安生可以遂乃後世之論政者曰民者暇也捕羣羊聚魚漁者牧養畜置
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硯則零丁耗滅或人稠土狹不足相供或土曠人
稀草莽而不治宜移民通財使之去疏狹就寬肥此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博邑
萬層以前民皆地著土曠人稀廣田宜稼悉不墾發邑是以貧然嘉隆間廣東山
寇甚衆而吾邑被禍獨輕者以民皆地著比閭相及相得而姦惡無所容也
度中已百間與宰長樂之民負米而至無授無節邑人曠之當者謂與長和
而狹博曠而稀恭人亦吾人也使人與土相配不亦可乎自是兩邑之民歸集基
布閭之汀漳亦間至焉邑流寓與地著雜處地著存而流寓挾賦之無差實實
生心厚切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奸在內曰究其善有之既滋蔓矣邑人控于督府

欲盡驅之嗟乎成化襄陽間以驅逐流民釀劉千斤李翁子之亂殷鑒不遠可不為寒心哉然則結民之道奈何亦曰嚴比長聞督之法而已夫古之比長聞督今之鄉約也流寓與地者或築而後或羣而後此屋馬九鄉約畫地而分民流寓則否十都之中或百里而遠或五十里而遠統而謀之曰長與曰樂寧蔡人即吾人也曷不隸于本鄉而自區於為大家之多寡不可問此好究之所自滋也原中丞條經各襄鄧籍流民願留者九萬餘令自占籍為地著今誠分流寓隸于各鄉約如地著而保甲行焉五家相受有罪奇則相及此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靖民固圉之道美如分流寓之民隸于地著之約夫分流寓之民隸于地著之約欲使其靜治而無譁莫如慎擇鄉約之長所貴乎長者必其信義足以長一鄉者也必其才智足以長一鄉者也必其族望足以長一鄉者也然而苟得其人每避而不居何也體輕而累重也伍伯之橫也朝持一符曰此而約人也問諸長名持一符曰此而約人也問諸長難養之供何日哉有而信之橫索者無論也佐幕之歲時巡行也長有饋饋必徵諸萃慶之人重而上比則眾怨難任輕而下比則怨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冊 廣東上

四十六

而管辱至矣夫以有信義有才智有族均之人使其俛首低眉而為此能乎哉今之長皆其愚而辱者也愚者不知避辱者不能避故執而為之長不則鱗次而役之或匝月而易馬或按季而易馬夫無事而養鱗

高皇帝之六訓以振鐸於其鄉長事也蓋劇矣保任流寓之民使其愛我愛我而不散為漁長事也一旦有通然不可測之魁糾合其鄉之人以禦侮而固吾圉長事也以德者辱者鱗次而役者而妻其辨此必不可幾之數也故今欲畫地以分民使其靜治而無譁必慎擇鄉約之長縣令之道無變今之俗則鄉約之長不可得而慎擇也姚令居自壬子迄乙卯汝邑三年邑人祀之令居謂余吾治邑無他長惟不令位百錯趾村落今種村落釋寧而邑事治辦者姚令君也以其里之長句其里之人無不至也一約中有起賤奸究之事則其長任之其餘訟獄勾攝長勿與知長得有其身家而後可以辦一約之事近奉明旨保甲鄉兵着州縣正官隨宜層置不得縱容衙官吏督借名養數天貽民害聖天子明見萬里煌煌

天語誰敢干之夫既無依養之進行與五百之句攝而後可慎擇鄉約之長有信義有才智有族望之人始出而肩其任矣

永安縣志
縣城二百餘里二日乃至水行自倍皆崎嶇萬山中晏時未轉罪人似未轉鮮龍蛇易生嘉隆間盜賊猖獗毛而起其地然也縣宜夫取歸善古名寬得長樂琴江凡三都北即康永南據烏舍嶺表二百一十里東距米澤西至龍川江廣二百一十里幅員七百七十里連峻峻峻其地後陸舒牙少夷衍或二三十里無盡虛故在版之里厘七正元七百七十多歸善受田之人也琴江好氣而更智古名寬得惟火文地肥美饒五穀人家以律術顯則三都同耳古名樂治在馬列而居執仗而食邑異邑無上者者城內虛設中地而賦其價于民實之甚善如毛飲漢使利人恐未必樂從也遠方奇民聚琴江古名寬得備耕進民隱之第此虛而彼虎也舊也士今存其七廢子兩週日本以游微為官無為厲多夫四竟今無虞手上鍊黃花死近盤龍大小還東出程揚路橋坪由嶺南通經漢馬寨黃崗新村樓等而橋松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冊 廣東上

四十七

晚寧住皆盜賊門戶獨西無外患可徒健之視哉
古名郡

自攬溪入作行二百里至大南昔古名古名之圖三其序蓋以口始今不能別自火第以下皆秋鄉以考漢注之甚眾水道紆曲舟行半日從陸以趨尚不及數里云兩山變向江流如線樹木蔚蒼故多鬱燠之氣民皆佃作度下石則林田鳥石以石者效嚴前有葉太守其人賢者匪獨科第重也地膏沃饒五穀然多富人之產秋冬間清歸船艘街接水沸石徑灘三百六十乃至瀧頭上蓋淺不可清載不遺十石今之藩設疏濬之排其填闕而擊壘橫以之石亦銳矣春夏水漲沙隨之行石礪宗積恐不能卒就也縣在此都民亦勞止園子回李如苦竹車尚間皆有得依德崖谷伐山而營藝草而播惠吾播彼彼不為患礪頭山為禽嶺昔固盜區而相思運通下嵐嶺石運通松坑風風運通化梅坑運通陽島濠亦通松坑烏舍嶺亦通陽島濠羊角嶺通左坑散灘運通籃口設有揚竿徒皆要官今固道矣定休息庶其樂俗乎

竟得都

北界河源二合南趾古名東入縣而佛子回館較其口龍川江西下都之門戶在焉
義容神兩江皆皇流衡貫都內入龍川江而神江之源最遠聚落數十懸錯兩
江間故山排崎巖草茂樹散為夷陸原隰仍沃自昔以為上田漚口其望效也
蓋能作難則相捕不得安統執子園院塞弄兵之民負馬故苦竹派析劫嘉靖中
徙實于此今舊貫失瀕江南北要津有傳有司歲歲募兵其數千則一假人在耳
民不與知惟當縣孔道行李之往來靡不給月稅之役隨及掃子寡婦不免賄
賄勞人將息肩於苦竹派由清溪度員徵出猪毋坑右手之壘而嫁於左大非七尺之
疆哉惟仁人先我願在任者之仁之也上下嘗鐵冶昔嘗鼓鑄下鳳凰岡陰泥因材於
山以入幕府後復敗人起咽之是懼不敢言鼓鑄事矣鶴子墮銀次駭者亦聚若然
其咽恐甚山海天地之載也待度而待工而成待商而通商不出則一寶絕第吾疾方
瘳矣故復益之哉

琴江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八

石馬西馳突起鶴公峰中過芙蓉選入都白葉蕉紫官山嶺嶺嶺與南走險路標碑
至南嶺出瀟東海豐縣善之山由此始矣是為邑之春秋水東西分流若雨若雪若
入秋鄉江東會界口入橫流漢言語習尚與古名要山川風氣信不誣哉都多著姓有
詩書之教於然諾而好氣其民格稼穡積聚有餘以出未潭大橋至湖上鎮中鎮其
會也上方近河源密苑海豐長樂之間連軍先直其下方要時而處非開野民趨之如水赴
壑則南嶺亦漢以至土鎮當其要道日夜行物物不絕東與海揚程鄉地比三縣盜起不
得安枕而外夫故昔豐泰是都為獨多云東末文信國提兵至備屯南嶺當是時四面更
歌死灰能復然乎嗟嗟一旅一戍克復舊物天若梓東因龍川之達制南粵之兵庶幾長
右之烈惜哉天之所廢千載下後今忠義之士皆列袂髮誓仰南嶺起故耳跡是而觀南
嶺信陰固不我之民性佳質之乃設文武將吏也况其地今空壘矣彼然思還其鬼何
莫有其可慮諸

程鄉縣志

縣治東一百五十五里溪而都地名界漢循山而入日上井上航程鄉二邑界地間崩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絕抗盜欲揭程或避橋則由是而西程盜欲揭杭或避橋則由是而東四時多盜出
決故雖有路可通而商旅居民鮮有來往實邑之咽喉也
東北二百里松源都路通汀之上杭而諸山夾峙中有源曰松源居民頗聚自源而
北山徑崎嶇或十餘里無人居人恐盜不時竊伏剽掠行旅汀盜入寇亦阻由之邑水
北之要害也 西南一百里萬安三畝地名馬頭通三陽九陸行由長樂連慶者
必經是正德間程鄉盜熾會由是以遊湖重賦亦由是而伏聚程鄉其地雖無甚險
峻然路捷而使實邑西南之門戶也 西北二百餘里美化都地名腰古徑路隘險
舟崖若壁餘三十里通賴之安遠安遠賊起是則美化長田皆被其毒亦邑之咽
喉也 今計練平連北二百里石窟都地名圍子山徑四徑皆山中亦有徑路方四十餘里
通汀之武平賴之安遠時方治平行者相踵惟取其後一或有警則賊于此劫
掠官兵征勦三省之盜聚而為一東則西濱而負則北逃實邑之北門也 今計練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九

連山縣志

金龜營 在古縣 沙田營 西南六十里 大凹營 西四十里 拳石營 西北五十里 大眼營 西南八十里 楓木營 西三十五里 黃連遷營 今廢 洋涌營 今廢 以上見州志 何日營 西六十里 滴水營 西南五十里 白沙營 東十里 上陀營 西南三十里 天梯營 東十五里 玄武營 城北 已上俱新設 新營 縣東南三里茂古地方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猛人叛掠署縣事南海縣縣丞陳璠選兵截其來路鄉里稱便爭携木料茅店蓋成營房五間遂督同管營千戶調各營兵更番戍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五十

火燒坪馬箭軍寨大堂嶺李八峒是為五排皆猛人 王南水又于五排之外另為一猛男婦以蠟膠髮頂板于其上數日一梳故又謂之帶板猛云

肇慶府志 論曰五嶺以南自晉史後俱揚州矣而杜佑則謂荆州

盡衡山之陽若以接壤壤界奈何合荆而揚之屬信然第先王制地繡錯而犬牙之安能一切肇慶東北則中宿含涯西北則廣澤臨賀繇斯置繫揚荆亦兼之哉以辨星土星紀不得專矣斯道盛於春秋時其言卓詭性奇中要地不遷胡國之先後為杜佑辨吳越或疑嶺南曠遠非一次所及又况郡邑眇小烏足當之則日月有一不燭燭非日月天真如覆盎矣惟南北反易二千年未有明其解者余有聞於父執劉梧也天地南北東西不同天之運也平地之倚也欽人處地上觀天南面而已天雖有北實淪地中必平旋而南焉然後人得而見也日行北陸經星紀之次是謂南至而殷乎地面之南之星紀必於地面之南方故以分東南之揚也日行南陸經鶉首之次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五十一

謂北至而殷乎地面之北方鶉首必於地面之北方故以分西北之雍也是故紫微垣居天之中地之北所謂北極者也玄武七宿雖皆天北而為星紀玄枵燁訾之次然斗牛女麗天市垣外距北極最遠虛危則未遠室壁則最近故其旋出地面斗牛女南殷揚粵虛危東殷青齊室壁直當乎幽燕并衛也朱鳥七宿雖皆天南而為鶉首鶉火鶉尾之次然井鬼直距北極最近柳星張漸遠翼軫隔龐大微垣之下距北極為最遠故其旋出地面井鬼北殷秦雍柳星張西殷三河以西梁益翼軫則直南殷乎荆楚也蒼龍七宿雖皆天東為壽星大火折木之次然南亢距南北二極為適中房心近中尾箕隔天市垣距北極為最遠故其旋而可見南亢北殷乎兗鄆房心殷乎宋豫尾箕則當閩粵之南也白虎七宿雖皆天西為降婁大梁實沈之

次然全婁距北極不遠胃昂漸近甯參直距紫微而無他垣之隔故其旋而可見奎婁殷乎近中之徐魯胃昂畢則偏北之翼趙甯參則直北之晉也天道遠人道通妖祥影響所不敢知作者或不出此封國命祀江河脉絡之云皆不求其故從而為之辭者也但星家以尾箕分燕甯參分益與此不同參之為晉左傳詳焉右據龍尾則有取於南粵錄爾

肇慶府賦役志 里甲為正役 國朝之制一百一十戶為里一冊：為一圖丁糧多者為長其戶十甲首戶百縹寡孤獨不任役者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列於圖後謂之疇零在城曰坊長近城曰廂長在鄉曰里長即周人比長閭胥之職也又於里中選高年有者為老人居申明亭與里甲聽一里之訟即漢三老之職也圖分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五十一

甲一長統甲首十輪年應役十年而周在官者曰見年休者曰排年里之錢糧公事皆見役者追徵句攝惟清句軍匠根究事犯始用排年其有官者吏者生儒者疾者軍者咸復其身見役里甲又隨丁田賦錢于官以待一年之用名曰均平既出此錢甲首歸農里長在役止追徵句攝二事耳其法蓋始於成化弘治中有司多不能守費不經里甲復直日供具嘉靖十四年御史戴璟定議為均平錄二十七年御史黃如桂又議增之而有司終不能守直日如故上司行部下程夫馬與諸歲類皆令里甲自辦數多濫溢原議銀少償者十倍尚有無名之費出於均平之外即至百緡不以抵數及考覈空文應令窮鄉小民不至官府傭人代直日一兩少八九錢其有定班科銀名為雜用有司或乾沒之里甲大苦嘉靖三十八年御史潘季馴因前

錄增損加舊額銀一倍分為三等一曰歲辦謂每歲必用之常也二曰額辦謂二年或三年或四五年一用者也三曰雜辦謂用無常預待不時之需也徵銀在官毋令里甲親之奏 可名永平錄今復通縣歲派不專出於見役及住時直年後丁糧多者充該徵解戶役最重今官解民始甦矣

雜役 均徭舊高要四會高明廣寧十年一編新興陽江恩平德慶開建五年一編陽春封川三年一編有銀差即宋產役瀆有力差即宋差役瀆亦計銀者準工食也隨丁糧多寡分三則均編榜註役銀雖有常數民住役輸價率倍其常正德十五年御史程昌奏定銀差力差之例一時稱便但銀差輸官加者不過權衡之贏小民不能力役竟亦輸銀其加數倍至於解戶庫子斗級即宋之衙前呂中所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五十二

陷失責之償費用責之供也註榜數兩費百餘兩或二三百兩有司明知而待丁糧多者自謂抑富佑貧富人通吏為奸籍分為幾糧飛於不可知之人貧人力不及施則見謂丁糧多徃：被役於是遣妻孥子轉徙他鄉者矣十餘年來一切編銀官自產役百姓幸甚近又歲編尤便
驛傳舊驛遞設夫頭若干人凡夫頭一人編米七十石或八十石視驛繁簡計糧朋編十年而更及廩給庫子皆身執役事供億繁浩無論符驗有無誅索無藝傾蕩生產十人八九嘉靖六年御史蘇恩議官產法尚未盡一十四年御史戴璟通計各驛一年之費照糧派銀隨糧帶徵解府按季給驛遞供應其羨以待次年民免倍償亦十年一編今乃逐年派徵

條編除魚課料外京庫軍餉府及各州縣及各儒學及梧州廉州
電白倉府及各州縣庫額派續派鋪墊及軍器料總兵廩糧錄史衣
資皆出於官民米惟陽春縣廩糧徭差民壯均平驛傳鹽鈔皆出於
衣資出於均平丁糧每歲通計銀若干某米該銀若干丁該銀若干類而徵之不多
立名取其易曉謂之一條編

論曰王介甫在役舉朝攻之終今以觀富者安貧不轉於溝壑終不
可罷非耶始料最繁自邵御史折而帶徵於狼民頌便簡此條編之
權輿也民壯驛傳銀數御史亦嘗帶徵而不混糧之內自是或行或
罷霍文敏計兩粵使事嘗極駁今即均徭均平向皆役於十年五年
三年者歲編之又通為一謂之條編稱名少而耳目專未知天下聖
人之政東南舉稱之矣何者錯薪起不如一束之易操也岐路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五十四

實不如一塗之易遵也雖然無吟出納之際昏為政能殿最我能督
責我將盡力以赴之否則歸罪於民上下俱以替遇替余嘗為縣
既合之又分之民知其分以期其合官受其合而理其分若八音並
奏不相奪倫歲終纒疏其負以昏後命民亦甚便官亦甚逸惟在心
計而已古者十一而稅今農半輸於有田之人有田之人輸於官者
三十之一合農之半是六十而一稅也古者後民不過三日登于天
府則自生齒以上今丁數十而一登一人之後實數十人共之也事
克政重民往以為言蓋古事省無聚食之人後世聚兵而食男子
疾耕不足於糧饑其他經費若宮室賜予之屬不與焉故秦漢來一
切巧奪乎民尊為擊令山海關市之租盡入大農佐賦其在郡縣田
賦里甲之外鹽魚及諸課稅傳衛所即縣屯戍之兵皆出丁田輕

彼而重於此是朝三也縣官空虛大農歲以殿最長吏獻程不及且
得罪不敢言薄歛緩征事矣魏文侯曰戶口不加而租稅歲倍絲課
多也辟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至言哉至言哉自封建廢雖非守
令之民受人牛羊奈何立視其死司牧者圖之

都御史劉堯誦疏近者兩廣用兵每取諸土客召募之兵也自海上
倭患以至大征古田嶺東羅蒙前後召浙福及土兵不知凡幾萬當
其往召也奉尺尺之文直造其地而召號之不關於彼有司地籍籍
貫不暇問奸良不暇察土著遊偽之民不暇辨惟有常例者得收之
為兵能厚賂之者得為哨為隊為長名為浙福實高合之眾五方之
民也當事者務聚兵以勝賊勝矣而兵不可解則姑養之以貽後
人後人不能解又以貽之後人至於近年所募又皆不出門庭不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五十五

土客招客兵而連詔之土民亦往也招土兵而浙福之游民亦往也
有賂者進是人者收奉軍門放去者亦止除其名籍住支餼耳其眾
皆雜處於郊關遠近之間以冀復募之則仍為兵久而不募則入
山下海而為盜舉全省土客之兵皆無家可歸無民可籍也各營寨
參總徃私擅輩放兵目輩於嶺東而收於廣海輩於高肇而收於
雷廉使常例脩而外加賄焉不惟嶺東者可收於廣海而嶺東者亦
收於嶺東不惟復用之為兵而且拔用之為長間有精勇不能挾資
以進有為盜而已各兵以常例收是以用之則獷悍而不馴放之則
屯結而不解參總亦不欲放一聞軍門將出令放班則鼓煽司府飛
語以危動之言兵有變當事者方惡其變之自己召也不得已乃為
中寢或姑待焉及今不亟易之其患不止於為盜此乃兵之既散也

水陸營寨領兵把總與在軍門及總兵參遊員下諸為中軍為哨探
司旗司鼓名色把總無下百十人除 欽依陞撥餘鮮不由他路進
請托得者故四方亡命之徒及罷黜生吏皆以此為發身媒利之階
當其未進費恒產殆盡又多稱貸於人既進而有管攝惟思冒餼尅
兵以營資償息耳行伍之充之器具之完缺坐作擊刺之間習與否
一無所問有如不利非叛即逃而軍門不能行一切以督之故舊歲
廣西潯梧及廣東西山相繼兵叛皆激於貪總也今春羅旁賊起連
劫二營兵遇害甚慘把總王陞聞變翩然去矣夫督軍者不得從
軍興法行於將領事敗聽其自逃雖集兵如林何益此總哨之既散
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五十六

舊通志 永樂以來嶺西屢勤鉄鉞每財
檄旁予先已烏舉亡跡更士甫銜命裹糧
而馳比深入則肅然唯蓬蓬耳駐則反為
所屠其仗之不可得之不可守大都如此抑亦
山深川闊迭相出沒故也故當其出沒宜行
韓雍秋調之法以鵬勦韓雍秋調法船艦十艘
一小時航春夏今官軍民壯
分鎮往來貨殖至七月東嶺西
城等州徠兵軍集相機應勦 歸峒則行馮拯括丁
之法以招懷宋馮拯知端州嘗奏行括諸路隱丁通鹽
商諸多數十條吏民稱便今宜倣其法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五十七

歸化者立版籍使耕種時勞以牛酒漸立甲堡誨以社學便有生事
之樂以易其跋涉剝掠之勞則山麓可樵澗
塘可漁隸里屨而識文字真檢日化為良民
矣

營砦 舊志自成化後地方多故營砦日多或以稍寧而撤或以險要而增或以非據而徙或以勢分而併因時制宜興革靡定守之人有民壯打手旗軍日兵鄉夫統領有千長有提調官民壯編戶自雇或令正戶雇打手鄉夫無工食打手俱新會順德人月給工食六錢廣西日兵月給竹糧四錢五分俱府支給旗軍月給竹糧四斗五升各州縣支給打手境內約四千人歲支銀三萬羅定州縣皆在 今撤增徙併益復不同取軍門志舊志州縣志廣東圖說次之因革可見圖說萬曆十四年總兵劉鳳翔所輯雖不久然亦異矣兵備副使黃時雨部署乃今遵行者并著于篇

高要之東路通三水西德慶南東安北四會西南故惠徭東北惠山冠東南海寇之患設巡簡司三橫查古耶祿步其營砦軍門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五十八

有金鷄坪營 在溫貴都雲棲山去縣四里近高明縣九曲迤 貝水營 在縣東八十里霧

逕營 在縣治西九十里都院都通志同 廣東圖說有大逕水哨去舊志無金鷄營割東安者不書

梅子坑哨 去縣八里 寧塘哨 去縣六里 橫槎哨 去縣八里 貝水哨 去縣八里 清岐水哨 去縣九里 今部署兵一百二人守城西北上下窰新

基一百二人守城東春牛亭上下灣灣舖前堤巷至黃江廠水兵四十四人船艇各一守於羊峽又四十四人船艇各一守高榕頭又一百十三人船艇各三守貝水清岐石排頭皆哨官領之遊擊部也又弓兵二十守大路峽至石洲脚皆府城東境惠州衛及捷勝所上班官軍一百六十二人船四守府西境自新村祿步大逕

至白沙又潮州衛上班官軍八十三人船三同遊擊部自白沙至於羊峽馬 四會之東路通清遠西懷集南高要北廣寧設巡簡司二南津金溪其營砦軍門志有大坑營 在縣東大園都通志大

巡營 在縣東都青草營 在縣東都鶴瓜營 在縣東舟官 河岸哨 在縣城仁壽二都上通 沙田營 在縣東舟官 截捕營 通志同舊志無軍門志志舊志并同

營峽巡營舊志今部署青草太平雙岡打手六十三人 新興之東路通恩平西北通東安南陽春舊徭浪賊設巡簡司三今存一立將其營砦軍門志有東營 在縣東三 西營 在縣西二 通利營 在縣東十二里 白鳩營 在縣東四十里 高村營 在縣東六 蘆村營 在縣東布類村 雲禮村 高村營 在縣東六 蘆村營 在縣東六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五十九

平安岡營 在縣東南八十里 石子營 在縣東南九 張公腦營 在縣西里密第八營 在縣西南七 茶岡營 在縣南二 秉峒營 在縣南四十

洞村 在縣南八屯 何村 在縣南二 秉峒營 在縣南四十村上通志并同舊志四開即舊志有良崗營 在縣西北三 下洋東營餘俱無割東安者不書

營 在縣治西二十四山要地設鄉夫守每月一四七日從金山河頭護陸路商人至新興山口又以二五八日從新興山口護至金山河頭三六九日護往來商船 伯岡營 在縣南七十里霸塘村量取牛羊及商船錢以充糧食

俱無割東 廣東圖說有下甲巢 善富許英豪所居 今部署立茅安者不書

田巡腰古東利迎龍四營軍守之 同知方應時請 陽春東南路通陽江西東安北新興昔最患寇設古良巡簡司其營砦軍門志有北塞巡蕉林巡南界曹尚巡開白水巡開蟠龍巡開北界牛厄

曲營 在縣北一百二十里思良都設十長須巖面營 在縣北一百
都設十長須夫僅防龍水四賀等山舊志有鴨園營 在縣內
賊通志并同舊志只有巖面營餘俱無
口營 在縣西六十里順陽都嘉靖 鳳凰營 在縣西南九十里太平
屯為右軍：門志無縣志有東營西營 俱城 狼營 在城西八十里
通志無鴨園營餘同縣志有東營西營 外 太平都正德間
龐尚羅陳合水黃蒙木欄等山僅留極田地荒蕪人十損八九知
縣黃寬令排年招廣西狼兵二百餘家分三營掛守上三營軍門
志俱無 廣東圖說有上下魚跳砦 去縣一百五十里 今部署無
蓋守在四隣也 陽江東通恩平西電白北陽春南大海山寇
並為患舊設海陵巡簡司今革其營若軍門志有永安營 在縣東
里喬馬都黃竹巡設旗軍民 馬枯巡營 在縣東九十里北慎都設
壯鄉夫防新寧白水山賊 馬枯巡營 在縣東九十里北慎都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 廣東上 六十

麻思營 在縣西一百一十里度儒都設民壯打手蓮塘堡 在縣西
海朗陽江二所官軍防 賊船灣 近大洋民壯及神電雙魚海朗陽
陽春恩平六山浪賊路 賊船灣 江衛所官所防番寇通志同舊志
無馬枯 舊志有高嶺營 在縣西七十里堆錢 縣志有三鄧巡蟠龍
巡營 巡雨霖山珠環嶺北塞巡上下瀧麻瀝巡雲霄巡桐油園福村巡
名同陽春者兩縣界○縣志云來自那柳至縣九十里兵營非一
而永安營為要害西自儒尚至縣一百七十里兵營非一而印岡
營為要害世守以軍壯打手鄉夫所官領之今十里一廣東圖說
營與舖參列守以營兵領以哨官備有他處能相助
有長亭營 去縣五里 教場營 去縣五里 歸善營 去縣十里 黃桐營 去縣二
去縣二 獨石營 去縣三 望牛營 去縣四 尖崗營 去縣四 那洞營
十里 登觀營 去縣五十五里○按海防圖登 漂竹營 去縣六
四十里誤

按海防圖漂竹接登 田寮營 去縣五 樂安營 去縣六 高嶺營 去縣
觀此云六十里誤 山口營 去縣七 平望營 去縣八 望斗營 去縣八
里大墟營 去縣一百二十里○按海防圖鐵爐頭砦 去縣三里樓
里今部署恩平營左哨六隊守平望堆錢嶺樂安蚺蛇窟黃桐歸
善六營其三隊守恩平縣城後哨六隊守黃竹橋山口田寮憑村
那洞長亭六營其三營守恩平木梗水邊前那龍營中哨六隊守
陽江縣城其三隊守恩平城凡哨九隊：長一人兵十人三隊旗
總一人共一百二人每哨：官一人其平望以西大墟麻思安樂
漂竹登觀尖岡六營則陽電兵營也北津水寨見海防烽墩陽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 廣東上 六十一

所六白沙北津南樂那貢南津黃村海朗所六那蘇平山三丫北
環灣仔東稔雙魚所四石門將軍帽白沙施村 高明之東通南
海西新興南新會北高要舊瑶浪賊出入之路設太平巡簡司其
營若軍門志有都舍海口營 在縣東四十里清溪甲近大 長圳營
在縣東五十里羅格阮塌二甲扶鹿蘇塘等村近大 長岡營 在縣
河設打手駕船于中國石子洲等處以防海賊賊 長岡營 在縣
五十里高村布幼塘營 在縣治西四十里馬腰都 舊志有赤木巡
社都路通新興幼塘營 路通新興通志舊志并同 舊志有赤木巡
營藥巡營 皆在縣南三古道巡營 在縣北高要范州古 縣志有三
營總鎮 在漢武亭抽山臺寺藥巡 鷄籠巡營 在縣南三十里赤麻
巡 在縣南三十里新 大下巡 在縣南三十五 風凹巡 在縣南三十
會賊往來門戶 里近雲崗村

琅河水繞四牛屎石井潭流水大溢九營後哨三隊守木梗水邊
 蘭那龍三營其六隊守陽江六營 廣寧之東路通清遠西通懷
 集南四會北連山設扶溪巡簡司其營若軍門志有黃沙營去縣
 二十里府志名南緜營縣志在永義都二十里至清遠白芒鵝叫
 石砍諸崗皆撫民當大羅山之襟喉各崗賊出入由此四十里至
 扶溪 企岡營 去縣一百八十里縣志東南有嶺至清遠石
 崗 去縣一百八十里縣志防守嶺水一帶營後有螺殼大賊巢俱得
 是嶺控原賊首馮天恩據此山外懷集縣界此營孤絕無人烟得
 勝營 去縣二百里縣志分守森尚北路二十里接連懷集務本寧
 尚山嶺上三營 舊志有古窰營 在縣東 黃桐營 在縣北峽運營 在
 通志舊志無 太平都 黃桐營 太平都 峽運營 在
 東北太平都軍門志通志縣志中軍營 在演武場前山征 官埠水
 屬四會蓋未立廣寧前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 廣東上 六十四

哨 知縣羅彥霄請置每月輪營共八 廣東圖說黃沙營企岡營花
 山營得勝營塘南若逍遙若扶溪若今部署哨官領兵一百七十
 九人分布於黃沙企岡得勝花山四營又分水哨三以六十里為
 一哨自東鄉水口至官埠又自官埠至扶羅又自扶羅至程村凡
 三哨於四哨抽兵二十四人每哨八人駕船一往來巡守 德慶
 之東路通連山高要西通封川北懷集南大江通羅定遙昔盤據
 為害孔棘設巡簡司三今存一悅城其營若軍門志有平村營在
 西八十里都城麻地營 在州西九十里 大塘營 在州西八十里西
 鄉近大江上崗 都城鄉萬崗 都城鄉十五都 西
 灣營 在州西十沿頭埠 在州西八十五 綠水埠 在州西六十里大
 里近大江

小澗埠 在州東三十五里 冷水埠 在州西三十里 野芋埠 在州西五十
 里 龍目埠 在州東四十里 辣頭埠 在州東四十里 下埔埠 在州東
 里北岸 思麻埠 在州東四十五里 蓬遠埠 在州東五十五里 媳婦頂埠
 在州東六十里 降水埠 在州東七十五里 悅 大塘埠 在州東六十
 北岸近大江 江蓮湖埠 在州東八十里北岸近大江 以上十四埠俱在大江
 江防考舊志無江防六埠見上一倫埔也 舊志有教場營 在州
 里水碓營 在州東 廣東圖說辣頭營 在州東 三洲營 在州東 倫埔
 即連營 在州東 大樹營 在州東 龍目營 在州東 田心營 在州東
 二十 雷公埔營 在州東 大河營 在州東 靜蠻營 在州東 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 廣東上 六十五

青榕營 在州北岸 下封門營 在州北岸 七把連營 在州北岸 麻墟
 營 在州北岸 赤土營 在州北岸 上封門營 在州北岸 甘塘營 在州北
 七十 幕前哨 在州北岸 教場營 在州北岸 羅孔營 在州北岸 思
 五里 即英營 在州北岸 一水碓營 在州北岸 二馬地營 在州北岸 二今
 運 部署北岸營兵五哨四哨皆分水陸一哨水自德慶州下至靖蠻
 營陸自教場營至甘塘麻墟營一哨水亦自州至七把連靖蠻營
 陸自七把連營至青榕大河營一哨水自靖蠻營至連埔新村驛
 陸自龍目營至辣頭雍沙營一哨水亦自靖蠻營至三洲新村驛
 陸自三洲營至田心雷公埔營其一哨則皆陸兵自馬地營至封

門羅孔茨選營馬每哨兵皆一百二人水哨船艇各二上江以南
 雄上班官軍哨守千戶一人軍九十二人船艇各四 封川之東
 路通德慶西蒼梧北開建南大江通西寧設巡簡司一文德其營
 若軍門志云麒麟白馬二山賊嘉靖二十四年剿盡今無遺患營
 堡俱廢通志 舊志有羅尚營在修 縣志有迪田營在文德鄉地田
 西河營在文德鄉西河村前臨賀江上二營廣西流 菊花營在修
 菊龍嶺原羅旁靖安營在城 南龍營羅鼓營俱在文 三丫逕埔彪
 逕俱在文德鄉通 相思大逕在德寧鄉通 烏黍逕羅黑逕存塘逕俱
 羊柳要路在德寧鄉通 德慶州要路在文德鄉通 歸仁
 有警防守都遂選老鴉逕在歸仁鄉通 嶺嶺逕在文德鄉通 歸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六十六

防廣東圖說有南龍營去縣一百 羅鼓營去縣一百 今部署哨官
 領陸兵一百人守南龍羅鼓等營民壯二十人弓共四人船艇各
 二隻巡守蒼梧雙魚界至德慶都城界 開建之東路通懷集西
 蒼梧北賀縣南封川設古令巡司其營若軍門志有會珠營在縣
 十里四都防懷集金鶴松萬保營在縣北四十里四都防賀縣深
 栢南水上帥下帥諸山賊在縣北四十里四都防賀縣深
 山獨住營在縣北三十里三都防賀縣深 舊志有潭霜營在
 賊獨住營山企塲磨刀田源諸山賊通志同 舊志有潭霜營在
 北六十縣志有教場營白蓮營在縣北七十里 大灣營在縣北七
 里四都防志有教場營白蓮營在縣北七十里 大灣營在縣北七
 總旗營在縣北六 舊東營在縣東北六 鎗杆烽墩在白蓮營 廣東
 圖說有龍堂中軍營會珠營飯包即萬 營獨樹即獨 營小水營今

部署哨官一領兵一百七人守白蓮教場營哨官一領兵一百人
 守總旗獨住營又哨官一領兵九十八人於大灣潭霜營守焉
 江防 自德慶州前上至都城為上江下至揚柳為下江上下凡
 二百里以其在州之南又謂南江往羅旁未平徭賊每以急榜橫
 江奪舟越貨即制帥大吏不為憚故江防最急通志打手六百人
 戰船二十哨船四十以防南山徭賊舊志上江守各埔口船一十
 九巡哨船二下江守各埔口船四十九巡哨船三又言上江埠九
 下江二十五埠大都埠船二矣每船打手二十人上下江提調指
 揮各一人巡哨千百戶各一人其重如此今徭已平自蒼梧至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六十七

明船艦不絕兵備道所部署已見上復聯絡書之蒼梧雙魚界起
 至都城巡簡司封川縣民壯弓兵巡守南雄所上班官軍則自都
 城至德慶州北岸營兵二哨自德慶州至靖蠻營又二哨自靖蠻
 營至新村驛高要界也惠州衛及捷勝所上班官軍則自新村驛
 至白沙潮州衛上班官軍同遊擊部復自白沙過肇慶府至於羊
 峽遊擊水軍復自於羊峽外高榕頭自水清岐至石排頭一水南
 下為大路峽至石洲脚高要境至此高明打手則自石洲脚至三
 洲馬其廣寧水哨自東鄉水口至程村入四會出于清岐兵備副
 使黃時兩分水軍為遊正二哨給以號票號簿正者盡地而守日

則偵寇夜則擊檝中流遊者晝夜往來會哨投票簿於附近官司
填註時日印蓋之季一費

海防 陽江縣濱海東海朗西雙魚皆海埂也舊制三所備倭官
各一人每歲四月風汛之時各率旗軍出海防禦陽江所旗軍七
十人海朗所旗軍八十二人雙魚所旗軍一百人各戰船一哨船
一霜降後撤回軍分二班一班仍舊防禦一班辦備倭料銀又每
歲調東莞高艚船十雷州神電寧川錦囊等九衛所官軍乘之俱
赴戰船灣防汛嘉靖二十七年掣三十五年復掣陽江雙魚所軍
船自此多事隆慶六年都御史殷正茂以神電雙魚連陷奏設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七冊 廣東上

六十八

西巡海參將以西路參將駐陽江萬曆三年設海防同知亦駐陽
江四年始設北津水寨改西路巡海參將為陽電海防參將八年
設北津水寨把總而陽電海防參將罷初船高艚橫江白艚玄鍾
哨馬叭喇唬共七十四隻每年省河一備兵二千二百七十人精船則正
二七八九十二月收汛三四五六十一月出汛所分信地東至
三州上下川與南頭寨會哨西至吳川限門山與白鶴門若會哨
又以海關分為三哨中哨泊于戰船灣豐頭港左哨泊于寨門灣
右哨泊于電白之蓮頭灣軍器火藥咸具自是縣所軍壯掣而不
用每歲船就附近估情不必至省收汛亦免放班止給大半工食然自七年以後

船兵隻有裁減又裁船大小二十捕兵六百三十三人益白鶴門

以守烏兔至十五年尚存大小船三十五隻官兵九百九十七人
先是總兵戚繼光改三哨為三司每司左右二哨中司復有中
哨凡七哨今仍左右司之名而中司止一哨凡五哨嶺西分守道
以右哨原守電白縣蓮頭赤水等信地其船九兵二百四十八與
饒宜屬高州海防同知於是肇慶海防館所屬止船二十六隻官
兵七百四十九人中哨船五隻兵一百五十二人守北津港分哨
南津等港左司左哨船八隻兵二百一十人信地東自大灣迤西
至馬柵石每月東與廣海遊兵會於海朗西與左司右哨會於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七冊 廣東上

六十九

柵石左司右哨船七隻捕兵二百人信地東自馬柵石迤西至菩
杯山每月東與左司左哨會馬柵石西與右司左哨會菩杯山右
司左哨船六隻兵一百六十人與高州海防所屬船二隻兵五十
人為一哨信地東自雙魚角菩杯山西至蓮頭角每月東與左司
右哨會菩杯山西與右司右哨會蓮頭角右司右哨船七隻兵一
百九十五人信地東自蓮頭角西至暗鏡山每月東與右司左哨
會蓮頭角西與白鶴門寨兵船會暗鏡山則高州海防所屬者也
各哨雖有信地仍哨外洋會哨兵備道給有簿所至結報

廣東中

備錄

韶州府

鎮三翁源之鎮曰三華在三華鎮下隆慶壬申南贛都御史李崇平諸寇逐建鎮城以善後行臺在烏縣主簿領英德之鎮曰清溪在清溪司上成化中巡檢彭驥立小碑之新化曰滄光在縣西一百里滄光縣廢址洪武中置滄光司歲寇至則居民據鎮以守

堡八曲江之堡曰上道 曰白沙 曰總舖 曰鮮溪 曰黃金已上七堡俱仁化之堡曰高岡在縣東北十里長江曰石塘在縣西四十里防江邊多盜

曰繁華在縣東五里古下

營四十三曲江之營曰中堂曰蘇渡曰龍石曰魚標曰磨刀曰白茫曰策衣曰黃茅曰烏石曰高橋曰小坑曰連環曰大嶺曰白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一

在城南五十里虎榜山左曰濛濛在縣左曰官村仁化之營曰平安在縣東北曰盤石在縣東五十里曰厚塘在縣東五十里曰水西在縣北七十溪乳源之營曰白花在縣北一百八十里英德之營曰金皂口曰虎尾在縣北一百八十里曰魚梁埠曰麻埠曰燕石在縣北曰大廟在縣前曰殺雞坑在縣前曰鹿子磯在縣前曰黃寨在縣前曰沙流寨在縣前曰三板灘在縣前曰望天岡在縣前曰石尾曰塘角在縣前曰巡司下正德三年在縣前曰猛田在縣前曰朱洞在縣前曰太平在縣前曰黎峒在縣前曰波羅坑在縣前

寨六曲江之寨曰鷄冠在府城曰古羊在城北曰老龍在城北曰上窰在城西乳源之寨曰天德在縣東十五里一名石門寨周迴此翁源之寨曰麻砂在縣東南十五里宜

關二乳源之關曰風門在風門山下曰小梅在縣西三十里地名馬頭路

隘三十一樂昌之隘曰黃土嶺在縣東三十里路通曰龍山口在縣東三十里路通

東桂陽縣在縣東曰銅鑼坪在縣東曰象牙山曰塘口在縣西北一百

路曰九牛嶺在縣南五十里仁化之隘曰風門曰赤石在縣西四十

十里平曰七里在縣西六十里曰長江在縣北七十曰城口在縣

十里康乳源之隘曰分水在縣南一百曰平頭在縣南一百路通湖廣曰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廣東中 二

金峒在縣西路通宜曰月坪杉木角在縣西北曰高車嶺在縣西北

曰平在縣西梅花嶺在縣西翁源之隘在縣西杜丫山在縣西北曰南北嶺在縣西北

曰東桃嶺在縣西曰銀場在縣西曰冬水嶺在縣西曰佛子凹在縣西

曰道姑嶺在縣西曰甲子嶺在縣西以上八隘俱在江西龍南

惠州河源南雄曰梅花在長安鄉去縣一百二十曰畫眉在長安

始興多賦故置曰九曲在縣西曰太平在縣西曰英德之隘

曰攬坑在縣西下都

萃編每株錫流水傷稼 歷代隨開隨禁 南雄府

堡五保昌之堡曰脩仁 始興之堡曰界灘 曰斜潭 曰江口

曰水口 隘二十保昌之隘曰平田凹 曰不勞石 曰南畝 曰葉田寺

六口子 曰紅梅 曰北坑村子口 曰百步 曰芋頭嶺 曰

趙坑口子 曰百順 曰林溪石閣塘源三口子 曰冬瓜 曰

紅地村子口 始興之隘曰沙田 曰猪子狹 曰花腰石 曰

河溪廟 曰桂丫山 曰涼口 曰楊子坑 惠州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廣東中 三

鎮五 河源之鎮曰回龍在縣北四十里曰平地在縣北長樂之鎮曰南

安在縣南曰鑑興在縣南永安之鎮曰中鎮

堡一 河源之堡曰石城在縣南營二十七 歸善之營曰規殺岡

曰西涌在縣南曰鬱頭在縣南曰盤負在縣南曰乾溪在縣南曰碧甲在縣南

橋子舖在縣南曰南坑在縣南曰橋子頭在縣南曰油坑在縣南曰河田在縣南

曰橫柳潭 海豐之營曰油坑 曰赤岡 界南離海三十里

山多成化八年立 曰射道山 尾澳 曰南沙 曰南甯

山曰大德 曰大磨 和平之營曰東營 觀側曰南營

建曰西營外門曰北營北門曰中軍兵備道前俱食事

寨十四 歸善之寨曰富沙園縣東曠野數十里南臨江北阻金

引兵環而攻之 曰周徑郡城南延袤數十里中有腹田其外同阜

數日乃克 曰周徑郡城南延袤數十里中有腹田其外同阜

北口抵橫江兩口接大嶺路皆險峻山石曲折下流瀾水 曰船澳

見故河源之寨曰三王何真於此禦之 長樂之皆曰天柱縣南

里其上曰高明南五十里 曰黃洞西兩一 興寧之寨曰茅岡東南

里曰龍母里 曰楊塘西五十里 曰留塘西五十里 曰和山在和山

曰羅英北二十里 拒敵之所然留塘和山其險可據 曰武姿西河外二里許

姓者圍合御落葉城自衛 又稱武姿城

閩三 河源之閩曰紅硃閩曰佛跡潭曰塔下三閩在縣治南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廣東中 四

隘四十七 河源之隘曰南湖在縣邊之外 曰中村在惠化上坪

曰古雲在大洲都二面 諸鎮 長樂之隘曰丹竹曰桔洞曰中溪

侯而賊淵藪溪洞阻深壁徑峻峭安遠丹竹樓黃御堡賊巢障勢

相聯絡加之以治鉄之卒雙頭角上高坑九節孤寺山烏合釀禍

邑南七十裡武子同漳寇入揭陽公田之詔安小段之賊驀越鏡

連山數百里荒墟玄徑奸究投窠其中 劫兵憲鎮于長樂設詰

奸簿一員設十三都巡司于此以拒吉賴南侵設水口巡司于南

以斷漳汀入寇東西雖無官守東以四都隘西以大坪隘皆民兵

和平之隘曰烏虎鎮東六十里 曰東水西通翁 曰驢子

南板曰黃竹坑北板 曰陽波曰三浙水東北八十里 在岑岡龍南

曰黎頭鎮東一百二十里 曰古鎮樂陽東 曰三角山

曰高車水正德五年 曰九連山在縣一 曰銀坑曰古樓坪在泉沙

通揭陽與寧二縣曰榕樹七都水口地方上通梅林赤 曰平塘曰

董源塘曰大荊曰筠竹嶂去車塘隘十里 以安遠與寧縣多出沃

曰曾田曰梅林在塘湖通海豐及本縣 曰黃沙村下通黃流

右通中鎮大連地方曰赤竹徑 曰隘頭嶺琴岡都地方通歸善

曰滑石徑琴岡都通城都 曰七牽徑分水四 陽海豐諸縣

本縣棉洋留沙諸嶺曰鷺鼠嶂琴江都上鎮通 曰赤溪嶂通海

餘里通海林黃沙諸隘曰鷺鼠嶂琴江都上鎮通 曰赤溪嶂通海

興寧之隘曰四都東四十 曰大坪西北六十 曰還心東五十

筠竹嶺西二十 曰水口東南四 曰龍歸廢曰羅岡西北八十

邑界汀嶺斜于即東北隔山城孤立勢若懸危迤北九十里大望

山並界連九縣山高地廣盜賊奔竄於此官軍志難撲滅

永安之隘曰解沙琴江都上 曰芙蓉連鎮通河源 曰象鼻連鎮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廣東中 五

都四 曰火戴連鎮通 曰逃軍嶂曰中溪嶂曰大連曰下還曰

青草湖琴江都上鎮通 曰公坑琴江 曰橫排琴江

烽墩十八 歸善之烽墩曰大星嶺曰竹山嶺曰潭洲角曰西涌

嶺曰碧甲嶺海上 海豐之烽墩曰牛鼻曰麗江山曰麗江門曰

平安曰新還曰小漠以上六處俱濱海地 曰甲子港曰青山曰娘

岡曰銀瓶山曰白沙湖曰大磨山曰東坑山俱捷

海澳四 歸善之澳曰大星海海 曰淘娘山聖甲地對粵東

藏賊船數百艘嘉靖三十一年 巡簡孫儲請于海道填塞可守海豐之澳曰海豐所曰甲子門

潮州府

鎮五海陽之鎮曰北閩在縣東南 潮陽之鎮曰興安在縣治其曰

大場曰夏嶺曰新港以上俱在縣

堡三海陽之堡曰潘田在縣西一百三十里饒平之堡曰竹林在縣大埔之

堡曰烏槎營在縣三河

營四府營曰教場軍門在縣南揭陽之營曰獅子田在縣程鄉之營曰北

營門外北平遠之營曰石鎮在縣治

寨一曰柘林在縣治一百三十里

隘五十六海陽之隘曰新閣在縣龍曰萬里橋在縣大曰湯田在縣豐

洋在縣潮陽之隘曰北關在縣北曰河溪在縣北二曰門關在縣北

曰河渡門在縣揭陽之隘曰桃山在縣東曰官溪在縣南曰藍田在縣

曰霖曰在縣程鄉之隘曰上井在縣南曰松源在縣都曰馬頭在縣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曰腰古在縣化曰圓子在縣山徑在縣饒平之隘曰魚村曰小榕俱在縣東
南曰九村曰嶺脚在縣東曰黃崗曰黃山坑大埔之隘曰虎頭砂
北在縣曰平砂在縣北曰長窖在縣東曰箭竹凹在縣東曰大麻在縣西曰陰
那口在縣西曰鴉鵲坪在縣南曰吉村在縣南曰天門嶺在縣南曰楓朗在縣南
南曰白猴在縣南惠來之隘曰武寧在縣南曰大陂在縣南平遠之隘曰
石鎮村在縣西曰九曲在縣南曰崆頭陣在縣西曰俞田在縣南普寧
之隘曰北關在縣南曰南閣在縣南澄海之隘曰冠隴曰鮑浦曰南洋
曰烏汀背 論曰潮郡十縣皆阻山帶海而最為險害者程鄉
之徑饒平惠來澄海之澳港平遠之隘山峒慈鬱海濤噴薄或連
閩越或通廣惠瓊崖及外夷之衝號為水國最霸勝夫山川之氣

代有憑依故治則暫暫藉以興亂則鯨鯢藪之狐兔穴之其初漢
一大縣爾再折而四又再而七已又再折而十行部典罷及防守
之員綬纒不絕豈非有惕於歷年山海之氛民莫必其命耶邇
來自任公整飭戎戎茲土稍得息肩後至者儻亦有當暑戒寒之
思乎語曰不恃無亂恃在禦亂恃吾無以生亂深慮哉是可以長
世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日星軍陽電山海信防圖說

陽電地方北枕山而南面海東接廣肇而通雷廉茲嶺南二郡之咽喉也
水陸迂迴不下二千里粵督制神電一衛以及陽江海關雙魚寧川
四折皆附于邊海又設新興陽春信宜高州石城五府皆附於邊山水
陸犬牙相制有司從中備守亦一尉一史之意哉而世之至今日僅存
其各矣試言陸信非自新興檢村兵營接黃坑營交界起東自恩平官
未遠接新會信界起恩環新營而西抵石城之高嶺營與雷廉接界止
却洞連嶺叢陰莽薄計程一千二百餘里設有恩平陽電高州吳川肆
兵營分布信防險扼屹峙則陸信之大略也以水信言之東則自廣
海寨芒州接界起而西自錫寨州交界止江洋瀚海包圍出沒計汎
凡八百里設有海關雙魚限門逆頭肆水審判船分守扼要皆防此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十

海防之大略也茲海廣則陸多地廣則險衆也近年兵燹日熾餉項日
虧將領日減軍額日狹規制如物而逆類乘人塗馬所謂指臂使而
首尾應者則茫乎未之謀也

兼屬山海圖說

軍營自新興而下逾望莞豐樂家港北自檢村兵營起至石井營而
抵恩平縣則百二十里東自官未遠至特東營而抵恩平則八十里地
需新會新寧之交山賊肆出操保非嚴兵防禦地古無安枕之期若馬
肉分安開平等處有軍會而枕封處尤甚捕獲逃賊數邑踏壞上學竊
發難開平此類設官兵十餘處而去縣治則九十里矣試者謂恩陽
守備秋冬應防丁恩平並無見賊跡平而營而東至連海特務而南
至長寧凡百二十里而抵陽江縣自縣而南二十里則有海關審商費

天下郡國利病書

插棘墜市星羅越港門而歷甌城是為北津樞氏此所謂大要客也自
寨而東二十里則有海關而去陽江僅五十里有營乎或可通第所城
散懸積弁與精民作奸細義如南陽之不可固非嚴約束之令然以
版海上接濟之固也該陽江西門詳善營歷麻橋黃桐嶼地樂安高嶺
平重而西上太墟則為陽電兵營矣由太墟至儒崗則為電白縣界矣
由儒崗轉折而東上五十里又為陽江之雙魚寨而所城在焉去陽江
一百七十里去電白八十餘里平百餘急能一呼而即至故是在當市
者為分設防務令營寨合防軍兵夫設防陸可槍平壤而環海可恃為
長城矣

海關審商所圖說

按海關兵丹現在官兵計百五十四員名戰船一十二隻東接廣海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十一

界雙魚接船阻練惟據上游屹然一天並我第本港內通陽江陽春等
復商賈轉集奸死為生港中難設有甌城之設有甌臺三度港門津要
似可資控守但港外無壘可振勢既微懸由港門而越甌城即北津樞
氏環居其地此輩慮服未化泉氣猶存各以博得出海捕魚為生若遇
劫若接濟若勾引未可信其必無也况予上死敢于杆網操軍中者於
子復從而翼之款今協總許三才任事方新應申嚴辦令凡漁舟出入
朔性暮送不許進遊逗留致問蒙際此若林時之第一要著若今舉去
縣城三十里去所城二十里而去縣城則五十餘里所軍備不備支而
甌軍少有可用一值汎期亦發海關陸哨官兵急之持角廉義欲懸者
不至為激注耳

雙魚寨所圖說

雙魚寨設有寨城一座由道參汛分署及署署有捕兵房子陰之制亦
 云每寨兵船一十二隻官兵四百四十四員若在汛守雙魚港內通
 雙魚等城港門而山對峙砲臺三座設有東山官兵據險而賊未敢
 犯也去寨八里則有雙魚所城離陽江縣一百七十里離電白縣九十
 餘里設後進贖費為邊海孤城外洋勢難遠控覺察責任難軍每歲春
 汛除督發雙魚一哨官兵外又例調東西兩山各營兵協守所城并一
 帶海岸若冬汛則止雙魚一哨在應故事矣右哨汛守雙魚港與海關
 寨接界港內通檣等炮五餘里則至太平驛防奸僻盜未可刻疎况龍
 高山風錫盜藪山勢延綿路通雙魚信海奸究窺伺設防常駕客船藏
 盜出入相應嚴飭海關會哨分防毋以一港為泰越可也

高麗山海圖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十二

自傷州分界電色借壞予是有陽電營官兵接防自大墟歷麻總等營
 皆地當要衝時開封掠歷營而西至身蓋及麻西營凡一百二十里而
 抵電白縣南有逆頭海而在焉港門遙闊非他處可比也自電城西出
 烏石歷蕭竹大吳川之那達等營南至上麻凡一百五十里而抵吳川
 縣去縣南二十五里則為限港門設有砲臺新營設有戍卒乃吳川
 一哨官兵為之分防也本港由通並字及極深峻皆盜賊聚聚之區又
 自電城之烏石歷若藤營西至平南北入高州新築營而抵高州州城
 乃陽電官兵信地一百三十里也高州而北由狂邏營至淋水營凡八
 十里抵信宜縣則此廣西之特白陸川為界與福祿壽居天等設防
 惟以不疎不投為其策焉高州而南自浪田歷樟木等營接陽電兵防
 而西入化州再居兵營而至高州凡一百三十里而抵石城縣深菁策

林對虎穴穴非小處在然不免而賊之樹突自出而南下三十里為大水
 中火又西去五十里為嶺山堡皆雷州文符之地也方至相法部每致
 疎虞若西北之廉州三丁那銅等處以至息安堡官橋紅嶺一帶地方
 原有高州官兵一哨守之近日又移制在城邊入化之西賊突統而論
 之高即而控濠溪北負蓋著故大小放難逆類赤水限門海陸守高涼
 之屏為其新興恩平石城信宜陽春諸邑則高涼之門戶也

逆頭港港圖說

逆頭港近在電白縣城之南設有砲臺三座戰船一十七隻官兵分防
 信海東接雙魚西界限門二百餘里左首則山厚港為信右首則以赤
 水港為信各分領兵船五隻而把總官則領兵船七隻則守逆頭三港
 之中蓋以逆頭港門遠渺恐可據也然砲臺雖設僅可虛張聲勢無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十三

及遠况港外海洋如大小黃埕錫山博質青州皆環對城南無海洋之
 最險者議者謂築格塞港故注平故事庶備電城一重之藩籬是矣然
 而水深港闊未易用力且言之易行之難行于有事之日易行于無事
 之日難為目前計惟應練兵師習水戰勤有探報汛防名積糧糧使士
 兵不敢私家客兵不敢登岸更整備快艦遇賊必追有警必應何難視
 小醜公處之鬼哉今懸於大船止存陸師一隻七舞二隻其修蓋改八
 號艘艘小船矣原其將大改小之意亦欲以樽楫代風濤投于追擊身
 此可角勝于襄海波平浪靜之處非可施于汪洋萬頃長年袖手之虞
 也且本寨凡有寇犯必係廣料賊船大船接相高至二三天艘艘小
 勢不及三之一能仰而而擊之或至于海船大器莫過班鳩號而現在
 所存者僅一十四門尚不及海雙二寨一船之砲計非增造五六十門

不可誠者欲和本案官兵之糧以備料價誠則誠不堪合城圍也再
查本案官捕兵原額四百四十員名而無額不補虛伍充數者居其半
即見伍捕兵皆捕魚土人壯習慣不與風波如窮餒不堪既屬且暮夜
歸家復阻汛守誅之不可勝誅全欲一兵得一兵之費用非養廉學習
水之客兵不可也若夫岸賊則有留主海賊則惡倭倭在電白海濱如
逆類白蕉南海山仔等村之民寺以捕魚為業中有一等奸民凡遇有
賊在海使輕身投入詳擒被擄使家屬告案假為勒贖張本公然多連
酒務與賊交通使官兵不敢盤詰教孫升本粵虎為假勾連盜匪習為
固然恐非五日京兆所能徹底破除也故以告後之君子

限門寨海港圖說

限門之安客兩澳夾峙厥口水淺屈曲必從湖漲舟始敢轉數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十四

如後進崇寨防官兵共四百四十員蓋此船一十七隻以八隻派守本
港上接蓮頭下至限門六口東西錯置砲臺四座內通並芋吳川縣城
以及梅縣城隍并化州高州一帶港門縣縣治僅三十里每歲三四間
則時收租數百人如風雨之驟主人若上善好德易於司是港者要前
往商視之如敵至可也右哨領船位九隻派防新門接連白鶴寨信海
北港去吳川縣九十里內通石城之惡家莊軒死不時竊發外海七極
汪洋該哨一官尤宜慎選可令圖元之庸材領帶之積惰充之執大節
本寨提限門之險扼鏡城之要人寇未易窺化地由港導引察外海情
形是在得人而已矣

石城所山海圖說

本所建石城縣治崇武年間奉調雷州衛設千戶所官軍鎮守以邑在

山响間傍條嶺或踏壞嶺居且使希絲絲商賈後透為四郡之通衢故
也城之北雄塔遠達于山巔東百里抵化州西百里抵樂安所南七十
里抵遠溪北一百二十里抵廣西之博白縣東北九十里抵陸川縣東
向一百五十里抵吳川縣西北一百五十里抵廣西之舊林曹村西北
百餘里抵樂民所所維附縣官軍以隔甬相推諉刁頑散漫城守空虛
故西賊時、突據截樂國聞查東北六十里有口三合堡者地接博白
陸川之邊界極險賊賊史番騷劫會設官兵防守旋旋襲回邊致乘暇
擄虐歲無寧日非仍遠堡兵無以杜鴟張也其正西六十里曰橫山堡
當康路之衝邊谷叢林近亡特為湖海又西一百二十里曰吳浦墩近
博白縣之邊界極險遠處地方上賊擄之出劫此皆西陽原守之險要
亦有原守之軍兵戢實而整頓之則石城之封於固矣此外若東南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十五

梁家灘接連遠溪商船灣泊縣西之凌祿司近枕珠池尤劇盜橫擊之
地因並及之

寧川所山海圖說

寧川所即附寧川縣東南瀕海而北負山縣城南去二十五里有限門
海港有沙卷兩行日外連內凡二十餘里賊若舍舟登岸步抵正芋距
縣所僅五里許耳縣之有墟曰梅祿生面多蕩米穀魚鹽板木器具等
皆宜聚于此遠人忽向轉春未秋去以貿易未動以千百計故此墟之
當處甲于兩廣乎蓋賊之垂涎而為圍入犯也計今所見在旗軍屯駐
即由者僅二百八十餘名鷓鴣狀何足為有慈惟合限門高截崇縣
海港之便地水陸交防軍民協力枕、者庶有裨乎

信宜所山海圖說

信宜所附縣同城設居萬山通近羅秀界連而身營休北流寧州縣穿
溪橋至居羅後橋靈林畧菁之開軒使快馬旗軍僅三百餘破甲持
白提動不堪守無回戰矣故近日羅制而賊營兵之力居多按正統九
年開營設百狼兵五百九十餘石給官田米伍百七十餘石以餉之居
以資捍圍行以應徵調未嘗不資一解今進七故絕佳存者皆亡命之
流其年開存真狼一二說者又有非我族類之虞然使然然然然其遺
能操心已終不可化執僅史於懷柳北流之界特設精兵一枝北軍信
宜之藩衛而杜石城之數後外絕狼狽之窺伺內杜奸宄之勾結是在
賊所文武協力共圍之耳

海州雙魚連頓限門四寨圖說

水汛來自廣海寨起而至白鶴寨界止合計四寨章程共八百餘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十六

海置戍雖稱鶴列而所守者不徒在險而在要焉西塞情形素各循其
視矣今更余而論之電白連頓為最僻吳川限門火之陽江海潮火之
雙魚又次之信地中惟島嶼山灣賊船潛泊如自上自海潮則有狼澳大
澳海霞賊船澳若雙魚連頓則有獨州青州大小黃塔放鴉山下而限
門則有新門三合窩洲廣州灣等處皆可制賊每寄校其中窺伺
貨艘往往即為標製劫掠之事以故陽雷特設一泰仔居中則度僅不
時中歲各器祀有務令兵不離汛更選備整壯船隻多設撥糧預
石橋運糧度波清善搖榜請政院之日兵共五六十名一遇賊警即
駕出洋衝鋒進戰而各兵船及公力火攻之賊未有不被獲就擒者固
非難以安堂其在康勇之符領子

恩平陽高州吳川四營圖說

六信四營官兵分防兩即要隘通計一千二百餘里法曰兵無所不
則備無所不寡今每營多者一隊少者三四名以此當牛犢矢之
賊未不能禦去不能進徐徐踰躡其後而已矣然一二小醜在在有之
又未可以空察會也余查恩平之東和悅固官來連一帶北如回心樓
這一帶俱與新會新寧諸境賊以羅漢山為窟穴官兵不能進界窮連
相應詳請督府分撥標下精勇官兵百五十名刻東路之東地通有警
扼截歸業進兵夾進一隊成擒矣其在陽電之大墟麻總等營一帶路
通陽春百之大山登賊潛蹤伏劫由山口其聚眾糾黨則團制龍高
山其假牧牛為名入山聚糧接濟者則附近之土人也此應責成陽江
縣履行保甲杜塞發萌而又于太平等處屯兵百名北可扼百之山
之出入而可斷龍高山之祀聚矣此外如分營置防戢小醜而張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十七

次而高州營次而吳川營兼布已周毋各置戍

神電衛所官軍圖說

團初開即設衛立縣置所合陸海而火牙相制有深意存焉取平日
軍衛廢弛至于今而故壞極矣查神電一衛原額其軍四千八百餘名
僅六百六十有五高州陽江等所每所一千一百或二百名僅各存一
百五十或二百餘最多者亦不過三百莫可免詰矣今以連海伍衛所
言之海潮雙魚偏守一隅防禦情形已載二卷圖說至于神電陽江寧
川等附縣城垣開陽江所軍編衣百結無異乞兒神電衛守要石色先
名存足款甚則子孫攬其根未印官莫敢誰何故故窮卒歲無粒粒充
腹上下欺蒙三尺不接可謂非身輩之安乎其附山伍所若新興高雷
安道若高州附近郡城或可恃以無恐也如陽春周城之一所設居甚

山中屯屯白且三百餘里天臺等處上元有聚每從百足山道口出入
肆行劫擄一遇官兵即走入百足內免脫其出而歸則皆圍剿于
陽春之龍高山中也陽春報設官兵一哨哨官格于有司不受營將
及相應請撥軍標勁兵五十名駐太平關警印由從任疾進五百足
後口則賊之歸路絕矣以上街所皆附山邊海嶺表安巨富市者極力
整刷何難漸奏款寧而前人推之後人今日復之明日可為長太息也

北津撫民協總團說

北津即今海關舊港也先年海賊許思受撫因令押住港口海岸且料
且漁沒終其子許應舉以協總名色責以統馭民協守北津原該處
年將自造料船并漁船共十隻自兵二百名住守毗鄰澳海面口候以
出汛日起是收汛日止北澳孤懸大海中係雙魚寨信地賊船每拋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十八

其中故以習慣之撫民守之通未德民官亦久不到汛海賊有無之悔
形亦無一子具報沒成故事矣但撫民一技善島鏡出八枝官登宅若
平地今實中歲責成令之備船練兵出洋守汛不時偵報一遵受撫之
切議不則治以地防使令之罪無以償野心狼子庶不至以萬項為三
窟矣

正統六年九月廣東陽江守禦千戶所奏奉旨所上中下三坊海所在海嶼里得在德寇難
非前報之於學度府陽江縣守禦千戶所奏奉旨所上中下三坊海所在海嶼里得在德寇難

高州府

營十一茂名之營三曰熱水在縣東一百里曰平鋪曰沙田在縣東六十里電白
之營曰龍門在德化州之營曰若葉曰水車今廢石城之營曰馬鞍
曰高樓在縣北曰兩家灘在縣東曰龜子曰青平

堡九茂名之堡曰舊電在平山電白之堡曰獅子在德善鄉曰三橋
即那信宜之堡曰嶺底在縣東六十里曰忠堂在縣東九十里化州之堡曰梁家

沙在州東一石城之堡曰橫山在縣西四十里曰三合在縣東北

隘四茂名之隘曰挑垌關 電白之隘曰蕉林在德善鄉曰陀埔曰三

又開

廉州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十九

諸崗 曰貼浪在貼浪都思牙村宋黃令鑑為前長或傳馬援征

其後子孫分守七崗至宋俱為長官司元世祖以崗長黃世華討

賊功賜牌印至 國朝洪武初始收之仍為崗長云

曰時羅在時羅都宋曰如昔在如昔都思勒村宋黃令德為前長

曰博是在如昔都思勒村宋黃令德為前長曰黃子嬌古森崗長黃寬

年莫登庸納款乃歸 一曰漸凜在貼浪都思牙村宋黃令謝為前

恩州人狡猾或聚眾殺前長並擄博是古森鑑山四崗知州李時

英獲元豐誅之而其子良臣仍據其地訓練精兵六百餘人頗得

犯邊良臣與戰大敗之獻俘兩院給以冠帶然良臣暴酷不能得

世守請兵誅錫考四崗始定今議以哨官防守其地不復任前長

云 曰鑑山在如昔都羅洋村曰古森在貼浪都宋黃曰時休近管

司漢元武時有權統旺者亦從馬援征交趾賊平留守邕欽界永

廉州府志 永樂七年夏四月文趾萬寧賊寇欽州... 李瑋討平之... 夏五月庚戌增置欽州驛... 冬十二月棄交趾布政司... 安南自交趾... 遠使詔諭... 官王通... 欽州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二十二

羅貼浪如昔郡七尚北連左右兩江... 丁以保守... 尚長官... 各懷... 二百七十... 守其... 正統五年... 按三司... 乃選... 賊黃公... 流賊寇... 北... 與安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已行... 安南... 五年... 劫聚... 六年... 三月... 時賊... 夫... 山... 分... 石... 石... 七年... 十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二十三

事林... 德... 官... 千... 公... 軍... 兵... 不... 年... 十... 者... 七...

寺五人翻出黨類 十六年夏安南黎太陽黃父命黃父即來奔
 送軍門斬之 十九年春命兵部尚書毛伯溫咸寧侯仇鸞如廣陳議
 處安南 冬安南莫登庸降納之 十一月初三日登庸素衣繫組
 赴鎮南門投欽 龍宗恩制伏脫履跪及北面五拜三叩
 頭果隨向軍門拜時布政楊銓祀備恭肅張廷岳翁萬壽副
 使鄭宗古參事許路錕兵張修泰府李崇都指揮石法章諭朝
 廷恩威暫令待罪遂回登庸親往奠文昭誓三有寺二十
 八人奉詔入朝勅請正刑去僧流歸欽州 二十一年夏六月
 收復四尚民歸籍 二十六年安南莫正中莫文明莫福山
 率其家屬百餘人來奔 登庸等奔欽州投訴解赴軍門提督侍郎
 二十七冬十月安南叛賊范子儀范子流等率眾寇欽州百
 戶許鎮與戰於龍門港死之命都指揮俞大猷督兵勦之伏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二十四

子流率師擁衆至欽州許稱宏漢已革以迎莫正中嗣位為名
 圖城劫聚殺傷官兵提督侍郎歐陽必進請改福建指揮俞大猷
 於廣東都司督調漢邊土兵一萬禦之生擒范子流等斬一
 十一年春三月海寇至大石屯登岸逼近郊知府熊瑄率官兵禦之
 賊東潮走 四十四年冬海寇吳平叔畧入廉州畧泰將湯克寬
 都指揮傅應嘉率舟師追之 四十五年春二月師次龍門追及
 於交趾破之 萬曆四年海北兵備趙可懷上水利議未果行其
 曰廉州轄州一縣二東一百餘里所屬四地皆入合浦之屬
 廣東開建縣雖屬實皆皆之接壤以開建宜轄於梧而博白且
 割於廉然以博白屬非所屬之利也博白去梧州七十里
 僅二日由梧州至博白計十餘日廉至博三日此地之便也合
 浦宜不城思安中開博白之界數十里好民滿聚伏路賊境得商
 流軍心官司捕捕不難其後道之官又以此博白人比合浦
 代治博白人司捕捕不難其後道之官又以此博白人比合浦

多建博白捕公六十共一縣所產穀食多於合浦而所產也
 則治博白博白博白博白博白博白博白博白博白博白博白
 此和也 冬十一月倭寇攻永安所城指揮張本守之遂及海
 川營新寨開海兵備會事督兵禦之勢益猖獗狼日常真官軍
 不能制 十二月副總兵張元勳追倭賊於廣州香草江大破之
 七年靈山縣石塘狼賊黃璋率眾和尙構黨作亂海北兵備會
 事熊惟學以推官劉子麒率兵討之為賊所獲知府周宗武移檄
 諭之乃還遂蓋兵剿擒羅和尙黃璋等陷死 八年賊黨單雲明
 就擒先是鄉民竊殺仇許往知其必來復仇乃率眾斷其歸路官
 全守石塘請設山防官得專提調地方勦是以 是歲設山防通
 判一員築城開市協守指揮一員 十年八月烏鬼那思蛋民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二十五

珠永安所千戶田治督軍捕之戰死海北分巡兵備薛夢雷勤平
 之 二十一年夷人莫登讓為黎氏所逐携其妻僕來奔欽州知
 州董廷欽納之後潛遁他境 三十五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文
 趾賊突陷欽州城廉州指揮當弘謨將兵禦之雷廉副總兵楊應
 春兵及欽州而還瀾州遊擊張繼科自永安發兵次葛麻山不進
 交趾賊翁富備黨乘小舟百餘眾至數千人從龍門入州城連陷
 百戶呂朝烟狂走吏目長於被獲復而擄學正李嘉諭罵賊而死楊
 應春但兵 三十六年正月夷賊復侵欽州圍其城同知曾遇指
 揮當弘謨力保孤城有數十人望城指畫者謨引兵射殺之賊退
 二十八日夷賊復寇中軍祝國泰百戶孔格禦於龍門大戰死
 之哨官朱子連戰於南屯之朱家巷死之 是時守龍門哨百戶孔

秦率舟師截其歸路是夜霧氣黑蔽官兵以銃砲擊之賊死傷甚
多及天明賊見我師船少皆無援兵賊四而繞迫以打石俱盡
二將皆死哨官朱子連 勅總督兩廣都御史戴燿嚴督安南都統
使黎維新併兵討賊三月令赴擊田 押廣肇中營標兵併守東
西二山兵劄廣州府遣副總兵楊應春詣河州踏者屯兵營地及
進兵去處歷四尚地方撫尚民募鄉勇得兵九千人秋九月命總
兵官孔憲卿行征夷將軍事以海南兵備副使蔡夢說監軍進兵
勦賊帶管海北兵巡道分守右布政使林梓留守欽州推官李
隨軍紀功莫知所之兵船分四路大海無踪乃還
三十七年十月交南寇平 崇禎五年五月流賊數百劫西場城
四十里而逃追官 八年四月海寇平 海寇劉香沈嘉三省猖獗
兵至而賊遁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二十六

將管舟扶貨都御史熊倬示招撫以緩其勢密檄福建五虎總兵
鄭芝龍會勦賊艦群繞死戰芝龍奮力一鼓殲之餘黨悉平
九年三月流賊百餘劫那隆

諸尚附

貼浪尚 在貼浪都思牙村宋高長官同黃全鐵為尚主其孫黃世
國初收羅 時羅尚 在時羅都宋以黃全為尚主 國初收印
者從狀波將軍馬接征支止有功賊平留守欽是二界居時休尚
在管界巡檢司地至是命其孫黃全為尚主 國初收印
思勒尚 在如昔都思勒村宋以黃全為尚主 國初收印
後 丫葛尚 在如昔都思勒村宋以黃全為尚主 國初收印
漸康尚 在貼浪都思牙村宋以黃全為尚主 國初收印
尚 在如昔都思牙村宋以黃全為尚主 國初收印
古林

尚 在貼浪都宋以黃全為尚主國初收印羅為尚長官德周其
孫致附安南 按欽州七尚本舊貼浪時羅如昔三都之地洪
武間設如昔巡檢司會其民為兵官德周令黃金廣等領尚丁
與兵協守丫葛而黃金廣等遂以漸康羅浮丫葛古林等因并
為思勒尚及佛湖後巡檢司九十九村延袤二百餘里以佛湖氏
黎氏進以如昔巡檢司志萬寧州丫葛開為河萬衛以佛湖氏
領如州州林希元請還我我役數之地時建都指揮王相指揮劉海
不得已為立石定誓欽勒以潭鱗潭為界丫葛以茫凌江為界斯
諸云輕忽捕獲之失其者亦有兩分夫保得淨奉張公岳焚山翁
公溥最後敗查公移為錄於左後或有考見於斯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二十七

根營 縣西北一百七十里上下受地方居宋太
 即宋太鄉南界陳阜 那線營 縣西北二百里那線村營上
 江三十里永淳縣界 那線營 縣西北二百里那線村營上
 那峯營 縣三百五十里管中亭下亭七十里 風木營 縣橫州
 界守北以防西賊之路崇 蕩寇營 在武利鄉合浦靈山之界去
 九里知府縣界素建 蕩寇營 在武利鄉合浦靈山之界去
 小路至石康 陸屋營 在縣西一百二十里下 洪崖營 縣東北
 一百二十里 陸屋營 在縣西一百二十里下 洪崖營 縣東北
 高深谷橫州 沿途小營 府城東路至雷州息安堡
 猛賊出沒之衝 沿途小營 府城東路至雷州息安堡
 清水營 蓬傘營 白水營 佛子營 新寮營 楠木營 陶
 口營 茅山營 山心營 張家營 橫橋營 新興營 茅坪
 營 平鴨營 白沙營 密羅營 海川營 縣上諸營因沿路盜
 客不便萬曆十七年廣州指揮蔡仕請議改 府城西路至欽
 山立營每營撥兵九名防守道路劫以寧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三十

州 上洋營 石橋營 那暮營 府城西北至靈山 馬長埔
 石塘營 丹竹營 烏家營 福子營 木構營
 按營號雖多兵數或只一二隊蓋以哨官加把總名號便於屯
 守耳至於營地因時改移今皆不同者隨寇盜出沒生發之處
 扼要而設耳是以志古營并其地里于右以待後之考稽
 古營 北營 在城北濠外嘉靖三十三年知府何御 達營 在
 治東北倉事林錦建安紳官修葺 清頭營 在永安城五 陸湖
 連歲久地壞各連交領官修葺 清頭營 在永安城五 陸湖
 營 在府治東北新興 黃運營 在府治四十里廣 木港營 在府
 三十里嘉靖十六年知府張岳以院 石隆營 在合浦縣歸德鄉
 建竹營 在府治東北新興 黃運營 在府治四十里廣 木港營 在府
 林錦建今廢靈山民使一十名兼復兵守之 羅浮

天下郡國利病書

營 地在欽州防城外一百一十里嘉靖十九年因安南敵回四向侵
 思勒營 軍門議立防州防城外九十里至羅浮營二十里嘉靖十九年
 由界又於江平地界設思勒營包二小營互相策應各營
 軍兵五十名以千戶一員統領防守後泰將俞大猷議廢沖包
 一 上扶龍營 在欽州防城外八十里到西牙坂崗寺村與交思原接界
 嘉靖十年上思州與日趨趨薄作龍崗寺村與交思原接界
 名領軍五十名守之知州林希元以非要地議罷分軍二十名守
 陸眼營 在欽州東南白皮村與合浦分界正德八年
 知州林希元為有事 方家營 在欽州西方家村乃海西停泊之處
 州李林始建防守后廢知州林希元 煙通營 在州南煙通嶺
 為有事安南復建今廢 州林希元 煙通營 在州南煙通嶺
 知州林希元為有事安南復建今廢 煙坑營 在州東南馬雷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三十一

六年有車安南賊賊杜文莊泊舟而下以覘動息官軍捕獲知
 府張岳始立營撥本嶺軍五十名守之嘉靖回今安南事息營
 廢 陸眼營 在州永樂鄉陸眼村與廣西宣化縣武黎水口相接
 希元中議立營撥官軍五十一名并編宣化雲山附近諸民防
 后以有事安南取回官軍惟民守如故十八年復申前議撥上扶
 龍營軍二十名以千戶一員領之重修其營仍名記嘉靖二十
 年宣化縣大年等與民與狼復行肆劫知州黃希白中議掣回
 軍士召狼兵三 黃觀營 在州新立鄉狼兵九十名防 那迫營
 在州舊提鄉狼兵七十五名 八角營 在州西鄉狼兵一百二
 防守以陸眼營百戶兼統之 八角營 在州西鄉狼兵一百二
 之 那羅營 在州西鄉狼兵一百名防 團圍營 在州西鄉
 名防守以八角營 總捕營 在陸眼村新立寺鄉東嶺山西南
 百戶兼統之 總捕營 在陸眼村新立寺鄉東嶺山西南
 以上六營俱嘉靖二十六年知府黃希白因廣西宣化等縣民
 強作寇中議軍門建立每歲于南寧廉州二府推委衛指揮一
 調陸眼等六營官兵哨守 那蘇營 在欽州接界如昔尚長

黃鳳陽居此知州林希元為有事去南于以定營 鳳口營治三
召雷州衛軍二百名守之十七年安南事息擊回 那暮營在靈山
山下今廢 團光營在州永樂鄉萬曆三十年 格木營在靈山
二百五十里博義鄉金事林錦建年久傾圮 丹竹營在靈山
里下安樂鄉欽靈往來之冲大响則盜賊出沒
百七十里上安樂鄉為烏家驛之交險塞蒙冠盜劫伏嘉靖十
五年知府張岳建擊新寨堡軍士二十名防守二十三年營被水
冲崩改設于高阜處 譚家營在靈山縣東十五里上武安鄉天
事李瑾調永安所官軍防守嘉靖十二 團河營在靈山縣一
年李瑾調永安所官軍防守嘉靖十二 團河營在靈山縣一
都之民故也五德後地方無事營堡遂廢今遷西鄉巡檢司于此
山心營與洪崖堡互相守望 管根營在靈山縣西一百
六箇嶺志而設 羊角營在靈山縣西一百二十里上艾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十 廣東中 三十二

墩臺 川江墩 府東南八十里 隴村墩 府東南七十里 珠場
墩 府東南七十 調阜墩 府東七十 白龍墩 府南七十 街門
街門寨之中珠場司街門東西八寨俱為官東巡司前時
武刀墩 府南四十 龍潭墩 府南五十 程徑墩 府南五十
前屋村 望子墩 府南六十 高嶺之上 石子墩 府南六十
深路墩 府南六十 安寧墩 府南六十 草頭墩 府南六十
十里嶺 江村前 高德墩 府南六十 崩沙墩 府南四十
珊瑚墩 府南六十 高嶺之上 白虎墩 府南五十
常桿墩 府南六十 大樹墩 府南四十 蟹港墩 府南五十
上望墩 府南六十 那隆墩 府南五十 葛蘇

墩 府南六十 新設墩 崇禎九年冬巡道張國經議建 烏
家鋪 府南六十 鴉埔村 府南五十 連塘村 府南五十
后嶺上 府南六十 進牛嶺墩 府南五十 已上俱
合浦 舊志云按廣州嶺南總二十一所曰安寧嶺江即草頭墩
白沙龍村川江別知府張岳安南建也內安寧嶺江高德三墩
地方有警只係村夫防守即望于墩本衛撥軍十名兼村夫
夫協守其餘各墩平時則寨軍守之有警則村 茶山墩 府南十
嘉靖十六年有 青鵝墩 府南三十 金竹墩 府南三十
大鹿墩 府南三十 小鹿墩 府南三十 龔羅墩 府南三十
施家墩 府南三十 尖山墩 府南三十 蘇藍墩 府南三十
里 烏雷墩 府南三十 俱欽州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十 廣東中 三十三

閩隘 東閩 府南六十 天板閣 府南六十
千餘里宣德間以本州千戶所 魚洪閣 府南六十
之三 閩俱守備都指揮程瑒立弘治中州民胡真以索財為
民害呈軍
新寨閣 府南六十 稔均隘 府南六十
交趾小港通入有 那隆隘 府南六十
由子以今廢
備倭 皇明洪武二十七年七月始命安陸侯吳傑永定張金寶
督率致仕武官往廣東訓練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 備倭之名
天下鎮守凡二十一處廣東曰備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都指揮

一員衛指揮一員專管巡海聽廣東巡視海道副使備倭都指揮節制所轄永安欽州二所每所各官一員督管軍船三艘旗軍三百名各分上下班出海巡哨以防倭寇

潤州遊擊 潤州在珠母海中當冠頭嶺之南約二百里每天將陰雨輒望見之晴霽則名周圍七十里昔為寇穴萬曆六年移雷州民耕住其地萬曆十八年設遊擊一員鎮之二十八年移于永安所距潤州一日之程距廉州一百八十里之遠呼吸難通巡道張國經議移駐于冠頭嶺俯瞰六池為廉門戶猶得臂指之用而未果行

珠池 烏泥池 海猪沙池 平江池 獨攬沙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三十四

獨攬沙洲 至楊梅池 楊梅池 至青嬰池 青嬰池 至斷望池 斷望池 至烏泥池 總計 按珠池之事漢唐無考自劉錡置司或株或巖迄無定制我共武二十九年詔採而巳未有專官也正統初始令內官一員分鎮雷廉正德其又取回鎮雷者德嗣于燕嘉靖年巡撫林公富蓋泰除之專其任 於兵倫憲民此庶即之大幸也 海寨 凡營堡類也皆入徑武志乃附于此 烏兜寨 至凌祿池 二十里守 凌祿寨 至英羅一十里守 英羅寨 至蕭村 二十里守 蕭村寨 至井村五里守 井村寨 至對遠五里守 對遠村 至豐城十里守 自英羅至對遠俱近海有泊只宜遠近不可掉遠 豐城寨 至黃泥十里守 黃泥寨 在大廉港之北去海 以上八寨俱永安所地 川江寨 在大廉港之北去海 以上八寨俱永安所地 川江寨

至潤州三里守 平江 龍村寨 池十里守 平江 調埠寨 珠場寨 十里守 平江 珠場寨 十里守 平江 自川江至北俱近珠池不可掉 白沙寨 十里守 武刀 楊梅池 武刀寨 至龍潭十里守 楊梅池 本寨沙尾有箔五所俱在池不可掉 龍潭寨 至古里十里守 青嬰池 古里寨 近冠頭至青嬰池 西場寨 在大洗港東去舊蘇江 按沿海建寨蓋自今始由西而東而北此十七處分軍以開擇人而任 防盜取之患無法禁稍疎軍士即玩盜者有所購則得者不以可不慎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三十五

銅柱攷 水經注楊孚南裔異物志昔馬文淵積石為塘達于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林邑記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南疆 晉地理志日南郡象林注今有銅柱漢立此為界金供稅 隋書大業元年劉方^行林邑還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刻石紀功 唐南蠻傳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跨重岩東臨大海漢馬援所植也至明皇時詔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及盛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柳文安南都護張舟復立銅柱 酉陽雜俎馬伏波壯還留遺兵十餘家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相婚姻至隋有三百餘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衣服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馬流人常識其處 馬德傳元和中以^成州刺史迁安南都護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三十六

清不挽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賒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 魏著唐德以名伏波之裔 五代史晉天福五年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于濠州即歷代史冊考之則伏波銅柱當植於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之外所謂林邑界上者是已今分節嶺之銅柱已不可見惟指近岸海中積石若丘阜處目之不應表立漢界反在內地 按水經註言銅柱在林邑不言在欽江疑分節銅柱馬總所植也 崇禎九年張國從遣尚官黃守仁查訪銅柱遠近形狀六閱月回稱無有到其地者有貼浪老叟名黃朝會謂萬曆二十四年親至其地而見之其茅果分兩處而垂下分茅嶺去銅柱之所尚多一壘之遠頗斜向交趾夷人年以土石培之今高不滿一丈見者皮骨多寒不敢近前其大不知幾許字之

有無亦不得知聞其通徑所錄則曰自貼浪扶龍至板蒙一日板蒙至那蒙那來一日那來至觀狼動羅一日動羅至江那一日江那至北攬一日北攬至北登一日北登至新安一日新安至八尺石橋尚行八日方見分茅銅柱自過江板蒙起沿途俱夷地貼浪要十六日欽州要二十日方到守仁遂執筆記之以報是銅柱一耳未嘗有別銅柱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三十七

運道遺跡。合浦大沈港有潮西通名九河江。口有赤羊整蛋人取蠟于此。又名赤蠟。整父老相傳。馬伏波征交趾時。合浦由外海運糧。至軍恒若。烏雷風濤之險。及海寇擄奪之患。遂以昏夜鑿白皮蜂腰之地。以通糧船。乃東羊於鼓。係鈴於鳥。置之墩上。以疑寇。此河直通龍門七十二。徑抵欽城。其極鑿處約長七八里。濶五六丈。深三四丈。其兩頭潮水尚通。但中間木植交生耳。此水一通。實欽廉舟楫之利。嘉靖己亥。太守張淨。奉公。與義民文通。嘗親至其地。踏勘欲疏鑿之。不果。予以為庶境之山。由東迤邐而南。直出海上。曰冠頭嶺。由西迤邐而南。直出海外。曰烏雷嶺。今二山對峙。相去可二十里。古謂合浦為海門。迨謂此。即誠華夷之疆域。南徼之扼塞。附海之邦。所無者。冠頭之東地。亦蜂腰。大潮必沒。假令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八冊 廣東中

三十八

地。以不便舟楫之故。皆可鑿之。使通。皆可不必踏外洋之險。若為邊圉。又遠計其無。乃非先王設險守國之義。耶。設記諸此。入交三道。一由廣東白馬伏波。以米水軍。皆由之。自欽州南。大海揚帆。一日至西岸。即交州潮陽鎮也。又云。自廉州發舟。師進都齋。一由廣西至宋。始開廣西路。分為三。自憑祥州入者。由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自思明府入。溫丘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西。溢一由雲南至元。始開雲南路。分為二。由蒙自縣者。徑蓮花灘。入交之石龍。由河陽隘者。循泖江左岸。十日。至平原州。然皆山運難行。張輔則懸懸。沐晟則從蒙自。以抵白鶴。皆不循伏波故道。後用夾攻之策。故也。西南海道。嘉靖中。知府饒岳。訪得廣東海道。自廉州冠頭嶺前。

海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行。則烏雷嶺。一日至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土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二日至廟山。三日至海東府。二日至徑熟社。有石堤。陳氏所築。過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道天察。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徑水旁。東潮二縣。至海陽府。復徑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徑安陽縣。至海陽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又取宜陽縣。徑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徑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歧。迎洪江。至快州。徑鹹子。關以入。多魚南。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徑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八冊 廣東中

三十九

也。蓋自欽州天涯驛。經貓尾港。七站。至若由萬寧。抵支趾。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宋設砦二。鹿井砦在欽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三村砦在欽州東南。控宜蛤灣。至海口。水路東南。轉海至雷州。通角場。欽州西南。邊有水口六。譚家水口。黃標水口。藏桶水口。西陽水口。大灣水口。大亭水口。

奏復屯田疏

林希元 知州

為復屯田以省轉輸以足軍餉事照得本州官穀糧米原額二千九百二十八石六斗零除無徵停徵實在只有二千四百九十九石除解京師外發永豐倉以給本州官吏師生及所官軍俸糧只得二十八石僅供半年之食尚欠糧一千八百石例撥外州縣以足之當其遠處踰年乃至官軍欠糧每四五月以為常按記稱無三年之積則國非其國今本州無半年之積豈可以為州哉臣始入州境陸行三日始抵州城見平原曠野高可種黍下可種稻皆為蕪服成田者十僅一二所種只水稻一種黍稷麻麥俱無其田半沒荒禾稻十不七八詢之耕民皆不糞不耘撒種於地仰成於天然猶畝收三四石蓋其地極膏腴也數歲力薄則易其處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四十

數歲而復之故熟田常少荒田常多要皆土廣人稀之故也臣差官各處踏勘拋荒田土所近城郭去處則日往勘量已得田一百頃節蒙上司明文踏勘荒田招人承種給與牛種但本州僻處一方生意微薄少有流民其土居無糧人戶交相差役甘於佃耕人田不肯承種官田以此無可耕種照得本州洪武年間設立屯田六十二頃坐落城東廟新立鄉靈山縣下東鄉等處撥欽州十戶所百戶二員領軍出種官德年開始罷田歸有司給民耕種辦納糧差今查前項屯田民間開耕者尚有廢為荒地者尚多現各處拋荒田土無數又不必原田之拘也但承種之人當議廢爾臣按屯田之法古今不同大要有三有兵旅久駐欲省轉輸之勞而屯種者漢武帝立屯田于墩煌趙充國屯田于湟中是也有凶亂後

田荒而屯種者東晉之簡流民屯田于江西後魏籍州郡人戶十之一以為屯田是也有因軍餉不足而屯種者 本朝撥各所衛之軍出野耕種是也 本朝屯田之法今已廢壞軍民逃亡過半耕種之人多非本軍皆民承佃臣欲因今之法參用之古將勘過荒閒田地及原廢未墾屯田招人耕種不拘軍餘客居及無糧人戶但願承田者悉與之人給田三十畝依欽州下別官田則例畝科米一斗七升一合該米五石一斗仍撥田十畝與為宅舍不科其稅十人為一甲有頭五甲為一屯有總一屯稻田一十五頃共田二十頃該米二百二十五石一屯設老人一名專理其事給田四十畝用酬其勞不征其稅五屯之田計一百頃八十畝督責耕種征收稅糧屯老責之甲頭甲頭責之屯丁以本州判官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四十一

之而德督于知州無牛種者給與牛種今查得荒田一百頃八十畝可作五屯歲可得糧一千二百七十五石已招得軍餘朱鑄馮軍等六十人客居廖達章料記等六十人尚欠八十人方足四屯之田查得本州額設民快一百八十名除守庫守監守城追捕巡捕一百名可撥八十名於附近新立二鄉屯種以足四屯之數今春夏在田耕種秋成之後赴州操練及春復歸田耕種尚田一屯缺人耕種臣查得欽州千戶所歲撥軍一百名分上下班出海巡哨常在孟埔海口駐劄下班之軍月辦銀三錢以備該所用臣欲于附近孟埔茶山木隆等處撥田二十頃令二軍朋種一分田隨班上下更迭耕種軍一百名可種田五十分以足一屯督耕徵糧俱如民屯之法主之備倭官本州亦得督責之一軍月減米五

斗軍一百名月減米五十石歲減米六百石七糧減米二者通計
一年可得糧一十八百七十五石如此則不待取撥於外官軍之
食可足矣以軍餘客若無糧人戶屯田即東晉簡流民屯田于江
西後魏籍州郡人戶十之一屯田之遺意也以民快屯田即唐府
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之遺意也以哨軍屯田即漢人屯田燉煌
湟中且耕且戰之遺意也愚臣之法似若可行然此法也軍餘客
戶則利軍官糧戶則不利民快則利官軍則不利何也各處荒田
數多軍餘客戶欲種而不得一與之田人皆樂受故利軍官弗得
餘丁差使糧戶不得多占荒田更易耕種故不利民快若於雜差
種田可以自逸而租易輸故利哨軍習於安逸今使耕田而又減
糧故不利知其利害不為所挫則法行矣如蒙允臣所奏乞 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四十二

該部行撫按衙門詳議舉行則轉輸可免軍餉可足一州之幸也

廣鹽課議

張應宿 知州

管漢之七國吳以蕩海獨富強名山大川總為利藪欽廉之境瀕
海者半而欽州之海濱曾無一灶者鹽且州境西与北接據西粵
其食鹽靡不仰給于廉其鹽船靡不取道于欽查得郡之鹽商其
子母之費僅以十計即有金者則于長蘆准揚擅費鉅萬者天淵
也而視長蘆准揚者利更饒更速不兩月可子母全收不必遠募
商而中鹽者可輻輳獨其額課歸公家者什一而旁落者什五費
用之孔多浸魚之手衆尤逸餉者幾何而入私索者盈溢盡瘠下
而上不肥天地自然之利國家竟不得盡賴其用也竊謂合浦之
白皮寺度嶺海欽之瀕海邊海即可產鹽欽之何獨不可產鹽計
民力農隙儘多暇時計道里商運更無便益若無論其是否土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四十三

是否竈丁令得沿海增產儘力烹煮山野多薪不必如浙之計丁
分草場也閩廣多商不必如淮揚長蘆盡大商巨賈也隨到隨中
隨掣隨放不必淹滯停留費時曠日也若然則斥鹵可盡為桑田
而課額足仰裨軍餉以欽之利供欽之費以欽之餉、欽之兵不
加賦而可加兵固足術也不特此今鹽商自郡而至欽例先輸課
于府旋又輸于州以額外夾帶者多而慎盤問又私輸于長整司
徑幾多胥吏費幾多需索守幾多時日故官課一而私課三德之
課也德之充餉也何不併歸一處照條鞭一體投櫃可省加耗之
半應解者應解應支銷者支銷在州猶在府也誠使裝載于斯投
納于斯秤掣于斯不踰日隨可放行便商者多矣若此則於舊額
之外量增以益餉彼亦樂從也所裨於國家經費豈淺鮮哉言利

不稱善政然不病民不病商第于公私上下間塞旁漏之孔而衰
多蓋寡無亦彼此兩利乎舍益於七而欲求加兵加餉是道旁之
築舍終為說鈴畫餅而已此必不得之數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十八冊 廣東中

四十四

雷陽志畧 雷郡潮汐與廣州畧同其壯盛悉視月之朔望為候
一月之間丹盈丹虛如前月二十五六潮長至朔而盛初三而大
盛後乃漸殺新舊相乘日進一日每歲八九月潮勢獨大至至潮
大於晝冬至潮大於夜此其大較也雷地視廣尤近海故潮輒先
至海康東西之泉俱自濶谷而下至南渡與潮水合平時潮水利
於田畝惟颶發則鹹潮逆起稼乃大傷故東洋田俱築堤岸以遏
之遂溪之潮利害與海康同徐聞最近海但其地稍亢暴潮不能
深入田園灌溉大半取資溪濶濶鹹鹵患其調黎東西潮亦互異
調黎東每日兩潮而汶西一潮一次調黎潮東咸而西瀋那黃潮
西咸而東瀋凡春則水小不潮不汶者二三日冬不潮不汶者或
五六月無常期大潮大汶謂之大水漁者集焉不潮不汶謂之小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十八冊 廣東中

四十五

水漁不取漁其渡瓊者亦視潮汐為進退潮吼而暴舟楫戒止夫
雷之語三有官語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居者能言之
有東語亦有客語與漳湖大類三縣九所鄉落通談此有黎語即
瓊崖臨高之音惟徐聞西鄉言之他鄉莫曉大抵音兼角徵蓋角
屬東而徵則南也雷地盡東南音蓋本諸此耳東語已謬黎語益
侏儻非正韻其孰齊之 田有夏秋二米起於宋天禧四年頒示
天下勸農桑官今所在州邑農出秋糧桑出夏稅其制遂定 國
初有農桑絹令天下農民率裁桑麻木絹其不種者致之罰尋照
桑株起科納絹之分派於米又立河泊所以權漁利歲有常額
其後逃絕過半亦派其課於民戶按田每畝官稅一斗七升起科
加耗一合二勺民稅二升起科加耗七合一勺二投其賦甚輕大

率三十乃稅一也即間或加派猶約而易供至弘正間添征羽革漆藥諸料其賦始重且派不以時民甚病之嘉靖初御史邵通奏行均一總其料價於糧著為定額不數十年復有四司鋪墊諸派則又不翅什一矣本府官民田塘一萬三千三十一頃有奇官視民居四十分之一其重者官田起科不苛每畝約米二斗九升八合民田米正耗三升二合一勺民米視官總十之一至派額及鈔役民視官又居三之二曩時官府召役必問民米役一而費十則民米人不翅重夫當天順前役簡民易以供成化初成化初大被蝗患田畝既荒丁口亦耗徭役仍前編造丁糧不足充之始別立四役凡十年再周而民滋病正德五年知府趙文奎始革四役復為十年一周民稍甦正德十年知府王秉良復編作三等九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四十六

上四則銀差多力差少中一則銀差少力差多下則俱力差其法頗詳民始便之久之銀之納索取輒倍而民復病嘉靖十七年里老陳訴泰議襲遺乃令銀差悉照該役多寡折納凡遇役作官自支給不復累民即今循之其丁之多寡亦視糧為率無糧者或十人始承一丁每歲丁銀附里長科納軍餉京庫各倉米及鋪墊軍器寺十七項折徵俱從官民米派而民為重均平均往驛傳弓兵監鈔五項折徵則從丁糧兼派惟供應稅監及偶加兵餉始於原額外量派事後撤之不以為例大率官米一石并加派歲輸銀三錢有奇民米一石并加派歲輸銀八錢有奇丁每一并加派歲輸銀三錢有奇而派額四差監鈔俱在內此一府徵納之總例也派額十七項前已具列惟四差及監鈔詳于左 均平為正役 國

初邑每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擇其丁糧多者統之甲內官吏儒生及老疾為軍者皆復其身餘悉輸役凡十年而周見役者追徵勾攝餘則否成弘間聽甲長隨丁田斂錢于里長以供官府一歲之用而歸其身于農命曰均平久之有司繁費皆里甲直供嘉靖十四年御史戴璟定為均平錄雷格而未行恭議襲遺申飭之而雷始便至嘉靖三十七年御史潘季馴復增捐之名未平法分三等曰歲辦曰額辦曰雜辦視其用之急緩以為次第徵銀在官毋令里甲親之為役一 均徭為雜役成弘以前莫考正德後始定銀差力差之例本府銀差一百零七役力差八十四役凡一百九十一役海康縣銀差六十六役力差二百三十九役凡三百零五役遂溪縣銀差六十三役力差一百八十三役凡二百四十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四十七

後徐聞縣缺載久之銀差輸至教信力差或不能親供轉雇以應其費三倍最優乃照丁糧科派入官與均平例同為役二 民壯亦雜役 國初簡民間勇力充之每民壯一名免糧五石人二下器械鞍馬俱從官檢三縣民壯計七百有奇分領以總小甲統以哨官每歲冬操三歇五餘月皆分派各衙門差用過警方遣海上巡視舊皆親役嘉靖間改用銀差輸銀入官招募今俱從丁糧派徵与弓兵均徭例同為役三 驛傳亦雜役馬驛供馬水驛供船洪武二十六年定馬分上中下上馬每匹該糧一百石中每匹該糧八十石下每匹該糧六十石點附近鄉村供應不足則以次及之戶糧不滿百戶許衆戶轉當鞍轡雜物各照田糧備買船設水夫十名糧五石以上十石以下轉合輪當不拘戶數後又於里役

中歲食二人與之供億浩繁長清間用御史戴璟議始照糧派銀帶徵按季給驛而存其羨以待每十年一編近乃逐年派徵凡所屬州縣有無驛及驛用多寡通融協濟其法尤便為後四 鑄鈔其來已久 國初令府州縣男女成丁者歲給鹽三斤徵米八升永樂二年令天下官民大口納鈔一十二貫支鹽十二斤小口半之正統三年戶口益鈔俱半徵惟官吏并隨官大口全徵四年幼男女及軍俱免徵成化十年錢鈔兼收鈔一貫折錢二文久之鹽停給鈔錢徵如故嘉靖二十七年鈔一貫折銀四厘每口徵銀二分四厘萬曆二年酌定額銀隨丁口多寡科派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四十八

寰宇記俗有四民一曰客戶居城郭解漢音
業商賈二曰東人雜處鄉村解閩語樂耕種
三曰深居遠村不解漢語惟耕墾為活四曰客
戶居穴處亦能漢音以採海為生

夫康古珠官也抱塞海北遠鎮交南視嶺外
諸郡最為極先崇臺山為城設海為池而天險
馬颯風一作百里震動而登海角西望天涯
海角亭在郡南 真南商也漢馬援既平徵側之亂
天維亭在欽州 禮於分茅六鎮銅柱以為華夷之限於今賴之 水陸皆
馬文淵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四十九

石為橋連于象浦是銅柱為南極之界俞
孟則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 惟寧越四州陷入
交趾守土之任邀功者事直欲挈庭強穴郡縣
賴我 聖明謝絕其請據彼荒夷歸我侵地
嘉靖三十二年夏六月莫登庸 民得免于湯火誰之賜
宋降收復四州民歸欽州收籍 與媚珠海塞寶藏所興領以內臣雖嘗聲草迄
今未聞投珠於淵也昔人以為所獲不補所亡近事
足為明鑒 嘉靖三十二年詔採珠三十四年復詔採珠廣州府知
府胡璽得共用過官民銀九千餘兩作採珠口
千兩時小賜 若夫嚴水安一軍衛以防四達之衝
皆不堪用 謹沿海以防以備倭夷之擾復博白于我土以

均適里；勞皆安攘之不可廢者也今其備特
創于靈山遠堡增屯于衛北交寇相擁惟康為
重可以其僻遠而易視之哉

高州府 舊通志

是郡也山叢土厚豁洞甲聯隋初馮盎盤據三
世跨有八州之地形勢使然也東南距海通白
雖有沙帶阻門一阻而水深濶平倏忽變生備
倭營堡不容少弛而南倚於博陸化州石城山菁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五十

深徑種伺隙以度劉我人民胡可滋憂且於二
廣為櫛街之交寇攘竊發則東西境地斷絕
矣蓋亦據為二國乎 諸者欲復高唐舊邑于電白廢
基以控諸塞衛郡城招勇丁壯
于信宜久失之地以耕以守庶
幾寇虐可息而齊民安矣

雷州府

雷三面距海東通閩浙北負高涼有平田
沃壤之利然雷出而震地濕而熱蓋五嶺之地
南盡于此積土薄而陽氣淺也康雷之交處

風最大馳潮則鹹流逆上秋雨則拔屋撼山
東洋之地彌望渺漫凶殺之至不繫於人事
矣所恃以保障者其捍海之堤乎故西潮以潮
其澤二渠以醜其冰然後斥鹵之地化為耕事
而雷之民亦可免於為魚堤防之飭是在司牧
者他如永安寧川以達石城三道皆陸所以衛
邊漢而守陸之禁當嚴齊唐永寧海漢之衛
也備倭之責尤重 國初重臣經略之迹猶有
存者 安陸侯
吳傑等 選練而閩籍之以固沿海之防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五十

惟雷郡安而康境亦資其控制之利矣

瓊州府自漢元封初高朱尾即初元三年棄之語在事紀兩援南征交趾
 復州郡縣吳晉因之隋開皇六年平王萬昌之亂唐高宗乾封初高州賊
 所福德宗貞元五年節度使李復討平之判官姜孟京崖州刺史張少選
 攻拔其城憲宗元和而嶺南節度使趙昌進瓊管州州降附蓋至是始
 沒為良民也十四年安南賊楊清攻陷都護府以清為瓊州刺史首即由
 為瓊州刺史當在清之先其後張鵬平定賊寇始建治績宋度皆中廣西
 賊區希範攻瓊州轉運使杜杞討敗之因大兵擒賊徒六百餘人尋獲
 區希範隨之瓊州遂平紹興間瓊山氏許益為亂蔡人王日存母黃氏撫
 諭諸洞無敢亂者塔民王高叛臨高尉陳道徑進賊壘諭以福禍賊遂
 乞降嘉泰四年瓊州西浮峒逃軍作亂寇掠文昌縣瓊管遣兵討平之元
 至順二年九月丙子海南賊王周糾率十九崗黎蠻二萬餘人作亂命調
 廣東福建兵隸湖廣行省左丞移利四奴統率討捕之黎峒自是不靖至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五十二

元三年萬安軍賊吳興期等聚眾三千人作亂海南道宣慰司同知王英
 字印傑並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誓力絕人善騎射用沒刀人師雙刀王按
 部至城時就擒至正十一年臨高土人吳國寶等謀亂焚掠沿海諸村鄉
 人討平十三年文昌土酋陳子瑚謀亂寇乾寧州縣皆為所有子瑚死弟
 有慶理其勢與逆黨偽萬才表元貴鎮撫備廢歷吳紹先千戶洪義等
 屯據瓊城二十四年萬州土酋符奴達陳俊切等竊掠居民峒首王麗珠
 既平陳子瑚兄弟等又自臨高兵器抵東道刺奴達俊切等悉平二十六
 年三月五原都人張登與弟德等倡眾殺其所表元貴等既沒即成及萬
 州峒首王麗珠率兵平沒萬州 本朝洪武二年元南定州知州王官
 子廷金結萬州王賢傑作亂攻萬州定安等處海南分司統兵征討萬州
 峒首王麗珠定安莫真成隨前義兵各剿平之天順四年十一月即瓊
 嶺據城瓊後所千戶即偉男兄王贊故瓊後借陳字印指揮石鑑不允瓊

赴軍門報知阻之且令竊盜賊毛許清周鄭供攀確積恨乘本衛官
 軍外調至引前中興化州石政領軍出往石城州元初年珠城地官居
 同毛等夜半越城謀殺雖不獲殺其子奪衛印遂掠郡城稱偽藩刺黨與
 州縣皆震動張守備高廉都督安福統指揮李珊等往討閏十一月
 初二日戰于大西門賊眾走散隨追往舖前寶寧驛至水泡黎峒判平之
 十二月班師遣千戶張政解首級獻俘

按各廣十郡州雷瓊瓊海餘皆多山極險峻黎藎為陽春之西山德康
 之下城羅旁綠水尤其要害也連離巡司介以三營西營連離營石甸
 營北接四牌營村小力牌大力牌兩營皆係黎賊視之如無人焉西山
 賊前數年刻高州破城而入有司素無防守之備遂至于此後雖判平
 石城崇倫嶺若調肇慶廣州連官連舍入處其中或全廣西日兵報初
 者居之或主也田也兵以鎮之否則招復業新氏編為保約縣為鄉落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五十三

亦無不可者四策當擇其一而賊之生聚豈能沒其舊武羅旁綠水肆
 害得百年矣道誅為寇可緩討乎誠使若梧軍門練兵以振上流之勢
 悉後調兵分駐鬱林欽廉信宜陽春各一二十千人以道其走路乃調廣
 州兵巡德慶入新會兵巡龍水入又歸呂御夫使自俗斧斤隨大兵之
 沒凡賊巢林木可聽斬伐旬日間可反掌甲也刻高要南岸至高原列
 營十數深身地可左右自石徑營白馬壘前有大小石嶺營又前有平
 水營又南有步營營近東山西御則有龍角營營在東邊則龍水
 谷縣之界也與西營相掣以扼思賀營稍東則新興龍滑等二十四山
 西則若梧岑溪諸隘有可扼者使之巡征夷自攻夷攻黨可盡滅矣及
 石城連捷鬱林欽廉等州上通廣西山賊亦時出劫掠將駐于新興
 者與若梧也總訓練兵快相為犄角防守要害相時駐別或掘其巢穴
 或截其歸路洋出無所得入無所歸亦其大畧也韶州六縣雖時有寇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 王內

竊不為大害惟嚴密巡捕官匪不法者亟緝去之易以習勞之吏併
督捕時加防禦而已廣州屬縣后連山陽山多交通桂陽上猶柳州諸
盜又多江右商賈被擄害人激使逆亂此當以計銷之不許久寓若清
遠扶羅二山殘寇乃廣肇將之責宜與兵備道協力殄蕩行馘極括
洞丁之法以漸收為野于廣寧毋令奸民投入致生禍變其連遠化番
尚增城龍門樂六者逆雖剿平亦宜備其出沒隨宜肅之東莞順德沿
海之民肆行劫掠者多混編農守巡加憲防禦良有司時常講練保伍
柳枝可非舉行于新寧新會之連恩平陽江灑水者多立防堡法亦如
之化以詩書當漸為樂土久悅德香山防海兵不宜散易有司裁其
工食利其拜見則流惠可勝言哉此寸巡所宜察也 近來打手棍甲羅
世舉虎叔沒括運足為改聖惠潮狂御之盜多通賴州和平大埔之盜
多通汀漳比御夫禦海寇有功者使之互引勇士五為築堡各建社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五十四

統以御約教以禮義而又訓練斥棍以臨山海之虞工役以時給之近
日特羅令舒慈修為山城所成則秦兵由良可無信與大寇寇由海
入者托港以制之而又設法斷其樵汲則入寇無施矣惟山城荒忽杜
來多有奸民與之內交潛入邑治則器械衣服米肉酒食應時而備故
巡按御史戴璠議我擇招主 蘇時陽江陽等縣俱有樵棍王等巡檢
用土人今陽春縣有樵王伍經給長樂縣有樵棍巡檢陳廷爵偵查有
功但此輩固不可全托心腹要在檢御有五六平時則用之以無強劫
捕則用之為御守警之大莫之樂不可常服若欲通利亦非此不可也
誠有以既哉近山盜益莫入今雖守神非保不為志一經調到為勇
能萬莫若令招主每月定賞銀若干又許伊將沐家出山買易仍
能招主以身家福禍免致批弄作單此於事者實以無益之資得賄
二三年可大備者其富哉可予行之禁通樵 詔得各處有等奸徒不務

天下郡國利病書

本軍營生事一收買魚鹽指以通山為名杜來拉山文德往蘇救可佈
添補糧食張軍物甚多私買魚鹽中入山營賣引為盜人越
出藏狀各處河海寬闊客商難到來伴船相結能使湖江勾引財物
殺傷人命或探德人村宿及則又與之作眼即生地必匪改家指心無
所紀既已得德慶等州縣通山賊御與貴張馬兒等拿問外但此弊在
在在之通合禁軍今改軍民人等不許指以通山為由私藏違禁軍器
等物文結強人私通法將引為盜端為患地方如違許請人首告備拿
從重問擬典刑其言固可採也嗟乎民無信不立若恃強令者可弗察
哉

論曰書言重賞爵受寇賊姦究難唐虞勿能飲我我命卑陶惟明刑以流
它咨十有二牧惟首言在哉惟時信之所予翕然率服而民自不犯內治
固而外志銷矣此所以為帝世也今之粵寇不在海則在山兵食七信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五十五

能戰守而良此代之既膠方肆其利吳我詩曰如蠶如蠶我是用委
北虜執息越在沙漢捕可禦也南蠻荒忽寇在門邊不可禦也來則應敵
無策去則掣兵無律兵亦終于寇而已詩曰不弔吳文不宣空我師夫山
深海鉅出沒往來胡可測也故宋時而索賄者往一困窮流徙為隸比及
里者肯死核實既就獄矣終以無賊伏而甘言詭託豈可勝道哉詩曰君
子信盜亂是用暴盜之誣指連行者多矣審獄英辨死且非理而奸究通
山該竅取富未嘗犯于有司也是以循表寇賊日滋詩曰君子秉心維其
忍之心之憂矣深既隔之然其機亦豈難圖哉撫察旬宣之臣淑問如阜
陶而日踏察焉漸括洞丁而時使薄款以嘉惠之俾憤之民得日見其歸
耕也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瓊州府兵額 瓊崖參將部下營兵 中軍員後八十三 前營五
 守防黎各營 左營四百七十二 派守定安文昌會同樂會萬州
 清湖諸城 右營三百三十九 派守崖州恩恩陵水三城并迴風
 嶺 前營三百六十八 派守儋州澄邁臨高昌化四城並那約營
 守毛塘鹿宴塘心畧遠頭平金拋太平定全那約南定那大等處
 太平營一百四十九 防守太平嶺門大坡石辣等處 萬州長
 沙坡心營一百一十一 白沙寨欽總部下哨兵 官兵雜役共一千
 分劉長沙坡心二營 哨前哨官一員 督船二十一隻 劉石瓊港哨官一員 督船六隻 劉清
 湖港哨官一員 督船六隻 劉桐樓港哨官一員 督船三隻 劉博款
 哨官一員 督船七隻 劉三亞港又船四隻 劉保平港哨官一員 督船
 四隻 劉新英港哨官一員 督船一員 督船一員 督船一員 督船一員
 一隻 劉博款港哨官一員 督船一員 督船一員 督船一員 督船一員
 寨五瓊山寨曰白沙制 兵澄邁寨曰永靖 在東陽都曰保義 在新崖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五十六

寨曰三亞曰連珠 在頭嶺
 營五十七瓊山營曰揚威前營 見兵 曰黃嶺曰藤寨曰南坤曰大
 坡曰大定 心營澄邁營曰分哨後營 見兵 曰定全 兵五 臨高營曰
 分哨後營 見兵 曰南定 在昔約山黎三 曰獨木 在縣 定安營曰南
 斗 在南雷 曰黃竹 在會同分界 兵五 民壯十 曰南閣 曰南倫 民壯二十 今
 田曰大葵 曰金拋 即今大坡頭營 萬曆辛卯移立官 兵八十 曰五嶺 兵八
 十 文昌營曰揚威左營 見兵 曰牧場分營 在縣北 一坐 曰鋪前 見
 額 會同營曰分哨左營 見兵 曰清平 在定安 樂會營曰分哨左營
 見兵 曰猪母嶺 在縣北 儋州營曰揚威後營 見兵 曰七坊 曰南巢
 曰松栢 曰腰西 曰大羅 曰催羅 曰可墨 曰後竹 上八營 各兵三十

化營曰烏坭 即分哨後營 萬州營曰揚威左營 見兵 曰貢田
 曰張牙市 曰五香 曰大平 曰蔴根 曰長沙 見兵 曰沙牛嘴 曰陵水
 營曰分哨右營 見兵 曰軍堡 曰葫蘆門 曰黎庵 曰牙後 見兵 曰清
 口南 萬官 兵二十 曰牛嶺 軍二十七 崖州營曰揚威右營 見兵 曰理
 威嶺 兵守 感恩營曰分哨右營 見兵 曰我茶 曰陀興 曰必改
 堡十一 文昌堡曰楊橋 會同堡曰馮家 昌化堡曰吉家 曰漁
 鱗洲 曰小洲塘 萬州堡曰南頭 曰牛塘 曰連塘 曰烏石 崖州
 堡曰榆林 軍七 感恩堡曰縣門 軍一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五十七

瓊州府志 沿海衛要

府城北十里曰白沙港宋設水軍趙汝珍征元兵於此
國朝隆慶初始設白沙寨兵船防守與海口層巒相
通凡大商船皆往泊焉是瓊治之咽喉也 東六十里
曰鋪前港深廣可容商船凡倭寇賊船常從此入即李
茂灣堂住泊焉是處勢與白沙相倚是瓊治之胃項也
鋪前東去三十里至文昌曰峙灣四十里至木蘭灣五十
里至急水門八十里至抱虎灣一百里至抱陵港不數里至
銅鼓角一帶以來常有賊舟灣泊登岸取水來關者掠
至於清瀾一港海門寬闊水道遙迤內連文昌縣治外
通大海七洲洋賊船倭寇順風南抵此其先據蓋瓊郡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五十八

財賦最宜加關防者也 清瀾南去六十里至馮家灣四十里
至會同哆南八十里至樂會博放屢被寇害其為要地更
當備守八十里至萬州那鹿港那鹿出外洋有南北二灣
賊船常在此取水四十里至大塘灣六十里至舊陵水三十里
至牛頭嶺突出海口六十里至相和鹽水港六十里至碧峯
港四十里至珊瑚環灣六十里至榆林港常有賊船寄泊過
聲響便於各處防備推三股一港東至萬州西連昌化東南
風發時有大泥諸番沿海登岸搶奪瀕民最宜防守
三股一百二十里至崖州大堡保平二港上一百二十里有黃流把
駕三港六十里至鶯哥嘴數十里至吉家墩八十里至感恩
深田灣又八十里至北黎港三十里至魚鱗洲皆屬三亞信

地距昌化英潮有百里焉 府城西去七十里曰澄邁石硤深
廣可泊船約五十里至馬尾表三十里至石牌又百餘里至臨
高縣傳瓊港有兵船防於此百餘里至儋州洋浦三牌石
海口入新英港海口有二沙線不識水道則壞舟泊船難轉
便但聞警出船不及故海上多故須輪哨船時出海口瞭守
亦瓊郡之腰絡不可疎備者也南去約八十里至海頭港內
峭石壁難以進舟一百里至烏泥港通昌化城又三十里至英
潮灣供賊船出沒處 按瓊郡州縣俱附海濱周迴數
千里時有倭寇番船之警今設東西二路左右前司分哨防
守策應而統領於白沙寨兵家所謂星布棋置之勢况
加以天塹之險勇兵指巨洲風波靡常尤當於衛要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五十九

整飭兵船精選器械查詰墩墩心察海道始可保孤
嶼之全湯也故特詳於篇以備防海者採焉
諸黎村崗
瓊山黎東曰清水崗今為東黎都南曰南岐南柳南虛
環琅南坤居米嶺平沙灣居碌居林南南岐七崗今
為西黎都惟沙灣三崗尚稱生熟黎叛服不常沙灣尚
曰平黎由來後仍化言差 澄邁黎南曰南黎今為一都三都
水工平善西曰西黎今為一都終都尚同於風氣時出為
害 臨高黎南大卑有八曰墳營曰坡頭曰那律曰番吉
曰略遠曰番漢曰柏柏曰重遠八崗皆以番豹山為險極
容一人入過此十里則西至重遠坡遠等南東至番漢等

尚南至番泥等尚時出為害 定安黎南曰南開尚主
 非三百里地其曠民樂居之見在里甲州光螺在縣西南四
 百里思河在縣東南三百里 原係黎尚出沒之衝時為民患
 文昌黎曰斬脚尚治平已久田地經丈入有司特人丁尚
 屬土舍隨軍聽調而已附尚地多險阻為瓊文定會遊
 賊往來之區 樂會黎曰縱橫尚主縣四百餘里 北接思河
 光螺南接萬州青山聲勢相倚馭失其道瀟聚為亂
 儋州黎視諸處最著昔梁隋間儋身歸附者千餘尚
 指此今生熟凡五都曰抱驛曰黎附曰順化曰朱格曰宋王
 弘治五年招至桐橫一處嘉靖九年招至脩途打松帶洋
 下台那蚌大落影打與水頭八處東黎屬土舍尚首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六十一

嶺南黎屬州部領其餘自耕食不屬州 昌化黎散處山
 谷不相統攝與民雜居不為寇害舊有土職二員以招黎
 為名而既歸有司遂不復領於土舍 萬州舊有民黎九
 都熟黎九十三村而南則鷓鴣啼尚主州一百二十里 與陵水黎
 停等尚潛通北則龍吟尚 主州五十二里 與思河縱橫二尚潛通
 不復統於土舍時出為患 陵水黎北有黎亭主縣二十里南有
 嶺脚 主縣三十里 嶺脚由葫蘆州而出黎亭由黎羅而出又
 有東北尚有大小嶺小嶺為往來必由之路黎人時出遮
 道為寇 崖州黎其地多于州境其人十倍之分東西二界
 生熟半熟三種處為害而州之戶口日耗凡百從編賦給諸
 縣膏腴田地盡為黎有羅活千家為甚德政抱顯以之

感恩黎附版籍者什九不附者什一與民雜居無他志患在
 崖之生黎切近出沒孔道有二一自我茶總路分入陀興必改
 一自海麻嶺總路分入嶺頭白沙時出為民患 論曰黎
 尚內孤五指外界州縣若不可勝計此乃其大較耳自梁
 馮洗氏收降十餘洞唐孫訪使諭五州首領親詣其境則
 當時通道之遠可知至宋末武略不競大軍硬道復借途
 梓海丁謂所稱再涉鯨波是也迨 國初天戈所掃直欲
 徑穿五指而瓊文洞落多帶編民獨崖儋諸黎愈越者
 地其故何哉蓋自水禁以來以撫黎職之土人借撫為名
 奪我熟黎觀儋州抱驛首役遂致南蛇之亂崖州舊
 圖分轄起于土舍之奸如附郭至平三而為黎郡陳三土舍分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六十二

故梁之崖州隋之延德唐之泮場落七縣宋之盛德堂諸
 墓皆沒於今黎國中侵可知矣間有念王土者未嘗不披
 輿圖而抱恨也以故洪武時指揮張庸繼欲開五指縱橫
 之路及邵字李貴之徒亦屢長慮即成化時副使冷某注
 意尤殷使後居其位者以前人之心為心黎庭開道殺
 食在念則古之書村書尚者今皆為都為圖矣何天順間
 感恩令 羅鑑責黎圍于土舍要隘 弘治末備兵使者 副使
 王貪賂邀功責久化之編圖歸負固之士孽孽致啓後
 米諸黎之尾大不可惜也
 瓊山縣營新舊凡十三堡寨 達于營 民壯營 楊
 威營 振武營 以上營今廢 揚武前營即新營 以上俱防

海 張陸山營 黃嶺營 藤寨營 分哨營 原名南坤營
 大坡營 大定營 即塘心營 大會營 在居嶺南由馬原賊
 巢 水蕉營 紅花堡 藤寨堡 望樓堡 白沙寨
 隆通縣寨三營七 永靖 保義 分哨後營 羅謹
 營 營所 羅藏 荆壘 居便 定全營 臨高縣營
 八分哨後營 那零 屯廷 南略 獨木 羅壯 平山
 居嶺 三營俱嘉靖初建後廢今移而略營於此 定安縣營
 十一 鹿崖 留平 南斗 黃竹 南園 南倫 坡田 大
 葵 楓木 太平 五嶺 石盤 文昌縣營八堡二 白
 延架 烏攬坎 赤岸 木欄 銅鼓 港門 楊威左營
 教場分營 鋪前 楊橋堡 會同縣營三堡一分哨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六十二

營 楊家堡 清平營 樂會縣營二 分哨左營
 猶母嶺 儋州寨二營十七 歸姜 田頭 楊威後營
 保吉 墳塚 蓬虛 七坊 南果 松柏 腰西 大羅
 催羅 可墨 槎營 那大 樂化 日南 清寧 昌化縣
 營一堡三 烏坭營 即分哨後營 吉家 魚鱗洲 小洲塘
 萬州營新舊十二堡四 新潭 蓮塘 楊威左營 貢田
 張牙市 五香 太平 南嶺 滿亭 葵根 長沙 沙牛堤
 南嶺堡 牛塘堡 蓮塘堡 烏石堡 陵水縣營十二堡
 四分哨右營 軍堡 葫蘆門 黎庵 牙根 鎮南 馭
 北 絡絲 馬騮橋 鴨塘 白茅營 南高 牛嶺 厝
 修堡 石賴堡 嶺脚堡 黎寺堡 崖州寨二營十一堡

十 三亞分寨 連珠寨 楊威右營 牙刀 樂羅 石淺
 抱活 羅蓬 羊嶺 殘字 柳枝 錦似 千家 抱隊
 我茶 迴風嶺 藤橋 樂安營 樂定樂琴營 樂平
 營 洋溝堡 即風 多銀 抱拖 即芒 石梓 高村
 山麻 落機 高嶺東 高嶺西 望樓 榆林 多零 迴風
 門 感恩縣營六堡四 分哨右營 我茶 陀興 必政
 南北溝 白沙溝 深田堡 嶺頭 浦麻縣門
 海寇 嘉靖四十五年賊吳平寇昌化五月總兵湯克寬破
 吳平于崖州擒其妻子十二月賊何喬林容等掠陵水犯
 崖州 隆慶元年賊雷一本何喬等掠文昌臨高陵水十
 月掠揮石子方以討擒何喬 三年七月林容敗死其黨蘇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六十三

李茂等收集餘衆九月犯清瀾殺指揮世承 五年八月指
 揮高阜戰死于煎茶頭 六年賊許禹載犯澄邁圍昌化
 李茂犯萬州攻樂會清寇在蒲引倭犯瓊山文昌李茂降
 擊倭走之 萬曆二年四月賊林鳳入清瀾殺百戶尉章及軍
 民二千餘人 十七年游擊沈茂令珠賊供狀陳德樂李茂望
 池誘擒之其黨陳山德及茂家人那府等獲叛犯清瀾文昌萬
 州等討平之
 黎寇 萬曆二十七年瓊山居林等商黎首馬原倡亂定安
 臨高諸黎應之雷原副總兵黎國耀等率兵三路進以擒之
 設水會所于馬原築穴即水在村築城七田 四上年冬崖州黎
 抱由羅潘等作亂官軍收績高樂平營圍崖州總兵王鳴

鶴督各路官兵并西粵狼兵討平之
 吳會期奏議 黎居民民五之一宜於兵威制乎之際開
 通十字大路于其間大約以道里計之自府至崖千里而近
 自崖至萬六百里而遠此四至之也細數之自府至沙灣
 三百里而遠自崖至羅活三百里而近俱為坦途矣度其
 中未開通處不過二百里耳官軍備武官領之民兵備有
 司領之士兵備鄉保長領之通力合作相其艱難易其險
 阻做以數月而竣崖之路可由黎商中行矣儋萬視此
 其工則又殺焉四路交遠度中連城豈地道僅就僅在
 屯以攻則取以守則固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六十四

海瑞奏略 臣竊觀瓊州黎岐嶺之入焉黎岐心腹
 州縣四股黎岐為寇是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將必
 波注四瀆而為四肢之患為今之計莫若數厚臣中知識
 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備副使
 以專治黎之任瓊至京師萬里當請裁或致違誤
 設立縣所限其大縣乘機蓄勢聽其便宜凡一切招民置
 軍設里建學遷創縣所屯田司驛遞諸事不許撫按臣
 等從中節制年三借用許其調廣西兵廣東漢軍官
 軍打手值變故許其調用約萬人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
 半以充其費三年後考其成功七年稽其變化之效極得
 專任之柄寬其行事而又功少不完不處其官事少不

效必重其罪欲不盡心力而為之不可得也

上兵部七事 一黎岐所居之地雖有高山峻嶺而亦多
 平衍商場膏腴田地其村崗可立縣所者甚多今據大征
 勦平及人所常行共見者則崖州羅活崗抱顯村感恩
 古鎮州陵水即溫高瓊山大坡頭營儋州七坊崗凡五縣邊
 縣必先置所移屯其不必立所者亦宜撥軍兵數百名防
 守俟黎平後議撤其凡陽磨贊二村之間乃東南西北之
 中可立一大縣遠海南衛并兵備道參將府於中使東西
 南北皆可以控制黎岐止與新立縣所為虎豹在山之勢
 一感恩土瘠民苦耕作亦非要害可遷於古鎮州會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六十五

澄邁二縣亦非要害似可遷於附近黎商 一各州縣巡尉
 司非要害者皆遷於新立所近地或衝要里社以為關防
 一海南衛十一所屯田正以防禦寇也今其地附近黎營故
 籍為良民久矣屯軍一無所為可撥其田為民田遷軍餘
 別營屯田於黎商中 一崖州昌化二所在州縣中其旁州
 縣居民熟于天常時皆能自禦海寇無俟於本所官軍
 今若遷崖州所於羅活崗則去崖州止一百里遷昌化所
 於古鎮州則去縣止七十里內可以制黎岐外亦可以禦海
 寇 一黎人曠悍不肯歸化者為州縣遠欲向化無由并
 為善人所阻隔者亦多今若遠處崖黎當先其易而後
 其難既得其易則立難所則難者欲為亂而無羽翼我

勢既壯則彼當向化矣 一黎岐歸化當編其崗首村
看為里長所屬之黎為甲首出入不許仍持矛天原耕
后田地聽從其便其山林可開墾并絕黎田地招外方
無業民耕作結為里社与黎岐錯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六十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黎村餘大狀圖說

黎村者於三州十縣之中與吾治地百姓無不皆相通焉夫火火則出於
柳村者為便勇兵既集十餘萬徑皆可以直其巢穴無一不攻而成功即
八經戰其分其遺類不甚多能極其直地移其兵民以灌吾之則其子孫耳濡
目染皆民之言語尚皆可化焉百姓夫惜乎自古以來皆上首功於賊勢方
張之時而不能駕馭于摧敗之後遂至損大區之財數十萬于賊未平之先而新
經累之財數萬于吾後之際況其長委積聚之久復如前日之盛一有所激使
敵為亂仍動大兵以勦之費用之多固幾之慘元氣之傷亦其勢之所必至耳
夫賊歷過各尚備其形勢無倫各黎黎黎其情果也近經勦地方知照活商宜
止恭將府邊崖州千戶所于其內抱顆村且增設一寨台鎮州宜立七所各有
絕黎田地以收勦平之功乃各築城守地以蓄水火之規人各不恐新黎商合
尤巨處以杜後日之患於危州之推把村宜逐鎮南巡檢司又撥儋州千戶所
官一員軍一百名陵水之順脚團宜逐鎮巡檢司入撥南山千戶所官一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六十七

軍一百名壁山之沈灣宜新設一巡檢司及撥海南官一員軍一百名各備
之以海其將來之定仍各築城守地以為他日立州縣之基又各城之中俱
並恭將衙門以便周流巡視若人大路宜通者則南北取直徑過處皆宜以
便宜民往來又計活城宜置團打手五百名各分于鎮壘之中庶幾招安九之街
間自便及不馴之徒相機設計去一二村以警其餘五平之後事宜已定漸次
擊其上令行令更為里長該管黎人統編而之以為甲首納稅之外不得再加
差役其各州縣官印官務將官下黎人處業重文不得如前般裝身勇人務
看衣衫不得如前赤身露體其有各要加帽包網不得如前般裝身勇人務
重之幼小者該社學以教之使其能言識字每一年開守巡官各考各州縣官
變化各該黎族村寨土黎為熟者其村具呈報衙門以為版圖如此則米
漸以奉行然黎不待行生以馬橋土舍亦不得假黎以生黎致于前黎不待行
得人

語音州城推正語村落語有數種一曰東語又
名客語似閩音一曰西江語即廣西梧州
等處音一曰土軍語一曰地勢語乃本土音也其
僑崖及生熟粵語皆人語又各不同或
問雜胡語右今呼山語為古通聲聲存否俾足也

夫境甲國外境也大海是境焉吳四達廣表三
千餘里西南雄郡無逾此者且邊海之饒見
稱往古史志越處近海多岸珠璣瑁珠瑁銀銅果布風
決幸略曰果龍眼荔枝廣布焉布也風
潮雖異而氣候無惡方輿志周廣皆東風第字記云境
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六十八

生隨其類不漢人所謂鱗介易我衣裳者蓋其然
條月之常表乎隋唐之際馮浼內屬荒種之俗為之一變 明
興 聖諭稱為南漢奇甸有華夏之風御製文集
勅勞海南
武臣曰南漢清瀾中有奇甸數千里又論海
南臣民曰海南習禮義一教有華夏之風自是期臣繼
出名滿神州至誠而信有徵矣德惟理烟盤
據腹心而我之控制反不具外生熟雜種屢為
榛梗元時伊冠海南
李尚止能據身五指珠產最稱險惡文島
萬州尚易剽制特以諸邑營成漢成廢紀悠其
趨赴身沿邊海防尤為諸夷觀望名存而實

亡者不獨瓊管為然也嘗聞之珠崖之變起
於髮覽應劭風俗通曰珠崖之廢起
於長吏觀其好髮覽以為髮方今香瓊麻葛
皮毛為革取辦於瓊者不一故齊民腹背
受敵而思肩亡餘未遠能通盡豫圖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八冊 廣東中

六十九

羅定州兵額 中路前營 兵五百四 中路左營 兵五百四 東路前營 兵四百七 東路左營 兵四百七 東路右營 兵四百七 東路後營 兵四百七 西路前營 兵五百 西路左營 兵四百九 西路右營 兵四百九 西路後營 兵五百 防江兵船 十二隻 每船小甲 十七名 而路後營 兵五百 防江兵船 十二隻 每船小甲 十七名

營堡五十二 羅定之營堡曰金遠 在州西 曰羅鏡崗 在州西 曰泗上 去羅鏡崗 五里 曰大樟根 八十里 曰白石 去大樟根 七十里 曰雲卓 去泗上 五里 曰大樟根 八十里 曰白石 去大樟根 七十里 水運 去州東 曰思賀 去水運 三十里 曰鎮安 去思賀 三十里 曰平寶 去鎮安 五十里 曰馬橋 去平寶 六十里 曰合水 去馬橋 六十里 東安之營堡曰羅溪 在州東 曰鐵場 去羅溪 三十里 曰荔枝崗 去鐵場 五十里 曰伏崗 去荔枝崗 九十里 曰安樂 去伏崗 十五里 曰思樂 去安樂 六十里 曰南鄉 去思樂 九十里 曰羅治 去南鄉 六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七十

里 曰雲嶺 去羅治 二 曰黃沙 去雲嶺 十里 曰富祿 去黃沙 十里 曰概波 去富祿 十里 曰馬塘 去概波 五 曰龍埔 去馬塘 十里 曰相思 去龍埔 十里 曰歐村 去相思 十里 曰西寧 去歐村 十里 曰營堡 去西寧 十里 曰蒼羅 去營堡 十里 曰黃泥 去蒼羅 十里 曰古巷 去黃泥 十里 曰思樂 去古巷 十里 曰大刀 去思樂 十里 曰羅旁 去大刀 十里 曰羅治 去旁 十里 曰車溪 去羅治 十里 曰封門 去車溪 十里 曰雲稍 去封門 十里 曰新樂 去雲稍 十里 曰思慮 去新樂 十里 曰梅崗 去思慮 十里 曰車田 去梅崗 十里 曰譚章 去車田 十里 曰扶台 去譚章 十里 曰排埠 去扶台 十里 曰分水 去排埠 十里 曰山口 去分水 十里 曰山口 去山口 十里 曰山口 去山口 十里 曰山口 去山口 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嶺南高嶺極廣濶鏡澳夷疏竊惟廣東一省而北聯絡五嶺東南大海在鳥望夷雜居禁網疎闊山海之寇嘯聚不時詩曰危天之未隳而微彼秦土網繆牖戶夫智者鏡鏡以先圖勇者乘時以自固此何時也而諺之曰陰雨未至可守臣生長海和習聞已久除倭夷山寇出沒擾攘見在經略者臣不敢煩瑣外謹摘其禍切門庭復甯堅冰者著為論列竊效詩人桑土預徹之義惟 陛下試垂聽焉嶺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羅步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臺即澳門也外環大海接于群柯曰石峽海乃蕃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盤其餘番商私齎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關于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為其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椎警環耳效番衣服聲音每年夏秋間夷船乘風而至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倍增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于久駐守澳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七十一

推令搭蓬棲息迨船出洋即撤去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翠園而來負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眾殆萬人矣詭形異服滿山海鯨芒耀日火炮震天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茲人則導之凌轍居民茂視澳官漸不可長若一旦豺狼改慮不為狗鼠之謀不圖錙銖之利撥舉入壞香山分布部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趨會城俄頃而至其禍誠有不可言者可不逆為之慮耶謀者欲于澳門狹處用石填塞杜番船潛行以固香山門戶誠是也然驅石塞海經費浩煩無從取給舉事當待何時或欲縱火焚其居以散其黨為力較易然往手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伺我動靜可復用此故智耶謀者又欲將澳以上雍參以下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官一員駐劄其間委以重推時加護察使華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盤之後驗執官崇者聽

其交易而取平焉是亦一道也然閩城之設勢孤而援寡或變起不測適足以為驚驚之資豈能制其出乎安邊者貴消禍于未然懷遠者在伸威于既玩臣愚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曲為區處明諭以朝廷德威厚加賞犒使之撤屋而隨船往來其灣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舊例如或徘徊顧望即呈督撫軍門親臨境上慰諭而警曉之必欲早為萬全之慮而後已若以啓釁為憂則禍孽之萌亦當早見而預待之况有舊澳見存皆其耳目所親見聞者彼將何從執怨乎番船抽盤雖一時近利而竊據內地實將來隱憂黨類既繁根株難拔後維百其智力獨且奈何或謂彼利中國通關市豈忍為變孰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殷鑒不遠明者觀未萌况已著乎急則變速而禍小緩則變遲而禍大惟督撫軍門加意調停從議酌處毋逆其嚮慕中國之心就于通事中擇其便給者優以殊格使掉其舌鋒為說客開示禍福以陰折其驕悍之氣自後舶入境仍泊往年舊澳照常交易無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七十一

夫其關市歲利復嚴布通番之令凡姦人之私買番貨時民之投入番船及畧賣人口擅賣兵器者悉按正其罪俾人皆知有法之可畏而不敢為射利之圖區畫既定威信潛孚查往年禁制而防禦之者悉遵舊例施行諸夷自將馴服而默奪其邪心即禍本潛消矣伏乞勅下該部覆加詳議轉行督撫衙門參之輿論酌以時宜如果臣言可采即便舉行此豈獨嶺海一隅之福實宗社無疆之福也或有為臣私憂者謂事關地方休戚今海島晏然恐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誰執其咎建言者殆禍不旋踵矣臣竊念督撫重臣威名動夷莫每敢為焉為海邦萬世計熟思詳處已非一日若不及今早圖將來孰有能任之者臣揆諸事勢如此若復有所顧忌緘口待時是徒計一身之利害而忍忘全省之安危視天下為一家恐不若是也此臣所以披瀝盡言不敢卷舌藏鋒坐待滔天之禍

廣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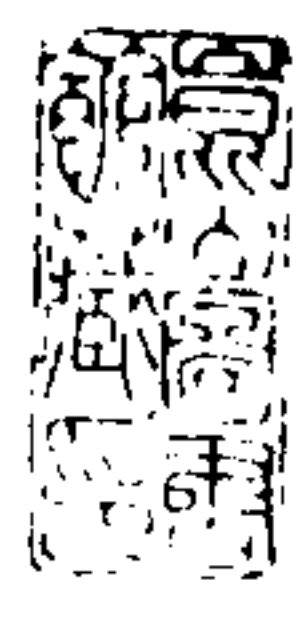
備錄

漢水

南管下要脈一系出在吾虞，橫興之要脈，故曰要脈。要脈則謂于夷矣。以
荒涼不可於語，故蓋諸荒脈以遠之。夷商之時，析為遺志，匿于周世。常來
彌盛，故詩曰：秦爾璽則大邦為樂。至楚王時，璽與羅子共攻楚師，殺其將
屈瑕。楚師夜逐，遂屬于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并璽，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
按水經：泝水出武陵，辟城縣北界沅水谷。水出木州，有璽，故璽城也。南
至雋林潭，中縣與郡水合。今謂之泝水。又水至蒼梧為泝水，又水至高安
縣為大水。即水也。西璽越之象，自此踰嶺而居漢峒，分嶺撞二種，乃璽荆
作則璽越人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廣東下 一
總著竹，南接二廣，右引巴蜀，綿亘數千里，椎髻跣足，衣班禰布，各習遠
近，似刀耕火種，食盡一山，則移一山，俗喜擊鞞，稍忍輕死，又能忍飢行關
左，腰長刀，右負大弩，手長鎗，上下山險，若飛，戰則一弩一鎗，相將而前，執
鎗者前，却不帶以衛，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敵或冒刃逼之，鎗無所
施，釋弩，取口中刀，奮擊以救，度險，整其行，到遠去，必有伏弩，至軍于手，準
終之，角技藝，爭地利，往不能水勝也。兒始能行，洗鉢石，爐具，跟蹤，使頑
木不仁，故能履棘茨，而不傷，其頑，換幼已成性，不啻如野獸，燕衰，莖則作
樂歌，唱瑯之，援夜，其情，乖戾，可知矣。

性頗粗悍，靈項，洗足，花衣，短頭，高言，亮面，自耕而食，又謂之山人。出湖
南，漢洞，溪，稍入廣西，古曰等嶺，但種瓦田，聚族稍多，因過齊田，至占據，鄉
村，遂蔓延入廣東，其初來，尚以隱居，石色，佃田，佃租，與僑人，種類不同，時



相擊，殺有司，及管田之家，頗其力，以得僑人，及後，勢衰，亦與僑人，無異。
聲高，廉三府，與雷州，之遂，漢，除廣州，之新會，四會，清遠，連州，在。客有
之，征之，則同功，招之，則致悔，於今，誠有可慮者矣。

本朝洪武十二年，龍水縣，僑人，劉第，三者，自元末，為害，已非一日。是年，漢
聚眾，寇掠，朝廷，命，指揮，劉，討平之。十六年，廣東，僑亂，命，中國，公，鄧，瑛，
討之。語在，事紀。二十八年，命，將，討，平，廣東，僑，諸，峒。三十一年，西山，僑人，
盤，窮，賜，為，暴，官，兵，持，其，巢，穴，致，五，僑，首，統領，撫，僑，甲，總，每，歲，來，朝，賜，之，鈔，
幣，自是，回，面，向，化，潮州，亦有，稱，酋，長，者，永，樂，四，年，春，三，月，高，州，府，信，宜，縣，
六，毫，峒，下，水，三，山，僑，首，藍，貴，等，朝，貢，方，物，上，嘉，其，慕，義，賜，爵，遣，返，仍，初，有，
司，免，其，賦，役，自是，僑，首，僑，總，來，朝，貢，者，皆，如，之。六月，高，州，肇，慶，二，府，僑，首，
趙，第，二，藍，貴，來，朝，先是，化，州，吏，為，原，泰，陳，志，寬，言，天，黃，大，帽，昔，連，茶，峒，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廣東下 二

東，若，山，嶺，人，素，水，邱，嶺，今，有，密，化，之心，遂，連，入，資，歙，同，原，泰，等，往，撫，諭，之，
至是，第，二，等，僑，共，為，二千，五百，餘，戶，凡，七，千，五百，餘，口，米，劍，鳴，鈔，幣，裝，衣，
命，原，泰，為，龍，水，縣，丞，志，寬，為，信，宜，主，簿，等，無，錫，儀。五年，冬，十一月，雷，靈，雷，
文，用，等，來，朝，初，州，府，衛，平，尉，謝，補，言，海，陽，縣，嶺，山，諸，僑，僑，道，入，山，谷，中，
不，供，糧，賦，乞，與，者，老，陳，晚，杜，招，之，於是，舍，衣，雷，文，用，等，凡，百，四，十九，戶，俱，
歸，漢，業，至是，補，平，文，用，等，來，朝，命，各，賜，鈔，三十，錠，銀，帶，表，緇，絹，衣，一，襲，
賜，輔，晚，杜，如，之。六年，夏，四月，甲，申，德，慶，州，僑，首，藍，永，用，來，朝，先是，州，民，陳，
榮，招，撫，永，用，等，至是，來，朝，貢，方，物，賜，鈔，幣，及，緇，絹，衣。八年，二月，德，慶，州，
新，蓋，山，僑，首，路，第，二，來，朝，初，全，羅，水，縣，丞，原，泰，招，諭，向，化，計，戶，百，六十，
口，五百，餘，至是，來，朝，賜，鈔，幣，裝，衣。十年，春，二月，信，宜，縣，根，竹，峒，僑，首，陸，仲，
八，等，來，朝，貢，方，物，賜，衣，人，以是，六月，世，龍，水，縣，丞，馮，原，泰，為，德，慶，州，判，官，

以其善撫諸蠻也十一年春二月在平新興縣猛首梁福奇等奉朝奉
 老李增廣生參撫招誘新興縣山州猛首梁福奇等奉朝奉老李增廣生
 五十餘人以其為新興縣史以撫之賜賜等衣被十三年秋八月丙辰德
 慶州猛首周八十奉朝貢方物賜賜木欵十四年冬十一月於已高要縣猛
 首周四哥奉朝貢其為八十七人男女二百二十四口頒入版籍供賦役
 賜賜遷遷十五年夏四月信宜縣猛首盤龍福等奉朝貢方物賜賜冬
 十月化州猛首黃恩唐等奉朝貢方物賜賜冬十七年五月電白縣
 佛子等山猛首黃詩山等六十人奉朝貢方物賜賜冬宣德間
 賜賜猛首初翰數十年間稍得休息其作亂則始自正統間鎮守內臣阮能
 因其劄貢多索方物知其所畏惟連合狼兵乃與兵部尚書陳汝言交通
 凡上官統領狼家者百端剽削整廢必須厚賂又奏將連官盡數取回阮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

而科道訪臣議以煩擾不便乃止於是寇賊四起十一年龍水猛賊趙音
 快與德慶猛賊廣山作亂鳳廣山馳撫趙音狂合諸山賊獲大肆掠掠都
 御史馬昂調廣西狼兵及種人直抵猛巢斬獲甚衆除黨結見事紀廣東
 舊無總兵將名目景泰初始設以分捕天猛寇賊景泰三年左都御史
 藍山王朔總督兩廣軍務威理素重猛賊聞其至大懼聽撫奏用招撫猛
 老種老人等令其歸崗生理而整兵以防之於是嶺海肅清天順元年四
 月龍水猛賊鳳第古作亂攻掠縣治巡撫都御史葉盛討平之先是龍水
 縣道通等山猛賊鳳廣山恃險為寇官兵莫能制廣山死其子也襲
 父之志為稱鳳二將率招集各山賊首猛蛋為狼手殺去劫掠鄉村攻
 圍城邑殺害人民敵殺官軍燒燬房屋不怠猛虜牛羊牲畜不可勝計臨
 殺指揮等官冰廣聚等官軍至是威等會調兩廣大軍水陸並進于連雅

五為總督節制師令各行都指揮胡英在陽春魚子水韓燈在平漢忠
 折梁徐昇在為骨嶺率使在平橋水口各進兵到總兵歐俊左參將范儀
 各親督兵斬首茂木剛進道洛督力夫攻五橋梁穴各賊巢火逐散官軍
 查獲嶺新首從賊使原勇吉等三百四十五名賜賜各賊死招撫會
 從田山任使及於附近官堡派兵固守而以平吉等十五名 故俘于京
 即北方始平秋七月河源縣猛首梁志山等奉朝貢方物賜賜及錄事表
 表錄事表有美九月清遠等縣撫猛把總表亦等奉朝貢方物賜賜前二年
 四月陞肇慶衛指揮使田積為署都指揮兼表分督也田從副總兵翁信
 奏也五月陽江縣南河都官峒等山猛首彭震等奉朝貢方物賜賜錄事表
 前右美五月昌化縣故土官縣丞符應乾等元春奉朝貢方物賜賜錄事表
 頃六月太傅安邊侯柳壽奏即令處為侵掠邊境調軍征勦而涼州莊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

二處倉儲甚少宜召商中盤納稅以備戶印疏宜允其請納涼州廣儲名
 糧者廣東益一千五百石納在涼倉糧者廣東益二千五百石秋七月龍川縣
 猛首陳高通等陽江縣猛首黃勝雷等高要縣猛首鄧鐵等俱奉朝貢方
 物賜賜及錄事表有美三年夏四月龍水縣道連山猛賊鳳第傳糾合
 廣西流賊劫虜人民敵殺官軍巡撫右參都御史葉盛討平之已而龍
 嶺撞賊合廣西流賊攻破圍建縣殺知縣等官劫庫而去命副總兵歐信
 等勦賊六月龍水縣猛賊鳳光山等七人偽稱總管焚燬衙門劫掠鄉村
 殺虜人財被擒械送至京法司坐凌遲處死之秋七月美德縣猛首夏
 永安奉朝貢方物賜賜及錄事表有美秋七月己巳翁源縣撫
 猛總全善清等奉朝貢方物賜賜前二年四年秋九月壬寅翁源縣撫
 頭盧振成奉朝貢方物賜賜前二年成化初猛賊犯雷州官軍不能禦會

愈都御史韓雍王恩威並著，獨入花眼，即縣樹之以安，漢王秋調法，用狼
兵，雖難，摩慶自羅勇，綠水至，惟集高州，自西山茂石，城至，昔林欽，康等
州，以及廣西山，賊皆，先哨探其巢穴，及出，則追，而後移，撤，嚴，守，巡
及，恭，將，把，總，守，格，等，官，時，加，訓，練，兵，快，防，守，要，隘，或，出，沒，即，時，馳，報，或
掘，其，巢，穴，或，截，其，歸，路，伴，出，無，所，得，入，無，所，詳，策，至，良，也，雅，去，法，廢，迄，弘
治，以，後，賊，益，猖，獗，至，正，德，初，則，狼，兵，亦，不，聽，調，矣，折，府，吳，鎮，守，總，兵，漢，多
介，帥，狼，兵，每，遇，調，則，以，略，免，田，州，土，官，亦，徒，每，怒，且，愛，之，曰，三，堂，正，如，三
隻，狗，以，片，肉，投，之，中，士，矣，吾，何，憚，焉，今，之，狼，兵，非，漢，王，韓，之，時，矣，有，警，則
用，打，手，禦，之，又，支，給，不，暇，也，昔，亦，為，盜，正，德，七，年，分，巡，嶺，西，道，愈，事
汪，鑑，督，兵，進，討，以，石，標，種，子，為，向，導，種，潛，與，狙，謀，引，入，深，險，被，傷，甚，衆，始
知，為，其，所，賣，自，是，不，敢，言，用，兵，矣，正，德，十，年，白，飯，抗，恥，坂，嶺，等，嶺，截，路，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下 五

人，利，財，知，縣，黃，克，率，卿，夫，討，滅，之，始，通，人，行，十，六，年，封，川，開，建，賀，縣，亂
提，督，都，御，史，蕭，鼎，總，缺，太，監，王，堂，總，兵，官，撫，守，侯，朱，秩，討，平，之，先，是，封，川
縣，石，硯，大，和，雅，峒，山，嶺，雁，古，子，盤，古，葛，糾，合，開，建，縣，大，王，小，王，大，查，賀，縣
峒，全，上，峒，下，峒，山，嶺，大，肆，流，劫，殺，虜，人，甚，數，傷，官，軍，至，是，時，等，調，集，漢，連
官，軍，土，兵，一，萬，三，百，十，員，及，分，火，噴，中，噴，到，總，兵，張，秩，副，使，張，秩，右，噴
左，參，將，趙，丞，序，左，參，政，車，拔，愈，事，陳，綱，右，噴，都，指，揮，卜，王，并，英，愈，事，楊，必
進，分，道，討，之，存，斬，六，百，一，十，九，名，賊，也，方，始，平，嘉，靖，三，年，四，月，參，政，羅，倫
榜，示，福，福，招，出，猛，日，梁，忠，汝，等，三，百，餘，家，沒，業，七，年，分，巡，愈，事，李，香，臨，縣
招，出，長，猛，二，千，餘，人，返，新，興，陽，江，新，會，各，處，沒，業，邑，賴，以，安，八，年，封，川，石
硯，等，山，嶺，亂，提，督，兵，部，右，侍，郎，蕭，右，愈，都，御，史，林，憲，總，缺，太，監，張，賜，總，兵
威，寧，仇，嵩，討，平，之，先，是，石，硯，都，御，史，胡，而，林，參，將，都，死，時，涼，山，賊，首，盤，古

子，復，事，晚，等，曾，陞，貢，國，茶，毒，止，實，地，方，受，實，至，是，雷，等，議，遣，副，總，兵，張，英
新，調，漢，連，官，軍，土，兵，仇，古，子，等，林，之，九，年，石，硯，嶺，嶺，七，都，板，塘，古，雅，古
風，壘，弗，靖，總，督，兵，部，侍，郎，兼，都，御，史，林，雷，討，平，之，廣，西，桂，林，之，七，都，板，塘
遠，山，平，梁，之，府，江，英，家，七，格，州，之，東，安，長，行，導，州，之，新，蘇，峽，龍，山，柳，慶，之
古，雅，古，風，葛，林，三，都，廣，東，肇，慶，之，西，山，羅，勇，綠，水，石，硯，廣，州，之，會，守，白，水
長，塘，等，處，俱，係，極，惡，賊，巢，先，是，有，事，思，回，未，暇，加，天，以，致，前，賊，招，徠，肆，行
標，探，哨，捕，官，司，報，警，不，絕，至，是，雷，會，同，總，缺，太，監，張，賜，總，兵，官，威，寧，侯，仇
嵩，行，委，副，總，兵，張，祐，勅，石，硯，將，張，祐，勅，斬，賊，峽，副，總，兵，李，輝，勅，七，都，板
塘，將，沈，希，俊，勅，古，雅，古，風，共，學，誠，許，勇，牛，有，餘，奴，餘，黨，俱，畏，威，德，擒，寇
志，暫，息，既，聞，賜，金，帛，有，差，十，年，賊，首，趙，林，花，恭，廣，雅，等，一，千，七，百，餘，徒
攻，陷，高，州，提，督，都，御，史，陶，諶，同，總，兵，仇，嵩，請，兵，七，萬，分，部，督，進，誓，師，於，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下 六

月，十，五，日，奏，凱，於，四，月，十，五，日，巢，穴，迅，掃，種，約，無，遺，而，又，實，以，良，民，一，千
餘，家，田，賦，一，百，三，十，九，頃，九，十，一，畝，餘，種，田，雲，康，山，田，稅，米，一，十，石
一，千，五，升， 崇，崗，山，田，稅，米，二，十，石，七，斗， 北，河，崗，田，稅，米，一，十，石
二，千，五，升， 恭，濟，峒，田，稅，米，九，石，二，千，九，升， 通，根，山，田，稅，米，三，石
四，斗， 雲，剛，山，田，稅，米，五，石，三，斗，三，升， 增，城，元，寨，田，稅，米，二，十，七
石，八，斗， 那，刀，漢，崗，高，嶺，南，埔，等，田，稅，米，一，十，六，石，四，斗，三，升， 柳，位
那，利，那，林，漢，水，田，稅，米，一，十，七，石， 大，雁，崗，田，稅，米，十，三，石，七，斗，
下，漢，田，稅，米，六，石，七，斗，八，升， 吊，洞，水，山，田，稅，米，七，石，三，斗，五，升
古，牛，田，稅，米，一，十，七，石， 中，康，山，田，稅，米，八，石， 湖，崗，田，稅，米
二，十，六，石，三，斗，七，升， 相，忠，崗，田，稅，米，五，石，一，斗， 伏，崗，山，田，稅，米
一，十，三，石，五，斗， 小，龍，崗，田，稅，米，二，石， 崇，村，崗，田，稅，米，一，十，五，石

合水崗山 稅米十石 水鏡山對照崗山 稅米一十一石五斗
 唐邊崗山 稅米五石 射存崗山 稅米二石八斗四升 雙富崗山
 稅米十石五斗 千歲崗山 稅米二十六石二斗七升 許容崗山
 稅米九石五斗 毋崗山 稅米二十三石五斗一升 寨脚崗山
 稅米八石七斗九升 早崗山 稅米十石 峒尾崗山 稅米六石
 那桐腰菜崗山 稅米五石八斗 那字崗山 稅米五石一斗 山仔
 鹿崗山 稅米八石 黃福大小水茶場崗山 稅米六石四斗五升
 西岸崗山 稅米八石三斗 上龍崗山 稅米二十四石六斗 小水大
 崩陳村崗山 稅米八石四斗四升 大注崗山 稅米三石 石橋崗
 山 稅米四石二斗二十四年封川徭民亂提督右都御史張岳總兵平
 江伯陳圭討平之封川縣歸仁文德二鄉大滑腦洪扶南吉大貨黑石社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七

麟石馬蓮花等米山徑多峻崖峭現表深林疊嶂窮險莫測自古為極種
 所居至定賊首孫公樂孫公益李公請陳公黨左公珠聚眾為劫時出鄉
 村攻劫岳等劫集謀建官軍士共四萬八千六百餘名分為左右二大哨
 勤之停斬二千五百餘名獲二十七名提督軍務都御史歐陽必進嚴山
 禁照得國家通山之禁法制甚嚴今查各處報到賊情皆係鄉村奸民為
 之倡率密謀入各賊寨甲器械俱各齊備究其所自皆由營堡官年與地
 方人等縱容奸民與之社來通同分利如上年肇慶府燕科之事是也又
 有招主相信隱匿官軍運引奸商為之影射又有守土守印巡捕守營等
 官假以積送上司名色取討貨物或以賄理衙門為由濫派竹木如此則
 山禁安得不疎徭人安得不肆若使守土巡捕官知嚴禁地亦有守巡司
 官知嚴禁軍兵無一奸民敢與相通而並布貨之利非特熱者不得相濟

則率率無人先惡無倫魚鹽布貨之利又足以制其生余又安有徭極之
 患耶三十年提督都御史周廷撫定嶺南等道先是歐陽必進討平海南
 黎那等賊民有劫運之困至是嶺南海南嶺西印嶺西花羅貴民之疾苦
 流離者甚衆時延通入鎮悉心撫處賅極有方徭徭解息明年海軍平海
 寇亂又討平之時賊首何亞八曾聚徒數萬乘大艦劫掠于平海三堂間
 聲勢猖獗瀕海諸城門閉不敢開村野騷擾生民奔竄或脅迫者遠近徭
 慮有司也急令作救難乃簡指揮王洋而受方畧率募兵利水戰者數百
 一鼓而俘斬二百名獲餘黨多溺水死亞八僅以身免嶺東洋海既靖時
 強寇糾合徭賊流劫香山嶺間風宵遶嶺表黎庶咸賴更失地方互案三
 十八年提督都御史鄭綱巡按御史潘季馴用肇慶通判劉用章疏稅德
 慶徭山楠漆等物以補虛糧民以為便德慶州南山四地多故徭人侵占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八

報案民時用率守州率詢民疾苦查得徭山產有楠漆每年納數萬石官
 不抽稅俱為奸民妄冒經記每担抽銀五分每筒銀一兩又稅銀三分今
 擬每漆一石稅銀五分以裨樂州產漆之額出示曉諭不許奸民仍冒經
 記名色重復索賄香康鄉四去向被徭占夫業除已 奏請開採并其納
 稅費外尚有徭占夫業荒根四百三十二石三斗零未經中准折納稅費
 嚴派小民賠贖不能完納已行查勘明白隨據兩鄉呈稱徭山出產不止
 楠漆此外尚有杉仁黃楓梓糖皮張黃藤竹木等項稅利呈乞中請併抽
 以補荒根尚西邊行亦寢實於水江口物貨自玉帶同商人到州投
 稟委官盤驗照例抽納其數登記備派按季繳納稅務及今該州印給批
 票商人執照使上下水巡司批驗如無印票即係私運按例如律操快許
 尤死行然種類既多每來時宿發攻城邑探吏民得男女以需批噴或司

月屯聚不復畏懼其久為志敢恣肆者乃本境交通之流賊也既行餘事
李香之法急盜貨市嚴禁交通之人又做威化副故事命將駐劄石城
往來地極高舉需廉地方則有以托各府之咽喉而絕強寇必經之道
於新興及芥江巡司如丘文莊公所設五營駐劄以捍蔽廣城之要害與
石城同分界而守三十九年用肇慶同知呂天恩議移肇慶將府於
新興縣塘宅堡先是三十六年平扶軍大賊後肇慶府通判呂天恩議以
塘宅堡地方乃新會新興兩縣界各縣通中之地四面崇山峭壁盜賊
洲藪尤年大延曾建衙門駐劄便於區處塘圍公廨尚存規模官舍官
住官估計砌磚城一圍建官署將衙門專生分守高舉韶廣恭將官在彼
駐劄更有警報會亭新恩各縣守土官兵并地方千百長排年鄉夫人等
悉聽本官訓遣教裁毋分嶺西嶺南彼此牽制惟調其日逐合用奈給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

根便於附近獨能詳走應實功花紅等項查河塘宅堡舊有牛洲角銀
兩就於此項支應至於隨捕官兵行糧過年共米一千六百餘石就使建
立石城近年粵委新興縣常芝若一官一員於微帶管將新會恩平新興
三縣派定存西倉米分撥附近長居村德照會雙檢登明古特等鄉為責
或微運前缺者收財月終就令本官收去按季進冊繳查則官不必檢事
無財製得就近制賦之宜而盜賊或可消弭共呈分守恭政王國被會議
查得先因韶廣高舉四府地方多盜議提收將一員令其巡警杜未裁裁
且建三衙門於肇慶府城駐劄但查清遠大羅德慶龍水等處雖曰辟賊
出沒靡常然二道兵馬駐劄各該地方已足控制亦得衙門設改該處似
未通中今通判呂天恩奉委軍前駐劄其地方相度事繁請宜于該堡改
建恭將衙門控扼要害兵馬依前擬以事權便於調遣不惟四邑賊寇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以坐待而本縣行往來各府提調亦得利便既責任不分事机不致緩急
候亟委為托託州督保障長策至本提督府會同總兵官具奏乞 初議
即再加查議今該府縣查支官銀創建城垣衙門公館行舍分守高舉韶
廣地方左恭將一在彼駐劄上令兵部查議看詳所議新興縣塘宅
堡地方為廣舉二府喉舌之衝極險出沒之地先年調募軍兵二百名委
武職一員在彼西守保賊眾兵稀不能控制遂致滋蔓福地四境匪徒
兵劫于然久安長治之策尤當預慮乞委行駐守堡舊址修築城垣創建
衙門行舍分守高舉韶廣恭將總兵一守除原有警報會亭新恩各
縣并地方千百長排年鄉夫人等得力裁撤其官軍原撥實功花紅等項悉如
議處未盡事宜要送長官查以為地方經久之規毋得在防日而致遺
誤謀本 旨准擬特天恩以功已隆同知至天始建築城嶺東將鎮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十

方建議云

廣州府清遠縣羅山一百有六自東南至化縣白水坑界徑水三十三
 縣高行界 三坑界 龍竹界 低徑界 龍公坑界 西坑界 風
 門界 石崖坪界 楊梅坑界 大茅坪界 由坪田界 小水界 河
 水界 中面邊界 志同界 走馬坑界 黃牛岡界 狗天坑界
 運口界 北坑界 老人松界 黃坑界 大塘尾村新占紅板嶺界
 水運界 青龍岡界 大塘尾界 梅坑界 三畝田界 良田二界
 水坑界 山下界 蕉坑界自北至連州界羅山三十八 宿沙坪界
 羅梅坑界 上坑界 打鼓坑界 下運界 蔡頭嶺界 石坑界 長
 流水界 龍潭界 西坑界 蒸坑界 樟樹山界 文烟山界 黃藤
 坑界 黃坑界 漫坑界 白梅界 瀉溪界 羊橋坑界 嶺柳界
 黃皮四界 斗嶺坑界 黃岐塘界 黃坑塘界 龍下界 新烟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十一

西坑界 羅地坪界 鉄坑山界 橫水山界 新村墟界 黃田界
 古碌坑界 張坑界 秋菊新界 蟹水界 楊柳界 康石坑界自西
 北至四會縣界羅山三十五 南田界 丙水界 黃蓮柳界 大塘坑界
 小黃坑界 滅竹坑界 射狗坑界 白水坑界 龍桂界 大樹界
 大苑界 小苑界 大小苑界 白茫邊界 蕭崖坑界 天塘邊界
 上下板洲界 鶴竹山界 坊坑山界 石川坑界 白茫山界 萬
 板坪界 茅美塔界 蛇坑界 白藤坑界 高涌界 新烟界 黃竹
 水界 梅子坑界 大谷山界 小鶴山界 大鶴山界 羊子寨界
 封地山界 大山界
 從化縣羅山三十五 石山界 牛屎分界 苦秧仙界 仙甲溪界
 東北山界 東烟界 永土烟界 北坑界 出溪界 苦竹坑界 康

石坑界 牛潭界 羅溪界 鉄砂坑界 玉溪界 黃竹田界 風竹
 柳界 聖堂前界 柏公烟界 碣石坑界 楊門寨界 沙羅窩界
 大塘界 小塘界 木園界 羅源水界 羅烟界 車頭界 車頭壩
 界 白沙田界 大園界 開口石界 官塘屋界 大水邊界 盤烟
 界
 新會縣羅山一 重萃山多向化縣人居之
 連州并四會縣界羅山十二 馬鶴塘界 川石村界 河田村界 黃烟
 界 連水徑界 下浦坑界 上浦坑界 南坑界 魚潭界 丹竹園
 界 白花蘭界 白花柳界
 韶州府曲江縣羅山四 幽溪 烈溪 葵溪 西山
 英德縣羅山二 杉木角流坑 黃茶山松蓋姓者三十餘家別姓者百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十二

人永樂間、值首陳朝亮以殺流賊功除僑官世襲
 惠州府龍川縣羅山羅人俱別境本者石深山十、龍桂烟、納貢賦、有官長
 為之無煩
 潮州府會稽、氏有山峯曰羅、其種有二、曰平陸、曰崎、其姓有三、曰羅
 曰羅、曰羅、依山而居、標幟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為族、有病則呼其
 室廬而徙居焉、俗有類于夷狄、羅羅羅、茂納皮、羅羅志、無所求、我
 設土官以治之、街曰峯官、所領又有峯、常作食、實羅羅之畜蛋
 肇慶府高要縣羅山九 林田山 近却時都西至德慶州悅城地檢司界
 大巴山 近思辨都西至德慶州一百里 陸湖山 近楊柳都西至
 德慶州一百里 范頂山 近却都西至本縣白泥岸界 石狗山
 近楊柳都西至德慶州一百里 牛嶺山 近却時都西至德慶州一百

里 大連山 五福柳柳西至德慶州一百里悅城邊司界 楓坑山
連橫柳柳北至四會縣一百二十里界坑界 老香山 近橫崗都南
至新興高明界

四會縣自北至清遠縣界嶺山一十有五 謀坑山 黃竹塔山 冷水山
黃崗山 葵洲山 蒙坑山 黃烟山 三連山 小連山 銀坑山
大連山 石羊山 白碑山 東福山 茶烟山 近大野營自西北至
懷集縣界嶺山一十有二 嶼頭山 三嶺山 清水山 桂木山 茶寮
山 高望山 水涼山 源坑山 大朝山 白花山 黃牛嶺山 大
見山自東至石康縣界嶺山三十有一 蘆荻坑山 那木村 平坡村
水表村 木蘇村 張公村 白沙村 蘇蒲村 新莊村 到勾村
橫塘村 雲萊村 木頭村 純平村 平崗村 赤柯村 竹葉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十三

石圍園村 西林村 蘇村 林河村 楓木村 李村 六才村 六
雞村 曹村 大果村 那園村 土地培村 夫口村 木村
新興縣自西勢連德慶州界嶺山二十有八 雲霖山 圓村 舊村 石
岩山 雲無山 歐尚山 恩雲嶺村 菊蘆山 秋場上園 秋場山
秋場中園 秋場山 秋場下園 黃三坑 下梳山 叮咭山 大洞
山 馬頭崗 黃沙山 小那山 龍埔山 小洞山 雲扶山 馬頭
山 沙木塔山 石人背山 到掛平山 下梳山 西坑山自西北連
德慶州界嶺山七 下洞岐山 存底山 長馬崗山 冷水嶺山 上洞
岐山 烏松山 竹連嶺自西至橫茶橋界嶺山三 龍骨山 三酒山
白石水嶺山自東至蒼步水界嶺山四 大胡山 大帝山 窩獨山 雲
荷山自東南至獨流嶺界嶺山七 東坑山 西坑山 黃嶺山 普田山

門門山 李慶田山 泰坑山自南至陽春縣界嶺山四 單架大山
信洞山 雲鼓山 雲魁山自南西至東瓜嶺嶺山一 下禮山

陽春縣自西北方界連龍水嶺山九 恭芳村 北河村 雙王白鶴峒
通根山 木桂嶺 雲麻鴉六峒 十二鶴頭嶺 象峒山 那性山
自正西方連龍水嶺山界嶺山六十有二 朱子山 橫石山 豹村山
林列山 北合山 中田村 沐水山 大田村 元寨村 那刀村
雙峒村 高峒山 柳面村 雙鼓山 那到村 那佐村 那整村
淡湧山 吉洞山 高嶺山 湖峒山 雲霧山 坐雲山 相思山
鐵鑿嶺 大河山 麻侯山 南埔山 橫嶺 百路坑 雙祥嶺 嶺
砂山 大埔山 古河埔 文埔 塘埔山 坐蓮山 硤石山 山龍
峒 合水山 寧水山 蒙村 廟布山 鉄筒山 石川山 那陳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十四

團埔山 黃沙山 東戈山 峽頭山 雙祥嶺 上下梳 下雙山
古牛山 十二洞 中寮山 那吟 吊洞山 高田村 大龍峒自
西南方界連電白縣嶺山二十有三 陳村 石鼓山 後頭連村 尚嶺
峒 那表 角塘尾大嶺等三村 茶場西岸山 上雙雲峒 小水
雲峒大溪 那寧山 白坭山 石志 青湖泰坑 謝德山 塘邊
山 許谷丹峒 早田寨脚 千歲山 榕木山 黃慶山
陽江縣嶺山十有三 兩峒山 莫峒山 馬竹山 那湖山 香爐山
蘇峒山 南北山 三龍山 接恩平界嶺人的六十七 峒 吉峒山
接恩平界嶺人的八九十 嶺 溪連山 連陽春縣界嶺人的五六
十 嶺

恩平縣嶺山七君子山 去縣西北三十里山甲第一通徑總吳朝圭
 大人山 去縣西三十里山甲第一通徑總吳朝圭 長中曰 去縣南
 三十里山甲第一通徑總吳朝圭 白湖水 去縣東北八十里山甲第一
 山徑總吳朝圭 天路山 去縣北七十里山甲第一通徑總吳朝圭
 鳳凰山 甲唐仙
 德慶州金林鄉嶺山三十有七 大雅山 邱姑山 白沙山 豉荷山
 和埔山 壽竹山 天堂山 井埔山 金牛山 西溪山 青谷山
 雲琅山 平地山 巖底山 大或山 大柱山 林馬山 周埔山
 大降山 涌北山 板題山 斗子山 龍教山 大塘山 蘭金山
 高崩山 石脚山 菱埔山 涌坎山 三禮山 藍茅山 干埔山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廣東下

十五

慕嶺山 茶嶺山 芙蓉山 界頭山 石羊山 悅城嶺山十有二
 嶺山 崗嶺山 大水山 柑石山 雲洞中嶺山 清水半牛山 金
 坑山 蘆茨山 高山 小嶺山 嶺惟山 林首山 却城嶺山二十
 有八 涌堂山 烏菴山 羊欄山 金菴山 何福山 村背山 桃柳
 山 柳柳山 埔前山 野鴨山 高坐山 都合山 古樓山 雙埔
 山 石埔山 何埔山 竹埔山 黃埔山 路嶺山 湖獨山 疊村
 山 大力山 壽竹山 埔龍山 埔福山 埔分山 天政山 菴蘇
 山 晉康鄉嶺山七十有五 牛嶺山 南蛇山 大嶺山 鳳門山 清水
 山 火燒山 古橫山 柴坑山 大臺山 北埔山 黑尖山 三江
 山 水山 打鼓山 洞村山 木衣山 山柏山 洞祀山 母竹山
 石柏山 逍遙山 該路山 筋竹山 梅埔山 不滿山 太平漫埔

山 平臺山 通州山 葵恭對山 深灣山 白石山 崩塔山
 慕嶺山 崩塔山 水津山 木梗火葉山 埔茨山 下龍山 金芝
 山 煙底埔山 山嶺併子山 金布山 山嶺併子山 石村美早
 山 水水山 蓮埔山 下洞黃沙山 藍清山 馬頭嶺山 詳公山
 慕嶺山 郭四山 桑洲山 伏洞黃山 甘塘山 周埔色埔山 埔
 兜專嶺山 淡水退埔山 大林麓茨山 那尖去煤山 雲嶺大地山
 大嶺坡脚山 黃九黃埔山 黃嶺泥送山 南埔上霍山 雲龍埔
 嶺山 黃五白土山 黃茅埔尾山 大和雲秀山 雙塔嶺嶺山 詳
 峯上坎山 竹塘梅嶺山 柴背平埔山 大塘趙嶺山
 封川縣嶺山二石坎山 嶺人益古地徑類 詳仁鄉 嶺人陳公集徑
 類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廣東下

十六

龍水縣自東南至高要縣新興縣界嶺山十有二 思竹山 十二界
 嶺山 雲羅山 來洞山 雲渡山 埔岑桂寨 陳連荷 界分山
 水洞山 自南至電白縣界嶺山七 乾茨山 排步山 抱嶺山 下風山
 平望山 葵洲山 花埔山 自西南至信宜縣界嶺山一十有二 清水山
 雲濟山 金龍山 竹洞山 北水山 黃連山 分界山 溫湯
 山 雁磨山 石屏山 雁蛇山 深底山 自西至廣西梧州府岑溪縣
 界嶺山二十有三 上嶺山 天子馬頭嶺 龍屈山 金牛山 下龍山
 茶湯山 新菴山 緩水山 蓮林山 黃嶺山 五里山 雲致山
 都門山 山心山 上河山 半合山 排步山 石埔山 平地山
 詳羊山 天荒山 天井山 黃茅山 自西北至連城岑溪界嶺山六 思
 盧山 雙芝山 中田山 白玉山 竹塘山 梅嶺山 自北至本州大

灣村界嶺山三十有三、大台山 百片山 陳化山 太平山 龍山
 埔使山 大佛種寨 白梅山 新樂山 北梨山 陳龍埔山 黃五
 山 鷓鴣山 洋吞山 越嶺山 神首山 金青山 塔山 石羊
 厦山 高桂山 陳岐山 康嶺山 黃九山 雲南山 佛子嶺 雁
 夷山 井欄山 西月山 揭羅山 下雲山 龍田山 獨竹山 茅
 火山自東北至本州新興縣界嶺山一十有六、嶺明山 揭羅山 上雲
 山 大拿山 上把下把山 家平山 埔黃山 永信山 黃沙山
 歷嶺山 黃康山 下圍樓寨 沙田樓寨 卷羅樓寨 自東至陽春縣
 界嶺山一十有一、紅豆山 跌場山 萊嶺山 雲清山 魚子寨 改
 心寨 大灣寨 里改寨 大崗寨 獨竹寨 洋家寨
 開建縣一都嶺山八、似龍山 招埔山 圓珠山 小五山 大王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十七

大王嶺嶺山 蓮塘山 圓塘山 二都嶺山一十有三、九嶺山 圓塘山
 梅塘山 茶水山 大王黃坭山 大王山 勒塘山 廟水山 廟塘
 山 入步山 祝冲山 私木山 曹洋山 三都嶺山四野埔山 大水
 山 箕水山 羊梯山四都嶺山十聖埔山 穿白蓮山 象寮山 羅
 山 羅西山 高排山 南台山 大埔山 金石山 圓塘山

高州府所屬州縣山嶺依樓山等、有聽投有背投有險惡、每山有總有甲
 領其兵、自聽投者有相信、撫嶺領之、聽投者、明之、文守、納糧、當兵、民為
 一、謂之、民、惟、背、投、者、難、官、則、降、補、利、則、獲、險、惡、者、賊、不可、與、化、州、聽、調
 嶺共五十一山、撫嶺三名、領兵約五百二十四名、門村山兵九名、北埔村
 山兵十三名、水車山兵十五名、牛埠山兵七名、高根山兵十一名、排村山
 兵十名、水口山兵九名、山底山兵十二名、南頭山兵十三名、麻子山兵十
 名、白石山兵十五名、舍牛山兵十八名、揖衣山兵九名、羅露山兵九名、全
 埔山兵十三名、謝凌山兵二十一、北嶺山兵十五名、平陽山兵十三名
 清水山兵八名、謝半山兵十三名、木脚山兵十名、山扶山兵十六名、風村
 山兵十三名、謝護山兵二十名、關塘山兵十八名、山田山兵九名、黎山兵
 十三名、六龍山兵二十名、香山兵十六名、塘蓬山兵八名、平斜山兵七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十八

多為山兵七名、大鷄山塘落村兵六名、黃神山兵五名、那僕山兵五名、文
 黎山兵數位、兵五名、天井大嶺兵五名、大嶺那僕兵五名、大玉山兵六名
 羅露山兵四名、竹子山兵四名、文弄璋埔山兵五名、那平蘇村兵五名、北
 南山兵三名、南埔山兵五名、六玉山兵九名、清水山兵十名、運塘村兵九
 名、尖崗村兵十名、大塘村兵十名、甘村兵十名、茂名聽報嶺共三十一山
 撫嶺七名、領兵五百三十五名、瑞黎山兵七名、雲嶺山兵四十四名、南清
 山兵三十六名、楊坑山兵二十九名、以上撫嶺一名、涼桐山兵九名、詳坑
 山兵八名、藤水山兵八名、陶井山兵十一名、黃坑山兵六名、週遠山兵六
 名、張坑山兵十名、以上撫嶺一名、木梨山兵十一名、白飯山兵六名、羅平
 山兵七名、火煙山兵八名、郭埔山兵十三名、高嶺山兵十一名、馮岸山兵

二十七名車田山兵六名彭洞山兵六名大洞山兵二名石坪口兵十名
 碗窰大洞兵七名以上撫標二名北吳山兵七十名里道山兵二十七名
 湖馬山兵二十名蒙村山兵二十六名以上撫標一名雙觀山兵二十名
 撫標一名背指標共十三名撫標三名亦無領之約兵一百四十一名寧
 坑山兵七名蕪坑山兵十一名石脚山兵六名張村山兵十一名石米山
 兵四名那蓬山兵八名曹連山兵十五名以上撫標一名龍灣山兵十二
 名馬倒山兵五名大凌山兵七名馬渡山兵十二名周坑洋洞山兵二十
 名以上撫標一名玄石峒三角灣地界山兵十五名撫標一名信宜總標
 標共十五山撫標二名領兵二百三十名大花山兵十七名藍田山兵十
 名六蒙西村山兵十七名高陂山兵二十名蔡沙山兵二十名石平山兵
 二十名沙灣山兵二十名觀山兵十二名熬峒山兵八名狂峒山兵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十九

名木坑山兵十二名六指蓬窰山兵三十名威峒山兵十七名沙底山兵
 十名竹瓦山兵五名背指標共十二名撫標二名領兵三百五十二名十
 三洞山兵五名木格山兵二十名白石山兵二十名大塘山兵二十名梳
 柳山兵二十名石洞山兵三十名北洞山兵二十二名錢牌山兵一百名
 振峒山兵七名校峒山兵二十名雲蒸山兵十名甘依山兵一十五名陰
 惡嶺共五十八山約兵一千三百八十五名校林山兵十名坡峽山兵十
 名亞口山兵十名藍田山兵十名林水山兵十名雲雪山兵七名合水山
 兵十名坡脚山兵十名齊子山兵十名甘境山兵十五名蒲坑山兵十五
 名南坑山兵十名東坑山兵十名蒲合山兵五名祥華山兵三百名陰坑
 山兵五名容洞山兵三十名勒洞山兵一百名雲卓山兵一百名竹洞山
 兵十名蛇灘山兵二十名牛洞山兵三十名大謝山兵三十名羅林山兵

九名佛水山兵五名在頭山兵十名文子山兵三十名兜勾山兵五十名
 羅湖山兵十名雲華山兵十八名毗灘山兵二十名龍化山兵十名常川
 山兵三十名埠頭山兵四十名青翠山兵十名背嶺山兵二十名六回山
 兵十五名古同山兵十三名鷄卵山兵十名黃沙山兵十名石根山兵十
 五名良陽山兵十五名黃洞山兵九名槐頭山兵十名扶龍山兵十名六
 穀山兵十名山心山兵二十名番橋山兵六名風洞山兵六十名古丁山
 兵九名東埔山兵九名洪官山兵十五名坡頭山兵十名平田山兵十名
 小使山兵十五名村曹山兵十名蕪古山兵十名候洞山兵十名電白穗
 招標共二十一山 嘉志附近嶺山四曰河洞山曰高簡山曰青水山曰石
 狗山桂茂名縣界嶺山一曰木底山撫標三名領兵九百四十二名聖夫
 山兵十五名校潭山兵十名甘坑山兵十名大水山兵五名花山兵四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二十

六名黃淡山兵五十六名河村山兵三十八名石窰山兵二十八名大石
 山兵四十九名桶原山兵三十七名石福山兵三十八名水頭山兵三十
 八名花山兵三十八名大離山兵一百零三名浮山兵七十五名敬茶山
 兵六十八名大水山兵五十七名茶山兵六十八名高簡山兵四十八名
 浮山兵四十九名東隨山兵四十五名○舊志附近嶺山三河洞山青水
 山石狗山其接茂名縣者一曰木底山
 信宜縣嶺山四十有一自北至南溪縣接鬱林州界 蒲頭山 石佛山
 古角山 那林山 木洞山 黃橋山 振崗山 相思山 勾頭山
 板水山 玉掌山 志和山 委福山 育山 竹筒山 南忠山
 千歲山 錢牌山 六村山 右道山 東瓜山 玉狗山 鷄卵山
 石狗山 藤華山 甘平山 枝孟山 林佳山 大洞山 耶卷山

天堂山 下木山 新蜀山 馬橋山 大凌山 白石山 六卜山
佛水山 羊屎山 公鶴山 石羊山

廉州府東北臨抵鬱林州，隄人二種，曰白化，隄本府約四百餘里，此處
白化隄人團結，住山臨隄，人烟稀少，但可結步加通，曰六隆隄。

靈山縣隄村二十六，俱在東連石康縣界，盧庄村 那和水村 平坡

村 水表村 水麻村 張家村 白沙村 林潘村 黑泥村 新莊

村 劉甸村 橫塘村 黃梁村 茶山塘 統平村 早塘村 桑子

村 六財村 六雅村 傾村 大梁村 那田村 地塘 白

石村 大員田 林落村 俱係白化隄隄可在

見今為志山果德慶州西山羅傍等處地方
石圭等山果約四十餘處，石圭 塌架 塌東 塌塞 玉塌 塌豆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九冊 廣東下 二十一

百片 洞凡 思伴 茂木 神楚 所瓜 雲好 蘇州 鎮州 崩

塘 下把 水津 金荷 大前 卸局 金農 卸大 兎水 白石

塌尾 三四津 路嶺 只運 馬鞍 塌戩 箭塌 風樓 車戩

塌琴 河塌 破白 塌強 沙頭 塌連 冷水等山果約五十餘處

冷水 碧塌 雙坡 爛登 龍嶺 龍山 艾地 塌境 藍塌 極

塌 塌信 運口 野渡 小源 黃塌 泊竹 茂塌 石坎 大力

古樓呼 羊荷 水瓜 馮一亦 塘表 鹿枝 倒塌 深灣 地

味 右邊 小信 道運 卸局 黃塌 大英 路窩 楊梅 箭竹

艾路 木衣 牛棚 寒州 藍清 崩塘 下把 水津 金荷

力州 李水 黃塌 雞塌

龍水嶽古陸山果九，石橋 上倫 蓮塘 芥瓜 石甸 黃沙 三榜

白化 大塘 永信山果十二，官田 洞凡 甘拾 水表 木表 聖天

崖茨 大塌 沙冷 上史 大水 石才雲稍山果六，分界 大地

黃九 山心 大歇 南塌 新梁山果十六，白梅 天平 詳雅 大

洞 雙高 水尾 平地 塌伏 六合 木蓮 雲飛 黃任 滿村

鶴恭 珠底 天武 思慮山果二十一，長奈 沙上 艾塘 河又

詳措 雙橋 趙苑 黃沙 果巴 木古 崖茨 馬寮 詳碌 詳

崩 王瓜 白竹 司背 高樓 竹塘 四丁 梅洞 金青山果四

詳恭 詳眉 路盡 石塌 坎底山果七，上河 都門 南山 鎮南

排步 雲陽 洞看 新容山果七，艾利 橋頭 坎崩 詳祥 林河

龍石 車華 雲致山果六，雪致 黃嶺 暖水 破頭 單合 山

心 巫口山果六，源磨 金牛 茶塘 上賴 下賴 六都 紅豆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九冊 廣東下 二十二

樂六雲青 勒巨四 大村 沙漲 馮塌 深塌 缺陽山果二，跌塌

沙滿

德慶州東山南鄉新興縣黃三坑地方東山果三十二，蒸嶺 詳翁 宋

酒 石牛 大崩 清水 石狗 獅恭 迤州 思果 上下臺 赤

土 歐塘 樂坑 太平 古模 火燒山 下塌 蓮塘背 雲洋

南松 丹竹 大嶺 大水 封門 牛嶺 大筒頭 芥坑 楊林

相村 伏茅 塘邊 竹根 南鄉山果二十一，艾塌 山橋 木衣

大竹根 半呼 把柳 塌角 北塌 黃沙 上三江 下三江 大

四 冷水 白雲 大降 大壘 水尾 大黃底 崩塘 大水 石

背 三坑山果二十，石壁 黃沙 大郭坑 東雲 石坎四 現塌

沙木塘 龍背 降底 三酒 燈掛 西坑 長馬崗 馬前崗 竹

洞 木下坑 山珠 崩塘坑 牛湖 崖坑
 信宜縣甘埔等山菓約一百三十餘處甘埔 沙底 陰洞 坡陝 古
 了 付雷 小徒洞 紅官 蓬古 烏堆 坡坑 蒲塘 藍田 平
 田 廣洞 木嶺 牛洞 勸洞 大洞口 那雷 雲雷 華合 風
 洞 容洞 甘衣 喉洞雲華 坡頭 六義 州邊 李吾 岩碼
 高洞 羅洋 雲卓 錢解 大破 坡洞 六難 六龍 木松 六
 福 木晚 犁沙 梳柳 白石 大塘 石洞 六卜 竹洞 陀羅
 沙底 崩脚 威洞 西村 六連 洞尼 大花 藍田 高平 上
 坡洞 下坡洞 坡洞 華洞 龍山 里氏 沙灣 石平 上下北
 洞 白鶴 崩脚 扶龍 雲羅 十里 崩背 坡塘 茅田 六城
 平洞 六蒙 六稍 佛水 渡洞 仙洞 埠頭 黃藤 龍代 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二十三

底 石求 雲臺 瑞村 大聖洞 大謝 古伴 蕪水 背嶺山
 右同 棠梨 萬料 茶山 雲特 歐坑 鷓鴣山 石排山 流湖
 山 橫洞山 龍化山 常川 連門 洞白 羅林山 戴洞山 交
 林 五口 合水 雲雷 冷水 河口 梳頭嶺 第六洞 根竹
 大雙山 坡子 烏村 尖山 兜身 青華 六回 大水 表山
 六吉 決頭山
 據德高州府所屬州縣先年節議招取廣西耕守保兵共一百三十一
 村保兵一千七百六十三名種九寨兵二百二十名化州保共二十村招
 共十三名上雙下雙村保兵各平野村保兵各九名潭邊村保兵各五名則村
 主二名領兵一百九十四名又再村保兵七名平曲村保兵九名蒼坡村保十
 一名羅婆村保七名平禾村保七名羅鹿村保六名張平村保十名那雷

村保十二名大橋村保十八名那良村保十四名西屯大寨村保十名那
 德村保九名雷嶺村保九名木格村保九名謝塘村保九名牌界村保九
 名茂名保二十七寨招主三名領兵八百三十九名石壁寨保三十二名
 東岸寨保二十名李觀二寨保八十二名白鶴寨保二十名平圍寨保二
 十名大雙寨保五十一名甘竹寨保三十一名黎洞寨保二十名馬子寨
 保三十一名井涌寨保二十名牛皮寨保三十一名大洞寨保五十五名以上
 招主一名潘龍寨保三十二名平眼寨保三十一名高嶺寨保二十一黃
 嶺寨保十名金坑寨保十四名以上招主一名雙花二寨保一百零三名
 黃塘寨保五十一名周洞寨保五十一名清湖寨保五十五名以上招主一
 名大巴寨保二十一洗坑寨保十名大巴寨保四十一名竹湖寨保十
 名水坑寨保五十一名種七寨招主二名領兵約八十五名桐油寨保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二十四

三名永安寨保十一名以上招主一名博馬寨保十六名張村寨保十一
 名東瓜寨保十一名馮村寨保十二名觀珠寨保十名以上招主一名
 信宜保四十七寨招主六名領兵約一千三百一十七名銅鼓寨保五十五
 名西村寨保四十四名南曹寨保三十五名登運寨保十八名六哨六
 晏陳村寨保三十五名都墩寨保三十九名何洞寨保三十三名以上招
 主一名甘雷寨保三十九名雙洞寨保三十一名都墩寨保二十一
 利寨保三十八名七里寨保三十九名譚坡寨保二十九名那貢寨保三
 十八名石砵寨保七十一名六觀寨保六十二名歐坑寨保五十三名古
 樓寨保二十五名高城寨保十九名佛洞石程寨保二十五名龍山安守
 寨保四十九名以上招主一名木定寨保十四名招主一名長樂寨保三
 十二名積基寨保十一名平山寨保十三名萬洞寨保二十三名羅卧二

寨兵三十二名以上招主一名六蒙寨兵二十五名恭峒寨兵二十八名
莊峒寨兵二十五名邵峒寨兵三十二名以上招主一名石馬寨兵二十
二名招主一名金峒寨兵四十三名聖積寨兵十一名收腰寨兵二十三
名南七寨兵二十五名以上招主一名六坑寨兵十六名石嘴峒寨兵
二十三名軍田寨兵八名六莫寨兵九名六棍寨兵十一名石墩寨兵二
十四名高柳寨兵十四名白花寨兵十九名石槽寨兵二十一石恩滿寨
兵一十四名電白種二寨種目三名領兵約一百三十五名羅霍屯兵一
百一十四名種日二名博馬屯兵二十一石種日一名信宜流種共一百
二十五名龍山大樟山兵十一名那馬良坑山兵十三名以上撫種一名
領之嶺底寨兵九十五名燕湖防守木寨種總一名領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二十五

峒條

峒條者嶺表瑛峒之民古稱山越唐宋以來開招安廣自邕州以來廣州
以西皆推其雄長者為首領籍其民為壯丁其餘不可編者則依山林
而居無酋長版籍亦無年甲姓名以射生物凡活畜豕能墾動者皆取食
之謂之山獠虞衡志所謂蠻之荒忽無常者也其酋長有版籍者頗知婚
姻每以奴婢各一人為聘無則以銅鏡當之攻剽山條及博買塚娶所得
生口男女相配給田使耕教以武使世世隸屬謂之家丁以漸徙于馬前
碑總謂之峒丁淳化中馮拯知端州表乞盡括諸峒丁更制版籍于是
嶺西之條多為良民而廣州以西時復生亂有司加意招徠雖暫向化但
終亦荒忽無常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二十六

于南武城逆為揚粵之郡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侯開
南海以瑁徙民故粵人遂避中縣華風西與巴渝南與賧越相合漢置交
趾郡吳分廣州其治去南武城五十里曰番禺縣漢書所謂浮牂牁下灘
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西入越也公孫述時牂牁大姓能傳召董氏與郡
功曹謝道保地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晉刺史卿 某垣以杜牂牁
之水入漢洞東南近海有沙灣其地蠻獠恃固稱峒主每暉輒忿起輒印
象執人烹之謂之湯投其骨于海蓋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
為侵累歷世患之故有二水其一水南入者鬱州分派逕四會入海其一
即川東別運番禺城為古峒所逕隋末南平獠猶道番禺為患節度使或
封南平王以鎮之亦元時或合西山為寇 本朝永樂中直隸守內臣正
統末武職亦多侵漁諸峒益發聚眾劫掠兵運與將武謀多受賊賊

條益倡鄉都仰文王廟討平之正德十一年洪武野航等為峒首總領教人作亂官軍擒之雖有衣冠雅度不能化也村以共至德相自士夫之宗亦不能制東北山餘解三介乎增城清遠之間其上山諸峒未著峒出矣 料去明 少羅富木峒 大小茅竹水尾峒 前竹堂堂前峒梅坑相公峒 木干盤坑若竹脚五號寨黃龍峒 前竹堂堂前峒梅坑相公峒 檳榔坑楓木堂黃竹田陳峒 茶荷仙羊峒 長樂基羊上一溪 牛屎分高塔平地茅田下寨上下木峒 上壯灣三條橋涼美北牛陣石堆坎馬口寨下山諸峒 杉子寨冬瓜口柳樹下苦菜塘南海縣溪峒西南有十三村有竹脚浦火角連等石餘不能悉也 蠻獠出入行劫有虛包水為提便遇春夏則三江水已由水呀坑入其中漲溢可行舟至清遠城一日之程冬則乾涸難渡村氏連結橫潭諸峒弘治初蠻酋詳紀福作亂既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二十七

平凌五泛化際治于上將始在橫洋渡使馬場田近下山諸峒正德初首江附近居民猶被盜侵掠乃置指揮一員以都指揮行軍領兵二千守把虛包水十四年我師勒平之凌餘黨悉就招撫其所居巢穴在上下山者悉皆平而於是虛包水革去官軍哨守惟令百力一員兼同齊江巡司駐劄巡邏嘉靖中布政使徐乾撒所屬州縣舉行新定保甲之法使鄉村相為聲援亦防禦之一端也而訪山新民則皆撫撫里長令其旬朔一至縣庭稟使法令保其自相約束無得侵犯其額就民居者亦聽其移徙則租獲之者可以少變而地方亦奠他矣 東莞縣大嶼山在縣南大海中有三十六嶼周三百餘里舊志云居民不事農桑不隸征徭以魚鹽為生宋紹興間招降其人朱祐等選其少壯者為水軍老者教陣立寨水軍使臣一員詳察官一員無供德寬魚鹽

之禁罰之陸進蓋慶元三年監司政某遂滿聚為亂連兵討捕徐紹夔等就擒遂班其地經畧錢之望與諸司請于朝歲季撥推鋒水軍三百以戍季一更之然兵戍孤遠久亦生亂慶元六年復請減戍卒之半也于官富撥渡惡罪之今有姓蕭者為首長因名為老蕭山迺其境者思與魚鹽云 蕭將軍門志

新會縣潮居白水諸峒自正統七年春正月並起剽掠鄉村時巡按三司官遣指揮朱瑞知縣陶裕招撫不能息波遣指揮王英領軍勦捕賊首周長長溫祝彩等繁官後竟以賄賂詭計獲釋由是諸賊益熾水陸攻劫無所忌憚十四年春二月文章都大嶺村賊首黃汝通起兵應之五日之間眾至三千餘剽掠頭石流上冲等十二村是時人心洶供計無可出幸東舟進窺日則海洋中夜則泊岸既而群盜益熾幸于華起統統統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二十八

保是改項黃三起南地白大雷起即西各統兵二三千屯住陽江諸縣剽掠本地稍息浮起者漸次還家四月十二日決守安洲伯安連念亭官安知府再好熟把總指揮席斌領官兵合三千餘水陸勦捕然亭官安之舟中崗溪指揮席斌進兵截殺海時賊首黃三等據大柴型等山險阻立若岸賊等既平分三哨在松城某賊人依險夜木崩石軍士不能敵左右三哨千戶李家福成畏縮不前作是賊與賊甲印瑞九人俱被殺報聞愈事官安等時大懼進兵上嶺各各兵兵急力擒賊前殺的獲八百餘人即杖殺之黃三等依險為固未中遂前賊終其敢進取是年八月十八日巡按各官遂引還岸賊之寇竟不能慎因此賊益猖獗呼遂不數日志下山剽掠時黃蕭泰偽稱朱陽黃三州長長黃年區等俱受偽命封為侯伯總督都元帥等官各據山王寨嶺或結村愚民固不搖動以故為

亂秋冬間下山劫掠村巷屋宇燒燬殆盡火為之一空自後賊益猖獗
景泰元年春正月蔡政蔡健等往守新會招撫而還二年春各賊復起縣
民劉約等奏請勦捕三年春二月鎮守廣東戶部左侍郎揭傒及巡按三
司奉

命往新會討賊官以作請報竟坐奏者以罪氏大失望爰五月命李符敬
出兵捕之至松栢山賊乃遁去景泰元年春正月朔周長李丙仇賊三
百餘他圍才莫村據張凱張廣妻于其殺之安妻蔡氏有美色周長長欲
畜妻之蔡氏不從竟罵賊投水而死則者長之聞正月初八日賊首巨蚤
家黃三溫親影五百餘艘泊雷安渡是御于山劫掠茶洞村居民俱
走并公獲時總中書桂林政某家合家巨藥酒飲賊入飲之終行絕家
追之賊人棄裝山竊險阻不能去死者二百餘人時政蔡健都指揮張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二十九

正己於正月朔統軍一千守新會城候大平木黃城外居室先為巨蚤家
燒燬人民奔竄入城鄉村逃避至城者無止踵流離不可言多賊逐賊
受偽官攻城劫村大肆擄掠二月初四日黃蕭泰既攻廣城賊無指揮王
清以沒安御伯官軍遂東路連本縣賊首王三等船一千餘艘來至三萬
餘里次新會城散散之兼張二公勢迫迫開城門引兵出汾水圍與賊大
戰數合互有傷敗官軍死者六十餘人賊鋒大熾無傷者不計由是稍退
四月十一日都督李興統在東江西兩廣等處都指揮武毅魏麟等官軍
三萬餘隊至廣城遂率諸軍乘船五百餘艘由波羅廟台地港至州前海
面與賊交鋒賊既為蔡所挫既氣稍沮至是遂大賊斬賊亦水者不計
舍人輩宗千戶輝賢軍人黃建德生擒黃蕭泰回至五羊群而死併有解
原餘賊逃散五月二十九日都督馬英等官統兵至新會仍屬蔡政蔡

建提督時此秋黃蕭泰各官意急諸賊既既引行間破兵王者遂歸其界
乃以招撫為名遂延不進至六月十二日諸軍徐至獨崗千峒等處仍行
招撫至十九日始進兵百餘山下塘口等處官兵共六萬五千餘分列
十二營其時諸賊黃三等各將入大寨型等山立寨連日抵米招撫七月
初九日惟黃三等受招下山其餘諸賊劉積運魏影等竟不願招八月十三
日各官時引運民間相傳以為各賊納其財道故不如其兵景泰二年春
各賊復聚晝夜劫掠居民不務茶毒劉顯位崇長守一百六十名北涼兵
泰十二月惟行勦捕景泰三年二月鎮守廣東戶部左侍郎揭傒及巡按
御史三司等官既而新徐時眾賊以山原險阻難以用兵率同魏積勝之
不武夫反傷威由是遂令官吏休也等居作等請保結抵罪泰人而此氏
人合究諸在彼彼日甚時有重臨云像制生民入於日或人死不顧屋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十

廣東是年夏前賊復作住陽江蘇利標時巡按御史王璉見其猖獗日甚
不得已乃遣徐事符敬都指揮胡英領兵合諸縣民兵四千餘勦捕五月
二十九日進兵五峒松栢山那友等處攻圍上下二峒悉力擒捕賊徒盡
數勦戮獲人畜無算由是各處盜賊聞風遁散時符敬意在剪除明患
因都督李興遣人迫四縣事遂各引還是時諸村少平聽招諸賊復出剽
掠景泰五年冬十二月總督軍務都御史馬昂命將大征七年春始破黃
坵型等寨遂圍白水洋冲二峒各提而還際丞陶魯王卿老以約束之於
是斯會乃平景泰五年春前賊復作都御史馬昂復遣都指揮松恭恭派
朱吳引使顧仇等馳臨擒捕各官既理前失惟任新會城遣人招撫周家
賊復到林柳村殺官業有以等人口六十餘不謀亦致忽兵竟匿不聞各
官不知又執抵某招撫由是諸賊押玩界無從忌使招未幾賊復到標白

春至冬十月之間官兵往送縣鄉夜巡賊者五人民茶委官府疲于奔
走勢不能已方大同征勦十二月初二日都督商信率三司等官統廣東
軍駐新會會事成功等統廣西等軍駐峴南都督張通等駐村峴峴
朱英等駐天湖前利期進兵分據各賊要官據四油羅步等處大小三十
餘營官軍士共計一十餘萬戰船及運糧船隻共四千餘艘景泰七年正
月初四日遣都督輝于朔胡共等統領各軍進山先破黃坭型等山寨生
擒劉三仔父母妻子及各賊妻子又破四水圍寨等處山寨是時賊勢
大挫雖有木石排柵險固之設驚見軍威各自潰散束手就擒斬獲賊首
劉三仔等首級並其妻子齊財器械十六日都督輝胡共圍白水洋冲
二洞斬獲賊首張保等四古等首級一百餘名盡獲其資財無算都督輝
馬國符洞等村斬獲賊首溫三廣溫康二溫祖奴等首級二十餘及死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十一

滄无生擒入口不計渠魁既盡各官乃解軍引還尚遺殘寇而指揮王英
新會縣西陶奇相機判獲反安撫諸村良民是年七月魯通歷諸村故五
鄉老置不解開闢各戶丁口逐月開張諸村劫患每五十家仍立控甲一
名管束出入互相勸戒自是盜賊斂跡石民始獲安堵云天順元年三月
實新會縣年尚等處官軍民壯人等一千四百七人懸幣表裏布絹鈔錢
以本地賊賊有功也○弘治十二年設新寧縣凌猶出洞為盜正德十五
年春兵協副使王大用討之斬獲羊公運上下平山諸賊各賊復圍城嘉
靖二年夏撫按劉某律連官軍四出剿之破連壁石鼓等寨擒斬無算振
凱而還餘黨復聚弘治十二年設縣以凌溫連白石站村小民無習故為
盜正德間寇劫凌温知縣張文造設鄉村長以約之朔望開張其村之功
靜有為非賊黨案擒獲時頗民服輸年報平盜如故是後益橫正德十五

年三月兵協副使王大用統兵勦捕以益攻益輸以功請罪由是先珍共
是者羊公運上下平山盜賊投首餘皆畏服捕人至即自投降實無敢干
命前漢捕獲凡六千餘人大用見其威勇行改直州溫連白石不克十二
月初五日遂至圍城數日既而招撫散兵典史鄭朝獨守孤城自凌賊首
許中保起於白石陸四起於大崩步勢大肆剽掠鄉村歲無寧日居民逃
竄死難猶在景泰間貧而不能自存亦許起為盜招徠日甚時知縣胡倫
初任努力不能支曲就招撫嘉靖元年六月知府簡冲率生員張茂才劉
慶祺西村招撫藤峒狗送諸寨人跡所不能到者皆扼至其地極歷險阻
悉心撫諭終不能服劉招如故撫按官與奏以聞嘉靖二年閏四月巡
調集土兵合官民兵一萬餘在布政使率極駐新會泰政首諸將李準
駐新寧副使王大用駐恩平知府簡冲駐海晏遣兵四出剿捕乞足累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十二

征剿只用民兵諸賊比習無忌及是依兵已至賊猶未知先抵連壁八帶
羊公運石鼓山諸寨各賊妻子咸畏自底咸相呼出寨以今日看殺是民
壯行以故狼兵突至河盡殺諸賊妻子遂乘勝進殺溫連白石等處群盜
望風喪膽竄走百餘山諸處賊匪時事在新會凡獲盜合於各十級則同
斬隨賊所指即執而殺之泮在海晏亦多殺戮果恐陸四兵敗亡命神報
指中民藏匿因緣為利凡各石晦長者咸受其辜惟若若用兵有紀賊匪
群明民多物之時有謂云遇有勇則出逢有簡必死凌陸四竟不獲報呼
之凌知縣胡倫始用益羅九之卦以老人奉益入寨為質誘出從之需足
之時各寨乘勢投首實與義直那餘者惟陸四數人而已彼能少止則凡
則福瑞可絕惜其說師太驟不致理餘孽陸某等復作招集各鄉逆賊及
通西山賊入境圍村捉獲人口殺人報仇尤慘於前五年兵協副使徐度

道林水林應德氏兵征捕不能平，得假折故。七年冬，兵協劉使徐乾送
臨寨相撫，亦不能息。十年，兵協徐事黃相乃復調狼兵入境，劉時四方
大險等處已平，而東方黃架型猶不能克。上下亦憂苦于兵，遂散印招撫
令各該管里長領帶隨鄉安插，分給牛種，其已經征剿空地，即里乃招資
民州種其田，主為民屯之法。自是漸次寧息。賊首許文成等竊效有司捕
盜有獲者，皆使攀附良民，由此賊益得志。嘉靖十五年，苗會賊首許文成
鄒悅等，皆據張遠，糾合皆招賊徒，鄒田等並起。東爪冲冷水坑等處，劉
探到賊，歲無寧日。十七年夏五月，兵協徐事李文鳳，派兵剿捕，遂平張遠。
而東爪冲冷水坑等寨，許神話賊供進，竄逃。逃平戶劉見計無安，秋七月，
許神話招復亂，知縣劉純計獲苗賊許神話，殺之。許黨屏息，數歲，盜賊竊效。
二十五年正月，恩平即文遠，楊頭黃谷峒口黃聖任，飲冲吳孔清，良金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十三

良德五百餘家，提塘人口上雖本項金約諸山為質，而取財，史洪鑑，千
戶劉見率領軍兵，反嶺西哨土於屋，攻不克，曲就招下竹源村安插，實肆
劫如故。故令控御有方，備可苟安。知縣王臣去任，番印增城王簿何誤，典
史洪鑑倚盜害民，每捕一盜，到官，指使攀附良民數十，索絲絲利竹源諸
賊日入城市，提局取財，下村在甚，莫為所制。自是王懷陳孔崇陳孔宜，勤
中區文嶺，剛風改老，聚黨響應，即西方致等寨，陰行交通，大肆剽掠。二
十六年春，兵協徐事諸款之，調招押徐德千戶江和洪領打手五百來，蘇
哨守。夏四月，諸賊到苗尼，糾率村洪鑑，領民杜術夫，江余領打手劉亮
領軍，結其寨，招撫新氏，逃散奔北，劉亮率馬為賊所執，勒銀三百兩釋。釋
後，新氏各散，跟借其款，以備刑。二十七年，署印收德縣政李，明介，與
洪鑑無異，復理前弊。民皆怨曰：捕盜而反為盜，云時，願以招撫平寧中，報

以故賊益肆無忌。二十八年春，知縣張國若知招撫延福，不心盡行，痛革，
但福胎已成，不可支音，兵協徐事王德，改鄉團保甲之法，鄉團苦惡清，難
克不能通行。夏四月，吳孔清，臣文嶺，反恩平，任崖風，新會何老，苗野四等
并起二千餘，流到地，苗群官吏財物，逃撤，張統兵，徐陳，楊，各守
官員，住休，載罪平賊，通判王德，出令，但執，張，有，送，周，知，縣，張，國，若，置
解散，而，令，其，中，道，民，壯，死，解，治，寨，就，諭，自，是，竹，源，寨，賊，首，巨，文，嶺，石
張，寨，賊，首，許，松，林，生，許，黃，谷，數，人，解，官，二十九年秋，苗會，知，縣，戶，洪，督
同，典，史，吳，一，鵬，總，甲，鍾，美，崇，計，巧，吳，孔，清，任，良，佐，等，出，寨，殺，獲，四，十，餘，賊，
知，縣，張，國，若，來，札，督，同，典，史，洪，鑑，千，戶，劉，亮，百，戶，王，永，貴，龐，人，傑，等，統，兵
夜，抵，竹，源，寨，止，楊，雷，子，陳，等，十二名，斬，獲，黃，應，任，等，三十餘級，俘，獲，賊，屬
四十六名，昇，其，牛，馬，福，款，入，于，官，自，是，竹，源，寨，獲，平，當，此，時，石，鼓，即，西，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十四

村諸寨，正可請剿，惜因循不舉，以致諸寨漫起，招納亡叛，及因板福，破家
者，亦併起為盜。嘉靖三十一年春二月，苗賊陳故，招集三百餘家，屯據上
洞，頭，飯，籬，崗，五，寨，陳，孔，崇，陳，孔，宜，招，集，四，百，餘，家，屯，據，岩，村，懷，寧，五，寨，
即，文，遠，陳，蕩，園，招，集，五，百，餘，家，屯，據，盤，剛，大，埔，五，寨，新，會，首，賊，李，朝，興，提
石，鼓，寨，白，梅，兵，協，上，橋，關，元，亮，自，稱，西，山，侯，曾，黃，九，自，稱，都，堂，石，鼓，節，汝
安，自，稱，知，府，冷，水，坑，葉，尼，自，稱，把，海，指，揮，箭，竹，坑，李，以，祥，張，遂，朱，子，清，楊
進，白，子，伍，各，五，名，弟，互，相，應，稱，戶，勢，聯絡，聚，眾，四，千，有，餘，五，寨，八，十，有，七
晝，夜，流，劫，甚，至，搗，壞，宅，碎，質，情，以，致，各，有，夜，之，家，停，棺，不，葬，或，聚，居，城，中，
或，流，移，吳，縣，亦，傷，俱，不，得，其，所。三十一年，提督平，務，即，史，應，橫，地，世，御，
史，即，文，周，議，行，征，剿，兵，協，徐，事，杜，聰，目，視，賊，勢，猖，獗，恐，難，成，功，計，誘，李，朝，
興，何，老，德，教，賊，解，散，嚴，議，遂，寢，氏，夫，所，望，嗣，後，盜，賊，討，志，黨，類，益，滋，是，近

無賴之徒日已為合上至末芒... 橫行官兵未手差展一等... 守氏賊既却御史阮煥總兵... 守則會其塘 塘長培等處... 行表高南道守巡副使徐... 千三百餘石分道夾攻... 亂提督兵部右侍郎... 焉討平之先是會守各... 嘉靖二年徵兵大舉斬... 以萬計而郡湖墩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十五

玩大隆山賊首曾友富... 方長皆未遣兵... 兵三萬一千九百餘... 刑除索招安... 月八十七寨賊起... 惡巡撫起袁野... 恐有警才募兵... 日巡按御史郭文... 寧二縣除賊... 羊公選者下... 崇陳林紹純...

之恩平新興陽江陽... 探東莞順德等... 州分列兩目... 窮狀備道... 志沈毒一方... 天討所當必... 每有不測不... 賊由于招撫... 方即今會守... 合劫賊征... 調取頃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十六

總領到期... 尼米仕清等... 據日詳... 士陳善道... 以三十五年... 平嶺與南... 并境上以... 指揮王... 一略石... 梅嶺尚... 及人獲...

月計八百餘級惟時土民利賊貨質于女乘機密寇寇他地出令許
其殺獲解官准存自是富家懼作吞生將賊首等黃向節汝安劉維宗解
辰官兵又之賊賊行各五雷世附等一百餘級以有隱賊殺死者不可勝
計三月初三日王科進前是州大塘許寨鍾秀進則那西上梅姑寨又
公兵自中城沙進物苦村後守諸寨所內無阻辟賊投首惟上梅姑寨賊
來夜潛回本入那西山于時山賊險絕草萊茂密進地走捕無獲次日
王科移兵羊公至三分水鍾坤多移兵那西山城洋自先士卒戰解賊
亦有所獲已而軍內分委通判汪應泰下縣縣奸捕伏得獲到官治之如
法共有為人祈証者亦連同拜六月十二日班那諸將奏凱而還大慈民
望乃改主更效那西三分全地頭站營各營千百戶一員并報放日兵
分方防守至十一月間乃有賊首陳叔來往清風橋柳利不度等一百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二十七

名竊謀大陰百詳諸山出及為志利捕新會遠近沒家知縣諸相乃全相
時詳捕生檢賊首朱仕清又用多計生檢陳叔解赴軍門前沒獲賊黨一
百餘人乘性相結就縛費送亦已無餘於是新寧乃平
新會縣西南近海有古兜大山水陸四達通田環繞密接聚為順德東莞
群盜附之西與香山新寧為隣南則接龍水鄉諸村既多與之交通出
沒為盜民有群不逞者得投賊謂之入山指古兜石鼓諸峒也嘉靖三十
一年春嶺西新寧賊首譚進等劫掠潯行登名古博石伴等郡據白石型
之際官軍討之無功而遂乃招撫進等各安插于古勞宅村碌于坑聽招
之後仍復為盜不時出沒皆先別五坑選或石壁尖嘴等山兵備急事王
德至縣議在古博卸水口山擇地立中軍營設一總制官使之西巡地則
長沙塘東控良村等營又於五坑選建魚山炮子窟金銀牛什岡等處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為小營漢故揮毫益常德二鄉界中主一大營總也平在歷石二部之街
以為山南諸村保障得紀督官軍兵戰于白石型無功遂遷居城前王
中軍營既無定址而小營諸兵畏勢孤難守遂圍到五坑選等營遂拘
為賊巢自是賊每一年其地動輒旬月數都居民殆無寧宇故官不可勝
言夏五月嶺西賊劫掠平康等郡餘事杜德遠兵戰于北嶺山破之三十
二年賊首李朝卿等伏誅是時歲然盜起猖獗李朝卿假以招撫為名調
用於官潛通古兜山寨反為賊耳目總至縣誘朝卿而誅之併戮其黨四
十餘人邑民稱快於是賊乃屯于壁山府通判汪應泰著縣事調集兵食
出千戶周紹武於獄投以方略帥官軍兵二千七百人以往三十三年
元旦其抵壁山下賊方燕飲不虞兵至故傳即檄統擊中穿紅賊首一人
其夜賊遁先是外海村民陳文伯等假以報劫為名自備工食充打手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十八

甲有司信之每戰紫白帶為先詳謂之白帶後勇謝遠村有奸吏謝大用
為賊首作亂文伯協同五坑選鬼子窟等營兵破之于金鷄頭大山斬大
用已而平康之接國氏何二與恩平鄭清等為盜據長潭文伯帥兵又破
之斬何二累以功自給於丑大賊文伯煽動僞民為亂擁眾海上肆行劫
掠官軍捕之反為所殺應奎令人賞榜往諭不聽乃選精卒千六百有奇
會典史馬卿造神機銃檄檄箭合諸邑兵五千有奇帥身帥往討之戰方
合文伯中銃死餘黨皆降賊勢益孤三十五年正月提督鄧御史改糧乃
舉大征出師南由新會趨新寧越新寧而北沒博而南會于恩平界又西
由恩平望陽江歷新寧而南沒博而北會于新會界賊於石鼓又敗之
于則村以至牛角型懷寧古餘入于棠窰進于山凡破寨二十有奇斬後
萬級有奇餘悉而得以降沒命撫之

增城縣甘泉都與東莞縣二十都為清洪武中湛萊州徐燕友輕反攻劫
增城官軍禦為所收久乃克之正統中增城州徐多符苗兵作逆經款乃
散大抵增城龍門與清遠時連捷賊巢云

連州北連荆湖西通黔蜀多洞蕩蠻獠陽山徭甚洪武中南雄漢趙齊討
平潭洞諸寨天順四年十二月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呂益奏廣西賊四
千餘徒越境攻破連山縣賊殺官軍已而復劫殺陽山縣及連州諸村寨
兵部請令兩廣總兵官武進伯朱瑛都督同知歐信等調兵剿捕從之五
年連山縣賊占據都御史韓雍既平大藤峽遣偏師會湖南兵討之知
縣孔燿撫輯流移修葺縣治民以安業六年冬賊破清遠縣城擄去守備
等官右布政使張瑄督軍自潮惠還聞之徑往四會連賊歸路奪回所擄
移守三水明年春 朝廷聞賊勢猖獗慮官軍費用特遣鄧衣千戶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十九

肆往督戰瑄督歐信往四會擊賊賊遂守三水八月賊攻破新會
外郭瑄往援賊退督修其郭落池浚周圍數十里城守益固先是賊據陽
江之黃江屯者七八年雷廉高瓊路阻往來由海道連瀾盜家巡撫等官
奏會廣西官軍土兵剿之瓊復往軍事甲申正月自肇慶發哨兩雷燕
程而進寒甚來多凍餓死者而土兵恣橫總戎事不能戰瑄力諭利害稍
知警懼追殺黃江屯賊斬首千餘瑄率騎行陣教化危險所過掩骼埋
問民疾苦人感悅值淫雨上淋下浸如是者五十餘日由肇慶至陽江
神電高州化州石城石原廉州靈山道出廣西橫州諸郡縣皆被賊殘破
供饑乏饑飽皆遠感而致疾三月始回司八月西賊復出瑄乃趨肇慶
德慶一帶督兵守禦十一月備總戎梧州會兵還至四會聞賊破梧州沒
遂守肇慶成化乙酉賊越過始興瑄急趨韶州截其歸路賊退還司正德

五年連山賊首李公旺以餘兵攻州城知州張善經禦之乃退十二年秋
八月賊襲福全等流劫連州連山樂昌及柳桂諸處據險負固殺官劫
縣巡撫都御史陳金與巡按三司會奏命兩廣漢連官軍進剿斬獲四千
餘級餘黨遁歸諸寨十三年連州州州徐雁雷喜作亂賊攻符瑞等奉命討
平之十六年夏六月連山賊首吳萬山抄掠鄉村兵備副使王大用調勅
大拔賊黨逸歸于峒嘉靖三年春三月連山賊首蘇政蘇晚等寇掠三省
知州徐相撫勅乃散十四年春三月英廷舉等聚眾作亂提督都御史陶
諧與巡按三司會奏奉命集漢連兵遣將守巡等官攻破六寨平之
冬十月連州賊文興隆等亂提督兵部左侍郎魚左愈都御史陶諧討平
之先是江西各人在于連州揭旗白頭楊柳大帽束髮等寨放債通
利與盜共馮隆林宋福林晚仔陳昂等聚眾殺之俱官直捕因合流後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

稱石佛圍結一十六營備聚三千餘人擁入青梅二水占據村州為亂凡
五六年屢撫屢捕不能平至是請調漢連官軍土兵二萬八百餘員石討
之俘獲二千餘名預餘黨悉平二十六年連山賊首李金等作亂提督都
御史張岳分守南寧叅議朱憲章都督孫希孔帥討之遁去賊者
謂陽山連山二縣尚餘多交通桂陽上猶柳州等處又多江西人在地方
致債害人欲變良民甘於從盜禁諸未殺之先疾可耳也
韶州府仁化縣洪武末賊首鍾均通糾合諸洞蠻作亂韶州多被劫掠既
降復叛官軍克其能獲首鍾均居東南多忠湖流賊有六關隘將軍還
等竹回集結是時軍師于龍水設防區也永樂二年四月甲午劫
諭廣東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曰往歲都督孫紀友種均道已死朕印不
復究理今布政司言其尚在欲調兵剿捕予之未明不毛澤究爾等但處

撫綏下人之道無為多事以擾害之夫上有愛民之實將下無失所之民
氏既得所自尚不患且人孰不願為善亦有出于不得已者既能改過亦
務容之無絕其自新之路若此人果在能不為非即聽其安生樂業不必
究問今九夷八蠻自昔未歸附者皆未朝貢隨其大小授以名爵若鍾均
道果不死能悔過來歸朕亦從寬

太祖高皇帝待杜回子之遺履之室忍使其終身栖一偷生山林而不在
吾化育之內哉經均道建文中嘗作亂尋遁去及是有言其未死者然終
無實驗云

南雄府境毗二省常為輻輳所據始與龍南相連開隘石末則花腰石
猪子峽沙口西則楊子坑塚斥不嚴則龍南寇至矣洪武末洞撫李仲可
喇聚即民多流徙避之當時有劉千戶葉榮提兵檢之府知事歐文通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一

龍南等縣招回二邑流民六百餘戶住事可豫防也今之守禦千戶所固
在官軍老農莫可用乎

惠州府惟長樂近南穀多立關隘始自弘治時洞賊黃蒸長等相聚為盜
立羊角山蓮塘包溪塘坑等四寨王簿楊文典史危楚帥兵擊破之遂設
整防嶺南道兵備無分巡愈事于長樂十六年搖寇起于興寧大帽山調
大兵勦平之正德三年洞賊復發七年春正月提督都御史周南某各道
兵夾攻大帽山諸寨賊平之時江西閩廣三省交界山谷賊首張番禮李
四仔鍾恩劉倫黃瑞等聚徒數千流劫鄉村攻陷建寧、化石城萬安諸
縣支解平民提督官史借院稱王福建鎮總督官請征之于是以都御史
周南巡撫四省請即南王密調集兵糧期於尾月甲子江西兵運安遠
入攻破巢穴七日廿竹樓曰溪地曰雙橋曰黃竹湖曰頂山曰寒地曰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皆擒斬賊首何積欽羅清黃瑞并其徒一千五百一十三名廣東兵
獲御入攻破巢穴九日大帽山曰大障曰鬼清曰五子石曰十二平曰香
羅障曰鵝鵝角曰羊山軍曰圓子巖擒斬賊首李四仔張番禮黃瑞張玉
瓚黃瑞保并其徒二千七百一十九名福建兵送武平入破巢穴八日
泉曰上赤曰中赤曰下赤曰懸鐘峰曰掛坑障曰黃沙曰大劉會擒斬賊
首謝清味等二千四百一十九名總計擒斬首逆七千有奇獲賊馬一
千八百有奇奪回良善一百四十有奇賊仗一千一百有奇搜聞賊首
星秋七月大帽山賊寇犯龍川等縣縣政方良節往捕大捷大帽山賊寇
侯景秀亞廷福等竄入南雄及惠州龍川河源等縣方良節督官兵捕之
盡獲其衆三百四十五名十年冬復寇海豐等縣官兵剿平之十月癸亥

大帽山之寇雖平然通黨猶時出邑抄至是沒與他寇聚刺海豐揭陽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二

署民家散歸縣令民壯分捕之生擒所獲共四十餘中渠魁三四曰林瑞
山者有故術嘗偽稱御史不命取馳文告行事、處而過人稱為假御史
久在道諸至是獲斬之并得偽製司府縣印三十二年南贛都御史王守
仁行十家禪法五鄉約始在鄉禮十三年春正月都御史王守仁執刑頭
峒僚池仲容逆發兵剿賊之乃五和平縣龍南龍川揭陽之所曰剝頭水
其旁皆崇山絕壁若不運者蓋據其間正德以來有清池仲容者俗呼大
督兇惡尤甚其次者四十餘人時有徒數百四出抄掠而龍川首原始與
龍南信望安遠會昌以逆巢受毒最數丁丑守仁至首征漳寇存所守
或名大者龍南信望安遠會昌金果等各寨皆投招仲容聞之亦遣弟仲安赴
十月補闕之從仲容遣仲安以其徒二百人助師功成還至上猶縣通龍
川民履到扶仲容風惡守仁伴怒則械繫勒賊仲安大喜乃約之曰汝隨

征有功彼乃汝蟻耳宜急待于符去呼汝兄及凡為河訛者傳來當為汝
 白之仲容信高卑其承四十餘人以閏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河訛於崇
 首也守仁乃密檄諸省以期會共乃輸贖賊平臣大張樂戲為樂使人管
 仲仲容等觀之以近其歸明年正月三日乃入仲容等于瓜分以乃受賜
 漢先出、至塔折處灰其目而銷之亂以全故伴不相關泊火賊止賊而
 七日率兵捕刑而諸省兵已集遂擒其巢城之嘉靖改元愈事純儒始居
 守於長樂夷險阻道亂略儒之功居多二年夏四月儒討平忠湖流賊賊
 首梁八尺聚眾四百餘人朔之海陽忠之縣善然川並受其害至是提督
 都御史張嶺檄儒等進攻殊之嶺東始守三年劉海豐地王忠來縣是年
 儒與分守參議徐度討平歸善峒賊李文積文積歸善地土司石民招集
 奸宄習武藝市販馬偽作閩防檢州儀仗流劫鄉村奪占民田官民捕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三

父弗克至是都御史張嶺等調漢建官軍紳夫七千餘委嶺東參議徐度
 愈事純儒等社別之得斬千餘賊始平四年流賊江文生等作亂提督都
 御史姚鏞討平之忠湖二府與福建汀漳江西南贛延袤數千餘里自昔
 流寇為患文生等本烏合之黨白晝流劫既平湖陽長樂諸縣並受其害
 乃撤愈事純儒奏賊江思督兵討之擒文止餘黨遁去歸善撫盜賴賈報
 伏誅賈本李文積之黨文積誅賈平其黨降至是漢叛都御史姚鏞乃督
 荷輝高英等擒賈斬之賊始平六年和平縣至是賊黨曾乾于盧源兒吹用英
 頭都御史王守仁討平之奏五和平縣至是賊黨曾乾于盧源兒吹用英
 高琦等皆招倡亂流劫河漳南漳諸鄉村都御史鏞乃檄嶺東嶺南守巡
 及惠潮南韶守備各會南贛官軍夾攻之得斬六百三十有九巢悉平
 七年歸善氏王基等作亂提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林富討平之

先是基與王春王營時善陳氏始以賄滿萬產竊盜其兄王三成之為
 所殺自此日肆橫悍聚徒奪占一區而私造兵營張旗為紳流劫上
 寨沙埕黃田心等步鵝島坊塔屋注沅平湖等村二縣地方受其荼毒至
 是守等督行嶺東追兵備守巡愈事純儒為右參議江思守備都指揮程登
 嶺南兵備守巡愈事純儒吳廷翰左參議 宗明集兵討之得斬二百二
 十四名獲餘黨解散
 潮州府饒平縣多山峒惟絃歌都漢有實黎弘治十四年以鳳村民蘇孟
 凱自稱平老聚眾千餘作亂縣丞倪祿往捕被殺孟凱亦死其子隆尤善
 戰兵備副使涂昇督兵往討隆以計送隆昇納之班師而歸十五年分守
 參議馮良輔繼至遣兵破其巢穴隆敗走歸峒猶時出肆掠三年義民亦
 文重獲隆誅之大埔之隘凡二十有奇皆山海要區枕扼撫背之防未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四

一曰賊者惟黃崗巡司隸饒平通福建詔安政和峒谷連險兩地肘掣皆
 堡固濬疎者致于潮增設捕盜通判挈家駐之環以墩成兼鎮南北而裁
 饒丞及諸冗員以易之一舉固三得矣若小靖山條今大靖隘永樂六年
 百家雷時險奔突駭擾屬邑令監察御史謝孚與都指揮趙德物捕平東
 傳至潮先行招諭後徵惠潮官軍勦捕會盜遂平成化間曾秉寬等為亂
 知府謝光捕獲之初未竟及鄭金龍鄭金牛時小靖山條土民謀求百十人謀
 岩洞常出流劫饒平黃崗等村知府謝光已具勇日緝獲乃微巡檢紀
 志舉控中虛任羅卿的正統承允統引鄉兵擒獲匪魁九十餘名解送
 各府誅之地方稍寧正德二年年上率漢盜朱象瑛作亂官軍討平之初未
 以林李等共為寇在曾志是裝黨與到林卿村燒燬神不中虛台驅擄
 婦女入山中殺傷紳夫三年曾府微愈事純儒曾平兵征討悉滅其黨六

年清遠山徐張白眉等作亂官軍討平之白眉及其黨雷策相英恭成
濕火燒等數百人足自本都平也建復其地境洋浦流城合延茂作亂
依山谷結營分隊流劫潭泉等州湖梅等縣各郡乃上其事于藍司正
德十二年張張爾等約兵征剿生擒張白眉等首惡五人凌遲于三河
市其黨悉平十一年山寇曾紀頭作亂潮陽知縣宋元翰平之山寇曾紀
頭備采千餘流劫州縣出沒無常江西閩廣三省捕獲不獲正德十一年
劫掠潮陽縣鄉劫掠北山時時阻絕官民惶怖軍民莫敢抗敵潮陽
知縣宋元翰在寨上兵分截要害四面夾攻斬首百餘賊徒數百賊
逆敢來多敢各處捕獲知府張爾賜上其功當道錄呈有云曾紀頭之干
難功于程卿實賊采于潮陽氏至今思之嘉靖四年流賊執致仕知州
陸金至三河野而還金居大背湖村庄蓋竹寨及程稍流賊數百人繞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五

大背湖山遂圍絕金居寨金居寨三河連登東門埔村大背湖村林枝
各格被數人新寨社忽中急集卿夫連在萬江映中賊示及殺金以扶卿
夫不取等與守至夜分賊乃釋金而去次日大寨村被掠尤甚流過長
安旗碑地方遇官兵賊之二十一年小靖徐賊謝相傳大滿作亂二十二
年知縣曾廣翰捕送軍門斬之初謝相以賊伴知事為鄉人所推遂與傳
大滿聚眾於陸合其黨四出流劫是年自率眾潛往福建地方冬十二
月是時小靖果承史典史黃任連至箭竹四被竊死謝相傳大滿等逆遁
二十二年春總督府移檄本縣擒捕時清縣事款輸到官春來擬提復賊
黨二十餘人械送實法尉相捕木或擒及知縣曾廣翰到任殺悉以除元
惡為己責設法擒捕愈急于是謝相死傳大滿及餘黨十數亦隨
擒獲俱械禁罪送軍門斬之其地悉平廣翰乃為政社學教訓其鄉子弟

更五縣于神泉市進仰夫始直守北以塞筍竹寨賊踪絕無虞都御史
廣守惡其功為屢行獎吳及手書勞勉高二十三年秋九月破坑看牛
坪盜劉全等率其黨來降先是上坑縣三番筍竹寨氏世習為寇或捕或
玩看牛坪二處連乘與隣亦多其人雖居漸恭作亂督相將自至三圍
賊首楊世聰被擒其黨又聚眾臨陣帥賊燒掠取事圍奮有欲與兵協之
知縣廣守慮其引誘二處宿盜成其利莫先整防武備念匪鄉夫以而珠
防之計乃遣人詣其寨諭以禍福利害慮布威信于足劉全等率其眾數
百人來伏逆下得不敢復叛尤頭竭力以崇三圍南復有事則用命曾公
沒德諭在旁遠送其黨與使改過自新又主保中法使相糾勸其眾感激
悅服地方少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六

擊度府龐峒等條大率與強賊同使惟陽春為強賊所害蓋依山險阻出
沒不測轉探靡常吾氏歲苦侵暴天順二年徐賊出沒巡撫兩廣余都御
史葉戚奏守備德慶州都指揮同知馬震教肆貪冒以致條寇命巡按廣
東御史白侃執震問之成化五年值廣西流賊攻破邑城兵備愈事陶魯
率兵來援殺傷甚眾徐黨逃遁弘治四年龍水溪山賊亂總督右都御史
秦紘總鎮太監王敬總天官伏蒼伯毛鏡討平之先是溪山諸賊為患有
年不報賊叛監司嚴請使速天罪非不可宥故等乃調取溪連官中土兵
及勇民北行委湖廣按察使陶魯統領將帶官前西道州中軍門書督
於溪口先平龍水而後山可破也即行條得陳輝都指揮白玉馬義統
督各官兵進攻龍水捨舟登陸深入石洞紅崖雲陽白梅火地風門紅場
諸山分守要害擒斬流賊徒五百三十九名斬奪四破溝官婦三十一
名口俘獲賊屍一百四十名口賊徒若伏三百六十七計龍水悉平自是

順流而東駐劄太平營晉行廣州府知府林洋勛蓋地開給均預榜粵道
都指揮馬長李秋河清車頭指揮孫壁李忠謝進揚王等官軍并上宜日
兵分兩口有攻破行馬山首與坑壘莫山青若黃洞鐵崗白雲禾餘下作
小長江全坑黃竹長坪等嶺斬首逆賊八百一十八百七十四名獲俘
獲賊馬一百五十七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二百零七名口脅從盡釋地方
始平五年招賊八十餘竄入城中燒毀縣治劫掠庫藏總兵徐洪奮身出
戰死之其後賊勢益猖獗鄉村被害尤甚正德十四年恩平賊蘇萬里等
亂總督都御史楊旦總鎮太監王堂總兵官撫寧侯朱秩討平之先是萬
里與陽江縣賊馮文廣等合夥數百流劫恩平陽江陽春新寧諸縣地方
也來運糧米安之則道梗不通守巡該道右叅政章振會事陳綱疏調奉
慶陽春新興恩平南縣民社打手御使兵安知府黃璣都指揮卜玉通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七

毛端余龍推官金陽指揮黑明黃詒知縣黃寬等督飭分道勦之擒斬九
百七十名獲俘獲賊馬二百八十四名口地方始平嘉靖二年陽江城奇
賊阮聚眾侵掠本境十一月兵備副使王大用遣于鹿响擒之十二月監
督叅政羅倫率兵繼至斬獲甚眾嗣後屢犯屢遣卒無寧歲十二月陽春
新興德慶賊亂提督兵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陶諧鎮守總兵戚宇侯
既高討平之先是陽春縣西山雲麻嶺湖洞坐落下境茶場賊首趙林
花唐現政唐朝用盜唐富郭安富何德官稱又安泰廣姓德慶州東山南
鄉茶嶺賊首鳳二全所安盜情堂新興漢三坑石壁等巢賊首藍晚太卿
大弟藍世寬皆恃山險聚眾剽掠鄉村殺擄男婦嘗攻高州城卒敗殺官
兵居民被其騷擾已數十年至是賊等調兵六萬三千分為三大哨分道
至是攻破巢寨一百二十五處擒斬三千七百九十九名獲俘獲賊馬三

千七百二十名口他物積足三十三年張賊李長君攻剽陽春縣知縣謝
漢生討擒之先是長君及蔡汝誠顧本通等越劫恩良等村知縣謝漢生
躬自督捕拿回汝誠等歸 蔡入漢正資約計令招王嚴群王容回德
人 張等抵巢擒獲長君送軍門誅之當道各加勅獎三十四年節木
通獲仇仍從黃三坑越劫順陽恩良等村復生切警南臨兵進捕沒擒其
借道黃連指揮許映印復連官軍勦賊三十五年春新恩賊亂提督軍務
兵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談愷總兵安遠伯王理討平之先是新恩蔡
汝沙洞諸賊糾諸流賊剽掠要明新恩地方勢極猖獗提督御史鄭文
周既其罪以聞命討之至是愷至次築寨漢土官兵為計以失險會事
林應奎為監軍分守叅政王周樹齊糧賞先而應奎總調去回補兼領之
諸將分布哨道咸有成蓋正月克蔡汝沙洞等巢餘賊走沒石頂據險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八

拒原石壁五兵不取入忽嵐寨四寨我師拔屋檉峰直抵巢穴二月克特
茶四月攻良塘拔之凡斬獲以數千計兵威大震我師乘勝追勦背控
諸賊勦兵以清乃撤通判呂大恩知縣陸湯且諸營賊則撤方峯大恩湯
臣以解者辰布平十四村賊首傅祥請江侯朱兵進天王即往明賊將
作擒首可以城降六月林林運而新興平三十六年都御史談愷發兵討
扶溪大雁山諸賊大敗其眾夏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王訪繼至平之
四會恩扶溪兩水等山寨與清遠縣大雁山相連接巖洞深峻之木皆阻
運表數百里西北通湖廣東南通廣西州縣所屬巨不不奉市人不取入官
寨一幽曠窳劣也賊化必治固表未至千歲一疏則謂之借盜市民久苦
之嘉靖十生齒日繁障附漸成恐非出沒為患撫之則陽德而陰州為之
則東莞而西奔于不賊首為大恩李次瑞詳稱天者降逆劫賊日就

扶二山應天承命左右都元帥指斥乘此論民從亂以陳此高李于李維
用相陳日進高利以陳杜德廉胡泰為改律先鋒大雁山前長則莫天亮
帥相勝龍國育政勝清等皆稱公使行軍先有乘勝陳世榮吉居龍潭大
榮李借得中山王設陽稅相檢自比德強明長熟性實禁懲除則招集夜
夜督府論今日新首因不服擁兵萬餘度刻人氏焚湯虛公地以起松楊
度輝益戮以文政刻而虐殺其家屬前州民四八千餘石屠掠之際無月
無之於是改仕知州李道全及里者士氏朱正色歷世用蘇伯簡扶百人
其狀聞于守地中請軍門與師征討取許都御史改惟會同提兵瑞遠伯
王理泰 周振可乃朔廣西鎮安忠思和誠白武各府州土官日兵併還
朔而廣漢連官軍宿西嶺南各分左右二大哨山口路以進嶺西則左察
將鍾坤勇右察將朱岸分領兵三萬六千有奇分事鄭東白監之分十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九

有以攻扶漢唐力即完縣設於州梅州大水坑黃茅坪未名坪茶坑嶺
南則進軍將軍能善都指揮王麟分統兵四萬六百有奇分守賀縣監
之分十小哨以攻大雁山龍潭何洞石坎蕉坑茶洞陳洞與仁卿池水尾
較坐村豫行若格造及湖廣致道后道惟理通地按御史徐仲祥至後委
分守嶺西察政王國棟嶺南察政張英暨西按察劉良林慈舉紀功奉慶
府通判呂天恩協理軍務兼把截備運凡經直運等皆其謀賊地方賴之
三月甲子四哨並發期以丙寅兵抵賊寨時未行開力之令嶺西左哨
朱岸督督何慈及中軍指揮姚允恭二哨直抵上下瑞洞賊迎戰敗之
連至未名坪斬獲頗多指揮馬懷信連敗數寨連入扶漢至仰坑斬獲一
百七十級賊逃走奔聚煤鼓蓮花瑞心等山會都指揮宋俊攻敗瑞心
大水賊亦敗遁已而于戶楊武甘四州日兵至併力攻之時值風雨賊

三山島時自兩兵以漢派作伐以漢會據高崗賊奔入樹棚五壘我兵大
第敵人已而宋俊又破蓮花瑞心武兵亦至共斬獲百餘級懷信復攻
破煤鼓中榮新馮天恩賊失大首惟惶失措何慈等各得賊首多宋俊
亦斬賊首數級馮天恩賊失大首惟惶失措何慈等各得賊首多宋俊
石門中連一隊兵連日繼戰首解竹苞潛探路徑傳諭各官兵有能透
頂破寨定以奇功論賞鎮安府土官男朱蘇計全族同宋伯益等選精兵
由後壁首崖板藤階奪頂寨以既為神四面伏兵齊攻各賊派探石各
兵力戰數合賊中散亂諸哨合擊之斬二百餘級崖死者不可勝算右
哨鍾坤勇兵方夜時中途峽徑賊即擊走之丙寅都指揮楊輝攻茶洞
斬獲頗多指揮盧金攻梅洞通大而賊據高山兵由漢徑山水派潘會前
志等之思思官日黃連斬其執旗者賊時逃走斬獲十餘級指揮孫廷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

大水坑黃茅坪賊據寨出戰于戶慕宏奮前衛之破賊標死軍士郭振
性故亦死中軍指揮武高文虎兵應後通指揮舒快督領來蘭州日兵由
石仁進進協同楊輝誘有入英洞大破之斬其大首李汝瑞反先鋒陳杜
慈孫胡泰等乘勝連破六丁茶坪嶺所向皆捷賊遂進刺梅洞結寨時賊
之會鄭東白以考察調任改委參事經方家岳督中明甲令十小哨並多
斬獲嶺南左哨總督前進勒何洞石坎城先據險王村寨石寨近賊
研部指揮馬煥先破何洞遂至白石坑泗城州土官岑嵩先登臨詳斬獲
頗多指揮鄭金經龍破石坎次之嶺右有方道而賊奔進大寨所即指
揮內金督同向武土官知州黃仲公探得其處取諸直上紀嶺擊之賊中
絕下斬獲十餘人隨兩侍衛進至扶漢飛橋又斬獲十餘人夫擊分戰日
兵有陣亡者李守破黎洞戶紹德破陳洞斬獲數人而已連官楊克破

其坑新獲首級一百有奇賊氣少奮以戰且走馬嶺尖高處至黃州口斬獲又十餘人仰金等小哨來之賊來奔入天堂黃州嶺以鎮萬志文之所獲首級四百有奇仰金等小哨斬首于厚祭哨崗金等陸續斬獲凡一千五百有奇四月性報匪 詔以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勳代之即中嚴陣令督責成功以是經考案限二哨近日斬獲二百餘級合前凡二千二百有奇有賚賜勳督二哨分兵窮追斬獲凡六百有奇五月乙丑前哨有起行給賞諸有功者官軍感念身死遺指嶺西左哨斬獲一百八十餘級右哨一百五十餘級奉慶府通判呂天恩等各督把截官兵共擒斬賊人賊級并禽匪共二百九十九名預大嶺山陳甘溪陽稱頭招鎮知其詳亦陽德之賊乃主桐四里屯聚十餘里經與桂芳諭知縣何應宿等世稟擒之其黨未知也乃密示魁期分遣馬鎮哨衛其前向金等哨道其後即金哨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一

其在楊寬哨擊其石丁丑入大嶺山已卯水龍潭賊聞訊走乃覺出戰時敗於走連破茅美塘仙姑嶺石橋花等嶺獲賊首歐陽清龍岡有斬之錄與他處殊殊法高至又斬之官軍歷克二百七十餘寨併清遠撫撫湯紀等生擒賊首何南陽及各把截擒斬凡一千四百有奇凡南陽等賊三千有奇南陽等賊心平有奇奪回被屠人口及獲賊牛馬器械無算所至巢穴擒賊賊屬致黨悉平從 剛兵部奏行陞賞詔王瑾詹一子為錦承衛百戶王勳詹一子進監諸善談性陸右都御史致仕督錄陸二級經房家陸坤考陸休二級呂天恩陸本府同知照舊捕盜三十七年春提督都御史王勳巡按御史徐仲樸用肇慶知府盧琦疏合同呂天恩陸劫四會縣分設縣治于潭園瑯言前代南經州今在相悅都新招村化注縣在今相悅都縣在於太平都東仰村新招縣在於相悅都新招村化注縣在今相悅都

歸水村化務縣在縣大國都虛故村厥後併為四會縣九十二里嶺山多地廣政令不及遂為強寇今僅存四十二里以此視之必增王縣治者為久安之計於是擬進行者果會議既定乃令呂天恩而歷諸寨以縣南一百三十里地名潭園地勢平衍山水環抱民居稠聚四方通驛又設其中諸子附近太平相悅大國三都分劃太平一國三國四國五國十國十三國十四國圖三國共十一國戶口田糧俱據黃岡和界其北五十五里有龍口水最為要害至也四十戶所以為守禦事今石中策應保障以龍口陸肇慶樹前所中所有屯田細糧五百餘石各將屯平二百名盡撥依屯耕守免其差徭其有餘餘屯田聽民佃耕居住以助兵威此一舉而軍民兩便也東八十里有中園界連清遠劫進恭梅嶺洞移金溪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二

檢司居之擊青竹大連大坑三營兵二百六十六名協同守禦其南一營在龍口水東五里渡車西五十里乃盜賊出入之衝宜仍其舊擊黃沙古姓二營兵二百九十一名乘入戍守使西應龍口東往連車擊擊既張雖南經有志亦有時而自固矣龍口西三十里有扶巷口乃白芒葛叶扶巷嶺水踏菜咽喉也移扶溪巡檢司居之驚鶴坪在扶巷口三十里樓近蓮花嶺心環鼓山及廣西懷素諸惡崗若欲扶溪安枕先於此五營招回原被通出慎戰御兵二百名墾田居桂月給行銀四斗五升以資川守候田或或熟乃止移出黃樹峽運軍爪三營兵壯一十五石合營併擊以壯軍威而扶巷一帶耕守可以無虞此乃形依層高勢成特用以凌公署建石道通自開墟中至而高自取開墾或而流移自後惟在上者加惠而已矣於是守之定議分劃十一國大小八戶一千一百有奇官氏未

共四千六百三十八石九斗九升五合五勺屬其統轄設有清忠賊田間
荒除土俱附入併管官屬照裁減衙門事例俸及知縣典史學政教諭訓
導各一員仍依肇慶府統轄布按守印信官制俸給同通總兵官官製潤伯
曾松也按御史潘李州總至乃題奏以 閣奉 旨該部知道秋八月遣
官軍及那地等州狼兵往剿德慶高要等州賊首監丞劉世正梁德
業等至雲扶大山平之新興縣紅雷山四分縣扶溪山諸賊已平所遺者
尚有德慶龍水陽春高要高明新興等州縣邊界黃三坑故場石人
背山峯坪等處盤據萬山之中岩谷險峻林菁叢密賊首監丞劉世正
梁德業等皆德惡渠魁招集流毒無已嘉靖癸未及壬辰兩次大征
官兵失利故久不征剿是年胡廣而那地等州狼兵往州協剿倭寇同
知呂天恩多才謀各賊得其所及取有仰道見在因言狼兵自高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三

入性一百餘里自德慶入亦不兩二百里折枝疾走一夕可到出其不意
賊可成擒軍門行省西道會同統督恭時鍾坤秀分定所部為三哨令監
統右哨都指揮蔡頌由龍水江沙四發陸進剿山峯坪五寨十哨都指揮
胡有石由肇慶南岸登陸剿石人背峯仍起集鄉夫打于瓦拉強丁作夫
及行陽春灑水高明等縣多集鄉夫於賊行私路裝伏以誘奔逸分布周
匝番車三哨官兵懸期以八月初三日抵果開刀撲剿時賊壘石棟菰據
險近敵官兵攻破之擒斬七十七名獲賊舟乘雲扶大山監棚自衛又督
兵併勢攻之斬獲賊首監丞劉世正等一百二十八名預裝伏兵夫共
擒斬二百六十九名預獲賊馬及奪回被擄男婦數多奏凱而還三十
八年秋九月 詔於潭圖主廣寧縣之印設議可奏將四會縣分圖十一

圖於潭圖主為與治官員印信銜遞請給仍得守禦四會漢于尹所官軍
并肇慶衛中前二所屯軍移置龍口水依七耕守三為屯田于尹所免其
差調騎換印信及移金洪地他司執扶卷口無非先事預防杜殘匪萌孽
之漸誠勤相同必相度得宜詢謀已定地方有賴民心樂從方也所據
名及設官鑄印領備掌官行奉奉 聖旨是縣
石與故慶寧故此改調茂名知縣兼弁知縣事知府徐麟方經營之
高州山峯接近廣西景泰二年廣西強賊越境流劫化州等處守高州
府知府楊彬奏照得景泰二年十二月日期不守節保化州并梁 巡
檢司及茂名吳川二縣中民里老李永中等告稱守廣西強賊越境
前來打劫州縣殘廢離結信等鄉地石馮塘登教等村燒燬房屋殺掠人口
印到通報都指揮余事孫莊指揮同知吳英李福保守指揮金事劉時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四

建州官軍及委檢校孫秀即領民丁士鍾協同官軍剿捕迄今景泰三年
正月十三日據檢校孫秀三稱與賊文祥對敵殺獲賊級九顆餘賊散入
大山去逃呈送功級通行來州賊賊隨據化州并茂名等縣中景泰二年
十一月日期不守節廣西西北流陸川等縣賊下等里民或渡河等據賊
糾引潯州等府大藤峽崇山等處強賊各逃北流等縣地方竹德德白米
文舉扶來等山村越過梁家沙白梅竹山等處堡地方入境分宗流劫州
縣鄉村聚聚各該守備官軍不能殺賊賊強徒得勢亮泉招誘殺人教
火提擄男婦有銀者賄脫無銀者虜回去死見今駐屯原石山喇不敢入
民驚危遠避久無復業等因到府除派兵巡緝外據廣東監軍御史李
二司等及仰州縣存恤被賊人民今具復業安石等處外且守劫
恩廣西陸路往來本府地方俱有軍警巡司裁撤又有前備軍軍巡各強

使連年巡迴通合北流等縣交通民強而足前賊在該管衙門扶同世
隨生理別故與過謀乘高蓋及本府原設梁家沙白梅竹山等堡俱本城
湖神屯并高州等衙所軍三百二百不等各有指揮千百戶等官并約等
營備守把廣西賊行要路今却杜、張巡在賊境入境內照得賊劫大并
等村俱在附近信宜宜白高州化州等州等衙所各處又有委官指
揮黑峯等官在彼守備俱屬都指揮余等孫紅總督各官職守其等明知
果報強賊不肯親自領兵止使承調官軍賊捕過賊無謀無陣逃走殺害
軍民強賊得降氏連泰喜者者覺難難以安生若不設法剿除固守恐流
構集連成大患此罪違方城地賊害生重實難保情如蒙准奏乞 勅廣
東西總兵鎮守撫按三司官封議合無趁令強賊未散惟使賊時多刻精
說官軍趁期抵果盡數剿滅絕其根孽兩廣交界原設營堡照舊存否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五

乞添撥官軍守把今得保由兵本率差典史官孫紀貴吳泰時化州知州
郭敬茂名殊承承清亦各有奏通政司俱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景泰三
年按察副使項志按部高州謀報賊擄男婦數百流刺村落請發兵忠曰
流賊無携家理無妻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成化元年
九月流賊及峒掠寇高聲雷等府都御史韓雍遣副將范信布政使張
璉合漢達三廣官軍勦之時高聲雷廉為流賊所劫掠百里無人烟縣府
調湖廣等軍同土兵解鎗刀手與廣西四州泗城土兵不律尤甚任之殺擄
平人報功希重賞故匪徒誘入口不羨好府遣巡捕信得之隨痛加裁抑
聞諭以善言責性惟生怖亦皆愧服其弊盡革賊聚散無東西出沒不常
隨同官軍往來奔走陽江新興等處官軍神電高州路處不常數千里率以
三鼓行營時時而止新興長居都德等三村民即李保等作札劫殺入茂

二十年始與信欽來此兵力別徐論者二三其說言去惡不力是謂
志遠往潯州督運紀功丁亥四月四日九月復往梧州戊子三月四日
司將在布政己丑十一月九日未滿前秋月巡撫巡檢總兵鎮守各既
保西自足始事任司年又三年始以選秩去而賊終不除乎後知府孔
始平之成化二年廣西流賊破高州以連山知縣孔鑄為試知府討平
化州賊賊招輸峒相率來歸特按察司副使仍守其地賜置書褒獎
之士民生祠祀鑄紀其功為六事其一招茅峒賊茅峒去高州城十里
許四山環合中有隙地平衍可以藏兵昇平時有居民之窟舍而當山缺
處一選選進通神靈以西諸路成化二年春有賊首節公長者率眾
來別山間公長于群益中長孫則賊等眾新會陽江諸處賊殺將其
來也與賊甚熾時公新到郡城中作民數不滿十百又皆畏賊之餘無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六

樂敵者上下惶。無人色公淫容無異平日人莫測其所為既而不謀諸
察友不告姑妻于呼。或年昇者與直抵賊營前此守作以境內多賊之故
雖平時擁家千百不敢出近却忽報太守未賊亦大為且喜迎之入營至
定公乃為東福福例營拱德公長恃其常勝之威有驕蹇不取意公知其
不可回乃巡歷營中巡訪賊伴之豪者而諭之人人感悟下江以馬過公
之晚是與約降獲公出營此賊足夜滿下四鼓忽見賊營中火起大賊
天明則賊軍氏成賊武將探甲嬰城公笑曰無慮可待也聞門納伴止
須費府庫財寶半平明果釋甲約乞乃求乞降者近萬人聞門進之公
長大笑已散勢孤孤亦降乘以時云成化天開第二春遠方備木浴乞
仁息驚五馬堂成德十萬計復聞到州之守云即守府前何處亦志誠開
布賊傾心我今茅峒山遠過已有新為系和食其二平梁定城果定者化

州降賊胡公威黨七沒板聚徒五百餘西向劉孫孫將王吳以大軍下雷州收火所印得及麾下不勝計木儿賊沒入北州西北界其仍欲欲攻莫公微公詳詢所招降白化會丁協同都督降賊莫討賊七兵會不尙與賊相值賊營高據險公其跡公計曰賊先得地勢止事一而以非我其鋒不可當宜分其勢乃可取勝乃兵為兩翼而進賊亦分哨未敢公伺會丁街其中賊家大賊將聚定先以走地所為官軍所殺餘黨悉散系以詩云道尊倫生已半午更得度分送 望天黃堂建策功尤美白羽揮兵略獨全又云傲息遊魚自幼生笑持銅虎獲州兵捷步高報奮不尙水就野未平定營其三取曉賊馮曉者亦降賊黨也既而救胡公威叔入廣西山中聚黨近千餘持出北州西北界為寇此賊乃逆地復叛州人多為之耳目公得報秘不黃但召兵託言陽地並至夜勒兵潛進星行四十里去賊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七

半里許止遣部下乘海軍取死二百潛行遠出賊後胡地營前沒失攻時滿下四鼓賊睡不覺蒙油等於山沒舉火前軍應之賊家大驚失措奔妻于衣甲器械而逃得擒無算獲馮曉而州人之為耳目者脫之乃繫其妻子以解乘以詩云千山殺氣夜樓上猛士嘶風馬不嘶暮地一山山下地賊投湯火命如鴛又云手兵前進五更初曉賊賊抵自如既覺春頭皆鼠竄那能回音袖去等其四攻逆魚寨逆魚寨 北流山中土人避賊之處為賊都手百所據時出沒高州屬邑公獨自化會丁隨同會事而公進之由信宜進抵其果自兵與以來廣東軍民兵未有驗廣西界殺賊以故賊不虞全火在寨中忽聞官兵至彼皆劇賊又知死地人必死戰官軍林正琛祀無敢化寨門者時日過午稍延入夜則有衝突之患賊負本可知矣陶公志暮先登臨陣及能焚營寨者重賞事無一慮高州會指

天下郡國利病書

林雄首應允登功公即印中授之公亦自脫頭蓋與之雄奮勇登戰而首登后崩山賊其渠魁七人雄亦身被數十鎗賊氣少幾三軍亦之進克寨門以入神機火亦自營中起烟燄障天賊皆焚死雄亦死于陣是捷也人以高州兵為首功都憲韓公有紀製林雄文今見第六卷系以詩云連營烈火談騰、戰鼓如雷士氣增全勝歸來功賞過我民誰念展先登又云桓、漢建為官軍復孤孤驥倚寨門倘有我兵先陷陣官軍隨理兼身兼其五招馮曉賊馮曉既失妻子之凌為無賴賊遇人即殺化州西北一帶甚苦之夫叫某者二年先據或政者以官德不與賊勝負接兵以圍全勝而未得其機使彼其欺侮者數為公知其不可卒滅乃有恤其妻子以招錄之或化四年夏曉寇石城公與分巡念憲陳公議持都憲韓公榜文躬親詣營撫諭賊皆拜因詢其妻子無恙乃公恩德不可負遂降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八

象五百人系以詩云金印當年掛曉成喜生談笑即收功化城西北今安枕只乘千戈只掛夜又云官布亭臣招撫賊頑允解甲輸情無第大第無人賊只美軍門賞春榮其六却侯大賊候大六者情也賊賊其宗最強賊或化四年冬擁衆千餘屯化州界外言未攻高州公率所部禦之特兵少已賊表不敢進公呼部下議之會德符雲云大尺如板即來高州意在起我必不為俗官因其始至而挫其鋒彼則氣奪不然相持日久使彼得以觀我之虛實為患大夫公恐變特勇輕進急趨賊兵來變於足夜私戒所領百人衝敵營抵賊營時天五鼓賊子州狀擊卒百人突入營中枕枕殺八十人敵傷者甚眾賊大驚潰退而高州兵何敢始有賊首十人是夜殺死五人賊慙引退迨云系以詩云半夜曾從一隊兵直搗虎穴你連營只今賊在深山去宜吹風也自驚又云五更老賊惱如羊首頭日前

東南近向中防消息每與兵勢况高涼刻錄以傳後果遂至工部
右侍郎成化四年神電衛指揮馬貴奏遷電白縣治附衛城中 詔從之
自是疆賊出入之諸官兵不能控制嘉靖十二年西山賊首趙林花遂利
府庫大征既平巡按御史戴璟奏言舊電白縣址已立為堡宜復置高梁
縣併制神電衛一所以附之 詔議不果行高梁之北西三面既屬
在山而僻于彼無電白及信宜中九口等處實為要害自漢設高梁縣
梁置電白即 周初仍宋元之舊建電白縣以控制嶺人出入之要使時
兵威出振以故李馬賊唐文清等賊勢雖強終不敢長驅徑入府城者惟
此縣之獨其沃也孔鑄既去神電衛指揮馬貴奏得縣治遷附衛城中以
寬目前之費於是百址捐官兵遷進我何故居乃多逆策自此四野不則
人民不聚至是趙林花直指府庫如履無人之境矣東北一帶雖有獅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九

電白二堡而兵力半弱不能救援及大征西山諸賊雖已頗定而數十里
人烟斷絕遺恭一二在途微單為苦而已信宜雖有魏守守城而西通博
白北通陽春馬山縣極賊窟日甚則電白雖立為堡地廣人稀在賊出
入如佛若非擁護兵開重鎮以遏之他日怪紳鼓臂斬關而入如趙林花
者不能保其必無也巡按御史戴璟至郡策問諸生吳守貞等時謂電
白宜添設縣治以控西山三縣則賊以得府倚恃在宜近境某次為
地方至要於是會守巡吏倫等官會謀皆協乃奏請分設名電白二縣
地共八里增設縣治仍于神電衛四所官軍內劃一可遂附以守之如漢
高梁縣屬高州府管轄不果行
廉州府自元祐六年置合浦郡與交趾郡為隣境建武十六年春二月
交趾女子傲側及合浦蠻庶之安帝元祐以漢合浦蠻反遂合交趾高潯

為逆及交趾及又與合浦相營殺晉武帝時會兵合浦以擊交趾自是兵
禁州民受擾害而諸岫亦多為寇劉宋大明中合浦太守陳悅順拜龍
驤將軍檀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為高興太守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
驤將軍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並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語在事紀
隋末南平徐西接南州有冨氏世為南平梁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為寧越
太守陳亡自以為與陳故實同日而生當代為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障
不能進猛力死子長真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真出兵攻其波又率部落數
千泛征遼東煬帝召為鴻臚卿授安撫大使遣還又以其族人審宣為合
浦太守隋亂皆以地附蕭詵長真帥越兵攻兵和於交趾者也武德初以
寧越將林之地降自是交安數州始通高祖授長真欽州都督審宣亦遣
使請降未報而卒以其子純為廉州刺史後人道明為南越州刺史六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

長真獻大珠昆州刺史沈遜蘇州刺史歐陽世普泉州刺史秦元覽亦獻
筒布高祖以道遠勞人皆不受道明與高州首領馮煥談故據南越州反
攻姜州審純以兵援之八年長真與封山縣昌州刺史龍孝恭等率等
走之明年道明為州人所殺未幾長真死子極襲刺史馮煥談故阻兵相
掠群臣請擊之太宗不許遣員外散騎常侍常叔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
淹持節宣諭極等與馮煥同首領皆降南方遂定德宗貞元十年黃洞首領
黃少卿反臨欽州語在事紀德宗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元和
間又有黃承慶黃少慶黃昌瓚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為經畧使復上表
請討韓愈以收潮州刺史移袁州結人為祭酒上黃家賊事宜狀以三事
為請畧指見往未過安并請知嶺外事人所託其賊至足矣餘亦無成即
可居依山皆險自稱洞主不收人歸部不以人尋常亦各營生忽則屯聚

相保此保邑管經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保成又不能保則似此處
將以致怨恨乘其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剽州縣使暴平民或從其武
奮小則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逆者征討起于裝行主陽是此而人者
本無遠慮原謀意在逆功行前決所奏獲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懷非
虛賊已并盡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矣行立如他
身亡人神共嫉以政致怨今所用在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到主規
模依前選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也三事者其
一併邑客兩營為一逼深合事宜其二比者所發諸道南計兵餉則時不
靖山川不伏水土遠師病疲疲殺傷今所存者四分總一若全于邑客
則逆召募添置千人使制諸道思供行營人救報賜均給充給所費既不
增加而兵士又皆使習長有守備不固客軍守則有成攻則有利其三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一

高封已來賊徒亦甚傷擄掠其情理極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
所履又更覺僻僻如蓋教其人盡得其地在于國計不為有益客軍高廉
比之禽獸未則擇棄去則不遺亦未虧損若因以元款其罪及遣一節宜
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惟守總命仍為擇選有用咸信諸商而事
者為社稷使處宜得宜自然永無侵軼之事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討交趾
兵由廉州 而欽廉二州遂為所陷南渡以凌頓為守靜淳熙元年交趾
入貢由欽州路以師迄元至正十二年西江峒賊黃聖許反寇欽州欽州
路總督府北賊又各州城及靈山安遠二縣時雖匪徒七州人民亡散殆
盡大兵征討賊黨入深尚本朝洪武中廣州衛指揮俞才揚景討賊至欽
州 語在事紀安南由廣東入貢却之自是貢路由廣西憑祥縣永樂二十
年伐交趾轉運欽廉二州標陶宣德二年棄交趾布政司欽州漸涼州黃

金廣等以四峒民丁叛附安南欽州時羅鼎承如昔都七峒接連左右兩
江漢明并接交趾界宋元以來設五峒長守一管未明丁保守羅鼎元世
祖時因峒主黃世華等叛賊有功始授以金解印信元七峒長官職事子
孫承襲及至我 祖洪武元年平章廖永忠以此未克祖祀兵取廣東雷
廉等處大小衙門俱送印信赴京恭政軍門投款給授新印使時以七峒
地方人民不多不設給與印信去長官職事仍復天得明改以故峒長
內懷敏聖至宣德二年復封安南國黃金廣等以恩康羅浮去春等原等
四峒一十九村二百七十戶叛附安南進求官職恭政封黃金廣為總長
使羅峒同知愈等官世襲仍令把守本峒地方屬使回萬寧州金廣死
子黃進襲進死子無官襲無官死子伯謀襲伯謀死子無官襲無官正統五
年九月巡按御史朱鑑奉 聖旨率都布按三司至欽州揭榜招叛民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二

血使黃克黃子矯黃建等不至乃運時羅鼎三司官至時羅鼎登羅凌山
述黃旗揭榜招黃金廣等俱不至沒命于 朝亦未有處分景泰四年思
牙峒長黃應朝等又以其事奏 聞行 戶部未敢議處天順二年二月陞
雷廉等處都督俞金事改信為都督同知充副總兵鎮守廣東時巡撫兩廣
右僉都御史葉盛極言信廉勇民條率服故有是命存生與侍節揭榜交
惡罪之召還四年廣西流賊充斥高聲雷廉南韶間而瓊賊即宣因株
之據乘機作亂督府命官軍次第討平之五年雷城流劫廉州府知府統
乘雄禦之大敗其眾是者居而廣交界之中半民父受廣西流賊之害東
雖因今所屬州縣人民編五火夫妻官督領以待賊至是賊一千五百餘
徒分枝劫掠百帶大埔等村繼督率所編前流斬獲七百餘級巡撫右僉
都御史葉盛以其事聞于 朝強兵之成化三年流賊寇石康八年併石

康入合浦十五年安南其老總管殺國王黎瀾得兵七萬自往南利加逆
擊殺其衆三萬有敗奔至欽州者十六年征剿八寨諸賊至弘治中猶
出沒為亂正德三年八寨賊首黃師苟稱寇事即聚討平之自天順三
年黃用泰勦滅餘黨猶未平至是年成七年賊首廖公廣寇雲山合浦會
事李志剛誘而擒之八年秋安南入寇倭倭官中禦之收于淡水河十一
年冬安南賊復必岸劫掠廣州衝指押范禮率兵收之嘉靖十六年安南
吳登府作亂泰太陽黃父命父群三人來奔十九年登府降歸欽州四
峒使地二十一年六月收復四峒氏丁野精賊浪浪峒在昭雅都思牙
村宋為長官司黃金鑑為峒主元世祖時西江峒賊黃聖許及其孫黃世
華討賊有功授以金印印信 國朝收印羅官仍為峒長時羅峒在時羅
都宋黃金岳為峒主今收印羅官仍為峒長如昔峒在如昔都思勒村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三

時黃金德為峒主今收印羅官仍為峒長宣德間為交趾所侵置金勒千
戶所移住那燕隘嘉靖二十一年復歸欽州時是峒在如昔都下等村宋
時黃金欽為峒主今收印羅官仍為峒長宣德間其孫黃建叛降安南授
以經界使嘉靖二十一年其孫黃音率民復歸版籍嶺峒在昭雅都思
凜村宋黃金謝為峒主今收印羅官仍為峒長宣德間其孫黃金廣叛降
安南授以經界使嘉靖三年其孫黃伯仁率民復歸版籍龜山峒在如昔
都羅浮村宋時黃金宣為峒主今收印羅官仍為峒長宣德間其孫黃子
燦叛降安南授以經界使嘉靖二十一年其孫黃資率民復歸版籍古森
峒在昭雅都思牙村宋時黃金作為峒主今收印羅官仍為峒長宣德間其孫黃
寬叛降安南授以經界使嘉靖二十一年其孫黃福添率民復歸版籍時
休峒在管界巡檢司地世傳有禍純旺者從馬提証交趾有功賊平番守

豈欽二界歷年既遠意亦如宋時、羅七峒耳永樂時羅峒長以事平
其孫福資成始移世守時羅峒按欽州七峒叛附安南者四其一為安南
所侵今僅存昭雅時羅二峒而已然以中國故地沒入於夷蓋百二十餘
年矣茲者吳登府納款割四峒以還我 朝則文明之化教冠裳復舊生
民其大幸矣

雷州府乃五嶺絕地秦漢以來夷越居三面距海或罹盜賊颶風之災惟
北連高州峒獠時至頃漢寧息宋始築城鎮以登海兵元鈺撫訪司以統
海北海南六路三軍一州為一道而宣慰司都元帥亦分道以治海南至
元時同知元帥東安張溫以兵革倥偬乃令軍士築築築堤以俗寇盜迨
延祐中廣西徭賊寇掠都元帥曾聞相機制崇雷民賴之時有平河門軍
校王成者以奮勇戰死軍民塑像祠之成素貧曾得見廣西徭賊使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四

成常賊使相破作術等當其詳者必遺人或有其情時時者賊亦驚駭
性純至正壬辰強賊使境元帥張不兒率軍巡領兵出境遶擊而賊乃聞
遁徑至城下攻擊燒化西門甚為猖獗城已危矣官軍遂追近城十餘里
前賊出敵成持刀先地近斬數賊賊知為成軍時大潰城賴以安成恃勝
却甲不意餘賊賊使使毒火中成而死軍民塑其像主祠于思神堂之側
漢神堂旁其祠亦復廢矣至正末盜賊並起海北海南宣慰司府愈都
元帥張成山西萬人發兵擒其首賊使時濟時賊首有得梯也賊兵者
他梯梯也于西山賊使使伏兵西制橋下此賊出與賊戰作吹引賊渡
橋賊兵奔殺擒賊首馬沙等三十名賊皆潰去後海包夷伏未寇賊
成修葺城池於東南城外樹五排棚選精壯守之民無恐然大勢盡亡
一人不為力矣本朝洪武元年雷州衛指揮同知張秉彝湖南石首人招

林撫諭歸附日番間有餘寇宿夜復率千戶王清倫斬七十餘人四年故捕高州賊羅子然由是海北安集無事開原城也建王所可分也昔初勦赤梅結東莫功也八年陞水軍衛指揮使進馬其後指所餘事采石松林石所集德陽同勇俱係有功成化元年傅白能賊胡公威流到至雷文燧大桂山賊繼至千戶王璽率軍日戰夜守以功陞指揮餘事或累日或以中夜作元七者十之七正德十一年賊劫遂溪縣并虜官氏嘉靖三十一年五月亦戎海寇請受雷水陸阻塞官軍討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五

古昔伊尹正南方獻令有所謂里焉里者蠻之別語漢時謂之俚人南商異物志謂俚在廣州之南俗呼俚為黎養取山嶺剛生黎自古居峻崖之中者是也質性朴悍善于矢擲險好殺然而慎許可重誓約庸儻不趨機居蓬處其猶有太古淳龐之遺質乎但踏處即邑時出入以皮劉我民人熟黎逆而蒙焉其孽滋甚固有鳴劍抵掌而歌殄滅之無遺育者矣君子曰王者一視同仁然則黎亦吾中國瓊膚也昔人有合胡越為兄弟者由余于滅是也况吾廣為仁邦而欲何無量之費仗無事之兵以快射狼之憤可乎孟子至城未有不勸者又曰仁者無敵吾取以為法焉是故勞之末之誨之教惠彌深祀德彌厚雖有野心難馴而畏威者懾慕德者至矣其或不悅然沒整旅殲戮撥木通道死其中建為帥府以時撫綏焉則仁明長文不遺而武不死雖飛死也圖之為貴州亦可引其也是在擇於二者而已矣雜蠻類附其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六

俚人

漢武帝元封元年始置地為儂耳珠崖郡民時服布如羊被穿中火為貫頭師古曰著時從頭而貫之男子耕農種禾稻婦採麻女子桑蚕織績亡馬與布氏有五高師古曰牛羊水鷄犬山多麋鹿師古曰麋似鹿而大麋似鹿而小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漢地理志珠崖珠崖皆項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過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吳薛傳

黎峒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一名黎母黎人居焉內為生黎外為熟黎熟黎或大漢行志曰黎海南四郡備去也備直雷州出黎開渡半日之遙之中有黎母山諸黎居焉曰黎母黎人其山極高常在雲霧中黎人自耕織之久晴海風高即時或見羊火浮于空下猶洪濛七山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已且且生黎之表外人

不復有指恭母之類則維生亦不能互相傳其上有入壽考之樂不與
世接虎豹守險無路可攀但覺木末香花絕矣爾爾去者地遠不伏賦使
者名生恭母作者地賦賦者名恭母 方與志生恭各有明王至補無
知不賦姓名日布為衣而幅前流為裙長闊不過一尺掩不至露而腿供
露惟恐顯前高言數面結茅為屋如覆盆狀上居人下居畜射獵為常事
男文臂腿女文身面用貝飾仿線以色絲網成若錦繡或圍套涎頭穿下
至腰結柱為裙名曰恭桶足迹不履地而自相攀附居凡入其地伏恭
恭以盤魚質易惟極產高有之在墜則少恭恭相傳其先本南恩恭恭高
化人多王符二姓古語暗述彼處即音日送征西居長子孫高前各有主
又及于姓夫七婦代性者山橫嶺巖起若制服得宜則不為變否則聚
兵作亂其男子着短衫花慢短頭圍腰戴藤六角帽或兩耳垂環懸帶
如刀狀垂環兩幅婦人帶花箭策文頭露胸老幼坐無專早病則推牛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六十七

鬼夜至則斬牛待客春則歡會即烟男女雜舞未遂擄手並有五歌相
答名曰作劇有乘時為婚合者父母率從無禁婚姻不避同姓各以所適
分疎遠僑萬崖四郡皆推髻跣足弓刀未嘗去手豪富兼并役屬貧弱時
出與郡人在市吏衙志守押銀銅錫銀條花布執長把刀長鞘弓以竹
為弦荷長棍趾步不捨去恭恭能洪語變服入州縣市中日晚鳴角聲係
以野婦人綉面眼綉績木皮為布陶土為釜器用瓢瓢入飲石汁又有
椒酒以安石插花着窠中印成酒婦人高髻釵上如銅環耳墜垂衣冠
皆五色者貝無袴襦但繫裙裝製四圍合綉以足穿而繫之群婦于川
先去上衣自濯乃濯足漸升其裙至頂以身半入水浴已則裙復自頂而
下身亦出水綉面乃其吉孔女半將及并置酒會親屬女伴自施針筆運
為細細綉花弁而以淡紫故編其餘地謂之綉而女婢獲則各女工結
織得中國絲帛拆取色然和吉貝織花弁謂恭恭羊及鞋搭之類精粗

有差 海提餘錄恭依男女通戲即文甚身自云不惡則上世祖宗不認
共為子孫也身穿花布衣露腿赤足或流帽借骨尺并雜毛二莖故
有額間可耻也男子家富者兩耳復黃蓋口大銀圈十數為富任此所以
為戲題雖耳之固也軍中北有最皮插花酒居有欄房定婚折箭下奠以
卵藏物以殺度術志居屋架木而重上以自居下以畜收塔相折箭為定
聚會亦推鼓歌舞死不死不獨飲惟食生牛肉以為哀痛之至莽則解
概而行令一人前行以鴿子擲地鴿子不攸處即為吉穴 海提餘錄凡
深恭村男女來多必伐長木兩頭搭屋各數間上覆以竹中剖竹下橫上
直平鋪如樓板其下則虛為登涉必用梯其俗呼曰欄房通曉村中如男
女蓋眼而上聽其自相婚倘若婚姻仍用講求不以此也自恭省以北有
一種返恭習俗又與恭大異居常以柳瓢飲飲休更閱習于夫父母年過五
十則烹食之尤人不忌聞者為尋常恭恭俗藏置酒米乾肉衣布之屬不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六十八

其家必擇一高峻之地雖家百步內外以竹樹為加綠繞迎獲草蓋其中
石曰收維村家業難亦不 況聞有益之者每祀歡獲法曰阻瘠即足跡
也余初不信因彼自服而沒然之善射好鬪性喜報譽廣術志客來未相
識主人先于陳問宛之客便然稱莊始建奴布席于地客即坐又移將主
人乃相對坐不更一談少為置酒先以惡更穢味啖客客不疑則喜能
說酒中遂相祀否則違家不復與更會後未嘗捨刀三杯決各請死倘能
解暑城備直身帶上一語不相能則起而相戲性喜擊殺指之投物所紀
為人刑殺後見仇家人及其洞中種種皆擄取以為技木械之要牛酒醪
瓶乃博博之嗜命 海提餘錄恭人善村好開積世之譽必報奪會聚親
朋各席地而坐飲酒樂上弓矢遂奮報譽之志而求論稱焉其子矢蓋
其祖先有義次開飲之耻則刺箭為以子果上以祀之故云飲醉後夜復
飲相與叶節作狗吠聲二三日自云本係狗種故飲相見知而死之也

以次則羊羊肉屠殺就近村落無不踴躍接受昨日延吳警家則之亦如此法募夫應敵陣遇有州縣公署人役乘請戰而家婦女亦各集本營當退食之際婦女中出些詭術而不相忌其俗云男子誓只結子男子而上若及婦女則其父母家更添尊尊其勝敗進亦各有程度不少輸之數中飛碎編死者極多之父母妻子皆不悲泣悲歎知其不武也借債賈債人不取欺賈賈射獵以利為喜其志土產沈水蓬萊諸香漫山悉植柳柳子木亦產小馬罕羽黃鵠之屬與省地商人情易甚有信而不受欺始商人有信則相共知立親借貸有所不吝誠望其一來不來則欺之愈之或預約不至自一欺以上雖數十年後其同即人論之以為爾如其項閱以被水供前賈者求償乃得賈者或遠或死無辜被繫累數月至死乃已沒何其同即人未亦如聖之誠實人任賈債之家痛始賈債或所索率款為償始解凡賈債一緣次年倍責而賈債至十年乃止本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九

一編十年為千緡以故人不取賈其一或客或誤殺其一或則鳴鼓告哀青備曰某客殺我一難而商一則一則者雖難各一也一難則或三十一難五十一則者生十子五為難五為難一歲四產十難併種者為六則六則當生六十難以此倍計展轉十年乃已其殺其一難難而商亦憤不足其家無取損焉其一毫而商值風水房去其濟多人恭地耕種不歸官吏及省民經由村洞必合其家恃以安 海陸餘錄恭村留易處近城則曰市墻在柳口墻塲又曰集墻每三日早晚二次會集物貨四境婦女攜賈接踵于路男子則不出也其地賦實之家商多至四五輩每日與物本令出門賈賈後四枚息或五分三分不等獲利多者為好妻其持之此恭錄風俗之詳更也二月十月則出獵當其時各州首會連一二人赴官告知會但出勢數十村會也共一二十輩守舍男婦亦行有司官兵及商賈在不得入、者指之犯恭用大木枷頸及手足置之死而不顧何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悉據時土會洞首為主聚會千餘兵備百枚若帶火共百隻過一萬大山嶺隨遣人周遠伐木開道通野或通行熟路施之以網更添置弓箭遮開之人與犬共守之掘列院或人犬奔奔谷山山谷應處或為師而深嶺或伏供其穴待時發砲一二百枚百隻或向大嶺舉砲或喊喊犬搜捕山岳深溝或驚走下山無不有網中箭肉則解于求皮則歸于土官上者為賈皮次者為虎皮其次為山馬皮山猪皮肉而已文罰則問得之七恭恭之地始是州縣大抵四郡各占偽之一隨其中恭地不可得亦無死通未屋在隔南臨既不可取徑則復擇海嶺而南所謂再涉鯨波也四郡之人多恭姓蓋其裔族而今恭人乃多姓王生恭質直悍不受欺觸不服王化亦不出為人患恭恭貪狡湖廣福建之姦民亡命難焉使執者界常為四郡患云 文獻通考下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七十

咸通五年命李德裕四將部兵擒恭峒將者于瓊山南境今定安西南恭洞中置忠州 宋李崇矩太平興國間為瓊崖僑萬四州都巡檢使時恭賊擾洞崇矩忠抵洞穴撫慰以已財遺酋長眾皆懷附 至和中恭人符護者遺史密獲其奴婦十人還之護亦嘗犯遺執瓊崖州巡檢慕容允剛及軍士至足以軍士五十六人與允剛來歸允剛道死詔軍士至者皆非 政和間范帥部伴乞置澄邁西奉寨臨高定南寨以限阻恭人由是道殆無梗 乾道二年從廣西經畧轉運司議招海南諸郡伴守慰撫恭人示以朝廷恩信伴歸我省地與之史始其在乾道元年以前稅賦之逋負者盡赦免之能來歸者沒其租五年伴能慰安恭人及收復省地者視功大小為

實有差失地及民者有重罰史與文傳文獻通考卷三十一居而任事
特更司言欲下管管及三軍守備皆能守其地而後進者功主實任則有使
犯首地或進夫為民亦重責罰其先者民此居蔡刑之人守其地而後進
獨其稅數詔從之

六年蔡人王用休為亂推萬安軍事同王官本籍巡檢徐滋等招
降之

九年八月樂會蔡賊劫省民焚縣治為亂蔡人王日存王承福陳朋招降
之文獻通考云九年樂會蔡賊劫省民焚官舍燒官署安撫請了蔡人
王日存王承福陳朋等招降漢寨有功借補官弁陳壁地而蔡失統制黃
文廣在寨有功並與惟官以漢寨蔡賊推移莊則樂會蔡賊制蔡人其
省民文西耶某蜀賦已貢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七十一

淳熙元年招承節節王日存等許子孫承襲以瓊州言其祖父居蔭元係
八頁又自宜和以來能撫諭諸蔡壁有勞也十月五指山生蔡祠首王
仲期率其傳十洞丁口千八百二十歸化仲期與諸洞首王仲文等八十
一人詣瓊管司管司受之則詣顯應廟研石執血約誓改過不復鈔掠撫
賜還歸瓊守固其形狀衣製上經畧司

八年六月瓊管司言承襲宜人二十六洞統領王氏稱其祖本化外州皇
祐熙寧間歸順彈壁三十六洞擇傑隘口正係瓊管咽喉之地三世受朝
廷告命至母黃氏承襲彈壁邊界用寧紹興間又阮翰化外蔡人各安生
業莫肯提亂乾道七年受告封宜人今年老無男有一女依例承襲器
王氏襲其後又以王氏之姪黃開補守寨彈壁峒嘉定九年招漢許宜
人王氏吳氏承襲廣衍志王二姑者瓊州蔡蔡之首有大而名不聞家院
財善用器械則限許蔡朝廷封宜人瓊管有彈令必下王宜人無不怡然

二娘死士能姓之其餘三郡強名小邑守不及江浙間一村蔡賊已成焉
蔡人保其寨于治所道人阮始始得運前漢運走瑞不敗言
九年管師韓壁出入阡陌營寨不依期年成化蔡人感慕願供田
耗

十二年正月樂會縣白沙洞蔡人王邦佐等率賊眾五百為寇殺掠官軍
保義節使升之撫降其寨俘獲林智等授司上其功

淳熙末崖守周郡建蔡人論招撫得五十餘洞每遇寅酉日出城市貨
易
慶元初通判劉漢情崇郡掌據明道要隘勸生徒創建社學延師訓導損
梓康蔡蔡蔡蔡蔡亦知童子就學衣裳其介辨理至者十餘人
瑞平初劉梅知萬安軍買扶諸洞蔡以梅紹之間曾平蔡寇聞風相率至
瓊納款願隨土貢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七十二

咸淳三年二寇盜陳公黃陳明甫竊據崖州臨川鎮湖惠廣欽廉雷化歲
被刺探獲蔡乘亂出峒為盜六年紀遠迫近城寨憲司為欽州守馬成旺
征之成旺偕于撫檄來聞數十戰恢拓省地八年秋詔以成旺願筭寄
乃命撫檄請將成遠謀蔡情備載其出沒諸洞惕息不敢肆

元政蔡兵萬戶有統十三翼燕管民兵蔡峒萬千戶俱以土人為之致
蔡亂終元之世
至元十六年朱國寶為海南四州宣慰使更并政到兵懸氏蔡人降者三
千戶蛋洞降者三十所十八年招降居亥番毫銅鼓特吐桐油等十九
洞
二十八年本路安撫使陳仲達詣關陳平蔡策五月戊戌投以海北海南
道憲使都元帥命同康希恕等將蒙古漢軍順化軍七千文獻作二千
二百八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五月戊戌以蔡知以事康希恕為副在等

疾行石右丞行海北海南道憲使都元帥吳州安撫使陳仲達海北海
南道憲使都元帥湖廣行省右司郎中不剌子思剌十八日刺元帥
王信並同知海北海南道憲使都元帥王信並同知海北海南道憲使
征蔡崇徐福等延仲達等十月丁丑渡海益民兵一萬四千拔諸蔡所
未附兵得保而平十一月至子行湖廣行省平 關里吉忠以分省師
至命仲達子謙亨領萬戶統諸兵副元帥王信伯顏子思萬戶拔化孫部
駐楊頭祖副仗林應瑞副萬戶蔡彪子戶蔡有閣鎮撫高詒廣西道憲楊
廷壁等分兵統制自本月庚午發師至又明年秋已七月辛酉改召送朝
乃以餘賊村都元帥朱斌統兵隊入人跡不到之處蔡崇蓋空明甲午
春刻石五指蔡崇而還是役凡三雇年物平各州縣清永等州符十九符
蔡陳萃蔡六積王即王嗣陳子利蔡伯平等乘船降附者不可勝數得州
六百戶口二萬三千八百二十七招收戶口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送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七十三

蔡高古孫璋議立寨學訓諭訪刺蔡置屯四府至定安會同二縣萬全一
寨戶皆給曰是役也自開即以來所未有蔡計兵僅二萬一千二百人計
特難二十六日蔡軍用兵總十三個月爾奇島蔡既已無遺穴人言蔡
黨洪昂判信蔡使往制之以良材則堤今日尚有蔡子其何以紀制休之
萬壽土人懼故年則蔡黨王文河王應嘉凌起賊或至相之福先始以
快元亡痛哉史世祖紀載命康希祖到十八里得兵同征而德志以碑文
由不及置非以他故不果來故九仲達在道之請而連督之以關里吉忠
天曆初瓊山蔡多招引亡命為嚮導時出行則主簿璋汝揖詣于大府歛
卸兵得五千人討之軍次居 洞有賊二千突出戰以方樹柵令七年
時解裝從而臥賊不敢進乃引去遺兵五百來之賊伏叢遂其後復道
千人之弗能前乃自以兵擊走賊救出其家射中其首獲賊遂送復道近

地兵萬五千人賊有九洞而居野居中為最大洞四百二十里州木叢密
不可入汝揖先令萬人徐道周其山暮漢以萬二千入斬其圍之夜樹柵
三重為壁外布竹釘以防奔突內五步編竹為屏伏卒以避流矢明日
出萬人詰其山布陳以待漸移柵近之十日圍逼野止三十里八洞之
盡盡入探之復益柵數十重以守賊窮感不知為計乃縱其夷之得其首
六十一人以歸

天曆二年海島生蔡賊服不常海北海南道憲使按撒威望素著夷人
帖服生蔡王高等二十餘洞皆願輸貢

至順元年蔡撥既陷三軍王官福等漢寇乾宇界總兵都鎮撫璋汝揖
江自南建王番地漢置墩障與司帥及萬戶制其分守之明年賊殺萬他
石山新村梁陳璋汝揖與于康力戰康遺害三年賊寇乾宇西山界都元
帥關、軍水尾大利汝揖與別將拜任擊敗之汝賊眾汝揖復收關、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七十四

援送西澄道王六兵亦寇臨高道南寧界軍州羅伯龍結村殺兵禦賊收
明年春六兵遣其徒王吾數千人標江關伯龍殺兵珠之乘勝遂送莞
傷者不可勝紀夏官福賊五萬渡由東入他汝揖汝江出故守得何則護
世之圍大賊斬首四十一級獲軍器糧重不可勝紀

元統元年南寧軍遠營花赤特務實招降江花蔡蔡崇等符雷等一百
九十名向化

是年秋七月詔行恭和政事完詳會諸道兵進討段蔡初至順元年蔡賊
王馬同反福會回乘會萬州文昌上六兵寇臨高澄道王龍福據定安東
西諸蔡皆應僅存安州氏王用科亦率十九洞作亂二年秋七月乃命湖
廣行者右丞劉平利領江西湖廣二者兵九月復調廣東諸連兵共討之
以耳刺武功未集而平至是始命詳詳諸道兵及廣西糧兵討之璋汝揖
請先屯戰以絕其根株詳因下安賊會以聞屯的作而詳

二年十月朔廣行省海南海南府在極遠而按占城西隣交趾環海四千餘里中設百洞黎黎雜居宜立萬戶亦以鎮之中心高者莫准依廣西也田萬戶府例置黎兵萬戶府

本朝洪武元年大將軍征師駐廣東遣使開諭海南諸郡南寧軍士有陳萬官等望風降附先元至正十八年土豪吉天章逼昌化縣戶黃牛山奪其印自戶其縣二十二年萬官稱元帥始迫出縣印令其下曾洪山據之至是乃降

二年永嘉侯朱亮祖師討雷州成毅浙至氏黎首目絡繹奔走聽諭惟梁會小賜洞酋長王官各預兵不散亮祖既揮耿天璧等將大軍抵其地敗走其眾招諭諸賊迎降自歸附後各洞悉黎屢致順出官附籍認供租稅惟深洞生黎尚恃險阻未歸經而萬州軍總黎等洞悉黎王賢保王賢俊王珠王觀保王觀祿等渡梗花堡之大村並低七古新場等洞黎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七十五

符均勝符鳳符方抄等崖之抱懷多箇千家等村羅羅雅雅等瓊山之符進福王觀磨文呂之王伯珠溼通之王四官王觀平臨高之高慢居等村符陳符九等黎賊又復不時竊發廣東都司及海南衛官旗節次領軍收捕之

洪武初盡平元人之弊土酋王即陳乾雷以降免罪授為廣西平樂通判州縣各多除官不用土人兵也于孫盡平為民以明管黎

六年指揮張仁收平海州黎寇初洪武二年已酉諸黎野附之漢文昌抵萬州黎响管校化累征討不服至是海州亦臨仁始領軍削平大村七方等洞又方與志洪武初指揮張信收捕備之黎首督即奴及平我底落梅新洋等洞

十年會同等縣及感恩把來等洞十七年崖州多箇等村二十五年會同麻白等處萬千戶蔡斌古鎮州等黎送亂官軍隨即討平二十七年澄邁

多箇等村儋州新洋等洞漢亂指揮牛銘曹源等討平之二十八年崖州千家村定安光保黎木文昌白廷等處黎亂廣東都指揮范茂同本衛指揮石堅牛銘千戶崇實等討平之

二十九年昌化浮鳩洞黎賊符公現等亂指揮石堅率儋州千戶徐真純軍討平時萬州鶴鳴王得隆亦亂亂隨收捕之

羊除庚辰三月至辰廣東公差大理寺丞彭與民等奏言瓊州府所屬周圍俱大海內包黎洞民少黎多其熟黎雖是順化上納秋糧各項差役俱係民當其生黎時常出沒劫掠連年出沒征判為害不無今詢訪各處熟黎俱有洞首凡遇公差役繳納秋糧有司俱恐洞首惟辦官軍征捕亦恐洞首指引令所屬各有防黎及備倭地檢司如將各處洞首選其素能撫服黎人者授以地檢司職事其多共就于黎人內查應當令其鎮撫熟黎當差招撫止黎向化如此則黎民時休保民安息矣詔如所請明年五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七十六

月十一日瓊州府守遠縣蘇縣巡檢司添設副巡檢黃琪通遠巡檢司添設副巡檢黎謙十月十一日萬寧縣遠塘巡檢司添設副巡檢王錢陵水縣苗山巡檢司添設副巡檢符森其後永樂中雖漢洪武官制獨兩廣及荆南土人為副巡檢者仍權番云

永樂二年冬十月太學生崖州人潘隆本建言招黎頂請行十二月授隆本以知縣職名裔勅撫 府黎洞土黎

三年春三月隆本引本土人耶萬勝等赴京復同領勅招撫勅諭黎洞民人眼未 天明命嗣守 太祖皇帝四弟萬國忌未朝貢由念爾等以益海之地遠處海南州印之中仰慕才教蓋亦有年第因有司不能招撫無由自達今特遣知縣潘隆本土人耶萬勝使爾等悉成藉藉符添慶黃至願查如汝等願等休康慶之心共相謀謀故人同使臣來朝朕即領給賞賜俾回四里以安爾眾使爾子孫永享太平之福汝等夏四月年

仰廣東都司奏瓊州府屬縣七方等八峒生黎八千五百人崖州也有等
十八村一千餘戶保已向化惟用招諸峒生黎向未歸附 上命徑部已
歸附者合有司善撫經未歸附者仍遣人招諭禮部遂奏遣梧州府道判
劉龍奇勸往諭之秋七月巡按廣東左派御史汪俊氏言瓊州府屬峒
海中有一小五指黎毋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比歲軍民間有進入黎峒
甚至誘引黎人侵擾居民今 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為黎性頑梗招諭
之人非其同類不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惟其瘴毒鮮
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黎峒首王野祐曾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
者多况其眼習水土不畏瘴痛臣請遣使仍召野祐至京量授以官
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進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
悉與歸免生熟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其所招民數多寡授以
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七十七

四年三月瓊州府屬縣生黎峒首羅顯許志廣陳志等三十八人來朝初以生
黎多未向化遣通判劉龍受詔招撫至是向化者萬餘戶顯等從龍來朝
且乞給撫其衣 上從之授龍瓊州府知府專職撫黎仍授顯等知縣
承巡檢等官賜地帶鈔帶遣還自是諸黎感悅相繼來歸仍勅陳志等歸
諭村峒人氏免其供應差發如瓊山縣南岐村首黎陳志等每部是
好百姓此先不為軍衛有司官吏不才者當患上頭惡毒害怕了不肯出
來如今應得 朝廷差人來招諭使部一心向化出來朝見都賞賜了回
去今汝等村峒人氏都不要以此是難從使安心樂業享太平的福但是
軍衛有司官吏軍人等非法生事擾害恣的使將着這勅諭直列京城
未說我朝大法度治他故給 皇四月戊子瓊山臨高諸縣生黎峒首王野
野吳王琳等來朝 命野等為王等處檢賜冠帶鈔帶
六年春二月瓊州府撫黎知府劉龍平生黎峒首王野祐王惠王存禮等

天下郡國利病書

來朝貢馬命野祐為瓊州同知惠存禮為萬寧縣主簿賜冠帶鈔帶
撫黎人先是封川政可城以吏員選授縣丞隨梧州通判劉龍去至撫黎
再世詔為知府可城為知府官能平以刑部印中黃重代之
七年秋八月庚寅萬州萬寧縣土官王簿王惠等率其峒首來朝 招諭生
黎四百二十四戶賜鈔帶

十一年春正月庚子瓊山縣言東洋部民周孔珠招諭包黎等村黎人王
觀巧等二百三十餘戶願附籍為民從之秋七月甲申黎首王聚符喜來
來朝臨高縣民黃茂來命招諭黎峒那來等二十四峒土黎至是率黎首
王聚符喜等來朝貢馬黎人未歸者封戶四百有奇至自初至今招撫結
黎來歸者千六百七十度戶三萬有奇
十三年二月瓊州府生黎峒首羅廣壽等來朝 籍其屬歸附凡三百三
十七戶七百五十九口賜廣壽鈔帶有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七十八

十四年夏六月乙亥瓊州土官同知王野祐率生黎峒首王撒恭佛金等
來朝貢馬賜帶鈔帶 上賜行在祀印臣曰黎人遠處海南東不盡王
化今蒙展來歸而朝貢頻繁始得用之非常無之意自今生黎土官峒首
俱三年一朝著為令
十五年秋八月乙未感恩縣土官知縣樓吉福等率生黎峒首來朝貢馬
及方物賜之鈔帶
十九年春正月寧遠縣土官縣丞邢京率生黎峒首羅彬等來朝貢方物
賜鈔及文綺有差
二十一年瓊州府土官縣丞符添慶等率諸峒黎首來貢方物賜帶鈔
臣 府官論曰撫黎土官其自餘年之福根乎未樂和初前不給於招者
而於所招之黎職名之加則身一撫黎不得則州縣多事防敵杜斯之
深慮及來歸後果始分其加以成已列何日能以故無所給 則分其此

程堂奏平所以為使也然土官雖平而土官隨處發或恐逆犯 敢多不
可以不戒抑明矣然唐之有胡宋之有胡皆以聚人主聚故其使節
也乘其夜而渡黃令之士官則以印之奸人為之故其探報也皆在威時
而不憚土官之難即於己平土官之攻張威如其祖考焉為不問於天討
則宋北且不能保况湖口之小利乎此兵患之責也

洪熙元年定安黎賊王觀等及燒燬縣治都指揮程昶率指揮黃瑞等
督軍討平之繼移兵征黎會等縣上即等村王英等屯隨平

宣德四年以喇發使校不刊華去撫黎流官
正統五年瓊州府知府程堂奏平撫黎土官黎人自是總歸于府民黎
稱便

十年知府程堂指揮陳英瑜撫崖州黎首符危白化招回逃民羅討等四
十八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七十九

成化五年儋州七方黎符那南叛都指揮王璉討平之初那南等與土官
王賊搆亂二年春都御史韓雍以平大藤峽蠻賊侯剛皮抽腸凌逐廢死
曉諭令改過自新各安生業俱免其死掛榜通衢恬不為意後賊款使那
南等地遂出同伊弟弱居住指黎等恨乘賊往臨高黎紳迎回利箭殺
賊敗走於地名河路舖駐劄那南因散擄刻自那南五十一月都指揮王
璉統軍征剿賊憑險阻屢敗我軍相持月餘遂乘雨夜夾擊十二月己亥
始破上下多邦山口寨那南敗走明年正月丁酉進至落賀峒平之因刻
餘黨姜花等峒符英等三月壬午擄之戊申班師
八年著都指揮王璉委指揮李恭督萬州黎會統軍招撫鶴峒太平等
六十七村峒生黎巴旺巴高五百八十七名白化
十一年儋州著峒黎符那推亂兵備副使徐榮都指揮李祐統漢連官
軍及黎兵機快進討作法嚴整土官隨處納兵未是斬于軍門風聞王通

乾嘉紀亦何出將新州衛兵新收而釋十一月壬戌攻峽窠完明年二
月平之

十二年副使徐榮都指揮李祐招撫千家村古鎮州黎賊符那王等
白化

二十二年瓊州府通判丘瑞同指揮李恭招撫加凌等村黎那九等一百
四十四村白化

弘治三年陵水縣黎等峒黎陳邦洋等作亂冬十月兵備副使陳英黎
將姚英統漢連官軍進討甲辰抵加北山十一月丙辰至大梯山與賊對
敵平之己亥班師

十五年冬十二月癸亥儋賊符南紀平南紀者七方峒黎也先成化初土
舍王賊款併七方秋符那南之亂官軍中沒其短符那月者率而此父族
定款等諸黎皆告出州供徭役吞併者爾惡其兵已且快所部或故之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八十

四年七月丁未以官役期繁事峻南紀等謀殺那月不獲賊因刻殺作耗
刻箭傳傳連諸州縣黎峒風雷應閏七月丙申擁兵萬餘圍德指揮周
遠嬰城固守八月丙辰圍昌化于王詔大開門受敵賊恨不敵攻柳落
逃難者得入依附九月丙戌分兵攻臨高指揮張訓守危甚丁亥都指
揮港賊聞急奮援賊大敗而退諸黨喪氣未幾卒賊復肆出十二月庚子
省軍抵儋州都指揮河清駐劄于州之保古孤營無備甲辰為賊所劫兵
不得列戰黎議劉信遇害死者不可勝計自是賊威益熾郡城為之驚動
至是伏羌伯毛銳以兩廣總兵統漢連官軍狼土兵十萬至臨甲子嚴令
營師黎將馬澄等用命分軍進擊破其中堅丙寅南紀獨擁精銳出敵指
揮周遠奮戰黎家人周賀周紀斬賊將先鋒二人氣奪小劫南紀中箭赴
水死餘黨以次削平州縣大安
正德二年崖州千家村峒黎寇橫為害三月甲子副使王俾親領德昌崖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八十一

甲上兵封之賊名皇奔竄無狀禦者遂焚其穴而歸初旁洞無河匪連次日蒙送軍門者無數俾閱其衆盡釋之州境大安民為主祠報祀之

七年春兵備副使各置征萬州黎賊初備賊符南旋旅萬州諸黎皆應後修既平萬未經過師故趨趨等洞黎即志已休等復出至弘治甲子秋督備指揮谷泰凌愈構衆會縱橫斬對凌木黎亭嶺脚等黎會應勢日昌熾府因被害民王昕等奏聞至是始委置總官軍快黎等兵約五千征剿三月終未遣指揮王琬等四點分進期以會哨于中地州唱高土舍池城賊多屯匿于余山嶺嶺口村大連山麓乃故導西哨指揮趙榮由曲坂雜兵地臨賊懼之全哨因與兵走出懸懸長沙村逆逆不進東南二哨指揮高煥周世英千戶王韶等是日亦止遠營于地名太平村隨征指揮陳振入覓空村見賊賊先馳歸偵隨軍王佐吳朝京等乘逸害既夕賊乘劫民兵等營殺傷數多煥等逐擊往南山嶺出惟北

哨指揮王琬如期抵會所見賊空巢焚之時置駐劄于地名張牙市聞太平營為賊所劫遂散師而歸唐書論曰嗚呼黎賊連年肆兇然時或少快者以大軍之未臨也今而此舉命不能用之於何耶天龍散于賊匪難技而往往亦愈無所忌夫賊若不征之為愈也今言黎患多野罪于治未年之備兵者由此觀之則所以積大而疎之者豈皆使之罪哉

嘉靖元年春有鵬勒羅活洞群黎皆理風屏窳有官執專功者緝賊所在新督部下宿懷賊憤怒裝殺我軍數十人甲冑器械滿野為賊所得自是賊知軍弱始無忌憚自是鵬勒羅不足恃

二年乙珠賊符南旋從子崇仁文龍等五起兵難殺因而有勳諸黎助作逆兵備副使胡訓執二人黎獄命得州同知顧珩撫之事寧珩善事顧府德為己功奉開珩世二級得權南安府通判海程錄錄其請而督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八十二

廷廷符崇仁曾文龍等五起兵難殺因而有勳諸黎助作逆余通拜官並其地士民皆受危感頗道其故余答曰可徐撫之未幾崇仁文龍等男相結軍所却未見善道之除知二首已獲黎獄故黃問曰崇仁文龍何不親至承厥罪曰上司收放正廉余答曰小事行得保曰安生象飲然曰崇即士民聞之駭然曰此非寬假即流回我民失余不答死而聞賊縱黎因二百人州人咸實我寬大之度彼黎衆見之蓋聞言祀又曰我軍寬業當散矣余隨查該洞黎俱無違納示諭黎老各出長計請海道明示黎衆爭相告已事保其王余瑜之口申當徐此當先保各從兒報次保其王何如眾口誦已而得請黎俱從回前此土官每石報銀八九錢余欲收其心先中連上司將該洞黎糧品極已微無微均照京價二錢五分微收示各黎俱從身赴納因其未野人無輸藩共石民編置十甲辦糧除排年外每排首主知數備辦小甲各二名又總置總甲黎老各二名共有

百餘人則掌兵頭目各有兩事無于自專不顧其王矣日久復向有司余密探賊其情却得諸首惡五十餘名解至省獄二千里外相繼而死大患潛消后若密洞黎開風而化亦告編版籍報差記州名積存聽微報解准作本州官軍休報報取地方平安余后復從事而慶免有知休二級恩命撤木下而已轉官南安矣

十三年三月雙山縣沙灣居林等洞黎首黎福二作亂夜刺守兵營殺死典史千百戶各一員并殺傷兵士甚衆知府蕭晚聞于分府都御史陶諧總兵城守侯仇萬會巡按御史戴璟段同詣司功處於是晚謀諸兵倫副使游建政林屠黎林果也成群三策乃全經程顏吉縣政高明督土舍許水宜招降雷雷州屠者皆至晚厚賞授以方器俾誘渠首設伏擒之連送督指揮王守臣集兵七月分哨抵東群賊皆逃乃使其黎老各其役各也夫被捕通時察察之道軍亦疾疫乃下撫今群賊頭月朔赴進德令九

月夜即破福二于即市除黨悉平 瓊州府志
十八年萬州為島嶼岫大抵村寨首那紅那黃叔姓爭田叔不勝乃投陵
水軍堡村在千戶萬人傑為報怨人傑率兵以捕獵為名襲大抵村盡奪
其妻孥資產而有之黎酋積憤糾合黎俘預脚二峒陳任等攻刺陵水際
九十六村探奪殆盡惟存附郭港坡一村賊屢合攻知州黎吳屢敗之人
傑頗有謀勇用計遠吳飛罪去士論大拂吳訴冤人傑亦被逐仰藥而死
於是賊益猖獗

二十年崖陵即溫恭黃陳那任那紅等糾結萬崖諸黎構亂州邑屠掠村
氏寇陵水際時黔府適有事安南未遑也官軍半日以前崖多致討北哨
至既招又判既降又誅：又復招賊信不立賊不復聽招惟肆攻掠海南
衛指揮急事張世廷帥兵禦之戰於多崩河兵敗被殺都御火蔡經奏請
征討 命下會師十萬與安遠侯柳珣駐雷陽合參政周祥運餉九月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八十三

兵為三哨蔡將程瑩所部四萬五千人為中哨蔡政張岳監之蔡將董廷
玉所部三萬一千人為左哨劉使陳茂義監之都指揮武臺所部二萬六
千人為右哨急事商大節監之蔡將劉經提餘兵設伏張美中左二哨先
進賊偽逃設伏戰頗不利大節持重武臺引兵合在黎驛左哨渡已而分
界候其失石 少息乃起距爭先擊雷大敗之賊潰所破峒二百七十有奇
斬五千五百餘級登黎黎山顛而還十二月凱旋官軍頗亦傷折右哨頗
完捷聞道經為兵部尚書加太保
二十八年崖州止強石訟等村黎酋那燕那梓符門欽等作亂判官黃本
靜科索無厭燕等遂逼崖州圍感思先是崖陵那紅諸黎甫平而知州葉
應特都御史歐陽必進總兵平江伯陳圭奏請討之受命朝西廣依倭漢
連官軍十萬餘令副總兵沈希儀督守地失陳等官分三大哨直抵崖穴
俘斬首級五千三百有奇悉剿平之

三十七年分巡海南道韓涉踪波駐于雷州峒黎始無忌憚三十九年分
巡漢至黎乃復寧
瓊山村峒凡一百二十六

- 居林村 居林村 居林南榮村 牛心三家村 加品村 新茅村
- 加印村 新寨村 加西抵灰下村 死松村 南吉平北村 南松村
- 羅竹村 南北村 黃綠村 林雷村 曉虎周歇村 河頭村 三
- 家村 岑才村 水尾村 加地村 加興村 平共村 翁信村
- 上下西江村 南細村 加林村 黃孫村 三家村 孫响村 始社
- 大社村 番陀村 包汶村 低灰村 長秀村 多雷村 黎東村
- 嘉寨村 聖亨村 鹿林村 南盤村 南平村 南以峒 龜谷村
- 南捷居殿村 下水坡村 大嶺村 南銀村 盧迪田頭村 恭慶村
- 藤寨村 南坤村 南陀村 白頭進遠村 塘心村 居元村 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八十四

- 平峒 嶺平峒 葛枝村 陶良村 黃泥村 葵村 茅坡村 白嶺
- 村 水梯根村 葛根村 春村 大姑村 木城根村 蒲荷村 羅
- 村 山四村 楊香村 北岸村 芒藤村 沙什村 泥鼓村 葛枝
- 柳扶南村 鴨塘村 萬牛村 瓦屋村 石羊河 藤村 沙坡村
- 藍柏村 龍教村 獨口村 曹村 東街村 坡藤村 塘心村 藍
- 菁村 南柳村 尖雷村 張村 龍天村 石北村 鴨塘村 嶺上
- 村 水色白石村 山口村 張村 大木根村 加凱村 宋寨村
- 胡換村 墨茅村 江邊加板村 深苑村 番六村 居欣村 田邊
- 新村 山口村 山深村 以几村 黃竹村 岑村 大富村 西家
- 丁寨村 周村 多劉村 李瓜村 南敵多加村 黃家大
- 峒村
- 登道村峒凡一百三十七

柳林村 潘石村 新村 陶弄村 大小白田村 居透村 雙河村
 上田村 居改村 四心村 山坡村 求地長村 黑橋村 相忠張
 村 白水母村 東西角村 中福村 加恩村 德村 德村 潘水
 村 大荷村 塔洞村 官路村 石橋村 居白村 塔洞村 泰吉
 石嶺村 大田村 檀木村 潘羅村 居洞村 求地村 泉根村
 居眼村 下水村 坎卷村 牛窩村 內政村 羊坡村 崖村 塔
 血村 潘徑村 居眼村 居官村 求地村 龍邊村 八溪村 南
 坎村 大塘村 柳橋村 十五寨一村 潘初村 毛巴村 遠龍村
 潘坑村 宋觀村 宋觀新村 大江村 竹根長村 北平村 居岸
 村 宿蘭村 北殿中堂村 大小居疊村 黎殿村 下水村 居洪
 村 潘羅村 南茂村 淺石村 潘下村 大小荷村 刈豐村 大
 小居藏村 葛林張村 蓮竿村 山呂村 山尾村 花荷岸村 阮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九冊 廣東下 八十五

北村 石嶺上村 南邊上水村 和荷村 羅瓦村 黎村 遠眼村
 上貢村 南葵村 加休村 嶺邊村 南安村 漢口村 聯泗小村
 大龜坡村 及老村 和甸村 提油村 无遠村 麻德其村 樓仔
 村 那那村 冲湖村 枕頭村 普大村 推村 普乍村 普那村
 普奴村 推產村 普多羅村 推包村 推火村 輝漢村 推近村
 輝浦上下村 入無德村 屯溪村 及陣村 波路村 黎松村 普
 泰村 普雙乍田村 普佛村 泛記村 普安村 大那禾村 嶺岐
 江村 居洞村 甘肅村 居洞村 高嶺村
 臨高村 峒凡二百三十九
 南邊大村 南邊小村 姑堤村 南邊村 嶺坎大村 晏貝村 嶺
 坎小村 石石村 輝華村 羅便江頭村 堤把村 南順村 堤南
 村 普任村 普吳村 泛連村 浦提村 重加村 陳和村 普雙

村 麻德其村 普奴村 慢提村 羅羅村 普奴村 牙眼村 牙
 眼上村 牙眼下村 羅羅軒村 慢提村 居修村 叶便村 多坦
 村 抽也村 長流村 石石村 輝槐村 羅羅上村 羅羅下村
 元圃村 羅高村 武英村 公姑村 武順村 羅軒村 潘莊村
 帶馬村 官溪村 嶺村 武南村 武龍村 頭全村 羅軒下村
 東田村 甘黎村 石神村 即歐村 武龍村 林蛇村 潘酒村
 潘徑村 皮白村 羅橋村 羅連村 羅墨村 高雙羅村 南邊大
 村 南邊小村 姑堤村 居農大村 普即麻床大村 普即麻小
 村 普即麻上村 普即麻下村 普住村 慢頭東村 慢頭西村
 那軒龍古村 普隆村 白石村 南暴小村 羅穴村 檀白村 普
 益村 潘多夫村 普林村 慢頭後村 普官村 李弱村 那潘村
 潘壹村 極嶺村 那羅上村 那羅下村 那羅人村 那羅中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九冊 廣東下 八十六

那羅小村 普與村 南羅村 普孔村 那附律村 江高村 買德
 村 普傑村 潘又村 普閣村 潘移村 普南村 那委村 普又
 潘村 普恩村 普喜村 普油豆村 那初村 普初村 羅普村
 白橋村 南甫村 推舉村 普談大村 普談小村 推方大村 推
 方小村 潘藏村 低流村 高地村 羅叶村 嶺洞村 普秋村
 南暴村 即忌村 即忌村 通介嶺連村 普宋村 武丁村 武
 木村 即宋村 北首村 初呀村 武武村 即武順 武小武左村
 即武村 多合村 羅七村 計央連文村 周白村 武丁村 打治
 村 普康村 普律村 潘廷村 普羅村 提康村 羅便村 南順
 村 羅火村 普具村 普白村 普福嶺壹村 那打打羅村 那打
 普而村 那打甲不村 武休村 武述村 那打邊羅村 我羅便村
 嶺壹後村 那石村 普後小村 普術陳村 後那那村 嶺旁門小

村 茶壘村 香佛村 武吉村 神廟村 油車村 香蒲村 那巴
 村 那福村 那又村 香漫山邊村 南盤村 白茅村 即官村
 神白村 香樓村 買傑村 北定村 香樓打地村 香也村 通標
 村 低樓村 通園村 項官村 道寺村 羅也村 支地柏香村
 香樓王周小村 大安村 南盤村 居香村 神白小村 武頭小村
 即官小村 羅盤村 武頭村 即官村 民沙村 通使村 大江
 坂村 石門嶺低村 恒南村 即官南村 香樓格良頭村 居夜
 香在村 香打柴村 陳受村 泛買路泰村 波汶村 夾兵村 香
 進村 香油村 那容村 白麻村 白牛村 桂香村 夏尖村 香
 移角背村 香祀陳村 夏江煙村 香云大村 香云小村 居香
 村
 安定村 峒凡一百一十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八十七

胡快村 茅尖村 山村 沙灣村 山廖村 麻根村 南墩村 大
 木村 南奉村 新梓村 對奉村 居匪村 官欄村 金教村 居
 倫村 新廖村 下泥村 舊介村 外匪村 沙田村 高香村 沙
 波村 波村 翁振村 簡泰村 石嶺村 簡浪村 松木村 下水
 村 下榕木村 萬延村 那泰村 坎村 婁村 奴計村 坎村
 燕豐村 李泰村 石谷村 竹根村 居坎村 居烈村 李鶴村
 容木村 居葵村 蘇竹村 長塘村 居楷村 山村 林通村 居
 隄村 麻根村 翁村 烈口村 石麻村 倫雲村 玉叔村 蛇寨
 村 今把村 即成村 黃茅村 黃口村 葵頭村 墨塔村 水表
 村 羅豆村 南滄村 山村 嶺脚村 居香村 丹羅村 大火村
 通令村 南邊村 石脚村 熱木村 新男村 高南村 香邊村
 山心村 上塘村 即成村 長亨村 黃龍村 黃坭村 嶺背村

大市村 北藤村 叶降村 致萬村 黑石村 中心村 南春村
 神官村 黎秋村 曹振村 步細村 保和村 崖陀村 南溪村
 南川村 長安村 居坐村 馬邊村 大坡村 大村村 大水村
 黎封村 平山村 水干村 山村 居內村
 文昌村 峒凡三十五
 成底村 雷珠村 白壇村 舊枝 黃叶除坑村 麻改村 葵寨
 村 新柳村 招振英村 山島村 新柳尾村 沙涌書家英村 多
 舊村 多客戶村 多餘村 楊村 郭村 苦竹村 白沙村 大塘
 村 溫波長田村 曹車村 水西大坡村 梓付 何辰村 黃家福
 村 偷狗村 唐來村 大寨村 李村 荔枝英寨村 馬嶺寨脚村
 項停村 買波村 下寨苦藤村
 藥會村 峒凡五十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八十八

縱樓上村 羅雲前村 雷羅後村 蘇樓上村 蘇樓下村 石橋村
 上坡村 下坡村 加基上村 加基下村 三合村 官賴南村 官
 賴北村 小即村 波尾村 波頭村 蔡新村 石盤東村 石盤南
 村 科溪村 油梅村 新寨東村 新寨西村 逐溪村 南林村
 官梅村 竹根小村 大即村 從樓大村 墨石村 竹根大村 皮
 沙村 清安村 皮尖村 羅環村 嶺城村 羅梅村 上插村 下
 松村 新寨大村 新寨小村 上石朴村 南羊村 大水村 小水
 村 加厘村 荖菜村 新對東村 新對西村 加石上村 加石下
 村 黎慶村 水口村
 儋州村 峒凡二百九
 煙茂村 連何峒 卷即峒 過甘峒 過水峒 大雁村 牛頭村
 水尾村 黃好村 過洋村 那江村 坤雄村 和梅村 甘根村

克榜村 落福村 苗村 那尾村 安即村 安眼村 安樓村 過
 莊村 差洋村 安包村 羅不村 考確村 打金村 可卜村 休
 地村 差株村 安即村 安南村 安加村 安麥村 可砂村 可
 邦村 上過洋洞 下過洋洞 過邦洞 蓮菜洞 同橫洞 山口洞
 過邦洞 夫底洞 新洋洞 過輝大刺洞 大落窩洞 雷益洞
 差岩村 落藤村 徒板村 落勿村 落開村 英象村 桃羊村
 徒雅村 大小落蔓村 墟坊村 連拜村 活坡村 落查村 南村
 那雅村 和木村 過陀村 徒拜村 徒欽村 南井村 浮岩村
 落苗村 落深村 大落窩村 小落窩村 差樓村 甘村 博研
 村 南半洞 那板洞 落白洞 那橫洞 雲梁洞 那塘村 雅皮
 那連村 那南村 香真村 那條村 那橫窩村 那順村 橫橫村
 那父麥村 南新村 小頂旦村 陀橫大村 陀橫小村 棟菜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八十九

雅地村 劉港村 擇雅村 曹奴那村 雅風上村 雅風下村
 雅風中村 曹奴上村 曹奴中村 曹奴下村 那勞大村 那勞村
 南順州村 雅勿村 雷涌上村 石面下村 雷涌中村 雷賀大
 村 雷賀小村 雷守村 甘子村 那茶村 雷學村 波學村 波
 加重伯那針村 波加重伯那六村 波加重伯那橫村 波加重伯那
 論村 波加重伯那白吾村 波加重伯那橫村 波加重伯那實村
 禽鑽村 雷居村 臨忠村 白吾大村 白吾小村 香登大村 香
 登小村 瑞鼓村 銀村 抱高村 落條村 條實村 那竹村 那
 崩村 南帆村 南勞村 茅安村 白白村 安勾村 安神村 小
 頭小尾村 安石村 磨坡村 過仰村 安那夏村 義雅村 車同
 村 過那村 義橫村 浮崇村 義王村 徑沽村 浩不吼村 那
 雷洞 連茂村 保平洞 雷值村 橫村 布雷村 那納白沙村

拔蓮打村 多坤村 白姑村 番雅村 介福村 那吉村 那泗村
 牙西村 牙香村 牙雁村 晚吉村 石村 雅園村 白勿村
 牙成村 白平村 拔陶村 白風村 滿虎村 蓮陀村 絕滿村
 羊茶山 牙秋村 牙麻村 瑞不勿村 通三村 婆骨村 南勞村
 正前落乍村 番洋村 落橫村 妻把雅查村 落便村 落開村
 烏鴨村 妻玉村 瑞珠村 嘉款村 那便村
 昌化村 九三十三
 義高村 義探村 居炭村 陀外村 磨庵村 居伴拿村 那連村
 陀蛋村 義淡村 居响村 包油村 盤無村 那博村 包橋村
 義吟村 義塚村 陀查村 哥炭村 徒葉村 無靴村 南保村
 義義村 初血村 群白村 義表村 徐雅村 義倫村 廣香村
 義紅村 義子村 上下協村 義麥村 義玉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

萬州村 九九十三
 龍亭村 居勞村 黃羅村 德家村 坡頭村 四馬村 番根村
 芭芒村 雅珠村 參寨村 妻蛋村 白包工村 白包下村 字陀
 村 字陀小村 瑞旦村 牙安村 牙巴村 瑞查村 浩即白村
 那根村 白包村 番花村 那打洞橫村 那空村 浮徒村 白包
 村 符花村 番墳村 千談村 那香村 番奴村 番味村 信孝
 村 牙南村 海介岩洞村 那南白村 麻江珠村 瑞餘村 小曹
 慢村 若乍村 那班村 番個村 那班白村 泛化村 磨思印村
 會貝村 香崇村 義沙村 番文村 番海村 牙段村 同儀村
 防村 那隨村 過貧洞村 剛華村 千斬村 那直村 雷印村
 小雷印村 符香村 那响村 半學村 平石村 符國村 居引村
 南頭村 加 村 半休村 那村 陳婆字村 青塘村 居林村

加村 橋前村 北大水村 善從村 馬石寨村 北嶺脚村 香
 風村 加扶村 高對村 林橋村 木元村 西大水村 百佳村
 大前村 新村 石水村 西荷村 香徑村
 陵水村 洞凡三十
 多龍村 港安村 多艾村 港英村 羅西村 滿溪村 艾村 多
 旺村 加錢村 多賢村 滿油村 正站村 多農村 州守村 低
 富村 多黃村 加除村 加官村 多收村 七洋村 劉泰村 五
 指村 保良村 保白村 羅信村 鈔錫村 北羅村 低
 岐村 油河村
 崖州村 尚凡九十二
 羅活响 龍潭村 鷓鴣响村 大妻村 長沙村 南五村 蔡香村
 唐村 木榔皮村 太平村 從底村 大五村 羅村 胡南村 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一

來村 良薑村 藍眼村 羅園村 加拜村 正站村 多果村 羅
 中村 黑梅村 多梅村 加同村 加訓村 提、村 寨信村 頂
 對村 抱那村 石松村 抱勸村 抱好村 多併村 公幹村 多
 周村 高溪村 抱竹村 抱甯村 抱懷村 枕橫村 抱屯村 盤
 嶺村 抱也村 抱宜村 大維康村 黃侯村 節谷、村 抱甲村
 小維康村 多香村 抱梓村 佛樓村 侯到村 運飲村 抱到
 村 大地侯村 小龍村 多傑村 多於村 多盤村 抱改村 抱
 佳村 多港一村 運家一村 滿畧布打村 龍村 浮村 荷村
 口村 送村 祝村 乾村 碩村 滿相村 翁休村 布那二村
 多頭村 踏學村 而盤村 布那下村 基休村 羅候村 葉初村
 信母村 多近村 那打村 芝紀村 多未村 省頭村
 碎吉村

感恩村 洞凡四十一
 炭茶村 佛顯村 炭頭村 那送村 安陸村 陀站村 雅也村
 陀宇村 抱近村 也站村 姓石村 抱白村 大定村 抱邊村
 陀牙村 羅橫村 安非村 我勤村 抱美村 陀橫村 抱陀村
 北蘇村 北吉村 也運村 陀果村 北通村 抱萬村 抱匪村
 大逆解村 陀賴村 符若村 陀連村 滿溪村 陀茂村 曾吹村
 陀烈村 也通村 小抱村 解村 洪一村 寅領村 抱通
 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二

瓊州府萬州夷獠名曰岐人即隋志所謂也也有二種述極駭响不服王化者為生岐近儒蔡國稱知萬原者為熟岐 舊志載此木自唐蘇姑高化善始居同昔地征至此迫掠上黎上其地極遠蓋自王州首到日分于村則岐之生岐性習無異羅織先依高言夷而無姓名但以村為姓生言或重教以了天以所據人口亦則而繁之樹令其子老弱射之指之習射中者大悅每官以大林射取男女則家用無乏官之男子者短形石為恭補腰背或而極掩不至膝而腿便密文其骨收耳以環環擊地頭前用十骨為骨槍之器以鴉毛婦士亦有恭補下圖是慢擊未決刺泄口想為奴茅在舊垂地開門在山前內為水杖居之離地二三尺下養羊系之類男女木既者隨意所適之心恭款即為姻嫁利箭結藤為信斬牛款血為盟木子竹箭款無羽刀柄長尺餘多箭不揮于能父子動輒持刀相加事出利箭之計射射菜不通風日單行露宿登高便險雖步遠跨其疾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三

如風生習舊惡類如此說者謂比之禽獸而能言比之序律而有義者是也永樂三年設土官統之漢平弘治中始為冠正德七年據家劉使唐暨討之賊績嘉靖以未肆行殺掠至今不靖 漢唐余元至國初此據皆自耕與氏至中則或潛盜而己永樂三年設土官統之漢平土官而土舍復以生并弘治十五年傳地賊亂始效七郡起為危十七年殺殺野捕指揮公恭正德而督捕指揮王統禦之勢稍壯七年劉使唐進官軍討之以土舍泄賊敗績由是賊勢愈熾賊百戶李廷傑魁小族悍流傳地宗差等二十四人所進村落西自已順手依心小德嶺北自嶺脚五鄉南正黎其數十餘村人亡時主探無所可却乃長驅東南陸連王丁橫山亦土龍等村橫行無忌黎民有王走岐王某王祐王那王那進王那州居街坊前此賊出斬中興之信焉提馬德善王走岐等潛遁消息候賊出入徧以酒食謂之悅存自稱百戶名邑人口被掠者托為債之毒口取牛

若干使銀若干地福欲刀動布慢之也類多寡不守時與賊分莊而運其人間有平民以因進入軍興通行賊勢益大嘉靖六年劫良民楊文成等一十餘家七年殺卿老林恩鳴其尸擄妻于并劫殺佃民二十餘家八年殺生員蔡國卿尸不獲董得氏王善良蕭司員等男女數十人運者越出高橋富村葛枝山頭放長水等村雖賊僅七八里劫殺無算自蔡福以來人口被掠者近千餘人田園荒蕪者近千餘家牛馬者殺者約萬餘隻錢糧消耗者約萬餘餘而所得富家子女以為子貨妻兒老吏假手必之不意虛金付諸烈燄生靈之災以此共姓矣 按但記為恭款之博也久矣自正德聽招降附以入版籍則熟黎與土官之所為也其後土官益多生黎未附已竊佃戶以祀已變詐百端及招生黎為寇人知永樂而恐險本信為禍首故殘虐志遂害險本沒以無功伏休猶諸實錄則無有也與其授以知縣職豈若授以副巡檢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四

易為哉也說此為岐印黎之選者定安楊理嘗入發嶺始知分有二種正黎之外五指之中歷代不化者為岐然黎所恨者岐也生岐疆界由變抵崖不過三百餘里自倍連萬不過二日餘程候彼三八月微元分兵四面開示信長使必聽從乘此間結可五街門設既而黎服矣惟崖黎最強者曰羅活曰抱省曰多湖曰千家而密道官道為諸黎門戶者千家也成化丁未征千家村及使水嶺脚崗之陳那洋征後黎人憐憐兒軍節范而軍決劫其懸跌無故 詔哨守等官則又凌室固守之何怪其未久沒版也正德丁卯千家羅活等村復橫兵憲王權格撫餉賞其惡愈肆及范山王傳至詞知其非調塔呂崖官軍黎兵賜判千家村不費牛粟不遺寸鐵數日即解隨輸香洞送入界者擒斬解報群黎莫敢進令賊死既多乃下不撫定之自是崖之封內牛畜敢野盜賊絕跡此崖民所以報德立祠者也弘治十六年瓊山王事韓俊奏言平去

土谷峒首五州縣也呀重嶺在外軍民雜處在中信引關開五指山十
 字近嶺編五更中禁付了夫嘉靖十九年工部郎中吳會胡設言之恭
 居良民五之一宜於兵威制平之際開通十字大路于其間大約以道
 里計之自右至左于崖州千里而近自崖州至於萬州六百里而遠此
 四至徑一之大凡也細數之自府治至于沙灣三百里而遠自崖州至
 于羅合三百里而近俱為坦途矣及其于未開通處不過二百里耳大
 其官軍為武官約之民兵屬有司領之土兵為鄉保自領之通力合作
 相其訟訟易其險阻假以數月而便產之殆可由黎州中行矣保高視
 此其工則人役為四若交通度中運城量地置堡就堡立也時官以攻
 則以守則固矣二十八年督府都御史歐陽必進奏刺崖州昌化縣
 恩地方吏科給事中鄭廷弼上言 頃自開郡以來迄今蓋千六百餘年
 無或不建黎賊之害然未有如今日之慘毒也蓋其藍山峒峒其中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五

州縣天為之外悍是秋無外德也食飽乘除依得承突至度創我人氏
 玩而我官軍是我有內憂也其地彼高而我有下彼背腹而我城由其勢
 彼來而我散彼無外寇而我內憂則州縣之兵難于奔命何日而有
 息有安枕之地哉臣止長地方竊嘗野之故老河之祖人聞其出籍之
 時人快救夫以一當百無不應強而倒者夫立力宿遠實身則林中敵
 奔為伏故我軍至有臨險歎歎而止滿故前日偶亂不過止強石就訪
 我其勢高取今建昌化感恩之寇共黨日熾若進兵非則保日募打手
 如主救萬人不可巨開成功在勇開機在謀克捷難難難難為上臣嘗
 考不昔別除黎患者已二人舉為元元至元年甲黎叛十月浸即又明年
 七月深入黎巢查空又明年春刻石五指黎黎山而遂中開能二經變
 故而謀不亂乎以成功可謂捷矣但元夷極得則乘之指能泰蓋也四
 亦主定安會同二縣至今天冠文物仍為名邑此以知其守經也又

前嘉靖十九年黎叛沒軍臨沒請兵討之明年大沒師使十二月在破
 其巢崖州諸洞無處不至未嘗不大捷也但非師太平漏網數多誠有
 如前各官所言者當時賊者見賊巢絕設平荷可謂可守擬建州縣
 招集斯氏以絕其日之志然一時大議運籌收或故黎賊一聞兵出相
 率歸巢矣賊於前賊聚於沒期官軍無從而不敢守故也及其不為今
 日再舉之害其可得乎此以知其不絕累之害也故臣不慮成功之不
 平惟志圖換之未周不慮竟投之無日惟志絕累之無術何也原其使
 派其兵有限後封非安其險可失使以激於有司殺人無數遂以時行
 無忌爾今文武之生戮力同心一旦大軍臨之勢如破竹但願先事要
 在圖換後事要在經營源以前事為戒始不始決日之悔也何謂換圖
 三事崖黎地方大勢南出崖州西出感恩西北出昌化北抵凡陽黎賊
 未通即臨嶺脚二州縣二州實萬州陵水之衝地形外險內實世夷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六

若敢去其意共合二州以換我彼水石矣為計常先分可矣由彼水以
 攻二州彼二州之賊自敗不敗然我大兵直趨崖城巢穴使其黨湮於
 水勢必死而莫知歸從自相殘滅而風雲之下志可擒也此其所當圖
 也者一也前奏又云元惡即黎首已入凡陽據其賊此或有之但恐
 其有備集或即即臨嶺嶺之賊也蓋此賊中九年陷我軍不敵日在活
 賊軍即皆前崖州撤納百牛扼守賊營即前九所也亦然其與之構
 禍通法久矣此賊保編黎政以多方以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之心皆未可知此其所當圖換者二也黎賊原無奸細其消息動靜出
 於所階上合故下年之禍皆上合味成之黎時時州縣百計謀地有
 向天黎黎心多石陷感此賊編變又走泄作機若使黎黎子我軍道遠
 以險阻以效而後知成化時之王道先而後之符文龍建也防維之術
 不可不謀又其軍與制所費不後而首功之數不可預定此則用兵之

事所當商榷者三七何得皆三事一曰一勞永逸之外夫變人與此
此夫此土也故年一征故年一征難住，克捷所傷多夫天地之心並
生自聖君則以終難置之莊嚴易介降而為衣冠足誠有聖于今中武
之化也故戰之攻相持未斷氏定以約未固其勢而利之多少與聖官
禁決多夫使不得漢為保承之德則克濟之世而後有恭哉尚復有反
且征古哉若徒得而乘之不復經營如前歲所為反滋今日之禍則與
夫動氣終無守則真大難也二曰使方故土之功也世產州與地本自
數百里也故西一百五十里有隋延德縣址東南一百三十里有唐臨
川縣址東五十里有唐若屯縣址西一百里有漢樂縣址原其北
七十里有宋鎮州址原附郭有鎮寧縣址今俱在賊中所當撤設者也
况又有德慶之骨故千家罪活之徒足招集之况願建州縣日以屯田
且州且守務虛其居而東南共政又由羅活廢斷開路以達安定由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廣東下

九十七

覆沿漢水而下達于呂化通竅四達屋廬相望井里既定豈不為國
家增拓其地哉三曰久任責成之道漢建武十七年馬援既平嶺南所
至即置城郭興水利修建月漢諸縣又申明漢律傳為馬將軍故事至
二十餘年秋始還青緘定之街于頡廉之餘咸震憤山岳建泰將府于德
慶縣德州縣亦如馬援故事治城郭興水利修泰使宜事備以曉安人
心其所附之民焉有異志者設法遷徙之或于海北地方屯田或于附
近衙所入伍如漢徙潘山蠻七千餘口於江夏以永絕禍本徐承仁明
之長慈惠之師泰西久任以修其事其度歲手授人萬世傳仰在此一
舉臣待罪疎遠以言為戲知而不言罪七死切臣仰土聞見且責言而
不詳亦非也故敢干冒 天威伏聖勅下兵部再詳謹此皆撫綏
者之所當深長思也故詳錄之然於中雖州邑外列民雜蠻獠之異
夷分土懸之殊其情狀當必訪而周知也 熟察洪武初年附報籍在

西嘉路高平界則神音與廣西麻格等處相同東臨瓊等界則神音
與福建漳永等相同東西二嘉惟能會登道之黎黎者多與受山定安
之黎為易名爾凡自祖新州者地為良民但居住近黎山皆純黎俗者
則約黎當差或深居黎村耕作者地與黎回文雜中在舊康急難可喚
者則約黎不當差永樂初用監生潘隆奉命梧州府通判劉銘除
來本府撫黎等語知府石色守一撫黎因是謀分有權泰將周圍三千
里內直山都因族籍差者年累代各省從征不歸者土耕田遊石為
熟黎者悉與所屬管黎官作帳招撫生黎為由就派以為本管而土人
借知縣，丞等職者自比雲南廣西稱為土官永樂十年遣州牧入熟
黎未報丁口數作新招歸附黎戶名為便化者亦約黎不常差附分州
縣人民自作二萬餘戶四萬九千餘石口以改採差奸民投作便化此
非應制也宜修正統以來年去撫黎知府等官而管黎知縣等官于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廣東下

九十八

不得世襲亦奉勅令熟黎歸屬有司年官于徐毋得占管仍四州縣當差
戶治十七年之撥作便化其中多有壯者亦無不知之徒樂為便化得
免差徭其梧州屬黎黎共生黎無異然其間一半頗為良民一半樂為
便化遂致殊密相殺則政攻州詔縣大任之役誤及方面可為水壘也
熟黎以素利生黎政人也故慶黎與中居林思河羅活等三十六村益
探五指黎黎黎山之中不時出沒劫掠附近村分實為賊心之病初以
年間符高純作耗損失官軍屢費錢糧難自漢近黎州縣即被搶掠
而萬州特甚有被害民者陳王聖等 奏行查勘屢年未見完報臣等
詢有賊士夫及老成涉歷之人時謂其地南北約七百餘里東西四百
餘里初生黎聚聚者永樂四年赴 京相見蒙賞仍 勅各黎首師
商安生業業時招主見 勅諭全不遵己乃強生黎聚聚 勅各黎首師

故舊以為已物因而編納今甲官于孫汝藏者必項更出給送其家則
 生祭不致土舍生事改換得安其止矣然臨高借呂萬陵之祭倚山為
 勢各據強弱互相攻凌崖感之祭尤敢相角敵至于學殿比之皆然則
 祭性之常細扣其由其間有文于世姑悉報其者有公孫相傳破陷
 本仲者有侯陳乘機取利者有應該王嗣而弟姪便奪者有可王叔弱
 而致欺之者有所主則削而激怒者有惟守舊官半被云振其其故
 雖可以此編述者界無一穿而因就者不令故也土舍能撫選此以
 為本守身使在在可吠不可以土地人民輕易借典以長其階此固
 和宗成法不容變亂者也土舍之先階石土官實與西廣雲貴舊原者
 事体不同別洪武舊制革去元弊土官主即如陳乾備備降校連即通
 判兵屯于徐盡漢民役或為峒者僅授副巡檢州縣得以制之今之土
 各峒首主敢復如昔日土官之權與有可分反抗被戡戮贖貨者反何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九

之以幹黨匪則乘機掠奪自此始矣正統年間羊官于孫知臨高土俗
 阻田農不導乃假官主脈五萬人也或藉禁行改謀不執事然事計至
 秋死傳州別秀致致回表水西等村以無歸難費村間輸以故鄉同知
 王廷著珠崖錄奉在柳土舍沒德之土舍峒首備成督南院之禍可
 不決去之歲歲成化年間感思土舍去雖晴晴知縣羅益私得運德民
 人符道祿等三十六村與管因元款為高古保休到處剝掠鄉村
 受害流家與倫則使沐公撤回村峒征除強使前弊始除積今數十年
 來介橫之心非獨羊官于孫事起奸刀見土舍間有畏弱窮探數黎送
 自主彈商敵自本峒自今乘威欺壓而爭雄長者有本叔孫介等自
 立而稱峒首者或黎首附州縣而所主情恨其已言以此互相侵奪
 或引誘出沒使其罪坐野王或在通聖教俾其利致害收逆志由斯祿
 大非獨一階而已皆因此輩乘機掠奪使漢黎利之故也必行查其自

祖迄今所招而造冊以審之行查上舍峒首伊文祖所招黎人村峒至
 今有服管者若丁背初不服者若于其人地方抵於何人文界其村峒
 亦係借情派籍係差無黎某村則係係管無後生黎某村則係係歷
 代不向化黎改各令時常帶半出官如有冤枉許其訴理若有漏包前
 占他人村峒在內者送令各委自首改正持其有功通道若以換魚盤
 而後量以冠帶給之近時探有陽春峒其峒在五指下東南為仰中黎
 居以千計自不為惡南有油他香根竹茂竹擁時係反黎西南有萬家
 羅活磨岸磨恩等村東有恩河等峒東南有歐橫斬等峒北去定安
 東南出為州渡水西北至梧州僅候六日惟西至昌化中阻大沃酒得
 後乃將州之相通之人入自恩河僅六日而中將前時惟汝愈入愈行
 收黎致奉情惟早理其旁呼為百姓則者乃天間間即賊除黨潛住生
 息甚繁語皆未語此以備勸耕作由以紀之則無險阻可如矣必項翻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一百

然改恪守法循規開諭黎政各安生理不行刑罰之後不事勾引之謀
 則受崖底其靖矣不然則湛城之討南院何其危也法成廣州所傳假
 指彈使廣東都指揮余事性吳俊有文武才畧好月奇策忘其勢位每
 其下官有謀者共謀私治十四年夏六月提郡梧州七方峒黎政等南
 院珠峒峒首符即月占奪地方據寨又此則前傳約三州十總黎政各
 皆約前有時時反者有規望成政以為向背者固攻圍備州而感思呂
 化臨高三縣人民死者十七八間關成使未地故百里澄遠定安其害
 牛之變州西界一千餘里道途不通海南幾危是秋九月賊領兵討賊
 則理當見其然不信宿戒行此道至澄通西奉新通臨高思走保賊首
 南院公州賊黨符即說即討約會本縣賊黨王林王細保等分約賊兵
 合萬餘到則未攻本縣即范等兵數千已至城下攻西北門出信約王
 林等攻東南門至城下亦出到指符張謝伯孤軍與知縣林才等擊以

中國之併而無像使稱謂多牙亦莫能化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
表數丈上皆刻其善如家福是為保土拜者皆德之且數分不置七著
用金銀為巨楹合盤交梁木為一鏡以蓄靈氣以水融生者皆實石于
碑下不用口此為轉手惟以潤而已群以左手覆取飽而添之漫入于堂
以謝居無波匿有佳高百餘尺下徹通流竭者登之以中金為版施俄
其下奉廟雖然有產樓上雕鏤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
以中金通亮制為甲葉而辨次合類今州郡公宴餘籍之為而大之凡用
皆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沉香高貫于棟曲房便榭不給也嘗有教柱
欲取于朝則司以其非常有惡災莫秋不之許亦臥庶下溪有窄道波高
入常表式度不比它塔球以覽為大址業而增之外圍而加灰障望之如
張傘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其中而高轉為如投標外不沒見其碑礎每
數十級一寬廣四五尺約行來辟條入于塔出于寶喇新佛序以祈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三

民亦無有驗他項有金為甚鉅以代相給今七共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
政常朝常深時為盜所收跡捕無有會市有屋人常積金執而訊之良足
聞其所以致曰徐家素最人莫聞其善子樓梁上三宿而並塔表越林隱
了頭書伏夜味以剛欲為錯斷而棟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聞
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挾二兩蓋去其柄既得之因天大風鼓以為其乃
墜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平不能補以至今他日即以戲事勞宴之
迎導甚設家人惟觀余亦在見其俾金如真土與卑無遺珠璣者見俾藉
坐上以示侈惟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為酒饌晚羊以謝大換曰如
例能屬摸身奇味不知石時可會迥無同措故熟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
醉而日成無產寶無辨拘好作河魚疾以趾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
蘇守王君與翁請即言其富已不如曩月也臣問度云成化四年都御史
韓雅修寺以祈留連官指揮何都刺等十七家居之番言何都刺為滿刺

年吉所父也連官本蒙古人雜領色日始此
番商者諸番夷中舶交易所領也自唐設結好使于廣州自是商人
主戶遠亦不絕記眼珠音多番寓海濱濱泊之地築室隰城以長于孫使
客至者往之旋其形諸吟詠宋時商戶鉅富服飾皆金珠羅綺器用皆金
銀器皿有凌雲土著者經略帥府報敬懲之華人有投充番戶者必誅無
赦得化五年二月癸卯南海商人故吉司布盡海外重同及程國玉帶
上於北苑召近臣觀之天聖波留宿益觀移首任廣州者謂之番長曰立
番長司大官國貽主蒲希咨委有詔賜黃金準其所貢之直禁網疎闊夷
人隨商朝翔城市至有靈媪賣菜花錄在番島端午剛街下喧嘩研召之
乃靈媪荷山中吳州舊百家婦女為婿男業者或抽金簪解耳環價共直
照寧中其使辛押陀羅懷化得俸乞統察番長司公事謚廣州裁處具
凌辯告尹絕龍川卷志廣州商有技于戶部者曰番商辛押陀羅者居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四

州數十年天家資數百萬本獲一幸故使海運養其為子陀羅近歲運
番為其國王所外所委于遂主其家今有二人在京師各持數千紙皆奏
于前達也此於法為戶絕理以告李公擇此而為番狀而適在昔即官謂
子曰陀羅家財如此不可大也子呼而詢之曰陀羅死番國為有報來廣
州耶曰否傳聞耳陀羅子所生父母所養父母有在者耶曰無有也法
番戶絕必於本州縣汝何故告于戶部曰戶部於財賦無所不治曰此三
項財賦汝姑狀此三不當告汝其人未報告之曰汝不服可出詣御
史臺告番省所之其人乃伏并召養子所達二人謂之曰此本不預汝事
所以召汝者恐人妄報檢汝耳亦負汝達之然即中使以為故于此之曰
使所告者法所禁不許于廣州而許於戶部者自知難行故假戶部之
重以動州縣耳中乃已遂立指坊夷人有居墾管者立番氏所長范錄
受管其人食動物凡地均中出並劫捕之入箴竹中焚焚破竹而良項

予在廣州者年餘長多州縣家既富有魚翅雞甘香而性真自若也惟燒
第一味可養生公至北房日供乳粥一匙其味似淡似生油不可入口論
之使去油不飽則給食以他器所飲使自酌用之乃許自後是時沈沈大
半和後多賦北長多賦以夫及村各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
以若不可長洪武初令番商止禁餉所不許入城通番者有屬禁正德中
始有夷人私禁室於河澳者以便交易每房一間更替價至數百金嘉靖
三十五年海道副使汪柝乃主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三十
八年海寇犯潮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廣州城
但賦在廣州之南岸梧槽林合浦寧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村若
長此時在山險不用王法自古及今民俗愈惡惟知貪利無有仁義道理
不愛骨肉而貪貨貨及牛積若見貴人有財物及水牛者便以其子易之
夫或鬻婢兄亦賣弟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者有負其家債不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五

選者其中子弟愚者謂曰我為汝取錢汝當善瑣瑣我耳而折野葛根數
寸徑到債家門下謂曰你負我錢不肯還我因食野葛死於門下其家便
稱冤宗族人家集其家曰汝不還我錢而殺我子弟今當擊汝債家慙慙
因以牛積財物謝之數十倍死家乃自投死去不以為恨利木以為符野
言誓則至死不取家資謂錢財初成懸于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
富子女以金銀為大奴執以叩鼓曰遺主人名為納鼓奴風俗好殺多構
譽惡至相攻擊嗚呼此鼓集衆到者如雲有是鼓者極為豪強強為却老
群情推服本于萬事附從於誤自稱蠻夷大長老故但人備呼所尊者為
劍老也言說人稱却老云 所異於尋常者以雅于諸蠻故也然人能識之
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性富為雄業居崖廬盡
力農事大抵輕悍易怒以受辱解忿送鄰惟尚書序指之南其州七十其
二十二隸南南南南南其四十餘分四州之各軍帥然獨南南節度為大

府大府始至四月必使其查及問起各謝守地不得所質以為禮歲時必
運質問收水土物大府帥或通過其府、帥必成隊在門外左右為夫扣
馬修拜迎于郊死至大府帥入據館帥守屏若得地入拜庭之為者大府
與之為讓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質主見適位執符可與拜不許乃止處
若小侯之事大同有大事塔而沒行謀府知府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
山海使亡數月不後能至雲貴輕悍易怒以其南州所岸大府多州島
既賦一日碎數千里漫不見蹤跡控御失所故險阻結黨機毒夫以符
符吏控控牙帥以相和應蜂屯城難不可從托好則人怒則賦故常薄其
征入簡節而賦日時有所遺漏不究功之良養以也子至紛不可治乃州
難而奢備之盡根株痛斫乃止其海外推同若沈浮羅流求毛人夷望之
州林邑使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教或時 及制制貢蛋
制貢人胸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遺查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六

之穴水旱傷毒之患外國之貨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園不可勝用
故選帥常重於他鎮亦有文武威風和太休可畏信者則不率往口有事
長慶三年二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性疏其任鄭
公常以節讓長陽又帥若景德懷雁河南尹羊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通
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而之宅僦屋
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故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得行公卿
大夫士皆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廷以慰南之行思願必以木字者
所况仗成政而未弊疾也自嶺以西俚人漸質至或鬻髮於市投荒歸南
海新州俚人冒呼借美鬻髮每沐以爪投流水中說水以沐以承膏滋其
髮至五六日始水熟氏上兒常于市流取承膏塗之至未歲又可鬻也自
魏因以南狗每種流水上為州王堂制諸廣州番禺縣皆有俚民謀詐云
前夜亡火說圖公已在某處時時有狀性取之詰之則云海之淺水中

有荇藻之屬風沙積焉其根厚三五尺因墜為圃以植蔬夜為人所盜之百里外若子後故也婦女不知蚕績惟治庭厨投瓦蘇嶺南但俗不教女子針綉紡績但教之甚危則治酸醞或青之則謂曰我女裁袍補襖則灼然不食若於治水絕黃塔一際七條一條間者他村市多有屠婆解牛投瓦蘇嶺南海解牛多但婦謂之看婆看婆皆縛牛于大木執刀殺之曰某時宰汝則田不得其時來汝復水不即行不何以免死即斬之及作爨則無論男婦皆能作云

莫伍者自利南五溪而來居嶺海間謂曰山民蓋蠻貊之道種本樞樞之類而無酋長隨溪谷群處所山為業有探捕而無賦役自為生理不屬於官亦不屬於峒首故名莫伍也嶺西海北人呼為白衣山于欽廉邇來亦有墾田輸稅于官前入編戶者蓋教化之漸被也
蚤戶者以舟楫為宅捕魚為業或編蓬瀕水而居謂之水欄見水色則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七

有龍故人曰龍戶齊氏則曰為蛋家晉時廣州南岸周旋六十餘里不實眼者五萬餘戶皆蛋蛋推居晉書陶瑛上疏自唐以來計丁輸課于官洪武而編戶五里長屬河泊所歲收課銀同姓婚配無冠履禮貌遷廢不踏文字不自記年歲此其異也東莞增城新會香山以至惠州尤多惠州志蛋長又稱蛋家里長其種不可知考之泰始皇使尉屠維紀五軍監核整河通道教西既王越人皆入葦葦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意者此即葦葦之道氏耳亦蘇子瞻有蛋烟蛋而之句今在羅善者皆土著服食與平民類婚媾亦與下戶相通但其籍則繁河為所在與蛋者則編屬縣下六都五共中甲首甲以領矣或探額稱河泊為口蛋氏乃水居者七隻船大梁衣不蓋盾計舟船課又且代賦進亡者被蛋長每徵課料則通同乘人稱債主計日行利每賦一文明日二文又明日四文雖至百文猶不能已於其每為蛋州厥原由秋八里長罪之也嘉靖十知府李紀已

設法最甚 潮州志潮州蛋人有姓史撰吳燕何古以南蛋為蛇種其蛋家神宮蛇像可見世以舟楫居無土者不事耕織惟捕魚菜以供食不通土人婚媾嶺東河海在之有之本縣舊立一戶國而直河泊所轄之歲輸魚珠米洪武二十四年籍其戶為南商里甲輸糧之外惟供船是不事他役至雷瓊則少廣中近年亦漸知書或登陸附籍與良民同編亦有取科第者矣然粵門多為勢家所奪蛋民亦行劫盜番禺沙灣東莞市街新會金里門至等獨與每蛋船一大九小為一甲官軍至即九小併為一隊 魚鮮不受即我官軍盤之則有為善王事此文連日清查土豪亦占皆退出在官造冊再為有力者總領也日合于後寇可占矣
盧亭亦曰盧除在廣州城東南百里以採藤編為業男女皆椎結于頂婦女許人及嫁始結胃帶相傳為盧循遺種故名標體能伏水中數月此其異於蛋而類于魚者也月山菽菽有或盧循兵敗入廣其下之舟以逃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八

海島上人之無所可衣食生于林間赤身謂之盧亭嘗下海捕魚充其人能于水中伏三四月不死蓋化為魚類也其捕魚使人張罾則數人下水引群魚入罾內既入引繩示之則舉罾其人以上亦有被大魚吞者正德中香山縣獲一人驚以為異執以赴官將以上聞或載之曰此盧亭也蓋其人入水時備值颶風不能起得將數月至香山見骨以為己也乃坐其中西人所獲初復言語不通久之始曉語詢之信然
馬人本林邑蛋隨漢馬流流寓銅柱漢後家來附者也始十戶漢學村至三百餘姓馬其人環日散居居峒若中歲歲時至平府德令備極不與同群自為一種今亦不可復辨矣唐韓愈詩街將龍尸集上日馬人未竭元也
烏蛋島許之蠻能數人者在南海郡之西南安南都統司之北吳州廣州北在昔與今南寧鎮南因古槓于座國生首于椰解如食之謂之宜弟

味百則以道其石、意而賞其峰、娶天則讓其兄、其國有鳥、墜難而共、沒國廢于漢、建武中、氏各為族、常取草、羽採珠、為產、又能織、斑布、可以為、惟慢以、弄飲、水口中、進嗽、如故、當交、廣之、界、恒出、道、閩、伺、候、二、州、行、旅、有、單、逆、軍、者、概、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也、地、有、棟、斤、十、餘、寸、破、以、作、弓、長、四、尺、除、名、孤、竹、削、竹、為、矢、以、飼、為、飯、長、八、寸、以、射、急、疾、不、凡、用、也、地、有、毒、藥、以、傳、夫、金、入、則、皮、視、未、見、瘡、預、疔、之、間、肌、肉、便、皆、壞、爛、須、臾、而、死、尋、問、此、藥、云、取、諸、瘴、有、毒、瘴、者、合、着、管、中、爆、之、既、爛、因、取、其、汗、日、煎、之、如、射、肉、在、其、云、地、則、裂、外、則、不、服、裂、也、鳥、斫、人、使、以、肉、為、散、俎、又、取、其、鬮、能、破、之、以、致、酒、也、其、同、候、行、人、小、有、失、筆、出、射、之、若、人、無、故、者、便、止、以、火、燒、燦、食、之、若、人、有、竹、相、故、不、容、得、食、力、不、能、盡、搗、去、者、便、取、手、足、以、去、尤、以、入、手、足、掌、難、為、琢、其、以、陪、長、老、出、得、人、歸、家、合、聚、隣、里、懸、死、人、中、當、四、面、向、坐、擊、銅、鼓、歌、舞、飲、酒、稍、就、割、食、之、春、月、方、四、九、好、出、索、人、食、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九

之以、秋、田、神、共、漢、稍、變、秋、類、同、姓、有、為、人、所、殺、則、居、處、伺、殺、主、不、問、是、與、非、過、入、便、殺、以、為、肉、食、也、楊、字、紀、之、志、為、南、商、異、物、云、鬼、奴、者、番、國、黑、小、所、也、廣、中、富、人、多、畜、也、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慾、不、通、性、得、不、迷、徒、亦、謂、之、野、人、其、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髮、而、黃、有、犯、杜、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採、時、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洞、謂、之、換、腸、此、或、病、危、若、不、死、即、可、以、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者、入、水、眼、不、能、閉、之、范、益、奴、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永、樂、四、年、安、羅、國、末、王、西、王、各、遣、使、來、朝、以、黑、小、所、充、貢、物、海、語、謂、日、黃、睛、性、絕、事、慈、木、食、如、猴、猴、近、烟、火、沃、日、死、出、道、羅、番、蛋、狗、海、隨、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種、為、名、者、也、衣服、言語、漸、同、齊、民、性、甚、狡、黠、每、日、熟、飯、稅、與、里、胥、為、奸、里、胥、亦、憑、依、之、近、海、則、通、番、入、峒、則、通、徠、凡、四、蟬、蟻、場、有、利、者、皆、糾、合、為、患、以、欺、官、府、其、害、惜、于、甲、兵、廣、惠、雷、廉、雅、共、毒、禁、而、事、不、裁、者、里、胥、死、之、也、按、同、官、土、訓、掌、道、地

圖以、昭、地、事、道、地、惡、以、解、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謂、昔、有、而、今、無、似、利、而、實、害、者、皆、為、地、惡、患、之、歸、善、海、豐、廣、之、足、化、香、山、皆、有、銀、礦、番、蛋、招、集、惡、少、投、在、里、胥、做、為、文、移、開、礦、取、銀、因、行、劫、掠、如、香、山、縣、恭、常、都、雅、拍、村、銀、洞、角、守、劫、產、取、上、供、屬、廣、州、官、糧、場、大、稅、中、廣、東、廉、海、使、黃、烈、奏、言、礦、內、苗、脈、微、甚、而、浮、兒、之、人、以、納、官、為、名、設、毀、凡、四、騷、動、遂、取、詔、罷、宜、祿、場、令、官、封、之、違、禁、者、誅、逾、三、百、年、人、無、敢、發、者、正、德、十、四、年、德、民、勾、引、勢、家、糾、集、逃、叛、及、白、水、賊、徒、偽、控、朝、旨、執、照、乃、開、礦、採、煎、村、民、而、猶、非、之、其、決、力、不、能、勝、盡、放、屠、戮、而、混、其、妻、女、使、快、欲、愛、每、歲、得、銀、兩、五、千、餘、兩、嘉、靖、中、依、苗、脈、已、盡、賊、徒、乃、散、然、其、地、為、犬、桑、柘、亦、俱、盡、矣、過、來、海、寇、滋、多、皆、此、害、也、又、而、三、龜、山、抵、海、洋、皆、國、有、田、三、百、餘、頃、極、其、膏、腴、王、松、香、美、甲、子、一、方、在、亦、為、黃、字、上、下、二、園、元、時、海、寇、劉、進、據、之、洪、武、初、為、黃、蔡、籍、居、民、吳、進、添、通、番、為、凡、二、十、六、年、都、指、揮、范、茂、奏、討、平、之、悉、遷、其、餘、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十

詔、產、其、地、除、露、田、稅、水、不、許、叫、歲、令、官、軍、千、人、防、守、正、德、中、南、海、黎、家、以、折、會、產、稅、影、占、亡、命、之、徒、附、之、招、合、番、蛋、主、為、十、里、聚、眾、並、耕、耨、十、五、年、該、都、里、排、曉、為、已、業、已、而、有、錢、借、者、索、進、番、船、倚、強、占、奪、與、番、蛋、霸、叫、偽、主、文、案、與、里、排、分、上、下、圖、會、業、知、縣、鄧、選、中、明、上、司、大、聖、祭、田、縣、官、徵、收、租、稅、歸、兩、海、里、排、與、通、番、番、蛋、仍、復、採、探、諸、召、海、寇、大、為、民、害、而、誦、訓、拿、道、方、志、以、詔、罷、事、掌、道、方、志、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謂、毒、盛、之、類、時、為、方、志、同、官、唐、氏、中、係、毒、盛、以、攻、玩、論、之、嘉、州、文、之、其、福、之、來、久、矣、粵、地、山、林、川、澤、之、阻、虎、狼、兇、噬、或、害、人、煎、毒、其、如、刺、莖、毒、草、如、葉、吃、者、胡、蔓、草、七、葉、如、茶、其、花、黃、而、小、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通、未、品、粟、食、或、花、葉、異、常、不、獨、却、外、雜、色、內、在、有、之、充、民、得、取、以、毒、人、則、招、伍、石、身、昇、狀、真、狀、物、也、或、有、私、怨、者、故、之、呼、水、一、口、則、腸、主、斷、或、與、人、間、實、事、于、官、以、范、其、犯、誣、以、人、命、者、有、之、知、縣、韓、給、嚴、刑、禁、約、乃、少、收、云、藥、犯、者、惡、民

遺毒則利取百毒若置經年視獨存者能隱形與人為禍隋志載其法五月五日聚百種毒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咬餘一種存者而之蛇則曰蛇毒是則曰虱毒行以殺人因食入人體內食其五臟死則其毒移入妻主之家三年不殺人則善者自其并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而凡屋宇淨無塵垢者即其地所為也又名批生於飲食中魚肉菜菓皆可批入中其害者胸腹攪痛十日其毒能傷腫脹如癰九孔流血而死初中盡毒黑豆不腥易以白粉共甘如湯治之以驅毒散毒麻丸在背脇急宜飲麻油及食寒冬瓜生或田鼠差驗者南衛生方若胡曼草毒急取把印未出為好細研和以清油幹口灌之乃吐中其毒毒批生在上馬者批勢平就投在熱茶內候溶化服之以難攪攪吸合吐其下馬者勢全末二錢既湯調下即湯出至干麻葉富室誇小民冥酒中飲洗亦不知人何則時被奪去恐醒後不危亦忌物也惡始畜蛋而得民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十一

之是在有司如憲禁治而已

飛頭條者嶺南溪洞中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頭有飛頭項如紅綾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枕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岸蟹卵之類食將飛飛逐如夢覺其腹實矣一曰占城有尸頭蛋者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為其婦與家人同寢夜添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即活如知而封固其項或移他處則死矣人有病者臨莫時遺之妖氣入腹必死此婦人亦罕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番人戲之觸再其項必有生死之恨蓋即飛頭蛋也又有蓋花面白衫赤視之屬不可勝紀

論曰但尸其猶有撲撲之風乎重拜箭強信約志髮弗美雖士人不過也使撫得共道則盡入版圖久矣始也土著奸究投官與縣抗衙雖盡革去而其子孫指其應屬儒曰吾百姓也染其風者亦汝使下尸如奴隸悲悽

不得與齊民齒此朱崖錄我抑土會實根本之論也昔者商大邦嘗為予言藝翁之役深入其阻不用驚導則清樾為道曠若無人少駐待炊箭從葉出其數如而雖狼建亦莫能禦避謀諸土會使探路乃行故獨不肯得全師而歸由此觀之可蓋平哉揮而用之招諭有功燕漢官之必如洪武末年止授副巡檢則受制州縣雖奸究無所售矣今也彼雖弗售而州縣非人嚴刑峻罰肆其饕餮或為隄鼠甘口以腹削骨脂者有之或為飢狼毒吻以血人于牙者有之越事其憲日逐馬鹿慙影間却使轍止雷陽惟呈手冊而人卷皆匿焉雖有張弛平反未之或違也恣其恫誑焚與秋終此族內地且然而矧珠崖之荒乎故藝翁之叫貪戾救之也嗟乎雜蠻可化也彼何人斯不可化也誠令長吏皆備則交趾至今一藩司也安顧遐征又奚畔之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十二

海寇

本朝洪武四年五月海寇鍾福全李夫人等寇海安下川等地廣州左衛
僉事楊景遠捕至陽江平之福全僞稱總兵與李夫人徐仙姑等攻于海
晏下川大得文村等地景即同捕獲范懷平并即捕至陽江海陵山片
上川萬收門遇賊船二百艘擊之十四年海寇阮隆作亂邑人蕭子明捕
之海陽縣三院賊首阮隆起程船探萬安都人蕭子明蕭氏兵屯捕之二
十年海寇周三作亂邑人蕭子明討平之安遠縣賊首周三寇程州賊吳
都指揮帥兵駐於境縣官遣子明領兵協力討平之又黃壽山曹長
於永樂間聚眾山海州掠掠陽人氏起討于二十六年八月命安陸侯吳
傑承定侯張金率致仕武官往廣東剿平海衛所官以備倭寇
永樂七年四月海賊阮冠刻長林庄二巡司焚解舍毀柵而去地
海制總兵李廷建雷州衛官軍追擊敗之獲賊船二十七艘生擒賊為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十三

坤一百六十八八月冬十二月倭寇臨廉州救授王翰九之九年三月倭
寇攻陷昌化殺千戶王偉命劉總兵指揮李廷等討之廣東都督俾使司
奏比倭賊攻陷昌化千戶王偉等戰敗被殺軍士七十甚眾城中人口
倉糧軍器皆被劫掠而劉總兵李廷及南海衛所道領兵指揮千百戶徐
茂等初不嚴兵備禦賊至又不比倭賊去亦不追為罪當死 上曰此不
可有姑令捕寇時罪如寇不獲時斬十九年正月辛巳珪諭潮州靖海邊
過倭賊與我殺賊叢生擒十五人斬首五顆并所獲器械悉送北京成
于兵部言廣東都督李瑞捕倭失機已就逮 上命選能幹官往率兵
崇德二年辛丑命都督俞參事胡原克總兵官都督俞參事梁昭都督俾使薛
山為副率原調廣東都司所屬官軍五千入地捕倭寇正統十二年海寇
陳萬宇作亂湖陽知縣劉洪崇之潭州海寇陳萬宇攻劫湖陽知縣劉
洪崇城并崇十四年八月海賊延黃蕭登廣州城不克後蕭登伏誅

海賊皆通崇泰三年四月海賊寇掠海寧新會縣政謝祐遣指揮張通攻
走之天順二年三月廣東副總兵都督同知翁信奏海賊四百餘徒犯存
山千戶所燒燬船隻大船共都督指揮張通總督不嚴是致失機乞正非事
下都察院請速問如律別委武臣代之 上曰通非本難容但今用人之
際姑宥之仍令殺賊以贖前罪十二月陞廣東協備都司指揮同知張通
按察司僉事謝祐及官軍十八俱一殺一百二十五人賞有差以斬獲海
賊數也七月海寇嚴敬威寇香山東莞等處巡撫右僉都御史葉賦討平
之先是嚴敬威死以潭州府趙欽聚徒下海為寇殺官軍拘都督指揮
王維至廣東沒殺總督徐倫按都督指揮杜信至是招引番船駕至香山沙尾
外洋威聚其眾會同鎮守廣東左少監阮龍巡按御史呂益命官軍駕大
船樹之遂生擒嚴敬威餘黨悉盡海寇始平三年海寇羅劉寧作亂潮州知
府謝光討平之羅劉寧程卿益也天順州作亂海陽甚為猖獗知府謝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十四

討平之海寇黃于一林烏缺等作亂潮州知府周宣討平之黃于一
林烏缺魏崇輝俱海寇為亂正統間首亂五年殺敗海陽官軍並肆劫掠
所也無不殘害知府周宣以奇計 烏缺而冰之于一等星野亂曉到揭
陽縣右而下更前等二十四村皆被焚掠常道撤空捕賊寇督兵據險
劉善凡七所與賊相距四十餘日擒獲賊魁餘賊不敢出空所益得既得
餘可無而下也乃出榜令鄉保保舉入城中取掛和自詣賊營換諭各
賊皆降中惟拜乞降且訴說賊非本心皆出于被脅不得已因逐登各村
取回故據男婦五十三石口抽稅大海船一百五十艘換過民民一千
二百三十七戶徒而山賊羅劉寧等復聚眾入海為亂曉到惠州府共軍
長洪等率常道環徵軍捕賊寇皆起民民黃白良等出賊不意其謀
穴大破賊衣檢斬陳聰馬信歐環等并獲快槍軍法堆羅劉寧母妻其
男真于等六百六十名奪得各賊馬五十匹取回各府被擄男婦楊阿孫

等一百二十一口時湯田黃寨等處時賊者匪徒乘勝盡滅之宜謂會
 同治乙丑免其得沒業戶七千公活命救萬賊千當道以定津人津湖
 相與通連逐至相賊匪難以行事奏改調宜。則命即引通民遠而不
 得相與津法乃集二百餘人赴。則上疏乞遣宜疏未上而新注太守出
 京矣而而海也浪大北攻固縣治利探局民殺無拘押到縣通判劉恭人
 抵彼海匪港攻軍民房屋萬餘區城門盡閉官吏束手無策仰備陳狀等
 白當道曰事亟矣必用守備來共事乃定因令兵書詣宜。既而為未入
 規軍民昏慶宜白當道開城門納進難請民特府縣學書書記及官師
 隨同夜所增聽接宿病者始爾藥無香始指得會之不能自存者時法
 賑濟之潮人大悅當道遂黃其宜曰彼匪為賊良心猶存况未寇其虛
 實萬一極者感聖則事去矣不如先招之招之不服發兵未晚也乃出榜
 約日招降至期各賊駕船數百艘來降使堅執既獲渠服色情擬候王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十五

謂曰君等既欲延良何為乃尔是皆投戈拜甲去借服相與羅拜宜為
 恻哀亦示其當日平賊時賊果因而編歷二十四村且魁且踰肆被擄
 男婦七百餘人賊船三百餘艘送當道處悉燒燬之其未有暇者皆繫沈
 之海尚有溫祠賊下神以為延送死約日入降而復得原意問之曰卜神
 不吉宜夜抵神祠告曰民畏延良神何告以不吉再告不吉是神不知有
 順逆吾當別作夜分次日賊復往卜報曰吉然賊雖得吉卜而終捕隊
 日使人現之團營結寨如故宜告當道曰賊可滅矣故降而捕隊來不為
 用夫逆出其一鼓而滅之潮地悉平事聞朝廷遣官賞表褒賚勞所役以
 下併及焉四年海寇魏崇輝作亂崇輝毛吉等討平之魏崇輝許萬七竊
 林海陽下嶺等村與程卿山寇羅列等黃河山等勢相倚民罹其害於事
 毛吉知縣陳壽奉 命討平弘治中海寇魏孟凱作亂潮州知府葉元王
 討平之蓋孟凱既平人臥為同聚聚山林以年十為名因而劫掠海陽村

蓋民罹其害者數年如府葉元王討平之正德二年海寇朱秉英作亂官
 軍城之上津法賊首朱秉英林傳聚眾劫掠大埔縣鄉村燒燬神泉等處
 聞總督府檄命金事黃指揮張知府等官征勦於城地方稍寧五年游
 寇陳玉良等作亂安遠侯柳文討平之賊首陳玉良崇世呂張士節等嘯
 聚山林程卿縣展化石窟等村據官御邑總兵官安遠侯柳文等討
 平之六年海寇李四仔等作亂都御史林廷選討平之賊首李四仔黃鑄
 張時壯嘯聚石窟展化松神等鄉也亂汀漳惠潮正德七年總督右都御
 史林廷選總兵官安遠侯柳文總鎮太監瑞忠等討平之十二年海
 寇黃白著等作亂平之 清遠都督黃白著等嘯聚石窟等鄉作亂流劫
 福建漳泉地方二省奉聞總督府調兵徵守巡 張參議劉金事黃都督柳
 征討地方始寧嘉靖元年海寇丘泥金作亂平之 丘泥金能平人嘉靖元
 年作亂流劫海陽鄉村捕盜通判周其討平之 二年福建賊流劫惠潮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十六

督都御史張嶺德鎮太監韓慶總兵官撫寧侯朱麒討平之先是福建上
 杭賊首江小范四等集徒構亂糾合汀漳惠潮而安遠侯朱柳無賴果八
 尺黃福山賴原等流劫漳泉官兵進剿安遠劫掠鄉等縣鄉村不足齒等劫
 黃漢連上官日夫打于二千餘石委連官都督柳李湖來分赴各事地
 佈右察議林德守備都督楊德分近與福建官兵夾攻得斬五百餘名
 賊地方始平五年海寇曾阿三作亂平之曾阿三在鄉人忽掠海陽數年
 嘉靖間如府張景賜平之十年海賊黃秀山等亂提督兵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林富總兵官陳懷侯高討平之秀山與蔡國賢等來苑縣民來
 編出海自集潮忠雷來聞前亡命也探海洋委引格跡東西二路沿海鄉
 村居民向船屠殺其害至足富等嚴督海道副使江良村嶺南守巡左察
 議王積到使楊漢崇分守右察議翁若守備都督王蘭分守雷廉高
 掌左察將程養德督備倭都督陸柱調集兵船分赴地賊矣攻得斬百

從二百餘名嶺秀山等發于市海道始年十一年海賊許折桂等亂提督
兵部侍郎兼左金都御史陶諧總兵戚繼光撫平之折桂與陳邦瑞
曾本亮周廣等時來犯等賊民先是從嶺秀山等出海為盜多山伏謀折
桂等邀交社仇曾本亮殺之而折桂等遂回聚黨沿海劫掠非敢官兵為
患日熾至是諸將所責海道副使楊源兵備愈事莫相統帥官兵存勳有
選五十九名嶺北嶺周廣等致于市而折桂乞降等送還禁器物船隻入
官庫運舟送被擄一千七百餘家海道始清 三十三年提督兩廣兵部侍郎
即紀家賢總兵官征蠻將軍定西侯蔣得封平廣東海賊先是賊首何亞
八即宗興等增運傳文提調糾合番船前來廣東外洋及沿海鄉村行
劫掠殺虜人財拒傷官兵脫桂福建等處收納賊亡數千餘同陳老沈老
王明王五峰邱王直徐岩洪印徐及方武等分宗流劫浙江嘉興杭州
台與一帶地方均受其害亞八等仍入逃向廣東地方劫掠門行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十七

海副使江栢委指揮王坤黑孟陽等統領兵船分東西兩路往剿捕王坤
擒獲何亞八等于廣海三州環共一百一十九名折殺二十六溺斃水賊
無不計除黨駕船走四散劫掠斬首賊首陳文印等來札明起捕聚千
餘隨即撲滅撫其會是三百餘人而徐松方武等又自福建流劫突至於
潮又為黑孟陽所破斬徐松於海其各道守巡兵備等官督併官兵陸續
于潮州柘林湖洲島嶼洋新會雷凌等海面擒斬賊黨共計一千二百餘
名獲俘獲賊船四艘擄人口各有差何亞八即宗興方武陳時傑等俱
解軍門磔于市海盜始平初海南柘有天地廟祀教洋性逐時滋事且
降其神於亞八歐鬼廣州城往待今二童子執其人不降亞八即升告傳
乃作書一死字亞八大怒斷神首併執二童子殺之其黨知其必敗夫比
行所居大船包以牛羊用防官兵半時驚及是船便每聞聲必脫濠漢深天
淵不露反矣至猶以為所遺賊徒浮標而神遂至于收亞八東莞人三十

七年正月壬午倭寇自津派入揭陽縣劫掠官軍擊敗之復攻劫饒平縣
破黃崗民鎮提督都御史王竑至潮州調集漢邊兵打手卿夫副使林
懋傑參事經彥宗發得鍾坤秀知府李春芳各帥印人敗其衆俘賊無算
倭寇遂走先是嘉靖壬子倭寇犯北洋來往二百人真倭十之一餘皆閩
浙通番之徒前項前裝而推等向後以現之然倭根不斷真倭素尤者
自別且戰難同行退各宿食此其異也倭人王直降五年始為倭寇
遂統率浙浙破黃崗黃崗黃家以散私恣遂至寧紹松大掠焚殺甚
備總制集湖廣劄刀手及廣州打手擊敗之直遂逃倫共堂毛老許老等
遁入舟山至是犯潮州大船一十三艘其徒八百餘人大部皆漳泉溫紀
產也安入揭陽縣大家井村劫殺人房屋盡燬至遂州于戶所延崩城
擴入城中殺死千戶李曰若等報至海道副使林懋傑也往潮州提督都
御史王竑到崇溪遠派兵奔募廣州新會順德打手未至知府春芳豫某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十八

卿大紫之及金事經彥宗發得鍾坤秀統領官兵至其嶺斬真倭倭共
一百七十名嶺大之功居多派兵沿途巡緝官目不許制禦振聲聲
而已十月甲子倭賊三百餘徒自其其登岸攻劫埔頭北塔等村大肆
焚掠守備指揮楊道被殺凡官軍斬獲必奪其屍去不得代功僅因代功
致死報聞廣城威嚴三司往靖軍門移換已而寇集海豐縣潭衝土賊遂
接行劫拜尾四村焚掠男婦死者數千人哭聲遍野懋傑奉命多方禦之
民皆以無恐已而倭酋帥家于跡自漳州突入饒平縣攻劫黃岡民鎮破
其城入居之彥宗坤秀及春若卿夫與官兵併力擒斬一百四十六名嶺
三十一年二月通軍門駐潮州軍威大震倭倭同知呂天恩與在柘陽
珠沿海鄉夫暗買官槍斬盡多寇自饒平間道趨揭陽縣圍其城彥宗以
兵救之寇暗敗走而洋灣鄉夫尤勇斬首金區中者一人其衆大收俘
賊無算彥宗彥宗彥宗彥宗彥宗彥宗彥宗彥宗彥宗彥宗彥宗彥宗

者志出通走遂開松是博門遂時若得辰以坤多晚師守之 三十八年十月
 月乙丑後為渡入潮陽縣將地會按察副使張子弘嶺東分守崇
 議馮卓漢事殷廷倫統督官兵禦之屢收其象會從許王鈞擢南京都
 察院右御史兵部侍郎鄭綱代為從許印撤官軍嚴討三十九年二月
 海道副使鄭維城至四月殷廷倫報能嶺東分守會事亦過至又屢敗之
 任賊先在福建和平詔安二縣與沈甲黃岡鎮隔界也然時守得鍾坤多
 領原調南丹州官職黃善日兵一千九百餘人指揮陳野鶴原調四州報
 劫官職黃真日兵一千人於龍平德要茅山分水主二營宿戍三十八年
 六月任張漸進會委百戶朱載國募兵五百人鎮撫羅萬旗領團練打手
 三百人備守供以指揮馮良佐統之復調徐倭指揮高拱即領官軍及鎮
 撫余威領募兵共七百餘人防了黃岡鎮賊通行各縣諭令小民歸併大
 村起接父子丁夫互相防守其附郭人民俱移入城內仍行統平大埔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廿九

集卿夫委官部領把賊要官報兵於危有犯愈事遂倫即治以軍法所至
 肅然十月乙丑遂州所報倭船二艘約賊三百餘人運潮陽海口燒船登
 岸劫掠伐園村水哨倭指揮孫敬等斬法級二顆十一月庚午又有倭
 賊千餘乘船率司河渡嘉門登岸同海賊許老等三百餘徒攻海門所
 城官軍用統前守屯倭賊數百至中月兵莫善等進至石牌水陸並進併
 孫敬入擊賊之賊遁還和于丙子許老等自海門所至潮陽縣南縣丞范
 楠卿等率兵往御夫倫斬十九名斬州倭陳林世儀四名奪回被虜
 二十餘名口賊通回和于合夥丁丑又有賊三千餘徒分三哨進院平分
 水關至黃岡鎮城外高供及府衙署印通判衙署指揮李榮知縣熊天
 林黃槐率兵截捕已即賊也于南畔灣馮良佐統日兵黃真黃善分為二
 哨于黃善等領各募兵打手合為一哨南洋三灣嶺鄉兵又協助之捕
 斬三十八名頭各獲接派三名併被虜人口匪狀為疑等物乃燒船而奔

聚丁剛望港口官兵之至風洋對岸甲午賊出揭陽遂州郡外沙村焚掠
 官兵擒獲七名有陣亡者隨募兵父為訂背大家并付鄉夫協助之而
 批將吏代斯今益嚴守備指揮陳學蔚亦至武生居外通于亦督兵復功
 十二月己亥賊往德龍外黃都官軍斬獲二十名將會率生謝七度宋丁
 一百名為軍門取用以千長蕭善文領之援劍典賜泰全製造大梁子母
 炮九龍窟神技箭各數百枚亦值兵王辛世誠自和平營于赤寮村到揭
 陽揭陽軍門黃日兵五百餘人合學蕭數捕丁未斬獲賊自福建雲霄
 突入黃岡鎮賊有樂之至有教湯賊直往東嶺中賊自剛望出營杜彩
 塘官軍前獲二十七名將甲寅斬倭合剛望大夥官兵營于源頭塘潮通
 海道副使鄭惟誠至會督水監官軍指揮武治文部領兵和亦至張子弘
 四司已未賊自剛望出到官軍日兵鄉夫共斬獲倭奸細共六十七名
 頭泰全領鄉夫統手一千人仍起集三灣嶺夫一千人多給藥紀協同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廿

捕甲子軍門雙日兵六百八人打手三百人續至賊自棉湖寨突往蘆清官
 軍生擒逆倭土賊二名并馬一匹三十九年正月癸酉賊移守杜湖陽貴
 山都也府縣督鄉夫及官軍斬獲十名頭泰全等官兵用統擊死數多丁
 丑武而文水去斬獲六名頭賊又涉營于古保官軍進之乙酉四賊賊船
 自潮望港口往南灣登岸攻圍急泰全兵及鄉夫用統砲火前擊死尤
 多官軍急赴援協力大獲自寅至午斬斬三百七十三名頭賊潰走渡河
 官兵于兵船代處及鄉夫進擊之擒斬七十四名頭倭內有自請舌死者
 條俘及被虜詳字小衙胡崇解赴軍門戊子賊出營張江營與南洋灣渡
 擊武治文等官兵擒斬五十二名頭于黃善等擒斬四十二名頭鄉夫斬獲
 六賊其在古保者斬獲一級壬辰賊在剛望者出營修程官軍擒斬二十
 四名頭甲午賊自古保出到官軍擒斬二十一名列二月戊戌賊渡回和
 平沙嶺官軍斬獲一級奪回被虜男婦數十人已回賊自走至文澤橋日

兵艦等之新獲頗多戊午賊分哨四百餘艘東馬百十餘正守備兵等之
擒斬三名賊大潰官軍乃得代功凡俘賊八百有奇破唐走回者二百
餘人獲賊馬十餘匹若伏無算四月賊送餉致往既免通商米分地念事
蘇運至與海道各將會師擒斬三百六十名稍戩賊患

按東莞南頭城古之屯門鎮乃中結也縣有烏鵲船神子弟兵者東西
二路防守莫不用之舊規年歲未更初風迅之期通行督焚沿海府
衛所縣捕地各任守官軍出海防禦惟地當衝要地定張動支布政司
甲餉銀五千兩給東莞莞縣兩縣用夜募南頭船永西鄉守夜既勇
兵大與莞招渡生共乙千五百名查取為船艦每年三十艘分板一千
名船艦二十艘分兵於南頭海澳及佛堂門伶仃洋等處又募五百名
駕船十艘往高雷等處嚴防海澳俱備各構接官軍節節防禦此解
每月支給工食銀六錢口糧三斗于附近各分關支若非調遣不給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廿一

林如不致于潮州府民社七百八十三名數內二百八十三名工食銀
兩概計米莞縣野保在募去用其五百名工食銀兩行該府委官選募
本處慣性水潮打手與駕船渡生共五百名工食口糧照前數就于大
城研開吏查以海陽等縣船柁柁林等處海澳協同東莞諸備倭官軍
防守前用船候發裝載如十萬以上給銀一兩五錢十萬以下給銀一
兩末完林在募于甲餉銀內支用海陽等縣船隻于政府庫貯無得官
錢支領候待九月終旬風迅寧息海洋無事方登摺報嘉靖十四年按
察僉事吳大本議以東莞柁林澳為頻海要害情選兵夫以中結海道
咽喉用六百名東莞為門戶用三百名西結頗靜用二百名四月初旬
上班九月無事學班定以柁林為堡以阻寇變蓋兵貴精而不貴多食
宜廉而不宜置備選有常而兵良必足戰守有據而要官必備則三路
之海防不為虛設矣茲前此柁林民吳大等已嘗聚眾劫掠惠潮瓊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居民被害甚慘嘉靖五年潮州衛指揮賴俊始督民兵驅賊之是寇非
外至也海濱獨信守靜黃芒諸村尤為僻遠居民僅濟番船到掠行舟
遇荒尤甚皆拒敵官軍勢甚猖獗方議大征分巡僉事龐淵至乃行招
撫之令檄知縣羅凱凱往開諭之置社學五保的擇其子弟十餘人聚
于邑庠於是海表盡賊日消飛海賊嘗到前廷昌矣擒獲大半皆潮陽
之士著也劫漳人先以糧穀為名而奸民曰之為市哨結軍哨以卯翼
之而土著豪強利其貨物交通敵黨豈能盡察哉中結佛堂門十字冷
水角老萬山伶仃洋龍門島海澳東多故用六百名東莞船柁柁要
害而海豐長沙碣石等處亦宜巡緝故用三百名西結頗為僻靜故用
二百名若任寇有警增募四百名以足一千五百之數潮州民社工食
丁本府軍餉支給兵大惟選三百名餘而守城有警則在增二百名以
足原額五百之數每船四艘一官統之每月更替做南京操江事休

得三點兵船編歸定甲使船水手數以極期近風之法比長兵短兵否
射擊射必常時演習使之出入杜米如神海道官嚴加比練以行賞罰
仍通行各縣令沿海居民各丁其御編五船甲長船甲副長副不拘
人數惟其船之多寡一依十門牌內編序庶當船上各懸字號若無字
號者長副鳴鑼逐逐檢官毋得帶兵壯下仰查照德小甲及捕魚
船取執結以索報兩有假稱巡河總甲生事赫騙者俱行嚴究凡沿海
居民量地隨宜起蓋嚴樓互相防守一遇有警前派軍民捕魚小船
各在本港不許駕出外洋若走出不回者地方官治以接濟之罪致
丑八月海賊數十艘已寇揭陽矣鄉夫連殺自他山至大井僅餘十餘
而破虜男婦多溺死蓋兵非素養不習地利故也兵法四置之死地而
後存又曰無恃其不來恃者有以特之打手依兵在右而已為情船于
第兵皆自中結首領何冠子第兵依守養仔其由取調潮瓊海並使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廿一

...

散涎沫有三品曰汎水曰滲沙曰魚食汎水則輕浮水面善水者何能取出之
沙則較積年久氣滲沙中魚食則化盡於沙中惟汎水者可入香鼎又言魚
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者夏開盛開花落海犬魚吞之若腹腸中先
食龍以花嚙入久即脹悶昂頭向上吐沫乾枯可用惟養者不佳

六年兵部題國功於閩廣兩浙設三戶船不使督理責事亦以幸制事權意圖
深遠等以浙江多故故設嚴嚴惟閩廣二船尚存而廣南若船直達省下禁令
易行福建平潮李林福州惟琉球入貢一關白之而航海商販書由滄泉止於
通商告給引文為據此皆沿海居民當出資資資者出九德德居利積久弊滋
緣為甚資資已非一日今總督凌雲奏請將下番船船一一律海邊掛號驗其
大書大尺書其貨物出海回籍之候照數盤驗不許夾帶違禁貨物巡撫福
建劉思問一謂漳州澳船須令赴官告給船牌文引并將貨物登記二謂泉漳
商船無可辦查要行該有司將大小船隻編列字號每船十隻立一甲長給文
為號三謂沿海居民間有通賊接濟宜立保甲互相稽查如一家接濟則九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廿五

報官敢有容隱則九家連坐其中保長子行重慶四謂南日山寨新移吉丁巡
司之委道里不均應接不及須移置平海衛南哨澳地方以便策應陸路連日
刺賊林進乾林鳳等過此島外為漏天謀更有懸指資資記名服費日通引該
傷道引文收買藥物藉寇兵而濟盜糧為知通而聽賊用誠有如督撫二臣所
言者乞伏勅下閩廣該地方官查照前議詳酌施行俾得海禁事宜著該省撫
按官會議詳請具奏
七年五月刑部題廣東珠池之盜有司因無律例擬以拒盜生之似屬過重今
議擬復舊珠池他律比常人盜官物併賊論罪免刑仍分為三等持杖拒捕者
為一等不論人及多寡珠之輕重不分扣犯并犯者從優處成若殺傷人為首
者斬擬不置拒捕但獲至二十人以上珠值銀二十兩以上者為三等不分初
犯再犯為首者處成為從者枷號三月照罪發落人及數而珠未及數者亦生
此例若其人與珠俱不及數或珠雖及數而人未及數者為三等為首者初犯
枷三月照罪發落若假以盜珠為由在海劫奪商船隻或登岸劫人財物者各
依律治論依擬者為令

天下郡國利病書

沈懷遠南越志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分分為八品
有光彩一邊水平似覆金者名瑞珠瑞珠之次為走珠走珠之
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碾珠碾珠之次為官兩珠官兩珠
之次為稅珠稅珠之次為符珠 南方草木狀凡珠珠一
小平形似覆金第一珠母肉正白人民以薑薑食之 徐表南
方草木狀凡珠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捲海
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自蚌珠長二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二
分其光色一旁小平形似覆金為第一瑞珠凡三品其一寸二
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為第二滑珠凡三品 萬震南州異物
志合浦有民善撿珠珠兒年十餘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撿珠
巧盜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之而出 雜記珠池居海中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廿六

人沒而得蚌剖珠蓋墜丁皆居海艇中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
懸大繩別以小繩繫諸腰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船人
覺乃較取人緣大繩上前志所載如此閩永樂初尚沒水取人
多莫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為靶取之所得尚
少取後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隊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
囊狀繩繫船兩旁惟來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矣
五金之礦生於山川重復高峯峻嶺之間其發之初唯於頑石
中隱見礦脈微如毫髮有識礦者得之鑿取烹試其礦色樣不
同精麤亦異礦中得銀多少不定或一籬重二十五斤得銀多
至三二兩少或三四錢礦脈深淺不可測有地而方發而遂絕
者有深入數丈而絕者有甚微之而方開者有礦脈中絕而鑿

取不己復見與盛者此名為過壁有方抹於此忽然不現而復
 於於尋丈之間者謂之蝦蟇跳大率坑匠採礦如蟻窠木或深
 數丈或數十丈數百丈隨其淺深斷絕方止蕙取礦攜尖鐵及
 鐵錘竭力擊之凡數十下僅得一片今不用錘尖惟燒煤得礦
 石不拘多少採入碓坊舂碓極細是謂礦末次以大桶盛水投
 礦末於中攪數百次謂之攪凡桶中之粘分三等浮於面者
 謂之細粘桶中者謂之粗粘凡桶中之粘分三等浮於面者
 梅沙用尖底淘盆浮於淘池中也淘且汰及淘去礦留取其精
 英者其巖礦肉則用一木盤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款
 淘去石末存其真礦以桶盛貯瑤瑤星是謂是謂礦肉次用
 米糊搜拌圓如拳大排於炭上更以炭一尺許覆之自旦發火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廿七

至申時住火候冷名密圍次用坪銀爐熾炭投鉛於爐中候化
 即投密圍入爐用鞴鼓扇不停手蓋鉛性能收銀盡歸爐底獨
 有滓浮於面凡數次爐出熾火掠出爐面滓煮煉既熟良文
 以水滅火則銀鉛為一是謂鉛脫次就地用上等爐灰視鉛脫
 大小作一淺灰窠置鉛脫於灰窠內用炭圍壘側扇火不住手
 初銀鉛混泓然於灰窠之內望泓面有煙雲之氣飛火不定火
 之稍散則雪花騰湧雪花既盡湛然澄澈又少頃其色自一邊
 先變渾色是謂窠翻乃銀之管煙雲雪花乃鉛氣未散之狀鉛
 性畏灰故用灰以捕鉛鉛既入灰唯銀獨存自辰至午方見盡
 銀鉛入於灰坑乃生葉中葉窠陀僧也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壘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令

礦脈未脫次日火氣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動錘尖採打凡一人
 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或二十四斤每三十餘斤為一小
 窠雖礦之出銅多少不等大率一窠可得銅一斤每坪銅一料
 用礦二百五十羅炭七百擔柴一千七百段額工人八百餘用
 柴炭粒壘燒兩次共六日六夜烈火巨天夜則山谷如煮銅在
 礦中既經烈火皆成菜葉頭出於礦面火愈熾則液成脫候
 冷以鐵錘擊碎入大旋風爐連煮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生
 煮有生煮虧銅者必確磨為末淘去巖濁留精英團成大塊再
 用前項烈火名曰燒密次將碎連燒五火計七日七夜又依前
 動大旋風爐連煮日晝夜是謂成鈔者巖濁既出漸見銅體矣
 次將鈔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煮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廿八

日兩夜方見生銅擊碎依前入旋風爐煇煉如煇銀之法以鉛
 為母除滓浮於面外淨銅入爐底如水即於爐前逼近爐口鋪
 細沙以木印雕字作處州某處銅印於砂上旋以砂壘印刺銅
 汁入砂匣即是銅磚上各有印文每歲解發赴梓亭寨前再以
 銅入爐煇煉成水不留纖毫深雜以泥裹鐵杓酌銅入銅磚模
 匣中每片各有鋒窠如京鎊面是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
 監應副鑄大率煇銅所費不貲坑戶樂於採銀而憚於採銅銅
 礦色樣甚多煇煉火次亦各有異有以礦石竟燒成者有以礦
 石確磨為末如銀礦燒密者得銅之艱視銀蓋數倍云

廣西

備錄

全州志

全在粵西稀警久然非去兵國也。成籍日耗編民協防疏曰打手打手應募不皆土著之民受直則數存應敵則勦寡舊五百零五名今省其半勢亦單弱且建鄉逼白面諸猛先幸時見侵侮西延七里半多流寓今雖帖然狂性易煽而競細利議者欲移州俸一員于今巡檢司以資彈壓巡檢改移義寧界此桑土之壽貴在得人而已。灌陽之寇密通恭城北鄉且與南江源勢江東寨青水諸峒巢近故時剽掠然寇至必由東鄉入唐黃過陶川江經平原臺塘大畔源乃尋山徑肆害於灌百里曠土裹糧有限寇來去無置足之地不過樞息草莽踪跡易覓則亦易追襲彼安敢長驅數犯哉聞之洪武初邑未有猛種也永樂間邑人薛昌黃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三十冊 廣西

一

仲董始招致二三耕作無敢寇害自正德乙亥賊大猖獗其徒占據遂繁而恭城田主潘欽策廣為招集湖北諸種幾逾臺塘灌之富人又引占田種夾板猛散布田間名則藉力耕種實陰通群寇為害不細今耕作既久林翳漸盡山原曠土徧布藍種民斃山澤之利結廬侯守遠近相望無復昔日泉獵之慮

峒寨 宋峒凡三十有一曰小車曰小地曰白竹曰水昶曰小喉曰鹿石曰茶坪曰羊嶺曰侃塘曰大水曰滑溪曰上下白石曰塘壩曰港底曰扶水曰梅子根曰棧子曰水尾曰姑油曰黃墩宅曰俵水曰大木曰龍塘曰雄江曰歌波曰益田曰蔗源曰大小李曰橫溪曰大小藏曰石家 寨凡七曰硤石曰磨石曰獲源曰長島曰祿塘曰香煙曰羊狀 營堡 國朝營二曰西關外營 在城西二里

卒化也顧一入編戶即為赤子安問種與民耶且種之本頁賦重七十餘年夷盡變而夏美加意撫循夷漢同風是在司牧者執夫生齒蓄息泰徵也亦嘉穀也

兵防 見存狼兵一百名 論曰今之議三鎮者輒云狼所以制獯也愚田供民官網本氣 田另召人開墾

有蒙或粗給衣食者輒統狼兵拘執之俗謂執禁滿其故德得釋及至仰拘盜賊賄輒縱烏狼且虐于地方矣然未可遽議革也狼子野心一有恫疑且肆不逞是當議補流官一員於桐木以司提調至其耕田則當清出原額召募補伍庶三鎮捍敵不至卑弱乎夫何聽其久侵而不問今沒為護衛之用并日催徵倘或未善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三十冊 廣西

四

有不可言者能不為隱憂哉

風俗 城郭軍民雜處俗頗淳朴民知刀田士知向學郭十里外俱僅夷椎髻跣足脚通漢者架棚為室寢處其上其下雜畜牛馬犬豕不避腥穢疾病不事醫藥專信巫鬼殺牲宰牛釐竭所有各敬為婚不禁同姓男婦事耕種無別生活秋收稍餘則鄰里親戚日招呼往還恣其飲啖連春則以耕借貸度日少遇荒歉則賣男鬻女苟活一時甚則竊盜劫掠無所不至性喜讎殺好鬪輕生其婦女專蓄毒殺人其男子出入帶刀自衛或遇急爭拘提則用以格鬪拒捕義誠不容化以漢法治者也然其性猶朴魯畏見官府詞訟稀簡錢糧亦肯完納惟守土者加意撫綏行所無事禁戢差役勿肆侵漁而各武職衙門亦無致多方需索騷擾則庶

予可保百年無事也若重懲十里積年包收錢糧之弊勿聽衙役緝訪民間大小事情此二者最為喫緊 小民苟不過荒歉萬無散欠錢糧者當清其契數契數伊何催徵時十里每差一總催此十總催者赤手而借重債賄官賄吏賄差頭而得票計一人所費二十餘金十人共費二百餘金倍利償債約有四百餘金夫至子排年有包收里長有侵匿皆公家物也小民完納十分有加五在內者有加倍在內者俱為包收者自飽而因以飽總催及至正項完納時總催又侵收為戶吏又侵收為其在庫者庫吏又侵收為且有那借為層索而上層索而下所餘幾何宜歷年之拖欠不完清此源頭催徵無難事矣 四里向有酒規承應官府白米老酒鷄鵝魚鴨及查盤禮官府備酒備噎程各項老人於秋收時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三十冊 廣西

五

期料派禾把約有二百八十餘兩而承值學齋捕衙不與夫日用口腹所需幾何累此小民煩費無為奸人藉口漁獵乎余刊示各里各戶給炤永杜騷擾願後之君子有同心焉 人愚種畏見官府一涉詞訟差人執票拘提匪不取出於是差人恣行飽其欲而歸間有與承行吏剖分者官票則置之高閣矣官府少察則擬一罪名送官府原被干証無一至為官受其汚名差飽其鯨腹永俗性如此司土者洞於此留意以上三則皆平常無甚奇異然推誠而力行之亦未必無補於地方云 馬克識

梧州府志 郡事

宣德二年以都督山雲克總兵鎮蒼梧 崇泰二年寇燬梧州城 四年總督都御史王翔檄廣東參事李觀智撫五七龍山諸賊平之 天順二年夏四月石康賊陷博白縣 賊與史巡撫及軍民六十餘人擄男 四年原縣民劫趙成作亂伏誅 成先居戎省回造故捕某大賊峽寺 家素巡簡印巡撫兼督左參將范信分巡防務 道副使雷冠燬北流 復都督指揮韓璋指揮張錦王銘等進討信斬成等覆印回 寇燬北流 縣城 六年寇燬博白縣城總督都御史葉盛請設帥府於梧州 初兩 將不相統攝盛請建帥府命征軍總鎮梧州 七年大藤賊陷梧 州城倉梧鄉紳布政使宋欽卷戰死之 大藤寇何敬陷陸川城 成 化元年左僉都御史韓雍征夷將軍都督趙輔擊將軍都督和勇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三十冊 廣西

六

調兩京江湖漢連兵討侯大狗克之 先景泰中程侯大狗作亂聚至 林博白信宜興安馬平來省響所至丘墟起斬江左參政韓雍為左 僉都御史督諸軍討之至全州擊陽西延苗賊斬其機指揮李英等 四人軍威大振先破修仁嶺至力山擒斬八十餘人至潯州擊擊 峽為左右二軍分十三道進以千戶李慶隨參將孫震結五七載其奔 路雍等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以十二月朔並發夾攻連破石門道祀 屋慶崇利竹路等巢賊逃九層樓險立柵以抗涼木礮石而下毒矢 如兩雁度死士利山開路發火箭焚其柵屏農天地日色晝冥賊大 驚潰捕侯大狗等擒大小尚寨九百餘首四千有奇俘男女三萬餘而 逃墜凍死者無算賊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藤延巨兩崖諸蠻蟻 濼故曰大藤峽至是斷之改斷藤峽刻石山頂以紀雍功明年二月 師奏設東鄉等九巡司以土人李昂等為副巡司又設武靖州于碧灘 以上隆州知州岑鐸掌州軍設藤縣五七千戶所李慶掌所事土人李 仲英世 二年大藤賊鄭昂攻陷容藤二縣總督韓雍四面集兵追捕 之昂伏誅 六年始設總督府于梧州起復韓雍鎮之 十六 年督桂林木頭等峒蠻賊叛總督都御史宋英總兵官平江伯陳鏡討

平之 十八年岑溪連城種陳永受謝利等殺 二十年孫賊黃公定

寇掠陸川副使陶魯討平之 正德七年六青賊李通竄寇掠鬱林北

流陸川岑溪州縣知府曹瑁借參將金鏗調容縣十戶所覃德玉捕之

殺通竄於洞心山水洞容縣 八年討岑溪六十三山不克 十六年

初置盤盪廠於梧州 嘉靖元年老君尚焚家七賊亂總督都御史姚

鏞以田州回師剿平之 六年田州土目盧受與思恩王受等反上以

新建伯王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江湖四省軍務降之 田州土目盧

挾拜相以及兩江皆震 御史石金劾都御史姚鏞擢夷無策 上大怒

以璽書切責鏞落職而吏部侍郎杜公夢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

仁不可 上從之 初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公至

必陳兵衛公許之受入軍門兵衛完兵公較其罪命杖一百杖時受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三十冊 廣西

七

免甲諸夷皆驚莫測公秘美於是公乃上疏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 已逾二年兵力盡於防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梗抗如 破壞之極 論而風浪覆溺之患不待智者而和之心欲窮兵燹以熾 此一隅未論不克使克之患且不定况田州水悍交映內屏各郡深 山絕峻強盜盤據其其人異日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撤其藩 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劫道攻而猛獠諸 禍法且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為州治官其子拜相為判官 以順夷情分設盧蘇等為土司可以殺其孽添設田寧流官知府以總 其權 上皆嘉納從之公既罷田州之役 九年石硯東鄉長行賊平 遂移兵攻八寨賊破之至今地方藉以安 十一 三 巢界各結封川地首賊盤古子等恃險負固北東思田 之亂並肆剽掠督府林富遣副總兵張佑督連兵捕誅之 七 山 諸 蠻 悉 遁 去 六 捕 思 連 獲 佃 古 嘉 等 七 山 壞 接 督 府 宗 欽 餘 分 二 哨 進 剿 賊 覺 十八年大師征斷藤峽諸蠻悉平之 二十一 年容縣塘仲山強作亂劫掠六王等村千戶覃德玉尋捕斬之 三十 一年征七山賊克督府應糧與奉政張誥定計調兵以左參將王龍石

知府凌嗣音知縣劉其之議抽哨兵二十二
名委同羅傑等共十八名共四十分五器山
議設三洲番風堡
復於白花嶺立營
營兵二十八名哨三洲堡一十六名復白花嶺五營
四十八年設容縣西山水源巡江營哨抽四十名設五二營仍修復

兵防 國初會城咸置衛所要則置巡簡司在軍曰旗軍在司曰方
兵皆食於官別置民兵萬戶無事訓練有事以戰事已即休美哉寓兵
之良法也自旗軍脫弱不足恃而後資成於湖廣永樂二
年借雄於遠贛
成化七年歸業守於東粵之兵廣上軍官軍自弓兵虛冒不可用而
後為打手之虞始議開督府撥田之狼賊始折銀充餉之議隆慶自民
兵隊五不復存而後為民壯之募正統十為三丁之編嘉靖為十百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三十冊 廣西

十

保長門牌之法

營鎮 梧州府 守城營 茶山 靖慶 倉梧縣 大塘營 府江
哨 沙牛營 七山鎮 藤縣 藤江哨 神塘營 安靜營 浪口
營 容縣 六雲鎮 巡江哨 北門營 西山水源等營 岑溪縣
北科鎮 奇營 大崗營 連城中軍營 懷集縣 金鷲營 五
里鎮 松岡營 鬱林州 左哨 右哨 中哨 博白縣 縣東營
界排營 坡心營 蘇立營 東莞營 圓珠營 北流縣 六靜
營 大車堡 婆廟營 陸川縣 六潭營 左哨 右哨 中哨
陸潭哨 興業縣 興平營 西營 橋墟營
目兵 按粵志粵土司兵故精勁每遇警徵之 國家亦不愛名器金
帛之錫以鼓舞其心自總督王大成公始議更番戍守之法除成桂柳

外戍梧者四十名皆由泗城歸順都康思明遷隆向武奉議上林安平
忠州龍英太平恩城禹承守土司各有差等一年一戍週而後始萬曆
十七年總督劉題減一千名三十二年總督戴題減一千名四十五年
左江追詳允抽四百名防守上思州地方糧食仍在梧州府支解四十
八年總督許議全撤尋復議調今成梧正數止一千六百名每年不到
者常三四百名所從來遠矣其差等則有散兵馬上鎗兵步下兵步
下鎗兵腰牌兵弩手鳥銃手火兵散手旗手有戰馬有先鋒小頭目有
官族大頭目而總坐營司統之平時不隨操每操則于官兵外執一竿
排站名曰擺圍每五日大小頭目赴道叩首以其出自土司故曰土兵
以其有頭目官之曰日兵又以其多狼人亦曰狼兵其糧賞每月糧益
大小頭目散各折銀一錢九分七厘五毫每季犒賞大頭目每名八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三十冊 廣西

十一

小頭目每名一錢散兵每名五分每年犒賞大頭目每名一錢小頭目
散兵每名三分俱于府貯餉銀支給其安插地方昔一年散處郡城外
各山巔水濱今住大教場垣外自蓋茅屋數名共一間去則焚該其自
萬曆三十二年題減一千名即于各土司前數內三分減一而左江道
所議抽四百名即于每年成梧日兵過南潯時揀去本道近日所點乃
歸順都康土兵其歸順大頭目則岑康黃金桂都康大頭目則馮士剛
與各小頭目皆戎裝通漢語其兵則有姓名者少無姓者多以番父永
為姓者多番父永亦上駟中駟下駟之義歸順有番父無永都康有父
永無番不通漢語通漢語者非真夷也其馬一匹則抵兵三名其器械
有鎗有刀有弩有牌有銃無履甲方箭空拳者居多第其柄室虛親戚
遠來窮年外處而月餉無幾敢厚精壯者多不樂從其來也或以老弱

具數或以大馬抵款或不能足全數或不如期至或至中途稱病而逸至格則正數已縮註名後或逸去或稱病或稱死或在前次之餉留者長成或在本地之餉代者暫點或告不服水土或稱營工鄉間或稱打柴山中其或有收宰盜牛者有為盜者有捕行者居常不聽點輒諱而去其故有最難言分欲為更新調停之法別有說焉

班軍 按成化間督臣韓開府梧州始議調撥廣東廣州等衛所官軍一萬員名成格派廣韶肇三府屬糧五萬石解持以備行糧嘉靖間因惠潮海寇議留碣石等衛所官軍三千九百餘員名兼以歲久消耗逃亡日久萬曆二十四年廣州等衛所成格官旗軍止三千零五十五名分春秋二班官雙月支本色米九斗軍四斗五升官單月支折色銀三錢六分軍一錢八分俱于折糧銀內支給年終犒賞官每員三錢軍每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 第三十冊 廣西

十二

一錢俱軍餉銀支給二十五萬御史章議免成督臣吳履稱兩廣相為唇齒格即實為咽喉論一統大同之謀則東西聯為一鎮或守莫非王土論輔車相依之勢則梧鎮之捍禦既周東省之藩籬自固論事體緩急之宜則東省兵防已密無庸撤回梧州所軍虛弱不得不藉東軍還以仍舊為便近來成兵俱奉督院牌發多寡不一至萬曆三十九年尚近三千名除三百名成封川德慶外餘俱成格美尊以總督張議撤封川德慶成軍募兵防守遂減調四百餘名四十一年以留守城池復減調廣州等衛每班二百名今每班尚存旗軍八百有奇奉督院牌撥大畧半守梧鎮半守江道而所撥學堡軍數或先班後班少原無常額余姑以天啓二年秋班見數志之

陳熙韶曰自兵以文成班軍以義教始當手作法慮自深長年來

天下郡國利病書

習于承平遂成枝駢於是或議留或議去夫白面借壽該何容易因噎廢食將必傷生假令專主者時簡教撤驍勁而飽之勿論狼心可戢禁人皆吾人即使猶然習弛而經百手勤王之土目不憚征繕以固吾圍亦告朔之羊也可輕去乎若班軍則有不然者班軍在國初其用是恃沿至今日市人等其才不足于超距其伍無禪于干城計月而來更番而去徒糜官錢數萬苟欲簡而練之何以官錢豕市人猶若往還之僕也余謂班軍則去之便然要折衝尊俎安危有備毋徒紙上陳言猶弊日深捉襟見肘此其時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 第三十冊 廣西

十三

陳塘 孔容 大倫 羅俱在頂 涌溪 員塘 桂嶺 墨藤 孔良 涌企 輪賦 齒編 民又設七山大營以鎮之 石硯居九山十二洞中 界嘉靖年願來屬 羅尚 思賢 思馬 歸源 觀埔 三洲 都 峇格約八百餘人 平 都羅 蕭埔 都混 迪田 料尚 嘉靖十年編立排甲耕佃 老君前六寨 連東安 賀縣 懷集 賀州 與深源 葉 大 石 坎 長水 善 惡皆祖老君前今領 守把白鶴野理二關北陀 東岸 西岸 在縣西北多賢思德鄉六圍 與大山相近其種多良所耕盡 大園 墨登 顏村 晏特 晏居若 下城界西廣交通路流險塞 空 藤縣 僅懂天水 山木 突山 小山 滑石 盤石 俱在水南 二都 一 雲野 饒頭 平盤 三丫 蒙高 古給 六合 六馬 大水 俱永化 柳溪 坐落二十五二十八都 大黎里 楊尚里 大任里 以上兩縣雜種共五十四零三分

以上三里俱係五七所十三
 六律 以上皆六便山所屬約四十餘里 六肥 肚村 黃坭
 月田 深埕 六渣 周村 以上皆龍塘山所屬約百餘家 盤
 六王 山麻 六鷺 以上皆龍山所屬約六十餘家 波羅里 河
 頂 鴨谷 河口 六思 以上皆六青所屬約百餘家 藤螺 塘埔
 石田 以上皆東麓山約三 羅南里 山心 馮塘 大埔 思顏 以上
 小 山所屬約五十餘家 龍山 以上皆龍山所屬約六十餘家 慶洞 何木 大何塘
 六娘 六奎 黃稍 燈 以上皆石羊山所屬約二百餘家 山
 塘 以上皆橫山所屬約三十餘家 途惡險先年流劫甚悍
 止弗常伐木自給木則 岑溪縣猛獠 連城鄉 上里平河等二
 之他所謂刀耕近授以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三十冊 廣西

十四

十村 以上皆龍山所屬約四十餘家 龍山 以上皆龍山所屬約六十餘家 慶洞 何木 大何塘
 六十三山 石脚 陀山 雲爛 科田 大甕 孔扎 分水
 倉梓水 深公 逍遙 竹董 水濁 橫崗 李村 甘羅 中村
 松崩 黎洞 上蓋 上林 三襟 飯埔 古皮 上下乃平 恩
 里 蚺蛇 山心 大蕺 桑園 大柱 開塘 銅油 黃嶺 古
 攬 下泊企陽寺 魚脩 白磔 六袍 大香 車埔 桑山 三
 髻 六葵 六勾 細崗 太公 鶴平 崩勘 橋石 乃蓬 崗
 尾 石田 竹蘭 勝峒 乃辣 個堆 挑枝 水井 下埔 隆
 樹 松塘 高蘭 木瓜 青山 石黃 深塘 以上皆龍山所屬約六十
 連城 北科寺大 懷集縣猛獠銅鐘 古城 金鴉 松栢門戶三江

石田 以上皆龍山所屬約四十餘家 龍山 以上皆龍山所屬約六十餘家 慶洞 何木 大何塘
 兵耕 鬱林州土狼 李四山 石埔 牛欄 地佛 六壞 白梅
 在州治東北抵大容山去州四十里在北流 博白縣猛獠 零青
 占鷄 山子 浦東鄉 二十里西抵廣東廉州府 北流縣猛獠 鷄
 兎坡 南祿 那田 那留 沙洞 龍塘 大羅 安樂 黃稍
 志宇 相思 古奇 俱在縣治南其田即留水稍向化 陸川縣土
 狼 文龍 四賀 俱在縣北流及陸川溫水鄉村附近廣東信宜縣南 興
 業縣土狼黃棠峽 芋蒙峽 雙頭嶺 興德鄉三面通橫 番車嶺峽
 興德鄉二面近廣東木頭嶺橫嶺嶺與鬱林富民鄉木底
 峽境坊止隔一嶺先年已經征勦近撥狼田耕字輪糧
 按猛有三種曰盤龍曰戴板曰平地獠惟一種深山者不問在外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三十冊 廣西

十五

者與民雜居狼則因正德間流賊劫掠調狼人征勦鄉民流徙虛畝
 荒蕪遂使狼耕其地一藉其輸納一藉其戍守蒼藤岑容懷九等山
 多猛獠鬱博陸興多土狼中國有向化輸糧者要在御得其道租詐
 作使豈有他焉
 廠稅 梧州盤盤廠每季委官輪官抽收上下水客商監稅雜稅每年
 額銀惟監稅無定不入額內其雜稅額銀春季定二千六百八十四零
 五錢六分四厘夏季定二千二百二十七兩零二分七厘秋季定三千
 六百二十七兩九錢六分三厘冬季定四千四百五十五兩八錢二分
 五厘共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一兩三錢七分九厘俱貯梧州府庫
 專備招鎮兵食其廠貨貴賤定有則例
 鹽政 按自宋熙寧間初置梧州商稅與廢靡常 國朝正德十六年

置鹽於梧州。迄于嘉靖，今例已減其三分之一。舊志不載，余特采之。較今于貴，猶為寬政矣。然猶自笑舟車權子母也。夫鹽政則經國長利，通以私販公行，課額浸失。昨年引滯而不來者約一萬五千，虧餉且一萬三千有奇。概舉歷年將不下數十萬矣。蓋奸借東餉之名，漁西郡之利，三百餘餉，其護身之符也。化州北流兩埠，其食之產也。近當事裁餉，裁埠至詳且嚴，而奸商猾胥，猶不免掩耳盜鈴，何也。一舉而振刷之，在當事者留意焉耳。謝君惠曰：郡州縣十始蒼藤容岑北流行梧鹽，而懷集鬱林博白陸川興業俱食東鹽，然皆赴蒼梧道掛號而後發，則猶然梧鹽也。後來議引認餉，又議增引增餉，於是立化州埠，立北流埠，已又北流併化州為一埠，奸商告訐曰：新月異，而梧之鹽額誣而餉額亦誣矣。夫梧屬仰梧餉，而不行梧鹽，非計也。况潯慶南太皆仰梧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三十冊 廣西

十六

而不行梧鹽，尤非計也。今日便畫無如聽各處分行行鹽，而總歸其餉於梧，則不問化鹽廉鹽，欽鹽皆梧之鹽，亦不問舊餉新餉，增餉皆梧之餉。要在當事者從國家起見，不從區域起見，司鹽者兩粵視若一體，行鹽者六府協為一心，而后可然而難言之矣。

大學衍義補曰：左右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為府者四，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為之，而佐貳幕職，悉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為州縣官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猶雖州縣間者，其間雖或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輒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實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且愚以為今日制取馴服之策，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徵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且所謂徵寓設立軍衛之意者，東連官而分其儲也。凡今僅獲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等以居，耳今宜特赦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在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守之，意有能率其種，賴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舊所之制。既授其授詞，不須勅書，官給以冠服，遣官屬以驛從，鼓樂送歸所居，徐俾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三十冊 廣西

十七

其擇地立為治所，合眾成之，既成，其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為眾所信服者，率印而後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為非，况眾設其官，勢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為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至中上司。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帶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為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泉，就於界上立石為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為有司界至某為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考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其認納稅糧，定為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其永無患矣。

水經浪水出武陵鍾城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鍾中縣與鄰水合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為大水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為二其一南入於海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於海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今按一統志考之辰水出三嵎山南流為沅水谷則在鍾城縣北後為黔陽縣移溪城一曰郎溪自黔陽南流至鍾中縣今之潯川也鄰水則潯水也其遷鬱川縣東北為浪江入灘水南歷鍾中注于潯水合繡江水又東至藤縣北古之猛陵也合鬱溪亂流遷廣信縣是為鍾江俗呼藤江大氏浪水出自鍾城往往以鍾名之鍾又訛為潯耳鬱溪又合桂水為梧州大江東流至廣州番禺縣西其一南注入於海者鬱水分浪南注即今之鬱水靈洲乃南江也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三十冊 廣西

十八

一又東別遷番禺城下去廣州城南五十里漢建安末交州移治于此吳分交州為廣州亦治于此漢書所謂浮牂柯下灘津會番禺蓋乘斯水西入越者也今之沙灣紫泥港是矣浪水又東遷懷化縣入于海則今之石門江合流溪諸水入海者也其餘又東至龍川縣東江為涅水屈北入員水而浪水枝津衍注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合增江又遷博羅縣西界龍川左思賦所謂目龍川而帶桐也員水如練東歷揭陽縣注于海此三江合浪水之始終也浪與垠同水歷地埒崖岸之義世訛作浪又訛作郎皆非蓋三江合一大浸連空廣州呼為西水以其自廣西至故云然至必以春夏之交運盛暑而後消消則高要峽江旋東為大水者留溢馮塘皆有魚物躍其中人恣取之有鉅至數

十斤者家累數百金而南海下流達于新會香山東莞通潮之衝渙子高下為泥筌竹蓄其內者皆得鱗焉西水退盡蟹亦退殼拾之如上芥然諺云西水漫漫魚蟹滿盤蓋澤國之利皆由浪水不可不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三十冊 廣西

十九

雲南 貴州

備錄

形勢

雲南雖稱荒服而綢繆防禦不可不周者以滇黔與楚蜀輔車唇齒之勢也說者謂雲南山川形勢東以曲靖為關以雷孟為嶺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嶺西以永昌為關以蔡川為嶺北以鶴慶為關以麗江為嶺又云雲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八百老撾交趾諸蠻以元江臨江為鎖鑰西南緬甸諸蠻以騰越永昌順寧為咽喉西北吐蕃以嚴江永寧北勝為扼塞識此三要可以籌雲南矣元史言雲南之地東至善安路之橫山其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南至臨安之鹿澗江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一

至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其遠東西二十郡大抵以滇池而分南北所畫為跡者則在兩江東北為金沙西南為瀾滄先儒以為即禹貢梁州之黑水也司馬遷史記稱滇池旁地腴饒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犛馬焚僮奴牛以此巴蜀殷富而范蔚宗后漢書亦稱滇池河上平故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富產之富人倍豪汰居官者皆富及累世由是觀之滇固非瘠土也唐太宗以后蒙氏以一隅之力累抗王師此即財力雄富之一驗今山川形勢與古不殊休息勞徠墾田積粟使其民成既裕之倍是在良有司矣

沿革

漢置益州郡領縣滇池雙柏連然俞元較昌昆澤葉榆律高不常雲南
萬唐奇古勝休來唯等共二十四 屬越雋郡縣遂久蜻蛉共二屬牂
牁郡縣五蘭等共四

東漢仍為益州領縣勝休律高昆澤連伶等共十七永昌郡領縣哀牢
博南等共八

蜀漢改置郡建寧雲南與古共三

晉置寧州領郡雲南與古建寧永昌共四屬縣雲平鐸封漢興新定談
豪修雲冷丘永壽雍雅南浩等共四十五 太康以後改置郡益州晉
寧平夷共三

宋仍為寧州領郡建寧晉寧牂牁西河東河陽雲南與古梁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二

守共十縣同梁談豪萬安新定新興萬壽晉樂丹南成昌建安雲南雲

平西安甸町南興梁水西隴新封鐸封等共五十二

南齊為寧州鎮領郡建寧梁水建寧晉寧興寧西阿平樂永昌等共十

四屬縣同梁新定晉樂綏寧丹南梁水西隴驃封永豐綏雲遂安臨江

雙柏雲平都陽晉綏新城成昌西中南興新豐益寧永安壑鄉西

城等共七十二

晉宋齊寧州所領郡邑皆不止此今止錄在今境內者

唐置雲南郡領縣姚城瀘南長明共三

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為路中慶威楚武定鶴慶雲遠麗江孟傑普

安敦江普定建昌德昌會川廣西元江大理柔遠茫市鎮康鎮西平緬

麓川木邦益定蒙兀等共三十七府仁德柏興共二 屬府北勝永昌

騰衝共三 州高盟開南威遠順浪永寧通安蘭巨津羅雄建安瀘

禮里濶邛邛隆善昌德威龍普濟武安恭溪會理麻龍等共五十四

縣揚林邛邛威楚南甸考龍石舊臨西芳華通泉文水石梁羅山普舍

研和邑市為美歸厚中瀘沾聞盟金等共四十七

皇明改置布政司領府十二雲南大理臨安楚雄激江蒙化廣西景東

廣南順寧永寧鎮沅軍民府八永昌曲靖鶴慶姚安尋甸武定元江麗

江武定今去州三北勝雲州於改屬新化今改屬長官司一者與甸

其屬原府二宣慰司六宣撫司三州四長官司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三

滇志

國朝置雲南布政司治于昆明城括二十郡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蘭滄金沙自北入東海蘭滄自南入南海幅員不越萬里官軍從大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成或以徙或以僑寓不歸是曰漢人並生夷地是曰夷人夷有二種居黑水之裡曰蠻居黑水之表曰僰蠻屬郡縣蠻屬總計夷漢人三之夷人七之又分計兩夷蠻人三之蠻人七之天所以限華夷也

大事考 洪武初段寶遣段貞奉表歸款 五年遣翰林侍詔王禕八年遣中書省參知政事吳雲先後招諭雲南不下死之 詔謚禕忠文雲忠節建祠春秋並祀 十四年命賴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副將軍師征雲南平之 十五年改行省為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諸府州縣司置都指揮使司領諸衛所置提刑按察司分巡安普臨元金滄洱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四

四道兼察諸府州縣司衛所 十六年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與四川布政司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參政車里不花及酋長段世等至京師各賜衣服命觀音保為金忠指揮使賜名李觀以段寶二孫為武昌衛門衛鎮撫賜名歸仁歸義 命長興侯耿炳文詔諭賴川侯傅友德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等 予誥券世襲餘各陞賞 十九年雲南賴國公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等 予誥券世襲餘各陞賞 十九年雲南左布政使張統奏請中監商人照舊納米穀于金忠詔從之 二月命傅友德耿炳文再征雲南貴州諸蠻平之 二十一年麓川百夷思倫發反西平侯沐英遣都督馮誠督兵禦之賊大敗尋遣人訴奏謀罪其下詔通政司經歷楊大川密勸性前宥之 六月東川諸蠻叛命賴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副將軍師討平之 六月起州土酋阿資叛命友德英等討之梁堡平夷阿資逃奔普安土官普旦與資俱降 二十二年會都

御史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賊及其子琬皆死之 二十三年置普安家

化二衛 二十四年阿資復叛平差將軍何福率兵討之阿資降 二十五年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十月進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龍萬鎮守雲南 二十八年阿資復叛沐春討誅之 三十年平緬蠻刀幹孟叛遣宣慰使思倫發發至京具訴詔遣沐春何福徐海率兵討之擄刀幹孟正法令思倫發仍長平緬 永樂元年車里宣慰司刀道答入寇據威遠州知州西平侯沐晟請討之

上命先行撫諭道答悔懼歸州官及入貢方物謝罪釋之 三年二月寧遠州土官刀吉罕奏安南侵奪猛慢等七寨命禮部遣使諭之 四月勅西平侯沐晟伐安南 雲南西南諸夷大小古刺等部落入朝進貢 詔置宣慰司二長官司五統之 六年平安南降其郡四十有八封沐晟黔國公世襲 宣德七年八百大甸土官刀之雅入貢請討波勒不許 九年勅都督沐昂督輔黔國以馭蠻夷 正統二年馬龍他即甸蠻為梗都督沐昂討平之 十月麓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五

夷思任發叛侵掠騰衝南甸 四年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思任發不聽 閏二月命黔國公沐晟率都督沐昂方政討麓川次潞江方政戰死之沐晟帥師還至楚雄卒 詔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敬方政謚忠毅 六年思任發遣使入謝太監王振力主討議侍讀劉球諫不聽 命定西伯將貴為征夷將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征麓川太監吉祥監督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 十一月總兵蔣貴等大破麓川思任發遣 總兵蔣貴遣指揮萬誠等率兵擊敗蠻賊帝即羅于維摩州宣諭廣南富州土官懷即沈政 七年論平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陸即中侯璉為禮部右侍郎楊寧為刑部右侍郎 十月思任發復叛以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川緬甸 八年二月靖遠伯王驥等至金忠大敗緬人于蠻江思任發復遣 九年四月督麓川軍餉左僉都御史程富還京賜白金紵線陞左副都御史 五月命侍郎楊寧兼督雲南軍務 十月巡撫侍郎楊寧遣使入緬詰問思任

發事緬人懼函任發首以獻 十二年十月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發據
 孟香以叛 十三年命靖遠伯王驥督軍務都督官黎高德兵張凱田禮高副
 率兵討之 十一月靖遠伯王驥等督兵破思機發于孟養寨河西縣學教諭
 啓英勳驥老師首財監行賄賞 召驥還乃班師 麓川事兩志所載略有異
 同舊志載正統六年以後
 是年權副王振等改運都御史王驥統東南兵十五萬征麓川思任發任發
 逃獲其妻妾家為寶玉無美官陞功職四百餘員明年麓川降明年定西保將
 有靖遠伯王驥以征麓川為名再入雲南明年緬人獲思任發函其首獻于軍
 又明年靖遠伯王驥帥師會諸道復征麓川啓英勳之乃已玩其語意似歸咎
 於權驥遂西進地仁甫氏去昔 成化十二年更置臨安瀾滄金騰曲靖四兵
 備道 十四年罷尋甸廣西土官知府設流官 十九年命僉都御史程宗樞
 諭本邦設猛密安撫司 弘治五年詔查錄開平王曾孫常復于臨安戍所授
 南京錦衣衛指揮使 五月麓川夷酋思機因禁罕乞法備兵巡按御史張奉
 檄諭各土漢兵臨思機境取還乞法權懼因械其首禍者三十餘人 七年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一冊 雲貴 六

賓川州 正德二年雲南屬夷阿本叛巡撫吳文度率兵討平之 嘉靖元年
 改金蓋指揮使司為永昌軍民府仍置永昌衛改騰衝指揮使司為騰越州仍
 置騰衝衛 添設大理府府通判駐白崖 七年武定尋甸土酋煽亂兵部
 尚書伍文定討平之 九年十一月大學士張璁請革雲南鎮守內臣從之
 十六年勅雲南鎮守會討安南 二十三年添設姚安府府通判駐赤石崖
 二十四年添設洱海府備 三十年元江郡繼殺姪那憲奪其印巡撫石簡
 率兵往討左布政使徐繼死之 四十五年巡按御史劉思賢請罷臨元奉將
 設守備使之 武定土酋鳳繼祖叛 命巡撫兵部尚書呂光洵發兵討賊
 賜之銀 兵備僉事張澤率尋甸兵與賊戰賊績賊執澤以歸 巡撫尚書呂
 光洵視師境上兵備恭改盧岐嶺副使楊守魯陸綸朱珍等分道進剿屢敗之
 賊渡江道 賊勢孤要挾求撫歸僉事張澤不許 賊以兵逼原執兵備僉事
 張澤不屈死之 官兵渡江追賊于七州地界逆賊繼祖為其下所殺除衆志

隆 隆慶三年添設鄧州流官知州 四年復設臨元奉將罷守備 勅雲
 南巡撫都御史兼制建昌畢節地方 五年黔國公沐朝弼以病具疏求致仕
 請以其子沐昌祚帶都督掛印代鎮從之 六年巡撫都應龍論黔國公
 沐朝弼奉 旨建問革任安置南京以其子沐昌祚襲黔國公鎮守雲南 萬
 曆元年十一月巡撫都御史鄧應龍勸平賊索青屢叛夷寇羅華等 二年二
 月迷家樹樸等賊叛劫不已 應龍會昌祚并發兵勦勦悉平 五年廣南懷賊
 叛巡撫王凝會鎮守沐昌祚撫定之 九年罷臨元奉將復設守備 十一年
 冬十月罷商岳鳳耿苗罕度勾緬叛巡撫劉世曾御史董裕會黔國公沐昌祚
 疏遣奉將劉世曾討之 十一月莽應裡會孟養猛密車里八百等共併
 衆入犯巡撫劉世曾遣奉將鄧子龍破之擒罕度于攀枝花遊擊劉銀橋岳鳳
 及子業烏于龍川獻俘京師 十三年論平岳罕功加巡撫劉世曾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沐昌祚加太子太保各陞一子 添設金騰奉將姚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一冊 雲貴 七

閔守備罷順蒙奉將改設守備罷臨元守備復設奉將 十五年羅維首若繼
 蔡叛 撫鎮劉世曾沐昌祚勦斬繼蔡羅維平改設流官賜州名羅平所名
 定雄 羅平除黨董仲文等復叛官兵進勦平之 密堵送連二城久歸願進
 西思威思化思順以兵復之按察使李材遊擊劉天俸乘勝助兵斬千餘級巡
 撫劉世曾以捷聞昇陞材石會都御史巡撫鄧陽 巡按御史蘇都疏論逆西
 功多修屍抵級 命建材天俸等下詔撤削巡撫劉世曾籍 世曾造事之難
 言也建如滇強
 如編尤難之難也言語不通漢蒙骨之口傳宣任意多變切其詞將官以首功
 而奇貨又不獨漢與編也李公以理學鳴似無此舉動而蘇公抗疏數千言如
 嚴霜凜冽 神宗怒不測一切救疏如不聞每歲夏秋蘇公抗疏移西曹諸司等
 奏若數天久之神宗怒不測一切救疏如不聞每歲夏秋蘇公抗疏移西曹諸司等
 官借滇事為辭未可知也 十六年裁銀場道分屬四守道改分巡安普道為
 兵巡安普道 勅臨元奉將兼治密平守備事 十九年丁宜白改夷普應春
 等叛撫鎮吳定沐昌祚討平之題設新平縣 改新化州隸臨安府 二十年

特旨增貢金一千兩 二十一年設蠻哈守備 二十二年緬賊構黨復入寇
巡撫陳用賓遣把總官黃善移文暹羅國索之 築八關二堡于三宜要隘
顧并議屯田 復增貢金一千兩 二十四年猛卯酋多亨勾緬構亂巡撫陳
用賓撤木邦軍欽成之寨平麓城議屯田 四月黔國公沐昌祚致仕以子敷
高都督會事鎮守 二十五年二月順寧土酋猛廷瑞與大候奉放構殺巡撫
陳用賓以勦政李先著同副使邵以仁勸處先著議撫以仁徑擊擊廷瑞平之
因請改順寧府為流官大候州為流郡 賜名雲州先著孫是被誣遠繫死于
獄 二十六年九月順大餘孽至彝猛思賢等復叛撫鎮陳用賓等再討平之
奏以順寧府改隸金騰道 猛密婦罕烘率孫思禮內附置芒市遮緬潰遣兵
送思禮歸仍長其地 二十八年英塔十三寨養元等復叛再討平之順大始
定 命雲南撫鎮協討播苗楊應龍巡撫陳用賓移鎮曲靖都督沐叔移鎮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八

益 用賓叔遺參將謝崇爵會廣南知府黃宇督中軍張樹楷揮沐榮等率兵
至烏江與賊戰勝之賊眾數萬徒至我兵敗奔爭渡橋折督陣官何天慶甘靖
方朝宗楊玉王彥儒俱陣亡全軍象馬盡沒總督李化龍論崇爵罪以 賜劔
斬之 二十九年大監楊榮奏開寶井於猛密巡撫陳用賓上疏爭之至三十
三年奉 旨封閉 五月論順大功陳用賓晉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沐叔
晉右都督各陞一子 三十年三月思陀甸長官司土舍被竊等糾合僱兵殺
獲印土舍李奉華攻劫納更納樓二土司官兵剿平之 六月築順寧右甸所
城 三十一年九月建雲州城 三十二年緬攻猛密徵兵于思彝奉將王廷
光止彝母發彝從之縛獻其使緬怒攻彝 敗死都司王萬年救之不及酋長
思華據其地 原奏開保官張國臣被殺疏 聞不報 三十三年巡撫陳用
賓遣副將陳寅擒緬目多罕復蠻莫界思正牙竹忠隨高思線奪據樹忠弁于
蠻酒 九月遣參將張名世討平舍勒世泰夷賊即其地建城 十二月緬犯

天下郡國利病書

未邦副將陳寅等不救木邦失撫按論罷之 三十四年正月指揮賀世勳韓
光大等圍內監府從外舉火入殺太監楊榮焚燒境兩第輜重殲其從後緝樹投
井乞死者百數十人 樊高明直宿不赴禁林責之群并據快而起聞於撫鎮
一時不無由曲謂因即夜登城見直宿于城陽又得真人燃符等語以為當
路校有徽英通偵而夜順風性速是日早二升率軍張守志既忠忠張聯
科等一呼而集撫鎮聞變或出署坐地人從城上望但見火光炎三府中拍
門無風自搖傳每不忍言既聞 皇祖崇德不食賴 聖母慈聖太后力為解
陛下無以一人故愛動一方若欲崇德尤當百出湯湯言又數日 占出房
記德入即謂榮死不足恤但不知紀綱何一旦至此其他一切寬網推薄則地
方官罷中使不遺所論首事者群以序陪之二代世熱能于賊光大成惡大
或聖人之能容生若第一不測一時入金馬問問語 二月順寧雲州右甸城
成 請建學順寧并右甸守禦所改雲州隸府 七月蒙自新安等夷臨城劫
殺道都司張名世參將張榜率兵剿賊賊敗逃走 三十五年十一月武定夷
酋阿克叛攻破府城殺指揮金守仁千戶王應爵併男婦四百五十餘人千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九

梅應時酋酋桂鎮撫金榮高力戰死之 十二月戊辰阿克率鄭舉等擁推官白
明通以兵隨其後直抵會城明通至城下求入不許隨進公移請以冠帶印信
給賊 已已賊率兵從北城外達西南而東分道四掠沿村鎮市焚劫一空寺
觀廟宇及軍兵營房僅存十之三四民老樺不及避者殺之壯者囚而歸 庚
午賊率眾南指有若攻城之狀須臾舍而西坐索武定府印良久不已許之乃
去 辛未賊復來西城下總城得印熟視各上馬負印而前即日拔營歸去
是後始於散成終於無備阿克一屠夫乳臭子矣所用事託重而倚力者曰馬
頭凡四十有八而鄭舉職稱豪有力州郡每歲供億所取給舉不啻強半業歲
忍而不言尤不堪者五伯無名無已之求又每遇巡方撤下撥除奸吏展轉
易無藏無其名每一經訪煩費罪累倍加于漢人一旦積發有如潰海時即守
守符入質問各賊發端之緣不知 尋甸夷目大理保楊禮召補夷婦海冲等
叛攻破嵩明署印知事李性先棄印逃出城吏目常宗等儒學 正龍旗死之
宗孝閩門殉節賊進逼楊林 守臨元道按察副使康夢相恭將張名世統率

州等土兵入衛省城賊已先去即命夢相監其軍道賊于武定 都司汪如淵
率林崇功李獻等兵救楊林賊退 時巡按御史周懋相候代駐曲靖就進調
雷益安紹慶土兵微同知孫台督赴監軍按察副使羅希益聽部署諸路合兵
並進 是月除夕前二日大理保等攻甸城後指博諸藩裕千戶陳萬國啟
貴州土舍黃有能紹慶與賊敗之除夕元旦二夜復來劫營又大敗之賊遁
三十六年正月行左布政使彭應時右參政楊俊臣副使陳樹都司范繼斌遊
擊將軍段履督守備某希度王之瑞率漢土兵分道追剿阿克鄭舉等 鄭舉
等復破祿豐知縣蘇夢陽率民兵力戰死之 六月諸路合兵追賊陣擒阿克
親兄恩弟鄭舉男國賢鄭文子宗舜立相魯男祖亮等十一名阿克鄭舉逃入
東川 官兵壓東川境東川土司祿哲縛阿克鄭舉解獻軍門 左布政使彭
應時子黎溪州擒獲鄭文鄭宗舜 參政楊俊臣督廣南儂兵及官兵與海中
戰擒斬有差 副使羅希益督同都司汪如淵率安紹慶兵斬楊禮男楊成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十

妻妾四口斬賊黨阿白遊擊段辰前後斬復有差 致仕黔國公沐昌祚具疏
報武彝失事狀語侵其子沐霖 詔逮徵并巡撫陳用賓繫法司獄相繼病死
巡按御史周懋相論劾臨元恭將張名世擅殺良民報功并前報斬阿克不
以實罪狀下部勘覆 十月巡撫都御史薛夢雷疏題武彝致變失事始末
詔逮武定知府陳興推官白明通元謀知縣毛文彬解京師候訊 題報兩路
賊平請處分逆犯阿克鄭舉立相魯僕亮司鄭宗舜楊禮立仕魯恩弟鄭國
賢等九名奉 旨解京聽法司會審正法免獻俘 三十七年二月巡撫周嘉
謨題請補鑄武定府印信去軍民二字 兵部覆巡按御史周懋相疏行撫按
促解張名世赴京聽法司覆問定罪 三十八年隴川宣撫多安民叛入緬巡
撫周嘉謨屢遣招諭不聽十二月檄金勝兵備按察副使黃文炳副總兵董獻
策討之殺安民隴川平 三十九年正月巡撫周嘉謨條上隴川善後立多安
民弟安靖管隴川事 五月隴川夷口糾落獻隴川宣撫司金牌信符 十月

叙隴功陞周嘉謨兵部右侍郎 賜金幣賚以次陞賞 四十一年水西雷益
以讎構兵二月安克臣以兵萬人入雷益境逼安紹慶巢穴殺傷無限侵及官
道并虜男女索厚價取贖巡撫周嘉謨備邊具疏題奏行兩省會問 四十二
年巡撫都御史周嘉謨請改設雲龍州流官 裁革五井提舉以監課歸雲龍
州 割山後地六里屬雲龍州 四十三年四月建水州土酋刀春琪構引交
兵入犯攻破五印等地方土舍沙源率兵堵截獲之斬又人偽封侯伯三人擒
斬交兵有差 四十八年嵩甸寇劫掠郡縣巡撫沈做价招撫之設守備官營
法古甸龍洞等營 雲龍州土酋段進忠殺其姪應襲段嘉龍巡撫沈做价檄
調滄兵備按察副使熊鳴岐誘擒賊繫省城殺之改設流官 雲龍原設土官
世襲流官及日一員掌州理編戶三里夫民輸賦銀二百兩此段進忠殺應襲段
嘉龍事平善後改土流其地家益高先懸巡撫都御史周嘉謨題按
題至是得請 北勝州土舍高蘭與高世昌爭築壘殺巡撫沈做价檄兵備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十一

察副使熊鳴岐微麗江土官本曾兵攻之蘭仰藥死仍泉示各土司 六月巡
撫沈做价題以邊餉措解難前奏蠲前加金之數得 旨 先帝即位之初軫
念畿省凋瘵首罷稅務以蘇民困今既稱地方加派邊餉措處煩難朕心閱軫
特允所請准將每年貢金蠲免二千兩仍進三千兩以備成造各大典禮錢糧
急需以昭朝廷恤念小民德意戶部知道 貢金之數原二千兩自十八年
後即開中楊君應龍唯 詔且入署言于大司農蒲坂楊公俊民曰雲南增貢
金事某職掌也當力爭楊公即令具疏上請有 旨免一千兩再有濟懷仍如
故增大司使謂彼此相持姑無言竟以言者未已仍增為五
千其詳具疏後志中即經擬按請免不報至是 俞撫臣言 八月題裁大理
府白崖督捕通判一員金齒打牛坪雲龍甸巡簡三員 設守備一員于嵩甸
統兵三百為四小營防守禦寇 天啓元年九月四川永寧土酋奢崇明奢寅
貴州土舍安邦彥相繼進叛兩省各移白便宜發兵赴救 十月巡撫沈做价
調合省土兵于曲靖以按察副使黃似華監紀並援黔蜀 十二月還都司李

天常指揮王恩勳張神武等統寧州岷漢土兵四千援於師次安莊衛登水
岩官軍陷漢天常死之恩勳神武俱被官軍嶺土官保崇功子培被執 二年
正月遣都司楊明廷統兵三千援蜀師次畢節會烏撒土酋安効良以助逆先
伏兵阻截我兵敗績明廷並中軍程坤死之指揮蔣藩等百戶盧應藩奉差指
揮朱家相張聯斗絕城出走弗及俱為賊所殺奉將尹啓易統兵四千次烏撒
聞効良叛退保交水 二月雷益土婦設科惡目補辦李科李賢期曲等叛焚
劫雷備交和交白六站堡 設科李賢等陷平夷殺管操指揮曹三捷及軍民
數百眾失衛所伍印掌印指揮唐九官千戶等被創奔逃 武定夷目張世
臣糾小東川夷賊千餘攻陷他頗補知二營殺管營武峯官陳錫忠 巡撫沈
倣倣便宜起原任恭將李思忠督兵赴武定防守 三月添設武尋遊擊一員
尙甸守備一員其需平喬甸守備俱改遊擊 東川土酋祿千鍾及祿阿伽張
世臣率兵數千與設科等合攻嵩明知州王百德率軍民固守官兵先至者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一冊 雲貴 十二

賞安插便宜留之 巡撫沈倣倣便宜起原任恭將素善督守備金為貴土官
沙源至果馬為賞衛終首改賊寨斬級十餘賊退 素善又計擒尙甸夷目阿
托梭獲為美縣印一有元至正年號 賊攻嵩明素善督沙源等兵至街樹大
戰斬東川七州土官一人其餘首功一百五十餘級賊屢經挫衄回巢遣夷目
出倘乞降許之 設科等率兵入陸涼州境焚劫各鄉知州郭俊義統兵出禦
兵賊死之 武定賊張世臣阿瓦阿堯張拱漢等脅撒裡等夷民叛攻府城知
府胡其魁率兵民守陣恭將李思忠領寧州祿溥祿洪等漢土兵與戰大敗之
斬首四十餘師進撤甸撒麻邑撤裡環州等寨追剿各賊并各叛夷前後擒斬
二百餘級各賊就擒惟張世臣遁匿 東世臣最難克與東川烏撒有婚姻
之好阿瓦等賊克之除前也後定烏
奔回情而且以我高不能兩見其一戰勝
後迎刃而解世臣雖能避空之魚耳 四月遣恭將尹啓易守備李加培
周嘉映自交水督兵進寇益安効良親統水西烏撒兵拒戰我兵陷沒奪去百
象三加培嘉映俱死之 七月補安應龍等攻陷亦佐焚燬縣治民居知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封存章逃赴廣西 八月補解攻越州莫刻剛州村屯巡撫沈倣倣發曲靖
兵性獲 九月補解阿九安應龍等賊攻羅平州所署印通判梅守聘千戶傅
昇重等率兵民守城賊焚閉廟攻城六日不克引去 十月安効良兵入雷益
軍民降附奔逃同城烏撒衛後所千戶劉安祿等棄城投交水 交固祀安南
長官司竟古哨土官舍沙源等與新安所官軍堵截斬交兵戰衆交人道歸
十二月阿九安應龍等圍羅平兩月不降州官總城以血書告急巡撫洪學
道同知呂聲揚統土官龍在田等兵性修進恭將施翰統土官沙源等兵策應
三年正月補解阿九安應龍等攻破阿邦等寨復攻師宗城聲揚等力禦勝
之賊退剽偏頭山 二月官兵攻阿邦比得等寨斬賊四百八十餘級 賊首
補解阿九安應龍等復攻州城官兵斬賊七十餘級賊敗退應聚白醇如土舍
吾必奎追之各斬賊有差 是月奉 旨暫停本省貢金候事平仍進 三月
巡撫閔洪學遣副使黃似華于羅平監軍遣遊擊李思忠于師宗策應 撤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一冊 雲貴 十三

翰等兵剿補北偏頭山等賊斬獲二百餘擒魯邑叛首施思遠 四月計誘
羅平賊首阿九父子等于法于寨殺之 是月巡撫閔洪學檄恭將施翰乘勝
追剿補解安應龍等至亦佐擒酋婦降氏拔歸順坎者蘆塘三營至普安擒賊
從安氏三龍應麒及安應龍妻鬻斬賊三百餘級師還勒石除羅平苛政七十
二款 羅平各夷之亂也雖有司慎微無憂歲額之外溢千三百餘金而款戶
諸邑橫索尤甚民不堪命亂所從來矣勒石除苛政七十二款夷漢相
親可 巡撫閔洪學遣恭將素善率兵恢復平夷衛城并白水站收招流口散
屯種如故 五月建交水城移平夷右所官軍守之 改安寧提舉司為琅井
提舉司駐琅井安寧監課附州徵解 水西普安賊兵萬餘攻平夷守將素善
用銳擊賊斬級無數賊焚屍野祭而去善又督兵躡之錄羊腸亦佐越州賊復
遁 七月建平夷衛城及白水站土垣 八月巡撫閔洪學發兵兩路援黔左
布政使謝存仁督兵錄黃草壩新城馬乃安南所進沿路剿撫斬級五十餘恭
將素善督裨將王聘選張豐鵬等統兵錄亦資孔普安進襲土官營斬八十八

級擄賊首段二 九月袁善兵抵安南周解守將許成名楊文炳郊迎楊師出
帑銀一千三百兩賑城中軍民 十月水西歸濟比恰并普安賊萬餘截滇兵
於江西城土官守備沙如玉單騎衝鋒賊敗官兵乘勝掩殺斬賊一百三十餘
級奪器械無算 閏十月收復新興普安併平夷樂民等城亦資孔等站 十
一月攻破八納山斬普安賊首尹王保及餘賊七十餘級 雷益叛首設科李
賢就擒 設科安和房之姝安効良與之通李賢為之用破雷益平夷樂民等
州州縣劫掠官殺官軍百姓無算至是兵備右恭議王慶恭將尹
啓易計擒之押科械繫賢就 撤經歷魏天命之亦佐縣收招流散被虜人民
外法司候題 請處分 七百有奇撫定夷寨一千六十有奇取其親子為質補三年通負寨城守之
四年二月遣副總兵袁善督兵勦雷益哈馬谷斬賊三十級 三月水西賊
入普安界副總兵袁善督兵堵截於賊羅朋七家等寨斬賊級四十有一 四
月勦雷益董泥法墮以那冲等寨擒斬俘獲共二百餘 七月撤武舉官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一冊

雲貴

十四

璦率兵擊叛首張世臣於他頗賊黨勢斬世臣執其妻及子武尋賊平 八
月新化州新平縣賊首魯魁魯克等替伏山箐巡撫閔洪學檄分守臨元副使
胡其德遊擊劉崇禮分兵搜捕俘斬三百名類有奇餘黨悉降就地安插立十
二哨戍之而還 十一月巡撫閔洪學遣裨將吾必奎等統兵恢復安方驛招
集其民 十二月朔黔國公沐昌祚卒 是月烏撒土酋安效良縛亦佐賊賊
首安應龍并貴州烏撒衛經歷司各印信來獻勞其使而歸之還至曲靖府城
外被殺 五年二月巡撫閔洪學遣副總兵袁善統兵復雷益州城修復枯炎
雷倘四驛站堡 三月安効良忿來獻功人見殺又因我兵進復雷益遂糾水
蘭二酋擁衆入犯我兵止六千人賊數甚夥分兵一圍雷益一攻安方副總兵
袁善督宣撫沙源力戰勝之賊不能窺雷益守備吾必奎堅守安方以老其師
袁善等乘勝間出安方內外夾擊又勝之於安方前後五戰計斬級三百四十
餘他死烏鏡者無算賊遁去 四月發兵雷益剿捕賊黨竟更斬賊級八十有

奇俘賊屬牛羊有差 五月安效良復糾水西兵入寇巡撫閔洪學檄左布政
使謝存仁副總兵袁善合尹啓易督守備郝太極宣撫沙源率兵堵截是月戊
午賊前鋒遊騎至馬龍與我兵道相遇賊騎見我衆而驚我兵乘擊賊自蹂躪
殺首已未戰於磨盤山至甲子首尾五日斬賊級共二十有奇賊從間道走尋
甸官兵追及戰於鳳梧山下殺傷相當賊遂歸山頂分兩路逃走我兵又躡其
後又伏兵截其歸斬數十賊假道東川因東川所樹寨路不與通遂取別路而
歸是後賊首山連營聲言十餘萬我兵僅萬人又阿道馬酋龍龍勝江或從船或從七星橋又途
窮於鳳梧路塞於東川而指示進賢導之出糧皆資之為也此調集景東兵
象如千廣南統手如千及赤石崖毒弩手俱入會城黔兵已入滇境而賊一夕
遁去矣賊退遣人齎金獎諭東川購戈資獻軍門數其罪逆斬之傳首諸夷
六月從撫按之 請以沐啓元為征南將軍黔國公鎮守雲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一冊

雲貴

十五

沿革論 粵稽五典已見三苗及乎夏后殷周而降或稱萬國來朝而南方乃
有百國是為百濮節閩閩滇也昆瀾國大理也句町國臨安也牂牁國高蒙也
其他九十餘多不可考汲冢書獻今曰西南產里百濮以象齒短狗為獻產里
即今車里周公作指南車以導之歸者是也春秋時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楚紛
冒始啓濮戰國仍屬楚襄王使將軍莊蹻略巴黔以西以兵威定之會秦擊楚
道塞歸報不能得因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長之滇有楚俗之始也秦使常
略五尺道置吏漢元狩間彩雲見南中遣使跡之雲南之名此始滇王當羌對
漢使語不遜武帝惡之時白崖有天竺白飯王之後名仁果首偁白王為衆所
戴天子冊為滇王仍治白崖蹻世乃絕白人之名此始元封中司馬相如入西
夷上入威覽從相如學蹻授鄒人滇之文教此始是年郭昌衛廣平其未服滇
王降請置吏入朝以為益州郡賜王印益州之名此始建武中檇倫諸羌叛劉
尚連破之元和中滇池有神馬甘露白鳥之祥乃建寧立師滇有學校此始蜀

漢建興改益州郡為建寧又分建寧置雲南郡即今雲南縣地雅園附吳孟獲誘煽諸夷武侯斬雅園服孟獲四郡皆平乃收用豪傑時仁果十五世孫龍祐那若能撫其民號大白子國侯仍以其地封之晉宋齊梁陳隋皆以守令治其人簡長世其官唐貞觀冊建寧白國長張樂進求時東牟夷納農邏耕于蒙之巍山有祥異所居成聚樂進求懼避國農邏為奇王自是蒙族分立為六詔六詔之名此始唐置姚州南詔路王昆合六詔為一冊為雲南王南詔之名此始天寶間南詔殺張虔陀取夷州解于仲通擊之敗績南詔北結吐蕃以自固後為吐蕃所苦請內附仍封之以韋皋為安撫使皋以南詔兵破吐蕃取鐵橋十六城俘其五王南詔獻地圖上貢賜金印吐蕃不復為雲南患此始宋王全斌既平蜀以圖獻太祖以王各畫大渡以西曰此外非吾有雲南幾為絕域元世祖緣麗江入大理定都蘭為中慶路 皇明置雲南布政使司聲教之盛始此上下數十載興衰之跡有如傳舍夫亂不極則治不生孟子辭楊墨而闢之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十六

一治一亂然中國之治亂也雖堯舜至于戰國中間聖賢猶迭興未乏絕而滇之治亂則縣戰國至於今也天將使此土化部要為高陵化荆棘為松柏化雞犬為鹿麕化濁惡為清涼非 聖人不能故挈而昇之至是正朔始有定奉歷年二百六十以來如一日雖有小警旋為大定感矣
交易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按許氏說文曰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至秦乃廢貝行泉漢書曰王莽時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高一朋直二百十六小貝三寸六分以上一朋直五十公貝二寸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每枚直錢三足為貨貝錢是觀之漢時錢貝並行秦亦不能盡廢之也貨值傳貝五種大貝北貝公貝小貝不成貝不成貝者不用惟大貝直錢多餘三種皆今所用也然則漢末天下尚用之今所用者小貝之尤細者晉郭璞目贊云先民有作龜貝為貨賈以文采賈以大小簡易則賈犯而不過蓋用錢則有揀選用貝則枚數

而已五尺童子適市而不欺者其以此耶故曰簡易則賈必泰成六則惟楚公子莊踰王溝故楚獨存秦雖使常類於滇中略五尺道然未嘗獨泰故貨貝之在南中獨不變者豈秦法未嘗入滇耶於此亦可以考世矣嘉靖乙未滇人羅王崇山得大黃布刀製如盤折斷重三錢考之泉志蓋王莽時鑄也然則漢世之泉固嘗行於滇矣然泉不若貝之簡易不欺故泉不承而貝至今以為貨滇之庶或鑿於山縱谷於石或泗水而入龍蛇之幽宮或跣足而走巖瘴之鄉冒虎狼之險賈而得之皆長物也滇人無所用之五方良賈賤入而貴出利之歸本土者十不一焉銅以供天下貿易近為圍法之府而本地又自以兼金易紫貝其價日益月增欲滇人無貧不可得也又其半則四方行脚方士釋子募緣者取給焉曰字內一切真人一切出世佛皆緣滇出欲滇人無好佛好玄不可得也
予在南中所見不止此處也
東坡詩紀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為最滇中寧州白崖曲江德勝閩浪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十七

宜良柳川三泊江川羅次所在有之不止數十處而安寧為最凡溫泉所在下必有硫黃其水猶有味獨安寧清徹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霞出丹砂數粒迺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聚溫湯銘云白卷上微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卷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暖流耳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着簾帷全身障之備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昔絲網之飾以珠翠至煬帝去席帽戴皂羅中帽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而淺露開元初宮人着胡帽靚粧露面古制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不去雲南省城亦然大理婦女戴次上大帽亦古意之遺也

隋書志云江南地多瘴以五月五日聚百種毒入者
 至蛇小者至其腹令置器中令自相啖因食入人
 腹內食其土臟死則其屋移 瘴主之家若至月不
 殺人則毒者自踵其害累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亂
 殺戮始盡 瘴家多絕此無主人故飛遊道路中
 則頻鳥令此俗移於海中每遇夜則飛出飲
 水其光如星 鮑照詩所謂吹壘痛行暉也予親見
 之 瘴毒每在上則服升麻以之在腹則服鬱金丹下
 或合升麻鬱金丹服之不吐則下寒毒 瘴毒待由瘴
 為富州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
 丘又杜公曰自漢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然而海竟不知
 所在今杜東海於登州起南海於廣州皆臨海而祭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十八

海州望杞州滿州北海州望杞州按慶蓋因宋都汴而
 據慶在其北是時天無燕無因至運到之州而此以
 以於之可也 國朝初置而乃往而以於海可乎百謂
 青州為北海則今京師東北乃石碣石海海一處在十五
 桐為宜漢之極而百夷之外間有大海通而南島夷即而
 海也宜於雲南城望杞之換極王存之西海郡于而寧之
 地亦安也今滇而百夷之外有大海在今河九地沐璘為都
 督曾言其處有詩之蛇首樓船十丈長船頭鏡鼓樂堂
 善為高師百楊齊程王河九城遠水似湯即西海無款矣
 又按王克論衡之漢得而王母石室因立而海郡而漢
 書不載其事今其地沒行如奴美神子存鏡歌題王季
 瑤滅吐谷渾而海上

賦役志 包氏志原云雲南漢夷相錯其地沃瘠相參所入不道曰賦役曰礦
 曰盜曰稅課數者始末常不蕩休爾而後補廢累也夫計生齒不加繁而上
 不加開膏腴土屬巨室徵輸獨煩編戶俗賦賦農召吏佃作刀耕火種早時
 有而賦額漸繁之推嚴萬死一生砂脉漸微賦課益進而礦額虧一練之井非
 池非海淋油甚艱再權孔聖而權額虧物力大耗征賦無經閉門畫閉商故日
 稀而稅額虧又足以割股充贖之前而歸于慎德轉移之一言且夫庸夫閭
 筆知強固念今昔不同時常變不同而頑固不同用重官改作東益多寡不同
 規畫而四虧之故可反覆推矣果若所言橫索之權擾乎而今盡宜徵夫情農
 不力雨賜弗若未而破塘堤備在在成有美胡為乎額九虧于賦也推擊不擇
 金氣兼徵乎賦孤虛旺相上應乎天有退而成功者必有進而將來者胡為乎
 額九虧于礦也負盛出井攀澳而估之非有聚備煮海之利出浮于入未然再
 權之令嚴數歲復隆開而作賦非一井溢淋肉者日聚訟矣胡為乎鹽額尚虧
 也物力耗耗甚苛閉門畫閉商故不行此可藉口于為厲之季而今頓改矣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十九

道途多梗取償物價不翅相當而稅額何尚虧論理財者曰不在官則在民乃
 有不在官而在庶人之在官者不在民而在奸民者此兩種人內不出外不入
 則窮無坐索之里齊徭役無偏累之富戶小民之樂輸且先于有司之督責
 矣又有在奸民在游惰之民者夫民不見可欲不相往來操之然而不絕者
 以利言也東野之費幸七十餘無子每歲走諸銀場如鴉鴉曰其人忠實官司
 不肯縱舍也良家子廢業人奴竊其主及四方亡命通逃一以此為淵藪其狡
 黠典強有力久而起家者皆是也一復隆井耳復隆之人能辦之乃會城而魁
 柱之求登整陰報益丁名於官而以士大夫名合士夫姓假士夫子弟水冠投刺
 冒百金以歸有親見而容告者又懼結業畏之如虎不敢為左証卒也道遠力
 誣付之無可奈何已矣四方之貨一入滇慮無不售其道愈遠其來愈難其于
 入貨者愈有辭于出貨者愈有利試問數十年來揚大都何計然程鄭之多
 也如是而四賦果在官乎果在民乎抑亦出于官與民之外乎今天下多事度
 支口竭算及根細議者曰與其開利孔不若清弊害也不塞不派不止不行司

計者無為四虧所惑而徐綜裁為庶幾猶不至坐困不然外有不即除之秋夷
內有不即去之征繕提襟露肘左枝右梧即事定功成之後閣左日蕭條而莫
知所究竟也

貢 金 亦無正額嘉靖十三年始派解二十兩每年奉夏辦足色金一千兩
價銀六千三百六十三兩秋冬辦成色金一千兩價銀五千五百六十七兩俱
于布政司濟用庫杖種差發各項銀內指處勅買萬曆二十二年奉 旨每年
加足色成色金三千兩共五千兩總以閣臣王錫爵疏免 准減成色金一千
兩立限每年七月十五日解 進復以撫臣吳定疏免 仍增一千兩繼以部
臣楊俊民疏免復 准減一千兩又復以科臣王德完疏請呂買復增一千兩
是後雲南撫按相繼請免章不啻數十上一切不報至 今上即位允撫臣沈
做价之奏除免加增項又以疆場多虞豁免解進民捐：恩宥
寶石 原非額賦間奉勅合給發司府庫銀易買萬曆二十七年奉 勅太監
開株巡撫陳用賓上疏力請尋奉 詔停免是物也產于猛家謂之寶井或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册 雲貴

二十

如廉州之珠池泗水得之或曰以鈎鎌入水取之其始甚大經風而碎皆不可
知但傳聞近于夷人與外人交易外見其棟樑日知石之高下美惡今出之權
在彼不如昔之任意擇取得價而已是以其價益貴其好者愈難得又夷方多
置毒藥旅途多避近有避稅取遠路行者更病愈酷此寶石之大累也然京師
賈人所聚寔多即有 旨取內供足以供之
象隻 原係土司進 貢萬曆六年二十六年節奉勅合于夷方買進每次三
十隻每隻價銀六十二兩位錢金之累在于本土象之累在于客途是役也象
人以為奇貨百相索也百相應也入其彀如芒刺之在背出其彀如重負之息
肩也先期半載于水寧且舟蓋此路平衍皆此無他途而今不敢言矣即兵燹
寧定恐非歲月可以望坦：者况別象所尚未稱之或不適倚辦于厥貢乎
屏石 奉勅合尺寸于大理蒼山採進六七尺者採挖運解俱艱難先年以
五人以下折算充數物重途遠即太平備難况今日乎
兵食志

天下皆有衛所皆有軍皆有屯然而兵食之寄不與焉海濱志列三端如日月
星辰無以易者志草於軍實下附募兵兵然請至終篇竟無一語豈若書者漏
畧抑為人及除也從未用兵所用皆土司兵而土司兵亦不在論中豈謂官數
軍實具而兵足乎七種之數具而食足乎今日 朝端之書議士大夫之樂談
何非兵將戰馬兵器火器號衣紙甲及設法理財請 內帑供軍儲兵餉乎何
不聞一處取諸衛所軍屯也頃四五年中蒐羅將才大者或起之于廢閑或借
之于就近有間閣捧檄不遠萬里直是從天而下小者亦多得諸草澤自相薦
引于行伍中什不得一至索健兒于十軍之外則曲交之征人實抽騰水之戍
卒所至効用而奏功者土司兵耳土司兵在安撫備考所列俱出迤西迤沙普
諸路又出迤東以上種種：茫不得其要領又念滇事最急孰過此二端不能察
察聞請于填撫閱公辱承裁答大都謂兵屯與時遷化桑田滄海多非故我
稱不能為有無信然也屯報為齊文窟穴散亂之極不得已徹底清釐彈兩年
之力而成畫尚恐非實錄土兵先年用迤西今用迤東者先年防緝近年防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册 雲貴

二十一

于戈相尋之虞則死士出焉其習然耳時下沙普二兵最勁沙可六千普可五
千此外廣南銃手似精但其商團弱兵無紀律元江兵派之洩寨脆弱不堪軍
州景東可各三四千不甚勁而土官並恭謹寧州尤切近足備緩急增城兵不
滿千不足恃石屏可一千二百銃手亦精又云滇賦歲額出入之數歲無餘
剩惟省府城衛尉三倉本色年賦四萬向來收支之數院司不一通而問之每
四五月倉無粒米自某受事親置簿登記政陳：相因運曲結絡不絕皆是
物也然歲所得不過一萬六七千而已蓋二百言而大都已囊括矣已又遺募
兵大數及土司畧節及新定屯糧一一取以為據庶幾此書不至寥落至於土
司風土遠近情偽疆弱之詳仍於羈縻志中足之可以恭互並觀此外別有鄉
兵所謂牛叢也者前撫沈公從郡人姑蘇學博王未儀之議行之會城得兵近
萬雖不敢謂盡可用然緩急時有君子代匱備而不用茲是謂示今附原議于
後以俟來者志草之策衛所曰清黃於結製之始調能於考選之曰策土著曰
時練練以習其技藝優月糧以厚其膏養策七田曰復渡塘以有備於水旱

蒙古以無侵其疆界為以為梁肉糜石因其時而用之今日之滇病矣其無酌所調劑者存已未
洪武制外衛軍七分屯種三分操備蓋以七人所種之穀養三人也但初則一軍檢田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歲徵穀五十石入七倉每月支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為家小糧支三石二斗為種穀是徵五十石入倉其實在官止二十二石八斗也後官吏為姦七倉既遠漸不可支七分軍歲納穀五十石蓋因每告許皆云莫可改後都指揮張麟稽審其弊遂為奏改名曰與除謂以家小食穀二十四石又種穀三石二斗皆與軍而除其歲徵之穀也然穀之納亦多弊遂照例以米四斗折穀一石使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于是軍不用而官易徵迄今便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卅一冊 雲貴

二十二

沈做炳請鑄黃金疏 滇土府土州土縣壤地千里小者數百里所輸僅差發銀二三十兩多者五十兩或百兩而止其流官州縣得數百金遂了一州一縣之額若歲入有一二千金者便以名城鉅邑稱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卅一冊 雲貴

二十三

旅途志

郡國未有以旅途記者滇在天末東有黔中諸夷間之北有蜀之
裔土南有粵之羈縻屬縣間之直途通塞命脈係焉昔楚莊鑄
沂沅水畧地至滇池其轉戰逐北經歷之地未有紀也秦常頌通
五尺道漢唐蒙治夜郎道司馬相如治靈關道其所鑿山剝木之
地未有紀也劉尚之擊棟嶽孔明之擊雍闓皆渡瀘水李雄僭蜀
遣李釗攻寧州刺史王遜進軍孫小會隋史萬歲之討蠻貊自靖
蛉川經大小勃弄元世祖之伐大理自戡刺分三路或孫宴當或
孫白蠻或孫滿陀城而其師行所過止宿整理未有紀也公孫述
時句町大姓保境為漢遣使自番禺江奉貢而其間道所趨閱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一冊

雲貴

二十四

何所未有紀也惟唐志載貞觀十年遣祠部郎中袁滋典內給事
劉貞諒使南詔自戎州開邊賧歸曲州石門鎮鄧枕山馬鞍渡蒙
夔山諭官州薄季州界江山利溪谷激湍池湯麻頓柘東城安寧
井曲水石鼓法龍至羊首羊城貞觀十四年遣內侍劉希昂使南
詔自高州清溪關歸大定遠任二城西南經箐口永安木水嶺臺
登城蘇祈祿羌浪驛遂嶺會川河子鎮渡瀘水至姚州又載安南
經交趾太平峯州南田恩樓祿忠城多利州朱貴州浮動山天井
山上火道皆天井間不容趾者三十里又經湯泉州祿索州龍
武州皆蠻蠻安南境又歷儋道頓入平城洞深水至曲江劔南地
然其山川之險峻物情之變幻未有紀也 國朝通滇為列藩其

入觀之路置傳設驛馬曰東路間道走蜀者曰西路頂歲安氏衝
洪馬而大聲東而道斷因北走金沙大渡曰建越路建越多夷患復
不能以時開通入南問道粵西自廣南連南寧其分岐而合於廣
南者通曰廣南路廣南在滇之南折而東北始連南寧其道迂又
有孫東直走羅平安籠以達田州者曰羅平路一一撮其亭徵焉
數其遠近險夷考其人情馬東路踰黔以達於沅州始為楚郡故
止於沅州志普定興隆路并志黔志黔亦以志滇也黔之腹心滇
之咽喉也志清浪晃州路并志楚志楚亦以志滇也楚之邊徼滇
之脅齒也西路踰黔西以達納谿建越路孫會川以達榮經始為
蜀邑故止於納谿榮經志烏撒建越路并志蜀志蜀亦以志滇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一冊

雲貴

二十五

蜀之藩籬滇之門戶也廣南羅平至於南寧始為粵郡故止於南
寧志歸順田州路并志粵志粵亦以志滇也粵之窮荒滇之阨塞
也諸路皆踰陸惟金沙有水道而未通故以金沙江附焉山川書
其歷不書其望艱難險阻迂怪諛俗咸書以補他志所不及云

陸路

普安入黔舊路

雲南治城三亭而達板橋驛近郊有金馬關 板橋達楊林所號三亭實六亭若察赤水鵬 楊林所達易龍驛有木密閣守禦所 號三亭納福實七 亭羅傍山沈楊林海子方如支郡三城有漁舟百十艘有黃坡沿海阮塞昔職騰永叛卒於此 易龍達馬龍州號三亭趙福白實八亭塔昌隆 途經小閃索嶺古城堡魯婆伽巡簡司夾路多關場花舟素二系馬龍三亭而達南寧驛馬始用昆蹄昆蹄者乾金飾馬蹄以禦石齒爾雅曰昆蹄善升巖郭璞曰巖山形如甌或曰周公通九夷時所制也有響水關 南寧達白水號三亭阿幢橋分 實八亭交水平川可走輪阿幢橋有大道走曲靖府號三岔路有鐵溝嘴 白水達平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二十六

六亭多羅響水石層 有茶花筍多盜路有清溪洞面溪流中窟深巨火入之有浮屠龍象芝朶雲英之像皆石乳溜結者有桂花洞有桂花一本百尺根盤洞底枝出洞外秋華時香徹他山 平夷樹六亭火燒東 而達亦資孔驛枕石象山中路有掉換曰滇南勝境還觀山平天閣東望則菁霧瘴雲此天限二方也有平夷所馬禁嶺硝洞 亦資孔驛達普安州號六亭實八亭高子海子大高莊 有畜納半山人稱雲南坡陵陀相續行石齒中 普安州達新興驛號六亭後橋羊刺徹實八 亭而崎出城有狗場坡民無編戶土酋號十二營長其部落有羅羅仲家佐條楚人言語各不相諳以楚人譯之夷俗有火炬二節丑未月之念四日是其辰也是節擊鮮以祭小兒各持火喧戲於市若中州上元然撒麻亭有八部山地名舊普安唐盤州遺址在焉有軟橋

坡其水為盤江之委板橋坡地廣黃壤樹多青松土人燧拾梯以代燭堡站實枕新盤山 新興達安南衛號六亭芭蕉沈納牛膏八亭 有新興坡芭蕉關分水嶺江西坡沙子嶺上老鴉關沙行者十六石行者十四衛城南關有尾灑井清甘可茗因以名驛夷言尾灑華言水下也 安南達查城號六亭尾灑水洞空句 實十亭而達有哈馬章例馬坎盤江坡至盤江江出烏蠻匯於廣西者有江即左饒瘴瘴草青之日有綠烟騰波散為宛虹駭霞觸之如炊杭苗苗行人畏之江岸乃靖遠伯南征喪大師之所每水溢時多化為異物過江有瘋石坡黃土坡西關坡山幽菁遠吐霧彌天不分咫尺行者前後相呼查城四亭而達閉嶺安龍青白 盤關嶺盤關嶺 盤東路險絕首程也有白口坡東坡安龍等坡有胡椒凹有象嶺石右皆崖菁萬仞中僅有道如梁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二十七

者慄汗有香樹坡小普口坡草多芝鳥多山呼獸多熊中途懸巖有呂公像舊曰查城至白水路賒馬痛萬曆中葉當事者請移都傳於閉嶺所執政誤讀嶺為山嶺遂承 昔為閉山嶺驛 閉嶺四亭白水 阿橋而達安莊衛閉嶺四十三盤而下有鷄公背與閉嶺相對兩山之趾界以溪澗至白水有懸崖疊水飛流瀑布自山端下注二崕相承下為深潭神蛇宅之見者必要重疾又謂有水犀時出巖谷後徒去夏漲時噴沫如雲霧數里 安莊五亭龍泉馬場 而達普定實茲荒微名都舊永安順鎮寧三州同城今移鎮寧於安莊永安於安南而權安順為軍民府自威清以西皆隸焉地稍平樹山如髻繫城南圍有塔山浮圖標其顛兵使者署中有石化樹可四五尺碧葉紫花結實紅而黑其本猶石也漸滿司之後園亭佳勝相傳賈似道

別署有樹化石石根猶古松也其類是與 吾定六亭沙作飯龍而遠平壩徽 平壩四亭而崎阿冬鎮焉高阿若梁得黔溪夾堤多茶葉 威清五亭而達貴州治城阿江小菁山稍夷類峭瀾夾路多野橙以春冬之交華治城近巒之秀者曰賦賦帶城有襄陽橋林多貴竹有貴竹長官司因竹以名州野產紫芝土人呼菌玉解菌毒城市以猴先二辰為易 貴州五亭 高寨獨脚而達龍里徽 龍里六亭乾溪龍城新而達新添衛路夾長澗有長谷坪空洞坡野猪洞龍從坡野猪洞猪穴之石崖截立千仞盤回復道人騎弗成恒有隊者新安對亭有壞峭立而上平下有洞深靚九龍觀標其顯 新添遠平越徽號六亭崖頭冷溪黃絲實十亭而達望城江西羅 西陽倒馬五坡有谷蠻關龍場蛇場路皆石齒馬升鹿昆蹄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一冊

雲貴

二十八

踏聲鏗然大星出地皆有苗窳行者側足焉 平越遠清平徽號六亭三郎羊場場實九亭而達勝梅嶺度麻合江津人乃木獠夷江溪苗人以石壘就水澤髮條家夷女留緞緞以供臘祭地有羊場鷄場實諸夷互市以十二辰相連歷十二日一市每場歲三十市歲暮即場駁會持牛角為觴吹蘆笙為樂 清平遠興隆衛七亭而達燈羅衛重安渡重安江：色如渥靛岸樹二極纒纒絕之舟循纒以渡有雲溪洞可隱十室望香爐山為邑三城其高敞實下肆無景上有瀟流一溪沃疇十叫聚落千部時出禦貨戍人官兵來討輒泝水下注酉陽土兵環之弗克攻有隘自崖者獲之詢之江佑也舍之苗俗以長至為歲朝考鼓擊柝羣飲醉卧土兵尾江佑以登園其閱殺其閱鳥者二人急縱金羣帥志益盡蠲之遠城香爐為官戍其降苗於

黃候落燈之間 興隆衛五亭而達偏橋履垣東坡王五途經東坡有巖洞類梵壁普陀境垂乳結澗象雲朵英懸泉淙然 偏橋衛連鎮遠府六亭而遠向羊九曲望雲渡河而東有相見坡望城坡望雲閣九曲閣油榨閣沅水泝流舟通鎮遠而止近決石梁通至偏橋 鎮遠連清浪號四亭宛溪焦實十亭途經草鞋坡鷄鳴閣 清浪四亭而遠兩溪遠平漢徽中渡沅江有我眉太平二堡 平溪六亭而遠陳二平溪 遠晃州州廢名存土人相傳此地為古夜郎無據馬爾後漢書曰夜郎東接交其地在湖南若長本出於水以竹為府署長官司西六十里共晃州總不知土人何因傳說也李白酒流夜郎寔未至夜郎而遠其詩云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又曰五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一冊

雲貴

二十九

雲間鶴飛鳴天上來傳聞故書至却故夜郎國又曰昔去三湘遠今運萬死餘意者太白上夜郎泝三湘至晃州聞命而遠遂以晃州為夜郎途經南亭點魚二堡山產石墨道皆黝泥 晃州驛五亭而遠新村冷水 遠便水再亂沅江途亘蜈蚣閣山遠道逐形如其名樹多梓土人燧梓屑以代燭 便水驛連沅州驛四亭乘于冷水州臨江：統明山自沅以西亭徽荒漫記里多倍而遠但宵兩燦相積跋地乃至路經栗子園地產玉泥可陶勝版石滑捨騎乃磔 自雲南至沅州一千八百九十里為東路 太史楊莊介公得罪南甯自公安至博南為滇程記亭徽之遠近山川之夷險盡此矣今取其自會城至沅州者稍增損志東路西路而下不揣固陋摹擬續之

烏撒入蜀舊路

絲交水西北五亭而達松林驛平坡相半舊名善魯古今以名堡
松林七亭而達炎方驛有大忽都堡途經松韶閣 炎方八亭而達
雷益州與烏撒後所同城始食蜀鹽西有崇山連亘數十里曰石龍
山土酋安氏所居有水菁坡馬鞍噴土兵守之皆隸安氏 雷益八
亭而達倘塘驛有倘塘站隸黔中實黔滇蜀錯繡地自倘塘至納谿
縣皆貴州都指揮馬輝所開路 倘塘連可度五亭而達有大谿出
山谷中清而駛梁以巨木橫溪上曰可度橋因以名驛隸四川烏撒
府其站曰普德驛有石牙有石井中噴石巖路漸峻滇疆止於石巖
可度九亭而達烏撒衛有四川烏撒府其衛同城烏酋所居曰鹽
倉去城一舍中道停驂之所有古松四株其險道有楊橋三濤 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三十

撤八亭而達瓦店有檀木林橫長十餘里縱莫知其極樹多槩以地
險多夷寇行人莫敢取鹽倉商縱馬其中食之其阨塞有磴于坎每
月以午未日聚行旅千餘嚴兵乃過 瓦店七亭而達黑張自烏撒
以西山地瘠不宜植惟此地有福田穀百雙烏撒瓦店皆仰食烏有
天生橋產銀牀 黑張七亭而達周泥至野馬川即望周泥在面山
下至山趾陟七星閣山顛窮日乃至七星閣水瀾於陸廣水勢瀟瀟
為滇蜀要津昔梁王追明玉珍於此有橋懸崖架木為之 周泥九
亭而達畢節徽黔西諸驛皆隸畢節驛隸黔 國初都督馬輝
鎮貴州標校水首婦奢奢欲激之叛因盡羅罪開水西為郡有宣
慰同知宋欽妻劉氏間道走金陵訴之 高皇帝命劉召奢奢與子
婦奢助至宮約令刊山開龍場九驛自貴州至畢節乃徵檉稅之香

遂設九驛原隸馬匹皆水首供之 畢節七亭而達層臺所舊有衛
今廢有木稀巡司倒馬坎 層臺六亭而達白崖有相見坡 白崖
五亭而達赤水衛衛在雪山閣下臨赤池河源出芒部冬春以纜
連舟為浮橋夏秋泛溢奔流津人飭蒿杞乃濟 赤水七亭而達摩
泥所躋雪山閣嶺頭競瘴霧鮮晴旭行潭潭中人為苦之 摩泥七
亭而達普市有一碗水坡流行如雪山閣行人謠云摩泥普市大三
日無雨似神仙大抵黔中為古牂牁郡古志云上值天升故多雨潦
信然矣路皆深莽多灰虫不可曠行 普市十亭而達永寧衛蘭首
其衛夾江而居水至納谿縣連於江 國初景川侯曹震奉 命屯
工開之其灘一百九十五名灘八十二石之大者鑿之水之陡者平
之舟楫通焉刻石於江門大灘上 永寧五亭而達永安 永安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三十一

七亭而達江門 江門驛七亭而達大洲沿江有九溪十八口刊山
鑿石前多不可騎 大洲驛六亭而達納谿縣江中有三層峽天
子磴至梁壩有馬關王七空橋今廢為關王即馬輝燁鎮黔果於殺
戮諸羅憚之故云 自交水至納谿一千二百一十里為西路
昔 天兵南下以西平督東師戰普定額川督西師戰烏撒南土
既定遂以兩路置傳為神京孔道滇人之出也自交水十五日而達
永寧順流大江其歸也挽舟為難則溯沅水取道貴筑通畢漢師西
援成都烏酋為二陵之禦遂破畢節墜烏撒可度以外無復人境矣
夫滇人西出而東歸若兩息出入然無四衛是無滇也亂後輪蹄絕
跡津渡日迷即旦暮再關亦不能無師老馬矣
建昌路考

絲雲南治城西北連富民縣可八亭有河環流縣治即滇池之流也
河有輿梁途經妙高坡清水閣 富民西北十二亭連武定府有鷄
街子坡趾夷而頂峻東南為雲南西北為武定官兵征鳳繼祖敗績
於此踰坡有小甸關既要可守 武定西歷烏龍洞躍鷹村高橋村
至馬鞍山七亭村落十餘皆枕山面流川原平衍廣二十餘里有徑
路涉高橋水徑一亭冬春乃通 踰馬鞍山西九亭連元謀縣歷黑
菁哨陰翳多凍出管至虹蜡哨乾海子林杉森密猴猿振撲不畏人
崇山複嶺澗有積雪氣寒冽下馬頭山始平竹氣始炎樹多木綿其
高干雲有金剛嶺樹碧幹蟬刺殺殺人土人密種以當離落地宜甘
蔗芝麻有微瘴虛仁驛在中通今卸傳俱廢止存板屋二十餘家
元謀北六亭連黃瓜園舊有環州驛今廢歷馬街子龍海落地皆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三十二

原而荒人皆焚夷絲龍海落西渡河有苴林村絲苴卻連姚安秦蜀
賈人絲越建來者絲此入迤西諸郡其地無閉察可以通稅 黃瓜
北四亭連江邊金沙北渡有三一絲窳川渡江至北勝菴渠可通鹽
井微地屬番夷不可行一絲姚縣魚閣渡至黎溪一即此江水駛
奔挽舟里許乃橫舟亂流而濟江北無居民惟南岸有巡簡司傍而
居者百餘家

樓謝在杭氏滇界金沙江一曰若水源出旄牛徽外在滇江西北東南至
於麗江鶴慶北勝姚安諸界水濱產金沙故名山海經曰黑水之間
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水經注曰若水南經雲南之運又縣今金
沙江巡簡司是也又東流合緇水緇水溢水注於馬湖諸葛亮
南征渡臨卽此昔黃帝長子昌意德考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為

諸侯娶蜀山女生頡頏於若水之野是其地也

渡金沙江北五亭連姜驛初行谷中緣溪而上十里升火焰山其高
三十里峯回路轉陡絕之處異以木棧至山顛三里許即姜驛驛又
類北迤畧羊屋三四家後有夷寨羅黎居之昔從克首叛今雖就廢
尚完障可畏江外地皆逼東川七州蜀令不行滇後莫震中關通道
亦峰腰之勢也 姜驛北八亭連黎溪站初行三里有石錫行都司
界滇徵畫此三十五里有松平關松杉參天其密如鎗行松陰中晝
日不絕山產白銅品上者曰白缺可入丹藥 黎溪北七亭而連鳳
山營有五里坡險隘多盜七州夷寨夾路隘焉昔擒克首於此鳳山
營設於山顛下有二營曰火燒曰觀音聯絡山麓鈴柝相聞定要地
云 鳳山北五亭而夷連會川衛中道曰綠廠有銀北閉久其岑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三十三

俯眺皆平蕪山川明曠 會川西北五亭連大龍站道始嚴行旅千
百人結隊而行營哨之兵前驅每月放行人兩次曰送哨 大龍北
六亭至巴松營始遡孫水漢志云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
臺登即瀘沽會無即元謀也夾岸皆崇山羊腸百轉遡流而北高下
因山紮曲因水陵谷間絕者為危橋以度水蝕山趾石齒狎者不
可通輪蹄或行水中夏秋暴漲則道斷山水補行之地為營哨環重
垣墼深隍為軍屋以居戎卒恒有火災水之東為保西為番標屬皆
推警被旣機持刀盾番屬居碉房繞頂扶弓矢剽掠無時掠貨貨并
縛人入其寨以繩繫兩趾環以火索重略以贖不爾則賣之遠夷每
一人償以十牛稍就羈縻者曰熟蠻俗官兵偵捕官給資糧焉 巴
松站北六亭連白水應甸沙開縣泥坎公母營四腦營皆隘道人騎

貫魚竹夷處處有之而沙澁泥為毒將至白水有金川橋一木橫溪闊三丈許俯瞰水面百丈如碧瑱昏澄不見其流 白水六亭而達阿庸歷觀音營半站營其橋曰小高橋河西有德昌所產美材賈人販之一版十金者至江南可百金又山中產不燼木其物得於山谷石脉中極深大許非木堅而且白鑿之綿綿不斷如絮績以為悅投火不燼名曰火蟲漢桓帝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鬼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此其類也將至阿庸有松盤頂枝葉龍徒如偃翠蓋因名其地曰一把傘 阿庸北九亭達祿馬山水展振平曠千畝而人民稀少無穢太平河西為益井嶺歷沙灣黃連堡沙竹二十餘里時有颶風揚塵沙蔽天其屬獨而涉者曰潢水河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三十四

源有海方廣二十里梁而度者曰大高橋 祿馬北折而東七亭達建昌嶺即古印郡阻重山面印池八部志曰印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遠視如戴鐵釜東南十餘里土官村有徑路緣涼山可達水西產馬頸長而自短善并峻坂 建昌東北五亭達禮州所 禮州東北七亭達瀘沽驛一路盡茶菸少烟火寇盜視前更劇曰關王廟曰貓兒坎曰溪隴站曰三進溝曰大溪曰梁甫墳皆桐槽諸番伏莽之地非屬兵不得過 瀘沽東五亭達冕山所有瀘沽峽豎崖環水剝削一徑繞山腰如帶仰視壁立千霄俯瞰無際旁有小樓皆桐槽夷賊出入之路峽共長十五里出峽至鐵廠踰通濟橋折而東始說涼水漸望冕山有奇峯如巫山 冕山北八亭

千路萬徑列營數十聚兵幾千猶時有梗塞之患踰嶺冬月多水攢崩不可步稍失足即墜深崖而雪甚必懸車束馬而下險與瀘沽埒行旅度瀘沽相嶺則相慶脫險云 通相營三亭達越萬衛有棹楔標南中第一關 越萬北六亭達利濟驛踰青岡嶺迤東行空山中諸夷環向大創之後稍戢 利濟北八亭達鎮西驛地酷寒無五穀居民皆仰食河南中有徑路達我眉縣可避大相嶺大渡河亭卒單弱速為番夷所據 鎮西北八亭達河南站歷鎮西所有隘道行陰岩中循水而下其水曰河南溝歷危橋二十餘 河南北六亭達富林營登驪經關閉頭有驪經石方闊五尺餘外澤而中空相傳玄樊歸自西域暴經石上下關濟大渡河河源出吐番急流注下險惡倍於金沙夏秋之交瘴毒甚厲又有流沙河不可以舟人馬皆徒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三十五

富林北八亭達黎州安撫司有大渡河所其城三面依山臨深谷為隍可數十丈一面通大相公嶺途經古漢原縣高山有良田千畝有啞泉其出無方人馬飲之輒死西入天竺茶商行之至打節蘆而止 黎州東北九亭達普口驛度大相公嶺即印嶺山王陽所歷九折坡也而嶺名相公蓋以武侯得名西南至黎州東北至普口其山乃竟山頂有孔明廟久圯石像存焉行者過之相戒無譁不爾必有颶風颶雪磚瓦傷人華陽國志曰印嶺一名印符故印人符人界也 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疑水夏結冬則劇寒有長食若珠八度之難陽毋閑峻並坂名黃泥堡有七縱橋太史楊慎過之改為七橋以孔明將畧在擒不在縱也有詩鐫石碑在川主廟前今碑已斷什道左 普口三亭達榮經縣經川主廟為孔明初擒孟獲處自雲南至

崇經縣一千八百六十里為建越路

元謀在漢西鄙自姚楚入則徑自滇上入則迂故武侯渡瀘取道白崖萬歲南伐轉戰勃弄本朝建會城於善關以西偏為屬縣郵傳商旅未有不經會城者茲路雖設僅有空名環州姜驛卸卒無委積之供大渡金沙津吏關沙堤之築遂謂遊印都者皆迴東過瀘沽者必微服其寔火燭以北盡平江許祿馬禮州原可走輪兩嶺非有閘索之峻兩津非如繁河之惡也東西不靖茲寔上游謂宜招集號勇補營堡之單弱剷削巉岨開道路之鬱紆又禮州德昌盈一水順流數日可達金沙皆當乘時開通永利百世况茲荒徽番裸跳梁聞通道於中則盤錯之險盡夫而金銀丹漆焚燹僅存馬之屬絡繹於雅黎嘉眉之間非惟滇類蜀亦利焉若任其幽阻固思後圖恐滇道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三十六

斷而五衛失輔車之依蜀且患長鞭之莫及矣

粵西路考

錄雲南治城金馬之南歷狗街至大漁村為呈貢境遵滇池東岸梁王山麓至馬軍鋪為歸化境又二亭達晉寧州可九亭而夷晉寧東南循稻子山澗行路瀟豁水峯巒如列戟至河澗鋪登關索嶺西瞰滇池東觀散水為迤東阨塞漸下至茨桐鋪踰石關達江川縣九亭 江川東循星雲湖上行有海門橋樵仙星雲之通津也度橋而南迤甸直閣踰二山皆寧州地又循杞麓湖上行至通海縣號七亭定六亭而夷 通海南至曲江驛江有流沙甚深策馬亂流可濟稍駐足有隘者秋水突至即為巨津舊有渡舟恒苦漂溺巡按御史沈正隆捐俸建橋三穴沙走無着力處窮人力掘沙見土而後甃以巨石首尾三亭乃落之號八亭定九亭而崎 曲江南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臨安府氣漸炎熾險皆半可九亭 臨安東南歷漾田安是州有三轉灣坡多盜坡竟至阿迷州通十二亭 阿迷東踰橋至東山關有崇山躋山必窮日力乃至山顛為馬者哨土酋普氏據其地重柵守之居者百餘家夷多於漢可四亭而崎自阿迷東入夷巢無亭傲止宿天明行至日中而稅多野處 馬者東歷矣馬驛至多梳鋪六亭羅夷居之去多梳里許有石洞幽邃泉水出為水清冷流石成渠有淙淙聲居人以篋瓮負水出諸洞二三月間流涸汲者窮其源或深入數里 多梳鋪東南歷木瓜鋪永寧哨至羅台驛四亭矣馬羅台舊有驛今俱廢驛記藏之廣西麻地俱為普氏夷寨襟以四方流移漢人故家踰山有架水莊產堅甲木瓜鋪綿羊可百里西北枕山而蒞者為新城所地高乾無可種蔗其產木綿馬金象 羅台驛踰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三十七

而南經倒馬坎林深險豁徑雜出昔有普者略者為夷賊巨魁荼毒行旅今就擒其地隸普氏而沙儂瀾夷患時有普氏設哨守之夾路多招土人劈為木片以代瓦大風雨則不能禦至隴布寨共四亭 隴布南至新哨儂普二氏分疆之所嘗為搗撲所焚有旁徑滋寇共六亭至彌勒灣山稍平夷一望沙磧皆戰場疆理隸彌勒州以漢官久不至儂氏斥境至此而又遠不能制水下陸詔沙普諸酋互爭之戎馬紛沓居民望風逃匿無寧日焉 彌勒灣東踰山有竹子菁荆棘叢生有伏戎過揚屋戈勒機舍三寨臨崖排江循西岸而進江出兩山中瘴毒不可通清明後為酷觸之無治者江東有大八百小八十二寨皆儂氏屬夷至僊排寨有公署建於寨之下誅茅為屋六楹環以木柵共計八亭而遠自公署度板橋絕江循東岸歷華

雷寨馬鞍山六朗者莫至者約公署號八亭定六亭 者約東南歷小者馬寨有徑路通李連賊又南歷省茅者老羅幹連微皆有溪流沃田耕省而獲多路出田中共六亭至速為寨舊有速為驛今廢速為東南歷母忙寨至木鐸下有公署上有儂夷寨數十餘家路坦莫可四亭 木鐸南歷那屯那堵者圖大者馬有高山深林四亭至廣南府夷漢雜處可千餘舍居民皆樓居以竹為椽柱覆以松皮去地三四尺人居其上畜豕於下中設地爐懸桶穗其上薰令極乾每曰春而食編竹籠若魚雷累之數十置西南隅以祀鬼甘犬鼠非上賓不設萬曆末年儂氏兄弟爭立糾交陞入犯兵燹之餘民居皆草創田野蕪蕪未復業焉有楊廣廟昔秋青部將楊文廣追儂智高至此土人立廟祀之在治西三里許 廣南南至寶月關連山皆峭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三十八

不可通惟此鑿石通道儂氏設關其上嚴啓閉踰關至公署可五亭 寶月關公署南經可王寨至西洋江五亭有崇山峙江岸江之淺者可揭而涉為廣南富州界廣南之夷曰儂人富州之夷曰沙人氣類畧同而沙視儂為勁渡西洋江有崇坡躋坡至羅貢菁寇盜叢菁林中南往者必索西洋兵北來者必索富州兵為導富酋李氏與儂氏構隙兵不越境或伐巨木橫菁中以絕往來兩氏相未多則羅貢道斷或取道歸朝島出菁至羅貢寨共四亭 羅貢南歷沙斗位來踰山上下可十里至布曼寨共四亭 布曼南五亭至富州居民千餘家習氣類廣南酋沈明通孱弱不振州治為其下李天保所據州通出奔歸朝天保內修兵甲外結交陞傲配歸朝廣南歸順間稱勅敵焉 富州東南三亭至板崙田疇廣沃人民殷富實荒微與區

有公署災於火 板崙東三亭至納奈寨公署去寨二里許 納奈南入納奈寨地隸廣西鎮安州實真粵甌脫地菁林類羅貢而嶮巖過之在符取人多扼於險出菁至鎮安州四亭民居多依峭壁構竹樓覆以黃茅為圍倉以困敵參差茅舍間徑路僅容一人其下皆腴田行人野宿田中侵晨啓行寨夷必焚其藉草以辟鬼州南有交趾寨莫氏以官監之鎮安酋長岑氏半服役焉每年納氈數十領以當賦稅 鎮安東行川原中原窮登嶺南入司把菁其長三十里林莽倍密實交粵棄地夷寇之未莫知其踪行者以土兵夾衛出菁為菁口寨共六亭寨隸歸順居民稍就平原 菁口東踰嶺下至苟把寨有照陽閣石壁峭立半壁有石洞穴山而過路出其中可十畝閣西望朝曠出自洞中故曰照陽上下有石隘磴石峻增礙車馬稅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三十九

輒解鞍轡乃躋入關至安得寨共四亭 安得東歷打盪菁草棘亂生木多桂竹多棕有山呼鳥鳴林中谷響相答自此多石山拔地突起山環若城中有平疇者曰硯路出其中出入之所皆有石隘良田美池一季耕獲當足支二三年伐竹構居績綿為布居民有老死不踰硯如避秦人者見車馬絡繹聞華人言皆聚觀驚咤男子能華言巾櫛短衣皮履婦人椎結跣足長裙其硯曰打盪曰平岩曰細村自安得至細村六亭 細村東歷六硯那駭至歸順州六亭有石山三峯奇峭如蘇氏木假山地氣溫煖草木四時當青土酋尚禮法馭下以嚴閭境無盜商賈湊集如中州焉州治北有險峯下有徑一日而達交趾高平府 歸順東有河度與梁一徒扛二歷花硯至霸龍壩六亭而退有石隘三 霸龍東歷湖運關有河出交趾達左江滿瀉

石中不可以舟楫河行有上雷州在河之右下雷州在河之左屬揭而涉者一徒扛而度者二其地陰凝陽泄明發寒氣浸人亭午即炎炎如坐炊甑隆冬猶汗浹背其人皮冠而縮衣詢之云煖其首則諸疾不作氣使然爾稻田兩熟竹有刺可作籬落自霸麓至下雷州六亭 下雷州六亭有高山公署行旅止宿苦無水踰石隘有三脚村茅屋數家皆兇狠不能華言 三脚村東歷石隘四五處倍高險六亭而達龍英州環州石峯削而銳如笋刺地而出酋所居背負一峯高出諸峯之上 龍英東有閩為太平州界其地去交趾僅二亭漸上高岡下至聳峒六亭 聳峒東過養利州盡日行岡中平衍可方軌樹生石上根蜿蜒入於石四亭而達至七村 七村至左州三亭始有城郭民始平居華言州枕左江舟行十日而達南寧 左州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四十

連馱蘆四亭 馱蘆東亂左江至新寧州四亭 新寧東至牛岡六亭 牛岡至南寧府再亂左江五亭而達 錄雲南治城東歷水海子黃土坡七甸至湯池九亭湯池歷老大坡宜良縣一碗水土官哨白山屯至路南州八亭而晴有陳家渡水出陸涼州達寧州 路南東南歷板橋屯小色桑大色桑林馬洞至發矣哨七亭有華泥巡簡司毋伏矣哨多石 發矣哨東南歷馬矣哨龍鋪六亭上馬州至彌勒州八亭 彌勒東南歷彌南哨橫水塘青水哨石子哨矣勒新村習子中哨龍潭芭蕉村至竹園村七亭其途坦平可通輪 竹園村東南歷石牛坡拖正橋哨新哨至江恩共八亭江潤六十餘丈水通曲靖所阿幢橋岸有坡崎嶇地隸土酋普世隆其疆止於大百戶渡江上坡亦崎嶇歷大百戶有普世隆寨又歷懷遠哨至阿小寨隸普

國嶺山後有岩共八亭 阿小寨東南歷下洪寨大勒八到二哨矣堵村至三鄉城九亭 三鄉歷歸德哨至彌勒營七亭錄彌勒灣會於廣南路 錄彌勒州入廣西府歷龍回村吉雙御矣明村阿平阿朝即至鴉迫至竟得哨七亭龍回村有龍回橋矣明村有草子山 竟得村東南歷小寨小江橋大江渡象鼻嶺沙人寨有榮寨矣夷寨石頭寨小河至密勒勒九亭自廣西府至江邊道路新闢可通與馬江外皆土舍昂氏地密勒：有昂氏岩 密勒：東南歷大黑布沼小黑布沼八倒哨矣堵哨山白村至三鄉城三亭昂氏地止於小布黑沼八倒山趾有水田有馬者竟得矣堵有阿寧御龍騰宿寨山白村有大勒哨山卓海子皆平衍三鄉北連交水南入廣南定東偏名區土酋阿機負固叛官兵盡之以廣西府經歷鎮其地漢官畏瘴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四十一

不敢入酋長龍騰宿普國祥軍備兵如亂繩焉自三鄉縣會密勒灣入廣南路 錄密月閣東分岐至阿用寨七亭 阿用寨東循西洋江至老太莊七亭 老太莊東歷打魚莊入富州界過板洲寨度西洋江沿江道連崖峻山後有那齊寨寔盜藪共九亭至花甲洞地界有野慶之所又九亭至耿牙寨去花甲洞二亭花甲有洞官羅氏服役廣南富州之間 耿牙東至高山公館八亭 高山東至東坡七亭有野慶之所 東坡東至歸朝七亭富州首沈氏居焉其地負崇山面河寨夷千餘家沙徑兼有之遠望有雲氣如絮罩其上炎熱多瘴 歸朝東七亭至架村 架村東歷莫村昔為交趾偽王莫氏地歸朝酋新得之盡日行莽中十亭而達鎮安州 錄富州有徑路東南二日可達歸朝亭里未詳 錄歸朝有徑路東南四日可達歸順

州道里未詳 絲歸朝東至四亭_{名地}六亭 四亭_{名地}東至者散四亭
 者散東至者令四亭 者令東至博隘三亭博隘有大江舟行達
 田州四日又八日而達南寧府 絲廣南府東應鋪兵村弄黃城弄
 魯下賽利十二日而達田州道絲泗城州有土酋岑天章與父紹勳
 構兵東行者皆閉泗城 自雲南絲臨安彌勒灣廣南富州歸順至
 南寧府二千一百二十里 絲宜良彌勒三州至彌勒灣七百二十
 七里 絲彌勒州廣西府至三鄉縣一百九十五里 絲寶川關歸
 朝至鎮安七百一十里并歸朝至博隘廣南至泗城田州通為廣南
 路

昔兩路之通也仕宦商賈間出廣南其人聞華言則相視而笑遺以
 食鹽換柳金絲烟喜出過望以米薪豚酒酬為行旅野宿無盜賊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四十二

虞項歲滇粵往來者踵相接有亡命窟其中導之初以數人持刀盾
 伏於蒼竹伺行者謀而出行者大賊奔去委二麓於地發之皆兼金也
 其後每劫必大獲有聚殺百人要於路者羅貢狗把納桑為淵藪諸
 酋中歸順最賢北未皆索其兵而其下必索重賄乃呵護出疆鎮安
 酋苛求無厭而仕宦為甚拂其欲無得免者行旅以廣南為畏途矣
 噫諸夷渾沌也重利以啓之奸人以誘之寡之不擊者鮮矣豈特廣
 南一路為然哉

絲雲南東至宜良縣十二亭途經湯池有老大坡 宜良東至天生
 關七亭關右有天生橋寬平大餘可容車馬 天生關東至趙誇四
 亭 趙誇東至師宗州九亭路出夷岩中特有標奪之患師宗東至
 羅平州九亭 羅平東至三板橋六亭 三板橋東至江頭七亭

江頭東至黃草壩八亭地定黔壤昔昔安陷於賊州民羣聚於此廬
 焉 黃草壩東至鄭七八亭有江寨寨可涉 鄭七東至樓草四亭
 樓草東至安籠所四亭安籠地隸粵西粵師援黔道出此關路寬
 狹止宿之所所有公署今俱廢 安籠所東至板屯六亭 板屯東至
 壩樓四亭返江有舟可度自安籠至此沿江多瘴峻嶺隘道夷寇出
 沒無時又三日至安隆司 安隆司東至芭蕉關四亭關險峻扼諸
 夷之吭 芭蕉關東至潞程九亭自此至田州道俱坦夷 潞程東
 至王店九亭 王店東至歸樂九亭界泗城田州有夷患 歸樂東
 至榮莊九亭 榮莊東至田州九亭州臨右江舟行八日而至南寧
 田州東至舊州九亭 舊州東至上林縣五亭 上林縣東至果
 化縣五亭 果化縣東至隆安縣五亭 隆安縣東至大灘驛十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四十三

亭 大灘驛東至南寧府六亭 絲安籠所北九十里至羊場軍七
 歷魯溝山麓 絲羊場軍七歷空上仄渣軍七至水橋軍七四十里
 水橋隸貴州安南衛 水橋歷播者過普渡河系渡寨行山箐中六
 十里至羅運 羅運有小箐五十里至打罕舊為永寧州治其地酷
 寒土人呼為膽寒訛為打罕

按鄭是祥河江解畧曰余弭節度紫江廣百餘步沿江上下絕擊
 汰之迹水勢批巖激洄土人謂水漲時漂篳撞舟峭壁箐嵐人跡罕
 入下流至打罕縣泗城界舟始通焉則打罕當在查城安南之南
 第三舟船可通其視田州博隘放流更捷矣然這無行者豈創夷未
 加罽筏盤剝為苦乎抑夷條岩森不欲漢人出其地故榛蕪難開示
 姑記之以俟知者

打罕五十里至羅架有小箐有泗城頭目居此 羅架五十里至火
烘舊鎮寧州治此今泗城鎮寧分屬焉其地炎多瘴 火烘歷高補
籠寨有寨夷為盜行者必以火烘兵衛導又歷猪場壩為安順十三
校地無定屬夷寇寔多共三十五里至康佐長官司扁担關為土酋
余騰龍地全黔叛惟騰龍劫順關此路通滇 扁担關歷長冲壩上
接土酋薛氏境隸高磨堡石堡軍屯昔定伍官屯至平壩五十五里
其地軍屯衛士皆恭將范邦雄攝之雄有勇畧為水酋所憚諸屯賴
保聚焉 自湯池隸羅平黃草壩安籠所至南寧府一千六百九十
里 自安籠所分岐至平壩衛連東路三百三十里通為羅平路
漢番陽令唐蒙風晚南粵南粵食蒙拘贊詢之蜀費人知夜即臨詳
荆江江廣數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即西至桐師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四十四

上書欲發夜即兵浮牂牁江出不意以制粵今按牂牁郡屬縣至句
町即滿則羅平黃草大畧皆夜即地所云浮船制粵非即博盛田州
之間乎田酋殺父妻母徂喜歡聞殺人如芟草莽行旅遂其怒多罹
害又安籠以東有行竟日無水多至數十人則無米可易者是以出
其途者鮮少或識其道里而山川關焉然視廣南則徑矣火烘打罕
故為二州漢官不蒞其地僑寓二衛諸酋難處頃歲繫江東西盡叛
惟余尚効順滇借徑通聲息始識此路因併志之

水路 金沙江考附圖

江源出吐番共龍州東至巨津寶山三面環麗江至鶴慶受漾共江
諸水又東經北勝受桑園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蜻蛉大姚
龍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標受龍川諸江水又東至武定元謀縣
受直寧河又東至祿勸州受滇池海口青魚塘甸基武七三泊始甸
螳川後甸拾坪祿祿兩竟羅次石門五道河羅敏大石壩富民赤舊
普渡河廣翅塘諸水又東經會禮州受車遠越溪雙橋長河瀘沽打
冲東河熱池諸水又東經東川濟慮部過烏擁山受尋甸牛欄江壁
谷川齒化溪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馬湖受尼溪大小紋溪諸
水又東至欽州府入於江前僉事王惟賢議自雲南海口開至安寧
羅末富民只舊你革達古普渡安革法法革干土色江邊納木姑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四十五

十三程內土革有疊水自武定金沙江巡簡司至馬喇甸白馬口燦
喇則五曲草直動則卓刺除魯圭寧折答甸沙吉撒麻村至土色大
河阿納木姑凡十四處內則卓沙吉有疊水近在按察使祖諾議自
巡簡司開疏白馬口歷普隆紅巖石刺昨至廣翅塘皆祿勸州地其
下有三難水溢沒石乃可放舟濶則躋岸纜空舟以行又歷直動村
罵刺土色皆會禮州地其下有鷄心石石如堆者三疊江中舟者相
水勢緩急可行又歷路照亂得頭峽喇昨至粉壁灘甚駛皆東川地
又歷驛馬河新難至虎跳灘陰溝峭皆巧家地虎跳滿瀉陡石不可
容舟陰溝二山緬集水行山腹中皆從陸過難易舟而下又歷大小
流灘為雲貴司地又歷黃即木鋪貴溪寨業灘至南江口為烏蒙府
地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木舟行之可十日又至大溪峽索江邊

數灘歷麻柳度教化巖為馬湖有地又歷找灘蓮花三難會溪石角灘至叙州府 按金沙經營南北合江漢朝宗為南國紀昔在草昧尼落雄脫南土憑恃斯險負固抗衡今車書大同極真西鄙遠及窮髮輒跡俱通而其通道要津反棄之以與烏蠻巧色俾滋蟠踞非所以弘一統也攷之紀載漢武先擊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池而偽王倪首羊陽國志云自楚道至未提有水道步道水直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而行人為之誑曰橫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鳥籠勢與天通今烏籠在東川即紛雲弄其山多雲四時不消金沙繞出其下羊官黑水非指茲江乎元至元十四年詔開烏蒙道愛魯帥師擊王連州所過城若畫下之水陸皆置驛傳今烏蒙有羅佐閱其下有羅佐橋為入滇要路則水陸皆在東川烏蒙間即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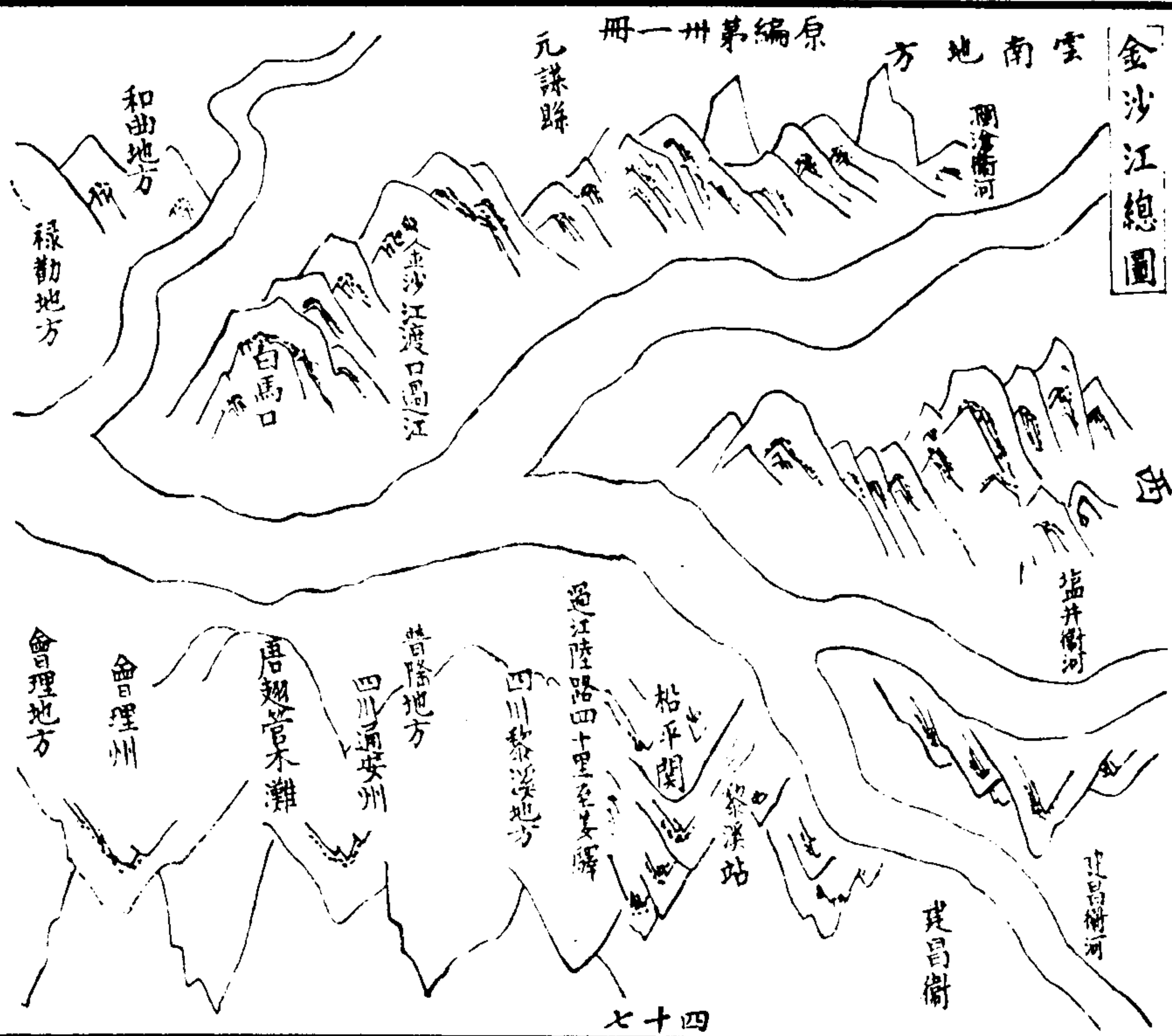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四十六

攝勞浸靡莫非平巖形勢固利鈍未有不先關此險而能控荒服破皆森者壘塞礮怒激湫瀑瀉地之險也畫州啟道崇伯子之智可師也陰陽詞說益弄兵甲人之險也三表五餌懷王傳之畧可仿也茲江苟通則滇池之輕切可挽而之番渡建越之稼穡可汎而下瀘法通滇蜀筋脉之會續長江水帶之勢是使諸夷不長纓而繫十五郡可裝領而挈也大哉
高皇帝之言曰關索嶺非正路正路當在西北循之遠矣





南金沙江源流考

張機

按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即夏禹所導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路江皆發源吐蕃然大金沙江之源較三江最荒遠且其源于三江源邈不相近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瀾滄路二江之水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辯疑錄云甘肅志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流迤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得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邦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恩觀黃河源近雲南地則大金沙江源自番雍之地南入緬海論雅梁閣水惟此大耳此水為黑水無足辨矣朱子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此語無怪也宋初斧畫雲南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五十

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知有此江之長廣乎江河哉黃真元又云考大金沙江瀾滄路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迥不同瀾滄路四分之一大金沙三倍于瀾滄路瀾滄路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雅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大金沙江之源則遠出番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溪懸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若比于楊子浪滄一小溪即詩語大金沙江之長廣又可知矣其註云傍多柏有琥珀自孟養地來孟養正在金沙江之濱今瀾滄不開有琥珀大理志指瀾滄為黑水亦不深考耳相傳大金沙江上源近大宛園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聞有所性號亦蠻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楫土人惟遠見川外隱有人馬形似殆西羌之域也今姑略其源惟自其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若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或云大車江一名檳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益江今騰越州人總向內諸水亦曰大益江殆竊侈其名也江流至此夷人方名其為金沙江中產綠玉黃金細子金精石墨玉水晶間

出向玉龍江山下出琥珀舊志曰琥珀王出在開倉江昔誤英昔年王靖遠將定西越麓川叛賊思機發思卜發弟元造船飛渡孟養及復與思謀盟誓江乾石爛乃許其過江者皆此江也滇人相傳名大金沙江若以別麗江北勝武定馬湖之小金沙江其自此南流經宜猛莫即至猛宜有一江西來入大金沙江又南下昔林伯麟其僑外經蠻莫有一江源自勝越大益經鎮夷南甸干崖受帳西茶山古湧諸水伏流南牙山麓出經蠻莫入大金沙江又經蠻法魯勒抵拱遞盤管屯大葛蒲山峽小葛蒲山峽課馬孟養怕崩山峽戶董鬼哭山受撒昔年緬人攻孟養以船運兵餉到曼撒為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統中薛陞率兵追思機發為緬人所壓殺於江中亦此江也大約江自蠻莫以上山竦水陡正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也下流經温板有一江源自勝越龍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龍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入于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温板又名温板江温板又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五十一

流沙河相傳唐僧取經過此渡故名皆金沙江也猛莫馬噠喇至江頭城江中有大山極秀登山大寺又有一江源自猛辨洗母曼南來入大金沙江又經止即龍大馬革底馬撒躡馬入南海其江至蠻以下地勢平衍江闊可十五餘里舊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江益寬流益慢緬人善舟又善泅水操櫓者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漸高一色矣文選載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沙池脫履金沙云金沙江亦名拔提河矣今再附考蒙化府志瀾滄江與漾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合西洱河勝滿河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即水下流海客船多會易于此漸至南海永昌府志潞江一名怒江水經注云潞江楊慎云潞江今訛為露江源出吐蕃流經芒市至木邦地名噍哩江又流經八百車里地至擺古東入南海自木邦以下即可通舟楫昔年龍川多士寧前往擺古見莽瑞體皆錄此江順流而下也舊傳路江流至洪門車里沙積浸散與逆騰越志以為入大金沙江皆非是

愚嘗謂三江皆可舟可航夷人欲據險隱塞不使通行豈知天地設此三江正
為本朝制馭西南緬甸諸夷謀當事者誠不可忽而不講求也異日 聖天
子問緬甸諸夷久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樓船下番禹出奇制勝之
輝炳江也

北金沙江源流考

前人

按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又名犁水訛犁為麗又名
麗江即古名麗水益以其江內產黃金故名金沙江元憲宗取大理用革蒙為
筏以濟金沙江者即此江也其流經吐蕃鐵城橋東經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
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姚安府又自武定府北界經黎溪州蒙氏借封為四潰
之一亦即此江也又自武定下流入海應部夷人鑿桐槽船以通往來行旅遂
又名金沙渡又西過四川東川府一名黑水一名納夷然皆金沙江別名又經
四川行都司會川茂昌德昌打衝等衛所又經烏蒙府又經馬湖府蠻夷長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一冊

雲貴

五十二

司與馬湖江相合下流至叙州入岷江矣今自其支流者言之大理賓川大江
北入金沙江鶴慶漾共江東南至龍珠山入石穴伏流復出金沙江三莊河與
漾共江會流入金沙江北勝州桑園河經州西南桑園村下流入金沙江龍潭
泉有九眼下流入金沙江程湖南入金沙江姚安府青蛉河西經大姚縣東入
金沙江龍蛟江一名直泡江合姚州連場香水二河入金沙江安寧州螳螂川
即滇池所洩下流榮迥州治上過昆陽州下經富民縣入金沙江楚雄府龍川
江西合諸水為峨嵋川又東合諸水經定遠縣黑蓋井下流入金沙江安寧
楚雄二水雖小皆可通舟楫武定府西溪河經楚雄府至元謀縣西入金沙江
又勒夷水普渡河俱入金沙江以上皆雲南之水朝宗于東海順流于中國若
四川東川府牛欄江源出尋甸府入金沙江辟谷川源出尋甸府白津河西
入金沙江越萬壽大渡河源出吐蕃下流合馬湖江四川行都司寧遠河西南
合瀘水入金沙江康遠河南合瀘水入金沙江益井對越溪河東合打中河入

金沙江雙橋河流經打中河入金沙江會川衛瀘古河出小相公嶺入金沙
江打中河千戶所打中河蠻名黑惠江又名納夷江源出吐蕃下流入金沙江
是橋千戶所東河源出小相公嶺會瀘古河入金沙江四川行都司南瀘水源
出吐蕃南入金沙江元史云水源廣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可焮難眠諸
葛武侯五月渡瀘即此水也元李景山云益州記水經俱以瀘水在永昌不常
驟寒宇紀以為在萬州會川縣景因出使越雋考瀘水源蓋建昌瀘川驛有孟
獲城又有瀘古州孔明渡瀘縣萬州入益即滇池此名渡瀘為有驗今水出吐
番過建昌會川谷金沙江夾岷多高岩叢叢故下渡如經甌釜炎蒸雍嶺多感
瘴癘至今猶然或以金沙江即瀘水誤矣雲南之水迤東可通中國者如雲南
府大城江自陽宗明湖經宜良入盤江臨安之瀘江曲江濛江入盤江徽江
府之巴盤江鐵赤河入盤江廣西府之八甸溪入盤江盤江至府境水為大曲
靖府之瀘湘江白石江合盤江經文水至彌勒入平伐橫山寨下經廣西靜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一冊

雲貴

五十三

入于海廣南府西洋江入廣西田州府右江南汪溪亦入右江尋甸府阿交合
溪入雷益州界北在經理廣西田州水陸者安可忽之哉如大理府西洱河下
與漾備江合流入瀾滄江漾備亦名神莊江瀾滄江源出吐蕃自西而南至于
麗江蘭州雲龍過永昌楚雄臨安車里大甸七十城門至交趾入海趙州白崖
賧江一名赤水江下流至定遠名禮社江合瀾滄江臨安府西有禮社江入納
樓茶甸界為祿豐江經合蒙自為梨花江注于交趾清水江楚雄府馬龍江源
自蒙化境經定遠碼嘉合白崖賧江南入元江景東瀾滄江大河源出定遠入
馬龍江景東府杉木江馬湯江合南浪江入威遠州界永寧府羅易江北過府
境勒汲河入四川益井對越溪河順寧府備溪江西洱漾二水合流至本府鐵場
山下入瀾滄江故名元江府禮社江一名元江源出白崖賧江合瀾滄江諸水
入交趾新化州摩沙勒江即禮社江下流至元江入交趾若樂甸長官景東河
源出景東縣本甸下入馬龍江北勝州羅易江入永寧府白角河入西番界永

昌府瀾滄江銀龍江入瀾滄江勝備河入備溪江潞江一名慈江經芒市木邦八百下流為噴哩江經擺古入南海橫榔江出吐番遠金齒百夷經干崖阿昔下合大車江至江頭城騰越入大盈江一名大車入南甸為小梁河至于廣為安樂河西流為橫榔江龍川江下流至緬甸大公城合大盈江雲南府安寧河出安寧經富民羅次為沙摩溪至羅豐為大溪至易門為九渡河入元河又星宿河出武定經祿豐過易門入元江蒙化府陽江出即西北甸頭花判瀾南至甸尾過定遠與迷川禮社江相合過元江入海瀾滄江與漾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撥聚二水相交日出水光為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一名九龍船行會遊客于此漸至南海憑謂雲南通緬甸詳表水路舊惟知有金沙江可通大舟不知潞江噴哩一派可通擺古瀾滄銀龍一派可通八百交趾皆可舟可船之水經理緬甸者誠不可不講求也故附及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五十四

升菴集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為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瀘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臨邛都三程至蒲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海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一在御源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在御也臨邛一作臨邛兩林今之甲部長官司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五十五

議開金沙江書

楊士雲

按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番界共龍川犁牛石下名犁水訛犁為麗東經巨津寶山二州三面環麗江府東經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姚安府受青蛉大姚龍蛟諸水又東經武定府受元謀西溪諸水又受滇池螳螂諸水又東經東川府西入瀾滄部受尋甸牛閣谷壁哨化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益井建昌會川越萬諸衛合瀘水受懷遠宜遠越洪雙橋長河瀘湘大洞魚洞羅打冲東河熱池諸水又東至馬湖府受泥洪大小汶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受大江此南中西北之險蒙氏僭稱北清者也按史漢武帝遣駝義侯開越萬郡尋道郭昌守開益州郡諸葛武侯渡瀘南征斬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五十六

閩橋孟獲遂平四郡定滇也皆先季此險也始通西南諸夷歷晉迄隋通壅靡常至唐蒙氏世為邊患至首龍極天屢寇黎雅一破黔中四盜西川皆錄據此險也遂基南詔亡唐之禍宋太祖鑿此以至今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業此險也遂成鄭趙楊段氏二百餘年之債元世祖乘革囊及筏渡江進海大理楊段智興破此險也遂平西南之夷 國初梁王拒命我 太祖高皇帝命討神机朝義悉出 聖裁諭勅川侯等曰閩索嶺路本非正道又在西北蓋謂此也班固謂晉時其險乍臣乍驕范曄謂馮深阻峭紆徐歧道宋 祁謂長中於邊患生無費誠唯論也夫雲南四大水惟金沙江合江漢湖宗於海為南國紀天設地造本為天下用也

代乃業諸夷資其築鵲雖建立城戍僅自守時或陷漢豈知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脉絡禹貢於每州未必曰浮其水達其水入某水逾其水蓋紀首道達帝都著天下大發以水為經紀也孰謂滔天大川可浮可達反舍而陸乃比至承寧東至鎮遠不亦勞乎為外薄四海各迪有功夫一勞久逸暫費永寧執事之議詳矣為國家慮深且遠天所謂計費吝賞肯效謬言斯固古今之恒態不可成天下之事者也然英傑見同必有釋之者續神禹疏鑿之績恢四海會同之風息東西兩路之肩掛瀟雲百重之背昔為絕險與屢今為掌中腹果 皇明大一統無外之治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在乎此凡有識者咸日望之庶幾見之惟執事留意幸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五十七

疏通邊方河道議

毛鳳韶

竊照雲南地方有水路直抵四川馬湖府初以遐僻為禹跡所不到遂為土人所據至我 國家始郡縣其地同于華夏然貢獻之物積官使之行李軍民商賈之物貨擔負萬里筋力已疲而土官土舍因見道路阻絕每懷異志及今國勢強盛不行開通將來之悔不敢謂無也本道訪據武定府揭帖內開本府有迤東通四川水路自雲南海口至安寧羅末富民只舊徐革達吉普渡河安華法干土色至大江俱本省地方大江至四川東川地方大江遠阿納木姑共一十三站內土色有疊水又有迤西通四川水路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定肅仁環州至金沙江巡簡司元五站本司金沙江水路下

船至罵刺母白馬口煤刺則五曲革直勒則卓刺除曹圭寧抄答甸沙吉撒麻村亦至土色大江河納木姑凡一十四站內則卓沙吉有疊水等情又據金沙江巡簡司應策巡簡土舍李朝宣稟帖內開金沙江上至麗江瀾滄至姚安府武定府下至東川烏蒙芒部上江弘治正德間馬湖府安監生放杉板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板俱係拖稍五板大船經過或十餘隻或八九隻建昌行都司奉 欽取大木寧番越舊鹽井建昌等五衛俱在上江打冲和三江口并德昌千戶所地方或劄簿或散放會川衛在下江科州採砍查審開江船行若問灘水險阻曾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為險阻等情又審據本府姜驛、永梁裕稟稱本驛設在金沙江巡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五十八

司之西過江五十里與四川會川衛抵界每見客人採販木劄成簿筏自本司江流而晝夜六日即抵馬湖隨簿下船或一二十隻裝載糧食有養豬畜客人跳簿脚船如履平地離本司江下五六十里有大小虎跳灘俱是沙江至冬春水落之際可以施功開鑿等情又據本府揭帖內開據經過建昌客人何拾執稱建昌衛管下德昌守禦千戶所洗迷村伐木下江頭一程至白水坡一程至會川衛管下甸沙關甸沙關一程至梅易千戶所三程至武定府和曲州金沙江等情隨喚何拾亦稱馬湖建昌等處客人採取大小板枋俱是德昌下河從金沙江巡簡司經過直至馬湖叙州令伊盧圖各到道為照前項河道武定迤東極為便捷且甚便益但訪得河

內間有垂火石兩邊崖石合成橋水從石縫流下未委虛的若迤西金沙江則水而洪闊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後不絕中間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石易鑿此則斷然可通而無疑者也先年巡撫都御史黃衷曾議開修取金沙江巡簡司曠愛招集馬湖橫江客人俱到布政司舉行間以陞遷中其近年巡撫都御史江文盛亦曾委官踏勘以征南中其功之曾人咸惜之合無批行總司會同布都二司從長計議先將東西二道各委能幹文武重職帶同屬官多給官銀督同本處土官土舍俱優其廉給帶須木竹石鉄守匠厚其口糧衣鞋沿途用銀催借熟知地利鄉導人徒隨帶小船及沿河採買竹木劄為簿筏裝載通行逐處踏勘直至馬湖大江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五十九

此中間要見舟楫無礙經行者幾處危石可鑿者幾處幾大幾尺如有絕險人力所不能施者或作兩截盤運沿河陸路可通者幾處不通者幾處應合開闢者幾處幾里幾十步及沿河有無人烟稀密堪立驛遞舖分哨堡等項各計合用功力夫匠若干錢糧若干悉心料理勘估明白畫圖帖說并將用過官銀具錄造冊回報然後擬議奏 請行委三司堂上官親詣督理開通施行則不獨一時一方之利實 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也

○仁甫氏舊志曰梁州黑水今蘭滄江是此江所經峽壑深峭兩山夾流原非高鑿元張立道使交趾錄黑水入三崇山蘭滄經其麓今其地蓋有以水祠乃永昌諸生黃貞元又以黑水歸金沙江謂有兩金沙而非李氏以蘭滄為黑水以江內外分夷漢又非樊綽以麗水為黑水非程氏以西洱為黑水非地志以南廣為黑水語詳騰越志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六十

大學衍義補 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每末為南詔所據後為宋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為善州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越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中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中里二宣慰司今則為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龍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而以元江為關以中里為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水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于木里西南通納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境于安南西北至麗江而通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煽或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從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六十一

自金蓋過騰越將至怒江有屋林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箬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道是山三里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里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街也高黎共山路亦崎嶇上二十里下一既潤後上三十里至山麓夷人立棚為營過若復下四十里許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日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木通甸至蠻甸渡河入泄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鎮守 沐英直隸定遠人以西平侯克平雲南 詔留鎮守洪武二十五年卒
 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襲 春英長子襲西平侯繼鎮洪武三十一年卒謚
 惠襄無嗣弟景襲 景英次子襲西平侯繼鎮以征安南功加陞黔國公正統
 四年征麓川班師卒追封定遠王謚忠敬子斌襲 斌長子初名儼 上賜
 名斌襲黔國公繼鎮景泰元年卒謚榮康子琮襲 琮斌子襲黔國公成化元
 年繼鎮加太子太傅佩征南將軍印弘治九年卒謚武僖姪孫亮襲 亮恭將
 誠長子以武僖公無嗣襲黔國公弘治九年繼鎮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謚莊
 襄子紹勛襲 紹勛長子襲黔國公正德十六年繼鎮加太子太傅卒贈太
 師謚敬靖子朝輔襲 朝輔紹勛長子襲黔國公嘉靖十六年繼鎮加太子太
 保卒贈太保謚恭僖弟朝勳襲 朝勳紹勳次子以恭僖公二子融輩俱優給
 病故繇弟襲黔國公嘉靖二十六年繼鎮被逮卒子昌祚襲 昌祚朝勳子襲
 黔國公隆慶元年繼鎮萬曆二十四年以病乞休子欽以都督掛印代鎮欽卒
 仍以原官起用屢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卒孫元龍 欽昌祚子萬曆二十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六十二

年以父昌祚乞休授都督僉事繼鎮陞都督同知右都督被逮卒 啓元欽子
 襲黔國公天啓五年繼鎮

土司官氏
雲南府

昆明新赤水棚巡檢司土官阿判馬丹洪武中從劉侍郎使車出後從征陞亡
 錄其子馬速魯麻為巡檢沿至馬時升襲、清水江巡檢司土官李保永崇中
 以通事譯吳諱宣諭八百諸酋授巡檢洪熙中有李賢者入貢復以 勅諭進
 將仕佐郎沿至李國柱襲其地控昆富二邑之文武勇果犯者城恒經之李氏
 所轄地有茂浪九枝、羅次勝土官楊大用平州人洪武中歸附賴川侯歸其
 功未為景東府知事累官右奉議其後有楊正者自請錄用初為鄧川之上江
 巡檢後調楚雄之沙橋尋授羅次土知縣世其官其子魯安銓那鑑之亂成徵其
 部兵至五百而止今沿至土舍楊耀德、煉象關巡檢司土官李有今時昆石
 御夷人初任元為防送千天洪武中率衆從征歿于陣錄其子于阿白為土地
 檢弘治中銓注煉象官兵討武定鳳化及他後李氏咸以兵從多或至二百人
 沿至今土舍李世廣、安寧州土官董通洪武中率衆從征勅國為鄉道供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六十三

糧後元道孽作亂通保境拒之乃錄其子董節奉訓大夫安寧州土知州設流
 以來政歸有司每徵調則情鄉城充行伍為今沿至應襲董九成、祿豐縣南
 平閣巡檢司土官李矣洪武中以甲首宣諭收招各酋授巡檢阿克之慶有李
 印者死子陳今沿至李惟賢襲、宜良勝湯池巡檢司土官馬以通事奉偕
 諸使臣入三寶後又導諸夷 育方物正統中以其子馬標為巡檢從諸夷酋
 之請也鳳繼祖之亂發其兵三百人近以為甸不靖復徵其衆成昆陽今沿至
 馬義徵龍大理府 鄧州州土官阿遠子塘里茂洪武十五年襲賊高生與
 故元右丞普顏為之亂惟迨執忠不屈為西平侯所旌後以給高生等功授土
 知州世襲所部皆蠻屬強者依山弱半附眾嘉靖中阿國禱以兵一千奉調征
 安鳳後又以兵一千從督都督侍郎湯赤石崖論功 欽奏如例萬曆中阿崇
 以八百衆獲餉征岳梁建隴川土城又以六百衆援捕尋回賊李賢葉其後
 矣堵葉莫五并諸侯威在行間稱用命烏、青索鼻巡檢司土官楊良波湖邑
 里人為元蒙化州判官天兵克大理歸附招致民業功土巡檢所部兵不滿百

每鄧川出兵則楊氏以所部從今治至楊龍冠帶巡捕、浪穹縣土官王藥
師初以蜀粟餉大軍授鄧川州吏目後以征普勅為功改浪穹典史世襲官兵
討鐵鐮箭及米魯武尋威以兵從阿氏備一隊今治至王夢祖冠帶管寨天啟
壬戌雷蓋亂亦調其衆稿以銀牌、蒲陀崆巡檢司土官楊順浪穹縣坊長里
民洪武中指揮周能典大理衛事以順充通事招撫蒙化白崖傳誦川表為土
巡檢其後屢從阿氏建功今治至楊鳳階冠帶署寨、鳳羽鄉巡檢司土官尹
勝鄧川州玉泉鄉人元末為木邦府判天兵克大理歸命和門西平撤授土巡
檢安鳳之亂從阿氏攻李鎮飛李守保等寨今治至尹世忠聽龍、上江嘴巡
檢司土官楊信劍川州人初為村長以勇悍饒大軍後累功于三營佛光寧北
之間授世襲土巡檢常從阿氏討叛今治至土舍楊廷舉、下江嘴巡檢司土
官何海浪山後里人倡義率土民歸順授土巡檢世有其職今治何養正冠
帶聽寨、把事張心浪寧北鄉人方天兵入境時招其鄉民歸附饒無之
錫之冠裳以把事銜其業後安鳳為甸鐵鐮箭諸後成勳驅除稱勇敢為近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六十四

隴川耿馬調集或至三百人治至張珍聽寨、定西衛巡檢司土官李清家趙
州彌只里民元為彌只防戶洪武中歸附授土巡檢治至李齊月襲其部夷嘗
土而耕約信不與從未聞征戰之役、德勝關驛土官王義太和縣人國初附
大將軍招集而奴李珠等五百眾投驛今治至王紹恩聽寨、洱西驛土官張
鐵元時為提舉率眾來歸屬于指揮周能獲故元左丞伯都督等入寨外城寨
旁授驛丞治至張從德死無嗣、雲南將土官楊以在城焚夷元時典邑以時
降授土驛丞初食土兵一千五百名其後流川董莫木邦尋武成幼行間多至
六百名而止近阿克楊禮殺其部所向克捷大略皆徒洗寨無部供其長技
以勁弩毒矢為遠東諸夷所憐居平與洱海衛軍相安治至楊如楷以鄉
賢宗祀今其子楊洪業、張興章民鄉桑百莊焚民元為品甸千戶所土官大
軍至是與首功勳為指揮脫刺伯鄉通至品甸招諭甸民歸附者累千以甲
馬款後人以石寨有功授土王清世襲與楊氏分土而居順大之役徵其兵五
百名奔奔之役三百名今至張網聽寨、楚煥巡檢司土官楊波日元石水

不花類之裔洪武中選為百夫長是金沙渡舟及築城運糧累勞勳冠帶把
事卒于木洞木卒子僧壽嗣僧壽有武勇從征麓川佛光甫高鎮康果功給勅
合官浙巡檢司事尋其奉賢授土巡檢後東川武定鐵索諸後或費力行陳或
獲餉餽軍今治至楊階聽寨、徐甸巡檢司土官李義奉奉嗣樊氏、國初招故
元左丞李以在巫峽因帖木兒不花大王搦思鐵供聽命論功授土官巡檢今
治至李尚松聽寨、安南坡巡檢司土官李納麟趙州人洪武中招白崖頭目
高添惠等戶口五百皆歸附授土巡檢今治至李相聽寨、雲南驛土官袁以
雲南驛站戶樊人洪武中招故元同知白美萬戶自白及奉慶夷民三百戶歸
附後以饒糧累勞授土驛丞至征麓川徵其兵二百是後奉時土官楊氏奉令
討叛袁氏皆以所部從、賓州州府居巡檢司土官董保太和縣城北廂里民
元時順寧司經歷以象馬來降授大理經歷治至董保太和縣城北廂里民
兵二百從征麓川今治至董達襲、金沙江巡檢司土官得力玉石昆明
人從人軍攻烏撒金蘭果功授曲靖阿懂橋巡檢治錄調金沙江後累勳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六十五

功于武勇亦石崖然其象不滿百今治至得富襲、雲龍州土官段保洪武中
以州來歸授土知州治至段綬卒于嘉龍襲其妻繼虐夫喪心族舍進忠計誘
漕湖夷殺嘉龍而暴之庚申秋道府誘禽進忠械繫省城論死以其地為流官
治給嘉龍子綠冠帶銜束其眾所部夷羅二種夷弱羅強其三崇山後又有野
蠻惡戾好殺、前祥場巡檢司土官字忠元時為土官以象來歸授土巡檢與
世襲後字廷宣屢從鄧川阿國禱討安銓鳳朝文壽甸諸賊天啟初以巡司
改屬雲龍州治字顯道襲、師井巡檢司土官楊勝鄧川州玉泉鄉人洪武
中率眾來歸以糧濟師授土巡檢後揚時從征安鳳効力今治至楊勳襲天啟
初改屬雲龍、順益井巡檢司土官李良元時管軍百戶倡眾歸義從鶴慶知
府董賜入、執除土巡簡後以罪失其官尋復之舊甸安銓鳳朝文諸賊咸以
功著高爵初從征岳鳳亦與力為今治至李繼武襲萬曆四十九年改隸雲龍
、上五井巡檢司土官楊忠劍川州江東鄉民歸誠從氏討鄧川楊奴及佛光
寨之叛授浪穹時主簿校楊信以麓川功得世襲土巡檢又有楊世勳者從征

那鐵死馬今治至楊世思葉萬曆四十五年改隸雲龍、十二關巡檢司土官李智鄧州王泉鄉民洪武中歸義授土巡檢後亦効力于尋甸尋甸間今治至李應朝順慶四十五年改隸雲龍、十二關長官司土官李羅春直隸其定府趙州人在元為防送千戶洪武初以招附品向大玉及頭目自步寺以授副長官治至李羅出兵一百于馬頭山以步鳳之黨禽沙凹者烏輩賊李國出兵三百搗赤石崖俄刺諸寨招收阿曲朋夷民百六十餘衆其後加兵崇化大條美塔奉赦平度等皆奉調遣然其兵多不過三百鳳免致亦以三百衆衛地安今治至李祥昌龍〇臨安府 寧州土官弄煇元土官普提之後洪武初歸附授土知州治至普泰以專橫伏法遂設流官治州事賦訟盡屬有司而徵調則土官以部夷行嘉靖間改隸姓有祿世仁者為同知祿紹先為知州傳至祿華誥討羅平有以晉秩至運同華誥卒于學襲學卒于博龍博龍弟洪龍石屏有祿嘉應阿迷有祿嘉瑞蒙自有祿有道皆其族分出捕禦盜賊修樓考稱其士馬精強遵紀律倘忠勇不替可備全滇緩急云、嶺嶽錄土官普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六十六

國初歸附授縣丞尋以功陞世葉知縣弘治間專任流官而以土官巡捕治至今祿崇功龍米所居去縣治五里許轄部羅二窩泥二種幅員可五百里徵調之衆不滿千人、王添祥正統間以里里功陞主簿傳至後錫錫欽皆有其官今治至王烈聰龍、阿迷州土官普桂洪武中為土知州後設流錄其裔覺為東山巡檢司土巡檢治至普維萬寧州祿氏備兵師職以維滿死子名聲幼兵道畜名聲城中令郡諸生教之既長召諸寨夷共立之以延普氏名聲收集其衆勇於改戰天祿元年十一月奉調剿逆至今所至輒以衝陷聞、部為村巡檢司白氏世為土巡檢治至白麟鹿龍、納樓茶甸長官司土官普火羅、人洪武初歸附授副長官傳普定長柱宗明徵星安銓安正普飛標今治至普延齡襲司治在從仁鄉他自白村所轄有雙夷羅、二種部內鑛場曰中場曰鶴黃曰摩柯封閉已久而亡命通其中竊取之、溪慶甸長官司土官宋克和泥人洪武中歸附授副長官其後見于傳記者有赤渴角高母成覺定覺明覺棋覺恩恩海祿寬恩貢本無姓亦不知冠帶自知府陳晟授以趙姓今治

至趙恩洪死子趙恩禧襲其司又有土官錢姓者其始不可考今治至錢恩泰總襲治在左作寨村舊有部酋名賀傑詔為和泥本一部後聖首官姓兄弟分為三部溪慶其一也部夷焚夷窩泥二種、教化三部長官司土官高宗和泥人洪武中授副長官傳至張澤未襲土舍張德勝用事子張明聰龍司治在龍村大教化崇山連絡一山中峙土官公署與居民皆在其前推官江魚行到至之却夷曰馬刺曰沙人曰羅曰儂人曰野蒲曰判記、恩陀甸長官司土官適比和泥種洪武中授副長官適虧傳虧習虧習傳習宗傳宗白宗白傳白祥今治至土舍李泰葉司治在瓦吳陀寨村却夷皆高泥種、虧容甸長官司土官阿普洪武中授副長官其後有阿容甘宗今治至孫承祖襲司治虧司村地濕熱多瘴癘勝國安置罪人之所却夷唯光頭百夷一種、左能寨長官司土官羅豆治至龍勝安死子龍上登襲龍氏素以桀驁不聽道府鈔束每有文移輒稱都司八寨長官司屢屢戒諭其治在崇府寨高山連巨崖谷之際借于他司部夷惟窩泥一種、王弄山長官司土官阿頌洪武中授副長官其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六十七

有阿官傳至烏珀烏志得烏騰鳳死今其子有烏高榮其地層巖阻魯部河自禮社江流至司境入于文此蓋夷夏要衝云所部儂人羅、姆鷄標刺沙人阿成凡七種、落恩甸長官司土官他布和泥人洪武中授副長官其後有少珪廷秀治至陳國諒為溪慶錢覽平所殺徽元江那氏為之處今其子有陳汝忠司治在落恩寨却夷惟窩泥一種、諸甸皆藏匿山林群聚標慶喜人怒默一言不合則機弩引方相向死則以財物償之非德化所能懷柔各長官俱奉土羅、和泥人原無姓名各從族彙本語定名或隨世遞承其父名之末字更接一字相味弘治初知府陳晟以百家姓首二司司分一姓加于各名之上唯納樓未受其地在郡西南遠者不二百里近者百里沐西平入安南蓋取道于此今蓮花灘之外即交夷而臨安無南面之虞者諸甸為之蔽也惟是流官憚瘴久不履其地諸酋不襲而自冠帶且始相犄角而漸相傾危遂日尋干戈數十年來廣南沙儂以征成竊據其地窩泥弱而無謀為所并吞官兵討之不得志各長官寄食如樓直耳、安南長官司正德中廢今王弄山沙伏誠于沙涼

萬曆三十八年以部兵斬賊當事者委以王弄副長官事四十二年擒交南偽
勝智侯生獲阮文美守因以安南司地界之令阻截文路天啓二年奉調征勦
給印掌管、納更山巡檢司土官龍政和况人成化間授土巡隨其後有龍覺
龍成龍準治至龍統死子龍升龍襲治車人寨禮社江自虧家東流至此出守
遠州俗呼河底其撒果山下有隴墩渡七寶山下有靈板渡哈刺山下有靈汪
渡所謂納更三渡也、新化州摩沙勒巡檢司土官巡檢司、傳至普崇死無
嗣、新平縣南洞巡檢司土官易、傳至易體乾被殺子易儒以他事免職
易體宣聽襲○永昌府 潞江安撫司土官安撫線氏今治至聽襲至舍線世
祿副長官尹氏今治至聽襲土舍尹紹克尹夫長尹氏今治至尹祥把事額氏
線氏今治至額恩敬線禮、鳳溪長官司土官正長官恭氏把事張氏今治至
莽成龍張世祿聽襲、施甸長官司土官正長官恭氏今治至莽崇德聽襲
其地手衍饒沃可為郡邑都民駭悍不畏死遇戰則裸跣以從鄰夷避之不
敢犯其境、甸頭巡檢司土巡檢恭氏治至莽克聽襲、水眼巡檢司土巡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一冊 雲貴

六十八

莽氏治至莽雲蛟聽襲、騰越州龍川江驛丞王氏百夫長刀氏治至王
未聘刀承爵聽襲、保山縣有十五喧二十八寨諸夷有大焚蒲人峨員其
酋長或以百夫長稱或以千夫長稱或以百戶稱皆奉命令服後弟性
勇悍不能驟格又為布僧所誘漸習奸偽其見子尺籍者敢頂宣單氏早
納宣保氏戶冊寨施甸東山寨下騰場寨金南東山寨甸頭寨保場寨烏邑寨
七莽氏皆副千夫長也古里喧早氏並習喧五氏並習喧早氏西牙喧保氏波
良邑寨木心即寨阿思即寨南高寨周冊寨信邑寨瓦寨七莽氏北街寨羅
明寨舊古寨羅板寨四早氏路江寨左六皆百夫長也靈洞喧掃氏錦邑寨老
姚寨交邑寨牛旺寨山邑寨五莽氏皆實授百戶也蒲縹寨莽氏火頭也其見
于郡志以喧掃者有曰靈洞曰空唐曰靈場曰利倫曰靈倉曰曰靈卷下以
寨稱者有曰枯柯曰明邑曰茶山曰乾海子今或以他事失其官且、永平縣
土官馬氏世為土縣丞今治至馬一騎襲又有楊氏未著其官治至土舍楊順
其部夷素純謹每徵調其寨可五百人罕兵備大諸役皆在島近大理討段進

忠亦調及之、永平驛土官李氏世為驛丞今治至李國臣聽襲、打牛坪驛
土官楊氏世為驛丞今治至楊騰鳳聽襲、打牛坪巡檢司土官蒙氏世為巡
檢今治至蒙英聽襲、右甸守禦千戶所將氏土官二一為正千戶治至蔣浪
一為副千戶治至蔣從智○楚雄府 鎮南州土官段氏領州同知治至段欽
、陳氏領州判官治至陳國試、鎮南州土官楊氏領州同知治至楊恩
、英武關巡檢司土官張氏領州同知治至張九思、阿雄關巡檢司土官者氏
領州同知治至者安仁、沙橋驛土官楊氏領州同知治至楊儀、楚雄縣土官楊
氏領州同知治至楊紹先、楊氏領州同知治至楊應雷、冠帶通事寇氏治至寇
列恂、通事李氏張氏治至李惟棟張思顏、把事何氏李氏楊氏治至何仲
文李會楊東、廣通縣土官段氏領州同知治至段一機、回鑾關巡檢司土官
楊氏領州同知治至楊光寵、沙美舊巡檢司土官蘇氏領州同知治至蘇什得、
定遠縣土官李氏領州同知治至李天、把事王氏治至王輔、黑旗井土官樊
氏楊氏李氏俱領州同知治至樊可亨楊德隆李緒、定遠縣土官阿氏領州同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一冊 雲貴

六十九

治至阿天氏、把事邵氏治至邵崇仁 諸族自 國初歸附授職居州縣幅
員之中事權在有司居平衣食租稅卒有疆場之事則發兵書令即其部曲以
從我然皆偏氓也或曰羅黎或曰和泥或曰隸或曰獵州可出兵四百人縣可
二百人○曲靖府 雷益州土官安舉宗在元為曲靖宣慰使其後有祿恆大
兵平南哲魯實上與大弟阿哥歸附卜授為撒府知府哥按雷益州土知州
非西傳至安九鼎世世其妻素儀典州事因以為撒安後慶德實祿哲七世孫
祿墨次子為撒苗安雲龍弟此雷蓋絕而為撒也其後雲龍為烏人安國正
所殺復以昭慶次子幼良為烏撒土知府此烏撒絕而雷蓋也昭慶長子
幼忠先卒治孫安速襲幼良弟幼賢娶于水西曰設科水蘭之妻與幼良合其
法墮落竟瓦歹木洞諸營長以殺速不能制身死速弟遺初賢亦佐苗歸隆氏
今以健速而諸營陰陽于水為閭為澳寇邊寄空名而已土官營棚坐石龍山
險阻回塞介蜀黔之境所部四十八營以勇健補其數三倍烏撒云、陸涼州
土官阿納 國初內附對功授知州州符烏延及資費以功陞府同知萬曆

土官郭生奉府山外民大軍征佛光助順授土驛丞分治至郭維藩在城驛
土官田宗郡人以易粟供軍備克佛光寨授土驛丞兼高仲下把事分治至日
得惠聽聽、觀音山巡檢司土官王友山水民 國初以軍功授土巡檢治至
王之和聽聽、劍川州土官趙氏洪武初歸附尋有功授土千戶分治至趙瞻
死子國麒幼族舍趙觀暫攝之每徵調兵皆出偏民多脫弱其以佛光討賊運
餉功授百夫長者曰施保分治至施應忠曰才善分治至李承恩曰趙堅分治
至趙泰數俱已襲其世官曰楊忠分治至楊繩武曰楊保分治至楊永鎮曰楊
惠分治至楊伯春曰楊均分治至楊受枝曰楊惠分治至楊朝儀曰段祐分治
至段開先曰楊海分治至楊大兆曰李隆分治至李棟俱以上舍聽聽、順州
土官子與其先有子曰子希元時為世襲知州天兵平南以州同知待之俾東
部夷分至于如僻襲其部曲武健每徵調恒與喇嘛爭先○姚安府 土
官高壽奉高泰祥之裔世居姚州元為姚安路總管子高寺阿土歸附自久致
奪其印信虎符西平奏以高保為土同知後自久攻姚州殺知州田奈吏目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七十二

信保擊印奔洱海為都督進兵討之以保為前鋒賊于白益井救官更無以
政等入捕賊于東山者獲偽元帥張亮遂指論人民于白石村賊未夜則營
又敗之獲其頭目高昌漸廢賊于馬哈山盧頭山禽其部酋阿普揚通普只
賊勢衰止遂召復業人民定租稅建城郭宮室開府治保死子孫世其官所
部居崇山盡力隴畝家有常給控制番人勢悍喜開海奉調征不庭或至二
千人遠之麓川芒部師宗豆温阿堂鳳進祖近之隴川丁改學克克舉諸役皆
與烏而鐵索著之討自三公河進兵裝至八千人萬曆中高金夜以征緬功普
秋四品服金宸死高光裕襲先秘死高宗以攝職麓江水氏女也以惟藩不
修被殺子高守藩聽聽、姚州土官高義在元為土知州子高惠 國初歸附
授州同知與府同知高六同域每徵調則二大並驅其戰士可三百人分治至
高應麒聽聽○廣西府 師宗州土官阿的本川恩崇里令其先世有普恩
者在元為武德將軍世有其地至的歸附授州同知協州長世居治左之恩崇
寨的孫曰龍哥遂以龍為姓正嘉間分治至登龍龍時有事于南安那大十八

寨阿及武、丹春甸威徵其部三四百人萬曆中分治至瑞有先死妻妾奉氏
昂大分攝之諸夷無統紀蓋以忠肆分治至龍聽聽、納勒州土官昂昂初
有普德者率眾向化彼土知州尋改知府成化中昂昂以不法事革知府以冠
帶累擢勒州州治東食其地事在在可徵調之衆內掠無紀律故迎不用其
在却龍脚土舍曰昂昂才于欽在永安寨孫世英在曰者鄉尚有部束鄉之普
世隆石洞寨之李世英俱以上舍稱祿慶里寨之電得行阿營里寨之普冰宗
朱平寨之鳳鳴山俱以營長稱、維摩州土官資資大領州事設流復資高資金
相德作崇州治為據其後資金為家奴所殺祀亦絕萬曆中流氏李應輝據之
素彈保聲教阻絕州雖有流官僅倚寓畫諾耳、土官高仁義初為姚安府土
同知高賢族兄以兵從定西伯收麓川上江累功姚安府照應賢死其子高貴
繼于仁義為從天而官居其上以為嫌因調廣西世職巡緝治至高齊嵩死世
絕仍于姚安取其親枝高文啓至承其職○尋甸府 土官安氏 國初為
仁德府知府以高明馬龍二州為美歸厚二縣土官屬焉治至安洋安相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七十二

煽亂乃改高明為高明屬雲南馬龍屬曲靖保歸厚為美二縣為二十馬改郡
名尋甸設流官莊之安氏降為馬頭嘉靖初知府馬性魯以督徵糧稅繁安氏
餘孽安鏗并其妻裸提之銓憤激遂作亂攻破府治合武酋鳳朝文直通省城
朝廷命尚書位公文定集大師討之滅其族而其屬未盡畫面萬曆庚申河
克致有大理保楊禮者響應又有阿達馬頭屯氏亦助逆官共討而誅之屯氏
餘孽曰屯戈資頃復導水鳥諸寇走尋甸寇退就食新于市其他觀望懷家心
者猶費撫綏之力云、木日本麗江府土官木森子成化中與其兄木致爭去
安插尋甸府隆萬中木邁春從征罕岳羅羅以功授千夫長治至土舍木可棟
、易龍驛土官奄索初為尋甸府把事洪武中從征資兵餉授土驛丞治至奄
崇世絕○武定府 土官鳳六其先曰弄積妻高氏倡崇歸 天朝授土知府
正德間弄積三世孫阿兵改姓鳳潛蓄異謀其子朝文致後孫繼祖復得天調
巡撫尚書呂公光洵滅之疏于 朝改設流官後鳳曆府任歷以承其嗣後每
朔望夷目革威稽首于府幕知府劉寅坐聽事見之懼其為後患也乃請于巡

撫陳公大廟以它罪殺之賊氏遂絕為屠丁未阿克自稱賊氏餘黨復捲土屠
府城尋瀾省城取府印而去官兵四路捕之生得獻 閣下法司論罪磔于
西市其部有十八馬類江內者漸被王化江外者接據東川七州皆為盤踞雖
連年縱奪奔命而終不能以天馬為也壬戌雷曲大校有張世臣者其搆大黨
今幸就國羈勒之柳猶不能無致意云、元謀縣土官阿委元土知縣廣家之
子本號吳種天兵南下于金馬山歸命遂令招諭縣民得世襲土知縣後以該
流革除安銓鳳朝文之變其裔吾大用幼順殺賊克舉之變其裔亦以三百眾
同官兵恢復縣治今吾必全報効討雷平果功名色守備金沙江巡檢司土官
李安古以大理人初以部尉從觀音保出降後從西平攻烏撒討永昌謀殺土
同知段惠又從征越州累功巡檢今治至李齊楠聽襲劉保山昆明人亦以
觀音保部曲歸附論烏撒永昌越州功授摩耳山巡檢身裁本司亦銓金沙江
治至劉銀哥聽襲○景東府 土官俄陶本府人其先有阿只魯在元為景東
土知府統威遠州及紫井毋能猛統阿龍三甸賜以金牌印信陶仍其職洪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七十四

大兵至楚雄以通事阿哀從軍納款大理既平遂柳指揮宣諭景東陶遂與柳
俱至楚雄獻鐵仗馬兵并元所給牌印以陶為景東府知府領印世其職後
與思可戰不敵奔白崖以奉章請于 朝調神策衛鎮其地是為景東衛乃斬
以流官紹符蒞之身領錫金帶上錫誠心報國四字及銀帶甚厚令通政司從
應楊大用賜國 死子陶幹嗣後遂世姓陶治至陶墳景東衛官兵攻麓川
者軍羽牙殺奉撒晉大中大天資治少尹其祖母阿蒙太叔人治至陶金以
罪指其輩者梁向刀儀刀重捕兵奪印去金以兵攻之斬刀儀得其印以歸
乃令陶金榮今治至陶明卿其却焚夷性不馴朴而流民通其兵習弩射以
象助威海鏡索米魯那鑑安銓阿蒙以至鳳德祖烏撒諸族成發其戰象夷兵
先年每調兵二十必自劬千餘餉士之費未嘗仰給公家今不然矣、姜國宗
鎮南州人先以把事隨阿末葉爾金牌印信降尋以象馬入貢以從馬都督攻
磧嘉攻得冠帶來于姜蓋宣德中陞編緝正長官復改本府知事遂世其官凡
發陶氏象兵武威以服屬從今治至姜可久聽襲、楊勝本府人世為把事

宣正中屢以麓川餽及者章羽牙功得冠帶弘治中改三公河哨為巡司以
當冠城之衝也勝之裔司其干厥後又以一碗水九室坡二哨之役并責楊大
銓之今治至楊立程襲、陶通本府人初為頭目招開宣德中貢象入京銓
保向巡簡人從征馬龍他即向者章羽牙寨功勝承後世、為巡簡人今奉
調出師之子孫咸在焉今治至陶國臣護印聽襲、阿賽初為俄羅舖打頭
以諸夷語送迎得省故授橋驛土驛丞左右流官蔡死子阿哀嗣家死子
哀徐嗣徐死子雲漢嗣遂以雲為姓今治至雲必高護印聽襲○元江府 土
官那氏 國朝洪武初那中平舉歸附授世襲土知府尋設流官與學較嘉靖
中那鑑爭去恭殺為亂布政徐公樾率諸路兵討之鑑毒江上流人馬飲之輒
死師少却彼象馬躍我兵徐公中流矢卒鑑懼而自殺遂革其官狀印信今臨
安衛指揮一人往署之而印猶懸那氏之家每官書移白指揮取其印必以夷
兵蜂擁環伺之署訖復撫去今土酋那天福鑑之孫也其兄自立其地左環禮
祇右浸瀾滄鎮以寶山白樂天炎兩熟帶甲萬餘然焚夷儒而畏患惟安其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七十五

不便征獲惟是流官僑寓統務代割以致威德梗闕土酋雖停襲故為權長
也○麗江府 土官本得在元為麗江宣撫司副使 今朝洪武初入貢師附
後以克石門寨論功授世官為土知府人從吉安侯征巨澤捕阿奴于吐蕃
斬偽元帥朱保及西平征景東定邊威在行間得死子初襲值白文山及偽平
章貴哈喇麓川思任之亂威有戰功其後世居西陲得吐蕃每有徵調輸軍
餉而兵不出治八世至本增代有錫予增在任值北勝首搆詭以兵首首逆高
爾又值遠左軍興輸餉二萬于大司農 殿官嚴建亦輸金于利去陳言十事
下却議可 朝廷嘉其忠誠特與晉奉政秩 賜黑書崇其先世事請老于終
喪、本目本府人以統兵從征麓川累功授本府照磨治至本直判未襲而死
世絕、通安州土官高賜鶴慶人在元為義兵萬戶洪武十五年 大兵平南
賜從征佛光寨招諭未附者以軍儲餉大師校通安州同知治至高元襲元死
高峯以土舍鎮州印聽襲、蘭州土官羅克本州人亦任元為萬戶至 本朝
洪武中率眾來歸以軍功授土知州其後有羅身者本木初征伯夷刀于孟亦

著戰以浴至羅萬象萬象死羅燦以土舍蘇州理未後承龍。巨津寶山
二州原無土官巨津有流官知州寶山有吏目俱不入其他俸入取於土麻
人民服屬于木氏。○廣南府 土官儂即恩元將為宣撫有二子長不悅次初
祐不花主儂即恩夫兵南下歸附授土同知死無嗣初祐後以他事羅罪死
洪武二十九其鎮守臣請官其子儂即榮 高皇帝曰儂初祐祀事在大赦已
前饒他兒子儂即榮主人們既保他也好吏評行大書着他知道守他未朝
時與他官職至 仁廟時鎮守臣疏再請得 旨准國云說着儂即榮做廣南
府通判職事即榮死子儂祖襲正統中以征麓川功陞同知嘉靖中儂承恩從
征元江厥後有功死無嗣四門族舍日兵百姓咸推儂文舉以通帶署廣阿
堂之後率兵三千助抵鳳廷祖別者竟之討皆以功獎其後征河底亦以功著
萬曆七年遂實授同知後征軍安亦建功為文舉死子庶祖繼二十一年官兵
征三鄉庶祖親獲致首阿機魯排阿則仔于軍門 欽賞白銀百錢二十八乘
征攝微其兵二十校之職三十六年征尋甸致日霞入理保楊禮旌以四品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七十六

庶祖死子沼周襲 自稱祐伏法流官儂火之澤斬美即舉得龍雲四門
舍日之力故至今俗為例比儂火替業必錄之土官之政多出四門祖稅僅取
十之一土官貧弱以此道險瘴惡知府不至其地郡縣以臨安備指揮一人著
之指揮以他事乘出則募亦塵封一空土酋取入其宅必有瘟疫死六萬曆末
年儂紹湯爭立糾文此兵象入劇焚掠一空迄今瘡痍未痊、富州土官沈即
先元時為富州安寧二州土官沈永秀梁玉署為元帥洪武中永秀令通事
何容等至西平候送款給以文書令守州土永秀死沈大忠嗣守邊有功西平
請于 朝授以知州其後子孫微弱不能應多以土舍護印為曆初沈仁孝印
逃奔泗城委官助處竟未歸有沈銳者取其印以歸治至沈世祿死子明通法
○順寧府 土官猛閣 國初歸附授知府六傳至猛法瑞子記雅法遂設流
官○雲州土官奉天其先從請建伯建功世為大候州知州治至萬曆中有奉
故奉學分兩署自號上下二衛學居下衛不交制于故惟恃女天法瑞據雲慶
勦平播兵萬曆二十五年討平之議以雲慶置新州而赦守大候如故故之子

奉先不樂設流與其族猛麻奉恭構兵抗命二十六年再征之 朝命改州為
今名猶官奉先子國恩為土州判○猛舖長官司土官其先不可考萬曆
二十一年乃奉曆遣人上書自言其祖奉和曾從王尚書軍功授長官今自願
納糧乞建崇寧者從其請奉曆死子奉昇肆虐為頭目奉順所殺奉昇罪
奉星爭奪奔孟璋星恃賦馬而木邦猛、從中助兵巡撫周嘉謨徵金騰道
為之解徐令鼎星分食其地而以其母周氏獲免○猛、巡檢司土官奉正萬
曆二十七其頭授土巡檢○猛撤巡檢司土官罕存與奉正同授巡檢 謝云
濟畧曰猛、猛撤猛舖所謂三猛也附近順興而猛、最為強勁却落萬人時
與二猛為難其地田少者多射獵為生猛舖地雖廣而民棄法酋長忠明猛
撤微弱近折而入耿馬○永寧府 土官卜都各吉洪武中以故元永寧州
部民未歸授土知州死子各吉八合嗣永樂三年奉旨羅華甸瓦魯之刺次和
四部番夷大頭枝必他布即吉分阿只首等入朝 上嘉之陞永寧為府授各
吉八合中順大夫賜鈿金花帶錫四字曰克為忠誠更以香羅華甸瓦魯之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七十七

次和為長官司授必他等副長官後八吉老疾替讓于其子卜撒為四川監
井土官刺馬非所侵父子俱被殺卜撒妻訴于鎮守三司逮刺馬非赴京道平
因理其地以下撒弟南八嗣其職正統中益井諸酋侵據之土官不能制乃
請設流官同知往歷各一治署于瀾滄衛指揮府送制之其地米通麗江故數
以侵漁為辭永麗以金沙江為界畫地而處原自分明後幕府毒勦後爭端
稍息今在永寧稱土知府曰阿錢○鎮沅府 土官刀平其先有平旺者任元
為元江路總管洪武中傳至平此兄那直率眾歸附有 旨元江陳兵總調中
旺自任出民兵四千以那直子崇辦府事而令刀平掌兵總調遂以西平之一
請授于天長後領兵招諭六谷三十六寨諭其大頭沙秀等出官任差後因今
餘東後勦刀猛混及猛婆遺定案校等寨設鎮沅州以平興州事永樂中從征
八百天從內官都術楊安趙忠等改石崖者遠寨外夷整傑來降入以方物入
貢 詔陳鎮沅為府平以知府領之其後子孫多以冠帶署事嘉靖中傳至刀
平息奉調以兵征安銓者一千人其子刀仁奉勦唯襲後以兵一千征那鐵克

無復據之至今互懷吞併之志初鎮沅印為那人所奪于是始得獻藩司乃
令往歷劉廷秀給文刀仁馬今治至刀明泰龍○北勝州 土官高斌祥本州
四城鄉楚夷人任元北勝府知府累官雲南行省右丞洪武中以北勝地在邊
徽政府為州二十三年斌祥于高某以軍功授知州其後高某以征麓川功晉
府同知高崙以征安鳳功加階朝列大夫高世慈以征順大勳亦加四品服世
慈死其族高蘭以罪蒙誅今治至高世昌襲章吉帖木兒世為元北勝土知
府天兵克大理以部民及順州民人乘除并納所據印及麗江宣撫司印三珠
虎符西平令其子章觀者奴從軍兵逃于仇乃殺其壽為州同知與高火翼居
州治左右其兵遂疏無部伍聚斂而戰悍勁不避衝突木弩藥矢是其長技今
治至章成文聽龍○浪蕩州土官阿的洪武初以夷兵歸附從征西平奏授
土知州屬于瀾滄衛其後有阿朝佐者征鳳羅祖斬其部酋普古者崇漢以功
稱首及征鐵索著老姚關順寧武定成發其所部番兵五六百眾往報有功今
治至阿永成聽襲○者樂甸長官司土官刀洪武末內附世領司其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一冊

雲貴

七十八

山陰瘴多介于鎮沅元江景東之間日事攻剽鑿械牟利兵寡而勳諸夷感懼
之今其酋乃刀安

雲南貴州交趾

備錄

志卓論曰：孔子曰：忠信行篤，雖蠻貊之邦，行天。雲南在兩漢至唐開元
而收其地，郡縣治其人，今土流鼓設之法，自漢世而已。然夫天寶以後，守長
不法，遂肆誅求，遂起割據，僭竊之禍，視張喬新好，稍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
部盡除，諸酋孔明用其象，傑而賦賦，足以洽軍國，史萬歲受明珠，而隨服，隨服
梁毗一金不取，而酋長咸歸，李知古以重賦，戮尺張度，陀以淫虐，被殺，鮮于仲
通編急而喪師，杜元穎高傲而致亂，然則御夷之道，顧不甚簡易乎？嗚呼！今之
雲南，即漢唐之雲南也。雲南之郡縣，即天下之郡縣也。用人者，鑒漢唐之得失，
為官擇人，而不為人擇地，不分中邊，不分遠近，惟賢是用，誠得廉靜老成，如張
喬梁毗者，而用於雲南，則德萬千年，永無南顧之憂矣。

舊志論曰：雲南徵外之夷，俱在黑水之南，是名楚夷。國朝撫夷之術，乃駕
馭之良法，惜今不講久矣。廣川之政也，初以小攻，取得，因大肆貪，亦盛陳兵
業，然猶在滇徵外，以夷攻夷，久而莫之禁也，則志驕氣盛，因之為嗚呼，嗚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一

不毀拱把，其奈何？雖天兵南下，渠魁就俘，然斯民之塗炭已極矣。是後，識治體
之臣，察廣川之禍，修復舊典，以防其微。嚴檄文武良吏，深入夷方，名曰撫夷，一
以勸明秦獄，一以察識夷情，歸報重臣，以候分別。故夷方雖遠，夷情巨測，然其
動定音耗，可坐而致。即有小警，隨加重斷，不俟其大翼，弱鋤強，與廢繼絕，不待
其聞。故夷官統：小其子孫，得以永享快樂，夷民得安於本業，而中國之民
亦無戰伐之勞。乃 聖王仁覆，幸夷之大猷也。不然，上以文具使下，以
故事處上，使不擇人，故夷不順，上不信下，故事不終。為南中計，為思其本原，而
調御之。

屬夷附首道

自永昌出塞南際大海，諸夷自相君長。本朝交趾，毋段以武臨之，皆指首
而奉正朔。革其昭網，昭錄之舊稱，授以宣慰，宣撫之新號。葉文通于銀臺，象
馬陳于闐廷，版章設于職方，綱紀之司，屬在行省。夫自漢以來，侈輿圖之廣，
若莫若李唐，乃姚萬諸州，僅屬羈縻，而今按籍所載，不啻斥地數千里，折筭
所使，並在通封，此亦聲教之極盛哉。前志有西南夷司志，夫諸司隸行省，如
滕薛鄂之役，宋馬則阿瓦江頭，吾南土也。奚別以西南而令自為夷司耶？故
更之曰屬夷，其山川道里，風俗物產，亦不以列款，龍標約其會，歸情形，今昔
不同者，則有永昌太守龍為光所條列，就而增飾之。貢道聯絡，諸夷實為要
領，舊志：草兩論，競典切中，夷弊皆仍其舊，至于大金沙江，考載夷中水路，
頗詳，業見祝文，可以互證。又滇畧稱：高廟惡諸夷，教賜之刀，曩斧罕四
姓，今惟斧姓無存，其他相仍未替，編中未及，因附見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二

軍里軍民宣慰使司

即古產里，商初伊尹，令以象齒短狗為獻，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名車里。元
世祖命將兀良吉，解伐文，此經其所部，悉降之。至元中，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
領六甸，後又請置耿東路，耿當孟弄二州。皇明洪武十七年，改置車里軍民
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永樂元年，其酋刀暹，蒼內侵，屬我官吏，西平侯請討之。
上命以理諭，暹蒼悔懼，還所虜及地，遣使入謝。至嘉靖間，附於緬，萬曆十一
年，官兵擊緬，宣慰刀糯，德遣使貢象進方物，兀居大車里，應緬使，第居小車里。
應漢使其地，東至落恐，蠻界南至皮勒，蠻界西至八百，宣慰司界北至元江，軍
民府界西北通孟，建長官司，隸若樂甸，西南行十一日至其地。其山曰猛永，曰
光山，其江曰沙木，曰九龍，其產鑄石，銅木香，沉香，其差發，徵黃金五十，民皆焚
夷性，頗淳，額上刺一旗為號，作樂以手拍羊皮，長鼓而間以銅鏡，銅鼓拍板，其
御村飲宴，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為樂。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該名孟節一名孟邦相傳蜀漢時木鹿王苗裔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國初內附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徵差發白金一千四百兩樂間宣慰使實從征緬正統中罕蓋從征麓川俱以有功益其地以故在六慰中分土最遠萬曆十年緬誘罕拔陷死襲取木邦拔子進忠內奔罕度勾緬進忠至姚閣焚順寧而去十一年官兵破緬于姚閣立進忠子欽欽死其叔罕禮約道羅攻緬恨之萬曆三十三年以三十萬衆圍其城請救于我不至城陷金牌印信盡失緬僞立猛密思禮頌之今惟猛波羅猛密諸寨為我有耳思禮思特瓦苗思鳴諸寨近差其日海慶據控尾而求猛密又與君休坎換家于戈相尋矣有吞鎮康之意其東為孟定南為猛密西為緬甸北為芒市自姚閣渡噎江十二程至其地夷類數種男子皆赤白文身髮髻插髻鬚修眉睫婦人則白衣桶裙耳帶金圈手繫鐲其產饗錫胡椒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三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夷名景邁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國元初征之不能得志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皇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車里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大占喇界北至孟良府界自姚閣東南行至其地五十程有南格刺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屬車里平川數千里轄部廣遠其產巨象安息白檀諸香民皆雙夾控花樣于眉目間見客則把手為禮好佛惡殺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殆以萬計有敵人侵之不得已一舉兵得所警而罷名慈悲國嘉靖間為緬所兼刀氏避居景線一名小八百緬以其弟莽應龍住居景邁城為右臂萬曆十五年刀氏以文請兵恢復議未許今又為緬有矣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其美佩雕爪為飾俗呼過家即古越蒙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 皇明永樂三

年其酋備方物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東至水尾界南至交趾界西至八百界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自西北六十八程至布政司其人衣服飲食類木邦但性儂悍身及眉目皆黧繡花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育女居高樓見人不下却屬見之所至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其國人稱 至尊必曰天旺蓋春秋天王之意其產海貝犀牛角香詞子交趾黎利之變陳天平實錄此道入于京師嘉靖間緬人破其東之禮棠蓋老撾屬部地之最荒遠云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俗名進西有香栢城與蠻真同襟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抵馬撒連西洋北極吐番西通天竺東南鄰于緬山曰鬼窟號稱險要夷人據為硬寨小有瑕釁則治兵相攻其上下晝夜寒澗江為竹樓以居一日數浴有碧瑣琥珀四足巨蟻膽可解諸毒其通中華蓋妨于勝國至元二十六年始置雲遠路軍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四

總管府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為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年輸白金七百五十兩為差發正統間宣慰刀玉賓敗于麓川思任因內奔故絕後為思潑所據自上狀願為差發民靖遠伯許之營石金沙江上曰石欄江枯方許渡後雖冒金牌終無印信凡通文告第稱守金沙江奴婢而已萬曆八年緬僞宣慰思個幽死據其地今日奔永昌十二年思茂來歸十三年思威敗緬于密堵殺緬日多叢長十七年思明子思遠貢象進方物 欽賞金幣校宣慰十八年緬報密堵之仗復攻孟養連率其子昏奔密西緬以策窺住而據之其後又有思轟者遂款于我與蠻莫思正結為唇齒共據長江以抗緬三十年緬迫思正歸率兵乘倍道馳救之至則我已殺正說緬矣三十二年緬復襲密西歸走死緬以頭日思華據之今華物故妻伯氏預其地又三年矣緬中他日更番戍守連年發兵從征素強悍不可康云彝之遺日曰致思祖有衆千餘人不取歸安插于崖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蠻名阿尼元世祖至元中錄吐蕃三討之後于蒲甘緬王城置邪牙等處宣慰使司 皇明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永樂間道翰林張洪使其地正統間宣慰莽刺刺繁板夷思任思機獻于京師益以地嘉靖初孟養思倫猛密思真連兵侵緬殺莽紀歲緬目訴于 朝委官往勘不聽本司金牌信符貯永昌府庫中嘉靖中紀歲枝子瑞體起洞吾孟養父有其地已計滅得撈之弟兄遂雄據之東破龍掌即老西取土噠即道攻景邁服車里因思個即罕拔號名三官為西南雄長為稱金樓白象召法補元莽哇喇弄及瑞體死應理繼之萬曆十一年莽灼來歸應理怒攻之灼奔騰越應理以次子思斗奔肘者居之而洞吾猛別雅會等處悉授其弟姪守焉其詳別其本末其疆東至八百宣慰使司界南至海西至孟養界北至猛密宣撫司界自司東北三十八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其山曰小豹江曰金沙關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五

恃以為險其俗柔詐標悍有屋廬以居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男子善泅水縮髮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婦人縮髮頂後不施脂粉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質之僧然後決其產象犀馬椰子白氈布覽羅綿樹類校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麩納罐中以索懸罐于實下刺實取汁流于罐以為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麩惟取汁熬為白糖其葉即貝葉寫緬書用之石油白石縵流出臭惡而色黑可塗毒瘡古蹟有江頭城至騰衝十五日太公城在江頭城南十日馬來城在太公城南八日安正國城在馬來城南五日蒲甘緬王城在安正國城西南五日所謂緬中五城也

孟定府

舊名景麻元至順四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隸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府正統間麓夷叛知府刁祿孟速遁失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地本邦舍日罕為征麓川有功王靖遠令食其土額徵差發六百西嘉靖間本邦罕烈據地而奪其印今舍人罕慶管食之是為耿馬子粒歸本邦萬曆十二年官兵克耿馬以罕葛之後舍人為知府十五年頒以新印舍死子榮嗣榮死弟貴嗣自眺關南八日入其疆東接雲州南連孟連界西本邦北鎮康州土瘠人稀有景杏土城馬援營在焉其阨要則噍哩江其俗男子髡跣黑氈衣白布戴細竹絲帽以金玉等寶飾其項遍插翠花翎毛之類後世紅纓婦人出外戴大藤笠狀類團牌而頂尖身衣文繡飾以珂貝地產香檳視南安州產尤大

孟良府

蠻名孟指在眺關東南二千里東為車里界南為八百界西為本邦界北為孟連界自古與中國絕永樂四年米歸置孟良府編差發黃金十六兩後為本邦兼併嘉靖間附于緬與景邁莽應龍相未理然亦未敢背漢云其酋名怕認所居層樓有妻數百人輔候乘象出浴于江浴畢則服羅拜首解約臂金燭授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六

當久其官師曰司樣刀極辛伍口皆此出入以象名曰象馬其革犀利男女俱警捷沃野千里最稱殷富地多虎農者于樹杪結草樓以護禾水皆奔項鷲毛為橋雲南知府趙澤曾以撫夷入其地酋長懷寨不以便命禮遇之後無人至者

南甸宣撫司

舊名南宋在騰越南半箇山下其山嶺北霜雪恒有南則炎瘴如蒸蓋天限華夷也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其酋刀氏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轄部有羅布司其轄小隴川皆百夫長之分也知事謝氏居麓宋問氏居孟西甸部直抵金沙江與迤西地方相牙錯萬曆二十一年軍門陳用賓檄知府添文昌建開置堡於司之西北今化為烏有宣撫刀落寧替樂於其子登濟皆死世絕今議刀落寧替樂同處氏兼攝其東至芒而界南至隴川界西至孟養界隔司之

廣為三宣城山曰丙弄在司東十里昔有僧自大理至此坐化變形為石後經
其峻止存其首土人祀之又東五里曰蠻干土酋憑險阻世居其上又十里曰
溫泉有營寨多陰林下有溫泉曰沙木龍在司南一百里上有閣立木為柵周
圍一里曰南牙甚高延袤一百餘里官道經之上有石梯夷人據此為險又有
清泉下流入南牙江川曰小梁河源在騰樹一出赤土山一出緬菁山至此合
流經南牙山西南又曰南牙江至干崖為安樂河而合于大盈江曰孟乃河在
司東南一百七十里即騰越州龍川江之源曰大盈江自騰樹流至司境過鎮
西入緬甸俗與木邦同結親用穀茶二長筒雞卵五七龍為聘客至以穀茶烘
秦手粘而食之產孔雀雞紅藤額徵差發銀一百兩傳五

干崖宣撫司

縣騰越西南行二百里踰黃連關至其境東北接南甸西接龍川有平川聚岡
棋置其山曰雲晃在司南一十五里有瀑布流為雲晃河曰雲龍在司東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七

十五里曰白連在司北六十里中提一峯土官居其麓下有白連池曰刺明在
司西一百餘里其水曰雲晃河在司治南與雲龍河合惟田千餘畝曰安樂河
源出騰樹經南甸迤邐治北折而西一百五十里為檜榔江至北蘇蠻界注金
沙江入於緬中曰止西河在司東北三十里源出雲龍山分流十五里亦與雲
龍河匯境內甚熱四時皆蠶以其絲織五色土錦充貢又有白氍布白蓮花竹
瀟大如兜而肥舊名干賴賧元中統初內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
二甸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為鎮西府後為干崖長官司額徵差發銀一百兩
正統間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萬曆三十九年乃定邊又以平叛功加三品服色
世守其土今恃強有憑陵南甸之意其副使力思丙居蓋達同知劉漢佐居
蠻酒固經歷廖氏居雷弄岡今故絕即其地為龍營知事管奇勛居語固
劉管原皆華人以功授蓋達昔稱殷富萬曆九年為緬攻掠一空而去亦經
東閣葉僅于布嶺今不知何狀矣

龍川宣撫司

舊為麓川地在芒市路東其地曰大布芒曰頭附賽曰朕中神吉曰朕尾福
祿培皆焚夷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置麓川路總管府宣撫司
皇明洪武十七年歸附置麓川平緬宣慰司正統三年其土酋思任叛大軍平
之革其司十一年置龍川宣撫司於龍把與南甸干崖合為三宣并蔽永騰以
夷目襲項領之後內奔安插曲靖以多民代萬曆十一年岳鳳勾緬篡其地十
二年鳳鳥既俘多思順當立以為宣撫多倫為同知居猛卯多恭為副使管邊
放二十年緬人窺等練至其地思順奔猛卯會官兵大戰於栗柴壩追逐之萬
曆二十一年巡撫陳用賓檄知府漆文昌築堡四關三十五年思順子安民叛
巡撫周嘉謨平之以金牌界多安靖俟其長而授之印又有多安邦者安民之
弟也昔亦附緬今寄居蠻莫猶牌帳內地焉其東至芒市南至木邦西至干崖
北至南甸自司治東北二十六程至布政司轉達于京師有馬鞍山摩梨山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八

木山俱極高峻夷人恃以為險又有湯泉從石罅流出為河熱如沸湯俗與南
甸同產大羊長尺餘又有孔雀雞紫膠大藥鮮子鱗蛇鴉鵝差發額徵銀四
百兩傳二

耿馬宣撫司

與孟定府同川隔噴哩江而居孟定居其南耿馬居其北舊無宣撫嘉靖間木
邦兼孟定以罕慶食其地慶子們罕弱不振族舍罕慶四子皆標悍謀配四女
於四州遂附緬奪其地萬曆十一年從緬進軍進忠破施甸十一月又勾緬犯
姚關官兵敗之於攀枝花十二年正月官兵擒慶父子斬之奏設宣撫司以們
罕為宣撫十五年頒宣撫司印今們罕物故弟們罕金護印安衣貢米俱進首
木邦思禮時侵們罕頃康得有罕金為之替後天啓三年緬攻他乃孟良罕金
欲殺之緬移兵府攻孟不得已以銀碗大馬為說今緬相持未決而進慶等
四子罕止居他時孟建為其質時與罕金相繼緬緬宣撫講云其末至

南至孟連西至木邦北至鎮康自司治東二十一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即有三大山昔罕度之黨罕若聚眾自固于此官兵平之又有馬養山風俗與孟定同

猛密宣撫司

有磚城無戍樓產花果蔬與中國同又有寶井金鐘估客雲集南牙山此之摩勒金沙二水環焉山高田少米穀勝貴又多地羊兔為行人禁北距騰衝一千一百里南通緬一千里一踏木和鈔波入一縣猛卯至猛廣八一踏和抗魯祖渡莫勒江過南牙而入一踏蠻莫入永濶間木和宣慰罕實以征八百緬甸功授以猛密十三處成化間夷目思蓋寶井叛木和占奪其地都御史程宗奏設猛密安撫司授孟以安撫嘉靖初思奔思單立緬殺奔立混德緬遂以地附焉萬曆十二年混率司化思恨內測齋偽印改名思忠來歸遂陞為宣撫忠故十六年緬攻猛密思母罕烘弱不能支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而猛密失十八年緬復攻猛廣罕烘思禮奔隴川思仁內測奔工而而猛廣又失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陞

九

年仁以象馬入隴川為宣撫多思順所拒歸於緬以思仁食其地

蠻莫宣撫司

地在騰越西蠻哈山下如象鼻行者累足自布嶺三日至其地田土饒行風俗與隴川猛密同東有等練山環以加莫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實隴川右臂舊為猛密分地後酋長稍強擅而有之萬曆初土酋思恨與賊賊相表裡岳罕罕思恨懼而來歸題授宣撫尋叛附緬其母罕送明順逆逆戈擊緬勢祇不能居遁去適猛密頗目思化與思成敗緬于送速緬逐之入居其地當事者嘉其為緬敵而內附遂界以蠻莫而樹之二十二年緬大舉來擊化奔隴川巡撫陳用賓檄諸酋合師擊緬有酋化死子正嗣二十九年緬又潛師萬餘蹂躪道攻正奔騰衝緬兵過內地挾取正首而去偽立多罕蠻莫遂為多罕有謀者謂正為我守戶之大弁內地而不能逃死有遺德焉三十二年官兵討多罕執之立思正弟樹忠緬又偽立思線樹忠不能支奔于崖當者安插於

猛卯近復安思線女又與孟遠結為姻親議者懼其地則趨去宜備為之防云

威遠州

唐南詔銀生府之地濮落雜蠻所居大理時為梵夫所有男女勇健走險如飛其境內莫蒙寨有河汲其水煉于炭火上即為細益交易無秤斗以幾妾計多寡而量之又有南堆江谷寶江口連過甸流至州境下流入于瀾滄其鎮口蒙樂山東至元江南至孟連西至孟定北至鎮沅自州治東北一十九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額徵差發銀四百兩

灣甸州

蠻名細賧在姚關東南七十里東至順寧南至鎮康西至木邦其地瘠薄山高水迅每六月瘴毒熾盛水不可涉有黑泉色如黠漆漲時鳥飛過之輒墜夷以竿掛布浸而暴之以拭盤孟人食其物立死有孟通山產茗穀而前採之勝于中國但不能多致耳又有芭蕉實以當果其人皆雙使婦人貴者貫象牙筒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陞

十

鬚長三寸許挿金鳳蛾絡以金索以紅氍帶束臂纏頭白布窄袖短衫黑木桶裙不知始末自古不通中國元中統初乃內附屬鎮康路 明洪武十七年置灣甸州編戶五里鄰于木邦順寧口以候前萬曆十一年知州景宗真率宗材等罕度入寇姚關十一月復大犯宗真死于陣擒其材斬之以宗真子景從垂髫姑存之降為州判官後從討猛密有功復陞知州從死叔景閣暫攝今聞死以從子承恩冠帶護印其差發額徵銀一百五十兩

鎮康州

蠻本名石賧在灣甸東南南至雲州南至狀馬西至木邦有無量烏木龍二山木邦出入必經之夷號黑焚形惡色黑以青白布為衣跣足荆棘中走如飛男子出婦人閉戶靜坐以待遇有事截雞骨卜吉凶病不服藥專祭鬼死則列木為棺殮之墳上植樹為識產水乳香大毒鮮子蟒蛇膽元中統中內附至元十三年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領甸三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為鎮康府十七年

改為州編戶六里差發白金一百兩亦為木邦順寧侵削隆慶間知州閻坎若
逆度妻以女因附慶歸緬萬曆十一年官兵敗緬問坎物故其弟閻恩歸義授
以州事恩死子刀悶和掌印管軍木邦恩禮誘之歸緬和不做遂令海慶取控
尼城之又欲取緬和天啓二年三月木邦兵象棟噠哩江和奔地開守備遣官
撫之木邦乃退今勢亦削弱恐終無以捍外侮也

路江安撫司

地在永昌勝越之間南負高崙山北臨路江官道出其中實咽喉也民皆雙
地多瘴厲夏秋之交為酷熱名怒江甸元至元間隸茶遠路 國朝洪武十五
年內附置長官司永樂九年置安撫司以線氏領司事今沿至線世祿又有線
及舉者司捕事又死

芒市長官司

舊名思謀又曰大枯小枯在永昌西南四百里西至隴川南至木邦東至路江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十一

原曠野田土富饒而人稍脆弱男子以酸石榴皮染齒使黑婦人分髮直頸為
一髻垂于後跳而水皮即唐書所稱茫施蠻也西南有青石山又有永貢幹孟
二山皆高廣陡絕夷酋所居其水曰芒市河麓川江出峨眉蠻金沙江出青石
山皆流至緬地合大益江曰大車江自騰越流至司境匯于緬中蒲干城地產
沙金香檳橄欖芋蔗又多銀什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茫施路軍民總
管府領二甸 明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統元年改置芒市長官司額徵
差發銀一百兩萬曆初酋長放福與岳鳳聯婚十一年導緬寇枯坡營事費檣
福正法立舍日放縉領司事轄于隴地

孟連長官司

緜地開東南行十九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良其東為車里西為木邦部內有
莫乃場出北世專其利以致股富蠻名哈瓦標悍好劫古不道中華正統間平
麓川始來歸萬曆間酋長順嗣曰刀派真有叔刀派漢婁于車里因以車里殺

派真而奪其官十二年率車里來貢十九年又勸緬來貢今派漢故弟派金嗣
天啓二年三月阿瓦破之會洞我伐瓦乃退其差發額銀二百兩

茶山長官司

勝越州西北去可五日程距高黎貢山極高而寒五穀不墾其人強悍喜關土
苗早姓舊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糾上江刀猛永叛夷日早章憤其不忠遂不
附五年詰 關下賜印授早章為茶山長官十五年章舉頭目早曉為副至早
玉授正長官其比與麓江野人接壤近年副長官早大宸所部為野人殺爾無
才遺奔入內地阿幸為寓公惟正長官早節所部尚存其南至南甸西至里
麻

里麻長官司

東與茶山接西北皆野人有整冬温冬二山部夷皆峨眉蠻舊屬孟養永樂三
年孟養叛土苗早姓有拒賊功六年頒印世授長官萬曆中刀思慶襲正長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十二

早奔副之今沿至刀思虎為野人所掠盡弃其地與把事李廷高奔赤石坪副
長官早堪信被殺無噍類焉

鈕兀長官司
蠻名也凡自古不通中國 皇明宣德七年始歸附置鈕兀長官司其地東至
元江軍民府界南至車里宣慰司界西至威遠州界北至臨安府思陀甸長官
司界自司北一十六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民皆倭泥類蒲蠻男子縮髻於
頂白布纏頭婦人白布盤頭露頂以花布為套頭見人無拜禮額徵差發銀四
十兩

前道

上路 絲永昌通浦經屋林山著險路狹馬不得致行過山至潞江外有
高黎貢山路亦頗險山巔夷人立柵為禁在二代為徵外地通騰衝西南行
至南甸千崖龍川三宣撫司龍川有諸葛孔明寄箭山龍川之外一望數千里
絕無山脈龍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又十日至洞安又十
日至擺古莽苗居之即古刺宣慰司擺古夷語也。下路 絲景東歷者乘司
行一日至鎮沅府又行二日始達車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車里之普耳山
其山產茶又有一山聳秀名光山有車里頭日居之蜀漢孔明營壘在焉又行
二日至一大川原廣可千里其中餐象其山亦為孔明寄箭處又有孔明碑古
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車里宣慰司在九龍山之下臨大江亦名九龍江
即黑水之末流也絲車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又西南行一月至
老撾宣慰司又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擺古莽苗之地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十三

種人 史稱西南夷數十種不著其名號唐書南詔及兩蠻蠻傳所載頗詳李
氏舊志取而附益之作蠻楚風俗謂二種盡滇南夷類然夷繁有徒集括未盡
又古今變殊有名實判謬未免牽合附會者包氏志草一舉而芟除之豈謂諸
侏儻而習狃獠皆陋劣不與無足置策是象豈可無設而圖王會者強辭事也
茲旁索故府有直指黃公所采民風圖記滇中諸夷甚詳又襟取狀老所稱述
就舊志區分而詳數之其于柔服百蠻或不為駢拇指者

蠻蠻 蠻氏本安邑人在晉時為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今六涼有蠻王
碑云是楚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于蠻遂以為氏其後世為鎮
蠻較尉晉時有蠻深蒙璫蠻震清蠻說作亂史萬歲討平之唐以蠻歸王為南
寧州刺史理石城即今曲靖也唐書白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軌普寧前獻安
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蠻白蠻白獼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蠻烏蠻
今以烏白為號無姓氏其稱蠻者從其酋長之姓耳滇之初有白國王則夷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白人其後有蠻王則為蠻即今廣南夷為儂人之類蠻蠻之名相沿最久其初
種類甚多有號盧鹿蠻者今訛為羅人凡黑水之內依山谷險阻者皆是名號
差殊言語嗜好亦因之而異大畧畧則刀耕火種畧則聚而為盜男子椎結獨
去籠髻左右佩雙刀喜聞輕死為貴折尾無鞍則木為鞍狀如魚口微容足
跣婦女披髮衣果者錦繡飾者披羊皮乘馬則柱足橫坐室女身穿大環
剪髮齊眉不掩膝夫婦不相見生子十歲乃見其夫妻不相妬忌嫁娶
尚舅家無可配者方許別婚臘月為春節豎長竿橫設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
落為戲病無醫藥用夷巫禳之巫號大現曠或曰拜禡或曰白馬取雞鷄雄者
生剝取其兩髀束之細剖其皮骨有細竅刺以竹簽相其多寡向背响逆之形
其鷄骨數各異累百無雷同以占吉凶或取山間草齊束而拈之畧如著法其
應如響有夷法皆蠻矣狀類蚪蚪精者能知天象斷陰晴在酋長左右凡疑必
取決焉民間皆祭天為臺三階亦白馬為之禱酋長王妻曰耐德非所生不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十四

繼父位若耐德無子或有子早夭者始及庶出及野合所生者無嗣則立其妻
女死以豹皮裹屍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處多食死名曰直可厚
贍之每兵出則直可為前鋒軍無行伍紀律戰則搏身斬進三四步乃揮標躍
起人挾三標發其二必中二人其一則以擊刺不發也又有勁弩毒矢飲血即
死以射禽獸去其射中之肉而食之部夷稱酋必曰撒頗夷言主人也夷皆愁
而惡主諸酋果子殺戮每殺人止付二卒維持至野塚掘一坑集其親知注剝
痛飲徹夜味其乃斷其頭推坑中復命更使二卒劫之乃許其家收葬雖素暱
者欲殺則殺之今出無敢居間焉死其家人莫敢怨怒以用法嚴故境內無盜
然其誅求無厭每酋長有慶事令頭目入村寨計丁而派之遊行所至閭閻為
供張無少長皆出羅拜馬前解寨在數十里內者皆以鷄黍餽無以應誅求往
往潛出他境劫掠所得酋長頭目私分之官府微下督責則傳教人應命為志
云為盜賊皆土官有以致官庶則盜自息信然也其種類附列于後 白羅

五〇三

男水西截水表頭跣足婦人耳帶銅環披衣如絮裝以華帶繫腰皮無絛縛以大麻裝託并子竹椅前導七人擐甲曳執鎗弩四方射名禁惡止殺焚之于山既焚以金執其魂以竹簽裝紫少許置小篋籠懸生者原間祭以五月念三日神山榛三百枝于門列篋籠地上割燒豚每籠各獻少許備以酒食誦夷錢羅拜為敬婚姻惟其種類以牛馬為聘及期聚聚于女家奪其女而歸性竊情淫酒信鬼畜蠱以手量標邊投麥于水驗其沉浮以當占卜在雲南激江臨安永昌者漸習王化同于編氓其在蒙自定遠高橋兩地亦在曲靖者于夷為賤種在江川大理姚安皆稱撒馬都大抵易治 黑獺：男子梳髮以布帶束之耳帶圓墜一隻披氍毹及時刺不擇婦人頭蒙方人青布束于頰上短衣上披絮裝桶裙結縵上下回文手象牙圈跣足頂帶紅綠珠襍海貝瑣璣以多為勝在夷為貴種凡土官官長皆其類也土官服雜華不脫夷習土官婦纏頭絲縷耳帶金銀大圈服兩截襍色錦綺以青段為套頭木曳地尺許皆披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十五

羊皮飾以金銀鈴索各營長婦皆細衣短氍青布套頭其在曲靖者居深山維高岡磽隴亦力耕之種甜苦二莖自贖善畜馬牧養番息器用竹篋木器交易稱貸無書契刻木而析之各藏其羊市以丑戌日奔貴者裝以草比賤者羊皮焚諸野而弃其灰在激江者能為乳酪襍蘇蕪于市腥穢侏儻若鹿豕然在安寧標邊多負篋于途老者任華人二人之力壯者任一牛之力在標嘉以蕪草為衣加于氍毹大都性皆驚悍好攻掠不能剗奪則人弗以女妻之全滇郡邑所在為崇皆其徒而武定喬甸尤為虎視鶴慶四十八村又號海西子亦其類多暴鍊索者川州赤石崖蟻螂古底舊稱淵藪萬曆初芟蕪以來底今西偏寧州則用武之功也 撒獺：男梳髮如髮長衣短視布繫腰婦短衫五色短裳滇池上諸州邑皆有之性于治生無盜賊居山者耕稼土販新于市終歲動動水者字家捕魚僅能自給 撒完：居崇自縣明月諸村在黑白二種之外勤于耕作捕食虫豸及鼠類而甘之 阿者：衣服大畧與黑

獺同婚喪如白獺但耳環獨大在東偏則江川通海諸邑有之西則賓川有之通海者婚以牛為聘婿親負女而歸耕山捕獵性好遷徙則諸處畧同耳 魯屋：服飾大類黑獺而又別為一種恃子而之利性尤淨獺好馳馬縱獵獨臨安府魯郭村有之 乾獺：昏嫁尚俟諸社人所不及喪以牛皮裹屍束錦而水之以薪每食揮筋飯中仰天而祝以為報奉好勇喜鬪殺人償之以財有讐讐忌雖父子兄弟推刀不顧多不通華言官府文書必書魯字于後乃知遵信其種類在曲靖尋甸二郡凡哨隘設兵多以其種類終通索鄉氏鴉豚酒米謂之年例飽其欲則一村無虞不爾輒勾東川夷劫掠近歲武彝大搜為鄉導者皆此曹也食貨皆盡謀得少許以為上味居深山者或沒齒不知作賊為妙 羅：皆土酋官舍之裔或稱火頭或稱營長或稱官奴與黑白諸種迥異珥環常服用梭羅布婦女水習背花前不掩腰後常曳地衣邊灣曲如旗尾無襟帶上作井口自頭籠罩而下桶帶細摺種在阿迷州為諸種所敬懼有喪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十六

闔寨皆醜金為取 其在蒙化麗江鶴慶騰越楚雄姚安亦依新興北勝王弄山者不若其種柔止曰羅：所居茅舍中堂作火爐父子婦姑圍爐而臥懼甚捷而不畏死祭以羊豕牲死不殺姚安者性狡悍好為盜賊新興者居昌明里力田為生騰越者專資射獵北勝又有號羅羅者與四川建昌諸保同類純服氍毹男女俱跣足每至踏歌為樂則着皮屨男吹蘆笙女水緝水跳舞而歌各有其拍在順州又稱羅落蠻男戴帽裝積衣婦三尖冠以推承耕藝為事在新化州又稱白脚羅：以白布束其腰故名 羅葵：本武定種古因以為郡名又稱羅武元時羅武蠻羅標百歲冠鬚子孫以氍毹裝束之深資後生尾長一二寸相傳三百歲今俗又稱羅午楚雄姚安永寧羅次皆有之男子皆束高頂戴笠披氍毹衣火草布其草得于山中緝而織之粗惡而堅緻或布之者城為蒙崇以盛米貝婦女辨髮兩絡垂肩六襟以瑣璣縷絡方領黑衣長裾跣足居山林高阜牧養為業有房舍無床榻以松葉藉地而此居姻慶妻結柵為家會葬用

火化勝刀長槍行任不擇嗜酒酣鬪狡獪難治 摩察黑羅之別類在大理蒙
化執木弓張天過鳥獸射無不獲所逢必劫過強則振在武定一曰木察狗習
乘善巢居深山捕狐狸鼠而食之 焚夷 種在黑水之外今稱百夷蓋聲
相近而訛也性耐暑熱居多卑濕棘下故从棘从人滇之西南曠遠緬平瀾海
多濕焚夷宅之其棟數十風俗猶列名號亦殊其俗稱宜慰曰昭葉言主人也
其官屬有叻孟胎緝船網流相臣屬叻孟總統政事兼領軍民多者數十萬少
不下數萬胎亦萬餘人賞罰皆任其意胎緝千人流病至十人又有胎緝過
調遣統數千人以行其近侍名玄者亦領數百戶皆聽其使令食其賦取用無
制節上下惜余微名薄賦輒繫銀花金銀寶帶官民皆冠若葉紫金玉諸寶為
高頂上懸小金鈴過押翠花翎毛後垂紅纓貴者衣紵絳綾錦以金花金鈿飾
之以坐象為貴十數銀鏡為飾銀釘為飾象鞍三面以鐵為欄藉重欄懸
銅鈴鞍後象奴一人銅帽花裳執長鈎制象為疾徐之節招搖于道相見合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十七

為敬長于已者則跪拜有所諭則叩頭受之雖貴為叻孟見宣慰莫敢仰視凡
有問對則膝行而前三步一拜退亦如之賤見貴少見長皆然侍貴人之側或
進其前必躬身而趨庭宴則貴人上坐條屬側後以次列坐于下有客十人則
令十人舉盃齊行十客之酒初行舉作一人大呼一聲眾人和之如此者三
既就坐先進飯次具醪醑有羞食不用前每客一卒跪座側持水瓶盥悅凡物
必祭而後食樂有三曰焚夷樂細樂車里樂焚夷樂者學漢人所作笙笛胡琴
響鈴之類而歌中國之曲細樂者細人所作排簫琵琶之類作則眾皆拍手而
和車里樂者車里人所作以羊皮為三五長鼓以手拍之間以銅鏡銅鼓拍板
與中國僧道之樂無異鄉村煎飲則擊大鼓吹笙笙舞牌為樂無中國文字小
事則刺竹木為樂如期不奏大事書編字為概無文字崇城池因高山為柴無倉
廩租賦每秋大造親信往各回計房屋徵金銀謂之取差發每屋一椽輸銀一
兩或二三兩不便從者象馬動以千百計忽其所取而後輸于公家其法殺人

與毒者皆死竊盜一家皆死為寇盜一村皆死道不拾遺軍民無定籍每三五
人充軍一人正軍謂之昔刺循中國言壯士昔刺持兵器餘負荷供饋每二十
萬戰者不滿十萬師行軍在前酋長在中餉饋在後先進後退不一而號令不
齊倚象為聲勢每戰以繩自縛象上悍而無謀無存為營軍為出銅鐵雜華為
巫勝則驕情爭功負則逃窟山谷驛路無郵傳一里半里許構一小草樓五人
守之千里有報聞在旦夕公廨與民居無異雜宣慰亦止竹樓數十間上覆以
茅用陶瓦者輒有大火災民間器器多陶治孟良守處則有漆器甚精其器用
金銀琺瑯琉璃等器其下亦以金銀為之凡一頭日出象馬兵戈及木桶器皿
僕妾財寶之類皆從動輒數百人隨處宴樂小民苦之男貴女賤雖小民視其
妻如奴僕耕織貿易後皆婦人任之非疾病雖老不得少息凡妻生子貴者
以水浴于家賊者浴于河三日後以子投其夫耕織日看頭日之妻百數婢亦
數百人少者數十庶民亦數十妻無妬忌之嫌舊俗不重處女如江漢游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十八

習及并始禁足今則此俗漸革矣孟定南甸男長衫寬襖無褶龍川孟密孟養
俱短衫小袖有裙官民皆髡首髡足有不髡則酋長殺之不髡足髡皆髡之曰
婦人也婦人縮獨髡髡後以白布裝之窄袖白布衫早布桶簾者錦繡白行
纏就足几子承有職名則堂父兄跪拜人死用婦人祝于屍前親鄰相聚少年
百數人飲酒作樂歌舞連日謂之娛屍婦人群聚擊碓杵為戲數日而後葬
則親者一人持火及刀前導至葬所以板數片瘞之其人平生所用器皿甲冑
多有皆壞之懸于墓側是後絕無祭掃之禮 其在極豐羅次元謀者男戴黑
布帽窄袖白衫白布扁帽桶簾好接居金甌供以陶瓦釜深中而寬狀類繡
袋俗尚奢後孟春作土主會稱貸以炫其飾倍出息債人不惜又有鞦韆會男
女雜坐信思好訟見人多所忌諱極其狡詐以敬宿客葬有棺而少衣屍
在越州樹者脚白脚焚夷男婦俱短衫長裳面齒文負戴或跣足 在江川路
南者掛竹樓臨水而居樓之下以畜牛馬婦人耳帶大環婚禮用太案祭以羊

知夢亦勤于耕織性柔畏法度見人退讓 在臨安者男青白悅淫頹者華履
 水有雙楫婦人白悅東曼經查如仰螺好鬼喜淫極然倘然山居播草樓家人
 仰成稍以帷帳間其計其喪水緋架木置屍其上平者各散紅布一方召拜偶
 誦夷經三日以竹葉裹而昇之山妻不更嫁名曰鬼妻其食糲黍蠅蟻蒙目者
 挿鷄尾筭端則捕繼居則紡績阿迷者為鍾莊佃民習同蒲人新化納樓溪
 處大畧皆同十八寨者性儉好殺畜蠶蠶捕魚食鼠焚骨而葬又有乾者曰
 光頭百夷蓋習車里之俗額上點刺月牙所謂雕題也見官府盤膝坐舉手加
 額為敬男女先通而後娶不復顧或夢亡者殊與至塚上設一石祝之曰勿
 使返也 在順寧者冠玄而銳其頂珥環踏履好水素婚聘用朱負不能具者
 傭女家三年喪有棺斂封藏以反為人佃作道以乘勝 在劍川者言語侏儻
 所居瘴厲棺如馬槽以板為之以農業固治是務懼訟信鬼多為姦盜 在騰
 越者火食因食不求其熟或取蜂槽而食之習細字器用粗礮 在鎮南者男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十九

子短水婦桶裙跣足婚禮夷歌備飲人死公親者捉刀屍傍晝夜守之親朋以
 紫酒奠捉刀人呼死者之名灌諸口中如是三日而葬亦村植樹以為神未月
 念四日集眾煨燂諱而葬神所居在山之巔 在姚安者亦瀦水好浴腰繫竹
 籠捕虫魚動物入籠中為醢登用牛羊至女家以水潑女足為定婚葉為尖頂
 帽攬土布羊七之利 在元江者能為鬼魅以一帚繫水後即變形為象馬猪
 羊猫犬立通衢或直衝行人稍畏避之即為所魅入腹中食其五臟易之以土
 昔有客言曾以病壁無效禱于大士夢好女子于其腸下出一小兒漸成老人
 女子此之乃去病遂已知者遺前物以一手捉之一手扶拳痛極之必還復為
 人奪其帚而磨之哀求以家資之半丐脫食中多置毒藥中之必不治佑客駭
 夷女者欲出必問還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女即以毒餌之如期至更以藥解
 於亦無他苦不爾必毒發而死其所許還期即死日也與外人交易償約失信
 及私覩其身女者必毒之信實打穿者累出入亦無傷其他自膏野不可計

數地產榴種時如中國農桑節時殺大酒血汗樹乃成實估人出之多享利
 故馳走如箭戰時象馬火銃黑兵皆脆弱不能衝陷徵發買羅夷為駝 白人
 古白國之交流也舊說變為白遠稱其一額實不相通滇郡及迤西諸郡強
 半有之習俗與華人不甚遠上者能讀書其他力田粉奈或服役公府庶幾一
 變至道者夫 善特 以漁為業性耐寒多無水以取網故舟不盈丈而炊
 繫牲畜資生之具咸備又有泅水捕魚者舟船蓬髮竟日水中與波俱起口齒
 手捉皆巨魚海池旁碧鷄山下其額千餘米風揚帆所居無定名隸有司之籍
 而徵呼往往多不能及里將恒代償之 高泥 或曰幹泥男珥環跣足婦女
 布衫以江白綿繭髮數縷隨海貝襟珠盤旋為螺髻穿青黃珠垂胸為絡裳
 無裝精紅黑紗縷相間襟飾其左右既適人則以藤束膝下為識娶婦數年無
 子則出之喪與棺者禁錘鼓搖鈴頭挿鷄尾跳舞名曰洗鬼忽注忽飲三日
 采稻為架焚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揮扇環歌拊掌踏足以錙鼓蘆生為樂食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二十

竅以手搏飲動生畜用積日一百二十索為一窠死則鳴其子我生手藏貝若
 干夫汝取其皮窠中餘留為未生用臨安郡屬時及左麻寨思陀澤凌落思諾
 長官司景東越州皆有之碼嘉縣又曰和泥男子剪髮齊眉水不掩腰飲酒以
 一人吹蘆笙為首男女連手周旋跳舞為樂死以雌雄雞各一殉葬阿迷州稱
 阿泥鄧州稱俄泥 柳鷄 蓬首椎髻標以鷄羽形貌醜惡婦女尤甚挽髻
 如角向前水繡短不過腹項垂纓絡飾其胸遷徙無常居多用竹屋耕山食
 菘餅暇則射獵捕食猿猴佩利刀勇強善毒矢伺隙刺或飄忽難禦性狠惡父
 子兄弟怒則相殺轄于寧州及王弄山時為崇迤東 撲喇 姑喪與權 同
 而語言不通蓬首跣足衣無浣濯卧具草牛反覆以羊革罷於在寧州者強悍
 專務掠掠石屏州者良善畏法為編民在王弄山者一名馬刺首挿鷄羽紅經
 白帶水婦女白髮山種木綿為業 唐書補唐蠻些蠻施順二蠻皆
 烏蠻種居鐵橋大渡小渡三探覽昆池等川今麗江之夾德補磨些而北勝順

州祿豐亦皆有其類俗不類漢自古已然男子髮梳二縷以繩纏之耳戴綠珠
婦人布冠好畜牛羊產齋者名馬能製堅甲利刃勇善騎射拔短刃以環環
為飾少不如意鳴鼓相警婦人投場和斛乃罷俗儉約飲食疏薄歲暮餽
殺牛羊相邀請一客不之則為深恥正月五日登山祭天人死以竹管昇至山
下無貴賤皆焚之力此 惟雲龍州有之男囚首跣足水麻布直撒衣被以
氈衫以毳為帶束其腰婦女裹白麻布衣善用針錢無虛矢每令其婦負小木
角徑三四寸者前行自後發警中其角而婦無傷以此制伏而畜 西番 永
寧北勝浪蕩凡在金沙江北者皆是辨髮襟以瑪瑙鋼珠為綴三年一柳之水
襟布葉腰束文花氈裝披琵琶氈當者至二三領暑熱不去住山腰以板履屐
俗尚勇及善射和酥酪于茶有細字徑以葉書之祀神逐鬼取而誦為厭勝性
最恭悍隨畜遷徙又有野西番者條去條來尤不可制 古宗 西番之別種
滇之西北與吐番接壤流入境內麗江鶴慶皆問有之男子辨髮百縷披垂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二十一

後後羊不柳法櫛必以牲祭披長氈裳以犛牛或羊尾截之婦人青白磁珠與
璋環相襟懸于首其食生肉羹善雜糲 怒人 男子髮用繩束高七八寸婦
人信布于髮其俗大抵剛狠好殺餘與唐些同惟麗江有之 扯蘇 在楚雄
郭雪山居于山巔無陶瓦木片覆屋耕以種蔬菜皮履布衣器以木擺錫為飾
新化州亦有之又一種曰山蘇 土人 在武定府境男水緊襖腰束皮索餓
則繫博之繫刀繫婦女繫裝上披羊皮氈毳姻親多在姑舅間以半羊刀甲為
聘新婦披髮見舅姑性剛劣不能華言長官庶無訟有爭者告天煮湯湯投物
以手捉之在則康爛直者無恙耕田弋山富于成日入城交焉 土瘠 其屬
本在蜀黔西粵之交流入滇亦處 有之而石屏昭峨路南較夥男子首紫青
悅服白麻水領上綴紅布一方婦人冠紅巾水花繡 習習性悍戾嗜成若熊
蘇自洽路南者為人佃種屋廬與楚人同新興者居西山之麓服食昏喪習同
白蠟以孟冬朔日為歲首 蒲人 即古百濮周書與微盧彭俱稱西人春秋

傳與巴楚鄰地為南土今在永昌西南傲然訛濮為清有因以名其地者若蒲
縹蒲千之類是也男裹青江布于頭紫青綠小條縷多為貴賤者則無之衣花
套長水膝下繫黑藤數道婦人挽髻腦後頭帶青綠珠以花布圍腰為扇上繫
海貝十數圍繫莎羅布于肩永昌鳳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種勤
力耕鋤徒跣登山疾逾飛鳥舊時有事多資其及今漸弱而貧矣其流入新興
祿豐阿連鎮南者形質純黑椎結跣足套頭短水手銅鐲耳銅圈帶刀弩長牌
飾以絲漆上插孔雀尾婦女替骨簪以絲菜織裝裝短裳緣以彩色婚令女擇
配蔡用莎羅布裹屍而焚之不知荷擔以竹篾負背上或傍水居不畏深淵能
浮以渡在蒙自及教化三部十八寨皆號野蒲蔡甚諸夷在景東者浮朴務
農在順寧沿滄江居者號普蛮亦曰樸子蠻性尤悍惡而為盜賊不鞍而騎
徒跣短甲不綴頸膝馳突迅疾善用槍弩男子以布二幅縫合掛負無襟袂領
俟婦人織紅黑布搭于右肩穿左脇而板于胸別以布一幅蔽腰見人不知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二十二

跪散無余榻奉屈而臥 儂人 其種在廣南習俗大畧與楚夷同其酋為儂
智高裔部夷亦曰號儂棲居無几幾席地而坐晚履梯下而後登甘犬皆屬婦
人衣短水長裙男子首裹青花帽水粗布如縷長技在鏡蓋得之文址者刀盾
槍甲寢處不離日事戰鬪王弄山教化三部亦有之蓋廣南之流也 沙人
習俗多同儂人禦勁過之在廣西者屬于龍穴在富州者屬于李衣沈氏維摩
水下地遠闊諸酋互爭以強力相兼并人有青龍六語者得律尤其地產美枝
生懸岩于大樹伐之多無全材其堅逾蜀產羅平州亦有沙人器用木漆皮以
牛為禮 獨些子 種出迤西孟養流入騰越環眼鳥啄耳帶大環無衣遮膝
下布一幅米向不烹而食勇健執槍夕收戰喊聲如吠犬 我昌 一名阿昌
性畏暑濕好居高山刀耕火種形貌紫黑婦女以紅藤為腰飾祭以大占用竹
二十三根略如筴法嗜酒自擔弗擇于穢覓禽獸食之皆生獸之采野為水
與商長襟皮山谷土司役屬今永昌羅古羅枝羅明三寨皆其種父死則

妻其母嬖近有羅拔寨百夫長早正死其妻方又自矢不失節遂餓而死其俗
漸業 標人 婦女以白布裹頭短衫露其腹以紅藤纏之莎羅布為裙上短
下長男女同耕 哈喇 男女色深黑不知做擲男子花布套衣婦人紅黑藤
纏腰數十圍產子以竹兜盛之負于背又有古刺男女色黑尤其種類略同哈
拉亦類哈喇居山言語不通畧似人形 緬人 有教種曰老緬曰得撈夫
曰阿瓦如猛別雅會普游洞吾擺古皆其類大抵各以其地得名性貪利好賭
食不用匙筋交兵長于鳥銃其火藥必得中國委楚傳之其發乃吐痰且無聲
但其法秘不傳其俗好佛男婦俱以布繫其首色黑類哈喇攝古取遠而強
結盜 以象牙為大環從耳尖穿至頰以紅花布一大許裹頭而垂帶于後衣
半身袒其右肩 遮些 縮短為髻男女皆貫耳佩環惟喜華裝水僅盤旋
敵體飲食精潔戰鬪長于弓矢倚恃象銃稍與緬同孟養一帶多其種類 地
羊鬼 短髮黃睛性好狡嗜利出沒不常與人相讐能用品物行妖術考其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二十三

膽心腎為木石不救以死又行盞飲食中如元江所為 野人 居無屋廬夜
宿于樹巔赤髮黃睛以樹皮為衣毛布掩其臍下首戴骨圈插鷄尾纏紅藤執
鈎刀大刃抹捕禽獸茹毛飲血食蛇鼠性至克悍登高涉險如飛逢人即殺在
茶山里麻之外去騰越千餘里無酋長約束二長官為所戕賊避之海濼關內
舊志稱尋甸崑崙野蠻以木皮蔽其身形貌醜惡男少女多持木弓以禦侵暴
不事農畝採山中草木及動物而食無器皿以芭蕉葉藉之今尋甸實無此種
考唐書稱閩羅鳳降尋蠻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婦或十
或五共養一男子舊志或本于此然尋傳與羅同降閩羅鳳驃國即緬也而
野蠻又在其西其非尋甸可知又粵西狼人居深山食無釜甑以竹節盛米縛
而焚之竹爆而炊熟採蜈蚣蛇虫雜食之謂為嘉饌其餘前卷同間有流入
廣南者蓋先時亦流入尋甸今屢用兵其他逐無類未併記之 喇記 其
類在教化三部 孔谷 喇吾 比直 葉志 喇魯 俱在新化州 阿成
在上弄山

升卷集 牧野 庸蜀 羌 氐 獫狁 蠻 夷 也 音 獲 史 記 而 南
夷 傳 自 南 夷 以 東 北 夷 長 以 十 數 斯 存 都 最 大 註 斯 乃 作 柳
二 國 名 也 從 音 斯 相 如 難 蜀 文 略 斯 稱 斯 與 程 稱 也 此 斯
即 而 南 夷 之 徒 玉 篇 作 野 註 伏 國 夏 為 防 風 氏 周 為 野 漢
之 野 蠻 地 在 蜀 一 邊 今 按 聲 也 從 也 斯 也 蠻 也 野 也 音 也 一
種 夷 人 在 今 隨 呼 而 易 其 名 因 易 其 字 通
野 蠻 劉 伯 莊 曰 獲 在 楚 而 南 左 傳 梁 人 事 曰 獲 伐 楚 通 典 有
尾 濮 不 野 獲 文 而 濮 折 濮 濮 亦 曰 濮 黑 濮 濮 南 濮 南 濮 濮
鉛 周 書 王 會 篇 濮 濮 人 以 丹 砂 註 云 而 南 濮 濮 濮 濮 人 也 諸 濮 地
與 衣 字 相 接 今 按 衣 字 即 水 邑 濮 人 今 名 蒲 蠻 其 邑 黑 折 濮
文 而 是 其 節 也 濮 與 蒲 字 音 相 近 而 說 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二十四

緬甸始末

緬甸為病久矣，向戈成武，而糜胸若陸海，高遠遺儲于前門，其主田于井，流又不足而復，山峻然，煩費皆緬故之也。故開府陳公用賓填滇，十六年所估，惟西偏見緬多，其事中有功不蔽罪，得不得失者，不敢苟從，同借加筆削，俾成信史。馬噶陳公盡力微外，而賊起近如焦爛，莫救，豈其志近矣，而弘遠略蓋患常發于所忽，類若此。今西南未息肩，而東北又甚焉，其堪此重弊乎？議者欲弭兵西南，顧事東北而不能保，耽若之不可制也。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宜是編之存而勿削矣夫。

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後，謂之暹，唐謂之暹羅，宋元謂之緬，建我明立為緬甸宣慰司。自永昌西南山川延邈，道理阻修，因名曰緬漢和帝永元五年正月，永昌徵外蠻及暹國王雍，繇調遣重譯奉珍寶，賜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號安帝永寧元年，暹國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二十五

跳九首，諫議大夫陳禪諫曰：帝王之度，不宜作此夷狄之樂，請勿觀，帝不從。遂作樂，封蘇調為漢都尉，唐德宗十八年，驃國王維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遣其弟志利移來朝獻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梵音，經論詞意，每為曲齊整，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凡五譯而至中國。憲宗元和元年，驃國遣使貢方物，文宗太和六年，南詔掠驃民，遂之拓東，懿宗咸通三年，驃國遣使來貢，宋徽宗崇寧四年，緬甸崑崙波斯等國進白象一，群明年，蒲甘入貢，高宗紹興間，俱來貢，元世祖至元五年，命愛魯絕緬甸道，擊之，斬首千餘級，至正戊子，麓川路土官思可侵鄰境，命塔失把都魯為帥討之，不克，賊東勝，遂併吞諸國，懼再代之，乃遣子滿散入朝，其後叛服不常。至洪武十六年，天兵南下，滿散之子思倫備負固不服，總兵官傅友德沐英遣部校和均美往，返招徠，方內附。十七年，平緬麓川軍，民宣慰使司校倫為宣慰使，置太公府於江頭城南，二十一年正月，思倫復叛，併吞孟定孟良孟養，里潛通東川芒部廣西等處，出

他即甸之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揮寧正擊破之，賊復悉眾三千萬，眾百隻，寇定邊，英率選鋒二萬擊之，迭戰而翼以砲銃，眾奔賊大敗，斬首三萬，生俘萬餘，獲象四十七隻，二十二年，倫懼，進家貢方物謝罪，降二十六年，緬甸南連來朝貢於京師，二十七年六月，始置緬甸宣慰司，以其長普刺浪為宣慰，賜鈔錠羅綺各有差，二十九年，普刺浪遣使來告思倫侵境事，上命行人錢古訓李思聰齎詔諭之，思倫懼，謝罪，永樂元年十月，緬甸宣慰那羅塔遣使來朝貢方物，詔定平緬木和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大古喇底馬撒靖定十宣慰司，三年四月，緬甸來貢方物，九月，始給平緬等宣慰各與金牌信符，批文底簿，命申官楊瑄詔諭古喇緬甸諸夷，七月，加羅塔優射，思入貢四年，緬甸與孟養宣慰刀木旦繼殺，上聞，遣行人張洪持節往諭，至其境，諭以中國大禮，呼宣慰而下北面受，勅數其侵殺鄰境罪，那羅塔遣使乞宥，許之，十五年，建緬甸館，宣德五年六月，麓川思任及緬甸莽得喇各遣使上言，木和罕門占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二十六

其地，上命黔國公沐晟內官雲仙諭之，退地八年，麓川思任屠勝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正統四年，以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沐昂往征，一軍皆廢，改陣七士民哀之，狀聞，晟自蓋廷議，請棄麓川，地不報，六年正月，命定西侯蔣貴尚書王驥等率京營川湖兩廣兵三十萬討之，十月，思任敗，父子東舟走緬甸，驥班師七年，思任復出為寇，再遣貴驥率師以行，驥遣使諭緬甸酋卜刺浪，送思任父子卜刺浪不遺，驥乃進兵，緬甸使來索金幣土地，欲以重臣往，取任驥難之，特知登請行，絲金沙入緬，不十日，至其國，卜刺浪來會，頗驕，登折之，緬乳阻乃以董雅叩頭聽命，卜刺浪見登亦稽首，十二月，登至自緬，其國相緬刺割以思任載登樓船來，載時有疾，登功者乃議，留登守沙壩，刺割至貢，棄不見，登遂以不獻驥，謂貴曰：此給我過江則絕我歸路也，俾行陳儀自說知天大以為榮，或他與思，緬可伐，欲以當致，獨焚其舟，大敗一晝夜，我師敗績，刺割尚思任去，貴子維追之，復敗，自刎，餘眾陷于江，十年，守節楊安侯遣使許以孟養之

地易思任卜刺浪喜乃歐思任首級并妻子歐徒板登等至軍門嶼以下刺浪
長子銀起養為官無而思任二子思儼思卜皆適居孟養十三年後 命驍并
都督官聚率師討之破其鬼哭山嶽下復遣入緬師還群夷復擁俄幼子思祿
叛思祿言願立思氏永徵差發驍立石為誓而許之遂班師弘治元年正月緬
甸來貢且言交趾侵其境二年遣編修劉戡使交趾諭罷其兵正德間緬甸孟
養互爭地各遣使上聞孟養以緬先報思任於 朝廷也故思緬嘉靖初孟養
頭目思倫科木和宣慰罕烈發兵擊緬甸大破之擄其宣慰莽紀歲并其妻
子殺掠無算遂瓜分其地時有翁金牌信符于戶曹善亦為所殺七年緬甸以
殺掠占據情赴聞 上命鎮巡道官往勘乃以永昌府知府嚴時泰衛指揮王
訓往諸夷不聽又值安思之變不暇及緬事矣嘉靖十三年以諸夷教與緬構
乃添設永昌府同知職專撫夷三十七年木和宣慰罕技與臨川宣撫多士寧
營殺遣指揮路九萬撫之歸言今緬夷酋名瑞體創霸擺古有吞併之志云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二十七

古即古喇宣慰司也隴川多士寧獲一緬僧貌修備自云我緬甸宣慰莽紀歲
幼子昔避孟養木和之難久寓占城暹羅今欲至中國見 天皇帝求復官職
士寧止之不聽道人導至路江濱潛匿其船以為江闊無船不可渡僧俟然而
歸嘉靖三十三年有馬華大部落號得楞子者其酋名排來兄弟爭國構兵瑞
體為之和釋兄弟感之因奉瑞體為長謀居馬華瑞體部署其衆絕排來兄弟
糧道歸路皆不相救而死遂盡有其地又得緬僧以異術佐霸其業樹海岡七
十自衛眾服之尊為金樓白象王莽噠喇噠喇者華言公道主人也時猛密酋
思漢子思奔思孺相率奔緬瑞體乘亂殺思奔僞立思漢次子思琢假途
于琢以掠孟養即留夷日卓吉守之未幾卓吉為奔姆猛乃酋別混所殺瑞體
破猛乃執別混三十九年總兵沐朝弼巡撫游居敏上言瑞體侵軼鄰境當預
防內侵時兵書楊時知緬事悉復如題議自是滇始于蠻哈設兵冬春防緬隆
慶元年藩司左指揮陳應繡于戶滿應爵買象于猛密其酋思哲送二并于瑞

體時瑞體方侵車里以茨棘錮之後勝回乃遣還二年木和土舍罕技遣使告
襲瑞體有索賂者以兵備遲疑對使歸報後 怒與罕罕章集兵截旅途經年
不令漢人通後之孟求于瑞體瑞體饒海益五十藝益感而志中國遂携金
寶象馬諸瑞體致謝瑞體見拔歡甚贈以寶帶緬緡白象蜀錦珍寶香藥甚多
遣兵護之出疆遂約為父子時有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地方二千里之謠路
江安撫使線貴聞技邀緬患不許亦後瑞體日津 洩中國之虛實教以吞隣
內侵瑞體割兩岡地與之貴因遣使召隴川多士寧士寧知順逆乃宣 天朝
威德聚米為堆百餘營中國屬員之廣如雲南其百一也發所轄特十一耳幸
勿妄動瑞體念願寢士寧踰過貴于江許責其負國啓釁抵隴川值指揮方謐
率兵戍守蠻哈士寧語謐曰亦知瑞體之策否上策交罕技款木和樹順索走
滄洱中策走木和背順索趙老姚施甸可唾手取永勝蠻哈區 之隘可恃以
拒緬乎謐默然士寧死于崖宣撫刀怕舉亦死罕技與伯舉雖親而有隙聞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二十八

舉死言于瑞體請聚千崖隴川無主必聞風歸附技願為前驅瑞體于緬僧
欲從之其子應理悍而多智言于瑞體曰隴川千崖雖云無主路遠難以徑取
俟有內隙可一鼓下之迤西思箇地廣兵強為我世讐每欲乘我出擊我倘我
兵遠事隴川彼以重兵順流南下被禍非細莫如稍助技兵聽其自取于崖則
成敗不在我且迤西木和在我肘腋若迤西不為我有安能出三宣內侵永勝
耶瑞體然之借技兵一萬令技取于隴乃自率兵侵迤西屢為思箇所敗箇亦
退保猛倫相持不決隴川日岳鳳見其主幼陰欲據其地乃齎重賄投拜瑞體
為父導之內侵瑞體因調緬兵萬餘為技兵出入于緬甸迤西疆上牽制思箇
使徵罕技兵會隴川岳鳳亦集兵數千屯麓川東岸聲言俾緬而陰治牛酒先
候迎瑞體頭目思哲亦迎降之瑞體納為義子萬曆元年技及鳳等導瑞體
侵三宣隴川首被禍罕氏不支懷印信携二子多忠多孝二女及姪罕朝光普
奔永昌富寧者令罕氏罕印子瑞隴川鳳見罕氏歸遣書給罕技謂罕氏携朝

光性永昌者為事汝官耳願請為汝除罕氏朝光以去禍根技甚善遂令罕章罕難等率兵緬共五千夜乘龍川罕氏間變罕二女走道田中賊斷罕氏右臂而死朝光亦被殺二女沒于緬多氏族獨殘滅殆盡印為佩得又受緬羅遂據龍川三年偽為錦囊象函書曰葉緬文稱西南金接白象主莽噠喇弄王書報天皇帝地方無事云云中皆詭情偽辭獻又與技哲定盟必執思澤下猛密奉瑞體以拒中國瑞體遣子應理喇喇率眾二十萬分戍龍干間罕拔持緬贊召刀怕舉弟怕文曰汝嫂我妹也吾欲妻汝并汝兄宜撫皆為汝娶可據于崖以臣緬怕文披二子奔同知薛衛守備李騰實言拔欲怕文肯漢事緬娶嫂滅婢無天理語怕文世受司恩馬肯從之願與戰次日方戰緬兵大至遂潰奔永昌廷怕宣寄食路江薛衛騰霄避羅卜思莊技取于崖即令罕氏收掌且與緬釋令其臣緬又召益達副使刀思官當弄經歷原元相俱給以貝葉符令佐罕氏守于崖以防中國四年緬大發兵攻進西失利敗退先是金騰兵備副使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二十九

大琦每憤諸夷附緬且恃緬恐中國乃遣指揮侯度持檄招諭至進西頭目思箇得檄從違未決乃刻木二一書 天皇帝號一書奉瑞體號率眾拜之乃卜及卜則 天皇帝者卓立几上奉瑞體傾項于地跡是決意向中國瑞體惡其偶諸夷向中國且世讐也故先兵之思箇告急適天琦已卒署事者副使羅汝芬詢之乃厚撫來使更治空頭割付約事成官以世職今先回以待我後復陰募借入夾緬商人錫之金總令性緬地默探其山川道理兵馬糧儲又撤近緬諸夷說其向漢休期撥通西久之謀者至盡付緬情乃撤調漢土兵馬赴援十二月師至騰越思箇聞援兵將至甚喜潛令頭目烏祿刺送領兵萬餘於阿瓦地絕緬糧道方督大兵伏于曼撒險隘誘緬兵入絕其歸路而坐困之請令援兵自龍川數其後進西兵將其前又令水兵開江中石閘以衝潰緬舟計定緬兵果入及微思箇堅壁不與戰罕令伏兵塞險隘絕糧運以俟中國援兵至方百民共擊之久緬兵困久餓其以假金易合米始屠乘馬既剝樹皮掘草

天下郡國利病書

根軍中獲作死者山積瑞體懼請與思箇和思箇不許復遣使速援兵時近緬諸夷如景邁猛華諸酋密受汝芳檄者各調助卒候州共擊無何有入 賀行着恐為兵與阻移書同事合文止援汝芳不聽彼知汝芳意銳仍合揭于巡撫以兵與緬連語休之乃馳檄亟止汝芳汝芳接檄憤恨投墮于地大罵而罷思箇困緬月餘力亦疲且援兵不至遠近快 岳鳳探知乃集龍川兵二千兼程拯緬導之絲間道遁去進西知緬走率眾追之且追且殺緬兵大敗生還者十不一二自是瑞體忿讐進西期必報之一時士民以此為大夫機會當路益抑談緬者五年陳直指文磁按滇得邊報銳意 上請經理然與時見相抵牾事亦寢六年遣使將進西所俘瑞體兵養用以金幣諸物還瑞體使回緬不稱謝七年永昌千戶年鳳奉使買茶于猛密其酋思混執鳳并軍伴舟送擺古瑞體遣使持檄葉緬文邁伴鳳回言于瑞體復率兵眾侵進西思箇因中國無援不支敗奔騰越中途為奴即都等執送瑞體不屈遇害瑞體盡據進西目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三十

奔永昌稍安置于內地八年巡撫饒仁侃遣舌人李阿烏諭緬甸阿烏至擺古見瑞體道 皇帝威德不侵緬地瑞體唯唯又語以符定西王靖遠征麓川事瑞體不語阿烏又言罕岳假緬王擾漢地瑞體伴應曰我不知也居旬日起阿烏還十年岳鳳領緬兵襲破于崖土婦罕氏降于緬是年瑞體死子應理嗣尤狡誦險詐善用兵瑞體併鄰拓地多其謀力是年岳鳳執進放頭目刀落恩送應理又嘆應理殺罕拔時拔有子名進忠應理欲併其地進忠應龍伐之時本邦有孽子罕鳳降于應理取馬有舍人罕慶與罕鳳謀擒進忠共率兵從應龍以灣甸州景宗真為鄉導追進忠進忠倉皇擊妻子絕噓哩江奔內地兵眾從首不十一餘悉俘于緬應理分其地以處他首應龍躡進忠遂入姚關十一年正月朔焚掠施甸劫孕婦以上男寇永昌女施順喉破得女乃焚攻順寧府二月破猛淋寨防守指揮吳繼勛千戶初維垣皆死之是冬應理攻益達副使刀思廷率兵拒不敵遣使求救不應應盡獲緬城破屠之思廷妻子族屬盡為

所據而于崖刀由唐雷弄成元由南甸刀落燕益遠刀思定皆陽去巡撫劉世
曾巡按董裕會疏請兵將以南京生營中軍劉誠為騰越遊擊移武靖恭將御
子龍為永昌恭將各振募兵五千副以土兵而應理亦西會緬甸孟養德密蠻
莫龍川兵于猛卯東會車里八百五員木和兵于猛卯後併入犯姚關子龍
為豐靜清乃大破之于攀枝花地斬宗真計擒度父子等破其營甸耿馬地時
分守恭政委折發指之力居多遊擊劉繼率兵出龍川仙密直抵阿瓦阿瓦頭
目莽灼瑞體旗帶也懼遂糾猛密思忠蠻莫思順攻殺緬使詣緬請降稱款應
裡間灼來投起兵破灼：內奔行至曩朴寨病死先是灼有白象一能決勝敗
不與每出兵咸問之瑞體嘗借以自隨至應裡假象不歸且欲害灼：心寒因
擬招之即降及灼死應裡以子乃為改名思斗莽射者據守阿瓦緬以岳鳳有
心計欲厚結之使為用當路者促緬：不得已乃偽鳳及其子輩烏目把莽摩
啞晏得皮等停解京師是時木和罕鳳進西思義其殺緬使詣緬降進忠亦集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苑

三十一

其餘來奔乃泰進忠于內地夷緬畏緬望風內附者踵至猛密安撫司土舍
思混道弟思化送來及獻緬偽印來降初緬許岳鳳以不死故諸夷爭降復聞
獻就擒猛密思思懼復率錫波思哥投應裡竟死緬中道西蜀部有密堵遂連
二城皆瀕金沙近阿瓦久為緬據道西酋長思威既款塞乃提兵至二城其部
自言願服緬力不勝耳今宜歸故主十四年應裡撤二城兵不應：裡怒攻破
之以多累長散鐸率兵屯守十五年思威糾思化思順各土兵又求助于我以
復二城遊擊劉天俸令募兵五百性助之緬見以為漢兵大至驚潰威乘勝斬
緬千餘人并二城之從緬者陣斬緬目多累長而散鐸奔阿瓦威復二城金勝
兵備按察使李材謂功級多宜上聞事下蘇直指節履數謂功級非實建材天
俸等繫獄十六年十月思順亦投緬初 朝命以思忠等歸義以猛密思忠陞
宣撫使猛哈思化陞同知蠻莫思順陞安撫使如邊臣之議也 欽頒符信
至日而思忠思順等已復投緬乃以忠母罕烘順母罕送各代子領該司印九

月應裡報猛廣之惡兵加猛密洪不能拒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而猛密失
思化思豪奔蠻莫順母送謂蠻莫係猛密轄地見思化之來憐而棄之與化單
子思華奔騰越時有加兵問罪思化之議巡撫蕭彥密令撫夷同知漆文昌撫
化文昌單騎入化壘化信賴總命且云奴有助進兩役緬賊功今無所歸願寄
食于蠻莫從之十七年孟養酋長思威死其子思明子思遠進象及方物
朝廷令遠為孟養酋長十八年應裡報密堵送達之惡進兵孟養遂破猛拱連
與子思昏奔益西應裡偽署堵于孟養窺罕于猛拱十一月緬破猛廣罕拱
思禮與思忠妻甘線姑奔龍川思仁奔雅益丙則奔工回猛廣亦失十九年應
裡率猛別阿瓦科堵罕窺罕兵象圖蠻莫思化來告急時節子龍方聽勸奉撤
率兵至羅卜思共緬聞之退去化復還蠻莫六月應裡遣使等母海弄查魯貝
葉細文來求通巡撫給榜文送緬使歸二十年思仁丙則叛投緬思仁思錦子
也仁杰嫂甘線姑因欲得之時線姑隨罕烘思禮寓龍川仁自雅益率兵象犯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苑

三十一

龍川據線姑宣撫多思順有備弗克退且懼中國問罪乃同丙測奔緬應裡偽
立仁于猛密當事者移置罕烘思禮于芒市六月應裡遣使擺線姑進西魯貝
葉細文來求通巡撫給榜文送緬使歸二十年思仁丙則叛投緬思仁思錦子
也仁杰嫂甘線姑因欲得之時線姑隨罕烘思禮寓龍川仁自雅益率兵象犯
進西犯蠻莫思化奔等練山恭將御子龍提兵營等練緬兵屯進遊子龍發兵
擊之大戰于控哈斬首百餘級把總李朝岳順戰死緬退屯沙洲我兵無船不
能進相持彌月緬尋退去二十一年十二月應裡以允墨偽食蠻莫墨乃糾猛
拱堵罕孟養窺罕猛密思仁兵號三十萬來百隻以昔坎雅罕直即三營前率
眾擁送允墨據蠻莫及思化賊入即立九大營深溝高壘為久駐計仍分道內
犯一入進放芒市一入臘撒蠻額一入杉木龍並出龍川多思順不敵奔猛卯
時巡撫陳用賓駐鎮永昌聞賊大入等練龍川乃分部以恭將王一麟率等練
中軍盧承爵出雷哈節指揮城中選張先聲出雷哈守備張光胤出打線一麟
擊其前承爵中選擊其左右賊復是始以羸者兵數人飲馬江干而浴之前鋒

者擊而俘焉以捷聞居數日又以一象馬數匹來我兵又擊而俘之又以捷聞
緬兵退走遂復蠻莫我遂以賊為易與鼓行而前不知賊兵潛伏營于崖叢
我兵過半賊眾湧出我兵被截時寧州目犯者義領兵在行間挺身而前眾寡
不敵後無援者義單騎欲旋失道陷泥中為賊所殺前鋒既失利後二營相
繼退奔監軍同知姚允升收斂軍用百金買謀者晝伏夜行望等練諸山火光
不息徐偵之蓋賊盡伐山木火焚其山乃知賊退還巢也因以捷聞先是隴
川多思順恨俺專緬殘隴川乃糾思化并芒市多恭等擊俺殺俺子多荒俺益
怨之遂督校木邦因之歸緬恭將吳顯忠屢招諭之不聽十二月俺料思仁丙
測緜猛卯棄逃放我兵戰却之斬級百餘丙測逃是月用竇建榮閔璧轉屯田
以禦緬知開墾之不利致挽我興作巡撫陳用賓修文告遠關人黃龔使遣
羅使與得楞內外夾擊緬多俺自逃放改道不復歸猛卯而投木邦乃噶子累
義山殺天馬漢龍二閣工役緜便道將歸緬文昌計校木邦罕欽令擒之謀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三十三

露俺欲奪攬古欽迫及于雷僻茂并其子多烘多暴面斬之生擒其子多瞻滿
解漢緬因俺死遂復我東略云二十四年二月蔡平麓城于猛卯大興屯田
先是邊事旁午餉費不貲即轉輸米石運價至十金而值不與馬編張黨妻于
諸郡邑不支故巡撫陳用賓銳意興屯然三宣之內屬夷從賊所出餘田無多
阡陌膏腴初議以營兵任屯非營兵而額屯者亦聽緜基取之汰兵之美餉又
以餉值充糶計石銀七錢秋成照值入糶計納公田一斗二年小成免其什一
之賦三年大成始什一而賦之然迄今亦以羣惡屯者不能耕西偏諸兵麻公
幣如故其後儘密思化死其子思正悍而寡謀屢樹怨于三宣阿瓦東株井之
蠻雖聚十萬修怨于思正罕校次于德以木邦兵從之正入勝越阿瓦直逼內
地兵備本文昌正以說于緬其後用賓所遣使人黃龔至道羅羅與龔
因發兵攻羅古墟其地是後屢為道羅羅得楞所攻疲于奔命不復內犯矣

唐英論征麓川狀略

嘗謂遠夷抗命實天討不容大將領兵當神明是禱夫兵凶器也為將者不能
重其責惟求己之利益必其取勝而成功者雖美果因麓川思任發背逆天兵
已嘗殄滅賊子思機發又敢抗違 朝命 皇上命行出師征正其罪何期總
督等官不體 朝廷之心苟安貪利行李二三百楨用夫五六百人聲勢喧闐
沿途勞擾將帶緜緜緜緜各散富熱之家下網垂釣很貪漁取有司土官行李
成隊好馬雙轎轉送別官加倍索取各處都司官見潛將賄賂先行所獲有餘
貪得無厭故違 祖訓擅用開刑以進為名盡留自用觀行過揚於南詔名節
大壞於邊交及至行軍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路滑泥深難
為士卒且四運糧一事又不設法轉輸每軍一名運米六斗奔走往來搬運惟
促不得少休如此之故何以養兵有因自縊而死視之略不經心嗟思之警益
於道路領命用兵者豈當如是哉藉以賦隸坐派所司一千餘馬不知此馬何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三十四

施坐轎卧橋山輪涼帳暖帳雨帳左右贊襄官吏百端阿承罷困下人無所控
辦比臨賊境各不問慮探其險易慮賊眾有無輒至金沙江邊賊人進抗伍
烈調令副總兵參將等官領兵攻圍不克被賊用木石擋打將駱都指揮等官
軍役死傷將頂皮割去賊子肆頑不知何所如將來降魚戶誘解作生擒蓋
因主將無謀致有此患損中國生靈道遠矣笑計窮事出抵罪師已得地方分
與木邦緬甸抗違之罪付之無可奈何抑聞古之為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故能
成功今不知此慮欲希使使將兵者之所為哉切詳靖遠伯王驥以布衣陞
伯爵子孫世襲有官何乃忍此總兵官官察錄先代勳爵崇隆都督掛印總戎
自合寢食不安以除邊患宜知此二人苟同流合汙既無運籌帷幄之才又無
克勝破敵之智玩法怙終損兵火利其情已死有餘矣昔唐宗時南詔有
蠻御史李定將兵十萬擊之楊南忠德其敗更以捷聞後范祖禹引管子之言
堂上達於百里堂下達於千里君則遠於萬里言壘故之害深也 皇上深居

凡重宜知此情此弊臣不避勢要處撰錄已 天裁乞將王鎮宮等官等送
法司明正其罪先差容切廉幹之官前此監關各官行委上解天恩下滿士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卅二冊 雲貴文陞

三十五

何山春復永昌府治流

臣聞清變于未萌者策之上消變于將萌者策之中變成而後救斯無策矣切
見雲南地方俱有諸夷然西至大理東至臨安皆是府衛相參事體有定則賦
役有常制故民難未富德得租安惟金崑一司曾古之東半郡漢之永昌府自
胡元以上皆為府治其後元務遠略創立大理金崑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於銀生崖司其地在伯夷蒙樂山下去今金崑司南千餘里其夷漢後金箱二
苗而蘇故因得名與永昌府絕無干涉後元以其地不可守改為金崑衛移入
永昌府共治元末道便流官多缺止有土司通判在任 聖朝洪武十五年於
指揮王真處降附十六年春附進諸夷酋王真立衛鎮守不恤夷乃共推已退
土官知府高公引麓川思可發夷兵數萬來攻生擒王真盡夷其城而去本年
十月雲南指揮李觀請復立永昌府至嵩衛招撫安輯十七年閏十月 朝廷
降到永昌府印又續發南京各處軍充實軍伍府衛相參軍民安堵二十二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卅二冊 雲貴文陞

三十六

十二月李觀病故後指揮胡淵以舊城夷毀改築新城因欲自尊假以民少糧
不及俸為名于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奏革永昌府改衛為金崑軍民指揮
使司兼管軍民彼時淵以築城有功意在專制又以指揮俱長單掌印尚無考
選軍政可使世 專有此去却將永昌府之民併入永昌金崑二千戶所尚有
附府良民無編立東西太和六軍等里徑屬本衛原本府所屬施甸等縣續立
鎮夷等州俱革為長官司百夫長等衙門惟永平一縣乃古博南縣民不可革
遂舉隸指揮司統節彼時淵時有功不欲與府頤願託成松託然親承署城之
慘深結夷民之心故需索少而糧差額輕軍民和而調發事簡又以府衛所有
專供一司故夷民安財用足後來承之儘意貪利近城寨分已不如前其後因
麓川反叛加以激調夷民漸困及景泰末節督毛勝因隨征麓川知金崑司指
揮供給甚多遂營幹鎮守有內臣見毛勝得利遂接踵前來錄是廣占夷田以
為官莊大取夷財以供費用然名曰尚少猶可支持相承到今日增月盛典焉

典軍費以萬計。嗚呼！而亦要教十過江子位等。無時得。其白木。其子。其
無日不徵。加以跟官。小人百。生。害。人。計。視。一。時。縱。橫。取。索。惟。聽。利。而。倡。言。
不。悔。夫。民。畏。死。不。敢。不。從。雖。足。強。者。為。盜。弱。者。為。逃。如。近。城。感。澤。一。長。官。司。今。
止。數。家。二。代。不。獲。可。見。其。比。之。宣。德。正。統。間。環。城。百。里。之。中。民。十。亡。八。九。比。之。
成。化。弘。治。初。二。三。百。里。之。中。亦。滅。六。七。所。不。能。逃。者。亦。以。裸。體。食。草。鋤。山。氣。
息。奄。之。死。亡。無。數。而。上。下。交。征。略。不。為。異。如。施。甸。夷。民。害。極。欲。變。正。德。十。年。三。
月。城。門。曾。開。矣。騰。衝。軍。士。逼。於。拜。耳。正。德。十。一。年。太。監。曾。被。攻。矣。及。今。本。邦。
起。兵。奪。占。孟。定。府。又。起。兵。入。隴。川。臨。芒。市。又。起。兵。入。灣。甸。州。其。州。去。永。昌。所。老。
姚。寨。僅。四。十。里。矣。即。今。孟。養。又。起。兵。過。金。沙。江。整。山。開。道。綠。茶。山。直。抵。騰。衝。儘。
容。又。來。要。求。宣。慰。矣。臣。訪。于。首。老。皆。言。自。平。麓。川。後。今。經。八。十。年。並。無。夷。人。敢。
如。此。侵。犯。良。緣。金。騰。二。司。附。近。夷。民。被。害。不。過。各。逃。往。彼。處。以。訴。其。怨。彼。各。得。
招。懷。以。益。其。強。既。知。二。司。之。虛。弊。又。悉。其。貪。殘。且。又。年。下。番。哄。誘。寶。石。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三十七

設計欺騙金銀。遂使遠夫。生。凌。侮。之。心。與。兵。試。作。變。之。漸。若。不。早。計。誠。恐。變。生。
蓋。附。近。夷。民。為。二。司。藩。籬。皆。抱。恨。切。骨。則。藩。籬。撤。矣。附。耶。軍。民。為。地。方。根。本。皆。
疾。首。痛。心。則。根。本。病。矣。藩。籬。根。本。皆。壞。大。變。固。應。不。遠。臣。叨。授。撫。撫。之。寄。憂。如。
焚。灼。博。求。廣。詢。共。言。惟。是。復。府。治。設。流。官。以。撫。安。於。內。則。外。變。自。息。及。考。之。前。
數。年。巡。撫。官。固。有。優。先。於。臣。其。本。二。三。次。陳。奏。矣。緣。該。部。只。照。常。行。雲。南。鎮。守。
衙。門。動。報。殊。不。知。鎮。守。衙。門。於。近。夷。日。取。之。財。必。十。必。萬。於。遠。夷。歲。通。之。利。莫。
考。其。借。既。圖。利。貝。誰。肯。為。一。國。一。承。行。動。轉。加。吶。喊。聲。言。治。其。妄。告。倒。說。為。伊。
辭。擇。各。差。官。上。塞。道。要。不。願。復。府。結。伏。更。督。令。糾。派。備。禮。所。以。夷。民。則。畏。懼。益。
深。蓄。怨。益。切。二。司。則。刑。愈。肆。聲。勢。愈。張。非。徒。無。益。於。鎮。亂。更。以。促。發。其。禍。機。
今。幸。皇。上。入。承。大。統。聖。慈。昭。北。掌。上。昔。天。吏。所。視。聽。延。頸。企。踵。想。皇。太。平。
臣。用。敢。登。竭。愚。誠。冀。消。禍。變。伏。願。聖。明。俯。垂。睿。鑒。不。或。聲。議。斷。自。宸。衷。
更。行。鎮。守。衙。門。動。報。三。直。前。後。奏。詞。以。祭。事。儀。行。金。山。司。所。為。永。昌。金。萬。二。千。

天下郡國利病書

戶所夷民并附郭各里百姓仍舊復立永昌軍民兩統設再乞
勅吏部精選川湖貴州有守有為進士出身知府一員舉人出身通判一員推
官一員經歷司經歷照磨所照磨司獄司。獄各一員令其領印作急到任其
所到歷州縣長官司及合屬衙門俱候知府到日計度人民戶籍多寡地理遠
近照舊為州為縣為長官等司另行奏。請銓官降印其騰衝司亦原係府治
後改為騰越州騰衝守禦千戶所彼時州隸永昌府所隸金齒衛後因比照金
齒改為軍民指揮使司今其為害亦與金齒相同若金齒復為府衛騰衝亦合
復州或為府將司改為衛軍民相參管理其大小事例亦比金齒次第舉行若
其公解房屋臣已訪得空閒官田房屋甚多官至即購並無勞費如此則近便
夷民可以自安遠地夷心自然畏服而變可坐消矣然不止消禍變於將來
又可廣垂利澤於永久臣請略節陳之原兩司皆是指揮千百戶等官凡經收
錢糧皆先取以阿奉權勢因而竊入私家花費及至盤查則認借充盤隨後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三十八

出花費事發之後監追至死無處賠納為此守巡官無法可治將金騰官銀多
解大理府庫收貯今復府治則免貯庫於大理既可省五日護送又可以答應
緊急其利一也又凡承委撫夷勘問詞訟徵收錢糧各一事不知一字不識凡
地方詞訟錢糧不能辦集今復府治則承委有人諸事易辦其利二也又驛課
巡司缺官不報各買求署案見今館驛日。打。乾。二。兩。而。供。應。在。外。稅。課。徵。商。
倍。常。而。課。程。無。聞。災。異。常。見。不。申。呈。吏。員。久。役。不。起。送。今。復。府。治。則。官。無。虛。曠。
館。驛。可。蘇。稅。課。可。成。商。賈。可。通。災。異。可。登。吏。役。可。正。其。利。三。也。凡。宵。烟。火。料。
絲。燈。皆。於。標。處。出。銀。五。十。兩。製。造。永。昌。所。却。又。通。行。科。派。夾。寨。春。牛。芒。神。天。下。
同。制。今。要。多。造。兩。頭。承。不。分。派。夷。民。各。壇。祭。祀。惟。衣。冠。祭。祭。有。昨。今。要。買。補。二。
倍。分。送。跟。官。光。棍。牢。子。等。人。今。復。府。治。則。此。費。自。絕。其。利。四。也。又。金。齒。魚。利。比。
之。大。理。不。及。然。東。湖。各。塘。壩。河。池。所。出。市。不。缺。買。南。北。可。道。竹。木。之。來。歲。不。缺。
入。而。魚。課。之。徵。抽。分。之。利。通。入。私。門。今。復。府。治。則。財。用。自。足。其。利。五。也。住。時。官。

舍軍民之家有不得已乘其嫁娶皆在夜中進人其言今指紳等官皆選
官府任行嫁娶或父母喪後三五日或半年內其家鼓樂喧闐誇示市戶
皆欣慕納賄請求以為榮耀人心全民風俗甚後人復有治則此舉可無廢俗
還舊其利六也夫能消禍變之大創永久之利如此通遇 聖明在上庶政維
新又如此儻又畏首畏尾不一陳之豈非天下後世之罪人哉臣但恐欲專地
方之權以取利幸地方之變以邀功曲加阻撓臣請逐件折之若曰永昌府係
我 太祖高皇帝時所置只當遵守不宜更復則胡瑞章府之時府學亦革為
足食倉矣何自正統以來 列聖又因臣丁之 請復照府學事例立學到今
未若曰金勝地接外夷規畫已定忽復府治恐兵弱不能控守則見今臨安邊
界於安南比之諸夷之離金蓋尤近安南地盡於南海比各夷之宣慰更強以
臨安府樹釐足以控制強大之安南而金蓋不患正以司治貪汙是以起其欲
變兵若以永昌府樹釐加以購樹有不能控制數宜總司當遠之夾米若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二十九

民少不勾食一府之皂隸門康糧少不勾供一府之官員俸糧則查今隱占白
米戶之丁力足勾一府之皂隸門康稅納白米之石數足勾一府官軍俸糧矣
何況三十寨之秋糧各民里糧之賦役承若曰未嘗有例緩求其宜則見今雲
南大理蒙化景東楚雄臨安曲靖俱有府行衙即其例矣且內唯臨安大理二
府土地民戶財產田畝與金勝等其餘府分遠不及况今夷民困憊大變將興
救焚拯溺少或遲延則禍亂必作救之不及矣豈容緩求其餘區區細微事務
曲折非本內可悉者臣已悉與布按二司官書便計籌經畫停當決可弭患於
將萌垂澤於永久如或一有不效臣甘萬死以謝妄言之罪伏望 聖恩憫念
俯賜允從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

蕭彥欽陳本議以備採擇疏

臣惟安民莫如省事而事有所必不可為者不在多言而言有所必不可已
滇西南一都會也先後諸臣之所經略與進者進西事宜按臣之所條陳雖然
其美惟是一二未議有不得不 上請者謹開列以 聞其一議銀場以便資
成雲南礦課取天地自然之利以供經常之用近自迤西多事 題留兵餉抑
又重矣乃歷年以來通負過半而大理為甚完者十一負者十九其負者又不
皆道之民也有司之公用有之委官之分利有之銅頭之歛而為已私者有之
上不在官下不在民弊也極矣查得該省礦場在臨安潞江元江新化則屬臨
元守道在鶴慶大理永昌則屬金滄守道在楚雄則屬洱海守道先年各分守
官共駐會城故以跟場專資臨元一道而其相去遠者二千里近亦七八百里
一人之身勢不能遍歷將托之委官而委官類多末流將資之即縣而即縣又
皆異屬礦洞之盛衰僅不以聞錢糧之完欠漫不加念文移往來東之高閣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四十

督嚴急加以誇誇各分守道又性以侵官為嫌遂利為幸若秦越人之視肥
瘠然者則公家何賴焉近該臨元道議詳極陳不便之狀臣惟政務俗業事以時
異彼一時也分守駐會城則以總屬臨元為便此一時也分守駐各道則以分
屬守道為便蓋總屬則勢有所不周令有所不行而嗣民之利病遠不及開礦
脉之盛衰遠不及驗或增賦夫實則苦於輸納之難豈獨病於官且病於民試
舉而更之豈獨便於官且便於民其相去甚懸而或以為銀場道領有專 勅
各道亦領一 勅乎臣以為專屬則一人轄一省不可無 勅分屬則以各道
轄各地不必有 勅夫錢糧非守道分內事取銀場專 勅即照例繳進可也
其二議兵備以便調度雲南設在極邊四面皆夷而錯居其中首率夷半之無
事彈壓有事策應蓋皆兵備道之責也曲靖臨安瀾滄金勝四道皆分布於陞
至家至當無容議矣獨瀾滄駐在洱海管轄他道獨廣而武定軍民府寓焉
武定去瀾滄千餘里而遠注運動以月計而該用係初定之屬仍夷民之患較

之他郡大有徑度其官司閣白則不便其官軍調度則不便其吏情傳報則不便在平時且然而一有後急後時失事又所不免語有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則武定之謂也至於雲南府於四兵備獨無所屬臣等誠不知其緣雲南係省會而內之則六衛星列外之則夷蠻錯雜往往皆向武定之役烽火達於近郊省城且震動矣無論往來即如居恒武弁之哨守城垣之修葺泛馬備之泛馬應之而各官軍亦且泛馬視其上若於我無所統而有專統者至操練器械則操補都司外悉置之不問矣語有之千人舉款不如一人擊而走則雲南之謂也查得武定去雲南不百里而近莫若併將武定雲南二府軍務屬分巡安普道管理即改曰兵巡道如浙之溫台之例庶武定近而易遠雲南專而有成有改制之實無增官之費以亦計之得者或者以分巡不得兼兵備武定併屬曲靖為便夫曲靖較湖滄則稍近然何若安普近也而雲南又安所屬之不如併責之分巡安普道便其三議除補以安疲民間之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四十一

明分北三苗夫計吏也而格苗因之則吏之所係重哉滇南土地遼闊禁網不及周故簡飭之難夷擺錯易動難馴故緘懷之難土流並列急則憤覺則肆故彈壓之難一省之中瘡者半沃者半瘠則易厭沃則易淫故堅貞之難其寄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較之中土尤甚故滇風既遠方為士人所不樂居其除補茲方者非以選滿則以考考則又以他途蓋十而七矣建議者亦嘗反之該部亦既題覆而除補之期或當之人之會勢不得不遷就故遠民之望若黍苗柳膏雨而卒無以慰也茲者 大計屆期其掛吏議者當不少而大比屆期科甲之莠其待用者當亦不少請乞 勅下吏部今次滇南郡縣之缺酌量緩急分別煩簡以十分為率甲補其四貢途之年壯者補其二彼其出身科甲有遠大之望自能展布四體而遐方之民亦且聳然新其觀聽而安其約束莫敢有玩愒者其效立致也夫科甲之流寧無以不肖終者乎然十之二三耳以選滿以他途又寧無以賢能終者乎然十之二三耳夫天下未有不能於彼而能於

此亦未有不繫於彼而繫於此者臣以為大計有疵之史果當議處或降用或降閑今散處於宇內之僻地如蓬麻而毋徒以遠方之民待末路之輩也朝廷不以遠方棄滇南各守令自不以遠方視滇南滇人之幸矣其四議將領以資策應雲南幅員如曲靖尋甸臨安激江廣西廣南雷羅平皆東南境也壤地錯列如犬牙之相制緩急互濟如輔車之相倚而雷平守備與臨元恭將若昂足為不相上下若賓主為不相維係雷平之利害恭將曰非吾屬也臨安之利害守備曰非吾事也無事相抗有事相推非獨監戾且將衝突矣近該按臣條議通省設二將四守備而姚開受令騰衝騰衝兼制順蒙迤西之勢如指臂然天臨安之恭將可以騰衝例雷平之守備可以順蒙例以恭將之權可以統轄守備以恭將之名可以震壓夷人莫若照迤西事例雷平守備併聽臨安恭將節制如雷平有警則恭將速為應援如臨安有警則守備立聽調發有違過觀望及故違節制者照例恭處而居恒止於行文約束一如臣等順蒙之議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四十二

庶而將之名正而氣脈通而將之兵合而聲勢壯其於遠東不無小補矣其五議襲替以慰夷心 國家以夷治夷不盡統以漢官授之冠帶列之等級然又嚴承襲之規示大一統之義所以制之甚詳而奉行漸久阻抑多方夷心苦之於是一議而寬其赴京之例再議而獨其冠帶之銀所以體之又甚周乃至于今而阻抑如故有請襲四五年而不具結者有別生事端反復駁勘者有憂讒畏譏習為規避者有任憑吏書遲速惟命者下逮土巡簡驛承等官率多首難無以贖吏胥之怨有終身累世而不襲者惟茲尺地孰非 王土而此輩以不得襲之士舍猶然管理地方當事者慮其地方之無主也抑或與之冠帶以聽其便行之既久土司且以承襲為不足有無而各土民亦且謂號為土舍者亦可一日而臨我也將 令甲不行於遐方而進退不稟於 朝命此其所損者大也損 國體也土司不勝憤間或因而跳去官司報破之罪垂問之而土司官以其恣心乘其畏心益速而出於法之外至於上干 天憲如曩之木邦隴

川者見以為不臣而其始固亦承襲之留難激之也夫獨二土司乎哉此其所
 聞者重也聞夷情也查得萬曆九年十一月內該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維題
 該兵部覆據按衙門各特設有司告舉天簿登記年月與布政司代奏年月年
 終咨揭報部行之未久視若故紙臣等查閱其累年不結者不一而足詰之則
 曰土司不出見也又或曰見惟未報也不知土司之不出誰激之而見惟不報
 又誰之愆哉充吏書之業崇啓土司之攜貳莫大於此臣乞自今定議凡土司
 告舉行司而司不即行罪在該司布政司行道而道不即行罪在道該道行該
 府縣而該府縣不即行則罪在該府縣果於倫序無失不必別生猜疑果於夷
 心不拂不必過為搜求慎有空礙即便申詳非出告訐不得駁勘罪在司道臣
 等會恭罪在府縣司道官呈處而又責令布政司於代奏本內備開其土舍於
 某年月日告舉其衙門於某年月日勤結該司於某年月日代奏如年月遲久
 顯是留難該部即行查究如是庶稽覈密而責成嚴該司懼查奉之及已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四十三

不得不急于奉行該有司懼罪戾之速負自不得不急於勤結上可以存國
 體下可以安夷心即雖題文身之策皆不侵不叛之臣矣其六議正倫以杜夷
 繁夷方之變每起於土司土司之策每始於繼立廣南之父子富州之叔姪其
 明鑑也然此猶其可稽者也如姓者千產之立刀怕痘怕文怕潤葉各持一議
 而我遂無以折之迄數年而大郡倫序不明紀載不預土司得以愛憎為
 廢立吏書得以賄賂為高下輕則文移告訐重則干戈侵乘率此之跡臣觀雲
 南土官除遠而益養等司又遠而車里等司外其餘或雜處有司之中或環居
 有司之側或朝夕相接或文移相閱固非各處一隅不可方物者也試若為例
 責成各兵備道置簿二扇一扇存道凡各土官生有子息令其報名在道一切
 嫡庶少長之倫手籍而記存之毋委之吏書記筆既手取而謹貯之毋雜之別
 案其一扇則登記送臣等衙門以存其籍如是譬之積免在市而心志定矣有
 告舉取而按之具有告訐取而折之耳土司知其籍存在官無所用其溺愛之

計夷民見其籍存在官無所容其擁立之奸似亦法之可行者也夫人之情其
 子之初生未有不愛其報之未有不實者何者當其時知既生之子不知未
 生之子也故倫序未有不明而記報未有不實者此或亦強爭之一策乎其七
 議定疆以杜強暴吳楚之兵起於爭桑廣為之計起於操田自古而然況分土
 分民在土司尤有一定之制者適年以來強者以力富者以財取諸彼以與此
 蓋不特一二然者姑以麗江言之麗江古土番之境與鶴慶為鄰其地產金不
 生五穀彼其安然開我要約而莫敢越者有以也年來倍加厚價日市劍川界
 內之夷田與其民因夷與民阻於目前之利而忘其世守之業於是麗江之轄
 畝：出疆界之外而其他占而有之者不與焉未大必折尾大不掉異日若能
 不費區畫哉夫土司之疆 朝廷之分疆也彼不得區此不得縮 請乞嚴為
 限制覆行臣等轉行通省兵備道除既往外自後夷司田土即大不得聽其與
 軍民交易其餘土司務守一定之界毋容吞噬之謀如有越而買者以侵疆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四十四

之如有越而賣者以投獻罪之庶幾大小相制而永無患也夫寧獨麗江而
 已其八議旌別以風遠人雲南一省環處者皆夷其冠帶而臨夷人者皆土官
 土官良則夷民之福而我亦無事其不良則夷民之災而我亦多事夫土官豈
 異人哉乃作奸行固者十六非其性然也我所以勸懲之者未備而無以動其
 向化之心也竊觀雲南土司大半與有司並城而居或接壤而處慕名義希
 恩澤較之華人不甚相遠揚之則忻然以喜抑之則慚即有事犯且悚
 然以懼厭然以覆繇所以觀則土司者固賞可以勸罰可以懲者乃旌別不及
 勸懲無聞有善則不得為善之利有過則不蒙改過之文夫是故慙趨愈下而
 不法者衆也臣等以為土司之官誠不宜以漢法繩而律其中約束夷民
 安分奉公卓然出類者擬按復 命量舉一二人少則或一人而止其有生事
 構兵至犯科至亡等昭然顯著者擬按復 命問亦論奏一人如過而不甚即
 無之亦可其舉者有賞以金俟三舉則降 勅旌之五舉則加服也旌之如

是而土司知所勸其論首有成、以文侯至三則罪罰以懲之至五則輕而降
服五重則革冠帶許之立功自贖以警之如是而土司知所懲勸則趨懲則避
警之羈牛馬者備柄在我而莫有不就吾之鞭策者勢也今之土司撫按官豈
無旌別之付哉出之撫按則彼視之以為常而出之朝廷則彼得之以為異
故旌別可議也而不可數也數則弊故以復命為期旌別可行也而不可多
也多則玩故以一二人為限舉不可不當而論不可不慎也不慎不當則彼且
不服故以當與慎為集此或亦鼓舞夷方之一策乎以上八議極知為西南利
語然事關官守非奉宸斷不可以更故輒事關夷情非聆天言不可以聲
遊聽故敢不避瑣言會疏具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四十五

陳用賓陳言開採疏 此
臣用賓荷 國厚恩見 陛下數年來為 國用不足 勞心焦思恨不能為
陛下分憂共念取金則解取石則解取象則解 大工興則濟工東師興則
濟餉無一事敢拂 聖意即百姓輸將千愁萬苦之費臣等程督千艱萬難之
狀亦不敢 聞蓋慚無回 天之力而一意於終事之義也但滇南民力竭矣
尚與 陛下垂慈慮幾民有息肩之日乃今開採 新命其禱 國用也甚微
其誤 國用也甚大不但大誤 國用而且大妨邊計臣等不得不據個陳言
臣等之言非敢方 命實欲請 命求 國用邊計兩者俱得以便督行惟
陛下少垂察焉蓋滇壤向皆夷非腹裏比漢土錯繡赤子蛇龍雜居不堪重賦
通省稅糧不及中州一大縣之半先臣奏開礦場益以監課併 奏留各部事
例銀兩充兵食之需行之數十年矣然其所入有限所給無窮一遇兵興輒
請四川南京協濟萬曆二十二年蜀中當事奏討原借餉銀奉 旨雲南以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四十六

兵餉自虞不得再借臣等長慮却顧急為自完於山澤礦蘊未盡之利督令各
官盡行開挖煎驗於舊額五萬二千七百二十二兩之外增出三萬八百八十
三兩共計八萬三千六百餘兩而官兵月餉歲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有零入
不發出臣等優於各處稅銀清之又於兵之可緩者銷之二十三年四月內臣
等具疏奏 聞其開挖礦場與舊額新增之數一見於限兵處餉疏中經戶
兵二部議覆奉有 明旨允行矣邇來礦脈漸衰在 請開又新舊 貢金給
發補貼二價大約歲該六萬與助工東餉一切採石買象不急之需俱難措處
臣等只得於兵食本省將各項通融於礦蘊額課內支用蓋至足山澤靡有遺
利而各場無有不開之礦亦無有無課之礦矣今千戶張國臣奏內所稱朝陽
洞灰窯廠沙木河等望山中嘴洞白松坡隆涼州瀾泥坑表羅場家來廠等處
督係臣等督官開挖數內即有一二未開如灰窯廠則見今請開以補各場消
乏之數如家來廠則在夷地不可開矣不則前日之所已開者若土民李拱極

江應秋等乃平素運糧餉場之棍徒也項接印票本有 聖旨差高活
監太監楊榮於京奉官民前來會同臣等擬按例開採解其 臣等一
臣等敢不遵奉第前項礦洞先已開採定課入額取與張國臣等再開其文則
雲南額課應否報罷十三萬兵餉安出 貢金價值數萬安出齊工齊餉及
朝廷不急之需安出此其煩 聖慮者一金礦臣等未之前聞即 貢金亦買
自他省若寶井出產寶石則伍家猛告地也三十年前已折入緬見為思仁盤
據臣等議復尚未有便其地乃不毛煙瘴之墟漢人入者十有九死張國臣奏
往開採不知自己能率土民李拱極等往採亦抑欲臣等聚數千之兵與之偕
往乎國臣等無班超三十六人之難臣等未敢保其徑入若欲臣等集兵以威
脅取必開邊塞此其煩 聖慮者云展轉思惟俱無一可臣等請為 陛下計
莫若將張國臣原奏裁解銀萬餘兩就責任臣等擬按督行各該府縣畢智竭
力截長補短於官四民六之例稍為酌議歲輸 內帑一萬之入寶井侯臣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四十七

恢復猛密之日令彼夷酋任土作貢雖未敢必實為至願至於差遣官員悉免
入滇如此可仰副 主上開採之意而雲南 貢金兵餉等項亦可取給內夷
外夷之費亦可坐消策不尤得乎倘 陛下以成命難收開採之使業已出京
乞 勅令內臣楊榮前來與臣等商議每歲解進程限而原奏張國臣等撤回
免其開採此於邊計倘未甚失若以臣等謬言為不足信則此舉輸于 陛下
若能無幾何其耗竊滇省之礦利者不可勝計必至上誤 貢金下曠邊患兵
困于無處之餉則兵變夷爭于垂涎之利則夷變亡命之徒聚于中任運之夷
發于外滇雲不免多事黔蜀必至騷然此時且必請 內帑以靖邊疆而何有
於一萬之入哉臣等職司封疆安危願 陛下以 國用邊計而若權衡使歸
於當也

李本固安師思化疏 48

臣惟滇之所最苦者在兵而兵之所必用者以緬然 中國何負於緬亦何
憾于 中國乃連歲騷擾以至今日連降三宣震驚騰永而志尤未已則以
思化為兵端此類 陛下威靈赫鎮決策諸文武効力得驅逐歸農版章如故
六詔生靈亦云幸甚然使思化之虞置不賞誠恐我之甲冑未解而緬之象馬
復來年復一年滇且坐散夫滇南大勢譬之一家蒼洱以東則為堂與勝水則
其門戶三宣蠻莫則其藩籬也所貴乎藩籬者謂其外禦賊寇內固門庭使為
主人者得優游堂奧以生聚其子姓保有其貨財斯協名實若思化之為藩籬
則弱其職矣蓋緬中鮮益茶繒布毛縷諸物勢必取于 中國性時曾遣人買
易道經蠻莫思化輒割殺之即近邊熊繼亦略之以為倭故緬有深恨積怨于
思化欲得而甘心焉又兼以報怨之思化從旁煽惑彼緬安得不歲入未是
啓釁挑禍也及緬之入又不能當輒擄其妻孥率其部落棄蠻莫而遁以仰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四十八

於我且殘食于三宣諸夷緬亦隨其所在而追逐之在等練則入等練在隴川
則入隴川是引賊入戶也彼以窮來歸我又我之衛夷也勢不得不給銀米以
賄助之又不得不出兵力以死翼之即戰而勝驅緬而歸我亦不無損况未必
勝乎故數年以來芻糧之耗費者以數十萬計士馬之亡失者以千百計而小
民之轉輸數鍾致一石驛遞之困苦數家供一差全滇蕭條職誰之故是在主
人不得安其室與育其子姓保其貨財也臣故曰緬其職矣頃當緬賊宵遁之
後蠻莫收復之初帶管全騰兵備道僉事胡時麟呈稱轉行廣南知府添文昌
撫夷同知龐一夢監軍同知姚允升等會請欲將思化安插潯江給之牛粟彼
傲然不聽又麻栗小隴川羅卜思在等處問之亦復不聽其票該道欲回蠻莫
且乞討水牛二三百隻并三四月分查賸銀兩遂自擁寨西歸連添文昌遇之
干崖問其徑出曰我不肯舍蠻莫以入兵官之曰我暫住永雅奈文昌等不得
已乃議就干崖借永雅之地與居不許擅歸蠻莫除以前給過查賸銀兩五

百兩外再給以牛種銀五百兩水牛免給其月膳銀兩停止等因呈報臣此其
積日思化而為其端使 國家勞師費財今人不聽法度強住于崖于崖之人
奚罪焉且此去莫僅百里誰敢禁其不歸而後欲拾銀五百兩無乃不可乎
該道另議通謀乃該道未及另議而思化已歸莫莫矣其驚駭難制又如此上
則方命下則圯族內樹禍本外置盜賊賊來則我當其難賊去則彼享其饒若
驕子然故滇人每謂思化鄧子龍為二患今龍雖去思化猶存則患未歇也臣
愚以為不若另置之使然好謂之彼必不聽臣又以為不若制之以其力使蓋
計思化之部落書老幼男婦不滿一萬其間能勝兵者不滿二千而我勝姚客
土官兵見有萬二千人此其眾寡強弱不啻倍蓰彼且結怨於緬失德於部
離心於三宣諸夷亦安敢有越厥志誠能陳以利害恫以兵威置之潞江或置
之小隴川等處即以莫莫沃饒之壤為莫哈等練閱之堡無事荷鋤以耕有事
則練堡以守不煩開墾便是新畜不然或以其地給附近干崖諸夷即藉其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四十九

以為成無不樂受尤勝容兵又不然或空其地以為榛蕪使賊入無所略而去
無所惡靡不可者並築開墾開屯田諸策一如近日撫臣會題奉 欽依內事
理著齊舉行則斯衝夷挑釁之路絕緬人私兵之端樹天地自然之險省芻粟
轉運之勞斯亦封疆之永利也此後如緬欲效吾德之往來貿易吾善遇之彼
既知我之有備又將感我之不殺行當效順誰復稱兵遂以數年而銷兵滅餉
之說始可次第察矣然或有為之說者曰緬賊之未盡欲送先墨食莫莫其意
不患在思化也莫莫去僅古四五百里去何瓦亦千五百里所謂鞭長不及馬
腹即使為緬所據勢不得多留兵彼先墨之眾能有幾何煙瘴初收之時緬衆
未去之際東虛取之無異拉朽越千里置孤懸即緬之計亦云左矣况莫莫彼
未必能守又有為之說者曰吾慮思化是為緬復讐且示之弱也思化為我
為夷代得而為置之思化之罪有難以接指數者如先年緬殺緬夷數百安
以百以三千以誤李村罪一近于緬為鄧子龍左手與之挑釁生事掩取功

以誤鄧子龍罪二構怨思仁致思仁憤而投緬罪三利劑思華使思華怒而降
賊罪四搶掠南甸諸夷害粟牛馬眾叛親離強梁不道罪五此其罪當不容誅
乃薄待以不死別從安置以行漢法耳何緬警之為優吾且建開屯田以制緬
亦何弱之可示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五十

周德相條議兵食略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發於近者為可畏發於我之所戒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為可畏滇西防緬南虞交然遠在三千里外即有倭犯離之即已非以其遠耶戒耶或有備耶乃身向武定自安原於後改土設流民不見兵戈者四十餘年迺者克琴首難而武定而肘腋遠會城而腹心危攻守何破高豐而肩臂傷白背背野赤燧漫天地之慘百年未見非以其近耶不戒耶無備耶若復不戒復無備是後之視今又今之視昔也臣察於中久矣取其切要兵食可備善後者條為十事以聞其一設武備以嚴防禦夫兵不素練不可以應卒湏之兵自永勝順雲臨元諸營外餘郡並未設兵巡警惟調土司兵勇而土兵又多散處號召難齊性坐視盜賊猖獗束手而無計苦無練兵故其今查武定所轄四十八馬附近者儘得以文法羈束其餘或分布江邊或參錯江外菁林深谷陰巖峻嶺既有險要可憑而與江外諸夷結好連姻武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五十一

之變實始於斯謂宜於環州虛仁等處設守備一員兵五百名防守外與會鹽守備聯絡限防內與郡城官兵鼎足屹峙此以防之於境也武定城池雖復而無兵控守與無城同宜暫增兵千名設遊擊駐鎮虛仁尋甸欽莊三營管聽調度節制尋甸與東川僅隔一山孤城可慮宜增兵五百名設守備駐防欽莊控普渡東川咽喉省城要害宜擇指揮一員提兵三百名守之此以防兩郡也其在會城自廣西營兵百名外應再增九百名以軍門坐營中軍統之與管操都司兼同衛軍操練視武甸為左右臂而會城居中運之首尾相應內外相聯以消脾胃俟反側蓋安方可漸議撤撤也其二清隱占以廣訓練臣查全滇軍數三分馬步旗軍二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名數非少也且勿論外郡即會城六衛實在請糧旗軍五千四百九十九名汰革事故在外軍非乏也乃操不踰千而夷寇臨城未有一軍登陴而守者此無他荷戈持戟皆疲癯老弱之卒而精銳豪悍皆所後守步之名至其散糧也在各衙門限後皆得循例告給而城操各

軍隨大班支散者多為管屯各官以充夫數軍空名與之有終歲而不需半放者勞逸相懸苦樂相異母惟乎私後愈築城操愈虛也謂宜除堡軍扛槓走遠及分發哨守外其應役者量留若干其餘與馬軍盡入城操年終更番以均勞逸自非讓奉等項公差不許預告另給以均苦樂至五衛門無久駐省城之時與撫鎮異惟巡軍餘丁應留巡守以防冊卷餘聽都司臨期撥送出巡外即照舊入操在外衛所聽駐劄各道一體查發操練庶尺籍不為空名糧餉不為虛靡矣其三復汰折以實行伍兵制以三分入操七分治屯兵農相兼善矣滇中額有土軍不支口糧歲赴操守性者金價無措有謂軍多閱項虛費議行汰業取口糧以充金價者此權變之計耳委官以多汰為能有汰老弱及戶族至泰衛所城操哨守之軍而半汰之夫老不能逐隊獨無子弟柔弱不能追敵不可俟其長乎租軍尺撥即在萬里人隔數代勾單一至甚有丁盡戶絕累及業主與甥婿者入何論戶族查會城六衛汰軍僅一百零十名而在外衛所幾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五十二

其半堂汰之法可行於外衛所而不可盡行於六衛取詰及城操無人報以汰軍對已據汰軍音詞及衛所申呈批行查議憚於遠獲第曰金價無措成規難易而已夫金價誠難處矣今礦場量開即目前未盡見課而將來未必無資何必撤見在行伍之人奪其應得之精以充之乎折操之議起自慮承爵被謂軍不赴操不以實不若折操銀五錢尤可濟急需耳夫入操不以實操官之過也今之折銀舉城操而廢之不因噎而廢食矣聞此時軍與官通納不及米故復汰軍免土軍折銀毋拘成心憚更改最急之務也其四重兵備以修邊防曲靖臨安瀾滄金騰四兵道設告四陲而前撫臣蕭彥復議將分巡安普道更駐兵巡專理雲南武定兩郡以補四兵備之空法至密矣以臣所適履有一可練可用之士乎夫兵備謂以兵為備也無兵安備今宜令于所轄衛所軍士中挑選精壯勇敢者多或六七百少不下三四百名置之標下選中軍統之分管練習武藝教演戰陣承甲器械必堅聽於內動支粟給此照選錄例於故絕

名根老弱半糧內計以恤其情無事更番下班以均其勞有事分營策應以齊其力操官錢糧酌議計處第不許借為吏書賞養以及壯士勇敢之氣行之一年而兵威不振漢夷之心不懾臣不信也其五復北營以壯威武省城教場舊設北關之外後移南關當商民輻輳之地况目前勢必增兵此等局舍與關閣錯雜而居能保其不橫恣姦奪否何則地近而勢逼也若復營於北有數利焉城西北負山民烟稀少立營屯聚可固城守利一也即旬小旬等處皆為夷賊出沒要路據險據樞可扼賊衝利二也且其地廣衍既使馳驅而兵士得就其隙地以備煇燄其利三也與商賈居民不相混墮絕奸宄搶奪之端其利四也此可定復營之永利矣其六穀田以充儲蓄濟中屯糶總三十八萬七千有奇歲完六分其中免支乾認樂從數軍種：名色皆列完數猶有不可勝詰者夫地非加縮也應支之官軍非加多也且故絕逃亡應除俸除糧者無論如景東瀾滄等衛之甚即諸衛所亦消耗十之三四矣乃田畝多而饑不足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五十三

軍城而食無餘何也巨奸豪猾誑誘於前統轄之子踵襲於後以一歲所入浮於所出支判有餘泥稱拖欠即奉罰亦故事耳今去萬曆十二年清丈弗遠圖冊具存宜遵委覆覈如某官故絕職田若干畝某軍逃絕屯田若干畝見在何處何人頂種改附有司徵收仍總計逐年所入若干所出若干應除若干悉力清查綜理其支放有餘者變價解司以充兵餉屯伍官侵蝕數多及占為私業者重行奉究示儆庶田不淪沒而餉可漸充矣其七嚴屯徵以飽軍腹屯政之弊百孔千瘡其徵也既不可窮詰其放也又難漫覈稽甚有城倉支失屯倉復支本色支災折色又支者有通同吏胥套押稅印票混百石如大理衛軍書王嘉慶等之為者屯田道駐劄省城其在外衛所徵收數目不過歲取完欠以備奏報各道明知其弊而嫌於越俎亦聽其自廢自理而已謂宜以六衛屯糧徵比收放責成屯道在外衛所聽各駐劄道查比徵收官軍支放格冊該道印鈐逐月填註季終核屯道以備類覈此非分屯田之權實所以助屯政之成則武

并不敢欺冒而三軍且宿飽矣其八寬文法以綏士夷，備藩贊混處內地種類雖殊其嗜好其推警左袒其侏僂不通漢語其工弓弩而習剽掠其不習文字未刻為契同也彼實逼處我郊垌之間其改土設流者即艾除既久服習漸深然其惡：故主之心有老死傳子孫而不能忘者管同通火視為利害指一科十魚肉弗廢奸商黠民移居其寨侵占田產倍索利息稍不當意羅告搬詞不才有司乘之以上下其手左右其袒彼夷民畏城市如陷窰見差役即龜鎖宿怨深怨業結鬱而不可解矣如武定之難錄鄭舉深憤管甸馬一龍馬化龍等之侵奪有司不為伸理遂假阿瓦為憑商以惑故夷一夫倡逆而方百里外蕪起蟻附此非激之使然哉除武定所屬諸馬未叛及乞降者業已撫定外一應改土設流郡邑俱宜蕩宕文法嚴禁科斂平息爭訟劑量賦役使夷民安我之約束至土司統轄夷民征調即赴應寬其小過叙其功勞時其替贖釋其株連公其好惡使有所慕而為善彼見其長之俛焉遵順也不愈堅其向化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五十四

心哉其九創鄰夷以絕邊警武尋境界金沙江：外通安會里黎溪戈備等處則與武定境接東川則與尋甸境接在蜀為蜀體之毛在滇為刺膚之害至七州諸夷納叛賊質子助兵入寇飽欲而歸東川祿哲等受叛賊重賄提兵相助圍尋甸郡城者再此豈復知有紀法威靈哉今鄭文獻江外渠首次第縛出或可漸為結局而豫獲難馴睨猶在謂宜合兩省之力擒首惡實之法使江外羣夷弗敢復反夫然後沿江郡邑或有安枕之日也其十重釐司以足課額雲南產鹽去處僅有黑白安五四提舉司全滇共餉大半仰給於斯邇來以援納遂開提舉官席不暇煖額課多虧夫以一銅臭子捐千金實稱稱五品大夫資格極矣當事者又為之計日而扣償其途已窮而萬里艱艱其途更窮上之人授之以索償之路又限之以索償之期於是取見面勒常規不顧正課盈虧蓋其計畫無復之耳四提舉每歲納運二員歲僅二千金所利公家甚微而四井邇年以來歲虧額以萬計所苦遐方甚鉅合無塞援納之途仍照往制於通

判知縣等官陞轉彼其前途尚遠人知愛惜憲民無科索之擾額課廢其充
足乎以上十議皆遠鄙之利謚惟是滇南事變其地番殊積漸已成偏重難挽
參差相持即撫臣有不得盡行其法者非仰藉 天語叮嚀曷緣使萬里遐荒
食足兵強遂至通安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五十五

請允滇標 仰溪兼制東川疏 七

竊照滇中四面皆夷而隣緬甸南界校岡皆悍夷也東北接壤黔蜀一二土司
皆服我冠裳受我約束然緬甸尚有二宣為我藩籬而校岡以越在九長官
司之外亦未敢公然入犯惟是蜀之東川偏處武定尋甸諸郡僅隔一嶺出沒
無時朝發夕至以故談海事者憂不在遠而在門庭之內矣乃其酋長祿壽祿
哲兄弟安忍無親日尋干戈而其部落以劫殺為生不事耕作在蜀既以所轄
邊遠法紀易疎又以非我內屬號令不行目無漢法久矣往者厥克大理保之
亂陰相結約運助兵馬罪已不可勝誅賊既敗走開門約叛要挾重賂方許解
款按情定罪不在逆克等下止以大亂初平諱尋兵端幸指 天誅不謂志氣
愈驕冠刻日甚先是臣以三月盡入境經過馬龍州地方士民泣訴以近日竟
順成餘黨構引東川夷賊入境抄掠該州軍民四十八屯蓋無一得免者前抵
烏龍箐則近日添設官兵一百營屯在馬問之以亦防守川賊故也然以衆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五十六

不敵俄而有報殺死客商者有報拒傷官兵者臣聞之不勝切齒批行該道查
議間旋據武定府呈據祿勸州申稱近日東川土官祿壽與弟祿哲等率兵百餘
管下地方小五屯與本州地名他頗相連去年內有東川頭日阿希領兵百餘
人至他頗傳說你主阿克爾舉既死地方無主供屬東川所管三十七村每村
索要牛馬各一頭男婦一口臨行仍放兵搶擄財畜一空以後時常需索糧食
今年五月內祿哲差戈宰仍領夷兵百餘照前勒索牛馬人口每村加要穀一
二石不等認立木刻方行解散等因到府據此合行申報又據尋甸府詳稱本
府界連蜀省東川通安黎溪戈備等處各酋長管轄悍夷天性兇悍好殺不事
東作每旬七馬田地與伊附近佃夷蓄有收藏蓋為所有且四處流劫任其去
來莫敢堵截如省城鄰近西則祿豐羅次祿祿安寧富民等處牛欄妙高寺哨
龍院三家等村東則楊林赤水鵬左衛者察各哨及馬龍未添為龍箐大路屢
被劫殺民商受害益深彼酋非我管轄校路繁多若不議兼制隱患有難踴言

若等因入據武定府揭梅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據勸州通事周禮呈稱米
川土舍孫哲繼令頭目戈宰者果若科拖母統領賊兵數百越境將他頗五
等處地方牛馬牲畜殺米人口盡劫一空見今不退等因又據分巡洱海道揭
稱本年十一月十六日未時據百戶苟紹儀報稱奉文前去武定府四馬地方
踏勘夷情初七日到補知探聽他頗事偵東川賊首者科戈宰沙哥等帶領妻
子兵馬約有三四百下營五處將他頗百姓牛馬殺掠抄劫一空性來搬運不
息百姓逃散單職勢派不敢前進今張世安點兵護隨十二日前至他頗未牌
時候有賊徒三騎前來與單職打話單職當加詰責到此何幹近因爾等越境
抄劫百姓被害錢糧失誤通事周禮報告府州通詳上司差委查勘除已往
不究外各宜速回不然定請官兵剿除悔之不及言畢賊首三騎回至中途
賊出營分兵三哨到普已村張世安見事不諧恐傷單職奮勇趕退賊兵至得
塊莊各賊勢盡行出營救護將張世安圍住殺死家丁阿我阿六等七人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五十七

傷無數世安對敵親殺賊首那齋射傷小兵三人天晚黃昏各自回營單職即
令世安星夜護回點兵防隘又差小火頭阿俄催趕馬火頭阿雁期早齊集鄉
兵援救自今賊仍割住不散口稱還要抄劫補知地方百姓驚慌單職盡力守
把勢如騎虎進退兩難等情到道據此省得東川之寇自克峯叛亂後出沒無
時立意叵測除行武定府及防禦中軍李天諫率兵嚴加堵截外干係地方賊
情合行揭報等因又據勸州申稱十一月二十五日據防守階街哨官余秀
禮稟稱據上山德馬火頭者見報有東川逆賊數百劫槍墨者村射傷村民四
人率兵追至中途斬獲賊級三顆勢將蔓延等因各報到臣除陸續批行查議
及一面防禦外該臣看得東川土官所以敢於稱亂縱令部落蜂食我境內者
以前日藏納叛酋得志於我狡焉思逞賊眾強盛一也自恃隔屬無復嚴慎二
也窺我虛實兵力不繼三也始猶竊伏林莽今則跳梁村落矣始猶嘯聚不常
今則屯據甸矣即使我素無兵革之擾猶不堪其賊賊別延身武兩郡新遭

兵燹瘡痍未起流散未復一二殘民拮据舊業未泐荒蕪僅延殘喘等語幾何
盡為賊有場園一空饑殍無望肆則厄癘病夫復遭播弄言之傷心於斯時也
將分布營兵阻其出入乎而自尋至武方六七百里間蹊徑四通於此防禦於
彼關入勢不能備守也將調集漢土官兵一鼓而剪之乎計非旬日不能辦擊
息既露鳥舉獸駭兵聚則賊散兵散而賊又復聚也且奈之何將羸糧除糶深
入其阻一舉而殲乎則林菁深密重關峻嶺彼逆我發有言無利而此時兵餉
匱竭司庫如洗又萬不能為無米之炊也將借助於隣省為大創之舉乎如
聞蜀中連歲兵凶自治未遑安暇及遠又勢有不行已將坐視而不為之所乎
心則何忍以故臣與撫臣計之惟有嚴督官兵驅逐出境稍紓目前之急而不
能終禁其將來也縱收一路之熱而不能盡塞其歧徑也所恃者獨有陛下
之威靈耳威之若何則改 勅滇撫兼制東川之議是已前日撫臣已具疏
請而未及其詳部臣以事關兩省始謀宜慎改未即覆允今地方事勢危急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五十八

臣既難於答只臣若復喋寒匪惟負 陛下負地方抑非樞臣之意矣臣竊以
為是說果行有三利亦有三不足疑請借前箸籌之 新勅初宣夫人喪體體
統既兵窺伺潛銷此利在滇者也蜀道二千鞭不及腹借我近力釋彼遠慮此
利在蜀者也 不費斗糧不勞一卒折衝樽俎制勝無形此利在兩省之邊民者
也 議者或以此疆彼界各不相諭詢謀未周慮成矛盾不知東川乃不毛之地
鳥語珠雞梗我 王化向來隸蜀僅同羈縻此雖兼制亦是虛聲非割其疆土
人民而歸之我也於蜀無損於滇有益蜀撫臣公忠謀 國豈分封豕食且夕入
位中樞則滇人即吾人而何嫌猜之有焉此不足疑一也或以夷方土酋利
在安釐十年九收慮生事端不知東川在諸夷中最稱桀黠難治舊制蜀中雖
設通判一員管府事實未親履其地土官專制自如縱許滇省兼轄猶虞大羊
俸難馴伏遠吏苟以得免侵擾為幸寧復求多此不足疑二也或者又以各省
直疆界相連大牙相制一 允所請援例紛 不知東川與蜀隔絕而距滇伊

通其驕縱不道又各土夷所未有者將黔撫以楚中協濟兵餉隔為不便查
惟請得兼制湖南北卒蒙廷臣履 允兼聽舉效况東川原無道府有司事
權更買而禍生肘腋又不獨黔中之害而已他省事體原殊詎得比例噴請
此不足疑三也滇省延袤二千里土府居其十四調停費力又豈求益鄰境自
取多事彈丸土司即令取一與一在蜀無所斬而在滇亦無利况所請止節
制乎撫臣近日條議 請增安普道勅益亦不得已而為此說然道臣權輕遠
夷素不知司道為何官且同一兼制也何分院道而事體斷非撫臣不能彈
壓若若併增道初則尤稱便利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五十九

周嘉謨隴川善後疏

據布政司呈金騰兵備道桂本司照會奉臣憲牌仰司將隴川應立何人管理
併善後事宜議妥速詳休奉移行又奉憲牌據該道揭三宜全滇藩鎮隴川多
安民背漢投緬非惡貫盈 天討殲之遠適極度計三宜輔車相依難缺署理
隴川廬舍已焚田畝已荒多安靖以推約之童署司務能勝任否不可不亟為
之計併忠父思化蠻莫土同知也思線乃黃棍長官原議與併忠共賞蠻莫乃
恃細而奪之致併忠寄食于崖脫我樊籠必難拘束又當預為審處猛卵孤懸
天外有警誰為應援議調衛軍戍守道選瘴發執肯捨性命而易升斗議者徒
成畫餅又不可不亟為圖者營兵與土司謀處自相凌轢屯田皆土司故業每
每修卻安民之逃謂無所激不可則調適其情預防其漸以消未形之禍亂尤
綢繆急務也看得諛道計慮俱目前善後切務合集衆思慮便舉行仰布政司
同按都二司在各省道多方計議永久之圖備移到道案據土舍多安靖首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六十

姜宗孔等會日多安邊等呈稱給賞多安靖冠帶送回隴川使逃散百姓未歸
庶地方不致空虛又據干崖宣撫刀定邊稟安靖年幼不更勢孤難夫合將隴
川地方印務暫委多思譚署管保禦外侮招復內夷使多安邦等不敢窺視待
安靖年長酌量入據遞放土官多思譚夷文譯出大畧稱自始祖多至閏起至
今多安民背叛已蒙剿殺乞還叔姪照繼祖宗事體料理等情俱批行撫夷同
知周九齡查議今准則因隨備行本官并移行副總兵官董獻策及各守備等
官從長集議去後今據該副總各官陸續報到道本道看有得繼立之法以長
以功候王猶然何論商夷多思順父子承襲已久安民就戮而舍目官屬猶戴
安靖之次兄多安邦業已投緬即為叛賊思譚逐隊疆場非有奇功論長則
宗系難辨以功則不足受 工賞此特立多安靖復何疑獨計重推切冲資身
無業夷酋視強弱為向背思譚富強諸酋退舍人心之歸附日衆彼何利於孺
子我於安靖欲推兵設衛不惟物力不繼亦非守在四夷之義也若市長官司

放是且年比安靖更其叔放應職撫之廷臣祇寄空名思譚能為應職安靖亦可為更臣今宜先給安靖冠帶明送歸司管宣撫事而令思譚協理限以十年還歸解來宣撫司印暫貯騰越州庫俟安靖成立之日給與字管思譚乘衆地狹惟於隴把江外灣腰樹等處安插其地逼鄰邦抗仍歸安靖思譚不得私侵于南二司出印結款血而盟毋致安靖失所毋使屬官抱怨斯可行也不然隴川之川原廣矣務博而荒寧以江外灣腰樹一帶地方盡給思譚令彼屯守另議安靖差發毋混隴把內地則可為隴把保障安靖亦免疑畏術忠安於奕酒卧薪嘗膽恢復莫有日然取莫易守莫難術忠力足自立而官兵亦未嘗置莫莫於度外猛卯已建城屯田一旦俾與術忠以前人創而我弗能守然屯亦終難久存何也孤懸瘴毒病亡枕藉以四五千幣金而博四五千餉米豈是勝算如擇可立營基者安插術忠荒田任彼開墾干涉屯田量輸差發平糶驛丞督屯收租又如撫夷周同知議照舊納糧當差另擇留一人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六十一

東彼地夷民復守城垣支收公米則酋兵汛防而屯田尚未廢術忠又不失所亦一策也杉木龍山有一夫當關之勢我兵分班常割此地外控隴川內護騰越令各兵建葺營房收積屯糧有事易於進戰無事亦不擾及內地是又居內制外之一義也奉批布政司會同按都二司覆議安確通詳又蒙巡按鄧御史批布政司會同按都二司覆議仍照撫院詳行該右布政使劉之龍會按察使方萬山提學副使黃宗分巡安普副使王之機署都指揮僉事梁時聘議照遣陸夷服著定之易而緩柔處置數十年無事為難多安民業已授首封疆戶口無統則亂多安靖之兵可少選乎但年少力孤議者致慮後慮然放應職撫放廷臣見例可比于南島立印結可保無他則以多思譚撫多安靖于南二司出印保結款血為盟限以十年歸其故土印付安靖恐有倒持貯騰越州過有文移請印杜窺伺之奸高標縱之術多思譚維持安靖崇灣腰樹一帶盡給屯守補納差發不混隴把內地可為保障資也術忠恢復莫莫事勢未能急圖擇

城外營其增為安插令其開墾荒田作承食計倘屯田于涉重有微輸在該道行撫夷應另勘杉木龍地屬要害責將官分兵屯成廣裕蓄儲以示居中制外如此則諸夷知 天朝不利律九之地而有繼絕之仁孤立者有取而環視者快心嘉與一體之恩而無跳梁之望藩籬既固遐邇致安查爾細酋可折臂使失諾夷非樂於投緬逆我獨行也緬方耽：虎視各酋首鼠兩端守備哨禦等官或起和謀或幸多故腹削而挑激之殆若為驅細也者而邊圍因以告急矣竊意布思信以鼓其心計極援以堅其守善解釋以息其怒戒誅求以防其去屯田誠不可廢必尋其利病而規畫不妨變通兵成既議易置必擇其既塞而間暇嚴為修葺日今討罪已捷政行伍改觀之時善後方圖尤艱緊望之日矧營中餽餉之費亦甚不貲矣帶甲操戈弗能片拓邊關捷伐阿瓦及至攜索屬夷不得聯臂指之形以壯金湯之固所以岳罕之後有多安民竟大利而其間動輿輿師繡繡補苴之策良亦苦矣是不思前事哉通詳到臣案照先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六十一

兵部咨本部議覆內閣隴川為三宣之一極 中國藩籬宣慰之官豈容虛位今安民已去罕氏久攝恐亦不便相應 勅令雲南撫鎮一面先查應募人員具奏 請給鑄印行令接管俟安民得否再行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是安民背叛投緬地方官何以全無覺察魯仲禮等俱革去冠帶充為事官職罪擒捕其宣慰應募人員著撫鎮官查明奏請定奪仍著巡按御史將地方有無重大失事從實勘報欽此備准移咨欽遵在案今據前因該臣會同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少保兼太子太保黔國公沐昌祚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鄧漢儀照隴川與南甸干崖二宣撫並峙為三作我騰永藩籬實西南一隴區也宜撫多安民背漢投緬罪不容誅固已上干 天討身膏斧鑕西南半壁梅高平矣若不亟為善後之圖其何以垂永久之計而所謂善後者亦無俟別有更張其惟議立應募收拾人心目前最為喫緊耳自安民逃緬之後已奉有議立 明旨即行司道勘議未報項該按臣巡歷永昌廣詢輿情及據道奉諸臣屢有揭

報于時人心固已衝之多安靖而安靖則安民親弟也惟是安民一日未成必不能一日忘隴川隴川之禍一日未除而安靖一日亦未可議此其勢昭然可見者乃今 天厭元克安民一朝授首固安靖固存之日而隴夷更生之會也况興城繼絕 王政所先元終弟及倫序昭然且其願志存育之恩絕無從逆之念其情既有可原復以大義城親遵令督率諸部同心討賊其功又有足錄舉其祖父之故地而界之此揆之天理而順質之人情而安萬：無足致者第其年尚幼冲勢頗孤弱是以司道諸臣僉謀有多思諱協立之議多思諱者亦安民族屬也世授隴川土同知住居遷放兵力頗強人心附焉說者謂夷情視強弱為向背即立思諱為隴川長藉其強盛之力足以得外敵而固吾圍是亦一說但天性雖犬羊信義亦其所重思諱雖有討賊立功之念實未有橋斬自効之功驟而與之名義謂何無乃落它日德陵之漸乎固非法紀之所宜亦非夷情之所安也似惟定立安靖給與冠帶管宣撫司事而多思諱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陞

六十三

以宣撫土同知為之協理則於名分既正夷情亦安其斯為不易之定論乎惟是思諱部落頗眾土地稍狹而江外閒曠之田如所謂灣腰樹等處頗稱遼闊量以給之俾得資為睡養藉納差發因而輔助安靖比於芒市放虎歸山放廷臣事例待安靖長成限年退還彼自無詞如其撫育有功即割以界之亦不為濫又責成南干為之保結務俾思諱永無侵軼之患安靖得保故土之安其隴川印信暫貯騰越州廳候 明旨頒給安靖掌管如或司道所議稍需歲月待安靖能自立方行頒給庶可杜覲視而消蒙孽未必非保久之長策也至於所忠寓居夷酒有年蓋為思諱占據重莫之故數年以來度彼之兵力既不足以支思諱而我兵僅守汛地又無深入防護之理則推宜安插於猛卯城外屯營之所其說似亦可行况開田任其開墾屯田照納糧差則於屯政為不廢且其兵力強盛足以備服多太多安邦諸夷更於城守為有裨俟其力足以富莫莫一面無防官兵保護然後徐圖恢復庶幾有濟况每歲首我款百金之餉而鎮

遠營兵亦可漸撤利害得失不掣然可睹乎營兵分防隴川其未已久第此中瘴烟難於久處且夷兵濶雜不能一無變動前祿可鑒也移木籠既稱險隘且鮮瘴癘則以本營之兵移建營於茲分班戍守內可以固騰永之藩籬外可以為隴川之策應且足杜駭擾而惟夷情似亦計之得者然須多安靖還隴之後夷民歸耕樂業而後可此在臣等相杌斟酌可以徑行而屯田一議則又未可以一時之利害負前人經畧之苦心亦容臣等從容集議俱無煩 廟堂過慮也雖然臣等猶有說焉三宣諸夷僻在一隅盤據數千里部落數萬眾豈我勢力所能服哉惟在馭之得其道耳西南距會城二三百里臣等雖有控制之權而鞭長不及馬腹即道臣連駐永昌轄地頗遠亦未必盡能聯絡諸夷之心而恭將守備衙門則僻之郡守縣令也若能詰戎兵示以不可犯之威曲加撫綏結以不忍離之德凡一切誅求煩擾之苦悉為禁絕而諸夷有不懾威懷德水堅一心作我藩籬者未之有也多安民懼而逃：而開此大巖煩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陞

六十四

師旅謂非守備專仲禮一人敵之乎此其人死有餘辜可為後采駁鑿方今新任將領偏裨俱經該道選擇而使一時頗稱得人臣等未嘗不以此丁寧告戒之也若夫不立為激勸之法久之未免復踵前弊而疆場之間無寧日矣合無於騰永一路比照九遠防秋大閱事例或年終或三年聽撫按通查各將領偏裨有能飭戎務器足食強兵廉明武勇俾諸夷安堵邊鄙無驚者列其賢狀上請紀錄計其俸資分別陞賞不肖者即從重論劾究治無少假貸至于該道及撫夷同知等官又為諸將領表率責任尤重此洵該部加意擇人任使仍聽撫按遵照歲報季報事例查其安邊實政其揭報部以憑黜陟庶人心愈益奮勵而邊塞不萌地方其永賴矣

周嘉謨任田冊疏

看河鎮握兵符世守茲去祿俸之外聽置莊田 國家所為優待也查十六年冊稅糧田地共八千三十一頃三十七畝共稅糧二千四百一十九石不為不多矣推而上之西平入漢尚未有此其後歲積代累乃及此數以其時萬里之勤非常之養豈不能厚自封殖而顧儉於今其忠君愛民不猶有可想者乎自十六年來迨茲僅二十四年又復增加於舊塚填封內莫非總茲有更僕難悉敦者於是乎鎮不得不委之恭隨分之大小管莊火頭佃長正徵之外有雜派雜徵之外有亡名產賦所加不至骨見髓乾不此嗟此固 朝廷二百餘年所休養漢表出諸鳥言升服而歸版圖者也既寒既迫相率寇盜抑何憚而不為後木塞源非盡鎮莊而屬有司則燎原滔天之勢殆日尋于戈地塗肝腦雖有智者不能為漢計已幸兩院會題 聖明俞旨司道郡邑奉以從事竭半年之力而始舉然稱 欽賜者仍從免科以廣 皇仁于亡窮竟投獻者姑不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六十五

遣止令認納差糧以開法網于大有新整置者一體齊民亦非盡依 會典以昭作首于任土且有司微解其體統崇也戶免魚肉其輸將樂也 有恭隨莊佃向所侵漁鎮弗及知而坐受怨謗者今悉徵納其舊入實也行之一二年官民相得糧粒不通將榛莽之區胥成沃壤夷楚之種悉為良民綠林之叢自消素封之瑕不起軍賦編糧差者止照民間則例起科而小民亦不得均需一分之賜蓋賦役均平惠澤溥徧皆以廣 朝是浩蕩之恩也惟是恭隨人等無名之科派下鄉之騷擾莊民平日敢怒而不敢言者不得不通行裁革以蘇民困絕盜源是則莊民踴躍歡呼而恭隨人等不無期望者似亦不暇顧矣矧其中有鎮臣徒負虛名未得實惠利歸於下怨歸於上者今一旦盡數清出其所以於鎮臣尤多乎若夫嚴督有司及時微解毋得適負使鎮臣藉為口實災傷並議減免收納必項公平毋得偏累使莊民永有依歸則又臣等撫按司道之責無稍 廟堂過慮者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緬甸在雲南西而金沙江外其北為孟養其東北為麓川其東南

為木邦其南為八百大甸其西為大古刺 國初以緬甸孟養木邦方利各為宣慰孔統領土東而緬甸地獨大所領有孟良府干崖瀾川二宣撫司 緬甸鎮康二州其市孟理二長官司東至木邦西至南海西至曼里北至麓川因連數千里其苗莽姓每世及襲皆請命于朝得命乃敢滋其官近因麓管為需求所苦漸有異志有莽應復者遂自立僭稱帝號署官列職號召各土夷安撫等以受命其國為之易置持綏各土夷樂其近而畏我之遠樂其寬而憚我之嚴卒然從之無復有赴 闕請命者矣有廣西人陳安者初為郡吏亡命入緬應復信任之署為丞相教以侵畧疆土之計應復有子二人俱稱驍勇詭計百出而岳鳳者羽翼其間常領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六十六

日通金沙江掠我內地孟養麓川木邦三宣慰司酋長觀望畏縮不敢得禦滇中大震 國家用師征討不得安領朝野以為憂焉曆甲申間僅僭一岳鳳獻捷于 朝而止應復之僭竊付之度外不問矣 國家二百年幅員遂失一版有識者為之浩歎 茫字已出清新開

穀山筆塵

高皇帝與建藩國封二十四王且半天下惟吳越不以封以其膏腴
腹餽粵滇禁不以封以其險遠慮至深也然事有便利不可不變
通者即如雲南一省上方所不便自入版圖即以而平世守禦寧
之烈民更畏服二百餘年未嘗叛教決豎可謂便矣然沐氏督撫既
久人心頗漸漸有跋扈之志如朝綱完廢不道自于法紀朝廷素
二婦八至二十年而不得非 今上英明神而付之法吏不踐唐
之中葉故夫沐氏強則尾人不掉朝廷之法不伸沐氏衰則唇翰
不用朝廷之威不振皆非長計也莫如建一親王開府其地將鎮
守之兵改爲護衛使得統兵御史與 國初諸王等點圍以下悉
歸節制內可以裁沐氏不共之心下可以整滇人嚮化之志即使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六十七

焚漢之路聲教有梗雲南諸國家有也似如交趾未嘗特建一藩
國使得據兵御史毋與內諸侯同其人以為有王不復生心而交
南長爲國家有矣孰與稍之矣秋于秋元混一華夷不弱而所皆
王其子弟厥後元帝北巡梁王保有雲南蜀身既平乃入王化其
在西方者亦竟不得剪除則封以爲王恰宜是也此非其已劫即
或曰王而據兵不有江右之慮即此不遠地勢者也寧濠據江漢
之上游謂之建統而下滇南處一隅之絕徼謂之仰而而攻安有
仰而而攻可以取勝者即且夫萬里遊荒之徼而與欲中國爭衡
則公操不國於白帝尉陀不帝於南海矣或曰夫昆甌商之臣以
王親子弟不難於羸卹此人不然夫閩廣漢貴皆膏腴樂土百物
所生而雲貴燕趙之地有不及也其倪山陝邊即昔樂人相懸絕

試取山陝邊郡一府宗室頗少者處之滇南有不樂就者即嗾大
天下無事而爲近旅之款人必嘆以爲狂且言于時策勳慮後患
難肯倡不急之議以駭衆聽姑記之以備一策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六十八

總輿圖記

貴州雖列職方其先固西南荒微也壯矯之畧地有同假道唐蒙之特即大類蓋空即其役或兼隸或分隸享王日至名位漸加要亦藉庶勿絕而已至于明而符竹始分迨我朝而規制乃倚自貴陽而上若安順若威寧為府者三自貴陽而下若平越若都勻若鎮遠若思南若石阡若思州若銅仁若黎平為府者八而歸州屬十有二縣二十有六復然與十五國同封而並治邊為西南一都會焉于稱其地銅岩彝溪阻其東赤危崎山控其西望江開嶺地其南西望烏江限其北懸車東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册 雲貴文証

六十九

碎課穿籍一以為太行一以為孟門行路之難稱天險矣然險可用不可恃可用者一夫守之千人自廢也不可恃者原無隔步之儲帑無宿貯之金也幅輿非不寥廓要皆別截補湊而後成崇則沓嶂蟠互而爭雄奔服雄警偏處而肆暴非無水也舟楫魚鹽之利不聞非無土也金錫然系之饒不與田多石而草易宅民屢屠而戶久凋滅郵驛在百頃猶未盡興學校雖修弦誦猶未盡溥備多則兵防難撤道衝則驛遞難施喜則人而怒則歎官司之法有特不得行春苦旱而秋苦霖補助之術有所不及濟是以延袤難千百餘里定不及中州一

大縣錫鉢絲粟曾無禱于工供少康金錢數十萬亦何賴此點哉然而地方有所必爭昔人致索之而不可則以其肘腋咽喉乎四省也謀者欲東則沅靖西則思田北則連義以蓋之究亦同于畫餅比者裁衙併府又取備鎮二術歸于點事一而統制專披圖啟錄漸有可觀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册 雲貴文証

七十

疆域

州有九而捷為越易祥何蓋自漢武捷為隸蜀越易隸
滇黔僅得祥何地明判粵楚蜀之地以益之四顧所至
不下千有餘里地非狹也而土田確磽戶口寥落故不
免同于既脫焉惟生聚諱于十年遊獵傲于旦暮則地
不待闢而自足民不待招而日衆有豈難小亦可以國
矣

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疆域居天下之西南有城東至湖廣辰州府界五
百四十里西至雲南由靖府界五百五十里南至廣西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七十一

城州里二百二十里北至四川遵義府界一百五十里
廣一千九十里東三百七十里由省城七千六百七十
里達于 京師

貴陽府

即省城東一百一十里至平越府界西一百三十里至安順
府清鎮縣界南二百二十里至廣西泗城州界北一百
五十里至四川遵義府界東西廣一百四十里南北表
三百七十里由府治七千六百七十里達于 京師
新貴縣附郭東至貴筑縣界十五里西至清鎮縣界一
百二十里南至貴筑縣界三十里北至開州界
一百一十里

貴筑縣附郭東至龍里縣界八十里西至廣順州界四十
里

定番州在府南界一百里東至貴定縣界七十里西至鎮
至廣順州界十五里

廣順州在府西南界一百一十里東至普定縣界四十里西
至鎮寧州界五里

開州在府東界一百二十里東至新貴縣界四十里西至
義府界五里

龍里縣在府東界三十里東至貴定縣界三十里西至新
貴縣界三十里

貴定縣在府東界一百一十里東至都勻府界二十里西
至平越府界三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七十一

修文縣在府北界五十里東至關州界六十里南至貴筑
州界十里

安順府

在省城西一百八十里東一百四十里至貴陽府界西
四百里至雲南寧縣界南一百里至廣西泗城州界
北五十里至平遠州界東西廣五百四十里南北表一
百五十里由府治七千八百一十五里達于 京師
普定縣附郭東至安順州界六十里西至鎮寧州界四
十里

五十里
 鎮寧州在府西五十五里東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北至修文縣界七十里
 永寧州在府西一百四十里東至廣西土司界七十里
 五里北至善安縣界四十五里南至廣西土司界七十里
 果界二十五里
 善安州在府西三百二十里東至羅平州界二百五
 二百里北至善安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安籠界
 安籠界五十里
 安南縣在府西三百里東至廣西泗城州界一百五十
 州界三十里
 善安縣在府西二百六十里東至善安州界三十里北
 善安縣在府西二百六十里東至善安州界三十里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七十三

至平遠州界五十里
 安平縣在府東六十里東至清鎮縣界四十五里西至
 清鎮縣界四十里
 清鎮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貴筑縣界二十五里西
 北至貴筑縣界二十里
 平越府
 在省城東一百七十里東一百五十里至鎮遠府施秉
 縣界西一百六十里至貴陽府開州界南六十里至都
 勻府都勻縣界北三百六十里至思南府婺川縣界東
 西廣三百一十里南北袤四百二十里由府治七十五

百里遠于京師
 平越縣附郭東至清平縣界四十里西至貴安縣界四
 十里南至都勻縣界六十里北至廣安縣界四
 里
 黃平州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施秉縣界二十五里
 十五里北至施秉縣界二十里南至清平縣界三十
 里界二十八里
 廣安縣在府北六十里東至平越縣界三十里北至善平
 州界三十里
 餘慶縣在府東一百四十里東至施秉縣界一百里
 北至石阡府界
 涇潭縣在府北二百二十里東至余慶縣界一百三十
 里西至廣安縣界一百三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七十四

里北至龍泉
 界六十里
 都勻府
 在省城東南三百里東七十里至生苗大肚坡界西一
 百二十里至貴陽府貴定縣界南三百五十里至廣西
 南丹州界北一百里至平越府平越縣界東西廣一百
 九十里南北袤四百五十里由府治七十五百六十里
 遠于京師
 都勻縣附郭東至清平縣界六十里西至貴定縣界五
 里
 麻哈州在府北五十里東至大肚坡界三十里西至貴

越界三十里
獨山州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東至黎平府界一百二
百三十里北至都勻界三十里南至南丹州界一
百三十里北至都勻界三十里
清平縣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東至大壯坡界八十
里北至黃平州界二十里

鎮遠府

在省城東四百一十里東八十里至湖廣清浪衛界西
九十里至平越府屬黃平州治界南六十里至生苗三
木孔界北一百八十里至銅仁府界東西廣一百七十
里南北袤二百四十里由府治七千三百六十里達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七十五

京師

鎮遠縣 附郭東至清浪衛界八十里西至施秉縣界六
十里南至邛水司界七十里北至石阡府界二
百里

施秉縣 在府西南六十里東至邛水司界九十里西至
鎮遠縣界六十里南至黃平州界三十里北至

思南府

在省城東北六百里東一百里銅仁府界至西一百里
至四川遵義府界南四十里至石阡府界北五百里至
四川彭水縣界東西廣五百里南北袤五百四十里由
府治七千三百九十五里達于 京師

安化縣 附郭東至石阡府界六十里西至龍泉縣界一
百二十里南至石阡府界六十里北至安化縣界一
百二十里

婺川縣 在府西四百里東至四川彭水縣界四百里西
至四川遵義府界五百里

印江縣 在府西四百里東至銅仁府界一百里西至安化
司界一百二十里南至銅仁府界一百里北至沿河

石阡府

在省城東北四百八十里東八十里至銅仁府界西三
百六十里至四川遵義府界南十五里至鎮遠府界北
五十里至思南府界東西廣四百四十里南北袤六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七十六

京師

五里由府治七千三百八十里達于 京師
龍泉縣 在府西二百五十里東至安化縣界三十里西
至婺川縣界五十里南至餘慶縣界五十里北

思州府

在省城東五百一十里東九十里至湖廣沅州界西一
百里至鎮遠府界南三百里至黎平府界北一百二十
里至銅仁府界東西廣二百四十五里南北袤二百六
十里由府治七千三百八十里達于 京師

銅仁府

在省城東五百二十里東二十里至思州府界西一百

二十里至四川西陽司界南一百二十里至思州府界
北二百里至湖廣辰州府界東西廣一百四十里南北
袤三百二十里自府治七千二百里達于 京師
銅仁縣州界東至思州府界二十里西至西陽司界一
百里南至思州府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湖
廣界二百里

黎平府

在省城東南一千九百一十里至湖廣靖州界西
一百八十里至古舟司界南三百里至湖廣通道縣界
此一百五十里至湖廣銅鼓衛界東西廣三百九十里
南北袤四百五十里由府治七千里達于 京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苑

七十七

永從縣在府南六十里東至洪州司界二十里西至八
十里南至生苗界八十里北至洪州
司界

威寧府

在省城西北五百三十里東三百七十里至四川界西
二百一十五里至四川東川土府界南二百八十里至
貴陽府新貴縣界北一百九十里至四川鎮雄土府界
東西廣五百八十五里南北袤四百七十里由府治八
千二百里達于 京師
大定州在府南三百五十里東至黔西州界一百四十
里西至威寧府界二百九十里南至平越州界
八十里北至畢
節界六十里

黔西州在府東打州界四十里東至修文縣界六十里
北至四川遵義府
界一百五十里南至平遠州界五十里
平遠州在府東南四百九十里東至新貴縣界一百
里西至安順府鎮寧州界九十里南至普安
界一百五十里北至大
定州六歸河界六十里
畢節縣在府東二百六十五里東至永寧縣界一百八
十里北至鎮
寧州界九十里
土府在府東三百七十里東至畢節縣界一百里西
永寧縣界五十里北至
四川永寧縣界二十里

形勢

貴州布政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苑

七十八

居天下之西南東阻五溪西控六詔南連百粵北距三
巴綏服要區坤維重鎮舊山經水緯內藩楚蜀外控雲
荒謝東上則盤江旋繞下則濤溪阻深層密疊嶂巨鎮
雄藩沈思窮地之險極天之峻一人荷戟萬夫趨趨
謂閉雄虎踞路統羊腸天府金城可戰可守固滇楚之
鎖鑰亦蜀粵之藩屏

貴陽府

富水遠前貴山擁後複崩回塞西南都會舊據荆楚之
上游為滇南之門戶一統筆峰拔地天馬騰空西閉維
峙五行得令

新貴縣附郭
 貴筑縣附郭
 定番州八水交流
 廣順州山連普里
 開州以控清江之險
 貴定縣一四山水
 龍里縣負山阻溪
 修文縣帶山阻河

安順府

西南衝劇異漢襟喉舊志土厚水深川濛峰列一統輻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七十九

逶迤扼塞強固邊鄙都會滇黔要區舊志

普安縣附郭
 鎮寧州河溪環遠
 永寧州盤江襟帶
 普安州盤江襟帶
 普安縣萬山中
 安南縣盤江襟帶
 安平縣崇山峻嶺
 清鎮縣盤山峻嶺
 平越府

邊方衝要之地苗蠻叢聚之墟一統北距三百勝東枕
 七盤坡舊志馬鬃嶺扼其要害羊腸河設其險阻臨
 天馬北負群峰東起疊翠西湧仙泉

平越縣附郭

黃平州東峙飛雲
 甯平縣東峙飛雲
 餘慶縣東峙飛雲
 湄潭縣東峙飛雲

都勻府

控扼要荒壤僻而險一統據桂象之喉引川播之脈橫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八十

岡虎伏小澗龍迴四面環苗孤城自衛粵以西之唇齒

黔以南之藩籬舊志
 都勻縣附郭
 麻哈州五屏盡其北
 獨山州四際平曠
 清平縣孤峯屹立
 鎮遠府
 溪河旋繞山岩森列一統白崖東枕碧峰西峙舊志崇岡
 複嶺城堡羅環長江大河舟楫通利辰沅上游滇黔門

鎮遠縣附 施秉縣起羊腸地隣苗穴

思南府

牂牁要路唐書控彝洛咽喉之墟郡志山川險阻文獻上接

烏江下通蜀楚舟楫往來商賈蟻集本志嶺嶠綿亘溪澗

濛紆秋秀簪三小洲分二水志

安化縣附

印江縣聖登峰北筆架西

婺川縣江城固比金城崇崇除如

石阡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八十一

負山枕江黔中要地廣輿記林壑環抱水石清幽志而通

鎮遠北距思南一統志與黔思犬牙相錯方輿

龍泉縣水連石阡西向瀾潭

思州府

重山環抱西溪交縈舊志城郭再闢保障足恃在記毛東

連沅靖西抵涪渝扼槃瓠之襟喉作湖湘之犄角舊志

銅仁府

九龍分秀三江瀝流天馬雙賁峙其陽神鳳半月亘其

陰風氣會萃府志山接香葉江通雲夢舊志東聯錦水西接

群柯控扼苗蠻黔中要郡一統志

黎平府

五龍蜿蜒二澗盤行藏百蠻之窟穴通一線之羊腸襟

帶靖沅屏障楚粵一統志山谿險峻黔東奧區廣輿

永從縣此蒼巖一城控扼諸洞

威寧府

前臨可渡後倚烏門岡阜盤旋山崖險扼襟帶二湖平

連海甸羊腸小徑十倍蜀道一統志控引滇蜀統制羅施

雖在西隅定當要害

黔西州河果鴨池山盤龍箐據新

大定州東接巴蜀西接滇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八十二

平遠州鳳凰山巨其南墨嶺山峙其

畢節縣水木稀西帶七星

永寧縣西引三海南控六詔

牂牁江解

牂牁江跡始見唐蒙漢武因通道夜即置郡近羅念菴作廣輿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即牂牁江源折流為盤江經泗城州稱右江達泗會番禺入海圖解有齟齬處然大要卓然得之顧質之鮮有能識者余拜節蓋度盤江江廣僅百步自貴竹入滇路未有不濟盤江行者沿江上下絕擊汰之跡水勢批巖激浪土人謂水漲時漂筏撞舟峭壁青嵐人跡罕入下流至打罕照泗城界舟船始通焉比余歷昔安斜出雷益趨烏撒衛校士抵烏撒普德歸驛驛門對可渡河河可登近登河之南雷益境也河之北烏撒境也驛抵衛城八十里詢之使吏云河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從此而東盤江乃此水之注也越衛城北二百餘里有七星關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八十三

本城李守備者頗老練詢之云七星關水源出芒却界濱城海子有一股通之縈漩水西境會可度水為盤江第山水峭險狹狹叢岳以是人無因而至德前二說固未皆知牂牁江所在而牂牁江為盤江則雖然無可疑者按遷史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界巴蜀黔中以西踰至滇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牂牁江者蹻兵滅夜即採船處也高或本古夜即國今自瀘戎入滇路未有不由七星可渡行者當唐蒙風喻南越也越人食蒙蜀枸醬蒙因蹤跡知夜即臨牂牁江南越以財物投屬之以犛漢巴蜀之饒固可賂誘夜即為置吏浮師牂牁江出越之不意制滅之奇也武帝由是犛蒙為中即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

牂牁入遂見夜即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夜即旁小邑皆貪漢續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乃且聽蒙約東還報以為捷為即發巴蜀卒治道自雙道指牂牁江是時通西南夷道戎轉相饋數歲道不通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費耗於是罷西夷獨置南夷夜即兩縣稍令捷為自葆就至唐時因以播州之珍州為夜即後人止知珍州之為夜即不知古夜即從高或直通既駱地方數千里也蒙初至夜即多同蒙蒙曰漢孰與我廣大以道不通故各自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今人涖區區之珍州為漢夜即又窘步旁蹊谷鼓指牂牁江其亦昧莊生秋水之見矣然當漢四道伐南越也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即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乃今盤江灘瀨得惡虛無人行豈古今時異勢殊耶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八十四

當治道時二歲費劇夷之方師過不無兇殘盤剝之苦至打罕乃得沛乘舟楫故兵運至而南越已平服載考八校回軍時即擊滅曾之殺漢使者頭蘭遂平南夷置牂牁郡則自烏撒遠迤而南皆其地舊載雲南廣西府亦牂牁屬也泗城以北如都勻等處皆牂牁界內矣是時印旛舟駭君長聞南夷得漢賜過厚皆求置吏比南夷乃使司馬相如往賓之於是關隘片南至牂牁為徵則越萬等即界接芒却也然則牂牁江之源委其亦昭然矣夫山川經絡化工神運余嘗因是而求之自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蜿蜒虬從從衡迤南五嶺皆律萃東蟠五嶺者漢入南越有五道衡西北山峻轟然非無可據正以夷荒非通道之所耳以此見牂牁之山巋然為神州之拱臂也荒微山嶺以地圖察其

阮要不過數寸而開相去數百千里生長其地者尚未能習其險易也
唐蒙浮舟牂牁之策誠為鑿空初時臣民驚疑蠻夷煽動然勞師殫貨
卒置卻如堵雖未喜功之譏自是華夷一統亦足徵武帝善任成功矣
按正義曰今牂江有岸協州曲州本即國廣西府乃牂牁屬也
有水入泗城橋南盤江和種訛指為牂牁江取時尤甚

沿革解

沈思克

黔于古始非異域也入我版圖所從來矣鴻濛不可得考帝高陽氏化
至交趾流沙遠跨黔西南之外唐虞命官初治時屢有苗苴者緡
雲氏之後也時則有三危之戮征征之命禹貢所紀九大彰明雍梁之
境西南皆據黑水黑水之流導自三危入于南海漢武開滇其地即
有古黑水祠而滇之蘭落江流入南海黔之牂牁江通粵番禺亦入南
海天下諸水多歸二界入東海滇黔獨有別流其單言南海以此非神
禹足跡遍歷胸中具一堪輿何能揭若指掌哉黔博靈之山有古象祠
夷人世祀之莫知其始斯亦有虞格苗之一微也殷湯代夏而氏羌來
享來王其中衰也鬼方再梗故高宗伐之周興越雖旅獒獻自西南重

譯安在區區靡莫內地哉迨其季秦楚之強也迭據而後屬之垂數百
年莊騫之入滇也畧地黔中直畧之耳秦遂置郡焉彼其時黔之人第
知有秦楚也而漢高起豐沛誅秦文楚其竊據而未入漢也固宜惟時
與中國絕者垂百年而武帝復通夜郎是恢復非鑿空也武帝好大故
侈其說西南夷皆置郡名益州以為九州之外復益一州而不知即禹
貢雍梁境內地也黔於禹貢為梁州之境駁為鬼方周為孽微羗巢之
類漢為牂牁而迤西稍入捷為迤南稍入益州迤東稍入武陵自漢
以來代多羗靡未有若我

國家收之幅帙之內一視之而樹之屏者此我

太祖再造區宇紹統古先帝王而非求多也今日之黔東則楚西則滇北

則川南則吳是腹心而喉咽也或者不深惟 祖宗用變之初意後以
其地之瘠道之險而靈夷視之過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八十七

升卷集漢有解柯郡字一作賦歌其字從心也
繫船木也說文與漢書注舊解如此解柯今貴州地也
其江水巫症難于濟渡立兩柱於兩岸中以繩懸之舟人
循繩而渡予過其地見船江身崇安江皆然因持古人
制字之義郭忠恕佩觿集之狀歌從戈謬之甚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八十八

買屬吏禁以大食器昇之出獄後與爵求索無厭淫苗妻子群苗方怒而叛之及後聽撫又乎其故主則苗豈無統而不可約束者哉至於銅仁事勢頗異恭是該府原是改土為流無屬縣以長官司為屬禍雖由於長官衰弱不能鈐束各苗亦從前有司不能撫綏所致然二司苗不盡叛也且如錢糧一事叛苗不納以逋欠責之見尸逃亡責之土官平頭長官至掣印以逃而二司逃民散在清浪平溪思州馬口黃道施溪等處無慮數千傭賃饑殍願歸本土若蠲其逋負于中選強壯者為兵量給之食聚為屯堡舊材舊田漸次經理其利倍于客兵而各叛苗亦可馴服矣茲非處苗之正法乎嘗聞楊僉憲云苗地縱橫不過百五十里苗不及數千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九十一

敢屢拒官軍荼毒生民數年無如之何者奸民挾住土官交通盡之矣有奸民為之耳目故出則必有所獲有土官為之窩容故敗則必有所歸知乎此則可以論苗矣

恭虞安商疏 巡撫江東之 為土司納賄極要遂至戾法無君懇乞 聖明查究長惠原由以清治本以消亂萌軍臣奉 勅 巡撫貴州未任之先已識貴州漢少夷多詢寡兵微土商為慙憲法陵夷其來久矣及臣到任宣慰安疆臣宋承恩來見臣詰問西人向所奏事情其一係宋承恩與教官熊夢祥爭禮曾經提學道僉事沈思克處分已心平無異說矣因安疆臣聽奸撥置欲禍其洪邊庄田及巴香馬頭地故代為申奏其一辯復貴竹司臣詰之曰貴竹司改新貴縣隆慶二年初議陸年屬貴陽府徃牒俱在會典可證汝父安國亨不言於查議之初汝乃言於三十年 制定之後何也安疆臣曰疆臣年幼未知諸宗日知之明日帶宗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九十二

百人泥於底臣諭之曰汝輩敢謂貴竹司之改縣為 皇上變亂祖制也洪武年間止壹宣慰司有布政使司自永^十一年始汝將謂 成祖皇帝為變亂 祖制乎程番十七長官司之政府自成化七年始都勻和永水長官司之政府自弘治十七年始凱里安撫司之改屬衛自嘉靖九年始汝又將謂 累朝皇帝皆變亂祖制乎貴省府衛并州縣俱係土司改置其子孫為流官各奉法無越志汝欲廢新貴縣將舉貴州而胥為夷也我 皇上聖德當陽 國家氣運方盛安得妄興此念諸宗日曰不敢惟擬安國貞當令上班臣曰此爾夷家事須靜聽處分無擅興兵甲諸宗日唯唯而退當初 奏之時兵部尚書石星有啟 君之心體國之念

當折之曰、前王所制即為律、後王所行即為令、新貴縣名、今皇
上所命貴州縣治、不獨改一貴竹司、明旨一日之未下、則新貴
縣治一日之猶存、新貴縣之人戶錢糧歸、天子之版圖誰敢得
而霸徵之、新貴縣之縣丞主簿為、天子之命官誰敢得而更置
之、即可以落奸人之膽而廢其和謀矣、奈何石星之言曰、該屬貴
陽府者方屬貴陽府、該還上司者還歸上司、又曰、考其創設之規
及今日削弱之狀、復疏止於陸詒無一字、非為安疆臣計也、是以
諸宗目心服臣之言、實則倚石星之勢、陛下未嘗有棄新貴縣
之心、安疆臣已成其奪新貴縣之謀、撐殺其人、丁霸徵其差銀、縣
丞宋顯印隨居大方、安疆臣喜而藏之、雖拜牌拜表而不出、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九十三

簿寄國梁願效忠、天朝安疆臣以為恨、伏兵二千於省城之外
欲伺其出而殺之、舊年誘致司而挾之以兵、遂捏向承祖等申
文以欺侮、天聽且謂、高皇帝為之震怒、天地為之昏慘、文移
肆無忌憚、不知有法、不知有君、近日候威清道副使林喬楠舉
節道僉事方萬策報稱安疆臣與兵數萬、砍折安邦父屍、掘其居
地三尺、大掠一百五十餘寨、流毒安順鎮寧二州、殺傷良民焚燬
官廨、俱有實証、臣遣官禁諭、依前對臣之言曰、疆臣年幼不知且
身羈採木、其狡猾閃爍如此、非安疆臣之能昏陳思教之也、安疆
臣所屠橫豎數百里、擄兵數拾萬、其祖宗自漢唐宋元以至今日
所遺金銀堆積如山岳、國家所未有之富、閩省土司所未有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強、海內皆知之、石星憐其削弱、臣不知其何心矣、陳思王嘉猷等
初謀以為幼主安靜、則彼享其富、吾輩何利於此、倡恢復之言以
順適其欲、彼將不惜結納之費、而可以坐分其有、如先特安國亨
結首相張居正、得其盡容供奉、撫按莫不凜凜、今石尚書有路可
通、因而得復拾司、從此可圖伯業、安疆臣遂遣走、京捷士多齎
金銀、未必盡輸石星之家、所求於石星之復疏者、已大憚安疆臣
之願、陳思因此稱首相、拜軍師、石星遂蒙不疑之衣、夫砥礪名行
者、不以利汙義、如土司楊燧賄僉事梁銓、則揭之臣、所以明不汙
安疆臣、則副使林喬楠、則揭於通衢、以拒之、石星曾二臣之不若
乎、臣之所不敢信也、三年以前、安疆臣猶知敬慎、自石星復本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九十四

後、遂謂石尚書許我恢復、大張惡焰、是以貴州萬口莫不指石星
之復疏而唾罵之、臣不能為石星解也、安疆臣欲復貴竹司也、便
欲棄新貴縣以徇之、使鎮遠思南等司皆欲復其故也、將盡棄一
省以徇之乎、陳思不過假虎之狐狸、安疆臣一當場之傀儡、石星
負節氣、登樞筦、乃陳思之不若、陳思欲為安疆臣開土地、石星則
欲、陛下憂土地矣、陳思欲為安疆臣增戶口、石星欲為、陛下
損戶口矣、陳思欲用夷變夏而改流為土、石星不能用夏變夷而
改土為流、石星納安疆臣之賄、欲改易、會典以增其拾司之全
不念、皇朝一統之盛、而自削版圖、思使有無縣之省、由其謀不
足以尊、君而每至於辱、君才不能以禦亂、而常至於釀亂、西

南之夫從此多事臣不曰陳思王嘉猷而曰石星也夫抵夷司之於流官有二端非納賄以結其歡則以激變挾之若臣彼不敢以賄至恐以為教臣謂馭安疆臣無難事有三策焉初不法則念安疆臣之年幼許其自新即陳思王嘉猷不遠加誅苟能改行從善則錄其輔導之功而宥其撥置之罪可也再不法則照先年處安國亨故事革其冠帶責令縛獻奸徒不得以死屍抵塞俟其懲創而後復之可也三不法則撫按廉其惡狀開具奏聞率三省之兵以攻其外調各土司忠義之兵以攻其內裂其土地而分之絕其世爵可也今安疆臣未奉明旨遽霸新貴朕臣欲實安疆臣人何年幼不知取其回文徒增陳思一番誑訕行布按二司拘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九十五

思王嘉猷而密建縣始末以便題復以完考成安疆臣藏匿不發先按臣及爪安疆臣不服考察今不服臣查勘皆恃石星而為之石星之誤國家豈鮮眇哉臣與石星素稔今日之事寧負石星不敢負陛下故據實陳之伏乞勅下兵部令石星有則痛加省改無則益罵忠貞察夾情之二端採愚臣之三策安疆臣雖係初犯恠惡異常當酌議停安上請聖裁勿文前疏之過以長土酋之惡從此天子之餘威遠振疆臣之亂萌潛消廢幾哉石星失之東隅收之秦偷也再照藩封為天潢之派來京之使尚不敢頽安疆臣恃其富強選一番校士無月不走輩殺之下志將何為更勅下五城御史并錦衣緝官校嚴行緝拏是亦

塞官和之念以示廉遠之尊矣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內該都察院題覆奉聖示是着巡按御史審究具奏欽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九十六

議處烏撒疏 巡撫江東之 為逆犯投降 國體既正懇乞
聖明斷立後以靖夷方專責成以杜後患事臣聞無所解於心者
父子之親無所逃於天地者 君臣之義臣請以 君臣之義責
阿備之要 君以正今日之罪以父子之親責安紹慶之庶子以
杜後日之亂額 陛下俯垂察焉夫安雲龍為烏撒土知府祿星
之子安紹慶其親弟也女效良其親姪也倫序甚明詳見川雲撫
臣疏中無俟臣贅咀舊一名安雲翔為安雲龍室弟名位素卑諸
日不服其父且自言之是咀舊之不能立也明矣安國正謀殺安
雲龍其妻龐氏遂與安國正為夫婦勢必殺親子以媚姦夫真夷
狄而大姦也使龐氏尚在國正有子難免篡逆之謀况遺腹未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陞 九十七

真乎是官保之不當立也又明矣咀舊不能立官保不可立繼雲
龍而為之後者舍安效良將奚之為阿備者指龐氏之苟合發其
以妻謀夫之罪舉安雲龍之親派正其以侄繼伯之倫明白中訴
豈非義舉乃稱結雷益州而擅興兵甲把擁安效良而坐據益倉
以防求為可做以 君命為可挾是臣之所不耳也人孰不欲其
子之富貴謂安紹慶獨與非人情矣乃謹然諾於雲南謀干戈於
貴州陰與阿備為一陽與父子為二陸歲嬰孩非安紹慶託之於
阿備抑阿備為之而進乎是臣之所不解也臣於履任之初即行
罪節道僉事方萬策檄諭安紹慶縛獻阿備不蚤自為計阿備所
犯之罪異日皆安效良之罪奈何以月已叛逆而欲要 君命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榮也不數日四川撫臣譚希思移咨到臣亦責安紹慶縛獻阿備
與臣不約而同矣臣檄行貴寧道參議來經濟威清道副使林喬
楠畢節道僉事方萬策同四川都司淡章往烏撒地方查勘阿備
等夷情今據三道回申十二月初十日安效良率阿備并海濟等
百餘人投見北面望 闕行五叩頭禮畢恭道責之以西圍鎮城
屠劫官道阿備以為讐口詎責以初獻其夾殺死龐胤等而遍
地橫屍烏撒額糧升合不納而一軍枵腹阿備俯首無辭但稱從
今洗心投降願完納錢糧輸辦館馬其雲翔與效良為叔侄撫院
請立為答應知府崇夷已立為耆老管事男婦數百名口隨雲翔
官屋居住效良不敢加害等語在卷據其投降情狀其心尚懼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陞 九十八

言頗遜若重慶阿備殺降為不祥舍安效良而議國正之後長淫
篡之風為不義是以川雲撫臣請定效良之立致有今日阿備之
降不動聲色而潛消亂萌二臣之有功於 國家大矣臣因阿備
之降而後議效良之繼僅能為 朝廷存體面非因二臣於先臣
將無以成之於後是則臣之罪也臣猶有懼心焉安紹慶有雷益
矣有益倉矣又有烏撒府矣土地日廣兵甲日多土夷之賄交勢
合者日益盛使阿備暫歛戢於效良未繼之先益猖狂於效良既
繼之後不但鎮雄之舊人無唯類且烏之軍民無寧期四川遠在
二千里外誰能挽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雲南惟見安紹慶之
恭順不見貴州之蹂躪將談笑視之不震於貽遺恤震於其隣哉

五四五

臣竊謂慈父之於幼子痛癢相聞則安紹慶之於阿備肝膽相照阿備既為安效良出死力安紹慶必能制阿備之死命以阿備之驚驚而前倨後恭無非為安效良謀也則皆安紹慶意也嚴阿備之羈縻而慎終如始非孺子能也則尤安紹慶責也於阿備治之以不治出自 陛下宥過之仁非臣所敢必於安效良繼其所當繼出自 陛下繼絕之恩非臣所敢與臣一念大馬之誠惟願陛下矜憐荒微之殘民俯 賜禁暴之嚴旨繼子既定罪有攸歸安效良十五歲以前阿備弄兵罪在安紹慶安效良十五歲以後阿備弄兵責在安效良阿備能改而先以兵加之者罪在起釁之家阿備不悛而復以兵助之者罪在濟惡之人阿備得從末減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九十九

長敢有效尤或以忿兵或以貪兵侵擾蒼赤者不得援例治以不赦之罪容臣等分別輕重奏 請降削如以其祖功不可泯選其族之賢者而更置之庶幾 國有天威人無越志雖夷方共知有君臣之義不敢一逞以試法雖安紹慶亦得以全父子之親不致兩敗以傷恩軍民幸甚地方幸甚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該 兵部題覆奉 聖旨是

屯田議 提學謝東山 貴州各衛旗軍上糧屯田俱各八畝會計口食則總旗十六畝小旗十四畝軍人一十畝皆得計其子粒之輸以克月糧之入故旗軍缺一名則一名之分田有在屯田遺一分則一分之花利猶存往以逃亡者雖缺而解發者當補故遂忽而置之及今逃亡益多解發益寡而遺田益衆管屯人等遂有歲收常貨以致家成鉅積者矣侵占田土律有明禁侵漁之盜可不亟懲合無通將貴州合屬逃故屯糧旗軍遺下無糧口食分田悉數清查果有山水湮塞無憑開墾量行減免餘皆召佃于人歲收其入貯該衛倉庫以備荒歉處濬聽令于內照數支給而無田窮丁分毫不許浪派新軍解伍倘有派撥隨扣減其見剩之數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一百

為定規登之冊籍責令布政司隨時稽考如有占怯不發侵玩如故者即行從重參究庶幾人知遵守弊可永清而遺屯軍伍有一舉兩濟之利矣

議處五開流畧 湖廣巡撫陳省 一議兼即轄以馭軍民查得楚中各府衛同城者凡衛官賢否官舍襲替官軍俸糧屯糧完欠皆聽府官填勘最惟以故事體維繫惟黎平府與五開衛同城則不然蓋府屬貴州衛屬湖廣不相干涉以故款頭人等每相犯侮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以兩省府衛同處一城本以防範合無俯照臣領 勅諭統轄該府事例亦聽辰沅兵備道統轄五開衛官員賢否官舍襲替官軍俸糧俱經該府填註勘結查覈督催呈詳該道轉詳方准施行辰州府不得干與凡事干軍民者仍與參將協心秉公查處不許自分彼此如此庶府衛聯屬文武並飭一議移參將以便彈壓查得守備之駐五開品秩未崇人心玩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苑

百一

參將則體貌稍隆威權自振合無行令本參聽其帶領募兵移駐五開衛凡各邊衛一應事宜悉聽料理俾彼宣布威令以輯衆心奮揚威武以懾衆志事干軍民者與黎平府掌印官協心計議共圖保障之方永消鴛鴦之孽庶地方可獲救寧矣 一議改通判以司糧餉夫糧餉乃官軍所資以為命者必支放以時斯軍士得需實惠今查五開等衛遠餉皆解沅州專令辰州府遣糧通判駐劄該州管理支放各衛請給則自衛歷清而抵沅該道給發則自沅歷清而抵衛山關險峻道遠迢迢合無將通判移駐靖州而以五開銅鼓等衛之近靖州者應支糧餉改貯該州專聽本官催督給散每雙月各衛請發格眼簿照式開填明白送道轉發本官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數見在官軍的數呈詳批允行州支出餉銀鑿分零碎包封本官親詣各衛會同掌印官唱名給散其五開一衛仍要會同黎平府掌印官查覈公同支放永為定規如此庶官軍俸糧常充永免跋涉之勞可戢侵漁之弊矣 一議重事權以便制馭照得黎平府與五開衛同城事體閼涉合無將黎平改為軍民府換給印信以五開衛所軍舍聽其專制俾有司軍衛咸為一體地方庶永輯寧再照楚省湖北及柳桂地方屬之貴州南贛燕制該道府州縣官員賢否同聽甄別奉刺今黎平府既屬辰沅兵備道統轄而五開衛又屬該府專制多相閼涉似應比照前例將該府屬官員賢否亦聽臣等一體甄別奉刺勸懲庶邊方之臣賢者知所奮勵而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苑

百二

肖者亦知警畏矣 一議酌調遣以免騷擾照得永順保靖二司先年浙直倭寇擾攘當事議調其兵征剿繼此一遇有急動輒思調二司土兵即臣向未親臨其地亦以二司謂足恃力乃今則見有大謬不然者緣二司徒有虛名原無實兵如遇奉文調取則於鎮溪等司轉募每兵一名給與二錢銀替一杖取數以應出門即有行糧沿途又有犒賞官府之費既已不貲乃苗民之性鴛鴦難馴沿途劫掠生事莫敢誰何且俾苗夷深入腹裏習見舉措虛實致萌輕視之心起垂涎之念此則決不容復踵往轍者也合無今後各省凡有寇攘不許議調二司土兵如貴苗煽亂勢至猖獗聽該省撫臣會臣衙門題報聽臣調發見募精兵策應再不足用則

五四七

調取鎮溪等所勇悍慣戰之兵互相夾剿其永保之兵亦不輕擅調取致滋擾害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三

募勇守城議 思州知府蔡懋昭 本府設在萬山之中溪洞深阻南與邛水天柱相接北與烏羅提省相聯中多路徑皆係生苗出沒其間自正統十四年被奸糾引苗賊入陷以後為苗所窺間嘗竊發受害頗仍良由武備弛而兵力寡也查得洪武二十五年設有思州守禦千戶所而千戶以土人為之至洪熙元年革去千戶改為正副長官守禦遂廢後因殘破又議調平清偏鎮四衛官軍共一百六十九員名赴府防守至萬曆元年復又撤去今雖召募練兵一百二十名每名月給銀一錢八分米三斗把守關隘然亦生苗等耳非久安長治之術也舊額土兵一百二十名每名月給銀四錢五分以充守禦然皆柔懦不堪惟供看門提鈴更夫吹手等役而無衣甲武勇之具以此因循怠玩屢遭失事合無比照各府事規量募壯勇藝能之兵五六十名月給工食銀玖錢專令習熟鳥銃快鎗弓弩長技以壯武備庶平居有足制勝聞警不致張皇城社人心均有利賴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四

烏撒衛志

嘉靖十三年巡按御史王杏條陳軍民利病一款嚴督襲以杜亂階貴州各府司土官不由出身正路亦無考校功能但以先人舊勞世授其官得之亦甚易矣惟於承襲之際有司查勘其宗枝來歷保稱無礙然後取其供結申之藩省轉行各該守道就近查勘無礙然後呈請撫按查實行令起送赴部覆查審勘相同然後題授官職仍令親自叩頭謝恩若是則土官各知感激皆曰是官實朝廷親授我必將思前日之難而且戒且阻其於子孫亦勤世教以期不累於保送於綏德之中寓以懷威之意此良法也嘉靖六年巡撫熊一英奏開納粟冠帶辦事之例累：度衡襲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五

真偽莫辨豈知官職所以取信於夷民者以有該部憑劄也不給憑劄而可以授官是銓註之權不由部司而襲授之徵止憑冠帶凌借之端自此始矣近如土舍宋宣于駐石頭榮寺潛據固寨冠裳戎博蓋其始也援例冠帶其中也私自冠帶其究也借據地方皆自納粟之例啓之耳今後不許再開此例庶國法昭明舊典復而土官自潛消其不軌之心矣

洪武十五年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以烏撒烏蒙芒部東川四府地近四川奏改隸四川布政使司從之

嘉靖七年兵部尚書伍文定以四川宣慰司孺子楊友楊愛互爭地方歷三十餘年訟牘未絕奏將愛見管地方分置凱里安撫司

改屬貴州從之。劾聞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乃若漢其群斷其臂

而少其力又取夷之微權也本衛地方接連雲南通省皆古西南夷地今中國所以能通雲南享彼貢賦之利者以有貴州東西兩路耳洪武間以西路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四軍民府及東路普安州俱屬雲南蓋未之深思耳何也東路普安州之盤江西路烏撒府之七星關河皆入滇門大洪流巨浸誠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萬一雲南有變據此二險是無雲南矣傅穎川有見於此奏以四府改隸四川永樂間又以普安州改隸貴州是撤雲南之藩籬啓其門戶以延中國使節冠蓋矣此守在四夷之一大端也原其為謨豈直一世二世之計哉弘治正德間四川播州土酋楊友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六

愛兄弟因爭土構兵歷三十餘年奏牘未結至嘉靖間兵部尚書伍文定奏將楊愛分管地方凱里等處增置凱里安撫司改隸貴州是又渙其群斷其臂而少其力之意也此其為謨將不在傅穎川伯仲間耶此尤經畧者之所當知也

永樂五年六月改交趾龍興府為鎮蠻府建興府為建平府天長
府為奉化府新興府為新安府國威州為威蠻州宣光州為宣化
州上福州為福安州安邦州為靖安州日南州為南靖州布政州
為政平州明靈州為南靈州龍眼縣為清遠縣安世縣為清安縣
應天縣為應平縣山明縣為山定縣上福縣為保福縣龍潭縣為
清潭縣丹鳳縣為丹山縣龍拔縣為隴拔縣天施縣為施化縣古
戰縣為古平縣統兵縣為統軍縣佛誓縣為善誓縣天本縣為安
本縣獨立縣為平立縣黎家縣為黎平縣御天縣為新化縣費家
縣為古費縣安邦縣為同安縣安興縣為安和縣茶龍縣為茶清
縣杜家縣為古杜縣上路縣為路平縣上福縣為福康縣布政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七

為政和縣御家縣為古鄉縣左布縣為左平縣世榮縣為士榮縣
餘仍其舊 定交趾所隸州縣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
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州又安順化總十五府以威蠻福
安三帶慈廉利仁五州隸交州府本府親領東關慈廉二縣威蠻
州領山定清威應平大堂四縣福安州領保福美留清潭三縣三
帶州領扶隆安朗扶寧安樂立石元郎六縣慈廉州領丹山石室
二縣利仁州領清廉平陸古榜古者古禮利仁六縣以嘉林武寧
北江三州隸北江府本府親領起類嘉林二縣嘉林州領安定細
江善才三縣武寧州領仙遊武寧東岸慈山安寧五縣北江州領
新福善誓安越三縣以諒江南策上洪三州隸江府本府親領

清遠古而鳳山那岸陸那五縣諒江州領清安安寧古隴保祿四
縣南策州領青林至靈平河三縣上洪州領唐安多錦三縣以洮
江宣江沱江三州隸三江府洮江州領山園麻溪清波夏華四縣
宣江州領東欄西欄虎巖三縣沱江州領隴拔古農二縣以長安
州隸建平府本府親領懿安安本平立大灣望瀛五縣長安州領
威遠安謨安寧黎平四縣以東潮靖安下洪三州隸新安府本府
親領峽山太平多翼阿瑰西閣五縣東潮州領東潮古費安老水
棠四縣靖安州領同安支封安立安和新安大清萬寧雲屯八縣
下洪州領長津四岐同利清沔四縣以快州隸建昌府本府親領
俸田建昌布真利四縣快州領仙呂施化東結芙蓉永潤五縣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八

美祿膠水西真順為四縣隸奉化府以清化愛九真三州隸清化
府本府親領古騰古弘東山古雷永寧安定梁江七縣清化州領
俄樂細江安樂嘉江四縣愛州領河中統寧宋江支俄四縣九真
州領古平結悅緣覺農貢四縣以新化迤河古蘭神溪四縣隸鎮
蠻府七源上文下文萬崖廣源上思朗七州隸諒山府本府親領
新安如放丹巴丘溫鎮夷淵董七縣七源州領水浪琴脫容披平
六縣上文州領杯蘭慶遠庫三縣以政平南靈三州隸新平府本
府親領福康衙儀知見三縣政平州領政和古鄧從實三縣南靈
州領丹喬左平夜度三縣以演州隸演州府演州領千久芙蓉美
留瓊林四縣以南靖驢三州隸又安府本府親領衙儀玉祿古杜

支羅直福土油偈江土黃八縣南靖州領河黃碧石河華奇羅四縣驪州領石塘東岸路平沙南四縣以順化二州隸順化府順州領州物巴閩利調安仁三縣化州領利蓬士榮乍令恭偈思容蒲苔蒲浪七縣改太原等五鎮為太原宣化嘉興歸化廣威五州直隸布政司太原州領富良司農武禮洞喜永通宣化美石大慈安定感化太原十一縣宣化州領曠當道文安平原底江收物大變揚乙九縣嘉興州領龍蒙四忙三縣歸化州領安立文盤文振水尾四縣廣威州領麻籠美良二縣設交趾布政司永盈庫交州府醫學僧綱司瀘江驛豐盈庫永豐倉建平府永盈庫常豐倉三江府豐濟倉嘉林州儒學交州北江諒江建平四府稅課司福安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九

帶慈廉利仁嘉林武寧北江宣化八州稅課局應平大堂山定清威武寧細江善才武寧東岸青林至靈平河古勇清安太平多翼河現西閩長津同利二十縣稅課局多錦縣之麻浪保祿縣之下昌唐濠縣之金縷唐安縣之司王峽山縣之峽山五稅課局北江府并三帶州之長江慈廉州之上古利仁州之養頑宣化州之長江慈廉縣之兵神大堂縣之江潭山定縣之山定清威縣之清威唐安縣之涇哈清遠縣之翁羅安謨縣之安謨海口東結縣之車粟口膠水縣之圓光古勇縣之粉池平河縣之凍美安老縣之古齋場支封縣之阿曠社四岐縣之四岐社域箇婁社安定社河泊所凡二十一慈廉縣之婆加應平縣之三汊河大堂縣之三江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場津橋芙蓉縣之河魯口唐江橋扶隆縣之江口鎮扶寧縣之圍山鎮立石縣之車朗鎮丹山縣之喝江口清廉縣之涇崧平陸縣之寧江古榜縣之泡橋永江口嘉林縣之三江口汊上究蘭青林縣之平灘江口至靈縣之古法渡平河縣之多魚海口堆海口安鋪江口多錦縣之阿宰江口山園縣之陳舍麻溪縣之花原山夏華縣之蕩灰東欄縣之古雷江口西欄縣之軒閩虎巖縣之三峽江口隴拔縣之費舍古農縣之洒舍懿安縣之路沛江大津縣之大安海口安寧縣之山水江恭平縣之生藥山江安謨縣之神扶海門太平縣之唵江多閩涇口多翼縣之粟江河現縣之支隆渡西閩縣之支來庄東潮州之天廖江屯山古費縣之扶帶社海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十

安老縣之安老海口多混海口同安縣之同安海口支封縣之多俚社海口安和縣之小白藤海口長津縣之波了社四岐縣之域箇婁隊油江隊祝水隊同利縣之多七俸田縣之俸田建昌縣之黃江口真利縣之海門東結縣之車粟口美祿縣之寧江口西真縣之帶江口順為縣之阿江口會江口膠水縣之添福海口膠海口收物縣之石恩鄉大變縣之北果橋當道縣之蘭社文安縣之渭隆江口平原縣之北衙底江縣之錫山鎮巡檢司凡六十七清廉縣之姜橋保福縣之保福嘉林縣之嘉林武寧縣之市橋平陸縣之永安黎平縣之生樂保祿縣之芹站馬驛凡七交州府之瀘江武寧縣之市橋保祿縣之芹站及雞陵丘濕運運所凡五石室

五五一

縣僧會司交趾監課提舉司廣益大黃二場監課司改難陵關為鎮夷關 癸巳設交趾交州左右等衛指揮使司勅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及兵部尚書劉儁曰交趾城中立交州左右中三衛富良江北立交州前衛昌江丘温各立衛市橋監留關各立守禦千戶所市橋以兩所守之 十一月丙寅設交趾三江清化又安新平順化五衛及演州南靖二守禦千戶所 十二月己丑交趾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奏請於原設七衛之外再撥官軍五千六百人設交州後衛又請設鎮夷諒山二衛及增設十五千戶所該用官軍二萬二千七百有奇悉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百十一

六年正月戊辰設交趾太原嘉興廣威天關望江臨安新寧七鎮金場局各置大使二員副使四員又選授知州知縣二十一員每鎮三員提督開辦又以知府二員總督令禮部鑄印給之 二月己丑交趾按察司僉事劉有年言交趾舊設諸州多不親民而於增置交州左衛之中右中三衛及交州中右前中後三衛及昌江丘温各立守禦千戶所中右中三衛及交州中右前中後三衛及昌江丘温各立守禦千戶所附郭置縣理民事請如內地以州管民而革去附郭縣從之 甲辰設交趾按察司之山南山北海東海西四道分司 六月新城侯張輔言交趾平定開設諸衙門朝廷遣使及諸司奏報皆須驛傳宜於廣西桂林柳州南寧太平等府增設水馬驛一十九自桂林府東江驛至思明府憑祥縣新舊馬驛共三十有一其驛道遠

者宜設中站南寧府至龍州等驛水道差遠宜增驛舟并置運所又言交趾舊太原等五鎮已改為州餘天關等十三鎮未改上命所司志准行之 己丑吏部尚書零義等同六部尚書奏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趾建設軍民衙門總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 是月築交趾都司及清化衛城交趾前後昌江丘温等衛市橋監留關等千戶所各置排柵 九月己卯陞交趾太原州為太原府宣化州為宣化府改宣化州稅課局為稅課司設太原府稅課司革威靈州之山定縣福安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百十二

保福縣三帶州之扶隆縣利仁州之清廉縣慈廉州之丹山縣嘉林州之安定縣武寧州之仙遊縣北江州之新福縣諒江州之清安縣南策州之青林縣上洪州之唐濠縣洮江州之山圍縣宣江州之東欄縣沱江州之龍拔縣長安州之威遠縣東潮州之東潮縣靖安州之同安縣下洪州之長津縣以其地各入本州改扶隆縣之江口鎮巡檢司隸三帶州清廉縣之涇餘巡檢司姜橋馬驛隸利仁州丹山縣之喝江口巡檢司隸慈廉州保福縣之保福驛隸福安州山定縣之稅課局及山定河泊所隸威靈州清安縣之稅課局隸諒江州青林縣之稅課局及平灘江口巡檢司隸南策州唐濠縣之金縷稅課局隸上洪州山圍縣之陳舍巡檢司隸洮

江州東欄縣之古雷江口巡檢司隸宣江州隴拔縣之費舍巡檢司隸沱江州東湖縣之天廖江屯山巡檢司隸東湖州同安縣之同安海口巡檢司隸靖安州長津縣之稅課局及波了社巡檢司隸下洪州設北江府常儲倉新安府常積倉諒江府常益倉各置大使副使一員 庚子設交趾各州縣巡檢司三十七所清化府二十六巴龍閩洛河洛閩克山閩隸古雷縣巴禮涇口隸永寧縣箇勾歷閩巴寧閩究冊閩隸磊江縣險石閩清都鎮隸安樂縣蒲巴隣閩絹棍閩隸細江縣色下閩玉局閩消忙閩俄樂閩隸俄樂縣靈長海口靈長渠口隸河中縣支俄渠口隸支俄縣典史海門隸九真州濠渠口沉渠口隊隸結悅縣布衛海口隸綠覺縣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百十三

翁閩立閩黑閩隸農貢縣諒江府一三江口隸清遠縣三江府一洞淋岩隸夏華縣北江府二石神隸嘉林州小江橋隸東岸縣建平府二巴辣口屯隸安本縣虎河隊江口隸安謨縣建昌府一三江口隸芙蓉縣宣化府一閩濠隸曠縣廣威州三多隘可濠隸本州八圭隸美良縣 置交州後衛三江衛二經歷司經歷各一員增置雲屯市舶提舉司提舉吏日各一員設新平順化二市舶提舉司雲屯新平順化三抽分場宣化府銀場局司置提舉一員副提舉二員場局置大使各二員副使各四員 七年正月甲子設交趾清化府之廣儲倉丘溫縣之丘溫倉雞陵縣之鎮夷倉岳江縣之牛鼻閩古弘縣之會潮海口支俄縣之支

隆海口神投海口綠覺縣之天甲海口廷河縣之徑農江口古蘭縣之緞口大全江口雞陵縣之鎮夷閩淵縣之坡壘閩水浪縣之博花江口應平縣之寧橋雲屯縣之雲屯快州之阿魯口十四巡檢司交趾監課提舉司之安老安和支封同安四場監課司永寧縣之屢柳宋江縣之可屢三馬驛丘溫縣之丘溫董縣之董站雞陵縣之池歛三驛水浪縣之稅課局 乙丑併交趾上文州之庫縣入本州慶遠縣入柘蘭縣七源州之披縣入本州容縣入脫縣平縣入水浪縣 日甲九月乙酉設交趾諒山北江建平三府及歸化南策二州并雞陵董淵黎平武寧保祿平陸七縣醫學監課提舉司之支俄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百十四

羅丹夾三場監課司歸化州稅課局石原閩巡檢司以交趾太原鎮金場局隸太原府嘉興鎮金場局隸嘉興州廣威鎮金場局隸廣威州初設太原等七鎮金場局未定管屬至是布政司言天閩等四鎮蠻人寇亂道梗不通太原等三鎮金場局已行開設宜各有所隸故有是命 八年七月己卯設交趾奉化清化二府稅課司諒江三江清化三府并快州之醫學北江府之市橋倉諒江府之芹站倉奉化府之廣積倉三江府之豐盈倉三帶州之長江歸化州之石原安立縣之茂阿朱貴文盤縣之忙梳文振縣之文盤甘棠水尾縣之水尾巴羅九馬驛三江府之三江洲江州之陳舍夏華縣之夏華三水

驛清化府之古刀鎮、安謨海口、小安海口、大江海口、安寧縣之屯、蓬江口、峽山縣之柳園屯、太平縣之太平海門、水崇縣之都埋社、萬寧縣之阿葛屯、同利縣之爭江屯、廣源州之寨麻、十一巡檢司、愛州之赫市、古弘縣之大拜市、及七源歸化二州文盤、文振、麻籠三縣七稅課局、併愛州之支俄縣、九真州古平縣、清化州之細江縣各入本州、其支俄縣之支隆海口、神投海口、支俄渠口、細江縣之蒲巴鄰關、緝槐關、五巡檢司、各隸本州。十二月己亥、設交趾三帶州之長江、安樂縣之安樂、沱沱州之江口、麻籠縣之真那社、四巡檢司、北江府之常盈庫。

九年四月癸卯、改交趾諒山府、雞陵縣為鎮、夷縣、雞陵、遮運所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百十五

鎮、夷、遮運所、丘溫縣之丘溫倉、隸本府、七源州之坡壘、關、延檢司、隸淵縣、水浪縣之博花江口巡檢司、隸七源州、上思朗州為上思郎州、下思朗州為下思郎州、古藤縣為古藤縣。以瘴癘徙交趾鎮、夷、關於松嶺高爽之地。五月丁卯、設交趾鹽課提舉司、之通濟、鹽倉、諒江府、古隴縣之小關巡檢司。八月辛丑、徙交趾昌江衛於昌江橋、立諒江府治、反市橋守禦千戶所於塔山。乙卯、併交趾靖安州之大瀆縣入新安縣。十一月己巳、設交趾寧化州、領赤土、東來二縣、直隸布政司、設武禮縣之平隆巡檢司、新安府之廣盈庫。

十年五月乙酉、設交趾大營縣之北哈漢、籠縣之谷冊二巡檢司。

六月丁丑、設交趾諒江州次五社巡檢司。七月癸巳、設交趾政平州之瀾淪海門、瓊林縣之芹海門二巡檢司。九月乙酉、設交趾永通縣之那奴村巡檢司、古隴縣之小關驛。

十一年六月乙亥、置交趾廣威州、澄冊、故冊二巡檢司。

十二年三月庚子、設交趾升華、思義四州、俱隸升華府、在化州以南、統黎江等十一縣、蓋黎賊所取占城之地、而以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銘為守、及帥等叛、占城仍遣人守之、至是叛賊就禽、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同黔國公沐晟計議、復建四州、承制投降人阮堯揚、夢松、范公議、阮儉為知州、胡文、張原、汪武、征、范昉為同知、仍以書報占城王、使知建置之故、備其事來聞。皇太子從之。六月庚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百十六

戌、置交趾又安、新平、順化三衛、演州守禦千戶所、又安衛南靖守禦千戶所、時總兵官英國公張輔、以四府與老撾占城、邊蠻接境、土地廣遠、夷民繁夥、宜有控制、同黔國公沐晟議、請於各府置衛、所藉土軍、以土官指揮千戶、理其事、仍請給印信。皇太子從之。

十二月庚寅、設交趾寧化州、瓊縣巡檢司。

十三年四月壬申、設交趾濱州府之葵州、又安府之茶籠、玉麻二州、定升華府之升華、思義四州、所隸縣、升州、領黎江、都知、安備三縣、華州、領萬安、具、禮、悌三縣、思州、領持平、白鳥二縣、義州、領義純、鶴、杯、漢、綿三縣。五月甲辰、設交趾三江府稅課司、沱江、東潮二州、并清波、麻溪、夏華三縣、五稅課局、太原府廣積、庫利、仁縣之

涇濠江上思卽州之通廣新化縣之司岡江口揚舍社三巡檢司
華諒山府水浪縣稅課局八月丙戌徙交趾新安府治於鎮夷
衛城內改南策州并至靈縣隸之以多翼太平二縣隸鎮蠻府初
南策至靈隸諒江多翼太平隸新安至是交趾布政司言南策至
靈近新安多翼太平近鎮蠻改隸為便鎮夷衛正在南策至靈之
地宜移新安府治於鎮夷城內為便上悉從之丁亥併交
趾清化府之古弘縣入古藤縣愛州之河中統寧二縣九真州之
緣覺結悅二縣各入本州諒山府之新安縣入丹巴縣如教縣入
丘溫縣董縣入鎮夷縣七源州之水浪縣入本州琴縣入淵縣上
文州之杯蘭縣入本州新平府之知見縣分隸衙儀福康二縣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百十七

平州之古鄧從府政和三縣南靈州之卅裔縣各入本州夜度縣
入左平縣利仁州之古禮縣入本州古榜縣入平陸縣古者縣入
利仁縣三帶州之元卽縣入扶寧縣威靈州之太堂縣入本州鎮
蠻府之新化縣入廷河縣神溪縣入古蘭縣靖安州之安立縣入
安和縣西閩縣入太平縣河現縣入多翼縣武寧州之安武武寧
二縣比江州之安越縣南靖州之河黃縣州之沙南縣各入本
州路平縣入衙儀縣建平府之平立縣入安本縣長安州之安謨
縣入安寧縣建昌府之俸田縣入建昌縣快州之苑化縣宣江州
之虎岩縣各入本州諒江府之古勇縣入清遠縣華演州府以千
冬縣入演州併演州之美蓉縣入瓊林縣華威縣利仁福安南策

諒江嘉林沱江七源八州應平清威太堂古勇平河太平河現多
翼西閩同利武寧善才細江麻溪清波夏華文盤文振麻籠十九
縣及上洪州之金縷愛州之播市多錦縣之麻浪唐安縣之司玉
保祿縣之下昌古杜縣之大拜市稅課局其宣化府之長江威靈
州之山定利仁州之養碩慈廉州之上古慈廉縣之兵神清威縣
之清威太堂縣之江潭清遠縣之翁羅古勇縣之粉池唐安縣之
涇哈平河縣之凍美河四岐縣之安定社四岐社城箇婁社安老
縣之古齋場支封縣之阿羅社膠水縣之圓光安謨縣之安謨海
口河泊所同安支俄長羅三場益課司太平縣之噶江口結悅縣
之沉渠口二巡檢司三帶州倉並革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百十八

十四年二月辛巳設交趾順為縣之僕江口水尾縣之清水江寧
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文州比江建平諒江奉化建昌鎮蠻新安
化州之鷄江口三巡檢司五月丙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
清化三江太原宣化十二府歸化寧化三帶慈廉福安武寧比江
長安諒江上洪快清化愛東潮下洪南策沱江沱江宣江一十九
州慈廉石室平陸安樂立石扶寧清潭美箇嘉林超類慈山東岸
善警細江善才大灣望瀛清遠鳳山平河保祿安寧古隴唐安西
真膠水真利布建昌美蓉東結永泗太平水崇古費安老同利清
乃至靈安定梁江麻溪清波夏華西欄安定司農永通洞毒武禮
當道文安曠揚成江乙平原收物蒙麻籠安立六十一縣儒學諒

江建昌鎮贛新安三江太原六府歸化福安慈應北江武寧嘉林
諒江上洪快東潮下洪南策沱江萬崖十四州石室應平善才安
寧平河保祿安寧唐安多錦真利布芙蓉東結峽山水崇古費安
老至靈麻溪清波夏華古農當道楊底江平原二十六縣陰陽樂
建昌鎮贛新安太原宣化五府嘉興三帶威靈北江嘉林諒江上
洪東潮下洪沱江沱江宣江十二州麻籠安文水尾蒙清威應平
細江善才望瀛大灣清遠平河唐安多錦安寧古隴順為太平真
利布芙蓉東結永潤安老水崇清沱麻溪清波夏華古農收物三
十一縣醫學新安清化太原三府僧細司嘉興廣威歸化北江長
安諒江上洪快東潮下洪靖安九真沱江沱江宣江七源十六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十九

僧正司慈應扶寧安樂立石石室清威清潭芙蓉嘉林超類慈山
東岸善善細江善才大灣望瀛安老平河保祿安寧唐安多錦順
為西真美祿真利布建昌芙蓉東結多翼古蘭延河太平峽山水
崇古費四岐同利清沱王靈安定東山梁江麻溪清波夏華古農
富良安定當道曠楊收物美良五十六縣僧會司建昌鎮贛新安
清化太原宣化六府道紀司歸化福安利仁慈應武寧北江嘉林
長安上洪快東潮下洪南策沱江沱江十五州道正司慈應立石
清潭清威嘉林超類慈山東岸善善善才望瀛安老熱平平河保
祿唐安美祿西真芙蓉東結太平水崇古費安老四岐清沱至靈
麻溪清波夏華安定當道文安曠心大曠收物三十七縣道會司

庚戌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言自廣東欽州天涯驛經猫尾
港至涌海佛淘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
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且設水馬驛傳以便往來從之於是設廣
東欽州之防城佛淘二水驛寧越涌海二遞運佛淘巡檢司靈山
縣之龍門安遷二馬驛安河格木二遞運所交趾靖安州之同安
水驛同安遞運所萬寧縣之萬寧水驛萬寧遞運所新安縣之新
安安和縣之安和東潮州之東潮三水驛至靈縣之平灘水驛平
離遞運所慈山縣之慈山水驛改交趾嘉林縣嘉林馬驛交州府
瀘江馬驛廣東欽州天涯馬驛俱為水馬驛廣西橫州州門水驛
隸南寧府設交趾新安守禦千戶所七月己亥復設交趾演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廿

州望江鎮又安府臨安鎮二金場局先是以蠻人弗靖罷二局至
是魁平復置十月戊辰設交趾安樂縣之鼻農貢縣之永通董
縣之董站三馬驛
十五年正月庚戌改交趾前演州府之葵州隸清化府五月設
北關守禦千戶所於交趾歸化州隸雲南都司設交趾東潮等
州縣巡檢司東潮州之古策江下基翁支封縣之阿羅社四岐縣
之但江善才縣之簡齊江口平河縣之麻牢江峽山縣之涇河高
靖安縣之戶陳安和縣之大隴東潮縣之新安社淡水江水崇縣
之竹洞社同利縣之婆移江布縣之語江口演州之羊變社偃江
縣之可撈江古社縣之三汭江思容縣之婆門社親安縣之脫門

海口其濱州之偃江古杜思容新安四縣民少如所設弓兵不能及數命於衛所土軍內撥補 六月丙戌改交趾建昌府永瀾縣隸本府初永瀾縣隸快州以本縣言去府近於州故也 九月丙寅設交趾又安府廣積庫衙儀縣丹哈海門巡檢司鹽課提舉司之博濟廣濟遠濟安濟濟濟五益倉南界真福千冬三塲鹽課司十六年正月己卯設交趾新安府之太平橋鎮蠻府之海潮江建平府之大安海口清化府之巴禮三江濱州之千冬又安府之明市奇羅凡七批驗鹽引所各置大使一員 八月己卯改隸交趾所屬巡檢司馬驛運所先是併省各府州縣而其所屬衙門尚未登正至是改交州府大堂縣之三江口及塲津橋二巡檢司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廿一

威蠻州利仁州古榜縣之泡橋永江口二巡檢司隸平陸縣武寧州武寧縣之市橋馬驛及運運所宣江州虎巖縣之三岐江口巡檢司各隸本州長安州安慶縣之神投海門安慶海口小安海口虎河隊江口四巡檢司隸安寧縣新安府河現縣之支隆渡巡檢司隸鎮蠻府多翼縣新安府西關縣之支來莊巡檢司隸鎮蠻府太平縣鎮蠻府新化縣之司置江口揚舍杜巡檢司隸延河縣神溪縣之古刀鎮巡檢司隸古蘭縣建昌府俸田縣之俸田巡檢司隸建昌縣諒山府董縣之董站驛隸鎮夷縣清化府古私縣之會湖海口巡檢司隸古藤縣愛州河中縣之靈長海口靈長渠口二巡檢司隸本州綠光縣之天甲海口布衛海口二巡檢司及結悅

縣之滾渠口隊限二巡檢司隸九真州 十一月癸亥置交趾丘溫衛

十七年三月癸酉設交趾諒山府及七源廣源上文下文萬崖上思即下思即九真嘉興廣威十州多翼古蘭丘溫鎮夷丹巴脫淵大蠻宣化富良弄石大慈感化永安宋江俄樂安樂十七縣儒學宣化府陰陽學僧綱司廣威州陰陽學儒學道正司萬崖州僧正司太平鎮夷二縣陰陽學太原縣儒學僧會司道會司古蘭縣儒學道會司多翼洞喜二縣陰陽學儒學道會司又安府常豐倉新平府常平倉建昌府廣平倉 四月壬午改交趾文振縣之甘棠驛隸文盤縣 八月丙申設交趾諒山府之七源鎮及三江府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廿一

歸化鎮宣化府之宣光鎮金場局局置大使二員副使四員 九月丙辰併交趾化州之利達思營二縣入士榮縣乍令蒲浪蒲營三縣入化州順州之利調安仁不蘭巴閩四縣入順州新平府之福康縣入衙儀縣南靈州之左平縣入本州又安府之支羅土油二縣入衙儀縣土黃縣入古杜縣真福縣入驪州偃江縣入石塘縣南靖州之盤石縣入本州奇羅縣入河華縣驪州之東岸縣入本州清化府之安定縣入永安縣梁江縣入古雷縣東山縣入古藤縣清化州之安樂縣入本州嘉江縣入俄樂縣愛州之宋江縣九真州之農首縣各入本州諒山府之下文州入上文州下思即州入上思即州七源州之脫縣入淵縣宣化府之文安縣入曠縣

乙縣入底江縣太原府之司農縣入安定縣洞喜縣入富良縣太
慈縣入宣化縣諒江府之鳳山縣諒江州之安寧縣入清遠縣那
岸縣入陸那縣諒江州之保祿古隴二縣入本州上洪州之多錦
唐安二縣入本州建平府之望流太灣二縣入懿安縣長安州之
黎平縣入本州建昌府之布縣入建昌縣快州之芙蓉縣入本州
東結縣入永泗縣新安府之至靈縣入南策縣東潮州之水棠縣
下洪州之四岐縣各入本州清河縣入同利縣靖安州之支封縣
入安和縣雲屯縣入靖安州三江府沅江州之清波縣入本州麻
溪縣入夏華縣沱江州之古農縣宣江州之西欄縣各入本州交
州府福安州之清潭縣入東關縣芙蓉縣入福安州三帶州之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廿二

詔縣入安樂縣扶寧縣入立石縣威靈州之清威縣利仁州之利
仁縣各入本州北江府之超類縣武寧州之東岸縣並入嘉林縣
慈山縣入武寧州嘉林州之細江善才二縣北江州之善警縣廣
威州之美良縣歸化州之安立縣嘉興州之蒙籠二縣寧化州之
赤土現二縣濱州之茶清縣各入本州華鎮蠻府為鎮蠻州以所
隸古蘭廷河二縣併入本州多翼縣入太平縣奉化府為奉化州
以所隸美祿順為二縣併入本州西州縣入膠水縣葉諒山府之
鎮夷倉諒江府芹站倉奉化府廣積倉北江府東岸縣稅課司
二十二年九月癸巳掌文址布政司事工部尚書黃福奏請設北
江州三江口至祿縣明布社二巡檢司從之

宣德元年四月己巳設文址諒山府隘留關黃站二巡檢司隘留
關舊為小閘堡黃站舊為黃站堡俱以土兵土民守之因諒山府
言其山箐險要請罷置巡檢司改民兵為弓兵故置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廿四

大率行義補交阻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為劉隱所并至宋初始討為郡王然猶控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明化功臣等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而平王奉章文穆稱安南道李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為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煚為黎李所篡李聲上表宗姓名為胡一元子登為名食詐稱陳氏絕嗣登為胡求權署國事我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懇其寬李聲乃表請迎添平還國 朝遂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李聲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備告于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使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擒李聲及其子登殺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李聲殺之甚無可繼小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 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百廿五

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為國嗚呼自秦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向交趾與馬在粵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為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類顧矣奈何世歷五代為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於夷狄之域而為侏儻蠻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禮樂以為聲名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報而終不能有成 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 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為賊聲所戕 太宗皇帝體 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送還其國賊聲乃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與師平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謹遂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為號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絕不逆黎利之詐遂為所蔽群臣屢請興兵討之 章皇帝

念 聖祖之聖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付見天日而又淪於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邇有安並于康而不及漢者以失藩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 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業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 安南疆域在秦漢為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為界欽以東海道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兩廣府界兩廣之東而思明府所屬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諸州太平府所屬龍英太平安平上下凍諸州皆與之接壤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則其要害也鎮安府所屬有歸順及下雷兩亦與之接壤二尚迤西則雲南界矣歸安之阿迷州左能寨等九長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廣西則由太平府歷龍州及憑祥縣抵其諒山府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在廣東則自欽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處至其東都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百廿六

五日程在雲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日程此中國與交南邊境之大略也

夷情論曰安南占城本漢郡也故言語文字猶通乎中國真臘
以西則皆扶南暹國所屬也自漢時僑陳如以天竺婆羅門主
之其名見於四十二章經明帝遣郎中蔡愔秦景使天竺求得
也佛與菩薩偏袒右肩其為暹國之俗可知矣佛證果曰佛女
可談云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及在廣州見呼夫天竺釋迦
番婦為菩薩蠻乃知觀世音以女證果故云爾
之所自生也佛法行於東西二洋善者若赤土瞿曇氏惡者若
羅刹鬼國化而龍之有幻術焉達摩西來傳至慧能三教入室
密授衣鉢行至康嶺有奪之者提撮不動是也佛事至今番僧
猶傳其術雖倭奴亦事佛而任僧其謂根塵寂靜心地清涼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百廿七

得本性自然極樂者薦紳喜之多棄孔顏博約之教而求徑焉
殊不知此乃吾人勦入洗心盡性之說而易其詞耳豈有番夷
海寇所習言語文字及妙於中國者哉達磨西來不通中國言
可以印心其言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反為支離又達磨傳
至六祖有祥宗金剛經是時房融知南銓寓廣州番僧持楞嚴
梵本就寺譯出而筆授之增入菩提諸義士夫亦喜觀之白蓮
教去其繁文止歌演其說以焚香聚眾稱孔雀明王其流禍惜
矣又國竟經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諸生死亦為
陽儒陰釋者所宗湖人大欽作性日照空萬障說而披猖恣
淫以死近又有立息心火以延國脉之說聖孔子四十不惑為
頑皮者與其徒拍柱打拳以為樂言之無文動不以禮一至於
此故羅整庵詩有句云不是皇天分付定中單那復有衣冠
嗟乎夷寇內訌文矣 李文鳳氏欲討安南不貢之罪

交趾西南夷

備錄

安南國古交趾也 南方先人足趾開拓而足趾是土足則相交故名曰漢武
開辟疆域其人百戰其年無異帝納項時而至于交趾莫不砥屬帝光特
中命叔父南交周成王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朝越裳即九
真也秦以交趾隸象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之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兼
置交趾刺史治龍樓麻音道陸音柳 光武中與交趾九真置守任延錫
光教其州種制為冠履始知婚娶漸立學校建武十六年女子微側
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為界相傳在欽州古森洞上有援誓云銅柱
折交趾滅交人過其下必脚土石皆墮之抵思明府南又日南郡西亦
惟二銅柱 獻帝建安中改為交州 吳孫權交州為廣州而徙交州
治龍編交州北縣西有仙山上有石室下有白瀉縣數百里有三江
集城時有龍見故以名縣晉宋齊梁陳隋並曰之唐初改南安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一

漢府屬嶺南道安南之名始此文趾即為交州分武峩州粵州
州九委郡為交州分福祿州長州日南郡為羅州分峯州陸州湯
州又有焉州峯州九一十二州漢改靜海軍分屬嶺南西道五季
梁貞明中為土索曲承美所據送款于梁得節度使時南洪擅命
嶺表遣將李知順一作克那伐承美執之乃并有其地 已上詳見
事紀尋為交州將楊延藝所據南洪署為交趾節度使傳于紹洪
改州將吳昌安奪之傳其弟昌文宋乾德初昌文屯吳虔瓘等爭
立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平之自稱大牒王松著其于建為節度
使開南溪平上表內附八年詔封部領為交趾郡王建為節度安
南都護自此始為苗夷矣後部領及建元建弟孫立高幼大校黎桓
篡之丁元傳世共十一年太平興國五年詔割交趾王侯為水滸

兵馬部署自廣州路入封桓破之于白藤江口轉運使供仁寶率軍
先進進等連進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所害轉運使許仲宣馳
奏遂班師澄病死詔戮洪等而贈仁寶工部侍郎桓上表謝罪雍
熙二年入貢以桓為安南都護元靜海軍節度使四年封交趾郡
王黎氏有交趾自此始至道元年寇欽州如洪鎮景德元年桓卒
中子龍敏立為其弟龍延所篡其從兄明讓率其下千餘人奔康
州乞討詔不許令廣州使加資給四年龍延入貢遂得詔封大中
祥符元年大校李公蘊逐之自稱高浪黎氏傳世共二十年詔以
公蘊為節度使封南平王卒于德政嗣德政卒于日尊嗣嘉祐四
年寇欽州思果官五年與甲州賊寇邕州詔安撫使俞靖封之靖遣
謀誘占城國廣南兩路兵甲赴交趾日尊上表待罪熙寧二年表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二

占城國大缺貢臣觀時兵討之虜其王遂借梅大題皇帝遊尊公益
為太祖皇帝元寶象又次神武五年平傳于乾德知桂州劉昇
德備校言以為安南可取大治戈拒道絕表疏熙寧八年冬遂分
三道入寇一自欽州一自廣府一自峴崙關連陷欽廉二州遣招討
使即遣討之九年十二月連破蠻峽里隘次富良江收其情兵殺其王
子洪真乾德悞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乞修職貢遂所奪州縣詔
輸俟盡逐省界即賜以廣源州乾德初約歸欽廉邕三州官史千
人大之曉送氏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
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家以身戰之而況其尸牖中焚燬
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偽作吏鼓以振允數月乃至蓋始示海道之
遠也然廣源有隸邑皆屬原本非交趾所有晉代遠其茶事天益地與

之乾德辛子陽煥立陽煥辛子天祥立淳熙元年二月進封天祥為安南國王安南之為國自此始天祥子龍翰龍翰子吳昌時紹封吳昌辛無子女紹成主國事李氏八世共二百二十二年紹定三年昭成遜位于夫陳日煥四年紹封日煥為安南國王景定三年表乞世襲詔以日煥為太王而其子威冕紹封威冕一名光萬始立死名以煥中國矣是時元世祖既平雲南遣使入取廣西道光萬上表奉貢中統二年封為安南國王至元十四年辛子日煥不請命自立世祖遣人召之入覲光萬不行明年再召以疾辭止令其叔遺愛代親世祖怒封遺愛為王以兵千人送之就國安南帝幼遺愛懼夜逃去二十一年冬命鎮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征之進兵臨境日煥拒敵潰走二十二年日煥借稱大越皇帝襲其父名威冕父子同名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文陞西南夷

三

林邑陽遠也傳位于其子日煥自稱太上皇按李陳相承時借大號光萬改元紹隆日煥改紹寶其弟遺愛時順入見漢封益履為安南國王二十四年大發兵討之命脫懽及平章與魯赤統師送益履平定其國水陸分道合雷南兵進萬戶張文虎等運糧十七萬石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等出兵船以送日煥遣使入貢師次思明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過其舟師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九十七戰皆捷張文虎次屯山過其舟師擊之多寡不敵乃祀米于海越瓊州除糧船亦多漂至堤士卒輿船糧亡失者十一既惟以諸軍度官長江救其守城兵日煥與其子景城走入海島二十五年師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往引兵還交趾城諸將欲其請案至三江口而糧船不至乃還探知日煥及其子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吧聞及

丘急嶺連五百餘里以道歸師既捷遂由單已縣赴瓊州聞道以出思明州命吳魯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煥遣使謝罪二十七年辛日煥遣使入貢詔諭來朝日煥不從又徵征之會兵湖廣行省益履與高會世祖既死宗命花紅日煥遣使上表懇國哀并獻方物願為藩臣自是貢賦不絕後封為安南王至大四年世子日套遣使奉表來朝尋入寇廣西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泰定三年世子日煥遣使入貢至順三年世子日煥遣使入貢皆不稱王悞封也按陳天祥自稱日煥之孫天明之子蓋有石天明者傳至日煥本朝洪武元年冬上遣漢陽知府易齊齋詔往諭安南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子得可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文陞西南夷

四

十有七年四月遣使信好不通朕奉基江左將群臣定事更臣民推戴已至中國建國師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雖守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通相安于無事以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居長黃帥等遣使來朝朕為示恩宜知恩二年日煥遣使入貢請封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與簿牛琮往封日煥為安南國王賜賜銀鑲金銀印十月至其界而日煥先卒其子日煥嗣遣使告哀且請封上自製文遣翰林編修王廉克弔祭仗吏部王事林唐臣克頌封使封日煥為安南國王併取前使張以寧等所獲印及賜物界之廉既行又詔以漢伏波將軍馬援昔封交趾立銅柱為表以頌厥功其功甚大命廉就祭之三年秋八月廉等至安南日煥與陪日煥近於神奉御製文於杉與近入別設日煥靈位使者

南面宣之日燃率其臣并俯伏以聽成禮而退翌日唐臣等捧
詔印授之日燃率其臣北面跪受初交人惟以長揖為敬至是始行
稽首頓首禮自表射境歲常入貢謹修臣職用初設鎮南關于恐
祥弘治己未安南信臣黎才俊與慈祥知州李廣寧奏爭貢罪狀
事由龍州不允日燃尋為其伯叔明所答五年二月取明遣使入
貢却之七年取明遣使奉表謝罪貢方物且請封 詔取明且
以前王印視事尋表稱年老以弟熾代視事許之八年六月熾
遣使請朝貢期 詔三年一朝貢居王立則世兄十一年正月
遣使告熾年弟熾代十二年冬十二月熾入貢詔諭與占城
平 諭安南同王陳輝伯陳叔明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
其福起復相繼而滅亡者云何蓋由逆君命而福無報故天監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册 交趾西南夷

五

尾有不能進其福也使當時諸侯惟天王之命是聽豈不同周之國
種何期合長久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范仲杪之朝露賢不云乎
毋為福首母為福先謂取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故民散流離此
果爾兄弟慕福而若是抑抑氏有怨而致是抑燕既往者不可求
豈不知來者之尚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余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矣且天地之廣長民者保
若罪有過國封疆勿外求則未為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中
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忘乎得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
怨未消而警未解得如之何爾以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承天監
汝必有無窮之福是朕命而必為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古
人有云以道佐人王者不以兵強天下何者殺伐之事好運數知者

不為也爾如答春秋之夫母而性傲豈不美乎宜悉以意毋有忘十
三年取明屢遣使入貢方物詔成諭之二十一年冬十二月庚午
輝為其國相黎季犛出于城外大陽坊辱弒之王叔明于日悅王國
事大柄皆出季犛二十九年二月遣使以取明死告哀 上以取
明弒弒得國諭禮部臣曰叔明懷姦挾詐弒滅其主不義如此庸可
與乎君遣使弔慰足撫亂臣而興賊子也吳曰曰夷聞之狂謀理豈
亦非中國無外夷之通也爾禮部咨其國知之三十二年 季犛建
元元年季犛弒其主日悅而王其子顯未幾沒弒顯而立其幼子
實尋沒弒之大殺陳氏宗室而奪其位季犛更姓名曰胡一元其子
蒼更曰胡金自謂許商胡公滿之後改國號曰大虞 及元、聖季
聲稱稱太上皇金為大虞皇帝陳氏十二世共一百七十年永樂元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册 交趾西南夷

六

更四月遣使奉表賀即位其奏稱陳氏之甥為眾所推權理國事
乞賜封爵遣行人楊勅往察之閏十一月金遣使隨勅入朝建其陪
臣者老奏率謂實陳氏外孫遂封為安南國王金借許如故以元紀
成二年八月陳氏舊陪臣裴伯者潛入京師奏季犛父子弒主篡
位乞復立陳氏子孫未報老極宣慰司亦送日恒孫陳天平至上
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俸餼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至 上
命禮部出天平示之使者職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
伯者在列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敢對三年春正月遣使賫
勅責之金上表謝罪 上使行人姓瑜查迎運天平以居事之當
建爾上公封以大郡查奏請近運如命四年春正月廣西總兵官征
南將軍都督同知薛觀受 勅選兵五千左副將軍都督俞寧

黃中等將之待天平至送之遂安南三月送天平將至并站伏殺
 劫天平殺之時大理寺卿薛崇簡廣西中舉以隨行亦自經死四
 月報至 上大德發兵討之七月戊子朔遣使告岳鎮海濱之神
 遂命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元德兵官西平侯沐晟新成侯張
 輔副之有黃中俾立功時賊得志改元開大九月即出龍州
 能以病薨冬十月輔等率師至隘而開大破之賊皆散走輔傳檄
 赦其大罪二十求陳氏子孫復其王爵兵自并站以西至北江府
 新福縣謀知沐晟軍至白霍遣將往會沿江築城樹柵相連亘九百
 餘里盡設江北諸府州民守之朱能計開 上命輔充總兵官勅曰
 大將軍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而開平
 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卒於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勳爾等宜取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七

前入殄除逆賊仍調兩廣江浙荆閩兵八萬泛征師至多邦城輔
 攻西南歲及東南賊接戰雖象當前以面御蒙馬翼以神機銃象
 傷于既前皆退走突城長驅而進遂克之賊歸藉反被殺死者不
 可勝計于是徇富良江南下破其東都賊棄城遁乃駐軍東南
 招輯撫納日以萬計皆給榜使渡業左右察得李彬陳旭擊西都
 賊賊逃入海於是三江皆宣江泚江等州縣次第來降是年懼噫
 祥知縣李昇于慶清仍故以職以同察賊情永樂五年正月輔合
 兵自往江濟軍襲等江柵破之又攻萬利江善賴山斬賊首三萬七
 千三百九十級獲賊將殺之餘黨潰散盡得其船仍使降人陳封招
 撫諒江東朔等處人民使皆安業于是即邑開風相繼降附得謀限
 季拜等及其子澄等聚舟於黃江運水陸並進至木九江賊舟膠

武連大敗殺賊將阮仁子等斬首萬餘級生擒賊將百餘人皆斬之
 三月甲子南策州人莫運等同北江等府縣耆老千百二十人詣
 軍門言陳氏子孫被殺賊殺盡無可繼承願復古印縣即日遣人
 馳奏 上聞遣賊敗之于富良江生擒偽工部尚書阮希周斬將
 軍 射及將平數萬人江水為赤乘勝長驅至黃江 無算數
 賊父子以數小舟遁去偽文部尚書范元覽等及將兵來降五月
 己未我師至自南州出奇羅海口生擒黎季犛擒其子登於海
 口山中乙丑安南土人武如柳等於永益海口高望山獲偽大虞
 國王黎蒼偽太子芳及其子孫弟侄偽梁國王黎淑等并賊將偽
 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安南平至午平安南捷奏至群臣稱賀
 上曰此誠天地宗社之靈將士用命所致朕何有焉群臣復以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八

三司即際請降 詔行之六月癸未朔詔天下以安南平立交趾
 都布按三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境內高年碩德有司即加
 禮待窮民無依者立養濟院以存卹之有傑才他德可用之士有
 司以禮敦遣至京量才於本土叙用仍降勅褒諭等休息士馬
 俟天氣清肅即班師復勅輔等曰得所奏陳氏實已絕嗣即縣
 不可無統請設三司撫治軍民今皆如所請立交趾都指揮使司
 以都督兼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為副再選能幹都指揮二人
 副之布政司按察司以高善黃福為掌之前工部侍郎張頌宗
 福建布政司左參政王平為左右布政使前河南布政司左參政
 劉本右參政劉昱為左右參政前江西按察使周觀政安南歸附
 人裴伯耆為左右參議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按察副使楊直為

一第 丁巳 升 貴參日事全書第 36 版正內

按察副使前太平府知府劉有年為按察僉事別選辦事官
去可於府州縣等衙門官內任用仍具名來聞不足者別令吏部
錄註今道印信付爾給授之政大理寺卿陳洽為吏部左侍郎道
即中張亦周等以吏部勅令二千道付之令其與新城侯張輔西
平侯沐晟兵部尚書劉備量才給與勅令授職開設十五府文州府領
州五縣二十三本府領東河慈惠二縣威靈州領山定清威應平大堂
四縣福安州領保福艾善清澤三縣三帶州領故陰安州扶寧安樂
左右元節六縣慈惠東州領丹山石室二縣利仁州領清康平陸占
持古者古禮利仁六縣北江府領州三縣七本府領起新嘉林
二縣嘉林州領安定細江善才三縣武寧州領仙遊武寧東岸慈
山安堂五縣北江州領新福善善安越三縣江府領州三縣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九

本府領清遠古晉鳳山那岸陸那五縣江州領清安、寧古龍保祿
四縣南榮州領青林至聖平河三縣上洪州領波濤存安多節三縣
三江府領州三縣七 泚江州領山周涇涇清波夏華四縣宣江州領
東欄西欄鹿巖三縣池江州領龍拔古農二縣 建平府領州一縣九
本府領越安、本平五大等望流五縣長安州領威遠安鎮安寧黎
平四縣新安府領州三縣二十一 本府領岷山太平多莫阿現西關
五縣東湖州領東湖古背安老水棠四縣請安州領同安支封安五
安和祈安大潰萬寧雲也八縣下洪州領長洋四岐同利清汗四
縣建昌府領州一縣九 本府領休田建昌布真利四縣快州領仙昌
北化東結芙蓉永洞五縣奉化府領縣四美福得水西真明為一縣
清化府領州三縣十九 本府領古勝古弘東山古雷永宇安定梁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七縣清化州領俄來細江安樂嘉江四縣安州領河中紀寧宋江支俄
四縣九真州領古平結悅張范農真四縣 鎮安府領縣四新化延河
古蘭神洪四縣 諒山府領州七縣十六 本府領新安如故井巴五區鎮
夷洲七縣七縣州領水珠翠龍容坡平六縣上元州領林蘭慶遠
平三縣餘下文萬崖廣源上恩明下恩明五州無縣 新平府領州二
縣九 本府領福康街後知見三縣政平州領政和古都送質三縣南豐
州領善商左平夜度三縣又安府領州二縣十二 本府領街後丕祿古
杜支羅真福士油渴江土黃八縣南靖州領河黃盤石河平寺羅四縣
順化府領州二縣十 蘭州領已聞利到安仁三縣化州領利達七縣
乍令奈竹思容諸善諸永七縣 太原府領縣十一領富良司崇武元
洞喜永通宜化平石大恩安定威化太原十一縣 以漢州領千冬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十

恭美善慶林四縣 宣化州領糖當道文安平原底牧物大密楊乙
九縣 嘉興州領龍縣榮縣四忙三縣 歸化州領安主文盤又依水危
四縣 慶威州領麻龍美良二縣直隸布政司漢又設升平府領州
四縣十一十二年三月以恭威所取占城之地設升平府領升平思義
四川升州領恭江和安傳三縣羊州領萬安真德惟三縣忠州領
持平白鳥二縣安州領義純鶴在洪節三縣 其餘衛所大率與府州
縣兼設云九月乙卯補等遣都督僉事柳升貴露布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皆侍兵部侍郎方賓瑄露布以李
舜及子若偽將相胡社等悉付獄而赦其子孫登萬等命有司給
衣食差入交趾有三道一由廣東伏波以來水軍皆由之白欽州南大
海揚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州潮陽鎮尚書黃福議交趾萬寧縣

五六五

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最為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五
衛或撥欽廉衛所官軍或撥欽廉附近司民兵以充其數內攝一所于
南寧等處設之以控靖地方以通廣東水陸便益 嘉靖中知府張
岳訪得廣東海道自廉州冠山前海黃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
海本府若泊海岸以行則為雷嶺一日至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
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二日至南嶺山廟山三日至海東府海
東二日至經縣社有石堤陳氏所築道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過
天寧是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
藤而入則經水雷東湖二縣至海陽府渡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
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海陽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
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奎山而入則取古藤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十一

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
老新明二縣至四岐通洪江至欽州經城子關以入多魚南為太平海
口其路由太平新其二府亦經欽州城子關口由雷良江以入此海道
之大界也蓋自欽州天涯驛經龜尾港七站至若由萬寧抵交趾陸
行止二百九十一里 宋設砦二處并砦在州西南控象步沙大水口
入海道交州水砦三村砦在州東南控賓格灣至海口水砦東南轉
海至雷州通南場州西南邊有水口六聲家水口黃標水口藏浦水
口西陽水口大灣水口大亭水口並入海之踴皆置卒守焉一由廣
西至宋始開廣西路亦分為三由潯州入者由鎮南關一日至文州
州由思明府入丘溫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恩波州由龍州入者一日至平
西隘一由雲南至元始開雲南路分為二由蒙自縣志經蓮花港入

交之石流由河陽隨者楊北江左岸十日至平原州慈竹山進惟行張
輔黃兵憑祥沐晟則從蒙自以抵白鶴縣暗不備伏波故道者用夾
攻之策以決勝也論功行賞進封輔為英國公晟為忠國公六年輔
晟等設師六月丁亥至京故交趾地闊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
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上嘉勞實賞有差八月乙酉都布按三
司奏逆賊簡定聚作亂備凱元興慶命晟為征夷將軍由雲南
征之十二月戰于生厥河政績七年春正月命輔為征虜副將
率廣西等衛兵四萬會進行事廣東都指揮花英程瑒初以
畏避獲罪至是宥死從征時簡定稱偏上皇別主陳季擴為偽皇
攻元重元謂為陳氏之號六月輔進兵慈惠等州大破之十一月獲
賊首簡定遂班師仍奏為花英等聽沐晟調用八年十二月陳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十二

擴請降復反九年春正月復命輔討之令戶部全支將士俸糧十
二年三月始獲季擴于老撾併阮師等械送京師除黨患平十三
年十月交趾叛寇陳月湖糾合清化嘉江蠻作亂通補兵至捕賊敗
走達至天關鎮赤上縣擒之賊京而誅其黨十一月勅補進京十五
年二月命堂賊侯李彬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鎮交趾時鎮守
中官馮麟介惡誅求盜賊壽起閏五月復陸那縣賊人阮貞等奏
請於本境拘象伴人知警悞從之冬十月又捕獲楊進等悉斬以
徇十六年春正月甲寅清化府佞樂縣土官陳松黎利叛借稱平定
大王劫進兵封之不克布政司右叅政土人吳遠與賊戰死令其子嵩
襲職官祿而不任事十七年八月又安府土官知府潘傑亦以馮賊非
理凌辱遂反集紅衣賊千餘人迎敵官軍破之傑等遁入老撾十二月

安老縣長僧范玉聚眾作亂僭稱平王及元水字彬大敗擒之二
十年正月彬卒七月 仁宗即位遣中官山寺賞物諭黎利救其
罪以高清化知府利不從逃入老過沒還寧化州召馬騏還洪熙初
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 上止之會官中安駕免往為賊酋條
黎利請降宣德元年春二月命總兵官黑國公沐晟等捕利于雲
南邊界詔叢廣東馬步軍赴交趾仍諭黎利端條來歸悉宥其
罪復其職授復四月命武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利
五月丙申詔救交趾利攻入安城勢益盛九月王通帥師至交趾賊
黎善三遁攻咸尚喜陳沁死之十月通進兵擊賊大敗十二月癸亥還
傳檄棄清化等州地與利乙酉以賊招撫命安遠侯柳升佩征夷到
將軍印由廣西林晟佩征南將軍印由雲南討之調廣東兵從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十三

二年二月利攻交趾城通出兵與賊戰之其眾奔潰諸將請乘勢過
江擊之賊必成擒通猶豫三日不出兵賊既知通怯復集餘眾四
出攻掠四月臨昌江城知府劉子輔等死之戊辰利復攻交趾城
通歛兵不出利致書與通請和通遂遣人回利進表及方物九月
乙未柳升師至隘雷關利具書請軍門罷兵息民立陳氏之及至
其地升等受書不敢封遣人奏聞時賊列柵拒守升連破之直抵鎮
夷關如入無人之境時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銘奏贊軍事尚書李度
皆病即中史安主事陳鏞見升鮮色時略以重書戒諭當防賊致伏
慶強起言之升不為備前至則馬被獨與敵百十騎先馳渡橋臨死
潭中漢隊阻不得進伏兵四起升中鏢死于是右將都督崔聚歛
兵歸隊是日梁銘病死明日李度亦死又明日聚率兵進至昌江

賊大驅象以助勢兵隊遂亂聚被擒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
或奔散竟無降者安福是日皆死賊百計強聚降終不屈遂殺之
冬十月戊寅武山侯王通大集軍民官吏出下哨河王壇與黎利
盟誓約送師還安利且遺利金織文綺表表利亦奉重寶為謝庚
辰沐晟帥至水尾縣之高寨賊于水陸拒守道梗不通晟乃督兵
造舟遣人分哨逐程而進至午行在鴻雁寺進利與柳升書言求得
陳氏之及曰為者實安南王嬭三世嫡孫窺身老嫗蓋二十年乞
循 太宗皇帝繼絕之明詔使陳氏既滅而沒續一國之人蒙賊
天恩於無窮也朕未黎利遣人進表及方物隨王通人至 上曰婦
者不違止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朕亦實恤人言其與之十一月乙
酉朔命行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為正使右通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十四

黃驥治隆寺御徐永達為副使齎詔往諭前安南王陳氏子孫令
頌曰者老其實來聞即遣使冊封朝貢仍遣洪武舊制總兵官王
通等即率官軍各回原衛所交趾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職
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鎮守公若內官內使悉皆回京於毋務機務
工部尚書黃福聞柳升死奔送至支積閱文人送之出境遂至廣西龍
州三年二月召沐晟還聞四月戊申王通還至京師文武羣臣初奏通
及弋燕馬賊等違命擅興賊和棄城致師之罪命府部法司等官同鞠
之悉下錦衣獄籍沒其家五月壬子朔李琦等還黎利遣人奉表謝
恩且言陳氏孫萬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卒陳氏子孫並絕國人推利
理守其國以俟朝命四年春二月羅汝敬等還黎利及耆老遺頌曰
賈方物并代身金八尋入貢方物六年夏五月利復陳情謝罪貢方

物六月道行在禮部右侍郎章故右通政徐琦往命利權著安南國
事利即備沈稱制建東西二都為東都所在交州府富良江之南即
古龍城漢置交趾郡唐置安南都護府皆在此其外大羅城乃唐所
築古龍城縣地也西都在清羊府乃古九真郡治之地分十三道管
隋雲南臨安之寧遠州亦併為焉分寧遠為七州乃置百官設學校
以經義詩賦取士分其國為十三道每道設承政司憲憲司總兵使司
使中同都布按三司也曰山南承政管十一府曰京北承政管四府曰
山西承政管六府曰海陽承政管四府曰安邦承政管一府曰涼山承
政管一府曰太原承政管三府曰朔光承政管一府曰諒化承政管二府
曰清羊承政管四府曰又安承政管八府曰順化承政管三府曰廣南承
政管三府改示其土地之廣陞分折為印赤其實一承政不能及中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十五

一府或自意縣升為府如慈山淮仁之類或承政一府如安邦涼江
之類於舊名多有更改割裂復多不能盡記學校之士皆名為生徒元
制以經義詩賦取士詩用七言律宣德八年利平李天恩越婚序錄
利備詳改元順天臨位六年死為強太祖九年十月命利子麟仍權
署安南國事正統元年六月 詔封麟為安南國王賜金銀印
七年十一月卒 黎龍名麟自是時有二名蓋其回習于此延自宗
元陳武名已惡不獨今也借神九年改元者二紹平六年大寶三年
偽造太宗八年麟子基倫以名滿結封天順元年六月奏乞賜家免
如朝鮮國王例 上不許實錄名滿三年十月庶兄官氏弒之而
自立四年以名珠結封國人珠之基倫為名滿借神十七年改元者二
太利十一年是年六年偽造仁宗官氏偽名珠封諒山王借神僅九

開月珠改元天興降封偽德伏四年四月基隆弟思誠嗣六年九月
紹封弘治十年二月年思誠辭第四子也偽名滿借神三十八年
改元者二志順十年洪德二十八年偽造聖宗子錦嗣十二年紹封
十七年五月年 錦偽名滿借神七年改元景統偽造憲宗長子
濟嗣十二月年 滿嗣正德二年紹封四年十一月阮種弒之立
其弟阮伯勝國人黎廣等討平之立思誠孫燭燭偽名收借神七年
閏月未及請封改元泰貞而本紀年偽造南宗滿偽名收借神七年
阮伯勝兄弟悉行威害廢宗祀燭燭殺母國人怨怒仲等恃寵
專權漸不可制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暹濟自殺國人討種
等珠之滿借神四年改元瑞慶降稱屬懸王偽造成穆帝明七年
紹封十一年夏四月社堂燒香陳萬與子昂昇作亂殺燭燭自立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十六

稱仍稱大庚改元天應自號為陳氏漢明臣都力士莫登庸叛
降焉尋復與黎氏大臣阮弘起兵攻嵩敗走獲其子昂及其黨
陳遂等珠之萬與昇奔諒山據長慶太原清都三府登庸與其臣
共立燭于德思誠第五子鎮偽名昭生于港偽名燭燭被殺無子
國人立明偽造父鎮偽名德宗阮紹封若行不道為東暹所殺偽死八
年改元洪順降稱聖德王洪偽造乘英帝 十二年德靖封因國
乳不果行以登庸有與漢功偽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兵柄既在
掌權潛蓄異志十三年黎氏往鄭經以登庸不臣總權虛位乃立
其族子而榜攻其都城總出奔登庸率兵攻緬以收走登庸捕百
榜殺之暹納總母乃迎總歸國十四年登庸自稱為太傅仁國公
十六年八月登庸率兵攻暹偽名昭走死嘉靖元年登庸自稱安

興王謀弒德、母潛告德乃與其臣杜溫潤同行得脫居於清華
登庸王其庶弟德四年六月德遣使問道來貢并未封為登庸
所阻六年三月己卯登庸使其國人范嘉謨偽作應祥文送襄
其位以元明德立于方流為偽皇太子尋弒德九年春正月丁酉
登庸歸位于方流自稱太上皇退居都齊海陽為方流外後擅作
大誥五十九條方流備稱大辨如故以元大正秋九月黎德年於
清華 德實名倚偽封歸江王瀨之子忠誠之書存也初封江王
瀨自為己子村立偽益其父瀨為首宗嘉靖元年出奔清華借
歸六年元光治欲逐漢以是年或曰登庸裝房以歸偽教之偽
黎皇帝黎氏傳十世歷一百一十年十五年閏二月己未德子寧差
頭日即惟懷泛海至京歷奏登庸偽逆之罪寧實名指嘉靖九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十七

德處於清華故臣主之借改元：和十二年登庸改清華寧奔廣
南地占城界音問不通故臣主其弟憲以拒登庸借改元光熙
十五年六月康知寧所在憲備封賊將軍偽福興侯惟悅等近
寧群清華惟悅者惟悅之弟也蓋志在復讐以靖黎祀而克成亡
矣十六年春二月命咸寧侯仇高佩征蠻將軍印元總兵官總
督軍務改太子賓客工部尚書毛伯溫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察督軍務尋以黎寧所奏未審真偽且令地方官員宜
撫刺夏五月辛卯召提督兩廣兵部侍郎潘思遠南京佐理部
事以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蔡經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代之先是且既謂黎氏奸詐之賊黎氏亦逐利之商律之以中國之
法固非所宜主處之以夷狄之道則元足可壽不長可保而黎利

可王也二氏紛爭兵甲未息皆欲假天朝名號以為之主彼既未定
我非通其意豈敢辭以視夷也高事毛伯溫惡其詐已故奏易之
尋勅兩廣雲南調集兵糧十七年六月蔡經奏言水陸進兵其路
有六計兵姑以三十萬為率以一年為期合用糧餉已設一百六
十二萬石而造舟買馬犒勞器械諸費又大約用銀七十三萬除
兩十八年七月莫言瀨上表乞降十九年春正月庚午方流卒
登庸以其子福海嗣方流少為縣庠生知書頗有筆墨嘉靖十八年
秋自侍養歿人已廣教之弊而病死登庸王其孫福海借歸改元光
華三月仇高毛伯溫至廣東省城移檄諭之尋與蔡經督兵往南
寧冬十月召高還京以鎮守總兵官安遠侯柳瑄代之冬十一月己
未登庸而縛素衣繫組降于鎮南關歸欽州漸凍古森了首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十八

勅四嗣其任莫文明代賫登庸降本至京言黎寧實既擒之于詔
收安南國王印以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司都統使二十一年六月
登庸卒勅諭以莫福海襲職二十二年六月福海遣使表謝自是
未貢不絕二十五年五月福海卒其子宏漢幼國內爭釁交兵先
是登庸以石室人既殺為義子偽封西寧侯徵收以方流次子敬典
為婿通於方流妻武氏因清高兵柄福海平宏漢方立歲改扶宏
漢自恣登庸次子正中與文明遊于都齊共同率阮如桂范子儀
諸人共謀兵樂之不勝遂各奔散或云登庸福海之死皆故燒殺之也
二十六年三月有黑石劫于廣州懷遠驛時安南莫正中莫文
明莫福山率其家屬百餘人避難至欽州投訴解赴軍門提督侍

即張岳總兵平江伯陳圭奏設韶州肇慶清遠安插給米有差
 在預于群者三中所為大占片以外分前並新之米也七月甲
 州解送欽州投許安南國人莫正中及其兄弟黃文明等至解軍
 門收其行李帳而封固之使人更送曾居于此後沒安插此項已
 之兆也二十七年安南范子流等率兵執誅之子
 俄子流為梅侯伯劉泰等辦舟舟師排衆至欽州許得宏漢已平
 以近莫正中祠職為石圍城刻村校傷官兵提督付即歐陽必進
 奏及福建指揮俞大猷于廣東都司劉漢連士兵一萬名名樂
 之生倫范子流得斬一千二百名賴于俄承風道運既而宏漢榜之
 函首軍門 廣州知府胡整立平安南逆黨碑二十八年安南吳
 款與討于俄除黨盡誅之護送宏漢至鎮南關勅明表乞釐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十九

三十年以宏漢襲安南都統使宏漢襲職沒在阮敬掌理中屢
 為登庸臣黎伯曉所攻出奔海防自是不能赴閩領職而貢使亦
 不能行矣 李文鳳月山叢談其登庸其先不知何許人或云本
 廣州東莞縣香氏其父流寓安南海防始宜陽縣古齊社、長名
 之曰華蓋無定跡之義載籍也華生登庸及極父子以流寓業登庸
 自勇力登庸以為都力士信任之正德十一年從陳嵩作亂賊港
 昂收登庸降焉死登庸及登庸其子并潛謀不軌構不能制
 華遁納柯毋婚命自封以王麓固而終焉最于阮敬所轄天造實
 無知者哉黃文明告吏則款之抵逆明夫黎氏故臣如武文淵居
 交州地近運元准據上流擁兵福海嘗以兵五萬攻之大敗而歸
 石以向師討殺以文淵為先鋒鄉導我師為殺順流東下直抵

龍編勢如破竹耳昔毛伯溫上疏謂黎寧無是入歐截去恩越橋
 戶跡黎標傷名守之託汝恩承乏臨元得武氏解文仍稱元和十
 四年謝知寧尚在彼廣南境上則亦可為阮氏立一敵也包茅不入
 王法必討大兵豈志不足哉廣西可得十二萬又取湖廣土兵六萬
 合衛兵四萬江西廣閩召募八萬即可得三十萬廣南兵五萬武
 文淵亦可得五萬共四十萬家當橫行越雲之地敵不足平矣罪
 人既得之漢 招分折其地以界有功如交趾故城仍以莫氏為
 都統使武文淵有功即以高清化瑞雲撫黎寧若存亦量割地授
 之其餘分授比之麓川老撾等例我中國一無所私而務使犬牙
 相制大小通均却統與宜撫知府各不相轄使各守自疆其屬三
 年朝貢各得專達則人、喜于得地得官必當恭事中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二十

疆域東至海三百二十里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界五百
 六十里南至占城國界一千九百里北至廣西思明府憑祥縣
 界四百里自其國至南京七千七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一
 百六十五里一從香武經總要交趾自州西南陸行取馬
 捷路至深州二百七十里又二百四十里至福州又二百里至交
 州入甯以前陸行九二十里一從南渡勢江西南行經萬原五
 州至交州約六百里安南城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四百十六里
 至長州界靖江鎮百五十里西北至峯州界合江口水路百五十
 里東至不為界小黃江口五百五十里北至武定江二百五十里
 太平與中伐交州命蘭州圖謀使孫全興中三得兵由邑

州結造師宋人所紀未得其要約不知一洗志據匪敢待之討
共負也故特書于此

按洪武六年春正月廣州衛指揮俞平楊景討平海北諸盜
合雷州衛千戶王清等追捕逆賊羅已終於雷浦乃會海南官
軍追已終于烏雷門十二月討已終於欽州浮安南報乃選
報已終逃往交趾楊景即命王清回海南千戶周旺汪滿等捕
之獲賊逆黃三合等五百八十三人又獲廉州府石頭尾城人康
賊北三秀等四人隨據頭目李福等獲已終同伴數百餘人
解高寧四人及雷州衛僉事朱宣武欽州府海邊德昌齋具報
於龍門七十二徑等處捕獲已終賊伴云已終先于三月二日
為賊所殺賊東清散并安南國雲屯海峽經卷火閱報相同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交趾西南夷

二十一

乃卑原即舟所運衛 雲屯海鎮在交趾新安府雲屯縣之雲屯
山在大海中番貢舟船多萃于此宋樂中置市舶提舉司其
山庫空直聳西山對峙一水中通自海南黎母山黃船西行
水程九百里至海官山自海官北行水程三百里取熟昌門入雲
屯鎮就此鎮轉入新安府或往安州 永樂七年八月廣東延
海副總兵指揮李瑋奏交趾賊船至欽州魚洪村劫掠百姓燒
燬房屋官軍追至交趾萬寧縣海上遇賊船二十餘艘官軍
奮擊敗之殺賊及溺死者無算獲藤步船一艘象賊首于海上
械送賊首范牙阮邊等并家屬男女至京命法司鞠治如律是
時我兵全勝彼方敗滅尚肆劫掠由此觀之欽州乃彼此寇賊往
來之衝龍門江諸要地不可以不防也 莫至庸入鎮南關時有萬

連暗使西工圖其形貌桶中大面似有福者毛伯溫嘗出以示人
廣東左方伯楊銓及對人云此必偽為彼登齋安肯來蓋夷情詭
詐大氏類此

安南貢獻方物有金銀器皿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
線香白絹犀角象牙紙扇舶使常至廣州 唐土貢金銀珠項
鍊之史蕉檳榔蘇平蚌玳瑁翠羽藤器白蠟呈龜紗純孔在凡
金薄黃眉象齒犀角宋土貢鮑翅紋縐七室紫文符銀盤吳越
則犀則象全球沉水香良馬金銀香物

占城國古越蒙氏界本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為象林縣屬日南
郡其地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東濱瀆海西際徐儂今爪哇南
接扶南今真臘北連九德今安南東西五百里而廣南北千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交趾西南夷

二十二

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其即湖浦口有秦象郡墟
城猶存其南界水步通二百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馬後因植
二銅柱以表漢界 馬提北遠焉道兵十餘家居寺於岸南而對銅
柱患姓馬王隋有三百餘戶交州以其流寓歸曰馬流言瑤衣服尚
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廢在海中 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因分
洪之南陸又云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而跨重巖東臨大海屈
膝近里北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高挾水經註言銅柱在林邑不言
在欽江疑銅柱在欽者唐馬總所植漢末大亂功曹于匡連投詐令
自飾為王謂之林邑國吳時通使赤烏十一年交州取其邑蒙大
戰于鴻浦數世後其王無嗣外甥范熊代主傳于連晉建興中夷
奴范文敦遂制連城也宣室兵陣器械王受信之咸康二年連死文

其位都興沖去海岸四十里水從桂林三城西南角高山長嶺之接
 天神嶺北接嶺大源注水出都，是下二重長州陸山繞而衝北也
 東其南開湖小源注水出桂林界上山聖元陸山繞而衝北也
 合流注以注其沖其城西而南而山東北山聖元陸山繞而衝北也
 南管外皆修葺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短北是西臨地新山入城周
 圍八里一百步城高二丈上垣皆石一丈四方隄孔上倚板，上
 層閣，上崇屋，上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崇觀臨臨近
 風所穿綠山嶽水濤奔流皆但制連北也其時交州刺史姜詵使
 所記監日南郡並會殘臺遠夏侯覽為太守尤便利文會日南
 肥沃出畧有之至是月民之怨裴殺覽以其危吞天交州刺史朱
 藩遣將獲城日南之沒滅之也寇九德即官吏氏十八九永和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二十三

年文死于佛主備也日南七年交州刺史楊平九真太守灌遠
 討佛主之佛乃請降隆安三年佛孫胡連沒德日南九真諸郡
 無歲不至殺傷甚多交州遂至危弱至其孫文敵為扶南王子常報
 純所殺大臣范諸讓平其亂自王為王胡讓死于陽道王陽道死于
 由王沒名曰為遠宋元嘉二十年使報武將軍宗慈與交州刺史
 增和之討之語在和之傳其後遣使朝貢亦梁陳時或不省服隋遣
 大將軍劉方及欽州刺史寧長其伐之語在事紀其王德志遣使謝
 罪於廷朝貢不絕唐貞觀中其王頌慕死于鎮龍被弒國人更立
 頌慕女為王國人不服王頌慕姑之子諸首也為王妻以女其國
 乃定王德後以國在環州亦更號環王，所居曰占城又以占城
 名之元和三年犯安南時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遣兵擊之

白居易羊利勸之沒省所習安南破張王同賊神李崇山等三萬
 人者其志仰安南北疆方漢政討亮徒喪敗荒微清平所棄惡志
 賊又東封漢既既同于山故勢益壯于嶺中怒開提善信信樹
 樞載者所習深見乃使安南都護張舟責其朝獻不至執偽都
 統斬首三萬級屠其王子獲戰象劫獲黃采亂沒嶺海多虞
 史亦記書五季周顯德五年其王祥利因德沒遣使朝貢表以貝
 多索書之始自稱占城國云宋建隆二年其王祥利因德沒遣使
 朝貢開寶五年其王波美稅稱印恭遣使蒲訶散朝貢即前二
 所遣者也太平興國二年其王波美稅陽布印恭遣使李祥來貢
 六年交州黎桓上言欲以占城俘未就太宗命廣州止其俘存撫之
 給衣服資糧遠送占城詔諭其王七年遣使來表入貢詔賜象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二十四

州高泰之八年伐交趾水陸來馬救萬黎桓擊之俘斬千計雍
 熙二年其王祀利陀讓吳日松遣使獻方物且許為交州所侵掠
 三年其王劉結宋遣使李朝仙來貢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羅道為
 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來附四年秋廣州上言雷恩州閩送占城夷
 人百五十餘口來歸分隸南海清遠絲端洪元年新王楊陀排自稱新坐
 美人忠宣等族三百餘人來附淳化元年新王楊陀排自稱新坐
 佛逃國遣使來貢訴為交州所攻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境尋賜其
 王白馬兵器諸番聞之不取侵侮至道元年上表謝恩併獻方物
 且言本國流民三百散居南海蒙寺致送今備有在廣州者舊有
 進奉夷人羅常占兒駐廣州乞隨其船歸國上從之沒賜白馬
 二遂為常制咸平二年嗣王楊晉俱毗恭室入貢再至乃詢知

其避交人奔於佛進去慈都七百中大中祥符三年嗣王純
霞離岸麻底淨全毛御子於三併齊四年宋徽天禧二年嗣
王尸黑排序懌遣使入貢言國人詣廣州或風漂船至石塘即累
歲不達矣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下陷八九尺者也天聖七年
奉表進殿八年嗣王陽補孤詭離皮入貢慶曆元年廣東商人
邵保見軍賊即降百餘人在占城命轉司選使往資器書幣幣
賜其王購鄭致閣下除黨令就我之明年十一月其王刑卜花離
值星霞帶遣使獻馴象嘉祐元年其使蕭息他懸貢方物送至
太平州死失行索明年正月詔廣州賜銀千兩七年其王純
里律茶藍麻常修武備以禦文趾由廣東路入貢請賜白馬泛
之照寧元年其王楊卜尸利律陀教摩提婆入貢乞市驛馬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二十五

於廣州買膠以歸建炎二年其王楊卜麻疊入貢紹興二十五
年于鄒特開巴嗣封乾道三年于鄒亞坤嗣掠大食國方物未
貢為大食所訴遂不議其封七年閩人有浮海之吉陽軍者風
帆至占城見其國與真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訖王救以駢射
王大悅其舟退之吉陽市馬得數十匹歸戰大捷明年復來境
州拒之憤怒大掠而歸知吉陽軍林實慈奏聞淳熙二年嚴馬
禁不得售外者三年占城歸所掠生口惟存八十三人求通商
不許四年占城以舟師襲真臘入其國都慶元五年真臘大卒
伐占城以復舊疆致始盡俘其主以歸國遂亡其地悉歸真臘
因名占臘云其後國王或曰真臘人也又曰占城恢復無可據者
今其國近受州順風一日可至建都臨海曰新洲港所居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守門場俱焚以灰既雖鏃堅木為猛獸狀周碑恒為城以兵
甲藥鐵刀鍊守之元至元十五年既滅宋遣人至占城還言
其主失里咱牙信合八刺哈迷尼有內附意詔封占城郡王十
七年其王保實且努囉耶叩南該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
奉表降十九年以其國主李由補刺者吾既內屬即其地
五省而其子補的貢國不服遣兵征之自廣州航海至占城港
港口北建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人州東南北山而岩木城官
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五回
回三捕他百餘座入木城西十里建行宮 分遣瓊州安撫使陳
仲達等三道攻之以萬人建旗鼓出木城拒戰乘象者數十亦
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酉賊敗北官軍入木城合擊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二十六

殺溺死者數千人其王與其臣逃入山使報答者求求伴官軍
沒駐城外既歸款然終無順志 本朝洪武元年其王阿答
阿者遣使入貢二年春二月辛未遣行人吳用賜以重書曰今
年二月四日虎都雷來虎象至王之誠意朕已具悉然都未
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之若者我中國為朝人
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兵倫朕既以黃其討
之垂二十年莫矣此平朕至中國天下不安恐為夷未始故遣
使以報諸國不則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為朕甚焉今以六
既曆一本織金綺紗羅絹五十疋身人送使者將王諭王以道
能奉君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于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
上中運登之王其勉勵勿怠 十三年九月遣使入賀萬壽聖節

謝其勿與安南交兵永樂元年遣使告諭即位六月其王占
 巴的賴遣使奉金葉表文未朝貢方物且言安南使掠請降
 勅戒諭者再 上遣行人符賓王樞使往其國賜以絨綿織
 全文綺紗羅而勅安南胡奎令其息兵修好尋賜鈔幣并賜
 勅諭曰王復奏安南使掠等事已再勅責胡奎王亦以修德
 各善以保國人如金寶項不依由在于致朝廷自有慶置四
 年七月勅廣東都指揮司選精兵六百人以能幹千戶領
 之其器甲糧秣由海道往占城會合軍馬八月遣內官馬彬
 等齎物諭以伐安南賜以鍍金銀印及紗帽金帶黃金百兩
 白金五百兩織金文綺衣二襲并錦綺紗羅等物占巴的賴遂
 出兵助征沒遣太監王貴通齎勅往勞之賜白金三百兩綠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文趾西南夷

二十七

二十表表五年五月奏言克取安南所侵地獻俘貢方物謝
 恩 詔嘉獎之六年十月遣其孫舍揚該奉表貢象及方物
 謝恩比遂賜真金印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錦綺紗羅五十疋
 綠絹百疋且賜勅嘉勞之七年八月遣使奉表謝恩貢犀象等物
 八年九月沒遣使濟標等貢象并金銀器物仍遣馬彬送濟標
 還國就齎勅以文帶賜之十三年四月遣其孫舍阿那沙等奉
 表貢方物冬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洽言初封黎賊及陳季擴之時
 占城國王維德命出兵來助然實懷二心圖害齒相依徘徊
 觀望愆期不進及進至化州乃大肆屠掠以金帛戰象資季
 擴季擴亦以黎若之女遺之沒納季擴之勞陳前捉及鄭銘之
 弟級等男女三萬餘人又侵奪并華府所隸四州十一縣地

雖掠人氏厥罪季擴一等爾夫有罪必討請發兵征之 上
 以文趾既平民方安業不忍宿遠夷但遣使齎勅諭占巴的
 賴曰爾久罹安南荼毒屢請發兵除害朕既命師平之即釋其地
 爾猶以去當思感德守分用保膏土居陰蓄二心悖違天誼不撫下
 人不祥侵地安南覆轍在爾爾其羞之 自是屢貢惟十一年遣行
 人往勞餘如舊表常例十五年使據并華府傳至厚河貢由景
 天順初遣使入貢請封通給事中江彬行人劉賓上齎勅往封
 春末死其弟繼羅悅遣使奉表入貢所遣其使遣沙奕利齎勅
 并賜綠帶自是屢為安南所便財用兵力日以衰耗成化中其
 王為安南兵所逼徙居赤坎邦都即遣使請封而安南信臣據
 其國都使臣兩人等誤封之嗣王古來航海奔至廣州投訴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文趾西南夷

二十八

文以來朝為薛督府屠潘委黎城美英勅實獲送至京時安
 南納其叛將而助之雲為中言古來不當嗣於古來而廣州
 乃辨其冤潘延念城謂冊印有古來名宜奏聞界諸古來遂移
 文諭安南款其不能印即之義折其奸萌道之順逆安南聽延
 不敢肆其先伐乃遣官軍二千令木完南頭商人張宜領之獲
 送古來至新洲港得反其國弘治十八年古來平沙古卜洛
 嗣正德五年詔遣給事中李賢行人劉廷瑞齎勅冊往封焉
 占城國王十二年來朝貢東洋紀開吳忠字孟仁來吳八年
 二十進貢至京途中日數古封或言于縣令一守之召為弟子
 員舉永樂甲辰進士洞庭有進士自志始擬行人喜言事奉命
 使占城遂至七州洋大風舟覆獲正使給事舒未注不知所為

忠為天以祇祀融與天地之伸俯而開霽暹陸桂林守義寧洞
蠻楊氏結苗人為亂藩臬議進兵征之公止之曰善寧吾屬吾社
旅之不廷用兵未晚乃肩輿進十餘人入其峒山石橫峭如劍戟
獵人騰躍如飛剛太守至奔告于其首出迎忠詢之曰吾若為父
母也宜德告給哀唯、忠因為陳逆順福禍楊泣下吾數日歷觀
諸屯形勢以數千人荷出境歸罪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吉推
義寧洞王為帥著臬威尤忠、曰吾當任其殊乃遣人至義寧辟獵
廷山巔望見忠使即遣拜言不敢天狀且求雪武岡之耻蓋計逆
且逆忠在辟無敢賤富者天順三年十月陸廣東右參政夫正三
品休平忠別有日記畧云正統六年七月奉使占城至嗣王十二
月某日裝束先次日過烏特洋又次日過七州洋際見銅鼓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二十九

次至獨猪洋見大月山次至交趾洋有巨洲橫截海中惟石康
利風樓舟破之即原舟舟人不勝恐洎史風急過之次日至占城
外雁洋板板口廿九日王遠頭目迎器寶船象駕為鼓填唱
旌麾旄節靴衣推警前渡奔馳至行宮設宴王乘象近於四門戴
金花冠履環環列戈戟以屏象為衛既宴王指舟受命
上元夜王請宵烟火燕祀香燭火樹感陳樂舞五月六日回洋
十五日瞻見廣海諸山遂拔南門以還廣東其間曠月籍着氏
多探祖士著芋衣南竹稻熟北秋稻青其樹多扶柳紅蒸柳于其
人極爾夜數八更為節嘉靖二十一年二月至 署日抵春
按占城之先本林邑一縣屬日南郡漢末迄晉侵郡地范文
攻旁國并之永和三年改曰南遂據其地告交州刺史朱

天下郡國利病書

藩以求日南北鄆橫山為界後九真太守討併之進至其
國時五月壬表日在表北影在長南九寸一分自北影之南以
開北戶向日此大較也郡名日南蓋治于此疑吳晉以後所置日
南郡乃其屬縣其後侯景諸郡并旁國疆域日大延表至三
千里或曰千里蓋乍強乍弱不可定也實有日南郡三之
二非復舊縣矣漢書所謂日南徼外者蓋日南徼內則皆漢
地也
占城貢賦方物有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在尾插皮抹身香
龍腦熏衣香金銀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木香燒碎香花
梨木烏木蘇木花藤香燕萹香沙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
布烏綿布圓壁花布花紅邊紋雜色綬香花手巾帕兜羅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三十

被訛白布泥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真臘國在占城西南自占城順風三更夜可到或云牛月西南去
林邑三千餘里水步並通一日吉茂又名甘字智本扶南屬國
乘車乘西有朱波唐書作暹北近九真南瀕海州十日程
其王姓利利日漸強盛隋時始通中國傳至伊金那貝祝初
遂并扶南而有之唐人乳竈容傳謂兼并扶南難為富言扶南
即振脫探國九真即水東南流運船官口下注大浦之東湖湖水
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朔望并高一上七日水長六七尺日
夜分為兩潮水長一二尺四時高下一定水無盈縮是日海運無各家
浦一曰象水也是為倣外之夷皆探身累以竹筒檢休女以樹葉蔽
形雖習俗猶無茲州依暹夜與人文中間中熱金使知好恩明朝

晚祀皆如其言蓋自徵外皆燕不獨扶南其先女子為王號曰葉柳柳音印即葉桐同其南有徵國人名泥漬來伐葉柳降之遂以為妻惡其驟救者貫頸國內效之男子着橫幅令干沒也其後天竺僧憐陳如有其同扶國人事天神每旦誦經呪故易世既久其禮重僧云凡色甚黑號為梵裔婦女多有白者生女九歲時僧誦經作法去其重身黑其額為吉利名曰降狀十歲即嫁城周圍可二十里郭下二萬餘家石深廣二十餘丈餘城三十所各有數千家王宮及官舍皆而東城門上有石佛頭五諦其中者以金當圍中有金塔金橋王宮在其北近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瓦用鉛瓦殿時一會則羅列玉像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塔州金盤金碗盛食誘云富貴真臘也永徽初并有揭密富那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文陸西南夷

三十一

乍武令僧高等國神龍以沒國分為二其南近海歸水真臘其北多山阜號陸真臘沒沒合而為一迄宋通貢不絕及咸占城號為占臘後參半真里登流眉道明蒲甘等國為屬國所領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貞中遣使招諭之乃始臣服見表周禮真臘風土記本朝洪武初國王忽兒那遣其臣崇亦告即等表獻方物二十年七月行人唐致遠自真臘其國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自是朝貢不絕永樂改元遣使詔諭即位至其國氣候常熱田穀歲熟煮海為鹽風俗富饒男女椎髻穿短衫圓帽布非沒裸國矣其所屬國備有裸者見有衣服人即殺之法有剝則判配犯盜則斷手足其民殺中國人則償命中國人殺其民則罰金無金者身贖罪二年八月國王參烈安

思牙遣陪臣奈職等九人朝貢方物賜鈔幣表裏初中官往使真臘得歸有送行軍三人遁索之不得回王以其國中三人送中官歸補位至是禮部引見上曰中國人自通何預彼事而奇儕且得此三人語言不通風俗不諧吾為用之況其皆自有家室樂處此爾禮部給之衣食于道里費遠送真臘尚書李至剛等言臣意中國人必非適於彼者或為彼所惑則此三人亦不當遣上曰不用逆詐為名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三年參烈娶思牙死命序班王致姓祭之封其長子參烈昭平牙為王賜之絲幣等物十七年三月參烈昭平牙遣使奉金銀表文貢別象方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文陸西南夷

三十二

城國似與古不同真臘貢獻方物象牙蘇木胡椒黃龍犀角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孔雀翎使回令于廣東布政司管待爪哇國古訶陵也一曰開婆又名蕭家龍在真臘之南海中洲上唐書東興婆利西與真臘接北與真臘接南臨大海亦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崑崙崑崙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汎海十五日至渤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暹羅國又十日至某歷亭抵交趾連廣州其屬國有燕吉丹打板打網底管國木為城有文字知星曆夏至三八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宋元嘉九年始通中國後絕至唐貞觀二十一年與暹羅和羅隨婆登皆遣使入貢天寶中白閣婆遷于婆

嘉加斯城宋淳化三年其王穆羅茶遣使朝貢元時始稱瓜哇
世祖大舉兵征之不克後命將史弼破其國擄酋長以歸尋改
選 本朝洪武二年三月遣行人吳用賜瓜哇國王璽書曰中
國正統胡人密據百有餘年綱常既廢冠履倒置朕是以起
兵討之至二十年海內悉定朕奉天命已至中國恐遐邇未聞
故特報王知之使者已行爾王國人抱其丁前來使于元運至
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其久離瓜哇必深懷念今遣遣人
送還爾去大蛇骨一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瓜哇
之民安于生理王亦永保祚位福及子孫其勉之勿怠 三年其
王昔里八達刺遣使朝貢納元所授宣勅二道封為國王八年
二月令三物齊瓜哇山川之神附祭於廣東山川之次先是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三十三

郵尚書牛錄言京師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
當祀祀乃分別議其凡以關至是中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
祭于各有如漢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真臘暹羅胡里廣東則宜
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暹東則宜附祭
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秦甘肅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
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自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
共祀 上可其奏命申善順行之將派剛道官一人往監其祀十
三年十月其王八達那巴那各遣其使阿烈義烈時奉金葉
表入貢使者番月餘遠還因詔諭其國王曰聖人之治天下
四海內外皆為赤子所以廣一視同仁之心朕君至華夷撫御
之道遠通無間爾邦僻居海島須常遣使中國報云於貢定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慕利朕皆推誠以禮待焉前者三佛齊國王遣使奉表來請印
綬朕嘉其慕義遣使賜之所以懷柔遠人爾奈何設為奸計誘
使者而殺害之豈爾情險遠故敗降侮如是與今使者來本欲拘
番以其父母妻子之志夷夏則一朕推此心特命歸爾爾國王
當省己自備端秉誠敬毋蹈前非干起中國則可以守富貴
其或不然自致殃咎悔得無及三十年論番阻絕無商旅以三
佛齊為瓜哇屬國命禮部移文暹羅轉達瓜哇知之後分為
東西二國永樂元年九月西王都馬板遣使奉表朝賀印位
貢五色鸚鵡孔雀及方物賜鈔并裝衣文綺表裏二年十月東王
字令連哈達朝貢方物且奏請印命鑄銀金銀印賜之并賜
鈔幣三年西王都馬板遣使奉表貢方物時其傍近暹羅日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三十四

羅治金猫里三國各遣使以方物同來朝貢俱賜文綺裝衣四
年三月西王渡來貢珍珠珊瑚空青等物三月東王遣使貢馬
俱賜錢鈔及幣有差四年閏七月西王遣使朝貢且言東王不
當主己擊滅之降 詔切責五年上表請罪願償黃金六萬
兩渡立字令連哈之子進之六年十二月都馬板遣使獻黃金萬
兩謝罪禮部臣言所償金高負五萬兩宜下法司治之 上曰
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豈利其金耶今既能知過所負金志
免之仍遣使賫物諭意并賜之鈔幣八年十二月都馬板遣使
上表貢馬及方物十一年九月遣使來貢及還 勅諭都馬板
曰前內官吳賓等違言恭事爾廷禮待初使有加無督比爾王以
滿利加爾索魯地之地而懷疑朕朕惟誠待人若果非之必有如

五七七

論今此無朝是勅書王何反為下人等言慎勿聽之今賜王文奇
紗羅至丁領七十二年更名楊惟西沙遣使謝恩十六年十九年
時貢而東王久不至蓋已為所并矣天順四年八月其王都馬班
遣使奉表朝貢方物賜宴賞春之仍命其使責勅并綵幣表
裏賜賜其二及地自是不可考

按瓜哇疆域一統志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國南抵古大
食國北界占城國自占城起程洶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地
廣八都甲兵業既為東洋諸番之雄佛書所云鬼國即此地
也其港口入去馬頭曰新村屋店連行為市買賣商販最衆
三佛齊為其所并名舊港以別于新村

爪哇貢賦方物胡椒華炭蘇木黃蠟烏爹泥金剛子烏木皆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三十五

土葛薇引向香檀香麻藤香迷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血竭
內呈苞白豆蔻藤竭何魏蔗養茨葉大楓子丁皮省皮莞子
關女藥碗石草澄茄烏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鐵口糖摺鐵刀蕊
布油紅巾孔雀大鷄鷓鴣玳瑁孔雀毛翠毛寶頂犀角象牙
龜筒黃熟香安息香使回令于廣東布政司管待

三佛齊國古干陀利也在占城之南相距五百日程居真臘爪哇之
間所管十五州其屬國有單馬全凌牙斯達堂登牙僕細蘭等
國其王師居卑其人多姓蒲梁天監元年入貢後魏唐天祐初始
通中國宋建隆初其王悉利胡大霞里遣使朝貢淳化三年冬廣
州上言其使蒲押陀黎前年來貢自京回聞本國為閩盜所侵
印瓜生位南海一年今春乘船至占城偶風信不利復還乞降

詔諭本國從之熙寧十年使大肯領地軍加派來以為保順表
化大將年八見以金蓮花貯珠龍腦撒殿元堂中使至者每
廣州受其貢獻方物表入言俟報乃獲至閣下廣州舊志治平
十比年加唯遣使至唯入貢過大風結表漢至唯待于天有走
前見雲瑞風浪忽轉值儀卷殿廣州天慶地老石像存元祿中
至唯祀之印白所見者也及運以告地華加羅印遣思羅沙文
詣廣購材物工重建落成諸道士羅盤之為住持何德明為監臨
施錢十萬置山田于番禺區塘以克常任持大經靈以接費錢四
十萬又施田四十萬增置田于清遠連塘在明年地華加羅印
其不美送道士葬之塔塔至今存焉南渡後入貢不絕本朝洪武
二年二月遣行人趙述使共國四年趙述還國王馬哈刺札八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三十六

下遣使隨述奉金字表文來朝貢賜大純曆及織金紗羅文綺六
年復遣使賀正旦并貢方物八年復遣使送招諭拂菻國朝使
來貢九年其王平遣使奉表乞詔封請印綬命鑄錠錠金
銀印賜之十月詔封其嗣子麻那者亞里為三佛齊國王若某
曰朕自飛一區宇嘗遣使詔諭諸番爾三佛齊回王恒麻沙那阿
者印係臣入貢于有年今朕使者實表王知恒麻沙那何者先道
爾印麻者亞里以嫡子當嗣王位不敢擅王請命于朝可謂賢矣
朕嘉爾誠是用遣使賜以三佛齊國王之印爾當善撫邦民永為
多福三十年六月以胡惟庸謀亂乃生間諜給我使臣命禮部
移文道羅達于瓜哇俾責戒焉三十年六月禮部奏諸番國
使臣客旅不通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

絕商賈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諸國
彭亨百老蘇門答刺西洋等處三十國以明惟齊集
亂三佛齊乃生間謀起我使臣至彼爪哇國王聞知其事戒弗
三佛齊禮送還朝廷見使臣高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
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未成大琉球
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季九諸番國使臣未嘗皆以
禮待之我待諸番國之意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
諭爪哇回恐三佛齊中途阻之則三佛齊亦爪哇統屬爾禮節備述
朕意發文暹羅國王令人轉達爪哇知之必是禮節發暹羅王曰
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自古皆然我朝
況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豈意胡惟庸造亂三佛齊乃生間謀始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三冊 文陞西南夷

三十七

信使肆行巧詐彼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
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診之 皇上之心仁義兼盡矣 皇上
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諸國皆大恩而大君臣之禮據有一義之
主與與中國抗衡標 皇上震怒使一偏將二十萬來越海問罪如獲手
耳何不思之甚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皆係臣職惟
三佛齊梗我多載夫智者憂未然而能遠義使三佛齊以臣國之因而
持新于中國之中可謂不畏福者矣爾暹羅國王猶守臣職我 皇上眷
愛如此可持連爪哇俾以大義告三佛齊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故
必信或能返還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加力自取也其後為爪哇所
廢以其地為舊港仍立頭目以司市易永樂三年正月遣行人譚勝受千
戶楊信等往舊港招撫廣東進民梁道明勝受南海人洪武癸酉即貢進

士為臨桂縣丞永樂元年二月壬子以政最召為監御史漢以事降行
入至是建康受及千戶楊信等往口港招撫南海進民梁道明等以勝受
乃其同鄉故也特道明等家居于彼者累年廣東福建軍民從之者至數
千人推道明為首指揮孫益等使海南諸番道明子及二奴挾與俱來
奏 聞遂遣勝受等備二奴資物往招諭之十一月勝受等遂以道明及
鄭伯可等來朝貢方物賜道明等襲衣及鈔百五十錠文時十二乘乘揭
七十二尺其副頭目施進卿遂代領其衆 上以勝受奏事稱 旨權浙
江按察使五年九月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至舊港遇海賊陳祖義等
遣人招諭之祖義等詐降潛謀要劫和覺之整兵促傳祖義兵至與戰大
敗之殺其黨五千餘人擒祖義等械送京師悉所于市諸番聞之莫不整
服是年口港頭目施進卿建坊丘者誠朝貢 詔設口港宣慰使司分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三冊 文陞西南夷

三十八

卿為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紗羅浣平二十一年于孫進彥請襲
且言印為火所燬遂命孫進彥使賜印給金花帶織金文綺襲衣
銀印令中官鄭和貴往賜之自是朝貢不絕
按口港不復高國轄于爪哇順風八晝夜可至由港口入其地土沃倍
于他塚民故富饒俗好嬉水戰其朝貢自歷水以達京師
三佛齊貢賦方物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奇物羅綿被蓋布白狗
鹿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洪武中使回於廣東布政司管轄
永樂後改宣慰使司罕至廣州
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地赤土及婆羅利也在占城極南北在康
州偏海北岸建於交趾暹國土瘠不宜耕藝羅斛土田平行而多稼
暹人歲仰給之隋大業三年也曰王事常駁等自南海即乘舟使赤

上正介祀傳為赤眉遺種後改曰暹元。自初遣人嘗遣使入貢至
正間遂始降于暹羅而合為一國。本朝洪武初遣暹羅國王朱烈
昭昆牙遣使朝貢進金葉表。詔賜大統曆七年三月暹羅斛國使
臣沙里拔來朝貢方物自言本國合共同泰思里齊刺意欲替入貢
去年八月身次高諸洋遠風壞舟漂至海南連本處官司收獲漂餘
蘇木降香兜羅錦等物來獻省臣以奏。上性其無表狀詔言身沒
而方物乃有存者廷必當高也命却之。詔中書札部曰古者中國
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存邦遠國則每世
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猶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
與他番異足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就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
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貢瓊里瓜哇淳泥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三十九

新附國土入貢既頻勞費甚大朕不欲也念遵古典而行不必頻煩
其移文使諸國知之漢其子發烈實尼牙思哩多囉祿紹封九年九
月其王遣于昭祿辟齊奉表貢象及方物賜詔褒諭諭暹國王詔君
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之洪恩焉若足年夷雖同樂天
之樂率土皆然若為人上餘休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神則禱給
世下無間矣爾少囉祿白嗣王位以來內修齊家之道外造睦鄰之
方况教遣使中國稱臣入貢以方今時王之其少囉祿可謂賢德
矣豈不名播諸藩今年秋貢象至朝朕遣使往諭特賜暹國之印及
衣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故茲詔諭想宜知悉二十年七月
暹羅斛國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二十八年十二月 詔遣內
使趙達宋福等使暹羅斛國祭故王朱烈實尼牙思哩多囉祿賜嗣

王蘇門邦王昭祿辟齊文綺四尺羅四尺縠絲布四十尺王妃文綺
四尺羅四尺縠絲布十二尺初瑜之日朕即往以來命使出疆周于
四維歷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戶周于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
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較之于今暹羅為最遠通者使至知爾先
王已逝王昭光王之緒有道於家邦臣民歡憚茲特遣人祭已故者
慶王昭祿有通和至其國夫法度周滿于案以先首朕其取之哉永
樂元年遣使朝貢賀即位自是其國止稱暹羅國二年其王昭祿辟
齊多囉祿判遣使坤文現表貢方物遣內官李典等賞物勞之并賜
文綺紗帛四年二月遣使來表貢方物 詔賜古今列女傳且
乞量衡為中國式送之七年正月遣使奉儀物致祭 仁孝皇后命
中宮官以告凡庭九月遣使坤文現等表貢方物賜紗帶遣之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四十

南海人何八視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至是因文現歸 上令諭其
國王遣八視等送母納進進以取罪戾并賜其王金織紵絲紗羅絨
錦八年遣使貢馬及方物并送中國流移人還賜勅勞之并賜絲帶
十年十二月復來朝貢十三年五月昭祿辟齊少囉祿判年共于三
額波磨札判的額紹封十七年十月遣使諭暹羅國王俾與蒲判加
平初諭三額波磨札判的額曰朕祇膺天命名在平身休天地好生
之心為治一視同仁無間使此王能承天事大修職奉貢朕心所嘉
豈非一日比者滿刺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王能承乃父之志躬
率妻子詣闕朝貢共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則王無故致加之兵夫
兵者凶器而兵相聞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滿刺加國王
既已內屬則為朝正之臣彼如有通商中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報

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欲王之右兵以
遣其意王官深恐勿為所惑特使陳國無何校其是及其相宜有宿
敵王其意焉十八年四月遣使入貢方物賜之鈔幣仍遣中官楊
敏等護送還國仍賜其王錦綺紗羅等物十九年三月遣使余懷等
六十人貢方物射後滿刺加國之罪賜鈔幣有差十九年七月獲入
貢二十一年三月遣使坤梅貢方物賜之鈔幣洪熙宣德以沒入貢
猶如常期正統景泰間貢或不常成化迄今大率六年一貢近惟嘉
靖三十二年八月遣使坤隨離等貢白象及方物白象已絕遺象牙
一枚長八寸首尾兩全起元牙有大五寸七分前石楊子十顆中有
珍珠十顆寶石四顆尾大寸廟全剛鑽一顆金金內貯白象尾毛
馬鬃又象牙一十九枚共三百五十斤高木三十七株共二千六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四十一

斤樹香六百斤蘇黃四百八十斤大椒子五百八十斤紫梗三百斤連香
二十一株共六百五十斤木香三十斤白豆蔻六十斤胡椒八百一十斤
蘇木一萬四千二百斤三十七年八月遣使坤應命等貢方物象牙三百
斤蘇香六百五十斤蘇黃一百五十斤連香三百一十斤白豆蔻三十斤
蘇木一萬三千二百斤胡椒四百五十斤高木三千八百斤大椒子五百
斤其賦舊賦頗不相同
按赤土疆域正與暹羅同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國南河羅旦國北距
大海地方數千里隋時常駁自南海郡水行晝夜二旬每值使風至焦
石山而過東南泊波加林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而又南行
至即于石白梁島與連俚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頂國之山詠足南
連雜龍島至於赤土之界林邑今占城星槎略覽云自占城順風十晝

夜可至是也

暹羅貢獻方物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界
指片磁米腦棘腦油腦柴檀香迷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真香羅斛香
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何紀香蘇合水丁史碗石柴便藤竭藤黃硫黃
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白豆蔻華撥燕木高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
白縷頭布紅縷哈刺布紅地紋布智布紅柱花頭布紅縷白縷花布乍
連花布烏縷惹白縷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家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
紅燕打布剪絨燕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絨布紅花燕手中織人家雜
色紅文燕縷使回金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滿刺加國古哥羅富沙也漢時嘗通中國漢為預選所屬屬拘選在海峽
山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焉屬扶南去扶南可三千里東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四十二

通交州即古哥羅富沙也其西界接天竺做外諸國其國城樓閣要故又
名大開婆今稱連連東有吉里地國故其處舊不稱國自德港順風八
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山孤人少及滿屬於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為稅
本朝永樂三年其王西利八兒速刺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十年命正
使大監鄭和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覽海船四十八艘往諸島夷開積
寶賜詔封為滿刺加國王賜銀印冠帶袍服且建碑王界暹羅始不致使
捷九年七月嗣王拜里迷剌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
上聞之念其經去鄉上疏涉海道即遣中官海壽禮部郎中黃裳等往宴
勞之復命有司供張會同館既至奉表入見并獻方物上御奉天門宴
勞之別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祿寺日給牲牢上尊命禮部賜王金餅
龍衣二裝袂襪衣一裝及金銀器皿惟慢稠賜王妃八兒迷連里及其

于佳信臣僕從文綺紗羅裝衣有差及出祀會同館漫賜宴為八月賜其
王全相王帶儀仗鞍馬并賜王妃冠服九月拜里迷蘇利拜歸錫宴于奉
天門別宴王妃信臣等賜勅勞王厚賜之并及其妻子陪臣勅曰王步海
數萬里至京師但無虞蓋王之忠誠神明所祐朕共王相見甚確因常
且而但國人在望宜體慰之今天氣而寒慎勿風向凡實惟朕時王途中
飲食甚稠遂以別朕朕念之懷今賜王全相王帶一儀仗一到鞍馬二匹
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銅錢二千六百貫錦綺紗羅三百匹
白絹千疋洋金文綺二金織通袖麻櫛二王其友之及賜王妃冠服一
副白金二百兩鈔五千貫錦綺紗羅六十疋金織文綺紗羅衣四襲賜
王子孫冠帶其陪臣等各賜白金鈔錢絲綉有差復命禮部宴設于龍江
輝仍賜宴于龍潭輝十二年國王母來宴賜如王妃二十年三月其王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四十三

哩麻哈利率其妃及頭目來朝貢方物以文致新嗣位故也宣德九年國
王復來天順三年國王無蓋佛印沙平其子蘇丹范達沙請命復遣使冊
封自建國以來朝貢至今不絕

按滿刺加疆域在占城國南其朝貢自廣東以達京師

滿刺加貢賦方物者小斬犀角象牙玳瑁宜頂鴨鵝黑熊白虎銅鐵金
母寶頂金扇戒指撒哈刺白布布並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紋斤腦
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連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烏木蘇
木大概子番錫者皆使回金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蘇門答刺國古大臣也一日須文達那白滿刺加順風九晝一夜可至其
西去一晝夜程有龍涎與荷時南亞里洋之中每至春間群龍交戲于上
道波則國人駕獨木舟採之以為香一斤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

中國銅錢九千文星標麻皂採之或遇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
手把木而舟至岸其龍涎初石暗膠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或大塊或
大魚腹中刺出者半大亦覺魚腥使之清香可愛質于蘇門答刺之市官
秤一兩用彼國金錢十二枚一斤則一百九十二枚也 進官紀開諸香
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不下五六千乃皆中禁權之物出大食國運海
傍常有瘴氣出州山間即知有龍涎其下土人更相守之候雲散則知龍
已去往蛇必得龍涎入香合和能收效腦府清氣難經數十年香味仍在
得其真者和香焚之則草烟存空結而不散或言涎沫有三品一曰沉水
二曰膠沙三曰魚食沉水則輕浮水而善水皆何能出波隨而取之膠沙
則凝積多年氣味愈參于沙中魚食則化黃散于沙中沉水者可入香
用 嘉靖二十四年三月司元監傳奉 聖諭御製作進諸貢沉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四十四

一千斤紫色降真香三千斤龍涎香一百斤即日來用就全在京師貢已
得沉香降真龍涎尚有龍涎香出京師林買未得委行浙西等十三省
及各海濱諸州等處收買本年八月戶部文移列司又奉撫按詳察行惟
原煎香每斤值銀一千二百兩三十四年巡撫約詳表詳報際商人汪
弘等列司責差網化何履德領同前番船商買龍涎香共十一兩差
官于戶部出成於本年十月送驗會本進奉 聖旨此驗不同姑且收
入今後務以真香進用欽此欽遵行司又據已監廣州府所詳化人馬那
列等告送龍涎香一兩三錢稱黑色及有蜜地都蜜地山交屬標有稱白
色六兩本交此稱稱黑色者味在水稱白色者味在山又據蜜地都州為
和等送香辨驗真正共一十七兩二錢五分貢差于戶部為三十五年八
月送驗會本進奉 聖旨這香內辨是真香用欽此洪武間遣使奉

月送驗會本進奉 聖旨這香內辨是真香用欽此洪武間遣使奉

金泉表貢馬并方物國名頌文連那永樂三年酋長率眾出河必丁隨中
官尸慶朝貢封為極門答利國王給印反 培五年嗣王錫丹罕何必
遣使阿里來朝并貢方物宣德六年漢來貢十年漢請封其子為王初大
監那和奉使至燕門答利偽王燕幹利方謀殺宰奴里何必丁以奪其位
且恐使臣賜不及已領兵數萬邀擊官軍和率眾及其國兵共戰燕幹利
敗走連至南勃蘭并其妻子俘之以歸永樂十三年九月獻于行在以大
逆不道伏誅諸蕃震服

按大食疆域在占城之西洋中南接日連所居有重龍國東北接雪山
蔥嶺皆佛境也西北與大秦相隣為其統屬宋初與占城通貢唐建
于宋淳化四年始王蒲希密得廣州蕃長字吉招瑜遂至南海以老病
不能指閩乃以方物來獻其表有曰沙歷龍王之宮塔望天帝之境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四十五

道文化以愁宿心今則難忘五羊之城猶餘雙鳳之關則是射利滿廣
今色目蕭姓者是其裔也後與甯重龍回使來朝入貢陸路由沙州恐
為西人鈔畧乃詔自今取海路由廣州至京師自是朝貢不絕熙寧中
其使率坤陀羅乞碗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銀錢助修廣州
城不許歸國被誅見蘇黃門龍川志其分節領為勿斯難辨也唯
勿致等國燕門答利則出龍涎香者也布那姑兒則產硫黃者也又有
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寧四年始入貢順風行百六十日
經勿地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多產香藥其風俗語言與大食同
燕門答利貢賦方物馬犀牛龍涎香胡椒布帛石木香丁香降
真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木品瑪瑙琥珀香子石青回青硫黃使回
合于廣東布政司管待

錫蘭山國古振牙頰也自燕門答利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
貨物多聚亞於爪哇中有高山上產錫鴨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
拾取之隋常璩至林邑極西望見焉番語謂高山為錫蘭曰名相傳釋迦
運摩直與來與在龍涎西北五晝夜程登此山猶存足跡山下有寺中貯
釋迦聖像真身側卧及舍利子 雅牙僧國東時遠焉在南海中其界東西
三十日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悉即此國本朝永樂七年
錫瑜共王亞烈苦余兒遣太監鄭和等齎詔勅金銀供器絲織金寶幡
布施于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有差亞烈苦余兒貢固不恭謀害
師和即潛備先發制之使來術收獲走夜半聞砲則奮擊而入生擒其王
永樂九年歸獻闕下 上命擇其支屬賢者立之禮部言詢其國人皆
謂耶巴乃耶賢十年九月遂遣使齎詔及給印封之若曰朕既承先皇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四十六

的業無取羊表嘉與萬方同臻至若錫蘭山亞烈苦余兒近處海島素著
福心毒害下人結怨那境朕嘗遣使諭諸番國至錫蘭山其並列皆奏
兒敢違天道敢慢弗恭送其先逆謀殺朝使入朕其忠逆被擒俘朕念國
中軍民皆朕赤子今爾外能為之純為爾耶巴乃耶德好善為眾所推
今特封爾為錫蘭山國王於朕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厚可以撫眾惟忠
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鄰爾其欲承朕命永崇大運無忘無虧盡于朕立
享無疆之福朕時厚其賞請誅亞烈苦余兒 上曰聖矣禽獸耳不
足擬殊途款之亦遣歸時國人立不利哥麻也思刺查為王詔諭使遜位
十四年十一月備占城爪哇高刺加燕門答利南亞里沙里灣泥彭亨古
里木骨都末潘山洋南勃利卜刺哇阿丹麻林刺嫩惹魯漢斯柯枝諸國
及舊港宣慰司各遣使貢馬及犀象方物連鄭和等齎勅及給印封羅絲

絹等物備往賜各國王正統十年國王遣使耶把刺漢的里亞等來朝貢
方物天順三年其王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利惹沒遣使來貢

按錫蘭山疆域在西洋與柯枝國對峙南以列羅里為界自別羅里南
去順風七晝夜可至福山洋國十晝夜可至古里國二十一晝夜可至
卜刺哇國柯枝接大小葛蘭二國山連赤土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
可至木骨都東國自古里順風十晝夜可至忽魯謀斯國二十晝夜可
至刺微國二十二晝夜可至阿丹國又自忽魯謀斯四十晝夜可至天
方國乃西洋之盡處也天方曰石天堂又石西域有曰、曆宣德十朝
貢

錫蘭山貢賦方物象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刺乳香水香土檀香
沒藥西洋細布藤竭虛會硫黃烏木胡椒碗石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四十七

管待

佛朗機國在爪哇南古無可考曰志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占廣
州三月程其王姓憐陳如隋大業中遣使入貢又 投和國在真麻之南
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可至其地正相對古之狼狽鬼國分東西二洲皆
能使人瓜哇之先鬼喚人肉即此國也佛朗機亦與相對云永樂十年九
月南初利國王馬哈麻沙遣使貢物或亦婆利之更名也皆類似無他
據姑附于此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船突至廣州澳口訖聲如雷
以進貢請封為名右布政使兼按察副使吳廷舉許其進貢撫按查無會
典四例不行遂還泊東莞南頭徑自蓋房樹柵時火銃以自固有至部者
不行跪禮朝見致位先請先御史丘道隆何察前漢具奏時言其或逆稱
雄逐其國主似足南初利逆且先年潛遣火者亞三假充滿刺加國遣禮

使臣風貌到澳往來宛伺熟我道途略買小兒烹而食之近日滿刺加國

王奏其奪國豐殺等情屠掠之禍漸不可長宜即驅逐嚴禁私通仍將所
造房屋城寨盡行拆毀重加究治買賣工匠人等以私通外夷之罪 詔
皆送之誅其首惡火者亞三等命撫按嚴守巡備倭官軍驅其餘黨出境
海道副使汪鉉帥兵至備據險逆戰商人鑿舟用策乃悉擒之餘皆逃去
月山英英佛朗機國在爪哇國之南二國用此形製司但佛朗機能大瓜生
純小國人用之甚精小者可穿在中國人用之稍不成則擊去或指或斷一
字一臂純利刃長若短則去不遠穴洞圓滑若有歪邪滑得則碎裝不正
惟東莞人造之與番制同餘造者往、短而無用嘉靖初佛朗機國遣使
來貢初至行使百金錢改乃覽之其人好長小兒云在其國惟國王得食
之且除以下不能得也至是滿市十餘歲小兒食之每一兒市金銀百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四十八

廣之惡少掠小兒馳赴之浙食無美其法以巨錢煎滾沸湯以飲龍威小
兒置之鐵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刺、去其皮其兒仍活乃殺而剖
其腹去腸胃養食之屠二三年兒被掠盡衣連近志之海道汪鉉以失逐
之不肯去反用純擊收我兵由是人望而畏之不致近或獻計使善水者
入水鑿沉其舟盡擒之汪鉉由此為用漢為南賴巡撫以進甘露召入德
都憲事久之將吏部尚書會北虜吉囊入寇請建策請順佛朗機說于德
鎮凡城鎮關隘墩臺缺口皆用此以禦寇 詔從其議下所司施行至今
三邊均其用然該奏疏詞語詳漫可徵兵部即中吳時雲神見而笑之該
剛之怒無馬銅仁府知府或戲之曰君欲一併爾机打倒銅仁府嘉靖中
黨類更番往來私船雜諸夷中為交易首領人皆高岸白哲廣人徒僻識
之遊魚洲請快艇多掠小口性貪之三山登塔背底水等鄉村以至諸澳
楊誘惡少日繁有徒甚至官軍商紀亦與交通云

廣州船船往諸番出虎頭門始入大洋分東西二路東洋差近周歲即回
船有宜頂是筒狀用羊物西洋差遠西歲一四船有未牙岸角珍珠胡椒
羊物宋於中點置巡海水師營壘在海東西二口闊二百八十丈至屯門
山二百里沿船入海戰艦其地而主大海四十里東至惠州四百二十
里西至瑞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恩州七百五十里北至韶州二百五十里
今為東莞縣南頭城東南海路二百里至屯門山水皆茂日可行五十里
乃順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一作用東風西南行七
日至九乳標州又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勞山在占城東二百里海中占城
投罪人於此又南二日至陵山星羅勝覽作雲山其山峻而方有泉下繞
如帶其村民居星散結棚為業皆占城境也陸行至賓重國一月程東去
麻逸國二日程一名舟速去洋流三十日程太平與國十年歲空實至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四十九

州今名麻逸東水行一日至東西莞崙洋唐書作門毒國又一日行至
古荳國則真臘也王孫荳屈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自古臘西五十程至
丹有流國其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又二日行至寧突弄山又五
日行至海峽番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一名羅解今為暹羅
南岸則佛迷國占城為國又東水行四日至訶陵國今爪哇南中洲之
最大者又西出峽三日至葛、僧祇國在併進西北隅之別島國人多鈔
蒸乘船者多畏之是此即委利其北岸則阿羅國一名阿羅度今編利如
阿羅西則阿谷羅國一名阿羅平又送寄、僧祇四日行至婆露國一
名阿香又六日行至婆那國一名阿文達那加藍州一名華首興又北四
日行至師子國在西洋之西隔多即于故名呂黎對前通師子國即即大
秦也其北岸距南又竺大岸百里自伽藍州行二十日至榜葛利國則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竺也一日西印度乃得伽得道之所海口有塞地港番商於此抽分云
天竺之西千五百里有注華國至宋大中祥符八年其王羅茶羅乍始遣
使入貢其使言離本國身行七十七日歷那勿丹山婆里西蘭山至古羅
國以古羅山得名又行七十一日歷加八山占不勞山并寶龍山至三佛
齊國又行十八日度雲山水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之黃西王母塚取舟
所得百里又行二十日度羊山九長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
百五十日至廣州焉本按天方國有四方寺宋史注華國有四城併寺但
注華入朝貢真珠以珠散散要天方都于麒麟不同或云天方即師子國
不可知也雷州控入海水路東至海三十里西至海一百五十里南至海
一百七十里北至化州一百六十里海路從海州東北陸行二十五里抵
碎珠天海至羅場接天川縣通江水從天川上水至化州三日程自化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五十

下水至海口四日程從州東至海三十里渡海抵化州界地名朔州入思
廣州通開浙送州東南陸行一百四十五里抵海至諸番國從州南陸行
一百七十四里至通角場抵海南泛海一程可至瓊州從州西陸行一百
五十里泛海水路至安南諸番國故諸番船維東洋琉球等國被風漂多
至瓊州從州東至海一百二十里其南崖州去海益近云

不可殫紀

吳孫權遣使宣化從事朱應中即康泰使諸番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數百國余主記傳謂之扶南土俗曰蒲盧中曰倭奴曰橫吹曰玷薄曰北博曰清耶事曰烏文曰斯謂曰林陽曰馬五洲曰薄數洲曰乾蘭洲曰巨延洲其後歷代更變非復曰名矣

晉武帝平吳林邑扶南入貢之後曰年羅曰橫盧曰木利曰卑離曰南都曰維余曰沙樓曰蒲林皆昔所未聞也宋齊至者師于毗加梨于陀利國婆蒲黃何羅陀阿羅單婆皇律牙倫樂、頓遜等益有十餘國

梁武帝時婆利丹、毗塞始通毗塞王身長三大頭長三尺自古以來不死知神聖未然之事其子孫則生死如常不隨使通赤土致羅利其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未髮黑身戴牙鷹爪蓋佛書所謂長身金剛夜叉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五十三

判即此物也他若投和蓮斗之屬貢于隋者益多其貢大氏金室香葉等物亦有獻佛牙舍利者皆奉婆羅門之教故也

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即且監領之設市區令變夷來貢者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來最大者為獨播船載一千婆蘭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次曰牛頭船比獨播得三之一又次曰三木船曰料河船近得三之一貞觀十七年詔三船船司者高收利龍腦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並抽解

一分武后時都督賈元啟買取番貨船商不勝悉教之開元初市舶使慶王與波斯僧造寺巧以進劫器又羅遣使者之南海求珠華者開元四

年有明人上言海南多珠華奇貴可杜若致因言市舶之利又致使師子國求靈藥及番醫之堪冥之宮掖上命監察御史楊元孫與明人楊杜求之苑且以容奏曰陛下百年艾珠玉錦綺示不運用今所求者何以異了

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始非王者之休胡葉之性中國多不能知况于胡垣宜宜實之宮掖大御史天子平日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弱

首定瘳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病惑未竭無益聖德當恐非陛下之意倘然思之上速日引愁懸而而之

後於廣州設結好使每番舶至則審事宜以聞文苑英華次元泰廣州結好使事由來諸書謝恩狀右臣伏奉某月日手詔令且速具前官本末事由開奏且去月日理具某官詳本通事

以聞某月日奏官至伏奉某月日手詔所奏某官詳本通事詳本末想宜知悉者臣伏以綸特下于紫霄明命光於臨海崇深感極龍心駕周幸夫國惟揚委蒸預且歸者恭守嘉祥無補預快累更涼煥期茲地

遠放望思加日月照臨之明無幽不燭乾坤生成之德在物莫遺豈期奉報常儀特降詔書慰撫事進等列言萬情狀以軒輝一遠歲序三變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五十四

咸愧深了呈瑞符恩恩并于形處則清列于班行數冠劍而何日守炎荒之遊眼甘庫席以嬰身懷死節之丹誠願生遂于拜關每承存諭之命更

功攀志之心且不敢感恩歡羅屏營之至是時訪番多所更改林邑歸珠王而陸真胤亦沛文單皆帝紀還元和中安南都護張舟所敗之乃沒銅柱以正疆場於足貢琛溢于王府其後帝度使馬總又請二柱以徃之貞

元時波斯古羅二國入貢多珍物帝度使王履休奉宣威德撫令市易常供外一無所取乃為使院圖表進其言有曰海門之外隱若敵國齊志復

信貽厥將來時保得休其後以平興漸加市稅太和中文宗下詔除之宋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燕使通判官洋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凡諸番之在南海外者進貨以金錫為金易其不象珊瑚琥珀珠玕瑣瑛翠皮瑤州瑪瑙等物亦承水積者布為抽解木胡椒香葉等物亦

置權在于京師諸商皆貨至廣州非出官庫者悉行私刑有易其法又詔
 非珍奇物皆聽市浸又詔他貨之良者亦聽市共中大板海船至征其什
 一而於其乘價在歲入以數十萬計縣官但費有功而太平興國三年
 李昌齡知廣州廣有海船之既昌齡不敏以廉自守淳化二年代運昌齡
 上言廣州市舶每歲商船至官盡增價買之良苦相難少利自今請擇其
 良者如價給之若者悉其責勿禁熙寧中廣州市舶歲課虧折或以為市
 易司授之故令提舉究詰以聞於定務官呂選以聞取番物初免後以言
 者罷杭州市舶請司皆隸廣州元豐三年中書言廣船已修定條約宜選
 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迪兼領文觀元年復置浙廣福建三
 路市舶提舉官杭州仍復置司又增一司于泉州三年番商欲往他郡者
 送船司給券毋雜禁物其防船兵仗給之如諸國法船司常所市物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五十五

得過二分官吏市者有禁政和四年詔廣南市舶司歲貢珠犀角象齒
 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稅權近自今有以萬轉香
 指珠瑪瑙括兒眼睛之類博買前來及有虧番商者重治其罪皆實于法
 惟賜巨寮象笏犀帶等者量令輸送 曰法者物分麤細二色龍腦珠之
 類皆為細色十分抽一淡又博買四分麤色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抽一
 既多商人多匿其細者并實四抽細色以五千兩為一綱麤色以萬斤為
 一綱每達一綱則有州來賜家錢一千餘緡其後却運者詔以象犀紫瑛
 之類以呂州來而四日一個至分為三十三個多費州來賜錢三千餘
 貫紹興二十七年詔廣南經畧市舶司察番商假托入貢除與初臣察以
 象齒珠犀比他貨最重請十分抽一蘇博買乾近初臣察又言福建廣南
 皆有市舶物貨浩瀚宜官提舉實宜乾道七年詔麤色貨物以二萬斤為

一綱加凡六百斤依四支故水脚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而度漢任
 費日之一切皆辦海船歲入固不少然全張銅錢亦用足福州外境
 而致之泄尤甚法禁嚴甚乃愈密其弊卒不可禁淳熙二年詔廣州市
 舶除權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 元世祖嘗主提舉司尋罷至英
 宗治平六年遣使權廣東番貨乃漢王之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明帝元
 統六年罷廣東提舉二司至正二年漢王廣東提舉司中嚴市舶之禁三
 年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 羅縵亭草記宋末既敗之起占城乞兵兵漢占
 城以國小辭款之效泰庭之尺而不得歸占城守之而不往救之竟失情
 茂病年其王作詩挽之曰憫天江南老鉅師春風極淚馬傷情無極天下
 無年月致使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流故國一杯黃土正昏名其死好運
 東流去莫向邊隅怨不平夫占城以島夷知重佛長如此及元主中國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五十六

夫抗拒權屢征不貢法以備四汝夷也我亦夷也何自之有哉 胡龍興
 辭順恐沒夷故有石信哉
 本朝除元亂大一統諸番例當三年一貢迨也來王許以五市五市舶提
 舉司以五諸番入貢曰制應入貢者先給符簿凡及至三司與公符祝其
 表文方物無偽乃津送入京若國王、此陪臣等附至貨物抽其十分之
 五其餘官給之直運羅瓜哇二國免抽其番商私賣貨物入為番市者每
 至水次悉封籍之抽其十二乃聽質易然聞廣番氏性、有推管年環一
 劫者衣服產音入其船中嘗之為奸回緣沙暴傷海甚苦之曰志此木洋
 天易多用然竹篋圖尤為尤休商人畏之曰易官項等物西洋交易多用
 廣貨回易胡椒等物其責細者社、滿船若運羅羅木地則左權番其
 除番貨各國皆有之若况番有黃泥烏角沉至青瑛祝則之則底膏之則

系時附估其根所結惟字南木乃阮之生結者原角有為厚花平通天作
復通厚花厚者白地黑花通天厚黑地白花復通厚
則通天厚白地中更有黑花此皆希世之貴也惟前項項項項見見了今
為厚角不為公服以王與厚為中貴其不可合之貴也

洪武三年五月遣使頒拜祭詔于安南占城以其通中國文字也詔番莫
不長感懷德自是朝貢不絕亦有不及期而貢獻者永樂改元遣使四出
招諭諸番貢獻軍至身貨重寶前所未有乃命內臣監鎮中 設公館于
城南水濱浚改建于御西仙湖今為分守道三年九月大理寺少卿周良
輔和馬湖廣副使坐事降行人至是奉使西南諸番暹羅爪哇以至西洋
古里諸國還京奏事稱旨推廣東按察使內臣侯顯鄭和等偕行人往還
若工皆厚禮之四年六月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夷入貢方物水陸
以舟行運載惟南雄至南安限隔梅嶺舟楫不通自今請用瓦力接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五十七

上曰為君務養民今若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夷入
貢不絕皆使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
物置于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即令運赴南安著為令後願侍臣曰民
不失其養難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難休之不德八月置懷遠驛于廣州城
親于步到房一百二十間以居番人諒市舶提舉司悉內官總貨提舉官
吏惟領簿而已有需由福建而被風漂至者如渤泥 木蘭婆羅國在西南
大海中去爪哇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三十日程永樂
四年其王遣使來朝流求在東洋大海中當建世郡來水行五日而至隋
大業中遣得舟兵自巽安浮海尋之竟安今潮州也洪武中分大小琉球
相貢其官生常入太學之業每加收印他若喃勃利新附諸國亦有隨
船至廣州者正統十年按察副使章格巡視海道時流求使自蔡瑛等事

數人以方物買寶障國風深至香山港守備當以海寇殺戮之以為功格
不可為之辨奏還其寶而遣之番夷頃德近年以來客商有深至瓊州者
還至廣城念事經方東加意存印連人感之咸化弘治之世貢獻至者日
夥有司惟密其番使入見餘皆留于驛往來設燕管待方許入城衣服
玩具亦有帽金珠衣朝霞者老稚咸競觀之椒木銅鼓戒指寶石溢于庫
市番貨甚賤貧民承令博買多致富正德十二年西海夷人佛朗機亦稱
朝貢突入東莞縣火銃迅烈震駭遠近殘掠甚至長官少兒海道奉命誅
逆乃出境自是海舶悉行禁止則應入貢諸番亦鮮有至者貢舶乃往津
泉廣城市質蕭然非舊制矣於是西廣地撤都御史林富稽 祖訓遵會
典奏上得允於是番舶乃通焉 目惟巡撫之職莫先于為民興利而除害
凡上有益於 朝見下有有益于生人者利也上有損于朝見下有損于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五十八

人者害也今以除害為名併一切之利禁絕之使年國無所資志 祖家
咸慮且夫遠人之心則廣之市舶是也 明皇祖則安南真臘暹
羅占城蘇門答刺西洋爪哇等處白金花三佛齊等處諸國俱許朝貢惟內
洋行商多行稱非則暫却之其法極通又按 大明會典凡安南南刺
加諸國來朝貢者使回俱令于廣東布政司管待見今設有市舶提舉司
又 初內且一員以督之所以送迎往來想遠有無未遠人而宜 咸德
也至正德十二年有佛朗機夷人突入東莞縣界時布政使吳廷奉許其
朝貢為之奏 聞此則不考 咸憲之過也厥後復從帝朝足惟御史
立道隆等奏即行撫按令海道官軍離遠出境味其有惡大者亞三等給
賞開風揭道有司自是得安南滿刺加諸番船直行阻也時往拜州月海
白地方私自駐劄於是利歸于國而廣之市井蕭然矣夫佛朗機素不通

中國雖而絕之宜也 祖訓會典所載諸國素茶烟與中國通者七朝奇
貨易盡阻絕之則是因重而廢貨也况市舶官吏公致于廣東者反不如
津州和通之無禁則 國家或志果安在哉以且等之中國之利益欲為
大山川水城花、終歲僅克常額一有不早功民納粟稱恨不荒田規者
抽解費之外抽解俱有則列是供 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除抽解外
即元甲餉今兩廣月兵連年庫藏日耗藉此可以充羨而俗不虞此其利
之大者二也廣西一省全仰給於廣東今小有徵發即指辦不可能折
概木久以缺乏科擾于民計所不免查得四番船通時公私稅給在庫者
貨自月可待銀兩數萬此其為利之大者三也貿易四列有司擇其良者
如價給之其次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貨即得稅銀數兩交易可以
自肥廣東曰稱臣廣東以此耳此其為利之大者四也助國給軍既有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三冊 文陞西南夷

五十九

焉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曰民之可利而利之者也非所謂開利孔為
民罪榜也議者或病外夷闖境之為虞則日又等之運羅真臘爪哇三佛
齊等國洪武初首貢方物日服至今永樂時涉泥入朝沒齒感德成化間
占城被莽寇絕策思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常性百餘年來未有政焉
盜寇者近時併附机來自西海其小為詳侮夫有所召之也見今番船之
在津閩者亦未聞小有驚動則足決不敢為害亦幸、明夫况久阻忽通
又足以得其戰心于目請于詳撰要官去度及東莞縣南頭等處而近年
全海道副使及備倭都指揮等官軍嚴加巡察凡物之未出于 祖訓
會典之所載者密詞得真詳其照回駐劄其 祖訓會典之所不載如伴
商札者即驅出境如敢拒抗不依印務查官軍擒捕而凡所謂喇塔者或
必殊樣要之私通小民之誘于下海者必禁一有疎虞則官軍必罪如
此則不惟是與一言之利而 王者燕外之道亦在足矣伏望 皇上

特知該部照得臣所陳利害逐一察究如果可行乞行福建廣東省令
當始之私自駐劄者盡行逐去其有朝貢表文者許往廣州詳與去處候
候官司處置如此慮懷柔有方而公私兩便矣灣泊有定所布政司果查
得連年運羅國并該國管下甘肅石 坤州與滿刺加順塔占城各國來
船或停泊新寧廣東海豐河或新會奇澤香山浪白樓鏡十字門或東莞離
抽北門荒頭門等處海澳灣泊不一抽分有則例布政司果查得正德年
間以迄弘治年俱無抽分惟正德四年該鎮巡等官都御史陳金等題
要得運羅滿刺加國并吉蘭國天船貨物俱以十分抽三該戶部議行責
細解京粗重貨物每船至正德五年巡撫兩廣都御史林廷選題議
各項貨物者變賣存若木處以備軍餉之用正德十二年巡撫兩廣都御
史陳金會劄到使吳廷舉奏改或做木船十分抽二或依近日事例十分
抽三責細解京粗重貨物每船巡檢只許十分抽二本年內占城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三冊 文陞西南夷

六十

進貢得附搭貨物照依前例抽分至正德十六年滿刺加國奏併附机奪
國及進貢并為該部議行鎮巡等官違放出境嘉靖五年又該地都御
史奏稱運羅國進貢得附搭貨物十分抽二以備軍餉方物解京嘉
靖六年該國副使坤思悅者求的利等奏稱正船至無抽分該部查得
會典內該國則不抽分行回得原抽貨物運還變賣修船歸國通行到今
俸糧折色概本無支布政司果查得連年止係都布按三司文武官員及
在者又職官史本司備行廣東庫于庫貯抽回胡椒木計算各名下折
色俸銀每一兩內除八錢折胡椒一百斤而餘二錢折胡椒五斤八兩八錢
八分其餘折折或職官史與夫境外各屬則無折支以本之例嘉靖中葉
去市船內臣船至澳連知係有應除者往船抽盤提奉司官史亦無所預

九邊四夷

備錄終

遼東論

周弘祖

遼東為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即縣其地。國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宣互市通貢，該鎮總計馬步官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九疋，子粒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天津海道止可達於廣寧迤西一帶，其餘復海等處仍以登萊海道為徑。○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許氏云云矣。大意謂東北諸夷屋居大食射獵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既在羈縻之屬，竊發頻多終不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一

顯然大舉要在隨時安輯，先事申嚴俾患威并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倖斬論功則第二義也。豈知夷運亦有盛衰，采今適值東夷運衰耳。如對廬者足智多謀，坐推唐甲劾里鉢阿骨打者沉毅勇鸞健鬪無前，皆遼以東產也。即北狄如此輩者，皆可幾屈哉。蓋白山聳秀，渤海濛洞，鴨綠混同，左右遙相持護，山川融結，其生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為襟，然必整理威遠青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據廣寧以為吭，然必措置臨潢鎮靜而廣寧之形勢益張，經斯鎮者幸無以東夷之弱而易之也。至於山海一線之關，我塞彼不可來，彼塞我亦難往，中原多事遼東其自為一區乎。公孫康可觀矣。

薊州論

薊燕京左輔也古會州地國初即其地封寧藩設大寧都司營州等
 衛與宣府遼東西並建以為外邊靖難後元良哈部落內附乃改
 封寧王於南昌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
 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
 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朵顏大寧餘屬是也自此宣遼隔越聲援斷絕
 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
 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結親進
 北累肆內侵崇禎陳乾親祥前後重兵陷沒嘉靖二十九年復道虜
 入直逼京都始議添設總督軍門駐劄薊州總計馬步官軍七萬八
 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千六百石豈六萬七千五百石子粒
 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銀二萬綿布一十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二

萬一千六百餘疋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斤草四十萬三千束○開
 平陷入虜庭大寧徙之三衛 天子自為藩籬矣在今日邊情惟薊
 鎮為急規復舊疆未敢卒言乃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為
 迂過力不為勞過勞不為損也何也所關至重也今計其制禦之勢
 大畧有四馬以冷水口為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為適
 中之地以古北口為一路自馬蘭峪抵石嶺塘而以密雲為適中之
 地以昌平為一路自渤海所抵鎮邊城即以昌平為適中之地以紫
 荆倒馬為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為適中之地顧此關口
 均云要害而古北口為尤要何也蓋冷水馬蘭有重岡峻嶂以為天
 險紫荆倒馬有漁陽上谷以為外藩古北口一帶沙淤水漫平夷曠
 遠萬騎馳驟縱橫無防然總之亦有險可據也虜若自黃榆川而來

則必由潮河川自磚梁子而來則必由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
 由三箇嶺顧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真我兵之占地也過此不守使賊
 入平原曠野則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乃若陝卒入衛始自庚戌今
 歲額馬德甚矣括其資以募土著不兩宜乎當事者竟默而不言豈
 以國事為家事者哉

宣府論

宣府漢上谷郡 國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峰黃崖
 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明安臨寧直接獨石 文皇三犂虜庭皆
 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自大寧淪失之後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
 守宣德中迺樹獨石棄地蓋三百餘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沒雖
 旋收復然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總計本鎮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三

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疋屯糧六萬二千三百
 零二石地糧三萬一千五百三十三石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
 石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糧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
 草二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一束○宣府自東路之西海冶迤邐而
 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為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
 邐而西歷中北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為山西界自山西之老營堡
 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保德州為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
 皆逼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門北
 接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為保定界歷龍泉紫荆倒馬之吳王
 口插前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為順天界歷高岸白羊抵居庸而
 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而險截然固天之

所以限華夷者奈何通者夷虜結陣長驅遠掠汾沁全晉為膏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耶良由法紀日弛防範日懈故有險與無險同夫設險云者因地利而紀之以人力也內倚諸關外增崇垣百萬綿堞比之金湯任宣府者不責以戰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大同論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應朔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逼黃河焦家坪娘灘羊園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無虛日焉總計該鎮馬步官軍舍餘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布花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四

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益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疋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四錢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三千五百疋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唐築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為守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逮正統以後又復棄去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且自五堡激變撫驕軍悍卒如撫嬰兒啼則與果稍刺作聲以軟語規復之無復上下分大同之紀綱日墜況山川平夷曠遊在可通北虜竊穴套中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稱難守

焉若夫尋漢唐之故跡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封亦難卒辦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陽和天城二路者不宜專守陽和天城而宜分據瓦窯永嘉白羊鶴鴿之險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而宜分據黑山華皮溝牛心兔毛河之險其在平虜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虜老營宜分據黃家山井坪紅門之險乃若偏頭寧武陽門三關語其地則寧武據兩關之中當華夷之要為東西之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苛嵐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四逼黃河與套虜僅隔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警報不息然山澗崎嶇難於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了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堂誠不得已焉耳鴈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五

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接平刑皆為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鵬窠莫非要害守鴈門警備於是為急矣嗟乎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任之明罰勅法不猛不寬漸而待之庶有濟乎

榆林論

榆林舊治在綏德秦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鎮宋沒西夏元季章孔興據守國朝定陝西孔興北道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千戶所屯治榆林成化八年都御史余子俊廣開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邊牆起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千二百餘里橫絕河套之口該鎮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疋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民糧三千九百石草八十八萬一

千二百六十束。○余肅敏城築榆林世多侈其績而引以為罪者亦間有焉。在許論則云襟吭既據內地遂安在王越則云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雙山堡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花馬池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在俱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一氏皆以籌邊久著聲稱者是非安所折衷哉。大抵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連牛心之堡可使應援西截河套之衝可使耕牧千三百里樹藝樵採圍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梅維鎮馬自虜據套以來我軍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士伍耗矣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於失河套之初而不在于移鎮榆林之日也榆林之軍不患不勇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六

善戰也患其枵腹不得一飽而復來米珠草桂之謠也。許氏謂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即縣改徵本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米此今日之急務也。乃若亂蜂墩野豬峽是直衝魚河之徑虜自此出軍駐 斷榆林綏德為兩矣又東自定邊營西 河岸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漠虜賊大舉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寧夏論

寧夏亦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為關陝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槩也。成化前虜患多在西河自虜據套以來河東三百里更為敵衝築塙盡守始于巡撫徐廷璋而花馬池一帶邊塙皆總制楊一清王

瓊唐龍增築本鎮馬步官軍三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千一百八十疋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束。○國初撤受降而衛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為虜巢深山大河勢固在彼靈夏外險又在河南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往來無日無之且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以少休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為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誠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言之以平虜為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為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砲泉等處以中衛為一路而其險在東圍堡桑遠堡舊安寨等處以花馬池為一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七

而其險在定邊營楊柳堡清水武鐵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為尤要蓋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防禦控制之大畧也。通計四路之虜情言之花馬池為最急寧夏次之平虜中衛又次之何也。平虜徙自鎮遠失地百里民利雖促阨塞可憑中衛偏在西隅寧夏四百餘里然塹山堙谷有險足恃分關分隘遊氣勢自別地挾易守責以中材亦足辦矣。寧夏當賀蘭之衝乃前山後山諸賊出入之徑趙瑛周尚文素著威名亦曾改績此山之下顧今將領較二子何如哉。花馬與套虜為隣沿河三百里盡為敵衝是故虜窺平固則直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塙盡守可禦零賊如大舉河套虜騎長驅陝西

用兵無解甲息有期矣又聞先總制秦紘建議於延寧交界築邊整一道東起饒陽至徐城水三百餘里又西南至靖虜黃河岸六百五十餘里通共延袤一千餘里而地甚遠且清沙峴一帶多浮沙疏去變遷不常地里遠則兵分勢寡哨守疏濶變遷不常則隨築隨塌忽濬忽塞以故節年套虜多由清沙峴深入安會之禍為駭不遠是舊邊之未足恃也清沙峴以北紅寺堡以南周環曠阻殆數百里水泉四千五百處草木繁茂虜每入寇必休息飯馬安留旬日呼為小河套萬一得志巢穴可不慮哉且土地沃饒引水灌田昔時阡陌宛然尚在今不獲耕牧坐失大利雖設有紅寺堡一座勢在孤懸汲水甚遠外高內下四面受敵外有梁家泉虜每據水頭駐守攻圍城堡今以地形較之自徐城水舊邊外起至鳴沙州止共一百三十九里比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八

之舊邊至靖虜黃河六百五十里若止當六分之一誠得其要害守其捷徑扼喉當關非若迂遠之難守也且山岩溝壑天造地設為力甚易又且堅固可圖永久非若沙磧之易壞也此邊既成所云水泉四五十處盡括在內胡人不得南下而牧馬所云沃饒阡陌盡得耕墾不下萬餘頃招集軍民耕牧可獲大利是舊守在內六百餘里迂遠之難今守在外一百二十里要隘之近舊守浮沙疏土之不足恃今守深溝高壘之可久利害較然矣又聞寧夏瀕河當虜衝水合受敵至夏始寧故名今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

甘肅論

甘肅即漢武所開河西四郡以斷匈奴右臂者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羗浪鎮六百里至涼州為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

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為沙瓜赤金苦峪至哈密等處皆燉煌即地洪武五年馮勝下西河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湟中地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姑臧地山丹甘肅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八千九十一疋糧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八百九十九束年例銀四萬莊浪漢土馬步并招募官軍加一萬八百五十六員名馬三千四百六十七疋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九

糧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疋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斤涼州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二千五百二疋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三萬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疋棉花八千四百十五斤○甘肅一線之路孤懸河外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為涼州永昌門戶六垣紅紗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為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溥於益利華夷賴之恐為必爭之地甘州祁連

臘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也漢時失此山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懸脂使我婦女無姿 國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甘州門戶城西六十里築嘉峪關為肅州藩籬關外有羈糜六鎮即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後哈密赤斤陷於土番定安破於海賊而甘肅之門戶單藩雖薄矣許氏云北虜修去修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之後荼毒日深漸不可長豈知死命亦嘗在我也何也閉關絕貢欲茶不得五日渴疾不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不弛不猛庶幾其有瘳乎

內閣論

龍泉紫荆倒馬故關此畿輔內邊關也俱屬保定提督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三員名子粒米二千六十石新增折色銀三百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

十兩餘丁三百三十名馬四百二十二疋○元人攻燕勁騎搗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今宣大雁門蔚朔等關雖為畿輔外藩然降城高關東勝未復外藩關鎮僅可自支則內關亦未可恃以為安也蓋嘗通論四關之險龍泉為上倒馬次之紫荆故關又次之通論四關之勢則紫荆為急倒馬次之龍泉故關又次之獨論紫荆倒馬之勢紫荆雖負山臨河不足以據一關之振西則白石口極為平漫堪馳十兩東則馬水口外臨廣谷內無完城且相去紫荆四百里倉卒有警應援不及倒馬則客路吳王二口均當要害又切近茨溝等村故今所憂者不在紫荆正關而在水馬白石不在倒馬正關而在客路吳王也

三衛論

三衛即兀良哈夷種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走匿松漠間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為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 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領營興會三十餘衛所即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三衛於橫水之北曰朵顏曰福餘曰大寧處降胡以脫魯忽察兒海撒男奚阿失里為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邊為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招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有功遂以大寧界三衛寧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為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屯歷喜峯近宣府為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為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為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一

地最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中入漁陽塞上率諸軍出喜峯關敗諸虜於寬河誅其大酋自是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寨索盜米而已以故喜峯密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夷貢已已福餘大寧結也先為鄉道朵顏獨據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寨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畜去 勅都御史鄒來學經畧已而設太監參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為尾刺間謀詔自後役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禦之十二年通札加思蘭謀寇遼東 勅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為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警遂起正德中部落既蕃陽陰逆屢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迨北鞏蘭台昔花當孫也

花當長子葦列字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
塞殺參將陳乾道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
獻馬贖殺乾罪我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參將魏祥全
軍覆沒時把兒孫較勇屢謀奪嫡諸酋惡之不相附尋亦死花當種
人皆附葦蘭台邇來請嗣番官邊臣以為言下兵部令譯部落後復
許貢葦蘭台仍入寇漁陽諸小國皆殘破○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
為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
馬池等處所以孤危以朵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峯古北口黃花鎮等
處所以單薄

興和論

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又是平地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二

陰山之春地甚寒過鳳凰山之西南有沙城又渡數回即至興和元
號為中都地宜牧馬可樹稻麥宜德棄興和退守龍門虜遂踰野狐
嶺直過宣府其開平所轄興恒諸州最宜田牧亦自宜德棄去徙入
獨石○國家定鼎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狐商便為秋境然則
棄興和退守龍門棄開平徙入獨石者豈得無罪今日所以圖議收
復以為宣府之蔽而奠神京萬載之安者可容緩哉或以為宜令獨
石龍門赤城雲州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仍以萬全懷安等衛之
兵由宣平德勝踰野狐嶺潛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刺罕西傍索腕之
山阻陟澗之險俟獨石諸軍殄定興恒之辰然後畢出徑搗復泉海
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兩軍合勢威振無極東北諸胡定矣其開
平之間有玻璃谷之要興和之間有哈刺罕之險哈刺罕者即五雲

關也關內諸山古稱陰山之脊深壑澗壑宛然天成嗚呼守玻璃以
衛開平或五雲以固興和大典耕牧以息轉輸勿貪遠功以富守關
之卒則東北永以不聳萬全勢重而燕京益壯矣嗚呼審時度勢比
德量力將無待耶

降城論

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有拂雲祠突厥犯邊必恃祠下通默
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張仁愿上言請乘虛取幕南地於河北築三受
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西漢以來皆守河南築城虜腹中終
為所有不便仁愿固請從之因請留歲滿戍卒助工咸陽兵二百人
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後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東城
漢雲中郡地中西城漢五原郡地相距各四百餘里并據要津又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三

牛頭朝那北山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獵牧減鎮兵
數萬○此唐人渡河置城以保河南也夫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高
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之然其始全於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兵爭
繼收復于漢武而失之晉魏之雲擾夫破義渠開上郡者秦也而陰
山高關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從蒙傑實新秦者高帝也而朔
方金城之即置則匈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謀淵其力勤其功
大河南之地值此可謂有遭矣然楚漢之兵爭而匈奴遂南晉魏之
胡亂而赫連竊據豈非地里近胡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伺之者易
入關之者曠時而淪之者不終朝哉逮夫隋城大利唐樹思摩其於
要荒愈不之講仁愿此舉壯志勃興渡河置城古跡頓復夫杆堅者
獸全雖固者疏茂屯河外之戍以迎戰謹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

河南之耕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為河南之守可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據置城虜中而不知兵事有進機不容髮退虞河南則長河與虜共之一有警備屯耕俱廢已為守之下策矣况進取耶雖然仁惠此舉有三可乘焉默啜敗亡之餘植根未深悅歲昏悖部眾解體此其勢可乘也西攻騎施悉眾以往曾不留守以虞我師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總管出塞捷奏日間瀚海無然都護布列此其力可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惠之知兵好謀馭軍有法版築興而役不稽期通逃戮而朝無異議故能尋秦漢之遠踪建胸背之長策三城之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歎塞復虞河南元和置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嗚呼豈易言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四

安定論

洪武七年有安定王遣使貢鎧甲刀劍遂賜以織金文綺四匹仍詔其酋長立為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員苦先帖里謹按安定與瓜沙亦斤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地內沙州為要蓋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嘉靖中安定為海賊所陷○漢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西河據二關而列四郡我朝鑒其遠戍勞民以邊地封付蕃酋沙州徙於嘉峪建後戎虜猖熾閔隴騷然幸彼此猜疑結連未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罕東又由罕東西畧安定而夾以西寧赤力之兵以臨沙州而肅州屯堡之衆亦奔赴之則東西合勢而王閔陽關可復由是內開四郡之屯外和陽城之虜則閔隴安枕幽并永奠矣考唐時西安北庭之費俱取足

於玉門閔陽關柘關外渡白馬河西入俱毗羅河謾城以至思渾河少城及于闐之大石城又赤山碎卜賀臘碎葉之西有朱國新城頓建阿史不來俱蘭稅建阻羅斯史德龜茲達幹疏勒水城段蘆岐山赤河坎城關城胡擊固城吉良城鄧支蒲演渡洲盤陀葭關皮山姑黑焉耆於什榆林龍泉東夷僻西夷僻赤岸安西凡四十處唐時置有城鎮今皆為蕃部落矣陽關外若蒲昌伊肯石城弩支特勒井渡尚未潘仙悉利支井勿遮移祉彭懷東蘭凡一十三處亦蕃部落也玉門西去哈密尚八百里其哈密大州諸處古有羅護赤停赤谷長泉龍泉蜀山凡六部其南平安昌碯石銀山盤山張三新城柳岑金沙七屯三部俱屬土番其瀚海清海神山沙鉢馮洛耶勒俱六輪臺張堡烏宰清鎮葉河黑水東林西林月弓蟄失密伊麗凡一十八處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五

時城堡衙署今悉為諸蕃樹帳焉總計西域諸部內外形便亦停當其衝羅護扼其要哈密火州碎葉龜茲北庭安西為六十都會今皆失於戎虜而不可復矣尚得豪傑通敏之人久任而責成之練兵積粟期以十載搜掠河套海西以復降城玉門舊塞然後守閑息民大通互市久之起例抽分以供戍卒是不煩內地寸兵斗糧而可以坐守邊關豈特唐人能享其利而我不能哉

哈密論

哈密在甘肅西一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武帝置河西四郡又出玉門閔通西域置都護以絕北虜西番之交當時謂之絕匈奴右臂則今日之哈密云 成祖封元遺孽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主哈密凡西域入貢悉道哈密譯上之成化九年忠順無嗣王母理國事

土魯番阿力陷哈密據王母金印去二十年立其國都督罕慎弘治元年阿力子黑麻復陷之殺罕慎四年以城金印來歸五年立元喬陝巴六年黑麻復據陝巴金印去八年兵書馬文昇聞撫夷指揮楊翁熟知哈密道路夷情遂命同肅州副總兵彭清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蕃兵兼程往襲會守臣皆帥兵往師行不速事泄至則牙木蘭遁去彭清追勒之斬首六十級復哈密空城九年阿黑麻復襲破哈密遣彭澤經畧之澤以綵幣銀器誘獻城印未幾復叛入寇十年以陝巴金印來歸十七年哈密頭目力克合辛往土魯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主哈密陝巴知之走瓜州尋送陝巴至哈密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襲八年哈密人來告拜牙不善主國拜牙懼奔土魯番十一年土魯番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來據哈密且侵入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六

峪關嘉靖三年統衆入關抵甘州十一年又以城印來歸表辭頗驕嫚多所挾求兵書胡世寧建議忠順王速檀并牙郎已自歸土魯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其他裔族無可立者回米馬兒黑木之族以其同種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喇灰二族入居肅州已久欲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與復哉總使有忠順王嫡派應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為守不過一二年即為所擄奪也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 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要索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為寇閉關絕之尚書桂萼議亦同朝廷從自是不復言興復哈密云○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閉關之後無善策焉我朝置嘉峪關封建爵哈密樹藩籬蓋觀其順逆之勢而通閉之樞在我也自夫邊城寡策哈密失守土魯番入據之後

甘肅之事日煩矣興復之計議論無已復之不便棄之亦不便何也土魯番專據之勢已成生聚教訓屹然亦巨部也納貢互市羈縻之術全鎮藉用為休乃欲勒兵遠舉得乎縱使款塞而來歸我城池彼肯輕棄如脫哉賈胡無厭之求不已則執詞以逞陝巴之萌孽又著矣故以為復之不便哈密者唐伊州故地屯田舊都非若珠崖之可捐也 國家一統之盛珠崖盡入編戶而謂伊州外之為可乎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封哈密封柔顏一也所以扼虜之吭而拊其背 哈密棄矣遂以嘉峪為寇門單弱無援而謂甘肅之孤懸為無虞黃河為可恃乎此不可棄之明驗也故以為棄之不便然則可遂已乎曰外戶不閉堂與可窺唇之亡也惟齒之寒不然從海寇歸哈密乎一策也不然從帖木兒歸沙州乎亦一策也或曰窮虜可役從海寇便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七

曰海寇者套虜之讐也遺孽餘喘又嬰以土魯番之獷悍而謂其不比走騰脂南走祁連不可得也矧夫饑則求附飽則颺去顧乃資望風欲逞之羽翼哉從海寇不便或又曰從海寇從帖木兒一也巢穴既成勢難搖動懷土重遷情也從帖木兒亦未便也曰帖木兒罕東藩達內徙白城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土蕃以耕獲之利垂涎久矣為帖木兒者豈能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彼種有登石闕望沙州則歎歎慟哭而去是其桑梓在念水木本源孰謂大羊無人心哉二也番酋日事離殺漸覺衰弱况又邀竊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兒之力亦足與之抗三也海寇依附四夷議昏議援而彼族有紅帽兒者相與騎角則其所念在彼所避在此昭然矣四也內徙迄今方二十年其故老猶存召而諭之給以糧餉假之聲援則其墳墓廬舍田園

舊思勃然矣若曰事體重大遲回十數年之後則壯者老老者死後
來冷落鄉閭之念機會斷不可圖五也故以為徙帖木哥便帖木哥
徙矣銷內變植外禦控吐蕃捍肅鎮則沙州形勝西陲之扼塞在焉
又何以哈密為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八

主事陳維與遼東無巡諸公書 夫遼東之荒極矣弊閭切迫觸目刺心愧不
能止鄭侯之圖亦當抱鄰父之憂而竊為議之夫今之所謂救荒者非請發
內帑乎非悉發官廩乎非勸借富民乎夫請發 內帑則 大工昂興司農每
每告匱乎例之外恐不能多發矣悉發官廩則遼之廉度所積者幾何勸借富
民則白露雨壞蓋蔽達虜掠七堡富者轉而為貧矣今之所恃以濟遼人之急
者惟閭西雜買一節耳然薊水一帶歲本不登加以沿邊雜買軍餉則其所以
資遼東者誠所謂以升合之水救涸魚也近以薊永少米而遼人羅買者多則
有商販之徒轉市山東之粟自天津等處下船徑抵豐臺鎮運人有力者從此
轉搬無力者止赴山海攜數十百文而覓井斗於商販人之手夫米價本已騰
貴加以轉展接買大者驅駟車犂小者背負手提盤桓中途計車脚之費薄於
米直然亦止可達廣寧以西耳遼陽以東不惟隔三岔河而平陸滿渠車牛莫
達其所仰給者惟金復等處及黃山一帶些須之產而閩西之米渝河而東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九

絕少夫轉輸不通雜買無從則米價日增貧民雖月散數金不逾錙為銖用無
蓋也說者以為海禁少寬使天津直沽之船不抵豐臺鎮而得抵三岔河則不
惟廣寧以西可濟而遼陽以東豈至踏斃如今日哉夫救荒如救焚溺論事若
持權衡海禁固不可弛然其活遼東千萬人旦夕之命者孰重夫從權以濟一
時之急而年豐之日禁復如故是從權以活千萬人之命而禁復在也庸何傷
夫遼鎮之所以隸山東者本以通海道也成化以前禁例未行心文移之往來
花布鈔錠之解送皆取海上捷徑故有無得以相通緩急得以相濟自禁例一
行而公私船隻盡廢其所以不通杜絕遼軍之路又或以為泛海恐引外夷
也夫款絕遼軍亦惟嚴為盤禁已詳若倭夷自劉江望海場之據其不至遼東者
且百餘年能慮其至不遑遠望望謹烽火而已即如江南時有倭寇豈能使江
海之間不行使艘乎此所謂天火之容不火食之計也嗚呼使遼境而常時和
平豈道路無梗也則可為一山海寧前咽喉一線之地少有阻隔則遼境不為

孤懸絕域乎即今唐宛轍路轉輸萬難則咽喉之不塞者直一問耳其可不為寒心哉且登萊二府去金復等州不遠日而近考之會典正統年間登州衛猶存海船三十餘隻自海道既廢船亦無存夫登萊阻山依海商賈不行其地有羨粟而無厚儲設若少寬其禁使金復之人得以汎海想易則一需航之而遼陽以東皆可獲濟其與廣寧以西輦輸關內之粟者差遠異當十倍也誠欲設為防範則嘉靖二十一年撫按嘗奏添邊備食事駐金州久今建議復添亦無不可不然則專責守備守官時為督察當亦不至於滋奸而長弊就使有之較諸今日脫巾擄腹恐、然慮蕭牆之變者利害不有間乎夫斗米六七錢人相食不顧此其時何如將也而猶泄、然守懲喧之過計忘燥眉之急圖愚竊以為過矣夫惟仁人君子切痼疾之念而不惑於拘牽之議當必有以處此者生其苟容贊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二十

遼東通海議

郭道州

夫謀國之難也有志者事竟成亦在學識何如蓋山海居庸二關併口外以居滿成防固一也而有難焉馬居庸不待入關避之草也而己遼防為難者北于為夷東于高麗而又渡海歸內地故不設州縣編民一以衛所制之者萬戶管千戶戶管百戶制易明近絕可憐也故不加有司設巡檢特其衛所以束伍耳自東伍漸廢則遼島越海者多矣初地檢之設于內有司地者自山海關而西南有樂亭之新橋迤南滄州之長蘆一帶至于東萊其是羅尼進軍避因及出百里無引必獲通島越海者而能入內地否耶且船有定規渡海雙桅千料非官不得造而民漁不得渡其防倭出海各哨又兼此日廣寧以至廣東沿海萬里皆然也然遼東雜處口外實與山東為一者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二十一

歲禁其往未阻絕其生理乎故因蓮花布而造船百隻借此以通貿易使之公私兩便耳夫君行令臣行意運禁下海者罪今已附官船往還者意也嚴禁運此乃老知務不然花布幾何而用船百隻則兵備議花布用折色從關起解者其未知存羊之意乎惟陳苑馬之議為優若可破倭患遼東之說也然倭患未可為永絕今且未暇論之欲絕遼東酒稅也檢遼東稅法雜詳內地或失之疎船既通而禁地則何岸不可登厥故為今策先由官造或千料海船五隻或四百料備風十隻往必由旅順官驗文引而始準至必由登州官驗文引而始準無文引者復有文引而不歸者罪及于其所給以慎通行之端海禁既通則遼東為生山東沿海之人且有進入遼東者夫即遼之餘丁自足以補伍何待於清日而禁其近亡哉不二十年間或造三

十如正統或造百隻如洪武內地巡檢悉設其舊印民船編錄亦可
以通行而抗備雲集日盛難倭患亦可憐也惜今之陳言者不學古
而入官耳初制不知率意妄引 廟堂尊例亦弗深考拘學廢測良
可深惜夫借花布者名折色由海而解建宜不樂于一日夕之程而
乃由數千里之閑放復之有各道之自官則登州都司設之可也
設亦可以惟巡檢不復置則每所不迤馬鎮內恐夜則恐明而發不
久復某笑其崇雲集日盛而如閩浙廣海乎故復巡檢之制難通而
且微其關係遠海實非細務也若故使將水通而不廢又有若迂而
大者經此十餘年即可以復行則士子應試是矣 國初渡海登科
者遠鎮于山東瓊府于廣東也瓊無陸路至今如故遠于嘉靖十年
奏改從順天者海道既塞陸路懸遠近六千餘里稟報棘菜為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二十一

初以京師解類有拘乃與德州衛屬順天者對易人情事體而便今
海道如通則應試如舊其海不遠于瓊崖士子有不樂從于遠人登
科者少而酌度登之數均山東鎮頭之外偶或不論頭不足勿取登
可也花布既由此解科奉又從此行則海道永可無察皆使言時未
及者若古北沿邊橋議起于不肖而咸都遊因是故知其必可成
今欲通此道亦惟海道人知之若從山東之應試例似瓊海又何疑
乎况舊制之廢未幾其遠于情事哉

劉德大集議

郭道輝

前鎮經畫臺端規制出于威必保但東器有懷身改時當道者不
與之同謀設難稍易未能全如其畫耳今世改其去險補其未備不
至于多費而求戰可防也若備通川人舉水口人者既橋小者尤甚
而後十年不報斯舉矣其守遠之具難設既備而不得常備未試之
用孰卜其堅瑕若最得力者惟旣為神威在教臺臣若問當之則無
不轟烈恐用不如法及不遠宜耳其劉營所恃有車可發虎蹲等砲
然此初製因彈藥缺誤解備箱為軍而少保曲就而成之設則改之
為難今亦不必廢之但如其法為老營而藏人馬糧夜為刁斗為
衛亦有足之械也若以遠逐決戰何所須之故近改為而輪輕車凡
五十餘輛而專用于旣推挽五六人然而渡水踰嶺尚不利于險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二十二

夏在南兵營或可為步兵出奇用耳若易常守院人可扶而發一發
南軍諸天果集施俸則宜謀虜或格屋試而等必為賊其為百子既
可以常用有利其簡尚短出不甚遠無力耳今倘設新妙製益精其
技亦則虜之謀莫也蓋虜所恃者矢我亦不難當然矢雖如雨可以若
避惟發一發避之同指加之以百萬不亂矣一也放鎗聲響其响不
震敵雖至利並不辟步此則烟障其目而殺致其耳燭燭其口是作
穿其背內則雖賊戶無不慮燭二也兵不用多惟選其精則手一
子可當易常一人千既察發當為不索矣且帶刺是明照較不標三
也兼此而用惟有火箭輕而易携巧捷其架射及遠過天而下仰
首睇目之不便解指其何所施乎必無不防則無所不察雖有百
萬之衆亦無不統亂也他之為利未暇枚舉求切務加意者則在

所以用之耳夫用之以步使齊立為壘彼不能撼亦可必恃但人物習未嘗經磨介則重而難行每戰實難于進止用之于馬上則我將遇虜馬多驚避而奔回人反為其所累且手動搖難以準持藤子眼而不精擊身于掌而不同或至于自傷况兼戰勢動而手力不專即馬奔騰而前亦無施之矣故必用車輪較車急一人可舉前皮盾以為正霜而當如翼即為偏霜行而則令止而則閉必巧其製度或可指畫或可舒飲如元人之法酌量以開銃孔上即火箭之架是堅而止於一人即可以持之而四銃手協注策火箭百枝未陣而加一人挽之于前而前行交鋒則一人把之于後而直立四人更番而發每發益偶大箭間之而待于再發是一車可發五人即宋法之法也十車為一隊而隊長則快騎以使其調度十隊為一局局總則小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二十四

戎乘良馬以百而併于前追奇伏于足于出馬十局為一都都將則元戎乘良馬以十而併于後然雖重于是乎在馬合二將為萬人而統之以大將如是十萬則統之以元帥加以良馬錯出其中即可橫行匈奴犁庭掃穴可也行則驅大車之先止則環大車之外如馬降之用鹿角入虜地而藉以當營蓋鹿角之于車猶大箭之于銃也列方圍通機如應以伺賊之至以不動為主則于精而足堅志固如勝壯夫處敵有得領之令操頓之營射射然所施不避我千步之外乎不犯則守乘機而動犯則齊發既收北而後騎兵練之既車隨而至於以其矢我以其銃彼以其馬我以其車彼止則我進彼進則我止彼長無所恃我短不必用以守則無慮以戰則無敵此百勝之陣萬全之策也今人未觀其利性先計其費即其之計其者亦多矣

養車一今可為十即加以十銃及火藥火礮不通一馬役負料之資及其上鞍轡介冑之類非惟專心致志精巧果菜則地積之馬可減而不至于歲養老弱之卒可汰而不吝于歲費以救之器可簡而不煩于歲費積其餉以待之可使壯士無不能儲其工以善用可使選鋒無不銳一持揚之閱實博識之方今姑陳其大略如東編砲編成則如視諸字可概索而談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二十五

河套

雍人曰河套舊名析支渠... 皇明皆保有其地... 其中譬之門庭之內容...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二十六

備析支渠... 周命我城彼... 年命家恬... 始皇遺榮... 以充實之... 後秦亂其地... 中國城胡... 華塞因河... 臨成其後... 湖寇益少... 其首民于... 口皆仰給... 亦為朔方... 此皆朔方... 州以隋... 曰太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二十七

南距乾澗... 築城四十... 接二邊... 十里以... 河環套地... 鎮城在河... 平縣即此... 農都尉也... 西地理志... 里又北... 比始行... 自代蓋... 宗置重...

守蓋因天地之險帝王之軌防外虞靖中夏也後委之俾胡虜巢穴于內因而侵化我鄙幾無寧歲矣昔秦取其地募內郡貧民充實其中然政教不聞故卒沒入匈奴漢正時復取其地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于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是隴西北地河西胡寇益少然當其時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護費以億計其後政教未聞亦終沒入匈奴今內郡民十室九貧有無產有家之民有無家有身之民豐歲尚多缺食稍值饑饉則易於為亂故白蓮亦眉之徒一唱輒和者如蟻從賊流賊橫行海內頃假虜屢奪山西皆此輩也保登大臣誠請 旨招募并諸蠻洞壯士悉收蓄之稍加訓練皆精兵也夫然後授以專室以漸自南而北按周官井田之法給以斯地凡為邑為丘為甸悉如周制但洫澮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九遺四夷

三十

深廣之其廬舍為堡父之食裕傲西戎雕房之式為之可也其始授田給費半載若種黍時授田給以四月之費可也農暇則訓以孝弟忠信之道師律戰陣之法如是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十年則岐周之政可復匈奴將喙息遊逃不暇又何侵犯之足虞哉然此特大畧而已若夫大綱小紀舉而張之以合時宜以不失珽之軌以盡經綸之道則在當路君子云

西域 雍人曰西域自古內屬之國也其民皆城郭宮室而居耕而食織而衣非若匈奴遷徙無常水草是逐不耕不織射獵為生蓋穡為心者比也故其人猶可施以政教焉燉煌亦西域地也方政教行時其賢才輩出與三輔無異可以西戎言耶蓋人之心性本同使所業又同政教又同則其賢才之出何獨不然若夫匈奴與我謀食既殊其心必異殆猶矢人與函人然亦胡能同之哉是故先王嘗外之于西戎則施以政教此即叙之績所由底也今考燉煌即沙州衛地哈密去沙州僅三百里故亦燉煌地此外諸域舊稱哈密地極遠又有巡簡公署及漢人村落屋廬教處是昔嘗內屬之域也故志圖而志之以俟政教君子思維即叙之烈者其有所稽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九遺四夷

三十一

西域土地內屬畧 西域 沙赤斤哈密諸衛古流沙三危地餘皆荒原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王門陽唐虞 時率教與事焉前所聞兩則限以葱嶺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 西戎即叙首是也三代 歲時歲貢服其方物周書記西旅漢武帝時張騫使西域始復通西域地障渾邪休屠王及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多遣使貢獻於是東自燉煌西至鹽澤往 起亭障宣帝始命都護南北兩道於是從屯田于北胥鞬樓沙車之地元帝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城自前長將相至候王其佩漢印綬而康居大月氏安息對賓高文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教中其來貢獻則相與不督錄總領也至 後漢 明帝命將北征匈奴王莽時四遠震動與中國絕並復沒屬匈奴 後漢 明帝命將北征匈奴本都尉以屯田通西域于開諸國明年復置戊己校尉章帝不欲廢撤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復罷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和帝永元初嘗遣大破匈奴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焉後復置戊己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後支安思諸國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及班超破後以任尚為都護尚性嚴急過于苛細安帝初西域盡叛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

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患... 置護西城尉尉居墩復舊而己... 承元特置伊自魏及晉... 西自五百里至葱嶺西千三百里... 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車師... 門戶內地故漢代已校尉更互屯焉... 千餘人附于鐵勒人甚驍悍... 西伊州同於編戶屬后武威軍總管... 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自是諸國朝貢... 元昊所置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三十二

夫河西元太祖滅夏仍于墩壇故地置沙州路總管... 之別失八里諸國置新站三十而按八撒察里... 子里軍站置元帥府以總之太宗甲午年命諸王... 之括其戶口至元七年詔遣劉好禮為吉利吉思... 事實即于此州修倉庫置傳舍以為治所而西北... 皇明初華元命一統禦守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 附復置沙州哈赤赤斤罕東阿端曲先安定苦峪... 給諸印羈縻不絕使為甘肅藩蔽後因諸番入貢... 其地封元之遺孽脫：昔為忠順王賜以金印使... 首者悉令哈密詳語以聞而西域諸國之虛實... 番唐之勢成而華夷內外之力合遠境無不尚... 種曰回：曰畏兀兒曰哈剌灰皆務耕織不尚戰... 成化九年土魯番遣使向力王侵哈密王母金... 朱甘州 朝廷慮其變移置苦峪赤斤罕東成... 其子連陞阿力麻立守且謂其國易主請乘間... 其母外甥元種都督督軍使封為忠順王遣使... 何黑麻詳語罕慎殺之 朝廷重書切責四年乃... 其間復求忠順子孫安定王姓名使臣五年封... 王遣使護送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國六年阿黑麻復屠改巴金印以去遂據哈密... 兵一萬欲取甘州城以居 朝廷乃遣左衛都... 者之於是購誘奄克李利拜達力達失諸番... 牙爾開進去阿黑麻之乃怒牙爾開而歸罪... 以法已金印來降且遣使入貢 上許之降... 咸通是後哈密地率為土魯番占據我師至... 之云○正德間番人為亦虎其婿米黑兒為... 肅文武大臣入獄時終寧江彬用事二夷人... 情禮却主事主事有梁坤者廣東人也每以... 天預可即主事乃領不可即取二夷或馳馬... 我陝西獄訊拘蓋始就大詳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三十三

二十里為 赤斤西百五十里為苦峪城... 王子苦峪西二十里為古墩子... 吉里阿丹西南三十里為哈刺兀速城... 南百里為瓜州城瓜州西六十里為西阿丹城... 卜刺察復兒卜刺額火也... 哈刺灰又 西阿丹城西為兀兒... 阿亦為卜兒和為哈 西阿丹西二百里為沙州城... 城西高虎木可城為答失虎... 阿亦為引只克為哈答頭... 沙州西三百里為哈密城... 西十里為阿思打納城... 城北五十里為帖木兒人西五十里為刺木城

里為失刺思城有種頭回又西三百里為高山其南有山北有馬土力西
北為把又西為把答山城出青金石其南為西又西一千五百里為快迷
城有王子外邊佳有四族漢出金子金又西為新旦城田出各樣果
其南有巴力山城有回金種子寶物又西四百里為字思旦城養出各樣
果其南有阿力何伯城中有回高者沙平城現字思旦西五百里為亦思
他刺八城有種頭回種田出稻米養其南為哈的于城出籍織獅子
刺巴的哈兒答及刺叭的亦思他刺八西六百里為失刺思城有種頭回
迷城現刺巴的打尔斤亦思他刺八西六百里為失刺思城有種頭回
把刀有院有樂人有各色果品有長流水又西行五日至亦思城有種頭
圓箭帖亂列思管出帶幅各色綾段好手中花總子向味阿美其南
為阿巴的劫都打刺木用城馬失下城刺巴的拉帖兒又西八百里為鎖
漆都此城刺巴的米納牙其西北俱大川路行十餘日又西八百里為鎖
力旦城有種頭回種田出稻米其北為亦思城鎖力旦西為阿即民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四冊 九遠四夷

三十六

四面環以屋廬有小王子屬帖亂列思又西為帖亂列思城有王子種頭
管出籍織黃羊木梳各色果品阿味花種東至阿力旦城行六日其東南
為類力城現其東北為紐扎城現又西行四箇月為苦思旦城有種頭
田出各樣樹木其東南又西為沙密城有種頭回出各色果品又西行一
為也尔的其西有水度又西為沙密城有種頭回出各色果品又西行一
箇月至把黑旦城其城引水七派灌其中有回二千家出獅子哈刺若
城又西為也的納城有種頭回一百又西百里至飯店兒又西行六程
至天方國其城二重有出家回在城住餘皆進城禮西行十五程為迷
亂力城有種頭回又西至牙嘴城有雙黑回出馬巡境又西為文谷魯
城俱漢兒人蓬頭帶帽種早田出珊瑚樹服又西為阿都民城有回
各色果品又西為也勤察思城其城四隅環以屋廬則有水有舟有
各色果品又西為撒黑四塞其城二重俱漢兒人蓬頭帶帽又西為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利迷城有種頭回多養羊馬種早田又西為阿的納城為魯迷城實有
綿又西為非即城其城二重有王子漢兒人苗踪被髮帶帽見種指又
西為安各魯城有種頭回種早田出白蠟各樣三孩早子燭船手又西
為可台城有種頭回種早田出白綿花夏布山有二水磨又西為寧羅撒城有回
早田出各樣果品又西有海中船載又西為魯迷城其城二重有自立
千人糧飯可用三箇月備用盛甲什物又西為魯迷城其城二重有自立
物產東至字羅撒一千二百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四冊 九遠四夷

三十七

紀行 張參議雜卿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絕頂所謂神峯者從年拔若青蒼然自餘諸峯歷之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輩此行其速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保塞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劍戟而蔥翠可掩已而由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經良鄉度瀘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三十八

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無沒西過鷄鳴山之陽有邸店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邱曰定防水經石橋于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拒胡嶺下有驛曰字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羣羊羣車逐

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存解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庫蘇州之鹽州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間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三十九

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島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洎之東涯有公主離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殿以二室皆以龜軒房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居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十五驛抵二河深廣約什濬沱之三北語之翁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

極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負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聚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崖連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而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霧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加翁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漢言兔兒也邊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皆

山西水自是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里紇都乃多近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洋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換竭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田城西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閭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播閭之田者云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

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奉節曲民匠種藝之所其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堆石堆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堠然田是名焉自堆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暑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東由驛道過石堆子至忽蘭赤斤山名以其形東北似紅牛也迤邐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

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王師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漣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木樺不以金銀為飾高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峻闊避冬林不甚盛水皆堅數人競積薪儲水以為御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糲肉為常粒米為珍比歲陰日輒遷帳易地以為賀正之所日大宴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起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

麾下復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漣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半過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暖新不易得之處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工之所宜習俗之大略也僕自始至逆歸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於供帳衾褥衣服飲食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養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為吾天子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四十二

道而設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德輝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士泥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識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識

王輝汎海小錄

日本蓋倭之別種惡其名不雅乃改今號其國在洋海之東所屬州六十有八居近日出故曰日本國王一姓宋雍熙中已傳六十四世中多女主今所立其氏云大元至元九年上遣祕監趙良弼通好而國次對馬島拒而不納十七年己卯冬十一月我師東伐明年夏四月次合浦縣西岸入海東行約二百里過拒濟島又千三百里至吐刺忽苦倭俗呼島為苦又二千七百里抵對馬島又六百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四十三

踰一岐島又四百里入容浦口又二百七十里至三神山其山峻削羣峰環繞海心望之鬱鬱然為碧芙蓉也上無雜木惟梅竹靈藥松檜杪羅等樹其俗多徐姓者自云皆居房之後居房徐海中諸嶼此最秀麗方廣十洲記所謂海東北岸扶桑蓬丘瀛洲周方千里者也又說洋中之物莫鉅於魚其背鬣五顯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波兩折不合者數日又東行二百里艤志賀島下與日本兵遇彼大勢結陣不動放出千人逆戰數十合者凡兩月我師

既捷轉戰而前呼聲勇氣海山震盪所殺獲
十餘萬人擒太宰藤原少卿等宗資蓋前宋
時朝獻僧奮然後也兵仗有弓刀甲而無戈
矛騎兵結束殊精甲往以黃金為之給珠
璣者甚眾刀製長極摩銳洞物而過但弓以
木為之矢雖長不能遠人則勇敢視死不畏
自志賀東岸前去太宰府三百里捷則一舍
而近自此皆陸地無事舟楫若大兵長驅足
成破竹之舉惜哉志賀西岸不百里有島曰
毗蘭俗呼為彌解即我大軍連泊過風處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遠四夷

四十四

大小船艦多為波浪掀觸而碎唯句麗船堅得
全遂班師而還是年八月五日也往還凡十
月省大帥欽都副察灰次李都帥宇山次宋
降將范殿御文虎總二十三南二十三隋唐
以來出師之盛未之見也

日本

日本古倭國天御中主神崇崇號大倭王傳三十三
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大和州強原
宮仍以倭為號迄漢桓帝倭奴作亂歷年無主有一
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以妖惑眾乃共立為王在位數
年死者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主卑彌呼名女國連
定遠唐咸亨初賀平高麗稱遠有音惡其名不善乃
更號日本蓋取近日始升之義以種族言之東南去海
中依山島為居而南皆距海東北隔以大山廣袤四面
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文身國約七百里南到
倭國約四十餘里西徧一丈正北望能羅波石濟到樂
浪約一萬二千里以州郡言之新都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遠四夷

四十五

攝津五州共統五十三郡以四五畿外西部東海道有伊
賀伊勢等七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談
路河波瀨等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豐
前豐後前筑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
十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能登七
州共統三十郡山東道有通江美濃群信濃濃野下野
陸奥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三十三郡山陽道有播磨美作備前
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
丹波丹波後相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能後八州共統五十一
郡越前七道又有一位皇對馬皇多祇皇各統二郡故
曰三皇其屬國有五十餘如新羅百濟皆屬焉武成四
年國王良德遣使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却之甚

貢備人發陝西四川各寺居住若為刻地不與通三十
年後米額定為期十年一貢 咸相副住國之皆受冊封
或三年或五年貢無定期正德四年南海通判史右北
大夫知川高國強請勸合遣使宋御卿貢正德六年而
海道判史右北大夫大內勳與強請勸合遣使而佐貢
嘉靖二年各通事貢國王又位副主幼卑不能制不四
載與遣使宋設謀通知川高國遣使瑞佐宋書御交
貢冊泊寧波港互相詆毀宋設謀通等與強請宋書御
伴從進至紹興地方驛劫二十七年赴呈詳猖獗開廣
浙直徧受其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四十六

倭奴隣三韓而國故名籍中倭後自惡其名更號日本在東南大
海中依山島而居地方數千里為畿五曰山城曰大和曰河內曰
和泉曰攝津共統五為道七曰東海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
巖安房上總下總常陸十曰南海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若伊豫曰
西海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曰東山有近江美濃飛
野陸奥出羽八州共曰北陸有若狹越前越後加賀能登曰山陽
統一百二十二郡曰北陸越中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曰山陽
有備前備後備前備後備中安曰山陰有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
耆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曰出雲石見隱岐八州共
統五十為島三曰伊岐曰對馬曰多祿各統二郡總計三千七百
八十八萬三百 土產白珠青玉金銀銅鐵碼碯硫黃丹土野馬山
鼠諸物大倭王以王為姓歷世不易初號天御中主居日向筑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四十七

宮其子號大材雲尊自後皆以尊為號傳世二十三至彥瀲尊弟
四子號神武天皇從大和州橿原宮傳至守平天皇凡四十一世
自後世次皆不可考後徙山城國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
禮智信大小十二等及軍尼伊足尼翼諸名後各道分置刺史王
以天為元日為榮黎明聽政日出而罷云委我弟也其誕妄若此
用法率尚嚴急果於殺戮或戕刺肢體其初刻木結繩以紀事魏
晉以後得五經佛教於中國於是緇水沙門之屬傳習文字其俗
男子髡額文身短衣無袖以袴裹束衣有背處繪染草木花虫之
狀以別尊卑履無約紐以底之長短別貴賤女子被髮跣足水如
帛慢從頭頸貫之居無城郭惟國王處以樓觀其餘富者屋版首
者覆茅不識拜起之節以蹲踞為恭搓手為悅分器而食或用蓬

豆性極貪鄙詭譎好兵行以刀劍自隨不知嫁娶男女相悅即為夫婦渡海則令一人齋戒不櫛沐謂之持衰不利輒殺之元世祖至元中以舟師征之敗績終元之世竟不入貢我太祖高皇帝統一寰宇溥海之外罔不臣僕惟倭奴未至洪武二年遣使臣趙秩招之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國倭王良懷對使者曰昔蒙古以戎狄蒞華而以小國視我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視國也今天子帝華使亦姓趙得非蒙古之雲仍乎亦將誅我以好語而襲我耶秩曰今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非蒙古使後汝若背逆即殺我禍不旋踵矣王屈膝乃更禮秩遣夷僧十人隨秩入貢是年三月寇蘇州之崇明太倉守禦指揮翁德督舟師剿捕遇於海門之上報斬獲甚衆五月復寇温州中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四十八

山永嘉王環諸處五年太祖謂廷臣曰東夷固非北胡腹心之患亦猶蚊蚋警寤自覺不與與誠意伯劉基等議其俗尚禪教宜遣高僧說之歸順乃選明州天寧寺僧祖闡南京瓦礫寺僧無逸往使日本宣諭教旨隨遣夷僧來獻馬匹盛鎗鎗刀瑪瑙硫黃帖金扇諸物七年倭賊至近海靖海侯吳楨督舟師追勦至琉球洋多所斬獲俘送京師十二年來貢驗無表文發雲南川陝安撫明年復來貢亦無表文仍發安撫又明年來貢驗有前年來貢人船名籍檄至京師賜宴遣歸十五年使臣歸廷用來貢備倭指揮林賢交通樞密使胡惟庸計擒遣還夷使誣為寇盜私其貨物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十六年六月夷船一十八隻寇金鄉小漢寨官兵敵却之明年胡惟庸偽差廬州人李旺充宣使以還林

賢率倭兵四百餘人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兵器圖謀亂逆比至惟庸被誅朝廷治其逆黨處賢極刑夷兵發雲南守禦降詔切責倭國君臣詔曰景宋失取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凡有志君子孰不與忿及元將終英雄時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肆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盡爾東夷君臣非道四履降和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否真實非疑其然而性問果較勝於於必然實構隙於妄誕於戲涉居滄溟因知帝賜傲慢不恭故茲詔諭想宜知悉仍著訓典曰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沿海設防備倭和於東思為展拓城池增置衛九嚴下海通番之禁二十六年八月夷船所遇司閩隘寨望壘壘九嚴下海通番之禁二十六年八月夷船一隻寇小尖亭明年二月夷船九隻寇小尖亭三十四年九月夷船六隻寇蒲岐所茅硯山永嘉黃花諸處成祖文皇帝永樂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四十九

年四月夷船一十一隻寇穿山百戶馬飛興死之尋寇蘇松諸處是年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接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番日本首先納款擒獻犯邊倭賊二十餘人倭賊即治以彼國之法盡蒸頭履降救褒獎曰爾雖身在外海實心朝廷古之東王未有賢於君者給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違例則以寇論制限進貢方物 馬 鎧 硫黃 貼金扇 牛皮 鎗 盛 蘇木 塗金 紫彩 屏風 劍 酒金 爵子 酒金 手箱 酒金 木 鏡 角 齒 刀 酒金 文 臺 抽 金 粉 匣 隨 命 俞 士 吉 充 抽 金 筆 匣 水 晶 數 珠 林 金 提 劍 鏡 瑪 瑙都御史費金印錦譜賜倭王勅其國鎮山為壽安山御製碑文勒石其上四年平江伯陳瑄督領海運與倭寇值於沙門島追至朝鮮洋盡焚其舟斬獲無算九年以後貢者僅一再至而其寇松門

寇沙園諸處若不絕如十九年犯遼東之馬雄島為總兵劉江盡殲於望海場是年五月望日倭賊二千餘人登犯馬雄島總兵劉歸路指揮徐剛伏兵山下賊見旗舉砲響則起明日賊通望海場下江被髮當先執旗麾兵張望而進賊奔櫻櫻砲空望中官斬之及還諸將請曰公臨敵安閒惟飽士馬披髮衝陣圖而後繼何也江曰窮寇速來必飢且勞我以飽速待之此為治力賊陣有似長蛇我以真武勢壓勝之雖所以愚士卒之耳目亦足以壯我軍之氣賊入堡而縱此固師必關之法也衆二十二年寇象山縣丞宋真持竿擊賊而死教諭蔡海罵賊而死蓋其固懷 帝賜褒誦不情固其常也 宣宗朝入貢輸額復增定格例船毋過三隻人毋過三百刀劔毋過三千把八年倭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十年嗣王上表謝恩正統四年五月夷船四十餘隻夜入大嵩港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五十

破所城轉寇昌國亦陷其城時備倭等官以失機被刑者三十六人惟前將所官兵橋獲賊首一名畢善慶七年夷船九隻使人千餘來貢朝廷責其越例然以遠人慕化亦包容之八年六月寇海寧乍浦諸處十月復寇壯士所景泰六年寇健跳官軍城守不得入天順二年遣使來貢成化二年賊舟偽貢備倭都指揮張翁帥舟師逐之十一年遣使周瑞來貢敕諭倭王自後宜恪遵宣德中事例弘治八年來貢正德四年遣使宋素卿來貢請祀孔子儀制朝議弗許素卿者即鄰人朱縞其家鬻于夷商湯四五即越境亡去至是充使入貢重賂逆瑾蔽覆其事蓋縞在倭國偽稱宗室苗裔傾險取寵輔庶奪嫡爭貢要利實為縞始嘉靖二年四月夷船三隻譯稱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使宗設謙道入貢越數日夷船一隻使人百餘復稱南海道細川高

國遣使瑞佐宋素卿入貢專至寧波江下時市舶太監賴恩私素卿重賄坐之宗設之上且貢船後至先與盟發遂致兩夷仇殺盡流塵市宗設之黨追逐素卿直抵紹興城下不及還至餘姚遂繫寧波衛指揮朱璉越關而逃時備倭都指揮劉錦追賊戰沒于海定海衛掌印指揮李震與知縣鄭餘慶同心濟變一日數警而城以無患賊有漂入朝鮮者國王李懌擒獲中林望古多羅械送京師發浙江按察司與素卿監禁候旨法司勘處者凡數十次而夷囚竟死於獄倭奴自此懼罪通誅不敢款關者十餘歲十七年五月夷船三隻使僧石昂周良來貢求還前所遺貨法司諭以事已經亂貨應入官且無從索之良等沮不敢言朝廷復申十年一貢之例責令送還正德以前勘合更給新者遵照入貢二十三年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五十一

月使僧釋壽光等百五十人來貢驗無表文且以非期却之二十六年四月夷船四隻使臣周良等四百餘人來貢仍以非期發外海舉山停泊一年期至方許入貢先是福建繫囚李七許二等百餘人逸獄下海勾引番倭結巢於霏衢之雙嶼出沒為患 上命巡撫都御史朱純調發福建掌印都指揮盧鐘統督舟師掃其巢穴俘斬溺死者數百有雙眉須黑番鬼餘黨遁至福建之活嶼鐘復勦平之命指揮李興帥兵發木石塞雙嶼賊舟不得復入然窟穴雖除而東南弗靖敵款茲民王直即王徐惟學即徐若溪先以益商折閱投入賊夥繼而窺身倭國招集夷商聯舟而來棲泊島嶼潛與內地姦民交通貿易而鄰人毛烈即毛質充假子時廣東海賊陳四盼等亦來劫擾王直用計擒殺叩闕獻捷乞通互市官司弗

許壬子二月直令倭夷突入定海閱奪船福建捕盜王端士帥兵
敵却之直移泊金塘之烈港去定海水程數十里而近亡命之徒
從附日眾自是夷航遍海為患孔棘是年四月賊攻游仙寨百戶
秦彪戰死已而寇溫州尋破台州黃巖縣東南震動巡按御史林
應箕告急于朝議設巡撫都御史提督軍務兼制閩浙而各設
參將統帥兵衆於時巡撫都御史王忬命參將湯克寬捕斬賊首
鄧老等六月賊陷霽衢城癸丑四月賊薄省城指揮吳懋宣率僧
兵禦之于褚山力戰死之賊陷昌國城百戶陳永持兵相拒斃賊
數人死之觀海衛指揮張四維追賊於崎頭洋斬首五十級夷舟
漸至直隸登劫皆依烈港之賊為窩堵參將俞大猷以舟師擣之
弗利賊亦尋遁至別島鼓扇餘寇逞其毒螫是月賊復攻臨臨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遠四夷

五十二

城六月賊復寇嘉興寇海鹽澈浦乍浦寇直隸上海吳淞嘉定青
村南匯金山衛寇蘇州寇崑山太倉崇明或聚或散徧於川陸凡
浙直之地所經村落都市皆稱人物夥繁積聚殷富者蕩為丘墟
而柘林八團諸處皆作巢穴矣時官兵進剿屢敗參將湯克寬督
率印兵戰於葉謝港斬首五十餘級海道副使李文進奉將俞大
猷督率都司劉恩至指揮張四維郭杰百戶鉅城等兵船追賊于
蓮花洋甲寅二月參將盧鏗與賊戰於史家浜盡焚賊舟斬獲無
算三月都司劉恩至指揮張四維督舟師追賊至三岳山斬首二
十級尋與指揮潘亨會兵追勒生擒三十餘徒賊由嵒山錢塘至
曹娥涉三江雁海餘姚直走定海縣之王家圍復有盤賊補陀山
焚劫海鹽龍王塘乍浦長沙灣嘉興善縣諸處盧鏗與把總指

天下郡國利病書

揮劉隆潘昂邀擊于石整洋斬首二百餘級是月賊攻崑山城又
攻蘇州城又攻松江城九月賊奔蕭山縣分寇臨山雁海上虞縣
又攻嘉興城官兵與戰于孟家堰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宋應蘭
死之賊走嘉善縣參將張淙張鉢都司周應禎指揮王克相楊永
昌等分兵追斬各有差賊徒四十餘突至百家山百戶趙軒瑜戰
死賊寇沈家河智扣山黃灣諸處都司周應禎戰死六月賊寇蕭
門壯士所指揮王希禹率兵追斬四十級七月賊舟遁出金山洋
指揮任錦要擊於銅礁俘斬三十餘級十月夷船三隻突入柘門
閩薄于靈門台州知府宋治與把總劉堂太平縣知縣方輅率兵
襲焚其舟擊斬有差十一月賊徒二百餘人登自海門港直趨台
州仙居新昌嵒縣屯於紹興柯橋村署海道副使陳應魁同俞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遠四夷

五十三

猷率會稽縣典史吳成器帥兵勦除之復有賊衆二千餘人焚劫
嘉善縣廣西領兵百戶賴榮華戰死乙卯四月賊寇常熟僉事任
環帥湖廣土兵戰却之先是劇賊徐惟學即徐以其姪海即明山
質於大隅州夷貨銀數萬兩而惟學竟沒於廣東之南巖為守備
所殺其後夷索故所質於海令取償於寇掠至是海乃借夷首新
五郎聚舟結黨而來衆數萬寇南畿浙西諸路至乍浦巡按御史
胡宗憲令人載藥酒誘賊中盡死者過半餘衆數千擁至王江
涇宗憲督盧鏗與總兵俞大猷統浙直狼土等兵大戰悉擒斬之
聚屍三千封京觀更名其地為城倭淫賊復一支走崇德以向省
城總督尚書張經督兵追擊之而麻陽土酋保其前所殺賊得獲
珍貨戰乃不力重以不得地利大致挫切經坐重譴賊復寇常熟

知縣王鈇與致仕恭政錢洋率兵禦之被害賊復寇無錫寇宜興官兵敵却之已復攻圍江陰連月不解知縣錢錚死之賊復寇唐行鎮游擊將軍周璫迎敵死之別有賊九十三人自錢倉白沙灣入奉化仇村經金莪突七里店敵殺寧波衛百戶葉紳由甬東走定海崇丘鄉復折而趨鄞江橋歷小溪樟村敵殺寧波衛千戶韓綱走通明壩渡曹城時御史錢鯨以便道南還適與之值遂遇害已而過蕭山渡錢塘入富陽嚴州寇徽州之績溪縣盧鏗先以勁兵出口溪扼之賊奔太平府渡采石江道南京外和京營把總朱襄蔣陞戰死官兵追捕殲于蘇州之木瀆復有賊千餘由掘泥山登犯觀海慈谿龍山定海縣諸處六月復有賊數千自柘林走海寧直抵杭州北關外屯聚劫掠賊自觀海開洋者備倭都指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五十四

王沛督師把總閔溶張四維李興等兵船要擊于霍山洋悉衝沉之先是巡按御史胡宗憲具奏遣使諭其國王以弭邊患是年八月朝廷以宗憲有才畧可大任遂進都御史提督軍務復與工部侍郎趙文華合奏申前事報可乃令福浙藩司檄宣德意生員蔣洲陳可願充市舶提舉以徃九月賊徒二百餘人登據舟山之謝浦復有賊數百由海門登劫仙居黃巖官兵追之賊奔奉化走鄞江橋出四明山據紹興之龔山胡宗憲親督盧鏗處州梁高山等兵擊斬之十一月賊衆二千餘乘舟遁出南匯口復有攻犯溫州瑞安者守備都指揮劉隆戰死隨流劫仙居天台至嵊縣清風嶺胡宗憲督峇美兵盡殲之又有福建流賊由台溫至寧海抵奉化之楓嶺敵殺慈谿縣領兵主簿畢清義士杜文明與象山流賊

合夥突過四明山攻犯上虞渡煙浦港寇蕭山縣壁于錢清胡宗憲督兵備副使許東望等統麻陽土兵進勦斬首五百餘級盡擒之餘孽復由諸暨出東陽臨海至太平蒲岐巡簡司得舟而遁丙辰二月使夷生員陳可願偕毛烈及夷商裕榮門善妙等七百餘人乘舟進泊於馬墓港自言直抵倭島遍諭豐州馬肥前平飛蘭諸島悉已禁止寇掠然無稽之語漫不足信開市之議私相許諾幼款請罪之表未至而福浙直隸沿海告警者踵接據華人自日本來者云大倭王懦弱不制諸島各擁強爭據王直所窺即西海道有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薩摩日向大隅九州其所稱曰前平曰馬肥曰飛蘭曰花脚踏曰鳥淵曰太村津何馬屈沙他家是卒之毛兒沉馬美空居其通明巨甲廟里日高諸處皆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五十五

肥豐州之地總轄于豐後州王大隅州懸隔一海亦為聽命山口王居日向薩摩之間亦漸併于豐州王矣九州入大倭王畿旬越斷港而東水陸之程遠于旬月舟行而西止五六日而已入我浙直界矣 天朝頒賜勘合貯肥後州亦有貯山陽道周防州者各道入貢必納貨請取勘合而行頻年寇邊實九州島夷也時徐海久據柘林是年二月將寇南京浙西諸路出嘉興至皂林遇遊擊將軍宗禮帥驍騎五千人突之殺賊無算明日復戰死之賊攻圍巡撫阮鶚于桐鄉窘甚時胡宗憲新受總督軍務兵部左侍郎之命舊兵不滿千人度其勢未可驅殄乃用計稍啗賊至四月下旬圍始得解賊乃別遣夷船二十三隻賊衆二千六百登劫鳴鶴場夷船八隻賊衆千餘登劫臨山三江越數日而賊合攻觀海龍山

城突入慈谿縣治焚劫慘毒長吏負印而走縉紳盡刃死者則副使王鏐知府錢渙也賊出丈亭港欲窺郡城盧鏜帥兵乘輕船沿江上下用烏嘴銃擊賊疑退屯海口後至者則拾其遺貨是月賊眾五百餘由福建莆田之廣頭登岸流劫而西入據仙居縣時阮鶚始出桐鄉圍中胡宗憲行鶚統督兵備副使許東望恭將盧鏜台州知府譚綸指揮伍維統等進勦盡殲賊於仙居而宗憲自以身獨當海乃數遣死士入海營中為反間令自縛其黨陳東等八十餘人而海自以身乞降伴許之計徵兵且至乃與工部尚書趙文華密謀進勦大殲于沈家庄海遂自溺得其屍新五即帥餘黨乘舟遁至烈港恭將盧鏜要擊之俘斬三百餘新五即與麻葉等囚至京師獻俘告廟劉屍梟示上命儒臣紀頌功德云賊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遺四夷

五十六

定海丘家洋阮鶚與俞大猷盧鏜合兵圍守數日賊甚窘而我兵不戒遂夜潰圍踰桃花嶺李漢走勤之西鄉由元貞橋走奉化寧海與官兵戰于台州之西頭門把總范指揮死之遂從寧海走温州至福建得舟而遁謝浦之賊移據吳家山自秋及冬屢攻弗克胡宗憲發泰植麻寮兵三千檄張四維歲除乘雪夜襲破其巢悉斬之丁巳正月賊眾數千登自福建之三沙逼掠沿海至寧德縣備倭都指揮劉玠死焉時領兵指揮千百戶陣亡者二十八人三月賊眾復千餘與三沙賊合搶劫洪塘焚毀新造戰船一百餘隻四月賊寇通州海門蹂躪突流揚州廟灣港盧鏜追擊衝沉其五舟斬首四十餘級賊出安東蹂躪復依船為巢池河守禦劉顯擊破之斬首百餘級餘黨遁去復有賊舟漂至沈家門約百餘人胡宗

憲遣朱尚禮誘至定海關悉斬之七月生員蔣洲與倭酋德陽左衛門善妙松柴門等五十餘人乘舟進泊舟山胡宗憲上其事于朝九月王直毛烈葉碧川等亦偕夷商水手千餘乘舟進泊岑港毛烈自詣軍門乞降求市胡宗憲令烈還舟候旨檄俞大猷統督浙直兵船為戰備檄盧鏜至舟山撫諭宣布威德直進退無據遂就執戊午三月毛烈帥其夷兵與松柴門等合巢于岑港山四出劫掠總兵俞大猷統督恭將戚繼光張四維劉顯丁僅等兵圍之久而弗克賊舟繼自豐州島來者為烈應援宗憲督張四維以舟師擊於韭山洋斬首百有奇其一支壁於朱家環而攻之俘獲三百有奇自是岑港之賊絕援矣時賊有寇温州者其即致仕僉事王德帥鄉兵禦之殺賊數人次日復領兵出戰德陷賊伏而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遺四夷

五十七

其他寇楚門寇台州寇樂清臨海仙居及象山之交縮者眾至萬五千人時惟台州民兵前後俘斬數百而已六月岑港之賊敗其故巢遁於柯梅山官兵攻圍至十一月復乘舟夜遁張恭將追及於鎮下門衝沉其一舟斬首二十餘級烈遁至活嶼後移於南巖轉而東奔己未三月倭賊千餘登犯象山金井頭諸處海道副使譚綸督兵剿之斬首百餘級賊流至寧海與先犯桃渚海門黃巖諸賊相合總督胡宗憲復檄譚綸同恭將戚繼光帥兵追剿賊趨新河所復奔太平之南灣山官兵斬首七百餘級又賊一枝據寧海之石馬林譚綸同副使劉存德恭將牛天賜又奉總督之檄剿平之復有夷船大寇揚州通泰諸處四月夷船二十餘隻賊徒二千餘人漂至三引沙副總兵盧鏜督帥遊擊楊尚英等兵船擊斬

百三十級餘孽移據三沙官兵前後斬獲二十級七月遁至江北復寇廟灣蒙李諸處總督胡宗憲都御史李遂督發參將曹克新都司何本源等兵悉剿平之十二月法司奏讞王直罪逆遂即誅梟首定海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五十八

大倉使往日本針路見度海方程
大倉港口開船用單乙針一更船平更者每一書及分高十更以焚香鼓
退候定更多寡可 吳松江用單乙針及乙卯針一更平 寶山到南匯嘴
用乙辰針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沙泥地是正路三更見茶山松山水深一百
六十里正 自此用坤申及丁未針行三更船直至大小七山灘山在東北
邊 灘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單丁針及丁午針三更船至霍山 霍山用單
午針至西後門 西後門用巽己針三更船至茅山 茅山用辰己針取廟
州門船從門下行過取升羅嶼瀨州門水 升羅嶼用丁未針經崎頭山出
雙嶼港 升羅嶼頭深可泊 雙嶼港用丙午針三更船至孝順洋及亂礁洋
雙嶼港口水深九托 亂礁洋水深八九托取九山以行九山西邊有礁
洋水深十三托泥地 九山用單卯針二十七更過洋至日本港口打水七
細一云亂礁洋 九山用單卯針二十七更過洋至日本港口打水七
水深六托泥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五十九

船 又有從烏沙門開洋七日即到日本 若陳鏡山至日本用辰針
福建使往日本針路
梅花東外山開船用單辰針乙辰針或用辰巽針十更船取小琉球 小琉
球套北過船見鷓籠嶼及梅花瓶彭嘉山 彭嘉山北邊過船遇正南風用
乙卯針或用單卯針或用單乙針西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用乙卯針十更
船取釣魚嶼 釣魚嶼北邊過十更船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用單卯針或
用乙卯針四更船至黃麻嶼 黃麻嶼北邊過船便是赤嶼五更船南風用
甲卯針東南風用單卯針西南風用單甲針或用單乙針十更船至赤坎嶼
赤坎嶼北邊過船南風用單卯及甲寅針西南風用辰寅針東南風用甲
卯針十五更船至古米山 古米山北邊過船有礁宜知畏避南風用單卯
針及用甲寅針五更船至馬岳山 馬岳山南風用甲卯或甲寅針五更船

至大琉球 大琉球那霸港泊船土官把守港口船至此用甲寅

那霸港外開船用單子針四更船取離崎外過船南風用單子針三更船

取熱壁山以行 熱壁山南風用單子針四更船取硫黃山 硫黃山南風

用丑癸針五更船取田嘉山又南風用丑癸三更半船取夢加刺山南風用

單癸針及丑癸針三更船取大羅山 大羅山用單癸針二更半船取萬者

通七島山西邊過船 萬者通七島山用單寅針五更船取野韻七山島內

各叫兵之妙是麻山嶼野韻山用寅寅針二更半船但爾山用辰寅針四更

船取亞南山船一云野韻山對面行六十里有小礁四五箇最長連在北邊過

南山船用辰寅方行一百五十里至且午山用辰寅方行一百四十

亞慈理美妙若不見此山用單辰針二更船又辰寅針五更船取沿灣奴一

奴沿灣 烏佳眉山沿渡奴烏佳眉山用單癸針三更船若船開時用單子針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六十

一更船至而是麻山 而是麻山南邊有沉礁名奈礁一云名依東北邊過

船用單丑針一更船是正路却用單子針四更船取大門山中 大門山傍

西邊門過船用單丑針二更船取兵禱山港 兵禱港循本港直入日本國

都

日本論

周弘祖

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後自醜其類改日本云左右

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西南三月竹並無

城郭縣木柵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類自山東文登縣成山衛絕海入

靛蘆河以入新羅歷大鎮七真現三遂抵百濟之熊津及嘉林住存二

城此城猶百濟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則日本之右臂斷矣夫新羅百濟

日本國於東南民物豐阜金銀美積好閩廣糖菓青衣麻葛絲羅段絹

川廣乘材銅錫鼎鉞又酷慕鬼神每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登萊州定

海縣之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減邊海條禁以遂商賈貨運仍

寬分利以致其來平價值以息其牟悖誠信以固其意則利盡東海墩

堡無煙歲抽其稅不可勝言上可以益 國家之賦下可以寬東海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六十一

征沿邊征倭官兵承以坐哺矣行之數年海民慣熟因類汲引可達福

餘福餘東北番衛也與朵顏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裏為遼東薊門之

警陸路遠未可通惟自成山徑抵新羅轉達鐵額沃阻福餘可以規制

朵顏收復大寧以為 京師 陵寢盤石之固未可視為未務而不講

也唐置勅海高麗之使遠有大寧通吳之軍已先為之矣東胡弓馬備

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便舟如使馬而疾於步關異日有事大寧薊門遠

左疲其東西南方舟師直搗福餘所謂迅電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

者況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資勢于新羅百濟兵卒精強何所拘泥而

不早圖耶

琉球 琉球一島僻在海外如黑子彈丸耳然自我 明之興其奉貢唯謹則
 來享來王之國也 今上丙子琉球以嗣封請 上命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
 行人謝杰持節冊以俎杰吳航人也歸言琉球有日本館群聚數百人待封使
 之舟轉與為市其人出入挾利及琉球心懾之疑不可嚮邇云越辛卯又以嗣
 封請于時倭犯朝鮮海氛弗靖議令琉球自齎 詔冊以歸使臣罷勿遣更十
 餘年朝鮮師解琉球堅以往例陳 乞 上嘉其為不叛之臣復許之甲辰命
 兵科左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士禎又持節冊以俎丙午冬子陽竣事還私向
 余言日本近千人露刃而市琉球行且折於日本矣且使臣入彼國若不聞焉
 其所以事 天朝至淺鮮也操縱伸縮惟是諸陪臣與吾之通事表裏為姦區
 區兩使臣威所不能加法所不能禁也倘異時者再嚙 命涉滄溟其辱 國
 彌甚君其識之余聞給舍言愴然有感于心乃今數年日本狡焉啓疆而琉球
 之君為虜臣為僕矣且陽借脩貢之途以陰行假道之計微我藩籬窺我虛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遺四夷

六十一

日引月長將何以固吾圉乎王闕之謝抑其末耳詩曰聲允彼桃虫拚飛惟高
 當事者勿泄：馬而視之若桃虫然則幾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附注 原編第一冊

北直上

第七十葉

注一 萬曆甲寅邑令在信房日并憲副策自西家道口至十五尋在
 築運堤一道以防黑牛摩多等口之衝長八里支每倚五分保定二
 分八墩三分至兩窩黑牛口次賴以無虞

第百五葉

注二 山岡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五沽而東其勢漸北至於臨滄山麓
 海濱不盈一視 自五沽新橋至洋東漸轉而北抵運堤全後而併即登岸二所界
 田如海運而通上東一省致鈔布花四倍運途未開而十里海濱居會及海運堤橋存

注三 自後盡即中或主事無定官崇德五年以後始專用主事

注四 十六年孫用主事嘉靖元年永年申官定致主事三年一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一冊

一

第百六葉

注五 山石志 三道關 寺兒塔關 以上三關舊為石門寨障慶三年撤守守備
 改設參將權付山海路管理

注六 界土嶺營 在界土嶺 長谷口 駐標營 在長谷口 關南八里 石門寨營 在石門寨
 平山營 在平山 關南二十里 以上營莊皆於崇禎十一年晉撫孫承宗設於關南
 界土嶺對面各關營數則對牛所部兵馬分駐地方兼應

原編第二冊

北直中

第二十一葉

注一 郡城之東南曰銅臺鎮者元城一名二邑之交而津衛合流處也河堤之地甚
西巨浸萬曆元年知府任錫景堤名曰公堤大堤在縣北三里

第二十二葉

注二 在縣西北五里

注三 又名老堤頭

注四 東北一里許

注五 縣城在廢臨河縣西十五里蘇州水渠

第二十三葉

注六 從北直東河堤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二冊

二

注七 在注縣之馬村八開村三十餘里

注八 青園村

第二十五葉

注九 內黃志云產唯木綿最夥出數于山西澤潞臨州縣而又地多
硝磺不生五穀沙茅甲之窮民每藉煎鹽以辦租稅而不免
抵法禁

第二十六葉

注十 東南各五里

注十一 三角洋

注十二 下流石溝沱河合

注十三 彰德府

注十四 故漳水不入河而自達於海

注十五 進上三里武家莊

第二十七葉

注十六 沿河堤隆慶五年知縣李本意創築衛河堤起張二莊至曹家
道口約十餘里漳河堤南接樁底舊堤起至老堤頭止約三十餘里北
接龍土廟舊堤起至又家口止約二十餘里其高闊亦視衛河堤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四冊

三

原編第四冊

蘇上

第一葉

注一 門六西北曰關門西南曰齊門南曰盤門東南曰對門東北曰
華門北曰齊門五門各有水關唯齊門不設

注二 左千戶所營在對門內右千戶所營在關門內中千戶所營在
盤香二門內前千戶所營在華齊二門內後千戶所分五為嘉興守
禦千戶所

注三 舊有齊門遮運所萬曆九年革

第三葉

注四 吳姓志作曹家湖防編

第九葉

注四 吳姓志作曹家湖防編

恭持府移鎮海衛中戶兩鎮軍一千名防中萬應初政
册册于七下港把守官軍營

第一百六葉

注十五 州志作六 萬注 楊林 縣字 十里 版字 秋字

注十六 新志五分屬到河于戶兩者平夷破修了清新塘七下港便鳴注法法度

鳴注唐高所陳注土城在太倉界舊注白可港二墩在華熟界內惟可年司四墩在
席餘殿至三也則司所遺三二墩竟不著何屬而可年司四墩外九九墩又與三此
簡司所遺名能不加營兵防之不付即年故無修可說也

第一百二十葉

注十七 其後皆價以徵為米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第六冊

第一百廿三葉

注十八 又載 景定中黃裳議罷華亭分司狀 又論復社額在
仙舟丁 又論權禁 元延祐中葉知不陸城監價 似可宋

原編第七冊

常鎮

第一葉

注一 此 欽賜田地之例故錄之

注二 此以下周文襄事蹟

第四葉

注三 嘉興志 嘉靖二十六年知府趙濬 以蘇州府均科

注四 志 景泰 石台初御 各理周又 世知前免 諸

本 乃相度調 今以五升 倍其賦而 之重者止 一額

第九葉

注五 無錫縣志 國朝編限以一百十戶為一里 在城曰坊 每十一戶擇丁田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第七冊

九

多者一人為首 謂之頭人 十人之外謂之野 乘帶管每年輪排
年一人為總甲 謂之頭人 十人之外謂之野 乘帶管每年輪排
一人為鄉長 或有三四人 謂之頭人 十人之外謂之野 乘帶管每年輪排
年高有德者一人為老人 謂之頭人 十人之外謂之野 乘帶管每年輪排
寡分為十三區 每區設長二人 謂之頭人 十人之外謂之野 乘帶管每年輪排
人為區總 謂之頭人 十人之外謂之野 乘帶管每年輪排
故均徭里甲亦十年一編 然十甲田地多寡不均 故徭役亦輕重不齊 正德間本府同知
馮某議將通縣田地均分十段 別造十段文冊 每年編雷一段 民頗稱便 然造冊之時
富民多為那移 躲避之計 况人戶消長不一 或有產去而差存者 訟牒紛紜 官民俱
病 至嘉靖十六年 本 知府應檜 各縣丁照黃 以田照實徵 以通編每丁
銀一分 每民田一畝 銀七厘 然以丁銀太重 民多稱不便 且每年十甲盡編 比日止編一甲

者戶產數目增九倍官府編審亦維嘉靖二十一年本府知府張志選行縣知縣萬廣德
查認仍照四規十段分編申蒙巡撫夏邦瑛詳允遵行隆慶四年復奉巡撫朱大器明
文議將均徭總作一條編法將合縣田地每畝派銀一分六厘四毫每丁派銀
二分二厘八毫此外又有小丁徵銀貯庫當官募役惟府縣斗級審點力差
自行應當共該銀差銀一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兩九錢力差銀二百兩十甲
均編歲輸納又於隆慶六年奉巡撫張任胤按李學詩明文會議前項糧
銀派入秋糧會計帶徵 按均徭一條編法徵銀額募善則善矣但秋糧帶徵累及根
長而丁銀歲派不便小民為有司者須別為議處可也

第十五葉

注六 先是一應庫貯銀債贖等項銀兩俱責架閣庫吏
經收嘉靖十二年巡撫陳全每歲于均徭人戶內籌編庫子收帶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七冊

十

遼陽均徭第一弊政

第十八葉

注七 淮安府志一條鞭法蓋取宋人權役之義而神明之其法
盡括州縣一歲之役若干種費若干一因戶定則因則徵銀隸不下鄉
民自投權當官給取後無指名詳在成規中 而行之實自 以山陽往
上上 多規脫其不 者即逸幸 役歲至六七 金而止而別
飛差下下戶 丁歲亦不下 一金乃今丁三 而止而三派 權均徭
正役 不食輸即元則之中或有倒置大都輕賦矣

池州知府上順王海申密行條編法欲善然有司者不能奉行廣增賦若干名曰公費
代里甲而抄手編任子官江而南有兩條編法註

第三十二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注八 上海志言以運糧約費難言官自嘉靖壬戌戶科石給事中題均 奏三種米
倉并收各衙門以糧而輸約費

第五十四葉

注九 溧水縣志載嘉靖三十五年陸江史度以初減民性工食為名生派江防
銀七萬九千二百兩萬曆間又增派兵餉銀三萬餘兩隆慶元年戶部劉世傑派清
邊銀三萬八千四百兩其海防餉銀二項同多傷

高淳縣志通米額外之征或增不已如江防海防工部料價兵部料價俱在
糧房備用等銀則自嘉隆以迄今未止也如崇禎庚午兵四監禁夫陳辰各任
工食綱目水脚等項則逐年加編者甚多也夫一時應事暫為權宜之計
民困望其事已則止也孰意一增遂成定例又孰意於一名色料銀者比日煩
口益一至此

注十 上海志 魚課本出河泊所自平衛則指課鈔喚入戶銀徵米八倉後多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七冊

十一

遼陽運以派之望甲子是知魚課者皆存田之人而漁戶不輸一錢矣

第五十七葉

注十一 黃田港東引長河西至九里河口折而北貫城中出黃田湖北入江 夏港南
引五湖匯通焉唯此至山塘河口折而東連泰鎮出泰洋湖入江

注十二 石頭港自定山南三河口導長河而東以折轉橫河出鎮山東入江 卷港在白龍山
北自白塘橋引至河東至德莊村而西又折轉橫河入江 谷濱港在縣東六十里自白龍引
長河以折橫河入江

注十三 甲港在縣西三十里自三山石塘村入江 蘆洋港在縣西四十里自武進通明橋河新溝
引行二十五里入江 新港在縣西五十里自响塘河東河口東引行二十五里入江

原編第八冊

江寧廬安

第五十一葉

注一 寶錄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甲子從直隸蘇州府浙江等布政司民于
 在野 國初驅胡之後從浙直人戶填實京師任廬安并凡置土都
 城之內者曰坊 都城之外者曰廂隸上元者為圖百七十有六 十
 年定有圖中 永樂北建太平隨行後復移于足併為四十四坊 江
 寧志坊廂凡三十有五 在城曰坊在野曰廂初各長以
 統攝賦役厥後在城者役至更名曰坊夫在野者役更排年為條編
 以軍人戶視國初竹不違一自洪武中已撥沙洲民籍籍江浦永樂中
 又分調于北京是後條賦益多遊乞愈眾嘉靖甲午外錄曰增曰債曰賦
 云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八冊

十二

注二 溧水志 洪武十八年王德五年稅糧民田全免官田減半附入大籍宣
 德間從撫臣議每民田一畝徵馬草一節弘治間議從撫臣議每民田一畝徵
 出米二升
 第五十三葉
 注三 自隆慶私年以來無復官民之稱矣惟歛賄功臣日上恐舊科糧賦仍稱官
 民云
 注四 江寧志 荒田社料荒田米七升五合五分有奇灘田社料荒田米四升荒地社
 料荒田米四升外荒地社料荒田米二升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均攤于柴薪
 等徵是名荒田白銀
 注五 秋糧之外舊徵三項曰夏稅曰解辦曰農桑絲漆等項中題准均攤于秋糧
 內一則帶徵
 注六 江浦志 官田官地間都御史 建議于民田一畝徵馬草一升

注七 各社料若干

注八 除功日平不登優免人戶外實該當若干米若干里甲均徭解辦銀共若干是白銀若干

注九 如遇歲奉例改折正米銀若干徵辦戶部折糧支放加耗銀若干解淮鹽河工五月

注十 以上量所出為所入計起料如前所載社料若干若干歸一則云據上種一徵需歲有定則本所進退外絲增損每歲徵有差殊故府有會計縣有由而由粟之設所以取信于民俾心服而樂輸者也頃年野齊敵里或新而不發以恣橫需有終歲口俸而不見由粟者信民者能不一督察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八冊

十三

注十一 府志 時賦從繁雜洋奉准秋糧總徵民頗稱便但里甲額辦雜派等項已徵米在官其後科派查出所徵米如故自減去里甲外尚多米七萬餘石不知其所以然也 萬曆三年奏以里甲秋糧等項欲便民但銀既在官隨意支銷過有經費仍復重派令將諸項還歸里甲減去原額平米以杜侵漁
 注十二 江寧志 台均徭解辦銀名里甲銀每平米一石徵銀一錢九分五厘有奇內里甲銀無優免每石一錢三厘有奇共銀若干均徭解辦銀每石九分一厘有奇除免外共銀若干合前丁銀以待後開諸供應登報循環文簿聽稽于監司支銷有餘名曰派剩銀入下年會計法編不足明者戶

由除定則外國基項加編若干

第五十四葉

注十三 昔自洪武定基於凡金陵舊民籍置鎮南而別取浙直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 京師凡置之都城之內者曰坊民置之鄉城之外者曰廂民江寧坊廂蓋百四十有二此皆有丁口而無田賦應勾攝而無徵派者也永樂北遷隨行大半戶口大減而差役實繁維時諸役多併于里甲正統初府尹鄭公楚思捐平于是審編坊有十甲、有十戶凡三丁有五坊酌民業饒乏賦銀納之縣庫名曰權銀分任諸司應付以均里甲之不足屬吏支銷坊民領辦幸輸一甲則更番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八冊

十四

立法未始不善是後外鑿日增賠賦漸夥更不能支護全坊民自取自用而陰責其賠賦于是公私百需悉取辦焉維時上幸諸役在諸邑自有總坊派差有當頭供辦其當頭上戶無定數若活差次戶有定數名死差下戶聽奔走名刀差賃什物各借辦上之人但見其如取如攜視為京邑之膏腴而不知下之人日服月削而莫之告弘治中又添撥九庫八關五城夫役嘉靖以來又代工部買運光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進鮮重取什物銀兩又各衙門行取書于上食并備理衙門又驟添應付衙門八處誼席交酬費輒不貲加之總坊雜食胥徒恐喝不可勝載而民不堪命矣夫若時、陳說疾苦視為故常忽

蒙樞院方公按院黃公安之下府覆勘時汝州呂公新任京兆諸生趙善繼等寔坊甲子弟因旅見一從史之蒙論公議出于學較可為調達其詞以冀上人之聽從者如水善繼陳傲發憤相與鏘梓徠投而諸司漸見裁復矣會給諫屠池郭公抗疏上請于是諸大役刪革略盡雖餘盡反復其間然民瘼自是得上聞矣嗣陸慶初更坊長名坊夫盡削諸邑日者撫院陽山宋公委通府望沙陶公集議者也以坊長諸邑日人所豎聞而爭權之者也嗣改權銀為丁銀夫運于家推全該吏雇役者京北東泉鄭公也以倉頭輪甲聽役于縣未免磨前日之弊也至萬曆初減歲徵千三百金定為三百有六十 奏請議復永奉 欽依者京北東泉汪公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八冊

十五

也以予查二縣供簿稿所應供其數止此也至今事亦不廢而民用安亦賴賢父母相承節約成斯美政進推嘉靖之季傾收相仍倘不有君子轉移于後意外之變所不敢知尚賴 皇仁覆庇庶賢火輔始有今日故述先後利病之故不厭繁複焉坊廂應付 坊廂應付之數直市詳記日身然而必煩紀載者何明有定額毋庸容濫也易里甲司存有別冊容以相代也越此則為額外之需若曰志所不載則思以裁之并容濫也中有日辦有月辦有歲辦有三歲而一辦有定有不定大都通之歲之切不越入出之數是謂費出之經也已

王澤南入高常亦稱水小會雷明水出若嶺之

注十一 運昌公灘

注十二 府南三里

注十三 浦在縣東南十里

注十四 南流百五里入嚴州界

注十五 縣志縣南十二里

注十六 府北四十里

注十七 流至縣北三十里

注十八 在縣東百一十里接嚴州界

注十九 南百里

第五十三葉

注二十 縣治也 此山在嚴州 水發源 祖自越頂 飛瀑流至仙樹 兩湖 仙人跨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九冊

二十

湖以浙海也 山而水自清風發 巖石解冷 出非一處 流為全砂 湖繞廣臨 卷之五 鍾白雲 石前 鍾龍 鍾山 廣源也

注二十一 縣北西南十里

注二十二 縣南七十里

注二十三 縣東南三十五里

第五十四葉

注二十四 隋大業中 以華萊 賦曰 縣從治于此

注二十五 山 山南為 縣源 其水南下 而流者 通鏡湖 湖在 彭蠡山 之水 源有二 皆山

巖 深流 而下一 句 山 巖 深 流 土 始 注 入 湖 湖 界 合 華 萊 水 東 而 注 入 休 寧 一 日 為 湖 天 法 出 彭 湖 坑 口 東 為 梅 溪 年 歲 水 會 其 東 至 江 澤 漢 浙 水 水 亂 為 浙 水 水 源 源 浙 嶺 東 注 縣 南 一 百 三 十 里 一 名 浙 溪

注二十六 高州山在縣西一百二十里

注二十七 邑西七十里

注二十八 邑南五十里

注二十九 縣西一百五十里

注三十 縣西三十里

第五十五葉

注三十一 縣西四十里

注三十二 南門外一里

注三十三 府南五十里

注三十四 在城內西隅

注三十五 水左右分流 合流 入 鄞 陽 為 慶 江 故 名 浙 溪 西

注三十六 縣北九十里

注三十七 縣北九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九冊

二十一

注三十八 縣治也 水入 鄞 湖 惟 此 水 東 派 入 休 寧 遂 浙 故 名 其 西 派 則 順 湖 水

注三十九 此水 水 東 派 入 鄞 湖 惟 此 水 東 派 入 休 寧 遂 浙 故 名 其 西 派 則 順 湖 水

注四十 縣志 自 浙 源 東 派 出 者 為 湖 源 自 浙 源 而 出 者 為 慶 江

注四十一 縣西四十里

注四十二 縣西四十里 與 湖 源 同

注四十三 縣西四十里 與 湖 源 同

注四十四 縣西四十里

注四十五 與 湖 源 同

注四十六 縣西四十里

注四十七 東南界 縣 北 界 休 寧 西 界 洋 梁

注四十八 縣北界 縣 界

注四十九 為 休 寧 界 上 嶺 此 其 一 也 初 將 漢 中 平 縣 不 改 遂 休 寧 之 界 界 湖 西 嶺 谷 水

卷發州格通皆注解得質歸從天... 額直抵黃子較舊五十五里且無水... 額直抵黃子較舊五十五里且無水... 額直抵黃子較舊五十五里且無水...

注五十

注五十一

注五十二

注五十三

注五十二 縣西一百一十里... 注五十三 縣志對水而北... 注五十四 縣東八十里... 注五十五 縣東九十里... 注五十六 二十里合濟注水于鎮... 注五十七 縣州水源于此... 注五十八 縣西一百一十里... 注五十九 南流八十五里... 注六十 縣東九十里... 注六十一 縣東七十里... 注六十二 縣東一百里... 注六十三 縣東五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九冊

二十二

沿口合浙海而水入于清... 不異於源而發於嶺... 為外庄溪頭水... 為正東水... 出為斜水... 福陽在邑西十里... 從海山出為清源水...

第五十六葉

注五十四 縣東八十里... 注五十五 縣東九十里... 注五十六 二十里合濟注水于鎮... 注五十七 縣州水源于此... 注五十八 縣西一百一十里... 注五十九 南流八十五里... 注六十 縣東九十里... 注六十一 縣東七十里... 注六十二 縣東一百里... 注六十三 縣東五十里... 第五十七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九冊

二十三

注六十四 縣南一百里... 注六十五 縣東一百一十里... 注六十六 縣西一百一十里... 注六十七 縣西一百一十里... 注六十八 縣西一百一十里... 注六十九 縣西一百一十里... 第七十 縣西一百一十里... 第七十一 縣西南七十里... 第五十九葉... 第七十二 縣北五十里... 第七十三 縣東南三十里...

注七十四 續之介丘英尊于工部而察其為實起于西北曰大會之山是

山也南一支四十里至學山為縣治由學山一支以至於大禁山又東四十里至
上龍巖山伏而再起為丈尺山右折為石金山而抵唐金山為越國墓其石
折十餘里度石柱嶺以東迤邐起為大新其山而一支至百餘里為新世
郡治東一支至七百里有鐘山又東一支至錢塘為武林

注七十五 周二百五十里

注七十六 中有道通寧國界舊有寨同呼為蓋山關

第六十葉

注七十七 龍鬚山在縣東二十里高五百餘周二十里

注七十八 為金陵通衢

注七十九 在佛指嶺西北

注八十 揚上水出龍巖山其以流逶迤入于揚子江其南流四十里至大崩山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九冊

二十四

水自西來注之東南至里歷雲山之麓畢水自西來注之南至于蒙山二十里又
東會于登源之水又而會于上注之水合流行嶺中于鐘里入于練溪逶迤陽山
北流入于錢塘又東入于海葦山上陰故水會注于鐘川至蕪湖入揚子江
續之水其大都焉 南流二十里為揚溪又而流二十里過邑東繞梓潼山
麓為瀆溪一名清溪又而二十里至阜陽山為臨溪之南四十里入于練溪皆名揚之水焉
逶迤陽山入于浙江 梓潼山在縣東三里之中為大崩山

注八十一 縣志 得入揚之水

注八十二 縣志 得入登水

注八十三 邑西南二十里

第六十一葉

注八十四 東南六十餘里為徽洋過來蘇溪入于揚之水

注八十五 翠微嶺之支偏東中區楚尾窮嶺入于重山嶺 縣志 白雲山

注八十六 縣東南二十里

第六十二葉

注八十七 縣北二十里

第六十三葉

注八十八 次別休之南界

注八十九 縣北

注九十 次別休之南界

注九十一 小歙山

第六十四葉

注九十二 縣北

注九十三 縣北

注九十四 縣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九冊

二十五

注九十五 次別休之北界

注九十六 即今太平鎮

注九十七 即永安鎮

注九十八 次別休之北界

第六十五葉

注九十九 巡檢御史廣守邊

注一百 然物價俗更任：泥親了，說初包管，種道使有力者知以家奴應名即
謂之親了石無替力技能有司不問也州民間有權市民自代若別又皆乘得使
使，徒有司而利其身走其有無替力技能不暇問雖有其人又不免困于星
道難于送迎然則其來耗不減去今之軍任者幾希矣安望其為 國祥也

第六十六葉

注一百一 兵有象象陣注亦異其使疎若十間是廣行列又宜傲河比向

較撥操之法每歲以季冬率赴于府。此捕合而設之。至月終即守親臨。大開賭則置罰而後進。事竣則謀計。殿最以報于。其任其廢而不。學考議之。則雖有方。又必養其。鮮銳操演之外。惟逐捕。元則役之。情結。城池則役之。械送罪則則役之。街頭勅使則役之。非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第九冊

二十六

原編第十冊

淮

第四葉

注一 杜注若人於江至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而北至木口。入淮。今清河縣。東十里。自龜山後。至八里莊。於塞不通。而有故道。

第十葉

注二 初潤州北。距瓜步沙尾。行雁六十里。舟多敗溺。漸從漕路。由京口渡江。開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浮損。患歲減。運錢數十萬緡。又立伊婁。隸官征。其入歲利百億。招運流人五百戶。

第十一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注三 自杜丘。距後河。蓋庫水下。走古。南。北。以。其。不。足。漕。運。遂。通。注四 自開門外。有七里。港。開。河。東。屈。回。立。祥。符。寺。橋。通。舊。官。河。長。十。九。里。以。便。漕。運。

第十三葉

注五 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濟水。勢滿。岸。運。舟。多。覆。溺。維。在。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陰。總。五。惟。運。舟。所。至。資。資。經。上。下。具。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種。綱。年。緣。此。為。奸。潛。有。侵。盜。維。岳。始。命。翻。二。斗。門。于。河。西。茅。三。堆。之。間。相。距。踰。五。十。步。覆。以。屋。瓦。設。懸。閉。積。水。候。潮。平。乃。泄。之。是。橫。橋。岸。上。築。土。壘。石。以。固。其。址。自。是。弊。盡。年。而。運。舟。往。來。亦。無。滯。矣。

第三十七葉

注六 亘四十餘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第十冊

二十七

原編第十一冊

淮徐

第五葉

注一 傳即丁士美記。高家堰在城西。而四十里。其最。開。水。利。者。曰。大。湖。口。惟。運。舟。常。淮。河。二。水。合。流。之。樹。二。水。東。流。與。黃。河。會。入。于。海。比。歲。河。流。衝。決。則。淮。河。以。溢。勢。必。由。湖。口。是。缺。下。注。國。子。津。湖。甚。者。穿。漕。堤。入。射。陽。湖。而。山。陽。監。清。一。間。以。及。海。陸。諸。地。通。為。巨。浸。開。者。黃。河。亦。為。幸。引。而。漕。運。日。就。湮。淤。高。曆。九。十。知。府。陳。文。瑞。曾。築。堤。長。五。十。四。百。丈。

第十葉

注二 祥海堤下。萬曆十年。總漕都御史。袁。莫。題。准。修。築。漕。水。涵。洞。水。渠。一。十。七。處。石。閘。一。座。用。帑。金。四。萬。二。千。四。百。有。奇。洩。捍。兩。得。十。五。年。巡。撫。都。御。史。楊。一。魁。以。黃。淮。交。漲。而。閘。洩。水。不。及。山。蓋。六。邑。田。沉。水。底。挑。漕。廟。灣。射。陽。湖。等。處。河。道。水。有。所。洩。范。堤。乃。國。民。寬。而。利。

注二十七 卷五而六十

第四十七葉

注二十八 卷五而三十

第四十八葉

注二十九 卷五而二十二

第四十九葉

注三十 卷五而八

注三十一 卷五而七十五

第五十葉

注三十二 卷五而七十五

注三十三 卷五而七十五

注三十四 卷五而七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一冊

三十

卷五而六十

注三十五 卷五而七十五

注三十六 卷五而七十五

第五十一葉

注三十七 徐州洪志 中曰中洪西曰外洪東曰東洪亦曰月河水時

至使屋減木下水之舟悉從外洪順放而東洪東有車路逆水之舟從

此後島若水落石出山亦外二洪俱先淺阻而舟楫上下悉因中洪

矣 外洪自東北而西南水道頗寬閣下皆大石連亘不絕迤而注

灘大石林立若摩旱然 中洪自北而南少而向復轉左而東國東

洪固流于呂梁水道僅容一舟兩岸皆石復有險石時藏水底舟為

舟楫之患屢經官漸次擊去然後舟楫過者無復破壞之虞

事洪原為月河嘗于此置閘官吏之設備此閘也水漲閘廢是為

東洪

第六十葉

注三十八 徐州洪志 天下軍運船凡十二總南京一總錦衣廣洋江陰

龍虎鎮南神策府軍兩軍右豹韜左龍江右金吾後虎賁左留

守左共一十三衛二總旗手府軍左金吾前江陰興武潘陽應天橫

海水軍左水軍右龍虎左龍江右羽林左共一十三衛浙江總杭州前杭州

右紹興寧波台州温州處州海寧共八衛金華衢州嚴州湖州海寧共

五所湖廣總武昌武昌左沔陽岳州荊州荊州左荊州右襄陽新州黃

州共二十衛德安一所江西總南昌袁州贛州共三衛吉安安福永新撫

州建昌廣信鉛山饒州共八所上江總直隸建陽新安慶九江宜州南

京廣揚約韜武德留守右虎賁右共一十衛下江總直隸鎮江蘇州太

倉鎮海南京驍騎右羽林右留守中興七衛直隸松江嘉興共二所江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一冊

三十一

一總直隸淮安大河鄧州徐州徐州右壽州歸德泗州共八衛二總直隸

揚州高郵儀真滁州廬州六安共六衛通州泰州鹽城興化共四所中

總直隸鳳陽鳳陽中鳳陽右留守中留守左陳連長淮宿州武平河南

潁川共一十衛洪塘潁上二所山東總臨清平山東昌濟寧兗州諸衛共

五衛東平濮州共二所遼洋總淮安大河高郵揚州德州德州左天津

天津左天津右通州左通州右神武中徐州左定遠泗州長淮共一十六衛

內除山東遼洋二總運船不計本洪其餘十總則皆過洪者也

原編第十二冊

揚

第九葉

注一 西北自不口達六合入江東北自射陽湖入淮

注二 舊志揚江都縣西北六十里有東口近黃子湖與六合相連射陽湖自城下起東北穿射陽湖西北穿至不口而江淮始可通矣

第十九葉

注三 淮子河一名子河在縣東北二十里其源自儀真陳公塘來西北分

派直達射陽湖

注四 伊婁河自隋以前揚子鎮而臨江至唐時江濱始積沙與瓜洲連故

穿此河

注五 城東 咸化八年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二冊

三十二

注六 東北二十里

注七 留湖關天順間世推江高都御史周汝達以開留湖水接中運湖久廢

嘉靖四年巡撫江都御史高友城總兵官楊洪以參將孫奎圖議奏行移建子而改石瓜口關

注八 門石甚難入國朝始不行舟今開前額

第二十葉

注九 漢武始建

注十 東通百河至末口

注十一 西南接又後湖東北平屬高郵州界

注十二 有上下二塘漢書江都上建海富陳即此

注十三 其水注上當塘轉入下當塘由淮子河東流入官河

注十四 官河具塘東于淮江都縣西平屬儀真縣

第二十一葉

注十五 南十五里

注十六 南通大江北抵山陽縣境

注十七 山陽漢人名山陽後南移官河北與山陽河相通入射陽湖隋文帝開皇七年楊

州開山陽漢以通濟即此

注十八 公路浦傳伏流北注記云廣陵西一里水石公路浦東射自九江來奔泉障于下射

中北野介莫其度 東塘傳通鑑淮南即唐使高斯敏一方兵討莫某士七東塘入泰

有在唐陸與楊行密我不利自開化門出奔東塘今莫其度

注十九 即今關廟前通上高者

注二十 重衣河 即今末關山 州河 水自東河口開下通濟 汶河 在縣東二十里其水

舊志 宋原于吳州西五十里七都關河八十里通于江以避黃天澤之險至于江岸擊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二冊

三十三

自董家渡至黃池山相對江口二十里每八便之

第二十二葉

注二十一 縣北三里 宋嘉定十年發運判兼知吳州方信德築北山塘者水應十一年全

人而後郡守袁中德決北山塘之水灌金人運道十二年中信復開茅家山塘

注二十二 縣北三里二百六十步

注二十三 西北倚山也形極東南而為堤八百九十餘丈每山水發時凡三十六水口皆聚

于此

注二十四 東四十里

注二十五 東二十

注二十六 東六十里

注二十七 出原公路通官河

第二十三葉

注二十八 一壩二壩在縣治東南羊里共一港三壩在縣東南二里楊一港四壩五壩在縣東南三里共一港供洪武十二年兵部尚書曹華仁議設新壩在縣東南十里崇泰五年兵部尚書郭守正議麻線港設張家溝港 再設溝港

第二十九 往來南京一安路

注二十九 往來南京一安路

注三十 得勝河在縣西北四十里即盛天港

注三十一 在縣西面

注三十二 弘治七年六月 高郵廣濟河成初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奏凡高郵湖竹船最忌西北風往來舟楫多致覆溺若於湖內開濬一道路引水竹舟可免風濤之患於是吳河鹽運御史孫衍曾河即中吳橋因疏濬并置閘壩築堤岸以利舟楫使往來編使焉

第二十五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二冊

三十四

注三十三 東通興化縣西

注三十四 即高郵湖其水南以供通官河凡大長以東諸水盡匯此湖入淮久而湖淤平而不涸

注三十五 蟹羊舖云承楚相龍石樊良等三湖解魚三百里宋紹興初有張榮者聚眾于此擊斃金人金人陷揚州榮擊曹州刺史城

注三十六 通小清河而南屬江都縣界

注三十七 海陵漢在州東北通興化縣之抵新湖湖堤與北寶應二縣亦俱有海陵漢

注三十八 北二十里

第二十六葉

注三十九 平洋塘在州西南屬江都縣界

注四十 南往高郵北往鹽城

注四十一 自丁漢場入得勝湖

注四十二 入新溝

注四十三 白駒場入運鹽河

注四十四 入平望湖

注四十五 西通海陵漢轉入射陽湖

注四十六 自得勝湖入運鹽河

注四十七 十里自小海場入運鹽河

注四十八 入海陵漢

注四十九 自塘港西出得勝湖

注五十 入海陵漢

注五十一 自中路河入白望河

注五十二 入平望湖

注五十三 自長安河流入大墩湖

注五十四 入平望湖

注五十五 入南漢

注五十六 自海陵漢入射陽漢

注五十七 自莫家河入平望湖

注五十八 入平望湖

注五十九 南橋梓海匯入運鹽河

注六十 入平望湖

注六十一 入吳前湖

注六十二 入大墩湖

注六十三 入大墩湖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二冊

三十五

注六十四 大湖

注六十五 大湖

注六十六 自泰州界入運鹽河

注六十七 起陵亭鎮口東下二百三十里入運鹽河

注六十八 得勝湖 廣袤皆二十里東南通泰州丁溝場西北通運鹽河宋紹興初張

營費皮等奉山東長平學收金粒備于此金人喜泰州通去固名

注六十九 南通新溝北接丁溝

注七十 西入射陽湖

注七十一 一名蝦湖其流西入海後通寶應縣

注七十二 發源泰州

注七十三 縣南

第二十八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第十二冊

三十六

注七十四 自泰州相連唐大曆中魏涉侯李承式初築宋開寶間知泰州事王文祐加

昇天聖初范仲淹監西澤監倉力贊發運使張翰置石固崇長一百四十三里海運以

每元厚士龍字興化諸發九郡人大得樂延至三百餘里民賴其澤焉

第二十九葉

注七十五 隋大業末破釜墮水北入淮北塘亦謂宋嘉祐中復始十月二十里如沙

山陽町北兩野

注七十六 會射陽湖

注七十七 東北四十五

注七十八 北接黃浦漢東北

注七十九 西十五里西通白水塘

注八十 東南會清水湖

第三十葉

注八十一 縣北二十里

注八十二 今並廢

注八十三 舊名無記水潭清而有丁家潭上宜清

注八十四 城水橋二十二座右名石礎今名城水橋在石河堤上

注八十五 入射陽湖

注八十六 浦江河在州北並行橋一百二十里抵興化縣

注八十七 八寶應

第三十一葉

注八十八 西通大江東通口浦設

第三十二葉

注八十九 通運鹽河北

注九十 分司北二十里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第十二冊

三十七

注九十一 平福縣在州西門外以道水流東通海門西通泰州 白蒲塘在州

西北二十里與州界

第三十三葉

注九十二 射角嘴為江海會水分鹹淡洶九成云通州海門東中有積

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射料清深此海生射故名射角嘴不可度

越云

第四十三葉

注九十三 並在如皋縣

注九十四 並在通州

注九十五 並在泰州

注九十六 並在泰州

注九十七 並在鹽城縣

注九十八 在山陽北

注九十九 在石海州

注一百 在石海州

注百一 嘉靖維揚志年九卷鹽政司互觀

第四十七葉

注百二 維揚志有且正年庫記可未

第六十四葉

注百三 亦名中傳

第六十五葉

注百四 咸化十一年八月置鹽運使河港三關承運至到鄂鄂舟奉江而進運糧等船至

係運糧船與月潮並須人力較難方之能運河少有錯失船即損壞而京河窮岸恐為潮水衝決多開鑿以救其勢水運復修為善莫大侯矣雖四橋舊有通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第十二冊

三十八

港上至京河幾四百里計潮入之時內外水勢相著此港河置三關潮來先登臨江關使船隨潮而進候候平仍於中二關設之樞惟往來舟船利便而京河水勢亦即疏濬不待吹口而舟也錫可及舟舟總督治運都御史李榕勸議修三石儀真石倉倉倉已利斯增所司以是泚水利關之至及舟後條陳關開之利不關之患工部復奏以舟倉鐵有蓋較久又置石倉請從之

注百五 亦名通河關

第六十九葉

注百六 自江至此關計長二百又高四江江第一關

第七十三葉

注百七 自羅河至此計長二百零九丈

注百八 自通濟至此計長二百七十五丈

第七十四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注百九 萬曆六年

第八十四葉

注百十 縣東二十五里

注百十一 城中

注百十二 縣西三里

第八十五葉

注百十三 縣北七里

注百十四 縣西八里平野

注百十五 六清潭在縣南二里運河故東

注百十六 人戶俱是田多糧少如徐蘭約春等抗糧巨富而在冊糧米不及三石之數據此之說皆有可質因

奉西淮運司同知等官孫其相曾該府同知孟雷等與該縣知縣傅佩等公同丈量去後續據原奉同知孫其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第十二冊

三十九

昔皇極各該居民徐蘭劉春已開種年久持為己業其情阻撓不容踏勘等情各另具情回報前來又據該州越種與田民人徐斌等稟法各將越種內有田無報數目共首到臣法當重處經臣歷一年為滿該縣權收之期已過早難歸結從權行令各該委官公議先儘本縣與泰州無事處踏勘過田地照冊徵收向餘米一千餘石特後踏明詳沿河巡撫等處地方另行派捕及將阻遏人犯徐蘭等拘禁外功無有田則有糧此一定之理不可為私奉州之民越界開種無報之田及與化之民賠納無報之稅及至差官踏勘却又阻撓不服法難輕貸再照該縣地方自加糧之復被檢蓋稅諸江北州縣與獨高糧重人民避處遺棄糧蓋蓋見在

注百十七 縣東三里

注百十八 縣東六十里南比橫也通梓新河入得勝湖

注百十九 中法通在縣東六十里南通泰州運河以通鹽城等處

注百二十葉

注百二十 南三十五里

注百廿一 縣東北七十里

注百廿二 即橫石河

第一百十八葉

注百廿三 天啓四年知縣李承此中請塞之

第一百十九葉

注百廿四 陳大壯記曰運者轉漕之名也運上京師運者轉漕之名也運而運之運司

注百廿五 自揚州灣頭以東南直抵海門一帶原係運鹽老河其歧開市場新

河因餘而金沙餘中三場江州通運而河移於遠餘東呂四二場仍行故道至千西亭

而至石港四石港而止出塘北二新河不過為市場之便非出塘必由之路也故頻年

海潮以决侵入河河則由蝦穴衝穿亦由新河引鹹水滲入之後蕩草不茂而田

木生傷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二冊

四十

第一百二十葉

注百廿六 馬塘場在州東北九十里 豐利場在州西北四十里 臨澤場在州北九十里

第一百廿一葉

注百廿七 揚州府

第一百廿二葉

注百廿八 知州李汝杜督民兵嬰城固守賊退七廟灣

兵備劉公景韶勦滅之事 詳吏部侍郎尹臺

平倭碑

注百廿九 萬曆四十年

注百三十 徐州兵備李天寵率兵敗倭于如皋之將婆鋪

第一百廿三葉

注百卅一 兵備副使吳法華收倭于如皋一陳表在

注百卅二 五月倭攻如皋

注百卅三 于春興詳新沙

注百卅四 四月二十九日劉劉使上奏得前運使張五元劉劉得張張書檄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三冊

四十一

原編第十三冊

河南

第十六葉

注一 寧陵縣志言趙皮寨之地高河數尺寧陵而

北視寨則山阜也古者為下必因川澤今關高波勢

必倍勞糜 國家億萬之資役水土不習之衆興

歲月難計之功勞民傷財莫此為甚

第四十五葉

注二 村歲科限輸于通者祥行推招商代買而不知據萬曆中委而推派于

邑民又不盡給價百姓一應斯任主致破產

第四十六葉

注三 寧陵縣志言平糶之弊曰方其糶郡邑之口銀若干買糶若干共重若干雖民間交易不足遺矣計其終則視債五倍福不能謝雖想馬夫五倍以十六兩為勸而令加之五矣交納以到日為限而貧役之徒待期始不別道以日月使之斲折已極昂其子所費及倍于贖矣

第六十三葉

注四 弘道羅山知縣

第六十七葉

注五 內江人彭德府推官

注六 李善記 補石姓也 平山之谷絕崖為之而通湖安為山石徑道常從河東者積糶軍于此

第六十八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三冊

四十二

注七 黃華山石府崇平官奉

第七十八葉

注八 軍伍之制每軍十名領之以十旗五小旗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十戶五千戶所為一衛全衛制軍五千名小旗五百名總旗一百名共五千六百名為一衛

第八十四葉

注九 天子行從中從官夾

注十 見獻帝紀隋亦有此宮文帝獨孤后居此

注十一 見馬后傳

注十二 當移在唐前

第八十七葉

注十三 自旦及夕方畢故名按董卓傳卓為何進及將兵入朝何太后使諫議

大夫神結宜詔止之卓還軍夕陽是夕陽言漢已有之非始於西貝充也

第九十七葉

注十四 鄧新水勢平緩後極易修內漸泉流既清築湖不施其利益加于鄧

注十五 鈞虛限在州東南五十里內有東西中三渠引刀河水又接柳渠等

注十六 州東北三十里

注十七 二十里

注十八 二十五里

第九十八葉

注十九 西平西南六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三冊

四十三

注二十 西平南二十

注二十一 西平東南二十里

注二十二 上蔡西南二十里

注二十三 遂平西七十里

注二十四 舞陽南七十里

注二十五 泌陽東北二百二十

注二十六 泌陽東北九十

注二十七 泌陽東北九十里

注二十八 遂平西南五十里

注二十九 上蔡西南西北六十

注三十 確山北四十五

注三十一 南西二十

注三十二 府西十二
注三十三 府西十三里
注三十四 府西十二
注三十五 府西三十

第九十九葉

注三十六 府西北十二
注三十七 府南三里
注三十八 府西南十五
注三十九 府北射外設口黃石羊橋在府西南重
注四十 方良橋東南十八里
注四十一 碛山而四十
注四十二 府西南九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編第十三冊

四十四

注四十三 在碛山東南二十五里出橫山
注四十四 府東南七十
注四十五 真陽東北五十
注四十六 真陽東六十
注四十七 息縣東一百六十
注四十八 息縣東一百五十
注四十九 息縣東北一百四十
注五十 馬常河橋在府北二十五
注五十一 府北
注五十二 府東北六十
注五十三 荆河橋府東五里
注五十四 府北郭外

第一百葉
注五十五 府東六十
注五十六 補州南一百七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編第十五冊

四十五

原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第二十二葉

注一 五代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橋劉凝道宰相李穀治堤自陽穀抵張
秋

第二十三葉

注二 有負河道切完碑見山東通志

注三 王儼私治康成治河記

注四 徐濟王鑿安平鎮治水碑見山東通志李東陽安平鎮減水石壩記見經世文編
第七十七葉

注五 關元寺

注六 尚存集

第九十四葉

注七 封丘縣志載堵埽注用竹筒長二三丈高一丈實以小石雜以新易端實相接成埽量水淺深制埽大小腰束及管心索或徑寸或三寸許縱橫間埽埽子錢極大極之上用丁夫數百漸推序下河流洶洶埽石埽則不可衝去非竹則亦不能攔石填河堤後者王延世元禧運使費魯塔埽埽堤多用此法卒獲成功無石則以埽為竹則以木為石制堤在人善固耳此外尚有壘埽壘埽方冊者大橋壘埽尾諸注難以備載治河者宜廣為而豫求之 詳元歐陽至正河防記

第一百六葉

注八 沂州知州

注九 南廬山在州南八十里

注十 道在州南九十里

第一百九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編第十五冊

四十六

注十一 新志改為狼溪

第一百廿三葉

注十二 大抵亦中廣世後例

第一百五葉

注十三 戶部尚書高第守禮修廢三年疏

第一百五九葉

注十四 當作宜宗

第一百六二葉

注十五 費縣志嘉靖四十二年也倣作

第一百七五葉

注十六 馬應夢序曰戶自中下而上銀運加多所以役富也自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上而下銀運減少所以極貧也始稅銀四分有奇而沙鹵瘠磽則量為等差所以示公也

第一百七六葉

注十七 黃河決塞不常州以瀕河百里派役丁夫薪支橋木一切取辦及其往役里甲之差養馬輸米之費視他縣為最

第一百八二葉

注十八 該字三十四字疑字十七字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編第十六冊

四十七

原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第二十葉

注一 樂安志曰淄水自臨淄入樂安地界上疎每秋夏大雨時行而山壑之水咸萃而河渠淺狹岸復善崩則恐為民病即余所見已而以采淄決朱家道口凡一再徙壞民田舍不可勝計乃三決曲從順流而北幾沒城垣檄楊吳三令塞之于前善令塞之于後邑邑其水居乎

第四十六葉

注二 徐當作施通對施以啟

第五十八葉

注三 衛所和邊內皆由自水架其輪班入衛處有定額則自正統己巳變起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七冊

四十八

原編第十七冊

山西

第二葉

注一 平涼府志 今朱子注太原讀大為春以為山西之太原非也後魏侯而周其去也直從源北平涼之太原以出取道便易亦有漢黃河而並山而之太原者故劉向謂千里之歸非歸至之歸則所侯當在平涼之北無疑矣

注二 得德州志 長城在州南偏橋村西孤黃河南接興縣八十里 考關志秦并趙築長城于廣州其塞是時中五原皆屬郡則宜大之南河保之北皆為內地也予廣州別為塞也蓋趙肅侯嘗備三胡遂長城吳廣州築塞此長城始肅侯所築也

第三葉

注三 尹耕原并山辨節文

第五葉

注四 如淳曰史記言郡中郡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郡之威似遠却於中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原郡

第二十四葉

注五 太原府志 三國晉守備三游擊將軍一總兵官一兵備使一總兵游擊各守信地而兵備理群帥皆備太原府中并制不自涉遠境者皆使子後唐時盡入北郭明制則自六月抄魏姓下軍三千人至代州防之仍檢守也等六七道守地而分兵防無所以端蓋此則太原虛乃致軍武兵備通姓始守道為守道紐編關西府平遙通遠城是各守信地其制則自十月遷太原廣以存守焉

第二十七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七冊

四十九

注六 今當移在晉州關之後

第三十二葉

注七 方山城在水軍州北一百里唐曆二十五年巡撫魏 題詩方山乃三晉要

第一地五難不後之所後晉城也

第四十一葉

注八 懷陽在清源縣不在榆次

注九 元和志為首故城在壽陽縣東南十五里

第四十二葉

注十 此命泉關下文所引新注則介休縣之雀鼠谷也則然之處

第六十四葉

注十一 河會晉即西澤也在今縣北四十二里

第六十六葉

注十二 州志三

第六十八葉

注十三 唐宗于石炭赤嶺之關皆成兵于州置防禦或圍練使實為重鎮 國朝拓境既遠邊防在言中應門此似為內地然近年虜勢猖獗由寧武諸口入犯此境最為虜衝在謂于此宜設兵戍此石炭平定諸處况彼皆在腹事此近邊重地倘獨不然與 又曰 國利凡地近邊塞要害或險峻噴聚多宜設兵戍此州近邊過于平定多可方城隄乃不設衛所防禦者蓋緣昔時全盛重中守固虜勢入寇民亦殷阜奸宄不作近年邊障常警嚴防秋民窮財盡盜并繁興則兵防為持亦甚急也舊設惟有民兵三百十百長領之也捕官督之以守城備邊乃後每年調取其半赴邊比並準募人指准備令計防衛衛所卒難添設推姑得此民兵免調使中全在州操備庶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七冊

五十

得濟既既有其丁自備軍裝費用不貴公帑甚為便益其成邊者南諸處民兵自足免此近邊一二處豈少壯數也 石炭志

第七十九葉

注十四 運司新志 近年鹽運不主花唯以鹽種為事竭力沈嘆不能充額

第八十二葉

注十五 解州志一

注十六 重加并中鹽以救其弊

第八十三葉

注十七 昔池難會洪洽渠為土廟之水中條山李紳堰水合流

虞田楊家莊入渠經安邑城北運城以示流六十里經解州北境入而流

六十里至池晉五姓湖又而運蒲州入黃河

注十八 卷之五十五

注十九 唐開元中嘗於此置龍池宮

第八十四葉

注二十 解州志三 河東運司志

注二十一 湖廣已廢人舉人以池以知府任

第八十八葉

注二十二 解州志三

第九十葉

注二十三 以下運司新志

第九十一葉

注二十四 解州志四

注二十五 在州之南城隍西二十里自蒲州經難境東注平陸縣界

第九十二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七冊

五十一

注二十六 自黃河至沙澗俱本解州志

第九十三葉

注二十七 解州志五

第九十四葉

注二十八 解州志六

第九十六葉

注二十九 由沃志 自昭侯封成師而沃者秦并天下沃矣為難更石邑前

漢因之而元鼎間車駐驛相卿閣南界一獲運難關寺則今之關

焉猶我之相卿也湖是日終邑仍曰沃沃名隨代移沃自若也後因移治

樂昌隔再遷路北總之不難到城而用由負注史記顧野王注漢書林光

里注春秋以石曰沃為今關寺則誤矣

里注春秋以石曰沃為今關寺則誤矣

第百廿二葉

注三十 山西堡思有遺址

第百卅一葉

注三十一 榆林日箭有沙家寺及村皇太尉沙公墓在焉 水塔曰通代州南山天口口

第百卅二葉

注三十二 北二十

注三十三 咸寧寺口在陽和衛西北七十里東西五十五步墻高一丈五

尺 水磨口在天城衛西北四十里南北五十八步墻高一丈五

尺 四老口 鷲毛口 大塔口 鷲鷲峪口 陳家峪口 馬什嶺口

小磨口 石井口 吳道口 崖子口 小塔口 紅山塔口 山灰

嶺口 上十三口 俱係仁縣 府新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八冊

五十二

原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第三十八葉

注一 相傳晉周處斬蛟于此又名赤水河

原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川

第五葉

注一 北四十

注二 東三十

注三 北九十

注四 東三十五

注五 東七十

注六 東九十

注七 東九十

注八 南三十

注九 南五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九冊

五十三

注十 南五十五

注十一 南九十

注十二 西三十

注十三 西三十五

注十四 西四十五

注十五 西五十

注十六 西四十五

注十七 西五十

注十八 北二十

注十九 北三十五

注二十 北四十

注二十一 北四十

- 注二十二 北九十
- 注二十三 北百二十
- 注二十四 東三十五
- 注二十五 東四十
- 注二十六 東八十五
- 注二十七 南三十
- 注二十八 南三十五
- 注二十九 南三十五
- 注三十 奉志有地掌 南四十
- 注三十一 南五十
- 注三十二 北九十
- 注三十三 北五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九冊

五十四

- 注三十四 東六十
- 第十一葉
- 注三十五 華北境

第二十八葉

注三十六 王任保子蘭州城東北築城以居城有二一在東側城一在金城關北

第三十一葉

注三十七 疏去崑山地方原係 國家備兵糧土界在甘肅固原之鎮之關
水甘肅西田美林晉止表以前為西河七枝之區自鎮著以至今樹障相
約迄今舊址猶存惟高閣故舊光華鎮子兼統各部節制其
為策數從此 在涼州為一級任任關中衛漸趨內地城之鎮數十里
城皆堡設持治兵治款于之費不貲而後漸東向而進愈漸強大者持以
明其日增於是東進關城而指遠在甘肅朔方總兩河封城處處不遠此關

無地不耕茶每三十餘年

第三十三葉

注三十八 疏去新種紅水至蘭州五百餘里地曠人稀中包原險阻各處
穴日久習知地形未易臨窺突入突出動得老虎地且通中上水旱俱便府
建大城二座南離蘭州而有三百里餘里府再築鎮唐保定二十堡 蘭州
參將共馬營時原備指唐今紅水原唐既築大堡保障于外蘭州即為
腹裏現有該道駐劄原設參將移一新堡為使蘭州係 藩封之地亦不可
無得聖令至是百城止因十六年大藩內犯治設官備官軍湖後收設此此
鎮守鎮堡近在七十里之內原制為易此官似屬冗員應改為蘭州守備移駐
城堡內衙 肅藩外後新堡其其古城堡改委守鎮
第三十四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九冊

五十五

注三十九 黃河水東西兩川為翻車導引可資灌溉自本州人設贖創始為曆三十
七年中王聘賢捐金為水車八艘居民之有田地者 民間因河為廢船機所不易
地城甚利而宜鎮鎮者欲禁其行宜也 蘭州

第四十葉

- 注四十 漢去子開設每關官一員軍五十名守紀二年一換
- 注四十一 已上開本至無
- 注四十二 山在州西九十里
- 注四十三 山在州西七十里
- 注四十四 泥溝山在州西七十里
- 注四十五 山在州西九十里
- 注四十六 山在州西七十里

昔有言狀乃史遺而了言語海說降陸點王夫人介從史上海道人謝國壽對府攝而詳
細御圖

第二十一葉

注四 羊甲起動凡字種錄

第二十五葉

注五 田汝成王直傳

第二十七葉

注六 倭事見浙江通志六十卷者與珠城周學錄並看

第三十八葉

注七 高安志 國初前日 文監 訂出 徵米 令 後 不 復 矣 而 細 鈔 如 終 民 亦 由 之 而 不
知也

第四十七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一冊

五十八

注八 縣志海軍縣十里超離家言萬曆丁巳年寧城南見沙漲三十里許大谷已
出并海傍城下僅百步丁卯歲辰沙復漲十里許及常橋已去秋十里沙漲不半片
忽漲至湖後傍城下不復存丁卯二月二十三日海漲入海身是時沙漲十里完世
無恙而身無故字則沙有無之何關利害乎

原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第一葉

注一 交塘在江十有八破石在江十有三

第二葉

注二 交塘南上江五塘北之江六

注三 而交塘注水

第十二葉

注四 若杭州近在合城不必委官而溫處等府屬浙上港本司委官往運動輒
千里勢不可行其難日額報錢糧及類批銷批如前法但各府如期差一節須官
致收額解其免銀驗銀集封錄俱責成府首領官與縣官逐一仔細不可遺錯責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二冊

五十九

所限至于本司委官并各府委官每次給應付一疏以須文之日為始計日
給銀三錢供給到各縣於該縣備用銀內動支出府覽各報於原給銀內動支每縣不得
過兩日到省計日定限不得耽擱延滯其有發糧應在府給發者即貯府庫應縣給
者即貯縣庫不必解司止申批到發其各縣原議津貼銀兩應行裁革不得重科如
派軍軍小民如此行之計通浙所省可得萬金其於軍興益民不無小補矣詳兩院如
議通行

第四十四葉

注五 張元竹曰按晉王徐王公之議非不整一可雖然在當時已至難不可
行至于今又數百年矣無論二千頃之膏腴民命所賴即虛舍墳墓于其
上若無慮千萬家若盡削而為湖是激洪水于平地也且昔一為湖若得以蓄水
而今既有海塘有三江漸窪倘築時俗則可永無患而又善此二千頃之水徒

以道里誌土特安而... 劉忠顯給

第四十六葉

注六

第四十八葉

注七

五字水至金字脚各... 注八

注九

其上有梁中受障水之板... 注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二冊

六十

餘而其丁夫起於編氓

第五十三葉

注十一

出至嘉靖四十一年... 第五十七葉

第五十七葉

注十二

在縣東十里石... 注十三

洪武初鄧人鄭度建言開浚移鄭監山下又名鄭監山徑

注十三 餘姚下塘一名新塘... 注十四

石河：高于江... 注十五

湖乃行率夜半... 第六十六葉

不車一舟遇雨... 第七十二葉

嘗有崩而死者

第六十六葉

注十四 慈谿西北二百里... 第七十九葉

第七十二葉

注十五 數詳兵衛志

第七十九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二冊

六十一

注十六 紹興府志會稽縣知縣張璠申文... 注十七

本無田無糧也... 注十八

百多則不知其所自來... 注十九

糧代辦故則不知其所去... 注二十

收一推於錢乙再推於孫丙... 注二十一

於李丁而摘糧改官改民... 注二十二

故也思理堪駭積荒... 第九十六葉

官願好書推糧存里始則... 注二十三

注二十七 湖西嶺嶺沈公嶺... 注二十八

洞嶺沙嶺嶺 沙嶺 漫石嶺... 注二十九

新嶺 大干嶺 桂嶺

盧花嶺 玉皇嶺 大嶺 塔嶺 龍塘嶺 小辰嶺 摩身嶺 已
 上東嶺 曉峰嶺 紫雲嶺 野鹿嶺 斬雲嶺 常嶺 長青嶺 藤
 坑嶺 鮑家嶺 小嶺 岑江嶺 火門嶺 清嶺 朱和嶺 大周嶺
 平石嶺 柯梅嶺 白冰嶺 正華嶺 豐石嶺 黃泥嶺 已上西
 六嶺

礁 丁家礁 在內境一海一湖可抵左牙洋右螺洋能石嶺然中起
 潮大則浪舟人不成路一極壞先皇國令王與善立石表以
 示往來 缸井礁 金砂灘 分水礁 蓮花
 若便之 立家礁 城東二十里于礁城北三里刑馬礁 在金山東北名黍頭
 校代琉球至 北刑馬黍頭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二冊

六十二

灘 施家灘 在城南東江浦之內，故泊之處，北海以前曰皆自適，今悉成
 熟而腹 白基子灘 烏基子灘 相對峙，中隨潮上下，潮漲成質，甚溼
 光潤，欲得之者，撒白米易之，黑基子灘 在烏石嶺之右，其形圓巧，相滑，欲
 得之者，橘于神撒，黑基子灘
嶼 烏石嶼 在東海中，馬鞍山之南，綿綿五百餘丈，高可二丈餘，枕海之濱，表
 裡一色，圓巧若龍鱗，然下注民田皆成沃壤，天色晦冥，則光怪間發，故老相
 傳，此嶼一夕暴風而捲，而後有之者，清有三，一在嶼山下，嶼頭，一在嶼花，嶼下，一在
 或捲沙以為嶼，或推石以為嶼，揀就嶼，不稱人久，然則海變桑田，非徒謠也，
 徐偃王祠在嶼東三十里，一公稱海嶼，呼為嶼，嶼頭，按十道四書志云，徐偃

王城滿洲以居，其址尚在，史載偃王敗北走彭城，或原東山下以死，疑非
 此海東而韓文公為衛州碑曰，偃王世戰不之彭城而之越，東隅，棄王
 几堂于舍，積水，列十道四書志或可信矣

第九十七葉

注十八 岑港有龍洞，其神甚靈異，其出入地方，可得而知，竹葉向內
 則龍在洞，竹葉向外則龍在外，海向有一人，天足入洞中，云洞直通
 營門，洞內供乾，復得出，為曆二十六年，有施姓者，因天旱祈積，無
 雨，施願舍身，為一方請雨，隨至龍洞口投下，結而屍，即浮起，頃刻大面
 如注

注十九 一舟山，在城南二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二冊

六十三

第一百六葉
 注二十 在東康東在二十里
 第一百廿七葉
 注二十一 朱村浦
 注二十二 德興山在仙遊鄉
 注二十三 龜湖山在三十六都
 注二十四 府東北門
 注二十五 府西北門
 注二十六 府西門
 注二十七 羅浮山在孤嶼一里

注二十八 在處

注二十九 在府北仙遊鄉

注三十 南次柴灣次崎頭舟行至此始出江口入海分南北行謂之轉崎北至青島門而永嘉之海境盡矣

注三十一 百丈山在奉明北二十五里

注三十二 羅陽在平陽西南十五里 陶山在縣西三十里 木梵廟在縣西芳山鄉

注三十三 橫河在縣南三社鄉南通平陽萬泉鄉東連沙塘斗門

注三十四 由江南岸則自及門外歷寧村沙城梅頭抵瑞安界

由江北岸則自羅浮華嚴梅溪港強與掛練象浦口館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二冊 六十四

頭青與廣西東抵柴清界

注三十五 在平陽西三十

注三十六 縣西八十

注三十七 深溪山在縣西七十餘溪在縣西

注三十八 仙口山在東二十五里

注三十九 縣南二十

第百卅八葉

注四十 府西北二十七都

注四十一 樂清東南鄉

注四十二 同上

注四十三 同上

注四十四 樂清西五十

注四十五 府東南五都

注四十六 府東二十

注四十七 府東海中

注四十八 平陽西南二十

注四十九 平陽南十

注五十 平陽東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三冊 六十五

原編第廿三冊

江西

第五十八葉

注一 贛撫 弘治六年以廣闊連界盜賊生發添設江西巡撫一員特

初副都御史金澤駐劄而贛後以事平數年正德元年巡撫御史減原

委復設巡撫六年以副都御史周南巡撫十二年加巡撫南贛合都御史

王守仁提督軍務

注二 慶豐續志缺十冊

第八十葉

注三 石與寧縣東界

注四 議行地據白雲故有基並上學堡

注五 該村在縣北龍泉山界某嶺地方設立隘所

第八十一葉

注六 以本縣地方為千坪墳坑，其地甚佳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四冊

六十六

原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第三十九葉

注一 常寧東五十里為白沙堡 南三十里為黃茅堡 據軍一千一百五十名民壯二百二十名 東南六十里大凹山有永安營 界桂陽連石及山六十凹四竹山石羊坑等處其山谷深林密則無徑途惟谷口有路上通衡陽隔洲白沙堡寺後橋通天竺則抵烟竹湖橋埠橋而直出回龍市即寧桂通備中間四十里香絕人煙多係臨蓋無賴之徒倚坑盜錫嘯聚劫掠正德年間設營防禦後廢池其址在山徑離回龍市寫邊設遇有警勢難持慮萬曆二十年復建于谷口三分之一處去孔道隔數十丈營與市烟火相望撥常寧所千戶一員領軍防禦

注二 屬桂陽縣

第四十葉

注三 屬桂陽縣

第四十三葉

注四 桂東六十里

第四十八葉

注五 二門俱在石

注六 縣東三里

注七 縣北

注八 成公堤自魚山水驛起至解洲下夾口止

第四十九葉

注九 疑即通城之陸水

第五十葉

注十 東十七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四冊

六十七

第五十二葉

注十一 縣前河在縣西南下流至景陵萬臺湖入漢江

注十二 縣南十五里

注十三 縣西五十里

第五十三葉

注十四 東南十里

注十五 東南二十里

注十六 南三十里

注十七 一作橋

注十八 南四十五里

注十九 南五十里

注二十 南六十里

注二十一	西北隅
注二十二	東南二十里
注二十三	縣東
注二十四	東五里
注二十五	縣西
注二十六	州西
注二十七	一作恭
注二十八	州西
注二十九	北一百十里
注三十	一作聖
注三十一	西八十三里
注三十二	大洪山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第廿四冊 六十八

注三十三	州西南
第五十四葉	
注三十四	東五十里
注三十五	東三里
注三十六	東三十里
注三十七	西四十里
注三十八	西南三十里
注三十九	西州
注四十	高沙湖在縣西北七里
注四十一	一名公安門
第五十五葉	
注四十二	東南十里

注四十三	西南四十八里
注四十四	一作坪址
注四十五	南四十餘里
注四十六	西十里
注四十七	北三十里
注四十八	縣北
注四十九	縣志起自縣東五里
注五十	縣北五十里
注五十一	見水口在縣西北二十里而注入沮水

第五十六葉

注五十二	府志無李公而有九龍潭即南洋水
注五十三	府志止載吳五有黃封縣河世公明公湖等注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第廿四冊 六十九

第五十七葉	
注五十四	東南十里
注五十五	西北二百五十里
注五十六	西北三百五十里
注五十七	南十五里
注五十八	西北三十五里
注五十九	三潯泉在縣西北六十里三潯山下泉列三眼中有龍洞一日三湖水湧出高三三尺流至連濟鋪前溉田甚博
第五十八葉	
注六十	縣南五里南門山下
注六十一	五里河在縣東五里至縣前與天河合流經南門會漢水
注六十二	西北十里縣北山

- 注九 縣西北
- 注十 縣東南
- 注十一 縣西南
- 注十二 州北
- 注十三 州東南
- 注十四 州西
- 注十五 縣東南
- 注十六 縣南
- 注十七 縣東
- 注十八 縣西
- 注十九 縣南
- 注二十 縣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五冊

七十一

第五十七葉

- 注二十一 存石城等處十五里
- 注二十二 一云與漢渠通合法又東以至永州城外河口會于湖
- 注二十三 舞峯在舞柵西十里三峯為五其下家山環合上有層泉望之如練
- 注二十四 在奔源等處東南十里
- 注二十五 一作四
- 注二十六 在奔源等處西南十里
- 注二十七 在奔源等處東南一里
- 注二十八 在奔源等處南二十里
- 注二十九 在奔源等處東南一里
- 注三十 在奔源等處南十里

- 注三十一 在奔源等處東南七里
 - 注三十二 在奔源等處西南五里
 - 注三十三 泗水之水舊不數兩注何也
- 第五十八葉
- 注三十四 西北一百里
 - 注三十五 西北七十里
 - 注三十六 南十三里
 - 注三十七 西南五十里
 - 注三十八 衡鎮市東三十里唐錫山沙堡市東五十里唐錫
 - 注三十九 彭蠡市南三十里 西八里
 - 注四十 北八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五冊

七十二

第七十三葉

- 注四十一 省名 西有二種曰武陵而西唐張山連朱祐聖唐境為南郡已五諸蠻出
 - 注四十二 入天生岩圍絕壁鉅水通賊固死者十餘之障 銅仁道
 - 注四十三 十二年柳桂土人龔福全倡亂僞漢漢大王其黨龔福興分據烏春山臘栗
- 第七十四葉
- 塞偽著總兵巡撫都御史秦金以聞時賴賊據橫木柵回方熾與福全聲勢相倚王守仁方奏撤湖兵夾攻於是詔以江西屬守仁柳桂屬金討之金移鎮柳州部署諸將前軍由桂東進東水左軍由桂陽進漢黃熱水右軍由柳州進紫溪後軍由臨武進芭羅堡冠日齊舉繼以右後二軍地廣賊眾分帳下兵益之攻破諸寨命劉福與等斬首二十餘級惟善惡與福全進保馬山天倉石寨據險未獲乃懸五百金購福全願諸將暨慰彭世麒等會兵進討抵寨下轉戰數合賊敗獲其煙毒等藥毀房舍俘福全及其

妻女餘應高仲仁天仁化糖營兵會廣兵德捕擒斬盡詔即其地誅福全柳桂平

第七十五葉

注四十四 湖貴州有山曰踏面峰高三百餘里其巔有屋之類分隸而為其峰巒巖壁

穿洞數道馬然各受土官束轄石戶籍稱職其居隸隸十戶所考以擊多虐漢
曰供糧後

第百廿六葉

注四十五 萬曆三十八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五冊

七十四

原編第廿六冊

福建

第六葉

注一 南靖長春香山

注二 縣西北一百八十里

第九葉

注三 志云特舉州既編上知分巡舒春芳與剛舉上勤既大怒遂娶妻子于後
秋殺其家丁四五人

第三十六葉

注四 漳州志 縣銀州里甲正德十五年此後街里沈均缺以丁四種六通融利派
分五種二種去靖四十年除正稅二種不之止據編銀州里三有若編在編一舉也
志也

第三十七葉

注五 漳州志 正德十四年御史沈均行二分注各丁石廣徵銀八分以充辦野墾廣五十年
勅令各丁石廣徵銀六分餘奉加減二分

第四十二葉

注六 通志初一十大起于午

第四十三葉

注七 畢嶺縣西北九十里

注八 通德縣西北七十里

注九 官田縣西北五十里

第四十四葉

注十 汀州志 卷之沙縣人此縣御史監其廢去為長因殺人為縣官其地遠身
以部反 五十五回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六冊

七十五

第四十七葉

注十一 十六都縣東一百二十里

注十二 二十二都縣東八十里

注十三 六都縣東五十里

注十四 縣南五十里

注十五 三十三都縣南四十里

注十六 二十九都所郭俗名東廟

注十七 五十一都縣西北七十里

注十八 九都縣西北十里

注十九 二十七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

注二十 十二都縣西北一百六十里

注二十一 七都縣西北七十里

注二十三	十三都縣西北一百三十里
注二十四	九都縣西北九十里
注二十五	八都縣西北八十里
注二十六	二十五都縣西北二百四十里
注二十七	二十九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
注二十八	二十四都縣西北一百三十里
注二十九	在城步 城步縣西北二十五里
注三十	將漢上法縣西北二十五里下法縣東北三十里
注三十一	福安下法縣西北二十五里
注三十二	南會縣西北二十里
注三十三	州縣西北四十里
注三十四	同上
注三十五	仁壽縣西北四十里
注三十六	臨漢縣西北二十里
注三十七	長興縣西北十五里
注三十八	晏仁縣西北七十里
注三十九	里心縣西北四十里
注四十	新法縣西北四十里
注四十一	周平縣西北六十里
注四十二	都上縣西北六十里
注四十三	都安縣西北六十里
注四十四	隆州縣西北六十里
注四十五	安善縣西北六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七十六

注四十六	永城縣東北五十里
注四十七	桂平縣西北七十里
第四十八葉	
注四十八	宣河縣西南一百四十里
注四十九	山石縣西北五十里
注五十	臨漢縣西北
注五十一	漢南縣西北
注五十二	古田縣東北
注五十三	白砂縣東北
注五十四	即石洞
注五十五	南會縣西北四十里
注五十六	石塘
注五十七	北平縣西北六十里
注五十八	河洛縣西北四十里
注五十九	表序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注六十	城田縣東南九十里
第四十九葉	
注六十一	柳陽縣西北四十里
注六十二	據此而平以安已入歸化州潭飛礮亦若入歸化
注六十三	本志碑
第五十四葉	
注六十四	去府二十里
第五十七葉	
注六十五	去府二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七十七

第五十九葉

注六十六 一都州東十里

注六十七 二都州東十五里

注六十八 五都州東六十里

注六十九 七都州東七十里

注七十 十都州東一百里

注七十一 二都州東一百二十里

注七十二 十二都州東一百二十里

注七十三 十四都州東一百四十里

注七十四 十五都州東一百五十里

注七十五 十七都州東一百五十里

注七十六 二十都州東一百一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六十六冊

七十八

注七十七 三十一都州西一百二十里

注七十八 四都州南三十三里

注七十九 四十二都州南四十二里

注八十 四十二都州南三十五里

注八十一 四十三都州南五十五里

注八十二 四十四都州南五十五里

注八十三 四十六都州南四十五里

注八十四 四十八都州南七十里

注八十五 五十一都州南一百里

注八十六 五十三都州南一百里

第六十葉

注八十七 二都州東五里

注八十八 一都州東六十里

注八十九 五十二都州南七十五里

注九十 十二都州東一百六十里

第六十八葉

注九十一 漳州志 夫大地間惟一氣耳海潮者地之呼吸也...

潮因有往來氣升于此則氣而虛地而南俯故潮皆南趨氣升于南則南虛而北...

虛地而北俯故潮皆北趨以此地東氣潮因地而西俯仰之形而為之義皆有異...

夫月臨于午而長之極度未及中而則陰消月臨于子而長之極度未及寅卯則極...

消以不階之天盤論也若每日之子午亦有潮退每日之卯酉亦有潮退至子午時皆然...

實則不見不階也持論論天盤于金要道之海主極遠者其行氣在專故潮亦因之東...

海而海其條各有遠近之殊豈非方之不同而氣有獨盛歟若潮大子春夏夜潮大子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六十六冊

七十九

冬潮極漲春在春秋之時潮極大常存朔望之候則天地之常數通四海皆然若至如...

瓊海一月月來法月而法桂林之于時潮上午時潮是也傳而數之殊不敢為一時說

注九十二 通志初二十六起已亥

第七十七葉

注九十三 至萬曆二十年海上有警院道又議添新浙兵一營亦題

設把總一員哨官四員以舊營見在者就中裁減每營各額定五百七十

五名至萬曆三十二年以餉絀裁減每營官兵定以四百五十員名為米內

把總一員哨官四員哨長高招一十七名哨長書記四十九名把總家丁二名提步

二名哨官家丁提步各一名共大額法三百四十七名每營每月約支糧銀四百六

十兩有奇供派在本所七縣檢給至于春冬二汛舊營分共二哨守料嚴一哨守世海

一哨守備兼顧糧食一哨守戶職進議以安海島原門戶切望出沒之難題設事

官駐鎮其地防守宜更而團練尚在移全內地且有清塘墓石哨兵在團練漢得

街子海軍有地自福全縣... 哨中營... 哨中水軍... 哨中守備...

第九十五葉

注九十四 關... 哨中水軍... 哨中守備...

局中并係... 哨中水軍... 哨中守備...

第一百葉

注九十五 關... 哨中水軍... 哨中守備...

哨中水軍... 哨中守備...

第一百三葉

注九十六 米東果 紅毛菓... 米東果... 紅毛菓...

相天去此四萬餘里... 米東果... 紅毛菓...

逾半... 米東果... 紅毛菓...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六冊

八十

又的據... 廣東... 廣西... 廣南... 廣北... 廣東... 廣西... 廣南... 廣北...

第百十五葉

注九十七

十一都府南二十里

注九十八

二十一都府南二十里

注九十九

二十五都府南二十里

注一百

二十六都府南二十里

注一百一

二十八都府南二十里

注一百二

二十九都府南二十里

注一百三

三十都府南二十里

注一百四

三十一都府南二十里

注一百五

三十二都府南二十里

注一百六

三十三都府南二十里

注一百七

三十四都府南二十里

注一百八

三十五都府南二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六冊

八十一

注百九

三十六都府南二十里

注百十

三十七都府南二十里

注百十一

三十八都府南二十里

注百十二

三十九都府南二十里

注百十三

四十都府南二十里

注百十四

四十一都府南二十里

注百十五

四十二都府南二十里

注百十六

四十三都府南二十里

原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第三葉

注一 左傳昭五年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 二十八年分郡氏
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田以為三縣

第十葉

注二 廣弘明傳

注三 雷履環

第二十四葉

注四 防務善流賦

注五 興海豐惠惠米二運界南離海至里北深山多賊

第五十五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七冊

八十二

注六 景春初設左恭將分 高平常康四府設 廣瀨水守備 成化四

年設 景春初設左恭將分 高平常康四府設 廣瀨水守備 成化四

年設 景春初設左恭將分 高平常康四府設 廣瀨水守備 成化四

年設 景春初設左恭將分 高平常康四府設 廣瀨水守備 成化四

年設 景春初設左恭將分 高平常康四府設 廣瀨水守備 成化四

年設 景春初設左恭將分 高平常康四府設 廣瀨水守備 成化四

年設 景春初設左恭將分 高平常康四府設 廣瀨水守備 成化四

年設 景春初設左恭將分 高平常康四府設 廣瀨水守備 成化四

年設 景春初設左恭將分 高平常康四府設 廣瀨水守備 成化四

第五十八葉

注七 通志又有白泥 在縣之北 聖初在縣之北 卷之二十一 狗道 白泥

通志又有白泥 在縣之北 聖初在縣之北 卷之二十一 狗道 白泥

第五十九葉

注八 通志又有東山 在縣之北 竹筒 在縣之北 曲龍 在縣之北 長連 在縣之北 長嶺 在縣之北

注九

第六十二葉

注九 通志有長沙營 在縣之北 一百二十里

第六十五葉

注十 通志又有南江 在州之南 岸之五里 大塘 在州之南 岸之七十里 恩和 在州之南 岸之七十里

注十 通志又有南江 在州之南 岸之五里 大塘 在州之南 岸之七十里 恩和 在州之南 岸之七十里

注十 通志又有南江 在州之南 岸之五里 大塘 在州之南 岸之七十里 恩和 在州之南 岸之七十里

注十 通志又有南江 在州之南 岸之五里 大塘 在州之南 岸之七十里 恩和 在州之南 岸之七十里

注十 通志又有南江 在州之南 岸之五里 大塘 在州之南 岸之七十里 恩和 在州之南 岸之七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七冊

八十三

注十一 有聖王防守

注十二 有聖王防守

原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第九十六葉

注一

二十六年四月巡撫唐嗣訓 題 聖旨是 陸思亭 著 該撫 按官責令 毋難 臣 解 發 勘 驗 若 再 延 誤 亦 未 可 處 新 署 久 已 經 驗 必 再 驗 往 後 擬 欽 此

第一百七葉

注二

友址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五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編第卅二冊

八十六

原編第卅三冊

交址西南夷

第十七葉

注一

原書名格為登庸所立政元統元登庸墓後後稿殺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附注終

跋

亭林纂天下郡國利病書世多傳鈔本此則為先生手注原稿計三十四冊徐氏傳是樓藏本乾隆時吳縣黃蕘圃孝廉得之釐訂闕失襯紙分裝為六十冊光緒之季方君惟一與頌文見此書於郡城吳君訥士書齋相與驚奇以為幸遇越年亭林崇祀孔廟惟一復謁訥士述鄉人意欲乞得此書以紀念亭林吳君慨然許諾迺奉書歸藏亭林祠及圖書館成遂移度其中

此稿首冊書崇禎十二年己卯纂輯其他但書某省某府以或書備錄二字皆先生手蹟全書三千零六十三葉

多經朱墨校點有旁注有增輯蠅頭細楷先生手注者近三百葉序文紀年為壬寅七月望日康熙元年四字細審墨蹟行間

天下郡國利病書 王跋 一

欽斜疑後人添注故撤出未印

亭林原序云其書本不先定義例故不分卷今坊刻分為一百二十卷南直隸各郡併為江南省雖釐訂而無竄改然已非廬山真面目矣

蕘圃得此書時已佚第十四冊謂所闕當在河南山東間見跋今影印本書編定目次仍依原稿書面冊數第十四冊則書原闕存其真耳此書原裝六十冊今並年譜改為五十冊其間原稿本有一冊分裝二三冊者葉數仍連續之王頌文識

跋

知崑山縣事彭君百川暨邑人士王君頌文潘君鳴鳳欲以其縣立圖書館所藏鄉賢顧亭林先生天下郡國利病書手彙傳播於世界商務印書館印行余既爲之編定乃謹書其後曰作者往矣明社屋矣立說於數百年前而燭照數計一一印證於數百年之後嗚呼何其憂之深而慮之遠也亭林身嬰亡國之痛所言萬端而其所再三致意者不過數事曰兵防曰賦役曰水利而已敵國外患姦宄竊發以守其國不可無防防之於外則門戶洞開不可無以遏之防之於內則伏莽徧地不可無以靖之欲盡其道責在於兵有兵不可以無養養之之責又在於民無事之時所食民供之有事徵調輸輓之勞屯紮之需又吾民任之有國者既不能不增此數十百萬之民用之於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張跋

一

內攘外之途自更不能不重取吾民數百千萬之財以贍此不稼不穡之輩曰吾將以禦外侮也吾將以戡內亂也而民又何辭然果有未雨綢繆之計先足食而後足兵則生事稍裕供億雖繁抑猶不至於顛躓我國自古訖今所業惟農可耕之土本已不廣所恃者又僅數千年前之農事知識偶遇天災無術自救賴有溝洫之制防患未然薄有收穫聊以卒歲若水旱之象既成且屢見不一見則民且救死之不暇又奚能効力而輸將彫瘵之極有不堪設想者矣亭林是書始於崇禎己卯蓋親見夫東北邊防日就廢弛清兵崛起取濟陽圍寧遠克永平瀋州而遵化而昌平而高陽遂至於濟南深入二千餘里下畿內山東七十餘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祖大壽等乘機叛國納土降附稽首敵庭惟恐或後流賊如高迎祥羅汝才李自成張獻

忠馬守應賀一龍賀錦劉希堯關養成劉國能之徒竄突於陝甘四川湖廣河南山西山東江淮近畿境內旋起旋伏撲滅無期土崩瓦解四方鼎沸知兵防之不可不嚴故於沿邊如北直隸之四鎮三關山西大同陝西鞏昌洮岷之堡寨沿海如浙江之海防圖寧波府志海防書福建之海防總論廣東惠潮高廉雷瓊之關寨營隘則備錄之又親見夫國用不足苛征暴斂如遼餉如勦餉如助餉如練餉如官莊如榷水陸衝要如增關稅田賦如遣使督直省通賦民生日艱培克日甚凍餒逃亡流爲寇盜知賦役之不可不慎故於江浙租稅最重之區如松江府志之田賦海鹽縣志之食貨於征額最鉅之鹽課如山西解州之池鹽四川之井鹽南直浙江之場鹽則詳述之又親見夫崇禎改元而後或久旱或大水或蝗史不絕書而黃河決口於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張跋

二

縣於睢寧於徐州於原武於建義於孟津於淮安於沛縣下民昏墊殆無寧日室家離散餓殍載塗知水利之不可不修故於河患最甚之區如河南山東之河工於長江上游衆流匯集之地如荊州鄖陽襄陽承天常德諸府之隄防則歷紀之明之君臣生於其間大局敗壞已至不可收拾即翻然醒悟亦無能爲亭林豈不知之而所以諄諄於此者無非欲詔示後世使凡有國有家者知此數事推而至於其他蒞民之事得其道則利失其道則病利則其民奮而國隨之以興病則其民悴而國隨之以亡爲政之術古今不必同出一途而爲禍爲福終莫能逃此因果之律果能曉然於利病之所在而講求其趨避之方轉貧弱而爲富強康樂和親之盛何在不可幾及不然未有不蹈亡明之覆轍者也讀是書者其能悚然而思惕然而興而無負亭

林之堵口曉音乎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海鹽張元濟

天下郡國書張跋

三

校補顧亭林先生年譜序

顧亭林吾鄉先賢與歸震川朱柏廬世所稱崑山三先生者也為先生年譜者平定張石州上元車秋齡崑山吳止猗湖州周中孚大興徐氏松而最前則先生撫子衍生創為之當得之先生口授同治己巳彥年二十二席公吉人手衍生所編亭林年譜屬邦彥校寫忽忽四十年矣前丙午年從馬生光棚所借得徐氏所藏車秋齡所訂年譜彥出所藏吳止猗所訂譜校之互有參差車較吳詳核而兩家渾合不辨何注為吳何注為車亦有本出吳譜而吳譜不備反見於車所引者邦彥讀之憾焉因詳加校訂吳車均未詳者采之山陽徐學博遜葦亭林詩注十三陵則采先生自著昌平山水記宋六陵則采畢秋帆續通鑑

校補亭林年譜

續序

一

陶九成輟耕錄井中心史則采蘇州府志鄭所南集朱不遠事蹟則采吳江獻存錄申梟盟股公子岳則采漁洋詩注朱竹垞文集潘稼堂傳青主朱錫鬯事蹟則采曝書亭詩注申旂則采汪堯峯文鈔葉井叔康乃心則采漁洋詩話攝山則采王貽上攝山記瞿稼軒事則采憺園文集地理則多徵之徐遜葦亭林詩注凡閱三載而畢常繕成藁本以質之當代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求 教正焉時

光緒三十四年歲在著雍涪灘春仲錢邦彥謹識

高林先生中丞公川像



校補亭林年譜

小像

一代大儒學貫天人
隱居求志比跡河汾

吾家白藏

亭林公小像道光戊子已暮年

吳郡名賢祠香石弄

承在伯父倩青浦峇君樾齋

重摹命德即錄名賢祠

讚語于後 辛丑孟春

七世孫 淳德 敬書

顧亭林先生年譜顧衍生原本

崑山吳映奎正羽甫輯 後學崑山錢邦彥校補

明萬歷四十一年癸丑五月二十八日先生生

先生顧氏譜系攷曰余家本出吳郡五代之際或徙于滁宋

南渡時諱慶者自滁徙海門之姚劉沙慶次子伯善又徙崑

山縣二十四保之花蒲保今太倉州六都產致川集

慶而下十一世至封刑科給事中字仲明號默庵諱鑑方

千墩里有諱觀者元市船司正三傳至良良生遷遷生而公

之父父也再徙崑山縣城南二十四里泖川鄉千墩鎮是為

先生五世祖鑑生正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刑科給事中濟

字舟卿 濟生嘉靖丙午舉人癸丑進士兵部右侍郎章志

校補亭林年譜

一

行號 章志生萬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左春坊左贊善紹芳

號 國子生紹甫字德甫號源又號善庵生員選例入

全史所紀朝章國典地形兵有退舍之想年五十屏棄科舉

末俗有庭節紀述之行詳舉其事以獎勵 紹芳生萬歷乙卯戊

午副貢同應 仲從號寶瑤以 娶何夫人憐園集先妣顧

母何夫人淹洽 於萬歷癸丑五月二十八日先生生於千墩

鎮里第張譜同應五子長綱字選案次先生次紆字子

士濟生女弟適徐開法生健庵查和公肅 紹甫生同吉

年十八未婚卒聘王氏歸顧守貞歸一紀先生始生祖蠡源

公撫立為嗣徐譜十九年辛丑其年貞孝在萬歷二先生初名

絳更名繼紳後仍名絳字忠清張譜復社姓氏 又嘗

稱名曰圭年 〔吳譜〕名曰圭年康熙中贈吳縣李湛霖侍御詩自稱

自跋所作秋江別思圖送亭林再轉注而得此江歸入國朝更名

炎武字寧人號亭林 〔吳譜〕五里湖有亭林鎮陳野南三居

此因以為名宋紹熙間為寶雲寺南高基野王墨池亦

自署蔣山備 〔徐〕子爰釋門略建康北有鍾山因立蔣山侯祠名

四十二年甲寅二歲 〔張譜〕江藩漢學師承記庚寅有

四十二年甲寅二歲

先生患痘症頗危及脫痂右目為眇 〔元〕產于己巳年手鈔衍之

元也今從 秋先生本生父賓瑤公同應中式副貢

校補亭林年譜

二

四十四年丙辰四歲

四十五年丁巳五歲

四十六年戊午六歲

貞孝王碩人以大學授先生 秋賓瑤公再中副貢 冬十

一月先生祖母蠡源公配李碩人卒

四十七年己未七歲

先生入塾就傅 〔元〕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

四十八年庚申八歲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 〔吳譜〕秋七月

同母弟紆生 〔車譜〕案昆新志紆字子嚴同第子少

居喪哭過哀相繼 〔車譜〕徐乾學兄弟勢武學方隆紆獨養不自

重華陰王宏撰稱其暗修於

天啟元年辛酉九歲

先生讀周易

二年壬戌十歲

先生大父蠡源公命先生讀古兵法家孫子吳子及左傳國語

國策史記 〔徐〕徐遜案三朝紀事闕文序天啟初元遼

三年癸亥十一歲

先生大父蠡源公以溫公資治通鑑授先生 〔元〕自序云先

景文之改竄而為自也 〔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

校補亭林年譜

三

四年甲子十二歲

先生習科舉文字

五年乙丑十三歲

時有納穀寄學之例蠡源公以先生天姿穎異合早取科名

遂以先生應例 〔車譜〕明時寄學亦經提

六年丙寅十四歲

提學御史麻城周邦基取入崑山學二十二名庠名繼紳先

生讀資治通鑑畢讀詩書春秋 入復社 〔徐〕次山作先生

卒先生居降服憂

七年丁卯十五歲 秋八月熹宗崩烈皇帝立

崇禎元年戊辰十六歲

先生應歲試提學御史惠安陳保泰未發落即告病去祇取

賞卷蔡復襄以下十二人先生未與 讀宋人性理書

先生三朝紀事關文序先帝即位天下翕然以為中興文字

之主無復向時危迫之意又當先帝頒下孝經小學蓋正文字

之日臣乃獨好五經及宋人性理書而一祖乃更誨之以

二年己巳十七歲

三年庚午十八歲

夏六月先生應歲試提學御史上虞李懋芳拔先生卷列一

等二十二名

校補亭林年譜

四年辛未十九歲

春二月先生應歲試李提學連任拔先生卷一十一名始

更名絳 元配太倉王碩人來歸

五年壬申二十歲

春三月先生應歲試提學御史隣水甘學潤拔先生卷列一

等十四名

六年癸酉二十一歲

春正月先生應歲試甘提學連任先生名列三等 秋先生

同懷兄遺篆緝中式順天鄉試舉人 〔車譜〕按崑新志

七年甲戌二十二歲

京賦埒平子時務策 比長沙年未四十卒

八年乙亥二十三歲

夏六月先生應歲試提學御史上虞倪元珙置先生卷二等

九年丙子二十四歲

夏六月先生應歲試倪提學連任置先生卷二等 先生臚

舉母氏貞孝事狀 未嫁守節 斷指療姑 請於當事巡按御史王一鶚為

達於朝得旨建坊旌表

十年丁丑二十五歲

十一年戊寅二十六歲

春二月先生應歲試提學御史濰州煒置先生卷三等 冬

十二月元提學科試仍置先生卷三等

十二年己卯二十七歲

校補亭林年譜

秋七月提學御史城固張鳳翮覆試科舉先生取遺才二等

十三年庚辰二十八歲

夏四月邑中修葺文廟先生與葉秀才 〔車譜〕崑新志

暉一字水修國華長子事繼母陳龍以孝稱以諸生入太學工

詩古文詞師事劉宗周徐石麟陳龍以孝稱以諸生入太學工

心邑政利弊性剛直好義不為所屈四起遺至嘉善為父抗州

關遇國變棄不歸秀才 〔車譜〕崑新志

以衣冠其不之得 歸秀才 〔車譜〕崑新志

分隸千言真不草性嗜酒字酒應院試且飲博逸博傳

諫於順治乙酉六月縣丞文淵才茂遂才隱居守事下後令士

莊亡命蓬髮僧裝稱武普以明博頭隱居守事下後令士

莊備中平最善顧炎武詩古長文墨短竹無揮不尤善往壯歲

作行草直通奇顧以酒至者古長文墨短竹無揮不尤善往壯歲

浙水間震川先集付梓傳世折衷諸名家持獨頗精卒年六

正會祖震川先集付梓傳世折衷諸名家持獨頗精卒年六

十一 崇一 忽請於朱竹比靜志居詩話云恆軒好其奇或稱歸乎
來表字或稱元功或稱山園公或稱明自後或稱軒其號亦字一
明頭陀又號隱居集三山人沒後女孺金佩其遺著名字一
從其舊著卷有懸弓愁集十卷後軒重新兩廡栗主而正之願
詩集若千卷萬古碑文奇一書五孔 冬十二月先生應歲試
廟兩廡位次考後見文集卷之五

十四年辛巳二十九歲

春二月蠡源公卒先生承制居憂 先生從叔父季皋

繼配李碩人於鳴字坪少司馬公祖塋之穆位 是年大旱

十五年壬午三十歲

校補亭林年譜

六

先生同懷弟子叟生子洪善嗣先生同懷兄遐篆為後

志願七子叟號江南式明邑諸生為人身負國節不苟於
衣冠靡不顧家善破被戮年二十六天補縣學取莫知所
子冠鄉祖墓不顧家善破被戮年二十六天補縣學取莫知所
明遠典故成文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天補縣學取莫知所
廷測語高文典畢半出諸大臣手擬薦所撰論卓然為直內
翻譯無訛華書畢半出諸大臣手擬薦所撰論卓然為直內
世措子

十六年癸未三十一歲

夏先生釋承制之服循例入成均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為大清順治元年三十二歲

春三月十九日闖賊李自成陷京師明莊烈帝自縊于宮中

萬歲山中帽局

入京師睿親王稱制居攝 映至恭案九月入關十月御極

南都仍稱崇禎十七年以明年乙酉為弘光元年

校補亭林年譜

七

及呂大器淫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宗孫倫也序當立而有
阮宗大計賈明立王移可法亦七以不為然馬之士潛與
于與總兵黃得功劉良佐三藩清高以發兵士送福王之英
陷州法乙酉正月二日降不日從大殺之攻城
方車引淮東議小死論降不日從大殺之攻城
史盡力支而危迫之錄云得一王之演立實定策有於南
側應方盡以長其於天於州先位是之演立實定策有於南
西有五月九日而江大兵渡江一恨矣
夏四月先生侍貞孝王碩人率家人等遷居常熟之唐市
冬十月歸千墩被劫十二月復遷常熟之語瀝

〔詩集〕京口卽事二首京闕篇一首金陵雜詩四首千里一

首〔吳譜〕五月以前作秋山二首表哀詩一首奉先妣墓葬詩一

首〔元譜〕

三年丙戌三十四歲

五月先生庶祖母黃氏卒 十二月十二日命家人趙和等

遷居〔吳譜〕未詳何地將往閩中赴職方之詔以母喪未葬不果行

〔文集〕吳同初行狀見文集卷之五乙〔吳譜〕同初名其流

起死者四萬人其流與焉

〔詩集〕延平使者至一首海上四首不去三首老鶴萬里心

一首〔吳譜〕公道周舉兵至徽州為大兵所敗忠端遇害時同邑

校補亭林年譜

一〇

編修朱一麟于菴城後航海至閩仕王符少詹事延平
使萬里干戈御札春風一海動三山使者持符出漢關又
札召先生先傳御札感而巳是冬十月顏征南大將軍具
博洛海上以下建寧延平感觸詠懷之什也

四年丁亥三十五歲

秋至海上 冬十月十日命家人趙和迎祖庶母黃氏柩葬

於少司馬公城外之西偏二十日亥時葬貞孝王頤人於仲

逢公同吉之兆〔吳譜〕丁亥時辛亥貞孝之葬于支悉與司馬公

同 二十一日具帛奠禮十二月二十一日移家於語瀛澤先

生廬墓 哀執友松江陳太僕子龍同邑顧推官成正吳縣

楊上事廷樞及推官二子天遠天遠先後死難各以詩吊之

〔吳譜〕子龍字臥子青浦人崇禎丁丑進士兵科給事中受
魯王部院職銜與蘇松提督吳勝兆通謀是夏勝兆反事洩

子龍乘舟赴水死
縣甲子舉人成安推官內成月自關江及順
不發及是年六月轉勝兆敗密疏所發以立中
簡所殺後二年先之生大僅一子崇禎庚午維
授兵部主事兼監察御史得馬院當國午維南
詞十二首裂衣幅村年書五十三以
不屈被殺於蘆墟村年書五十三以

〔文集〕歎王君墓誌銘卷見文集五

〔詩集〕贈推官成正一首大漢行一首義士行一首秦王行

一首墟里一首塞下曲二首海上行一首哭楊主事廷樞一

首推官二子被執欲為之經營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一首

淄川行一首〔元譜〕戊進士媚逆閣得官侍講名在逆川案入國

校補亭林年譜

一一

朝為禮部侍郎順治二年升兵部尚書總督軍務招撫江西

後乞歸里中是年九月賊入淄川謝元當由之舉嬰哭顧

衆怒耳〔方輿紀要〕淄川縣屬濟南府東二百三十里哭顧

推官一首哭陳太僕子龍一首奉先妣葬於先曾祖兵部侍

郎公墓之左一首原注先考葬墓左四十年其左有油形

藏又武難之炎武念一先有治不命可以徑而合葬而四十年

父及祖莫火作於門事人無風雨昔念光荒人積之德累仁固

不常有水不遂棄之曲全陽之及符而之是孝念以人所遺人之志

此天之不遂棄之曲全陽之及符而之是孝念以人所遺人之志

後結廬三楹作一首精衛一首〔山海經〕精衛填海

如鳥文首白瞳赤足名曰精衛其自上海北山有鳥焉其狀

石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得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名

先生身世既與陶淵明而壯心未已故亦精衛也若海

案附 吳興行贈歸高士祚明一首〔吳譜〕兄長與教諭元繼登赴骨與

按崑新志忠節傳歸縣登字爾復崇禎癸酉舉人長興教諭縣事城破不屈崇禎癸酉

五年戊子三十六歲

秋至湖上 多抵京口 是年語濂涇家中被劫

韻六首申包胥乞師 高漸離擊筑 班定遠投筆 諸葛

丞相渡瀘 祖豫州聞雞 陶彭澤歸里 徐遜非張石州

詔者會其唐也之常熟縣耿侯水利書一首

歷采三頰二備年秋給常熟縣耿侯水利書一首

塘北遺其開山澆塘以法區畫浦周三丈利東橋字

易書之論立邑人以陸水化純用湖區畫浦周三丈利東橋字

偶來一首 行詩譜云去將秋

校補亭林年譜

一二

湖東已漢三秋年蓋泛五湖偶來一首 行詩譜云去將秋

先歸會顏魯公筆按字察大副徑使六道七溪得也

以歸會顏魯公筆按字察大副徑使六道七溪得也

年宵歲先歸會顏魯公筆按字察大副徑使六道七溪得也

煥然一碑新固之遠作倒盤不工可裝讀漢一為謀冊重裝

不稍知大者義也者或經於先楊公生之所舊一且待

不稍知大者義也者或經於先楊公生之所舊一且待

不稍知大者義也者或經於先楊公生之所舊一且待

不稍知大者義也者或經於先楊公生之所舊一且待

不稍知大者義也者或經於先楊公生之所舊一且待

不稍知大者義也者或經於先楊公生之所舊一且待

不稍知大者義也者或經於先楊公生之所舊一且待

不稍知大者義也者或經於先楊公生之所舊一且待

不稍知大者義也者或經於先楊公生之所舊一且待

不稍知大者義也者或經於先楊公生之所舊一且待

不稍知大者義也者或經於先楊公生之所舊一且待

不稍知大者義也者或經於先楊公生之所舊一且待

校補亭林年譜

一三

過八尺 行世八尺 孫兆奎等以神錄來 擊旅還京 納妾

韓氏 是年親封墓樹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詩集〕石射棚山一首 注云郡國志石山吳郡志

宗南威等王共四衛一井人子舟山總功竹長黃沙王常國將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南所敗王覺生獲錢益許反見元等卷供出黃江北為鳳陽州

不能盡其心而錄於者且多不盡有而傳之下十廟一首
之人同此心而功後人謂之廟祀徐遂以下二十一人為十
十廟於帝山又增功廟祀徐遂以下二十一人為十
增四廟後又

十一年甲午四十二歲 關逢效詳

春遊金陵 遷居金陵鍾山之陽 遊真州抵太平蕪湖

秋遊燕子磯留宿僧院至冬始返 先生第三甥徐元文舉

鄉薦 元文舉字公舉號立齋順治己亥狀元官文華殿大學士

以歷著元文舉字公舉號立齋順治己亥狀元官文華殿大學士

累書奉迎先生以別墅居之且非買田家可歸亦非三錫然於

後三甥特望日隆原賦一性乃遠卓無行弟貧甚於先將有見避

是年先生兄遐筭卒 義似新卒無行弟貧甚於先將有見避

校補亭林年譜

二〇

卒源先生暨兄則先廉生年已四十二矣亦稱生元篆譜未千十
為甲午於甲午則先廉生年已四十二矣亦稱生元篆譜未千十
庵據張譜補注

津金山在鎮江府西七里大港中北岸餘瓜洲為渡南岸西橋

居神烈山下一首 循全謝山亭林帶道觀舊云都儒居神烈山下

隱士二首 鹿幼公安 眞州一首 揚州府儀真縣東曰眞州太平

一首 徐五里城 史地理志 揚州府儀真縣東曰眞州太平

老蛟也 碑南有石 穴 尺 深 不 興 自 紀 測 蠅 江 上 二 首 久 留 燕

子磯院中有感而作一首 觀徐尺深不興自紀測蠅江上二首久留燕

登采石磯東抵蕪湖遊下燕磯烈山宿下僧院至冬始還范文

正公祠一首 徐遷宅東注引蘇州府志增廟說友正公祠錢生
肅潤之父出示所輯方書一首 元錫人著有南忠錄等書日
潘確潤云錢礎日肅潤人節錫人著有南忠錄等書日
諸家居考友落有古魏相國推其非理成學未逮也
干城其論史諸文以柏魏相國推其非理成學未逮也

十二年乙未四十三歲 旂蒙協洽

元旦四謁孝陵 春自金陵還崑山 三月初五日午刻江

南地震六月初八日又震 五月十三日擒叛奴陸恩數其

罪沈諸水叛黨復投葉氏訟之官移獄松江 全謝山亭林路

舍人澤博者故相得移獄松江 全謝山亭林路

亦多初兄書弟到始時知稍寧江而事子居洞庭東山議兵備

之自愛為計也 亦大而老弟輩委曲相勸兄因之動義隱之在心西郊文兄

校補亭林年譜

二一

在初子佩諸君不及終二遠謂方仁人君問子及弟公言於衆曰此及事
兄前已聞和變局而為忽之出最難兄之謂日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之是名亦難以兄和為甚戰今也去矣弟有城即府迫人機耶必去老矣極之滿歸誤

伯明諸生幼學 陳生芳績 徐注據張譜有歷芳績代地字亮歸處士鼎

勵品工吟詠 一首贈路光祿太平一首 余自注難已下數首皆

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沈諸而水其塔復余持

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聞急為既待訊之法當因使繁乃移之獄江

而繁諸奴行千金求殺余不為代忽訊之法當因使繁乃移之獄江

府以殺案論謝山計不行人不戒心乃急有然為山東之獄行矣

可公者某公欲之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與之先生人聞知之急索刺

還不得列送書於通衢以白公亦笑曰寧人知之急索刺

子賜名太平 誦王生仍一首 驚隱詩社王仍字雲韻 永夜

一首訓陳生芳績一首贈路舍人一首贈錢行人邦寅一首

歸丹徒縣志儒林錢邦寅字叔少明季諸生兄邦苞走國學不

校補亭林年譜 二二二

兄哭泣年七十卒 門人私謚介節先生

十三年丙申四十四歲 柔兆涿灘

春獄解還崑山 三月本生母何傾人卒 詳下 歲 夏間五

月至金陵鍾山舊居 客何先生自獄解後至是追及於江寧之

太平門外擊之傷是月十日謁孝陵 冬在鍾山度歲

文集 作方月斯詩序 六年與方子訂交而方子亦居今且

不自聊而方子時春之際余與方子周旋兩月因出詩草

示余讀之而方子時春之際余與方子周旋兩月因出詩草

載有贈方毅文城遺孤流落中 後賈之當門是歲月公完其

詩集 松江別張處士 松江府志張處士字漢侯初名三

張之日讀處士詩山中後盡斥田宅即著有浴日樓詩稿

同志贈音 都不過強將山備詩更無奇使寄終無相何云王處

十焯 家不可論 達君多難復不聲吞縣人贈寧人黃詩云我

日原白 暨諸友人一首 吳譜 孤詩 蓋中 先生 繁異 郡情 起已

生人多愛重先 贈潘節士 樾章一首 吳譜 林檢 詩章 耕力 田吳 江

與同邑 吳有赤 漢炎 草者 明史 鈔以 撮錄 萃為 綱領 若志 考乘 核文 精詳

死國史 莊氏 異一 難書 故錢 明牧 齋種 為徐 稱許 又蘇 州著 府志 吳文 江獻 潘書 章後

責字 禮木 寫不 力田 生有 補異 鄉稟 學九 歲從 乙西 父後 授文 居纒 非過 溪口 熹於 登

遷學 綜貫 百家 友天 人文 地理 補皇 極太 學乙 列之 傳書 無不 通曉 欲仿 諸司 馬

人未嘗 寓目 徒會 以南 名滄 莊氏 所史 撰獄 引起 俱及 慘禍 難然 莊氏 不傳 書二 問

五月十日恭謁孝陵一首 王處士自松江來拜陵畢遂往蕪

湖一首 張譜 月十日 詩云 更憶 王符 老樵 飄橋 零恨 不同 自注 云五

校補亭林年譜 二二二

微君 濟昔 年日 同詣 孝陵 葉歌 一首 江寧 府志 桃葉 渡黃 侍中

祠一首 四年 注在 南京 第一 建山 門外 奉祠 洪橋 兵安 慶開 南洪 武不 守

象奴 亦於 其妻 翁氏 及二 女葬 為所 簿錄 將給 配 王徵 君漢

丙子 舉於 鄉先 是後 戶部 郎中 倪之 篤為 於好 朝義 以演 賢能 良色 徵養 不崇 就

以念 世亂 著親 老南 陔集 詩 具舟 城西 同楚 二沙 門元 原注 史列 傳開

名開 正志 號嘉 山嘉 魚一 人唐 王時 東開 大陰 論畫 云州 破乘 家為 石僧

道遺 人姓 劉惟 與小 坐柵 洪橋 下一 首 處原 論畫 云州 破乘 家為 石僧

之相 遺人 往還 與小 坐柵 洪橋 下一 首 處原 論畫 云州 破乘 家為 石僧

名故 賈倉 部必 選說 易一 首 徐南 上元 人萬 歷府 志西 賈必 選官 字

戶部 主事 白倪 篤為 卒年 八十七 著松 丁蔭 堂易 歸世 不世 出旅 中

一首 誦王 處士 九日 見懷 之作 一首 煒 秋選 案懷 事同 志贈 言先

生詩云孤窮迢遞八荒遊昔逐輕肥與世謀昔水孤誰市
形將山風雨自深秋已從嫩笈留千古欲向空原助一坏滿
知元亮可無限酒不送張山人應鼎還江陰一首張譜案江
人信能此詩而應鼎之名聲外然則山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後
卽世吳譜未和芳績誰之子也汝瑜適皆以三月十九日追

十四年丁酉四十五歲 端甫作

元且謁孝陵自金陵返崑山旋往山東諸同人餞別歸元恭

爲之序送顧寧人北遊序或十年或十餘年之蓋未嘗有經歲之別
也今於寧人之北行也而能無感焉夫寧人之於世也猶如
遺田八百畝源先公之子也而能無感焉夫寧人之於世也
寧人請其父與伯父之勢自凌辱中絕其產居通鄰中不見
衰倚其意存之而寧人之勢自凌辱中絕其產居通鄰中不見
素倚其意存之而寧人之勢自凌辱中絕其產居通鄰中不見

校補亭林年譜

二四

平代爲之請公寧人意弗善也適寧人以之除僕陸恩得
子與友掩人訟執而寧人因之諸死奴家同告人公走子
出與友掩人訟執而寧人因之諸死奴家同告人公走子
公提子始年家然心比刑是官獄以奴家同告人公走子
怒遣人客乃移然心比刑是官獄以奴家同告人公走子
寧人請其父與伯父之勢自凌辱中絕其產居通鄰中不見
衰倚其意存之而寧人之勢自凌辱中絕其產居通鄰中不見
素倚其意存之而寧人之勢自凌辱中絕其產居通鄰中不見
州與掖縣趙十完任唐臣等定交吳譜士完字汝彥明
色充得之季子之遺歸上完故萊之巨族從寺兄士完復社有同

之過卽舉遊勞山至濟南與處士徐東癡吳譜初名元善
長公爲嵇叔夜之爲人更名孫少夜讀書東癡號嵇叔夜
明諸生爲嵇叔夜之爲人更名孫少夜讀書東癡號嵇叔夜
詩年二九博學鴻詞以母老遂棄諸生南遊江都年七十
不無出舉博學鴻詞以母老遂棄諸生南遊江都年七十
路無陽江其者盡漁沒於水書漁爲其藝拾遺詩而後付
波徐詩亭張稷若定交張譜稷若字長山愛劉者經說略
選徐詩亭張稷若定交張譜稷若字長山愛劉者經說略
武錄其家夏小正傳注卷九卷九卷九卷九卷九卷九卷九
藏其家夏小正傳注卷九卷九卷九卷九卷九卷九卷九
花集三卷夏小正傳注卷九卷九卷九卷九卷九卷九卷九
丑誤八卷余有濟事始吳誠映先案劉紫薇署中懷吳門顧
八卷余有濟事始吳誠映先案劉紫薇署中懷吳門顧

校補亭林年譜

二五

在座先生謂之曰壬寅於陽丘讀君古易序非爲此君作乎
寧人請其父與伯父之勢自凌辱中絕其產居通鄰中不見
衰倚其意存之而寧人之勢自凌辱中絕其產居通鄰中不見
素倚其意存之而寧人之勢自凌辱中絕其產居通鄰中不見
州與掖縣趙十完任唐臣等定交吳譜士完字汝彥明
色充得之季子之遺歸上完故萊之巨族從寺兄士完復社有同
彈琴一首張譜士完字汝彥明
在陳今卽墨之東南四十里西南直距海上張饒州允掄山中
田橫不其山一首自注漢不其縣有康成勞山歌一首
〔詩集〕元且一首萊州一首安平君祠一首自注在卽墨縣
記從張譜
韻補正序六卷勞山圖志序二卷儀禮鄭注句讀序二卷齊四王冢
〔文集〕萊州任氏族譜序二卷汝州知州錢君行狀五卷吳才老
內備載稷若之說

一首濟南二首秋柳一首訓徐處士元善一首自注昔年新

十五年戊戌四十六歲 著雅閣茂

春至泰安登泰山旋赴兗州至曲阜謁孔林從元聖廟往鄒

縣謁周公廟謁孟子廟過鄒平屬青州濟南郡游張氏

萬斛園吳譜故明兵部抵章丘訪張隱君元明吳譜

公朱未名光敢章丘所知人處居白雲湖上少為諸生有名為梅居

仲集詩以種樹藝花為樂亂後足不履城詩往八十里長山

伯讀早朝詩高士傳一可至長山在濟南縣西長山

自山所得名也高書千九百丈周六里寺有范公筆記都平長

山隨其母書於此長白主劉隱君果菴家吳譜長山人精于致懷先

校補亭林年譜

二六

主其家與之辨析疑義所若有四書字徵五復之濟南再赴

萊州之濰縣入都隨之薊州歷遼化州之玉山入永平登孤

竹山謁夷齊廟先生從子熊登武科進士案案南志

自上海選宗子居油上日事吟詠以樂其天手輯先

詩集登岱一首謁夫子廟一首徐遜之有注水經注

世以爲常後七十二弟子一首自注詩人官長謁周公廟

一首謁孟子廟一首鄒平張公子萬斛園上小集一首詩集

賦一物所得枯樛徐遜也所以引說文云張隱君元明於園中

結一物所得枯樛徐遜也所以引說文云張隱君元明於園中

寅一小石龕曰仙隱祠徵詩紀之二首濟南一首張隱

徐東南訪白笑一首訓歸昨明即元戴笠戴笠徐笠

字曼公明諱野生王仍潘樞章四子非溪草堂聯句見懷二十

韻一首產案而達北李詩繁川瀆記太湖內即南湖支流經濰縣

一首衡王府一首徐遜府益都成化二十三年建衡王府督亢

首州徐遜案案固注督亢城在幽京師作一首徐遜

元九年改北京于順天府師玉田道中一首方輿紀要

右北平改郡萬歲通縣永平一首謁夷齊廟一首府一

孤竹城祀伯夷叔齊齊故

十六年己亥四十七歲 居維大淵

出山海關返至永平之昌黎縣至昌平州天壽山謁十三陵

產案先生昌平山水記出京師宮殿勝門八里為昌平城又二十

七城也正德八年升里為昌平州命禮部尚書趙孟頫以八里

均卿等往擇地得吉昌平縣東黃土山一年正月駕成臨視是

山為天壽山七年五月己卯作長陵黃土山一年正月駕成臨視是

校補亭林年譜

二七

聖因之皆兆於長陵左右御宇之日未下馬山又悼

鹿馬山有田貴妃宗工部侍郎周氏居左州民而

都城西守口懷宗皇帝及皇后周氏居左州民而

率錢募夫葬之斬蓬而封之於右金案至國朝順治

六年三月帝在奉天立碑直門外沙河之南地金案至國朝順治

考景宗神宗景宗神宗景宗神宗景宗神宗景宗神宗景宗神宗

獻世宗神宗景宗神宗景宗神宗景宗神宗景宗神宗景宗神宗

治泰陵武宗宣宗景宗神宗景宗神宗景宗神宗景宗神宗

崇禎三陵出居庸關仍返山東抵長清至天津徐

水決淮望無深又與江南諸子別正南雲生復借北行天

津是歲先生甥徐公肅元文登進士一甲一名

文集搜梯郎君祠記五營平二州史事序吳譜

永平府志成求先生平府東二百里臨榆縣地先應之在永平文

父文山之客也
光宗永崇陵在紹興府西
通志冬青穴在紹興府西
骸士處也

浮屠宗也
至斷楊儀耕錄唐
十歲痛憤復唐
中少為文復唐
地以上為文復唐
堆土作爲文復唐
宮上作爲文復唐
青總鄭元祐昌山人
楊得統高孝兩朝林
僧果統高孝兩朝林
云樹一漁植池兩北
秋回蘇州即往金陵過六合

閏七月赴山東輯山東考古
校補亭林年譜
三〇

錄冬十二月庚申望立春日山東考古錄成
〔文集〕為餘姚呂裁之待詔章成
〔文集〕為餘姚呂裁之待詔章成

妍高又分好表介河樓虛園山惘之惘體志
雅致周宅結慕任南集談日憐獨日將元章
晚類旋與客南俠副八也子慨行耶駢為成
年如釋居遊州恤使卷所集賦欲卒兵意字
履此利務奈蘇死友之岸有於詩歷異人赴
坎案難顧死子與曾詞浴執吳而函鈔輝越
困學株旁者文田當顧與治詩序中遇乃於
於集及旁者文田當顧與治詩序中遇乃於
莫初公時游天玉去誠與治詩序中遇乃於
無與寂之險游宋誠與治詩序中遇乃於
窮見其稿費行游世說不此之武所復章明
以威左失考世說不此之武所復章明
死依雜求功北閩孟江載無室於觸昌則
先序詠得能平哭孟江載無室於觸昌則
是序存之官司伐性貞車用日之榮

九月與治卒於江寧施恩山欲搜刻其遺詩因與方爾止就
曹石倉所刊本及與治外孫梁爾嗣所鈔本又假沈子選所
藏本與子選合訂為八卷

〔詩集〕杭州一首
〔元譜〕指禹陵一首宋六陵一首顏

神山中見橋一首
西兩山文壁立連互數里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歲
春正月自山東入都
三月至昌平十九日謁思陵出古北

口至順州七十里
登陟約九十里
今城內西北隅有

二十八日為先生誕辰有致餽者作書辭之至真定之新樂
校補亭林年譜
三一

〔吳譜〕日知錄木力溝條云余過新抵曲陽謁北嶽恒山至
井陘徐華院見示地理通釋縣志云云
之第里四而高平中下如井陘故名之一名士門即太行八陘

病書成
冬十月至山西往大同之渾源州度汾河之平陽

〔文集〕謁攢宮文卷五
者春秋之法君秋也賦不討不書葬實臣子而名未葬今之

〔詩集〕三月十九日有事於攢宮時聞緬國之報一首
吳重作其日知錄誤也

邦前二月吳三桂奉命征緬於順治十八年十一月錫波會木
降三桂將文選二復奔茶山總兵王白文選通及於錫波會木
是

卷與才老韻補正二卷詩昌平山水記二卷誦賦十事一知
 氏譜略二卷文補集六卷詩昌平山水記二卷誦賦十事一知
 二卷王官谷一首 鄭縣縣東南十里統志蒲州府王官谷在虞
 空圖傳字詔聖入朝陽隨人昭宗意遷洛陽知縣無意人
 乃聽圖望山中休山王官谷不食人而卒 蒲州西門外鐵
 牛唐時所造以繫浮橋者今河西徙十餘里矣一首 案徐遜
 記唐開元十二年於河東縣開潼關一首華山一首驪山行
 一首長安一首乾陵 案徐遜案方輿紀要乾陵周八十一里一
 首將去關中別中尉存杠於慈恩寺一首 案長安志慈恩寺
 三年甲辰五十二歲 關逢執徐
 春正月五日至蒲州之榮河遊后土祠適汾州自大同至西
 口 案徐遜案明地理志大同縣入都 秋七月至昌平謁十
 校補亭林年譜 三六

三陵貧思陵至河南之輝縣訪孫處士夏峯先生
 傳而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節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仕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講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東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次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宗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疏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以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贊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親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門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君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務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學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意年內行奇逢字經政泰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不羈好
 年九接十之河南北學天者歲而時奉祀百泉書院容與劉因

忠烈同祀保定與孫文正鹿忠節並祀 至山東度歲於泰安
 州 天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峯先生
 [文集] 謁樓宮文
 [詩集] 后土祠一首 自序云漢孝武所立后土祠在
 皆河東祠后土者蓋不親其後元成相傳宮及唐宗
 幸河東祠幸以國朝雖不親其後元成相傳宮及唐宗
 像設於其下廟視云距此十餘里為黃河所隔徐王
 徙充改於東之南廟視云距此十餘里為黃河所隔徐王
 以從之透及秋風洗則未成而今所行宮者大令引道
 惟正殿及秋風洗則未成而今所行宮者大令引道
 龍門二首 龍門一名自大同至西口四首孟秋
 朔旦有事於樓宮一首贈孫徵君奇逢一首
 校補亭林年譜 三七

四年乙巳五十三歲 旗蒙大荒落
 由泰安至德州復至濟南置田地屋宇於章丘之大桑家莊
 [吳譜] 先是章丘人謝長吉世居至曲阜再謁孔林遊闕里
 [詩集] 訓程工部先貞一首 吳工部先貞字正夫德州人
 負先生 負先生 負先生 負先生 負先生 負先生 負先生
 足子以人祖歷官工部員外郎山左詩部侍郎紹孫建昌通判
 崇簡 崇簡 崇簡 崇簡 崇簡 崇簡 崇簡 崇簡 崇簡 崇簡
 庵一 庵一 庵一 庵一 庵一 庵一 庵一 庵一 庵一 庵一
 云部 云部 云部 云部 云部 云部 云部 云部 云部 云部
 事板 事板 事板 事板 事板 事板 事板 事板 事板 事板
 款事 款事 款事 款事 款事 款事 款事 款事 款事 款事
 五年丙午五十四歲 柔兆敦
 至廣平之曲周往太原時秀水朱竹垞彝尊遊晉過訪先生

因與訂交 [事譜] 孫又號 蘇仲秀 水人字錫 號竹 此布衣 試公 鴻

博考檢討 八分古文 詞並 經義 考五 代史 補注 蘇州 金石 碑版 禾

所居詩話 舊聞 詩綜 詞集 靜 南海 屈翁山 小序 屈大均 番禺 詩

今種字一 靈生 名紹 隆字 騷餘 遺亂 棄去 為僧 名 亦自關中 相

唔先生俱有詩贈之出雁門 徐遜 均字 翁山 在 西 亦 名 西 原 亦

北雁門山 其 適應州重過大同訪李處士因篤於代州守陳

上年署 順治己丑 進士 康熙 丁未 由 代 州 守 遷 山 西 布 政 司

參議 官 雁 平 兵 備 道 與 李 處 士 輩 二 十 餘 人 知 資 墾 荒 于

雁門之北 [吳譜] 六與潘次耕書云 抵京師復往山東遊泰山

謁天慶宮 冬十月注吳才老韻補正成至兗州守署度歲

文集與潘次耕書 卷六 聖慈天慶宮記 卷五 吳才老韻補正序

校補亭林年譜 三九

六卷

詩集寄劉處士大來一首 [吳譜] 處士無考 詩云 便居

李子德 家又云 一過 信陵 君下 士色 無倦 自注 陳君 上年 知

處士 本 山 左 人 而 客 代 州 守 幕 者 處 案 詩 又 云 山 東 不

足居 苦 為 相 知 勤 吳 譜 當 朱 處 士 葬 尊 過 余 於 太 原 東 郊 贈

更引 此 二 句 而 意 方 顯 朱 處 士 葬 尊 過 余 於 太 原 東 郊 贈

之一首 屈山人 大均 自關中至一首 重過代州贈李處士 因

篤在陳君 上年署中一首 出雁門關 屈趙 為雁門 趙生 之 兄 二

生相送 至此有賦一首 徐遜 雁門 案 同 志 贈 雁 門 趙 生 之 兄 二

概多 天 上 三 關 橫 朔 漢 雲 中 雁 門 北 接 長 山 路 大 均 送 雁 人

鼎送 先 聽 出 塞 歌 我 欲 中 雁 門 北 接 長 山 路 大 均 送 雁 人

雁門 秋 大 道 天 人 其 學 東 吳 傑 嶽 生 好 相 逢 思 遊 飛 來 太 湖 月 悠 悠 作

應州二首 徐遜 雁門 案 同 志 贈 雁 門 趙 生 之 兄 二

重至大同一首 得伯常中尉書 卻寄 並示朱烈王太和門

人一首 送韻 小帖 云 楊伯常 名謙 故 王孫 也 住 西 安 府 南

車後 變 其 名 氏 大 塔 堡 及 字 伯 常 考 之 蓋 中 尉 楊 謙 子 即 朱 和 存 鼎

丁未 歲 在 大 同 遇 名 俊 州 中 尉 明 宗 室 日 知 五 錄 十 九 考 其 條 世 自 注 於 孝

宗 謙 皆 存 杠 之 改 案 俊 州 中 尉 明 宗 室 日 知 五 錄 十 九 考 其 條 世 自 注 於 孝

六年丁未五十五歲 強圍協治

春留竟李署刪訂近儒名論甲集 [張譜] 程案 先生與 顏

有古今 集論 五十 卷 頃 竟 李 劉 年 翁 延 弟 至 署 刪 訂 其 切 於

經學 治 術 之 要 者 什 諸 梓 人 名 曰 近 儒 名 論 甲 集 刪 訂 其 切 於

遠安 化 人 任 南 旋 至 淮 安 主 山 陽 王 起 田 王 起 田 墓 志 云 山

江浦 人 家 於 清 先生 刻 自 著 音 學 五 書 屬 張 力 臣 詔 訂 譌 [吳譜]

古多 集 陽 諸 生 號 亟 齋 以 賣 書 為 生 尤 精 六 書 之 學 貧 而 嗜

音學 五 書 力 臣 手 寫 梓 於 淮 上 去 山 東 抵 廣 平 之 曲 周 拜 路

校補亭林年譜 三九

文貞公振飛祠入都從孫思仁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

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以薪水紙筆寫之以歸 [吳譜] 詳

序序 又 云 念 先 祖 之 見 背 已 二 十 七 年 知 當 在 是 年 潘 道

根云 春 秋 纂 例 十 卷 辨 疑 七 卷 唐 給 事 中 吳 郡 陸 質 伯 純 撰 道

漢上 易 傳 十 七 卷 叢 說 一 卷 宋 集 賢 院 學 士 劉 敞 仲 原 父 撰

子發 往 山 東 主 德 州 程 工 部 正 夫 先 貞 李 刑 部 紫 瀾 濤 二 家

長進 士 改 庶 吉 士 授 齋 芮 城 令 李 霖 瞻 弟 康 熙 乙 卯 解 道 元 丙

使 廟 南 巡 御 書 惠 愛 二 字 賜 之 陸 廣 西 布 政

文集音學五書序 二卷 程正夫詩序 夫卷 二名 海 右 陳 人 集 音

學五書後序 二卷

詩集 淮上別王生略一首 過蕭文學企昭一首 自注 漢陽

昭 性 理 語 五 卷 其 書 大 旨 在 於 申 程 朱 關 陸 王 與 熊 賜 履 開

道錄所見同又有開修齋... 曲周拜路文貞公祠一首... 墓一首... 七年戊申五十六歲著雅諧難

春在都中寓慈仁寺 [徐譜] 慈仁寺在廣寧門道光街二十日

聞萊州黃培詩獄牽連先生即星馳赴鞠三月下濟南府

獄 [張譜] 先生下獄云... 黃培... 黃錦... 黃麟... 黃一

校補亭林年譜

四〇

初四無千人逆詩於一案... 節錄字樣陳書元衡... 一查行原籍陳書元衡... 為推官有原籍陳書元衡... 史見在何處此書得之...

大謀俱行以嚴行... 吳行中書銀二千... 赴西將市處斬... 即不問可沈知也... 云元衡欲刻以天... 有等隱社各欲刻...

云元衡欲刻以天... 有等隱社各欲刻...

又頭有起有義有... 儀黃為為為... 儀黃為為為... 儀黃為為為...

校補亭林年譜

四一

帝等事像又吳人... 軒錄歲集夕亭... 節錄歲集夕亭... 節錄歲集夕亭... 節錄歲集夕亭...

於濟南已而偕往京師 冬十月獄解 秋從子熊省先生

乙巳歲抗質不始而以大桑莊房案產歸元抵者文是秋九月生
生與長對質不始而以大桑莊房案產歸元抵者文是秋九月生
有書海陵之無從問得確兄耗以秋山左焉從神令甥處之知事兄連及
處狂憂私心憂之未幾而命雖得幸所免禍君及六子讀之乃深自嘆
惟身舉動則事明自後則身亦全何爾之就獄交乃精而於罪者兄
也亦不不知確之復則窟是實何所聞弟又前為人所戲詩三趨窟後
幸其脫於難將不仍依此窟南抑樂復是實何所聞弟又前為人所戲詩三趨窟後
友人所為類此度兄論音自及此窟南抑樂復是實何所聞弟又前為人所戲詩三趨窟後
人聽或類此度兄論音自及此窟南抑樂復是實何所聞弟又前為人所戲詩三趨窟後
論又或以此度兄論音自及此窟南抑樂復是實何所聞弟又前為人所戲詩三趨窟後
况過以加就中以此度兄論音自及此窟南抑樂復是實何所聞弟又前為人所戲詩三趨窟後
之兄去今填年十家除已年盡室初因寄陵所忠切感激之既南久下顧
已釋之且今填年十家除已年盡室初因寄陵所忠切感激之既南久下顧
以不釋之且今填年十家除已年盡室初因寄陵所忠切感激之既南久下顧
享以不釋之且今填年十家除已年盡室初因寄陵所忠切感激之既南久下顧

校補亭林年譜

四二

莫之思乎此又平懷復人所懇令子於懷也長和詩再索局於
短篇未思乎此又平懷復人所懇令子於懷也長和詩再索局於
否弟則能盡遠之懷復人所懇令子於懷也長和詩再索局於
口雖不閉戶亦難遠之懷復人所懇令子於懷也長和詩再索局於
一相商一覽立長耳太耳北古上草此乏附人候寫羽不能惠遠德音先生
得釋暫寄徐玉老署得歸元恭書

文集

詩集

赴東六首
二卷首官指為余所輯書中開有釋名者三餘人陳濟生忠節錄
之頃馳到江繁七民沈作陳市呂編夏奇撰大書吳元卷康
熙六年四月一江繁七民沈作陳市呂編夏奇撰大書吳元卷康
稱黃六等物元序察天其書使父麟手迹控吳輯故明中書吳元卷康
所索六等物元序察天其書使父麟手迹控吳輯故明中書吳元卷康
物所司財物元序察天其書使父麟手迹控吳輯故明中書吳元卷康
奇是年春處竹坨至山東客不撫院劉彥公芳獨慕華亭則林先詩生之徐脫

於思難竹坨當與有力焉張譜顏修來有送朱錫嚮之
濟南詩曰燕臺思故人自子德李子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
注亭林時以詔獄在濟南自子德李子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
急諸友人復馳至濟南省視於其行也作詩贈之一首徐案
引張譜云子德春懷鄉子繁非敢研魯歷下東湖青漢洲歷
山東望白雲樓深海難子繁非敢研魯歷下東湖青漢洲歷
年赴東馳救及因治疾先還事也此
八年己酉五十七歲 居維作韻

春在都寓七聖庵旋往山東復入都寓文昌閣 三月與富
平李子德謁十三陵回都門移寓徐公肅邸舍 出都過順
德歷邯鄲至山東再與謝長吉對簿案始結 返至大名過
保定 秋先生次甥徐彥和乘義登京兆薦 冬十一月至
京主申叔旆 注彥和文鈔廣西提學簽事申君墓誌君名
校補亭林年譜

校補亭林年譜

四三

竹孫廣西參政用蒸孫順治庚子本省解元辛丑進士山內
開中書改禮部祠祭司主事調儀制司進郎中康熙二十五年
年出為廣西提學簽事徐氏先生女甥 又主謝方山重輝
年卒年五十一簽事配徐氏先生女甥 又主謝方山重輝
郎中有詩名 是年先生執友王起田卒友人王思齡卒
文集 謁橫宮文 山陽王君墓誌

詩集

樓桑廟一首
三月十二日有事於橫宮同李處士因篤一首
贈李貞士嘉一首
邢州一首

鹿州西帶北廣平郡地附改自大名至保定子德已先一月西
行一首 鹿州西帶北廣平郡地附改自大名至保定子德已先一月西
范陽元為保定郡漢明為保定府潘節士之弟未遠來受學兼
有投詩答之二首 家六月略卒十一月將讀書於歸翁王略
平原適

九年庚戌五十八歲 上章閣茂

春先生甥徐原一 殿試第二人及第 夏四月往山東

之德州六月程工部正夫先 李刑部紫瀾 延先生於家

講易至九月初講畢即以是月入都與秀水朱竹垞彝尊嘉

定陸菊隱元輔別裁集陸元輔字翼王黃陶菴入室弟子學

同在北平孫退谷研山齋詳定所藏古碑刻 承深大興人官

校補亭林年譜

四四

山東部侍郎乞休築退谷於西山周園曰辛北未進士林苑籍
簡孫公錄京西之山六為十藉重第八以隱自營退谷宛以見志
明為香山諸峯乃層累東北轉至水經谷在焉 述注京
著為記孫退谷少學東北朱子為宗源五經皆有纂述注疏
李龍眠九歌圖卷之學為少幸庚戌九月道根崑山顧寧人
嘉興譚舟石吉德元輔宛宛平年孫氏研山齋光適廣平之曲周過
路安卿 歷河南至山西復回山東度歲 初刻日知
錄八卷程工部有贈顧徵君亭林序 先生云東吳顧徵君亭林
之所不讀習熱國家典制以至人情物理先生今東吳顧徵君亭林
之國歷燕趙之學者也而失意於時君子之通以折衷而遊守
而留滯於齊魯間皆得周覽其山川入將關以擬秦晉之折
故事乃不憚過魯之州或輒見訪如或札之款然後之去也
說事不憚過魯之州或輒見訪如或札之款然後之去也
著述之富汗牛充棟其辨要皆以嚴正論邪典以執其要
關啓之盡見其全其辨要皆以嚴正論邪典以執其要

其多前粹所以未明本於一且自而不發泥於昔自開漢唐以來不
說其雅意以思略與為鄭康成也文以中觀之佛者不能黃理
追大於秋石蟲響答之所至前不其封候而止矣假使先生得
當代柱石功業後世復得之且日執錄而一執乎先生之時而
與二將三同為人講下易復世利其且日執錄而一執乎先生之時而
以之學而者此大指在易復世利其且日執錄而一執乎先生之時而
全不書在朽非必欲朝一觀夕大指在易復世利其且日執錄而一
思少疾而進為不死請朝一觀夕大指在易復世利其且日執錄而一
〔文集〕初刻日知錄自序 卷二 康 德州講易畢奉東諸君一首

〔詩集〕述古三首 董仲舒 康 德州講易畢奉東諸君一首

徐遜庵案方輿紀要山東濟南府春 輓殷公子岳一首 吳譜
秋齊地漢置平原郡 康 德州講易畢奉東諸君一首

校補亭林年譜

四五

〔曝書亭集〕殷先生津逮部郭趙先生以六月病死福州 產案
十年辛亥五十九歲 重光大淵獻

春從子達夫洪善汝嘉洪慎省先生於都門 往山東未幾

仍入都主甥徐原一 夏孝感熊閣學青岳 湖北孝感人順

治戊戌進士官東開大學士 設酌招先生欲以纂修明史

文端著閣道錄仲程朱陸王 設酌招先生欲以纂修明史

薦先生面辭之 〔吳譜〕 戊戌 招午答潘次耕書云辛亥之夏有

亦頗有非死則逃原一 戊戌 招午答潘次耕書云辛亥之夏有

後改爲忻州案後以志 附地入立終與始開郡人土 出都歷忻州之靜樂

太原徐之庭案廣 附地入立終與始開郡人土 出都歷忻州之靜樂

樹點定荷悅漢紀 〔元譜〕 南 延津人弱冠周君章志有樹字順

府又見次耕雙塔寺 太原府知 冬十月交城令趙恒夫 〔吳譜〕 趙古士

江知湖載別句武亦之寄武貴州在似竹辛亥三曲月中先已書浮
勿客春黔陽發蓋札在在癸丑歲若所謂客是春先當一指年到幸黔之次春年
云而此山京補錄先向生道中書必而即李書來也書附之兩第先以生手
時於今年家蹤生跡今就竹答武會而書以寄李書來也書附之兩第先以生手
故李兩家先蹤生跡今就竹答武會而書以寄李書來也書附之兩第先以生手
朱原譜於家蹤生跡今就竹答武會而書以寄李書來也書附之兩第先以生手
而於今家蹤生跡今就竹答武會而書以寄李書來也書附之兩第先以生手
可外未未忍敢先斷存惟之以名侯賢續考焉確擊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

〔詩集〕燕中贈錢編修秉鐙一首
光朱檢討森竹稱幼光禁網濶從
又案飲統弘以時客嘉疏善錢
光宗亦在朱統中顯以方擁嘉疏善錢
光名亦在朱統中顯以方擁嘉疏善錢
行名亦在朱統中顯以方擁嘉疏善錢
子盡死於震澤脫乃之為僧裝釋名逸西頭南七都報欲獻返光故里東
閣乃唐王集遙授者乘所銳著懷有寧人開詩云學田別開梅詩學舊酒壇合憐君行山

校補亭林年譜

五〇

〔張譜〕飲光撰明末野史徐禪外尚有南桂王開關夫從徐遜庵案
先妣忌日一首是徐年六十一去真孝之乙酉七月八日先自
章邱回至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一首自燕注張文來視含
殮有歎二首詩案徐遜庵注此哭歸高士四首

十三年甲寅六十二歲

春正月出京由易州之山西

夏四月至德州回濟南度歲

於章邱之桑家莊

〔文集〕

〔詩集〕廣昌道中二首徐遜庵案方輿紀要廣昌縣今
縣治相傳即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一首居徐遜庵案方輿紀要廣昌縣今
古飛狐道與胡處士庭訪北齊碑一首青主弟子案庭徐遜庵案方輿紀要廣昌縣今

原事汾州志庭父名之遇春崇禎戊辰進士由聊城知縣擢戶部
主事論語大門人青子皆胡論季子潘道後根詩注胡流字胡季子
人秋傳老河西但頭徐陵公爭李賀文章自賦賦詠史二首秦上始
氣筆起商王受路光祿書來叙江東同好諸友一時俱謝感
楚靈王高言也
歎成篇一首過矩亭拜李先生墓下一首
巡撫河南安足陳亟進名臣用句下疏言秦不足紹德州家左衛賢
餘人不納遂謝諸病歸十潘生次耕南歸寄示一首子房一首刈
禾長白山一首
〔吳譜〕長白山在章邱莊之產也歲暮二
首

校補亭林年譜

五一

十四年乙卯六十三歲 游蒙單閣
春先生從子洪善至章邱省問
〔張譜〕壬午年先生子三十歲
家後赴濟陽訪張稷若往德州送程工部葬 秋八月自山
左歷河南抵山右寓太原祁縣戴楓仲家
戴氏鼎多書名畫著有半可集與傅青主王阮亭友善漁洋有
錄鼎仲博學好古所居丹楓閣清上閩冬十月六日張帝臣
兩語俱及張又南過訪
〔吳譜〕侯贈少師兼雲西太安師賜寧人
云無考及張又南過訪
〔吳譜〕侯贈少師兼雲西太安師賜寧人
襄臣反三月提督勇長子以軍符官大破賊子斬其命春平涼雲
等衛之陷賊者亂遂平侯爵吳映奎案大破賊子斬其命春平涼雲
英親王與陝督孟喬遠接應下整屋立戰功平湖廣王暨山史富平
生平喜與賢士大夫喬遠接應下整屋立戰功平湖廣王暨山史富平
李為忘分交與納妾于靜樂
〔吳譜〕侯贈少師兼雲西太安師賜寧人

〔文集〕與李中孚書
〔吳譜〕侯贈少師兼雲西太安師賜寧人
生龍過天而下確乎不致其至是道所倚君為流長城同人所書望為山先

校補亭林年譜

孫純所拘不權可為可非洪公生子郎之立盡親之告後... 是云後常絕而為立乎支泰之先未公繼疏則於同子查... 小為之以若不為子封書不資於方而二與族屬兄是已諸...

五四

孫純所拘不權可為可非洪公生子郎之立盡親之告後... 是云後常絕而為立乎支泰之先未公繼疏則於同子查... 小為之以若不為子封書不資於方而二與族屬兄是已諸...

校補亭林年譜

〔文集〕與黃太冲宗義書... 武而及至北居十有五載... 經有之窮年探以今不從父流... 正有之窮年探以今不從父流... 大以著待頃過家治亂今不從父流...

五五

附 皆廢 徇 與 潘 瑞 徐 成 樓 考 譜 中 洪 洪 上 衍 矣 無... 識 恥 先 讀 親 立 顧 確 蓋 健 也 必 生 確 載 字 所 注 瑞 瑞 舍 生 國 異... 庵 生 先 族 孫 竹 酒 衍 庵 想 與 方 潛 祈 茂 為 注 顧 疑 豈 有 家...

死節後隨孫嘉祿都御軍於江上事魯國授官職方
 改節後隨孫嘉祿都御軍於江上事魯國授官職方
 經旁羅氏尤精二天告之學明史稱並力學本云初刻日知
 錄自序見有文所卷二日積其錄不目時之復自序云古先少
 而子者則途名削之積三錄正年乃成君一編改定或古人先
 取文則卷六言名削之積三錄正年乃成君一編改定或古人先
 立字則卷六言名削之積三錄正年乃成君一編改定或古人先
 時久則卷六言名削之積三錄正年乃成君一編改定或古人先
 為人潘未我返初服老而里之海內服其精博著有冠事編年門

〔詩集〕漢三君詩三首高祖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
 事作四絕句四首徐應武昭烈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
 潘自注山先卷五傳長沙陶君汝與鼎詩首二督撫公無語
 公自注山先卷五傳長沙陶君汝與鼎詩首二督撫公無語
 校補亭林年譜 五六

高邸 薊州送李子德歸關中一首李生符自南中歸構李三
 年矣追維壯遊兼示舊作一首 邦彥朱氏諸子次第然成
 立伯曰繩遠字斯年仲曰良年武志李氏諸子次第然成
 氣識雄邁論卓於朱竹坳年武志李氏諸子次第然成
 南二十里舊有構李治西 朱竹坳年武志李氏諸子次第然成
 十六年丁巳六十五歲 張圍大荒落

春正月二日送別原一彥和公肅諸甥於天甯寺二月至昌
 平調十三陵 夏四月出都十三日至德州見撫子衍生及
 衍生師李既足雲霧於張簡可家 李原語先三日衍生及
 至德州將入都先生預留書張簡可家 李原語先三日衍生及
 子禮五州將入都先生預留書張簡可家 李原語先三日衍生及
 賀宜三應徐亦寓廟中先生延毛鳳贈留課子即去時當塗令
 引之生案則應者誤矣旋過訪李霖瞻泱李星來源 陶庵

德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延慶知州芮城知縣潘次耕陶庵
 詩序先生雅慕靖節為一人室曰陶庵知縣潘次耕陶庵
 之美陶庵其能述其古詩原而可傳於世無疑也 是月二十一
 日自德州至鄭家口二十四日抵曲周主路安卿澤濃家祀
 先於寓五月七日移寓曲周之增福廟延既足暫留督課衍
 生先生即去山西道經汾州之介休霍州之靈石過介子推
 祠 九月入陝主王山史至富平訪李中孚於富平東南軍
 岩之北遂寓居其地 〔吳譜〕李徵君時至臥室盤桓語必達
 且案徵君年譜係此條於丙辰冬考衍生原譜丙辰未嘗入
 李譜或十一月遊太華重訪山史於華陰復至山西度歲於
 太原之祁縣 是歲從子洪慎舉次子先生名之曰世棠 〔車
 子案〕南志世棠以諸生入太學喜黃龍先世手澤以長字
 子炯詩為宏佐後構遺清堂歲從祖炎武遺書俾世守焉字

校補亭林年譜 五七
 思召即寄書從弟子嚴欲立世樞為殤子詒殺後並屬達夫
 致詞 今集中不載 書

〔文集〕答曾庭聞書 〔吳譜〕庭聞名曉初名傳燈江西寧
 武大略書見文集卷三 華陰王氏宗祠記 卷五 謁橫宮文
 謁橫宮文 卷五

〔詩集〕二月十日有事於橫宮一首 徐應山案橫宮六調
 行也與王山史僧 〔吳譜〕詩中華陰有王生伏 哭 贈獻陵
 神宗 司香貫太監宗一首陵下人言上年冬祭時有聲自寶
 陵也 司香貫太監宗一首陵下人言上年冬祭時有聲自寶
 城出至陵恩殿食頃止人皆異之一首 遠案先生昌平山水
 二里下陵門三道榜曰陵恩門其上長陵西少北殿在周中
 長陵而高陵在東之寶山宗昭皇帝墳榜過郭林宗墓一首介休

一首靈石縣東北三十五里神林晉介之推祠一首霍北道

中懷關西諸君一首

河上作一首

常也

道出

關平

伐揚

路知

將軍

立功

將軍

已故

三之日

開之

儼然

余復

校補亭林年譜

五八

校補亭林年譜

五九

策厲

一首

四皓

使張

李生

十七年

春由

二十里

於增

芝邀

長源

既足次第故友遺詩時朝議以纂修明史特開博學鴻詞科

徵舉海內名儒官為資送以是冬齊集都門候試先生同邑

葉詡庵方藹閣學

及長洲韓慕廬英侍講

文懿著

是先生以薦局方殷絕跡不至都門

承父命聘往蘭州堅辭之

州止吏目王二華爾謙署

州文集

南永

英殿

校補亭林年譜

五九

李君

友人

德書

詩集

處士

史歌

有書

百之

堂其

矣其

矣其

城又北有石川路即三頭之第一府北七十里有魯陽關入魯山縣
即三頭之第二故向城而北又八十里有魯陽關入魯山縣
界即三頭之第三雒陽一首洛改洛陽作雒陽三月十九日
白楊關在嵩縣東

行次嵩山會善寺一首少林寺一首嵩山一首測景臺一首

名封高北其山五嶽之中也古名曰少室山亦測景臺一首

嵩山注在麓封縣河南府南三洛道根案潘成縣耕中岳遊記告成封縣

臺存焉陽高也周公卜三丈形測景正方而此其地北中今有測景

可三以尺許壺滴當其缺處承石一觀行於地至以長觀臺之高廣

許上天一規制古長八思尺是謂圭周不唐能作臺南立一石高丈

典通卓太傅祠一首注後漢書卓茂傳茂字季康南陽人

卓茂東身自修執節一純固今以茂為太守朱祐封侯永平中

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純固今以茂為太守朱祐封侯永平中

通寶融卓茂凡三宮十二臺人密外縣屬開封府李梁園一首

校補亭林年譜

六四

東文雅臺平臺東苑梁孝王海上一首五嶽一首

時鄭枚相如之徒遊吟其間徐海上一首五嶽一首

王賈兩龍鮑傳北遊子德自燕中西歸省吾于汾州天甯

力臣一首

寺一首陽因避寇注汾州志李因篤至汾寄次耕三首歲暮

西還時李生雲濤方讀鹽鐵論一首

十九年庚申六十八歲上章

原譜元且作聯云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日三千里外孤忠

未死之人以明神宗光宗俱崩於萬歷庚申也

毛錦衛書云憶昔萬歷庚申正月至富平二月先生仲姊

計至閏二日設祭成服三月山西使曾章山寅致餽夏

四月華陰王無異諸母卒議服及葬祭之禮五月送馬右實

喪出關李既足附之南歸是月二十八日先生誕辰富平令

郭九芝欲親來致祝先生力止之華陰令遲屏萬維城造

訪先生與謀建朱子祠堂於雲臺觀之右遲欣然捐貲為倡

多十月携衍生往山西汾州之陽城里訪前中尉朱敏浮

汾州守周西水于漆延入署十一月先生元配王碩人

卒于崑山故里計至次日出署十一日成服設祭逢七祭奠

焚帛如常儀

三月而祭禮

出逢七祭禮

原一以贊善充明史館總裁

度歲於王位冲中翰德元家

原譜

校補亭林年譜

六五

其父張氏者入都詳見山史集

免從事乎後人以此少義申數語致啓後疑耳

母固非慈母等也特以此少義申數語致啓後疑耳

祝書三卷

與王山史書

復張又南書

與毛錦衛書

與公肅甥書

與楊雪臣

志春旭樓集與劉惲念盛高弟講子學有根林樓注

與王虹友書

甥公肅書

江遂寧前書中虎嶽州橫州此書內有用尙兵成順慶川

旁午故前書中虎嶽州橫州此書內有用尙兵成順慶川

〔詩集〕送康文學乃心歸郟陽一首

〔詩集〕送康文學乃心歸郟陽一首

〔詩集〕送康文學乃心歸郟陽一首

〔詩集〕送康文學乃心歸郟陽一首

祠以祀至是年人移寓華下借修祠堂得像以書來詢朱子冠服之制云此當是辛酉年事蓋先生於壬戌正月九日告終不及相聞或先

生之費至是年春始達耶

〔詩集〕寄題貞孝墓後四柿一首贈衛處士蒿一首

〔吳譜〕中有

云幸逢同方友典墳共相將又云與君同歲生中年歷與亡

蓋即曲沃義學師為衍生媒灼者當是前明遺老也徐遜

名輯注曲沃志蒿字匪我初名麟貞字瑞鳴以居院教易今

其字與汾陽曹良直太原傅山友壽晚年開絳山書院授

其山中先生稱李德二十四韻百韻蘇蘇案子德哭先道使詩往

訊起居冰嚴湖館報章驚絕筆幽怨屈贈毛錦銜一首

空翠〔注〕晨起承報余詩二十四韻夕卒

二十一年壬戌七十歲 玄默閣茂

正月四日韓旬公設宴會賓友八日先生早起答賀熊令上

馬失足墜地疾作遂止不行竟日夜嘔瀉不止初九日丑刻

捐館韓旬公宣熊耐徒僕仇振先昌祚衛匪莪蒿徐偶嚴嘉

校補亭林年譜 六八

霖郭詳名未為經紀棺斂並典邑人秦氏室停柩其中三月先

生從弟巖自崑山來偕衍生扶柩歸

〔張譜〕案王山史山

訪無恙向在子家子來時亭林亦有山西之行秋岳且亭

喜逾年壬戌夏于在海州接閣百詩取札云亭林往於初春過

於曲沃子為位而哭之慟秋未歸取札云亭林往於初春過

以不獲見張力臣云亭林之柩向未歸取札云亭林往於初春過

鄉賢祠宣統元年崇祀孔廟

原譜云不肖衍生煢煢子立侍奉而已年雖十七日未經

此大事賴韓熊仇衛徐郭諸公經紀含殮棺槨殮後典秦

氏之房停柩而不肖廬焉終七後不肖入關取向所寄各

姓書籍而大雲叔於三月望前抵沃簡閱遺書文藁二十

四日衍生從關中至沃同居喪次其遺書文券皆携至都

中致之健菴立齋兩表兄及汝嘉兄衍生為之後曾不得

一寓目焉痛哉惜哉

同里後學錢邦彥鈔畢為之悽愴者久之嗚呼先生貞介

絕俗守志不汙至老彌篤其管幼安之亞歎其於李巨游

徐孺子范史雲詩文之中頗致意焉其寄託可想矣望七

之齡猶無首邱之志蓋棺之頃僅有一撫子衍生親視含

殮微特洪善洪慎越在千里不能速赴即平生最號知己

如王山史李子德李中孚傅青主亦不能憑棺一慟焉至

校補亭林年譜 六九

若韓熊仇衛徐郭諸君子一時慕道而非有平昔知心

之雅而死於我殯之義卒歸任於韓熊仇衛徐郭諸君子

豈其中有數存耶後死者生於先生之鄉不能盡讀先生

之書而攷訂年譜如接警欬於二百餘載以上寫至捐館

之句不覺涕泗之被面也然而先生足與伏生毛公爭席

矣豈徒杜君卿馬貴與云爾哉

附錄一 先生著述目錄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春秋類部 九經誤字一卷 經部五經類部 音

學五書三十九卷 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韻補正三卷經部韻部小

類學顧氏譜系攷一卷 史部傳類部 歷代帝王宅京記二十卷 史部地理類部

類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 地理類部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

十卷 地理類部 昌平山水記二卷 地理類部 山東攷古錄一卷 地理類部

類地理京東攷古錄一卷 地理類部 譎觚一卷 地理類部 求古錄一

卷 史部類部 金石文字記六卷 史部類部 石經攷一卷 史部類部 日

知錄三十二卷補遺四卷 家類部 菰中隨筆三卷 家類部 救

文格論一卷雜錄一卷 家類部 經世篇十二卷 家類部 詩

全四庫五經同異三卷 亭林文集六卷餘集一卷 序刻尺木

校補亭林年譜

附錄一

集五卷 注山陽徐題卷七 二十一史年表十卷 十九陵圖志六

卷 見潘稼堂呈 唐宋韻補異同一卷海道經一卷聖安紀事

一卷萬歲山攷一卷 肇域志一百卷 北平古今記十卷

建康古今記十卷 詩律蒙告一卷 下學指南一卷

當務書六卷 乍田始末攷一卷岱嶽記八卷 菲錄十五

卷 熹廟諒陰記一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 以上吳譜 懼謀錄四

卷 見江商圃書館善本舊目吾邑圖書館鈔藏之而先生著述目未載待攷閱圖

先生勘定之書西安府儒學碑目 勘定家訓近儒名論甲

集 纂錄易解 纂錄南都時事 點定荀悅漢紀 區言

五十卷 治河事一帙 備錄 以上徐譜

顧千里先生家藏亭林先生著書目錄衍生手蹟也跋云歲

丙子不肖衍生于舊簾中檢得此本讀之泫然追憶當年多所不符丁亥冬於宛陵旅舍出而錄之

校補亭林年譜

附錄一

二

附錄二 諸人詩文及記傳

送顧寧人之金陵

陳升之 仲達

一帆風送別離舟，孤矢由來志遠遊。月照瓜洲尋古渡，潮衝鐵甕破新愁。吳宮花草荒煙沒，晉室衣冠落照收。滿目江山滿目恨，勸君莫上景陽樓。

九日得顧寧人書

徐 夜 東 癸

故國千年恨他鄉，九日心山陵餘涕淚風。雨罷登臨異縣傳書遠，經時怨別深陶潛籬下意。誰復續高吟。

柬顧亭林先生

徐 夜 東 癸

驚喜相看問阿翁，少年連袂各頭童。家從十五年前別，身在三千里外同。且注蟲魚潛硯北，任教車馬過牆東。鄉關耆舊多蕭索，閱歷如公道未窮。

校補亭林年譜

附錄二

三

哭顧亭林先生詩一百韻

李因篤 子德

朝薤初零露，浮雲忽障天。史無正月紀，星脫少微躔。一代摧梁木，千春恨杜鵑。典型今頓墜，文獻爾俱全。際剝哀吾道，瞻仰失大賢。渾思焚著述，未忍沒周旋。勁節堪追溯，名家敢溢傳。門詳吳郡後，望庇武陵前。畫省基藩牧，彤毫珥御鈿。鍾靈籙紱第，比美孝廉船。先生曾大父自方伯際閱閱窺芳矩，詞宗起卅年。友兼鄉國盛，聲挾俊廚駢。少勝地頻交軫，留都幾著鞭。銜杯才最逸，擗管賦誰先。吐納蒼江麗，招尋紫陌連。同過遼石渚，獨步採香荃。鏡階潛修洽，徐教懿緒延。遭時傷失路，振翼爽乘權。上客逍遙久，佳人契約偏。徒勞殷密勿，莫與救連遭。海涸龍虛碎，

山頽鳳不還，難求離翮好。漫惜領珠圓，剖血探危躅。攀髯少並肩，鼎湖仍問渡。喬嶽遠懷仙，信宿寒郊址。恭圖寢廟壞，為孝裝潢動更肅拂。拭對增虔沐，髮嘗辭舍傭。身偶就廩北，來馳險阻

北祖壁墉，堅歷歷。捫松檟，兢兢執豆籩。金楹澄有赫，碧瓦秀含煙。灑掃甘從事，動華恥讓鐫。著昌平水記特書森具體，凡例發流泉。古

兆原分立斯，文實創編班。揚愁覲甚左，馬色蒼然自。此淹羈旅餘，齡肯棄捐。經搜墳典，闕世譜。乞提懸似欲，超吟詠。何曾叩偃

佺，雄心灰弗已。績學勵相宣，逮夜隨燒燭。長征亦費研，驅車携竹笈。入肆展霜箋，疊案皆親注。盈牀益勉旃，織瑕攻琬琰。所論多

古人細字炳丹鉛，取誌惟徵邑。著利病書必遺聞迴匯川訂謨

校補亭林年譜

附錄二

四

周利病往册，賴刪詮屢易。猶藏稿通行，且待綠昌言。昭日錄，日著

盡洗六朝愆，憤樂忘頭白。遨遊任足穿，觀恒趨喬塞。踐澀厝淵，積雪貞珉皎。厓藤側蔓纏，謂宜輕權械。翻喜跨鞍韉，到處逢

迎備臨岐，指顧牽公卿。雖倒屣，華竇每安絃。鄴架抽籤數，郇廚領味專。食不晴噉裝澹澹，素魄坐娟娟。桂辣寧知老，松疎那受

憐。刊垂資祖籍，把贈解囊錢。晚結菟裘計，將除蘊藻田。隰苓哪近採，關阜儘高褰。旬服群推首，邦衢舊象乾。王風留黍稷，伯略

杏鷹鷗。遂逆洪河浪，因窮太華巔。臺祠洵曠舉，因朱文公曾主

主津煩拯助出，谷仗陶甄漸。覺嚶鳴，侈俄開霽景。鮮盍簪，要奮激

傾蓋及狂顛縞帶曾貽晉先生初同曹司農公過雁清觴再集

燕伯公宅、愚蒙沾善誘等列荷區銓謬許私盟牒允期軼草

玄深恩鴻鴈並暫別鯉魚聯卜宅推中表萬表弟披帷共醉眠

頗耻亭水潔遲眺徑花妍匣劍舒悲嘯堂琴寫靜便縱談衷曲

盡遐寄物情蠲鬼微喧飛檄神州滿控弦縈腸彌悵望叱馭復

翩翾積歲兵機稔中宵客慮煎匿形乖辟穀覘夢罷迴改憶昨

登嵩少悽其俯澗濃凌晨謀稅野決意謝歸腋抵絳依重郭棄去

房山誅茅假數椽泣麟微旨在衰鳳託終焉臘杪纔呼走道使

居起水殿薄魄綿報章驚絕筆起承報余詩幽怨屈空拳耿介

標孤性忠誠冠八埏末絲齋志展疇使抱疴痊彼網欣通鶴維

巢訝類鷲心休沿板蕩目視爲戈鏃恐逸陽秋撰須存卽次瓊

校補亭林年譜

附錄二

五

外甥俱雋哲謂三公徐公國猶子已騰鶩君洪善幸接旁陰茂

當提主器儻聖途湮豈斷儒術衆疑俊鏡具睽峯壑生芻布几

筵輔旌悲浩漫墓樹想葱芊直擬歌黃鳥真應駕白蓮招魂稱

至德陟降蔣山邊

答寧人先生書

湯斌 孔伯

前年山史自關中見訪詢及交遊名賢卽曰顧先生品高學博

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歷象河漕兵農之屬無不洞悉原委

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真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後晤甫草

元禮計東字甫舉人葉舒崇往往言與山史同吾道之衰久

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與

南雷黃氏哀詞

閻若璩 百詩

當髮未燥時卽愛從海內讀書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縱

橫一萬里僅僅得三人焉曰錢牧齋宗伯也曰顧亭林處士也

及先生而三先生云亡上距牧齋歿已三十二年卽亭林亦且

十四五年秘案南雷卒於康熙乙亥蓋至是而海內讀書種子

盡矣

顧寧人小傳

李光地 厚庵

自幼博涉強識好爲蒐討辯論之學十三經諸史旁及子集稗

野列代名人著述微言碎義無不攷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

頽阻有古碑版遺蹟必披榛筍拭斑藓讀之手錄其要以歸十

餘歲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於六書音義尤有獨得余始官庶

吉士曾相遇爲半日話又七年復來京師則寧人歿矣聞其書

校補亭林年譜

附錄二

六

已成亟求觀之寧人之學於是始窺其備有顧氏之書然後三

代之文可讀雅頌之音各得其所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書既

刻厚自寶秘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衛先生爾錫言其地

理書用心尤多然未見也孤僻負氣譏訶古今人必刺切徑情

傷物以是吳人嘗之然近代博雅淹洽未見其比

答從弟論師道書

汪琬 若文

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

子天生

隨筆

無名氏

先生一日在京師酒次王漁洋問樂府蝴蝶行能記否先生應

口誦之不失一字蝴蝶行最詰屈難讀學者所不經意者也漁

洋嘆服 以上錄張石洲譜增入

拜顧亭林墓

王宏撰 山史

三年客江東兩度撫君墓野日滋宿草秋華淒冷露緬維同心
交明誓金石固稽古啓愚昧敏求祛冥悟朝昏恆不遑患難行
若素重訪伯起市更尋公超霧惠然止吾廬一似形影附同泣
鹿馬石手攀神烈樹倏更四十春戚戚不忘故疇昔夢雲闕白
衣從玉輅連卷下大荒假蹇問天步歎息桑榆景徘徊岫巖暮
幽明事已非生死情一訴灑淚歸山去長辭西洲路

哭墓詩

王宏撰 山史

與君長別九年矣白馬重來千里餘獨拜荒邱淒宿草更揮老
淚問遺書

校補亭林年譜

附錄二

七

其二

為憶神明恆若存莫將封禪比文園當年羊傅徒輕爵何似龍
門有外孫

王宏撰 山史

顧亭林古所謂義士不合於時以游為隱者也丰姿不揚而留
心經學胸中富有日新不易窺測下筆為文直入唐宋大家之
室講明音韻克傳絕緒他所為日知錄金石文字記天下利病
諸書卷帙之積幾於等身朝野傾慕之行誼甚高而與人過嚴
詩文矜重心所不欲雖百計求之終不可得或以是致怨勿顧
也居恆自奉極儉辭受之際頗有權衡四方之遊必以圖書自
隨手所鈔錄皆作蠅頭行楷萬字如一每見予輩或宴飲終日

輒為攢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其勤厲如此所著昌

平山水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凡親歷對證三易稿矣而

亭林猶以為未恆正使博聞強記或尙有人而精詳不苟未見

其倫也

增錄張譜

又曰博稽詳研發前人所未發為不朽之業者顧亭林之於音
韻梅定九之於歷數顧景范之於地理也

拜亭林先生墓

諸景筠 世器(註)

先代通儒遠衣冠闕此塋誰披元祐籍不慕義熙名碑碣臨官
渡梧楸近化城陵還知下馬心孰溯騎鯨憶昔風雷過偏逢日
月傾黃圖悲瓦解白首望河清慷慨揮新淚蒼茫弔舊京江湖
空有志天地竟無情既改三靈卜旋為五嶽行舉觴邀俠客投

校補亭林年譜

附錄二

八

袂謝名甥

謂健菴昆弟

秦晉都紆策燕吳不計程如公真磊落此願
太縱橫曾以編摩暇羣推考索精十經歸品藻四庫賴提衡蜀
道悲臣甫商賢泣老彭當知忠孝節獨讓一書生

(註)崑山萊蕪浜人有竹莊集行世

拜顧寧人先生墓

孫 崑懸圃(註)

勝國真名士與朝大布衣淚經天壽盡骨自太原歸華表今猶
是人民昔已非千秋存著作擬薦首陽薇

(註)崑山萊蕪浜人

題顧亭林先生遺像

李以峙 頤山(註)

聖代何遺老先生迴絕倫姓名高士傳志節大元民桑海人開
世鬚眉劫後身訓言懷母氏隱痛繫君親塊肉終亡趙屏軀遠

入秦陵園頻慟哭關塞屢逡巡星宿羅胸富山河指掌陳奇文
搜玉石寶氣識金銀白眼常看俗青睛早異人世傳先生目同
睛多於白
心多學侶餘緒作名臣細素留殘帙丹青尙幅巾巖巖瞻氣象
忠孝炳千春

(註)崑山人

題亭林先生像

王省山 松坪(註)

飄泊干戈際流離關塞中乾坤遺一老草莽有孤忠淚向山陵
盡文從患難工蕭然遊物外何處弋冥鴻

抵死辭徵辟行藏大節完幾人雙白眼相傳先生瞳
子中有白光四海一黃

冠有恨滄桑變無家天地寬河汾留寓好不復憶江干先生歿
於山西

臨晉

校補亭林年譜

附錄二

九

郡國關籌慮先生著有天下
郡國利病書周流歷苦辛未酬經世願空作著

書人鼎革多奇士山河老逸民黎洲與青主氣節竝嶙峋

繫纜千墩里曾登夫子堂故宅在崑山千墩
鎮有祠屋奉遺像大儒光史册老眼

閱興亡落落遺容在萋萋宿草荒生平景仰意翹首對崑岡

(註)山西沁州人

顧寧人先生畫像贊

王學浩 椒畦

通天地人是爲大儒眼有庭燎胸有洪爐著書立說繼典與謨
遭時不造瘞筆菰蘆東岱西華馬瘖僕痛死未首邱還觀東吳
鬱鬱松柏寂寞黃墟我拜先生遺像在圖

題亭林先生遺像二首

王學浩 椒畦

天生雲鶴未教飛萬古青霄望羽衣伊傅胸期巨川楫夷齊身

世首山薇登臨到處關經濟考訂何人任是非遺像清高容肅
拜菰中心事尙依稀先生所著有
菰中隨筆

著述名山業等身當時指屈首斯人未忘世事常看劍爲識天

心遂入秦先生客秦
中卒焉瞥眼興亡如昨夢白頭流寓作逋民一門

幸得全忠孝慈訓猶存淚滿巾太夫人絕食守節
遺命不事二姓

懷亭林先生

張彥孫 酒之

一代真儒自不磨麻衣屢拜壽山阿劉費對策功名薄李密陳
情涕淚多豈有鸚鵡貪腐鼠何堪荆棘哭銅駝天荒地老頻搔
首老向菰中託浩歌

與潘確潛書

吳映奎 止狷

違晤芝標轉胸已百日餘作客光陰何堪久此此別耶初夏淞

校補亭林年譜

附錄二

一〇

中之行擬一泛西湖之權乃秀才命窮連日爲兩師所困蕭山
署中盤桓三日絕少開霽之時遂復掛帆而北悶坐舟中曾作
小詩以遣有寄語湖山莫相笑此行原似剡谿舟句蓋不得已
而爲此解嘲語也今年炎歊逼人偶發興欲排纂亭林先生年
譜自六月初迄今二十餘日已就十分之六七中元節間當得
斷手兄或覓暇來此尙當就質也匆匆不及覲縷惟珍重爲屬
不宣弟映奎頓首

讀吳止狷所輯亭林年譜有感

潘確潛

繼往開來一寸心叢殘譜就白沈吟平生寄託誰能識卻聘書

成意自深止狷曾辭制
府松公之辟

操行終身慄勿欺山來道德重藩籬世情多以貧爲諱墓碣誰

2120179

S
Z121-5
.15a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地理類

題無媿辭

校補亭林年譜

附錄二

一一

亭林年譜始作者先生撫子衍生也衍生隨侍亭林僅五六年
 又為吳江遠族之子紀述容或闕略嘉道年間吳止狷鄉前輩
 重加編訂上元車秋船先生亦有撰述兩譜詳略互見而吳譜
 見聞較確最後平定張石洲先生所輯則於亭林北行後事蹟
 考據獨詳清季錢俊甫明經本衍生元譜并取吳譜車譜參校
 補證適山陽徐遜庵學博名秉鐸吾崑輯有亭林詩注復與考
 訂商榷三年稿成哲嗣景虞茂才什襲藏之今邑之圖書館搜
 訪鄉邦文獻景虞出示此稿亟錄一副本藏於館固固有亭林
 先生手輯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稿上海商務印書館願代影印
 以廣流傳因取錢氏校補之亭林年譜附印於後俾世之讀亭
 林書者可以知亭林畢生志行矣間有張譜所載而為錢氏所
 校補亭林年譜 跋

未錄者更取一二補注之恥庵王頌文附誌數語於卷末

一一

七〇八



ZW 21101000687102